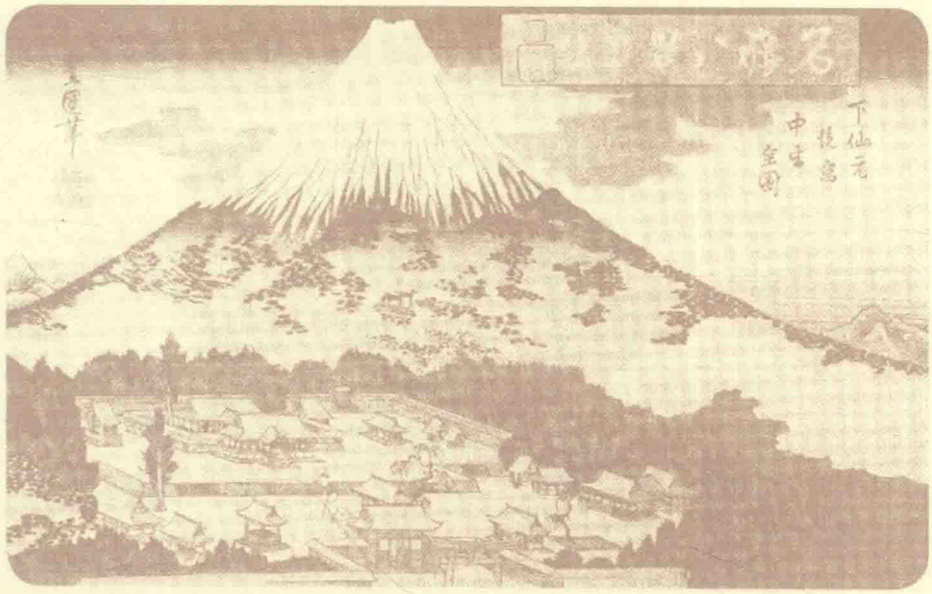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二輯

編年體

三十六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第三十六册目録(總第五十五册)

萬國記注國史略　續(卷四—卷七)……一
新撰國史略　(序、例言、目次、卷一—卷六)……一五七
日本略史　(序、凡例、皇統表、卷一—卷三、跋)……四二五

萬國記注國史略卷之四

參河　近藤瓶城　同纂
東京　新井新
仙臺　岡千仞　撿閱
大阪　山本憲　訂正

紀元二千二百十七年丁巳歳　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　洋千五百五十七年

正親町天皇諱方仁、後奈良帝子、母吉徳門院藤原氏、參議賢房女、

○弘治三年十月、天皇踐祚、○是歳、葡始以邑戸封大臣、匈牙利與波蘭合從、來爭波羅的海濱之地、鬩一百六十四年、方罷兵、英腓立勸英王擊蘇格蘭、又擊法國、不利、失法部加勒斯、

○永祿元年夏、大將軍義輝自朽木谷入京師、三好範長遣松永久秀攻之、義輝拒戰、不利、乃與長範講和、

三好松永作亂　輝虎爲關東管領　元就獻大禮之費　信長擊義元子桶峽斬之　信長兵勢大振　輝虎挾關白令東侮

○二年四月、齋藤義龍弑其父利政、初利政愛少子、欲立爲嗣、義龍怨之、殺其二弟、遂襲殺利政、○五月、長尾景虎入京師、謁大將軍義輝、請冒上杉氏、爲關東管領、允之、且賜偏諱、改名輝虎、又請以關白前嗣爲關東主、執政大臣移居他國、始于此、○是歳、英始設保險局、是年、得山䓍種于亞美利加、

○三年正月、行即位禮、時朝廷衰微、不能行禮、於是毛利元就獻租稅、以助國用、始得行禮、因賞元就任大膳大夫、賜菊桐記号、○五月、今川義元大舉侵尾張、織田信長逆擊於桶峽、大破之、斬義元、初義元帥兵四万、侵尾張、攻鷲津丸根二城、信長將兵二千、往救之、馳至中島、義元既拔二城、至桶峽、休士卒、張燕、信長欲進擊之、諸將以兵寡諫之、信長曰、義元戰勝而兵老、擊之必克矣、梁田出羽獨贊其計、信長乃伏旗鼓、循山而馳、至於桶峽、瞰視義元營、先衆馳下、會雷雨昏黑、衆皆鼓譟斫營而入、敵衆大驚擾亂、遂斬義元、逐北、斬首二千余級、進拔數城、兵勢大振、信長既皈清州、論功行賞、授梁田以沓懸邑、賞過獲義元者、信長、信秀子也、

○四年四月、上杉輝虎大舉攻北條氏康、圍小田原城、關東諸將叛輝虎、乃引兵還、輝虎已補管領、威震關東、諸將多屬焉、一日輝虎至鎌倉、拜鶴岡祠、恚忍城主成田

關東復屬小田原

長康不恭、舉扇撲其面、長康慙憤、逃皈、於是諸將亦皆叛去、輝虎遂班師、關東復皆屬小田原、○八月、輝虎又出河中島、與晴信戰、輝虎之攻小田原也、北條氏使使請晴信侵越後牽制之、晴信出兵放火疆上、輝虎聞之大怒、復出侵信濃、互有勝負、遂不決、

○五年、關白前嗣還京師、改名前久、以與謙信不諧也、○十月、詔使于尾張、賜密旨織田信長以戡定之事、信長沐浴拜其命、初京師人立入宗繼、世居京郊多田業、時供御乏絕、每取給宗繼、說中納言藤原惟房、勸奏賜勅旨於信長之事、惟房因奏之、帝大悅、宜言感異焚、奉幣于熱田祠、乃使宗繼齎密旨赴尾張、信長大喜奉命、○論曰、世謂應仁以後、天下大亂、而織田信長出戡定之、顧使信長以戡定爲己任者、誰也、致建武中興之功者、楠正成也、而使正成無後醍醐帝之詔命、彼固草莽一匹夫、無爲干天下也、有後醍醐帝、而後有正成、有後醍醐帝與正成、而後有建武之中興、故有正親町天皇之詔命、而後信長以報効自期、有正親町天皇與信長、而後能戡定應仁以後之大亂、帝憂天下喪亂、能知信長於未成名之時、命以戡定之大業、眞不負祖宗之委托者、而論古者、徒偉織豐諸氏之戰伐、而不論帝、事此不知其本、故余特表之、○十二月、出雲守護

天皇密詔信長

尼子晴久卒、子義久嗣、晴久與毛利元就構兵數年、其屬國皆爲元就所并、僅有出雲半國、兵力益弱、至是卒、○是歳、日始以機器抽鈇絲、法天主教與耶蘇教人相爭、英遣使至波斯互市、始鬻阿非利加黑奴於亞美利加、

○六年三月、細川晴元卒、○是歳、法聽民習耶蘇教、亂平、英王與法王爭戰、西京城內建大宮院、長三百六十里、

○七年正月、北條氏康與里見義弘戰于鴻臺、大破之、○七月、三好範長卒、先是子義長卒、範長哀慟不止、又聽松永久秀譖、殺其弟安宅冬康、既而悟之、遂發疾卒、○八月、織田信長攻美濃、滅齋藤龍興、取岐阜、徙居焉、龍興、義龍子、龍興驕侈無度、遂亾、○是月、武田上杉二氏講和、○是歳、荷西班牙所設之荷蘭督強民信奉天主教、國人怨之、

信長取美濃齋藤氏亾　武田上杉二將講和　晴信廢子義信　久秀弑將軍義

○八年正月、武田晴信廢其子義信、初晴信以飯冨兵部爲義信傅、義信密謀叛、兵部弟昌景告之、即收兵部誅之、幽義信、義信自殺、先是晴信娶內大臣藤原實望女、生三子、長義信、次信之、次勝童、最後娶諏訪氏、

輝

元就滅尼子氏十州大名

氏康攻輝虎

生勝賴有寵義信不平遂謀叛云義信今川氏出於是與今川氏絕○五月松永久秀弒大將軍義輝初足利義維子義榮在阿波圖入京師欲引三好範長爲謀主範長不聽至是說久秀及三好康長三好政康使圖義輝久秀許諾時義輝惡久秀專肆密謀除之未發遂遇害義輝有二弟一曰周暠爲鹿苑院主一曰覺慶爲一乘院主久秀遣兵誘殺周暠細川藤孝奉覺慶奔近江還俗更名義昭○十一月織田信長與武田晴信通好初晴信以少子勝賴承諏訪氏後信長遣使求昏晴信許之信長有窺畿內志故與晴信修好使無東顧之憂也

○九年毛利元就滅尼子氏初元就攻出雲數年至是拔富田城義久出降元就有宏度勇而有仁智起自吉田三百貫遂併有藝周長石二備因伯雲因世稱十州太守○是歲唐明世宗卒子載垕立是爲穆宗日土耳基人復來伐匈牙利

○十年十月松永久秀攻三好康長於興福寺焚而走之時康長與三好政康岩成左通稱三好三黨與義繼久秀相惡○北條氏康帥大衆攻上杉輝虎於厩橋焚郭外報小田原之役時武田晴信將二万爲氏康後繼輝虎不敢出遂解兵而去○

信長入京

義榮薨

晴信奪駿河

是歲織田信長與德川家康行成以其女嫁世子信康

○十一年二月源義榮拜征夷大將軍○七月足利義昭赴美濃依織田氏○八月信長以義昭西上攻六角義賢破之遂入京師初義昭奔近江依六角義賢求入京屬國有難不果納如若狹依武田義統國小而弱不能成事又如越前依朝倉義景義景善遇之已而禮待寢衰義昭遂赴美濃信長招諭義賢義賢不聽信長討義賢悉降近江遂奉義昭入京師令部下嚴禁侵掠由是居民安堵進攻攝津伊丹親興等款附○大將軍義榮病薨于富田○十月詔以義昭任征夷大將軍信長任左兵衛督信長辭不拜乃敍從五位下任彈正忠○左大臣藤原晴良爲關白○十二月武田晴信與德川家康分取駿河遠江今川氏眞出奔掛川初氏眞嗣職無復讎之志溺於声色殫極奢侈嬖人三浦義鎮擅威福由是賞罰顛倒中外憤怨遂至於亡○是歲上杉輝虎與北條氏康行成養氏康子三郎爲嗣○大友義鎮

信長治義昭二條第

秀吉護衞京師

信長知人善任

家康拔遠江城

伐宗像重繼毛利元就帥師援之自是義鎮與元就搆兵累歲不決義鎮薙髮稱宗麟○是歲㊏王與匈牙利和立約

○十二年春北條氏康將兵四万至駿河陣薩埵山圖納今川氏眞武田晴信次于興津河原與氏康父子相拒初氏康以女妻氏眞其子氏政娶晴信女甲相方睦及晴信取駿府氏康大怒興兵相攻○四月二條第成大將軍義昭徙治焉時京師屢歷兵革皇宮大壞信長命修治之至是功竣○織田信長遣部下木下秀吉護衛京師初秀吉起于寒微群臣嫉秀吉寵遇屢譖之信長待之愈厚常曰用人之道當擇能否何論新故乎信長知人善任因命秀吉爲二條留護○德川家康攻遠江城克之今川氏眞奔小田原初家康與武田晴信修好約曰君徇駿州則我略遠州請以大井河爲界晴信許之家康即攻氏眞於懸川至是拔之尋按行遠州至金谷甲斐將山縣昌景遇之於路見其兵少心侮之進薄家康擊卻之時晴信與北條氏康相距于薩埵山累月不決家康已怒晴信之渝盟乘虛攻駿府守將山縣昌景棄城遁晴信以爲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乃收兵還甲

信長謀取伊勢

晴信代小田原

信長伐越前

府氏康亦引兵而去○六月尼子氏遺臣山中幸盛奉尼子勝久入出雲復新山末次諸城時毛利氏遣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與大友義鎮對陣筑前遂班師還尼子氏之亡也幸盛依松永久秀時經久孫勝久爲東福寺僧幸盛說以起兵令還俗奉以爲主○八月織田信長伐伊勢圍大河內城國司北畠具教請行成以信長子信雄爲嗣信長許之遂解圍而還具教准后親房之裔也爲伊勢國司信長弟二子兼北畠氏具教薙髮號不智齋後與信長有隙具教與武田晴信通將具船艦迎之遂爲信長所誘殺○九月武田晴信伐小田原敗北條氏復取駿河晴信薄小田原氏康堅壁不敢出晴信焚郭而去氏康使其族氏輝氏邦將衆二万扼其歸路戰于三增山敗之十二月晴信轉攻駿河氏康所置戍兵棄城潰去晴信復取駿河攻華山拔之○是歲大內輝弘入周防毛利元就遣吉川元春擊輝弘破斬之輝弘政弘子

○元龜元年四月織田信長攻越前拔手筒金崎二城初信長納義

姊川之戰

昭也、義景擁兵不赴、及義昭襲位、又不至、信長大怒、至是自將討之、會淺井長政称兵近江、應義景、長政信長妹夫也、信長初聞之不信、遂歷朽木谷、入京師、取路千種越、還岐阜 ○六月、信長與淺井長政朝倉景健戰于姊川、德川家康將兵會信長、擊長政景健、大破之、淺井氏援長政、德川氏援信長、俱會戰姊川、長政亂流而進、先鋒磯野秀昌奮戰銳甚、信長兵卻走、家康擊景健軍、亦少卻、部將本多忠勝橫擊破之、斬真柄某等、稲葉以遊軍在後、橫擊長政軍、遂大破之、長政臣遠藤直継恨其失機、至是潛入信長軍、欲剌信長、爲麾下所殺、

信長伐三好黨及僧光佐

○九月、信長攻三好康長等於攝津、會本願寺光佐作亂、信長遣兵伐之、信長乞本願寺地、欲築城、光佐聞之、潛通三好、既而三好康長等自阿波入攝津、築砦中島、爲固守之計、信長將兵三万討之、陣天王寺、義景長政聞之、合兵至湖南、信長大驚、遂留將備三好及一向徒、引兵還擊摟之、於叡山、遣使招諭僧徒、僧徒不從、信長與義景相持累月、朝廷遣使平之、諸將各還于國 ○十月、北條氏康卒、子氏政嗣、氏康智勇絕倫、馭下寬綫、能得衆心、故能殄滅勁敵、竟并八州、及其卒也、關東士民皆哀慕焉、○是時唐明穆宗封俺答爲順義王、俄始與土耳基戰、互有勝敗、奴維格奴人謀叛、附波蘭、遣師討平之、法國中耶蘇教人叛、討平

之、赦其罪、英織匠八千人、自佛蘭德徙來、土王聞威尼斯屬島吉巴產美酒、購之、称其甘美、遂攻吉巴取之、

兩川輔翼毛利氏

○二年六月、毛利元就卒、孫輝元嗣、元就有八子、長隆元早卒、生輝元、次元春出嗣吉川氏、次隆景嗣小早川氏、並有材略、世称兩川輔翼毛利氏、○是月、吉川元春攻山中幸盛末石城、拔之、幸盛佯降、遂與尼子勝久逃、皈織田氏、○九月、織田

信長滅叡山

信長焚叡山、執僧徒、悉斬之、及其所蓄婦女、信長素惡僧徒橫肆、且黨賊、至是平之、

皇宮成

○是歲、皇宮成、殿堂門廡、悉依舊貫、遂繼絕興廢、又貸金於都民、收其息、以供經費、皇居頗復舊觀、○山縣禎曰、足利氏之季、天下大亂、群雄割據、兵爭不已、朝廷幕府如存如亡、誰復知有天子將軍之尊哉、信長佐義昭、以興將廢、營皇居、以尊朝廷、使天下復知有天子將軍、其功不亦偉乎、信長始興、其規模夐出乎當時群雄上、○是歲、印西班牙人來取南洋之呂宋、俄韃靼來侵、王攻瑞西、不克、英王用心通商航海、始有砲船一百四十六、有事則借商船以益之、西始得南亞美利加之秘魯金礦、

三形原之戰

○三年冬、武田晴信將兵入遠江、德川家康戰于三形原、不利、

晴信亦退軍、晴信侵遠江也、諸城多陷、信長遣平手汎秀佐久間信盛等、援濱松、十二月、晴信進軍三形原、家康欲出、信盛等以信長命阻之、晴信引軍退、家康出軍三形原、晴信返軍而至、其勢甚盛、石川數正、本多忠勝、榊原康政、擊小山田昌幸、家康與酒井忠次、大須賀康高、擊山縣昌景、昌行、昌景少卻、濱松軍進、擊武田勝賴與馬場信房、信房自傍進逼家康麾下、昌行昌景皆返戰、晴信使米倉丹後橫擊、自鼓全軍、徐進、德川軍大敗、成瀨正義、本多忠真、鳥居忠廣、安藤基能等、皆戰死、平手汎秀亦死之、晴信怒信長之畔盟、送汎秀首於信長、遂與之絕、諸將勸晴信攻濱松、獨高阪昌信諫之、晴信乃徙軍刑部、○是歲、唐明穆宗卒、子翊鈞立、是爲神宗、俄與瑞典人戰、取西伯利西部、

○天正元年二月、大將軍義昭忌信長、竊欲圖之、城于石山堅田、信長遣兵攻拔之、遂西上、行成而還、○四月、武田晴信率兵西上、途獲病而歸、尋卒、子勝賴嗣、

晴信卒

遺命秘喪三年

晴信用兵、紀律嚴明、先計後戰、臨機決勝、其所居未嘗築城郭、而敵兵不能犯、及病篤、召諸將遺命秘喪三年、蓋爲因疾而老也、乃預具空頭華押數百紙、以備四方書問、以弟信綱狀貌酷肖、有訪疾者、令之昏夜接見、故列國不審其實云、○青山延于曰、武田晴信以悖逆得國、殘虐不道、取怨四方、恐身死之

後、敵國來侵、故詭譎百端、以欺天下、但知其智術之可以欺天下、而不知其子之不肖不足以幹父蠱、墳土未乾、而闔族夷滅、宗社丘墟、良有故也、○七月、義昭復称兵、據槇島、信長急攻破之、義昭乞

信長放義昭至是足利氏亡

降、信長徙之河內、義昭遂奔安藝、詔削其官爵、信長以村井貞勝爲所司代、鐲地子錢、弛徭役、遂凱旋、○八月、信長攻滅淺井

信長滅淺井朝倉二氏

氏朝倉氏、尋六角義弼降、信長攻淺井長政、朝倉義景來援、見諸城下、焚營夜遁、信長與諸將馳追之、及之刀根山下、斬獲甚多、斬客將齋藤龍興、乘勝而進、連戰拔十餘城、義景棄一乘谷遁、信長軍龍門寺、大索義景、義景自殺、使降將前波長敏、假守越前、班師攻小谷、羽柴秀吉與淺井久政戰斬之、九月、長政送歸其室及三女子、而自殺、賜小谷於

秀吉食二十二萬石

秀吉、食二十二萬石、使柴田勝家攻佐々木義弼於鯰江、降之、義賢匿石部、○十一月、信長攻若江三好義繼自殺、○長宗我部元親奪土佐國、土佐一條氏所領、元就其家宰也、先是滅同僚六家、併其地、遂逐其主、○是歲、伊勢長島一向賊起、信長擊破之、○是歲俄瑞典波蘭連兵犯界、法始作銀錢、

信長入朝剪東大寺名香
武田氏之亾兆于此戰
長篠之戰大敗勝頼

〇二年三月、信長入朝、任參議、奏請截東大寺黃熟香、分賜將士。黃熟香、即名蘭奢待者。故事剪之一寸八分。〇六月、武田勝頼侵遠江、拔高天神城。先是勝頼攻美濃、拔十餘城、至是又拔高天神、驕矜益甚。高坂昌宣曰、武田氏之亡兆于此戰。君驕臣侫、是亡兆也。勝頼不省、專任長阪長閑跡部勝資。二嬖讒間諸將、終至覆國。〇秋長島賊起、信長討平之。

〇三年四月、三好康長據高屋城、以應大阪。信長將兵擊破之。

〇五月、武田勝頼大舉入參河、圍長篠。家康與信長擊大破之。勝頼屢出兵、遂大舉圍長篠、累月、築鳶巣壘、爲根據。奧平信昌堅壁拒守、城中食盡。信昌使其臣鳥居勝高告急濱松。家康使還報曰、吾與信長出兵在近。堅守勿降。勝高乗夜馳還、爲邏者所獲。勝頼誘以厚賞、使反其辭。勝高僞諾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援兵尋至、努力固守。勝頼怒、磔殺之。既而援兵大至。勝頼欲戰。諸將皆諫之。長阪長閑跡部勝資獨勸之戰。勝頼乃使小山田昌行當長篠。親將兵萬五千、分爲十三隊。信長用酒井忠次策、遣兵襲鳶巣、而列柵三重、使銃手守之。甲軍競進拔柵。萬銃應機倶發、山縣昌景中丸死。已而鳶巣焔起、甲軍相顧大敗。馬場信房使勝頼遁、邀敵戰死。二萬強兵、死亡殆盡。〇八月

信長築安土城修二條城
信長殺具教至是北畠氏亾

朝倉氏餘黨據越前加賀諸城、應大坂賊。信長自將十一萬討平之。置柴田勝家於北莊、督諸將鎮北國。〇十一月、詔信長拜權大納言兼右近衞大將。子信忠任秋田城介。信長奏請以木下秀吉除筑前守、改氏羽柴。丹羽長秀以下多更氏。〇是歲(法)天主教會滅耶穌教人。(阿非利加)摩而人叛、葡萄牙人又來征之。

〇四年春、信長徙治安土。使子信忠守岐阜。以武田氏已衰、使信忠當之、自徙備上杉謙信。〇四月、信長修二條城、及成獻之皇子誠仁親王。〇大坂一向徒復叛。信長遣佐久間信盛等擊之、不克。尋親擊破之。初信長使諸將攻大坂城本願寺光佐、搆壘於木津難波、而塞水路。攻之不利、原田備中戰死。敵圍天王寺壘、放火焚之。諸將絶保之。信長聞之、自安土馳至、遂攻破之、置信盛等於諸砦、還安土。〇十一月、信長殺北畠具教。初具教養信雄爲嗣、既而悔之、與武田晴信通謀舉兵。信長誘其臣弑之。至是亡。〇是歲、西洋人來豐後、

西人貢大熕於大友氏
松永久秀伏誅
信長遣秀吉畧西國予以播磨
信長復朝儀

貢大熕二於大友宗麟。其傳遂廣。〇是歲(日)帝又與土耳基戰。(英)荷蘭叛民再來乞援。女主帥耶穌教人、以敗西班牙人。

〇五年春、信長擊紀伊賊、降之。初本願寺光佐使雜賀民作亂、以爲声援。故信長擊之。〇八月、松永久秀據信貴城叛。信長令信忠討之。久秀伏誅。初久秀之降信長、信長謂衆曰、此夫爲人所難爲者三、弑公方、叛三好氏、燔大佛殿是也。久秀慚恚啣之。至是戍大坂、遂叛。及信忠來攻、久秀力屈、自登天主閣、縱火遂焚死。〇十月、信長遣羽柴秀吉西伐。〇十一月、入播磨、拔佐用上月城。城屬浮田直家。乞援毛利氏。〇是歲、信長任右大臣。先是任内大臣、至是累轉。〇能登人長重連據穴水城。圖上杉輝虎。輝虎來攻拔城、斬重連。信長赴援、不戰夜遁。〇是歲(英)王命舩主德勒克一周地球、三年而還。是爲英人周地之始。

〇六年正月、始行節會。時兵革相踵、朝儀廢闕。至信長崇王室、興朝典、觀者感歎。〇三月、別

輝虎卒
信長抵掌曰天下大定
耳川役後大友氏不振

所長治據三木城、附毛利氏。羽柴秀吉移兵擊之。〇是月、上杉輝虎卒。輝虎勇略絶人、善用兵。每臨行陣、馳行軍中數次、隊伍乃定。性好文。嘗征能州、適値九月十三夜、會讌諸將賦詩。其風藻亦可見矣。先是輝虎遺書信長曰、公數與畿甸敵戰、未日北人技倆耳。請期明春三月五日、聊擧八州兵西上相見。乃大徵兵、先發三日、疾作不起、尋卒。諜者歸報。信長抵掌曰、天下大定矣。輝虎姪景勝與養子景虎爭立相攻。景虎遂敗死。〇四月、關白晴良罷。〇羽柴秀吉使尼子勝久守上月城。〇六月、毛利輝元遣兵攻拔之。勝久自殺。山中幸盛又降、斬之。〇十一月、荒木村重叛、據伊丹。信長自將討之、不克。初信長之擊義昭、村重首應之。信長大喜、許取攝津自封。終知其約。至是爲明智光秀所譖、遂叛信長、附毛利氏。〇大友義鎮與島津義久戰于耳川、大敗。初義鎮領九州探題、威服鎮西、驕肆益甚。嬖臣田原紹忍專政。又好天主教、毀神祠、破佛寺。衆心離叛、民皆思亂。先是日向伊東氏爲義久所逐、來投依紹忍、乞報島津氏。義鎮大徵兵。齊藤鎮實等皆諫之、不聽。遂與義久戰。鎮實等戰死。義鎮與遁還。自是大友氏不振。肥前龍造寺隆信、初屬義鎮、至是徇肥前筑後。義鎮將士多屬焉。声

實枝博學　信長賞賊子　伊丹城陷　秀吉拔三木城光佐降

援大振。○十二月、左大臣藤原兼孝為關白。兼孝、植通子。○是歲、浮田直家與毛利氏、送欵織田氏。初直家屬毛利氏、頗懷貳心。毛疾不往、乃發間使送欵信忠。○是歲〔日〕波蘭與瑞典合兵伐俄羅斯。〔西〕亞美利加之白來齊來降。凡為屬國者六十年。

○七年正月、內大臣藤原實枝薨。實枝、實隆孫、公條子也。繼父祖業、學兼和漢、三世至台司。世皆榮之。○夏、信長使明智光秀略丹波。光秀遣母為質、誘降波多野秀治、磔殺之。國人聞之、磔光秀母。信長以丹波賜光秀。治龜山城。○山縣禎曰、光秀兇逆、殺母弑君。他日竹槍之誅、天假手於土冦、而後至闔族夷滅、殆無噍類矣。其得誅死蚤、或似晩。天之報應不爽。蓋亦嚴矣。○十二月、信長陷伊丹城、殺荒木村重一族于京師。村重遁。○是歲〔日〕始作曆書。〔俄〕波蘭大擧來、與瑞典失和、退去。〔英〕蘇格蘭大臣勦其主伐。英國中造戸口冊籍。

○八年春、羽柴秀吉拔播磨三木城、別所長治自殺。○三月、詔大坂僧徒與信長和。本願寺光佐致大坂城而去。信長放佐久

西班牙一統　信長入朝　秀吉取鳥取城

間信盛於高野。時光佐遯于鷺森、留子光壽致大坂。光佐拠城既數年、佐久間信盛對壘、日相接戰、遂不能拔。於是諸國門徒蜂起、戰爭無已。加賀越前尤甚。至是亂始平。信長怒信盛攻大坂數年無功、數其罪放之高野、後使其子正勝仕信雄。○是歲、秀吉盡定播磨、徇下但馬、因幡諸城。○是歲〔荷〕始作双眼遠鏡。〔英〕阿爾蘭亂。西班牙來伐之、始定。指南針偏度、又製引水入城之器。〔西〕王征服葡萄牙、自羅馬衰後、西班牙可謂一統。

○九年二月、信長入朝、設埒於禁城外、召諸國將士、令調馬。天皇臨觀焉。○三月、德川家康取高天神城。先是家康圍攻踰年、城兵固守不下。既而粮盡、兵困。至是遂拔之。○四月、左大臣藤原內基為關白。內基、兼冬子。○八月、信長攻高野山、縱火焚之、沒其寺田。初僧徒與荒木村重通、故及之也。○十月、羽柴秀吉取鳥取城。秀吉圍城累月、城中食盡、援兵不至。毛利氏將吉川經家、保之不下。至城陷、經家與諸將領皆死之。○秀吉入伯耆。先是吉川元春援鳥取不及、下營馬山、邀之。秀吉不戰而去。○福島城主木曾義昌叛武田勝頼、送欵

信長奏修伊勢大廟復其舊制　信長滅武田氏　勝頼死于天目山

織田氏。義昌、義仲之後。先是晴信時、屢被侵削、遂屬焉。晴信妻以女。至勝頼、彊暴好兵、徭役滋甚。義昌不堪命、竊通信長。信長疑其詐、求質子。義昌乃送質安土。勝頼聞之、大駭、使武田信豊攻之。遂為義昌所逆擊、大敗。

○十年春、詔修伊勢大廟。初天武帝時、詔每二十年改造兩宮、弘安以後、其禮廢絕。至是復舊制。信長奏請之也。○二月、信長大舉伐武田氏、陷信濃諸城、入甲斐。德川家康自駿河入。北條氏政亦遣兵會焉。獲武田勝頼父子、梟首於京師。信長與兵十二万、信忠自為先鋒、從岐蘇路入。檄北條德川二氏出兵、自駿河上野入甲斐。勝頼聞之、分遣諸將扼要害、自出在諏訪。既而松尾、飯田、小山諸城皆陷、勝頼不戰而歸、諸要害皆瓦解。勝頼遂焚新府、遁。信長進入古府、收武田氏宗族諸臣、悉殺之。遂遣織田勝長等、徇上野、分使者招納甲駿降者、相踵。勝頼駐雀瀬、衆潰、留者僅四十人。走拠天目山。初小宮山友信、疾長坂跡部姦驕、諫、又與嬖臣小山田將監有隙、竟以讒廢。至是單騎詣、求及之。乃問曰、長閑安在。曰、昨道亡。曰、勝資何若。曰、亦亡。將監何若。曰、亡既十日。友信曰、噫、某知有今日久矣。勝頼俛首而已。既而信忠令瀧川一益圍天目山。勝頼見事急、令左右殺其妻及諸姫、遂與子信勝及友信、土屋昌恒等四十余人力戰而死。武田氏亡。信長進至諏訪、大論功賜駿河於德川家康、甲斐於川尻鎭吉、上野於瀧川一益、信濃四郡於森長可、岩村地五万石於長可弟蘭丸。諸降將穴山信良、真田昌幸等、因旧邑而增損之。尋定關東法制十五條、以一益為關東管領。遂凱旋。○五月、羽柴秀吉入

光秀弑信長於本能寺　秀吉討光秀於山崎

備中、圍高松城。兩川奉毛利輝元來援。秀吉請信長親出。乃命池田信輝、明智光秀等先發、而信長與信忠繼至京師。○六月、明智光秀弑其君信長於本能寺。初信長遇將士無禮、屢辱光秀。光秀深啣之。信長又寵森蘭丸。嘗許其三歲後領志賀郡。郡時屬光秀。光秀自疑其罹奇禍。至是受命饗德川氏。怒曰、饗事未竣、又命遠役乎。悉投其具於湖、馳還亀山。與從子光春等決策、急襲本能寺。信長手射斃數人、縱火自盡。蘭丸等近士數百人力戰皆死之。時信忠館妙覺寺、聞變大愕、馳赴之。途聞信長已遇弑、退保二條第。賊兵來圍。信忠及村井貞勝等格鬭不能拒。乃命前田玄以逃皈岐阜、取信忠子三法師奔清洲。信忠縱火自殺。貞勝亦死之。信長崇皇室、起廢典、通商旅、鐲關征、章章可紀。然馭下嚴酷、竟以及於禍。識者惜焉。○秀吉與毛利氏和、還討光秀於山崎。光秀伏誅。先是毛利輝元聞信長且至、求和秀吉。秀吉未許之。至是京師凶聞至。輝元遣使議和。秀吉具告變故、使還報曰、事已至此、和戰在公等

秀吉得志

輝元欲戰。小早川隆景諫乃止。遂送質行成。秀吉馳至尼崎。移檄討光秀。織田信孝・丹羽長秀・池田信輝等會尼崎。光秀既定京師、在安土。聞秀吉至、大駭。急率兵至洞嶽、乞援于筒井順慶。渡淀河而進。遣兵據天王山。秀吉使堀尾吉晴爭之。吉晴逐賊奪山。於是與光秀大戰于山崎、破之。順慶不戰而潰。走獲光秀於小栗栖、梟首于本能寺。又收其將齋藤利三、磔殺之。賊黨盡平。光秀自舉事僅十三日而敗。○八月、秀吉與柴田勝家・丹羽長秀等議、立三法師爲信長嗣、更名秀信、居安土。使二叔信雄・信孝輔之。奉以近江三十萬石餘地、分之諸將。信雄領尾張、信孝領美濃、勝家領近江長濱、長秀領滋賀高島、而勝家奪秀吉長濱、秀吉遂以嚮所取五國自封。

秀吉大葬信長

十月、詔以秀吉任左近衛少將。尋拜參議。○秀吉葬信長於大德寺、自爲喪主、設大法會。詔贈信長從一位太政大臣。○信孝謀除信雄・秀吉。秀吉圖岐阜。信孝佯行成。

秀吉攻勝家

秀吉與信雄協心、以佐秀信。勝家嫉忌之。信孝亦與信雄爭權相惡。於是信孝與勝家・一益等潛圖滅秀吉、併除信雄、約期並起。信雄謀之秀吉。秀吉曰、越前多雪、彼今未能出兵。請及此時伐美濃。乃率兵五萬攻岐阜。信孝佯請和。秀吉乃取

其質子、還山崎。勝家欲出援之、阻雪不能出。乃遣人説丹羽長秀、連兵西向。長秀不肯。一益以書教勝家曰、不若佯和、及來春雪解、出其不意來攻之。勝家然之、使前田利家來山崎、請釋憾協心、共輔幼主。秀吉許之。勝家大喜、兵備稍懈。秀吉謂左右曰、彼欲怠我而來襲。吾且破其膽耳。遂引兵至長濱、招降勝家義子勝豐。○是歲、甲信大擾。德川家康定之。北條氏政取上野。上杉景勝取河中。○是歲、(意)法王改正曆書。(俄)蒙古人復犯東境。大將西里白力奴擊退之。

○十一年正月、秀吉擊瀧川一益於伊勢。發兵七萬、三道並進、攻陷龜山城、又攻峰城。至二月、聞柴田勝家出、退屯長濱、益修賤嶽城砦。○四月、織田信孝應勝家・一益起兵。秀吉至大垣。勝家部將佐久間盛政率兵襲殺中川清秀。

鬼盛政

時勝家部將佐久間盛政素尫武、每戰用鉄棓。人呼曰鬼盛政。或謂之曰、羽柴伐濃、三郎事急、盍赴援。盛政曰、吾欲救之、阻以大山、勢不可進。或耳語曰、敵營皆固、獨中川清秀壘、去諸營頗遠、並余語湖襲之。秀吉在大垣、不得赴援、破之必矣。盛政以其計告勝家。勝家喜曰、我分兵備諸砦、汝往擊。勝則速還。慎勿留也。盛政將兵一萬、沿湖往進。清秀兵飲馬于湖。見敵兵來、逃還告清秀。與高山友祥出拒。盛政縱火焚營。清秀軍大亂。盛政進擊破之。友祥出走。清秀苦戰終死之。盛政送首勝家。遂陣賤嶽。勝家召還之。不聽。

柴田氏亡

○秀吉還軍賤嶽、獲佐久間盛政、攻殺勝家于北莊、盡徇加賀・能登、下之。瀧川一益亦降。

賤岳七槍士

秀吉之在大垣、賤岳之敗報、其日午時達。秀吉投箸曰、大捷在湖北。皆起矣。先遣人沿道懸賞、留堀尾吉晴備岐阜、而自提輕兵一萬五千、舉鞭疾馳。日已暮、飲食燎火、溢于路。盛政望炬火大駭、將乘暗拔軍而北。適月出。秀吉軍已至、進躡其後。諸壘亦皆出擊。盛政留銃隊殿之、引兵上岳北、陣。金瓢馬表、已在岳南。銃丸亂發、北軍擾亂。福島正則・加藤清正・加藤嘉明・平野長泰・脇坂安治・片桐且元・糟屋武則、提槍奮擊、所向無前。諸軍從進、遂大破之、獲盛政、斬首五千級。遂進赴勝家。勝家在核山、聞賤岳大譟、已知其敗、遂北走、過府中、請前田利家、獲湯餅駿馬而出。利家欲從勝家、振之而去。秀吉逐至府中、叩門呼利家、通稱見之。遂至北莊、令堀秀政縱火乘烟迫城。盛政等見執。勝家遂火城自殺。秀吉徇加賀、遂軍坂本。瀧川一益請降。許之。秀吉之威震天下。諸國遣使賀戰勝。○中井積善曰、是役也、柴田氏知敗羽柴氏、料勝英雄所見不約而同。獨盛政狃小勝、剛愎自用、以喪師誤國。易曰、弟子輿尸。盛政有焉。然責亦在委任焉者。可不慎哉。

信雄殺信孝

○織田信

雄圍岐阜。信孝走死。信孝恃勝家爲外援。勝家已亡、勢益孤弱。信雄又引兵來攻。使人誘徙安土。信孝信之赴知田宇津美。信雄遣人途殺之。

秀吉大城大阪

○十一月、秀吉城大阪、尋徙治焉。秀吉有覇天下之志、嫌京師狹小、喜大坂四達之地、築之徙焉。○是歲、龍造寺隆信與島津義久戰于有馬、敗死。時龍造氏據肥前、島津氏據薩摩、與豐後大友氏並張于西海。○長宗部我元親擊東讚、取之。於是悉併四國。○詔以德川家康任左近衛權中將。○是歲、(土)王與(匈)牙利王議息兵、與英國通商。

長湫之戰

○十二年春、秀吉與織田信雄絕、進兵擊之於小牧。信雄乞救德川家康。四月、家康大破秀吉軍於長湫、斬池田信輝・森長可。信雄視秀吉威權日隆、心不能平。其下有三驍將、秀吉厚遇之。信雄疑其有私、殺三將。懼秀吉伐己、遣使參河、諭以舉兵、且乞援。又遣使招諭信輝・長一等。秀吉亦啗以利。二人遂黨焉。家康自率兵至、與信雄陣小牧山。既而秀吉大舉來侵。池田信輝乞衝參河之虛、再三。秀吉駴而遣之。信輝與森長可・堀秀政・三好秀次率兵三萬潛發。家康知之、使酒井忠次・本多忠勝守小牧、

以大須賀康高、榊原康政等、爲先鋒、返軍長湫。康政等戰克而敗信輝等、逐之、見金扇馬表、知家康自至、衆遂擾乱、安藤直次槍刺信輝、斃之、長一亦中九死、家康與信雄合兵追奔、斬獲甚多、秀吉在樂田、聞信輝敗、忿恚、將進攻家康、稻葉通朝諫乃止、秀吉還樂田、築諸壘以備小牧。○青山延于曰、孟子曰、春秋無義戰。應仁以來、兵革相踵、諸侯相呑噬、殺人滿野、未聞義戰者也。唯毛利元就嚴島之戰、豐臣秀吉山崎之戰、東照公長湫之戰、明目張膽、足以振義氣、國之所以興、非徒然也。○瀧川一益襲蟹江、德川家康馳至擊之、一益請降而去。一益自是流落京師、後死于北國云。

秀吉與信雄和

○十一月、秀吉與信雄和。初秀吉陣羽津、信雄陣桑名、其君臣內相猜疑、軍中數驚、至是秀吉謂富田知信津田信季曰、我爲先君復仇、務鎮定國家、而諸郎聽細說、遂欲誅我、我不得已起與之較、神戶君既不良死、我至今悼焉、爲我謝北畠君、盍捐細故與共富貴、二人往告之信雄、信雄許之、相見于矢田河原、和已成、秀吉皈犬山城。○是月、秀吉任權大納言。

家康與秀吉和送子秀康于大阪

○十二月、秀吉與家康和、家康送子秀康於大坂爲質、秀吉授姓羽柴、任參河守。○是歲、印金剛石礦、始見于高西剛得。英是年、王攜淡巴菰回國。

○十三年二月、左大臣藤原昭實爲關白。○三月、秀吉任內大臣。

滅根來寺

○秀吉攻紀伊根來寺滅之。初根來僧自信長時、聲據險隘、屢爲寇、攻之不克、小牧之役、應信雄、至是秀吉將兵十萬、掩其巢穴、悉殲之、又攻雜賀城拔之。○丹羽長秀卒、子長重嗣。長秀、其先武藏兒玉之族也、世仕斯波氏、至長秀事信長、屢建戰功、爲佐和山城主、後從秀吉征柴田勝家、秀吉封以越前加賀、至是見秀吉志不在織田氏、慚憤而死。

秀吉定四國

○五月、秀吉伐長曾我部元親于土佐、元親出降。初元親并呑四國、遂雄南海、及信長定天下、封其子信孝於四國、未赴任、而信長遇弑、天下遂大乱、至是秀吉遣秀長秀次、率舟師六萬南伐、浮田秀家、小早川隆景並帥師會之、所向皆克、四國悉平。

秀吉任關白

○七月、秀吉拜關白、更賜姓豐臣。初秀吉起微賤無姓氏、始稱平氏、中稱藤原氏、至是欲爲征夷大將軍、故事征夷之任、非源氏不除焉、秀吉乃與右大臣藤原晴季議、晴季曰、關白人臣之極、非征夷可比、公宜補焉、時昭實爲關白、晴季諷辭其官、以秀吉代之、廷議重違其意、遂詔許之。

秀吉降成政入越後與景勝盟

○八月、秀吉將兵十萬北伐、降佐佐成政、進入越後、與上杉景勝盟。初成政據富山、築三十余壘于栗嶺、秀吉張疑兵當之、而航海直襲富山、成政惶駭出降、而越後國主上杉景勝未來、秀吉既降成政、自率十余騎踰險直入越後、謂其疆吏曰、吾秀吉也、汝主已通於我、我故來見耳。景勝大驚、即來盟。秀吉語畢西還。

秀吉置五奉行

○是歲秀吉置吏五人奉行政令。淺野長成、石田三成、增田長盛、掌諸訟獄、長束正家掌錢穀、前田玄以掌僧祝、世謂之五奉行。○是歲、印農商大興、國日以強。瑞典瑞王禁人習耶穌教。

築城山城內野

○十四年春、秀吉築城於山城內野、号曰聚樂、遂徙焉。○三月、大友義鎮入朝。先是義鎮屢與島津氏戰不利、島津氏遂入其疆、於是入朝、見秀吉告義久跋扈之狀、乞援伐之。○五月、上杉景勝入朝。○七月、誠仁親王薨、以皇孫和仁爲親王。○八月、秀吉令毛利輝元長曾我部元親出兵西海道、仙石秀久招諭島津義久、義久不從、秀久怒與諸將伐之、不克。義久入豐後、逐大友氏、遂進圍立花城。

家康入朝

○十月、德川家康入朝、任權中納言。先是秀吉數使人勸家康入朝、至是以其妹爲家康繼室、又使其母旭臺送岡崎以爲質、家康乃赴京師。

是歲丙戌

○十一月、天皇禪位皇太孫、在位二十九年、改元三、曰永祿、元龜、天正、後七年崩、壽七十一、葬泉涌寺。

紀元二千二百四十六年丙戌歲、明神宗萬曆十四年、洋千五百八十六年

後陽成天皇

諱和仁、後更周仁、誠仁親王子、正親町帝孫也。母新上東門院藤原氏、贈左大臣晴秀女。○天正十四年十一月、天皇即位、尊先帝曰太上天皇。○十二月、詔以秀吉任太政大臣、敘從一位、關白如故。

秀吉造大佛

○秀吉建方廣寺於京師東山、塑造大佛、高十六丈、購求巨石大木、所課二十國、五歲而就。○駿府城成、德川家康徙治焉。本多忠勝、榊原康政等爲朝散大夫。德川氏臣受朝爵之始。○是歲、法叛黨復攻帝于巴黎、司帝奔他邑。西王遣舟師百五十艘伐英吉利。

秀吉伐薩降之

○十五年三月、秀吉大舉伐島津義久、降之。先是立花宗茂亦乞援兵、秀吉遣黑田孝高促毛利氏出師、遂奏請自將伐之、乃發諸道兵二十余萬、水陸並進、秀吉進至筑紫、使秀長及蜂須賀家政、長曾我部元親略豐後日向、入薩摩、又使毛利輝元、宇喜多秀家築都枝城、秀長進攻高城、島津義弘來援、與戰大破之、島津家久築

城於豐後府内，拒守。秀吉攻破之。家久棄城遁。四月，秀吉攻岩石城，降秋月種實，進拔小熊八代諸城，進入薩摩。義久窮蹙，請降。秀吉許之。義久及弟義弘削髮出降。秀吉命以義弘爲嗣。日向大隅諸城並降。九州盡平。○中井積善曰，豐臣氏之師，有名者三焉。山崎役，復君讐也。西征薩，東征相，奉王命也。復讐物情所允，公而迹正，所以啓霸也。二征雖非無私心，而敵愾之號人人惴惴，不得議焉，所以成霸也。夫乘鷹揚之勢，臨以順名，天下孰禦之。天下莫禦，而皇威亦不爲無所伸矣。當是時，諸侯皆震，生靈塗炭，而王室既卑，六師之討，寥乎絶響，則斯舉也，不可無焉。嗟哉，予也，又有取予伯功，其得已乎哉。

九州盡平

○七月，秀吉振旅還。天皇遣使郊勞。○十月，島津義弘入朝。○十一月，權大納言平信雄爲内大臣。先是，豐臣秀長、德川家康並爲權大納言。秀長尋卒，姪秀俊嗣。○是歲，琉球入貢。

天皇幸聚樂第　秀吉令諸侯伯盟于御前

○十六年四月，天皇與太上天皇幸豐臣氏聚樂第。秀吉令諸侯伯盟于御前。明日，大宴公卿諸牧伯。天皇賜御詠，秀吉以下皆應制賡歌。車駕駐五日，還宮。初，秀吉奏請臨幸，時兼大乱之

式用足利氏故事

後，典籍殘亾，乃令前田玄以與公卿等雜議，用足利義滿義教故事。至是，式成，儀衛之盛，自古未有也。○秀吉括輦下戸税，充供御，以爲定額。○五月，秀吉遣使相模，諭北條氏政入覲。時氏政老，氏直嗣立，父子昏暴恃雄，據關左，併吞八州，依違答之。○肥後國主佐佐成政坐苛酷失衆，秀吉遣使賜死，分肥後，授加藤清正、小西行長。○十月，秀吉大張茗讌于北野，令茶博士利休督其事。自是茶事大行。利休特寵顧，爲姦利，居三年，有罪伏誅。其子宗淳，孫宗且等，傳其業，都下專相好尚，靡然成風。○十一月，米澤城主伊達政宗遣人通好德川氏。家康嘉其遠至，厚遇之。○是歲，改鑄金幣，始造大小鈑金。○是歲，【英】王遣水師邀擊西班牙人，克之。是年，始行新聞紙。

茶事大行。蓋茶之釀奢侈者，昉於室町氏，成于豐臣氏。

改造貨幣

築澱城

○十七年春，城澱。○五月，大頒金銀。初，秀吉既定天下，諸道歲入二百萬石，府帑充溢。因謂積而不散，是貧財也。至是，積金銀於庭，頒與親王公卿諸侯大夫有差，無慮三十六萬五千兩。

大頒金銀

○六月，伊達政宗與會津城主葦名義廣戰于盤梯山下，擊破之。義廣敗績，遁走常陸。政宗遂下會津四郡，徙治焉。義廣，其先義連，三浦義明子，始封會津，世世蠶食鄰境，兵威尤強。至義廣，屢與政宗戰，遂亡。○七月，秀吉復遣使諭北條氏政趣其入朝。德川家康亦屢勸朝，説以順逆，皆不答。先是，氏政遣使京師，請賜沼田之地。秀吉曰，氏政父子未嘗朝覲，其罪大矣，若入朝，當以沼田與之。因遣使諭真田昌幸，予沼田地於氏政。氏政實無入朝之意，既得沼田，又遣使取名胡桃城。昌幸訴之秀吉。大怒，遂奏請發東征之命。氏政父子傲然恃地嶮如故。

氏政父子不朝　秀吉奏請發東伐之命

○十月，伊達政宗進軍取須賀川，盤瀨滅二階堂氏，下仙道七郡，威壓奧羽。秀吉遣人讓其強梁，且命入朝。政宗不奉命。○十二月，家康如大阪，請東征。約秀吉下符徵畿内諸道兵二十六萬，期以明年二月。命家康統前部，長束正家督漕運。○是歲，琉球入貢。時琉球屬薩摩，

亦羈屬于明。秀吉諭使者曰，我欲通明，明即不聽，大舉致討。使者還。琉球王大驚，馳告之明，明主不爲意。○淺井氏生男鶴松，尋夭。淺井氏，即淀君，秀吉妾也。○是歲，【日】瑞典與法蘭西人來攻色佛埃。【英】始用遠鏡。【土】波斯割地請和，王許之。

秀忠謁秀吉于京師

○十八年正月，德川秀忠如京師，謁秀吉于聚樂，尋叙駿河。秀忠，家康世子。秀吉引見，呼爲佳兒，命更衣結髮，授金飾刀，曰，變野樣爲都樣，亞相必喜。亞相，蓋實送兒擬質，孤何疑。厚贈遣之。及秀忠還，家康以謂關白不留我兒，是欲假我沿道諸城也。乃命本多重次等掃修焉。後秀吉使者果至，更命伊奈忠政監道里，造浮梁於富士川。○二月，家康誓師，衆率步騎二萬五千而發。織田信雄、上杉景勝、前田利家皆發。○三月，秀吉入朝陛辭，詔賜節刀。

秀吉征小田原

大舉東征，進圍小田原。氏政父子固壁不出。秀吉分遣諸將徇下關東八州諸城。秀吉之東下也，家康、信雄進至相模。氏政分兵守諸城。氏政將北條氏規守韮山城。秀吉使信雄及蜂須賀家政等諸將攻之。豐臣秀次等攻山中城，遂拔之。守將北條氏勝敗走。家康自間道踰箱根，新莊足柄鷹巢，

大納言開千載鴻基者實本于此關白一言天其使之然乎

諸城望之而潰進軍酒匂既而秀吉長驅至小田原城中震駭時氏直將松田憲秀守宮城野千葉之宰守湯本北條氏照成田長氏皆川廣照守竹浦秀吉攻拔之守兵走入小田原憲房客送欵秀吉曰宜移牙營于石垣山秀吉從之夜令萬卒築壘山上粉堞糊以白紙望之如壘城兵驚以爲神秀吉與家康登城樓下視曰關東八州在我目中不日取以予卿耳卿築城東二十里江戶居焉家康拜謝會景勝與前田利家將北陸兵攻松枝上田八王寺諸城拔之秀吉遣淺野長政等助之遂至二總安房不三旬關東六十餘城皆下而氏政守小田原不出

伊達政宗來降

○六月伊達政宗來降政宗就德川氏乞降且請來謁秀吉詰責之曰我討小田原天下所知東北豪族皆通聘問而汝未嘗通一介使若歸所侵會津仙道等之地則與舊邑如故不則將飲馬北地矣政宗曰臣生死唯殿下之令況邑土乎即致其侵地自辭去○七月北條氏政氏直出降秀吉誅氏政氏輝放氏直及氏規等於高野北條氏亡

北條氏亡

初氏政臣松田憲秀通款堀秀政欲賣國以要重賞秀吉陽許之憲秀子直憲知其謀潛告氏直至是氏直誅憲秀秀吉遣人諭之曰子若媾和當封以武相豆三國氏政不從既而氏直有所拘惑出降氏政與弟氏輝亦出居城外秀吉謂曰北條氏沮王命大逆無道今奉詔遠征而不取鯨鯢無以示天下遂遣使賜氏政氏政與氏輝偕自裁秀吉梟其首於

京師放氏直及氏規氏鄕等三十八于高野自長氏國于相摸至此五世九十餘年而亡秀吉後欲封氏直於西州會氏直卒○山縣禎曰豐關白責北條氏入朝雖非無私意然辭直理正而北條氏負險恃強而不敢服亦可謂不度力者矣於是關白大舉奉王命以討其罪而北條氏負不臣之名以受天下之大兵何以能敵之哉其亡國覆宗宜矣○秀吉封德川家康于北條氏故地伊豆相摸武野上野下野安房上總下總八國又封織田信雄于德川氏舊疆參河遠江駿河甲斐信濃五國信雄辭不受秀吉怒乃執信雄放之於出羽秋田割五國地封功臣有差○是月秀吉誅大道寺政繁政繁爲北條氏世臣先衆而降爲前田上杉二氏前驅攻關東諸城於是秀吉惡其不忠殺之

家康入江戶城至是八州悉平

○八月朔德川家康始入江戶城先是家康分遣諸將徇未下郡邑八國悉平乃留大久保忠世守小田原及函關至是入江戶悉除北條氏苛政與民更始管內悅服○秀吉至白河遣人撿陸奧出羽地以葛西大嵜封木村秀俊以會津四郡仙道七郡四十二萬石封蒲生氏鄕鎮撫東北遂振旅而還○是月家康改定羣臣封邑論功行賞封井伊直政本多忠勝榊原康政大久保忠世等三十餘人各有差○木村秀俊苛虐國民思作亂伊達政宗有異圖潛教唆之士民遂大作秀俊奔佐沼賊圍之甚急○十一月蒲生氏鄕率兵救佐沼行至井索城政宗稱病不出氏鄕數促之政宗遂率兵會焉俄將襲氏鄕見其嚴備不得發氏鄕步步戒嚴遂平賊還因使政宗出質至明年秀吉正秀俊罪削籍國除氏鄕收祿之

韓使來聘

○是歲朝鮮王李昖遣使來聘先是朝鮮修故事使黃允吉金誠一等隨宗義智入貢秀吉以琉球無報知明不脩好心不平至是遣允吉等還答書有欲假道之言復使柳川調信僧玄蘇偕行意在以朝鮮爲嚮導又遣商人于朝鮮互市以探聽動靜○是歲佛王與瑞典人戰英王助法蘭西敗天主教人

家康入朝拜封

○十九年二月豐臣秀次任權大納言秀次秀吉之甥養以爲子○德川家

九戶政實作亂

康詣京師拜封天皇賜御香於家康勅設賞花宴○五月九戶政實叛煽動葛西諸豪奧羽大亂秀吉遣秀次及德川家康伐之先是蒲生氏鄕與奧羽諸將擊降之秀次至誅政實奧羽盡平徙伊達氏封于葛西大埼以其舊土米澤長井增封蒲生氏

秀吉討之奧羽盡平

○是夏秀吉遣宗義智于朝鮮諭攻明之意責其報李昖不從

秀吉決西征

十月秀吉謀於諸將決西征下令諸道大具兵食造軍艦秀吉好兵喜多事方欲凌駕前人誇耀後世於是東西既定海內無事而心不自足且患國土小而無地可封寵臣奉明不修好朝鮮庶嚮窮有外征之志至是欲大舉以取快會諸將告之曰今海內粗定而外國阻王化實國家大恥吾欲以大政委秀次自將入朝鮮直取燕京與諸君分之遂奏請外征下令造巨艦于伊勢使九鬼嘉隆督之促命沿海諸國皆具戰艦峙糧芻家康亦輸伊豆材大治舟艦母氏聞秀吉航海憂懣不食秀吉更議使浮田秀家代往而建行營於肥前那古耶以爲策應○十

部署諸將

二月秀吉定軍令以浮田秀家爲元帥擇西海南海諸城主分

爲八軍、加藤清正率一軍、鍋島直茂・相良賴定屬焉、小西行長率一軍、宗義智・松浦鎮信・有馬義純屬焉、二軍迭爲先鋒、大友義統・黑田長政爲第三軍、島津義弘・毛利高政・伊東祐丘等爲第四軍、福島正則・長曾我部元親爲第五軍、蜂須賀家政・生駒親正爲第六軍、小早川隆景・毛利秀包、秀包、元就第九子、立花宗茂爲第七軍、毛利輝元爲第八軍、九鬼嘉隆・脇坂安治・加藤嘉明等將水軍、豐臣秀俊尚弱、藤堂高虎代攝屬水軍、兵凡十五萬、竢期航海、家康及前田利家・上杉景勝・蒲生氏鄉・結城秀康・最上義光・畿內東北侯伯等、從秀吉于行營、遙爲聲援、佐竹義宣・伊達政宗・南部信直等、隸家康、兵凡十萬、織田秀信・淺野幸長・中川秀政・石田三成・增田長盛・大谷吉隆・糟谷武則・片桐且元等、分將遊軍、以備後援、期諸道兵以明年三月悉會那古耶、處分已定、乃以內大臣秀次爲嗣、上表乞老、請以秀次襲關白、自稱太閤、而軍國機務、秀吉皆處決焉、○家康請停沙金、更造橢形大小鈒金、與金錢並行、民皆便之、小鈒重四倍金錢、大鈒什倍、金鈒、京師金工後藤光次所始造、○是歲、回帝與土耳基戰、因始與印度通商、購茶、○文祿元年正月、藤原信輔罷、左大臣豐臣秀次代之、○二月、德川家康帥兵萬五千發江戶、令榊原康政輔秀忠居守、○是月、天皇幸聚樂第、關白秀次享之、儀如戊子故事、○三月、征韓諸將相次而發、秀吉亦發焉、秀吉臨發、召加藤清正、賜以章旗、小西行長賜以駿馬、二人驍勇不相下、而正邪相反、清正心鄙行長、及辞賜出、顧行長曰、我將以此章旗宣威殊域、子旗何用、行長對曰、我起藥商、當用招牌耳、清正笑而止、自是怨隙益甚、○四月、秀吉至行營、諸軍會者五十萬人、師發

家康造大小金鈒
天皇幸聚樂第
清正行長怨隙益甚
師伐朝鮮

那古耶、舳艫相接、旗幟蔽天、至壹岐、風濤適起、諸船碇泊、小西行長銜之、發先達釜山浦、進圍其城、一鼓拔之、斬其將鄭撥、又進攻東萊、破之、斬其府使宋象賢、遂拔梁山鵲院、分兵長驅、州郡望風奔潰、慶尚道頓空、○是月、加藤清正入釜山浦、聞行長已發、乃轉取別路、攻略慶州、斬獲頗多、既而諸軍舟艦相繼皆至、朝鮮王大畏懼、以李鎰爲巡邊使、分諸將守險要、既而行長圍金海城、黑田長政至、伐樹芟麥、填湟而登、守將徐禮元棄城遁、行長略定右道諸邑、又欲取尚州、會巡邊使李鎰至、行長進擊走之、從丹月驛分兵攻忠州、斬其將申砬、遂拔忠州、時清正及諸將會行長于忠州、議分道入國都、清正與行長爭道、撫劍詬罵、諸將居間乃解、分路而進、○朝鮮王李昖出奔平壤、請兵于明、以圖收復、初國都聞李鎰敗也、尚望申砬一捷耳、砬朝鮮名將、李昖倚以爲重、及聞砬死忠州敗、乃分遣王子於諸道、各自徵兵、與世子乃出奔、○行長入國都、○五月、元帥秀家入國都、○六月、李昖奔義州、留其將金命元守平壤、我諸將分路進兵、黑田長政向黃海道、清正向咸鏡道、行長向平安道、行長攻拔平壤、獲糧食、走命元、時漢城・開城・平壤号爲三都、至是破、行長既捷、遣使漢城、謂諸將曰、將濟鴨綠江、直入明、敢請後繼、諸將報曰、慶尚・全羅未降、而渡鴨綠、是危道也、不如先取全羅、會李昖在義州、行長貽書曰、本朝伐明、聞足下欲屯鴨綠江、我攻之在近耳、昖得書大驚、遣使于明乞援、○七月、明主朱翊均聞我兵入韓、乃與大臣議、遣遼東副總兵祖承訓、帥兵五千來援平壤、行長邀擊於安定、殲之、承訓僅以身免、○加藤嘉明・脇坂安治等、與韓將李舜臣戰于巨濟洋、不克、來島康親死之、○清正入咸鏡道、與韓將韓克誠戰、獲克誠、遂進抵北境會寧府、虜二王子及其大臣黃赫・金貴榮等、初清正向咸鏡道、擒安城居民、令鄉導、行數百里、遇

王奔平壤
三都破
清正虜二王子

北道兵使韓克諴於海汀倉克諴兵善射清正退入倉中日已暮清正出其穀石列置爲城多發砲韓兵潰乱克諴收兵退欲俟大明更戰清正潜行環克諴軍會天大霧我軍從四面大呼突起克諴軍驚潰悉陷泥淖中死者無算克諴遁入鏡城清正追擒之尋執二王子以下數十人進入女真拔其一城而還○秀吉母氏大廳薨（自秀吉之西母氏憂念成疾至是危篤秀吉兼程歸覲至京師則母氏既薨秀吉慟哭大悔）○八月浮田秀家攻朔寧拔之獲其守將沉岱（岱好學慷慨以國事自任而不閑軍旅一戰授首云）○筑紫廣門攻全羅道不克而還

秀吉再赴行臺

○九月秀吉再赴那古耶行臺天皇勅勿入韓（秀吉母喪既除故復至也）○石田三成蜂須賀家政攻江原道不克毛利高政援至大捷○十一月咸鏡道巡使李希得以兵三萬軍于咸興北鍋島直茂率兵三千邀擊大破之斬首千餘希得遁去（初清正之北行也直茂相良頼定等留守永興徇下德原咸興等從也咸興清正反自鏡城韓將梅天率兵二萬處梁養山寨其皈路清正與戰破之擒中俘斬甚多直茂等來迎清正還次安邊益築全山福州與直茂頼定等竭心綏撫土人愛戴焉）

沈郎議和

○行長在平壤聲言且暮渡鴨緑江韓王告急于明明主大駭命諸道大徵兵命李如松等出師石星獨持和議薦市人沈惟敬遣之惟敬至朝鮮以書贈行長卑辭厚幣以請和行長悅而面議惟敬務以弭兵爲已功曲從因言歸取明主旨而來行長竢報不發惟敬報答不至行長怒剋期渡鴨緑江○是時如松已渡江而行長所遣間諜皆爲韓將所虜消息不通（○是歲(唐)明朝始傳天主教(日)始以金銀絲織錦）

明朝始傳天主教

明兵大至平壤

○二年正月正親町天皇崩○是月朔明將李如松大舉至平壤行長始覺和議詐僞分兵登陴則明兵已蟻附于城行長捍禦頗苦棄外郭拒杜丹臺告急鳳山寨大友義統恇撓棄寨奔王城行長知援不至夜收衆渡江奔龍山寨黒田長政聞之自白川率兵迎殿而退明軍不敢尾大同江以南諸寨相議皆撤軍退王城小早川隆景在開城獨不肯秀家屢遣使促之乃撤開城距王城三十里而陣毛利秀包立花宗茂屬焉無幾明師入開城三奉行等恐韓人爲内應收王城士民數百人悉殺之如松既抵臨津韓人編藤造橋衆乃濟時宗茂與明先鋒查大受韓將高彦伯遇礪石嶺擊破之斬首一百餘既而如松率蕃漢步騎十萬陣于碧蹄館隆景奮呼厲衆邀擊明軍大敗如松墜馬幾獲斬馘無算（如松嘗以勇武聞平壤之戰以譎詐得捷氣益驕至是一敗塗地始知我士衆甲兵之健且利過于明國氣大沮喪）

碧蹄館之捷

○三月在韓諸將與明兵相持遷延彌日韓兵所在蜂起乃遣使行臺乞援秀吉使毛利秀元加藤光泰等將兵六萬往援乃攻晋州城大敗還韓都當是時我將與明韓諸

和議復起

將皆倦于戰和議復起四月李如松遣惟敬來見行長申前議媾和行長等申報行營遂縱火王城撤軍釜山竢和議成行長遣小西如安與惟敬俱往明

秀吉放大友義統

○秀吉正大友義統鳳山避逃之罪放之于長門又放其子義延于武藏（義統其先曰能直源頼朝庶子冒外姓建久中受任豊後至義統二十二世終不祀）

明使謁秀吉

○五月與明講和明使沈惟敬來那古耶謁秀吉（先是惟敬往復再三納賂行長議冊封及還韓俘行長及秀家三成等皆不學無術以入貢爲鄰交之礼以封冊爲封秀吉於明國王喜受約至是秀吉聞其說忻然許之厚享惟敬遣皈令小西如安偕往遂命外征諸將皈俘且斂兵以待和議之定）○六月加藤清正送所虜韓二王子及其大臣黄赫金貴榮等清正厚待俘囚皆感泣而去○是月秀吉怒晋州失利命諸將合兵又攻之清正憤行長唱和（先是韓人最畏清正勇武稱曰鬼上官行長與清正不相能沮格其功遂定和議撤兵而去至是清正憤恚遂攻之）先衆向晋州城堅不拔清正造

鬼上官

造龜甲車

龜甲車裏以牛革募壯士乘而進穿城址黒田長政亦勇戰遂拔之斬城將徐禮元等殲六萬人七月如松等班師諸道戍兵亦多罷時明國衆言紛紜獨石星堅持和議沉惟敬與星親密欺誕百方故再有使命及聞我師拔晋州疑和議敗拘小西如安於遼東不許入

秀吉欲親征議事

○秀吉待惟敬報問久而未至自謂爲惟敬所欺欲親征會列侯大臣議事秀吉謂家康曰征韓諸將不勝任我親征之本朝之事盡委卿家康艴然曰殿下親征我安獨留請先往征之淺野長政謂家康曰殿下爲狐所蠱君勿怒焉秀吉大怒蹶起叩刀曰長政不遜長政曰方今海内苦調發老弱疲漕運殿下今日西征明日乱作臣若有罪甘伏斧鉞秀吉不懌而罷居數日肥後人梅木田民部叛

狐憑可怪

隨八代城秀吉聞警大愕遽召長政曰吾釋汝罪遣汝子幸長討賊已而國人殺民部乱平○八月秀吉妃淺井氏生男秀頼秀吉大悦委軍務于前田利家還大坂○九月朝鮮王昖復皈國都

家康延聘藤原肅

○是冬德川家康延聘藤原肅開講筵諮詢治道肅字斂夫播磨人中納言定家十二世孫參議爲純子也嘗游京師專肆力理學尤潛心於四子新注始

理學權輿

表章濂洛關閩之書我邦理學權輿乎此初惺秀次貞避游西肥豊臣秀秋在行營以有旧爲客家康聞其賢時時延見訪以聖學之要心敬重之學者翕然稱曰惺窩先生

築耳塚

○是歲秀吉収前後明韓之馘封于京師方廣寺前爲京觀世呼爲耳塚○是歲回與土耳基人戰于何牙利蔦立塢南洋以分葡萄牙人之利英王與法王合約攻西班牙

大城于伏見

○三年正月秀吉大城于伏見課天下諸侯伯輸大石鉅材以助役○秀吉有以秀頼爲嗣之意乃欲爲秀次別築大城以大坂與秀頼李明國和議既起先下令留行營及朝鮮屯戍自餘諸將皆罷皈以興土木

賞花觀游之盛事

○三月秀吉游大和觀吉野花又游醍醐賞花夫人姫妾皆從預命諸侯警衛道路觀游之盛自古未有也○五月家康適伏見視役○九月小田原城主大久保忠世卒子忠隣嗣忠鄰爲德川秀忠傅以純良稱焉○十月朝鮮遣使于明請定和保國明主延見小西如安命石星及諸大臣授如安筆札面議東闕詰兵爭巔末十餘條如安承星意信筆解辨務爲恭順語星又修飾改定進之封儀乃決○是歲豊臣秀俊卒無嗣國除秀俊驕虐殊甚一日遊吉野臨蜻蛉瀑逼侍臣投水侍臣恚拉秀俊俱溺云○是歲意天文家搭里劉作寒暑表英始設官銀号

○四年二月會津城主蒲生氏鄉卒于大坂子秀行嗣氏鄉雄豪雖爲秀吉所遇受大封爲其所忌及在那古耶石田三成數譖之嘗嘔血得疾告之國少瘥力朝京師遂如大坂秀吉陽善視之氏鄉知見忌不自安乃請提兵航海直掃定明國未及上而卒秀吉嘆惜焉

淀君

○三月伏見城成秀吉徙治焉既而置其姫淺野氏于淀以爲別館世因呼曰淀君○六月秀吉下令始撿實天下田

秀次有罪自殺

○七月關白秀次有罪秀吉逐之高野奏請削其官爵廢爲庶人廼遣福島正則等於配所賜死秀次遂自殺初秀次驕肆無度性又殘忍屢登城樓放銃殺人正親町上皇之崩不數日出獵朝鮮之役秀次留京師日事盤樂

殺生關白

黒田孝高諫之不納及秀頼生威權漸衰自後每出獵竊齎兵仗警衛甚嚴石田三成增田長盛等數毀短之秀吉以爲叛至是召執之放于紀州高野山尋賜自盡又收其子及姫妾數十人處斬瘞尸於一坑標曰畜生冢

畜生冢

秀吉禁耶穌教

○是歲秀吉禁邪教初西洋人託商賈來本朝唱耶蘇之法至是秀吉怒其惑民乃收伴天連六人及其徒二十余人械送長崎磔之○是歲荷始造兵船西王伐法蘭西克之

荷蘭始造兵船

○慶長元年五月詔以德川家康任内大臣豊臣秀頼任從三位中將

諸軍凱旋

○六月外征諸將置戍于釜山而凱旋

京畿地震

○七月京畿地大震時伏見城亦壞壓死數百人先是加藤清正以三成等讒不得見於是從卒二百人省秀吉叙戰勞訴石田小西之誣秀吉召見清正推問海外軍狀因泣下曰汝自襁褓長我膝下所爲皆能肖我遂善遇之時震仍不止家康入謂秀吉曰盍馳使者問官禁秀吉曰吾當與卿親往遂出左右不屬而家康騶從如儀有近臣行扯家康袖者家康不顧秀吉脫刀授之曰吾老矣覺刀之重矣以煩從者家康捧持乃授井伊直政已而秀吉從兵蹕至遂入朝還過方廣寺前見大佛倒裂罵曰夫安置佛像爲鎭國家也而其軀猶不能保何補於人乎乃彎弓射之後更鑄銅像

秀吉射佛像罵其不靈

○秀吉命修伏見城改

明韓使至

小人姑息之見亦可畏也承兌若從行長之言使豐公信以爲實得王明國則王及他日事覺不啻彪怒裂冊書也再征朝鮮

作館于木幡山賦役諸侯益窮壯麗○八月明韓使偕至伏見九月秀吉召見明使楊方亨沈惟敬惟敬進封冊金印冕服翌日饗使者秀吉着明服命僧承兌讀冊行長私囑曰冊文與惟敬所說或有齟齬子且諱之承兌不聽入讀至曰封爾爲日本國王秀吉大怒立脫冕服抛之扯裂冊書罵曰吾掌握日本欲王則王且吾而王如天朝何髯虜何與焉乃召行長併明使誅之行長曰事由三奉行之託非臣所專乃出三成書數通證之承兌亦切救解秀吉怒稍釋三成方有寵事寢不問即夜下令逐明韓使遂徵西南諸道兵十四萬再命西征以次年二月爲期拜小早川秀秋爲征韓元帥尚幼以黑田孝高充其參謀使加藤清正小西行長復爲先鋒謂行長宜立功自償也沉惟敬

改築釜山元帥府

韓王將妃嬪奔海州

以無復書屢因行長哀求之不得秀吉憫明人遠來遣柳川調信追賜銀物若干移書朝鮮責其罪時調信私囑黃愼曰太閤再征意已決矣速獻三道使王子早來謝不則貴國復被禍矣愼大恐惟敬猶疑其虛喝是冬行至那古耶見沿道諸藩皆修戰艦乃大驚去朝鮮告變于明○是歲西洋商船遇風至土佐葛城浦舟人多死秀吉遣増田長盛撿之藉沒其載給蠻人以米酒修舩還之○是歲匣檢出尖山

○二年正月加藤清正小西行長先期踰海行長軍釜山浦尋改築釜山爲元帥府清正自機張攻梁山陷之軍于西生浦韓人懲創前役逃竄駭散清正榜諭居民勿敢擾亂○二月元帥秀秋及諸將相繼而發兵合十四萬以其多諳外事者秀吉不復出焉但置吏那古耶督糧運○朝鮮王昖將妃嬪奔海州國復大亂昖之奔海州也告急于明行長怨清正益深潜遣間諜告朝鮮曰清正首破和議故今再來及未上岸邀擊則可禽焉昖乃命全羅水軍將李舜臣出兵舜臣疑其詐不輕進同寮元均忌舜臣功譖之遂逮捕下獄均代領其軍

其言也善秀元果用此誠則削弱之禍何由至矣

○三月我軍悉渡海而漕運未達諸將不能進勸聲言朝鮮獻三道如約乃班師明主翊鈞聞朝鮮報大驚讓沈惟敬惟敬佯諾先如朝鮮說弭兵又使邢玠楊鎬麻貴劉綎赴援明主皈罪於石星執下之獄尋死忠淸全羅慶尚三道皆朝鮮要地惟敬欲攬以收功約割之而朝鮮實不受命明亦不知也是時明屢促惟敬弭兵我軍日求三道惟敬益窮○六月前筑前國主小早川隆景卒隆景爲人英邁沈毅秀吉敬重屢引參大政嬖幸忌之不能中傷及病革遺狀誡姪毛利輝元曰天下不久當分崩子愼保四境勿預外事子之才創業不足守成有餘若越境爭覇盟則削弱之禍必至矣子銘心勿忘○中井積善曰予平素數當時豪傑必先僂指於小早川氏蓋始焉明智之亂謂天啓羽柴曉藝侯無與抗矣終焉揣禍亂未熄大任有所歸也勸藝侯無與爭矣可不謂智歟且其於豊家也方夫徵知其興方夫顯知其亾智亦深矣身在行間數十年所向無敵朝鮮之役斯翁矍鑠擄明人新勝之鋭夫勇冠華域者爲之膽落神沮焉撤營之策無亾矢遺鏃之費而使虜不敢窺焉實非匹夫之勇矣當于戈倥

水軍大攻破閑山

慶尚全羅盡定

傯之日興學執俎豆使臣民謁乎趨禮讓爲近乎仁矣大閤倚以爲重譲夫側目無間可乗者宜矣傳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小早川氏有焉○秀吉下令曰不奉約則當侵韓地穀熟進入全羅以攻諸城時沈惟敬在南原聞之貽書清正曰我邢總督大兵七十萬且至不若蚤退軍清正答書曰韓人恇懦不足畿又與明人快戰乘勝一炬燼北京何慶如之惟敬知禍逼因行長投化于我行長許之邢玠次山海關總督軍事素嫉惟敬恐其再生變誤國令別將楊元率兵三千陰備之於是惟敬自南原奔釜山元追擒之玠竟誅之而我與明遂絶○七月我水軍藤堂高虎脇坂安治加藤嘉明等議攻韓將元鈞於閑山唐島大破之八月行長督舟師邀擊于加德島又破之獲均進陷南海順天遂與清正合兵圍黃石城拔之獲其將郭趍趙宗道柳文虎我軍遂分二道赴南原攻走韓將楊元進入全州明將陳愚衷敗走於是慶尚全羅盡定○水軍別將菅正陰率二百舡進勸與韓將李舜臣戰于碧波亭下敗死閑山之敗

韓人悔出李舜臣于獄用之韓水軍復振○是月準三后足利義昭薨義昭爲人昏懦無將帥之量頗喜文詩其在配所吟詠自娯後還京師至是薨

義昭薨

○九月毛利秀元進兵全義舘黒田長政爲先鋒進與明將解生楊登山牛伯英遇于稷山克之○十月諸將以天漸寒退師清正屯蔚山行長屯順天島津義弘屯泗川諸將連營與釜山元帥府相犄角○十二月明將邢玠麻貴楊鎬將明韓兵數十萬攻圍蔚山清正與淺野幸長堅守不屈時清正在機張會淺野幸長來見蔚山土木途聞明軍大至進戰不克入蔚山嬰守明軍不知清正所在悉謀圍攻幸長等堅守遣使告之清正聞蔚山事急乃勒兵五百人賫米塩乗艇赴救與虜哨船遇擊走之遂得入城虜合諸軍四面仰攻清正令士卒投大木巨石擊卻之即夜與數百騎襲斫虜營大獲而還巡城中坐丘指揮虜更起飛樓以佛郎機自丘山狙擊城壘震裂衆愕貽欲避清正堅坐叱使勿動虜以爲準低乃撻架更發丸自頂上過於是清正與衆爭起而下虜望見以爲的中盧發不已既而設伏四面焚攻貝佯退走數里諸將欲追之清正曰是誘我也固閉不出虜多從林薄出圍復合衆服清正膽略機警清正以救援未至佯約降緩師黒田孝高在梁山使人報釜山趣援蔚山元帥秀秋與諸將同發遂會師于西生浦刻期救焉○是歲荷與噶羅巴通商互市英始得時辰于日耳曼土王伐匈牙利人

蔚山苦戰

清正膽略機警

○三年正月元帥秀秋擊高策於彦陽破之遂與諸將鼓行指蔚山楊鎬麻貴解圍遁走吉川廣家黒田長政麾衆而馳翌且後藤基次諜焉適濟水得邦制一馬韃以謂騎有濟者直蹙明後軍大兵從之蜂須賀家政等自昌原至小西行長兵亦自海上至蔚山諸將望之鼓譟出城三面夾擊虜大敗績委棄甲仗如山我師逐北斬獲無算明將吳惟忠弟國器殿戰遂挺身走○二月邢玠分兵爲水陸四路置大將中路李如梅東路麻貴西路劉綎水路陳璘各守汛池欲相機決戰我兵亦分守要害清正據蔚山行長據栗林義弘據泗川○會津城主蒲生秀行坐其臣專權削封徙下野宇都宮

蔚山之捷

封上杉景勝於會津初秀行之母織田氏有殊色秀吉召之弗聽秀吉脅之家臣交勸其往織田氏削髮以死自矢秀吉怒秀行柔懦旧臣驕傲於是有挾私相殺者秀吉乃收秀行封百萬石移之下野食十八萬石織田氏信長女

織田氏之節所謂疾風知勁草者

○四月秀吉使人如朝鮮留元帥秀秋及清正行長義弘等十餘帥以兵十萬屯焉其餘悉撤還○六月秀吉有疾外征諸將罷皈乃召見慰勞賞罰有差○八月前關白豐臣秀吉薨于伏見城年六十三詔贈正一位秀吉寢疾自謂必不可起秀頼幼中列矦大臣無所統一而海外結禍乗喪來犯亦不可知內外分崩變故難測能靖此難者無若德川氏迨今授以大任則我家頼以無事乃召家康託秀頼家康固辭而出秀吉召三成長盛告之三成造滕曰殿下以天授之資草創大業何以一旦仕諸他人若以遺孤托臣等願以死奉之且殿下多年総攬英雄今也謀臣如林後事不足憂也秀吉頷之更置大老奉行及中老既而秀吉知置諸老之非乃謂家康曰以卿固辭誤大計今悔何及卿其首專大政以靖邦家遂召諸奉行及重臣告之因使乞盟焉至是遺命居利家于大阪護嗣子留家康于伏見秉大政又遣長政三成召還在韓諸將既而命侍臣姑秘喪言畢而瞑三成素憚家康而長政與家

外征諸將罷歸

秀吉薨

置五大老三中老始于此

康善乃欲沮之及家康入問疾三成使人要路客告家康乃還竊自謂天下自今多事即日遣子秀忠就國是月客葬秀吉于阿彌陀峯址令長束正家造作焉又以遺令建祠廟于兆域西○頼襄曰駕馭天下之羣雄使其盡爲我用而不我叛者何以致之乎與土地金帛不啻乎授高爵顯位不惜乎世稱豊臣太閤之能駕馭群雄恃此二者嗚呼使太閤果徒恃此二者則元弘建武之政是已足利尊氏是已元弘建武之事姑置之如尊氏所使皆其家臣用以夷其敵隨與其土地而已是易爲力也太閤之定天下割據之國存而撫之同列之人服而用之不止其故臣也其勢之難如此况足利氏之將帥皆庸才耳而猶不可制方太閤之時其布列天下者槩希世之雄也而欲用尊氏之所施誰肯爲其用而不敢叛哉所以盡爲其用而不敢叛者必有術焉曰中其意也曰出其意也中其意是以感喜之於出其意之外是以畏服之天下之群雄感喜畏服於我我之於天下何爲不成何欲不致是太閤之所以鼓舞顛倒一世而使其不自知其故也故有及時輒予者有未當與而與者有當與而不與者有既奪而大與者有分與而鬪之者故太閤喜用土地金帛爵位以濟其術非專恃土地金帛爵位也○是月明麻貴再攻蔚山清正率鋭士接戰屢挫之立花宗茂自釜山援至途敗明軍進抵蔚山與清正夾擊貴解圍而走○明將

天下自今多事

石曼子

諸將振旅

劉綎來攻順天行長擊卻之○十月明將董一元茀國器帥兵十萬攻義弘八壘夾晉江而軍義弘在新寨不敢出敵連拔三四壘乘勝直來新寨義弘與子忠恒奮擊大破之追奔斬首三萬餘級明兵潰走僵尸二百餘里韓呼島津爲石曼子最畏憚焉○岡田僑曰薩兵勇而輕死至今遺風猶存亦足有竜伯兄弟養士有素焉其謀畧戰攻之跡多可稱道而宜功於天下者爲征韓新寨之捷當是之時主沒於內兵連於外天下恟恟如蹈薄氷向使惟新無新寨之捷則韓兵尾擊躡我後十萬軍卒爲海外鬼未可知也庚子之役侯伯抗東師既還流竄失國者不可勝數而島津氏封土依然雄峙於鎮西豈不以其有大功於天下也哉○十一月元帥秀秋與諸將收軍而還明軍追擊圍行長於海島清正義弘返戰大破明軍射殺李舜臣獲明將陶明宰明軍卻走我師全軍而還諸將遂至伏見謁秀頼諸老勞之盡遣之國家康遣使渡海寄訃故諸將班師時五大老德川家康前田利家浮田秀家毛利輝

萬國記註國史略卷之四　○二十九　五書房梓

譏聞之入古今賢哲之所難免者

傳草綿種

家康議外征之功

元上杉景勝輔翼秀頼五奉行淺野長政增田長盛石田三成前田玄以長束正家參預謀議三中老堀尾吉晴中村一氏生駒親正調停事務而三成長盛等忌家康利家離間之二將乃有隙三成日夜思亂而不便德川氏與前田氏相睦乃密與長盛謀二人陽爲生隙三成求媚於前田氏使長盛結納於德川氏前田氏請享德川氏期既戒長盛告以其陰圖沮之家康疑之不行如是者再利家大恚召細川忠興告之且曰我老矣受侮如是我就國不復預人事忠興諫以遺命之重乃止然二家之釁卒成云○是歲朝鮮始傳草綿種○是歲日波蘭與瑞典戰英阿爾蘭人作亂土亞細亞屬地叛

○四年正月家康與諸老議外征之功以島津父子勳尤著併官田在薩者四萬石予之奏任其子忠恒右近衛少將各賜以寶刀一口餘行賞有差○大納言前田利家護豐臣秀頼徙大阪生母淺井氏從焉○家康在伏見代秀吉行天下之事一日家康觀優於有馬則頼第伏見相驚云有反者事頗有蹤跡井伊直政藤堂高虎相尋至共扶家康而出人情洶然關東諸士在京識者皆爭先護第人服家康能得民心云

此時諸藩分黨相軋

二將交驩如初

自非有忠興之忠告直諫前田氏殆哉

七將連署三成罪狀

○石田三成與增田長束等屢欲攻家康議不諧中止堀尾帶刀病之乃欲與同僚謀調停之遂因井伊直政言之二月諸老奉行等見家康尋戊戌之盟即豐公遺託之盟誓時前田利家嬰疾不來衆請家康往見之家康依違答之既而利家輿疾至伏見家康禮待甚厚利家泣托後事由是二將交驩如初細川忠興與利家爲姻戚往來兩家懼外人指目被蒙笠自操舟遂使二將和親云○三月家康如大阪謝利家其夜家康宿藤堂高虎家三成自謂源管復合吾事不成乃與小西行長等謀襲擊之前田玄以力陳其不可事遂沮家康徙居向島城蓋豐公所築未幾地震而崩今復修焉○池田輝政加藤清正黑田長政福島正則淺野幸長細川忠興加藤嘉明等七將

萬國記註國史略卷之四　○三十　五書房梓

利家臨終之一言

與三成不協合謀將加誅戮家康用本多正信之計和解之諸將不聽乃解三成職屏居其邑澤山時三成密與上杉景勝通謀欲竢明年東西並舉以計家康故肯解職云○閏月加賀大納言利家卒利家罹疾慨曰天下洶洶吾不目嗣君成立而死死且不瞑遂卒子利長嗣尋陞從三位中納言衆推爲大老班在四人下○青山延光曰大哉豐太閤之用人也天下之才莫不捜羅尺寸之功莫不甄錄瑣屑之技莫不拔擢微賤之勇莫不激賞以此誅賊以此汎掃海內以此鞭撻朝鮮明國所向莫不如意可謂偉矣然而至於託孤一事則太閤蓋不能無憂託孤天下之大任也君能知其人而託之臣能當其任而不愧者近古僅推足利義詮細川頼之耳太閤之時非無人也但天命人心已有所歸太閤無奈之何耳雖然在太閤之宿將則不得不任其責而當時宿將莫如利家太閤必有望於利家矣吾觀利家臨死之言蓋慨然當天下大任而不撓其意不爲不壯然徒爲此言於事無益將何以報太閤乎吾聞利家嘗招加藤清正淺野幸長語以論語託孤寄命之章此必有以也夫大厦之傾非一木之所能支然在臣子則必竭力然後已何暇顧其力之不足邪彼利家者非不知豐臣氏必衰而至於不可救也又非不知天命人心所歸決非他人之所能抗衡也然欲爲太閤

竭力而不負其意則不得不擇託孤之人夫輝元之庸才不足以託孤景勝之驍猾權詐不可以託孤三成等之詭譎傾險尤不可以託孤求其人而不得誠懇有餘而權數不足者亦可以報太閤矣此其所以示微意於清正幸長歟嗚呼自利家之死而天下之權日益去將士之心日益離大坂之勢日益孤彼二人者何能爲況二人亦皆勇將未嘗知託孤之義將何以當天下之大任然清正晩年慨然誦利家之言以陷不義爲戒則利家之所以諭二人者蓋出於至誠而二人亦感不能忘可以見矣二人奮區區之力擁護秀頼天下固知其爲末而秀頼不爲無所倚頼則未可謂大阪無人而利家付託之意亦爲不虚然則太閤用人之美於是可見

詔賜号豐國

○四月秀吉廟成詔賜號豐國大明神○五月家康徙居伏見城○七月家康使四老就國於是秀家輝元景勝利長皆還鎭其餘諸將黒田孝高加藤清正細川忠興等皆就國○秋家康自伏見徙居大阪西城修治譙樓○十月流大野治長於下野土方雄久於常陸以圖家康也淺野長政亦坐之屛居於武藏

造小方金

○是歳始造小方金析小版一爲四以行世○是歳[日]始製縫衣機器

○慶長五年二月毛利輝元至大阪與家康約曰自洛以東君制之以西吾制之協心戮力以輔嗣君家康從之輝元還國○家康屢促上杉景勝入覲景勝不聽反疏家康背盟十罪家康大怒遂決意東征令諸道治兵

家康決意東征

○五月家康布東征之令自與其子秀忠從白川進伊達政宗從信夫最上義光從米澤前田利長堀秀治等從津川尅期同進以佐野正吉爲西城留守政宗時在大阪以其封疆與會津相接請先就國家康戒遣皈之○家康出師抵伏見命鳥井元忠松平近正内藤家長松平家忠留守元忠老且病足堂上賜杖家康因慰勞之元忠拜曰留守之任臣與近正足矣會津事勢重大家長家忠皆宜扈從家康曰京畿不保無變四將吾猶以爲少也元忠曰無變則已苟有變則此城先被兵而四無應援臣當死以報國他將

元忠報國老將

不負留守之任

師不宜留以貽敵也因辭曰臣以此爲永訣亦不可知也家康攬涙而別家康遂東下福島正則黒田長政細川忠興京極高次等皆從兵凡五萬餘

三成舉兵伐家康

○七月石田三成舉兵矯秀頼命伐家康三成與増田長盛長束正家大谷吉隆等初吉隆發敦賀會家康師三成使人邀之告以其謀吉隆反覆辨其非計不聽吉隆遂以爲見交友事不濟而棄之不義黨之議檄西國諸侯徵兵遣僧恵瓊於安藝諭毛利輝元輝元許諾馳至大坂三成推爲盟主浮田秀家島津義弘鍋島勝茂小西行長長曾我部盛親等皆與之兵凡九萬三千餘諸侯妻孥在大阪者皆收之城中三成勸輝元徙居西城浮田秀家嶋津義弘攻伏見城毛利秀元攻阿濃津○秀忠發江戸至下野宇都宮家康至小山聞三成舉事伏見留守鳥井元忠馳使告變家康謂福島正則曰諸公妻子皆在大阪去就唯意所欲正則奮請擊三成家康大喜乃引軍還江戸留其子結城秀

康於宇津宮當景勝又遣使於伊達政宗授密旨令備景勝佐竹義宣觀望不出師留平岩親吉統下總諸豪以備之親驅諸將發軍家康自海道秀忠自山道

伏見陷

○八月朔伏見陷元忠及家長家忠死之先是伏見受圍旬日既而外城陷將士皆勸元忠自殺曰未也今日之事殺敵一人則弱一人之力也乃嬰壁乱射殺傷過當敵發火箭焚樓櫓元忠開城血戰七合七克敵衆沓至刀槍交床元忠目一敵兵曰吾本城大將也授我首乃解甲自屠而死

元忠決死於受命之日終始從容處大事如辦家冗實可謂雄偉不常矣

昌幸父子各定方向

○眞田昌幸與其二子信幸幸村將兵從東征至上野遂議使信幸獨東自與幸村皈上田昌幸謂信幸曰今上國兵起吾賞與之汝意何如信幸曰大人受太閤厚恩至今叛之不可也幸村亦與大谷吉隆結昏屬心上國宜與還上田以觀時變兒嘗内府殊眷義不忍叛萬一西師失利願竭死力以請父弟之命昌幸與幸村還上田信幸獨屬關東○岐阜城主織田秀信爲三成守東軍先鋒福嶋正則黒田長政等在清洲石田三成浮田秀家等率大軍至大垣相對未戰正則等攻岐阜

城陷之、三成等援之不及、修大垣壘以爲根據、（東軍諸將福島正則、池田輝政、黒田長政、加藤嘉明等、陣尾州清洲、與西軍相持、未戰、而家康在江戶、親不出、遣使告之曰、敵城在近、卿等未之拔、何乎、於是諸將與攻岐阜拔之、家康聞之發江戶、）○九月十四日、家康至岐阜、進軍赤阪西

關原之戰

軍、諸將乘夜出軍關原、秀家義弘行長僧惠瓊等、背伊吹山而軍、大谷吉隆平塚爲廣軍其後、小早川秀秋軍松尾山、脇坂安治、朽木元綱軍山下、毛利秀元長束正家拔阿濃津來會、軍南宮山、騎卒凡十二萬八千、十五日、黎明、家康進陣關原、騎步七萬五千、福島正則爲先鋒、細川忠興、黒田長政、藤堂高虎、相繼而進、會天大霧、咫尺不辨、正則乘霧進擊秀家軍、長政擊三成軍、忠興擊義弘軍、本多忠勝井伊直政爲監軍、既而三成分兵二千、繞出北山、欲橫衝東軍、忠勝分軍爲四以備之、三成果來

擊、忠勝鏖戰敗之、徑前突義弘陣、又破之、三成與秀家義弘、更督生兵迭進奮戰、長束正家長曾我部盛親僧惠瓊與輝政兵戰、秀元秀秋按兵不動、先是秀元秀秋與安治元綱等、密送款東軍、至是秀秋率兵萬余下山、（是日、戰未接、三成已疑二氏有異、自往諭秀元、約及戰半襲東軍後、又諭秀秋而去、東軍遣監使於秀秋促之、於是東西接戰未決勝負、三成屢舉烽促秀元、秀元不應、東軍屢發砲促秀秋、秀秋亦不應、家康頓足曰、爲豎子所誤乎、馳使發砲不止、黒田長政亦責之、於是秀秋排松野主馬議、皷軍下山、）

家康悔爲秀秋所誤

直突吉隆軍、平塚爲廣橫擊破之、秀秋率生兵復戰、安治元綱等合兵應之、吉隆遂敗死、兩軍接戰、自辰至申、西軍大潰、三成秀家行長等、脫走、義弘收敗卒退去、東軍乘勝追亾、斬獲三萬二千餘、原草爲赤、明日家康遣秀秋等攻澤山拔之、縱兵捕三成行長惠瓊等、進至草津、天皇遣使郊勞焉、（關原之捷、家康令大野治長如大阪、存問秀賴、）

東軍大捷天皇遣使郊

及淺井氏曰、乱由三成、今已平矣、道路之言、不以介意、視之如故、姬中懷危俱者、於是安堵、）○秀忠之西上、眞田昌幸據其城拒守、攻圍數日、城堅不拔、遂解去、至是會家康於大津、家康慍其後期、不見、纔得解、兩將駐數日、命修伏見城、尋至大阪解嚴、四方賀捷者日至、

四方賀捷者日至

○是月、黒田孝高聞大友義統入豐後、攻降之、加藤清正攻宇土八代下小西氏邑、與孝高合兵入筑後、與鍋嶋直茂俱逼柳川城、立花宗茂依清正降、諸將遂率軍臨薩摩境、聞嶋津氏降、解兵各還國、○前田利長從家康令率兵攻小松大聖寺、爲大谷吉隆所詿、不能會師、至是降青木一矩來會、○先是上杉景勝遣直江兼續攻最上義光、

景勝攻最上義光

初景勝軍于長沼、扼險竢、及家康軍西上、班軍還會津、景勝與義光有憾、使兼續率兵四萬攻之、義光乞援伊達政宗、合兵

拒之、兼續屢捷、最上氏殆不支、及關原敗報至、引軍而還、義光與政宗追擊兼續、全軍而還、○十月、斬石田三成、小西行長、安國寺惠瓊、（惠瓊本東福寺僧也、後住藝州安國寺、爲輝元所崇信、太閤引參謀議、竟與三成等比周作乱、故及之也、）

三成行長等伏誅

梟首於三條河原、毛利輝元坐黨三成、削安藝備中備後因幡伯耆出雲隱岐石見八國、僅領防長二國、浮田秀家奔薩摩、尋流之八丈島、放織田秀信、增田長盛、眞田昌幸父子於高野山、徙立花宗茂於奧州、收柳川城、○十二月、家康論功行賞、乃以關東八國立爲根本之地、居江戶城如故、以越前尾張近江伊勢封宗族舊臣、其餘盡爲外藩、賜加賀能登越中于前田利家爲一百萬石、賜肥後于加藤清正爲七十萬石、賜備前美作于小早川秀秋、安藝備後于福島正則、筑前于黒田長政、播磨于

論功行賞以關東八國爲根拠

池田輝政並爲五十萬石賜豐前于細川忠興爲四十萬石賜紀伊于淺野左京幸長筑後于田中吉政並爲三十萬石賜丹後若狹于京極高治因幡伯耆于中村忠一出雲隱岐于堀尾吉晴土佐于山内一豐阿波于蜂須賀至鎮讃岐于生駒一正伊豫于加藤嘉明藤堂高虎並爲二十萬石賜飛彈于金森可重丹後福智山于有馬豐氏美濃高須于德永壽昌伊勢神戸于一柳直盛其阿濃津于富田知信其松阪于吉田重恒伊賀于筒井定次信濃上田于眞田信幸因幡鳥取于池田長吉備中庭瀨于戸川達安豐後日吉于木下延俊或益封或依舊肥前四萬石于寺澤廣高美濃二萬石于西尾光教以信濃之邑賞木曾諸士諸降附之國改立其嗣賜薩摩大隅日向于島津

嫡庶正分禮也

創本願寺

忠恒爲七十萬石賜長門周防于毛利秀元肥前于鍋島勝茂並爲三十萬石以攝津河内和泉六十餘萬石隷大坂賜越前于少將秀康爲六十七萬石賜尾張于下野守忠吉爲二十萬石賜近江澤山于井伊直政爲十八萬石賜伊勢桑名于本多忠勝併舊封爲十七萬石賜美濃加納于奥平信昌其大垣于石川康通賜上野高崎于酒井家次駿河于内藤信成濱松于松平忠頼岡崎于本多康重增酒井忠利秩爲萬石餘各有差外藩以今歲發命舊臣以明歲發命○是月天皇廢皇太子良仁立皇子政仁爲皇太子初秀吉與菊亭右大臣晴季以私讎儲貳遂乱嫡庶之分天皇弗懌至是咨之家康家康對曰臣聞嫡庶正分礼也天皇大悦乃有此命○是歲家康爲僧光壽創東本願寺於京師禮秩如本寺乃令天下門徒分屬東西自是分爲

蘭舶始通互市

經籍刊行文教大興

佐渡金礦始發

兩派初光佐生光壽爲寺主其後妻生光昭文祿初光佐沒光昭母爲秀吉所幸以故黜光壽而立光昭光壽失勢孤立及家康東征光壽潛如關東送款家康爲建一寺於六條東因命名云○中井積善曰一向宗往日之變大君深創艾焉今乃視之善處之厚何與曰是因創艾而然也吾聞東宗頼斯慶也誓以永不離畔到于今世有刺血之盟云蓋大君審知其磐錯之勢未如之何故設此策一則仗公義以分其力一則樹私恩以結其心其爲天下後世慮也遠矣且使一宗位鈞體敵相軋而不相下則制之之柄常在我滔天之禍或可以黙銷易曰豬豕之牙吉蓋亦有似也矣○荷蘭舶至界港始通互市○家康命刊行經籍文教大行家康晩好學術講求治道聘藤原肅使講貫聽之常謂應仁以還君臣相虐父子相賊天下貿貿然唯利之視皆坐不知道也苟欲知道無若書故使天下不乏之書亦仁政之基矣至是命有司擇周易家語貞觀政要等未繡刻者梓以行世文教亦漸敷焉○佐渡始出金初上杉輝虎開金鑛爲軍資秀吉聞其多利徙上杉氏封發堀未獲其利至是發鑛取之○是歲〔明〕將軍李化龍誅賊楊應龍入播州兩畿盗起李三才奏請止礦稅英國船始至〔瑞典〕與波蘭構兵自是十六年〔葡〕此後國事全于西班牙〔英〕英人始設東印度公司尋遣水師駐防

伏見城成

所司代得人

上杉景勝降

○六年正月家康在大阪西城秀忠在外城入見秀頼于牙城列侯諸將盡朝西城賀正○二月伏見城成家康徙居焉○三月詔陞豐臣秀頼德川秀忠從二位大納言○五月安南國都元帥瑞國公上書及方物○是月家康奏增供御之地及廷臣食邑給豐國廟以一萬石遂定寺社田邑○以加藤正次板倉勝重伊賀守爲京師所司代正次尋免勝重獨任之時喪乱新平衆心未一畿甸侈故俗未安新政因置此職上自官闈下至公卿有司公私事務及賦役闘訟禁令刑誅之事皆就取辨勝重奉上御下平誠條達恩威並行裁決如流貴賤拭目推服新政勝重在職凡二十年家康深信任焉○上杉景勝以天下大勢既定因秀康謝罪家康納降八月收景勝封百二十萬石更移米澤食三十萬石復蒲生秀行于會津食六十萬石本多正信請令景勝誅兼續家康曰天下圖叉者何獨兼續令戮之示陋於四方也吾當與天下更始耳○十一月家

置關東奉行
修二條城

康還江戸、令秀忠居正衙、自徙西城。○十二月、家康始置關東奉行、以本多正信・內藤清成任之、青山忠成副之、皆稱職。○是歲、課西諸侯修京師銅駝坊第、設內外堞濠樓櫓天守、世呼曰二條城。○令列侯移築大津城於粟津。○採石見銀鑛。○是歲[日]始作精巧玻璃。[土]與波斯戰。

仙臺
家康入朝

○七年正月、詔陞家康從一位、秀忠正二位。○二月、井伊直政卒、子直勝嗣。○伊達政宗改城盤手澤、徙治焉、名曰仙臺。○三月、家康往大坂、見秀頼、賀正、尋還伏見、後以為常。初、諸藩請會家康于江戸、家康固辭、不許。前田利長不待命而來、家康聞之、遽西上。利長至江戸、見秀忠、遂西上。○五月朔、家康入朝。二日、朝皇太后。○是月、沒佐竹義宣及其弟秋田實秀・岩城貞隆邑、更封義宣於出羽秋田、實季於常陸宍戸。○六月、家康奏請伐東大寺黃熟香。○八月、家康生母水野氏卒、葬于礫川、謚曰傳通院、詔贈從一位。

傳通院
小早川氏亡
大佛火
大泥入貢

○十月、家康至自京師。○是月、小早川秀秋卒、無嗣國除。秀秋、木下家定第五子、初秀吉子養之、欲以為毛利輝元嗣。小早川隆景憂秀秋驕傲、宗家絕後、以姪秀元為輝元嗣、自請而子養之。小早川氏至是亡。○十一月、家康置伏見城番。○十二月、方廣寺大佛火。秀頼以秀吉遺意、改造銅像、資費凡二百三十三萬餘。會鑄工失火、像悉融液、堂宇皆燼、乃權停役。○是歲、大泥入貢。○奧平信昌卒。○是歲[印]荷蘭人來、設東印度公司。[英]阿爾蘭亂平。

家康為征夷大將軍

○八年正月、諸將賀正大阪、遂詣伏見謁家康。○是月、家康封第七子義直於甲斐、食二十五萬石、封池田忠繼於備前、食三十一萬五千石。忠繼、播磨侍從輝政次子、家康外孫也。○二月、詔以德川家康為征夷大將軍、進右大臣、兼淳和奬學兩院別當・源氏長者、錫牛

署傳奏司

車兵仗、秀康以下諸藩士、敘任有差。家康入朝謝恩、天皇賜酒、詔曰、天下久亂、汝能略定之、朕嘉汝功、宜統朕師、以鎮護王室。初、朝廷以家康既致太平、將有征夷之命、屢諭其旨、家康謙讓不敢當、世皆異其聣、列藩羣臣亦交勸之、家康不聽。至是、大納言兼勝・參議光豊奉策命就拜、公卿侯伯盡至二條城以賀、朝野津津矣。○四月、豊臣秀頼為內大臣、時年十一。○始置傳奏司、以大納言廣橋兼勝・參議勸修寺光豊為之。○六月、秀忠使夫人淺井氏攜女千代姫赴京師、結婚於秀頼、女甫七歲。○九月、水戸城主德川信吉卒、無嗣、收其封。信吉、家康第五子。○十月、家康辭右大臣、封德川頼宣於常陸、二十萬石。頼宣、家康第九子。○是月、封立花宗茂於陸奧棚倉、食二萬石。○十一月、秀忠遷右近衛大將、兼右馬寮御監、大納言如故。○家康還江戸。○是歲[唐]妖書獄起、明季三案之一。[波]再伐土耳其、索其前年所賂之地。[法]與英王約、合兵助荷蘭。[英]取

思古齊合為一國。

毎里栽堠樹
定五十三驛
列藩設邸寘孥
置老中

○九年正月、家康使松前慶廣班條令於蝦夷。○二月、定東海・東山・北陸三道里程、以三十六町為一里、里栽堠樹表之。後西南四道皆倣之。東海道置驛五十三。○三月、家康如京師。○是月、黑田孝高卒。○六月、秀忠之京師朝覲、尋還江戸。○十一月、關白兼孝罷。○是歲、西諸侯設邸于江戸、尋寘孥。藤堂・相良二氏首倡此事、列侯皆倣之。○家康以本多正純上野介為老中、封下野小山。○是歲[波]敗土耳其、遂收復其故地。[荷]始設保險公司。[英]與西班牙和、始織緞。[法]亂黨謀叛、事覺盡伏誅。○十年正月、家康入京師、召見朝鮮使孫文彧及松雲、令諸道撿朝鮮俘與之。先是、家康與朝鮮和、令宗義智掌其事。至是義智與朝鮮使共來、家康乃賞義智、以肥前田二千石。且諭曰、貢使之來、卿致之江戸。時家康將老、故有是命。○三月、秀忠率東國諸侯西上

（秀忠紹軍職）（大御所）（南蠻傳烟草種）（改鑄方金）

從者十萬餘人、先入伏見、遂入朝（秀忠用右大將賴朝入朝儀、鹵簿更盛、實爲昇平盛事）○四月、大將軍家康上表辭職、優詔許之、勅以左大臣就第固辭○以秀忠爲征夷大將軍、叙從二位、任内大臣、兼右近衛大將右馬寮御監如故、尋入朝拜命、東諸侯及前田毛利島津諸氏皆從、自是世号家康曰大御所○内大臣秀頼爲右大臣○五月、家康諷秀頼嫡母淺野氏（即高臺夫人）令秀頼來見、淺野氏告之大阪淺井氏（淀君）不欲母子相離、且恐其有變、固辭不遣○六月、秀忠還江户○七月、課諸侯十餘名重修伏見城○左大臣藤原信尹爲關白○九月、土佐國主山内一豊卒、子忠義嗣○十月、家康還江户○是歲南蠻始傳烟草種、秀忠惡其妨農、下令禁播種○幕府命金工光次改鑄方金（○是歲、意與教王不和、起兵爭戰、法是時

（北亜始有糖）（大築江户城）（造錢平價）（高臺寺成）

北亜始國運日興、多利民之事、英舊教人埋火藥於會議堂、欲害王及大臣、不果、葡北亜義利加始有糖、販至英葡等國）

○十一年正月、關東奉行内藤清成、青山忠成、坐事免、以安藤重信代之○三月、大修江户城、課池田福島淺野加藤等十五氏助役、藤堂高虎督其事（是年九月、修築全成、樓閣宏壯、稱天下第一）○是月、家康入京師、將老駿府、相地而行○家康以禁中隘窄、建議令列藩助役修拓皇居、松平秀康督其事○五月、館林城主榊原康政卒、子康勝嗣○六月、命諸侯就國○九月、家康賜島津忠恒姓松平及偏諱、改名家久、自是諸侯有勳勞者多倣之○十一月、左大臣藤原信房爲關白○秀忠封德川頼房於常陸下妻、食五萬石（頼房、家康第九子、秀忠季弟也）○十二月、鑄新錢、足利氏以來、用明永樂錢、至是新錢與明錢並行○是歲高臺寺成（初秀頼嫡母淺野氏創一寺於

（英悟電氣之理）（築駿府城）

東山、以祈故太閤冥福、福島正則加藤清正董役、至是功竣、名曰高臺寺）○京師豪商角倉某疏西川上游、以通丹波運漕、民皆便之○幕府賜書暹羅占城、徵其朝貢、二國尋來○（是歲、唐明棄遼東六堡、徙居民於内地、自是遼左藩籬盡撤、日與土耳其議和、匈牙利亦與土耳其和、法羅馬法皇與維逆司相訟、以帝爲聽判主、英英人議以蘇格蘭合于英、不果、是時悟電氣之理、土與日耳曼立息兵二十年之約）

○十二年正月、豊臣秀頼辭右大臣、藤原忠榮代之○家康課東海道及關西諸侯、城於駿府、二月、就老焉、以本多正純爲執政、時父正信爲江户執政、父子並參大政、權傾一時（正信稱佐渡守、家康念其帷幄元勳也、欲大益其封、正信固辭不受）○三月、輿國寺城主天野康景棄封亾命、尋卒（初康景卒捕一盜、殺之、盜係官邑民、邑宰恃勢、逼康景償命、不聽、乃誣以擅殺良民、本多正純斷其獄不直、康景恚、罵正純而出、家康念其勳舊、且知其無罪、尋欲復之、會疾卒）○四月、越前中納言秀康卒、

（朝鮮入貢）（家康開經筵、羅山首唱洛閩之）

子忠直嗣（秀康英武、且留意政事、及聞其死、舉世哀惜焉、或曰、諸老恐秀康不得嗣、且以爲大閤所子養、有異圖、忌之、故其死頗有蹤跡云）○五月、朝鮮遣其臣呂祐吉等至江户、獻方物、遂至駿府謁家康、自是每將軍禪代、必一來聘○十二月、駿府城火、家康課諸侯再築焉○是歲尾張城主松平忠吉卒、無嗣、從封義直于尾張、食六十萬石（忠吉、家康第四子、義直第七子也）○幕府命角倉某濬富士川、以通甲府運、峡民始知有舟楫之利云（○是歲、唐京師大雨、九衢爲河、官民溺死無算、印葡人來伐、拒之不克、意昔西利火山崩、吐燄三十年不熄、俄與瑞典立約、英譯耶蘇書、三年而成、英人始營室于北亜美利加洲、西是時羅馬教會、欲合全歐洲之地、皆服于西班牙）

○十三年三月、駿府城成、家康復徙焉○十二月、禁行明錢○以右大臣藤原忠榮爲關白○是歲家康開經筵、以博士林信勝爲講師、又以頻年諸蠻入貢、命信勝兼掌書記（自足利氏時、外交書牘之

學

撰。皆委僧侶。至是始用士人。信勝號羅山。京師人。博學無比。朝廷之儀、幕府之制、莫不與聞。為家康所敬重。秀忠屢延見問業。

和蘭始通商

焉。○和蘭使來。請互市。家康許之。始開平戶港。先是和蘭與英吉利俱來和泉堺浦。請通信。不許。至是復來。請互市。後鎖平戶

開長崎港

滿洲勢稍大

港。開長崎港。○是歲。(明)修邊備。是時滿洲勢稍大。(波)疆宇日開。通商于各國。(意)法皇居羅馬城。大天主堂設樂官奄官一千六百人。(日)時有學士某等。講化學。(英)始作指南箱。以便行舟。(土)與荷法通商。

再鑄金人

○十四年正月。江戶火。○秀賴欲修方廣寺。復鑄金人。其費鉅

家久征琉球

萬。○三月。島津家久奉令。遣其將新納一氏等。伐琉球。樺山久高以艨艟百艘先發。抵德島。獲戍者三百人。大軍繼至。琉球國在薩摩直南海上三百五十五里。其先為天孫氏。傳世蓋久。永享中。足利氏命隸屬于薩。天正中。屢來朝貢。及征韓議與。琉球王寧失秀吉責。惧而不至。家康以海內帖服。蠻夷入貢也。令家久屢招之。而不至。家久請討之。○是月。薩軍入琉球。攻那覇港。琉球設鐵鎖于津口。列巨熕守之。津傍有山險。多

蛇蝎。琉球恃之不置戍。薩軍放火藉山而上。遂取要溪灘。至千里山。戰不利。轉攻虎竹城。拔之。五戰至國都。王尚寧面縛出降。擒王子大臣數十人。禁鈔略。安撫國民。置戍而還。出兵六旬。琉

琉球盡平

球悉平。家康賞其功。以琉球與家久。永為隸屬。分其租稅之半。

伊勢太廟成

以授尚寧。○四月。伊勢神宮成。每二十一年改造。定為恒典。○九月。徙封藤堂高虎于伊勢伊賀。食二十三萬石。○廷臣猪隈教利等有姦罪。發覺。使板倉勝重與廷臣會議處刑之事。十一月。處侍從猪隈教利斬。流宮女五人于八丈島。竄少將忠長雅賢等五人于松前隱岐各島。前年教利等結伴蕩遊。密勾宮女五人姦之。家康命所司代糺問得實。天皇欲處以極刑。家康有所建議。乃從寬典也。○十月。家康使諸侯質妻子於江戶。

諸侯會同踰年就封

諸侯之會同于江戶者。踰年就封。著為令。且禁西諸侯造戰艦

○十二月。徙封德川賴宣於遠江駿河。食五十萬石。以安藤直次為傅。賴宣聰敏雄邁。家康鍾愛之。將俟其長。予以駿府。因權以濱松為賴宣治所。○是歲。秀忠再錄宗義智功。聽其如朝鮮互市。為定其船額。後復命增其額云。○是歲。(印)英人始通商于印度斯坦。(意)始作遠鏡。(日)是時天主教與耶蘇教。或聚或散。(英)哈利亞精于天算。始以遠鏡辨日中黑子。(西)國運漸衰。不能復振。(土)淡巴菰始自西方傳來。

築名護屋城

○十五年二月。家康為義直城于名護屋。課諸侯助役。○二月。秀忠如駿府。○閏二月。沒堀忠俊封三十萬石。流陸奧岩城。忠俊幼冲。其臣堀直清與弟直寄爭權。相軋。藩政大亂。故有此命。○三月。秀忠將還江戶。家康殊愛義直賴宣賴房三子。囑秀忠曰。我百歲後。汝善視三弟。秀忠

紀尾水三親藩

方廣寺再興

謹聽命。世稱紀尾水三親藩曰三家者。蓋由于此。○六月。秀賴再興方廣寺。以繼先

志。堂宇宏麗。殆踰舊制。蓋家康令諭造之也。○八月。細川藤孝

藤孝諳練朝章

卒。藤孝少好學。諳練朝章。家康屢遣永井直勝于京師。問禮於藤孝。於是江城制度儀典。多其所定云。○是月。島

琉球王來獻方物

津家久率琉球王尚寧至駿府。謁家康。又造江戶。謁秀忠。獻方物。○本多中務少輔忠勝卒。○十月。申禁藝烟草。○是歲。家康

許廣東商舶互市

許廣東商舶互市。初足利氏與明國通互市。交印以勘合。大內氏世掌之。天文中。大內氏亡。失勘合印。加以喪乱。互市遂絕。比年明商舶多至。家康乃命執政贈書福建官司。請依故事復勘合印。不應。因告諭廣東商人曰。汝等來我國宜任意互市。若有姦盜。即立戮之。

安南入貢

○安南入貢。○是歲。(意)始見木星小月。(日)耶蘇教又與羅馬教相攻。(荷)人之出海貿易者。其數幾與國中居民相埒。(法)帝為乱黨所弒。幼主立。母后攝政。與英盟。

○十六年三月。家康如京師。遣織田長益。促秀賴來見。淺井氏恐其有變。弗聽。加藤清正淺野幸長。並請臣輩以死守郎君。淺井氏乃遣秀賴。家康迎享諸二條城。清正幸長護秀賴。遂拜豐

國廟而還○初天皇欲以家康爲太政大臣賜菊桐章使人諭內旨家康固辭不拜至是奏請錄祖考乃追贈上祖大炊助義重從四位下鎮守府將軍父參河守廣忠正二位大納言○天皇禪位皇太子在位二十五年改元二曰文祿慶長後六年崩年四十七葬泉涌寺

是歲辛亥

後水尾天皇 諱政仁後陽成帝第三子母中門院近衛氏前關白前久女

紀元二千二百七十一年辛亥　歲明神宗萬曆三十九年　洋千六百十一年

○慶長十六年四月天皇即位尊先帝曰太上天皇九條幸家關白如故○五月家康命諸藩修上皇宮置供御之田又獻御府所亡失秘籍寶器流傳在東庫者○是月加藤清正卒子忠廣嗣清正勇敢果决而忠厚天至其相秀頼見家康也防虞頗密既還懷出匕首流涕曰今日聊報故太閤之恩至是病卒○淺野長政卒長政深得家康眷顧每侍圍棋及卒家康大痛悼遂不復棋云○八月阿

申禁天主教　諸藩乞互市　開漕運利

嫣港酋來請互市秀忠許之召見賜朱章先是阿嫣港人要我賈舶殺三百人後港商二百人至長崎奉行長谷川廣智殲之至是港人悔罪來謝因給印信遣還之○京師人田中莊助上言聞小呂宋國多黃白金請往試之官許之是秋莊助還獻五色羅紗蒲桃酒等○九月置荷蘭人耶揚子於江戶東郭耶揚子有所告訴申禁天主教令南禪寺僧崇傳諭其徒改皈佛教弗從者處以流竄時外國乞互市者二十餘國乃以長崎爲互市場禁他港碇泊又患互市奸闌置権務于長崎使奉行長谷川藤廣鈐轄之○十月角倉某鑿溝引鴨川以通伏水之漕西東二漕之利輦下至今賴之○是歲疏鑿江戶諸港以便海漕○是歲唐時顧憲成講學東林與廟堂之士議不合遂爲大隮瑞典與丹麥人戰西國中有數百萬摩而人盡逐囘阿非利加

開市廛　修春日祠　鄭子龍歸化　嚴耶蘇禁

○十七年五月前太政大臣近衛前久薨○六月關都下斥鹵爲市廛徙京師大阪界府豪商充之○七月修春日祠給以米二萬斛每二十年改造爲永式准伊勢大廟○關白忠榮罷右大臣信尚代之○九月明人鄭芝龍皈化家康召見推問外事館之長崎○是歲有馬晴信竊修耶蘇教事覺放之於甲斐尋賜死益嚴耶蘇禁○將軍秀忠辟林信澄信勝子爲博士常備顧問眷遇日渥○家康見天下無事欲與民休息以時屬草莽孜孜弗怠每遊畋留意民事民亦愛戴焉○是歲荷王取馬路古諸島英亞美利加各種土人來附

修造皇居

○十八年正月家康課三十四諸侯修造皇居盡年竣功殿閣門牆奐然改觀○家康賞片桐且元大野治長輔弼秀頼之功

議定文臣法令

特命增五千石且元與木村重成以太閤遺命保護秀頼有功治長淺井氏乳母子最見親信漸與且元相軋○大久保忠隣罷職忠隣與本多正信並輔政正信爭權心忌之以事譖之忠隣懼稱病不出○參議池田輝政卒分其封爲三封嫡利隆於播磨忠繼於備前忠雄於淡路○大久保長安卒長安領鑛坑日久遂管天下租稅擅執政賍賄不貲至是長安死而事發覺併收其七子及故吏門客下獄鞫治皆伏誅○二月家康議定文臣法令五條○八月紀伊國主淺野幸長卒無子弟長晟嗣○十月秀忠始置老中職○十二月家康發江戶狩于相摸仲原將館小田原本多正信父子令人報變於仲原曰城主忠隣圖不軌家康遽回駕正信正純並曲證其事家康故遣忠隣于京師尋收其封放之彥根人皆寃焉○野哥教

史曰乱離之際被堅執銳致忠於矢石之下者多矣忠隣以一時賢臣罹无望之禍毫無怨尤之色從容安命能不失臣節於

各國與支那通商

枉屈之中寔其翹翹者矣當時幕府方興而天野康景不殺一無罪終棄封而去忠隣不揚其君之非終幽囚而沒皆衰運之事而非盛世之所宜有此誠不可知者也○是歲荷始與支那通商瑞典與丹麥人和英始與支那通商西禁摩而風俗並毀其書

彗星見

○十九年二月彗星出於東方朝野咸爲不祥秀忠謂侍臣曰客星在大海外諸國必皆觀焉不知何國當之今遷指爲我國凶兆者何所憑據蓋懼者之陋耳秀忠裒然不復問○是月大坂

黑氣衝天

天主閣有黑氣衝天狀如狼烟秀頼命韓人李文長筮之遇否之謙文長占以易林其繇曰人面鬼口長舌如斧斲破瑚璉殷商絶後秀頼母子大懼用幣于鉅祠名刹併禳彗星○三月將軍秀忠敘從一位任右大臣天使就宣焉○高山友祥内藤如安加加山隼人等以奉天主教下獄按撿放之於西洋諸夷配其黨于津輕○四月秀忠修拓江戶城賦役西藩○方廣寺成

作鐘銘分截家康二字

秀頼命鑄巨鐘使片桐且元來告家康將使秀頼以源頼朝慶東大寺之儀落之及期諸公卿僧衆來會初秀頼命僧清韓作鐘銘家康見以爲其文分截家康二字序文亦有所含銘曰國家安康引曰大小釋迦互爲主伴遂爲咒詛林信勝僧天海皆曰大阪反側日久意實弗可測家康怒命所司代板倉勝重詰其文意且停行慶時大儀已張萬衆悉聚以驟停之物情騷然且元馳抵駿府分疏家康弗聽且元陳謝甚力僅了家康微旨所在而還淺井氏疑且元有貳欲誅之且元遂奔其邑茨城淀君遣乳母大藏尼正榮赴謝家康厚饗之溫言慰藉不復及銘詞二女大喜與且元皆告歸上途家康獨留且元九月使本多正純僧天海責且元曰將軍意終不可解右府何以爲信且元請其責不答且元曰請赴江戶取將軍旨二人白焉既而正純出曰將軍意亦與我同耳卿歸而圖之且元遂辭去馳及二女於土山謂曰前將軍遇我以右府表信吾揣

三策

其意蓋有三策焉遷大坂徙他下策也右府托姻娅東行中策也淀君東與林氏同居上策也三策行一庶幾無事二女不言退而相言曰東旨豈至於此是片桐欲賣我君也先歸具言淀君淀君大恚曰吾雖太閤妾也於右府爲生母何屈辱關東哉寧與右府枕城而死乃欲誅且元且元舉族奔其邑茨木

大購遺書修朝延舊章

○家康下令大購天下遺書且會諳練典故者大修朝廷舊章書就獻之京師並定諸國郡邑制度以施行焉又召緇素通文術者數十人親試賦頌

紅夷來貢

○九月紅夷至駿府貢方物獻生虎二頭○安房國主里見忠義坐私修城招客又與大久保忠隣交通國除里見氏世有安房忠義祖父義高以公族得士心乃廢其主奪國至是亡○十月大野治長

移檄召兵

等移檄四方召募客兵眞田幸村後藤基次等應之入大阪城而有土諸侯無敢應者治長意大沮得客兵六萬乃圖城守板倉報之關東家康議西上使秀忠徵諸道兵○板倉勝重置關于淀葛葉以絶行旅嚴禁水陸運輸○是月家康下令戒嚴以

藤堂高虎爲先鋒親將中軍東道諸藩皆從秀忠帥關八州及奥羽諸藩繼之井伊直勝爲先鋒直勝有疾弟直孝攝其事德川家光秀忠世子與松平忠輝居守江戶又諭福島正則黑田長政加藤嘉明留

大阪城守

于江戶不遣時大阪以兵食既足廣議守備因築羅城鑿空濠設柵三重浚外湟引水堰其下流瀦爲大澤皆高壘設樓櫓又連砦于仙波天馬諸港互爲應援海門皆置哨船配兵頗嚴然城中軍議不一互生嫌疑遂以其部下出城者衆矢野正倫寨於今福飯田家貞壘於蒲生井上頼次屯於鴫野而眞田幸村

築偃月城

不欲受他節度別置一軍乃就羅城東南築偃月城獨以其兵

作娘子軍

守焉淺井氏作娘子軍躬自擐甲跨馬巡視諸衛○是月家康至京師松平忠直秀康子秀康先是卒前田利常將兵數萬會焉秀忠亦

家康議攻守授方略

發師步騎十萬。天皇使大納言廣橋兼勝。西三條實條。慰勞家
康。○家康召藤堂高虎等。按圖議攻守。授諸將方略。下令嚴禁
焚掠。令人召片桐且元。且元固辭曰。臣何顏得再謁家康。遣本
多正純邀之。屢引見以參謀議。○加藤重慎曰。且元智慮周密。爲秀頼謀者。無所不至。可不謂
天下之賢傳乎。若使之出大阪之後。直去髮入山。則雖南朝藤納言何以加之。但其武臣而暗於古道也。雜處於關東諸將中。
而終其身。誠可惜也。○十一月。秀忠至伏見。於是四方諸軍水陸繼至。兵

五十萬兵圍大城

凡五十萬。進圍大坂城。家康營于住吉。秀忠營于平野。高虎直
孝進次天王寺。時家康使阿部正之屢巡諸軍。又遣本多正純

家康遣人議和

入城議和。城中依違以答。家康以諸藩無一人應秀頼者。度其必悔。欲議和弭兵。乃命遣正純諭之。
不應。○蜂須賀至鎮。襲穢多崎。陷之。池田利繼。淺野長晟。攻福島
新家。尋入備前嶋。○上杉景勝攻破鴫堤柵。佐竹義宣攻今福。

正倫家貞死之。木村重成單騎馳援。奮戰甚勉。秀頼令後藤基
次出援之。基次聚舸出其中澤。命銃士亂發。景勝義宣兵士。皆
殊死戰。既而城兵以壘柵難守。焚傅勞淵等柵而退。秀忠擇銃
手隷片桐且元。發大碩。多壞城壘。向井忠勝九鬼守隆等。率舟
師抵傳法口。攻擊奪哨船數十。○十二月。大野治長第失火。東
軍意城兵有內應者。自京橋口進。城兵堅拒卻之。幸村與前田
利光對壘。幸村一日出銃手于城外林中。日斃敵兵。利光前鋒與村某欲奪林以爲功。幸村諜知之。潛收其兵。與村
至不見一人。城兵自銃眼指而笑曰。公等索狐兎乎。與村忿。踰濠攀壁。則銃矢交發。殺傷數百人。南條光
明在南壁。其叔父與藤堂高虎相識。高虎約書于矢。射壁上。招
降之。叔姪合謀。欲導高虎兵。期四日黎明。事覺。秀頼與諸將議。
族誅之。而不更其幟列銃。以俟藤堂氏井伊氏合兵傅壁。加賀

越前兵亦逼幸村壘下。皆遇銃而敗。會櫓上失火。敵二百人乘
之而登。幸村擊鏖之。是日之戰。自卯至午。而城兵不損一人。織
田長頼守星谷口。其卒私鬪東軍。乘喧疾攻。秀頼遣北川宣勝
等援擊卻東軍。東軍於是自天王寺口穴地而進。城兵亦穴地
而拒之。東軍休戰。每夜發砲而閧。城兵亦發砲而閧。○家康嘗
令眞田幸村叔父信尹招幸村。幸村謝曰。見危舍義。大夫所不
爲也。於是城中訛言基次幸村皆有貳心。衆心益動。○家康復

家康復和嬬秀頼不從

使人和嬬織田有樂投書本多正純。答以秀頼弗從。六日。家康
徙營于茶臼山。秀忠營于岡山。毛利福島二氏受命。以沙囊截
淀水于長柄。壅大和川于鳥飼。數日而外湟皆涸。諸軍傚之湟
上設竹盾。布鉄楯。所在築埋。摟俯瞰城中。家康布令諸軍。四面

發銃鼓譟。三晝夜。城中震駭。又令射書城內曰。降者有賞。人人
危疑。於是家康使賈人後藤光次往行成。秀頼召羣臣議。皆曰。

家康約三事

不若和嬬以圖後舉。遂令人因本多正純請和。家康乃約三事。
曰。撤外壘。塡周池。遂客兵。尋與秀忠親巡軍者數。既而秀頼遣
使請家康曰。撤壘塡湟。既聽命矣。請爲客兵。加食邑。家康作色

客兵我仇也釋之恩已多矣

曰。客兵我仇也。釋之恩已多矣。何與采邑之爲。使者復至曰。願
避城徙封。以阿讚豫易攝河泉。家康曰。易以房及二總。淺井氏
不欲東行。議乃止。已而勅使至。告家康以將入城諭秀頼。家康
拜辭。邀淺井氏妹尼常光入城。諭淺井氏以待秀頼無他。和遂

交莅載書

成。城中大愕。家康使板倉重昌入城。莅誓。秀頼使木村重成出
莅誓。重成年少。有風儀。盛服騎馬。抵茶臼山營。自轅門下馬。關東諸將。設臚幕中。引重成。重成不揖而入。永井忠勝。土井

諸軍撤圍

家康入朝奏修禁內舊典更正准后親王爵祿

利勝擯之使坐下坐重成不顧而進敘秀頼宜然後退伏焉已而誓書出押血糢糊重成曰淀君婦人恐有疑焉敢請更面刺鮮血前將軍鑱於指曰年老血枯重成爲不聞者遂取血警拜謝而退禮諸將乃還明日、諸軍撤圍。家康命發卒壞夷塹壘、列藩爭受役。本多正純・成瀨正成・安藤直次董之。○家康還旋駕京師。蓋聞大坂有要擊之謀也秀忠下令、令諸侯皆就國。時伊達政宗請曰臣願護行營羨大駕既發二日而罷因獻梅花一枝秀忠大悅賜宴○家康入朝。天皇厭藉出師之勞、家康奏修舉禁內舊典、更正白馬踏歌節儀、及准后親王爵祿、著爲永制。○是歲、林道春等所校諸書、謄爲三本、獻一本、納諸秘府、置二本于駿河江戶。○家康封伊達秀宗于宇和島十萬三千石。秀宗政宗長子幼質于大坂因立次子忠宗爲嗣是役秀宗從軍家康憫之乃有此命○是歲暦宰臣葉向高請皇弟福王之藩遂疏乞骸骨假遣使聘於瑞典波蘭日耳曼諸國

○元和元年正月、家康振旅還駿府。秀忠凱旋于京師、悉罷諸

存牙城一湟

大阪舉兵

烏合之衆易潰

藩之役、尋入朝還江戶。○本多正純等墮羅城、堙空濠、遂及內湟。大野治長大愕、馳見正純及成瀨正成、曰所約止於隳堙外郭、何見迫之甚。正成曰、我唯聞填周湟之命、未聞內外之別也。益發役夫、日夜督責、塹壘悉平、唯所存牙城一湟而已。秀頼不堪憤懣、潛修戰具、復召募客兵。秀頼潛傳檄募兵曰大坂金城也去歲之冬圍以天下兵猶不能拔焉先公威靈之赫亦可以見也今欲再舉以圖恢復有志之士宜來而輔我之不逮也於是四方士復稍聚江戶人小幡景憲有罪亡命大野治房欲用之景憲陰與板倉勝重松平定勝約而往治房告以密計景憲因勝重定勝以通駿府於是大阪事情悉洩而秀頼不之知也○三月、大坂遣使于駿府、乞賑恤。家康曰、我親西上議之。大坂召募有日、得兵十五萬、遂舉兵。家康聞之、以謂烏合之衆易潰、不厭多也。乃下令戒嚴、再徵兵七道。秀忠戒師期、處分仍前規。松平忠輝不喜處守與黑田長政加藤嘉明皆請從軍秀忠許之○是月、京師

家康責秀頼違約舉兵

訛言大坂兵至矣、都下大騷。所司代板倉勝重鎮以恬靜、游服視事。會井伊直孝・本多忠政等帥兵至、屯東寺・藤堂高虎屯淀、以護京師。訛言頓止。○四月、大坂發兵入大和、燔法隆寺、既而家康至名護屋、召大坂使者、責違約舉兵、遂遣尼常光如大坂再論以弭兵。秀頼不聽。大議戰備。眞田幸村曰、城壁既壞、壘塹既殘、無復一侯伯送款者。坐受大兵、非謀也。請速入京師、挾天子以号令四方、事或可濟。秀頼不能用。○是月、家康至京師、尋秀忠抵伏見。四方侯伯、地不僻遠者、相繼而會焉。乃使石川忠總守髙槻、松平利隆・忠雄屯尼崎、山陽山陰南海三道兵並進、上總介忠輝爲大和口總督、仙臺及和勢濃諸軍皆隷焉。上杉景勝留護京師、既而遣常光復諭大坂曰、秀頼即修好、從於他

愼勿作一條槍故態

大阪軍議屢變

所、則當修治塹壘、安緝居民、以復舊封。秀頼不聽。大野治房率兵萬五千、攻郡山城。主筒井定慶棄城而奔。時家康命兩先鋒高虎・直孝進兵牧方、以水野勝成爲大和口先鋒。家康召勝成曰大和口先鋒非汝無可者汝統大和將士有不用命者先斬而後聞與直孝高虎相爲策應期其全勝愼勿作一條槍故態勝成感謝拜命而出勝成聞郡山不守、恐敵焚奈良、單騎而馳。諸軍爭從之。治房不戰而走。與淺野長晟遇于和泉貝塚、塙直之戰死、治房退入城。○五月五日、家康發京師、秀忠發伏見、下令諸軍齎三日糧。既而大坂軍議屢變。是日、諜者報兩將南下。後藤基次出陣譽田林、木村重成軍若江、眞田幸村軍道明寺、長曾我部盛親軍矢尾。若江道明寺矢尾皆河內地以爲應援。六日、基次登片阜、排銃手、邀東軍鬪、銃丸穿股、其騎殲焉。基次裹創再戰、中銃死。薄田兼相

亦戰死。基次勒兵夜發、失道、出古市。軍士悩懼。基次曰、此地據林臨水、戰守皆便宜。飲馬以待且。且日、治長出助基次。幸村陣道明寺、重成陣若江、盛親陣矢尾。基次不知敵有後繼、不告衆而進、至片山、與水野勝成遇、擊破之。尚兼相來援連戰。未決、陸奥・美濃・伊勢諸軍來擊。基次盡亡其兵、以十一騎在山腹、使使訣兼相曰、子勉之、吾將死也。乃復進、中銃殪。還至柏原、死。兼相恥前後之敗、亦奮擊而死。治長來援、大敗。大谷吉胤戰沒。

眞田幸村大敗陸奥軍

眞田幸村大敗陸奥軍。與渡邊尚殿而退。幸村聞急、馳至。尚使人迎而告之曰、吾衆創殘、子請羕之。幸村諾而進、橫邀陸奥軍。陸奥軍長騎戰、勁騎八百、馬上發銃、乘烟馳突、無不摧破。伊達氏毎以此得志於東國。幸村諳知之、乃引兵上譽田東阜。阜中有凹處、就而布陣焉。命其兵皆脫冑委槍坐、以俟指麾。陸奥軍稍近。幸村令曰、冑。及相去數步、令曰、執槍。敵發銃、且馳至、遇槍而沮。又令曰、皆起。敵兵大潰而走。幸村轉陣南阜、收兵、與尚更殿而退。

木村重成戰歿

木村重成戰于若江、破井伊氏先鋒。直孝麾衆繼之。重成奮戰、遂死之。重成與井伊直孝相拒若江堤、擊破其前隊。重成揮槍挺進、所向皆靡。斬敵將山口重信等三十餘人。而其兵死傷略盡、乃據隴而息。敵以生兵乘之。飯島某扼重成曰、盍還城。重成掉頭而進、遂死之。直孝部兵取其頭獻之。前將軍撿之、冑纓無餘、而頭髮有香。前將軍歎惜曰、是預決死也。

冑纓無餘而頭髮有香

盛親擊藤堂高虎軍、破之。直孝與高虎來、追盛親。僅與數十騎敗退。盛親上矢尾堤、望藤堂氏旗、乃退伏堤下。敵先鋒二將以爲走也、進田上堤、則盛親大呼起擊、走之。重成游兵亦來援、遂斬其二將。井伊氏藤堂氏合勢、逼盛親。盛親亦敗退。增田盛次止戰。盛次、長盛子也。嘗仕尾張前役、從東軍。東軍勝、則憂、敗則喜。是役入城、屬盛親。以父猶在、不以名而死。盛親與幸村等自平野退、縱火聚落、而入城。三處之軍皆敗、將帥多死。城中失色。○城中議戰、皆曰、悉銃南出、必一舉決事。因勸秀賴親出。幸村乃策之曰、明石守重屯船場、而敵兵未迫也。臣與諸將軍茶臼山以誘敵。守重從今宮林徑出敵背、舉烟爲號。與臣夾擊之、而王公以中軍繼之、則事或可成也。秀賴從之。士氣頗振。○七日黎明、幸村出陣茶臼山。森勝永陣其東。大野治長又在其東。大野治房陣岡山。御宿正倫在其前。他諸將皆布橫陣。松平忠直當茶臼山、前田利常當岡山。是日二將承家康命、代直孝高虎爲先鋒。列藩諸將鱗次而進。家康秀忠整旅以繼焉。義直賴宣爲後軍。秀忠與左右十余騎、親巡陣列。時黑田長政加藤嘉明從師、望見秀忠、拜道傍。秀忠立馬揖之。二人執轡言曰、敵復大出、是自送死也。殄滅可立俟也。秀忠頷而過。本多正信從、冑而不甲、拘帶衣坐、笋輿從焉耳。長政目送嘆曰、主公常事威重、而大事脫洒。嘉明曰、是德川氏之癖。長政曰、可謂佳癖也。

德川氏佳癖

○眞田幸村與松平忠直本多忠朝戰。初、大野治長至幸村陣。幸村曰、敵已迫、而主公未出、士氣不振。公宜急促王公。王公出、則士氣自倍。治長馳歸、則秀賴既出在櫻門。諸將擁衛旌旗馬標、成列、軍容甚壯。會有流言、親臣欲竣秀賴出而反。故疑懼不進。幸村登丘望見曰、中軍不出、吾族在東、治長其疑我乎。遂督衆而進、縱橫血戰、終死之。

眞田幸村戰死

○菊池純曰、人皆稱眞田幸村用兵神出鬼沒、喜行奇計、有彷彿楠公者。予以謂不獨用兵一事、其出處事行、亦酷肖楠氏。楠公有正行、能紹父之志。幸村有幸昌、能守其訓戒。其櫻井驛與茶臼山、父子飲流攬涕訣別。彼則歷十一、此則甫十六。楠氏之與眞田氏、忠臣

孝子、悉聚一門、一則與南朝終始、一則與豐臣氏偕亡矣。其二氏相似、類之甚哉。夫眞田氏而一日存焉、大坂命脈亦可以延一日也。猶楠氏而不亡、則南朝正統可以維持一隅也。而今其纔與後藤薄田諸客將相比肩、弗能大展其力、猶楠公與名和結城輩同席、而不甚顯其怀。復之無成、奚足怪哉。嚮使大阪悉用幸村之策、速入京師、挾天子以令諸侯、令七隊將士先據伏水城、拒莵津、斷湖橋、連營滋賀辛崎、以壯軍聲、則大事或可集也。惜哉、其所畫策者、相牴牾不行、舉父子之肝腦、悉膏諸鋒鏑、與豐臣氏俱傷偕亡。可勝慨哉。吾嘗數游攝播諸州、徑過所謂櫻井驛、詠懷楠公訣子古蹟。既而又登茶臼山、探討幸村戰沒舊趾、悉爲荒烟野草廢墟斷碣之地。問之父老、莫知其詳者。過而覽者、未嘗不爲之躊躇而悽愴也。抑楠氏父子、殞命勤王、暴骨原野者、獲明主碩儒手筆、大書豐碑、留之不朽、廟食百世。獨至彷彿楠氏者、絕無一人薦蘋藻、吊英靈者。徒爲蒭牧之場、豈非以亡國之敗將、吠堯之桀狗、邪後之吊古士、譏其舊筆、撥揮幽光於無窮者。御宿正倫戰死。森勝永奮戰、斬本多忠朝小笠原秀政、進逼家康麾下。大野治房破前田利光于岡山、乘勢逼秀忠麾下。藤堂高虎井伊直孝等來援。酣戰、未決。家康復遣使議和。城中命撤金瓢馬標、衆以爲有反

夫人氏出城大歸

秀頼母子自裁豊臣氏亾

者各隊潰乱遂棄甲而走郡良列津川親冬執馬標牙旗還秀頼曰臣等不死城外者爲之也今奉還矣伏劔而死東軍乘勢追撃斬首一萬五千級家康進至茶臼山秀忠至岡山會城内大厨火起延及殿守秀頼母子避火天主閣卒入莊中糒倉兵士皆散從者唯親臣侍婢數人而已夫人徳川氏出城大歸（時治長因侍女啓淺井氏曰事已遍矣請使君夫人出城幸爲君子母地乃從之夫人徳川氏蒙焚章衣出城諸御護送焉乱兵如織治長馳使茶臼山告以事家康曰姫親來乎今全母子二人亦何妨使者又抵岡山以請秀忠曰何不與秀頼偕死矣）○大野治長仍恃和議馳使請刑群臣免秀頼母子家康遣井伊直孝等衛糒倉直孝令銃手放二丸於倉中以示絶速見守久呼曰事不諧秀頼母子皆自裁秀頼年二十三治長守久以下三十餘人殉焉既而倉中火起豊臣氏亾秀頼有庶子曰國松

封尸岡山人呼爲骨塚

賜豊家金法馬于二將

家康秀忠入朝

生七歳不知所之家康命捕斬之六條磧尋捜索殘黨獲大野道見長曾我部盛親以下七十餘人皆處斬（大坂城之陷渡邉糺謂治長曰子務力免主君我且竢時走匿江戸聞秀頼死自殺治長弟治氏前仕駿府至是自殺細川忠興庶子興秋入大坂爲將忠興捕殺之古田重然與大阪通謀焚京師最上家親庶兄義成以其邑淸水應大坂皆捕斬之片桐且元與疾赴駿府以豊家夷滅益疾劇到則卒云）○是日家康命駕赴二條城明日秀忠命諸將分守城門封尸於岡山遂旋師伏見燼灰中獲遺金二萬八千枚銀二十四萬兩○秀忠召井伊直孝藤堂高虎賜豊家金法馬各二○六月封松平（下總守）忠明于大阪食十萬石大阪凋殘殊甚忠明盡心整理瘞骨掩骼繕城池治橋道經郊野修市井期年農商復業後二年徙封郡山以大阪爲鎮府置城代管畿西諸國○池田忠繼卒子光政幼命弟忠雄（宮内少輔）嗣封○是月家康秀

修舊樂

新定延式十七條

作武家式十三條

置諸道巡察使

忠入覲尋與公卿諸侯觀雅樂於二條城喪乱之餘朝廷樂部寢復其舊○七月詔停豊國社号廢其祀典徙塑像于方廣寺棟宇不修任其廢頽（初本多正信請毀豊國社家康不聽曰廢置當由宸斷公卿議有此命）○關白信尚罷以前關白昭實代之家康與昭實議奏請撰定廷式十七條（其略曰皇上之務在學古道和歌雖無世用而風習一定其來尚矣亦不可廢也曰三公位次在親王上曰武家任官皆在員外曰朝紳繼嗣必以同姓曰朝紳有賢行才學者妙選超擢不可拘以門望資格曰浮屠賜紫延議考覈不得濫授等）○家康命學士林信勝等据貞永建武二式作武家式十三條頒執政及侯國（其略曰文武之術不可不兼修曰舉賢擇能奬勸良善曰諸侯會同以時騶從有定員曰上下異服曰去奢尚儉曰諸士陪臣驕而毋與但老疾醫卜不在此限曰勿私婚曰毋私城曰毋荒酒色事賭博曰毋庇姦宄曰毋萃逋逃曰勿知罪不告曰使國人土著不得移易出入）○八月家康還駿府○是冬以天下悉平令五畿七道毀諸壘砦置諸道巡察使察邦治得

天下非一人天

失民間利病以三年一巡爲率○封織田常眞于大和五萬石以存祀○榊原康勝卒子勝政尚幼從子忠次嗣（忠次康勝兄幼兼大須賀氏至是有命復歸大須賀氏不祀其部下皆隷于頼宣擯須賀衆是也）○是歳家康卜居於伊豆泉頭欲以明年徙之徙頼宣爲駿河參議○是歳（唐有男子馳入東宮挺仆守門擊欲起明季三案之一曰與土耳其和俄波蘭來伐王自將拒之丹始作府兵英開河引水至倫敦京城土與澳國盟）○二年正月侯伯以下隨爵位具冠服賀正不復戎服從事○三月家康有病秀忠聞之兼行至駿河親侍湯藥衣不解帶是月天皇使大納言廣橋兼勝西三條實條就拜家康爲太政大臣○四月家康自度不起命卻醫藥不許嬪御入侍悉召諸侯伯謂之曰吾命在旦夕無復身後患但吾沒後將軍失道上下離心則卿等膺命者代執太政天下非一人天下吾何憾于地

下乃厚賜遺之、且就封以俟後命、諸侯竊謂、如有不諱、必拘留

家康遺誡子孫

諸侯伯、踰年及聞命、皆感泣而退、是日、家康謂秀忠曰、我已告諸侯伯以興廢之道、汝善留心政治、建守成之業、召嫡孫家光、誡以繼述之義、持滿之方、遂召尾張駿河水户三公子曰、汝等善事將軍、唯命之從、又召其傅成瀨正成等、屬以輔導、十七日、家康薨、年

前將軍家康薨

七十五、其病革、顧秀忠曰、我死後、汝以天下爲何如、對曰、將大乱、家康頷之、又召家光曰、汝他日治天下者、治天下在慈、爲言畢而瞑、遺命葬于久能山、天使致弔卹、典極隆、秀忠就建廟、使榊原照久爲久能祀祝、○賴襄曰、論者或病大坂之事、爲累東照公之德、是不知時勢之論也、吾曰、公之取天下、不在大坂、而在於關原、不在關原、而在於小牧、夫公織田氏屬國也、而太閤其將校也、太閤以織田氏將校起身、乃欺其君之遺孤、欲加之以兵、諸同列畏其力、私其惠、逡巡而莫敢爭、而公獨毅然扶弱抗强、野次一戰、獲其二驍將、固足以破姦雄之膽、而服天下之心、當是之時、太閤所據、不過近畿諸州、尾合鳥集、人懷觀望、而公以參遠膠漆之民、加以甲信之精鋭

勲舊忠義、如雲如雨、使和親不成、兩姓搆兵、天下之事、未可知也、太閤卑辭厚禮、百方講和、是其至計、所以速取天下、而天下之權、已在於德川氏矣、何哉、我戰勝、而彼求和、求者在彼、許者在我、我欲和則和、欲戰則戰、安危禍福、一取決於我、我不已有天下之權也耶、唯夫權在於我、是以班爵之崇、封土之隆、不得不置之天下候伯之右、太閤末路、兵連于外、士亂于内、而莫之能定、能定之者、公而已矣、太閤一瞑、制馭天下者、非公而誰、是其勢不待智者而後知、特未有釁耳、關原之事、是群雄相聚推天下而致德川氏者也、何則彼自開釁、而使我乘之、我有亂於天下、天下誰能禁之、於是朝廷授之上將之任、以統天下侯伯、會仝朝聘、莫不於東、則大阪徒一候國之坐食者耳、公已不忍織田氏之孤、寧復忍於豊臣氏之孤乎、蓋思有以善處之、而彼不察焉、公之雄武老錬、雖太閤非其所畏、況於當時群雄、直兒童視之、而何有於驕婦騃孺哉、而謂公蓄謀積慮、而斃之、皆不知時情者也、公自少小、轉質隣國、已極艱虞、及其主國、又接境勍敵、百戰爭鋒、寸攘尺取、纔定五州、而織田豊臣氏、以其間奄有近畿、暴致強大、蓋無不以公爲遲鈍、而不知天之所以成公乃在於是、二氏之於天下、唯速得之、故速失之、公未嘗急於取天下也、而天下之釁、每足以開公、嗚呼、是其所以久有天下也歟、○五月、青山忠俊、伯耆守内藤清成、修理亮酒井忠利、備後守任老職、○六月、本多正信卒、子正純、

申嚴天主教禁

嗣、○七月、松平忠輝驕肆國乱、秀忠收其封、放之於伊勢朝熊、忠輝、家康第六子、封松平忠長於甲斐、忠長、秀忠第二子、○申嚴天主教禁、是歳、（唐）清太祖即位于滿洲、（俄）破蘭人、講和立息兵十四年之約、（西）帝征維逆司、盡逐其海上之兵、

改葬家康賜号東照大權現

○三年四月、秀忠改葬故大將軍家康於下野日光山、詔賜号東照大權現、尋贈正一位、初改卜新廟塋域于日光山、僧天海幹其事、本多正純、藤堂高虎督役至、是廟成、秀忠命改葬遷主、新制祀典儀文隆盛、前古未有也、○六月、秀忠入朝、上皇勅曰、卿

秀忠入朝

旣喪父、天下孰復誡卿者、乃父生長干戈之間、不遑講道、卿治世良將、宜施仁政於四海、以建子孫無窮之基、勿生侈心、以啓厲階、秀忠服膺聖旨、終身弗懈云、○八月、太上天皇後陽成崩、○是歳、蠲京師地税、○朝鮮國使至伏見、賀幕府襲職、獻方物、後

朝鮮使賀幕府襲職

爲恒例、○是歳、（俄）與瑞典和、（英）王巡幸蘇格蘭、欲行英教于蘇、自是教會之戰、凡三十年方息、

○四年三月、村上義明家臣爭訟、乃收義明封九萬石、放之丹波、○四月、建東照宮廟于江户城中紅葉山、○五月、沒坂崎成政邑濱田二萬石、初大坂之亾、秀賴夫人德川氏大皈、秀忠使成政擇婿、成政與一縉紳議婚、還報、夫人不可、議止、已而夫人再適本多忠刻、成政怨恨、聚兵欲奪輿於途、秀忠諭旨、不聽、乃遣兵圍其第、其宰偵成政晝寢、刺之、詐言自殺、秀忠大怒、誅其宰、併沒其邑、○是歳、（唐）清太祖南侵、陷撫順城、明援兵皆敗、京師大震、清太祖陷清河、全遼失險、（荷）始作顯微鏡、（英）王始榜諭礼拜日許民嬉游宴飲、教會恨之、（西）是年帝與日帝合兵攻異教之人、凡三十年方息兵、

清太祖南侵

秀忠入朝

福島正則流

○五年五月、秀忠朝京師、○六月、福島正則有罪、沒安藝備後四十九萬八千石、流于信濃川中島、初正則通説大坂、又擅増築城郭、而驕横不止、於是秀忠抵京師、與井伊直孝決策、遣鳥井忠政其第傳命、副使久世廣宜等、帥衆列銃、愛宕山臨正則第、正則聽命、謂忠政曰、使前將軍在焉、吾將一言、今復何言、○木莊一行曰、正則之於關原也、勢望之所關、亦大矣、正則西則西廢、東則東勝、於此時、不察進退之機、爲豊家之計、區區拘小憤、以兄弟相鬩、何異於蚌鷸之爭、致漁父之利哉、家康之兇險深阻、終非爲孺子利者、不

（待識者而後知也、爲正則者宜斃巨鯨於一戰之下、置豐家於泰山之安、而後徐圖三成、則一朝事可辦也、正則計不出於此、華城陷而不能援、豐家滅而不能救、終至窘窮迫蹙、無所訴冤、何無思慮之甚也、語曰、先者制人、後者制於人、正則可謂制於人者也、正則固黠越之徒、未可望以識量、豐家諸將、廻謀決勝、不乏其人、而無一人思慮及之、可勝歎也、）○七月、關白二條昭實甍○八月、日向盜魁那須彈正、據椎葉山作乱、秀忠遣兵擊平之、斬首四十餘人○是月、執耶蘇宗徒五十七人、處焚刑○九月、藤原忠榮復爲關白○徙封德川賴宣於紀伊、淺野長晟於安藝（賴宣與義直賴房稱爲三家、義直慈仁、賴宣雄邁、賴房謙讓、義直與賴宣更番會同、賴房特不之國、在江戸藩邸、子孫爲例、大事則老職咨詢三家、而後執行云、）○十月、京都所司代板倉勝重致仕、子重宗（周防守）代之（勝重以年老辭職、秀忠問孰代卿者、勝重對曰、賤息重宗可也、乃以重宗代之、）

秀忠定新令十二條
明使至

○十二月、秀忠定新令十二條○是歲、島津義弘卒○藤原肅卒○明浙江直總兵官王某、使單鳳翔齎書來、請禁奸商

清太祖破明兵自是強大

交通、將軍秀忠作書答之○是歲、（曆）明興四路大兵、伐滿洲、清太祖與戰、大破之、清國自是極強大、（法）國中乱平、（英）英人之在北米者、漸成都邑、爲美國之始、醫生哈佛、始悟血出于心、廻于絡、

○六年正月、詔陞德川家光從二位大納言○二月、新上東門院勸修寺晴子甍（後陽成帝母）○是月、蜂須賀至鎭卒○四月、秀忠

秀忠以忠勝爲世子傅

命酒井忠勝（讚岐守）爲世子傅（初酒井忠世、土井利勝、青山忠俊、並輔家光、忠世每侍坐、正色寡言、風采凜然、一日見描金藥籠、問之、家光曰、是堀田正盛所獻也、忠世怒曰、崇儉戒奢、先君之遺訓、正盛何無狀、取而碎之、家光有過、則忠俊諫之、弗聽、脫腰刀、袒而前曰、不用臣言、則請斬臣首、二人退、利勝奉觴勸飲曰、二臣在坐、何以爲歡、家光色解、利勝曰、忠俊之言、誠是也、請用之、否則忠世亦將入諫矣、家光乃從之、至是輔臣爲執政、秀忠命利勝擇輔佐、利勝薦忠勝、因有是命、○佐藤坦曰、人臣之事主、雖各有一長、必相協和以爲一體、然後爲之仕、人主之使臣、雖悉知其能、必合并之以爲一体、然後爲之使、夫手資乎足、目待於耳、目之所欲視、耳必注焉、手之所欲執、足必徙焉、其爲一体而相爲用也如此、三輔臣之在當時、以三德爲一体、協和而合并、相待而相濟、嗚呼、有此君而有此臣也、斯可以見君範矣、可以見臣範矣、）○六月、秀忠納女和子爲女御、尋進中宮、天皇尊所生近衞氏爲准三后、上號曰中和門院○八月、田中忠政卒、無子、收筑後久留米三十二萬五千石、復立花宗茂舊封筑後柳川○是歲、毀伏見

清太祖伐朝鮮

城、置大阪京橋玉造兩戍、遣大番頭率部衆更戍○是歲、（曆）清太祖伐朝鮮、明帝殂、光宗立、麗礦挽、踰月殂、妃李氏抱太子移宮、移宮獄起、明季三案之一、熹宗立、太監魏忠賢與帝乳母魏氏乱政、（印）英人始立埠于東海濱、

暹羅來聘

○七年六月、安藤重信卒、子重長嗣○八月、暹羅來聘（先是伊勢人山田長政航海至暹羅、會國内争乱、累建戰功、管領國事、因說國王、始通聘云、）○十一月、前左大臣鷹司信尚甍○十二月、臥亜來聘（臥亜國在印度、屬葡萄牙、當時呼爲南蠻、）○是歲、

臥亜來聘

英始鑄錢種棉

從封有馬豐氏於筑後久留米○是歲、（曆）魏忠賢斬戮忠良臣、清人取瀋陽遼陽、四川賊大起、（印）荷人與葡人戰于東海、（英）公議院會議、去宰政而懲貪墨、始鑄銅錢、始種木綿托北米、（土）京城大乱、十五月而平、

拜日光廟

○八年四月、秀忠拜日光廟（以東照宮七回忌辰也）宿宇都宮城、有蜚語、城主本多正純謀不軌、秀忠夜潛出城、微行還江戸、令人替乘輿上途、人莫能知○五月、最上義俊坐不能統族屬、收山形五十一萬石、賜近江一萬石○八月、放本多正純及子正勝於出羽（初正純父正信爲老中、家康嘗增其封、正信辭不受、以二萬石終、正純有寵于秀忠、封宇都宮、食十五萬石、執政二十餘年、特勢驕傲、初關原之役、正信從秀忠軍攻上田城、不拔、因是愆戰期、家康怒、不見秀忠、正純請斬父以釋秀忠之過、安藤直次聞之曰、傷倫要名、必不令終、果如其言、）○是歲、經始江戸城、秀忠徙居西城○始

始定錢價

定錢價、四千直金一兩、○是歲、（曆）清太祖入廣寧、貴州賊起、（意）自是争位乱起、（英）與波斯通商、始得絲、

○九年三月、上杉景勝卒、子定勝嗣○四月、西尾嘉敎卒、無嗣

秀忠入朝

國除○五月、秀忠朝京師○越前參議忠直有罪、國除（初忠直父秀康好士、國用常乏、大坂之役、群臣冀建功以開封疆、由是功冠諸將、而賞止一茶器、忠直不平、遂沈酗酒色、數不奉法、秀忠屢以

（容昌勗之不悛放之豐後後封其子光長於越後高田食二十五萬石以忠直舊地越前賜其弟忠昌）○七月大納言家光朝京師秀忠辭職詔拜家光征夷大將軍陞正二位內大臣○八月以左大臣信尋爲關白○黑田長政卒分封其子長興於秋月高政於東蓮寺○十月焚殺耶蘇教徒於芝○是月家光聘鷹司信房女○是歲家光放其傅青山忠俊於相摸沒其封五萬石（家光好爲歌舞嘗以双鏡自照爲冶容忠俊進取其鏡投地曰此豈人主所宜爲乎家光大怒黜之○是歲(唐)四川賊平貴州仍亂四川賊再熾(意)設天文會于羅馬城以傳于天下(荷)先是與西班牙戰西人皆攘手磨于軍中以磨麥粉(英)英人與亞美利加土人戰設市舶官減商人稅息百分之八）

西班牙來聘

○寬永元年正月朔親藩及譜第侯伯朝江戶城賀正二日國主及先代以來列侯朝謁如前日著爲永制○是春西班牙來聘請互市家光聞其倡耶蘇教弁呂宋郤之○封井上正就（主計頭）於遠江橫須賀賜一萬五千石爲老中（正就實阿倍定吉之孫）○三月秀忠家光臨蒲生忠鄉邸先是屢遊三藩及戚族之家諸侯傲猾者稍除無復介意自是秀忠父子之列侯受饗幾無虛月○六月徙封松平直政於越前大野加四萬石○七月福島正則死於川中島收其俸七萬石○八月徙封甲斐中納言忠長於駿河遠江食二十五萬石○是歲家光建東照宮廟於江戶城

創寬永寺

艮上野創立一寺号曰東叡山寬永寺以僧天海爲寺主○是歲(唐)（楊漣奏魏忠賢二十四大罪(荷)荷蘭借西國餉金二百五十萬以拒西班牙法帝與之訂曰若與西和必先告我(法)帝與耶蘇教民和(英)英人始居亞美利加之西印度）

○二年正月朔家光之西城賀正○三月封堀田正盛于上野一萬石○四月毛利輝元卒其嗣秀元老輝元子秀就襲封○

還朝鮮俘一百四十一人（○是歲(唐)魏忠賢殺大臣楊漣左光斗等錮東林黨人風俗大壞(日)始作測日遠鏡(英)始作煤窖取水法(西)帝因英人助異教人遂伐英人于海上）

○三年二月封阿部忠秋（豐後守）於上野食一萬石○三月封蒲生忠鄉弟忠知於出羽上山

秀忠家光俱入朝

○六月將軍家光與前將軍秀忠俱朝京師（時中納言忠長造浮梁於大井川衆皆嗟賞秀忠大怒曰此河天下險要先公亦恃以爲固今造梁以示易非所以體先志也立花宗茂進曰東照公未造梁所以備不虞也今四海一家造梁濟巨川臣以爲曠世盛事秀忠不罪忠長）○八月詔陞前將軍秀忠太政大臣將軍家光右大臣三藩以下叙任有差

天皇幸二條城

○九月天皇幸二條城秀忠家光率諸侯伯享之用聚樂行幸儀駐蹕五日○秀忠家光還江戶○是歲始置二條城在番○以老中阿部正次（備中守）爲大阪城代（○是歲(唐)滿太祖圍寧遠城不克太祖殂子太宗立(日)奉耶蘇教之各部長叛）

○四年正月蒲生忠鄉卒無子國除封松平信綱（伊豆守）於相摸一萬石○三月徙封加藤嘉明於會津食四十萬石

臺灣人來聘

○臺灣人來聘明年我商船過臺灣遇害長崎人濱田某往要酋長與之盟收質而還○十一月酒井忠利卒子忠勝襲封（○是歲(清)太宗圍錦州帝殂毅宗立誅魏忠賢客氏(意)羅馬設大書院(法)第三次攻不服教者尋與之平增造戰艦(英)王娶法帝女至是將伐西及西班牙大修戰艦聲言伐西班牙却侵法國海濱欲滅波羅持教人不從乃還）

拜日光廟

○五年春秀忠家光拜日光廟○二月德永昌重有罪除封○

豐島信滿殺井上正就於城中

八月幕府使番豐島信滿（刑部）殺井上正就於城中衆及信滿（先是正就約以女嫁大阪町奉行島田直時子信滿媒之家光命正就更嫁酒井重隆信滿大怒遂殺之家光欲峻刑懲後酒井忠勝執不肯乃收信滿釆地直時聞之自殺因沒食邑○是歲(唐)陝西大饑流賊大起(土)與波斯戰不克）

○六年七月以右大臣兼遐爲關白○先是家光聞築紫多耶

是歲己巳

蘊徒、命竹中重次松倉重政索捕、令悔悟者踏耶蘇像、不踏者、盡殺之、後以爲例。○暹羅來聘。○立皇女興子爲內親王。初帝欲讓位皇女、將軍家光奏曰、遷都以來、不立女主、今立之、世或曰外戚所爲也、帝不納。○八月、天皇遜位內親王、在位十八年、改元二、曰元和寬永、後五十年崩、壽八十五、葬泉涌寺。

明正天皇 諱興子、後水尾帝第二女、母中宮德川氏、太政大臣源秀忠女。

紀元二千二百八十九年己巳

明思宗崇禎二年

西洋千六百二十九年

○寬永六年十一月、天皇踐祚、尊先帝曰太上天皇、太后曰東福門院。○是歲、明清太宗入寇、逼京師、諸將入援、清兵還。是歲、川貴賊平。俄與法人通商。英王驕武濫刑、與大臣不和。見西班牙人探取亞美利加金礦、出師截之、不克。

○七年九月、天皇即位、關白一條兼遐攝政。○十月、藤堂高虎卒、子高次嗣。高虎嘗欲止殉死、豫錄乞殉者七十餘人姓名、請奪其先鋒之任、至是無一人殉者。○是歲、英與西班牙和。

加藤氏祀絕

○八年六月、加藤忠廣肥後守有罪、放于出羽莊內、加藤氏祀絕。忠廣爲人柔惰、嘗曰、吾多力、能被兩鎧、其老飯田某進曰、先君身經百戰、不被一鎧、何嘗兩鎧之爲、夫國主苟能撫循將士、人人樂死、是援精甲千百也、退而哭曰、吾主危矣、至是果如其言。○是歲、明流賊李自成張獻忠等益起。日始見水星過日面。荷蘭人征比利時。英向以民舉大臣、爲巴力門、至是君得自立、不用巴力門。西班牙在意太利之權漸替。

前將軍秀忠薨

衣冠肅然無有懈容

○九年正月、前將軍秀忠疾篤、召弟義直賴宣賴房、謂之曰、將軍年少、卿等協心輔翼、勿令異姓生覬覦、是月二十四日、秀忠薨、年五十四、諸臣欲秘喪、酒井忠勝執爲不可、即夜發喪、葬于增上寺、詔贈正一位、謚台德、祀典如制。秀忠爲人勤謹和厚、朝廷以外舅故、禮秩異等、而秀忠益謙抑、嘗在禁內、獨休便室、或闚之、衣冠肅然、無有懈容、其事父盡懽、細事無不咨稟、關原之役、不及事、而兄秀康弟忠吉、皆有功、家康召股肱議繼嗣、頗有異論、以大久保忠鄰之言、繼嗣遂定、崇儉節用、當時國計用二十年前、租入府庫之富、古今所無、守成之業、至是成矣、薨後、家光頒遺金于諸藩五十二萬六千四百金。○將軍家光召諸侯親出面之曰、前將軍薨矣、諸君或冀望天下、則唯其所欲、然家光既在軍職、當以弓箭授受之、給暇三歲、熟思以決去就、諸侯愕然無敢應者、伊達政宗進曰、今日誰挾異心者、衆皆對如政宗言、家光退坐內廳、便服以次延諸侯、賜佩刀、

家光賜佩刀於諸侯

諸侯受刀拜曰、撿刀利鈍、諸侯悚息輒退。三浦懇曰、論者曰、偉哉、佩刀之舉也、余以爲不然、以力制人者、不若以禮制人、惟禮人之所畏而不踰也、如家光則威力制人、適足以貽壓制之政而已、昔者宋太祖收天下之兵權、議者不取焉、雖然、孰與以威刀制人者乎。○四月、池田忠雄卒、子光仲嗣。忠雄第宅與麾下士安藤重信對門、重信家士河合又五郎殺人逃入忠雄第、重信遣人索之、忠雄不出、後又五郎更殺人匿重信同族治右衛門家、忠雄遣人索之、治右衛門不出、忠雄大怒、欲攻之、家光命治右衛門避郊外佛寺、僚友往援者、絡繹不絕、遠近騷然、會忠雄暴卒、事乃解、後光仲遣人索又五郎、殺之。○徙池田光仲於因幡伯耆、光政於備前、易封、各食三十餘萬石。光政稱新太郎、忠繼子、性明敏好學、用儒士熊澤伯繼、正

伯繼夙唱王守仁之學

經界、浚寺院、興水利、勸農事、敎樹殖、封內翕然稱治。伯繼少時從近江人中江原而學、原夙唱王守仁之學、以德行聞。○七月、徙封細川忠興于肥後、食五十四萬石、割忠興舊封、賜小倉于小笠原忠真、中津于其兄子長次。○十月、收駿河大納言忠長封、幽之高崎、尋遣人逼自殺、自是駿河甲斐隸幕府、遣兩番士更戍其地。忠長驕侈殘虐、秀忠擯之就國、及秀忠薨、殊無戚容、田獵自如、家光乃奪封、尋賜死。

忠長有罪自殺

建聖廟于上野

○十一月、以松平信綱爲老中。○德川義直建聖廟於上野忍岡、林信勝所請也。○十二月、家光置大目付、掌監察、時人謂之總目付。○是歲、明流賊陷山西諸州。意格力劉地球自轉之書成、並發明吸力之理。英挪和得始量定地球所當經緯度里數。是時英國有戰艦六十。

置大目付

置若年寄

○十年春、地大震、箱根山道塞、家光命小田原藩興役開路。○三月、遣使五畿七道、巡察風俗。○始置若年寄、以朽木植綱、太

田資宗爲之。○五月、以堀田正盛阿部忠秋爲老中。○幽酒井重隆於備後福山。重隆正盛並寵遇無比、已而重隆寵衰、移病不出。家光怒、幽之。重隆後聞正盛專寵、不食而死。○是歲、德川義直在國、聞家光病、馳至江戶。家光遣酒井忠勝讓之曰、何不請而來。義直曰、將軍不豫、儲嗣未定。一朝有不諱、則付天下於何人。義直於同姓爲長、欲爲宗社鎭天下耳。家光意乃解。○是歲、(唐)流賊犯畿南河北。清兵陷旅順。(英)荷蘭人來設風鋸、始算金星軌道。(西)亜美利加人叛、用兵十餘年。(土)阿剌伯國有內亂。(荷)比利時遂併于西班牙南數省、人欲自立一國。

家光入朝

○十一年六月、家光入朝。詔以家光爲太政大臣。固辭不受。陞從一位左大臣。家光之赴京師、途有流言、義直謀不軌。家光使德川賴房偵實。賴房單騎入尾張、馳使保其無他。家光至、不宿而發。義直怒、不敢東覲。賴宣見義直、解說、與俱至。家光意始解。○九月、一條兼遐辭攝政。○是月、長崎奉行竹中重次以姦贓伏誅。○十一月、始置京町奉行、斷市人訟獄。

置京町奉行

○是歲、家光改造日光廟、窮極華麗、前代所無。○是歲、(唐)清改瀋陽爲盛京。是歲、山陝江西大饑、流賊益遍。(法)始作玻璃鏡。(英)始定例、凡作僞鈔票者殺無赦。遣肩輿及鐘表之法、傳自法國。

朝鮮來聘

○十二年三月、朝鮮來聘。先是、朝鮮國書、稱將軍爲王。家光答書不稱王。朝鮮疑之、不肯受。對馬人竊塡王字授之。家光大怒、乃親聽決。流宗氏家士柳川調信、以宗義智幼不與聞、免罪。遂諭朝鮮稱將軍曰大君。朝鮮聽命。○六月、定武家制度十九章。以細川忠興言、定四月八日爲諸侯會同期。○七月、令長崎奉行諭止交趾、占城、呂宋、阿媽港等互市、嚴申禁耶蘇教。○十月、天皇朝上皇於櫻町宮。○以左大臣藤原康道爲攝政。○十二月、家光置寺社奉行、以堀利重東市正爲之。

置寺社奉行

○是歲、以長崎爲蕃舶埠頭、禁泊他處。

清船限長崎

○是歲、(唐)流賊陷鳳陽。(日)法人來伐、波蘭又與瑞典盟、弭兵二十六年。(法)與荷蘭立約、合攻西班牙。從此三十年、爭戰不息。(英)始鑄銅礮、設博物院、以究格致之學。

○十三年正月朔、日有食之、停小朝拜、明日行之。○是月、家光始置評定所。

置評定所

○五月、鑄新錢於江戶及近江坂本、文曰寬永通寶。

鑄新錢

○伊達政宗病篤。家光臨邸存問。至是卒。子忠宗嗣。○徙封保科正之肥後守於山形、食二十萬石。先是、鳥居忠恒左京大夫卒、無嗣、沒山形二十四萬石、封別子忠定於正之舊封信濃高遠、食三萬石。正之、家光庶弟。家光嘗放鷹目黑村、微服入一佛寺而憩、見壁畫、問何人所施。僧答曰、保科氏所施。且曰、保科氏、今將軍親弟、封土僅三萬石。貴人何待弟之薄也。家光憮然。已而有此命。○是歲、那勿蠟國人來長崎、唱耶蘇教、誅之、逐南蠻種族居長崎者於阿媽港。○禁商舶至外國互市。

禁商舶至外國互市

天正以來、商船屢航支那、安南、呂宋、暹羅、東埔

寨諸國貿易。慶長中、京師商角倉某等、與長崎及界浦大賈、請船牌往來外國、稱曰朱印船。船艦堅牢、不讓外舶。至是、廢三檣船。

廢三檣船

○是歲、(唐)清兵侵昌平而去。李自成稱闖王。(英)徵水師之費于民、民皆怨之。

島原賊作亂

○十四年十月、肥前島原民推天草時貞爲將、嘯聚作亂。初大友小西之亡、遺衆皆竊奉耶蘇教、匿天草島原。島原城主松倉重次鄙吝、不恤其下、士民離怨。耶蘇徒煽誘愚民、而重次不之知。島原接天草島。島係唐津城主寺澤賢高別封。賢高城冨岡、鎭天草、令老臣三宅某守之。某賦歛暴急、百姓愁苦。於是天草民大矢野千束森等、潛說洋教、煽動衆心曰、島人益田時貞、神人也。時貞父子倶奉耶蘇教。衆群起應之。時冨岡鎭將聞嶋中有馬村長唱洋教、遣吏案驗、見其徒群集、乃遣兵捕村長。徒屬騷擾、殺吏、揭竿屯聚。鎭將出兵捕之。其徒所在蜂起。鎭將遂固守、乞援唐津。賢高不在國、衆議不決。經數日、遣援兵。賊徒海陸並進、遂破援兵。三宅某戰死。餘衆固守。會嶋原教賊大起、請時貞爲將。時貞遂出島、入肥前、勢大熾。細川氏出兵三千、屯川尻。鍋島氏出兵四千、屯刈田。幕府法、鄰國不得私相援。以監察牧野成純、林勝正在豐後府內、遣使聽命。成純等不許。由是鄰藩傍觀不往援。賊遂焚掠、勢益猖獗。時人譏監察無斷云。○十

吾不能拔孤城何顏見二將

重昌戰死

賊黨伏誅

一月、西國報達江戶、將軍家光遣板倉重昌內膳正督西國諸侯討之、石谷貞淸監軍、使松倉重次寺澤賢高就邦、賊聞諸將來討、修原城故壘據之、十二月、重昌等至、約西國諸侯攻之、賊堅守不拔、我軍屢敗、家光聞賊勢猖獗、更命松平信綱、戶田氏鐵赴討、是月晦、重昌聞之曰、吾不能拔孤城、何顏而見二將、明日歲首、賊必怠備、宜攻拔之、○是歲、唐張獻忠自襄陽順流犯安慶、李自成犯蜀、是歲、淸兵下朝鮮、英開損貲爲官之例、是歲、造回光鏡、

○十五年正月朔、重昌率諸軍進攻島原城、先鋒有馬忠賴敗退、諸軍逡巡、重昌提槍奮進、諸軍不應、重昌戰死、初、重昌之發江戶、柳生宗矩曰、重昌必死、吾爲天下惜之、重昌過京、兄重宗送之、曰、吾不得復見弟也、重昌至大坂、城代阿部正次曰、卿勿輕視賊、果如三人言、○三日、信綱等至、細川光尚帥兵萬余人至、立花宗茂、細

川忠利、黑田忠之、鍋島勝茂亦來會、賊糧已竭、夜航海、欲奪肥後瀨海倉穀、忠利士北川某令銃卒守海岸、捕火擬砲繩駢植于海濱、賊見以爲有備、而還城中益困、一日、立花宗茂戒鍋島寺澤營曰、今夜賊必來襲矣、賊果斫營、以有備敗退、衆問宗茂何以知之、宗茂曰、賊爭登堞窺望二營、以是知之、水野勝成亦率軍而至、諸將會議、戶田氏鉄曰、苦攻損衆、將軍所戒、唯當持久困之、勝成曰、賊久困守巢穴、誰復應者、宜餓殺之、氏鉄曰、善、請待彼糧竭、勝成曰、否、諸君合圍至今日、是其時也、信綱稱善、○信綱與諸將會、共約戰期、鍋島勝茂先期薄賊壘、諸軍四面肉薄、而登奪外城、明日乘曉攻牙城、黑田氏將黑田某先登、火箭雨集、城上廬舍皆火、諸軍坌踊而入、城乃陷、誅時貞以下渠帥十餘人、屠殺賊三萬七千餘人、餘黨悉平、尋賜松倉重次死、流弟重利於讚岐、削寺澤賢高封、鍋島勝茂犯軍律、法當國除、以德川賴房言、乃得免、○論曰、夫耶蘇憂人道滅裂、欲之拯生相養之道、而其徒競爲危激、蹈水火而不辭、得無乃其立敎大旨有未得中正者、而然爲也邪、蓋彼以耶蘇繫十字架爲一大靈蹟、曰耶蘇死于敎法、靈魂昇天、百世不死、愚民無知、心醉其說、合掌讚拜、不懈昕夕、唯恐禮敬未至、熟信未訪也、一見排耶蘇者、戟手而爭曰、此獲罪於敎祖者、刀鋸之所臨、矢石之所攢、踊躍奔起、視死如飯、曰、可以答敎祖之恩、而階昇天之福也、夫賁育之無敵于天下者、以其不畏死也、不畏死者、猶無敵于天下、況以進死爲昇天之福、其奮迅果決、果爲如何、此固賁育之逡巡所不敢抗者、擧天下之勇無之能勝也、天草爲當時敎徒之淵藪、以烏合一草賊、抗天下之兵、固無足怪也、是役抑生宗矩策重昌之必敗、曰、以織田右府及神祖之勇、數厄於大坂三河敎徒之至、搆兵未可以草賊槩之也、夫宗矩策重昌之必敗、是也、以三河大坂敎徒槩天草、則未爲得矣、蓋佛慈悲爲古殺伐爲戒、而耶蘇以死干敎法爲聖蹤、曰寧負國法而不負敎法、寧負君父而不負敎祖、此其強項百陪佛氏者、宜天草之亂、至勦其根株戮十四萬人而後已矣、

正之鎭撫東陲

置大老職

○保科正之誅出羽賊魁三十餘人、以鎭東陲、初、家光召正之曰、西海擾則備東陲、乃祖訓也、卿其就國以鎭焉、既而、出羽白倉民作亂、謀殺幕吏、正之以計擒殺賊首三十餘人、衆曰、此幕府之民也、受敎處之、正之不聽、即日磔之、聞者震慴、東陲賴以無事、○是歲、始置大老職、以酒井忠勝、土井利勝爲之

和蘭來聘

江戶城火

停異船

禁市人奢侈

免老中連署、而猶參大政、番頭阿部重次對馬守爲老中、仍兼番頭、時執政多兼番頭、○是歲、唐淸兵三路入山西、南下、是時、諸將進戰、流賊漸熾、於是召諸將入援、賊復大熾、淸兵尋北歸、

○十六年正月、徙封松平信綱於河越、阿部忠秋於忍、○五月、和蘭來聘、試所獻震天雷於麻布、○七月、令諸國曰、國家嚴禁耶蘇敎、蕃人非不知也、而彼潛遣敎士、蠱惑百姓、以啓禍亂、自今嚴禁其來泊、犯禁者輒毀其船、誅其人、○封賴房長子賴重於常陸下館、○八月、江戶城火、殿宇皆燬、○是歲、放荷蘭諳厄利亞人於咬嚁吧、蠻人在長崎者、營館於浦頭、不得與里人雜居、

○十七年正月、幕府禁市人奢侈、○三月、天皇朝上皇於櫻町、

大饑牛多死

置勘定奉行

家光諭長崎奉行

置勘定頭

加藤氏祀絶

朝鮮來聘

宮。○五月、阿媽港船來長崎。家光遣加加爪忠澄告之曰、汝等屢犯我大禁、是蔑吾國也。悉捕斬之、燒其船及貨物。○七月、放讃岐國主生駒高俊壹岐守於出羽、賜一萬石。其子刑部存其祀。高俊爲政偏頗、臣下分黨相軋、因見奪封。○大饑、諸國牛多死。○是歲、（法）始傳造火漆之法。（英）王始會巴力門、令納餉助王。巴力門欲王革害民之條例、棉花布通行。（蘭）是年、始背西班牙自立爲國。

○十八年正月、始置勘定奉行、掌錢穀。○二月、江戸城成。○七月、日光廟寶塔成。家光欲寶塔制作堅固、執政薦島田利正。利正以多智聞。對曰、若能修豐國社、則日光之塔萬世不廢矣。○八月、世子家綱生。天皇遣使慶之。○家光以天草島屬肥後代官、命黑田鍋島二氏掌長崎防備。家光嘗諭長崎奉行曰、蕞海之内有異姓代興、是吾家之恥。若喪寸土於外國、天下之恥。卿等當以此爲意。○是歲、（明）張獻忠入蜀、李自成陷洛陽。（英）王往蘇格蘭、敎院阿爾蘭人叛、他

郡之舊敎徒應之、盡殺耶穌敎民。王右舊敎、故軍士咎王。

○十九年正月、封堀田正盛於下總佐倉。○二月、世子家綱拜山王祠。使三親藩尾從、義直引北山行幸足利義滿擾班位之事。辭之、家光不能強。○三月、始置勘定頭。○諸國大饑、餓莩滿路。誅吏人與姦商交結閉糴者十數人、發倉賑之。○五月、命譜代諸侯遞年就國、以六月爲期。○遣大目付於東海道、訪民疾苦。○是歲、（唐）李自成決黃河、灌開封。（清）兵圍松山錦州、連年遂陷之。（法）造風雨表。（英）始食咖啡子。

○二十年五月、加藤明成式部少輔稱病辭封、沒其會津四十萬石。明成性貪斂、國人不服。老臣堀主水諫、不納。遂怒主水。主水率徒屬發銃火、擣去、匿高野山。明成索之、僧徒不出。明成益怒、請幕府以國易主水。主水窘蹙、訴明成十餘罪。家光曰、主水所言不爲無理、然發銃去國、是叛也。捕之、與明成。明成誅之。加藤氏亡。後家光念嘉明之功、存其祀。○六月、朝鮮來聘、獻洪鐘匾額等於日光廟。

天海寂

是歲癸未

紀元二千三百三年癸未歲　明思宗崇禎十六年　洋千六百四十三年

荷蘭來聘

諸家大系圖成

○七月、徙封保科正之於會津、食二十三萬石。會津自蒲生氏已後、皆不令其終、人以爲不祥。至是正之勵精圖治、敎化大行。○八月、始置新番。○十月、大僧正天海寂。年百二十五。天海姓三浦氏、号南光坊法印、陸奧高田鄕人。自家康時、常參帷幄、陰贊機務。家光最厚遇之。人比明道衍云。○天皇讓位於皇太弟、在位十四年。仍用寬永号。後五十三年崩、壽七十四、葬泉涌寺。

後光明天皇　諱紹仁、後水尾帝第四子、母壬生院藤原氏、贈左大臣基任女。○寬永二十年十月、天皇即位、時年十一。尊先帝曰太上天皇。○十一月、天皇始讀書。○是歲、（唐）李自成陷陝西、張獻忠據武昌、遂陷四川。（清）太宗殂、子世祖嗣。（荷）尋得澳旋尼加、及新日倫羣嶋、及弗令特利羣島。

○正保元年四月、松平長綱喪心、國除。長綱曾祖曰之綱。豐臣秀吉微時、嘗爲之家奴者。○家光狩千住驛、馳而還、從者皆後、惟堀田正盛・阿部忠秋

等數人從焉。家光命譲從官後者。○七月、大老土井利勝卒。子利隆嗣。初、秀忠之薨、物議沸騰、人心危懼。利勝運謀鎭定、天下晏然。事秘不傳。其執政務、總大體、不尚苛察。天下稱爲名相。至是卒、年七十一。○青山延于曰、古人有言、創業則易、守成則難。何則、創業之主、夙夜憂勤、而守成之主、縱心佚樂。憂勤則興、佚樂則亡。故天下常得之於憂勤、而失之於佚樂。豈非取之易而守之難耶。故英雄之主、創業垂統、非繼體之主、克兼丕圖、潤色洪業、安得歷紀久長哉。神祖聰明神武、戡定禍亂、肇基東武。繼以台德公之恭儉、二厚制馭得宜。而大猷公又以英明之資、施德天下。其所以培殖國家者、可謂厚矣。公用心政事、憂勤惕勵、孜孜圖治、取利勝之徒者多、內外臣僚、號爲得人。亦利勝等喜舉人之效也。寬永之治、後世莫能及、猗歟盛哉。○十二月、荷蘭來聘。○是歲、清商林友官等修耶穌敎、發覺、召之江戸、鞫問、將誅之。清商哀訴曰、願改過滅死。按驗袄敎徒船來者、乃放還長崎。○諸家大系圖成。太田資宗承家光命所改正、至是成。凡三百七十卷。○是歲、（唐）李自成陷京師、明主殂。清世祖入山海關、敗李自成、取京師。於是清世祖代明。明福王即位南京、與清兵戰。（英）巴力門除舊制、別立新法。

勅賜宮号於日光廟

例幣使

皇子補日光祭主

○二年二月、家光課諸侯浚江戸城溝。○三月、越後始出石脳油。○四月、詔任家綱從二位大納言。○八月、越前参議忠昌卒。子光通嗣。○十一月、勅賜宮号於日光廟。○是歳、修五條石橋。○是歳、(唐)揚州陥、史可法戰死。清兵渡江、虜明主。清又伐殺李自成。明唐王即位于福州。清世祖順治二年也。(英)王師屢敗、援兵不至。耶蘇教士路得被殺。

○三年三月、天皇遣使班幣於日光廟、毎年為例。稱曰例幣使。○柳生宗矩卒。但馬守 子宗冬嗣。宗矩善撃劍、家光師之。宗矩有識、數進規諫、多所裨益。及卒悼惜、特奏贈從四位下。○八月、東叡山座主兼日光祭主守澄法親王至自京師。皇子補日光祭主始于此。或曰、此謀出于僧天海云。○十月、明將鄭芝龍遣使長崎、乞援兵。家光召三親藩及執政議之。義直頼宣等皆言宜出援。井伊直孝進曰、敝本邦以救外國、不可謂計矣。家光從其言。芝龍嘗來肥前平戸、娶田川氏、生子成功。後芝龍迎成功母子。某之戰、田川氏殉難。清兵吐舌云。

和蘭來聘

異船來長崎乞互市

復伊勢奉幣禮

○和蘭來聘。始給之銅、從其請也。○是歳、(唐)清兵又虜明主。明永明王即位于肇慶。(冊)丹麥、瑞典、和議成。丹王割數地以與瑞。法兩國又許瑞國各海口通商。(英)王微服出奔。

○四年正月、關白康道辭攝政。左大臣道房代之。五日而薨。○三月、前左大臣一條昭良復為攝政。昭良初名兼遐、後陽成帝第九子。○六月、波爾杜瓦軍艦二隻來長崎、請互市。奉行馬場利重命西海諸侯出兵備之。會者四萬九千餘。沈鎖索於海底、斷蠻船飯路、報状江戸。下令曰、嚴防備、驗夷情。彼若遁逃、掩撃殲之。乃遣大目付諭之曰、汝知我嚴禁、而猶敢來、不遜也。唯使人有禮、故放還。愼勿再來。○八月、遣使奉幣於大神宮。奉幣之禮久廢、至是復之。○十二月、封増山正利於相摸、食一萬石。正利、家綱所生増山氏之弟。○是歳、(唐)明主南奔。明鄭成功據廈門。(墨)乃不里不服西班牙、作乱。(英)叛將囚王、鬻于叛民、受金四十萬。國人居王於野次、使衛士守之。王之子女俱遁于法。

家光詣日光廟

○慶安元年正月、封青山宗俊於小室、食三萬石。宗俊、忠俊子。忠俊嘗以父忠之故、俱竄于伊豆。後忠俊卒。至是、家光大悔、召宗俊、謂之曰、汝父忠懇至切。吾時年少、濫罰之。今所以封汝者、欲以慰汝父於地下耳。○三月、修木曾棧道。○四月、家光詣日光廟。公卿僧侶從京師來賛儀者五十七人。○六月、松平正綱卒。正綱、實郡吏大河内定綱子、冒松平氏。自家康時、統天下大計、理繁治劇、事無壅滞。寛永中、始置勘定奉行三人。正綱在時、以一人理其職云。○八月、福知山城主稲葉紀通、以殺無辜自殺。封除。○是歳、(瑞典)是時瑞典覇于北方。(西)伐乃不里、克之。

○二年二月、家光召見諸侯、諭之曰、近歳犯法令、專事奢侈。自後宜務從節儉。○六月、地大震。江戸城壘石崩。○八月、和蘭舩言遇南蠻舩於海上、載耶蘇徒二人。乃命山陽南海東海諸侯警備海濱。○十月、前關白近衛信尋薨。信尋、後陽成帝第四子。○禁收地子借宅。○是歳、(唐)鄭成功入潮州。清兵陥全州。瞿式耜死之。(英)巴力門議王罪狀、殺之。

幕府命諸侯救火

凶禮不用浮屠

法人創馬車

將軍家光薨

○三年四月、家光命六諸侯曰、大城内有火、急騎來救。幕府命諸侯救火始于此。○世子家綱遷居西城。阿部忠秋為之傅。○五月、尾張大納言義直卒。子光義襲封、尋任參議。義直性不喜佛。先死、與林信勝議製神主。自謚曰敬。凶礼不用浮屠、自義直始。○十一月朔日、南至。群臣表賀。○是歳、(法)始創馬車。

○四年二月、天皇覲上皇於櫻町宮。○四月、家光封子長松、徳松各十五萬石。○是月、家光疾篤、乃召三親藩及執政、遣囑曰、卿等輔佐幼子、政事一遵舊章。又特命保科正之曰、善輔吾兒。是月二十日薨。年四十八。堀田正盛・阿部重次・内田正信信濃守

等殉之以遺命葬于日光山勅贈正一位太政大臣謚曰大猷

○本莊一行曰制馭天下之道在封建布置得其宜矣苟失其宜則雖有智者亦無所施其術也其制封建也使六十州侯伯迭擠角拮制不得以生釁焉夫大小侯伯無慮三百其大者百萬石其小者不下萬石而有外諸侯焉有內諸侯焉有外諸侯而視同內諸侯者焉內外大小錯雜布置而監之以親藩巳居關東四塞之國以制之故歷世經年而海內屛息干戈不動者皆由封建布置得其宜也矣我就其大者試論之西海侯伯其大且強者莫過於島津氏焉島津氏有日薩隅之地以爲根據故當之以土地肥饒士馬強悍之細川氏次之者曰福岡曰佐賀故兩藩接境以互相拮制置久留米柳川於筑後四戰之地控南而製北佐賀之西南環之以唐津大村島原等而羅列小藩於豊後禦之以小倉中津居豊前之地以兼監西海南海巨藩爲土佐爲阿波故栽之以伊豫讚岐諸侯松山高松宇和島等而紀伊爲之監長防爲山陰山陽之強國毛利氏占之故安藝備中備後以抗之石見以支之而池田居備前因幡之地故綴之以津山宮津松江等布小藩於播磨丹波以大阪鎭之前田氏提封百萬石爲諸侯第一跨加賀能登越中三州之地故越前以掎之越後以角之而尾張居東海中央以監四方沿進九之以內諸侯東山道之爲地也山野曠濶故雄藩碁峙曰仙臺曰秋田曰盛岡曰米澤而親藩內諸侯亦有會津有莊內使

是數藩迭相控制捍禦焉而關東八州不交外諸侯德川氏之制封建概如此故甲越則乙扼丙動則丁掣掎之角之拑之制之使進退失措不得相發而大藩當大藩中藩扼中藩者自有親疏內外之別而小藩之接於其間者亦自有從地形而相依之勢焉余故曰歷世經年而海內屛息干戈不動者皆由封建布置得其宜也矣是皆東照台德二公之所區畫至大猷公其布置大備故曰歷世經年而海內屛息干戈不動者皆由封建布置得其宜矣

至大猷公布置大備

○家繼嗣保科正之井伊直孝酒井忠勝板倉重昌松平信綱阿部忠秋等以遺命輔佐家綱家綱時年十一○七月處士由井正雪與其徒丸橋忠彌窩圖作乱老中松平信綱得狀遣町奉行神尾元勝石谷貞清等圍忠彌家擒之遣駒井右京於駿河捕正雪右京與城代大久保忠成謀遣吏圍之正雪及其徒八人自殺尋誅忠彌等三十餘人于江戶

由井正雪作亂尋伏誅

正雪駿河人幼時讀太閤記曰秀吉不可爲乎去遊江戶有一老人自云楠氏裔正雪從之遊遂自稱楠氏遺裔忠彌嘗以槍術名與之交會衆於道灌山謀叛與期於是乘國葬舉事使其徒酒樽貯火藥每酒肆置之以謀火江戶正雪還駿河約見火光舉則遙相應時忠彌貸軍資金於田代某曰事成則賞以封矦田代察其異常密訴之松平信綱信綱捜索得實悉捕逆徒誅之因賞田代以金一千兩

大綱不濫

○八月詔拜家綱征夷大將軍陞正二位內大臣○九月關白康道罷○十二月左大臣尚嗣爲關白○是歲家綱令曰諸矦年未滿五十臨死請養人子者許之五十以後未定繼嗣臨死請養人子者不許○是歲瑞典王好學四方學者歸之如市英設船商律法

養子之定

○承應元年三月佐渡僧某與處士辻藤某集徒衆據小比叡山代官伊丹勝長討斬之○五月命水野忠職內藤忠興松平光重更守大阪城以三年爲期世謂之假城代○是歲[illegible]清兵攻鄭成功于海澄不克荷民主之南數省與英人戰于海上敗而請和

天皇召朝山素心講易

○二年正月天皇召處士朝山素心講周易協旨寵遇優渥呼曰北白川三位入道素心號意菴京師人○穿渠引玉川供府民飲炊○六月京師火皇宮罹災家綱遣吉良義冬於京師獻黃金及物

玉川水道成

皇宮火

○七月關白近衛尚嗣薨○八月將軍家綱任右大臣弟綱重任左近衛權中將兼左馬頭綱吉任右近衛權中將兼右馬頭時人謂之兩典廐家綱遣保科正之於京師謝恩○九月以左大臣二條光平爲關白○琉球來聘○命松浦鎭信築砲臺於長崎○是歲荷始設洋行於廣東國始用藥水顯出淡墨之法

兩典廐

琉球來聘

○三年七月所司代板倉重宗罷重宗在職三十餘年民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每聽訟必西向禱拜而後隔紙障置茶磑且碾且聽人問其故重宗曰聞愛宕神有靈吾斷訟有一不公欲神殛之也聽訟明暗由心動靜心靜則茶之落磑必細動則必粗此吾之所以碾茶試之人之面貌美醜不同先視其面則愛惡既萠於胸中安得無寃枉此吾之所以設紙障也○八月清國黃檗僧隱元來長崎家綱瓶萬福寺

黃檗派之祖

是歲甲午

於山城宇治擬足利氏天龍相國諸寺以隱元爲王（本邦黄檗派之行昉於此）○九月天皇崩在位十一年改元三曰正保慶安承應壽二十二葬泉涌寺將軍家綱遣吉良義冬送大葬（帝宏度英邁好學嘗勅侍講進程朱新註或奏古來進講必用古注帝曰論道何別新古擇其善者而從之耳勅議改服色制度建孔廟復大學寮未及施爲而崩天下惜之）○天皇無嗣朝臣相議迎皇太弟良仁親王奉劍璽○

是歲牧野親成（佐渡守）爲京都所司代加封一萬石

萬國記注 國史略卷之五

參河　近藤瓶城　同纂
東京　新井新
仙臺　岡千仞　檢閱
大阪　山本憲　訂正

紀元二千三百十四年 甲午歲 明永明王永曆八年 洋千六百五十四年

後西院天皇諱良仁、後水尾帝第十八子、母逢春門院藤原氏、贈左大臣隆致女、○承應三年十一月、天皇踐祚、時年十八、關白光平如故、○是歲、(唐)清兵大擧至福建、鄭成功回萬、(俄)始與支那搆難、尋託商人贈書通好、(英)是歲、尋得土星第四小月、

池田光政治國之策得宜

○明曆元年春、備前大饑、國主池田光政發倉稟賑窮民、而不能周、救其老熊澤伯繼赴江戶、就天樹氏光政則天樹氏女壻也、請救卹、天樹氏爲請之將軍家綱、遂借四萬金而還、光政悉頒布之境內、民賴全活、○十月、朝鮮來聘、○十二月、皇宮成、天皇遷御、○是歲、(日)瑞典來伐波蘭、王出奔、(法)始分國爲三十二道、是時以化學法造珍珠、(英)是時國分數部、各有長、法西二國俱遣使通好、

安藤某弑其主稻葉正能

○二年正月、天皇即位、將軍家綱遣松平賴重讃岐守於京師賀、之列侯五万石以上者獻白金、○遣北條氏長巡察關東八國、○五月、暹羅人來長崎、上書及方物、請貿易、幕府卻其貢物、諭皈、○八月、駿河城主稻葉正能爲其臣安藤某所弑、家綱命捕賊、賜同族正則、○十二月、板倉重宗卒、子重鄉嗣、○駿河民請鑄錢、許之、○是歲、(意)製一器、表明水不受壓之理、

江戶大火

○三年正月、江戶大火、延及牙城、火勢甚烈、家綱議避火、酒井忠勝・井伊直孝各請避其墅、松平信綱請避寬永寺、阿部忠秋執不可、遂避西城、細川綱利第罹災、而帥兵護西城、伊達忠宗告曰、臣恐有他變、既分兵扼品川千住要路、火不滅者一晝夜、諸橋焚斷、府下悉爲焦土、列第罹災者一百六十所、焚死者十万八千餘人、命所在設場爲粥、食饑者、賦予金十六萬兩於市人、瘞焦尸於本莊牛島、爲創一寺、号回向院、時松平信綱・酒井忠勝相謀、使諸侯罹災者悉就國、德川賴宣慮其生異圖、駁之、信綱曰、今府下焚蕩、百方生靈囂々苦飢、諸侯乘間竊發則何以防之、不如使就封、賴宣稱善、

創建回向院　信綱令諸侯悉就國　林道春幕府儒臣之祖

○民部卿法印林道春卒、道春初名信勝、平安人、從藤原肅受四書朱子集注、行于世、子孫世爲幕府儒臣、是歲、郭北失火、道春讀書自若、弟子使勸避火于郭外別墅、道春從容手所讀之冊上轎、轎中猶閱南梁書、聞其書庫盡爲烏有、仰天嘆曰、畢生蓄籍、一朝爲祝融所奪、命夫欝々不樂、後五日奄然而逝、時年七十五、○三月、更定諸侯第地、自是三藩宗族賜邸第於郭外、又賜万石以上別墅、慶長中、侯伯賜第、皆盛興土木、金碧晃耀、市人或造三層樓窓戶、塗以漆、竟爲豪侈、至是土木稍々從儉樸云、

創兩本願寺於關東　日耳曼寓兵於農

○五月、家綱創兩本願寺於關東、西寺在築地、東寺在淺草、關東有本願寺、始于此、○七月、家綱聘兵部卿貞清親王女、○經營江戶城、使加賀肥後以下諸藩助役、一万石課役夫一百人、○是歲、(唐)鄭成功大擧北伐、(日)初寓兵于農、至是始養守兵、(英)數十年來兵戈擾攘、而講求實學者蒸々日上、是時醫家明血絡周流之學、商賈教會皆有傳人、

內宮火

○万治元年十一月、家綱發使巡察郡國、○十二月、伊勢內宮火、停朝三日、○閏月、家綱遣石川正次於伊勢、權造宮、安神鏡、○以稻葉正則美濃守爲老中、○是歲、(唐)鄭成功連戰皆捷、至南京敗績、遂回萬、(俄)與瑞典人盟約、息兵三十六年、

明朱之瑜皈化　去年德川光圀聘爲賓師

○二年二月、明朱之瑜皈化、之瑜字璵、号舜水、初欲頼我力興復明社、來長崎三次、遂不得志、至是不復還、德川光圀聘爲賓師、○四月、詔以家綱爲左大臣、○六月、勅家綱作

修日本史　直孝幕府柱石之臣　築石堰於海中　堀田正信喪心

神宮○井伊直孝卒子直澄嗣直孝歷事四世、以耆宿見重、家光之薨也、直孝召見林道春、問古賢臣輔幼主之道、討論數日、道春退語人曰、井伊氏武人、不識字、而其言行往々暗合古人、酒井忠勝常稱直孝曰、幕府柱石之臣矣、每有大事、衆論蜂起、危疑不能決、直孝奮然曰、天下之事、窮於今日、辭氣激烈、意在必死、一座為之奮激、遂排難解紛、諸老皆推為不及、至是卒、年七十一、○七月家綱增大番隊士○九月江戸城成定諸侯登營之章○十一月神宮成○十二月久松定政不告而皈邑議沒其封○是歲筑前國主黒田光之築石堰於博多海中以便碇泊長數百丈三年而成○是歲〔唐〕清兵伐厦門敗還〔荷〕荷人在南亞美利加者、與葡人戰、〔西〕與法人戰、此後不能復霸

○三年二月家綱命伊達綱宗陸奥守穿新溝自筋違橋至牛籠以通漕運○六月大阪大雷震其城樓延燒硝庫死者數百人幕府遣松平信綱修之○十一月堀田正信坐喪心沒佐倉十

失封　皇宮災　光圀禁殉死

万石賜子正休米一万苞嗣祀初正信致書老中曰、自將軍襲職、已十歳、輔臣失道、上下疲弊、今宜施恩惠、以贍窮乏、請先獻臣城邑、以充其費、乃不告而就國、松平信綱曰、正信喪心矣、保科正之曰、彼志在報國、何謂喪心、信綱曰、欲輸城邑、唯當待命邸中、何為不告而就國耶、彼名臣之子、不忍絶其後、故吾為喪心爾、一座稱善、乃使弟安吉鋼正信於其第、○是歲命伊達綱宗傳國子綱基稱鶴千代綱基甫二歲命伊達宗勝攝國事宗勝政宗季子、初宗勝與老中酒井忠清有姻、權勢薰灼、因潛蓄異志、宣言綱宗喪心、請幕府傳國綱基、乃使宗勝及田村宗良幹國事、宗勝引原田宗輔為腹心、黨宗輔傾險有材幹、國政悉決於二人、宗良唯備員而已、仙臺之亂、蓋釀于此時、○是歲〔唐〕明主適在緬甸、為清追兵所虜、明亡、是歲鄭成功取臺灣移之、稱明遺臣、奉正朔

○寛文元年正月皇宮災天皇奉神器幸昭高院法皇幸修學院○二月遷御權大納言藤原基熙第將軍家綱遣今川範貞獻御衣及白金一千枚○三月荷蘭來聘○七月權中納言源頼房卒遺命子光圀曰邦俗以殉為禮君而無殉者稱之不君

正之禁殉死　英吉利定新律以減國人自主之權　信綱疾革不念佛

臣而不殉者稱之不臣不仁亦甚矣汝其禁之時其臣真木景猶山野邊義忠等皆欲殉之光圀親詣其家諭止之○閏八月家綱奏封其弟綱重於甲府綱吉於館林並食二十五萬石命使諸侯造公卿第宅○是月保科正之禁藩臣殉葬後水戸之禁僅三月有此禁令、時人以為暗合、○是歲〔波〕國境日闢、歐州各國皆遣使來聘、〔荷〕英人阻荷人近海捕魚、荷人恨之、〔法〕帝自聽政、去宰輔之權、禁賭、〔英〕焚舊時律例、重定新律、以減國人自主之權

○二年正月朔天皇在行宮停三節會○三月老中松平信綱卒子輝綱嗣信綱鋭敏絶人、練達時務、壹心奉公、初家光之薨也、由井正雪等謀逆、後大火、人疑賊黨所為也、物情恟々、信綱從容區畫、事無壅滯、人心頼安焉、罷諸藩任子、毀方廣寺銅佛鑄錢、皆出信綱之議、天下以為不愧古賢佐、至是信綱疾革、其母勸之念佛、信綱曰、兒常圖涓埃報效、而今不幸嬰疾、不得竭力於國家、遺憾莫大於此、未暇念佛也、言畢瞑、時年六十七、○以青山宗俊内膳正為大坂城代罷更番○四月家綱造

忠勝辭封亦與漢二疏所言相符可謂能燕翼孫謀者也　是歲癸卯

皇宮課毛利黒田諸氏助役○五月京師地大震行宮二條城皆壞五條石橋崩○六月諸國大水○七月酒井忠勝卒子忠直嗣忠勝典樞機三十余年、為天下所倚頼、家光嘗欲封以駿河、忠勝辭曰、此東照公菟裘之地、臣不敢當、後又欲封以甲斐、曰、此武田氏割據之地、臣不敢當、又遣人諭之曰、卿不欲去若狹乎、吾當給以鄰近之地、忠勝固辭曰、臣所以辭封者、亦有說焉、執柄之臣、祿厚則驕、驕則覆、古今歷々可徵也、今臣受厚祿、安知不異日生侈心乎、縱臣恭謙終身、安保子孫之不招禍乎、家光嗟歎而止、至是卒、年七十六、○大槻崇曰、嗚呼寛永之朝、何良臣之多也、掃部頭井伊直孝、讚岐守酒井忠勝、伊豆守松平信綱、周防守板倉重宗、並在政府、和而不同、外間擬其有隙、告之大猷公、公怒詰忠勝等、忠勝謹答曰、臣等和於公議、而不和於私事、所以政無私曲、苟公共和而係違、無所爭、則何由能得致太平之道、公大悟曰、理宜然、然則告者妄也、忠勝曰、非妄也、彼陳其所見耳、○是歲〔唐〕明鄭成功卒、清聖祖玄嘩即位、明年改元康熙、〔意〕法帝與法皇有隙、起兵相爭、〔英〕王娶葡王女、得葡屬亞非利加及印度之地、

○三年正月天皇讓位於皇太弟識仁親王在位八年改元三

紀元二千三百二十三年癸卯
歳清聖祖康熙二年
洋千六百六十三年
家綱禁殉死頒武家法則

明暦、萬治、寛文、後二十三年崩、壽四十九、葬泉涌寺、○帝馭世、災異荐臻、民心不安、自謂朕涼德之所致、因避位、徙御凝花洞、讀書品茗、優游卒歲、嘗謄寫御府記録各二部、納仙洞文庫、既而御府記録災、今所存帝親寫者尚多云、

靈元天皇、諱識仁、後水尾帝第十六子、母新廣儀門院、藤原氏、贈左大臣基音女、○寛文三年四月、天皇即位、時年十歳、尊先帝曰太上天皇、稱新院、更稱明正上皇曰本院、○將軍家綱令天下禁殉死、初家康極論殉死非禮、諸侯往々悟其非、而因循未改、惟水戸會津二藩僅禁止之、至是其禁始公布天下矣、○以酒井忠清爲大老、賜三萬石、威權頗縱、○八月、家綱頒武家法則二十四條、○以久世廣之大和守爲老中、○九月、以小倉藩主小笠原忠眞爲鎮西探題、○是冬、德川光圀養兄頼重子綱方爲嗣、頼重尋養光圀子頼常爲嗣、○十二月、京師地震、市廛皆壞、○是歳、唐清伐鄭經、取兩島、荷始作水龍、英是時英國屬地在西印度者有九島、有在比利時者、有在印度者、有在大西洋者、有三厄里諸島、

新瑞典
雷震大阪天主閣
定絹布長

○四年六月、上杉綱勝坐事削其封米澤三十万石之半、綱勝卒、無嗣、命吉良義英上野介子景隆承其後、○九月、關白光平辭攝政、以左大臣房輔代之、○是歳、唐清遣兵伐臺灣不克、英王取瑞典所據之亞美利加、曰新瑞典、令居于新地者與他國通商、人皆憾之、○五年正月、雷震大阪城天主閣、城中藏焇藥、衆驚譟、曰藥發則立致粉齏、城代板倉重矩令曰、火藥已投壕中、衆乃定、重矩嚮令人徙火藥於私第云、○十月、家綱禁日蓮宗不受不施派、○十一月、以土屋數直、板倉重矩爲老中、○德川光圀毀境内淫祀三千八十八宇、○是歳、定絹布長二丈六尺爲一端、○始置京師町奉行、以宮崎若狹爲之、○是歳、英始作泳鐘、以沉水採物、

流京極高國於南部
光圀毀境内淫祀又毀新寺
英吉利販支那茶葉
禁種烟草

○六年四月、家綱禁諸侯騶從過馬三匹槍七條、○五月、京極高國有罪、流高國於南部、子高頼於伊勢、沒丹後七萬五千石、家綱遣青山幸利於丹後收其城地、高國老臣澤岡圖書見幸利曰、寡君獲罪國除、臣等不敢抗命、但未得主命、而付城如天下笑何、臣請剖腹以致城、幸利馳使報之江戸、高國手書諭之、圖書等輸城而去、○七月、德川光圀毀國内新寺九百九十七宇、藉破戒僧爲編氓、○十月、錮處士山鹿義矩於播磨赤穂、義矩著聖教要録、辨駁宋儒、由此獲罪、○十二月、詔新院第一皇子長仁紹八條家、○又勅吉田卜部兼敬列朝貴、○是歳、波國運日衰、英倫敦城火、三日夜焚屋一萬三千、是年仍與荷人戰、並侵掠荷境、天文家奈端始究日與地大攝力、始有保家、始販支那茶葉、葡王始親政、昏懦而失民望、尋爲國人所廢、○七年二月、家綱遣巡察使於諸國、廉問風俗、○三月、禁播種烟草於良田、○四月、詔新院第二皇子幸仁紹花町家、○五

家綱聘吉川維足
流高力隆長於陸奥
禁庶人佩刀

月、水野元知坐喪心國除、以安中二萬石賜堀田正俊、○七月、家綱聘神道者吉川惟足、惟足界浦人、嘗受業卜部繁兼、盡傳其奥秘、後游事會津、至是聘於幕府、○九月、盜竊外宮寶刀、所司代牧野親成捕斬之、○十二月、遣使巡察西海諸藩、○八年春、以老中板倉重矩攝京都所司代、○二月、流島原城主高力隆長於陸奥、子常長於出羽、沒其封三萬七千石、初隆長父忠房得封島原、以其地新經兵禍、命之撫輯農商、且賜金穀助賑恤、至隆長苛刻無恩、百姓大困、巡察使入其境、訴者相屬、遂失其封、○三月、以攝政房輔爲關白、○四月、禁庶人佩大刀、著絹紬、○八月、削奥平昌能封二萬石、昌能父忠昌卒、其臣杉浦某殉死、家綱以其犯大禁、削昌能封、杉浦二子皆處斬、於是殉葬始止、○是歳、日始製花玻璃、

日南王設節會

○九年三月將軍家綱奉法皇命修泉涌寺落之○十一月朔日南至設節會○是月納藤原房子教平女爲女御家綱使松平美作守入朝賀大婚○是歲京師饑勅家綱爲粥賑之○是歲意昔西利火山吐燄近邑盡爲融汁浸沒西王驕奢傲慢令民間家出二燈○十年二月以永井尚庸爲京都所司代罷板倉重矩攝職○

本朝通鑑成

五月以穀價騰貴令諸國禁釀酒○六月本朝通鑑成林恕所撰家綱以其稿示三宗藩尾紀二藩皆賀其盛舉獨光國閱之至以皇朝爲吳泰伯之後大驚曰天朝自有正史在如何取海外妄說以汚皇胤且祖宗之於西土抗禮不相下今乃以附屬國自處是誣祖宗也請命改定聞者歎服○八月大阪大風船舶檣楫破壞不知數人多溺死○閏十月頒新量於天下○是月

蝦夷作乱討平之

蝦夷作亂松前泰廣討夷之初東蝦夷有釋仙者勇力超人鈔掠諸島礦夫莊太夫娶其女使之謀松前夷人鬼菱歸心松前屢與釋仙戰釋仙攻殺之而松前藩永之知商船載官吏至釋仙又殺之奪貺數人遁還松前始知有變馳使江戸請討之家綱使摩下松前八左往援之八左則泰廣也松前將蛎崎作左率兵進入夷境與釋仙夾水挑戰八左及我兵繼進襲夷百餘人夷走據山我兵追薄夷下山洞水遯諸將進討前軍距夷居里許使人謂之曰汝欲戰乎降乎釋仙懼獻方物請來降乃留釋仙以下二十餘人飲酒密報之後軍至夜後軍咸至合圍大喊悉斬之釋仙伏頸受刃衆進平夷壘莊太夫帥餘黨來襲我兵邀擊殺之夷地悉降○是歲封左京大夫松平頼純於伊

法蘭西造火槍

豫西條頼純德川頼宣第二子○是歲國更定律例法始造火槍之及奧日耳曼人善作鏡英公使欲觀其法秘之不示

○十一年正月權大納言德川頼宣卒頼宣豪邁有識量家康諸子中享年最永聲名

那波道圓直言

大震好學通大體嘗親以佩刀試死囚應手立斷左右讚嘆儒臣那波道圓獨蹙額無言頼宣顧曰漢土亦有如此者乎道圓曰人君手斬人者桀紂是也邦俗及罪人者戮多是也頼宣作色而入既而召道圓曰汝言極善厚加褒賞○

伊達宗勝蓄異志

四月家綱治仙臺藩之獄初伊達宗勝欲奪宗家與宰臣原田宗輔謀鴆綱基伊達宗重訴之幕府大老酒井忠清召宗重宗輔對辨宗輔辭屈挺刀斫宗重一座驚起殺宗輔宗輔隷片山某擁宗輔子大內藏若據其邑綱基老片倉某誘殺之家綱流宗勝於土佐召綱基曰卿幼齡不嘗預國事故釋罪而不問自今卿其親事毋使群臣懷覬覦○七月琉球來聘○十二月松平輝綱卒輝綱好武督勵其下講習武技創意造戎具世爭模之輝綱少時從其父討耶蘇賊然非有戰功而以武

法蘭二國爭戰用火槍

著○是歲法與荷蘭爭戰始用礮熕火槍法費用不足國債不償息民皆怨之聞荷人自地中海商販値一百餘萬遣兵擄取卒無所得國人恥之

流與平源八等於伊豆

○十二年二月流處士與平源八與平傳藏夏目外記於伊豆大島初源八父內藏事與平氏內藏與族隼人爭事自殺昌能逐源八母弟外記族傳藏亦坐免而不問隼人二人皆欲

助源八報仇隼人懼匿麾下人家源八謀知之夜帥七十餘人襲之擲炬門內連呼失火奪門而入適隼人不在乃殺其父平齋及左右數人而去隼人自騎馬擁十餘人追及傳藏盤槍還鬪鎗隼人仆之哀甲不傷乃投槍相搏遂擠之塹令源八馘之傳藏等三人詣大老井伊直澄第自首請就死直澄感其義烈具狀白家綱爲請減死後遇赦而還遂仕井伊氏云○三月京北隱士石川重之歿重之號丈山初仕家康大阪之役犯軍律見黜退營詩仙堂於洛北而隱焉後光明帝欲召見之重之詠國歌辭之帝高其節卒年九十

蘭人獻輿地圖

○和蘭人獻輿地圖○六月以權大納言藤原兼輝爲內大臣兼輝教輔子○十二月保科正之卒

正之好學兼通神道

正之以幕府宗室負天下重名與德川光圀池田光政齊名尤潛心正學兼通神道初受神道於吉川惟足後聘京師人山崎嘉爲師所著有神社志二程治教錄等其補佐家綱撰輔養篇以進至是卒年六十四吉田兼敬追贈稱土津靈神以其有功於神道也○是歲荷英法來伐法人陷境內數城決水淹之兵始退始作水龍皮管

○延寶元年五月京師火延燒皇宮天皇奉神器避火幸右大

英國請互市

臣基熙第○英吉利國使者來長崎請互市荷蘭人告其意不

重矩匾其居曰咬菜

可測、乃却之。○老中板倉重矩卒。重矩溫和有度量、嘗匾其居曰咬菜、謂人曰、自警語耳。及卒、家無餘財、時人悼惜焉。○十二月、以阿部正能播磨守為老中。○是歲、唐平西王吳三桂反。明年、靖南王耿精忠等應之、起雲南、貴州、廣西、湖南、四川皆陷于賊。

英吉利定律法

○二年二月、將軍家綱貫修皇宮、司命松平綱政助其役。○夏、畿內大水。○是歲、英重定律法、不許天主教人入仕籍。

鑿新溝於芝

○三年春、家綱令因備二藩鑿新溝於芝、二藩辭以國用匱之。家綱怒、久世廣之曰、兩藩既食三國、不能鑿一溝耶。想東藩鑿塹、西藩築壘、祖宗之制也。兩藩辭役、不為無謂矣。今命之他藩、是辱兩藩也。不如令有司為之。家綱從之、遂起新溝之役。○五月、阿部忠秋卒。忠秋為人忠厚、輔政三十餘年、廉介自特、杜絕請託、及致仕、幕府有大事、輒就而諮焉。○

按視無人島地

長崎奉行使清人在長崎者造巨船、募人赴無人島、獲珍禽異

勢尚齒會

卉而還。家綱命畫工圖狀屏風。○十一月、皇宮成、設尚齒會、慶法皇壽八十。是夜、洛西火、延燒行宮本院及縉紳第宅、帝奉神器幸青蓮院、乃徙御於新宮。○十二月、大老井伊直澄卒。○是歲、英始建觀象臺于倫敦之綠林。

光圀令儒臣蓄髮

○四年二月、流長崎代官末次茂房於隱岐。初、慶長中、豐臣氏以村上某為長崎代官、末次氏訐其贓、因伏誅、而代其職。至是茂房亦以贓敗。○德川光圀命儒臣蓄髮曰、自足利氏之衰、武人率不識字、令僧徒掌文墨。及海內既平、儒者猶承其弊、皆不蓄髮、人亦以方外徒待之。夫儒者講人倫之道、君臣皆儒也、安得以異流待之。儒者蓄髮昉於此。○冬、芝之新溝成。○仙洞御所及東福門院火。○是歲、唐賊耿精忠、尚可喜、王輔臣等歸降、吳三桂勢仍熾。

○五年正月、家綱命上杉長久弔災、尋造二宮。○七月、以大久保忠朝為老中。○十月、上皇宮成、家綱命吉良義英賀之。○常陸陸奧海溢。○十二月、以右大臣基熙為左大臣、內大臣兼輝為右大臣。

家綱獻書

○是歲、家綱獻冊府元龜、稗海、百川學海等書。

再興放生會

○六年六月、皇太后德川氏崩、壽七十二。○九月、修石清水放生會。放生會廢者數百年、於是再興。○家綱賜其弟綱重死。初、綱重驕奢無度、國用告匱、請貸金濟事、執政等議為大不敬、故有是命。○是歲、唐吳三桂稱帝、尋病卒、賊退雲貴。緬求廷臣譜牒焚之、令官人不論世族。英公議舊教人不許選入巴力門。

貨幣以純粹不雜者為貴

○七年四月、老中土屋數直卒。數直、民部少輔忠直子。初、慶長中、家康鑄黃金、以造新貨、名曰慶長金。至家綱時、鑄官建議鑄銷舊貨、殺以白金、則黃金倍蓰、必有利天下矣。數直不肯曰、貨幣以純粹不雜者為貴。今殺以白金、此令天下之至寶為瓦礫也。瓦礫山積、何足貴哉。由是其議遂寢。○六月、老中久世廣之卒。

廣之仁恕明粹、嘗侍家光、恪勤、遂至老職。○七月、以土井利房能登守、堀田正俊加賀守為老中。

英吉利國政分為二黨

○是歲、唐清兵三路入雲貴、吳氏亾。英國政分為朝野二黨。俄國土耳其人來寇、與土人盟約、息兵二十年。

將軍家綱薨

○八年五月、將軍家綱病篤、大老酒井忠清援鎌倉故事、曰迎親王於京師為嗣、衆無敢可否、獨堀田正俊爭之甚力、議乃止。德川光圀請使家綱弟參議綱吉為嗣、家綱聽之、立為世子、敘從二位、任權大納言。八日、家綱薨、年四十、謚曰嚴有、葬寬永寺。自是寬永、增上二寺為德川氏塋域。○六月、勅贈家綱正一位太政大臣。

內藤忠勝刺永井尚長於齋場

○世子綱吉設法會於增上寺、令內藤忠勝等掌其事。忠勝殺永井尚長於齋場。初、尚長不禮忠勝、忠勝啣之。是日、尚長因事斬忠勝、忠勝憤怒擊殺之。即日賜忠勝死、沒其封鳥羽三萬五千石。以尚長傲慢激變、亦沒宮津七萬五千石。○七

先鋒之任不敢讓他人

綱吉下令用心民政

英定地球經度

月綱吉自西城徙居本城受三藩及諸侯賀或有議設策試諸侯向背者光圀曰我宗傳承五世誰敢懷異圖倘有之我請任征討使井伊直興進曰先鋒之任我不敢讓他人議即止○八月後水尾法皇崩○是月詔拜綱吉征夷大將軍陞正二位內大臣綱吉使井伊直興入朝謝恩○閏月綱吉令代官曰民者邦之本也代官之職務察民疾苦使無饑寒之患年豐則民怠惰之産業以防懶惰長吏用心民事不得専任小吏凡堤防橋梁以時修繕令不毀壞○十月綱吉以子德松爲世子初綱吉封於館林聘藤原房輔女爲夫人其侍婢小屋氏爲綱吉所寵幸生一男至是立爲世子○十二月罷酒井忠清大老○封牧野成貞爲列侯綱吉在藩邸成貞父成儀爲之傅成貞襲祿至是封侯寵眷日厚○是歲圊先是鄭成功卒子鄭經乘吳氏亂伐福建至是回臺灣因始定地球經度始由東印度公司通商于支那澳門

護國寺

下馬將軍

綱吉親聽訟賜小栗正矩死

○天和元年正月家綱遺使諸國巡察風俗○二月召上野護國寺僧亮賢賜之高田藥園以建精舍仍號曰護國寺以綱吉在孕時其母囑亮賢有所禱請因有此命○五月酒井忠清卒初忠清爲家綱所親任威權熏熾賄遺相屬以其第近下馬牌時人呼曰下馬將軍家綱病篤議立嗣忠清有異論及綱吉立罷職致仕至是俄卒年五十八或傳忠清憂懼自殺綱吉聞而疑之欲遣使診視女壻藤堂高久松平定有請曰蜚語何足信臣等以百口保之綱吉乃止○六月綱吉召松平光長臣小栗正矩荻田主馬親聽訟遂錮光長於伊豫松山綱國於備後福山沒高田二十六萬石誅首惡正矩父子流主馬長賴八丈島先是越前參議忠直以驕横見放竄生二子長良長賴及一女於配所子光長嗣永見某究死令二弟冒其後以妹嫁小栗正矩光長子綱賢先卒無子長良亦蚤死時人謂長賴必爲嗣正矩狡譎多智詐言長賴當立長賴大悦傾心結附既而正矩赴江戶請光長立長良子綱國任參河守長賴恚憤欲與其老荻田主馬等謀殺正矩謀泄國內騷擾遂訴江戶經歲不決至是綱吉親聽之正矩曰臣之所爲始非有私某之事具

內宮災

大藏經刻成

幕府毀安宅艦

有券書老中阿部正武曰汝果忠耶何用券書適足以見其奸詐矣正矩不能應乃廉問悉得其實遂處正矩以下數十人於刑諸侯聞綱吉能威斷疑獄莫不震怖○十一月權大納言藤原實起子參議公連有罪褫其官流于佐渡○伊勢內宮災○以戶田忠昌山城守爲老中○真田信利有罪沒沼田三萬石信利爲人暴慢其臣佐藤直方屢諫不納直方致祿而去信利妻酒井忠擧妹也每歎曰直方去則吾家不免忠擧乃聘直方善遇之○十二月以老中堀田正俊爲大老○是歲黃檗山大藏經刻成初僧鐵眼欲刊藏經積募金若干會歲饑悉賑衆復募金歲饑又散之至是三募終能成功云○是歲圊臺灣鄭經卒因始傳造馬口鐵之法因與澳人戰用俄立約助澳土人割地與俄

○二年正月遣使伊勢奉幣仮宮虔謝火災○二月房輔辭關白以右大臣兼輝代之○是春幕府以堀田正俊議毀安宅艦時昇平日久不復修船艦長崎奉行赴任至借船於西藩諸侯

木門人才之盛我邦今古所罕

觀韓人馭術

禁婦人服飾用

○四月琉球入貢○以諸有司職俸爲常祿○五月備前少將池田光政卒光政嘗用熊澤伯繼有成績家宰疾之伯繼致仕而去光政以爲群臣不知由己不德刻苦修己群下悅服教化大行至是卒年七十四○七月綱吉辟用加賀儒臣木下貞幹貞幹京師人幼穎悟僧天海異之請爲弟子貞幹不肯年十三作太平頌後光明帝見而奇之將徵試之會帝崩事止貞幹師松永遐年學大進加賀前田氏聘之貞幹擧師子永三自代前田氏併聘二人貞幹善教人一時英才多出其門新井君美室直清最著云○八月朝鮮來聘贈物德川光圀書不具姓名惟用字印光圀遣使詰問自是書式始從禮○九月綱吉觀韓人馭術○是歲山崎嘉卒嘉字敬義號闇齋京師人唱程朱學門徒數千人晚唱神學保科正之嘗聘爲賓師○是歲圊淸伐臺灣鄭克塽降鄭氏亡國土耳其人二十萬人圍澳國京城澳帝出奔日耳曼人荷蘭人來援土人始退因始作吸水器

○三年正月江戶大雨水○二月綱吉禁外國輸哆羅猩旃珍禽異獸寶玩奇器等又禁婦人衣服用金線綿繡及過巧組織

（金線紬繻）
○遣若年寄稻葉正休於攝津巡撿水路○停諸藩獻純子繻子時服○禁畫師工匠等雜流佩大刀○立朝仁親王爲皇太子以右大臣藤原兼煕傳之自後小松天皇之後不復立東宮者十三世至是復焉（復立東宮之典）○立女御房子爲皇后稱曰中宮綱吉遣松平賴常等入朝賀之○十月令曰今歳豐穰諸國宜蓄米穀以備凶荒○是歳綱吉命儒臣林春常等考訂參河記更名武德大成記（考訂參河記）（○是歳國清水軍將施琅擊臺灣平之鄭氏降國法皇欲與各國合約攻土耳其國有亜美利加五處土人與英人議和）

○貞享元年二月伊豆大島焚灰沙塡海爲山○八月少老稻葉正休殺大老堀田正俊於營中一坐以爲失心挺刀亂斫正休徵笑而死正休素與正俊親善正俊恃寵專橫正休屢諫正俊不聽會正休撿攝津水路還報曰非費四萬金不成正俊竊（稻葉正休斫大老）

議以二萬金興役正休怒遂及是云（正俊之死也弔者塡門而正休之家會葬者唯親戚弔正休耳獨德川光國遣世子綱條往賻焉）（光圀一弔正休可以嘆於泉下也）○是歳詔陰陽博士安倍泰福改曆法用大統曆名曰貞享曆幕府始置天文局擢保井算哲爲司天職（算哲更姓名曰澁川春海○是歳國清侵魯西亜東境國下議院議王査而士卒後不能世及因祖護天主教之故上議院不從其議）（貞享曆成）（天文局）

○二年正月綱吉以日次記二百三十卷附賀正使獻之（獻日次記）○二月後西院上皇崩○六月阿媽港人護送我漂民綱吉諭犯禁謝絶（阿媽港船送漂民來）○減淸和蘭互市歳額（減清蘭互市歳額）（○是歳國復嚴不服教之禁商民多徙避他國國王雅王密拏毱欲諸臣亦恃才而驕好惡不情死後國亂弛天主教民入仕籍之禁）

○三年正月徙封大久保忠朝於相摸小田原（忠朝曾祖忠隣遭讒褫封人憐其寃至是復其舊）

○八月定朝鮮通商之法一歳以金一萬八千兩爲限禁貿無用物品○十二月定琉球通商之法一歳以金八千兩爲限（定朝鮮琉球商額）○是歳割下總利根川以西地屬武藏○紀藩臣和佐大八試射於京師蓮華王院（一晝夜間發一萬三千五十餘箭中者八千一百三十三時人稱其絶技○是歳國王偏護舊教而黜新教因下令毋許駁舊教事是歳設抽氣箭之法國敗于匈牙利又與俄人戰）（和佐大八射藝絶倫）

○四年二月綱吉令曰凡亡畜狗者必搜索若有他家狗來必收養之求其主以還之綱吉喪世子百方求嗣不得知足院僧隆光說曰人之乏嗣皆前身多殺之報也今欲求嗣宜禁殺生也將軍生歳在戌戌屬狗最宜愛狗綱吉然之故有此令又停獻生魚海錯（是歳丁卯）（人之乏嗣前生多殺之報）○三月禁蓄魚鳥供食料命放之○天皇讓位於皇太子（帝性英敏能通下情仁厚謙抑雍容垂拱嘗以數百金得一名硯以示群卿咸以爲珍藤原經敬獨不悅欲入

諫故稱眼昏難睹奉御硯出殿爲誤失手碎之稽首曰臣惟御器皆用邦產未聞用漢土故器陛下勿妄費財用以索異器帝嘉其言）（藤原經敬碎御硯直諫）在位二十四年改元三曰延寶天和貞享（後四十六年崩壽七十九葬泉涌寺）

東山天皇諱朝仁靈元帝第四子母敬法門院藤原氏（內大臣宗條女）

○貞享四年四月天皇即位時年十三尊先帝曰太上天皇關白兼輝爲攝政○是月遣使奉幣大廟告受禪綱吉使保科正容（肥後守）入朝賀之○六月秋田輝季臣某坐殺燕處斬流其子（殺生之刑始于此）○七月流不受不施僧日庭日弘於佐渡○十一月行大嘗會設悠紀主基二殿命近江丹波令進禾後柏原天皇廢此典以來不復行至此復之（紀元二千三百四十七年）（清聖祖康熙二十六年洋千六百八十七年）（復大嘗會）○是歳綱吉令曰凡貸錢於人暫收田園者不得使田主出租税鬻田園者異日若欲償還必

再造大佛殿
定淸舶商舶
柳澤保明爲昵近

勿拒之、又令曰、有人棄子於塗、必須收養。○熊澤伯繼上書論政事得失、綱吉怒、命錮之古河。○是歲、日帝子約罕爲匈牙利王、議定此位世傳澳國世子。英刋行奈端算書。

○元祿元年四月、詔東大寺僧公慶募天下、再造大佛殿。○定淸舶互市歲額爲七十隻、後增十隻。○十月、以土屋政直爲老中。○十一月、綱吉徙湯島知足院於神田橋外、營一大伽藍、改曰護持院。綱吉臨焉、遂過牧野成貞第、親爲猿樂、成貞令侍兒上場、成貞亦起舞、盡權而歸。自是綱吉屢臨諸臣第。○擧柳澤保明爲昵近、賜食邑一萬二千石。保明稱彌太郎、初稻葉正休之殺堀田正俊、牧野成貞將趨入告變、保明時爲次番、遏之曰、安得佩刀而入。成貞驚謝、綱吉自旁窺見、異之、擢用寵遇日厚。○命松平忠房松浦棟造唐館於長崎。○是歲、淸武昌親兵叛、伐平之。帝南巡閱黃河堤工、又征噶爾丹。荷英人請維廉以兵船攻其妻父英主。國與克林蒙古人戰、因始作氣機內之簫衡。英荷蘭王維廉以兵船來、破倫敦、國人咸悅、王奔法國。

老人星見
封本莊宗資爲列侯
三扇函
英王威武才智

○二年正月、司天臺言老人星見、幕府諸臣獻酒賀之。○三月、以攝政兼輝爲關白。○六月、綱吉禁優童舞妓出入邸第、又令曰、凡猪鹿豺狼傷人害田園者、得殺、其他無故殺生者、一切處刑。○八月、升前田綱紀加賀宰相座次班三親藩後。○十月、詔皇弟作宮、紹八條家後、改家常盤井。○十一月、綱吉封毋弟本莊宗資爲列侯、賜一萬石。宗資爲人循謹、常以盛滿爲戒、嘗掛五十錢於梁上、書其旁曰三扇函。人問其故、曰、吾在京貧甚、適幕府召我、乃欲買扇三柄、囊中僅有五十錢、今以姊故、身極顯榮、而忘前日之寒素可乎。因揭自寓警戒耳。○是歲、幕府徵京師詞人季吟、畫工土佐廣澄、伶人狛高規各供其職。綱吉好散樂、故優伶多列仕籍者。○是歲、淸俄人至定黑龍江經界。英因維廉攝政、與巴力門議、立王、久無成。議卒以維廉及其妻馬利爲英王。王威武才智、冠于歐州。凡所設施、悉順人情、惟國人仍有異議、法帝助故王、以軍火錢糧復歸於阿爾蘭、將謀復國。

移聖廟於本鄕
儒士蓄髮
聖廟成

○三年正月、兼輝辭關白、以左大臣基熈代之。○七月、綱吉以忍岡孔子廟狹隘、移之本鄕、又修日光廟、三年而畢功。○八月、綱吉以日光廟成、親爲猿樂、以落之、召諸侯及諸士觀之。綱吉喜怒無常、近臣多忤旨獲罪。牧野成貞憂之、勸綱吉召儒臣講經。又召伶人作戲、綱吉亦親爲之云。○九月、德川光圀致仕。明日、任權中納言、不得辭、乃受之。○是歲、英王維廉征阿爾蘭、克之。故王回法、維廉散遣軍士、軍士附于法、法以水師敗英人及荷人于海上。

○四年正月、綱吉命法印林信篤蓄髮、任大學頭。儒臣始蓄髮、唯醫師畫工、仍稱法印法橋云。○二月、遷忍岡聖像於新廟、綱吉牓以大成殿三字。又令畫工狩野益信畫七十二賢及先儒像、寄之。○三月、綱吉

起防火局
綱吉講論語
光圀建碑湊川

臨柳澤保明第。保明新營亭榭、供設甚盛、綱吉大悅、賞賚及家臣。自是綱吉逓臨成貞保明兩第、殆無虛月。○四月、禁日蓮宗悲田派。○六月、肥後阿蘇山石墜如雨。○閏月、綱吉奏起防火局於建禮門南、令小出英利掌之。自是近畿武族每半歲更直、曰內裡救火夫。至享保中而廢。○是歲、英王維廉回荷蘭、與隣國同盟攻法。是歲英人在北米者有二萬人、始種稻。國以英人爲將軍。

○五年二月、綱吉謁聖廟、親講論語。於是士人彬彬知向學。慶元以來所未有也。○八月、流高野山僧徒六百二十七人於西海諸國。初學侶行人爭事相訴、綱吉因定之法、令僧徒、不服、執政諭之、不聽、遂處流。○十一月、增柳澤保明封三萬石。○是歲、德川光圀遣使湊川、修楠正成墓、題曰嗚呼忠臣楠氏之墓、刻

以楠氏墓蕪廢歲久也

朱之瑜贊於碑陰、湊川正成戰没處、○是歲、䡄始作行海兵船、㒵與法連戰有勝負、時國用日䂓、始借票於民、百分息七、

停鈎舟

○六年三月、綱吉爲答賀正使設筵親講大學○四月、天皇朝靈元上皇○八月、綱吉令曰、殺生既有大禁、而鈎魚者未絶、若窮治之、獲罪者必多、自今停鈎舟○松平忠之坐喪心没古河八萬石、賜弟信通三萬石、先是、水谷勝美卒、養子勝晴嗣、勝晴亦卒、没松山五萬石、命本多忠國正松山徑界、忠國令家宰氏家有忠監之、得十萬石、綱吉賞有忠、後毋有丈量事、吏皆取法於有忠云

架大橋

○始造新大橋○是歲、䡄帝自將伐土耳其、敗之、黒海㒵始置刀刃於火鎗之上

復加茂葵祭

○七年四月、詔遣左近衞中將藤原定基等祭加茂上下祠、著爲例、所謂葵祭者是也、自後醍醐朝廢此典、至是再修焉、家綱歲納穀千五百石、以充祭費○五月、綱吉令曰、愛物之令、屢布民間、而民間往往有傷狗、自今傷狗隱匿不發者、一村皆坐之、又禁棄狗子○十月、奏以増上寺主了也爲大僧正、

寺主任僧綱

任僧綱是爲始、○十一月、括收府下金魚、致之藤澤寺、令僧擧放生會

綱吉講周易

○八年三月、綱吉親講周易、諸侯群臣陪聽者四百三十八、爾後毎月數次、五歲而畢○織田信武有罪自盡、奏削其封、徙其嗣子信休於柏原○本多重益坐爲政苛酷、没其封九岡四萬三千石

改鑄大小鈑方金

○八月、改鑄大小鈑方金、款以元字、所謂元祿金是也、初綱吉欲謁日光廟、執政皆曰、日光之行、非費十萬金則不可、今殿下好施與、國用匱乏、十萬之財、未易遽辦也、綱吉流涕曰、我統理海内、而不能擧謁廟之典、恥不樂者累日、執政憂之、召諸有司議、計司萩原重秀請改鑄金貨、殺以銀銅、綱吉許之、海内悪幣之行、始于此、○九月、命執政諸有司曰、卿等用心獄訟、裁決曲直、勿有偏

私、吾講聖經、令卿等聽之、庶幾有所稗益○十一月、造養狗場、命吏檢市街壯犬、集之府西中野、狺狺之聲聞數里間、又令曰、傷狗者死、殺狗者梟、有病狗則鄰伍相告、延醫治之、時有狗醫頗致富者、

綱吉養狗又愛馬

綱吉又愛馬、禁燒馬頭毛及棄死馬於野、犯者罪死、○十二月、天皇賜和歌壽綱吉五十○是歲、詔贈源滿仲正一位、

擢伶人爲侍者

○九年三月、天下大饑、餓莩相望於途○八月、綱吉擢伶人百餘人爲侍者、於是市人競習猿樂、以求仕進○九月、綱吉臨柳澤保明第、召其臣荻生茂卿與林信篤、令問難司馬光疑孟○十一月、明正上皇崩

松下秀明著前王陵廟記

○是歲、京醫松下秀明著前王陵廟記、自項猗尊至正親町天皇、世陵墓歷歷可徵也、○是歲、䡄帝再征噶爾丹、與戰大敗之、勒功于察罕施諾山而還、

改訂地圖

○十年二月、納幸仁親王女幸子、爲女御、綱吉使本多政武等入朝賀大婚○閏二月、綱吉令諸藩改訂境内地圖上之○四月、以所司代小笠原長重、佐渡守、爲老中、先是、所司代毎交代、獄囚無輕重皆斬、長重深爲非、留重囚、放輕囚、以待代者、○五月、詔皇弟文仁爲親王、任兵部卿、幸仁親王叙一品、任式部卿

鑄二銖金

○六月、鑄二銖金○以井伊直該爲大老

代麾下廩粟以采地

○七月、綱吉令麾下五百苞以上代廩粟以采邑、初、萩原重秀建議曰、麾下士食廩祿者、漕輓之費、皆仰於官、不如賜采地、自收租税、其地雜租、亦當充秩祿之數、豈非上下兩便乎、綱吉然之、乃收諸藩封地在近國者、充之、戶田忠昌爭之曰、夫食廩祿者、遭凶饑而不困、國家之仁也、今一賜采邑、又以雜租充祿數、則地愈縮小、何以養士馬、非所以待士也、不聽、於是麾下士、既失廩祿、又不得速受邑、大困、幕府買米給之、米價日貴、時人莫不悪重秀者、○八月、森長成卒、無嗣國除○是歲、始税酒戶、酒戶賄吏私釀、以占巨利、

䡄帝習諸國工

○是歲、𠕇清主親征噶爾丹、朔漠悉平、䡄帝習蘭英吉利諸國、以責其工藝、㒵與法國和、王維廉自

藝

以柳澤保明爲老中改名吉保胃松平氏

荷蘭回英、

○十一年五月、梶定良卒于日光、葬之家光塋域背、定良爲家光近臣、家光薨後、營一寺於塋側、上墓誦經、不懈一日、至是卒、年八十七、德川光圀嘗感定良忠純、書問不絶、欲贈之良馬、會訃至、光圀悼惜、乃送馬於本寺、作文祭之、其略曰、嘗聞孝子廬親墓者、而未覩忠臣廬君墓者、乃今於居士乎見之、○七月、以柳澤保明爲老中、綱吉賜偏諱、改名吉保、胃松平氏、初牧野成貞自館林陪從、爲綱吉所親信、累遷爲執政、加封至八萬石、頗弄威福、既而見吉保之勢、輒已稱疾致仕、於是吉保獨擅政、威望過大老先輩、皆備員而已、

中堂火

○九月、寛永寺中堂文珠樓二王門成、初僧天海欲營中堂及文珠堂、以擬比叡山、未果而寂、公辨法親王請繼其志、綱吉起土木、柳澤吉保統工事、至是落成、綱吉設法會以行慶、萬舞九奏、一如足利義滿落相國寺塔儀、天皇親書瑠璃殿三字賜之、綱吉揭之中堂、會近街失火、南風猛烈、烟焰漲天、寺中坊舍皆蕩然焦土、唯中堂文珠樓僅免、時人謂之中堂火、

細井知愼建議修山陵

○是歲柳澤吉保臣細井知愼勸吉保修歷朝山陵、吉保請綱吉遣使搜索、其湮没不可識者、訪之父老、考之史傳、因故丘修築焉、吉保務收名望、聘致一時名士、知愼及荻生茂卿專備諮詢、知愼字公謹、號廣澤、以善書氣節著、茂卿幼從父於謫所、後遇赦還、閉門讀書、晝夜苦學、竟以文學聞、京人伊藤維楨排擊宋儒、立一家說、自號古學、茂卿欲陵駕維楨、創異說、修古文辭、儒者門戶之爭、始于此、○是歲、〔清〕伐黑龍江之江山峽、〔英〕俄帝來英、居于軍船廠、習學船政、遍觀機器博物諸院、是歲、始作火輪瀛機、以吸水、〔土〕英荷二國勸土與俄和、

英國作火輪瀛機以吸水

○十二年八月、諸國大風、屋舍壞倒、時頻歲凶歉、人民大困、綱吉命營假舍於本莊、以救流民、○九月、老中戶田忠昌卒、子忠眞嗣、忠眞爲奏者兼寺社奉行、別食一萬石、父子貴顯、時人榮之、初柳澤吉保民與隣境爭地、訴之、吉保民不直、忠眞臨決訟、謂父忠昌曰、直吉保民則不忠於公家、曲吉保民則恐不利大人、如之何、忠昌曰、執正道、忤權臣、由之父子取禍、亦所甘心、若懼禍枉道、則不孝莫大焉、忠眞悅、既而綱吉臨吉保第聽訟、忠眞判決曲直、無所回避、一坐握汗、吉保失色、忠眞尋辭職、至是嗣封、

忠眞判決曲直挫折權姦何等快舉

造永代橋

○十月、造永代橋、又鑿新渠於城南三田、以利漕運、○以秋元喬知但馬守爲老中、○是歲、〔唐〕帝閱黃河工程、遂至抗州、〔俄〕帝之波蘭、與波蘭丹麥、會議以伐瑞典、

○十三年七月、綱吉禁割鱣鯰、○九月、迎拜嵯峨清涼寺釋迦像於江戶外城、後爲例、○十二月、權中納言源光圀卒、光圀天資英敎、好學、嘗讀伯夷傳、慨舊史闕文、置彰考館、編輯史稿二百四十卷、曰大日本史、自神武天皇至後小松天皇、又撰禮儀類典、獻之朝廷、其他著書甚多、及告老、營居於水戶西山、衡門茅屋、不設墻垣、侍臣止數人、名重天下、外蕃來長崎、必問安否、至是卒、年七十三、諡曰義、○藤田彪曰、公生於建櫜之後、大猷公方紹述先志、霸業益盛、天下之事、莫復足憂者、但戰國餘習、未盡除、尊王之道、正名之義、猶或闕焉、苟非明其道義、以植風敎、則安知異日反亂之徒、不復藉口於北條足利、此公之所以深慮、而修史之業、所以篤任也、

光圀告老營居于西山

○是歲、關東又饑、令酒戶減釀額、曰、用米不過平歲五分之一、私釀益多、吏因緣爲奸、○是歲、〔英〕有兵船二百七十二、

淺野長矩刺吉良義英於殿中

○十四年正月、以稻葉正通丹後守爲老中、○三月、綱吉延天使於城中、淺野長矩內匠頭刺吉良義英上野介於殿中、即日賜長矩死、沒赤穗五萬石、初綱吉命長矩及伊達宗春掌天使館務、義英爲高家、衆每天使至、必攝接待之任、故參饗儀者爭行賄賂、長矩不敢贈遺、義英衆辱長矩、長矩憤怒、及饗日拔刀擊義英、傷其額、流血被面、義英眩惑而俯、會梶川某在坐、從後抱持長矩、衆扶義英去、綱吉大怒、命囚長矩於田村氏第、即日賜死、命脇坂安照、木下利康、往收赤穗城邑、先是長矩計至赤穗、其老大石良雄與衆議、請立長矩弟大學奉先祀、不報、良雄密謂同盟士曰、吾輩當去城以待時至耳、乃輸城而去、

收赤穗城

修六孫王廟

○八月、綱吉奏改造六孫王廟、廟在京師八條、即親王貞純第趾也、○是歲、關東大饑、道殣相望、

馬醫坐殺犬賜死

○十五年秋、綱吉命久世重之守荒井關、罷荒井奉行、○十月、馬醫橋本某坐殺犬賜死、下令曰、孤之所以禁殺生、欲使人人

死

存仁愛之心也自今已後上下宜體孤之意○十一月省奈良奉行為一員大阪町奉行為兩員○十二月令曰前禁播植烟草而四方犯法者滋衆自今一切種烟草之地悉植嘉穀違令者處重刑○是月故淺野長矩遺臣大石良雄等夜襲吉良義

大石良雄等復主讐

英弟殺之復主讐也先是良雄等聞綱吉錮長矩弟大學於安藝遂決意復讐乃率同盟士至江戸散伏各處俱義英動靜義英避仇於上杉氏良雄等無奈何一夜義英適歸家良雄諜知夜半襲擊遂馘義英乃驗其尸肩有刀痕衆喜曰此非先君之所手擊耶擔貫其首赴泉岳寺奠以祭長矩墓良雄遣人報之大學又令吉田冨森二人詣大監察仙石久高具陳其實即日命分拘良雄等四十六人於四諸侯○藤田彪曰近古忠義之烈莫赤穗諸臣過焉而當時議論紛紜雖

室氏著義人錄

儒生學士或不復辨其義不義鳩巢室氏慨然著義人錄議論稍定其功偉矣厥後義人之名彰明較著雖兒童僕婢尚能飽聞而饜道其相語稱義士不問可知為四十七士稱四十七士又不問可知為赤穗諸臣也夫士不幸處臣子之至變顧綱常何如耳誠能成仁取義俯仰無愧於天地則跡之顯晦於我何有抑自天下後世而觀之一言一行之義猶不忍使其堙滅亡

傳況若赤穗諸臣之忠義之烈乎嗚呼當時仕赤穗之君食赤穗之粟者何止四十七人昇平百年廉恥狗喪一旦變起倉卒鳥竄獸奔恬不知怪是義人所以痛根深惜也今者距赤穗之事又復百餘年風俗之變曷可勝言哉○安積信曰赤穗諸士遇家國傾覆相與協心於間關流離之中遂克復其讎是豈有為而然哉誠以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而復讎之舉乃人情所不容已也故雖婦人孺子皆稱道之赫赫如目前事往往至涙下而世儒以名教為任者往往詆諸士為非義士無乃意見害之邪意見之偏自學術不正起而議論乖戾反出於婦人孺子之下夫婦人孺子不知講學為何事惟其所感出於天性故好此懿德仍在世儒之上於是見天性之公固具於人心皆可以為忠臣孝子而意見之偏或有以錮之可勝歎哉

○十六年正月基熙辭關白左大臣兼熙代之○二月讓吉良義英子義固不死父難沒食邑流之信濃賜大石良雄等四十

賜良雄等四十六人死

六人死流其子弟於伊豆大島初綱吉命諸臣議良雄等罪林信篤曰良雄等報仇天下之大義也若罪其擅用兵器誅之則何以獎勵為人臣者輔政然之曰寛文中與平源八率衆報讐宥而不誅宜準據之荻生茂卿聞之謂吉保曰宥良雄等則上杉綱憲必復之讐如此則淺野氏亦必不外視兩氏構難事將不測是宥四十六士而招天下

良雄等遺言葬長矩墓側

之禍也不如殺之議乃決時綱吉謂公辨法親王曰赤穗諸士可謂忠烈矣殺之固可惜不殺則廢法處之將何如法親王不答謂左右曰將軍意將使諷吾救諸士耶雖然此輩而不死安足以成萬世之名哉此吾所以不答也是日遂賜死良雄等遺言葬長矩墓側人皆感其忠義香火至今不絕○十月江戸地大震城壁廬舍多壞壓

江戸大地震

死無算安房二總伊豆相摸海溢民家漂沒死者甚多是後連震半歲而止○綱吉令毛利吉廣藤堂高睦立花宗政等修營本城○是月小石川火延燒至本莊深川兩國橋焚溺死數百人焚死三千餘人○天皇以天災荐臻人心不安奏神樂於內侍所奉幣於二十一社○是歲英大風自法國羅尼河至英之北境倫敦喪資財五百萬溺于海者三百船計八千人拔本二十五萬

○寶永元年三月綱吉開一川於和泉河內間引大和川達於

開新大和川

界浦長四里餘曰新大和川○柳澤吉保逐其宰平岡某時吉保勢

傾內外輿馬塡門常使家臣待客其宰平岡某驕縱侮慢諸侯諸侯俛首不敢忤賂遺相屬會綱吉命松平昌親等四人修府城石壘昌親詣吉保第將有所諮稟值吉保不在則欲見平岡

昌親怒平岡倨傲

辭以公事明日復往平岡又辭昌親怒曰吾所以來者公事也而平岡侮慢如此吾將獲彼而甘心乃使人報其弟老臣率步騎千餘來圍吉保第吉保在城中聞之大驚與酒井忠擧土屋政直等夜潛還入自後門先令平岡急裝還國乃與忠擧等出見昌親謝曰君欲誅平岡固當然僕將誅之於國既已發遣幸見宥一座從救解之昌親意解而還聞者稱快○九月老中阿部正武豐後守卒正武在職二十四年尤以才幹稱○島津綱貴卒綱貴性豪毅嘗早朝上城及午綱吉未出綱貴見執政曰將軍未受謁得非憚煩乎請辭執政慰諭固留以告綱吉綱吉乃出見聞者嘆曰以將軍威嚴諸侯猶有崛強如此者矣○以本多正永伯耆守為老中○十二月綱吉養甲斐國主德川綱重子綱豐為嗣更名家宣○封柳澤吉保於甲斐食十五萬石故事甲

封柳澤吉保於甲斐

駿二國非將軍戚族不得封吉保以特命受封人皆異之初綱吉每臨吉保第吉保出其愛妾侍宴已而生男安輝吉保常謂安輝不類已吉保嘗入侍讌微言安輝類將軍綱吉不肯拒曰其或

英國築礮臺

然也、於是召內廳、賜名吉里、每入見、衆敬禮之、見猶儲君、人皆曰、將軍之封吉保、所以封其子也。○是歲、唐遣人探黃河之源。是歲、還至英國築礮臺於地中海口、據咽喉之地。

○二年三月、詔陞綱吉正二位右大臣、家宣叙從二位任權大納言。

根津諫死

○四月、再修根津祠、家宣往拜之。初根津某仕甲斐參議綱重、綱重沈湎於酒、根津屢諫不聽、綱重又宴、手擧大白、根津近捉其手以苦諫、綱重大怒手刄之、綱重後憫其忠、爲立祠祀之、至是家宣請綱吉置祠田供祭祀、因命新之。

造新館於海濱

○閏四月、綱吉爲家宣造別館於海濱、每夏月擇童男女端麗者三百人入園中、盛粧作揷秧戲、其費不貲。○六月、尾張美濃大水。○九月、以大久保忠增加賀守、井上正岑河內守爲老中。○是歲、唐帝南巡閱黃河工程。英奈端光學書成、始算彗星軌道。

○三年正月、封越智淸武、間部詮房爲諸侯、班若年寄。淸武家宣弟、冒越智氏、詮房家宣寵臣、爲近侍。

尾紀水三藩國

○五月、綱吉定三親藩國簿。○六月、改鑄銀幣、

簿用七器之始

謂寶字銀。○十一月、綱吉定與力同心以下章服。○是歲、唐雲貴總督執敵人李天極。英女王議以英蘇合爲一國。

○四年四月、以皇子慶仁叙親王、爲皇太子。○八月、綱吉奉勅造東宮。○以讚岐旁近三島屬高松藩。○十月、伊勢近江美濃尾張駿河遠江參河地大震、遠江海溢、沒荒井關、道稍埋、重富等巡視久能山。○綱吉令曰、諸藩藏古金銀以資武備者、宜出以易新金。其用楮鈔者、自今禁之。○十一月、基熙辭關白左大臣、家熙代之。

富士山焚

○是月、富士山焚、雨沙、白晝如夜者三日。綱吉召僧徒問吉凶、傳通院僧祐天曰、沙在地者也、今從天而降、不可謂之順。禽獸待人而生者也、今將軍以禽獸殺人、亦不可謂之順矣。綱吉不懌、明日召祐天、賞其直言。○是歲、罷駿河城番、以諸侯三人爲加番。

○五年二月、立准后幸子爲皇后、稱中宮。綱吉遣松平賴保入朝賀之。○令曰、去歲雨沙、遠近被害、武藏相摸駿河最甚、其田園廢爲不毛者、宜給地於他處以贍之。又令諸侯每秩百石、出金二兩、大興徒役、以除灰沙。

鑄當十錢

○鑄當十大錢、文曰寶永通寶。○東宮成。

皇宮火

○三月、京師火、皇宮罹災、天皇及皇太子避火於關白家熙第。延燒一萬餘家、焦土皆生白毛、長四五寸。○綱吉遣加藤明英、中條信治於京師、獻金千枚及御衣、尋奉勅造皇宮、課諸侯助役。○七月、畿內及近江伊勢大風。○綱吉臨護國寺、時鳥獸之禁益嚴、士大夫皆騎髦馬、已而人不敢騎、皆使牽之。○十一月、淺間嶽焚。○十二月、綱吉患麻疹、每夜有群狐呼躍殿

側。綱吉命近臣、蒙皐比驅逐之。

將軍綱吉薨

甲非併駿不可爲國

○六年正月、綱吉疾愈、明日暴薨、年六十四。初綱吉愛柳澤吉里、使寵姬藤大佐子養、欲辭軍職、新營比城而老焉、吉保益驕恣、以爲甲斐無魚鹽之利、非併駿河不可、因侍內宴、請增封、大佐自旁贊之、綱吉許之、欲待疾愈、益以駿河、又封其姻戚、以爲羽翼、至是疾愈命下、有日、夫人藤原氏知之、大憂之、而知其諫無益也、入候起居、因手刄戕之、遂亦自伏刄、薨執政與近臣議秘夫人喪、至二月、發之云。○本莊一行曰、元鐵木耳請言、伯顏白顏擧所酌酒曰、可慎者惟是與女色耳。嗚呼、綱吉兼泰平之業、縱酒色之慾、曾無鐵木耳求言脩身之志、驕侈遊蕩、終纖蹤於叔寶楊廣、稗史所載、無非玉樹後庭花、淸夜遊曲之類、楊堅李淵之不朶頤於其間者、亦幸矣。世稱綱吉夫人頗貞烈、恐天下亂由以生、屢諫之不聽、而綱吉薨於深閨、夫人亦從薨、世之爲燭影斧聲者、亦焉知其果不然乎。

家宣善馭權臣

○是日、柳澤吉保請曰、臣蒙故將軍殊遇、宜以身殉、而國有大禁、請披剃以報之。家宣曰、卿言是也。然祖宗以來、未聞執政而剃髮者、宜待葬事畢致仕披剃耳。吉保於是不得不致仕。聞者服家宣善馭權臣。○

除殺生之禁

家宣下令停大錢、除殺生之禁。綱吉嘗謂家宣及吉保曰、吾若死、愼勿廢殺生之禁。至是家宣以爲此禁不除、天下無蘇息之日矣、乃召吉保諭之。吉保曰、公慮及此、乃所以深愛故將軍也。家宣幷柩告曰、殺生之禁、在家宣一身則永奉之、至於令天下則有扞格、請爲萬民除之。乃召衆下令。

黜近侍毀狗廬

○罷老中柳澤吉保、黜諸近侍、毀狗廬放之。○葬故將軍綱吉於寬永寺、詔贈正一位太政大臣、謚曰常憲。遣內大臣藤原伊季於江戸傳命。是日、令織秀親前田利昌接伴天使。利昌以私怨殺秀親。翌日、賜利昌死、收其邑。○三月、蠲釀酒税。○五月、詔拜家宣征夷大將軍、陞正二位內大臣。○六月、柳澤吉保致仕、薙髪號保山。○是月、天皇

是歲己丑

讓位皇太子。帝即位之後、災變屢至、人心洶洶。帝自悔菲德、遂遜位云。在位二十三年、改元二、曰元祿、寶永。後患痘而崩、壽三十五、葬泉涌寺。

中御門天皇諱慶仁、東山帝第五子、母新崇賢門院藤原氏、內大

紀元二千三百六十九年己丑歲
清聖祖康熙四十八年
洋七百九年
改鑄金幣

臣隆賀女。○寶永六年六月、天皇受禪於假宮、時年九歲、尊先帝曰太上天皇。關白家煕爲攝政。○七月、皇宮成。○諸侯以下借幕府金者、萬石已上輸三之一、其餘悉賜之。○十月、以前左大臣基煕爲太政大臣、尋辭職。○十一月、天皇遷御新宮。○十二月、東山上皇崩。○所生藤原氏薨。○是歲俄瑞典人來侵、帝敗之、瑞王奔土耳其。

○七年、家宣命改鑄金幣、與古金並行、停貳朱金。初、家宣之未幷圖職也、執政請改鑄金幣、淸以佗金、增其數。家宣曰、方今財用罄竭、如卿等言、然大幷之儀、國之大禮、不可得省耳。苟得給其經費、其他一切從節儉。萬一有不虞之變、吾將以一身當之。聞者感泣。尋又議改鑄惡幣、有司曰、元金雜銀錫居半、今造純金新幣、使大小板重如故、則海內金幣減其半、不如小其形以充原數、以故價行之。民明知其爲純金、不敢不行。然後採金於各處礦山、漸補其不足、以復慶長之舊、計莫便焉。家宣從之、遂命改鑄金幣。其小皺及方金形如故、而薄小、歙文曰乾、世謂之乾金。○家宣頒新令十七條。○五月、老中小笠原長重罷。初、綱吉封柳澤吉保於甲

長重耻與詮房齒辭職

斐、許以鹵簿用薙刀。長重諫曰、薙刀雖同姓諸藩猶有不得用者、奈何許之。綱吉不聽。由此忤旨。及家宣襲職、間部詮房爲列侯。詮房原伶人、長重耻與之齒、遂稱病辭職云。時間部詮房寵遇日盛、前後增封至五萬石、常宿留城中、執政皆就詮房白事。家宣之在藩邸、尤好文

君美以博學被寵

學、新井君美以博學被寵、至是眷遇益渥、日備顧問。君美號白石、才氣超邁、記性絶倫。家宣有所問、輒援引古今、博辨風生。詮房亦重其才、屢就諮詢焉。○幕府遣巡撿使於諸國。○八月、詔贈德川綱重征夷大將軍、正一位太政大臣、從家宣請也。○十一月、天皇即位、遣使奉幣大廟、告受禪。家宣使榊原政祐入朝賀之。○十二月、以攝政家煕爲太政大臣。○是歲

獻禮儀類典於京師

德川綱條獻禮儀類典五百卷於京師。○是歲俄帝自將伐土耳其。帝欲開通北氷海與波羅的海、不果、因始建倫敦大教會堂。

○正德元年正月、天皇元服、太政大臣家煕加冠、左大臣輔實

君美論皇國稱謂

理髮。○二月、井伊直該再爲大老。○三月、家宣聘三宅緝明水戸儒臣、室直淸加賀儒臣、並爲儒官、新井君美薦之也。○四月、以阿部正喬豐後守爲老中。○七月、攝政家煕辭太政大臣。○八月、家宣令曰、頃巡察使上言、因詳國郡政治得失、風俗衰頽、四民困窮。予承職日淺、不敢問其罪、自今已後勉勵政事、令四民安其業。倘不竣者、具論其罪、無有攸赦。○十一月、朝鮮王李焞遣趙大億等上書、獻方物、賀將軍繼職。家宣使新井君美接遇之。先是、家宣命有司各録呈事例。君美欲將軍自稱以國王、上書建議十條。其略曰、天朝天子稱曰天皇、天子衆子曰親王、親王之子曰諸王、而蕃國君長亦皆稱王、若百濟王、任那王是也。唐書云、日本初王、皆以尊爲號、更以天皇爲號。然則王是非天朝天子之號。朝鮮記籍載日本天皇、國王代序、其所謂國王、即稱我盟主也。明人所謂豐前王、薩摩王是也。家宣遂用君美之議、其他接待之儀皆改定。

革定韓使接待

其一曰、使者至客館、宜下輿入門、我使至客館、宜迎之階下、既而使者至大阪、爭辯不從、對馬老平田秀賢進曰、諸君果不欲下階、吾將擁諸君而下矣、使者勉強從之、至江戶、示以改定式、使者不敢違、時人謂君美新進、敢變更故事、謗議喧然、君美欲乞骸骨、家宣曰、我之有君美、佛氏所謂一體分身也、謗議何足以介意、君美感泣而止○家宣以對馬守宗義方接待得宜、增封一千五百石○十二月、下谷火、延燒數萬家○是歲、曆帝巡視通州河堤、遣將復征噶爾丹、國與土耳其和、還所侵之地

定人馬搬運錢

○二年春、家宣置吏於草津駿府品川三所、檢往來諸士之擔、定驛亭人馬數及逆旅制○三月、新井君美上書幕府曰、國家待朝鮮供擬過豐、州縣爭以侈靡相誇、燕饗賜予之費、以鉅萬

計、而遣其王者不預焉、是徒罷敝中國、送迎外國間諜使者也、宜與彼議、往來各止於境上、是勤一使勞、以除萬世弊也、家宣嘉納之○八月、攝政家熙罷、以左大臣輔實代之○以久世重之大和守為老中○九月、停鑄新幣○勘定奉行荻原重秀罷、初元祿中、國用窮匱、重秀議造惡幣、變舊法、姦蠹日甚、及家宣襲職、國用益窮、重秀奮而擔當、經費盡辨、執政大悅、累封至三千七百石、新井君美告其姦曰、彼姦惡無比、今不黜、則患必及國家、言甚激切、家宣遂黜重秀、時人相慶、重秀憂憤、遂不食而死、

黜荻原重秀以君美斥其姦濫之故也

○是月、家宣疾、自知不起、召君美曰、我疾若不起、則傳國于幼子乎、將使親藩嗣乎、抑使親藩攝事乎、君美曰、古有朝委裘者、今嗣君雖幼、為國儲貳、誰敢背者、今使嗣君繼統、而輔以三藩、何憂之有、家宣意決○十月、家宣疾病、召三藩及老中曰、吾將傳國於幼兒、卿等善輔之、尾張中納言吉通對曰、祖宗之建三

君美議繼嗣

將軍家宣薨召諸侯傳遺命

藩、正為今日、吉通等同心協力、以奉嗣君、庶乎不墜祖業矣、家宣顧老中曰、卿等其勿忘今日之命、一座聳慟、居三日、家宣薨、年五十一、世子鍋松嗣、年甫四歲、召諸侯傳遺命○十一月、葬家宣於增上寺、勅贈正一位太政大臣、謚曰文昭、家宣在藩邸、有釐革舊弊之志、及入襲職、勵精圖治、蠲苛政、弛禁網、而以其在職未久、不能悉革正、識者惜焉○訒洋子曰、文昭久在藩邸、見上政不善、慨焉、既入為儲貳、蓋有志於善治、及襲軍職、發號出令、施德於海內、為民脫桎梏、士庶相慶、共稱萬歲、至若崇儒學、修禮義、弛禁網、稀遊行、罷大錢、復金幣、止銀鈔、皆足以勵士紓民、此其善也、其不善者、喜華靡、寵姬妾、貴樂人、好雜戲、猶踏前朝之轍、而已、雖然、如天假公數年、則幕府禮義章服、必有可觀者焉、惜哉、年在中身、不遠閨房、斲喪精元、奄損天年、有似漢成帝、實亦蒼生之不幸也○十二月、詔以世子鍋松為權大納言、叙正二位、上皇勅改名家繼、宸翰賜之○林信篤與新井君美大論服忌令、信篤謂執政曰、嗣君居喪、殆不可、常憲公定服忌令、父母為七歲以下、及七歲以下人為父母、皆無服、今當遵之、於是遣使告祭日

信篤與君美論服忌令

光廟諸大禮、以次舉、且有日、新井君美聞而駁之、累數百言、謂本朝舊令、有身無服、心持喪者、謂之心喪、令已不得違、元祿者、則宜以無服居喪、如古所謂心喪之禮、事有所忌諱、避吉從凶、以盡其服忌月數乃已、大夫人藤原氏及所生勝田氏、是君美之議、於是諸吉禮、皆待十三月而後行之○詔冊法皇皇子秀宮為親王、初君美上書幕府、請冊皇子為親王、皇女皆下嫁、家宣嘗善其議、奏請為之、識者以為曠世盛事○是歲、囿是時列邦無戰事、

○三年四月、詔拜家繼征夷大將軍、陞內大臣、家繼使松平忠雅等入朝謝恩○停大國諸侯設散樂享老中、故事、將軍襲職、大國諸侯各饗老中、設散樂、約三歲而畢、於是諸侯請享、老中辭曰、先將軍襲職四年、諸侯享禮纔畢、今奈何復行此禮、姑停之、待有大慶事、可也、諸侯皆悅○五月、定婦女服制、令曰、凡衣服之制、禁奇巧過制、過制者抵罪○七月、勅聖護院法親王道承、詣大峰、從者五百人○是歲、囿和議成、法與西班牙、毋許合併、許英人販賣黑奴于西班、凡血戰十一年、至此方息、全亞米人欲逐歐洲人因

定婦女服制

瑞典王囲國。

流傳媪江島于信濃

○四年三月、流家繼所生勝田氏稱月光院傳媪江島於信濃。初家繼幼小、閫闈禁弛、江島美而淫、頗有失行、吏莫敢詰之。勝田氏使江島詣增上寺、歸途過戲場、與戲子狎飲、後戾、小吏在坐、江島叱却之。小吏恚忿、發其姦、坐者亦數十人、府下爲之洶洶。○五月、金銀諸幣復慶長純質。述家宣遺志也。

嚴海岸防備

○令西海諸侯曰、蕃船敢近海岸者、斬其人、火其舶。我舟擅接蕃舶者、必追捕之。初綱吉務柔遠人、法禁不密、外商時或凌虐我民、至是銅價騰踊、互市不行、而長崎民有私販海上者、清商亦或登岸侵掠。長崎奉行狀聞、令新井君美議之。君美曰、我國尚武、萬國所知、今受侮至此、奈國體何。遂建議、請嚴防備、因有此命。○是月、貝原篤信歿。篤信號益軒、仕黑田氏、究經博物、初好陸王説、後從朱説、著家道訓等諸書、緊以國字曰、辭達而已、何爲迂典。至是沒。○九月、以松平信庸紀伊守戶田忠真山城守爲老中。○十二月、琉球來聘。

減清蘭貿易歲額

○五年二月、減清及荷蘭貿易歲額、清舶三十艘、荷蘭二舶、給之船牌曰、汝等不守此法、勿再來。○三月、攝政輔實辭左大臣、以前右大臣實治代之、尋辭、以右大臣綱平代之。

幽軒開壽筵

○是月、生島幽軒自開壽筵、擬尚齒會、會者七叟。上壽者志賀瑞翁、年百六十七。享保中、以百八十歿。○四月、家繼修東照宮百年忌辰法會於日光。○七月、禁訴訟者以財請求。○是歲、清厄魯特人來侵、伐破之。

將軍家繼薨

○享保元年四月、將軍家繼薨、年八歲。○詡洋子曰、有章立而幼弱、侍中詮房相之、嶷能臨朝、然不能聽政、列相皆前朝舊臣、相與一心協心、率由舊章、無所變更、是以朝野翕然用命、莫有携心、古之所謂與民休息者、其若斯夫。無祿早夭、哀哉。文昭之仁、而無後、豈不哀哉。○五月、大夫人藤原氏命德川吉宗入襲本宗、時年三十三。吉宗、賴宣子、光貞季子、初封于丹生、兄賴職卒、無嗣、乃承後、繼紀伊、於是入繼軍職。

毀四脚門

○吉宗命毀四脚門。或諫曰、三年不改父之道、吉宗曰、知父祖不義而不改、是爲不孝、一日遲緩則一日不孝、何憚改

爲。尋罷老中本多忠良間部詮房。○葬家繼於增上寺、詔贈正一位太政大臣、謚曰有章。○七月、遣巡察使於諸國。○八月、詔以源吉宗爲權大納言、尋拜征夷大將軍、陸內大臣、吉宗使松平賴豐等入朝謝恩。○十二月、以攝政輔實復爲關白。○是歲、以前攝政家熙女尚子爲女御。吉宗使松平宣維等入朝賀大婚。○是歲、清康熙字典成。

召大岡忠相爲江戶町奉行

○二年正月、江戶大火、郭內邸第皆延燒。○吉宗以普請奉行大岡忠相越前守爲町奉行。先是伊勢紀伊二州界有爭訟、紀人不直、山田奉行皆憚宗藩、累年不決。及忠相來代、判決無所廻避、伊勢人始得伸冤。吉宗備之、及入繼宗統、首擢忠相爲江戶町奉行、訟獄公平、衆庶悅服。○以水野忠之和泉守爲老中。○五月、吉宗始放鷹于野外、其俱效農事、道路弗除、肆廛如常。先是綱吉禁屠殺、家宣不好田獵、家繼幼冲、於是田獵廢絕已久、及吉宗嗣立、以謂田獵固非爲盤樂也、一以爲賓客、一以講武事、乃命爲田獵之備、皆從舊制云。

禁乾字貨

○三年十月、禁乾字貨。○十一月、琉球來聘。○是月、始建測午表於吹上苑。

吉宗奏修山陵

○是歲、吉宗奏修山陵。初綱吉修歷世山陵、不少知其所在者仍多。至是據圖撿索、或甃石、或柵欄、數年竣功云。○三宅緝明歿。緝明號觀瀾、京師人、博學善文。初德川光圀召爲文學、正德中爲幕府侍講、後致仕、至是歿。○是歲、俄帝歸國、以法國制度治其國、王子嶽及事覺出奔西國。

英國水軍日盛

英國水軍將出地中海、破西班牙兵艦、幾盡滅之。

○四年三月、修後白河帝五百年忌齋、縱民拜御真。○九月、朝鮮來聘。吉宗命改家宣所換饗禮復舊。初新井君美之用事也、儀禮多所變換、吉宗不懌、以爲過文繁、及是每事改之。○是歲、前田綱紀納庶物類纂於幕府。稻宜義之所撰、有三百六十卷。○是歲、清西藏國擾、遣王子于靑海視軍、尋平其亂、因與西國和。

○五年三月、臼川藩主松平基知橫斂暴賦、委政奸臣、其民數

萬人薄城懲基知慰諭罰杉浦德及其黨民乃解散○十月德川宗堯奉教納大日本史○十一月以儲君昭仁爲親王○是歲以女御尚子爲准后尋薨

（訓點六諭衍義）○六年二月吉宗命荻生茂卿訓點六諭衍義○六月廢下田奉行更置浦賀奉行○是月吉宗聽三奉行決獄於吹上廳○

（訴狀箱）七月吉宗獻通志堂經解及康熙字典於京師○八月置理匱於評定所及京師大阪廳世謂之訴狀箱○九月法皇幸修學院及林丘寺觀楓○

（吉宗賞山下長亮蓋爲開言路也）十一月處士山下長亮（幸内）上書幕府論政事得失吉宗賜銀錠賞之○十二月禁衣服器玩用金銀及創新様禁山王神田二社祭儀過侈（吉宗欲矯前世奢靡常儉薄自奉至是發令）○是歲（淸）臺灣朱一貴作亂水師征平之（俄）瑞典割地請和瑞衰（俄）熾（英）始行種痘法

○七年正月輔實辭關白以左大臣綱平代之○二月吉宗命

（譯六諭衍義）室直淸譯六諭衍義及撰五常名義五倫名義刊之令頒塾師教孩兒○幕府減諸侯進獻之數且命曰獻物必因其土宜不得取他處以充之○吉宗命水野忠之撿山野間地須之麾下士給經費開墾以計自存○四月修家繼七年忌齋朝廷依例將遣天使吉宗辭之自修爲恒例○法皇賜吉宗本朝世記○以安藤信友（對馬守）爲老中○吉宗獻禮儀類典於仙洞宮○七月吉宗修寛永寺廟○十月吉宗獵於戸田見一村醫教童子歷世揭示吉宗奇之賜金及六諭衍義大意令童子學習焉○

（救火夫）是冬命府下諸邸畜救火夫○是歲（淸）帝行千叟宴尋卒帝好學行仁支那稱治者首擧康熙

（吉宗獻香木）○八年正月吉宗得淸船所齎之伽羅木獻天皇名曰隱家○

三月法皇慶皇姊元瑤大尼九十壽開宴院中比尚齒會醫師岸本惟明年百二十賦詩獻之○四月以松平乘邑（左近將監）爲老中○

（定職祿）六月定職祿（初幕府之制凡有職者祿不稱職則增之罷日復故吉宗患世祿不能擧才俊使室直淸擧周官及秦漢之典爲一書參酌立法）○幕府命和蘭貢馬（○是歲（淸）世宗卽位改元雍正大將軍年羹堯伐青海克之（俄）帝與土耳其伐波斯得其數地與之和（英）與俄有隙西班牙來侵邊境）

○九年二月大阪火民多焚死法皇將幸修學寺聞之止焉○

（召山田正朝講經）七月徙柳澤吉里於郡山始置甲府城番○九月吉宗召山田正朝講經賜俸二百苞（正朝年十二諳熟經史人呼爲神童）○十二月以松平忠周（伊賀守）爲老中○是歲（淸）浙閩官吏請禁天主教詔立昭忠祠（俄）帝與瑞典合約始建格致院（英）法國逐新教徒散之四方其來英者五萬人居于倫敦織作呢羽細布及奇巧之物與天算學（意）意太利國勢漸替

○十年三月吉宗獵于小金原觀麾下士演武技○四月詔以

吉宗世子家重爲權大納言敘從二位吉宗使酒井忠寄（左衛門佐）等入朝謝恩○七月水野忠恒發狂傷毛利師就於城中乃賜死沒邑○十二月以前太政大臣家熙准三后○

（禁元祿貨）是歲吉宗禁元祿貨更造新幣以復慶長舊制○諸國竹華實而枯○

（大丈夫生不得當爲閻羅）新井君美卒（君美稱筑後守白石其號也初仕土屋氏後不得志而去遂爲幕府侍講常自誦曰大丈夫生不得封侯死當爲閻羅至是卒○是歲（淸）雲貴總督鄂爾泰征貴州苗平之（俄）白多祿帝殂帝英邁出群俄國始起開明致強大（西）西班牙與澳國來伐帝與英布二國合兵拒之）

○十一年正月封有馬氏倫（兵庫頭）加納久通（遠江守）班列侯各食一萬石○六月關白綱平罷以家久代之吉忠爲左大臣兼香爲右大臣○七月淸船來獻方物及遼東參實百種採參記略一帙吉宗撿土宜須種於日光及各地日光尤繁殖○九月京

極高寛卒無嗣收其封更賜一萬石弟高長○十月吉宗命建部賢弘中根元圭校歷算全書○十一月以皇叔職仁爲親王尋任中務卿○是歲英國時有著名天算之士始爲光學創遠鏡明行星定星之理考彗星軌道

英國天算家明行星之理

○十二年三月明經博士清原宣通拜東宮侍讀○七月柬埔寨遣使來獻乙亙帀吉宗給之船牌○八月吉宗奏修小御所

吉宗奏修小御所

○十二月禁神祀佛會競作新異○是歲清陝川總督岳鍾琪討烏蒙蠻平之而王子好文事王欲強其習武於是父子不睦

○十三年正月拔生茂卿歿茂卿爲人豪邁博學洽聞能排宋儒學自立一家言著書等身先是吉宗屢召見命校群書茂卿草政談以進呈焉至是歿其門下多出才俊太宰純通經學服元喬長詩賦藤東野長文皆其撰也○四月吉宗謁日光廟遣人足利學校撿其藏書○六月立皇子昭仁爲皇太子右大臣兼香傳之尋小御所成皇太子徙

茂卿草政談進呈吉宗

焉○九月江戸大水漂沒民舍橋梁○吉宗命建節婦阿栗碑甲斐田中村民婦栗省護其夫篤疾適東國大水村民呼栗避之栗扶舅出託之人乃入侍夫側不去倶溺死吏具狀因命旌之○以大久保常春佐渡守酒井忠音讃岐守爲老中○是歲清帝命諸臣各保擧賢才一人西丹京大史焚公書院之書二萬冊禮拜堂二十所民居無算

建節婦碑

○十四年四月天皇觀安南所獻之象於禁内象自拜跪人皆異之○五月松平義眞卒無嗣國除○一男子改行者服其裝章從者呵道館品川驛代官伊奈某要之訊鞫得實具狀請命執政議磔改行斬其從者三十餘人改行世俗所謂天一坊是也先是改行寓浪士赤河大膳家欲共倶圖事自言我實將軍吉宗嫡子爲大納言家重兄今告實將軍則食封土班列侯籍無疑也乃約大膳爲家老擬諸浪士以職員既而代官伊奈半左怪其狀命捕改行乃詰責曰汝營業何如曰修驗職又問汝擬高貴何故曰僕爲修驗宗長爲衆輩所仰故不與他人同席耳又問汝稱大納言家兄多蓄家士濫授食邑果信乎曰否僕幼失母爲赤河大膳所鞠養弱冠欲襲相州大社地祠官故俾食客數輩充使用耳又問汝叨服葵章何由曰此某君所寄附又問汝狀一如不憚幕府者抑有由乎至是改行以事出詐僞恐怖失措聲顫色變首實服罪終見磔殺大膳以下餘黨皆伏誅

磔改行

○九月聽毛利師就割封置弟政苗於清末○是歲有馬則維玄蕃頭封内山有伽羅木吉宗異之獻京師及日光山門主○是歲清貴州提督黃廷桂擊平蘆苗平之靖邉大將軍傅爾丹征準噶爾法與英荷西諸國盟

○十五年正月刊普救類方頒布之吉宗憐僻地人民不易得醫治命醫林良適等作此書至是成○六月京師火○是月復列藩楮鈔○吉宗命清人沈燮菴校唐律疏義○聽淺野吉長割封分弟長賢○七月以松平輝貞右京大夫松平信祝伊豆守爲老中○是歲麻疹流行○是歲清詔建賢良祠俄是時東拓疆土至堪察加俄始用機器紡織得金剛石礦土與波斯戰數績盡失所得地京城亂

普救類方成

○十六年正月吉宗造宗武第於田安門内是爲田安家祖宗武

田安家之祖

吉宗第二子○二月幕府令禁奢侈○五月故中務卿邦永親王女適吉宗世子家重○頻年登稔斛米銀二十六錢幕府麾下以穀卑大窮乃發府庫賑貸五百石以下士命諸侯蓄積以備水旱又築倉於本莊及淺草每歲積粟十萬至朽蠹屢投之海○是歲清與準噶爾戰敗績是歲伐烏魯木齊克之法造寒暑表英悟恒星自轉

○十七年三月第三皇子忠篤第四皇子良親並爲親王○四月吉宗張曲水宴使侍臣賦詩○七月以黒田直邦豐前守爲老中○八月法皇崩稱靈元天皇○九月西南諸道蝗吉宗乃移關東粟賣貸西州列藩以賑其民○穀價頻騰斛米銀二百錢○是歲清大破準噶爾臺灣人作亂伐平之雲南土司作亂伐之廓敗俄與澳布二國立約與法人爭于波蘭英是歲華盛頓生于北米地

諸道蝗

華盛頓生于北米地

檢小笠原島

英國商賈咸集爲富民之術

○十八年正月、以關白家久爲太政大臣。○二月、皇太子冠。家久爲賓。○西南四道大饑、餓莩十六萬九千餘人。吉宗發廩給男三合、女一合。先是琉球貢甘藷於薩摩、外舶亦齎至、傳種大殖。是歲賴以免饑者多。○小笠原貞任赴南海小笠原島、撿地而歸。（文祿中、信濃深志城主小笠原貞頼、以幕府命、撿南海中、始獲此島、因以氏名。後每歲航收其利、至寬永中停之。貞任以其爲曾孫、遂請再往、取產物而還。）○六月、天下大疫。○十二月、大赦天下。關白家久辭太政大臣。（○是歲、清貴州提督哈元生擊黔苗、破之。俄與波斯盟、以裏海南境歸之。英初各國到關抽稅、於是立一新法、藏貨于國、貨出始納稅、于是商賈咸集、爲富民之術、而巴力門以爲他國皆不如、是因力阻之。）

○十九年四月、吉宗奉勑、獻德川光圀所纂禮儀類典五百十三卷。天皇嘉光國以來累世竭力著作、下詔襃之。○秋、諸國大水。○是歲、室直清歿。（直清、號鳩巢、初仕前田氏、後爲幕府侍講、唱程朱學、最稱醇儒。所著有論語廣義、駿

是歲乙卯

紀元二千三百九十五年乙卯歲

清世宗雍正十三年

洋千七百三十五年

英國作石板印字之法

臺雜誌等書。○是歲、清雲貴總督尹繼善討普思蠻、平之。法使人周測地球形勢。英亞美利加之印度膠、始傳于歐洲。）

○二十年三月、天皇讓位皇太子。在位二十五年、改元二、曰正德、享保。（後三年崩、壽三十七、葬泉涌寺。）

櫻町天皇　諱昭仁、中御門帝子。母贈皇后新中和門院藤原氏、（准三宮家熈女）○享保二十年三月、天皇踐祚。時年十六。尊先帝曰太上天皇。關白家久如故。上皇徙居仙洞宮。○閏三月、將軍吉宗使織田對馬守入朝賀受禪。○五月、以本多忠良（中務大輔）爲老中。松平乘賢（和泉守）爲西丸老中。○十一月、天皇即位。吉宗使井伊直定等入朝賀之。○是歲、細井知愼歿。（知愼尤善行書、初堯延法親王如江戶、見知愼書、大奇之、使書梵香聽雨四字、獻之靈元上皇。稱旨、下詔襃之、由是知愼名噪一世。歿年七十九。其門人三井親和、烏石散人、皆成一家。○是歲、清黔苗陷諸州縣、遣哈元生討之。英始作石板印字之法、與俄國立通商之約。）

大日本史編纂之功居多

○元文元年五月、吉宗改鑄諸幣。款曰文。以新金百六十五萬兩換故金百兩、以新銀十五貫錢換故銀十貫錢、以布行之。○八月、家久辭關白。以左大臣吉忠代之。家久內覽如故。○十一月、大婚。以御息所舍子爲女御。吉宗使松平朝矩等入朝賀之。○是歲、京師儒伊藤長胤歿。（長胤號東涯、仁齋之子、博覽該通、能襲家學、著書數十種、行于世。○是歲、清乾隆帝立。湖廣總督張廣泗擊貴州苗、平之。法地中海小島名開昔加立爲國、附于法。西與葡人戰。）

○二年二月、吉宗鑄錢於山城鳥羽。○四月、上皇崩。稱中御門天皇。○八月、關白吉忠薨。以前太政大臣家久准三后。以右大臣兼香爲關白。○十一月、兼香陞左大臣、關白如故。○是歲、安積覺歿。（覺號澹泊、史學擅長、入水戶彰考館、充史編總裁。大日本史二百四十六卷、前後與者數十百人、而覺之功居多。覺至老稍力不衰、撰烈祖成績、時年七十二。○是歲、法使人至乃不里量得地每度計六十九里叉四百零三。）

英國鉄路行車之始

鑄鉄錢

復新嘗會

一橋家之祖

英國煤氣燃燈

○三年正月、以內大臣宗熈爲右大臣、內大臣道香尋爲右大臣。（道香、關白兼香子。）○十二月、遣使奉幣太廟、告修大嘗、取祭禾於近江丹波。大赦天下。（○是歲、俄瑞典來索前年所得之瑞地。法始測其聲音、每秒時行若干里。英因始造鐵路、以行煤車。西與英人爭屬地于亞美利加。）

○四年正月、吉宗罰德川宗春屏居思過、令其從弟宗勝襲尾張封。（初宗春游戲無度、吉宗數教戒之、不悛、終有此命。）○五月、勅右大臣道香聽內覽。○是歲、吉宗鑄鉄錢。文曰寬永通寶。○五年五月、以女御舍子爲准后。○六月、柬蒲寨商船來長崎、乞貿易、不報。○十月、修新嘗會。此典廢棄二百八十年、至是復之。遣使告太廟。○是歲、吉宗遣宗尹第於一橋門內。是爲一橋家祖。（宗尹、吉宗第四子。○是歲、英建永宮、因遣兵船至南太平洋、刼西班牙商船。三年始回。始用煤氣燃燈。）

青木敦書著蕃薯考

近世泰西學日開種痘

法月盛亦敦書首倡之功

復奉幣之典

始植甘蔗

○寛保元年二月、皇子遐仁生。○八月、吉宗陞右大臣、權大納言家重兼右近衛大將、補右馬寮御監、家治爲權大納言、敍從二位。（家治家重世子）○十一月、徙封松平定賢於白川、榊原政一於高田。○是歲、武德編年集成成。（木村高敦所撰）

○二年二月、柬埔寨商船又來乞互市、不聽。○六月、以土岐賴稔（丹後守）爲老中。○七月、畿內及東海東山北陸三道大風水、城壁村舍皆壞、人畜溺死無算。○十月、修風水所壞隄防、令細川・毛利・藤堂・阿部・仙石・間部・稻葉等十藩助役。○是歲、吉宗遣青木敦書於相摸伊豆索遺書。敦書獻言、嘗聞伊豆諸島乏穀、多餓死者、意者番薯良菜亞穀、徵其種於薩摩、使民間種之。吉宗命徵其種、刊所著番薯考、頒之諸島及東海植民地、民大被其利云。（敦書稱文藏、善荷蘭學、獨本草。初新井君美開荷蘭學、敦書倡之、竟行于世云。）

○三年正月、減荷蘭貿易歲額之半。○四月、禁民間用銀飾。○九月、以直仁王子典仁、職仁王子音仁爲親王。○十月、直仁王季子輔平出嗣鷹司氏、以伏見邦忠爲親王。○是歲、〔土〕土耳其始得入于歐洲諸國之列。

○延享元年秋、京師大水。○九月、奉幣宇佐・香椎兩祠、此典廢棄久焉、至是復之。是月、以典仁王爲大宰帥。○以酒井忠和（大和守）爲老中。○吉宗令清商貢冊府元龜・續文獻通考・百川學海・玉海等書。○十月、購甘蔗苗於外舶、幷求種栽及造糖術。我邦不產甘蔗、仰糖蜜於外、輸糜貲無算、至是始得之。○製簡天儀、置之神田。（吉宗多技能、親製器以窺天象。○是歲、〔法〕使入至秘魯、量得地毎度六十七里七百二十四。）

吉宗修法華八講於紅葉山

法國始保火險

是歲丁卯

○二年二月、以京極公仁爲親王。關白兼香辭左大臣、以前右大臣致季代之。○三月、吉宗講法親王叡仁修法華八講於紅葉山。○五月、以前內大臣惟通爲右大臣。○九月、吉宗辭將軍職、命松平武元（右近將監）輔世子家重。家重入本城聽政。○論曰、國初之政質、質之敝民惷而野。故中葉承之以文、文之敝奢而巧。常憲文昭之間、可謂文敝矣。吉宗起紀庶子、身嘗險阻艱難、自知民之情僞、慨然有志於善治。故兼之以儉、興土風、抑驕奢、振廢滯、匡之困、救災患、禁淫慝、宥罪戾、節器用、內外無嬖寵、從諫如流、以開言路、敷化大行、終致國家富殖、受民投書、天下無冤民、用人適其可、士精其能、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功光祖宗、業垂後裔、不亦於中興之英主也。公德業之最不可及者、繼職三日、未及解經、首毀四腳門、示禮不可越、以補先過、以立諸侯之制。辭職之日、舉賢相武元、以立善後之策。故令多病少視事之家重、風箏愛絕、索之家治、不墜其緒業、亦豈不偉哉。○十月、詔拜家重征夷大將軍、陞內大臣右大將、右馬寮御監如故。家重使松平賴恭等入朝謝恩。○十一月、遣使行石清水遷宮儀。○是歲、以松平乘賢（和泉守）・堀田正亮（備中守）爲老中。○是歲、〔唐〕準部亂、〔法〕始保火險。（〔英〕前王查爾斯之裔義德瓦、知民心漸離舊臣、致政國兵在外、欲圖復舊業、遂率衆自法蘭西海口至蘇格蘭、羅馬教民從之、遂攻倫敦、不克、退回北方。）

○三年正月、關白兼香爲太政大臣。○江戶大火。○二月、家重遣巡察使於諸國。○三月、以皇子遐仁爲親王。○五月、以西尾忠直（隱岐守）爲老中。○十月、以本多正珍（伯耆守）爲老中。○十一月、家重奉勅修櫻町宮。○十二月、兼香辭關白左大臣、道香代之。○徙封堀田正亮於佐倉、松平武元於館林、太田資俊（攝津守）於掛川。○是歲、〔英〕義德瓦遁入山、尋回法。

○四年三月、親王遐仁冠、立爲皇太子。內大臣宗基傅之。○四月、隕霜殺苗。○五月、以關白道香爲攝政。○天皇讓位皇太子、

紀元二千四百七年丁卯歲
清高宗乾隆十二年
洋千七百四十七年
意太利以電氣治病

徙御仙洞宮。帝聰敏恭謹、尤敬祖宗、復大嘗新嘗及七社宇佐奉幣、百官屬意。先是家重修櫻町宮、帝意遜位、乃移居焉。在位十一年、改元三、曰元文寬保延享。後五年崩、壽三十一、葬泉涌寺。

桃園天皇 諱遐仁、櫻町帝第一子、母開明門院藤原氏、大納言實武女。

○延享四年五月、天皇踐祚、年甫七歲、尊先帝曰太上天皇、尊嫡母准后曰皇太后、太政大臣兼香左大臣道香並如故。○八月、幕府士板倉勝該喪心、斫細川宗孝於城中、乃賜勝該死、收其邑。○九月、天皇即位、家重使藤堂高豐等入朝賀之。○以松平武元爲老中、秋元凉朝但馬守爲西丸老中。○是歲、意納罕始以電氣醫病、日始試電氣報、丽王素好文藝、及見鄰國皆修武、乃大製兵器。

○寬延元年五月、朝鮮來聘。○十一月、大嘗。○十二月、攝政道香辭、左大臣以前右大臣冬熙代之。○琉球入貢。○家重以大岡忠相爲列侯。忠相嘗爲吉宗所擢、爲町奉行、決獄平允、擿姦如神、至是有此命。○是歲、清金川土司叛、雲貴總督張廣泗伐之、敗績、帝誅之、遣岳鍾琪伐之。俄帝遣兵伐日耳曼、始用兵于西歐洲。英法蘭格林講電氣。

大岡忠相列侯
俄羅斯用兵西歐洲
英人講電氣
江戶雨雹

○二年二月、冬熙辭左大臣、以內前代之、前內大臣常雅爲右大臣。○三月、直仁親王女倫子嫁家重世子家治。○五月、幕府改租稅法、不論豐凶、校數歲中、均收之、名曰均稅。○九月、以酒井忠寄左衛門佐爲老中。○十一月、常雅辭右大臣、以內大臣宗基代之。○是歲、命內藤政苗城于三河舉母。○是歲、清岳鍾琪平金川。西天主教黨作亂、討平之。英哈力孫以度時表泛舟大洋、能察經度、王酬以金二萬元。土回教分黨相攻。

○三年三月、以皇姊智子爲內親王。○四月、上皇崩、稱櫻町天皇。○江戶大雨雹、人畜死傷、陸奧爲甚。○六月、奉號皇后曰青綺門院。○九月、京師四郊草木皆華。○是歲、清擊西藏逆黨、平之。詔畫功臣五十人像于

英國製毛氈
前將軍吉宗薨
頒律九十條
大槻內藏謀逆伏誅

紫光閣。英與西班牙通商、始製毛氈、始知鎔鋼法。倫敦大橋成。

○寶曆元年二月、北陸雨赤雪。○四月、天皇始讀書、大內記菅原家長爲侍讀。○越後地大震、半夜三十回、廬舍盡壞、壓死一萬六千餘人。○六月、前大將軍吉宗薨、年六十八、葬寬永寺。詔贈正一位太政大臣、諡曰有德。吉宗仁明好學、兼前世奢侈之後、勤儉率下、最用意決獄、作律九十條頒之、開言路、舉賢良、士風大振、弊俗一變、稱曰中興良主。凡有所爲、令儒臣室直淸擇經史商權可否、而後行之。○七月、太政大臣兼香罷、准三宮、未幾薨。○是歲、勸修寺氏得僧喬然遺本鄭注孝經於東大寺、刊之。○是歲、清帝巡幸江南、賜經史子書院、資耄士耆古之學。西始定軍政、凡五人中一人從軍。英化學家究出淡氣、又諸物質皆有熱。

○二年冬、琉球來聘。○是歲、加賀藩士大槻內藏及老女淺尾等謀逆、事覺伏誅。初內藏爲藩主前田吉德所擢、大擅威福、私通吉德側室、欲立其出世佐、已專刑賞。吉德有五子、世佐第三子也。先是內藏從吉德就國、旣抵摩川、大漲、內藏教唆吉德令亂流、使逆黨鳥井又助溺河中、刺其馬、吉德溺沒、遂卒。其子宗辰嗣、內藏又鴆殺之。第二子重熙嗣、誘老女淺尾鴆之。事露、捕淺尾訊鞫、得實、內藏淺尾以大逆處重刑、斬逆黨又助等十二人、其餘坐者皆逐之。○是歲、清黃河決馬路口、雜谷土司叛、岳鍾琪討平之。阿破波斯京。

寶曆曆成
賜孝子平三白金

○三年四月、麻疹流行。○十一月八日、日南至、陰陽頭安倍泰邦測晷於天文臺、造新曆、賜名寶曆曆。家重使天文方澁川圖書、西川忠次來陪焉。○是歲、俄是時減死之犯、皆流于西皮里阿、令開礦、捕貂。英倫敦建博物院。

○四年二月、以前內大臣通兄爲右大臣。○七月、濬木曾川、令島津重年助役。○十月、詔安倍泰邦改曆、曰寶曆甲戌曆、頒之天下。○是歲、家重賜孝子平三白金若干、旌之。平三陸奧宇多郡民、自幼事親無違、其妻亦善事舅姑。舅姑好踏歌、平三每中元請村人踏歌戶前、夫妻俱之、以供二親之歡。亡後刻二小像、出入必告、暑則扇像、供蚊廚、如事生。至是旌表其孝。○是歲、清岳鍾琪討塹江賊、卒于軍。英法人侵英屬之北米地。

○五年正月、右大臣通兄罷、以內大臣尚實代之。○二月、攝政道香再爲關白。○安藤信尹極奢濫刑、削其封一萬五千石、誅其家宰數名、徙封信尹子信明於岩城平。○七月、朝鮮告窮、家重歲賜一萬金賑恤、限以三年。○十一月、大婚、以故准三后兼香女富子爲女御、家重使松平宗衍入朝賀之。○是歲法萬國律法成。

法國律法成
大岡忠光列侯

○六年五月、以大岡忠光出雲守爲列侯、食岩槻二萬五千石。家初重溺聲色、病酒、語言艱澀、忠光獨解其意、不得一日離左右、下教于執政、忠光每代之、老中以下啓事、亦因忠光、於是威權自熾、贈遺盈門、其家計比十萬石、然性頗謹勅、不至驕侈破家云。○是歲英法人取地中海英屬之一島、比的爲首輔、展其才能、俾國大治、攻取法屬之北米地。

英國大治
印度屬于英國

○七年三月、關白道香罷、左大臣內前爲關白、聽內覽。○四月、東海北陸大水、人畜多溺死。○是歲清伐準部、廓有勝敗、竟平之、回部叛、清兵伐之。英始究指南

針偏度、印度南之孟加拉擧兵、襲英人而敗、自是印度屬于英。

○八年七月、皇子英仁生。○是月、權大納言藤原公積、藤原光胤、藤原公成等十七人有罪、詔褫其官爵、禁錮之。初、丹波人竹內式部、以武伎教授京師、受業者多、因出入公卿家、有所諷諭、不喜幕府專政、是其言學射馳馬、日講武事、遂有復古之志。事遂露、爲家重所忌、乃奏貶黜之、執式部問訊之、罪不抵死、遂逐之。○九月、以松平輝高右京大夫爲老中、以田沼意次主殿頭爲列侯、食一萬石、參聽評定所事。○是歲、收金森賴錦封、流之於南部。賴錦虐政苦民、其聽訟槪以賄賂決斷曲直、爲其下所懟、坐者亦多。○是歲英攻北米之加那太、克貴北。

田沼意次列侯

○九年二月、以智子內親王敍一品。○三月、以女御富子爲准后。○四月、金澤災、城樓蕩燼、家重貸金修之。○五月、以儲君英仁爲親王。○九月、家重次子重好、任三位權中將、造第於清水門內、是爲清水家祖。○十一月、關白內前辭、左大臣尚實代之、輔平爲右大臣。○是歲清蕩平西域。

清水家之祖

○十年正月、詔以家重陞右大臣、世子家治兼右近衞大將、補右馬寮御監。○四月、家重辭將軍職。○五月、旱。○以秋元凉朝爲老中。○七月、詔拜家治征夷大將軍、陞內大臣、叙正二位、右大將右馬寮御監如故。家治使井伊直幸等入朝謝恩。○十一月、以井上利容河內守爲老中。○是歲清將軍兆惠富德大敗回部、回人殺和卓木兄弟而降。俄王與澳人攻破布國京城百虛、英取加那太。

前將軍家重薨

○十一年春、松前大風、壞船舶。○六月、前大將軍家重薨、年五十一。尋葬增上寺、詔贈正一位太政大臣、謚曰惇信。家重多病、不視事。初、

吉宗屬松平武元以後事、武元性嚴正、竭力匡救、雖群小在中、不得放肆、天下賴以安。○若無子曰、浚明勿而損悟、既襲職無年、天下莫復是非者、蓋林疾受德廟之遺言、彌縫之、公亦任之弗疑也。季年則任用田沼意次、賄賂並行、及舊功之大臣尋沒、意次無復忌憚矣、擧同排異、興利之臣繼踵而起、往往行新法、天下多事、百姓苦之、遂流毒於後裔。公仁愛之心有餘、而爲意次所蔽、不得使其澤加於民、謗讟大興、公常在深宮不知之、以爲四海無事、臨其終少悔悟、雖欲悛之弗及、豈弗惜哉。

是歲辛巳

○十一年七月、天皇不豫、在位十六年、改元二、曰寛延、寶曆。尋崩、壽二十二、葬泉涌寺。

紀元二千四百二十一年辛巳歲

後櫻町天皇、諱智子、櫻町帝第二女、母皇太后青綺門院藤原氏、關白吉忠女。○寶曆十一年七月、天皇踐祚、時年二十三、以關白內前爲攝政、左大臣尚實右大臣輔政並如故。○仙臺大水害稼。○是歲俄與布人和、倣布國練兵之法。

清高宗乾隆二十六年

○十三年九月、輔平辭左近衞大將、以道前代之。○十月、以皇

洋千七百六十一年

姪貞行、及有栖川織仁爲親王。○十一月、天皇即位。家治使酒井忠恭等入朝賀之。○是歲、俄是時、拓地于東南數千里、英盟于巴黎、司以加那太歸英領。

○明和元年二月、朝鮮來聘。○以松平康福周防守爲老中。○三月、以織仁親王爲兵部卿。○四月、朝鮮聘使館于大阪。譯士鈴木某殺韓使都訓道崔天宗而遁。逮捕戮之木津川口。韓使莅焉。初鈴木某與天宗不相善。一日天宗鞭其。故及此難。○十一月、大嘗。大赦天下。○是歲、清回部烏什民作亂、殺辨事大臣蘇成等。參贊納世通討平之。英時北米加籍之民已二百餘萬人、地廣易熟、多產金類、英王欲征其税。因此人懷疑懼。

修東照宮百五十年齋

○二年春、家治奉勅營桃園皇妃准后宮。○三月、詔遣參議藤原公雄等賜幣於日光東照宮廟、修百五十年忌齋。○六月、賜織仁親王以隨身兵仗。○九月、鑄方銀欽。曰文又鑄鐵錢文曰寬永通寶。

鑄方銀欽錢

○填大阪江戸湟堀江等、更起市街。○是歲、清回部復亂、擊平之。緬甸入寇。清兵敗績。日約瑟爲日耳曼一統之帝。英令北米以國印契券爲憑、而收其税。民皆不服、會議于紐約克。

日耳曼一統之帝

○三年三月、以家治世子家基爲權大納言、敘從二位。家治因赦囚徒五百餘人。○毀京師東郭。先是毀東郭北自大内南至二條。後又毀二條以南六條坊門以北。至是又毀坊門以南六條以北。初文祿之役、豐臣秀吉獲朝鮮都府圖、善其竹堡。摸築之京師周回七里、象紫微垣、以畫都鄙。昇平日久、市街益起。至是以鴨川爲疆界。○五月、以清原宣條爲英仁親王侍讀。○是月、西南諸道不雨至八月。

摸朝鮮竹堡

○四年、家治命田沼意次築遠江相良治焉。意次、和歌山藩士意行子也。及吉宗繼職、意行從入爲近侍。意次承後、寵于家重。家治、意次巧慧挾術、箝制上下、威權薰赫。賂遺公行。有傔從驟致富者。○尾

張伊勢海嘯人畜溺死。○八月、梟處士山縣昌貞・藤井右門。織田信邦坐事被廢。初甲斐人山縣昌貞、號大貳、慷慨好學、善兵術、遍備佛百家。少遊京師、有慨于皇室凌夷、著柳子新論、寓意後來。江戸講兵書受業者多。信邦家宰吉田津田與之親善相交。藤井右門善劍、會來寓昌貞家。與竹内正菴交。正菴亦來寓。正菴即式部也。於是頗存形跡。遂有告變者。乃治獄。無反計可證。唯昌貞等平生講兵、擬江戸城及甲府要害、述攻守術。由是擬罪梟昌貞・右門、流正菴。信邦亦坐家宰之事被廢、徙封其子信浮於高畠。坐者甚多。時議家治濫刑云。

山縣昌貞等伏誅

○十一月朔、日南至。百官表賀。大赦天下。○十二月、家治賜武藏足立郡農新井某白金。某嘗築長堤、堤上設宅舍及廐。每有水災、輙招鄉黨隣里、舍焉。存活者衆。子孫善繼其志云。去歲水災、發倉廩、出船隻、賑恤至二百餘日。故有是賞。

○五年二月、立皇姪英仁親王爲皇太子。右大臣輔平傅之。○四月、鑄銅錢、以一當百。○五月、以攝政内前爲太政大臣。○八月、皇太子冠。内前爲賓。○十月、奉幣七社。

鑄銅錢

○六年三月、參議德川治保請以久慈郡所出鐵鑄錢七十萬貫。背文曰久。○五月、京師及諸國雨毛。○秋、東國大風。○是歲、賀茂真淵歿。真淵、遠江人。少遊京師、師事荷田春滿、尤善國歌。名噪一時。門人成家者甚多。歿年七十三。○是歲、清連戰伐緬甸、不克。是歲、大學士傅恒擊平之。因是時英人恨北米人之抗税、自立。北米人疑英人之絶其生計、卒不能和。

諸國雨毛

○七年三月、家治奉勅修櫻町宮。令藤堂高悠・南部利雄・松浦誠信助役。○六月、京師町奉行石河政武任滿東歸。民相率送者數里。政武明決、聽訟得情。與大阪町奉行曲淵景漸並稱。○七月、赤氣見北方、夜輝如火。○九月、櫻町宮成。○十月、攝政内前辭太政大臣。○十一月、天皇讓位皇太子。在位八年、改元一、曰明和。後四十四年崩、壽七十四。葬泉涌寺。

赤氣見北方　是歲庚寅

後桃園天皇　諱英仁、桃園帝子。母恭禮門院藤原氏、關白兼香女。○

紀元二千四百三十年庚寅歲
清高宗乾隆三十五年
洋千七百七十年
釜山浦互市館吏獲二虎

明和七年十一月、天皇踐祚、年甫十三、尊先帝曰太上天皇、內前爲攝政、左大臣尚實・右大臣輔平、並如故、（○是歲、英華得始作火輪船、北米人叛王、遣兵討之、）○八年正月、上皇徙櫻町宮、○二月、從一位常雅薨、（常雅博學、練習朝憲、輔平屢薦之、而不果用、）○三月、宗義功小吏在朝鮮者、獵獲二虎、（先是、互市館多虎、數爲人害、我吏患之、故有此舉、）○四月、天皇即位、家治使松平定靜（越中守）等入朝賀之、○五月、尊所生一條氏曰皇太后、奉號曰恭禮門院、○十一月、大嘗、大赦天下、○以攝政內前復爲太政大臣、（○是歲、唐帝東巡、祭尹吉甫墓、開四庫全書館、以紀昀爲總纂官、英是時大臣不欲與北米人戰、王不從、卒不能勝、）○安永元年二月、江戶火、延燒千餘街、諸門樓堞・侯邸・商戶及寬永寺皆蕩燼、○五月、以田沼意次爲老中、○秋、西海大風水、

鑄二銖銀
英國海軍嚴備
復稻荷祭

長崎海溢、舸舶漂上市、○八月、南海大風、屋倒樹拔、人畜多死、○以攝政內前爲關白、○九月、家治鑄銀幣、文曰南鐐、世謂之二銖銀、○十一月、改元、大赦天下、○十二月、大婚、以關白內前女維子爲女御、家治使松平賴恭等入朝賀之、○二年夏、山城・伊勢大水、○七月、大風雨、諸道大水、行旅不通、（○是歲、唐大小金川土司叛、將軍溫福伐之、敗死、將軍阿桂蕩平之、英始作測日儀、英北米之海口有茶漏稅、巴力門聞之、議塞海口、于是民皆習技礮兵、以拒英、）○三年二月、織仁親王如江戶、○三月、詔修稻荷祭典、廢棄三百餘歲、至是復之、○六月、江戶大雷、山城大風雨、大阪沿海船舶大壞、○八月、大內計吏右馬大允津田義見・圖書少允田村廣敬・左衛門大尉服部廣雄、有罪、處斬流、高屋康昆・藤木保顯

池野無名作百富士圖
華盛頓立美利堅國與法和

等、（先是、義見等稱供御徵金於幕府、專營私利、至是發覺、爾後家治使吏入掌御費、○是歲、唐兗州奸民王倫以邪教誘民、陷臨清城、不閱月而伏誅、英北米人大會于費府、謀拒英人、）○四年三月、詔修後醍醐天皇四百五十年忌齋於伯耆安養寺、（○是歲、唐內大臣阿桂悉平大小金川、英與北米人戰于勒星敦、又戰于木希爾、互有勝負、米人推華盛頓爲大將、）○五年四月、家治謁日光廟、奏大赦天下、○麻疹流行、○是歲池野無名歿、（無名京師人、號大雅堂、書畫自成一家、爲吾邦倪黃云、○是歲、唐戶部奏天下州縣府庫之闕乏、米西曆七月四日、華盛頓始立美利堅國、與法和、法國輸兵餉槍礮助之、）○六年十二月、關白太政大臣內前准三宮、○家治命水野忠友（出羽守）再城沼津治焉、○七年二月、以左大臣尚實爲關白、○三月、伊豆大島焚、○秋、京師大水、○十二月、以右大臣輔平爲左大臣、（○是歲、唐暹羅起兵擊緬甸、意

合衆國之稱
家治世子家基薨
世子而人望如此、其賢可知、宜其爲權好所忌害
是歲巳亥

法皇禁隄障水、八年而成、下濕之田、俱可耕種、蘭瑞人林午精植物學、所著書有一萬八千八百種、法與法人立相助之約、英與荷人盟、合十三省爲一國、名合衆國、）○八年二月、家治世子權大納言家基薨、年十八、詔贈正二位內大臣、謚曰孝恭、（初醫池原雲伯巧佞有黠智、因田沼意次而進、家基有疾、雲伯診之、以爲生鬱閉、因勸出遊、家基力疾、狩于目黑、塗獲篤疾、至明日薨、時厭苦秕政、久以家基有賢聲、待其嗣、上下莫不悼惜、）○三月、以內大臣輝良爲右大臣、○六月、以女御維子爲准后、○十月、天皇疾篤、無嗣、上皇與准后・內前謀、欲迎立崇光帝裔邦仁親王子貞敬、憚尚實未發、及天皇大漸、上皇入見、使內前呼尚實出宮、欲親告迎立貞敬之意、尚實對曰、上將登遐、臣奚得離左右、天皇顧尚實曰、後嗣之事、一囑汝、尚實定冊、遂迎立貞敬、○十一月、天皇崩、在位九年、改元一、曰安永、壽二十二、（葬泉涌寺、）

紀元二千四百三十九年巳亥
歲 滿高宗乾隆四十四年洋千七百七十九年 櫻島焚

光格天皇諱兼仁、東山帝曾孫、後桃園帝再從弟、母盛化門院藤原氏（准三后内前女）〇安永八年十一月、天皇踐祚、年甫九歲、以關白尚實爲攝政、左大臣輔平、右大臣輝良並如故〇是歲家治命酒井忠休（石見守）城出羽松山〇大隅薩摩地大震、櫻島焚、初火起聲如雷、石轉沙飛、屋舍田園皆埋沒、人畜焚死、海中涌出一小嶼、南海及關東雨灰、櫻島所噴也（櫻島在鹿兒島灣、周廻七里、島腰有田、人戶頗多）

〇九年六月、霖雨寒如冬〇以阿部正允（豐後守）爲老中〇八月、將軍家治陞右大臣〇十二月、天皇即位、攝政尚實爲太政大臣

天文臺
群書類聚成

〇天明元年正月、天皇元服、太政大臣尚實爲賓〇三月、行即位禮、使人民縱觀、家治使酒井忠以（雅樂頭）等入朝賀之〇尊嫡母准后近衛氏爲皇太后〇五月、天皇始讀書、尚實辭太政大臣〇以久世廣明（大和守）爲西城老中〇閏五月、家治養其族一橋治濟子豐千代爲嗣、命名家齊（治濟、吉宗子宗尹之子、初家治養家齊爲嗣子、田沼意次自謂將軍百歲之後、已爲執政、以專國事、於是薦引一橋氏、老田沼意致爲世子傅、大加祿秩、以爲羽翼云）〇七月、增田沼意次封一萬石〇九月、以久世廣明爲老中、水野忠友爲老中格、增封加稻葉正明（越中守）封、班諸侯〇是歲（曆）蘭州回教徒叛、大學士阿桂討平之（英）法人美人夾攻英師、英將敗降、天文家始測得一行星、曰天王

〇二年三月、詔以世子家齊爲權大納言、敘從二位〇四月、起天文臺于淺草〇秋、關東地震、函根山崩、小田原城壞〇八月、江戶海溢〇十一月、以文章博士菅原在熙爲侍讀〇是歲群書類聚成（瞽僧塙保己一所輯、有六百三十五卷）

淺間岳噴火

〇三年五月、上野草津溫泉暴熱、浴人爛死〇六月、諸國大冰寒如冬、人服綿衣〇家治以井伊直幸（掃部頭）班老中上〇七月、淺間岳噴火、雨灰石、晝晦如夜、熱泥沸湧、利根川溢、漂沒三十五村、溺死四萬餘人、是日、江戶雨灰如雪〇八月、東北饑、斗米直二千五百錢、餓莩相望〇十月、皇太后崩、號曰盛化門院〇十一月、家治以田沼意知（山城守）爲少老（意知、意次子也、父子威燄薰赫、上下側目〇是歲（法）始作輕氣球（英）王與法西及美利堅同盟于巴黎、始造火輪磨坊（美）英人許美人自立國、華盛頓致政歸農）

法人作輕氣球
華盛頓致政歸農

〇四年三月、家治奏皇穀千石於閑院親王、以終其世（親王即天皇之生父）〇是月、幕府士佐野政言殺田沼意知於城中、意知恃權虐下、政言憤之、意知嘗借政言家譜而不返、欲以假之裝己家系

佐野政言殺田沼意知於城中

也、忿恨遂害之、賜政言死、田沼氏因焰稍衰〇五月、天下饑荒、家治發穀賑之〇以牧野貞長（備後守）爲老中〇十一月、井伊直幸爲大老（大老之職、自吉宗時廢而弗置、至是直幸重賂田沼意次獲之、故諸政皆取決于意次、直幸充員而已、時人窮嗤之）〇是歲陸奧國主伊達重村請幕府鑄方鐵錢、行之部內、歎曰仙臺通寶（〇是歲（唐）甘肅回民張阿渾作亂、阿桂又伐平之（英）始行氣球、論吸氣、始以馬車通信）

伊達重村鑄方鐵錢
英國馬車通信

〇五年正月、畿內大雷〇增松平康福、田沼意次封各一萬石、〇二月、攝政尚實復爲關白〇六月、旱〇九月、琉球大饑、貸米萬苞、金萬兩於島津重豪以賑之（〇是歲（法）帝以國用不足、令度支大臣貸于民、不從（英）始用火輪機織布（美）設議政會于紐約克）

美利堅議政會

〇六年正月朔、日有食之〇二月、天皇親製和歌、賜家治以賀其壽五十、關白尚實以下亦賦寄家治〇七月、關東大水、江戶

將軍家治薨
家治夙慧能知下情
削田沼意次封
意次以幕府老臣其出處行事與唐仇士良同其歸甚矣小人
用心陰險巧詐一至於此耶
水野忠友與意次絶婚斷好見非其黨
飢民作乱

諸川溢橋梁皆墜○八月家治有病世子家齊自西城移牙城○九月將軍家治薨年五十尋葬寛永寺詔贈正一位太政大臣謚曰俊明家治幼而穎悟能讀書習字其嬉戲常弄紙鳶其線索常爲疾風所絶家治甚有愛惜之色人或詆其氣宇狹小家治聞之謂左右曰紙鳶一玩具耳若誤墜之市街市人必廢其業奔還之市尹府必矣以一嬉戲之故使市人廢其業嘖曰此我所不忍也何唯愛惜一紙鳶之爲哉因毋令放紙鳶駕疾風其夙慧能知下情率此類也○是冬以鳥居忠意丹波守爲老中○田沼意次得罪削其封二萬七千石收其二第尋卒意次歷仕家重家治二世甚得寵幸奢侈聚歛無所忌憚嘗謂人主不可令近儒生讀書若知古今成敗得失則我輩失勢今八公奉好画足以使消日於是薦画工榮川養川永德等准班侍醫日侍其左右又令近臣一切莫告外事近侍山村良旺好讀書竊語家治以三河後風土記之事乃每宿直

侍讀家治大悦更服拱聽曰不圖世有如此書也意次聞之不懌俄出良旺補外官近臣皆箝口雖有水旱飢饉家治不復知之事無大小取決意次及家治疾革稍知意次不臣斥黜之既而意次不自安稱疾辭職至是家齊以遺命褫其封坐貶黜者多意次之罷職諸侯嘗通婚意次者恐累連獲罪放遣義子或訣別內妻云○十一月朔日南至○是歲自春至十月天下多雨禾稼不登○是歲匯安國相阮惠作亂逐其王黎維祈臺灣民林爽文叛陷彰化諸羅法與英人立約通商化學家白妥力以綠氣漂白各物○七年三月尚實辭關白左大臣輔平代之○詔拜家齊征夷大將軍陞內大臣時年十五家齊使松平賴起讚岐守入朝謝恩○關白輔平辭左大臣輝良代之經熙爲右大臣○天下大飢江戶市民擊拆嘯聚侵掠豪富大坂伏見界浦熊本等皆蜂起

定信著國本論
擢府士通經者十餘人
毀相良城
法國用民選之人
美利堅議章程爲民主國
皇宮災
石川某發倉賑市民

遣吏鎭之○六月近畿飢民聚建禮門廻匝宮垣祈穀價低下○以白河城主松平定信越中守爲老中奏任侍從班諸老上定信田安中納言宗武第七子家治命松平定邦養以爲嗣定信聰明誠實好學少著國本論嘗歲飢悉免封內租痛自節儉盡放家婢唯役一女及其參幕政衣澣衫食一菜其妻衣不曳席諸老驚愧爭惡衣食初吉宗節用禁奢近世禁弛爭赴侈靡定信舉吉宗政省冗費修武備禁靡衣峻宇張妓樂厚中問遺每一令下手額相慶天下翹足想望其風采○以阿部正倫伊勢守爲老中○九月從一位尚實准三宮尋薨子道前孫輔家先薨同族治孝子輔嗣承其後○井伊直幸辭大老家齊優勞聽之○松平定信受教擢府士通經者十餘人充聖堂講師使士民倶聽講○十一月近衛經熙子養島津重豪女嫁之家齊○十二月家齊既收田沼意次封賜一萬石其孫意明存嗣遣岡部長備美濃守收相良城尋毀之○是歲匯阮惠襲破孫士毅復安南封惠爲王將軍

海蘭察等討臺灣賊平之法始造紡紗機器始用民選之人入議政院度支大臣葛朗請稅地以充國用爵紳教會皆不從葛朗奔英美議立合衆國章程定爲民主國會中大臣由民間二年舉一人又每邦舉二人六年一更總攬歸正副兩人四年二更○八年正月京師火延燒皇宮天皇奉神器避於下加茂從御聖護院以爲行宮上皇以昭高院爲行宮近畿諸侯赴救龜山城主松平信道紀伊守先至先是所司代戶田忠寛因幡守罷以松平乘完和泉守代之未至勅以信道准四位侍從行所司代事○二月上皇徙御青蓮院○二條城番石川某甚四郎議發倉賑都人番長曰請而後發某曰歲歉且災民之迫饑餒何待令下擅發之罪吾請當之遂發穀以賑之家齊聞之擢某爲大目付○家齊遣使京師吊災使勘定奉行根岸鎭衛肥前守董造宮事分給

造皇宮

數萬金于公卿、貸米三千苞銀六十貫于民、免商賈稅。○罷阿部正倫老中、任松平定信以輔佐。○三月、家齊造皇宮、課諸侯助役、老中松平定信監功。勅前左大辨光世考古宮制度。光世與博古士藤叔藏者、據醍醐寺所藏古圖、量其規度、製圖以進。○四月、以松平信明（伊豆守）爲老中。○家齊流大阪代官青木某（某主收稅數十年、贓貯累巨萬。至是發覺、抵罪。）○五月、小堀政彌（和泉守）有罪、收其封、放于小田原。（政彌爲伏見奉行、貪財漁色、士民訴之江戶、乃免職、藉沒其家。聞者快之。）○九月、家齊課五萬石以上諸藩築宮垣。○是歲、（唐）兩廣總督孫士毅克安南、再封黎維祈。（荷）荷蘭亂、帝及布八英人共定之、行稅地新法、民咸怨貳。因諸公議大臣、（英）聽訟以十二人副之、各教任行勿禁。

小堀政彌奪封

○寛政元年正月朔、天皇在行宮、停三節會。○改元、大赦、復令年徭之半。○二月、家齊成婚。（即嚮所聘經熙養女）○家齊令諸國禁用金

銀服器。○四月、以松平乘完爲老中。○五月、蝦夷亂。家齊遣松前道廣（志摩守）往討之。（初南部賈人請松前吏、開市於俱奈尻、賣酒米烟草、賄監吏、以射利。市民忿恨、土酋月野柄者、乃將五百人夜襲市場、殺松前吏及南部商九十餘人。幕府命討賊。兵艦先發、未至、賊皆逃亡。）○七月、定諸國娼戶、嚴禁土妓。○京師町奉行池田金時（筑後守）任滿、去。金時豪邁果決、每言罰一誡衆、吾之律也。天明大饑之後、諸國漕既多、奸商仍網羅價。不懲則不息。金時乃微服至商家、摘其奸、直斬其首。諸商股栗、米價頓賤。○九月、家齊令諸侯各置豫備倉、每秩萬石、歲蓄粟五十石。○是歲、家齊令經學立程朱新註、禁異說。○是歲、（西）時有化學家三人、名具止地鑾得魯司得、始化水爲養氣。（法）度支大臣呢加罷、巴黎司民亂、帝如佛色黎麥利巳、始立籌國會、改稱法國帝爲法人之帝。（美）始種木棉、各邦咸奉政教、推華盛頓爲伯里璽天德、約罕愛頓爲副。

蝦夷乱

金時微服沽米斬姦商

美利堅種木棉各邦咸奉政教

○二年正月、青綺門院崩、年七十五。（門院信佛、親寫大般若經、二十餘年而成、世以比光明檀林二后云。）○三月、詔曰群臣諸司勤儉、就列貢獻贈遺減舊額。○四月、以本多忠籌（彈正少弼）爲老中、格增秩五千石。○五月、家齊命柴野邦彦、岡田恕監昌平黌事。○九月、皇宮成。勅改造紫宸清凉二殿、起承明玄輝朔平三門、及廊臺唐門、以復古制、改櫻町宮正門爲西門。（初應仁亂後、宮垣荒廢。織田氏造之、豐臣氏修之。至德川氏、以禁宮陝隘、開地東北、加之、而未能復舊觀。至是、乃復上世制度。）○十一月、天皇及上皇徙御新宮、縱民觀儀。兩皇以御製詩歌賜家齊。○是歲、家齊減外舶輸出之額。先是、清限十二隻、荷蘭二隻、給銅百萬斤。至是清減二隻、荷蘭一隻、給銅六十萬斤、更定爲五歲一期。○是歲、（唐）廓爾喀犯後藏、侍衛巴忠等許歲幣、罷兵。（法）復加呢官、令撫亂民。有不便于民者、悉革之。籌國會擅權、帝回巴黎司、議立新章、大誥國中、分八十三府、以五爵世襲。（英）始用機器作釘。始禁販黑人爲奴。（美）禁買黑人爲奴。時黑人有六十九萬。

皇宮成

英美二國禁黑奴販買

○三年三月、家齊奏給公卿東下耗費、以爲恒例。○是月、家齊觀練兵於駒場野。○八月、輔平辭關白、左大臣輝良代之。○九月、賑江戶窮民。○十月、家齊始置醫學館、令多喜安長管之。（明和年中、多喜安元私集子弟講醫書。至是、建爲公館。安長、安元曾孫也。）○十一月、以政熙爲左大臣、權大納言治孝爲右大臣。○是歲、（唐）石刊十三經于大學。（法）世爵康對等復倡亂、帝出奔、民欲廢之。澳布二國勸止之、毒爲籌國會迎還、始訪英立聽訟者十二人、與澳布搆釁。澳布荷合攻法、國中大亂、民欲擇主爲民主國。

醫學館

○四年四月、溫泉嶽焚、山麓地熱、人畜艱行、山裂海溢、溺死五萬人。○八月、松平定信辭輔佐職、家齊不聽。○九月、家齊始開試場於湯島學問所、使麾下士應之、登第者賞賜有差、定爲四歲一試。○是歲、賜大坂處士中井積善以金、資以修懷德堂。（初享保中、吉宗令京及大坂諸儒設學舍、教庶民。中井誠之立黌教授。至是、堂燬、弟積善請修之。幕府賜金。）○是歲、（唐）將軍福康安

始設試場取士之法

英人用煤氣燈

征廓爾格平之。因比利時合于法。亂黨因帝并殺諸大臣。民始用煤氣燈。初若爾日第三定賦稅不過九百萬金、至是增至一千七百萬。美以華盛頓府爲京城。

欲尊生父典仁爲上皇幕府不可定信詰問其顚末　和學所　魯西亞人送我漂民來蝦夷

○五年二月、議奏前大納言中山愛親・前大納言正親町公明、至江戶。初天皇欲尊生父典仁親王爲太上天皇、傳旨於幕府。以爲於禮不可。愛親東下、與老中松平定信辨論。定信理屈、家齊怒、杜愛親館、禁公明外出。愛親・公明惹罪、尋還京師。○三月、以有栖川韶仁爲親王。○四月、家齊獻典仁親王廩米二千石。○七月、松平定信罷輔佐及老中班、溜直。○家齊置和學所、令塙保己一司之。○以安藤信成對馬守爲老中。○九月、魯西亞人送我漂民來蝦夷、乞互市。漂民伊勢水夫幸太夫・儀吉也。天明中海上遇颶、漂至東北洋、遂抵魯國、居十二歲、乃還。家齊召觀

正之遊京郊過足利高氏墓數其罪惡鞭之三百　秀實修山陵志　海國兵談成梓

漂民於吹上苑、悉問其顚末。○十一月、家齊遣石川忠房左近將監等於蝦夷、諭魯人曰、此地不關外事、宜西至長崎。然如互市、我邦不得聽之。乃謝遣。○上野人高山正之彥九郎爲人抱大志、慷慨多奇節。恒憤王室陵遲、每談時事、必涕泣。跋涉天下、鼓舞志士。每入京師、必先至三條橋、遙望闕、稽首曰、草莽臣正之。遂西游。是歲、正之自盡久留米寓。人無知其故。同時有下野人蒲生秀實君平、夙有奇節、好學、與正之略同旨趣。慨朝典墜地、經歷諸國、蹤跡舊地、以著山陵志。後宇都宮戶田氏之修山陵者、蓋原于秀實云。時人以正之・秀實及林子平号爲海內三奇人。子平、仙臺人、好周游四方。所過觀古英雄戰爭之跡、考其攻守勝敗之所由、而尤注意邊防。著海國兵談・三國通覽二書、論防海馭戎策。有司以爲言觸

行　子平禁錮之後作六無歌以自嘲遂歿

忌諱、錮之仙臺。後數年、魯西亞侵北地、人始服子平先見云。正之歿後、草莽出勤王士不絕、遂舉復古業。正之爲之稱首。維新後、賜金修正之・秀實基塋、其子孫特詔贈正之以正四位。天下偉之。○論曰、三人之行、皆奇於人、而不奇於天者也。子平初在江戶、從某氏講兵法、聞幕府藏外國所製甲冑、某氏請出之。子平曰、徒觀不若躬擐之愈也。即擐而跨馬、一鞭而出、馬躍不休、過數街入閣老定信邸。邏卒擁遮之。定信出問其故、因脫袍賜焉、且使護送還之。余乃怪子平以此時一言何不醒人乎。欣然受袍而還、亦奇矣。定信之賢、得子平其人、引不以爲股肱。還擠之於幽閉、瀕死、信奇怪而已。子平嘗罵秀實爲窮措大。秀實生升平世界、其所志與肉食者不合、豈不奇乎。其居常悲歎祭禮廢、乃謂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使煌煌天祖天孫精靈之所安、而荒茀蕪廢、爲農父牧豎之所蹂踐、貂狐虺蛇之所竄伏、眞可爲痛哭流涕矣。因作山陵志。齎志以沒、亦數奇者也。今而歷舊蹟者、每瞻仰山陵巍峩、改良其面目、未嘗不想見秀實當日痛哭流涕之成果也。然泣而奇功者、莫若正之泣也。子平云、正之有泣癖、其爲人慷慨悲憤、忘身報國之誠、發於天誠。是故語王室式微、乃泣。瞻望宮闕、乃泣。聞四邊有虞、乃泣。見年穀不登、上下窮乏、乃泣。訪南帝蒙塵、諸將殉難之跡、乃泣。談忠臣孝子節婦義僕之事、乃泣。噫、正之洵有泣癖矣。繼泣以一死、莫天下不奇之者。而世之同其癖者、聞風興

法稱民主國與歐洲各國戰　美利堅

起、遂啓王政復古之端、則數行潸潸者之有功於世道、在一部海國兵談之下乎。方今百度維新、天子特垂意於褒忠之典、而正之・秀實子孫、首賜收卹。死者而有知、其宜如何感泣也。子平亦遇車駕東巡之時、忝與褒稱之典、則三人之行、皆奇於人、而不奇於天者也。○是歲、唐白蓮教徒劉之協叛、反事覺而逃。乃誅其黨。法弑帝魯意十六。稱民主國、與歐洲各國戰。時有兵一百二十萬。其餘十八歲至二十五歲悉充壯丁、婦作戰衣、孺背兵器。擴比司比阿爲亂首、有不遵者殺無赦。將軍杜馬黎斯謀敵民主、弗勝、遂奔澳。布・澳・英・荷諸國盟于安得華、謀定法亂。民主將軍拏破侖、敗英師于土郎。

○六年三月、立准后欣子内親王爲皇后、皇妃入內。關白輝良・右大臣治孝等從焉。縱民觀儀。拜皇妃稱中宮。家齊使松平定國隱岐守等入朝賀之。○七月、閑院典仁親王薨。詔追稱自在王。子彈正尹美仁親王嗣。○十二月、俊宮薨。天皇第二子。○是歲、法擴比司比阿與其黨伏誅。各國兵敗還。擇立會主五人、以代帝權、始定三色旗。美始造戰艦、與英人立約通商。

造戰艦

○七年三月、家齊狩小金原。○十月、關白輝良薨。○十一月、左大臣政煕爲關白、聽內覽。○恭禮門院崩。（○是歲、[唐]貴州苗石柳鄧反、陷永綏、命雲貴總督福康安征之。英國遣使來聘。帝傳位于皇太子。[法]與布人和、又與西班牙和。以白地非阿爲民主國。六月、皇子卒。大臣出諭安民、遂服荷蘭、取澳、美恩司與立息兵三月之約。）

○八年四月、關白政煕辭、左大臣以右大臣治孝代之。○九月、右大臣家孝罷、前內大臣實季代之。○十一月、以水野忠友爲西城老中。○琉球入貢。○十二月、右大臣實季罷、以內大臣忠良爲右大臣。（○是歲、[唐]大學士福康安卒于軍。將軍鄂勒登保斬石柳鄧、金川平。湖廣總督畢沅擊白蓮教賊、大破之。是歲爲嘉慶元年。[法]拏破侖攻服意太利、逐法皇。與西班牙合約相助。拏破侖征澳、勝之。澳王割地請和。滅維逆司、以爲民主國。易會主、欲與英和、不果。[英]直納始種牛痘。西十二月二十五日、大寒暑表縮至冰度下四十八分。）

清主弘曆傳位子永琰、是爲仁宗

英人湼兒發明種牛痘

○九年二月、詔以家齊世子家慶爲權大納言、叙從二位。○八

月、以伏見貞敬爲親王。○十月、詔天文博士安倍泰榮測景、改曆。曆成、名寬政曆、頒之天下。（先是、築天文臺於三條、將測景正節、因起之京城正中、至是曆成。）

寬政曆成

○十一月、以詔仁親王爲中務卿。（○是歲、[唐]襄陽賊姚之富、達州賊徐天德等起、侵掠州郡。夔州千總羅思舉擊四川賊王三槐、大破之。[法]拏破侖伐澳、欲除布旁朝而自立。）

○十年七月、方廣寺火。安永中、雷震堂艮角、修之成、復震艮角、遂延燒門廊、時人異之。○九月、上皇召智積院僧浩然、書御障。（浩然、薩摩人、能通佛理、擅名京師。弟子道本亦以善書稱。）○是歲、家齊使近藤守重按行蝦夷。守重到惠土呂府、晳西亞既建柱標識、守重拔其柱、易以木標、大書大日本惠土呂府而還。（○是歲、[唐]將軍額勒登保、二王三槐平雲陽。將軍明亮、德楞不破賊于三岔河、平姚之富。將軍德楞泰、惠齡斬冉文儔、川北賊平。福寧總兵朱射斗討川賊羅其清、破之。[法]意大利叛、立爲民主國。拏破侖克埃及、又克土耳其屬之西里亞、取瑞士、又與澳及乃不里人戰。土耳其來伐、俄與意等國亦合約來伐。[英]阿爾）

近藤守重按行蝦夷

歐洲各國合兵拒法蘭西

（蘭叛、法人助之、討平之。是時、拏破侖至埃及、欲盡滅英屬之印度。英將納爾森拒之、戰于尼羅河、大敗法之水師、獲其戰艦。歐洲各國復合兵拒法、慮其兼并也。[美]始作府兵、推華盛頓爲將軍、將與法人戰。）

○十一年正月、以參議權中納言德川治濟爲權大納言、叙從二位。家齊別給廩米五萬苞。○家齊命堀田正敦（攝津守）等修寛政重修諸家譜、至文化中成。（凡一千五百卷。）○三月、家齊割松前章廣封、以箱館以東隸幕府、易以久良喜地。遣書院番頭松平忠明、勘定奉行石川忠房等於東蝦夷、撫夷民爲交易、令南部津輕戍箱館。○十一月、天皇賀上皇壽六十、奏舞樂於禁內。○是歲、以宇治彌宜荒木田經高叙從二位、以宇佐廟祝宇佐公古叙從三位。（○是歲、[唐]將軍額勒登保平賊林之華、總督揚遇春禽王廷登。[法]法人攻荷蘭、欲令改爲民主國。英、俄、土、荷、曼、葡及乃不里等同合兵拒法。國有內乱、以拏破侖、西愛、德果三人爲主政。）

修寛政重修諸家譜

設互市場於箱館

○十二年正月、中宮生皇子温仁。二月、妃勸修寺氏生寛宮、以温仁爲親王、尋薨。○五月、家齊遣渡邊胤、大河內政壽、三橋成方等、戍惠土呂府。○八月、孝義錄成。（家齊令林信徹、柴野邦彥、尾藤良佐等編之、至是成。凡五十卷。）○九月、家齊辟安藝賴惟完、薩摩赤崎貞幹、講經昌平黌。（惟寛、貞幹二人學宗程朱。惟完弟惟強、惟柔、並好學。惟柔仕藝、爲郡宰、大顯政績。）○十二月、雷震四天王寺、堂塔門廊悉燼。（○是歲、[唐]甘州提督揚遇春與賊戰蒼溪、大破之。[法]拏破侖伐澳、克之、與日耳曼戰、與美國通商。令民以紅葉頭作糖。化學家佛而大始作電池。）

孝義錄成

法國造糖又作電池

○享和元年三月、家齊令戶川安倫、大河內政壽巡視蝦夷。○六月、出羽土寇起、侵掠山形、上山、高畑等地。伊達周宗、上杉治廣擊平之。（初、米澤藩主上杉治憲、賢而好學、銳意政治、悉革弊政、興民治、一國翕然嚮化。弟治廣嗣、能繼其志、聲聞四隣。至是、士民群起、請其藩主做米澤治也。）○七月、以牧野忠精（備前守）爲老中。○是

出羽土寇起

仁孝天皇居常讀古事記傳不離御座
世皆爲宣長身後之榮
定魯破侖爲第一世王
蝦夷佛法之始
魯人送我漂民來
魯破侖自稱一統之帝設戰艦攻英國

歲、伊勢人本居宣長歿、（年七十二、宣長初業醫、後從賀茂眞淵學、著古事記傳、馭戎慨言等、其學大行、後有平田篤胤者、博學雄辯、駁儒罵佛、筆舌並下、嘗尸祝宣長學、詣墓矢爲弟子、自是海內益知尊王賤霸云、○是歲、唐貴州苗叛、知府傅鼐擊大破之、法與澳人和、又與西班牙及俄土二國和、魯破侖伐葡萄牙、）○二年二月、家齊置蝦夷奉行、以羽太正養、戶川安倫、充之、後改爲箱館奉行、○四月、諸國疫、○六月、畿內近江大水、淀河決、攝津河西地瀦爲湖、牧方以西河涸、船自河內通、至十一月、河道復舊、○九月、以邦頼親王敘一品、○以土井利厚（大炊頭）爲老中、安藤信成（對馬守）爲西城老中、（○是歲、法與英人盟、魯破侖爲意大利伯里璽天德、議定魯破侖爲三主政之一、十年爲期、又定魯破侖爲第一世主、政不拘年數、美大公會、許美國人禁無論何國略販黑人之船、）○三年四月、麻疹大行、○七月、捕斬日蓮僧日道、以其淫媟不律也、○明春將有事于宇佐香椎二宮、幕府命勅使所經沿道

諸藩修道路橋梁、（○是歲、唐浙江總督李長庚、大破海賊蔡牽于溫州、法魯破侖受美國之賂、以魯以色那一省讓之、魯破侖與英公使有隙、遂伐英、與葡人盟、令彼此不助、）○文化元年正月、以青山忠裕（下野守）爲老中、○二月、遣使奉幣七廟、及宇佐廟、○五月、家齊遣僧莊海等於東蝦夷、建天台臨濟淨土三寺、（蝦夷有佛法、蓋始于此、）○六月、令宗義功（對馬守）傳教於朝鮮曰、自今聘獻受之對馬、朝鮮受教、○是月、出羽地震、鳥海山崩、塡象潟、象潟景致亞松島、至是壑舟矣、○九月、魯西亞遣使吟咱涅吐至長崎、再送我漂民、呈書及方物、乞互市、○是歲、撿戶口、（○是歲、法魯破侖自稱一統之帝、故帝魯意十六在俄、聞之不服、英魯破侖爲法帝、設戰艦于昔侖海口、曰攻英之船、英水師將納爾森禦之、國中大築戰壘、魯破侖又住日耳曼、）○二年二月、家齊遣目付遠山景晉於長崎、賜米鹽綿及薪水

復御學所
英人稱雄于海上
魯艦寇蝦夷樺太
續藩翰譜成

於魯西亞船、謝其勞而不聽其請、先是魯使至根室、及還與一牒爲重來之信、魯使恃爲許互市、至是吟咱涅吐固請不止、長崎奉行肥田頼常、抗辯遣歸、○三月、遣使延暦寺、修桓武天皇齋、○五月、家齊增津輕寧親（越中守）封、賞其連年經理蝦夷也、○十月、落御學所、御學所久廢、至是復舊、（○是歲、唐寧陝鎮兵叛、陝西提督楊遇春討之、敗績、總兵楊芳單騎入營、降賊魁蒲大芳、法魯破侖遣使請英和、英人不允、各國第三次合約、求拒魯破侖、攻澳破其都城、與之盟、又攻乃不里滅之、英法將佛里奴與西班將、以水師來攻英、英將納爾森禦之、大捷、獲佛里奴、納爾森陣亡、大破西水師、英人得稱雄于海上、賢相比的卒、格侖非爲相、）○三年三月、江戶大火、延燒侯第市舍、及祠剎二十八萬餘戶、焚死無算、家齊設救場于各所、爲食賑遇災者、○九月、魯西亞兵艦、寇蝦夷樺太、焚朧高栅、執戍卒而去、（朧高栅、即松前氏所置也、）○十一

月、島津齊宣率琉球使入貢、奏樂饗之、○是歲、續藩翰譜成、（○是歲、唐知府傅鼐擊貴州苗平之、福建提督李長庚連擊海賊蔡牽破之、法魯破侖封弟約瑟爲乃不里及昔西利王、封羅衣爲荷蘭王、布王合英俄薩生來攻、魯破侖擊敗之、遂破布都、薩生請盟、）○四年二月、詔置左右衛門權大少尉、大少志、左右兵衛權大少尉、大少志、左右馬大少允、每十員、○三月、徙封松前章廣（志摩守）於陸奧梁川、松前及西蝦夷、直隸幕府、以南部津輕所出箱館戍兵、戍東西蝦夷、（初章廣父道廣、馭蝦夷無狀、事多不軌、章廣坐之、因褫其封、）○四月、魯西亞兵艦二隻、泊惠土呂府、焚栅、執戍卒、進犯舍那寨、戍兵壓數十人力戰、卻之、是夜魯人潛上寨後山、發砲、戍兵敗退、魯人乃焚寨、掠器械而去、又泊朧高、箱館奉行乞援於仙臺南部津輕、幕府傳檄奧羽諸藩、嚴備之、命仙臺（伊達周宗）秋田（佐竹義和）守松前、

秀實著不恤緯五篇議海防之事潛亦上書請防外寇言雖不行人皆壯之

置松前奉行

英人煤氣作路燈之始

改鑄太政大臣印

英船剽掠邊海

時升平日久、一旦變作、天下騷然。先是吟咱涅吐來長崎乞互市家齊不聽却之吟咱涅吐以辱使命自殺至是其部屬入寇以報之也○蒲生秀實平山潛等、上書幕府切論時事、皆不報。潛稱行藏号兵原少好學且能武技常擐甲試弓銃刀槍悉極其奧其所著有海防問答等書○五月魯人抵理井尻島、焚抄船數隻、使嚮所捕檞太戍卒齎書而皈。其書曰、互市不聽、則明年大舉來略蝦夷。於是天下紛紜談北地事。幕府下令禁之○六月家齊遣少老堀田正敦、大目付中川忠英飛彈守目付遠山景晋等、巡察北地○七月漕米一萬五千石於箱館、以充軍糧○九月以皇子寬仁爲親王、賜名惠仁○十月家齊置松前奉行、以河尻某肥後守村垣某淡路守爲之。使砲手井上左太夫巡視下田浦賀及安房上總海岸○十一月褫箱館奉行羽太正養職、坐指揮失宜也○十二月家齊命松平容衆肥後守伊達周宗陸奥守發兵六千餘人戍蝦夷、遣小菅正容村上義雄等監之○是歲柴野邦彥歿。邦彥号栗山讃岐人博學善文慨宋學衰頽極力興之名動京師天明中幕府召乃辟邦彥爲侍講大被寵用世推爲宋學之中興歿年七十二○皆川愿歿。愿号淇園京師人能文工書畫其所撰有四書譯解等數種○是歲唐以百齡爲兩廣總督降海寇張保福建提督李長庚大破蔡牽中礮卒法拏破侖與俄王會復封五爵假道西班牙以伐葡遂攻西班牙逐其王西班人求援于英英始用氣學以煤氣作路燈

○五年二月、改鑄太政大臣印○三月以閑院孝仁爲親王○四月貶箱館奉行戶田安倫、坐控御失宜也○幕府築熕臺於相摸伊豆安房上總、命浦賀奉行岩本正倫掌其事○八月英吉利船泊長崎。英人夜潛乘輕舸入港、抄掠民家、遂至廳乞糧牛薪水。奉行松平康英飛彈守撤肥筑二藩、將燒夷之。時二國兵未

上皇壽筵

大日本史刻成納之御庫

法封荷蘭爲屬國

韓使來聘

至。英船既遁去。康英悔其失機、自殺以謝○十一月幕府命鍋島齊直肥前守屏居。舊制使福岡佐賀二藩間歲戍長崎。是歲佐賀士來戍、不知英船入港。以是獲罪。先是正容義雄等抵蝦夷、分守各地、不見一寇。至是罷皈。會津仙臺亦撤戍而還○十二月命南部津輕二藩戍東西蝦夷、進爵增封○是歲唐逮兩廣總督吳熊光戍伊犁封安南阮福映爲越南國王安南擊英國船破之法英人敗法軍拏破侖與俄帝議欲與英和佛而大作電池帝賜以金幣并銀六萬元

○六年正月、信濃安曇郡山中鳴動、地裂、四村田野皆陷○三月立惠仁親王爲皇太子、右大臣忠良傅之。以小御所爲假東宮、遂修之。家齊使井伊直中掃部頭戶田氏明采女正入朝賀立坊○八月伊豆相摸以東大風、拔樹破屋。住吉祠成○十二月天皇賀上皇壽七十、奏舞樂於禁內○是歲法征法皇屬地英澳等國第五次合兵來拒尋攻破澳都與澳人盟

○七年二月、命松平定信松平容衆戍房總沿海地○九月以第五皇子盛仁置京極第、曰桂殿。自京極公仁親王薨、廢第四十年、至是皇子徙居焉○十一月德川治紀進大日本史。先是治紀奏曰、自臣祖光圀撰此書、校補累世、至是刊成、伏請冠大日本史之名。詔許之、納之御庫○是歲小野職博歿。職博号蘭山其學精本草幕府嘗辟之年七十著本草啓蒙等書○是歲法拏破侖續娶澳帝女荷蘭來降封爲屬國阿非利加之阿爾其來侵

○八年三月、皇太子加冠。右大臣兼東宮傅忠良爲賓○朝鮮來聘。通政大夫金履喬等一行三百六十人至對馬。家齊遣小笠原忠固大膳大夫脇阪安董中務大輔受聘。儒員林衡大學頭古賀樸彌助

天寛日記成
定信辭職自号樂翁寛政初政多可觀者

等副之賜答書及物遣皈○五月以皇子盛仁爲親王尋薨○魯西亜船至理井尻使八人上陸泊嵜我戍卒捕之發銃魯艦乃去○十月天寛日記成幕府右筆尾島定受教輯録天正寛永間事蹟至是成○是歳(暦)帝西巡幸五臺山(法)三月壬子生稱爲羅馬王帝與西班牙戰將大擧伐之○九年四月老中松平定信辭職致仕自号樂翁定信在職節使能一時弊政悉改稱爲良輔嘗擢用名儒柴野尾藤古賀等一變天下學風文教大興定信與焉有力著花月双紙等書○六月復加茂石清水臨時祭此典廢者數百年家齊納其資擧之○八月魯人又至理井尻使所拘我國民三人上陸請還前年所虜不聽魯人見我柵中執火器轉舳遁會遇我商船掠之而去三人一恵士日府戍卒嘗被虜者二尾張海商漂至彼者至是皆得還○是歳(法)欲與英和不果帝以兵五十七萬大礮一千餘親征俄敗績死者十二萬五千人凍

魯使獻謝書北地至是事平

斃十二萬二千人被虜者十九萬三千○十年三月修石清水臨時祭○五月魯人復來嚮還所掠我商船因呈書曰往歳犯恵士呂府摔太皆我屬地無賴人所爲而非吾王所知也皆巳抵罪使臣等謝之請皈所虜家齊使松前奉行服部貞勝答曰呈嚮所掠器械及入犯謝書則聽之魯人詣箱館壘呈謝書還器械乃皈八虜賜糧及薪水遣皈自魯人擾北地至是八歳事始平○閏十月上皇崩稱後櫻町天皇○有年京師米斛銀錢四十天下殷富○是歳(暦)帝獮木蘭天主教賊李文成林淸謀反襲京城留守諸官擊破之賊遂伏誅陝西提督楊遇春總兵楊芳連破賊李文成燔死陝西總兵楊芳陷滑城俘逆首牛亮臣(法)公議堂大臣又益兵三十五萬俄布英第六次合拒拏破侖又益兵三十萬拏破侖與西班牙盟○十一年四月以右大臣忠良爲左大臣前内大臣實起爲右

合縱兵攻陷巴黎司遂拏破侖于海島
修東照宮二百年齋
類聚國史刻成
拏破侖復立英

大臣○夏大旱至七月始雨○九月關白政熈罷左大臣忠良代之實起罷以内大臣基前代之○十一月修加茂臨時祭○是歳(唐)以阮元爲江西巡撫禽賊首胡秉耀(法)合縱兵攻陷巴黎司遂拏破侖于地中海之一島拏破侖前後喪師二百二十萬國人立羅衣十八復位各國合盟○十二年正月以右大臣基前爲左大臣前内大臣實祖爲右大臣以前關白政熈准三宮實祖罷以權大納言政通代之○四月遣前大納言源有庸等於日光修東照宮二百年齋○以酒井忠進若狭守爲老中○六月家齊給所司代大阪城代官禄各一萬石○七月散米一萬苞賑朝鮮饑○八月禁錮小倉城主小笠原忠固初忠固宰小笠原出雲侫奸專政群下致禄去忠固不能制至是有讒○是歳刊行類聚國史幕府士仙石政和刊之此書菅公所修亡逸之餘云○是歳(法)拏破侖逃回以千人破巴黎司而復

俄布澳諸國合攻拏破侖降于英
農民葺屋得六百年前古書

立羅衣十八奔于比利時英俄布澳瑞西葡諸國又合約攻大敗拏破侖于華得路欲奔美國不果乃降于英羅衣復立與俄澳布盟于巴黎司○十三年詔陞家齊右大臣家齊世子權大納言家慶兼右近衛大將補右馬寮御監家齊遣松平容衆松平直温家慶遣織田信順中條信義入朝謝恩○九月家齊奉勅修仙洞宮○再散米一萬石賑朝鮮饑○是歳攝津能勢郡出野村農下辻某葺理屋宇得其祖左少辨經房書於棟上竹筒盛之松平樂翁覽使人鑒其書曰六百年前古物也乃還下辻氏藏之口碑相傳檀浦之役經房等潛奉安德帝避于此地會帝病崩經房立祠奉祀稱八幡宮土人所傳與經房所記盡相符焉○是歳(暦)以内閣學士湯金釗督江蘇學政(法)議定毋許拏破侖子孫宗族再爲法帝

是歲丁丑

○十四年二月、以伏見邦家爲親王。○天皇賜勅額於家齊。揭之有德惇信浚明孝恭四廟。○幕府增宗義質對馬守封二萬石、以其累世掌朝鮮通信事、國用不給也。○三月、京師雨雹、殺麥苗。○天皇禪位皇太子。天皇聰明、好學、精典、每勗諸皇子讀書、皇女亦或涉經史、其在位、正宮殿制、復南北祭、修廢官、興學校、文物典章粲然可觀焉。在位三十七年、改元四、曰天明・寛政・享和・文化。後二十五年崩、壽七十、葬泉涌寺。

紀元二千四百七十七年丁丑

慶清仁宗嘉慶二十二年

仁孝天皇　諱惠仁、光格帝第四子。母贈准后東京極院藤原氏、權大納言經逸女。○文化十四年九月、天皇即位、尊先帝曰太上天皇。關白忠良・左大臣基前・右大臣政通並如故。○是月、行即位禮。家齊使松平賴儀讃岐守等入朝賀之。○轉從小笠原長昌主殿頭於唐津、水野忠邦越前守於濱松、井上正甫河內守於棚倉。○十二

洋千八百十七年

英瀛機印書之始

月、大婚、納准三宮藤原政熙女繫子爲女御。家齊使井伊直亮掃部頭入朝賀之。○是歲、以阿部正精備中守爲老中。○是歲、英始以瀛機印書。先是、指南針忽偏西、至是漸歸原向。

鑄二分金

○文政元年四月、家齊鑄八銖金、𣪘曰貳分。時吏岡本某議貨幣本位不被用、謂人曰、元文中、金一兩換銅錢二千、迨鑄南鐐、以銀二片爲金百匹、然行於關東、不通上國、官多方通用、而金一兩適四千錢、尋鑄當四錢及鉄錢、至寛政中、以六千錢換金一兩、鑄錢益濫、遂至七千錢、直愈賤、物價益貴、延及今日、可勝歎哉。○是月、詔改元曰文政。○五月、增松平治好封二萬石。○英吉利船來入浦賀。○八月、以水野忠成出羽守・大久保忠真加賀守爲老中。

英船來浦賀

○十一月、遣使奉幣太廟、行新嘗。○是歲、江漢司馬峻・村瀨之熙並歿。峻傳和蘭蠟畫及銅板、之熙號拷亭、博學屬文、著有藝圍日抄等。○是歲、唐體仁閣大學士劉權之卒。英色凡那輪船自紐約克駛至英、是爲輪船航海之始。

輪船航海之始

○二年正月、幕府以筑紫某爲浦賀奉行。奉行置貝始于此。○五月、家齊改鑄元字金及四銖金、𣪘以艸文。○秋、大有年、斗米價三十錢、比歲稔熟、穀價低下、家齊憐麾下薄祿不給、每士祿百苞加金五圓。○是歲、俄帝設屯田、養兵百萬、以備不虞。英印度公司取新加拔。

俄羅斯設屯田兵

○三年三月、尊嫡母中宮曰皇太后。○四月、左大臣基前薨、右大臣政通代之、前內大臣愛德爲右大臣、尋罷、內大臣齊信代之。○五月、皇子鍠宮生。○西海水島原山崩。○七月、家齊改鑄文字銀、𣪘以艸文。○十二月、以女御繫子爲准后。○以小田原・忍二藩爲相摸沿海守備。○是歲、幕府士高橋某、飜譯滿州諸書及魯西亞書。○是歲、唐帝卒、皇弟綿寧即位。英英王卒、在位六十年、年八十二歲、王整躬率物、量材器使、國人感之。

○四年二月、以上皇第七子悅仁爲親王、尋薨。○夏、東國大旱。○六月、以第一皇子安仁爲親王、尋薨。○十二月、復松前章廣封於松前、仍舊鎮東西蝦夷。○是歲、松平齊廣請割封增族利之爲十萬石。○是歲、唐兩廣總督阮元奏修廣州邊備、以趙愼軫爲閩浙總督、邊海盜寇盡平。佛拿破侖卒于三尼里那島。

世子任大臣世皆爲榮遷

○五年二月、詔陞右大臣家齊從一位左大臣、權大納言家慶正二位內大臣右大將如故。家齊以在職最久、進之、家光以來世子爲大臣、鎌倉氏以來是爲始。○三月、家齊遣松平賴恕讃岐守、家慶遣酒井忠器左衛門尉入朝謝恩、獻金及劍馬。○增土井利厚封一萬石。○四月、准后繫子薨、追稱新皇嘉門院、尋贈皇后。○五月、家齊奏請上皇幸修學院。天皇嘉納之。此院頽破已久、至是修之。○八月、以松平乘

下斗米將眞伏誅

寛〈和泉守〉爲老中。○是月、刑處士下斗米將眞、將眞怨津輕氏、謀殺之途、津輕氏覺之、迂路以免、至是捕獲誅之。○論曰、將眞之事不足道也、而論者嘖嘖焉稱之者何、當此時、士風萎衰不振、宴安是耽、阿諛爲俗、一有虓髒負氣之士、亦足以起懦夫矣、起懦夫、孟子之所稱道不措者、後世人士何獨遺之耶、將眞獄辭成、水戶藤田彪曰、吾每讀幕府斷獄辭命、未嘗不感激繼之以流涕也、將眞古烈士也、然其跡常人之所怪、官府俗吏之所尤忌、而辭命有言曰、津輕之於南部、本爲臣下、而津輕爵位日優、殆侔南部、故大膳大夫爲之憂憤殞命、今大膳大夫當時未有爵位、其班遙卑於津輕、汝雖不躬仕南部、其父祖世有君臣之義、乃將要津輕於路、洩其積怨、彼屈而致仕則可也、不然則逞志於伏銃一發、是皆汝所自謀、適津輕捷徑歸城、汝志不遂、慮事或發覺、挈家出奔、何不畏幕府之甚也、其辭光明正大、其理明白洞達、蓋目將眞等以南部亡命、無坐罪連父兄一事煩鄰國、將眞雖事敗、然受此斷也、知其含笑入地、吾之所以感激流涕、不亦宜乎、抑使將眞之擧、如其志邪、其禍變所激、未可憶測、而論者徒憾其謀泄以敗、非通論也、彪是論、夫子自道志也、亦足觀水戶家風之以奬勵士不措也。○是歲、〔英〕鋏輪舩航海至法。

○六年三月、以左大臣政通爲關白。○家齊免松平定永〈越中守〉

房總沿海警備、轉封定永於桑名、松平忠堯〈下總守〉於忍、阿部正權〈鉄先〉於白川。

松平外記以私怨斫殺同僚

○四月、西城書院番松平外記、以私怨斫殺同僚本多伊織等三人自殺、番頭酒井忠毖等連坐褫職。○七月、復田沼意正於相良、封仍一萬石。○九月、以有栖川幟仁爲親王。○十一月、以松平輝延〈右京大夫〉爲老中。○是冬、彗星見東方、光芒數尺、踰年猶見。○是歲、〔唐〕以林則徐爲江蘇按察使、〔英〕公會議、請禁止販買黑奴。

○七年正月、以右大臣齊信爲左大臣、内大臣尚忠爲右大臣。○諸國麻疹行。○二月、閑院孝仁親王薨。○七月、家齊鑄一銖金、斂曰一朱。

英船抄掠寶島

○八月、英吉利舩再過相摸浦賀、抵常大津上陸、水戶士藤田彪將赴舩屠之、遇其去不果、遂抵薩摩寶島、抄掠民家、薩監吏吉村某擊殺一人、餘衆遁去。○九月、幕吏足立左

上皇幸修學院

内、著魯西亞學筌、飜譯是春、片山辰世著政刑總類。○上皇幸修學院、觀楓、自是歲二回游幸、以當修養、家齊令畫人原某圖鹵簿拜觀焉。○是歲、〔唐〕兩江總督大學士孫玉庭除名、〔英〕南亞美諸部久不奉西班約束、至是英遣領事官往復立通商之約、拒與貿易往來。

○八年三月、加林忠英〈肥後守〉秩列諸侯、補少老。○八月、納藤原

布告擒夷之令

禔子爲女御〈禔子准三宮政熙女〉。○是歲、家齊令曰、蕃舩至沿海地、乃發砲殲之、民之與蕃人貿易於洋中者、申嚴之。○太田元貞〈元貞〉歿、加賀人、邃經學、多所考證、著九經談等數書。○是歲、〔美〕中亞美洲立爲民主國、阿西爲王、波里非阿立爲民主國、波立凡爲王。

○九年正月、淸人送我漂民抵遠江。○四月、上總土寇起。○五月、江戶多盜、殺掠夜行、命吏逮捕。○六月、東國旱。○十二月、以松平康任〈周防守〉爲老中。○是歲、〔唐〕回酋張格爾叛、陝甘總督楊遇春戰渾河、大破之、〔俄〕是時俄境有六

百萬方買耳。

家齊爲太政大臣

○十年二月、詔陞左大臣家齊爲太政大臣、内大臣家慶叙從一位、時家齊生父從一位儀同三司治濟薨、除喪拜任〈源氏足利氏以來在軍職兼太政大臣者、獨家齊耳〉。○五月、增青山忠裕封一萬石。○家齊獻金於上皇、充東山行幸費、增關白職俸五百苞。○給別俸二萬五

法國禁私印書籍

千苞於德川齊位〈齊位即一橋氏〉。○是歲、〔法〕設博物院、禁私印書籍、凡新聞紙及所著之書、須先呈清本閱定、方許刊行、〔英〕英將宅林登以英法俄三國之師伐土耳其埃及、〔土〕英法俄三國會議、毋許土耳其攻希臘、迫埃及督背盟、英法來伐。

○十一年二月、以家齊嫡孫家祥爲權大納言、叙正三位。○七

西海大水

月、東海水道崩、橋壞、京師風樹倒瓦飛。○八月、西海大風水、破屋五萬戶、死災三千人、彥山祠扉飛墮筑後、長崎碇泊荷蘭商

高橋作左下獄

船颺至山腹。○以閑院愛仁爲親王。○秋中國蝗。○十一月越後地震海嘯。○以水野忠邦爲西城老中。○是歲捕高橋作左下河邉林右下之獄。其以日本地圖及刀劍與蘭人西以保呂達也。○是歲唐帝御午門受俘命誅張格爾。英十年之間。國中富商借銀于他國者計三千六百萬兩。

鑄一銖銀

江戸大火

○十二年正月家齊鑄一朱銀文曰以十六換一兩。○詔追贈內大臣德川治濟太政大臣。○三月江戸大火。侯邸市舍延燒十一萬餘焚死者一千九百餘人。○十月中納言德川齊修卒。弟齊昭嗣。初齊修有庶弟四人皆出爲支封某所子養獨齊昭留藩邸時將軍家齊多子諸侯爭子養其男以悅之及齊修病篤水戸宰中山某與幕府老中密議子養之事藩士聞之不告而南上者數百人將抗議之藩邸藩情恟恟家齊有令俄立齊昭爲嗣於是人心初定

磔耶蘇徒於大阪

○十一月磔京師耶蘇徒六人于大阪。時大阪町奉行高井實德山城守使其部下與力大鹽行素平八郎竊按

行素威名從是震慴於都鄙

英人鑿火車路

之不得其要領行素變服佯爲家奴取其秘書撿之果奉天王教者乃捕而磔之其弟徒連坐誅斬者數十人因擢行素命進班加祿。○是歲唐誅伊犁參贊容安。英相臣比爾立巡防公所于倫敦。蘇格蘭阿爾蘭商民賴之造鐵橋于窩乃鑿火車路于達迷斯河底。

京師地震

天皇下詔責已

○天保元年閏三月伊勢大廟火正殿獨存詔廢朝五日。○七月京師地震至明年夏止。○十二月改元曰天保。天皇下詔責已曰宗廟告人火延及京師有地震災禍宮闈危懼天下驚愕朕之不逮何能答之先擇嘉號急發恩令大赦天下今日以前大辟以下已發未發輕重咸赦但犯八虐及謀故殺私鑄錢強竊二盗常赦所不釋者不在此限。○是歲諸國人民詣神宮者甚衆沿道民競施輿馬食物時人號御蔭參。

御蔭參

○是歲唐以朱楨爲廣東巡撫。荷比利時欲與荷蘭分因之作亂。十一月比人自立爲國。英輪船初至印度。

築天保山

○二年二月上皇入見天皇後屢見焉。○家齊浚安治川及淀川海口聚沙爲一阜名曰天保山。命大阪町奉行新見正路伊賀守督其事。正路好學講武輿人稱曰能吏後累遷爲幕府側用取次。

定民間諡葬墓碑之制

○四月家齊奏定民間諡葬墓碑之制禁名焉以院或居士。○錮本多正收近江守斬其臣伊藤某等。初正收爲長崎奉行某等買妓以爲妾携歸江戸至是發覺罪及正收。○五月以松平宗發伯耆守爲西城老中。○皇子統仁生。○七月蕃船寇東蝦夷松前兵砲殺數人船乃遁去。○八月關白政通女適內大臣家慶成婚。○十二月詔藏人大江俊矩列朝貴是爲北小路家祖。俊矩好學精國典。○以松前章廣列諸侯。○是歲唐浩罕遣使來盟通商納貢。永州猺趙金龍犯湖粵。荷比人立王荷蘭討比利時法人以兵援之十月息兵。

○三年正月令諸國修溝洫。○二月家齊自設六十壽筵天皇賜御製歌上皇賜和歌屏風。○十月家齊鑄二銖金元祿中旣鑄而廢之至是復之。○是歲諸國竹實民飢。○琉球來聘家齊奏樂饗之。○賴襄歿。襄字子成號山陽安藝人賴惟完之子嘗入京寓東山側別號三十六峯外史其所著日本外史日本政記等大行于世至是歿年五十三子復醇。○是歲唐湖廣總督盧坤破趙金龍斬之總督李鴻賓討連州猺敗績。英馬司生始作電報。

英人作電報

建感應寺

英國貿易日富

○四年二月賜勅額於贈太政大臣德川治濟廟。○六月奧羽無暑。○是冬大飢奧羽及播磨伯耆土寇起。○家齊建感應寺於雜司谷。先是家齊庶子失明聞日蓮宗僧某善祈禳命禱之有驗爲營此寺觀以寵禮之尋毀之。○是歲英議定支那及東印度惟英公司得通貿易國日以富定童稚工作每日以十小時爲率。

○五年三月以水野忠邦爲老中。○四月詔修左右近衛府番

長每官十二員、凡四十八人。○以太田資始（備後守）爲西城老中。○六月、東國旱。○七月、大阪火。○九月、勅修賀茂及御蔭貴船祠。○十二月、朝鮮飢、家齊貸一萬金于宗義質以賑之。

德川齊昭論蝦夷開拓

○是歲、德川齊昭論蝦夷開拓、謂老中大久保忠眞曰、昔者大猷公誡長崎奉行曰、邦內戰爭不足深慮、至於寸壤尺土爲夷狄所掠奪、則我國之辱、孰大焉。抑蝦夷千島本屬我州之地、其加摸沙徒加者既出蝦夷方言、則其地亦知非源豫州所經略。而今魯西亞傲然據其地、千島之多、我厪有久奈志利・惠土呂府二島、其所失之地、何唯寸壤尺土、豈不千古遺憾哉。且議者皆謂蝦夷之地瘠鹵不毛、氣候冱寒、其可居者厪有沿海諸港耳、而居民愚瞎、不識禮節、得其地不能生穀、得其人不能施教、此迂腐之論耳。誠使偉略雄算、如神禹其人者、隨山伐木、浚水窮源、直移內地之民於其中、則瘠鹵可糞也、不毛可拓也。愚者日智、而弱者月強、不出十數年、而宛然爲一大強國也必矣。雖然、自非暴露寒暑、凌轢風雨、辛楚艱難、百折而弗屈者、則大業不易致也。且往時我東北針路未通、故外患常在長崎、方今蝦夷直與魯西亞接疆場、則今日之患在松前、而不在長崎也。

齊昭之言至今日乃驗矣

復置松前奉行

忠眞深服齊昭用心邊要、於是家齊復置松前奉行。○是歲、（英）英及屬國贖故黑奴七十萬人、巴力門給其値。

濃民蜂起

○六年四月、美濃民蜂起、襲代官野田斧吉、以其依賂致災也。斧吉出走、家齊命大垣出兵捕亂民、磔其首謀、乃令斧吉自裁。○六月、以皇子統仁爲儲貳、尋爲親王。○家齊遣目付戶川某

鑄大錢

等于長崎、案淸商破令爲私易罪。○鑄大錢、欵曰天保通寶、背欵當百。

削仙石久利封

○十二月、出石城主仙石久利（道之助）有罪、削封、誅其家宰仙石左京等。初左京慧黠、爲久利父久道所寵、久利兄政美卒、久利幼襲封、左京欲殺之、以己子代之、與其黨謀、鴆殺久道、遣刺客刺久利于江戶邸、不中。

左京伏誅

左京懼、誣邸吏神谷轉所爲、遁之町奉行。奉行致轉於廳鞫問、得實、遂檻收左京等十餘人、審議梟斬之、事乃平。○十二月、以井伊直亮（掃部頭）爲大老。○是歲、（英）禁親戚爲婚。

○七年三月、老中松平康任以左京姻戚坐罷、徙之於棚倉、轉徙井上正春（河內守）於館林、松平齊厚（右京大夫）於濱田。○六月、霖雨無暑、人皆服絮衣。○天皇以歲飢、奉幣太廟。

諸國大饑

○是歲、自春至冬多雨、禾稼不登、奧羽兩野大飢、民爭赴江戶、米穀愈乏、饑莩愈多。幕府命發廩救卹、踰年。

生不能爲猨面郎死爲山靈河伯耳

○大岡廉平歿。（廉平、号栗齋、近江人、慷慨有氣節、好談近古英雄、與天下名山水、尤喜遠游。其在學十年、無歲不出游。嘗從長崎遊松前、洋中遇大風浪、舟將覆沒、人或危之、廉平笑曰、男兒生不能爲猨面郎、死爲山靈河伯耳。欲遂赴佐渡、海上遇颶、舟覆溺死、時年三十八。）○是歲、（英）始立戶口冊、具書生死、婚嫁年月。

○八年二月、京師儒北小路三郎等、設場救飢病、至冬而止。

大塩行素圖不軌

○是月、大阪町奉行屬吏大塩行素、及其子格之助等、糾合攝河里民數百人作亂。初行素以癸未以來歲歉民窮、乃鬻藏書以賑卹之、而城代土井利位（大炊頭）等、閉穀不救。行素忿懣、與同僚瀨田・小泉・渡邊・梶・近藤等十餘人謀、聚黨潛作、檄招聚里民、繕甲兵、峙糗糧、書旗曰救民。二十一日黎明、行素自火其邸宅、帥

坂本某執銃斃賊

行素伏誅餘黨悉平

其黨與百餘人發巨礮燔東西吏坊及天満將進襲府城先期一日有黨人自告者利位檄近畿諸侯出兵自部署諸將與町奉行堀利堅伊賀守跡部良弼山城守俄修守備撤天満天神二橋拒之黨兵不得渡轉過難波橋分爲二軍放火箭鉄砲火豪商數十户市中鼎沸尼崎郡山岸和田諸藩聞變出兵翌旦玉造定番遠藤胤統但馬守與其部屬坂本某等俱執銃追擊一軍于平野坊進戰界筋街彼此相距百餘步坂本挺進銃黨將梅田某殪之貫其首於槊以賈餘勇賊見之潰散利堅良弼縱兵捕之又命防火此變大阪市舍罹兵燹者一萬八千户而渠帥混避火者四散官大索數日未知行素父子所在會有告行素潛匿油懸坊淡户某家者利位遣兵圍之行素自放火與其子格相

悉平

行素上書請拯窮民

刺而死暴徒悉平行素爲吏有才幹夙尸祝王守仁說文政中斷妖巫贓吏之獄鉤距嚴密遠近不寒而栗聲名大顯既而致仕讀書聚徒教授意蓋在拔擢也然官終不録天保初跡部良弼代矢部定謙爲大阪町奉行乞教定謙定謙曰有故騎士大塩行素者爲人鷙悍君駕馭得宜則足以成事否則將生亂矣良弼退哂其過慮會年比不登民多餓莩行素上書請拯良弼弗省行素憤激散私財以賑窮民遂至作亂事敗伏誅於是人皆誚良弼亡狀而服定謙先見或問行素何如定謙曰行素發志於實用之學其爲與力折豪商濟細民禁邪教汰姦僧有足稱道者吾在大阪嘗相對食談及國事行素怒髮上衝齒决炙魚自首至尾今尚想其面貌不覺生寒毛也蓋行素憤懣誹訕時事亦見于平日云○四月以太田資始爲老中尋以松平信順伊豆守爲老中○八月家齊辭

家齊辭軍職

軍職詔以内大臣家慶爲征夷大將軍兼右大臣世子家祥兼右大將家慶時年四十五家祥後更名家定○十月前將軍家齊遣松平定穀將軍家慶遣松平賴恕世子家定遣酒井忠器入朝謝恩○是歲鑄五兩鈑及一分銀○有年物價猶貴至歲

季稍低○是歲唐以林則徐爲湖廣總督英北亞美之加那大叛旋討平之

○九年二月改鑄文字銀幣欵曰保○三月江户西城災課諸侯造之○四月以土井利位爲老中○五月甲斐土民蜂起抄焚豪族官遣吏捕之事尋平○是歲家慶論大阪討賊之功賞遠藤胤統賜鐙一雙遷坂本某爲鉄炮方賜白金百枚其餘各有賞○是歲唐命林則徐以欽差大臣涖廣東查辦海口事務法法使臣在瑞士逐叛人羅意拿破侖十月羅意拿破侖奔美英火輪船始渡大西洋凡十五日至紐約克

清燒鴉片數千函英人之寇于

○十年四月江户西城成家齊徙居焉○五月太宰大貳樋口壽康爲其臣岡田某所戕卒囚某死于獄中壽康子功康坐處流○是歲唐以林則徐爲兩廣總督禁英人輸鴉片荷荷王與蔔人盟荷與比盟于倫敦分定疆界各自爲國英英軍之駐印度者攻取阿富汗立爲屬國置戍兵於紅海之亞丁

清國蓋倣於此

○十一年正月以間部詮勝下總守爲老中○三月立儲君統仁親王爲皇太子内大臣忠熙傅之修小御所爲假東宮家慶遣松平定永越中守等入朝賀之○十一月光格上皇崩先是天皇欲修朝上皇儀徵資於家慶家慶獻金一萬兩遇上皇登遐不果○是歲大旱○是歲唐以陳化成爲江南提督英人圍寧波法公會取回拿破侖柩瘞以帝禮軍民送葬者千萬人親族則無一人英北冰洋夅得新海灘五十餘里

復諡法

○十二年正月天皇尊稱皇太后曰新清和門院遣左近衛大將藤原輔熙右近衛中將藤原實愛等于泉涌寺奉諡上皇曰光格天皇自宇多天皇停諡法此典廢者凡六十世至是復之先是德川齊昭聞大喪贈書關白政通議葬祭復古政通深感其忠誠乃謀之幕府至是遂舉廢典云○前大將

前將軍家齊薨

軍家齊薨年六十九葬寛永寺詔贈正一位諡曰文恭○論曰家齊在

軍職五十年驕傲奢侈位極人臣身窮逸樂前古未嘗有其比家齊獨何人而享是多福也吾於是乎知德川氏法制之善所以維持天下之術非他氏之所能及也天法一立而不可變者也故創業之主必視前世之得失而損益之聳之數十年之久而變通之求其適時宜民然後立而爲法以此始以此終不敢自紛更壞亂故後世雖有庸君驕主苟能守而不改則其民尚不至怨叛此創業者之所以焦慮苦思貽孫謀也如見一時之利而從之悅一言之得而用之施作旋廢朝令而夕改是自侮其法也欲民之無背焉可得邪德川氏之制封建之利害置而不論其取民易簡有恒此其制之尤得者也蓋田賦仍豊臣氏之丈量兩稅而十四比古昔王制雖甚重而兵農分則視姬周之十一無大過也而水旱必蠲兵役必除以不至致其民著以爲典令莫之或渝以至今日故守法雖非其人猶可久而莫失也○二月家慶停諸商結社又定米油薪炭等販賣法以平物價昏葬宴饗僕從之數皆立制市上所鬻兒女器玩禁施五彩先是老中水野忠邦慨幕政懈弛屢下令禁奢侈欲復寛政之舊小民不便之尋疏印旛湖通裏海及役興物議囂然○三月以堀田正篤備中守爲老中尋以

真田幸貫信濃守爲老中○十一月關白政通女適家慶世子家定成婚○是歲德川齊昭收鎔封內銅佛及梵鐘以造巨熕議者或難之齊昭曰昔者大猷公使松平信綱毀大佛以鑄錢是變無益爲有用也且夫佛能濟度衆生鐘能戒怠惰今變而用諸海防鏖腥膻之夷賊以濟神州之生靈以振起天下之柔情其用不亦大且廣乎乃鑄銃於郊閱兵於野使藩士修武備而封內僧侶不便已者極口誹謗以爲懷異志齊昭不以經意群議益喧○是歲唐褫兩廣總督林則徐職謫伊犁英人陷定海總葛雲飛王錫朋等敗死法定例凡著書者俟死後三十年始許他人専其利土王與英法澳俄盟于倫敦無許各國兵船入黑海過海峽○十三年二月令天下減物價○三月家慶磔加賀奸商木屋某兄弟以犯禁與外國貿易也○廢一銖銀○是月江戶町奉

(頭注：齊昭收鎔封內銅佛造巨熕)

行矢部定謙駿河守坐事除籍錮於伊勢桑名定謙素鯁直悲惋絕食數日憔悴骨立命逼旦夕幕府遣醫視之定謙却之曰吾既決死何用藥餌爲吾以三月二十一日獲罪將以此日有報搆陷吾者子幸記之遂死明年老中水野忠邦及鳥居榊原等獲罪亦同日果如其言後幕府宥定謙罪錄其後初定謙爲界奉行善聽訟令兄弟閱墻者能自和又有知人之鑑知大塩行素於屬吏中以歳歉幕議發倉賑貧定謙謂惠而未洽不如低穀價民稱爲良吏老中憂物價騰貴議罪奸商以戒其餘定謙覆議曰官錢惡弊而委罪賈人其源未塞何能止其流乎議乃輟定謙聞北疆事遣松田傳十郎撫島民探魯情魯人在島者獲海狸爲業竊輸內地以易米麥謂松田曰和蘭自恐失利間我於日本日本以我爲暴絕不許貿易而棄此土吾則來佳耳日本棄務不事事而我開不毛以忠於天主也定謙聞之以爲深憂會轉職西城留守遂不果志德川齊昭聞定謙爲人作和歌賜之藤田彪問當世人物於川路聖謨聖謨曰子知矢部乎智謀有餘裁決如流非韓淮陰之流則寇萊公之徒也其爲名士所推重如此是時幕府欲復享保寛政之政乃擢定謙爲江戶町奉行既

而定謙與老中水野忠邦有隙忠邦中以法至是坐廢禁錮不堪悲憤竟死彪作詩哭之蓋記其實也後恩命錄矢部後彪亦感賞賦長篇以祭其靈云○五月以關白政通爲太政大臣○九月詔陰陽頭安倍時親改曆法名曰天保曆○十月京師建學習所揭示曰履聖人之至道崇皇國之懿風不讀聖經何以修身不通國典何以養正辨明之務行之○十一月琉球入貢○十二月申節儉令嚴武備○是歲幕府遣吏近江量丈湖邊墾田及傍近地甲賀民群起拒之事遂寢○家慶廢外船礮攘之令於是沿海諸國雖有外寇不得輙砲擊之天下慷慨之士皆扼腕切齒焉德川齊昭歎曰天下從是多事也乃建議曰封內民俗愚戇不知大義而漁父鰥丁尤甚曩者嚴布攘夷之令猶恐或昵夷人於洋中若廢其令恐得防貿易之姦請申乙酉之令家慶不

(頭注：矢部定謙禁錮絕食而歿　非韓淮陰之流則寇萊公之徒　天保曆成　廢外船礮攘之令　齊昭建議)

長英著夢物語

報○渡邉登殁登名定靜號華山田原藩士也好學善畫又講究蕃學與陸奧人高野長英和泉人小關三英友善倶譯述西書論兵制究地理意在審外國事情以供國家之用也先是有幕吏芳賀英者竊談蘭人控事於長崎奉行寄騰寫蘭人書疏及評定所建言書示之書中言英艦護送日本漂民下經長崎直至浦賀實托事以請貿易也奉行啓之幕府老中水野忠邦謂宜準文化中逐魯使例評定所亦議曰英人倡賑陽以貿易爲名而陰欲敷祆教以誘我民宜逐之如浯聲美色今託言送漂民直至都城咫尺之地其意不測欲濟小蟲則殺大蟲救漂民則傷兆庶今日之議宜治文化故事一舉掃絶以輝國威耳登三英等見書愕然相倶謂國初英蘭皆入江戶後英以貿易無利自辭不來今乃再請互市其意難測然彼冒萬里波濤厚意護送我民而遽爾攘之結怨外國非細事也乃欲著書以醒世人登著鴂舌小說愼機論等未示諸人長英亦據英所言著夢物語專駁攘夷非計會幕府目付鳥井耀藏不好蕃學竊謂英人朶頤我國而蕃學者尊信不啻唱妖言以恐愓幕吏爲今之計者不如誅著夢物語者以懲後也時幕吏花井某亦媒孽之以爲出身之計告耀以蕃學黨與欲托開無人島以通信外國且曰其舉在近而蹤跡詭秘不可捉摸即不蚤罪之則禍且不測請誅此輩以絶禍原矣耀啓之水野忠邦忠邦乃命吏所在逮捕既而登等就縛三英自殺長英自首下獄幕吏鞫問至是處長英終身禁錮登幽囚于田原藩登最尚

登先於死一日作魯生邯鄲夢裏圖以自喩

英人陷乍浦

氣節先於死一日作魯生邯鄲夢裏圖以自喩遂割腹死年四十九○是歲[淸]英人陷乍浦都統長喜同知韋逢甲等敗死英人陷乍浦遍兵淞江南提督陳化成敗死英人陷鎭江欽差大臣裕謙等亦死淸人遂會英將噗嘸喳出償金定和議布噶爾伐殺罕滅之臺灣民殺英人命免總兵洪達

○十四年二月白氣見未申之交數十日滅司天家謂之彗星○三月所生勸修寺氏薨後推尊爲准后謚稱東京極殿○是月海南三百里見西洋兵艦家慶命淀城主稻葉正守丹後守等戍和泉數旬而兵艦去○四月家慶謁日光廟○五月家慶賜德川齊昭以寶刀鞍馬褒其自就國勵精圖治繼述光圀遺旨也○九月以阿部正弘伊勢守爲老中壽以牧野忠雅備前守爲老中○是冬谷文晁殁文晁一號學畫齋性最好繪事文化中松平定信作集古十種其圖皆文晁所縮摹云及晩年揮灑縱橫不拘格法至是殁年七十八所著有日本名山圖譜畫學叢書等若干種○是歲[英]達迷斯河底火車路始成長一百三十丈計費一百三萬金

英火車路成

幽德川齊昭

○弘化元年三月皇太子加首服○是月荷蘭人來告曰方今形勢不結盟約于西洋各國則將各帥軍艦來寇○五月江戶城火課諸侯城之○是月家慶幽德川齊昭錮其臣戶田安敬藤田彪鵜殿忠愛今井則等初齊昭大修國政擢安敬彪等起弘道館振作文武抑奢尚儉一藩彬彬嚮化尤注意海防鑄砲築堡及托獵操練兵馬甲冑鮮明士馬精強觀者莫不歎異其老結城寅壽者不喜新政被黜益怨望遂誣告齊昭有異志及廢佛議與僧徒亦陰放流言幕府大有所忌俄召齊昭使老中阿部正弘傳命曰齊昭近年政事不肅驕慢自用不憚嫌疑宜速致仕移駒込邸以謹愼焉若其襲封則命嗣子鶴千代後改名篤

美利堅設電綫

慶於是齊昭命駕徙駒込即夜安敬彪等奪職禁錮一邸肅然

○十二月詔改元曰弘化○是歲[美]始以電綫自美京通至包的馬計長四十英里

○二年二月老中水野忠邦罷少老堀某大和守有罪罷職屏居削忠邦封二萬石某封一萬石徙忠邦於山形幕吏鳥居甲斐榊原主計等皆錮身籍家○論曰天保之改革法于寬政而謬者也皆出于萬不得已天保之際幕府威力日衰非如寬政之盛天下之事漸不可爲也然定信承權臣跋扈士風奢侈之後忠邦矯國弊極耗百度弛廢之弊兩者殆無大異也改革倶出于萬不得止者也假令忠邦用人若定信則天保之改革豈至如此哉夫爲政之要在得其人苟不得其人則其政不足觀也忠邦之所信果何人非深刻殘忍之鳥居甲斐即苛察好略之榊原主計也宜乎忠邦之政失於苛刻如定信則不然其所用者參政則堀田正敦儒流則有林衡柴野邦彥也純良有若諸人佐之而欲苛刻殘忍之政豈可得哉而論者或以二改革之成敗皈之時勢無乃不可乎幕府之亾雖曰大命抑天保改革爲之源也而天保以後閣老不敢一語及改革者蓋懲於忠邦也是伴食宰相耳不足數也宋之亡安石之用呂惠卿輩者爲之源幕府之亾天保之改革爲之基

米利堅船抵浦賀

存亡之機可不慎哉○是月北亞米利加船抵浦賀送還陸奧阿波漂民漂民去冬遭颶於洋中爲亞人所救云○十二月詔家慶建學習院於建春門前使藤原具善菅原聰長督之家慶獻經籍史乘若干部○是歲唐以林則徐爲陝甘總督英印度西北本若部之塞哥軍士攻英公司英將高弗討平之

是歲丙午

○三年二月天皇崩帝孝謹好學光格天皇之寢疾也天皇潛出宮御女輿視疾云在位二十九年改元三曰文政天保弘化壽四十九葬泉涌寺曰弘化山陵將軍家慶使有馬廣泉入弔大喪上賻

參河　近藤瓶城　同纂
東京　新井新
仙臺　岡千仞　檢閱
大阪　山本憲　訂正

紀元二千五百六年丙午歲、清宣宗道光二十六年、洋千八百四十六年

孝明天皇諱統仁、仁孝帝第四子、母新待賢門院藤原氏(正親町實光女)。○弘化三年二月、天皇踐祚、時年十六、關白太政大臣政道、左大臣齊信、右大臣尚忠並如故。○五月、京師火。○閏五月、北亞米利加將必氏以兵艦二艘來浦賀、上書。其略曰、我國通信支那、吾在華港數月、今將飯國、冀貴國亦許互市、乃奉貴國制度。家慶命松平齊典(大和守)・松平忠固(下總守)、嚴修海防、令浦賀奉行大久保忠豐(因幡守)答之曰、我國祖宗以來、禁與外國肇互市、且外事任之長崎奉行、不關此港、勿復入焉。米艦還去(北米在太平洋東岸、七十一年前、國人共和建國、曰合衆國、統二十餘州、都華盛頓、至是始見焉)。○六月、米國人漂流惠土呂府、家慶令荷蘭人送還之。○皇祖母清和門院崩。○七月、京師大水、漂沒諸橋。○家慶錮長崎人高島四郎太夫(名秋帆)、神代德次刑其徒二十餘人(四郎大夫嘗憂外患、學砲術於蘭人、頗究其奥、我邦西洋銃法之傳、以此爲始、至是幕府以其觸忌諱、被錮云)。○八月、英吉利艦抵琉球、測量近海而去。詔嚴海防。○九月、家慶修皇宮、至明年成。○十月、詔賜和漢經史於學習院。○是歲、(法)羅意拿破侖遁去(英)、議大開火車路、未果。

米利堅人來乞互市

錮高島四郎太夫

○四年二月、家慶命川越・彦根二藩戍相模、會津・忍二藩戍房總。○三月、尊嫡母鷹司氏爲皇太后。尋崩、稱曰新朔平門院。○

信濃地大震

信濃地大震、壓死無算(適善光寺有啓龕之擧、庶民蟻集、閭噎街舍、家倒火起、得生還者百無一二、積尸爲丘、燒黑不能辨云)。○四月、以尚忠爲左大臣、忠熙爲右大臣。○九月、天皇行即位禮、家慶使松平齊貴(出羽守)等入朝賀之。○家慶以慶喜第七郎麻呂(即慶喜)嗣一橋後。○十二月、家慶旌表但馬生野民藤藏孝、賜白金。○大和巨盜和助・佐藏等、密發成務天皇陵、竊御物、又入布留祠庫、竊劍及寶器售之。事覺、後悉捕盜等、命磔之奈良。○是歲、有栖川家臣飯田忠彦著野史成(凡二百九十二卷)。

盜發陵墓竊寶劍

○朝鮮來聘。○是歲、(唐)以林則徐爲雲貴總督、平緬甸賊、廣東民逐英人、廣東天主教徒洪秀全等謀亂、就囚、尋放之。(魯)北氷洋之密里格拉火山噴火、取鹹海中之察倫島。(美)墨西哥降、得其數地、始開金山之金礦。

唐洪秀全亂起

○嘉永元年二月、詔修仁孝天皇三年忌齋于清涼殿。○三月、詔改元、曰嘉永。○四月、家慶狩駒場野。○六月、近江大水、宇治川溢、人畜溺死。○七月、家慶修中宮別宮。○八月、大風雨、鴨川・桂川溢、紀伊・尾張水、伊勢大風拔樹破屋。○九月、關白政通辭太政大臣。○十月、詔以將軍家慶爲左大臣、叙從一位、追贈德川廣忠及家基正一位太政大臣。○以松平乘全(和泉守)爲老中。○十一月、詔造悠紀主基二殿於南庭、遣使奉幣大廟及賀茂・石清水、告行大嘗會。○十二月、大婚、納左大臣尚忠女夙子爲女御、尋進准后。家慶使酒井忠發(左衛門尉)等入朝賀之。○是冬、勅修大廟。○北米人漂泊蝦夷、家慶命荷蘭人送還。辭是歲外船往來北海者甚多云。○是歲、(法)羅意拿破侖起兵、帝出奔英、大臣議爲民主國、衆擧羅意拿破侖爲王。(美)開金礦者日衆、初年值四百銀錢、二年即倍之。

北米人漂泊蝦夷

米利堅金礦日倍

○二年三月、米船來長崎、受漂人去。○是月、家慶率諸侯及麾

英人剽掠下田

西洋傳種痘方

荷蘭上言

下狩小金原○四月賜勅額於學習院詔忠熙書之○京師甘
露下○閏四月英吉利船入浦賀奉行戶田氏榮伊豆守奉教斥
之英人䑕途剽掠下田測量山海韮山代官江川某太郎左衛門諭
之遣䑕○五月家慶令諸侯益嚴沿海防禦○七月前關白忠
良養公久菊亭女嫁家慶世子家定主歳鷹司氏薨故再娶焉○
家慶命五島盛成大和守及松前爲吉志摩守築新城嚴邊防○十
月令諸侯練兵於府城郭外○是歳西洋始傳種痘方外船闌
入對馬南部津輕松前乞薪水糧食○是歳唐金田賊洪秀全反陷廣西諸城
○三年正月朔日有食之○詔追贈外舅中納言實光左大臣
○四月諸國竹實大如麥○六月荷蘭上言印度人請於英國
政府求貿易於日本見許米國亦欲來議互市尋米人三十二

長英洞見時勢熟達外事其言至十數年之後始効矣

護王明神

漂民萬次自米國䑕

名至東蝦夷七月送致之長崎○十月京畿西國飢○十一月
琉球來聘○是歲高野長英歿長英稱瑞皐陸奥水澤人蚤業刀圭博通蕃學先是長英與渡
邊登友善嘗著書極駁攘夷非計頗觸忌諱爲姦吏所羅織逮捕下獄踰年獄決獨長英罪不解禁獄終身獄吏使長英治囚
人疾往々有奇驗一日竊有放火於獄者長英乘變脫去幕府遣吏捕索甚急長英度不可免燒簿書一篋即自殺
○四年詔追贈正二位和氣清麻呂正一位諡曰護王明神遣
使于高雄神護寺宣命○七月漂民土佐漁夫萬次郎自米國
䑕至長崎致其所齎圖書器械等奉行賜銀錠衣物遣䑕初萬次漁
于近洋俄遇颶漂流抵無人島爲北米船所救居十三年至是得還○九月修內侍所○十一月
以久世廣周大和守爲老中以內藤信親紀伊守爲西城老中○是
歲家慶課十國修北野菅廟至明年成○以脇阪安宅淡路守爲
所司代先是天保末禁土娼京師除島原外皆逐之至是置北

唐洪秀全僭王號

英博物院成

荷蘭來言

野祇園一條七條復享保制○是歲唐咸豐帝立洪秀全僭王號侵桂平入象州雲貴總督林則
徐輿疾討洪秀全途卒潮州洪秀全陷永安州僭國號封諸賊英萬國博物院成開院一百五十日四方來觀者七百萬人廣
一百四十英里當開院時澳大利英屬島開得金礦沉電纜于海底
○五年二月勅修北野菅廟九百五十年忌齋遣權大納言光
成等行之○五月江戶西城火○家慶使并伊直弼掃部頭守浦
賀築熕臺於大森○八月荷蘭來言米人欲以明年來請互市
即拒絕之則彼有戰耳於是家慶命德川齊昭復起視事○九
月妃權典侍局中山氏生皇子祐宮今上天皇○是歲山城丹波大
和紀伊水流橋漂家聖護院王賑境內遭水災者町奉行亦濟
之○是歲唐都統烏蘭泰等復永安州禽洪大全楊秀清犯廣西城巡撫駱鳴鶴等拒戰卻之洪秀全陷岳州進攻漢陽知
府董振鐸知縣劉宏庚敗死法因拿破侖第一生于西八月十五日以是日爲中秋節九月公議大臣及國人七百八十萬人
願上尊號請帝統攝屬國稱拿破侖第三子孫世及英窓林歐卒會塟者百萬人

磔奸商錢屋五郎兵衛

米使陂理來

齊昭參謀議

○六年二月豆相參遠地大震函根足柄諸山崩小田原城壞
○家慶再築西城命前田伊達細川毛利以下五十二侯助役
○四月加賀奸商錢屋五郎兵衛以犯國禁與外國貿易磔之
沒其所有田八万五千石海船三十五艘藩人連坐賜死者十
一人○六月北亞米利加國公使陂理率兵艦四艘直至浦賀
奉行戶田氏榮使吏詰問之對曰奉國書方物求通信互市氏
榮飛報江戶幕府大驚急令毛利慶親大膳大夫細川齊護越中守松
平齊裕阿波守等列藩屯戍伊豆相模海岸大召侯伯日夜會議
營中使德川齊昭參與謀議既而家慶命設假館于栗濱浦賀爲
接使所命會津彥根二藩警衛水陸使氏榮等莅接米使是日

陂理率兵三百餘人始上陸旗鼓而進道路側目陂理獻書函及万物且云直達大君其書略曰我合衆國產黄白金水銀寶玉貴國亦多產相往來必有大利試而數年無益而後鎖不亦可乎我商船之赴支那及貴國近海捕鯨者時遭颶而壞或欠炭水請救之我報以銀錢雜貨家慶得書衆議以爲昇平日久武備未完宜徐處分焉乃使氏榮等答之曰事體極大明年使和蘭人在長崎者傳報因賜本邦物產遣皈以幾四艦皆去（初四艦泊港時發空熕隷卒亦犯禁上陸其歸也突入神奈川灣測量吏諭之陂理曰如不許互市更發兵艦吾爲之先鋒故豫量淺深耳吏不能制）家慶使所司代脇阪安宅入奏米使事天皇宸憂

勅七廟祈請四海靜謐

奉幣於七廟（伊勢石清水上下加茂松尾平野春日稻荷）及勅七大寺（東大西大興福元興大安藥師法隆）祈四海靜謐○是月榊原政恒（式部大輔）納西洋製巨礟六門

將軍家慶薨

於幕府○宗義和（對馬守）呈書幕府告清國長髮賊乱長崎奉行亦因清船所告報狀○七月將軍家慶薨年六十一世子家定襲職

幕府下米國書文於諸侯議之

○幕府下米國書文於諸侯議之諸藩爭議未決幕府申說曰議論百方要之皈戰和二字矣顧邊防未完兵器未具未可自我啓釁明年之答宜遷延以待後擧莫事至乃擾○是月遣少老本多忠德（越中守）等巡視浦賀沿海

魯使以兵艦至長崎

○魯西亞使布恬廷帥兵艦四艘至長崎福岡佐賀諸藩發兵備之魯使就奉行水野忠篤（筑後守）呈書請求三事一曰修隣國之好二曰正蝦夷境界（或曰樺太島中我疆内多產石炭魯欲之故乞正界）三曰開市我海口交易貨物及本國兵船往來北米者有急需物則給其缺之忠篤致其書於江户○八月詔贈家慶太政大臣正一位葬增上寺謚曰愼德○

造兵艦築礮臺許諸藩齎火器入江戶

德川慶恕（尾張權中納言）上書曰宜命荷蘭停雜貨輸入代以大砲軍艦幕府乃命中島三郎吏造兵艦鑄巨炮益修邊防遂築礮臺于品海東一里所凡三基至明年成後又增築二基始許諸藩齎火器入江戶及私造兵艦○德川齊昭納大砲七十二門於幕府（齊昭夙憂外患豫備邊警命鑄大砲若干至是獻之）幕府又益鑄巨砲課江戶大阪富商供其費○解高島四郎太夫禁錮屬江川某授砲術於衆士○九月下敎諸藩學西洋砲術命荷蘭上蒸氣船及戰艦十餘艘約明年納之○嶌津齊彬（薩摩守）上書曰前月米艦三艘來我屬國琉球圖山量海積其所輸石炭于港口若干萬斤旣而退帆是以敝藩益脩兵備○幕府命會津熊本萩鳥取岡山川越忍柳川諸藩戍武相房總沿海○是月以内藤信親爲老中

幕府賜答書於魯使

○十月幕府遣大目付筒井政憲（肥前守）勘定奉行川路聖謨（左衞門尉）等于長崎接見魯使布恬廷乃賜答書其略曰夫貴國與我邦各土其土民其民無事相安貴國旣以好意諭我我何得不好意報焉但欲正兩國邊疆按圖籍有確據不許疎繆如貿易來往我世遵舊典業已辭於貴國但方今貿易殆徧宇内誠不能取古例律今事頃者合衆國亦乞互市然容彼拒此勢旣不可並受萬國力亦難繼況我王新繼制度未整如此重事須必奏之天皇以仰勅裁勢不得不費歲月我國之於貴國壤界相接應加鄭重宜以諒焉布恬廷私議書旨答問往復聖謨等分辨甚力魯使遂去（初魯艦之泊崎港也港吏馬場某等數往訪艦帥艦帥款接一夕饗以影戲寫其本地邊防狀大約砲臺若干基皆兩々對峙一無隻立每基安一百門更寫出各所地形馬場問砲臺皆似不用尾石有故耶艦帥答

不可取古例律今事

魯使饗以影戲

砲臺皆用土沙築之

曰尾石、似堅而脆、一砲可崩壞也、本地皆用土砂築之、其鞏固堅牢、固非尾石之比、雖銃丸累至、寂然不動、貴國亦宜倣此制矣、於是馬場等始知本港防備不及海外、且彼托影戲以示其富強也○十一月、詔以世子權大納言家定爲征夷大將軍、陞内大臣、右大將如故、天使就拜之、准后亦遣使慶其襲職

家定徵土佐漂人万次

○家定徵土佐漂人萬次于江戸、問米國情形、稟對稱旨、遂擢爲普請役○十二月、天皇深憂外夷、祈大廟及二十二祠、又勅七大寺及延暦寺僧徒禳之、後數詔祈禳○京畿絲枲乾耗、物價騰貴、町奉行發粟賑窮民○是冬、江戸木商源八上書市廳、請設水柵于海口、禦外寇、因獻其方略

木商源八請設水柵禦外寇

○家定奏再鑄一銖銀、重五分、自明年正月行之○大有年○是歲、(清)洪秀全去武昌、陷興國、知州李源等敗死、洪秀全陷九江、兩廣總督陸建瀛敗走金陵、洪秀全陷金陵、將軍祥厚副都統霍隆武等敗死、賊圍湖州城、兩湖總督吳文鎔拒擊卻之、林鳳祥陷鎮江揚州、侍郎曾國藩治鄉兵討賊、詔各直省行堅壁清

萬國記註國史略卷之六　○七　五書房梓

野法、吉文元圍開封府、河南巡撫陸應穀拒戰卻之、河南賊入山西、殺河東巡撫張錫藩、賊犯天津、鹽官文謙迎戰破之、大學士琦善督師攻揚州(法)帝娶西班牙人蠻地左公之女、各國公使請帝與英和、以便通商(英)俄人欲盡轄土耳其之希臘教人、而據耶路撒冷城、英法澳人不許俄人呑併土國、以兵禦之、大敗俄將于加拉法、又敗于黑海之西諾比波羅的海之阿得塞、天塞冰凍、士卒多死傷(土)俄人以兵船據黑海、王乞援于英法、與之戰、法將亞爾諾英將拉格蘭大敗俄人於昔奴魄灣

米使陂理再至浦賀

○安政元年正月、米將陂理帥兵艦七隻再至浦賀、復申前請、直進泊本牧、發空礮測海底、家定急命列藩益護衞京師江戸及諸道要害(時金澤藩守京師、水戸藩守江戸、仙臺久留米米澤藩等亦與焉、郡山淀藩分守京師、餘皆扼守近海)遣大目付伊澤政義(美作守)町奉行井戸學弘(對馬守)儒者林韑(大學頭)等於浦賀應接之、會陂理疾不能出、召見副將阿單須于浦賀假館、使吏諭之曰、外艦闌入内海、國法所固禁、宜速回船于浦賀、阿單須曰、萬里航海、苦曠日彌久、請直赴江戸呈書、取

决幕府、否則泊于品海近地、以待處分、學弘等不聽、阿單須乃贈書浦賀奉行戸田氏榮等逼之、翌日米艦遂進入金川、追品海、所在戒嚴、德川齊昭建白十議、以論米人不可和、細川齊護

齊昭建白十策

細川齊護等請以部兵擊米艦

立花鑑寛(飛彈守)亦請以部兵擊米艦、皆不聽○是月、家定遣松平賴胤(讚岐守)朝獻謝恩○二月、家定遣井戸學弘林韑等于横濱假館、接見米使、饗之、陂理呈書曰、謹承兩國相親之命、使臣與有榮矣、顧條約不定、則爭端未息、法度不立、則民心易惑、請

條約不定則爭端不息

今後泊船求肉菜薪水、取直給之、許士卒上陸資攝生、亦允上岸立標測量内海、家定乃賜穀百斛于米使、每苞入五斗、使角觝力人搬運之(力士白真弓者、躬荷八苞、頂戴一苞、掌蹻攀一苞、米人服其膂力、乃選米國三力人與小柳者角觝、小柳挾一人、投二人、如弄小兒、米人咢柔不已)

米人畏力士之力

○勅大覺寺法親王慈性設大法會

萬國記註國史略卷之六　○八　五書房梓

禱寧綏、蓋脩弘安故事也○三月、家定令學弘等接米使于横濱假館、權許其泊下田箱館長崎三港、及撫漂民給薪糧等、米艦去金川、乃赴下田港、會筒井政憲川路聖謨自長崎至、二人聞幕府許米人以三港、以爲與前議答旨相反、上書爭之、不省、幕府遂令撤諸藩武相豆總陣營、自去年六月徵兵三十餘萬人、至是罷皈、米人在下田者、臨去送致長門人吉田矩方澀木重輔二人(矩方稱寅二、号松陰、爲人慷慨勇傑、沈毅有大志、以名節自勵、重輔初稱松太郎、後改今名、折節讀書、遂就矩方而學焉)初二人就米艦、請與倶航海、陂理不肯、護送還皈、二人犯國禁事、坐連佐久間修理(修理号象山、松代藩士也、博學通材、旁通洋書、又善火技、嘗上書藩侯、籌策邉事、聲播四方、矩方聞其名、就學兵略、與語大悅、益講防海)會幕府托荷蘭購戰艦、修理語矩方曰、苟生今之世者、宜游海外學製艦技術、便宜以購

始許開三港

幕府拘修理等三人於其藩

焉邦人屢來往自熟操舩賴以審各國形勢益莫大焉因請之官不報矩方聞之感憤會魯艦入長崎欲從之航海託言于西游告別修理修理察其意作詩送之矩方西則魯艦已去乃慊然還江戶更謀之修理修理授方略而事覺就捕幕府乃拘三人於其藩米艦尋去 ○岡千仭曰余曾觀陂理日本紀行歷舉矩方投書且論其爲人曰容貌魁偉氣宇不凡喜作漢文下筆成章又曰日本罷斯人眞可惜乃發使者懇諭下田奉行嗚呼矩方方憂國事以身投不測百死不悔米人亦知其爲奇偉非常人有以也當時若使幕府賞其志托之米艦令遊外國學航海術達其志則矩方感激其恩成就其藝以供國家大用果爲如何矩方眞天下難得之士矣而困辱之岸獄而猶不足遂至處之重刑外國事起以來幕府之紲志士往々如此其一蹶不振亡滅隨之不亦冝乎抑矩方懷經濟大略不得有施遂死于非命此亦時勢不得已者唯毛利氏以一藩挽回大勢翼戴聖上開今日之隆業者皆出于矩方之以名節鼓舞一藩士氣者矩方雖不及目擊之亦可以作氣于泉下也矩方嘗草七生滅賊說曰楠公有七生言决非誕言今猶存也

大內火

○四月大內火天皇避火下

加茂廟又徙聖護院尋幸桂宮以爲行宮准后及皇子祐宮從焉新待賢門院及皇妹和宮移青蓮院初火發仙洞別宮延燒兩宮及公卿第民舍一萬餘戶而廳爲食救罹災者家定使由良貞時入朝弔災獻黃金及御衣尋造大內課諸侯助役命老中阿部正弘掌之○家定命井伊直弼曰汝家自古護京師爾後上國有急即趨焉因罷其羽田大森戍命松平齊裕代之○六月近畿地震伊勢伊賀大和近江最劇春日祠壞膳所城櫓壞人畜死傷不可算

定日章徽號

○家定以日章爲本邦徽号○鍋島齊正肥前守築熕臺于神乃伊王二島至是告竣家定賜刀賞之○是月幕府復置箱館奉行以竹內保德下野守爲之尋增一員以堀利熙織部正補之

荷蘭上書

○七月荷蘭贈書長崎奉行水野忠篤曰嚮奉命索戰艦會西洋乱未得之傳聞魯米通信成魯人情難圖貴國卒察之英王以我瓜哇都督漸涅唎兒爲東方水軍將追擊魯軍漸涅唎兒帥兵艦先發許其艦入長崎諸港併請給薪水幕議至八月答之曰以討魯故乞給欠乏而魯在昔來請通信去年復來雖不許之府議將有所處如以討魯乞之則不能給以窮乏乞則給之荷蘭未納戰艦者蓋以我與歐洲諸國通信未成避嫌也○家定奏慶五兩鈑○閏七月勅公卿朝臣戒奢侈

英艦來長崎

○英國使船至長崎贈書其略曰去年魯國凌虐土耳其國英佛合從助土國討魯魯國軍艦適有至東洋者追擊將殲之貴國了此意又曰魯流涎於薩我連者有年行并蝦夷千島望蜀之念將莫所停竊爲貴國寒心貴國其孰慮焉今通款貴國

竭區々之意欲使貴國先得一著於局面也英敬天愛人力可取而義不取豈效魯壓小弱而自大乎此英之所以橫行世界而駕馭諸國也爾後英船取道貴國者舉徽章而入繕哨船取薪水不必一一請請下令沿海諸道知悉焉今兩國得立盟結義爲東西聲援則魯形露勢阻不得逞凶虐吾王東望欲明衷曲於貴國者久矣軍旅之間不能盡禮鎮臺其知悉而報之於大君速賜報○八月長崎奉行水野忠篤等延見英使于廳中前後四次許其泊長崎箱館二港給欠乏

魯艦樹幟入攝海

○九月魯艦樹幟曰書於呂之也即草躰也自南海入大坂灣請呈國書城代土屋寅直采女正等遣哨船詰之魯人進入安治川拜吏卒托書而去於是幕府檄和歌山以下諸藩備之使彥根發兵四千衞京師郡山淀龜山

膳所亦各發兵扼洛外各所肥薩亦發兵東上備之○十月魯艦南去轉抵下田申前請家定使筒井政憲川路聖謨等接見魯使權許泊三港（下田箱館長崎）入錢求欠乏之駐下田犬走島方七里箱館地方五里

諸國地大震

○十一月諸國地大震南海東海並溢魯艦亦壞屋比漂倒死傷無算家定復命彥根小濱郡山三藩衛皇居篠山淀膳所高槻諸藩分戍京師要地和歌山藩築礮臺於加田德島築於由良岩屋明石藩築於明石命宮津田邊峯山各藩嚴海防互相應援○詔改元安政大赦天下幕府以災害荐臻命寬永增上二寺祈天下安寧○家定以諸道城郭驛舍毀壞令長崎奉行停來年和蘭公使聘江戶○十二月江戶火是（歲〔唐〕侍郎曾國藩會諸軍大破賊復武昌漢陽又督諸將與陳王成戰孔壠九江破之編修李鴻章三戰破賊取含山城〔俄〕是

俄國倍大

時俄地有天下七分之一大于英九十倍大于法三十倍〔法〕帝與英布澳盟以助土耳其拒俄羅斯帝勸俄帝和又往比利斯

英水師攻破俄人

會俄帝俄帝卒不聽遂與英布二國盟于土都合兵拒俄人敗之〔英〕英海口造火車路而以水師攻俄人于哥力米亞又會法澳諸國敗俄人于斯味薜又敗于西巴士多上獲其船械無算）

講武所

○二年正月家定建講武所○二月命松前崇廣（伊豆守）上東西蝦夷地以隸幕府自東木古內村以北至西落部村以北更賜以伊達郡四萬餘石

宿衛諸藩講武

○所司代脇阪安宅奏調軍于嵯峨宿衛諸藩亦講武近郊

近郊

收鎔梵鐘大造火器

○三月家定奉詔令五畿七道收鎔梵鐘大造火器以修邊備（或曰鐘令之出也僧徒訴之智恩院輪王寺宮二宮頗沮之故不果行）又布教天下禁除戎器外以銅鐵錫鉛鑄佛像佛具諸器玩○是月有盜夜入平川庫竊幕府金三千兩○米船至下田乞測量海底幕議難之令曰米人乞沿海測量欲溫諭停之然應接間或生風波亦不可知令天下益修武備○天皇遣使奉幣大廟石淸水廟○四月幕府報米人以測量竣後命米人測量東北海而去又命仙臺藩戍東蝦秋田藩戍西蝦津輕藩守箱館壘戍江刺以南福山藩戍箱館江刺岬○五月改造神嘉殿（初櫻町天皇復新嘗祭行儀于假殿承明門復古制以門南窄隘拓宮地欠巽坤隅至是拓之）

荷蘭獻滊船

○六月和蘭人至長崎獻蒸氣船及小銃○七月家定遣矢田堀景藏勝麟太郎等於長崎就蘭人學操船術（傳習之術始于此）○老中松平乘全松平忠優並稱疾辭免

島津齊彬獻新製兵艦

○八月島津齊彬納新製兵艦於幕府（船號曰昌平丸撰造洋艦也）家定賜刀賞之○京師大風雨倒新造神嘉殿再作之不用倒材○家定調騎兵於吹上外苑○九月皇宮成勅大台座主尊融法親王落之

江戶地大震

○十月江戶地大震城郭譙樓諸侯士民邸

宅所在壞倒四望火起哀顲之聲隱々徹天死者二萬五千餘人於是幕府大發倉廩賑恤窮民許諸侯就國日光座主設場爲食濟遭厄者伊達慶邦（陸奧守）亦賑米一萬苞是夜水戶藩士

藤田彪著常陸帶回天詩史

藤田彪戶田忠敬死災（彪稱虎之助後改誠之進東湖別號也先是德川齊昭爲幕府所忌閉居于駒込別第彪亦獲罪屏居自攻家學博覽群書和文山正氣歌以述懷又著常陸帶回天詩史等嘉永中外舶入江戶海幕府起齊昭議軍國大事齊昭乃召彪復原職彪首唱尊攘輔翼有功至是壓死時年五十忠敬稱忠太夫號蓬軒天性溫和忠誠能斷大事以其與藤田彪始終同出處人稱曰二田氏至是忠敬亦震死時年五十二齊昭聞之悼惜親勒二人之功于石云○小笠原勝修曰當氣運之未開以烈公之賢藤田之誠猶且未免海賊視文明各國自今日觀之攘夷之論概屬暴虎馮河然攘夷之變復古復古之變文明以致今日之隆盛有不偶然者而藤田等不爲無功於其間要之精神氣魄固非依人成事者使之當路於今日則株守旧套不知變通耶將張開活眼策富強也）○幕府益開蝦夷命箱館奉行管之先是淸水家絕乃遣其遺臣及士庶千餘人於蝦夷

省郭門守衛減諸侯騶從

教導夷民開拓土地令奉行監督之○以堀田正篤爲老中○幕府布節儉令省郭門守衛減諸侯騶從○十一月天皇及准后徙御新宮家定賜名刀于阿部正弘黄絹于少老遠藤胤統賞造大内勞壽使高家某入朝賀之○是歲唐江蘇巡撫吉爾杭阿破賊復上海郡王僧格林沁禽林鳳祥河北賊平賊復陷武昌城巡撫陶恩培知府多山敗死法帝與后如英英王來又啓大博物院徵天下奇器

設蕃書調所

○三年二月幕府置蕃書調所于九段坂下○六月政通辭關白○幕府再鑄八銖金數曰政○始築礮臺于和泉界浦至是成

鴨川濬治成

○七月鴨川濬治成先是京町奉行淺野長祚以鴨河淅塞暴漲害人戶建議濬之自五月興功役工三十五萬六千人費金十萬兩猶不給吏課豪商助之於是成水道疏通隄防拓廓士民大便之尋明年四條橋亦成○幕府命高松松江二藩築礮臺於大阪兩川口○江戶及陸奥霖雨踰月京畿不雨自五月至是月○米艦至下田港呈書言

事艦督巴爾理士自言受本國大統領命以全權公使留住日本貴國幸善待之且請面議執政而手上國書于大君無幾聘見之議决矣○八月以左大臣尚忠爲關白○英艦突入長崎港囑蘭人乞通信貿易蘭人遍告之且呈自書云去歲土魯之戰既講和平方今歐洲寧一專務貿易莫國不通獨貴國未許互市各國必謂支那荷蘭沮之是弊邦之患也亦非貴國福乞察之

大阪大雷江戶大風

○大阪大雷江戶大風海溢城樓邸宅市舍及橋梁圮壞

置外國事務局

○十月家定使老中堀田正篤專掌外國事務班同列首位時大災荐臻加以外憂阿部正弘頗厭苦之因薦正篤以分已責云○十二月家定娶島津齊彬女成婚○是歲唐賊陷揚州城提督鄧紹良赴援復之巡撫胡林翼與石達開戰武昌大破之賊陷江南大營欽差大臣向榮敗退丹陽韋昌輝殺楊秀清而爲洪秀全所殺欽差官文大舉復漢陽巡撫胡林翼平武昌禽古文新浙江巡撫曾國荃破賊復安福縣法帝與英人及賽地尼阿人盟

○四年正月尚忠辭左大臣忠煕代之經久爲右大臣○二月經久辭右大臣輔煕代之大納言右近衛大將源基豊爲内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實萬兼右近衛大將補右馬寮御監實萬公修了補三條氏

清人報朱賊狀

○幕府探訪清國土寇之事清人江星育等呈書報朱賊狀先是有宗義和及長崎奉行當所報道幕府因倍探事情至是星育等告近狀併前報觀之斑々可辨也幕府始詳清英葛藤土寇顛末大有所省云○四月幕府命講武所都肄海軍○家定使高松松山二藩守攝海松江藩守神奈川○五月家定奏鑄箱館通寶鐵錢行之蝦夷○基豊辭内大臣實萬代之右大將如故○閏月駿河地震海溢○六月下田奉行井上清直

荷蘭上言

信濃守告米人請入江戶先是荷蘭呈書曰貴國已與米英魯三國約新開三港佛蘭西亦應踵至夫四國富強今冠五洲貴國與俱通問是可大賀唯交際外國或開釁於瑣事不可不戒嚮清國失土地於阿片今廣東亦見蹂躙可爲殷鑒老中堀田正篤等以蘭人所告爲然遂決議許米使入府而欲下田奉行受書然後召見之米使不肯堅請見大君就呈國書議久不決米人折議云進見之次屬國書於執政執政即上之大君得大君口諭而退幕府從之遂奏之京師告列藩○七月家定令島津齊彬督琉球事務初慶長中島津家久受教招琉球不應家久乃請幕府討而定之自是琉球永屬島津氏以時朝貢幕府至近年米佛諸國並與琉球通商至是和蘭亦請做之家定乃命齊彬經理其事

齊昭辭參幕政

○德川齊昭稱疾辭參幕政以幕府待外國不滿其意也家定賜刀優勞之

列藩連署于家定諫止米使謁見

〇延朝鮮聘禮期十年、〇家定延見米使有日、齊昭與其子慶篤、呈疏諫之、不省、乃憂憤呈書前關白政通、請停見之、〇八月、以脇阪安宅爲老中、本多忠民（美濃守）爲所司代、溜直列藩、（溜直、寬文中、置以監老中、高松、會津、彥根、諸藩任之）連署諫家定曰、許米使謁見、待遇重於荷蘭一等、是非幕下亡其職掌耶、顧今損國體見米人、則諸蕃必繼踵求見、幕下亦豈一一而見之乎、別疏陳國辱得失、敢請更商議焉、〇家定增近臣本鄕泰固（丹後守）祿秩、列諸侯班、爲少老職、〇九月、參議左大辨從三位清原宣諭等四十人、有罪、勅削二人官爵、餘停朝參、〇以松平忠優復爲老中、〇是月、鍋島齊正呈疏幕府、請討米人以雪辱、〇十月、米使巴爾理士、詣堀田正篤邸、有所請、其一、置合衆國宰官於府下、其二、縱各國商

米使巴爾理士說堀田正篤

船入港互市、且曰、二者不啻本國請、泰西各國所望也、又曰、英主嚮欲伐貴國者、恐爲魯所併也、又曰、鴉片產于東印度、其毒弱體耗神、英欲賣之諸國、以專利、與英交易、須禁鴉片、又曰、貴國開互市、迎我國宰督之、則不陷清國覆轍、諸國遣使約事、須告曰、既與合衆國約、則莫有爭者、若夫教宗、從其所好、勿禁、夫東印度爲英所併、不與西洋各國契約故也、請貴國鑑於清國、東印度開市結約、勿遺國恥於後、來約成、則戰艦火器、皆應貴國需、僕日者會英將於香港、告奉使命於貴國、且謂曰、率滊船五十艘往江戶、要約二事、若不許、自我動兵、英將既諾、意佛亦同之、二國船艦必來、觀緩急其未至者、與清戰故也、貴國方今國定、不如許互市、吾告英佛以約成、則蒸氣艦之來、亦一二隻

家定延見米使于牙城

而已、從吾言、則貴國之幸也、幕府遂決議、引寬政以前例、將延見米人、〇十一月、金澤、鹿兒島、仙臺、熊本以下二十一藩、呈疏幕府曰、見米使之事、損國體辱祖先、敢請於此日一免、牙參又曰、比年物價騰貴、列藩疲於會同、敢請自今限十年就國、以勸農講武、富國強兵、而備萬一、幸甚、〇十一月、家定延見米使于牙城、是日、下田奉行井上清直、導米使而入、諸有司迎延之大廣間、下牀、譯官捧書函在側、家定烏帽直衣、出坐上牀、老中等皆侍焉、米使乃拜跪上謁、呈國書、叙王命、言畢下、拜家定慰諭之、老中進受書函、米使乃退、禮已畢、饗巴爾理士等于昌平黌、賜物勞之、〇水戶人信田仁十郎等、夜潛入其館、（館在小川街蕃書調所）欲刺巴爾理士、爲幕吏所拘、處刑、（或曰、仁十郎、水戶老臣武田伊賀家奴）〇十二

水戶人信田仁十郎等欲刺米使所拘

家定奏上米國事件

月、家定使林韑及目付津田半三郎西上、奏米國事件、林韑等見傳奏前大納言菅原聰長、前大納言光成曰、近世萬國盡事互市、客秋巴爾理士齎國書呈之幕府、幕府前月延見米使、今月受米書、乞府下置公使、十港開互市、幕府議、欲擇其可者許之、然事體與嚮許入港給乏絕異、使臣等上奏、傳奏曰、迎春多事、應俟他日而議、時鍋島齊正呈疏幕府曰、幕下以武備不修、縱米船入內海、而忍辱苟安、亦一時之權宜、然我邦自神武開國、儼乎輝威萬國、東照公紹其緒、再造天下、建功至大、今爲米夷所刦、虧損國威、諸夷聞之、相踵而至、嘗審夷情、託事通好、豈非窺我釁隙、謀貪皇國者耶、縱令彼來寇、列藩奮戰、卻之不必煩麾下、臣世辱鎭西重任、及聞米夷入見、意如敵破後門、顧躬

督足食足兵之事、使家臣熟防禦之術、請在國以十有八年爲期、諸藩亦多詣營言事、○是歲、老中阿部正弘卒、（正弘少爲老中、時國家多故、加焉以米使要請、慚憤不能自禁、卒恣酒色、速羸疾以至死云、）

水戸藩軍艦成

○水戸藩軍艦成、號朝日丸、先是齊昭受幕敎造焉、至是成、家定賜黃金及章服賞之、自是諸藩摸倣多造巨艦、○是歲、（唐）廣東吏捕人英船、英領事巴篤斯發兵焚省城、（法）帝與英俄布瑞士立約、議新賽推爾之地、（英）欲通火力海、得海口之路、以火藥轟製巨石、

詔召諸公卿會議米國事宜

○五年正月、家定命老中堀田正篤西上奏米國事宜、請勅許、川路聖謨・岩瀨慁（肥後守）等副焉、天皇詔召諸公卿會議幕府所奏之事、前關白鷹司政通・關白九條尚忠・左大臣近衞忠熙・右大臣鷹司輔熙・內大臣三條實萬、其他參議數十名與焉、權大納言萬里小路正房・久我建通爲議奏官、（先是、幕府使林韑等西上、因傳奏司奏事、

二卿報以多事不遑廷議、蓋以其不稱朝旨也、既而幕府恐米使復迫、遂命正篤西上取決、）○二月、詔修仁孝天皇十三年忌齋於淸涼殿、○先是、幕府修大坂城港口、置礮臺、又置京師鞍馬口礮臺、○二月、堀田正篤入朝、獻黃金及物、迎傳奏諸卿於客館、厚饗之、

正篤奏幕旨欲一變國法

正篤乃奏幕旨、其略曰、邇年米使連至、切乞通市、自餘諸國亦將踵來、而我邦獨執舊規、確然固守、絕不交通、此自取禍也、府議因欲大開諸港、泛通海外、以一變國法、振興盛業、特患天下人心不信其然、以致動搖、願仰天裁以制服之、敢決進取、請速允之、於是傳奏諸卿受旨、莅客館中、問奏旨、正篤逐條對之、而朝裁未決、

蜂須賀韶茂上書請扞衞禁闕

○蜂須賀茂韶（阿波守）竊上書、劾堀田正篤等因循誤事狀、且曰、臣見外夷近狀、覬至近京、天步艱難、危急日逼、因陳先列藩勤王意、又呈書前關白政通曰、神州安危在今日、某屢效愚計於幕府、幕府不容、頷悍物議、非可苟安、殿下豈有意邪、正篤上書言外事、與林煒所奏稍異、尚忠政通奉旨使議奏傳奏還付上書曰、所奏人心向背、國家存亡係焉、王上懼大廟先皇神靈何如、欲聞三家及諸侯意見、幕府其徵天下列藩之言而再奏之、

建通一言威如雷霆議奏官不當如此耶

正篤憂惶、敢請還奏少更文、聰長欲更之、議奏建通進曰、是雖關白之命、即詔旨也、不當更焉、宜速達之幕府、正篤不得已達之江府、江府老中連署答之、且促之曰、諸夷若迫將如之何、正篤益病之、

米使刻日迫幕府

○三月、米使巴爾理士至江戶、促條約捺印曰、曠日不得命、吾欲直入京師得其要領、刻日迫之、先是、彥根臣長野主膳與九條氏臣島田左近相親善、正篤乃使主膳介左近說尚忠、請委外事於幕

府、權大納言忠能・權中納言實愛・實德・參議隆祐・源通富・實麗定功上疏、請徵諸侯建言、天皇召關白大臣等議之、召諸公卿示報案、有措置倚任幕府之語、公卿多非之、前內大臣實堅前曰、此適事宜、衆默然、不能答、獨忠能面責實堅曰、若此語則國體不立、舉朝無人也、權大納言正房曰、果下此勅、則取白麻裂之、雖蒙嚴譴所甘心也、衆同聲應之、

勅改報案

於是忠能請改報案、與實愛等八十餘人俱詣尚忠第、懇之、勅改報案、聰長辭傳奏、實愛辭內大臣、以權大納言忠香爲內大臣、命正房行傳奏事、實德行議奏事、

米夷之請神州安危之所係

尚忠・忠熙奉詔召正篤、傳旨曰、米夷之請、神州安危之所係、今將軍變其祖宗法、失兆民心、何以保萬世、往年開下田港事既非、今又與彼約、果如所奏、則國威墜地、幕府其宜使

三家及諸侯更議以奏焉天皇又令兩奏復旨於正篤曰汝宜體此意幕府召還正篤○禁裡附都筑峰重（駿河守）自殺（初峯重矢堀田正篤欲賓縁九條家以遂奏請至是事皆睽乃以死諫正篤云）○四月家定移告勅書於諸侯○以井伊直弼爲大老職參決大議○正篤東皈召巴爾理士於私邸告以京師情實及人心之不合巴爾理士曰兩國相約以人心不合延期是萬國所無史書所不見也政府不能捺印直詣京師決之請刻日以報幕府以書報米國曰貴國屢求兩國修睦感荷無已宜草章程相示也請待我闔國會同之期矣米使奉書還下田○六月幕府罷免老中堀田正篤脇坂安宅以太田資始間部詮勝松平乘全復爲老中召還所司代本多忠民以酒井忠義（若狹守）代之（先是資始詮勝並辭職退老資始號道醉詮勝號松堂至是復就職）

（井伊直弼爲大老職）

（掌外國事務）○京師大水○是月米艦二艘來泊下田尋入小柴魯西亜軍艦入神奈川皆報云英佛諸艦踵至幕府乃遣勘定奉行永井尚志（玄蕃頭）下田奉行井上清直箱館奉行堀利熙目付岩瀬忠震等撿之而面議米使巴爾理士説之曰英佛乘勝清之威將來得其所欲苟聽我請則我諭二國以圖無事否則禍且不測清直等大怖與巴爾理士計參酌舊約定互市則十四條捺印授之（所謂假條約是也）時大老井伊直弼專用事大召列藩麾下傳教旨曰米國事宜既奉勅旨方諮衆議而未決米魯猝至英佛之來亦在近日矣事既至此若啓釁端一敗不救以踐清國之覆轍豈可不鑒戒乎哉是以雖未經奏允且權許互市亦勢出於不得已卿等其悉之幕府又命高松山桑名及安濃津

（定假條約　幕吏爲墨使所恫喝以爲城下盟亦怯人見鬼傷鳥驚弦之類耳）

四藩備京師非常因幡備前二藩戍大阪長門藩戍兵庫柳川藩戍界浦越前藩戍神奈川二本松藩戍富津○德川慶恕慶篤慶喜（一橋刑部卿）慶永（越前中將後稱春岳）建言請破條約奉勅旨不納而列藩草莽之間攘夷論大興焉○詔奉幣大廟及加茂石清水二官益禳外患○七月將軍家定病篤親藩執政議定繼嗣德川齊昭慶恕慶永議曰將軍無子而嗣君未定方今國家多難非賢且長者不能以副其職因以慶喜有聲望欲立爲嗣直弼等深忌齊昭英明欲中傷之故宣言繼嗣既定齊昭聞之與慶恕慶永登營請見將軍決事直弼不爲通而會家定戚族及太田資始間部詮勝松平乘全等議欲迎紀伊宰相慶福爲嗣齊昭等固執前議曰慶福尚幼使迎慶喜紹職慶福爲之世子直

（攘夷論大興）（奉幣大廟益禳外患）（直弼等忌齊昭英明）（齊昭等與直弼大論諍嗣子）

弼曰舊制立世子以親疎奚得違例齊昭等抗論詮勝觀齊昭等聲色俱厲自内趨出呼曰將軍召掃部頭即扶之而入齊昭等相視大息鞅々罷出（或曰是日將軍家定爲醫所誤暴薨秘而不發以議嗣事）○家定迎宰相德川慶福立爲世子更名家茂時年十三（先是紀伊家無嗣家齊第六子齊順入繼之生男即家茂也實爲家定從弟至是被迎立更使松平頼學第七子賢吉承紀伊後）○家茂徙居牙城直弼挾幼主當樞要貪權怙勢威福由己既而擯斥齊昭慶恕慶永各屏居江戸禁慶喜登營尋貶少老本郷泰固側用人石河政平（土佐守）勘定奉行佐佐木顯發（信濃守）褫職削邑使茂德（松平攝津守）代慶恕直廉（松平日向守）代慶永○是月英艦入品海請定條約幕府命外國奉行永井尚志長崎奉行岡部長常（駿河守）等會蘭使改互市舊則定貿易條例命尚志及箱館奉行堀利

（中外目直弼爲跋扈元老）（始置外國奉行）

與三國公使更定條約

熙等會魯西亞督將布恬廷、及英國使俱更定條約互市條例。時幕府置外國奉行、以田安附水野忠篤、勘定奉行永井尚志、目付岩瀨忠震之、堀利熙以箱館奉行、井上清直以下田奉行、岡部長常以長崎奉行、亦兼任之、專掌條約事件。○詔徵三藩及大老于京師。幕府奏對曰、謹奉勅旨、當趣入朝、但齊昭・慶恕・慶篤並有罪廢錮、餘皆幼弱、且外事急劇、大老亦未得西、乃命老中間部詮勝西上、至則幸賜咨問焉。

將軍家定薨　慧星見西方

○八月、將軍家定薨、年三十五、葬寬永寺、詔贈太政大臣正一位、謚曰溫恭。○是月、彗星見西方、光芒丈餘、閱月不滅、

暴瀉大行呼曰虎狼痢　賜內旨于齊昭

自彗星見、天下大患疫暴瀉、即斃、江戶尤甚、死者十萬餘人、世目其症曰虎狼痢。以疫勢猛暴、類虎狼、故名。○朝廷賜內旨於德川齊昭、起輔幕府、且責幕府違勅之罪、命以攘夷之任。初幕嗣之未定也、中外係望一橋慶喜、而直弼等沮斥之、齊昭憤惋殊甚、其臣安島帶刀・鮎澤伊太夫・鵜飼吉左等、欲假勅旨以遂其志、謀鷹司家

萬國記註國史略卷之六　○二十一　五書房梓

臣小林良典、近衛家婢村岡等、會越前臣橋本左內在京師、主其議、薩摩人日下部伊三次、飯泉喜內在江戶、爲之聲援、伊三次遂抵京師、與鵜飼吉左奉勅東下、初直弼使其臣長野主膳諜京師、得內旨及謀納慶喜狀、又探知公卿及藩士游士劾直弼專權之狀、報之、直弼大索天下、執黨水戶者二十七人、幕府先手部屬中井數馬、下田奉行屬吏大沼又三郎、鉄砲方屬藤田忠藏、二城留守古賀增臣藤森恭助、小姓曾我某臣飯泉春堂、小普請阿部某臣勝野豐作兄弟、松平某臣日下部裕進、高松藩臣長谷川宗父子、宇和嶌藩臣吉見長鳳、圓寺道士行阿波士一蒲市正、及帶刀、伊三次、喜內等、

戊午之難

○九月、直弼稱家茂令、遣老中間部詮勝于京師、縱吏四方、執公卿家臣及游士豫其事者三十餘人、紀正恒、有栖川家臣飯田忠彥、鷹司家臣藤原俊璋、小林良典、兼田伊織、三國大學、一條家臣藤原則賢、若松大藏、久我家臣春日仲襄、三條家臣森寺常邦、平正庸、冨田織部、西園寺家臣藤原尚弼、青蓮院臣山田勘解由、伊丹倉人、僧百甫、大覺寺醫員六物空萬、近衛家婢村岡、岡部豐常臣覓承、三成就院宰近藤正愼、賴醇、池內時、梅田義質、浮田一蕙、鵜飼父子、橋本左內等、檻送江戶、皆下獄鞫訊、詮勝與關白尚忠、所司代酒井忠義謀、逼前關白政通・前內大臣實萬皆削髮屛居焉。○梁川孟緯歿。孟緯稱新十郎、號星岩、少學詩於大窪天民、名擅京師、晩年竭力皇室、勅書之下江戶也、與賴醇・池內時等周旋有力、先歿二日、久阪通武來訪、談論時事、緯擁衾曰、間部侯將西上、吾將要之大津驛、有所論及、事未果而死、時年七十、後三日、朋黨獄起、所在逮捕、而緯獨以病歿得免禍、緯妻張氏、號紅蘭、從緯漫游諸國、且善詩畫、略通經史、世比之伯鸞之孟光云。○是月、幕府命

五國條約成

水野忠篤・永井尚志・堀利熙等、會佛使、許互市約二十二條、捺印授之。自六月既許互市五國、英、佛、米、魯、貌利。各同其約、其條曰、永相和親、曰自明年六月始互市、至七月開神奈川、以代下田、曰自今後四十月而置市場于江戶、五十月而開兵庫、置場於大阪、不開新潟則別開西州港、曰聽設館庫于神奈川・兵庫・長崎・箱館等五港、居兵庫・神奈川・箱館地各十里、但兵庫禁入京畿十里內、長崎限公有地、曰禁糶米麥、特給其乏絕、曰貨幣互行國

萬國記註國史略卷之六　○二十二　五書房梓

內、曰銅用要器之餘、貿之、曰嚴禁阿片烟草。○十月、詔以世子家茂任征夷大將軍、拜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敘正二位。間部詮勝入朝奏曰、主上欲絕外夷、家茂謹奉詔旨、而非朝廷幕府合體、則事不可行、請緩其機宜。○十一月、清水法性院僧月照、

月照以匡正自任　月性常以外寇爲憂

投薩海死、周防僧月性先月照病歿。○論曰、月照住洛東清水寺、觀嘉永以來國家多事、恒以匡正自任、嘗受知近衛左府、以方外潛參機務、與薩人西鄉隆盛交、會廷議賜內勅於水戶、月照與有力焉、及黨人獄起、爲幕府所觀察、逮捕甚急、遁之薩、與隆盛俱投於海、隆盛甦、月照死、同時周防僧月性、號清狂、常以外寇爲憂、遇人無泣論邊事、至誠懇到、聲淚俱下、時人目曰海防僧、起長防士民於義、月性與有力焉、歸逝、以不除外患爲終天之恨、亦奇僧也、二僧以方外之身、慨王威之陵遲、東馳西奔、或死於非命、或憂死、而士人聞風興起者、不爲尠也、昔釋文觀憤義時之僭亂、謀討滅之、似也、然及其事覺、流竄隱岐、千里望鄉、泣血思慕、戀風苦雨、獨哭死塞北、可謂悲且慘矣、後使文觀輩得志、不過欲爲黑衣之相、擬安城之公、齷齪自喜耳、嗚呼、二僧之所抱負者、固士名狗行之徒、夢想所不及、終齎志歿、則與文觀同其歸、可勝歎哉、

賜眞劍于間部詮房
英人引法人攻廣東入天津
徙諸商于神奈川大開互市場

○十二月、家茂幽青蓮院宮尊融、命山内豐信、土佐守稱容堂伊達宗城、遠江守退隱。○泉涌寺靈明殿火、尋造之。○遣使奉幣大廟、告行神嘗祭。例季秋行之、有故緩之、至是月乃行。○間部詮勝入朝、告東歸、賜眞劍。詮勝頗疑懼云。○是歲(唐)英人引法人攻廣東轉入天津欽差大臣和春提督張國樑攻洪秀全于金陵大破之知府曾國荃取吉安誅李雅鳳陳玉成復陷揚州城提督張國樑破賊復揚州城陳玉成陷六合運使溫紹原等敗死(法)安南國人殺天主教民遂興師伐之(英)新定教堂學館章程凡學生一百六十七萬餘石每年經費二百二十七萬金(美)置電纜于大西洋以達英國

○六年正月、家茂令徙諸商于神奈川、大開互市場。初幕府船舶用旭日旗標、及許列藩撰造三檣船及蒸氣船、遂用爲全國徽號、以別外船。英米遣使書促孤使臣至本國訂盟。○二月、板倉勝靜周防守罷寺社奉行。論京師黨獄、不協旨云。○初幕府置講武所、講

禁洋服

習劍槍銃三術。至是老中太田資始傳教曰、勿慕彼技而棄我武。○三月、左大臣忠熙、右大臣輔熙、並辭官削髮、以忠香爲左大臣、家厚爲右大臣、齊敬爲內大臣兼左近衛大將。天皇賜黃金於尚忠、政通、忠熙、實萬、及中山忠能等、以慰外事廷議之勞。且諭以宸旨欲姑聽幕吏所奏、以觀其動靜。尋罷熙故傳奏司聽長、禁錮終身。○是月、幕府令天下禁用洋服。○家茂奏鑄小鈑四銖銀二銖銀。○六月、令天下禁貿易外舶、以律書兵書公鑑武鑑城郭地圖及銅屬。○家茂奏增關白尚忠第地、撤春日坊市舍拓之。○七月、罷太田資始老中。○江戶神奈川大風海溢。○是月、有人殺魯人三名於橫濱。○八月、家茂獻金五千兩以資供御、頒遺金二萬兩於親王公卿、增關白尚忠職俸五百

幕府斷水戶獄
禁錮齊昭等
巳未之難

苞采邑一千石。○幕府斷水戶獄。大老直弼數齊昭曰、君憤言之不納、私奏京師、暴關東秕政、謀納兵部卿私請勅書、抑君之職在輔翼幕府、而涼德失行至如此。幕府寬厚、不忍加嚴譴。其宜就國禁錮終身。又詰慶篤以不能匡救父過、禁其登營。尋釋之、讓慶喜使其退老屛居幽閉。太田資始黜、作事奉行岩瀨愿、軍艦奉行永井尚志、西城留守川路聖謨、小普請奉行淺野長祚、中務少輔駿府町奉行鵜殿長鋭、民部少輔水戶家宰中山信寶、備前守斬鵜飼吉左其子幸吉、茅根伊與助、飯泉喜內、橋本左內、吉田矩方、賴醇等梟幸吉首、安藤帶刀自刄。謫鮎澤小林六物日下部勝野池內等餘禁錮流竄。矩方係疑獄、至是自告狙擊詮勝之事、由是獲罪。鵜飼吉左臨終作絕命詞末曰丹心尚如火誓欲雪君寃生前所未報竊期椒山言橋本左內

賜紫衣于東本願寺主

就捕幕吏語曰容吉係何事曰既曰容不可明言也日下部伊三次下獄遇苛責無所不至乃曰如僕陪隸賤臣尚臨國家大事不吝性命諸君堂々幕府之士獨不顧國難乎浮田一蕙與池內時俱對簿時辞涉曖昧一蕙罵曰咄女非士也男兒當爲溝中瘠耳梅田義質曰如今死別與生別只有皇天后土知賴醇罪不抵死以善罵處斬曰風雨他年苔面石誰題日本古狂生而名儒藤森大雅亦所拘乃曰吾得與范滂偕游于地下亦一快焉吉田矩方亦以他罪駢死志士罹濫刑之甚世比之漢黨錮明東林之禍云○小笠原勝修曰幕府罪處士而攘夷之論益起終至使將軍辭其職於是乎政權皈一而互市通信交際之盛日又一日事勢之至此雖有百時宗亦未如之何自今日觀之攘夷之議爲不知時勢者然有攘夷之論而致當今之隆盛則處士亦不爲無功其有死後賞典之榮亦由此歟○九月、幕府奏頒賜蝦夷地於仙臺會津久保田盛岡弘前莊內六藩開拓之。使姬路小倉二藩守品川砲臺。○十月、暴痢復行。○家茂延見佛使。○牙城火、尋再築之、明年成。○十一月、天皇賜東本願寺主光朗紫衣。慶其八十壽。本願寺賜紫衣是爲始。○西陣窮民三百許人羣起毀大宮坊絲

命齊昭納去年所賜勅書

始遣使于米國

櫻田之變 有村兼清刺直弼獲其首級

商某家某托外人貿易、搉絲買者、町奉行小笠原長常（長門守）發吏卒逮捕、有一老俠、自首曰、奴爲渠帥、何死之惜、奴素傷西陣商失業、敢請使織户營産如故、而就刑、會大坂町奉行飛書報長常曰、頃西陣窮民來大坂、乞食、收之廳内、與食者七百人、長常乃頒金一萬兩、○十二月、大坂火、○家茂命齊昭、納去秋所賜勅書閣部詮勝、罷老中、賞有司逮捕黨人者、○是歳、唐陷廬州、前布政使李孟群、生員具毓衡敗之、法親王拿破侖娶意大利王女、意法人助王、大破澳兵、取倫巴多、澳絓約克、有人乘輕氣球上升、四小時、行九百里、

○萬延元年、正月、幕府始遣信使于米國、外國奉行新見正興（豊前守）村垣範正（淡路守）軍艦奉行木村毅（攝津守）目付小栗某（豊後守）等二百餘人、乘大元舩（米人所贈）島津氏蒸氣舩（所製）而發、至華盛頓府、

致國書方物大統領、厚饗之、使舩官護送、至十月歸、○以安藤信正（對馬守）爲老中、令天下改金幣之直、保字小鈑當二兩十一銖、正字一分當十一銖、○二月、幕府令宗義和延朝鮮來聘期、

七年、○三月三日、水戸藩士佐野光明（竹之助）齋藤周德（監物）黒澤勝筭（忠三郎）蓮田廉（市五郎）等十七人、與鹿兒島臣有村兼清（治左衛門）要擊大老井伊直弼於外櫻田、刺而殺之、是日、直弼正服、將登營、乘駕輿、其騶從喝道而行、光明等雨衣奴裝、袖銃跪路、爲訴事者狀、會天大雪、不辨咫尺、倏有襲前驅者、衛士驚擾赴援、黨人起輿側、直斫輿丁、突殺直弼、提其首而去、衛士反鬭、互有死傷、兼清被創、行歩甚艱、乃至日比谷門、自屠而死、（兼清水戸家宰安島帶刀弟也、幼嗣鹿児島藩士後、屢來往水戸、受齊昭知遇、至是乃授命）稻田重藏、高橋良一、鬭死、

光明等詣老中脇阪氏邸自首上書數直弼五罪

櫻田義黨

水藩諸臣交鬩分爲正姦二黨蓋是時也

關鐵進、海渡嵯峨介等、得間而走、大關和七郎、森五六郎、杉山彌一郎、森山繁助、詣細川齊護第、自首曰、請待刑、彦根藩士聞變赴援、至則無及焉、乃收屍而還、廣岡學次郎、關泰助、山口辰之助、鯉淵要人、皆自殺於途、光明、周德、勝筭、廉等、詣老中脇坂安宅邸、自首請罪、上封事、略云、臣等覩井伊直弼近狀、乘將軍幼冲、自居顯職、弄柄貪權、黜陟與奪、一任之私意、一可誅也、有司希旨阿諛成風、苞苴私謁、無所不至、二可誅也、皇上方憂戎夷陸梁、數下詔戒幕府、而大老姑息因循、深忌天下之公議、苟有忤意者、輙誣以罪、遂罷斥柳營羽翼之良將、三可誅也、嗾間部閣老、詿誤九條殿下、幽閉青蓮院官及諸公卿、多殺讜議直言之徒、四可誅也、惧洋夷恫喝、聽其登營、不待勅許、而擅結條

約、大開貿易、終損神州亘古之威、萌醜虜滔天之禍、五可誅也、此五罪、神人所共憤、臣等不能一日與此奸賊共戴天、故今正其罪、代天誅之、伏望當路諸公、一洗舊汚、大布新政、以措天下於富嶽之安焉、疏入、幕府命分拘光明等於諸藩邸、鞫訊得狀、後皆被刑、世稱之櫻田義黨、（初義黨之起事、由内勅、既而齊昭欲繳還之、奏請得允、遣老中安藤信正于水戸邸、挾朝旨命之、齊昭父子皆奉教、而一藩士民弗信、以爲此出幕吏私意、決非朝旨也、是年正月、水戸士民相率屯聚其封内、藩邸胥議、遣側用人久木直治、諭士民、而激徒要于路、奮鎗擊直治、直治力鬭、擊走之、身被數創、國内大訌、於是、脫藩諸士、悉集于長岡、逆旅密議曰、吾儕屢犯國禁、獲罪幕府者、必多、雖然、事已至此、今而不誅權臣、雪君冤、輙就重刑、豈爲得計耶、擧坐感激、各刺血爲誓、夜潛發長岡、赴江戸、伏匿有村兼清家、密覘直弼動靜、期以三月三日、議已決、擧事前一日、訣飲于品海、各題絶命詞、詰旦大雪、衆踐之約、聚愛宕山、會者凡十餘人、約束盡定、遂率赴櫻田云、○小笠原勝修曰、義黨之唱尊攘也、其謀不過天誅暗殺、而櫻田之擧、爲之嚆矢、自今視之、勿論其蒙昧迷頑、然而使天

下益振氣力、更進知識、一轉以躋文明之域、要之、有攘夷之論天誅之慘、而致今日之開明、可謂不愧義黨之名矣、井伊元老早察彼此形勢、欲有所張弛、而議於衆、分謗自忌、無勇以暴威罪朝紳、以酷刑綱志士、遂辟爲天下之僇、可謂拙矣、然元老當多難之日、自爲他山之石、以磨天下之玉、亦可以瞑也、○幕府命增江戸郭門警備、復舊、
○是月、詔改元萬延、大赦天下、○水戸臣高橋多一、其子庄左、
河﨑孫四郎、篠﨑某、皆自殺于大阪、蓋從擊直弼遁來者、○先是家茂令
郡山淀篠山膳所柏原諸藩、戍洛外要衝地、至是皆備、○閏三
月、以久世廣周爲老中、○罷直弼大老、時秘直弼死、至四月發

命井伊愛麿襲封

幕府命嫡嗣愛麿、直憲、襲封、奏叙從四位、任少將、○四月、命蜂須
賀茂韶守品海、幕府奏改鑄小鈑四銖二銖、比舊稍小、○五月、
英人入江戸、議設館於殿山、○近畿霖雨大水、○六月、勅禁裡
附大久保忠良、大隅守、齎詔書傳之幕府、至八月反命、故事宣傳

聞奏、經武家傳奏、今乃不然、故衆異之、或曰、攘夷、及闕下置衛陣、設淑子內親王第、數事也、

許葡萄牙通商

○以本多忠民爲老中、○是月、幕府許葡萄牙人通商、定條
約、○七月、以皇子祐宮爲皇太子、○英人眉嚙西吐兒等二十
餘人、上富士山、幕吏百餘人從之、山腹遇暴風、不得登、乃下、測
量山高卑、及人穴深淺、深一千八百尺、○家茂延見米使英使、
尋見佛使、○命高松彦根郡山松江桑名五藩守京師、淀髙槻
膳所篠山四藩守洛外、○八月、命鹿兒島藩綏琉球來聘、命井
伊直憲、掃部頭、柳澤保申、出羽守、警備京師、○前中納言德川齊昭、

齊昭卒私謚曰烈公

卒於水戸城、齊昭号景山、治紀第三子也、及兄齊修卒、襲封、累遷中納言、齊昭爲人剛明英毅、博學善文、最嗜韜略、天保末、託田獵治軍、廢佛刹、正經界、興學校、毀梵鐘以鑄熕砲、忌者讒之、廢棄屏居、及米人來舶、幕府復召參大政、而議論與老中不合、再坐事被廢錮、既而五國約成、尋齊昭疾篤、幕府釋其禁錮、至是病卒、年六十一、私謚曰烈公、識者深惜其志業

爲有義公之風

烈公稱之不置焉、○岡千仭曰、烈公負天下重望、上書朝廷、論幕吏之專擅、以振作四方義氣、遂以是蒙重責、幽憤至死、而其所素養之士、爭起繼遺志、視死如歸、餘風所動、東西群起、遂使我國体復千年前之正、其功比之楠氏據金剛山、奏回天之功、無甚徑庭也、○幕府割北蝦夷、賜之大野藩、○水戸人三十餘名、詣江戸
薩摩邸、請賴其力、以爲攘夷、薩人慰撫、置之邸中、明年還之水
戸、尋不逞之徒、唱攘夷於常陸、是時洋商麕集横濱、殷富成一
都會、其徒欲襲之、幕府命近傍諸藩、以備非常、有人殺米國公
使記室於三田、○九月、以儲君睦仁爲親王、○家茂解慶恕慶

天皇許隆嫁皇妹和宮於家茂

喜禁錮、釋太田資始本鄉泰固石河政平等罪、○十一月、天皇
許降嫁皇妹和宮於將軍家茂、依吉子內親王東降例云、家茂
使所司代酒井忠義納幣、先是家茂使宮嬸橋本氏西上、請尚皇妹、明示官武一致之旨於海內、天皇以和宮約適有栖川宮、不聽、橋本氏固請不止、遂被許、

堀利熙自盡

○是月、箱館奉行堀利熙、屢諫老

利熙致書指斥信正專政五罪、其忠愛憂國之意流出于肺腑中、使讀者津々淚下

中安藤信正專政、不聽、遂致書自殺、其書略曰、鳥之將死、其鳴
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僕嚮激論妄沓、不服閣下之議、罪當
萬死、乃碎肝腦、注腸血、聊述鄙言、敢布赤誠、閣下其願裁之、抑
外虜再來、公議百端、不決議而決和、僕深憂之、而干預其事、東
馳西奔、臣職不得竭、然鈞是人也、豈無慷慨義烈之志、米夷都
督米理努齒、徵造貴邸、肆論我政務、閣下共被同餐、尊之如師
父、遂與刑典數部、是可怪一也、渠與閣下、結兄弟之義、贈衣帛
珠玉、閣下酬以慶長金保金萬鎰、是可怪二也、渠乘醉托酒、謔
閣下侍婢、閣下許而與之、是可怪三也、渠請築館于殿山、閣下
許之、是可怪四也、竊聞渠論廢帝之事、閣下慫慂之、使國學者

血淚如雨鉄腸

搜索舊典、是可怪五也、閣下已有此五罪、僕聞之、血淚如雨、鐵

如裂

腸如裂誰不慟哭仆地實天下逆賊天誅所不容也彥根元老事豈不足鑑是僕所以爲閣下深憂也伏願閣下不忘我邦大義奉忠天朝致身幕府以施仁政與萬民更始僕今屠腹而死其言必善閣下請容焉信正執拗不悛遂有阪下之變○論曰（利熙死諫爲德川季世第一苦節之事當是時大吏驕逸成風廉恥掃地三百年所喣濡培養操節之義庶如絕跡於其間焉微堀氏使後世史乘爲德川氏置何等傳亦未可知也）○以青山忠良（守下野）爲老中○是歲東本願寺請幕府建東照廟于寺中至是成○（是歲唐李秀成陷杭城巡撫羅遵殿布政使王友端等敗死金陵賊陷丹陽總統張國樑死之欽差大臣和春負傷遂卒賊陷蘇州城巡撫徐有壬敗死以侍郎曾國藩爲兩江總督加尚書道員趙景賢三戰破賊解湖州及杭州圍以曾國藩爲欽差大臣督江南軍務陳玉成陷金壇知縣李淮參將周天孚敗死郡王僧格林沁與英佛兵戰北河被敗英法兵入北京帝避熱河遂與二國平賊陷餘杭副都統傑純擊破之賊攻湖口曾國藩遣將擊破之李秀成伺祈門犯盧村曾國藩又擊破之法帝及后游幸各國大城）

鑄大錢

○文久元年正月幕府奏鑄大錢以一當四○二月德川慶篤

水戶藩士脫走擴長岡驛

懇幕府曰我家臣庶子弟等樹黨亡命願發兵捕之既而擴長岡驛者凡二百人宣言曰奉烈公遺志攘外夷諭豪農富商出軍需曰事成倍償不貸死糾合游士起寨常陸上毛下總要衝夜張燎移檄曰紹故君志以舉義旗一軍水路略横濱殲夷虜一軍陸路入江戶悉誅幕吏許互市者濟世安民以振皇威江戶戒嚴家茂命慶篤追捕佐野岸和田二藩屬焉命村松自北入高田藩屬焉命佐倉藩備本道宇津宮藩備南道麾下吏卒扼守江戶諸橋横濱命列藩備於麻布高輪三田蕃館○是月

詔發內帑賑窮民

天皇聞物價騰貴衆庶困疲發內帑黃金賑窮詔曰民國之本也下民困窮罪在朕躬夙夜勞心今特發金分與窮民先救輦下急幕府其助之以憂恤四海○詔改元曰文久（今茲大歲次辛酉爲革命故改元）

魯艦寇對馬

○魯艦至對馬上陸修船殺人剽掠宗義和訴幕府幕府遣外國奉行小栗某諭魯人既而魯艦皆去○四月以皇妹親子爲內親王（即和宮）

水戶脫藩之徒襲英館

○五月水戶脫走徒有賀重信等十四人襲東禪寺英館殺傷英人三名衛吏禦之健鬬殺傷過當重信等二人死之其餘或執或走英使大怒責老中信正曰日本政府無權横逆至是不可復說當與佛蘭二使率兵逼政府以問其罪信正等百方說諭事裁平自是英人置兵横濱以備不虞明年幕府與英國死者親族洋銀三千元以慰藉之○六月家茂召尾紀及溜直諸侯議水戶事命新庄桑名松山諸藩守神奈

英人測量內海

川蕃館○七月英人苦內海多暗礁因請幕府測量海路自神

奈川至長崎箱館幕府使外國奉行屬吏與俱測之及圖成頒

親子內親王東下

之諸藩○十月親子內親王東下其母橋本氏（故大納言實久女）典侍局庭田氏從焉權大納言忠能等公卿扈從十一月至江戶館清水氏遺第○幕府命福井藩守品海煩臺姬路松代二藩守

茶兗蒼翠上疏論時事

神奈川横濱○茶兗長澤蒼翠上疏幕府論時事言頗剴切（其略曰復興上洛禮典遺譜第諸臣扞衛京師以備四方亡命之徒又黜陟吏胥悉舉用正議之士且使一橋刑部卿輔翼幕府舉越前前中將任以大老職等事）

內親王尚將軍家茂

○是月嶋津氏密奏出兵京師○十二月親子內親王入營尚將軍家茂○命鍋島齊正退隱（稱閑叟）○是歲家

遣使英佛魯米蘭普六國

茂遣使英佛魯米蘭普六國○（是歲唐陳玉成陷黃蘄二州浙江巡撫曾國荃與吳定才戰安慶大破之太常卿左宗棠與李侍賢戰桐樹嶺破之總兵彭玉麟道員蔣凝學破李秀成復武昌城左宗棠與賴裕新戰新建破之曾國荃大破陳玉成復安慶城都統多隆阿與陳玉成楊輔清戰桐城破之將軍穆圖善力戰拔桐城兩江總督曾國藩遣）

米利堅南部自立爲國

阪下門之變

斬奸趣意

降、破陳玉成、巡撫胡林翼、援皖城、至于軍、巡撫曾國荃破賊、取無爲州、以曾國藩兼掌浙江軍務、李秀成陷杭州、將軍瑞昌巡撫王有齡等敗死、賊遂逼上海、刑部郎中潘曾瑋入朝、定洋兵會勦之議、意王一統意太利、分全國爲六十八州、君臣共和爲政、國勢日隆、俄釋佃户四千萬人、聽自主、不得拘束、英與法國立約、許其令印度人往其屬國閒墾、美米利堅南部各省自立爲國、初黒奴禁令起于北部、南部各省不之爲辨、因軋轢久矣、於是遂分裂爲國、出兵侵略北部、北部起兵伐之、自是南北搆兵四年、各所捐爭鬬者、至百數十萬人、

○二年、正月、春日祠神鏡自破裂、○是月十五日、下野人河野顯三、常陸人平山兵介、小田彦二、黒澤五郎、高畠萬藏、越後人河本杜太郎等、候老中安藤信正登營、要擊之阪下門外、刺輿傷脊、衛士健鬬捍之、信正得間僅脱走、顯三等六人皆負重創、切齒而殪、事聞、幕吏撿其屍、皆懷書、題曰斬奸趣意、其略曰、曩井伊元老之擅權也、安藤閣老實爲其腹心、横政暴行、與有力

河邉佐次自

大橋順藏著闢邪小言

焉、皇天赫怒、假手義黨、竟誅元老、而閣老猶尚不悛、偃蹇自如、肆虐日加、其罪惡貫盈、浮井伊氏、而自知輿論不服、欲藉口外虜、以抑制之、於是親昵夷虜、貸之殿山地、與京尹酒井謀、幽公卿正言者、謀降皇妹、以擅幕威、命國學者、引廢帝之例、大逆亡道、臣等恐廢朝廷、覆幕府、全受外虜封爵、故今捐微軀、爲天下殺戮兇奸耳、伏願幕府諸執事、鑒二奸之覆轍、正尊攘之大義、以副衆望焉、初堀利熙、以讜義忤信正、遺書自殺、其臣河野顯三、脱籍潜匿、至是與其徒擧事、是日、其徒河邉佐次、投櫻田藩邸、乞面藩臣桂小五郎、小五郎、即木户孝允也、佐次自首曰、僕之於足下、未有半面之識、然耳聞高誼日久、因欲托身後、敢踵門下、幸哄之、小五郎慰留之、入報、邸吏出視、則佐次已伏劍矣、乃啓幕府、請收其屍、幕議不許、小五郎坐之、保管於本藩、尋被解、於是幕府捜索遺黨、連坐者數十人、皆下獄、○大橋順藏歿、順藏號訥菴、江户人、好學尚氣、以正義自任、嘉永中、米艦來乞互市、順藏見林煒大論時事、不用、又嫉邪教惑人、著闢邪小言、及賜内勅于水户、順藏大喜、詣水户邸、爲之計畫、無幾、幕府徵收勅書、順藏憂憤、與外國奉行堀利熙、諫安藤信正、信正不納、於是順藏與河野顯三等、竊謀刺信正、幕吏疑其蹤跡、逮捕下之獄、及有阪下之事、幕吏以順藏爲是擧主謀、拷掠百方、遂不服而死、

毛利氏上書陳國家大計

○幕府奏、增關白尚忠、九條參議胤保、廣橋中納言俊克、坊城中納言雅典、飛鳥井少將有文、千種等十九人官祿、以親子内親王之事協也、○二月、毛利慶親、大膳大夫呈書幕府、言輯戴王室、協和衆心、以正國體之意、未報、於是慶親自登營、見老中久世廣周、面議時弊曰、今承井伊安藤擅政之後、而不能挽回暮氣、内親王之降嫁也、將軍當入朝謝恩、而食言至今、遂致天皇震怒、加之大藩各爲富強自守之計、國事已至此、豈可無大慮乎、廣周愕然請教、慶親曰、爲今之計、在春岳爲大老、慶喜爲輔佐、復川路聖謨、佐佐木顯發等、先是黨人之獄、顯發與板倉勝靜、諫井伊直弼、請寬其刑、直弼怒、黜顯發等、以釐革弊政

慶親説老中薦其臣永井時庸

時庸上書陳持議

耳、不則僕欲與薩肥諸藩議、奉詔令四方也、遂以其臣永井時庸能審京情、薦之廣周等、乃召時庸、款接謀事、因授以内旨、入説京師、時庸稱雅樂、練達世務、爲藩主慶親所親任、能洞察時勢、嘗奏幕旨、逮吉田矩方、時庸唱開港議、其見與老中協、因承密旨西上、○三月、幕府奏增酒井忠義封一萬石、忠義爲京尹、佐直弼信正、幽官人、逮政黨、謀降皇妹等、與有力者、○本多忠民罷老中、以水野忠精、和泉守板倉勝靜爲老中、並掌外國事務、○四月、永井時庸入京師、呈書議奏大納言忠能、陳時勢不可已、請勅許條約、當是時、激徒輻湊京畿、盛唱尊攘、海内騷然、而諸公卿等薄祿、自互市行物價騰貴、益窮乏、不能具朝服、聞幕吏豐饒、皆恨曰、何獨使京人苦也、以攘夷論起、關東不奉朝旨、藉有爲奇貨者、於是時庸説不納内外交咎、時庸激徒在京者惡、欲刺之、時庸間道還江户、明

浪士要說久光

年、時庸以事獲譴、竟自裁於其國○安藤信正辭老中○是月、島津久光三郎、初稱和泉、實修理太夫生父、後詔賜三郎、以其勤王功等兒島高徳也、將赴江戸、途至播磨、諸國浪士要之、請舉事、久光率至京畿、天皇使久光駐輦下鎭撫之、初久光在國、諭其臣曰、聞有結交四方、唱尊攘者、吾喜而危之、勿徒與處士謀、以謬大計、宜持重以竢吾命、藩士尚氣者、稍々脱去、當是時、筑前人平野國臣、薩摩人有馬新七等、在攝播間、唱尊攘之說、同盟既數百人、相謀曰、吾輩雖衆、亦烏合耳、不如依賴大藩、以就事、及久光過姬路、國臣等、稔聞其英武、相率投之曰、近者幕府蔑朝命、親近外夷、天下殆陷鬼蜮、臣等憤激、弗自禁、今將擁戴閣下、以解公卿大臣幽屛、據大坂二條及彦根三城、下令列藩、奉皇駕於函嶺、東問罪幕府、然後

浪士抗論鬪于伏水
世局一變之機見于此

殲滅醜夷、請閣下察微衷焉、爲勤王率先、以濟大事、久光危之、慰諭留之伏水、自入京師、因前左大臣忠熙、上書略曰、嚮幕府刑戮志士、而志士益激、日甚一日、臣恐其釀國乱、欲東建言幕府、途遇處士、欲迎臣舉事、臣諭之竢命、敢請處分、朝廷恐其過激、更勅留久光、鎭京師、處士聞之、相率入京、久光聞、警遣人遮之伏水、諭之不聽、遂相鬪、互有死傷、所司代忠義聞變恐慟、入二條城自防、自是所司代威令、挫而不行、輦下殺伐之風大起

先是、薩藩西鄕隆盛、出自大嶋、在藩、從久光東上、途爲處士所擁、率至大阪、至是、復流于大嶋○馬杉繫曰、余觀近世之時變、至於嘉永安政之間、有不可勝言者、於是天皇宸怒、將舉膺懲之典、幕吏悖怖、其陰謀不忍復言也、八州生民、誰不被先王之澤、況天日照鑑、遂使幕吏暴辱於道路、而幕議猶與朝旨牴牾、厄及蒭蕘、天皇宸憂、日深一日、四方志士、聞之、西東出没、欲以安宸憂矣、然大率烏合魚集、影響不定、或假幕吏憑怒、遺竄就戮者、前後數百人、頗嘗其慘辣、蓋德川氏之指斥志士、不啻如馬屎牛屎、惡之如蛇蝎也、未嘗不毆而竄戮焉、以爲自得汰矣、何其反耶、於是天下侯伯、重踵屛息、莫敢言勤王之事者也、嶋津氏以英偉之姿、雄睨當世之大勢、奮然挺身、入京都、如揭炬暗室、乃欲濟世道、匡名實、維持王憲於萬世之下也、及毛利山內二氏、相踵入京師、俱鼓舞四方志士之義氣、振起天下侯伯之誠意、使之與、偕匡將亡之世道名實、其機會之來、間不容髮、遂贊成中興之大業、使天下萬姓、再得仰日月之光、亦雖曰屬皇運之泰、而非嶋津氏爲之倡、焉能至此哉

○家茂釋慶恕、慶喜、慶永、及山內豐信、伊達宗城罪、尋詔解輔熙、忠熙、尊融等幽閉○毛利定廣長門守、乃慶親子、入京、先是永井時庸、有所建言、天皇深嘉慶親忠、勅召之闕下、慶親遣定廣於京師○五月、定廣將就國、途過京師、乃勅曰、汝祖元就勤王、尚矣、汝父慶親、憤戎夷跋扈、欲助幕府勤王事、嚮使永井雅樂奏事曲折、雅樂已西、憾其言不納、而汝定廣入京、朕依賴焉、宜留京師、與嶋津久光戮力、以鎭游士、時慶親在江戸、呈書幕府曰、近日列藩游

敬親上書幕府

切陳時事

士、不經幕府、直奏大事於朝廷、勿論得失、恐失政體、若有奉詔以要關東者、則釀羣雄割據之勢、而不知公論所在、奈損國威受外侮何、請將軍入朝、撰於列藩、參國政、獻替可否、每事奏而後行、則人心服而國威張矣、又致書細川齊護曰、僕以爲開鎖末也、協和本也、國論一定、而後定開國基、修航海術、可揚我武以制彼暴也、客冬議之、執政幕府有內旨、談非容易、未敢對焉、請聞高明之論、細川氏臣脫在外者、亦贈書齊護曰、側聞嶋津氏舉義京師、諸藩與之筑前、佐賀、土佐、阿波、石見、因幡、請公亦斷而行之、即遲疑失機、使志士不顧國典、各自爲其所欲、恐踏水户覆轍矣、請熟察之○幕府使松平容保肥後守松平慶永參政事○罷內藤信親老中、以脇阪安宅、復爲老中先是安宅辭職、退老、號揖水、至是再召就職○蜂

茂韶論九事

須賀茂韶呈書幕府論九事一曰入朝謝恩二曰增供御修山陵三曰游士歸籍四曰移殿山蕃館五曰府下設林藪溝渠以備火攻六曰還府下游民於原籍七曰變革兵制八曰購軍艦於歐洲就彼學操舩技術自我航海開貿易九曰置造艦鑄砲場於七道而曰撰非常之人以處非常之事〇藤堂高猷（和泉守）亦呈書言入朝以稱中外望權宜以寬游士罪敵愾以稱征夷職〇是月我商船始抵香港（支那）互市

英人爭小笠原島事

〇英人呈書爭小笠原島先是幕府遣水野某於嶋撿之至是英人欲收之詰其來歷幕府乃證其事由答之尋使韮山代官江川某管轄其地

伊藤某斬殺英人二名自刄

〇松本藩（松平丹波守）臣伊藤某斬殺英人二名於高輪東禪寺而自刄英人怒讓幕府乃出某屍謝之罷丹波守警衛尋出洋銀三千元與英人死者族類（初伊藤某忌洋夷居常憤慨藩主警衛洋夷欲以事致仕會更戍之日英人失禮伊藤憤恚遂及此）

天使東下宣以三事家茂奉旨

〇六月天使左衛門督大原重德奉勅東下嶋津久光率士卒六百人御旨陪從焉尋抵江戶乃就營宣勅命三事一曰將軍率諸侯入朝議治國家攘戎夷二曰宜依豐臣氏故典選沿海大藩爲五大老以決國政以整環海武備三曰宜使一橋刑部卿輔將軍越前前中將任大老職行內外之政家茂以大旨既成謹奉朝旨〇詔罷尚忠關白以忠熙代之〇幕府罷老中久世廣周所司代酒井忠義以松平宗秀（伯耆守）爲所司代

大行黜陟

〇七月家茂命老中板倉勝靜等大行黜陟起慶喜爲後見再入嗣一橋家舉慶永爲政事總裁職爾後家茂屢延見慶恕慶喜慶永欵語移晷

緩諸侯會同之期許其妻孥就國

〇慶永等大布新政緩諸侯會同之期許其

妻孥就國又改服制禁奢靡初慶長中集諸侯妻孥於江戶不聽就國使諸侯會同者留期年而去著爲永制至是慶永建議始變其制〇（本莊一行曰聚諸侯妻孥於一城下以爲質者豐臣氏始爲之而德川氏亦倣其轍焉當時承數百年喪亂之後人心向背不恒馭之之術勢自不得不然亦不足深怪也而世世因襲不有革其轍諸侯亦以爲常焉是以邸第之設車服之備其財費於江戶者居租稅之半於是乎國用匱耗一旦有緩急亦無奈之何耳慶永聘橫井某夙察宇內形勢憂內國衰替斷然除三百年因襲之弊者可謂不負總裁之任矣）〇毛利慶親及定廣建議學習院論協和朝廷幕府

浪士斬殺嶋田某等號曰天誅

〇浪士殺九條家臣嶋田某等數人四條磧梟示粟田口榜其罪狀曰長野主膳黨也因行天誅（嶋田某初名左近美濃人性狡佞多智仕九條家大被親寵嘗與彥根藩臣長野主膳親善又與幕吏都筑峯重有舊當老中堀田正篤入朝乞開港勅允朝議不決正篤憂之詢之峯重峯重乃薦主膳緣左近游說關白尚忠事不就而寢左近與關東相表裏爲之耳目捕縛正士降嫁皇妹皆其所周旋至是爲浪士所襲擊遂身首異處其他宇鄉玄蕃等前後被斬往々罹禍初京俗溫柔自伏水之變殺伐盛行處士橫行今日殺一人明日殺一人是以幕吏逡巡不能制時勢大變）〇八月幕府削久世廣周封一萬石復安藤信正邑〇詔贈內大臣實萬右大臣贈德川齊昭從二位大納言釋戊午以來讜議獲罪者〇詔幽屏內大臣建通（久我）中將具視（岩倉）少將有文等勅前大納言實愛（正親町）三條前大納言忠能（中山）屏居皆坐東事失當也

薩人殺英人於生麥

〇是月天使大原重德西歸嶋津久光護送之途過生麥英人馳馬衝久光前驅衛士怒無禮斫殺三人重德駐駕品川三日而發程尋英人以生麥事讓幕府〇所司代松平宗秀罷以牧野忠雅（備前守）代之

三藩威望最顯

〇山內豐信入京天皇下詔同薩長鎭闕下自是列藩承風爭朝京師者八十餘藩士人塡咽市街而推其威望天下皆稱薩長土處士益入京游說愈盛欲假朝威以洗舊習其主

亦不能箝制。論曰、薩長土三藩所以擅聲譽于天下者、豈非首唱尊攘大義之功之故耶、嘉永癸丑、米使來我浦賀、乞和親、幕府畏怖、不經勅允、許之條約、於是朝廷與幕府生嫌隙、天下志士所在樹黨、與盡力國事、物議囂然、當是之時、薩長土三藩、深抱憂國之念、欲使幕府速奉朝命以飭天下之望、臣濟劾力、而幕府不之意、幽閉土州侯、捕其藩士盡力國事者、刑之、横暴苛虐、莫所不至、專欲假威力以鎭壓天下、是以四方志士、切齒扼腕、不勝痛憤、或擧兵抗幕府、或殺役人、或要殺井伊元老於櫻田、要擊安藤閣老于阪下、遂馴致天下之大亂、既而三藩察內憂外患日迫、協心戮力、立靖內撫外之策、入朝京師、要幕府興尊攘之議、薩有大島三右衛門、大久保一藏、藤井良節、本田彌右衛門等、長有桂小五郎、高杉晉作、久阪義助、時山直八、周布政之助、佐佐木男也等、土有小南五郎右衛門、坂本龍馬、武市半平太、間崎哲馬等、皆豪傑之士、輔翼藩主竭力國事、於是三藩聲威殆出幕府之右、天下之望亦歸焉、遂肇朝權基礎、奏明治維新之大勳功、而其源皆基於尊攘議焉、繼之大政返上、戊辰戰爭、封土奉還、以政權歸一、世謂之三大變革、皆三藩之所爲也、有此三大變革、而後趣開明之域、竟致今日之旺盛也、而其所以至此、皆由三藩侯之協心戮力、與其藩士鞅掌王事也、噫三藩之功、豈不大乎。○閏八月、

置京師守護職

麻疹大行。○幕府奏置京師守護職、以松平容保任之、給官俸

五萬石、初容保辭以國在東僻、不便王護、家茂不聽、使慶永諭之、容保臣横山常德曰、事已至此、當從義所重、成敗非所問也、容保乃奉命、使家臣二人先入京、觀察時勢、無幾二人還、傳三條實美語、使容保暫在東、鸞輦幕府舊制、及待勅使禮數等、容保乃停行、鸞輦尋西上。○家茂命井伊直憲、刑其臣長野主膳等、免直

置山陵奉行

憲京師守護。○是月、始置山陵奉行、以戶田忠至任之、修理山陵。忠至稱和三郎、實戶田忠恕諸父、夙慨山陵頽廢、欲修理之、上書幕府、陳其志、幕府奏請命之、忠至尋除大和守、列諸侯。○本莊一行曰、山陵屬頽廢、其久矣、中古以來喪亂相踵、無復所修葺、蕪生焉、葛藟繞焉、實臣子之所不忍也、而政每在覇府、百事不能如朝廷意、雖有深慨者、亦無所施焉、特蒲生秀實唱之首、戶田忠至成之終、於是乎朝廷報列聖之意、方始得暢、而臣子之情亦得安焉、嗚呼、如秀實忠至者、可謂能得勤王之旨也哉。○九月、以小笠原長行圖書頭爲老中格。○詔放前關白尚忠、及幸經、乃尚忠子建通、有文、具視等於洛外。○十月、以井上正直河內守爲老中。○中川久昭修理大夫東下、過伏水、青蓮院宮尊融使人責之曰、何先江戶而後京師也、

天使東下促攘夷

久昭惶懼、卽入京。○天使中納言三條實美、少將姉小路公知、齎詔東下、宣勅曰、攘夷宸旨、終始不渝、幕府宜速決策奏其請、且既布告之中外、則緩急不可不早備、宜徵募兵食於列藩、號爲親兵、以守護京畿、家茂奏對曰、親兵之擧、謹領宸旨、但至攘夷之略、臣既叨軍職、不必勞天心、當廣採衆議、不日朝奏以仰宸裁、天使乃復命、時朝議攘夷已決、選公卿數十名、勾當事務、家茂遂以明年二月爲上洛之期、布告天下。○十一月、詔以慶

追罰井伊安藤等嘗在要職者

喜爲中納言、幕府追罰故大老井伊直弼、削其遺封十萬石、削安藤信正、久世廣周、間部詮勝、封各一萬石、堀田正篤、脇坂安宅、酒井忠義、松平宗秀等、得譴責、以皆嘗在要職與直弼表裏亂政也、詔幕府釋戊午以來關國事被罪者、於是被放者皈籍

殿山英館成

就死者建墓。○十二月、殿山英館成、英人未及移居、爲人所火、或曰、長人所爲也、又有人殺塙二郎於九段坂、二郎嘗受安藤信正密囑、按撿廢帝故事者、或曰、長人殺二郎。○是月、德川慶喜入京、館東本願寺。○嶋津久光獻米一萬石於朝廷。○是歲、幕府囑荷蘭、製造軍艦、以勝麟太郎爲軍艦奉行、而遣榎本鎌次郎、赤松大三郎、內田恒次郎等于荷蘭、就學海軍法、無幾技業大進、尋所造艦亦成、艦號開陽丸、後五年、鎌次等牽之皈朝云、又大修軍制、召募編步兵隊、又撰麾下士、團結騎砲二隊、

幕府大修軍制作三兵隊

併號曰三兵隊。○是歲、(唐)同治帝立、賊侵上海、英佛米之水師提督合擊破之、巡撫李鴻章帥諸軍勦上海賊、江蘇布政使曾國荃、破賊和州、取梁山關、大學士勝保大克壽州、禽陳玉成、提督李世忠大破賊江北、平定賊攻漢中、提督哈連外拒戰破之、賊陷湖州省城、執福建布政使趙景賢以歸、江蘇布政使曾國荃取秣陵關、破賊金陵、又與李秀成大戰金陵、克之、

○三年正月、在京諸藩毛利慶親、島津久光、山内豊信、蜂須賀茂韶等、詣學習院、賀正、尋勅茂韶總裁海陸軍務、還慶親任參議。慶親獻金一萬兩于朝廷。○家茂以鍋島齊直爲文武總裁。

浪士促以攘夷之期

時諸藩浪士逼慶喜、促以攘夷之期。慶喜遜辞曰、待將軍入朝決之。浪士等憤其姑息、殺池内大學於大阪、投其片耳於大納言實愛、大納言忠能家、曰、公等與千種等謀、貪賂矯詔、親昵酒井忠義、專介奸謀、三日不罷職、亦如大學耳矣。（大學嚮唱尊攘、後變持論者。）

殺賀川肇爲攘夷血祭

實愛忠能尋罷。又殺千種家臣賀川肇、投其首于慶喜館門、曰、請以此爲攘夷血祭。呈左右腕於具視、有文曰、公等信肇奸謀、故獻之。（肇亦島田宇尚之黨、嘗爲幕府耳目者。）又投二首級於山内豊信館、曰、是百姓某首、某出入千種家、助悪。今者攘夷詔下、公之舉措安危係焉。微者之首、敢供轅門。當是時、唱勤王、擯幕府者、處士也。横行擅生殺者、亦處士也。公卿大危懼、志向漸變。○忠熙辞關白、

尊融蓄髪稱中川宮

内覽如故。右大臣輔熙代之。○二月、詔青蓮院宮尊融蓄髪、稱中川宮、以參與機務。（尊融素以英明聞、至是有此命。）○命左衛門督大原重德、侍從裏辻公愛屏居。○守護職松平容保、與慶喜議、下令曰、言國事者、不避忌諱、因執事建言。猶避嫌者、可封呈面議之。○幕府置京市巡邏。○詔公卿在京諸侯曰、議奏攘夷功、勿辱國體。又曰、洞開言路、草莽寒微之言、亦當以聞。又曰、選關國事、置國事參政及執事。○大納言實德（正親町）、中納言季知（三條西）、少將實麗（橋本）、大藏卿隨資（豊岡）等、造關白輔熙邸、促攘夷。輔熙報之慶喜。慶喜與容保、慶永、豊信、對曰、待將軍入朝、儀畢而東矣。肥後人

轟武兵衛、長門人久阪玄瑞等、亦詣輔熙第、三事曰、刻日攘夷。曰開言路。曰精撰關國事。不見許、則借席屠腹、以表丹心。輔熙報肥長邸監。邸監率之去。於是慶喜、慶永、容保、豊信等、議處分處士。或欲逮捕之、或賞其志、戒其行。容保曰、不如諭處士各飯其主、無主者幕府食之。乃命町奉行搜索之。又議置文武場、以爲處士容身之地。無幾、處士三輪田綱一郎、師岡節齋等十

斬梟足利三將木像此舉痛快大強人意

餘人入等持院、斬足利氏三世（尊氏、義詮、義滿）木偶首、梟之三條磧、掲示曰、當時王綱解紐、不能正名誅賊。今也大政將復古、何不正典刑也。先誅三賊、以懲奸惡。過尊氏等者。容保等議曰、托名正義、輕蔑朝爵、不可宥。乃逮下獄、將處重刑。毛利定廣上書救解。慶永、容保爭之、朝議亦欲假之。得不以死。尋保管其徒于諸藩。

浪士益屬意毛利氏

自是浮浪士益屬意毛利氏。（三輪田等、皆平田篤胤門人也。初篤胤唱皇學於京師、排斥異教。其徒負氣、多論尊攘者。）○是月、將軍家茂發江戸、海道西上。徳川慶篤及老中水野忠精、板倉勝靜等扈從甚衆。○三月、家茂入京師、館二條城。尋入朝、獻黄金及諸器物、親王公卿以下、贈饋有差。天皇賜盃。家茂待遇甚渥。先是慶喜因關白輔熙、請奏事于朝、關國事沮之。至是賜謁、公卿羅列。慶喜前拜曰、將軍在職、閫外之事、願委任依舊。天皇可之。詔令勵精攘夷。於是家茂名望大定。○

家茂入朝

天皇行幸加茂兩社親祈攘夷

天皇行幸加茂兩社、親祈攘夷。關白輔熙以下公卿悉扈從。將軍家茂率諸侯從、衛前後、鹵簿極盛。令縱都民觀儀衛。（本莊一行曰、大將軍入朝之典、其廢也久矣。自寛永十一年家光行之、至是二百三十年、家綱以下十世、坐受官爵、朝使臨焉而授之。嗚呼、名分之不脩、一至於此乎。家茂舉十世不行之廢典、而天皇之幸於加茂也、身自扈從、以副朝廷之意、可謂知所勤也矣。他日

(朝廷親萬機之政者雖係於慶喜之奏請亦安知非家茂勤王之誠不為之地也邪)○初家茂之未西行限以在京十日將東皈德川慶喜在京師憂官武釁隙再開乃説輔熈實美曰君臣和而外夷可攘也敢請緩將軍東皈畱之輦下以昵君臣一和之實朝議然之天皇燕見家茂詔曰洋夷來寇或不待期使後見總裁東下攘夷而將軍宜畱京師指麾諸侯以盡守禦之策家茂感喜乃詔德川慶篤為將軍目代委以攘夷慶篤奉詔乃上途時府下騷擾外事倍急而新徵組之事亦起初出羽人清川八郎江户人安積五郎大唱攘夷論以煽動關東八郎嘗殺人及逮捕急潜脱走至京師結交於薩長諸藩士共論時事及幕府募兵八郎乃投其機以討免除舊罪

募浪士編新撰

自為浪士隊長名部曰新撰其部下五百人率皆亡頼不羈募

新徵二隊

軍須於豪民將襲横濵遠近騷然幕府悔之令白川庄内小田原諸藩就所在捕獲尋選其較順良者號為新徵組屬鷄殿鳩翁(民部少輔致仕後號鳩翁)撿束之未幾八郎為人所斬事遂平○松平慶

慶永辭職脱京師還國

永上書辭總裁職未得允報夜脱京師還國家茂譴其輕縱不奉法命幽閉之(時朝廷議攘夷倍急諸浪士屢逼慶永促其期慶永自謂事体至難稱病不朝遂不請而就國)○嶋津久光上書曰臣嚮獻鄙見規時事而讒口滋多建言不行夫所建言不行而徘徊遲疑置身於無用之地臣恐讒謗沸騰以致闕下之紛擾且攘夷之期近矣弊邑當其衝路願賜臣以數月之暇令得以為之備書纔入就國(久光久在輦下朝紳深倚信之至是事勢日迫因上表而去豊信宗城等亦就國)○詔課諸藩貢親兵每萬石出一人○四月命長門藩守對馬久畱米津山岡藩守兵庫西宮○天皇謁

天皇謁石清水

石清水宗廟將就祠前賜攘夷節刀於家茂是日家茂稱病不出慶喜在扈從因詔代受慶喜窮窘亦俄稱疾下祠(故事武臣扈從止城南宮故不登山或曰中山忠光亡命在長門改名姓有糾合處士要行幸并圖一橋氏之説)處士聞之怒且

咄惰夫不足偕有為

罵曰咄惰夫不足偕有為遂追請天皇親征欲為之先鋒朝廷慰而止之○詔十萬石以下諸侯每三月更戍京師使三條實美掌之親兵亦屬實美於是輿馬常塡其門○家茂與慶喜等

定攘夷期限

詣闕奉詔以五月十日為攘夷期因徧告列藩翌日家茂發京師拜石清水廟將覽攝海形勝至大阪城留一旬(時姉小路公知亦南遣使家茂曰將軍來訪吾邪吾就見將軍乎蓋長人在公知左右者言之也或曰將軍之南也陽託巡覽欲沿海東下故公知南行蓋探家茂動靜也)○幕府命福山藩守八幡某藩守山崎初松平容保建議築寨堡使勝麟太郎董役○德川慶喜與老中小笠原長

行奉攘夷詔東下乃與慶德等議將諭横濵外人鎖三港先是

英人生麥事

英國償金之議久不决英人與佛人帥兵艦來迫曰速得使殺我士官者我駢首誅之以甘心焉耳否則取償銀五十萬元於

島津氏上書幕府

政府別取三萬元於嶋津氏以存恤被殺者遺屬薩人呈書幕府曰聞英人逼政府欲得吾族三郎而甘心焉苟授首而解難固所願也然彼本失禮於我故我斬之曲在彼而彼求首或償何舛也三郎欲授首於兵間敢請命公卿亦主不償之説至是老中皆稱病無一人起視事者○詔慶恕輔佐家茂○以太田資始復為老中尋罷○五月德川茂德(慶恕弟)欲西上奏請與償金於英人慶恕在京使人畱茂德於途茂德入名護屋城稱病不出慶篤致書關白輔熈曰議决不償輔熈布告之中外既而

幕府償洋銀四十五萬元於英人

幕吏無辭、故延其期。老中松平信篤豐前守・井上正直授證券於英人。會小笠原長行東下、欲先鎖港而後償金。老中不聽。長行獨抵橫濱、說各國公使曰、邦人不喜與外人交通、動至殺傷。漏憤京師、詔幕府鎖港絕交各國。其諒之。公使等對曰、息壤在彼、無之或渝。今乃反覆如此。貴國有毋望之事、則生毋望之變。吾儕唯奉本國命、安得縱斷大事。其宜謀之本國、以決事之當否耳。長行欲見英人面諭之。英人不出。時在港外人爭收舶、如戒急狀。幕府大怖。而英艦益至、觀兵逼幕府。和議遂決、使人償洋銀四十五萬元於英。事始平。於是長行抵大阪、將赴京師謝罪。朝議不許入。詔褫其官秩、屬大阪城代松平信庸伊豆守禁錮之。尋被釋。○德川慶喜亦上書曰、賤臣叨蒙朝眷、未見攘夷勝算、

姉小路公知遭害

伏願罰臣、褫其職。朝廷召傳議兩奏以下公卿及在京諸侯會議。衆秉燭而退。有刺客要殺少將公知姉小路于朔平門外。賊棄刀及木屐去。皆係薩製。道路以爲薩人所爲。朝廷下令索賊、戒嚴諸門。詔免薩人門衞。（先是、公知參與國事、精忠多智、嘗受命巡視南海備、悉要害。至是遭害。聞者爲國惜之。）

詔幕府策三事

○詔幕府策三事、曰、阪城攝之咽喉、可命大藩鎭之。曰、堺浦要衝之地、宜以大藩守之。曰、新築製鐵所、當列藩製堅艦大砲。蓋用勝麟太郎議云。

攘夷先鞭

○長門人襲米艦於赤馬關。日已昏、米艦欲沿田浦下錨。長人出走舸侯其去、距礮臺稍遠、砲擊之。甬夜暗黑、米艦驚走。尋與米佛荷蘭諸艦屢戰赤馬關。長府前後五戰、互有勝敗。

小倉傍觀不援

而小倉藩與長府接近、傍觀不援。長人卿之詰以非善隣之誼。小倉不屈、曰、此非幕旨也。非幕旨、爲無謀之擧、

幕使死于長門

詔賞長人果斷賜御旗

此背朝旨也。弊邑雖小、豈敢違朝旨、以爲獲其計邪。抗論益力。自是長倉有隙。（初毛利父子歸國、將啓攘夷之端、爲天下率先、傳令國中、大脩邊備。至是有此擧。）既而事聞幕府、幕府乃遣目付中根某一之允于長藩、詰其擅伐。長人不服、抑留幕使。幕使遂死于長門。（或曰、暗殺之云。）於是幕府毛利氏交惡。詔賞長人果斷、賜紅白御旗于毛利慶親。又詔列藩曰、攘夷就緖、有傍觀之藩、宸衷勞矣。長人已首事、當戮力攘之。筑前・肥前二藩遣使于長門曰、貴國有寇、必出兵援之。淺野茂勳安藝守亦欲援之、奏請就國。○六月、江戸西城火。

家茂還江戸

○將軍家茂入京師、尋至大阪、遂航還江戸。○鳥取人襲英艦於攝海。英人不戰而去。

遣監察使西下

○詔少將公董正親町爲監察使、遣長門周防、及鎭西諸藩、傳攘夷應援之詔曰、兵端已開。有傍觀者、爲之憂勞。皇國人民一

敵愾、以爲聲援。勿取國辱。長人就公董、請征小倉之勅。公董曰、吾監攘夷、不鑒內亂也。先是、毛利慶親聞大使西下、獻其資金一萬兩。天皇須賜公董及從兵。

鎖港期限以三十日

○詔讓幕府私盟約七國（魯・佛・英・蘭・米・葡・孛）、曰、鎖港限三十日。七國遷延不退、則速膺攘之。毋有假借。老中信篤・正直等謂事遽難施行。且併絕荷蘭何也。廷議命容保東下策之。容保辭以職在守護。乃使禁裡附小栗某下總守東下。○是月、以酒井忠顯雅樂頭爲老中、班諸老上。老中松平信篤辭免。尋以所司代牧野忠雅爲老中、稻葉正邦長門守爲所司代。○幕府奏增禁內供御十五萬苞、削朝臣厚祿、增薄祿。時朝命直下列藩者多。初命長門藩守兵庫、長自有邊海守、兼對馬應援。乃命龍野・高槻二藩代之。又以久留米藩爲之。鳥取・柳川二

〔徵十津川鄉士各賜祿秩〕〔薩人大與英艦戰〕

藩、守大阪、詔彥根藩疏江濃川路、通漕運。○徵十津川（大和）鄉士、各賜祿五十石、屬之傳奏、蓋賞其先勤王事也。○傳奏命親兵捕尊融臣山田（勘解由）伊丹（藏人）、疑其啣命通薩也。已而原之。○七月、英艦入鹿兒島港、以書來逼曰、生麥之事、既與政府平、更得贖金三萬元於貴藩、以養死者妻孥、不則得主使者。薩人對曰、殺人者死、我法也。其人亡命、追捕未獲。衛諸侯鹵簿者、我亦有法。生麥之事、議之政府、而後辨之。事辨而議養遺族、未爲晚也。英將怒、欲奪薩艦爲質。會大風雨。薩人邀戰。英艦七隻、其六宛轉自在、向岸砲擊、丸無虛發、焚碎我數砲臺、火延及市街。我丸亦能達、毀其六艦、英人死傷數十人、喪二將、遂不得志而去。於是薩藩飛書奏狀。朝廷下勅、奬勵、英人又謀再舉。薩人借金七

〔英艦不遑拔錨斷纜而去〕

萬兩於幕府、償輸以和。生麥之事始平。（此役也、事起匆卒、英一艦不遑拔錨、斷纜而去。薩人奪錨、及和成、英人懇請獲之。萬國公法、奪錨則傳之四方、告戰勝。事平則出金購之。英不費一金獲求、深感薩之義舉云。）○以有馬道純（兵庫頭）爲老中。○詔中將基敬（東園）隆謌（四條）巡視紀播地。關白輔熙召池田慶德、池田茂政、蜂須賀茂韶、上杉齊憲等、詢之曰、攘夷之事、長門能斷、而幕府不斷。今有議親征者、如何。慶德等曰、主上公卿未慣軍旅、當觀諸藩行軍、而後議之。處士投書忠熙（近衛）齊敬（二條）公純（德大寺）第、曰、公等沮親征、召久光、何也。又數弃擲三條橋標榜。

〔浪士燬高臺寺〕

燬高臺寺、貼書曰、使朝敵春岳館此院、故付之神火。又貼書大津、曰、搬越人輜重者、天誅不旋踵。蓋慶永患時事、將入京、有憚之者、故沮其來云。

〔觀諸藩練兵於建春門外〕

○天皇觀會津、鳥取、德嶋、米澤諸藩練兵於建春門外。○八月、詔大阪城代松平信庸、曰、攝播沿海見蕃艦、勿砲擊、令逸。幕府下教曰、外艦來泊、勿浪戰以啓兵端。其詔敎齟齬、率此類也。信庸稱病不視事。時內勅欲以尊融爲鎮西將軍、尊融固辭曰、今西陲無事、不用鎮撫。且將軍已在東、而又置諸於西、無乃開兵端乎。而公卿多忌尊融。○是月、詔曰、行幸大和、拜神武天皇陵、駐蹕春日山、

〔朝議大疑毛利氏〕

以議親征。（先是、以攘夷議決、毛利氏乃奏請車駕先幸大和、示親征之意。朝議從之、豫告天下。既而長藩生隙幕府、廷臣援幕府者、乘以間之朝廷、始疎毛利氏、而行幸議決、忽有流言曰、有謀待行幸、火禁內、沮還幸、從蹕函嶺、東征幕府者。是長藩本謀也。）十七日夜、尊融與松平容保定敬入朝、俱有所謀、徵兵鎖九門、使因幡、會津、備前、阿波、米澤、淀、及薩摩諸藩兵分衛之。

〔罷毛利氏堺町門宿衛停公卿十三人參朝〕

○十八日、罷毛利氏堺町門宿衛、使稻葉正邦代之。凡無勅召者、固禁止內外出入。令已定、停三條實美以下公卿十三人參朝、

召大納言實德、中納言光愛（柳原）、宰相中將公誠（阿野）、大納言實愛、及慶德、茂政、茂韶、齊憲等。尊融傳詔曰、議奏國事等、信長人危激之言、矯詔旨、圖不良。天皇宸怒、親征非叡旨也。其審之。於是諸侯兵士分守諸門者、槍砲成列、道路繹騷、事且不測。毛利元純（讃岐守、爲毛利支族）吉川經幹（監物）等、聞禁中有事、率衆馳至、則諸門戒嚴、不許入。衆大驚擾、遂馳至關白輔熙第、訴寃不已。而輔熙亦受朝禁、未悉事端也。親兵亦馳集三條實美第。實美等乃率衆急騎入朝。門者仗勅拒而不入、亦詣輔熙第。於是一第喧擾、不可鎮制。既而詔停行幸。中納言光愛奉詔至、召輔熙。而實美請依之以朝。朝議欲允之、容保茂政等不可。乃使宰相公正（淸水谷）責罰實愛、屏居其第。而元純等勒衆不肯退。光愛宣詔諭之。

七卿西奔

曰、嚮下勅親征事出急遽、人心不堅、今將按之、然叡旨在攘夷無之或渝、汝王勤王朝廷倚頼焉、汝等擁衆不去、恐生事、宜引兵待後命、長人不退、薩人請討之、吏詔齊憲諭卻之、長隊將益田親施（右衛門介）等、留書請復實美等職、再守堺門、乃擁實美及中納言季知、少將通禧（東久世）、修理大夫基修（壬生）、侍從隆謌、右馬頭頼德（錦小路）、主水正宣嘉（澤）七卿而去、親兵或欲從而西、實美等憚擅率親兵、揮而去之、長人擐甲叢槍航而西、朝廷未之覺也、詰朝乃召實美等、不在、得實大怒、盡削其官爵、尋禁長藩入京、特留邸監一二人、餘皆令絶迹、去命大藏卿隨資（豊岡）、中將實在（滋野井）、少將實粱（橋本）、權右中辨博房（萬里小路）、侍從光德（烏丸）、中將基敬等、房居初自置學習院、公卿關國事出入議事、藩士處士皆與

翻覆綸旨　尊融任彈正尹　中山忠光稱兵大和　天忠黨

之、於是一空焉（容保、正邦、慶德、茂韶、茂政、齊憲等、寓施藥院學習院及公卿邸宅、以警非常云）、尋詔曰、近日勅旨眞僞錯出、以致人心紛擾、自今厥後、凡百詔令、係十八日以後者、則實出朕意、列藩其審之、朝吉於是一變矣、人謂之翻覆綸旨○詔以德大寺公純・柳原光愛爲議奏、關白輔煕引咎辭職、朝議宥而復位○尊融任彈正尹、稱尹宮○是月、故廷臣中山忠光等、稱兵大和、幕府奏請討平之、初三河人松本衡（謙三郎）、備前人藤本眞金（津助）、江戸人安積五郎等數十人、流寓大和河内間、主張尊攘、糾合黨與、推中山忠能男忠光爲主帥、以十五日發京師、比入大和、聚者殆及千人、號曰天忠黨、宣言曰、奉勅討幕府、因說狹山・丹南・白木諸藩、借兵仗、遂踰金剛・千窟、以十七日襲五條代官鈴木源内、是日、天忠黨百餘人、揭菊

黨兵斬源内梟首于街上　大丈夫不死則已死則快戰殉國

章大旗、吶喊馳至、直圍官邸、源内出拒、砲丸飛注、衆遽自前後門突入、斬源内、逐其屬吏、奪金穀・粮仗、火邸而去、乃榜書源内等罪狀、梟首于街上、因諭士民、修櫻井寺據之、（黨人等以謂實美等欲以此日奉駕發京師、故遥爲之聲援、因贈書在京處士曰、已略五條七萬石之民、歸降不日、率大軍入京矣、公等促親征、勿失事機、）京師聞五條之變、詔討之、幕府乃命紀伊・彦根・安濃津・郡山諸藩捕獲其黨、既而黨人聞朝議遽變、衆皆驚愕、議曰、事已至此、吾輩不知死所也、大丈夫不死則已、死則快戰殉國、二十七日、黨兵千人乘曉霧、襲高取城、城主植村家保（駿河守）出兵力拒、卻之、黨人乃退屯天河、衢據險自守○（論曰、有車駕親征之議、而不果、毛利氏被逐、三條氏被卻、於是有大和但馬之亂、尋平、乃繼起、遂至斃幕府、語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水壅而潰、傷人多、是況禦民之行乎、宜乎、至邦國殄瘁、初處士與長人協力、唱義也、覇焰翕赫、不可嚮邇、而懷慨奮激、百折不挫、或死於鋒刃、或斃於縲紲、於榜捶粉身碎首、

不復顧措、何其烈也、然而大政既復、開化之說大起、於是才俊後生、靡然欲廉隅、講功利、而嚮之稱說節義者、寥々無聞焉、然則義人烈士之蹟、其將歸泯滅湮晦也邪、按眞木保臣建言秘錄有言曰、親征之擧、駐蹕男山、朝臣用有豪氣者、諸侯用有資望者、詔書一下、則事乃了、渠之奉詔與否、不必論也、又曰、取攘夷之事、以劫渠無所遁也、由是視之、非托行幸以謀攘夷、而托攘夷以謀討幕也、非朝紳諸侯之用諸士、而諸士之用朝紳諸侯也、諸士雖一敗殉難、遺黨隨起、遂廢幕府、以致今日之中興、而諸士謀是事、非謂事成則受利、不成則禍有所飯也、方今開明、人人無不說自主自由、而是輩内無所見、因人立說、得無愧干前人邪、）○幕府命忍・白河・新莊藩守京師、命水戸藩守品川、命高崎藩守品海第三砲臺○松平容保下令京師曰、處士橫行、放火毀家、戮亡辜、企非望、宸衷勞矣、詔按問之、下民安其堵、勿惑於無根之說、苟有所見者、公言勿諱○九月、以太宰帥親王熾仁（有栖川）爲攘夷別勅使、使池田茂政從而東下、茂政上表曰、將軍與慶篤・慶喜、皆奉攘夷詔、而不能奏實效者、事體至難、衆議

不決、今親王監軍、必見實驗矣、臣與慶德慶喜爲兄弟、如嫌疑何、請免此行、更命臣以備中邊海守衛、必嚴防禦、以贖今日之責、尋停別勅使、以關東奏鎖港故也、○詔酒井忠顯東下、讓幕府攘夷遷延、且止貢親兵、○是月、紀藩隊將水野多門、率衆擊天忠黨、不利、多門被創、從兵多死、津藩隊將藤堂新七、率兵六百、進向天河衢、黨人設伏佯走、藩兵追之陷伏、大敗、彥根兵援之、反戰、黨人敗走、夜襲彥根營、不利、津兵悉衆進討、襲天河壘、黨人不支、自火營而逃、津兵遂取天河衢、與紀伊彥根郡山諸藩分兵追蹤、連敗黨人、松本衡、藤本眞金、吉村寅太等、皆戰歿、伴林光平、安積五郎等五十餘人盡被捕、下京獄、竟就斬、

忠光抵大阪航走長門

忠光率殘兵間行、抵大阪、航走長門、初松本衡在刈谷藩演武技、傷其左目、遂爲偏盲、始從事讀書、後遊學多年、遂寓居京師、文久二年、島津毛利二氏入京、海內義徒多從之、四方勤王之士、爭促攘夷、而二氏持重不輙發、或欲奉一親王據叡山以擧事、衡曰、叡山狹小、非用武之地、不若據十津川險、且其土豪任俠、說以大義、可集事、則馳大和而事中變、義徒亦散、去及家茂入朝、攘夷詔下、衡聞之踊躍曰、時至矣、凡行幸親征之議衡與有力焉、既而議攘夷者相踵被黜、正議之士、擧朝掃地、至是、衡度事不可爲、乃與藤本眞金、吉村寅太等、奉中山忠光、南抵大阪航至堺浦、斷髻投海、誓曰、男兒報國、不期生還、遂詣河內觀心寺、拜後村上天皇陵、祭楠公首家、預禱戰捷、衆推衡等爲總兵、攻略近縣、天河之役、砲丸中其右目、衡大息曰、吾事已矣、與盲而就擒、不如自裁、遂自屠而死、時年二十四、衡號奎堂著有奎堂文稿三卷、藤本眞金字鐵石、號鉄寒士、夙好學、下帷京師、及米使事起、慨然憂國、乃締交天下正議知名士、以匡復自任、文久三年、親征詔下、眞金大喜曰、吾輩安可不正名分、淸君側、而從事攘夷耶、遂擁中山忠光、起兵于大和、既而眞金等聞朝議中變、議曰、吾輩負賊名、不若據十津川進拔新宮、航四國九州、以爲後圖也、衆以爲然、進至十津川、土兵解散、乃退據天河險、使澁谷寬行、詰津將藤堂新七曰、吾輩爲勤王、率先而貴藩敵視之者、何也、津人弗聽、執寬行檻致伊賀、寬死于獄中、眞金聞之、憤怒麾兵、攻津軍、自揮槍殺突、殪敵十餘人、身被數創、健鬪死之、時年三十七、伴林光平亦天忠黨一奇士也、及親征詔下、光平大喜、欲募近畿志士、以迎乘輿、會忠光擧兵、咄嗟

男兒報國不期生還拜後村上陵祭楠公首家

萬國記註國史略卷之六　○四十九　五書房梓

起之、黨兵推光平爲書記、誅下十津川鄉兵、白銀和田之戰、能以寡破衆、光平之力居多、遂爲幕兵所執、繫京獄、明年與其黨二十余人、皆刑死、初黨兵之敗天河衢也、津兵追躡甚急、光平揮槍拒戰、時屬重陽節、見道傍菊花、手折一枝、插其甲背、且吟和歌、以表其意、人皆服其有文藻云、

光平折菊花插其甲背

○太閤忠熙致書關白輔熙曰、嚮吾儕再任重職者、薩長之力也、今舞文羅織長罪、何面目再見慶親久光乎、請吾以死表志、輔熙詣忠熙、固止其死、相顧歎其不能爲云、○詔禁藩士出入公卿第、○江戶戒嚴、以鎖港事迫也、幕府下教、使沿海老稚婦女避之、○以松平直溫大和守參政事、尋爲總裁職、

詔長門自慶親父子心事

○詔長門按毛利元純等情狀、以白慶親父子心事、慶親因右少辨經理勸修寺上書曰、臣尊攘之念、終始不渝、向辱賜監使、又賞臣微功、感戴何已、今免京師警衛、內不自安、欲入朝表赤心、而海防事急、謹使陪臣某長人請命、願諒臣微衷、幸賜照亮、還國、慶親父子、自叙癸丑以來、周旋朝廷幕府間、一意倡尊攘、以迨今日事情、另曰、奉勅始末書、遂使藩臣根來某等齎之赴上國、至入京、以奏朝議不允、止之伏見、遣人受其書、先是薩長二藩同受特旨、護闕下、而威望角立、勢稍相軋、及八月之變、罷長藩守衛、令薩藩代之、於是二藩交惡、

薩長二藩交惡

○松平慶倫三河守池田慶德、蜂須賀茂韶等、連署奏請曰、薩長首唱勤王、偏廢之、使列藩生嫌非計也、請寬長人罪、召宰相父子、一我敵愾、以攘外夷、朝議不報、特召久光、○十月、久光入京師、即日奏請召將軍家茂及慶喜慶永豐信與俱議事、朝議從之、尋詔曰、鎖港事重、列藩受幕府指揮、勿輕擧、主攘夷者聞之不懌曰、朝議亦姑息矣、乃相率奔長門、○是月、平野國臣、南木八郎等、推澤宣嘉爲主帥、赴但馬、據生野銀山、遣人告出石藩、令言入京事由、遂襲銀山代官廨舍、奪金穀充軍須、宣嘉移檄遠近曰、幕府不奉攘夷詔、數獻醜毒、賴皇

平野國臣等舉兵但馬

萬國記註國史略卷之六　○五十　五書房梓

祖天神保護金甌無缺八月之變奸賊容保等猥入禁門矯詔黜公卿正議者解散親兵天步艱難王上在賊中皇國之民誰不流涕者實報國男兒扼臂拋身之秋也但馬國當南朝時不屬賊足利揚皇威正名分忠孝之風其來尚矣斥奸賊安宸襟勤王事勿後期於是土寇四起事聞京師幕府乃命出石豐岡姫路諸藩討之黨人據妙見山議戰衆慮不克四散宣嘉再奔長門其徒南木八郎獨留欲拒追兵已而土兵背之攻擊黨人八郎奮鬭遂自刄餘衆或死或就捕國臣間行將赴京師爲追

國臣下京獄被斬

兵所獲檻致京獄後竟被斬於是但馬之事亦平先是國臣之要島津氏也以事涉詿誤幽于本國既而朝廷召之爲學習院長會天忠黨起國臣自請至大和諭之遂聞京師十八日之變再入京奏請召三條氏等七卿及毛利氏不省國臣謂尹宮與會人沮之乃去至長門謀親征再擧推澤宣嘉爲將遂擧事八郎長門人勇

敢負氣其臨死手介十餘人首而自刎云○幕府命廣嶋藩守品川第一砲臺是時江戸有貼書揭示行天誅放神火等不勝數民情恟恟無定志○十一月江戸城災不復築焉家茂徙居田安邸慶喜入京江戸及大阪火○幕府以新徵團屬莊内藩

幕府遣鎖港使節

○幕府遣外國奉行池田某守筑後河津某守伊豆目付河田某守相摸於英佛諸國議鎖港事○幕府奏增尹宮尊融秩別給廩米二千苞當是時道路多匿名書所在標榜以譏彈權貴而及尹宮慶喜慶永容保久光及伊達宗城黒田慶贊守下野長岡護久助澄之護美助良之連署奏曰側聞宮中流言閒尹宮不堪驚愕宮之進退皇國安危係焉聖明豈爲流言所動乎然衆口鑠金姦兒之妨正人害骨肉古今同轍釁隙一開不可挽回臣等以死保宮之無佗請照鑑

焉尋秋月種殷守土佐上奏曰嚮幕府奏增中川宮廩米蓋酬其功也臣以爲名不正夫天下非幕府私有而王受其賞事似行賄授受恐相失如會津桑名等則幕府族臣宜得幕賞以是比擬親王公卿事非允當臣愚以爲幕府所貢獻供御頒賞勳勞則名正理順矣又有人投書告尊融行咒咀薩人或下預其事○十二月幕府下令諸道行旅皆持符契往來○輔熙辭關白右大臣齊敬代之任左大臣以内大臣公純爲右大臣以大納言忠房爲内大臣左大將如故

長人砲擊薩船

○薩商船碇泊豐前田浦距長門砲臺甚近長人佯爲不知聲言蕃艦襲我也發砲擊沈之薩人卿之欲遣使問其事由幕府慰諭止之

鑄文久錢

○是歲勅鑄文久永寶錢下詔曰通功易事莫便於錢焉子母輕重所濟其使也夫

貨錢者國之常幣民之必用不足則百貨不行有餘則諸物踊貴故權多少爲盈縮要之所以給國用濟民生也和銅以來錢幣屢改鑄於水火藏於磨滅方今人民益衆貨錢將乏故新鑄銅錢流行海内欲使無國不富無家不給也布告遐邇俾知朕意○將軍家茂發江戸海路西上總裁松平直温老中酒井忠顯以下關東諸臣悉從焉○是歲淸提督葉炳忠等復紹興桐廬浙東平兩江總督曾國藩破賊復巢縣賊陷漢中府破藩司毛震壽揚友淸黎立新張勝祿楊英淸各獻城降巡撫李鴻章破李秀成禽汪安均克復蘇城總督左宗棠克餘杭殪鄧光明高連升

濟範蓄髮稱山階宮

○元治元年正月詔勸修寺濟範蓄髮稱山階宮先是以伏見有栖川桂閑院爲四親王至是加中川山階爲六親王

將軍家茂入朝

○十四日將軍家茂入京天皇使中納言定功野宮就二條城勞之蓋異數也家茂率守護職所司代及在

朕愛汝如子汝親朕當如父

京諸侯數十名入覲獻物乃詔曰朕愛汝如子汝親朕當如父親睦之厚薄回運之成否係焉醜夷不可不膺懲雖然朕不欲倉卒行事汝議奏策略則朕詳悉可否以定不抜國是朕遍見凡百武人若會津中將越前前中將伊達前侍從島津少將等忠實純厚志慮宏遠足以任國家樞機朕愛之亦如子汝之與謀焉又曰暴擧攘夷非朕之所好而三條實美等不察大勢矯詔議親征而長人亦砲擊夷船暗殺幕使勾引實美等其罪至矣然皆朕不德之所致自今海內一敵愾絕外交以副朕意家茂上書奏曰客春入朝既奉攘夷之詔未能底績如橫濱鎖港亦未奏實効今春再入朝心期嚴謹豈圖蒙望外宸賞浴海岳鴻恩願遵奉聖詔除去弊害省冗費修武備以戒無謀擧事速

建必勝之策○詔以家茂爲右大臣尋叙從一位慰勞山陵修葺島津久光叙從四位任中將更稱大隅守蓋賞其積勞也○二月毛利慶親聞外船侵長之說遣邸監有所奏請勅批曰藩舶不發砲者勿抗海路實美等使其臣丹羽某出雲守因傳奏上書曰今將軍率諸侯入朝當定國是立廟謨而未見攘夷實効萬一遷延失機則積年叡慮一朝爲空人失方嚮邦內瓦解是陷夷術中也立花鑑寛奏曰聞有蕃舶寇西海之說雖長藩觸忌嫌然縱夷上陸寇抄則皇國安危係焉請就國爲之應援○島津茂久奏請建社湊川合祀兵部卿護良親王准后源親房中將楠正成等靈招忠義魂以禱護國討夷○家茂奏增容保封五萬石褒賞鎭撫之功尋以容保爲軍事總裁職以海陸軍

容保爲海陸軍總裁

屬之詔以容保拜參議容保上表固辭略曰臣不肖紹述先臣正之之遺緒以奉職輦下厚荷天恩皆先臣餘慶所致抑當明曆寛文之際學術未明不察名分何如不知皇道可崇斯道陵替可謂極矣先臣有慨于此獨奮身崇信神道主張尊王其致今日隆治者未必無小補也伏願移所以任臣者賜諸先臣正之不獨小臣荷寵榮此亦先臣之榮焉耳

追贈保科正之從三位

因追贈其祖正之從三位以松平慶永爲京師守護職既而慶永辭免容保代之○二月薩人構邸於洛東岡崎村練兵是時鴨川以東槩爲諸藩邸地○二月詔改元曰元治○黑田慶贊奏曰頃者幕府下令移於諸藩以爲征長擧東如其言則天下激論攘夷之徒爭赴之有嬰城以死鬪耳請召其支藩若老臣使朝幕二使按問之庶幾足雪其寃枉邪慶親嘗遵奉叡旨作興士氣以去年五月爲攘夷期限故啓兵端以舊勅爲眞新勅爲僞遂獲罪朝幕自詒伊阻宜寛假其罪全其封邑

以從末減○詔召慶親父子若重臣於大阪長岡護久護美等所奏請也○詔家茂曰環海守備攝海最急宜速修整內政定民志可不待數年而行攘夷之實也家茂封詔書頒諸藩○毛利慶親使邸監奏論詔勅前後之異○三月德川慶恕奏請使列藩就封充實邊防慶贊奏曰弊邑沿海兼長崎戍今有蕃艦寇長之說勢不可傍觀請賜暇就國以修守備臣嚮患長事使家臣諭之然事太難臣亦不日就國取途於長視慶親父子告京近狀使之悔悟謝罪并探其情實而奏之時諸藩各疏陳其所見論時事者三十餘人其他藩士所建言不服畢擧云

諸藩上奏論時事者三十餘人

○先是置參豫以忠熈齊敬尊融濟範及容保慶永久光豊信宗城護久等爲之既而廢之至是更詔有事則參朝議或曰置參豫也關東憂事權不一視之如贅瘤參豫亦患勞而見忌護久等憂之建議遂廢之○毛利慶親遣

慶喜免將軍後見

入上奏曰、客年使家宰請事、而不許入京、今又召臣族於大阪、恐懼無已、請奉詔於咫尺、臣父子不堪戀闕之情、又奏曰、客秋闕下之變、停臣父子入京、未審事實、臣奉攘夷不渝、倚賴汝之詔、欲致力輝威、謂積年叡慮確乎行於今日、然澆世輕薄、不保無石敬塘其人也、可不懼邪、（蓋石敬塘指幕府、借力外人、鎮壓内亂之謂也、）且七卿之西出、憂國之情、請復其職、以一定國是、○三月、詔以慶喜爲禁内守衞攝海防禦都督、免其後見、曰、將軍在京、當戮力如故、○幕府命明石松山郡山諸藩守京師、命德川茂承（紀伊中納言）守大阪、○慶親使邸監奏曰、長人軍旅之服、素用胴服小袴、爾後倭衣洋服、各從其便、不省、○四月、以所司代稻葉正邦爲老中、以溜直松平定敬爲所司代、特命以本班就職、○詔陞德川慶勝

家茂奏上新制十八條

家茂還江戸

（初慶恕）拜正二位、蜂須賀茂韶、伊達慶邦、池田慶德、鍋島齊正、黑田慶贊並遷參議、其他諸侯進官爵、各有差、賞其在京拮据之勞也、○詔家茂曰、汝入覲、列藩亦會、特旨使政令一途、以鎮人心、如國家大計、可經奏而決、鎖港攘夷勿變、海防勿忽、實美慶親等事、一切委之、當適宜處分、議低物價、以安民心、家茂對曰、謹奉詔、增京師邏卒、遂奏上新制十八條、曰、年獻米二千苞、以充神宮供御、曰、將軍紹職、諸侯襲封、各自入朝謝恩、曰、諸侯貢土物、曰、西藩會同者先朝京師、曰、親王丞相甍、海内遏密音曲、曰、廣拓内裏、曰、廢止皇子皇女爲僧之例、奏可、又奏獻粟十五萬苞、充供御、詔竢後命、○五月、家茂入朝、賜暇、乃航還江戸、○水戸藩士藤田信（小四郎）田丸直諒（稻右衞門）等宣言紹齊昭尊攘遺

載齊昭木主入日光山

水戸正奸二黨分爭勢如水火

藤田田丸等據筑波山

志、遽載其木主、率兵三百、自宇津宮入拜日光廟、遂抵太平山、募軍須於掾木市民、上變幕府、命近國諸藩討之、吹上（下毛）有馬（兵庫頭）邀戰確闘七合、迭有勝敗、黨兵乃縱火所在、屠驛而去、（初天保中、德川齊昭擢用藤田彪、戸田忠敬等、釐革藩政、藩老結城寅壽、誣告齊昭及彪等於幕府、黜之、已擅藩政、由是彪寅分黨、屬彪者稱正黨、屬寅者稱奸黨、及齊昭起、參幕政、再黜寅壽、用彪等、而二黨如水火、乙卯之災、彪忠敬并死、齊昭尋卒、奸黨市川三左、朝比奈彌太郎執藩政、勢益專横、以排正黨、於是彪子信、及田丸直諒等、欲除奸黨、憤激擧事云、）○六月、藤田信、田丸直諒等築寨於筑波山據之、奸黨市川等請自攻之、藩主慶篤請援幕府、幕人與市川等謀合兵進討、敵據險力戰、勢頗猖獗、而兵皆烏合、號令不一、往往失軍機、幕兵乘之環攻、日急、敵兵殆不支、而勝敗未決也、○是月、詔曰、將軍入覲、列藩會之、國論已定、内外處分、一切委幕府、列藩其奉幕命、○大納

實良上奏辞嚴義正以此見詰幕府恐無辞可措

長藩三將入京師

言實良（條）一奏曰、嚮陛下親禱攘夷於賀茂男山、臣信國論確乎不動、而去月下將軍詔、與其奉勅疏、則變攘夷爲鎖港、何也、嚮將軍與一橋氏業已奉攘夷詔、故委任萬事、而未見其效、將軍即知事不行、則當論之於初、入則奉詔、出則忌戰、愚不解其故、臣辞國事參政大原重德亦奏曰、將軍一歲再朝、而會諸侯、要在攘夷、安宸衷耳、攘之與鎖、非有二事、顧不稱鎖港而稱攘夷、布告中外、示必戰、以定我民志、○七月、長藩宰臣福原元僩（越後）國司朝相（信濃）帥兵四百、自海路抵大阪、進入伏水藩邸、宣言將赴江戸、益田親施亦率兵數百、泝淀河、進屯山崎、乃具上疏、移書老中稻葉正邦及在京諸藩乞奏達之、略曰、宰相父子自奉攘夷詔、日夜累苦、唯恐乖聖慮、而一朝受天譴、闔藩驚愕、不知

幕府諭長藩徹各所屯營

朝議所在臣伏請復七卿官爵許父子入朝則爲攘夷先鋒書至諸藩人達之傳奏及所司代慶喜等恐動兵闕下命越前因幡二藩諭之去不肯容保力疾直凝華洞亡幾長兵三百分赴嵯峨次天龍寺鼓行而西京師戒嚴幕府遣大目付永井尚志等於伏水諭元僩曰宜刻三日撤各所屯營勤衆斂國以俟後命不則有六師爾衆其勿悔元僩請緩期不聽已而朝相稱鎮撫脫藩徒亦率兵至嵯峨於是元僩在伏水朝相在嵯峨親施在山崎三營掎角儲糧列炬日夜守備以四窺京師京師益騷擾慶喜等議部署一橋會津加賀越前桑名彥根大垣等兵備之官軍充塞京師護九門扼伏水鳥羽二道京人荷擔奔竄

親王公卿以下入朝軍議徹曉

○十七日親王公卿及守衛總督慶喜守護職容保老中所司代

等皆入朝軍議徹曉時薩土及久留米三藩重臣連署請討長人於是朝議遂決進討有栖川宮熾仁一條實良以下七十余人連署奏請納長人請求以副其素望尊融容保勵聲曰逆徒提兵劫朝廷大逆無道罪不容誅若舉朝惶怖施聽其所請朝權從是墜地何以得振興皇威乎宜速討之也進討議益決

薄恩至此皆由容保等讒搆

○十八日朝廷召長藩邸監傳旨徹兵長人奮激相語曰薄恩至此皆由容保等讒搆盍一舉殲之以清君側福原元僩等百方鎮之不聽入阪通武諭衆曰今卒稱兵迫闕而彼挾至尊臨之則我之反名不免而彼之奸計乃中焉恐非策之

此機一失竟無再舉之期

善者也真木保臣斥之曰此機一失竟無再舉之期今日之事但有擣戶闕下以報君恩耳衆議即決分路入京師夜半元僩

小原寬設伏大破長兵

率兵發伏水官道北上鼓譟而進大垣隊將小原寬仁兵衛伏銃手於道傍瞯其近襲之長人驚潰死傷甚多元僩被傷僅免寬

會兵長人大戰禁門

飛書奏捷時方鷄明而長兵陸續薄禁門○十九日賊焚嵯峨長兵凡八百人分爲三隊一隊向蛤門來島政久又兵衛等將之一隊攻中立賣門朝相自率之並進薄闕一橋兵防之長人擊走之追至蛤門與會藩兵確鬭長兵豫伏兵縉紳第中俄起襲其後會兵苦戰不支衆遂走長兵躡之突入飛尤及宮垣宮中動搖或議遷乘輿於加茂慶喜容保等入苦諫退直殿下守護頗力焉是時諸藩兵披靡不能支獨薩兵視事急馳而援之橫擊長兵桑名淀諸隊得勢返鬭長兵色動親相兵已破幕兵馳

來島政久咄嗟督戰中丸墮馬

赴蛤門則政久等方酣戰因合衆突進勢復振薩隊將仁禮某縱兵襲其背政久咄嗟督戰薩兵注目選銃手狙擊之丸中其腋政久墮馬終斃於是長兵大沮朝相等僅以身免先是山崎

長兵入阪通武入江弘毅眞木保臣等率兵五百至東寺間道入河原町藩邸乃火邸而出直薄堺町門入據鷹司第射擊越前桑名彥根諸藩衛兵進向凝華洞薩會兩兵馳至援三藩兵戰砲聲如雷長人分兵出攻寺坊門肥後人擊卻之遂與加賀

久阪通武戰歿

越前彥根兵戰會兵射巨砲擊鷹司邸火起長兵大潰入阪通武等死之通武稱元瑞又更義助忠毅端亮有偉度少時好學慨然有志天下之務屢來往于常武攝京之間與當世魁傑相交共討論時務獻替無憚嘗入芳野世育門研究經史乃曰邦人而無尊攘之志非邦人也既而有櫻田阪下之變

天下局面從是變矣

通武踴躍曰天下局面從是變矣會幕府築英舘于殿山頗極宏壯通武謂是爲江戶要阨不可使彼占據一夜往而火之人無知何人所爲明年通武抵京師與寺島昌昭等俱抗疏請刻攘夷之期朝議感嗟急會諸藩議之以五月十日盡謝絕洋人不聽則繼以戰命幕府普告天下志士奮激敵愾之氣益振於是通武之名大著時長藩益修戰備以通武爲馬關先鋒四方尊攘之士至者數百人乃命曰奇兵隊通武率以進退焉屢砲擊米佛戰艦奮戰有功至是福原等與通武相議舉兵通武潜

西上、與諸軍力戰、飛丸中其髀、通武自知不可免、託後事于入江弘毅、徐取鏡照面、割腹而死、時年二十六、○芳野世育曰、巍巍之山、其下必有卷石之聚焉、汪汪之水、其上必有勺水之積焉、若曰是硜硜頑石耳、曰是涓涓剩水耳、豈爲知山與水者哉、通武奮然、詰當塗之摸稜失機、又齊宿絶粒、抗疏闕下、及其扶肉去丸、屬人以後事、從容自屠、其精魄浩氣、凛凛照灼天下後世、雖古節烈之士、何以尚焉、使之在今日、或將陟崇階、贊治化矣、然而一卷石一勺水之用而止、豈可不惜也哉、顧當時靖獻之士、生受豊賞、死列祀典、通武則以首蹀血輦下、獨不得與焉、洵可憫也、噫、

大丈夫已分必死安可甘居人後乎

○膳所藩臣粟屋良臣、亦捧雪寃書、詣鷹司邸、幕兵四萃逼之、良臣力戰終斃、良臣生而跛躄、不能紹家、以弟鼎二爲嗣、出游學京師、後還國、擢爲學職、以屢言事見黜、又奔京師、至是良臣聞眞木保臣等率兵據山崎、踊躍投之、禁門之戰、衆憫良臣行歩甚艱、欲置之軍後、良臣大喝曰、大丈夫已分必死、安可甘居人後乎、遂與幕兵健鬪、死之、時年二十四、後長藩立祠祀之、

保臣脫還山崎

○長軍之敗也、通武以下既戰歿、兵士往往潛匿民家、會兵因縱火、所在悉掃蕩之、火勢滋熾、踰日不滅、一京蕩爲焦土、此役、親施留山崎、爲後援、保臣等敗歸、諭親施走之、

自決死留焉

自決死留焉、既而幕兵追討四出、薩人追索向嵯峨、長人已遁、不見隻騎、獲米五百苞、燔營而還、會桑兩隊兵凡千餘人、進攻山崎、保臣等數十人、皆被重傷、猶力戰、遂自焚營而死、保臣稱和泉、家世爲筑後祠官、居常憤幕府驕僭、嘗游水戸、師事會津氏、後在京師、廣與當世諸名士交焉、京師之變、保臣從福原元僴等與入阪、通武據天王山、及長兵不利、通武等戰沒、保臣遁逃走至天王山、受敵自刄、時年五十三、此役美作人安藤貞啓、亦從長兵、攻堺町門、力戰、遂中丸死、二十三日、薩兵與諸藩兵至大阪、收長藩三邸、

京畿無復長人之跡

元僴等聚殘兵航而走、於是京畿無復長人之跡云、○京報之至江戸也、家茂馳使候起居、壽奏論賞諸將士戰功、進爵賜物、

停有栖川宮以下七十餘人入朝幽屏之

因命益護京師、詔停有栖川宮熾仁、一條實良以下七十餘人、及鷹司輔熙父子入朝、幽屏之、以其庇長人也、時毛利定廣至備前、聞京師之變、途還、慶親上書曰、嚮使臣福島元僴等出鎭脫藩衆士、不圖元僴等違節度、率脫徒、直逼闕下、如其橫逆無道、不知天威可畏、固不待言也、因使族元純捕執元僴等首謀者三人、以竢命於下執事耳、

道路或獲軍令狀

初長兵之走也、道路或獲其軍令狀、乃捺慶親父子印信者、因上之官、朝議乃聲毛利氏罪、且以朝敵、詔削奪慶親父子官爵、勅幕府追討之、家茂奉勅、傳檄薩肥藝筑等二十一藩、部署諸軍所向、以德川慶勝爲總督、松平茂昭越前守、將中軍、松平康圭三河守、將後軍、板倉勝靜以游軍備其後、將軍家茂亦將親繼之、命毀長藩江戸邸、

佐久間修理爲游士所殺

○是月、游士刺殺佐久間修理於京師木屋坊、初修理坐吉田寅二獄、幽於松代藩、既而見原、在京師、往來公卿幕吏間、唱開國論、游士憎之、遂罹難云、○或曰、花之先於春者、爲殘霜所傷、說之先於時者、爲蔽士所厄、雖然不有先者、則後者何以警起乎、修理夙講荷蘭書、修銃砲築城諸術、及藩主爲閣老兼董海防之事、呈書條陳八策、曰宜扼沿海要衝、築砲

臺、安大砲、以備緩急、曰停輸銅於荷蘭、以鑄大砲數百十門、曰摸洋製作堅艦、以供江戸漕米、曰撰於衆、掌海運、以督互市、彈奸闌、曰練水軍、曰興學校、敷教化、以勵忠孝節義、曰信賞必罰、兼施威惠、以結民心、曰刱貢擧法、既而米艦將至、議說紛紜、遂呈書幕府、陳十策、亦不報、尋贊吉田寅二之擧、爲其所坐、既而釋之、會將軍家茂召修理於京師、臨發、門人或危其行、切諫止之、修理慨然曰、二三子將愛吾邪、抑愛國也、苟愛國、勿止吾行、吾豈不知開港不行邪、顧國是未定、當今之時、爲國家建正議者、舍吾而誰、縱令殞命捐軀、他日必有從吾說者矣、門人不能止、皆揮涙而別、果罹奇禍死、時年五十四、人不知其所以被殺、嗚呼、說之先於時者、不免遭厄、豈有數邪、今世人以修理所陳爲無奇邪、則將曰、子見識至此者、非遭厄者之賜邪、

池田某等自歐洲歸

○外國奉行池田某等、自歐洲歸、初某等使各國也、先入佛說鎖港、佛人不容、某等觀其交際日盛、有所感悟、遂不歷各國、途歸極陳鎖港不可說、幕府憚朝議、黜其職、

外艦寇赤馬關

○八月五日、米蘭諸國、率兵艦十八隻、寇赤馬關、先是外國公使會議橫濱、將修怨長人、聞我征長令出、將先伐之、二艦率先發砲、指揮餘艦、轉砲擊前

此非私鬪也由奉朝命幕旨耳

外人督責日急

田壇浦礮臺長人應發彈丸交注砲烟蔽海日暮交綏六日再戰長人不利徹兵而走外人上陸進至极谷長人襲殺十餘人而前田之戰長人多斃焉七日外人據山狙擊長人力拒迭有勝敗時我鉛硝盡乃諭外人約和各國迫責前釁長兵對曰此非私鬪也由奉朝命幕旨耳因投書陳之其略曰自去年以來奉詔受教與外艦戰不圖却咎其暴舉遣使問議尋使定廣入京請旨會有京變途還去月外艦來泊我欲縱外艦往來下關使家臣報之不及乃欲待艦入報之而急遽相戰遺憾何已吾不忍國民陷塗炭固非有宿怨故申約請和其諒之和議乃成既而外艦皆還横濱遂迫幕府求償金三百萬元因詰其所出幕府對曰政府當取諸長藩以償輸各國自是外人督責日急

幕府再質諸侯妻孥即求可安之小成亦不得

武田正生以黨直受齊昭眷遇

幕議苦之而征長之師方興幕府使伊達宗城傳命於長曰慶親父子及闔族當屏居待命而父子愼謹竢命於邑云○以松平宗秀爲老中○九月幕府令諸藩再質妻孥於江戶捕鷹司臣水口貢等疑通長人也○詔開九門更嚴警備譏何往來○詔促家茂至大阪當是時西出征長之師東有常野之亂幕府憂慮不措○十月家茂令少老田沼意尊（玄蕃頭）總督諸軍討武田正生下教諸藩援之（正生稱彦九郎號耕雲齋水戶世臣以黨直受故中納言齊昭眷遇云）先是水戶黨乱未平幕兵與姦黨市川等日夜攻之正黨殆敗幽其黨在藩內者黨人脫者三百人不耐苛酷將赴江戶訴藩王慶篤南走至小金井驛幕兵拒之命慶篤鎭之慶篤請幕府遣支藩松平賴德（大炊頭）鎭正姦二黨武田正生佐之途諭小金井

正生擁賴德走磯濱議戰守

水戶姦黨殺賴德

藤田信等率殘兵三百投正生

徒率將入水戶虜正黨輕舉將爲之謀也三左等出兵拒之銃丸雨注正生急遽奉賴德走磯濱議戰守策已而聞姦黨屯磐船山襲而破之斬隊長川上某等餘兵走入那珂港正生等又進破之遂據港焉於是姦黨條正生罪訴幕府日薄攻正生而正生兵鋒甚銳三左等患其不易當欲殺敵勢因以甘言要迎賴德賴德欲往正生等危疑止之不聽單騎抵城下三左等乃逼賴德曰公受鎭撫之命及黨賊何也遂矯幕旨令自殺正生聞之怒曰逆豎敢爾時藤田信等在筑波山願得其實因欲援正生誅鋤姦黨謀之衆衆弗懌曰吾輩舉事志在攘夷何關二黨私鬪乃相率遁去幕兵乘間惑之信等勢蹙不可支率殘兵三百投正生軍正生等既忿姦黨亡狀終决意納之合衆抗幕

軍

征西總督副將等入朝告行發京師

毛利氏起高杉晉作爲奇兵隊

軍勢甚猖獗幕軍與近傍諸藩兵分路進擊正生等據險拒之壬生（鳥居丹波守）下毛兵善戰四面環攻居十日糧竭又有內應者幕軍大舉討之正生等議入京訴事○是月征西總督德川慶勝副將松平茂昭等入朝告行天皇賜劍馬勞之慶勝以下皆發京師會大阪城召列藩重臣布軍令以廣島爲總督行營慶親父子遣使介藝白書總督府數哀訴緩征期報命未下○十一月慶親父子退入荻城待罪誅首謀福原元僴益田親施國司朝相以下十餘人獻首謝罪時長人分爲二黨吉川經幹及宍戶備後毛利能登毛利伊勢等事恭順（名曰俗黨）淺田幸助前田孫右等主激論奉慶親父子在山口城奇兵隊護之（先是長人新城山口高壘深塹悉倣洋製已成徙居焉高杉晉作建議曰肉食者軟弱多不堪事乃請藩主新編兵隊以矯舊弊不問門地不論士庶一

長而隊名最彰

揀強健者收之行伍厚其餼廩嚴明賞罰故凶險亡賴者亦能爲之用名曰奇兵隊於是舊習一變藩人望風編隊凡百十一隊號六萬人而奇兵隊名最彰)及征討師至三王恭順者入諫慶親父子使退入萩城遣奇兵隊徹守還三田尻李助引罪自殺因毀砲臺柵門

刑三國老獻首總督本營

闔藩恭順每戸閉居既而重臣志道安房齋元僩以下首來國泰寺(廣島)獻之本營時總督慶勝未至其老成瀨正肥(隼人正)與大目付軍監(並幕吏)撿其首候慶勝至以奉之尋經幹等至陳慶親父子謝罪狀於是下令諸軍止戰期約以四事曰毀山口城曰還五卿(先是七卿西走錦小路賴德病死澤宣嘉出寓他邦其在長藩者乃五卿)曰慶親父子自來謝罪曰鎮激論者經幹啓曰四事皆謹奉命慶勝乃遣使奏長人伏罪之狀傳命諸藩班師時小倉人探長防海陸守禦狀報之於幕府小笠原長國(佐渡守)呈書幕府曰承敎慶親父子伏罪

下令諸軍止戰期約以四事

緩其攻擊未審伏罪狀如何使父子面縛出降納城池以待命則可也若納支藩末家分疏請哀而緩戰休兵曠日彌久諸藩解体士氣沮喪不可挽回矣今而失機他日生禍噬臍無及不如嚴我兵備收其城池彼不肯則征討耳請熟計之不報○是月武田正生等以見兵八百衝壬生藩圍走世良田(上毛)乘夜濟刀根川取道中仙道西上幕兵追躡沿道諸藩亦出兵邀擊正生等入高崎(松平右京亮)高崎兵縱火禦之正生力戰克之至信濃松本(松平丹波守)高島(諏訪因幡守)二藩兵拒之和田嶺正生等擊破之

正生潰圍突出欲由與州道所過乞假道蓋計

取道美濃濟太田川次加納驛將西入京彥根大垣藩兵扼要衝道梗不通十二月正生等轉路向越前大野大野人放火淸野會天大雪有凍死者加賀藩守近江海津寨正生遣使乞假

已窮者矣

道曰吾儕爲同藩奸黨所讒今欲投一橋氏陳情不聽慶喜聞之率兵至海津正生呈書乞哀亦不許正生等窮蹙遂束全隊再投加賀出書乞降且請除賊名加藩具狀幕府幕府命分拘正生等於敦賀(越前)三寺慶喜乃還京師先是藤田黨兵別據太平山至是亦平因其俘於佐倉關宿高崎諸藩明年二月田沼意尊等承幕旨臨敦賀遂斬正生等二十四人(正生等墓在越前薦香火者至今不絕云)後四年時勢大革正黨再起遂奉朝旨入水戸誅鋤奸黨市川等以雪正生等寃枉正奸二黨之亂始平○小笠原勝修曰水戸之有奸黨猶長門之有俗黨而長門之有吉田久阪高杉諸子猶水戸之有藤田戸田武田諸子矣正黨之敗於初而勝於後亦相似也惟水戸變早發而遲平長門變晚發而速定其幸不幸豈有數存邪蓋長門雖失此數子然慷慨激烈之徒接踵輩出以收回天之勳而水戸無復接武數子者是其所以異盛衰耶雖然水戸唱之於東而長門和之於西各用瞑眩之藥以攪亂幕政

正生等再投加賀乞降

田沼意尊臨敦賀斬正生以下

挽回幕氣二藩之功未易遽軒輊也抑方今文明日新誰不悟昔日攘夷之妄者螳螂變而蟬鳴爲善變者龍譎變而爲鰍爲不善變者使烈公君臣及今將復善變矣昔仲尼前有軍旅之對而後有沐浴之請然其尊王則同故巢於雨飛於晴鳥之變也蟄於冬啓於春蟲之變也攘夷於醉開化於醒人之變也愛國之士宜審時勢不宜易節操也○是月長藩清水親知賜死於家(親知稱淸太郎世爲長藩名族嘗從藩主慶親如江戸書不踏死地不能成善士語以自警尋預國參與藩政周旋有力及長師敗於京師藩論分黨當時用事者悉得罪幽閉親知引咎待罪於邑主是賜死親知沐浴更衣書古道照顏色五大字乃自盡時年二十二後三老臣廑一月云與親知相先後同死於國事者爲麻田公輔公輔以尊攘自任及長兵敗絕粒遂自殺)○幕府拘五卿於太宰府令鹿兒島熊本福岡佐賀久留米五藩監護之○是歲(唐)陝西提督何勝必蕭慶高破陳得才復漢中總兵蔣益澧復杭州城總督左京棠破呉海勝復武康巡撫李鴻章克常州禽陳坤書大學士曾國藩率諸將平金陵洪秀全自殺禽李秀成洪仁達誅之(布)王伐丹麥取其二州大擴張海軍是時王維廉爲人英邁宰臣畢士馬禄以剛毅果斷之才輔之改國政革兵制隣國皆惧之(俄)高加索山民族爲俄人所追擊逃入土耳其境俄人遂伐浩罕取其地(米)北部占金勝南北又合爲

親知書不踏死地不能成善士語自警

金陵賊始平

米南北合爲一

（大統領林根爲人所銃弑）

○慶應元年正月、德川慶勝振旅而還、家茂欲抵大阪、自處長門事、其議中變、下敎曰、長門事已定、將軍在江戶處之、不復西、慶勝入京、朝議欲召諸侯議長門事、松平容保奏曰、臣請東下促將軍入朝、而後召諸侯、詔曰、亡命之徒未鎭、守護不可去闕下、不允、○是月、長門高杉晉作等起兵于赤馬關、進拔萩城、一定國是、初恭順黨之幽三渠帥也、并捕晉作、晉作脫走筑前、聞三師見殺、不勝憤激、因欲排恭順黨、革國弊、乃歸赤馬關、傳檄募兵、奇兵隊所在潛匿者、翕然四集、衆凡五百人、晉作與太田市之進、山縣狂介等決策、略馬關、據藩廳、獲彈藥兵器、且諭土豪、納軍資糧仗、已具、將薄萩城、恭順黨大驚、目爲激徒、告變幕

［高杉晉作起兵赤馬關］

府、擁慶親父子於城中、下令禁賣衣食於激徒、遂令國老栗屋帶刀將兵討之、晉作提奇兵隊、夜乘大風雨、襲而斬之、連戰克捷、長驅入萩城、或居間講和、乃刑恭順黨首謀數人、徇軍門、於是藩論忽歸一矣、晉作等奉慶親父子、據山口城、會衆議曰、幕府罪我、已獲三師首、未慊、而今聞吾曹舉事、則大軍之至必矣、請與諸君力戰、以慰死者冤魂、諸君以爲何如、衆皆踴躍從之、（晉作爲人勇決果斷、夙有大志、與久阪通武等俱學兵法於吉田寅二、寅二每議事、多延晉作詢之、至是晉作擧兵、廑十有餘日間、凡十一戰、而防長二州兵權、悉歸其掌握云、）朝廷聞長藩內訌、欲鎭定之、詔召將軍家茂、而幕議大倡毛利氏罪、以爲可討、方是時、薩長已釋怨相連和、而朝廷幕府未知也、（初京師之變、薩人擊長人、多獲其良、長人亦砲擊薩艦、二藩如水火、既而薩人慨且悔曰、方今之務、在一敵愾以護皇國、而動兵邦內、非策之得者也、乃會視長俘、因禮而還之、西鄉隆盛密遣使

［刑恭順黨首謀數人藩論又歸一矣］
［晉作善學兵法長防二州兵權悉歸其掌握］
［薩長二藩釋怨連和］

修好講和、長人曰、一國受天下之兵、知不可保、然殉難固其分也、即慮勢不支、逼好他藩、賴其力、如後世笑何、或曰、今薩人以大義、而我峻拒弗納、亦不可謂之義也、會土佐人坂本龍馬等在長、贊成之、於是薩長之交暗合、而朝幕未之知也、）○二月、老中松平宗秀（豐後守）阿部正耆（豐後守）率兵入京師、一條齊敬見之曰、詔召將軍、而卿等來者何也、曰、常野激徒措置未決、故來迎一橋氏耳、曰、慶喜代將軍守京、攝督軍事、將軍豈得私召之乎、命正耆東下、促家茂入覲、○幕府以老中酒井忠績爲大老職、○三月、薩人見齊敬、請寬長門罪、免諸侯入覲、時詔宗秀東下、促家茂入朝、家茂下敎於諸侯治裝、慶勝辭京就國、○四月、改元曰慶應、○家茂修其祖（東照宮）二百五十回薦事於日光廟、詔賜幣使、○以松平康英（周防守）爲老中、○家茂下敎曰、聞毛利慶親不悔過、更有非常之謀、今將奉詔大舉征之、卜五月十六日

［家茂令天下起征長之師］

親發江戶城、沿道諸侯宜緩東覲期、以竢命、乃按圖部署所向、屢調兵於駒場野、以同族茂德爲前鋒都督、以井伊直憲榊原政敬爲先鋒、命酒井忠績留守江戶城、既而茂德辭先鋒都督、以族茂承代之、○五月、德川慶勝呈書家茂曰、長藩之罪、去歲已釋矣、竊聞幕下今復有再征之舉、慶勝未知其何罪也、夫天下未言其可討、而幕下獨欲征之、是無名之師耳、以無名之師討疑似之罪、遽動海內之兵、慶勝恐天下由是解體、願幕下孰計之、不聽、勝其（安房守）亦諫師無名、老中等怒爲沮軍議、擯之、○十六日、家茂發江戶、海道西上、（時謂之御進發）德川茂承將前軍、茂德將後軍、井伊直憲榊原政敬並爲先鋒、自餘侯伯皆屬中軍、老中水野忠精松平宗秀等從焉、兵凡若干萬、鼓行而西、○毛利

［德川慶勝上書諫幕府以無名師討疑似之罪天下由是解體］
［家茂發江戶西上］

毛利氏家法每戰先奏

膳所人河瀨太宰謀逆事覺被捕

家茂入朝

慶親與其子定廣以下同族諸將連署致書淺野茂長安藝守曰嚮者慶親等勤王而爲讒人所搆陥今將軍來討顧慶親生存無益於世故舉藩士欲死於戰耳余家法自古每戰先奏請奏達之○閏五月筑前藩士航至大阪曰更戌二條城幕人拒卻之疑長人混衆也○家茂過膳所不入宿大津初藩人河瀨太宰脱籍寓京過于長門募同志欲待家茂宿膳所謀之事覺京町奉行其遣人捕太宰其妻聞之焚簿書自殺藩主捕其黨十餘人悉下之獄二十一日家茂抵京即日入朝詔曰朕召慶親父子來即汝按之不來即汝討之朕召列藩汝諮於衆宜奏而處之家茂尋至大阪城初家茂之發也諳第諸侯分日遞進時淫雨彌旬河水大漲往來不通將士塡咽驛路後發者歷五旬始得抵大阪云○詔慶喜容保佐家茂視事○九月守護職邸成容保徙居焉○是月家茂入朝尋抵大阪城小笠原長行復爲老中先是長行以英人之事獲罪禁錮于大阪後釋還江戸至是再就職○家茂上書請外國交際勅允朝議遂聽之初幕府之交外人也仮開三港將漸及他港當時所約兵庫開港之期已迫外人在橫濱者請如約且欲得條約勅允時以家茂西事孔棘幕議姑舍之外人欲赴大阪直請將軍老中等止之不肯是月英米佛蘭帥兵艦九隻來泊兵庫數以書來促曰苟不速決則直赴京師辨之刻日而迫而防長之辭方開進戰有日內外切迫家茂大憂稱疾辭職欲使慶喜襲軍職上表請之並建白意見乞開港勅許二疏已見慶勝齎書入京師十月家茂俄發大阪至伏水欲得命東歸在阪諸將士視急爭從道路繹騷慶喜在京聞之大愕即夜

英米佛蘭帥兵艦來泊兵庫請開港

家茂上表請解軍職

勅許開港條約

家茂力疾復視事

家茂遣使按問長門事

與容保定敬單騎馳至伏水諫止其東下既而慶勝入朝乃上家茂兩疏尋慶喜容保定敬長行連署上疏請條約勅允以申家茂之意廷議察時勢不得已從之乃勅許開港條約限以橫濱箱館長崎三港而仍不允開兵庫港時薩藩密奏止之曰聞幕府接見外人於兵庫欲刻日開港港接近帝都爲海內要衝今而許之後或噬臍莫及也敢請下議群下以決去就如有急則臣等爲前驅以報國恩耳朝議是之十四日使傳奏飛鳥井雅典野宮定功傳旨幕府命改修從前條約家茂乃告之中外於是兵庫外艦盡去初戊午歲幕府權定外交條約而事非出於朝裁國論紛興內爭不息至是始得勅允纔得塞衆口然識者以爲事已晚矣○家茂辭軍職天皇優詔不聽家茂乃力疾復視事○十一月家茂遣大目付永井尚志西按長門事尚志召長人詰曰今春藩人分黨相爭慶親父子身在屏居親出鎮之事實如何宍戸備後對曰父子屏居天張寺下令鎮之耳曰事已鎮則父子當屏居萩而在山口巡行境內有諸曰父子欲待罪於萩而臣民聞大旆來征危懼動搖諭之不信屏居山口不得已也巡行則無之曰客冬命毀山口城而再修築之峙粮仗畜甲兵有諸曰昔東照公遺命我先君輝元山口城不可任荒廢故芟草夷地石壘見耳如峙粮仗畜甲兵則絶所不聞也曰使家臣接待外國人於赤馬關有諸曰外夷之入不堪痛憤然不給之則寇之故奉幕旨謀無事耳曰典其所有蒸氣船於外人家臣捺印之有諸曰我船壞損捨之有人買之非命家臣典之曰多買大小砲有諸曰無之曰移五卿於筑前也遣使饋物件萩寺某來謝有諸曰聞他藩人有隨行五卿者或誤傳耳如某來謝實無之曰召淡路

備後介能爲屈完惜乎幕吏中無夷吾也

奇兵隊長某投書尚志

監物於大阪託事辭之乃召支藩及老臣刻期而遷延者何也曰兩人將東而其臣咸謂東者必死遂强留耳既而長奇兵隊長某投書尚志其略曰昔者正親町天皇賜大膳大夫銜於藩祖元就賞其功勞台德公賜松平氏於藩祖輝元以厚其親今上拜慶親於宰相亦爲特恩今幕府不問罪之輕重遽褫奪之何也曰幕府毀我江戶大阪二邸夫措置未定而毀第捕人奪金穀重罪之疑者何也曰去秋之事一旦坐大不敬乃誅三老臣謝罪而今日再征何也尚志不敢答乃還大阪（是歲唐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與捻匪戰曹州死之閩浙總督左宗棠擊嘉應賊平之佛服土耳其斯坦至土國西人與法人合軍攻交趾克之）

西法二國合軍攻交趾克之

○二年正月慶喜容保定敬長行等入朝與齊敬（二條）忠熙（近衛）公純（德大寺）尊融（中川宮）濟範（山階宮）胥議決長門處分○二月幕府給

齊敬別俸年穀七百五十苞○老中小笠原長行西下召長支藩及吉川經幹於廣島以三月望爲期不至更爲期曰過四月

置牙營於廣島建總督府

則討之遂置牙營於廣島建總督府因下令諸藩出兵會之薩藩獨辭之又上奏曰嚮尾張總督諒長事情容其謝罪班師而復問罪是爲無名師夫征伐天下重典名正理明則師不令而

薩藩辭出兵

會今妄動凶器階亂好殺豈將軍撥亂反正之意哉敢辭出兵請虛心容之延議以爲舛悖納（時薩人大久保市藏至大阪見老中板倉勝靜亦諫西征伊達宗城亦呈書幕府曰以薄小船向堅牢砲臺下見勝負且未審長罪狀明示之幕議大阻）○四月老中水野忠精罷以松平乘謨（縫殿頭）爲老中○是月長兵屯集南部者聞

奇兵隊侵掠備中

東軍逗撓不進立石孫一等亡命者百五十人侵掠備中倉敷放火官廳殺士民驅刑徒搬砲械北據淺尾松山岡山二藩兵

擊走之幕兵亦率銃手自藝至擊走於阿部川備中乃平（先是長人貽書藝藩曰寡君父子知罪戾不可逭屏居僧寺闔藩引領以仰恩裁而大兵臨境日多一日於是屯集南部者遂犯藩禁航海脫走不知其所之若或至貴藩幸捕獲之毋使弊藩累罪於幕府焉至是果有倉敷之變云）○幕府遣使吉川氏促其至藝更傳令曰老臣宍戶備後毛利筑前當代慶親而來支藩亦當出其家臣又曰特還長及支藩家隷妻孥宜待我報迎之於藝也二十三日宍戶備後小田村素太郎支藩家宰毛利伊織（府中）福間式部（德山）平野鄉右（清末）今田靱負（岩國）等抵廣島長行欲召備後於督府傳命乃稱病不出強召之亦不起更

督府傳幕命處決長藩以三事

召素太郎曰某不能專對乃召伊織等於督府督將茂承使長行傳幕命曰慶親父子統馭失道罪不可逭今奉朝旨以決三條曰削封十萬石令納上下關大島山口地曰禁錮慶親父子

使嫡孫（興丸）承後輔以支族四家曰絕三渠帥後出高杉晉作桂小五郎等十二人又曰汝諸臣宜各傳之汝主速出奉命之書

幕府拘長使二人四之於藝

伊織等銜命而退○五月幕府拘執備後素太郎二人於藝（幕府疑倉敷之變二人首倡之故因之也）令老中稻葉正邦入京奏傳命狀命薩摩兩肥二筑護送實美等五人於大阪（實美等遂不至）幕府下敎諸軍曰業已裁長人罪聞國民煽動宜出先鋒兵於國境以備不虞伊織等自途託藝人告曰削封廢立之命已傳播國人危疑道梗不通督府曰不論內情不許復命後於二十日長人託書藝藩且詰幕府拘使臣之事曰使臣之奉命於外者無見譴之理有罪

慶親告幕府處分於藩內士民

者命其主則自有處分賴貴藩以望二人之還耳不報於是慶親告幕府處分於藩內士民憤恚益決戰志修守備故遷延其

憤恚益決戰志
幕軍大舉進兵於長防四境

期而督府屢促誓書至三十日竟不至幕議以爲背約奏請討之詔速奏功○六月幕軍大擧進兵於長防四境三兵隊及紀伊彥根高田諸藩兵與海軍合自藝入島取松江濱田福山紀伊藩兵自石見入肥後柳川小倉藩兵與海軍合自豐前入參將小笠原長行赴小倉指揮諸軍督將茂承在廣島總督之別遣三兵隊及松山藩兵攻周防大島八日幕士河野某等發大艦與松山藩兵合砲擊大島郡燔聚落長人不應東軍上陸所過抄掠而高杉晉作等以水軍來戰又設伏誘之東軍陷伏大敗棄粮仗而走松山隊長佐久間一學死之東軍乃收敗兵夜遁還長人相

東軍脆弱不足與較耳
晉作購瀛船于長崎以脩戰備

笑曰東軍脆弱不足與較耳初東軍逼大島長人議曰東兵衆多器仗完備水戰恐非我利也不知延而燮之於陸也高杉晉作曰我預知有此事故購瀛艦於長崎以脩戰備耳乃聞之慶親慶親出萬金辦之晉作大喜夜濇乘其船自大島東繞突出于幕艦中央猝砲擊之幕軍驚愕失措晉作激瀛烟疾馳突圍抵豐後洋幕艦欲逐之以爲薩兵援長誘我乃止於是室津以西海濱得免兵禍皆由晉作善謀用兵云○東軍自藝入者海陸並

長兵六破東軍

卿等酷不熟武事何不類其祖武

進先鋒彥根高田兵將至敵境長人八百許潛涉尾瀨上流伏兵山下猝襲東軍後別出兵邀戰前後合擊東軍棄大小砲而走長兵乘勝進入藝地取大竹小方久波三村隅四十八坂而陣以扼守險要東軍退陣大野長人贈書彥根高田二營曰卿等酷不熟武事何不類其祖武哉今將一擊鏖之而特釋之者爲幕府假借之耳乃每俘予資金放還之又榜大竹久波曰嚮託藝侯數歎訴幕府不見納又拘留我老臣今欲奪被拘者入闕訴戒兵士禁剽略如有寇抄者即告之擢兵毀者即償之○東軍自石見入者刻日攻擊而長將井上聞多大村益次郎等

率千二百人先侵濱田石見濱田松江兵軍當麻雲雀二山拒之長兵屯山麓絕其後松江兵上嶺射擊破之長人出兵上當麻敢布狙擊走濱田兵取當麻又橫擊松江兵於雲雀山東軍力拒不利退入濱田城十七日長兵乘曉霧襲取益田奪粮糧進涉周布川遂逼濱田紀伊松江福山濱田兵出戰又不利監軍三枝刑部死之十八日濱田藩主松平武聰右近將監知不可復支自燬城航走出雲東軍悉退藝地長兵乃拔濱田盡散城內積

石見全國爲長兵所略

聚分給土民於是石見全國爲長兵所略○豐前東軍將襲赤馬關長將高杉晉作山縣狂介等以兵艦三隻來逼田浦上陸進戰小倉隊將島村志津馬率精兵千三百更乘走舸邀擊自辰至申長兵不利焚掠田浦而去後遂取大里及田浦築砦據

佛艦刼長人

之先是佛艦將赴長崎途過馬關刼長人曰我國已與日本政府連和故敵政府者即我敵也我將援彼而攻此因勸其皈順約答期去長人議曰內地之事非外人所關宜及其未來速擧事遂遣兵焚掠小倉至是佛人來詰長人不屈曰幕府亡狀屠我大島火我聚落多殺亡辜而小倉爲隣交啓東軍攻擊日急我寧坐受兵乎佛人忿欲戰會英艦來居間和解佛艦乃去蓋佛人之抵馬關則幕府客囑令之也○十九日長軍乘曉霧分兵向大野一軍自四十八阪一軍自松原進東軍力拒長兵潰退舍久波二十五日黎明長兵踰四十八坂來襲東軍駕大艦砲擊其背長軍大潰會長別隊自瀧口進東軍在山上俯射長軍設散兵仰射之進逼山上軍以野戰砲窘之東軍大潰長兵乘勝而進東軍力戰迭進互退勝敗未決日已加午兩軍交綏東軍退舍大野

宗秀專斷放還囚人備後等

兩軍僵屍蔽野先是老中松平宗秀代小笠原長行在廣島及石州盡陷敵勢日熾有所謀慮乃以專斷釋囚人宍戶備後等

諸藩兵應募者弱士與農兵耳至麾下士則務求軍需耳

放還之幕府爲沮軍機召宗秀於大阪詰之宗秀對曰臣行秘策放備後等者想此役徵諸藩兵而諸藩不輙出兵或出之亦弱士與農兵耳至麾下士則務求軍需耳且我軍多用倭銃彼雖農兵亦皆執洋銃是以我師不競而彼鋒益鋭且聞薩人已與敵通欵敵又多潛匿三都所在間諜我情無所遺故臣授旨於備後以緩敵鋒也事已至此未見成算臣謹待專斷放囚之罪家茂乃褫宗秀職幽之大阪○七月水野忠精復爲老中○長人托薩人致書于督府曰問罪之師四面環攻弊邑不得已出兵應之非敢抗幕府也頃日松平某察我事情獨裁以放還宍戸備後弊邑深感其宏度翹足以企望其寛典敢請賴貴藩庇廕少紓垂鑑薩人哀請爲作疏上之朝不報○二十八日東

家茂褫宗秀職幽之大阪

軍至大野議大舉擊長當是時豐前口長兵已拔大里田浦以見兵三百與肥後小倉兵戰小倉不利肥後兵千三百人邀擊破之長人聞事急又出兵赤馬關勢復振砲擊數合日暮交綏長兵次內裏此役小倉隊將島村志津馬奮戰長人屢敗而長督將乃高杉晉作也以善謀著于西海其在馬關鳥帽大紋指揮偏裨有古名將風既而與肥兵戰于足立山下晉作便服臨軍或曰盍戎服晉作笑曰破鼠輩是而足矣籌策得宜遂爲大功事平之後病作歿于馬關年二十九二州悼惜○八月朔小倉兵自燔城走香

晉作舉動每每出人意表可謂奇材矣

春長兵窮追不止小倉人乞哀肥薩肥薩遣使於長慰解之長人撤守去初小笠原長行指揮豐前兵軍遂不振航走長崎肥後柳川亦率兵去小倉孤立爲所陷至是請和事始平○二日大野東軍踰四十八阪海陸並進攻久波小方長人邀戰砲聲震地會霖雨泥濘進退甚艱長人以敢兵進擊自巳至酉東軍

長行航海走長崎

長人襲擊東軍

大潰縱火久波而去退入大野八日長人分兵襲大野東軍氣沮不戰而退長人追躡拔大野進向廣島○將軍家茂罹疾天使就慰問之家茂自知不起上表請以慶喜爲嗣令代總馭西軍朝議允之慶喜將如藝而敗聞連至諸藩引兵朝野失色○是月家茂薨於大阪行營時年二十老中稻葉正邦護柩還江戸葬增上寺詔贈太政大臣賜謚曰昭德○慶喜上書有所奏請遂辞戎事乃手書召德川慶勝黑田慶贊鍋島齊正山內豐信伊達宗城島津久光長岡護美等○九月朝議托將軍之喪輟征長之師詔慶喜入嗣宗家○幕府復起勝安房使之廣島喩長人解兵長將廣澤兵介井上聞多接之安房具傳上旨長人不聽二將重朝旨且以使者有禮諭衆從命於是收兵班師

將軍家茂薨於大阪行營

起勝安房使之廣島喩長人解兵

西事始平○馬杉繫曰長防之爲州三面皆海而東控山陰山陽其收牧之利殆踰百萬石昔日輝元之削疆土也釐以長防二州爲其有焉部下將士或困跟縮輝元使從弟秀元計其歲入秀元答曰大凡不下於七十萬石輝元曰可矣由是觀之當時二州之歲入已如此爾來墳海開山其贏利可知耳毛利氏以累世勤王之勳驀受眷遇於天朝特渥矣嘉永安政之際深憂國運衰還屢上書諫幕府弗省焉猶且欲匡濟之百方苦議與幕府諸老反覆論辨殆碎肝腦而議遂不拒協乃奉勅入京師與島津氏山內氏相倶協力東西馳驅務副宸慮幕吏厭苦之陰謀離間島津氏素推中川宮毛利氏乃推三條公勢似相拮抗山內氏居間務謀之協同而一旦分裂醸成癸亥甲子之難毛利氏之窘厄殆至不可援也然而勤王之宿志未嘗衰退矣所以然者無他慶親父子之志素定也況所據長防據山海形便之地募兵馬於南海鎭西以扼山陰山陽之要衝加以高杉桂大村山縣諸士用兵如神者其利不啻踰百萬石以通志於京師而山內蜂須賀有馬兩池田諸氏皆一時雄藩倶懷勤王志乃如暗相應者島津氏亦復竊結歎以爲其外援於是乎幕府大兵英佛軍艦雖環攻之不能遂拔長防矣賴子成曰大凡英雄成事皆以爲智慮所致而其事之合義有能服人心者而不自知也論者徒視其成敗謂盡成於智慮而不知天下之事有出智慮所不及余謂大勢一變毛利氏得伸志者是不但其智慮而因其地利與人和不因其地利與人和而

因其事之合義也、子成又曰、昔者孫堅以英雄之姿、志嚮漢室、奮討強賊、出身不顧、又有策權之子、遂能有江東、以魏武之勢、而不能取焉、余復從贊今日之毛利氏、毛利氏守志於窘厄之中、以奉宸意、可謂義之大者也矣、而明治之初、出兵保護王室、討平東北亂賊、其功績非啻孫氏之比、況爲國家畫王政維新之大策、其功之大成、果何如乎、亦以其事之合義也、

自是強藩大鎮不復受幕府節度

自西師之起、幕府帑藏不支、而師遂不利、自是強藩大鎮、不復受幕府節度、關東之權、全墜地云、○三浦應曰、幕府討長、前後兩舉、而丙寅之事、余惡師之無名也、彼國內騷擾、攻擊不輟者、論黨相鬩也、匪有叛謀也、治焉者、國主之責也、國主不能制之、請師朝廷、乃往而討之、幕府之任也、而不察其事、不審其理、輕舉西上、直往而討之、果有何名者乎、況彼強傲不屈、終至自我輟兵、取天下之笑矣、嗚呼、兵權一墜、則天下之威望、復焉得繫之乎、○十一月、詔以德川慶喜拜征夷大將軍、敘正二位、任權大納言、天使就二條城拜焉、明年、任內大臣、

幕府遣使於魯議唐太島分界

○幕府遣外國奉行小出大和、石川河內於魯西亞、議唐太島分界、魯拓地已及五十度以南、以瞀緩失機、終約彼此人民雜居而還、初文久二年、幕府遣竹內下野、松平石見等於魯、議疆事、魯人抗辯不已、竹內等不得已、約再就地勢定境界、而國事多端、舍而弗問者五年、魯人幸我使節不至、大起土功、開拓唐太島、幕府大驚、至是遣使、又抗辯定界、遂不得要領而還、

是歲丙寅

○是月、天皇患痘而崩、在位二十一年、改元六、曰嘉永、安政、萬延、文久、元治、慶應、壽三十六、帝天資聰明、能辨大體、自外國事起以來、深以國家安危爲憂、其所以爲社稷規畫、至深遠、不幸寶祚不長、天下悼之、○是歲、意澳布構兵、王助布伐澳、敗績、布王發兵三十八萬伐澳、三路軍皆捷、遂納澳和、令澳帝退日耳曼聯邦盟主、徵伐布喀爾、立約服從、

萬國記註國史略卷之六　大尾

萬國記注國史略卷之七

參河　近藤瓶城　同纂
東京　新井新
仙臺　岡千仞　檢閱
大阪　山本憲　訂正

今上天皇諱睦仁、孝明天皇第二子、母新宰相局中山氏、諱慶子、准大臣忠能女、

（紀元二千五百二十六年丙寅歲、清同治五年、洋千八百六十六年）

○慶應二年十二月、天皇踐祚、時年十六、以關白左大臣齊敬攝政、右大臣公純、內大臣忠房、如故、

○三年正月、葬孝明天皇於泉涌寺、陵稱後月輪東山陵、將軍慶喜率諸侯從焉、○詔以大喪釋中務卿親王熾仁以下公卿幽禁、因癸亥甲子兩變、嚮罹譴者、尋釋、故關白九條尚忠禁錮、尚忠以戊午外議獲罪、至是以兵庫開港議起、特命宥之云、

（幕府上疏請兵庫開港）

○二月、英米佛蘭各國公使等、來泊兵庫、遂至大阪、賀將軍禪代、且促開港之期、慶喜乃奏請曰、客冬、先臣家茂伏闕上疏、敢請條約勅許、先帝明察事情、降勅允之、仍未許開兵庫港、先臣恭順、雖不敢違聖旨、然開港之期、載在條約、勿敢或渝、今苟渝之、則不獨失信萬國、併取禍目前、臣竊爲聖朝愧之、仰望尚信重義、從既許之條約、新允兵庫之請、以與夫一港並開、益立富强之基、疏入、朝議以其爲先朝所禁、乃下議天下、列藩多可之、先是、幕府將處分防長、而兵庫開港之期亦迫、因曰、并議二事、幕府欲先決兵庫事宜、然後及防長處分、衆議紛然、○四月、伊達宗城、嶋津久光入京、松平慶永、鍋島齊正、山口豐信踵至、詔贊大政、宗城等五侯以謂、宜先防長後兵庫、否則失緩急之序、呈書幕府論之、既而豐信以疾就國、

（新允開兵庫港）

○五月、允開兵庫港、詔諸藩曰、兵庫之事、先朝嘗所禁焉、方今形勢、不得不從時變更、此萬不得已而然耳、因新允其開港、宜嚴立紀律、以防後害矣、○是月、詔以松平容保陞參議、賞守護職勤勞日久也、○九月、山內豐信令藩臣寺村左膳、後藤象二郎等、代已呈書幕府、條陳其意曰、中古以還、武門握政權、自洋艦來航、東攻西擊、內訌不戢、終招外侮者、以我政令異途也、當今之時、不可復墨守旧規、宜還政權、以立萬國並立之基、是當今之急務也、請幕下熟計之、因詳陳設政院、廢門閥、擧賢良、其他學校、軍團、外交、處置等數條、時豐信罹疾、欲赴京師、議定之、不果、故及之云、淺野茂長亦上書、說以大義、因勸解其政柄、而慶喜深慮至

（將軍慶喜奏請奉還政權）

是、意益決矣、○十月十四日、大將軍慶喜奏請奉還政權、先是、慶喜大會列藩群臣於二條城、以還政奏案示之、且諮詢意見、譜第將士等、意頗不平、多非之者、而薩藩小松帶刀、土藩後藤象二郎等、皆慫慂之、衆既退、慶喜特留帶刀等、命坐縱論之、議遂決、具疏奏之、略曰、昔王綱解紐、相家執權、保元以降、政移武門、爭亂相踵、民墜塗炭、乃至我祖宗、撥亂反正、勤勞王事、特蒙寵眷、予以將軍之任、紹述緒業、二百有餘年、傳至今日、臣雖辱奉其職、擧措失當、皆菲德之所致、罪戾至深、悔恨何及、况外交日盛、而政令異途、綱紀不立、乃欲奉還大政、天下之事、一仰宸斷、與列藩同心戮力、保護皇國、於無窮照耀天威於海外耳、廷議不允、○十五日、公卿以下皆會因大廷議收政權、幕府譜第

復古之首功固不得不推薩土諸藩也

慶喜辭軍職

奉宣命使於東山陵告大政復古

將吏多沮之者、廷議遲疑不決、（或曰、幕府素與齊敬尊融善、故幕吏與齊敬通謀沮之、）公卿及薩土諸藩、首唱復古者、胥議曰、天下將定於一、而廷議不斷、坐失事機、遂激切論之、舉朝為動、（或曰、將軍之還政、奏議、關白齊敬欲停之、不下、小松帶刀察之、詰齊敬、齊敬曰、朝議不決、處士以為殿下沮之、是殿下受天下之怨也、危在旦夕、齊敬惶懼、遂下其奏議、）○詔召列藩會議新政、業召者凡五十餘藩、德川慶勝、島津茂久等、入京師、○二十四日、德川慶喜上表、辭征夷大將軍、朝廷優詔聽之、（先是、廷議召諸藩士、咨問七卿處分、及外國事宜、既而上書各奏對、其意見概以為宜姑委任內府、待諸侯會議而後決之、）○是月、詔發宣命使權大納言資宗（日野、）於後月輪東山陵、告以大政復古、○十一月、先是薩藝與長藩通謀、將俱東上、有所討畫、事漏、十日、幕府乃使淺野茂長傳諭毛利慶親、停召其支封主及老臣等於大阪、（召之在本年七月、）既而島津茂久、淺野茂勳、

慶勝慶永勤王之志益固

召還實美以下於京師

復慶親父子等官位

（紀伊守、茂長子、）抵京師、長藩老臣等亦踵發、會幕府令至、長人懼失其時機、遂進抵西宮（攝州、）驛、○左大臣忠房等、上大政一途綱紀確立策問二道、及太政官八省再興之議、廷議採納其策、問諮下之於慶喜及在京諸侯、慶喜對奏曰、朝綱基本、宜俟諸侯西上盡其議以立之、（先是、將軍慶喜引罪辭職也、德川慶勝以身在親藩、列扶翼無狀、自劾奏辭官爵、廷議稱其積勞優獎不聽、更勅慶勝及慶永、建白時務、至是、二人勤王之志益固、）○詔罷忠房左大臣實良右大臣、關國事並如故、以權大納言道孝（九條、）為左大臣、內大臣家信（大炊御門、）為右大臣、權大納言忠禮（廣幡、）為內大臣、○十二月七日、始開兵庫港及大阪互市場、○八日、詔復三條實美以下五卿、故錦小路賴德官爵、召還京師、（時澤宣嘉、以不審其所在不與焉、因命物色之、乃至明年二月皈京、）復毛利慶親父子、及支族元周、元蕃、元純等官位、許其入

公卿諸侯及列藩重臣會小御所議新政

詔布告大政復古

京、免久我通建、岩倉具視、千種有文、富小路敬直幽屏、○是日、大納言忠能、大納言實愛、中納言實則、右兵衛督具視、與德川慶勝、松平慶永、嶋津茂久、山內豐信、及尾越薩土重臣等十數人、會議于小御所、茂久曰、朝廷已收政權、然不有土地人民、有名無實、宜割德川氏之封、以充經費、具視贊成之、豐信曰、幕府固不任其職、然事至今日者、雖尾越及外藩、亦非無其愆、而今獨收德川氏、有恐非公明正大之旨、諸侯伯亦宜從國之大小、割其封土、以貢天朝、且如會津氏、雖處事不免其過、然非有惡意者、宜優待令之就國也、論議徹曉、（是日、朝廷召德川慶喜、慶喜稱疾不朝、）○九日、詔曰、大政復古、原神武創業之初、廢縉紳武弁之門閥、庶政一決公議、與天下同休戚、乃黜尹宮、尊融、罷齊敬攝政、（以尊融、齊敬親

廢攝關幕府等置總裁議定參與三職

毛利親信率兵入京師

善德川氏、與譜第諸藩、密沮朝議也、）免容保定敬職、罷其九門宿衛、令薩土藝諸藩代之、衆皆戎裝、於是廢攝關幕府、及議奏傳奏守護職所司代、權置總裁議定參與三職、以親王熾仁為總裁、以忠能實愛實則具視慶勝慶永豐信等為議定、以大原重德、万里小路博房、長谷信篤、橋本實梁等、及尾藩丹羽賢、田中輔、越藩中根雪江、酒井忠溫、毛受洪、薩藩岩下方平、西鄉吉之助、大久保市藏、土藩後藤象二郎、神山左兵衛、福岡藤次等為參與、以綜理政治、詔曰、今日以往、大小政令自朝廷出、四方其體之、○是日、使純仁親王復飾、敘二品、（仁和寺宮、）○容保定敬等俱入二條城、不復皈邸、○十一日、長藩毛利親信（內匠、）率兵八百入京師、（初內匠等在攝州西宮、時朝廷方許其入京、於是發西宮、進至山崎關門、時安濃津藩守之、守吏未悉朝旨、因呵禁之、已而事釋、至是乃入京

慶喜夜走大阪城

德川毛利摶兵之餘互相猜疑

師（當是時薩長土藝諸藩守衛宮闕德川將士據二條城屹然相對）〇十二日罷新在家門備前藩宿衛命長藩代之長藩感激踴躍走命以木戶準一郎廣澤兵介等爲參與〇是日德川慶喜乘夜走大阪城容保定敬及老中板倉勝靜等從焉朝議異其舉動因禁會桑二藩入京物議囂然（先是德川毛利事全平而構兵之餘互相猜忌會桑二藩自狐疑而慶喜亦觖望意遂中變乃會臣屬議曰近日朝議非前日朝議是知有騙幼主規私利者乃上奏勒兵備不虞人情洶々口耳相屬慶勝慶永憂之數面諭慶喜時容保定敬及德川將吏等憤激說慶喜曰事已至此坐受奴輩箝制孰與據大阪城扼咽喉以制人慶喜然之乃託言鎮撫留書於朝遽南走慶勝等奏報其實因請專決之罪朝廷不問）〇十四日禁門乃解嚴廢京師町奉行命笹山膳所亀山三藩權斷獄訟令大洲水口等六藩巡邏市門〇是日布告大政復古於列藩且廣徵賢才尋分參與職爲上下（以公卿稱上參與藩士稱下參與）〇十八日大會諸侯將諮詢大政

置徵士參與

慶勝慶永至大阪諭慶喜促入朝

幕府攻圍薩邸

乃再命促其朝集是日置徵士參與以越藩士三岡公正爲之（徵士之稱始于此先藩士任參與者皆以爲徵士）〇二十四日議定參與議曰王室執政而無以充經費宜課之德川諸藩貢獻土地宜以慶喜降官列議定職乃詔慶勝慶永南諭慶喜二人啣命至大阪具宣朝旨且促入朝曰宜以小隊輕裝入京鎮衆心宗家即有戒心尾越出兵護之勿以爲念慶喜首肯而心甚危之且謂如降官固所不辭即悉貢土田則何以得能養麾下士乎而麾下士亦決不服矣三十日慶勝等皆還京師（先是慶喜之南走也留新撰隊長近藤勇土方歲三等於伏水至是東兵次伏水者數千人慶勝遣田中輔鷲津宣光等說德川將吏永井尚志曰內府將入朝宜先撤伏水兵因具陳順逆尚志然之而勇等不肯退云）〇是月幕府老中在江戶者命酒井忠尚（莊內）等以兵攻圍薩邸縱火殺獲數十人自是德川嶋津二氏益相

火之自是德川島津益相仇視

揭新令

天雨神符比屋揷竹枝蓋是讖

仇視（先是莊內兵巡警江戶慶士數百人潛伏薩邸結隊伍乘夜劫富商掠金穀蓋兵伏又砲擊莊內屯營莊內兵怒請襲薩邸事聞大阪時常陸下野土寇蜂起慶喜以謂薩人首鼓舞朝議今又嗾使處士擾亂關東之地東西相應可憎之甚至是奏薩人冠略之狀請詰責之且黜其藩士參朝政者不省乃下敕江戶追捕處士故事及之云）〇二十七日天皇御建春門覽薩藝長土四藩兵隊操練〇以參與岩倉具視爲議定〇三條實美等以下自筑前還京師即日命實美爲議定〇二十八日以伊達宗城爲議定〇是月撤三條橋京尹榜文更揭新令云朝廷自今親裁万機與天下更始然至德川祖先之良法善政無毫有變更焉衆庶宜奉戴聖旨安堵營生又告其意於列藩〇是歲秋有童謡曰善哉京攝之民相流言曰天雨神符比屋挾竹枝於門扇供張祀神男女異裝老幼結隊鳴鼓舞蹈相呼唱曰善哉善哉雜還殊甚不知其何故（或曰

奔均服之象

俄羅斯得滿州一部地

慶喜大舉入京師

薩長二藩兵扼守伏水鳥羽二

倒松平氏植他家之意蓋竹國音他家）其風自近畿靡東海云〇是歲（唐）以李鴻章爲湖廣總督尋平東捻賊（日）澳國大敗後大改革內政制定憲法使澳地利匈牙利二國並立各出代議士議國政於是國政漸振（俄）與支那立約統轄中亞細亞之制置鎮臺以大臣督之得滿州一部地（法）帝開大博覽會于巴黎司各國帝王多來會府內景象如大祭日（米）購俄屬北米地

〇明治元年正月朔德川慶勝德川慶永至自大阪復命曰慶喜奉詔是夜容保定敬及德川戚屬將佐會大阪城中交說慶喜曰尾越之言不可輒信今主公欲入朝臣等以死衛之淸君側圖恢復在此一舉也慶喜頷之乃傳令理裝決以三日入京（慶喜適聞薩邸襲擊之報因草討薩表使行八瀧川具知齎之與會桑二藩兵共北上慶喜亦將繼發事聞京師物情洶然）〇二日朝廷聞大阪有異圖乃命薩長二藩兵扼守伏水鳥羽二關以備不虞薩將伊地知正治長將山田顯義等臨發請曰

關

寡君奉詔入朝而公等沮格之則有戰耳

大阪動止非常、大軍必排關而過、願得一行詔以處之、詔曰、慶喜入朝、不許帥大兵、如會桒二藩、固禁入京、若有不用命、便宜從事、正治等、自率兵出守二關、兵凡六千五百人、東軍是日、以會桒二藩爲先鋒、發大阪、隊將佐久間近江、久保田備前等、率三兵隊從之、高松濵田諸藩、爲之應援、分路向京師、兵凡三萬人。○三日、東軍行人瀧川具知、來請過二關、戍兵不許、具知曰、寡君奉詔入朝、而公等沮格之、則有戰耳、不禮而去、（時具知所齎慶喜表、乃至五日、託大垣藩士、因戸田忠至上之云、）既而東軍大至、京軍下令發巨熕、東軍應戰、彈丸交注、時伏水火起、東軍自二道進、官軍力拒、迭有死傷、及昏兩軍交綏、夜三鼓、京軍偵知東軍傳餐、鳥羽急襲之、東軍狼狽、棄兵仗而走、會游軍來援、反戰猕突京軍中堅、京軍擾

道西園寺公望出鎭丹波

總督官擎錦旗向鳥羽

官軍豫伏兵于篁中

亂、隊將市木、大山、後藤某等、勵衆擊其左翼、大破之、市木大山等死之。○是日、以議定純仁親王、兼軍事總裁、明日、拜征夷大將軍、賜錦旗節刀、純仁出次東寺、又議以西園寺公望、爲山陰道鎭撫總督、出鎭丹波、（時伊地知山田二將等相議曰、賊軍扼兵庫、絶我糧道、而賊兵自海道繼進、我軍如籠禽、無計可出、不如豫置兵于山陰道綏急爲應援也、急遣公望、帥精兵三百撫其地云、）○四日、東軍大擧過伏水鳥羽二道、勢甚鋭、京軍隊將山田孫一、與伊集院某督衆拒之、伏水奮鬪、走之、而東兵自鳥羽進者叢銃亂射、其鋒不可當、總督純仁親王擎錦旗、向鳥羽、官軍大振、乘勢衝賊軍、賊銃丸往往中錦旗、勝敗未決、先是官軍伏兵於道傍密篁中、已而戰酣、篁中伏起、連發小銃擊賊中堅、賊軍大潰、殪者無算、伏屍蔽道、賊將佐久間久保田等數十人、皆力戰而死、火起于

官軍拔淀城

津藩奉詔悉皈官軍

鳥羽、賊軍退入淀。○五日、昧爽、官軍大攻淀城、賊隔橋而軍、官軍砲擊挑戰、相持不進、賊軍伏槍隊百人於蘆葦中、以銃手挑戰、官軍覺之、不敢進、隊將石川厚狹介曰、見危苟避、如人笑何、乃率銃手挺前、當之衆奮曰、勿餧我良於賊、爭先赴之、伏起左右、銃手鏖至、厚狹介等死之、伊集院柳田等已咄嗟勵衆而進、賊軍少亂、官軍鼓譟擊、大破之、進拔淀城、賊軍退扼橋本、（初安濃津師、爲德川氏守山崎關門、勅使至諭以順逆、津人乃奉詔、尋皈官軍、而賊兵未之知也、）是日、以橋本實梁爲東海道鎭撫總督、柳原前光副之。○六日、官軍攻橋本、淀藩歸順、乃爲先鋒、進戰、已合津藩、隔水砲擊賊軍、大潰、（先是賊欲入淀城、爲根據、城兵拒而不納、乃次城外、及官軍至淀、疑城中與賊通、欲遣使詰之、淀藩分疏表其無佗、官軍意釋、乃以其兵爲先鋒、以逼橋本、戰方酣、津藩自山崎發巨熕、攙擊賊軍、榴彈破裂、殪者無數、賊軍崩潰、走入大阪、）○是日、慶喜託阪

慶喜棄軍東走

薩長二藩以勇武顯天下

官軍略定近畿

城於尾越二藩、與容保定敬及板倉勝靜、小笠原長行等、倉皇挺身夜乘回陽艦東走、賊軍失首領、人人氣沮、或經紀伊、或逃伊賀東下、於是城中闃然、器械糧仗、委棄如山、監察妻木田宮、留空城三日、因遣人京師、達慶喜所遺奏狀、既而官軍至、田宮開門致城而去、會城中火起、（是役、薩長二隊長以下、死者二百七十人、而二藩每能以寡當衆、連戰克捷、得奏殊功、其以武勇顯于天下者、亦由此一役始云、）○七日、朝廷聲慶喜之罪、頒布征討大號令、使公卿諸侯、決其去就、尋禁門解嚴。○九日、總督純仁親王、進入大阪城、薩長二藩兵從之、分遣諸軍、略定近畿、問諸藩嚮背、皆致圖帖服、先是彥根大垣諸藩、悉皈順、至是近畿關西盡皈降。○初紀伊藩兵三千、屯大阪天王寺、密遣使於官軍、請命、參謀等議曰、紀雖辨順逆、然德川親族也、向背未可

信、紀人乃去○是日、詔以議定三條實美岩倉具視爲副總裁、又以岩倉具定（具視第二子）爲東山道鎮撫總督、岩倉具經（具視第三子）副之、高倉永福爲北陸道鎮撫總督、四條隆平副之○薩長二藩兵徇備後福山（阿部正方治所）下之○詔揭德川征討令于三條荒神口二橋、使衆庶勿誤順逆、又以舊幕府領地爲直隸、大徵集列藩兵于京師○十二日、下令諸藩曰、德川慶喜託事而南也、遣尾越二藩諭之入朝、將有善處之、而慶喜外示恭順、內懷不軌、名稱入朝、其實逼闕、以禁入京之會桑二藩爲犯輦下之先鋒、向錦旗砲擊、其罪無所遁、則大起東征師、與汝諸藩兵討罪行罰、乃以總裁熾仁親王爲征東大總督、授錦旗節刀、徵諸道兵○是日、詔褫慶喜及松平容保、松平定敬、板倉勝靜、大河內

令諸藩大起東征師

詔褫慶喜以下

正質（豐前守○大多喜）久松定昭（伊豫守○松山）松平賴聰（讃岐守○高松）等二十七人官位○十五日、天皇加元服、詔赦天下○以二條城爲太政官代、裁決諸政、時英佛米蘭諸國公使在兵庫、乃遣使告公使曰、日本政体復古、天皇自執政權、自今以京師爲我政府、其領之、乃付國書於公使、又判理神戶驛爭闘之事（是月十一日、備藩日置忠尚從兵、與英人爭闘、英佛二國出兵扼神戶驛口、禁兵士出入、拘留諸藩洋製船艦在港內者、至是其戒始解、忠尚令其從兵自殺）又宣布公使曰、日本國內干戈將起、東西毋援師徒、毋賣兵器、宜當建局外中立之約、公使等奉命、蓋以朝廷與賊軍、迭尋干戈也、至是朝廷布告外交之事、而國人惡外人者益衆○是月、分天下諸藩爲大中小三等、其封邑四十万石以上爲大藩、十万石以上爲中藩、万石以上爲小藩○紀尾水三藩老成瀨正

官位

天皇加元服

建局外中立之約

分諸藩爲大中小三等

肥、竹腰正舊（伊豫守）安藤直裕（飛彈守）水野忠幹（大炊頭）中山信徵（備前守）並列藩屏、尋以吉川經幹列藩屏○先是松平賴聰老臣小夫正容、小河久成等、應賊軍、賴聰乃斬二人謝罪於征討府、會土佐藩兵徇高松城、賴聰致城自屏居、藩兵遂下之○改大阪鎮臺爲裁判所、以參與醍醐忠順爲總督、議定伊達宗城副之、（二人本官如故）○詔三道鎮撫使及淺野茂長池田茂政池田慶德等、按撿舊幕領邑在東海東山北陸山陽山陰南海者、乃上其圖籍、并安撫人民○二十八日、以參與井上馨（聞多、長藩士）○兼外國事務、屬九州鎮撫使○天皇以大議東征、召還大將軍純仁親王、是日、親王凱旋京師、奉還錦旗節刀○二月、始置長崎裁判所、命九州鎮撫總督澤宣嘉兼其總督、尋改兵庫鎮臺名裁判所

改大阪鎮臺爲裁判所

以東久世通禧爲總督、又廢大和鎮臺、以久我通久爲鎮撫總督（通禧、通久、並參與如故）○三日、天皇臨太政官代、頒親征詔、命列藩嚴設軍備、因改東海東山北陸三道鎮撫使爲先鋒總督兼鎮撫使、既而諸道官軍、水陸並下、指江戶、薩長紀因肥後備前越前、安濃津佐土原亀山水口大村、自海道進、薩長因別軍及土佐、大垣、自山道進、報日至江戶、德川將佐戚屬爲守備、市民騷擾負擔奔竄、道路如湧（初慶喜之東走也、臣屬多不懌其恭順、胥議曰、爲今之計、在藉外國力、不然擁輪王寺宮、以令天下、是卽大猷公所以貽謀也、或曰、先扼函關、以令列藩、或曰、聞親征詔既下、則不若束手一意、以皈順、衆議未決、既而容保就國、而其臣屬與德川亾命徒、心不能平者、及定敬勝靜長行等、潛匿東北、而德川戚屬及譜第諸大名、或西上、或就國、未定其所歸嚮云）○詔分八局、一曰總裁、二曰神祇、三曰內務省、四曰外務省、五曰軍防、六曰會計、七曰刑法、八曰制度（總裁局中、置正副總

頒親征詔

王師東征德川臣屬大議守備

初置八局

裁、及輔弼、顧問、辨事、史官等、又置督、正權輔、正權判事等、於七局議定參與分掌之、又設諸藩管長、所謂觸頭、時加賀以下二十四人、令掌傳達政令、尋定貢士制、大藩三員、中藩二員、小藩一員、○以參與西鄉隆盛林通顯、爲大總督參謀、○十五日、土佐人銃擊佛人十六名於界浦、有死傷者、先是備前人要殺佛人於神戸、於是佛公使大怒、曰、政府諸官已保無虞、今仍如此者、何也、因要以五條、曰、政府諸官宜入佛艦謝之、曰、得政府謝罪本國書、曰、禁日本士官佩刀入外人寓館、曰、出償金十五万元、曰、刑日本人爲逆者、凡此五事刻三日得報、郎爽期我將有所處、時朝廷新與外國和、尤愼交際、且以曲在我邦內亦多事、一從其所請、遂逮捕二藩士、賜死妙國寺、尋山內豐範出金十五万元、賠贖佛人、事乃平、二藩士之賜死、佛人亦來監、西村氏同、大石良信以下二十餘人、以次就死、神色自若、屠腹如

捕斬殺佛人者處斬

劃水、佛使不忍視、至十一人、合掌者三、竦然退去、○始置京都裁判所、以參與万里小路博房爲議定兼裁判所總督、尋置大津裁判所、○十九日、德川慶喜出江戸城、屛居寛永寺、蓋由一意主恭順也、初伏水之役、尾紀二藩各結黨、或欲援宗家、密通謀關東、慶勝憂之、與其臣鷲津田中等謀、下大義滅親之令、賜首謀十三人死、黜罰其餘黨二十餘人、於是闔藩始定方嚮、而紀人在東者、勝與德川臣屬通謀、新撰園長近藤勇等亦首應之、日夜蝟集、或欲出兵扼函關、或欲以水軍襲大阪、勸慶喜爲攻守計、時慶喜恭順悔非、排斥衆議、撫一所用、獨召勝安房大久保一翁等、授密旨手書、戒臣屬曰、謹勿抗官軍、即抗予、猶剸刄於吾腹也、即日屛居寛永寺、而衆疑不懌、往往脱籍、聚兵編隊、有誠忠純義草風等名、其潛匿江戸者多歸彰義隊、而三兵隊亦黨之、或走常野、或屯甲信云、慶喜因松平慶永上表、請弛東征師、書乃上、明日卻其表、使謝罪於大總督府、大久保忠禮、堀田正倫以下四十三藩亦連署上書、爲慶喜乞哀于京師、既而以大師東下、使上之於總督府、○山道鎭撫岩倉具定、降永井尚服、加納藩命令謹愼、○先是外國官知事伊達宗城準

慶喜出城屛居寛永寺

知事東久世通禧抵大阪、告外國公使、曰、我政府新置外國事務局、命吾輩掌之、自今相協議裁決万事、要兩國人民盡誠實、且我天皇欲延見公使於京師、卿等其領之、公使曰、聞征東師起在近、吾曹將入横濱以避亂、天皇幸得賜謁、則請急刻日、宗城曰、余保外人在横濱函館者無虞、勿以爲念、公使曰、謹拜命之辱、然曠日彌久、亡爲而已、於是朝議剋日、○三十日、英佛米蘭諸公使相偕入朝、塗有浪士襲擊英使、傷其衞卒、衞卒力拒、遂斫殺浪士、英使不能畢儀、塗還、是月、詔授先朝敕許條約之例、重尋外交、遍宣布天下、使民知朝議所在、○三月朔、英佛米蘭諸公使入朝、天皇引見、賜以優禮、公使悅服、賀大政復古盛典、公使朝見、是爲始、初京師神戸之變、有司憂勞、竊以謂事不可測、至是外事粗定、京師市民相慶、曰、不圖復見王政美事、

浪士襲擊英使于塗衞卒力拒遂斫殺浪士

英佛蘭諸公使始入朝

矣、○參與大久保利通上表曰、方今王師大捷、賊首東走、而列藩向背未定、外國交誼未盡、宜以非常之斷、行非常之事、伏惟中古以還、天皇垂簾拱手、歩不履地、九重深邃、得近御座者、止公卿數人、所謂階前万里者、夫敬君上者、人心所然、而推尊失道、則背戾天理、否隔上下、是古今通弊也、請破俗議、宜從事於簡易輕便、且平安之地、僻在一方、不足以大廓鴻基、今日急務、在遷都城於大阪、以一洗宿弊也、伏希聖明裁之、表入、朝議嘉納之、時東京尚爲賊窟、因幸大阪、後遷幸東京、遂都焉、蓋原於此議也、○以鍋嶋齊正、蜂須賀茂韶爲議定、○是月、詔撤諸道旧榜、更揭新令五條、第一、正五倫之道、憫鰥寡孤獨廢疾、且勿殺人、或燒屋、盗財、第二、勿樹黨、強訴、或相率去田里、第三、切支丹邪教者、仍舊嚴禁之、以上三條、爲永世定法、第四、禁惡外國人、爲暴行、第五、禁逋逃者、以上二條、爲一時揭示、○十四日、天皇御南殿、率

大久保利通上表議遷都

撤諸道舊榜更揭新令

公卿會盟
策問開蝦夷
官軍徇甲府
輪王寺宮爲慶喜請哀於督府
勝安房見西鄉隆盛請弭征討

公卿諸侯、祭天神地祇、誓曰、廣詢衆議、決万機於公論、再命曰、洗雪旧來陋習、而基天地之公道、三命曰、求智識於寰宇、振皇基於無窮、尋策問開拓蝦夷議、（蝦夷一曰毛人、古北倭也、上古之事、史闕不傳、嘉吉中、若狹守源信廣、越海入於夷中、遂取其南界、以定北地、後子孫世據守其地、是爲松前氏、及安政年間、幕府令松前崇廣上蝦夷地、置箱館奉行、盡力開拓、然墾田移民、相須爲業者、不能全舉行、徒以收其地爲利、則幕府末路之事業耳、遂不可爲也、今也朝廷復政之初、首策問蝦夷數事、是源烈公所謂、北門鎖鑰、不可不嚴者、況富之貧富、由於地力之盡否、地力之盡否、由於民力之聚散、墾田移民、果得其善、則壯國力、不外於此也、）○以毛利廣封爲議定、○是月、大皇幸大阪、以本願寺爲行在所、尋覽海軍操練、○先是、諸道官軍、分路並發京師、而山道官軍、自信濃進徇甲府、德川臣屬在城中者、與隊兵近藤勇等合謀、據山設柵拒之、勝沼驛土因兵排闥繞出其背、襲之、賊撤橋梁、設土豚、築寨、力拒官軍、砲擊戰未

數合、賊縱火聚落、以壓官軍、官軍沮靡、因土別隊、乃分兵登山、左右俯擊、大破之、斬獲略盡、遂略府城、置守兵、而向江戶、（後使真田幸民爲甲府城代、）時薩長及大垣兵、亦至武藏羽丹生、聞脫走兵（時幕臣古屋作左等不奉主命、脫籍抗官軍者、謂之脫走兵、）屯梁田、擊大破之、進薄忍城、藩老某屠腹謝罪、（初賊兵走忍、忍藩舍匿、爲之應援、至是悔謝、）闔藩皈順、山道悉開、督將岩倉具綱、率諸軍、抵板橋驛、○海道大總督熾仁親王、航至駿河、遂入府城、輪王寺宮慈性、從執當覺王院來見、爲慶喜請哀、而和宮與天璋院、各馳使謝罪、熾仁以其無實效、未許之、既而海道先鋒入品川、勝安房往見參謀西鄉隆盛、具陳慶喜恭順狀、請弭征討師、（時安房內鎮暴動之徒、外乞寬宥之命、往來周旋甚力、而隆盛素與安房相識、頗信其爲人、遂徵其謝罪表信、乃申狀督府、督府不敢專裁之、遣隆盛于京師、更有所奏云、）督府會議、下令止攻擊置

勅使入江戶城宥慶喜之死一等屏居水戶收其城地
德川臣屬脫走各地
慶喜退從水戶

諸道軍於江戶、以屯戍各處、時容保在國、遣使於仙臺米澤、請其申救、二藩不肯、會人大失望、而亡命來投者愈多、藩論紛紛、小山宇都宮、稍開兵端、○是月、尊准后藤原氏爲皇太后、是稱大宮、○始置橫濱裁判所、以東久世通禧爲總督、○副總裁岩倉具視、會三職及公卿諸侯於議事所、策問開拓蝦夷之議、建言其所見、○是月、遣宗義達於朝鮮國、告以大政維新、○四月四日、勅使少將橋本實梁、侍從柳原前光、入江戶城、德川臣屬、洒掃橋道、盛服出迎、中納言田安慶賴接伴之、實梁宣詔曰、德川慶喜、既表恭順之誠、聖上深垂寬大之憐、且思祖宗功業及水戶贈大納言盡忠、特宥死一等、宜屏居水戶、曰、獻江戶城及軍艦、毋俾兵器一物存焉、曰、助逆抗官者、盡宥死一等、宜斷罪

行罰、以奏之、慶賴奉詔、兩使退館本門寺、○北陸道總督高倉永福、副總督四條隆平、入江戶、次東本願寺、○六日、德川慶喜奉朝命、罰小野廣胖（內膳）瀧川具知以下二十餘人、（皆與伏見鳥羽之役者、）○十一日、勅使橋本實梁收江戶城、又欲收其軍艦、舊幕海軍總裁榎本武揚、託風濤辭之、夜率船艦八隻、走館山、（安房）令勝安房追諭之、乃還品川、海步兵奉行大鳥圭介、率其黨千六百餘人、走市川、（下總）撤兵頭福田八郎左、帥兵千五百、又走木更津、（上總）○是日、慶喜發江戶、赴水戶、（時麾下諸隊、欲從者數千人、慶喜悉揮去之、與左右數騎、蕭然上途云、○三浦應曰、奉還政權、出于慶喜之心耶、曰、否、他人說而爲之也、入京之舉、出于慶喜之意耶、曰、否、他人激而爲之也、尊王之事、非慶喜之志耶、曰、否、蓋諸父祖、固存諸心而已、夫慶喜之立也、霸政衰耗、內外多事、當此時、汲汲乎振興政權、輔翼王室、而以還政辭職、不爲心矣、會山內氏之言、大義之不可忽諸也、翕然從之、乃還政之事始成矣、故曰、他人說而爲之也、既還政、

(權也、觀黜陟與奪之權、名雖稱朝命、其實諸藩士司之、乃心憂王室、又以疑還政之過舉也、乃有入京之舉、故曰、他人激而爲之也、而一戰不利、悔悟恭順、不復抗王師者、即尊王之心也、況還政權、固崇尊朝廷之心、而入京師、亦出于保護朝廷之心、則其存心王室、終始如一、而父祖之遺訓、亦未爲無素也、故曰、承諸父祖、固存諸心而已、雖然徒區區于懷猜疑、爭權勢、而不察他人有謀、果出于冒强之大圖者、爲可惜耳、)〇十五日、大總督熾仁親王入江戶、次增上寺、覓救金銀銅三座、有金貨六萬千七百三十兩、〇慶喜之屛居水戶也、德川臣屬不懌其恭順、相率走東北、推大鳥圭介・福田八郎・古屋作左・秋月登助・土方歲三等爲將、領橫行總野間、馳說諸藩、煽動土豪、所在屯集、募軍須、結城城主水野勝任(日向守)、應之、其臣小幡兵馬等首唱義、奉嗣子逐勝任、勝任誘脫走徒、俄起薄城、殺兵馬等、入據其城、嗣子某走投官軍、賊勢甚熾、進薄宇津宮、報至板橋、於是參謀香川敬三師薩長兵三

> 小幡兵馬唱義、城主水野勝任擊而殺之

百進抵千住、會賊別軍在流山、乃潛兵襲之、賊兵驚走、官軍尾擊獲賊酋近藤勇、檻致之板橋、斬以徇軍門、傳首京師梟四條磧、(勇名昌宜、武州多摩郡石田村人、宮川久次子、爲人勇豪壯武、嘗學劍法、極其閫奧、文久中、將軍家茂上洛、大募四方豪傑士、擢勇爲新撰團長、而隸守護職、勇在京師、爲會人書計、周旋甚力、及東軍退大阪、率兵屯伏水、沮絕官軍、及師敗、東走、煽動德川臣屬、相率至甲府、糾合土兵、防官軍於勝沼、不利、走還、屯于流山、爲官軍所獲、及勇就囚、人或惜其材武、欲諭降官軍、勇傲然掉頭曰、今而如此、唯有死耳、其臨刑、神色不變、從容受刄、時年三十五、)〇官軍已擊平流山賊香川敬三與長將祖式某等乘勝攻結城、城兵擁勝任棄城走、祖式等乃據之、香川等率彥根岡山兵據宇津宮、旣而賊將大鳥圭介率兵攻結城陷之、官軍走宇都宮、〇十七日、圭介率兵二千進抵小山驛、祖式香川等以彥根大垣館林笠間兵與之戰驛東、賊用小隊散布狙擊、官軍不利、退入宇都宮、圭介等次

> 官軍襲流山獲賊酋近藤勇斬之
>
> 勇臨刑神色不變從容受刄
>
> 賊陷結城

櫞木、〇十九日、黎明、賊將秋月登助・土方歲三等率兵二千襲宇都宮、攻擊頗急、松本・笠間・黑羽・彥根・大垣等官軍與宇都宮兵逆戰城外、賊兵冐死挺前、官軍退入城、時圭介所率一軍自鹿沼、會津兵亦自三王嶺、齊進薄城、砲聲震天、火起城下、官軍苦戰、遂棄城而走、城主戶田忠恕(越前守)投館林、宇都宮城陷、先是板倉勝靜父子走日光山、因井伊氏降在城中、及城陷、爲賊所奪、(圭介善用兵、操縱自在、如臂使指、部下精銳、所向無前、故官軍皆憚大鳥、以爲隱然一敵國云、)〇二十日、賊軍三隊發岩井驛、直襲關宿官軍、設伏擣其背、敗之、賊軍大潰、死者無算、自小山岩井二役、近傍諸藩往往皈順、而兵槩擐甲揮槍、戰多不利、至是宇都宮敗報達江戶、督府乃命薩長土因大垣五藩往援之、五藩兵至壬生、與常野諸藩合、〇二十二

> 賊軍陷宇都宮城
>
> 藩兵擐甲揮槍故戰多不利

日、昧爽、官軍大舉攻宇都宮、賊距城里許、出邀之安塚、別由山道擣官軍後、彈丸雨注、軍大亂、薩長別軍在雀宮者、聞急來援、夾擊破之、賊合諸軍入城、分兵扼明神八幡二山、〇二十三日、官軍環攻宇都宮、賊兵堅守、而山上賊兵橫擊官軍、砲聲轟地、旣而官軍拔二山、乘勢逼城、日已暮、會藩兵隊、拔刀挺進、縱橫刺擊、官軍多死者、因隊長河田佐久馬大怒叱咤、勵衆曰、退者斬矣、因兵殊死戰、踰濠登隍、直拔其一角、賊兵辟易、遂衝圍南走、官軍復城、(此日、官賊俱爭先接戰、黃塵混混、不辨面目云、)〇先是賊徒擁板倉勝靜父子、走日光山、至是圭介自日光出兵數擊官軍、官軍與之戰于今市、迭有勝敗、土藩兵出其不意、夾擊破之、圭介不利、遂率兵數百奉家康木主、走會津、官軍扼今市小佐越、初賊將古屋

> 官軍復宇都宮

諡楠正成爲湊川神社

天皇還幸京師

廢三職八局更置七官

賊兵襲八幡貝塚官軍擊走之

作左敗於梁田、走入越後、轉至信濃、迫飯山、城兵不肯出、二十五日、尾張松代藩兵來援、內外夾擊、遂破之、作左縱火城下、復走越後、○二十七日、以大村永敏〔益次郎長藩士〕○爲軍防事務局判事、東下輔大總督、○是月、置箱館佐渡新瀉〔越後〕笠松〔美濃〕府中〔但馬〕五裁判所、又置裁判所於三河、併管駿遠二國、○詔諡贈正三位楠正成、神號、造築社壇、合祀正行以下諸將殉于國事者、是爲湊川神社、○是月、天皇還幸京師、〔時總督官熾仁乃奏上慶喜伏罪之狀、於是天皇止親征、〕伶人奏樂、三職公卿諸侯徵士奉迎龍駕、○閏四月、詔廢三職八局、更置議政行政神祇會計軍務外國刑法七官、〔議政官上局、置議定參與史官、下局、置議長議員、行政官置輔相辨事史官、五官各置正副知事正權判事、有議政官一司、會計官七司、軍務官二局四司、刑法官三司、凡官等自一等至九等、〕以三條實美岩倉具視中山忠能、

正親町三條實愛德大寺實則中御門經之松平慶永嶋津久光蜂須賀茂韶鍋嶋直正山內豐信爲議定、實美具視兼輔相、小松淸廉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後藤元燁廣澤眞臣副嶋種臣橫井時存三岡公正福岡孝弟爲參與、鷹司輔熈爲神祇官知事、龜井茲監副之、万里小路博房爲會計官知事、純仁親王爲軍務官知事、長岡護美副之、伊達宗城爲外國官知事、東久世通禧副之、大原重德爲刑法官知事、又分地方爲府藩縣、〔府縣特置知事、如藩則姑仍其舊、〕始置京都箱館二府、尋置日田〔豐後〕富岡〔肥後〕富高〔日向〕久美濱〔丹後〕四縣、改大津笠松二裁判所、並爲縣、○十一日、賊兵襲八幡貝塚、官軍擊走之、先是德川脫走賊據木更津盛崎、糧仗進向船橋、總督府命諸藩爲之備、備前兵軍八幡、安濃津

上總悉平

詔德川家達紹宗家後

激徒結黨據寬永寺自號彰義隊

白川城陷

征會督將分道入奧羽

莊內偪強不服

兵軍貝塚、筑前兵軍行德、佐土原兵軍鎌谷、相持未戰、是日昧爽、賊軍俄來襲、備前安濃津兵驚擾且走、卻賊乘勝追躡擒之、市川官軍爭舟、溺者無算、佐土原兵聞砲聲大起、馳至、伏匿麥圃中、以散兵狙擊之、更發臼砲、射殪賊、殘兵四散、與其牙兵合、破八幡貝塚官軍、退次舟橋、傳餐佐土原兵、諜知之、自水陸三道夾擊走之、筑前安濃津備前兵反戰、合擊縱火船橋燬之、烟焔蔽天、賊軍潰走、後三日、上總悉平、尋遣柳原前光鎮撫房總、○是月、關東監察使左大將三條實美奉詔至江戶、召田安家達〔龜之助〕紹宗家後、以年尚幼、命松平確堂攝事、是以德川氏謝罪表信也、然封額未定、臣屬危疑、〔初勝安房往來官軍爲之周旋、激徒等怒之、欲刺安房、及其納城地兵仗、又益不懌、脫籍結黨、據寬永寺、自稱彰義隊、欲擁輪王寺宮慈性以舉事、執當覺王院稱爲知理義者、私議朝

旨慫慂慈性、納亡命而會莊二藩、遙爲之聲援、其勢益張、繕甲兵峙糧仗、於是亡命伏匿者、若奴隸輿儓失業者、盡來歸庇、合烏集、無復紀律、其遊步市街、帶長劔穿高屐、偃蹇以卒頓官軍、縫錦符於衣、以爲標章、彰義隊遇之於途、則罵詈之、或逼殺之、都人畏其威、彰義乃有得色、官軍憤懣、〕○二十日、賊兵襲白川城、城兵邀戰、賊縱火城下、三面合擊、踰濠乘城、城兵不支、火城自後門走、賊兵乃入城、奪大砲糧仗、會隊長田中左內以兵三百來援、賊二十一日、官軍設伏、破賊兵於塩崎、〔下野〕二十二日、又破之於百村、追躡至板室、縱火聚落、入太田原城、賊收敗兵、次三斗小屋、○征會督將左大臣九條道孝、大納言醍醐忠順、三位澤爲量、率薩長二藩兵抵奧羽、爲量在秋田、道孝忠順在仙臺、參謀世良修藏大山格之助從之、指揮東北諸藩、諸藩危疑、號令不行、獨佐竹津輕生駒等率先皈順、而庄內偪強不服、出兵略新庄天童數

伊達慶邦等會奧羽十餘藩重臣于白石城　世良之言義正辭嚴　奧羽連衡同盟者十七藩並起援會津　官軍攻白川城　詔削慶邦齊憲等官爵　梓行日誌　解局外中立令

侵掠秋田境徳川及仙臺亡命者亦援庄內勢日猖獗秋田大窘訴急於督府先是伊達慶邦上杉齊憲奉命征討會津進兵其國境既而二藩遣使說保科容保以謝罪表信容保致書乞哀二藩乃解兵尋慶邦會齊憲於岩沼傳檄召庄內南部二本松三春等十餘藩重臣於白石城容保亦使其臣梶原景武會之因慶邦齊憲請誅首謀以謝罪慶邦齊憲與諸藩連署禀之督府請恕容保罪道孝欲許之世良修藏沮之曰渠卽悔非改圖則宜納城地兵仗以表其實而今盛修守備侵掠鄰境敢抗王師乃上疏乞哀謝罪之道何在乃詰責慶邦以下同盟諸藩援會津郤書絕之促兵討會津而仙米諸藩皆不服曰督將仁恕納言而參謀苛刻沮之是挾朝威以逞私意也遂暗殺世良修藏徇其罪狀以煽動旁近諸藩於是奧羽連衡凡同盟者十七藩並起援會津遠近騷然衛士奉道孝忠順去入盛岡盛岡既連衡乃投秋田發間使報急江戸時官軍既分道向會津薩長及加賀尾張越前松代松本諸藩兵自越後進薩長別隊忍大垣諸藩自白川進○二十五日昧爽官軍攻白川城先是會津仙臺等賊兵加守城官軍戰不利敗報至江戸督府乃遣因備大村柳川佐土原笠間諸藩兵援之○是月詔削慶邦齊憲等官爵○詔置日誌司於議政官梓行政府日誌頒布天下蓋欲令衆庶遍知政体也○令外人解局外中立令（先是各國公使在兵庫下局外中立令禁其人民援我東西師鬻兵器至是徳川慶喜既伏罪因遣東久世通禧於橫濱移書公使等諭解之禁始解）○五月朔昧爽官軍分道襲白川時會兵守黒川道徳川脫徒

棚倉弓隊力拒一團悉死生者廑六人耳　官軍復白川城　太田原城陷　置江戸府　討東台賊　烏合尾集一時成逋逃之淵藪耳宜其鷸奔鼠竄如此　覺王院奉慈性自間道走　東台之役輪奐之美一炬爲燼　詔賜駿遠奧羽

守江戸仙臺棚倉兵守棚倉道而三道戰方酣棚倉口先敗官軍尾擊棚倉弓隊力拒吉川某登山狙擊官軍殪十數人而二道賊皆敗官軍乘勝至入城下賊皆棄兵仗走此役斬獲六百餘人官軍遂取白川城（白河奧羽要衝途通八方先據之者攻守兩便故官賊俱爭之自是賊仍數襲之每敗衂焉）○二日賊軍自板室百村出襲太田原拔之縱火城下城主太田原富清（飛彈守）遁去是日官軍在白川而太田原無援故陷而賊亦寡兵不能守之遂棄城而去會津撤北疆之戍專守三面以米澤同盟也○始置江戸府改大阪兵庫長崎三裁判所爲府○十四日議討東台賊徒先是彰義隊據寛永寺諸藩脫兵亦相率來會勢日橫肆總督府令徳川家達郤之彰義隊不肯又欲使慈性諭之覺王院沮之廷議遂決征討參謀大村永敏部署諸軍所向肥後薩摩因幡兵自湯島長門肥前筑後大村佐土原兵自本鄕備前安濃津阿波尾張紀伊安藝筑前兵各有所向賊兵聞之乘夜亡命者數百人○十五日官軍圍東台賊開門衝突官軍退陣廣小路會大風雨官軍發巨熕破黑門一角其別隊在山王山者叢銃亂射俯擊官軍官軍力戰攀樹仰攻死者相枕乃益發生兵擊走山上賊賊退據寛永寺官軍四萃縱火燹之賊兵辟易覺王院度事不集奉慈性自間道潛匿谷中尋走會津賊亦潰根津團子坂圍逃走官軍尾擊殲之此役市街接近東台者概罹兵燹伽欄之火益熾烱焰衝天及夜不熸府下悄然自是錦符之威震于江戸○詔以駿遠奧羽地七十万石賜徳川家達爲府中城主（初徳川封領未定臣屬私議曰

(地七十万石於徳川家逵)

(當不下三百萬石、及命下、相愕眙曰、何削減之甚、盖以有彰義隊暴擧也)〇以一橋茂榮田安慶賴列藩屛、尋二人上書總督宮、請以旧旗下士悉列朝臣、乃特詔收祿徳川遺臣、自是其臣屬皈順者益多。〇先是激徒林忠崇、(昌之助)上奏、請獻其采邑、(請西)以臣事徳川、既而與諸人命相謀、率兵數百、潛據函嶺東西、信絶、江戸大震、督府遣監軍中井正勝(範五郎)等於小田原、命藩主大久保忠禮討之、忠禮私援忠崇、陷殺正勝、及督府發兵問罪、忠禮惶怖、刑首謀、討餘黨、以乞哀、忠崇等航海、走于奥羽、乃詔削忠禮封、海道復通、於是關東八州粗定。

(關東八州粗定)

〇二十三日、越後口官軍進取長岡城、城主牧野忠恭(備前守)走投會津、先是水戸姦黨市川三左、朝比奈彌太等、率兵四百援越後賊徒、倶扼守長岡小千谷等要衝、勢日猖獗、官軍分

(官軍取長岡城)
(水戸姦黨援越後賊)

兵爲二、一軍襲小千谷、破之、隔信濃川而陣、一軍襲榎嶺妙見道、榎嶺最稱險要、左川右山、爲長岡要路、賊極力扼之、官軍奮擊走之、合軍薄長岡、連戰累日、互有死傷、居十日、賊大擧圍妙見道榎嶺、絶河東援路、官軍孤立、參謀黒田了介、山縣狂介、撰河東精兵、擣其腹背、而隊將三好軍太、堀潛太等、率長門高田兵二百、乘曉霧銜枚濟筑摩川、會霖雨彌旬、河水大漲、舟殆覆沒、僅達前岸、直衝賊營、賊軍狼狽、棄守而走、官軍追躡、奪其巨熕、用以擊賊、殪數十人、時薩兵三百餘人、自植下村亂流而濟、諸軍踵進、榎嶺妙見道官軍、亦會鼓譟齊進、賊苦戰不支、遂燔城、擁城主忠恭、間行走橡尾、官軍入長岡城。〇是月、詔列高家以下皈順入覲者於朝臣、以元交代寄合稱中大夫、元寄合兩

(列高家以下皈順者於朝臣)

番食祿千石以上稱下大夫、千石以下至百石稱上士、並賜舊祿。〇罷奈良(大和)倉敷(備中)飛彈等諸縣。〇下令廢銀幣。〇諸國大水、淀川決者四十餘所。〇六月、始置鎭臺於江戸、總督宮熾仁管其事、江戸府知事烏丸光德輔之、置市政社寺民政裁判所。

(置鎭臺於江戸)

〇三日、仙臺米澤會津三藩、發兵攻新發田、(越後)進薄城下、(初會兵攻五十公野、米將千阪某等議曰、新發田首鼠兩端、不及今討之、恐貽禍害、於是遂有進兵之舉)要之曰、藩主出質于米澤乎、抑出兵表信乎、不然則旗鼓相見耳、五日、城主溝口某(誠之)出城館淸水谷、將出質也、新發田里民四聚、撤橋梗道、以沮藩主北行、明日、揭旗旆、持竹槍、塡咽城中、九日、仙米諸將相議、要其老溝口內匠等出首謀者、明日、內匠携首謀二人至、而陋劣不類、諸將怒其詐、遣皈讓之、逼出兵、於是新發田始

(賊兵逼新發田出兵)
(賊兵要新發田出首謀者)

出援兵數百人、與仙會米諸軍、分道啓行、當是時、官軍列寨自出雲崎、亘山麓、而仙米等壘、自志戸橋連橡尾、自海岸跨山麓、相持砲戰。〇十二日、會津兵襲白川城、官軍逆擊之和田山、殪其將遠山某、又破之於古天神及米村、先是函根殘兵、海路走岩城、官艦追至平瀉港、十六日、仙臺岩城等兵、逆擊官軍於平瀉、破之、二十日、自新田村出襲植田村、擊破官軍、時官軍在白川城、扼要衝、將討會津、而棚倉平泉諸城未下、二十四日、官軍分兵進擊、一自畑澤、一自本道、並進戰鄉戸、破之、遂拔棚倉城、城主阿部正耆(播磨守)走須賀川、二十八日、官軍進拔泉城、(本多忠紀治所)三十日、陷湯長谷城、(內藤政養治所)賊兵聚平城。〇是月、以仁和寺宮純仁、爲會津征討越後口總督、賜錦旗節刀、尋純仁發京師、

(官軍拔棚倉城)

○改新瀉裁判所爲越後府、横濱裁判所爲神奈川府、又置岩鼻縣于上野、堺縣于和泉、○置韮山縣於伊豆、使旧代官江川英武太郎左衛門、知其事、○始傭佛人董鑛山之事、傭外國人是爲始、○是

〔始傭佛人董鑛山之事〕

月、開經史講筵、以秋月種樹亮、右京爲侍讀、○七月朔、官軍襲平

〔開經史講筵〕

城、與米澤賊戰不利、五日、笠間兵二百餘人、爲官軍守壁屋、爲賊所破、失大砲糧仗、參謀河田某佐久間某等部署諸將、因備柳川佐土原、自湯本道、柳川別軍薩長大村、自小名濱進、十三日黎明薄平城、賊兵出城二里、設土豚築砲臺、逆擊官軍因備柳川、郤之、又設關城外、攅銃拒戰、兵多用倭銃、會雷雨、不能彈射、官

〔賊兵多用倭銃〕
〔會雷雨不能射〕

軍力戰破關、而入拔其外郭、夾橋砲擊、砲聲震天、柳川兵百五十人潛緣橋架擬前、擣其右翼、橋上官軍亦乘之、賊兵披靡退

入牙城、官軍攻擊甚力、賊亦善拒、兩軍砲聲、山岳爲崩、日暮官軍退營城外、夜方三鼓、牙城火起、官軍馳赴之、賊悉遁、不復見隻兵、官軍遂取平城、前日之戰、賊兵力拒、彈丸悉竭、自度不可支、遂燔城、潛東走也、平城地最險峻、號爲奥羽要衝、易守而難攻、至是爲官軍所守、○十八日、官軍攻冨岡、殺傷相當、二十一

〔官軍取平城〕

日、官軍陷二本松城、城主丹羽長國左京大夫、走米澤、二十三日、賊

〔官軍陷二本松城〕

縱火須賀川、襲官軍、官軍擊走之、當是時、征討總督仁和寺宮純仁、中納言公望、左衛門權佐基修、進至越後、官軍據長岡、扼要害、而德川以命及會米長岡兵、列寨相持、連戰未決、二十四日、官軍欲大舉拔賊寨、直向會津、乃部署其所向、時新發田已屬官軍、乃分兵援之、約諸軍待明且進擊、長岡將河合繼助偵

〔河合繼助襲長岡〕

知之、帥死士五百人、每人齎一日糧、乘夜放火坊市、潛兵薄城

火起三所、賊寨方砲應發、河合乘勢豨突、各處官軍初聞砲聲、以爲我兵進擊之號、既而知賊來襲、大驚苦戰、郤之、天已明、會將佐川某、米將千阪某、相議襲官軍背、縱火乘之、與河合夾擊、官軍棄城奔竄、長岡城復陷于賊、而賊首河合被重創、數日而

〔長岡城復陷于賊〕

死、自是賊兵不振、○二十六日、官軍一屯榎嶺妙見阪、一屯信濃川西南、築寨河岸、賊軍大舉濟川、薄之、官軍防禦甚苦、或曰、不如退兵於三國嶺、避銃擊、時參謀山縣狂介奮曰、我今退一步失氣、進一步得勢、豈可以一挫折失軍機哉、且開東道官軍、據白川、略四方、全入奥羽、顧賊軍、顧後不能持久、諸軍勗之、況

〔一步進退係全軍勝敗、豈可爲苟哉〕

彼狃勝稍懈、可一舉而取也、二十九日、出精兵、乘曉霧斫賊營、殪數十人、叢銃殲之、賊兵驚潰、官軍吶喊縱火、四方直逼長岡

砲聲震地、賊軍辟易、棄守而走、官軍遂復長岡城、先是官軍之取長岡也、城下、婦女日入城內、賣餅菓、軍人爭買、不敢意之、而女輩私報官軍情狀于賊、市民亦爲之耳目、是以賊軍每戰獲奏奇功、至是官軍捕市民通賊者、斬徇軍門、長岡自五月至是、數罹兵燹、城郭市街延燒略盡、蕩爲荒野、○官軍之航海

〔官軍復長岡城〕

抵越後者、已抵松崎、進據新發田城、連陷水原二十七日、新瀉二十九日、勢如破竹、會津庄內米澤諸賊、仍扼險犄角、各告急乞援、○先是朝廷聞奥羽諸藩連合益進、兵追討會、輪王寺宮慈性至會津、又投仙臺、賊軍益猖獗、伊達慶邦遣其臣志村某於秋田曰、

〔輪王寺宮至會津又投仙臺〕

速逐九條氏以下三卿、否則鼓旗相見、參謀大山格之介怒其無禮、捕志村等十人、斬徇軍門、於是秋田藩情大定、仙臺南部庄內出兵犯秋田、當是時秋田孤立賊中、隊將澁江內膳等率

〔秋田孤立賊中〕

兵拒之、賊勢大熾、軍屢不利、城殆陷、既而薩土佐賀島原平戶

改稱江戶曰東京

褫加陽宮朝彥勳階謫于安藝

官軍航海至、遂合兵討南部庄內、復其侵地、進入賊地、官軍大振。（初、九條道孝以下在敵地、流離辛苦、已過半歲、至是衆相見、帖然、始有再生之歎云）諸道官軍亦深入賊地、陷二本松、尋中村三春等皈順、官軍進取駒峯、仙臺大震。○是月、詔改稱江戶曰東京、廢鎮臺、置鎮將府、管駿河以東十三國、使三條實美兼鎮將、烏丸光德爲府知事、又廢社寺裁判所、以十三國社寺屬之地方官。○始置度會縣於伊勢、柏崎縣於越後。○德川慶喜奏請徙駿河、見允、乃徙屛居靜岡。（初、慶喜退在水戶、有流言、德川旧臣將奪掠慶喜去、慶喜恐有變、至是奏請、乃徙焉、靜岡即駿河府中、家達治所也）○八月、米藩戍越後者、撤兵就國、以米人皈順之意已決也。○詔褫加陽宮朝彥勳階、謫于安藝。（朝彥中川宮尊融也、初德川慶喜之東走也、朝彥欲私有所圖、遁聲息於關東、發間使動慶喜、慶喜却之、不報、至是事覺、遂及之）○十九日、德川舊臣榎本武揚、松平太

榎本等奪軍艦八隻脫品川海

開陽艦堅牢壯固稱本朝第一

會津根蔕也仙米諸藩枝葉也

郎、荒井郁等、留書於政府、奪軍艦八隻（開陽、回天、蟠龍、神速、千代田、長鯨、咸臨、三日保）脫品川海、朝廷怒其書辭悖慢、擬以海盜、令天下禁與糧食、告各國公使、勿與之交通。（初、朝廷收德川軍艦、武揚有所哀訴、乃收其冨士山等四艦、特賜其餘於家達、而武揚監之、最長海軍、部下精鋭、其開陽艦者、架大砲二十六門、蒸氣力兼四百馬、堅牢壯固、号稱本朝第一、衆咸賴之、三兵隊之脫江戶、武揚等在品川、潜通謀約、見機相援、及聞奧羽諸藩連合、胥議曰、率此堅艦、橫行海上、以援陸軍、則天下之事可圖也、至是藉口鎮撫、留書奪艦、脫去、德川氏大驚、走輕舸急追之、不及、朝廷因有此命）○官軍之在白川及二本松者、分兵討仙臺諸藩、而會津以間申嚴邊境守備。○二十日、白川口參謀伊地知正治、板垣退助等議曰、北方氷雪早至、今若過三旬、進退窮蹙、陷彼術中、不若及今急擊會津、夫會津根蔕也、仙米諸藩枝葉也、苟絕根蔕、則枝葉隨落耳、乃分兵攻仙臺諸藩、而率薩長土大垣大村兵、向會津、登方成嶺、嶺

苟絕根蔕則枝葉隨落耳

白虎四隊中之一

在會津二本松之境、賊自領上俯擊、官軍不屈、連發巨砲奮鬪、走之、又別擊石筵二枚橋賊、破之廣野、賊兵敗走。二十二日、進至猪苗代、不見一人、會兵走戶口、將撤石橋沮官軍、官軍望見、急進奪橋。二十三日、昧爽戰大野原、强清水、走之、會將上田某等戰死、敗兵郤守瀧澤村、官軍又進擊破之。是日、容保自指揮諸隊戰、白虎大敗。（初、會賊編隊爲四、曰朱雀、曰青龍、曰玄武、曰白虎、而白雀最鋭、青龍次之、而老者爲玄武、幼者爲白虎、年自十五至十七）容保遂收殘兵入城、官軍尾擊、入若松、拔其外郭、進攻城北門、賊發巨熕拒之、乃轉圍南門、時賊精兵多出戍疆外、在城中者、吏胥與老稚耳、雖致仕投老者、盡出守郛、至是白髮禿顱、多揮槍死之、小原右衞門在白川、聞官軍薄城、回將入城、官軍銃而斃之、家老田中土佐、神保內藏介出在外郛、視

會人入城殺妻子自刄絕無一人免死者

官軍陷村松城

事急、並屠腹死、西鄉賴母挈其子入城、其母妹妻與族某妻子、縱火於家、偕伏刄而死。（初、容保爲守護職、賴母入京、勸其辭職、失容保旨、得罪屛居、及攻守急、使再起視事、及白川陷、賴母以謂事不可爲、首主張皈順、而弗聽、反以白川陷委罪賴母、至是入城、議不合、亡幾、出城北行、乃投榎本軍、及榎本降服、賴母亦就降云）○官軍將攻若松、紀尾藝及肥前兵自白川宇津宮、大田原兵自藤田進、皆會城下、官軍大振、夜半城兵來襲、官軍苦戰、郤之、後屢來襲、官軍頗苦。（先是、松平定敬、竹中春山、板倉勝靜、小笠原長行等、在會津、至是、春山走米澤、定敬投仙臺、勝靜長行等前後北走）○越後口官軍陷村松城、城主堀直休（守丹波）走、津川會津兵退扼赤谷石川二關、官軍苦戰拔之、又進奪諏訪嶺、與會兵隔會津川相持、會別軍守谷澤村、兵凡五千三百餘人、官軍倍之、夾岸交戰、連日迭有勝敗、官軍據平地、會兵壘山上、夾川相持、官軍數濟襲之、不利、會兵遂燔谷澤

佐川官兵刻期決戰容保賜以利刀
會兵放紙鳶于城上故示暇整
詔定軍士勲功式
官軍會攻若松城
米澤歸降

營退官軍追擊敗之○二十六日二本松官軍進取小田山山距若松城不甚遠可俯瞰城中乃用野戰砲俯擊城中城兵堅守不屈官軍謀議更築寨于城東南隅巨砲連彈壓城兵城將佐川官兵率死士千餘人刻期决戰容保自送之門外賜以利刀衆皆感激辭出進擊官軍官軍力戰擊卻之（時城中日夜鳴鐘報時殆至一月使城外人聞之上城不陷因與砲響遠近相應又放紙鳶于城上游戲自如故示暇整云）○是月天皇行即位禮詔曰今將東幸以平定海內撫綏万世其輕裝發輦務去虚飾莫令沿道諸民苦供億○以生母藤原氏（慶子）叙從三位稱三位局以其父中山忠能爲准大臣○詔定軍士勲功式三等等各三級○九月官軍拔大内關山長驅至飯寺村絶城中糧道佐川官兵聞警赴援與水戸兵吶喊合擊官軍潰走時會

兵在西面者猶扼船戸越後官軍既陷車嶺野澤進擣船戸會兵頽潰官軍夾擊大破之進入城下至是會津疆上皆敗戍兵棄守入城而大鳥圭介等北走至仙臺與榎本等合碇泊石卷港○六日奉迎崇德天皇神位于讃岐鎭諸京師飛鳥井坊稱白峯神社○十日越後口官軍齊進與諸道軍會于若松城下勢大振十三日城兵乘夜襲官軍於城東官軍不熟地理潰走死傷過當明日城兵出襲諏訪及小田垣官軍力戰卻之多殪賊兵十五日參謀伊地治正治山縣狂介板垣退助等議曰懸軍深入賊地奇變或生不如一舉拔城乃部署所向諸軍齊攻城城兵嬰壁堅守大砲連發不已先是米澤既有歸順之意退助使人私說米澤米澤歸降遂爲先鋒進逼城自是城中援絶

容保父子與其重臣出城降于軍門
仙臺南部庄内皆降
水戸姦黨擄弘道館正黨拒戰不利
始行天長節儀
定一世一元制
車駕幸東京
天皇幸氷川社

勢屈糧仗亦不支十九日會藩手代木勝任（直右衛門）秋月胤永（悌次郎）面縛至米澤陣請事米藩避嫌遁送之土佐軍二人陳情請哀參謀會議許之是日土佐卒爲城兵所獲卒入城勸降乃使鈴木河村二人與卒偕來土佐軍乞降參謀授旨徵容保父子出降軍門開城納兵器刻日還之二十三日城兵樹降旗西北二門容保喜德及重臣萱野長修梶原景武内藤信節等出城而降上謝罪書納城地兵仗參謀等接見之薩土兵護送容保父子及家族於瀧澤妙國寺幽之尋城兵四千九百餘人皆出城錮之於豬苗代佐川官兵等在城外者亦皆降錮之於塩川（先是米澤數遣使會津告諭城中始知親王爲總督曰當降或曰死守弗肯衆議不一至是容保下令曰敢抗官軍者宜屠腹議乃決闔藩悉降云）後數日仙臺南部庄内皆降奥羽始平諸軍凱旋（初官

軍之攻若松也以四疆險阻不能搬巨熕皆齎十二斤砲耳故舉天下之兵環攻孤城費三十日乃降云）○先是水戸姦黨在會津及若松城降市川三左等數百人還水戸直擄弘道館正黨拒戰不利乃馳使報急總督府卽令近傍諸藩討之姦黨大敗三左等挺身而走匿下總水戸人捕而斬之於是姦黨誅斬略盡○車駕發京師○二十二日爲天皇誕辰詔天下停刑戮賜酺群下以是日爲天長節令海内祝嘉辰（後用大陽暦改爲十一月三日）○尋改元明治詔曰自今以往一世一元以爲永式○改越後府再爲新瀉府改神奈川府爲縣○十月十三日車駕抵東京以西城改爲皇居尋廢鎭將府○總督宮熾仁奏東北鎭定奉還錦旗節刀天皇優詔慰勞賜金將士有差詔群臣議奥羽北越降人措置○頒藩治職制規則○始置甲斐府○二十

榎本等入蝦夷奪函館據之

府知事清水谷公考棄守走津輕

賊兵取函館推永井尚志為函館奉行

賊陷松前城

五日、天皇幸氷川社。社在武藏大宮驛、陛為敕祭神社。○是月、榎本武揚、大鳥圭介等奪函館據之。先是武揚等在石卷、傭佛人、使部下兵就之教閱、而東北已平、無所容身。會圭介等自會津來投、乃議欲先取函館、以為根據、即發仙臺、夜帥回天・開陽・神速・蟠龍・千代田・長鯨六艦、抵鷲木港、長鯨遇颶破壞。時天大雪、四望皓然、港距函館僅十里。會知府事清水谷公考、在龜田五稜郭、而秋田津輕・松前・大野・小倉・福山兵戍之、聞賊艦來襲、棄守入函館、尋走津輕青森、遣判事堀某、報急東京。既而賊軍上陸、分兵為二、一則向函館、大鳥圭介將之、一則赴嶺下、土方歳三將之。官軍逆擊郤之、圭介出兵援之、官軍敗衂。歳三等分兵進襲官軍於大野、燒一本木・有川、彰義隊後至大舉襲七重村、官軍逆擊破

之、殺傷相當。賊遂取七重村、進拔五稜郭、建旭日旗章、而回天神速・蟠龍諸艦在鷲木港者、皆入函館港。時函館一空、不復見官軍。賊輒上陸取函館、推永井尚志為函館奉行、布告居留外國人、裁決事務。官軍創痍不能起者、乃遞送之津輕。二十八日、水軍率開陽・神速二艦、自白津洋與陸軍俱向松前城。○十一月朔、官軍拒知內、不利。翌日、賊軍向福島・夾川戰、官軍又不利。賊水軍乘蟠龍艦、直逼松前、官軍自列寨砲擊、賊連發石榴彈破一寨。官軍砲擊益急、飛丸洞其舳、艦壞乃逃去。既而賊軍水陸並進、圭介・歳三等將之、自福嶋野越薄松前、松前兵嬰城力拒。城主松前德廣志摩守在江刺、隊將安田拙造知勢不可抗、徙德廣於外。藩士鈴木織太・田崎某等大怒、往江刺、逼殺拙造父

賊艦為風濤所破碎

賊陷館寨

賊發祝砲賀北地略定假置首長

征會總督宮凱旋

子、闔藩騷擾。賊乘釁坌入城中、城將田村量吉縱火戰死。賊遂拔松前城、海陸並進薄江刺。德廣與其臣數十人走津輕。賊又取江刺。其夜風濤大起、賊艦開陽入江刺灣、觸暗礁殆覆、乃倍蒸氣力欲拔艦、而風益烈、浪益怒、艦掀飜不能出。賊艦回天・神速來援、而風濤不衰。居四日、風勢少殺、榎本等棄艦、携兵器上陸。開陽・神速皆破碎、賊勢大沮喪。歳三等由間道進逼館寨、官軍闔門砲擊、賊發銃應之。賊隊長越智一朔・伊奈誠一、從門扉下匍匐入、啓扉、衆坌入突擊、官軍應戰、隊伍頗亂。三上長順呼自名揮刀進斫誠一。賊橫田某提短銃來狙、又斫之。有二賊奮槊自後刺長順斃之。長順、松前法華寺僧也、官軍聞其有武幹、擢為正義隊長云。官軍不支、賊遂陷館寨、又合兵至熊石、不見官軍。賊還五稜郭。於是軍艦

砲臺連發祝砲、賀北地略定。武揚等遂見函館在留各國領事官及英佛船將、議貿易諸件、又從合衆國例投票、假置首長、乃推武揚為總裁、松平太郎副之、荒井郁為海軍奉行、大鳥圭介為陸軍奉行、以五稜郭為本營、置奉行於函館・松前・江刺、以綜地方庶務、徙兵二百餘人於室蘭、以武澤某為奉行、將開拓蝦夷。英佛船將居間、欲為武揚等辨理其罪、謝諸我政府。武揚等喜、乃囑船將上書朝廷、哀訴其情實、因請擁立德川氏一血族、開拓蝦夷、世世子孫掌管北門鎖鑰。朝廷怒其書辭亾狀、不報。○宣詔天下曰、車駕西還、告東北平定功於伊勢大廟、俟明年再東幸。以先帝大祥、接近急還幸也。○是月、征會總督宮純仁凱旋、奉還錦旗節刀。○詔以德川家達敘從三位、任中將。○詔召保科容保、

詔減會津仙臺以下二十三藩主死一等幽之各藩　五分陸奥二分出羽　廢局外中立令

其子喜德、伊達慶邦、上杉齊憲等於東京、尋輪王寺宮慈性、自東奥歸命、幽之於西京伏見宮邸、松平定敬、板倉勝靜、小笠原長行、竹中春山等、及其他脫兵皆皈順、乃囚而幽之各所、○十二月、特詔減容保喜德慶邦等二十三藩主死一等、幽之於各藩邸、削仙臺南部米澤諸藩封三分之一、使同族紹其後、明年、特賜陸奥斗南地三万石於保科容大、以存其祀、○分陸奥爲五國、曰磐城岩代陸前陸中陸奥、分出羽爲二國、曰羽前羽後、以其地遼潤皇化難洽也、○詔遣右兵衛督岩倉具視、諭英佛以下各國公使、廢局外中立令、且與書曰、今者奥羽背藩、與北越脫兵改圖謝罪、絕無復抗政府者、自今以後賣貸軍艦戎器於政府、當無異議、公使其諒之、諸公使議乃廢局外中立之約、

新獲甲鐵艦　車駕還幸京師　大婚　始造紙幣　築燈明臺於沿海各地　浪士殺參與横

布告其人民、於是朝廷新獲甲鐵艦、初德川氏購此艦於米國、是歲夏至橫濱港、朝廷欲收之、米人自建旗章、執中立令、戊之至、是始獻之、蓋我邦軍艦以開陽爲第一、而今此艦堅牢精緻、出其右云、○是月、天皇還幸京師、祭孝明天皇於南殿、謁後月輪東陵、○大婚、立女御藤原美子爲皇后、前左大臣忠香女、○先是朝廷聞函館之變、命德川家達討之、以家達幼弱、慶喜請自往、不允、更命德川昭武民部大輔、水戸藩主、○代征之、至是以榎本等上書悖慢無禮、詔天下征討之、○是歲始造紙幣、○秋、結條約於西班牙國、又傭英人、築燈明臺於沿海各地、以便航海鍼路、○是歲、國再與布嗹爾戰、克之、割其地入版圖、遂侵阿富斯且、法改革兵制、英伐亞弗利加洲阿比西尼、以其戕英人也、是歲政府罷守舊黨、以自由黨代之、西國人群起、唱自由說、逼政府、逐女王、王奔法國、國人議迎立布國王族、法帝不聽、因是法布二國有大隙、國人遂請意太利王子爲王、○二年正月、近畿關西諸侯入朝賀正、○五日、有人刺殺參與

井時存於途　薩長肥土四藩首請藩籍奉還之議　置公議所撤諸道關門廢磔焙二刑刊新聞誌

横井時存於退朝途、捕賊誅之、或曰、時存嘗議變更政体、有嫉之者、誣以造言、浪士等信之、遂及此舉、○是月、薩長肥土四藩、相議上表、請奉還藩籍、其略曰、朝廷名器、不可一日以假下、旧來幕府僭竊罪無所遁、如大小列藩、亦豈可私有封土乎、宜更下詔勅、可以與者則與之、可以奪者則奪之、明大義正名分、以爲天下更始、此奏一出、列藩傚之、相競請奉還封土、後廢公卿大名總稱曰華族、更定祿制、變封建爲郡縣者、皆原于此議云、○二月、置公議所、徵諸藩士爲議員、議政事、後改曰集議院、戊辰更始廣興會議決万機於公論之敕誓也、○詔撤諸道關門、以便行旅、又廢磔焙二刑、初許發兌新聞誌、○詔賜毛利元就豐榮神社號、追褒其勤王、報國存心皇室也、又創護良親王祠於鎌倉、宗良親王祠於井伊谷、是爲鎌倉宮井伊谷社、○以東北既平、釐革兵制、姑皈休徵

置待詔院　車駕再幸東京　詔討函館賊

兵、尋薩長土三藩、奏請警衛九門、敕可之、○是月、置品川若森日光諸縣、○三月、置待詔院、以開言路、勅議蝦夷地開拓事策之、曰建函館裁判所、曰選總督參謀、曰定蝦夷名、置南北二道、衆議紛紜、遂決選舉委員、而後置裁判所、從事開拓、○是月、天皇再幸東京、以西城爲皇居、自是駐蹕東京、或謂內旨遷都也、先是召公卿諸侯於東京、至是會同、詔問政体、亦採其公議也、尋賜暇就國、○命海陸二軍、征討函館賊、乃宣布外國公使在其港者、避亂於是、伏水親兵、函館府兵、及薩長備前肥後水戶、安濃津、久留米、福山、弘前、松前、德山、大野、黒石、陸軍凡六千五百人、分日向、函館、海軍將品川四方一、土方堅吉、赤塚源六、中牟田倉助、岡部啓三、山縣久太、石川貞之丞等、乘甲鐵春日丁

宮古港之役
賊將甲賀源吾發五十斤砲摧甲鐵甲板
蟠龍高尾二艦為風濤所沮
置民部官
官艦入蝦夷

卯陽春等七艦先發入宮古港函館賊兵聞官軍大舉來攻乃議戰守分兵守五稜郭函館諸寨荒井郁等帥回天蟠龍高雄三艦逆擊官軍二十五日宮古港有一艦揭米國旗章而至官軍以爲外艦不復設備及稍進忽樹日本旗章發巨熕直衝甲鐵官軍始知其賊艦回天倉皇疾呼急點火於蒸氣鑵不遑轉運發砲賊兵大塚浪次野村利三等揮刀跳入艦將品川土方等揮短槍鏖之賊將甲賀源吾倚甲板指揮兵士發五十斤砲摧甲鐵甲板官兵多傷官艦四萃狙擊源吾丸中其股及腕源吾不屈仍奮戰官軍擊殪之賊氣沮喪轉艦逃去（凡水軍揭他國旗章及戰合更揭本國章在海軍律中故回天艦傚之以襲擊官軍）初回天諸艦之發函館也蟠龍高尾爲風濤所沮以失戰期云高尾艦船將古川某燒艦上陸降盛岡藩於是官艦約將向函館賊兵乃出回天蟠龍千代田三艦日夜巡警港內又分兵守五稜郭函館松前江刺副島室蘭等地外國人居函館者航去〇四月置民部官總掌府縣事務議定蜂須賀茂韶兼知事〇長陽等官艦亦至與甲鐵春日陽春丁卯四艦同發九日向江刺陸軍自乙部上陸進扼山崖要衝賊聞之來冦官軍在高俯擊官艦橫擊之賊兵敗走阻土場川而戰官艦轉逼江刺賊兵駭顧走松前官軍進取江刺十一日賊欲再復江刺豨突而至官軍苦戰卻之十三日官軍乘大霧襲木古內二股大鳥圭介等以兵數百逆戰彈丸亂發官軍大潰時仙臺脫兵五百人投賊軍賊勢大振其在松前者議大舉復江刺率兵至清部官軍乘春日艦自海上橫擊之與陸軍

賊兵彈丸空匱裝小彈於大砲
二股之役
賊銃至千發銃熱不可復握
砲戰甚烈海水為湧
榎本叱敗兵督戰飛丸中其帽
詔遣奉幣使於氷川神社

夾擊走之賊退據折戶寨狙擊官軍時官軍之向山道者繞出其背與本道軍夾擊敗之十七日官艦已薄松前砲擊砲臺及城郭賊兵彈丸空匱裝小彈於大砲以戰又竭而官軍益至海陸蹙之遂復松前城賊退保木古內十九日官軍乘大霧襲取之以地形不便移營於後山賊在尻內者來襲官軍背又陷木古內亦以其難守棄之而去築堡茂邊地矣不來據之（先是賊在尻內米人受榎本等囑海路輸食物賊得不乏而官軍不知之也）二十三日官軍攻二股賊堅守屢出生兵而戰連日勝敗不決賊每銃幾千發銃熱不可復握乃盛水於大桶且浸且發踰寨衝突官軍卻退百餘步監軍駒井正五從山上俯瞰之自率手兵豬突本道官兵反戰敗賊正五中流丸殪此役官賊兩軍死傷四百餘人二十四日甲鐵春日等五艦攻函館港賊以回天等三艦邀之砲戰甚烈海水爲湧（此役賊自度其不易當欲藉辨天臺應援豫測其距離佯退港心以誘官艦官艦咄嗟逐之於是砲臺彈丸盡注官艦不誤其度碎長陽甲板官軍初不諳水理故不能俄得志云）二十九日官軍水陸並進攻矢不來陸軍分自兩道進大鳥圭介率兵五百來戰豫築寨山腹狙擊官軍多殪既而甲鐵春日等五艦近岸橫擊連碎砲臺賊軍崩潰退守有川亦將潰榎本武揚策馬抵有川叱敗兵督戰飛丸中其帽大戰橋畔不利乃收兵萃五稜郭於是官軍進取砲臺〇是月詔遣奉幣使龜井滋監於氷川神社更修祭典著爲恒例〇始置內廷職議定德大寺實則兼知事〇五月二日官軍進至七里濱賊乘夜來襲官軍苦戰卻之三日昧爽官艦又逼函館賊出回天等三艦逆戰與砲臺相應夾擊官艦砲響如

官軍奪賊艦千代田

死諸葛走生仲達

賊兵乘大風雨襲七重官軍大敗

榴彈中長陽硝匱壞破立沉没

官軍奮戰斃賊土方歳三

土方近藤友誼之厚雖管鮑不

雷山岳爲震官艦所發二飛丸一中蟠龍蒸氣罐一斃砲臺兵數十人日暮交綏千代田艦苦戰夜漂辨天洋觸暗礁不能動船將森本弘策棄之上陸武揚等讓其倉卒誤事黜弘策爲水夫明日黎明官艦擊千代田不應久而知無人遂奪之千代田艦泛然漂來也甲鐵長陽二艦迎擊之不應將過其間而夫二艦異之就而視之闃不見一人機関悉壞二艦輙奪之賊兵望見相嘲笑曰此所謂死諸葛走生仲達者也七日官艦復攻函館港賊艦蟠龍機關已壞不能運轉置之淺洲以爲砲臺獨出回天拒之甲鐵放巨熕叉碎其機關遂不能運轉亦爲砲臺以戰會賊丸中春日艦多殪官兵八日官軍屯七重大川二邑其夜賊古屋作左率兵三百乘大風雨斫官軍營一營駭擾相踏藉而退九日大鳥圭介帥兵八百侵七重村官軍豫伏兵擊破之十一日官軍大舉薄函

館出春日陽春二艦擣港背別以万年艦及輕舸送陸軍於寒川伏兵山中以竢敵至以甲鐵長陽丁卯三艦進擊函館賊修蟠龍乘之與海陸砲臺犄角拒之伏起夾擊賊兵敗走春日陽春與甲鐵艦連擊砲臺殆獲蟠龍賊船將松岡磐吉善戰乃發佛郎機其榴彈中長陽硝匱黒烟騰上聲震十里長陽立沉没不復留片板官軍飛輕舸以濟溺人賊在陸者乘間反戰官兵敗走七重村蟠龍進砲擊之甲鐵春日諸艦尾擊殆碎之賊縱火蟠龍回天二艦而上陸至是賊艦悉破壞官軍乘勢奮戰斃賊將土方歳三歳三嘗與近藤昌宜友善及聞榎本等徵有乞知救衆之議歳三愀然語人曰我輩所以不與昌宜倶死者在期雪君主之寃也今即處寃典就死吾何顔復見昌宜於地下耶聞者爲隕涙至是歳三屢苦戰馬上以鞭指揮偶有銃丸洞膞下墜馬死時年三十五賊軍大敗退保五稜郭及千代岡辨天砲

可及也

軍監永山某諭賊兵降之

官軍遣使者諭賊兵不聽反辱使者

官軍取千代岡

北海吾墓田也

武揚贈書於參謀是躬無二寶可死而書不可亡也易以五樽酒以存不朽其贖懐義氣亦可謂盛矣

臺官軍遂拔函館十二日官艦進薄五稜郭連發榴彈郭壘震裂賊兵多死十三日軍監永山某往辨天砲臺諭賊兵令出降賊兵稍稍歸嚮之永井尚志相馬主計等至五稜郭議之既而臺兵皆降官軍攻千代岡別遣使者諭賊兵以順逆不聽反辱使者官軍怒分兵爲三自七重濱桔梗野進擊隊長來島頼三率衆挺前飛丸中其股不顧而進樽澤上山森等爭排關踰濠而入大鳥圭介瀧川光太澀澤誠一等決死力拒不支走五稜郭或走湯川獨中島三郎助倔強善戰與其二子恒房登堤力拒官兵樽澤挺身當之七離七合身被數十創遂殪三郎助而戰没恒房及柴田某等戰死三郎助故浦賀與力爲人強悍夙通西籍其脫品海也衆推爲函館奉行兼砲兵頭常謂人曰北海吾墓田也先是一本木之役銃九洞腹創痕未瘳聞千代岡戰急裹創赴援連發巨砲殪官軍數人其勇武至死不屈云十六日官軍取千代岡是夜賊築砦於五稜郭外

設地雷火以待先是榎本武揚等致書官軍請從瘡痍者二百五十人於湯川官軍特許之參謀中山良三往五稜郭見武揚諭以順逆其陳利害武揚曰不能奉命唯當相見轅門乃取万國海律全書二卷附良三曰某嘗學兵於歐州是録其所聞見者也贈以酬君厚意苟稗益國家死亦不朽參謀與書謝曰海內無二寶書辱見寄贈感荷何已他日將梓以公布天下幸勿以爲念贈酒五樽以慰將士之勞武揚置酒謂衆曰待糧盡死戰耳年少者前途遠矣宜皈順以全命也衆皆感激既而武揚度衆寡不可敵欲代衆自殺大塚某諫止之先是賊中亡命者二百餘人或欲追之武揚曰事已至此彼惜生者留之無爲也

十七日、官軍田島敬藏來見武揚、諭而降之、武揚等議代衆就刑、遂約降、於是參謀黑田了介、中山良三至千代岡、援見武揚、約刻日開郭、且曰、使開陽無恙、則恐不得相見、武揚曰、南部之役使我獲甲鐵、則何如、十八日、武揚及松平太郎、荒井郁、大鳥圭介等、出降軍門、盡獻兵器、尋永井尚志、松岡磐吉、相馬主計等亦降、前後降者、一千餘人、檻送之東京、命軍務官監守之、於是北地悉平、初、榎本等脫品海也、與佛人三名北走、至是政府捕報之佛國公使、公使罰三人、押送本國、蓋以其犯中立令也、○是月、詔誅會津以下各藩首謀者、尋設招魂社於九段坂上、以弔殉節士、招魂社祭、以正月三日、五月十五日、九月二十三日者、蓋以伏水東台會津三役爲三大關鍵也、○開上下議局、廢議政官、置議定參與於行政官、以投票公撰法、登用輔相議定以下至六官副知事、內廷職以上、非

（武揚等以下出降軍門北地悉平）（誅首謀者）（詔招魂社）

公卿諸侯不任、六官副知事以下、不問士庶、擢拔庸之、尋以三條實美爲輔相、○改東京疆域、○勅親王大臣諸公卿及在東京諸侯大夫士、策問興皇道、拓蝦夷、置藩知事、及外國交際、會計事務五事、○始置彈正臺、以九條道孝爲臺尹、○停紙幣增製、定其兌換期限、○定民部省職制、管聽訟、庶務、驛遞、土木、物產五司、○是月、營伊勢大廟、○六月、北征將士凱旋、詔大論賞丁卯戊辰以來戰功、頒賜仁和寺宮純仁、有栖川宮熾仁以下二十三卿、毛利慶親、嶋津忠義以下九十餘藩、西鄕隆盛、大村永敏以下百餘人、祿及金帛各有差、○是月、始定府藩縣一治之制、以前田慶寧、島津忠義以下二百六十一人、任知藩事、就其租入現石、賜十分之一、以爲世祿、遂廢公卿諸侯、並稱曰華

（置彈正臺）（大論賞戰功）（始定府藩縣一治之制）（廢公卿諸侯並稱華族）

族、其臣隷曰士族、是春、薩長肥土四藩首請奉還版籍、至是廷議廣詢於衆、乃許之、○論曰、昔時王家之盛、一權於朝廷、以內制外、以重馭輕、將相之族、未必至專恣也、源氏剪削子弟、以致權姦之無忌、足利氏封建勲親、以爲藩維、不知刪殺其力、以致爭攘之禍、是皆未爲無失也、織田氏暴於刪殺、豐臣氏倍加其力、或速反噬、或致跋扈、則最失者也、唯德川氏之制得其要、而其末則如彼弊之相因、不可窮如此、方今王室中興、變封建爲郡縣、一洗積弊、而與民更始、內無大臣專擅之禍、外無諸侯割據之患、天下之事、如萬無虞、然而禍亂之變、神藏鬼伏、常出於慮之所不及、則治國家者、知所戒哉、○廢徵士傭士之稱、直撰用藩士、○七月八日、改定官制、以三條實美爲右大臣、岩倉具視、德大寺實則並爲大納言、中山忠能爲神祇伯、松平慶永爲民部卿、大隈重信爲大藏大輔、純仁親王爲兵部卿、正親町三條實愛爲刑部卿、万里小路博房爲宮內卿、澤宣嘉爲外務卿、彈正尹九條道孝留守長官、鷹司輔熙並如故、尋以鍋嶋直正爲開拓使長官、官等與諸省卿同、直正自請任蝦夷開拓之事、

（稱華族）（改定官制）

故特有是命、又設官位二十、從四位以上爲敕任、從六位以上爲奏任、正七位以下爲判任、自一位至初位、各有正從、初位有大少、以各相當、○十七日、除東京京都大阪三府之外、悉廢府爲縣、各置知事、○是月、澳太利亞國條約成、○英國皇子來朝、天皇賜謁、饗之廷內、○改濱殿石室、稱延遼館、以爲外人饗接所、○定錢價、以十貫文充金一圓、○八月、置按察使局於白石、管三陸兩羽等國、○詔改蝦夷地曰北海道、區別爲渡嶋、後志、石狩、天塩、北見、膽振、根室、訓路、日高、十勝、千島十一國、○是月、以特旨減松平定敬、板倉勝靜、小笠原長行、竹中春山死一等、幽之各藩、並錄其後、初定敬等在函館、及官軍未北、遁逃不詳其所在、至是出降、○合民部大藏二官爲一、置別當大少丞、於大學校、大少弼於彈正臺、尋廢官吏俸金、以爲祿制、○九

（英國皇子來朝）（置延遼館）（置按察使局於）（改蝦夷稱北海道置十一國）

〔山口藩士神代直人襲殺大村永敏〕〔詔賞函館征討之功并復古功臣等〕〔皇后行啓東京〕〔勅纂定新律〕〔旌表三好清房等忠節士〕

月、山口藩士神代直人等、襲殺兵部大輔大村永敏於京師旅營。朝廷悼永敏死、追贈從三位、賜金幣。明年、捕直人等處斬。或曰、永敏資性機敏、先人創事。時將議出廢刀令、神代等甚不平之、故及之云。○十四日、詔賞函館征討之功、總督清水谷公考、黒田清隆、山田顯義以下、賜祿及金有差。賞薩長以下十六藩兵士。尋賞復古功臣三條實美、岩倉具視、木戸孝允、大久保利通以下三十人、賜祿及金。別賞松平慶勝、松平慶永、淺野長勳、西郷隆盛、進位階一級。○是月、解徳川慶喜、松平容保、伊達慶邦、南部利剛、阿部正靜、酒井忠篤、牧野忠訓、丹羽長國等幽屏、久保定昭、上杉齊憲以下有功勞者、各賜爵位。○十月、皇后行啓東京。○詔賜贈從一位平信長建勳社號。○置按察使府於越後。○勅刑部省纂定新律。凡叛逆殺人、強盜放火之外、專主寬恕。○十一月、賜故仙臺藩三好清房、天童藩吉田大八褒詞及祭資金、令兩藩主世旌表其忠節。清房稱監物、世爲仙臺藩士。能涉書史、卓犖不羈、與人不苟屈。去年春、清房率藩兵一大隊入京、警衛禁内。會伏水變起、四方義師爭先東伐。朝廷特詔藩主慶邦討會津。清房兼程乃還藩地、報之。時藩老阪英力唱王政復古非出朝旨之説、一藩翕然信之。及討會之議紛紜不決、清房憂悶、獨唱大義、百方説諭、竟蒙嫌疑、見疎斥。既而奥羽諸藩同盟之事起、清房自知勢難爭、屏居采邑。時官軍自白川攀城二道進、其藩徒頗憚清房再起、遣捕吏數人執之。清房謂其母曰、兒命逼且夕、然死爲忠義鬼、願使我君再仰天日、則兒死猶生之日。唯先母而死、請恕其罪。又誡其三子曰、身死而魂未死、使不出三旬、而國論必翻反正耳、汝曹其努力。遂自刃而死。時年五十四。無幾國論果一變、闔藩翻順、人皆服其先見不惑。與清房同時、天童藩士吉田大八亦自刃而沒。先是大八從藩主織田信敏西上、朝廷詔信敏爲奥羽鎭撫使、先導大八。代藩主東下、首唱反正翻順之説。既而天童爲莊内所襲撃、城郭蕩燼、悉爲曠野。大八奮勵、竟復其地。自是大八名震遠近。後奥羽連衡、後會津因疾大八、捕索甚急。大八欲潜匿以爲後圖、草行露宿、具嘗艱苦。而四面皆敵、遂爲山形兵所捕、檻致米澤。後下天童獄。六月、山形藩嶺岸勘解由等以各

萬國記註國史略卷之七　○三十九　五書房梓

〔士族卒之稱〕〔追賞德川光圀齊昭及蒲生高山等進位賜物〕〔架電信線〕〔清通好於我日本〕〔禁廷臣涅齒黛眉〕〔山口藩亂〕

藩命、迫大八、令自殺。大八神色自若、乃作絶命詞、從容就死。時年三十七。大八幼讀國史、及長好演武技、常慨皇威陵替、務除藩政舊弊、結交於四方名士。至是二人名節顯于朝廷云。○十二月、始置囚獄司於刑部省。○改中下大夫上士以下名稱、爲士族卒。悉定祿制、收采地、給以廩米。○詔追賞從二位德川光圀尊王首唱之功、贈從二位大納言齊昭勤王憂國之志、並贈從一位。又褒蒲生秀實、高山正之節操、並餼其子孫、旌表里門。○二十日、夜、中辨江藤胤雄新平、○佐賀藩士。退朝、偶有同藩卒六名、要撃之途上。胤雄被傷。時佐賀改革藩政、卒等或有不便己者、謂爲出江藤氏所謀畫、遂及此擧。○是歳、傭英人、架電信線於東京横濱間、以便公私報告。本邦用電氣、是爲始。爾後逐年增加、遂及全國云。尋將設瀛車、命測量軌道。時浪士數名、陰忌洋風、以其浪費爲名、直遏集議院、強止之。院吏以其爲固陋、説諭甚困。有谷暘卿者、深慨之、建白瀛車必用之議、遂歴倒其徒。時人皆服暘卿立意云。○兵部卿宮純仁、屢上表請辭職、講習海軍。乃聽之。○是歳、〔清〕天津民殺法人、焚教堂。遣大學士直隷總督曾國藩辦理之。以曾國藩爲兩江總督、以李鴻章爲直隷總督、遣通好於我日本。

○三年正月、定國旗並各部旗章、提燈目印。尋定臨時行幸旗章。擧出雲大社以下二十九社奉幣祭典。○原會津降人四千六百七十餘人、函館降人二十九人禁錮、尋徙之青森。○是月、廢財産沒籍法。○二月、始置造兵司於兵部省。尋改府藩縣公廨、並稱廳。○禁廷臣涅齒黛眉。○廢京都大藏省。始置樺太開拓使。尋徙會津遺臣百九十人於北海道石狩、使就開拓。○建大阪陸軍所及病院等。○置天文暦道局。○廢兵部省出張所。○改濱殿爲海軍所。○是月、山口藩亂。以德大寺實則爲宣撫使、遣山口鎭之。未至、藩知事毛利元德討平之。初山口藩改革兵制、

萬國記註國史略卷之七　○四十　五書房梓

開集議院
始用馬車設人力車

奇兵隊大樂源太郎等煽亂聚者一千八百人圍藩廳掠奪官庫藩兵苦戰克之獲首謀三十五人皆誅之源太脫走遂投久留米藩匿藩人嶋田某家後爲官所譏察嶋田暗殺源太以滅其口既而餘黨抵豊後煽動土民乃命二豊二筑及肥後諸藩緝捕之尋遣彈正少忠河野敏鎌民部大丞松方正義等令處分其事○三月開集議院召諸藩議員蓋將議藩政改革也○是月東京府下始用馬車尋設人力車以代肩輿人皆便之未幾大行于海內（東京人高山幸助鈴木德次等有所發明始製造之後四年清國上海居留英米人新設人力車會社購本邦所製車數十輛使支那人輓之上海支那人亦便之期年而普于呉蘇）○建修船場于相模國横須賀成○四月熊本藩知事細川護久上海軍宏張之議獻甲鐵艦一隻山口藩知事毛利元德亦獻軍艦二隻膳所

萬國記註國史略卷之七　○四十一　五書房梓

定僞造寶貨律
德島藩兵焚略稻田采邑須本

藩知事本多康穰以諸藩城郭存割據形迹請撤之曰使天下衆庶知海內一家制議聽之○定僞造寶貨律先是贋金布滿天下遂令各藩曰去歲函館平定以前私鑄貨幣者兵馬倥偬之際係一時權宜因不問其罪以後犯之者因律專決○五月置文書司於外務省○始定陸軍國旗○定訟庭規則○六月待詔院出仕木戶孝允任參議○架電信線於東京長崎間○設小學校於東京府尋置中學校○是月德島（阿波）藩士襲其舊宰稻田邦植采邑毀壞第宅闔藩騷擾朝廷遣吏鎮定之尋移邦植於北海道（邦植稱九郎兵衛爲德島支封戊辰之役邦植首應官軍頗有功勞是以欲別圖獨立遣其臣二名賴藩知事茂韶上奏茂韶不懌請使邦植移住北海道其臣屬聞之大慍益執前請不止茂韶在東京令吏說諭之不聽乃糾合黨與放火稻田采邑須本銃殺數十人遂走讚岐茂韶就國盡罰其首謀者後邦植以戊辰之功敘從五位併其臣屬

追謚大友大炊九條三帝
薩藩橫山安武投書集議院自刄

移住北海道爲開拓使貫屬）○七月追謚大友帝曰弘文天皇淡路廢帝曰淳仁天皇九條廢帝曰仲恭天皇○使開拓次官黑田清隆兼知樺太島○是月二十七日薩藩橫山安武（正太郎）投書集議院極陳時弊十條自刄其門側官獎其志賜祭資金○（論曰曩者關西殉難之士以長門爲多蓋以其累經內訌外憂敗而復振也若夫鹿兒嶋則養士七百年最爲舊國其慷慨激烈視死如飯者其士風也而死事者除戊辰戰死外不過日下部有村美玉田中數人蓋由幕之季內外多事而恐鹿兒嶋威名欲賴其力以靖內外之難故雖有觸幕忌者不欲害薩人以生事是其所以不甚失士歟而今口富廟堂之器不亦宜乎獨武安不恤綿於維新之日而結纓於待詔之門其言發於至誠足以興起頑懦朝廷褒稱悉至唯恤言中有誤聞云云之語開拓次官黑田清隆上疏曰橫山忠愛棄身獻言豈可揚其誤聞使天下疑朝廷不能容直言哉苟有誤聞則當表其係何條以告死者靈則死者拜恩於九泉天下亦將仰公明正大之德稱容言聽諫之實此疏爲安武可謂吐氣也而安武一死可以當長門殉難多士也嗚呼士之棄軀爲仁亦多途矣）○是月以普佛二國構兵乃下局外中立令置

萬國記註國史略卷之七　○四十二　五書房梓

以定曰制分爲三等
許平民唱苗字

軍艦於諸港以備不虞至兩國講和撤之○八月先是分民部大藏爲二至是更定所轄寮司及事務章程○頒布鴉片烟販賣律○先是各港在留支那人竊有騙買我童男女于海外者至是嚴禁之○九月議定藩制分爲三等四十万石以上爲大藩十万石以上爲中藩五万石以下爲小藩廢公議人公用人置正權大參事○許平民唱苗字尋廢墨刑○以海陸軍費始定廢軍資金制○廢按察使○熊本藩知事細川護久上表請撤其城郭其略曰自兵制一變專長火器昔時金城湯池今已屬無用抑今日各地有城郭者寔由織田氏肇築安土諸豪相傚也今也三治一致之際亂世遺趾尚碁峙方隅大似防海內一家宏謨者且熊本城往古加藤清正所建築宏壯偉麗殆雄

西陲臣祖先以來依爲藩屏雖非無甘棠之念今尚依然存建國形迹則竟不能一洗旧弊也伏請因天下大体以廢隳本城矣朝議允之及後廢藩置縣遂止其廢撤

天皇大閲練兵

○是月天皇臨幸越中嶋大閲練兵是日暴風雨海水驟溢儀衛或有溺死者

改革兵制

○十月改革兵制海軍用英式陸軍用佛式○詔追録中山忠光忠光忠能子癸亥之役擧兵於大和及事敗客死長門死國事之功贈正四位并賜祭粢金○閏十月置大中少辨使於外務省以鮫嶋尚信森有禮爲少辨務使遣尚信於英佛孛三國有禮於米國並任交際事務且管轄留學生尋定東京駐在外國人游歩區域○頒陸軍兵學令置寺院寮於民部省

置工部省

○始置工部省管轄鑛山製鐵燈臺鐵道電信等工業

詔宥加陽宮罪

○詔宥加陽宮罪復其本貫先是加陽宮有罪謫于安藝至是處

以寛典宥畈復之

廢諸大夫以下位階

○廢諸大夫以下位階禁以國名若旧官名爲通稱○十一月東京海軍所爲海軍兵學寮大阪兵學寮爲陸軍兵學寮○頒徴兵規則○定歴世山陵追祭式○勅遣大納言岩倉具視於薩長二藩下手詔召嶋津久光毛利慶親尋遣參議木戸孝允於長藩大久保利通於薩藩明年廢藩之事蓋基于此○高知藩知事山内豐範建言廢士族禄制更給禄券試請行其藩聽之○是月二十四日杵築藩加藤龍吉關宿藩黒月友次等傷南校教師英人某於途明年捕龍吉等處絞若流○頒府藩縣交渉訴訟規則○瑞典那耳回國條約成○十二月新律綱領成敕分布海内

米澤藩雲井龍雄謀叛

○米澤藩雲井龍雄謀叛捕斬而梟之初龍雄稱恢復徳川氏竊圖不軌結黨與峙糧仗遥在其藩地爲之策應將擧兵事覺伏誅人比之慶安之變云○定皇族華族舊堂上禄制收其采地給以廩米○收諸國寺社領地定除四親王伏見桂有栖川閑院之外諸親王皆自二男賜姓列華族制○定海軍服制○是月信濃士寇群起尋平○是歳追賞南部藩士目時政明中島常明死節戊辰之役二人竭力反正不得志遂自殺並賜祭粢金

洋式燈臺成

○相模城嶋洋式燈臺成自是累築遍於各地港岬

法布二國大戰

○是歳〔意〕王逐法皇并羅馬遂遷其都〔布〕王與法帝拿破侖生隙遂以大兵五十万作三軍親與太子率兵入法國連戰皆克禽法帝圍巴黎司軍增至百三十萬皆屯法國議和許納土償金獲二州地人口八百五十五萬兵費五十億于福蘭格〔俄〕俄乘法布戰隙敗黒海之約繫小兵艦于黒海口岸〔法〕法帝以伊國王位之故與布國有大隙兩國遂宣戰帝將兵五十萬伐布軍敗爲虜法國大擾民主黨墳起守巴黎司與布戰遂議和償金

刺客殺參議廣澤真臣

○四年正月九日有人夜刺殺參議廣澤真臣於其邸朝廷悼其非命賞其勲功贈正三位賜金幣○廢金銀利子定限

置郵便局於各地

○始設郵便於兩京大阪間遂大行于海内人皆便之國内人民文書往復盡畈政府所轄置郵便局於各地納貨銀於官以配達之其施設方法漸次就緒至翌年三月廢貨銀更粘公印于封表以爲徴海内一般皆倣之○二月詔徴薩長土三藩兵爲親兵○是月大阪造幣寮成○丁抹公使請通万國電信線於長崎政府特許之尋竣功後以東京以西架長崎之線直接續此線遂通海外之信云

祭神武天皇於神祇官

○三月祭神武天皇於神祇官令各地方官行遥拜式著爲例典○更定宣旨書式

始置鎭臺

○四月詔置鎭臺於東山西海二道

許平民乘馬

○許平民乘馬○改正戸籍法○遣欽差全權大臣伊達宗城於清國假結條約○五月關西大風雨海溢漂没廬舎死亾頗多○遣參議副嶋種臣於魯國議樺太境界○定親兵軍服軍帽制○六月廢寺院御所門迹等名稱除皇族之外禁用菊章

更置司法省

○廢刑部省弾正臺更置司法省

福岡藩士等贋造楮幣事覺伏誅　發行新貨幣　廢藩爲縣召各藩知事悉住東京

○定諸寺院祿制、廢其執奏、令地方官管轄之、尋廢僧侶位階、○從二位毛利慶親卒、遺表請改封建爲郡縣、以固國本、天皇嘉納之、詔贈從一位、以褒賞勤王首唱之勳勞、○七月、詔黜福岡藩知事黑田長知、斬大參事立花增美等五人、其餘流徒有差、長知以帑藏空竭、兵役多端、國用不支、贋造楮幣、以充其費、至是發覺、故有此命、以有栖川親王熾仁爲福岡藩知事、○發行新貨幣、圓形金銀、或曰、本邦貨幣之制、肇武田氏、蓋撰造葡萄牙人所齎圓形貨幣、所謂甲州金是也、後豐臣氏、德川氏、造小判或方形貨幣、至是始頒造幣規則、擬以洋製、○詔廢藩爲縣、召各藩知事、諭解其職、別勅薩長肥土四藩知事、賞版籍奉還首唱之功、又嘉尾肥阿因四藩知事、襃上郡縣議之意、遂令居住東京、爲其貫屬、○詔廢從前諸官省、新置太政官、神祇、外務、大藏、兵部、文部、工部、司法、宮內八省、及開拓使、改太政

廢穢多非人稱　差遣特命全權

官官制、新置正院、左右院、廢左右大臣以下諸官、置太政大臣、納言、參議、樞密史、以右大臣三條實美爲太政大臣、○八月、釐定官制、以太政官爲本官、諸省爲分官、寮司爲支官、設官等十五、三等以上爲勅任、七等以上爲奏任、十五等以上爲判任、武官四等以上爲勅任、尋廢納言、樞密史、置太政大臣、左右大臣、參議三職、○置鎭臺於東京大阪、定四鎭臺所管、○廢穢多非人等稱、令齒平民、尋允華族之與平民通婚嫁、○令天下人民散髮脫刀隨其意、○定船稅規則、○是月、詔停貢獻、○九月、特賞從三位嶋津久光積年功勞、更班華族、分宗家賞典祿五万石充其家祿、○是月、改官吏歲祿爲月俸金、○置明法寮於司法省、○十月、以外務卿岩倉具視爲右大臣、兼特命全權大使、

公使歐米諸國　佛米蘭諸公使參朝　改置府縣爲三府七十二縣

遣歐米各國、參議木戶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輔伊藤博文、外務少輔山口尚芳爲之副、○始發行三井商社證券、與貨幣同通用海內、○是月、佛國全權公使、米國水師提督參朝、天皇賜弍謁見、尋和蘭公使參朝、○十一月、大嘗、其翌修豐明節會、賜酺羣下、○定府縣官制、改知縣事爲縣令、知府事仍旧、舉海內爲三府七十二縣、府東京、京都、大阪、縣神奈川、兵庫、長崎、新瀉、埼玉、入間、足柄、木更津、印旛、新治、茨城、群馬、櫔木、宇津宮、奈良、堺、安濃津、度會、名古屋、額田、濱松、靜岡、山梨、大津、長濱、岐阜、筑摩、長野、仙臺、福嶋、平、若松、一關、盛岡、青森、山形、置賜、酒田、秋田、敦賀、福井、金澤、七尾、新川、柏崎、相川、豐岡、鳥取、嶋根、濱田、飾摩、北條、岡山、深津、廣嶋、山口、和歌山、名東、香川、松山、宇和島、高知、福岡、三潴、小倉、大分、伊万里、熊本、八代、都城、美美津、鹿兒嶋、後改爲六十縣、郡縣之制、始定于此、○廢普化宗、及盲人官職、○是月、姬路土冦蜂起、壞縣廳、殺官吏、但播二國大擾、官兵討平之、初自官廢穢多、

華族外山光輔等謀不軌事覺賜死　始置東京裁判所　特旨復朝彥王宮號解容保定

齒平民、姬路村民不服、所在蜂屯、遂犯但馬、火其村落、逼生野縣廳、縣吏白洲文吾等、徑赴但馬、欲鎭撫之、遂爲土冦所殺、地方大擾、官發鎭臺兵、悉勦誅之、土冦立平、遂捕誅首謀十餘人、因吊文吾等、賜以祭粢、○十二月、華族外山光輔、愛宕通旭等、謀不軌、事覺、賜死、捕其黨與數十人、處以流斬、初光輔憤政体變更、天皇駐蹕東京、還幸無期、欲除當路有司、縱火皇城、奉天皇西京、以號令四方、黨與頗衆、山口藩脫隊、仍在九州者、約爲之應援、至是發覺、遂自盡、○始許華士族營商業、○置東京裁判所於司法省、掌府下聽訟斷獄、○許百官靴履上廳、○始置女學校、○是月、澳太利國條約成、○改平縣爲磐前縣、一関稱水澤、福井稱足羽、○是歲、普王納日耳曼全國議院之議、上日耳曼帝之位、兼布魯司王位、法法人開民衆公會于波耳多、巴黎司激黨大起、敵之、自是民主黨圖府城、連戰不決、府城爲激黨所焚毀、法人遂立共和政治國、○五年正月、始行元始祭、後爲恒例、○以特旨復朝彥王宮號、叙三品、解保科容保、松平定敬等禁錮、免榎本武揚、大鳥圭介

敵等禁錮　更置海軍陸軍二省　皇太后行啓東京　置教部省　置區長戸長　天皇大閲兵　天皇巡幸畿内

等十餘人獄、叙徳川慶喜於從四位、伊達慶邦、南部利潤以下八人於從五位、先是騷亂之餘、人心洶洶、各懷疑懼、朝廷勵精、恩威並行、至是遠近悅服、○追賞元近衛家婢村岡勤王操志、賜穀二十石、以終其身、尋悼惜故和泉守眞木保臣首唱大義、殉于國事、歳賜祭粢穀十石、○以永井尚志、大鳥圭介爲少議官、○頒出版條例、○二月、廢兵部省、更置海軍陸軍二省、○定海陸軍律、○是月、始發行洋製新紙幣、又解田地町地賣買之禁、○三月、皇太后行啓東京、○廢親兵、更置近衞兵、定其條例、○頒勅奏官位犯罪條例、○廢神祇省、置教部省、更令神官僧侶遵奉教旨、○一向宗改稱眞宗、命東西本願寺列華族、○是月、以東京城爲皇居、別置離宮於赤阪（旧紀州藩邸）、○令開港場府

縣廳揭國旗、○四月、廢糺問司、置陸軍裁判所、○廢庄屋年寄名主、置區長戸長、○置教導職、尋以神官教導職分爲東西兩部、○始許僧侶食肉娶妻蓄髮、○禁典賣土地於外國人、○以藩債爲公債、禁以旧知事及士族家祿充抵償、○先是外務權大丞丸山作樂（長崎縣士）與豐岡縣士畑常世等謀、聚兵將襲朝鮮國事覺就逮捕、○是月、信越土寇蜂起、官兵進勦討平之（先是旧會津藩士渡邊悌輔近藤慶次等、自奥羽事平、逃流寓信越間、沈滯轗軻、怏怏不樂、時有流言云、官有廢佛之議、於是悌輔等與月岡村安正寺僧月岡帶刀謀、倡徳川回復、煽動暴徒二万人、過新潟縣、殺傷官吏、至是悉捕誅之）、○二十九日、天皇大閲兵于大和田（總下）、賜地名曰習志野原、永爲演武地、○設小學師範學校於東京、募生徒入學、○始置邏卒總長於府下、○五月二十三日、天皇西巡、御龍驤艦、發東京、謁伊勢大廟、

山陽西海　定身代限規則　定學制分學區　廢僧官使僧侶冒姓氏　東京至横濱鐵道竣功　冊琉球王爲藩王

尋幸大阪、以本願寺爲行在所、遂抵西京、六月、謁後月輪東陵、再幸大阪、覽造幣寮、巡鎭臺及諸學校、航至下關、遣使於櫻山招魂場、吊陣亡及殞命國事者、巡長崎熊本、幸鹿兒嶋、覽海陸攻守操練、遣使於鶴峯招魂場以吊之、受琉球藩使獻方物、尋過兵庫、祀湊川神社、還幸東京、○是月、皇后行啓相摸温泉、○正二位山内豐信卒、詔贈從一位、賜金幣、特賞維新之偉勳、○始定身代限規則（凡華士族平民有負債不能償者、各出其所有物賣却以償之、世謂之身代限）、○始設海關於室蘭厚岸二灣、廢其在幌泉者、尋設電信機自札幌至函館、接續青森線、○七月、下令諸道廢傳遞及助役法、新設和雇法、○八月、改司法省官制、尋置裁判所於關東諸縣、後置于諸府縣、○頒布學制、分全國改爲七大學區、以東京、愛知、大

阪、廣嶋、長崎、新潟、宮城爲大學本部、○始置國立銀行、○是月、遣外務大丞花房義質少記森山茂等於朝鮮國、以修交誼、○置警保寮於司法省、○改正山梨縣貢法、士民沸騰作亂、縣官告之於上、田分營營兵討平之（初武田氏管甲斐國也、薄租税以收人心、及徳川氏時亦依舊不改、至是以貢法失當、欲釐革之、人民大憤、各提竹槍小砲、過縣廳、恣殺官吏、遂捕其主謀者、處絞刑徒役其黨與）、○九月、使僧侶冒姓氏、廢修驗宗、復歸眞言天台二宗、○東京至横濱鐵道竣功、天皇臨幸停車場、行開業式、文武庶僚及各國公使等皆從焉、令庶民縱觀之（本邦用滊車是爲始）、○頒布伊勢兩宮遙拜式、以九月十七日每歳舉行之、○是月、琉球國正使尚健、副使向有恆等入朝、乃上其王尚泰賀表、且獻方物、天皇延見、因冊封尚泰爲藩王、擬以一等官、列華族、賜金幣及邸第、○（琉球始曰沖繩島）

在我南海十二島中上世天孫氏創其國延及七百年前舜天王尊敦代立實爲源爲朝之子初保元之亂爲朝流于伊豆後逃入此國娶大里按司之妹生一男是爲尊敦尊敦識量卓絶土人推戴之令就王位後三代天孫氏再興又爲尚姓是以其王族並稱源尚二姓來聘本朝乃至五百年前始屬明國受其封爵衣冠悉擬明制遂不朝我國後嶋津氏出兵征伐之爲薩屬國後清康熙帝遣冊封使以封國王爲例自是每歲納租稅於薩或納貢船于清以介居二國間至是更爲我藩王及臺灣之事起我邦與清國生議論互爭其藩屬終歸我版圖云○置海關於江刺港○廢編輯寮

魯國皇子來朝

置大中小督學於文部省○十月魯國皇子來朝天皇同車幸陸海軍觀操練○下放解娼妓之令以禁娼家苦使初秘魯國船遇颶漂著横濱其船載賣女數百皆支那人也苦其虐使潛乞哀外務省乃報清國送還之拘其船有議者曰我邦倡家之虐使娼妓與賣奴者何以異也於是官出此令云

令放解娼妓

○十一月禁僧侶托鉢○詔廢大陰曆頒行大陽曆以十二月三日改爲明治六年一月一日遂推歩時月改定天長節及諸官祭以神武天皇即位爲紀元尋以此日名紀元節

廢大陰曆頒大陽曆

○定勅奏判任官及非役有位大禮服以從前衣冠爲祭服尋定皇族大禮服○定陸軍懲罰令○廢造船製鐵二寮併之製作寮○合教部文部二省○十二月頒徵兵令定常備後備國民三軍分陸軍爲砲騎歩工輜重五兵尋出血稅令布告以生血報國恩之意○是歲東京府下電信線成○以豊國社東照宮列官幣社○是歲改仙臺縣爲宮城縣盛岡爲岩手大津爲滋賀金澤爲石川松山爲石鐵長濱爲犬上安濃津爲三重名古屋爲愛知伊万里爲佐賀深津爲小田熊本爲白川宇和嶋爲神山廢七尾分屬石川新川廢犬上合滋賀廢額田合愛知○始點瓦斯燈於横濱市街後漸次及東京諸縣○是歲唐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卒國伐机窪令割其地得之米英人納償金一千五百五十萬元初南北戰之時英人破

定大禮服

頒徵兵令

始點瓦斯燈

号外中立陸助南部因生紛議數年不決附各國審議遂結案云

○六年一月廢人日上巳端午七夕重陽五節以紀元節天長節爲祝日○定置鎭臺於東京仙臺名古屋大阪廣嶋熊本爲六鎭臺○二月許比丘尼還俗婚嫁及婦女爲戸主華士族平民互養其子爲繼嗣○廢東京邏卒更置巡査○申禁復讐因下令曰殺人是國家大禁罰人者乃政府公權自古我國以復父兄之讐爲子弟之義務雖出至情或不得已竟不免以私義犯公權其弊不問事之故誤理之當否唯挾復讐名義輒相搆害可謂濫矣自今以往若有其至親遇害者當速具狀上告禁私擅殺傷因改正父祖被毆律及禁正犯罪律○東京府各區設小學校令男女六歳以上悉就學○擇各地勝區置公園○

申禁復讐

男女六歳以上悉就學

下令府縣爾後揭示官令於通衢○改徒場稱懲役場○三月天皇斷髮皇太后皇后落黛剝鐵漿○詔許與外國人通婚嫁○外務卿副嶋種臣爲特命全權公使遣清國議臺灣朝鮮事秘魯國公使來朝請締條約終議我處分清民之事外務少輔上野景範與其公使往復辨論不決乃請魯帝決之乃審判以我國爲直○行地券法更定土地名稱爲皇宮地神地官廳地官用地官有地公有地私有地除稅地八種尋廢田畑石高稱呼代以段別廢田畑貢納舊法更設地劵賣買法以本價百分三爲地租○四月天皇幸鎌倉閲野營演習○五月五日皇城火天皇遷幸赤阪離宮乃以離宮爲假皇居以馬場先門内元教部省爲太政官代○更定太政官職制○大藏大輔井上馨

許外國人婚嫁

行地券法

皇城火

置内閣顧問

頒賜皇上御影於府縣

禁火葬

同三等出仕澀澤榮一罷。初馨等辭官上表曰、政理與民力相抵牾。因陳當今國債一千万圓、而一歳經費爲一千万圓不足。政府以參議大隈重信爲大藏省總裁、再査覈之。重信乃上陳馨等計算出臆度、不可信。更加精算、條擧以示内外。時論紛紜、未知孰是云。○詔以從二位嶋津久光爲内閣顧問、位班大臣下。○參議西鄕隆盛任陸軍大將兼參議。○是月、北條縣土寇暴起、剽掠近邑縣廳。大募地方士族、一擧勦討、事立定。初徵兵之令出、縣民頑固、不解血稅爲何義、竊以謂此浚膏血以報答皇恩也。忌害其他新政不便於己。所在蜂起、欲波及他縣。縣廳遣兵鎭定之、遂捕誅其黨。○六月、奈良縣令四條隆平請下賜皇上撮影御容、使人民瞻拜、聽之。尋頒賜各府縣。○廢府縣投書匭、建言書疏令上集議院若管廳。○頒布改定律例。○創定外國人訴訟規則。○定證印稅法。○是月、越前・美作・筑前・阿波・讃岐土寇蜂起、火村落、毀官廳、皆愚民由不憚改曆徵兵新令也。○七月、許輸出米麥于海外、免海關稅。○置國債寮於大藏省。○頒日本坑法。定違式詿違九十條。○禁火葬。○八月、廢訴訟律越訴條、有不服裁判所及地方官審理者、令據控訴條規訴之。○九月、特命全權大使岩倉具視等自歐州歸朝。○設師範學校於大阪。○魯國特命全權公使澤宣嘉、未及至于任卒。詔贈正三位、賜金幣、賞維新之勳勞。○是月、開成學校成。○十月、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外務卿副嶋種臣任參議。○定府縣判任官職掌、分爲庶務・聽訟・租稅・出納四課、使大屬以下掌之。○陸軍大將兼參議西鄕隆盛辭兼官、去之國。參議大藏省總裁大隈重信兼任

一時掘臣比肩罷退、是必有故。蓋異日肥薩之變、未曾不胚胎于此矣。

置内務省

喰違之變

大藏卿、參議大木喬任兼任司法卿、工部大輔伊藤博文任參議兼工部卿、海軍大輔勝安芳任參議兼海軍卿、寺嶋宗則任參議兼外務卿。參議副嶋種臣・後藤象二郎・板垣退助・江藤新平上表辭官、允之。初朝廷屢遣使於朝鮮、修隣好。朝鮮擯國書、其答書亦多不遜。於是征韓議大興。既而岩倉具視・木戸孝允等自歐州還、抗論以爲不可。隆盛遂謝疾、皈鹿兒嶋。種臣等相踵辭職去。内外物論大興。○定新聞紙條例。○十一月、置内務省。○迎後鳥羽天皇靈駕於隱岐、土御門天皇靈駕於阿波、合祀攝津水無瀨宮。○十二月、太政大臣三條實美有病、上表辭職、優詔不許。○迎淳仁天皇靈駕於淡路、合祀白峰宮。○課家祿稅官祿稅、以充海陸軍費。又設家祿賞典祿還納法、其自請還納者、給六年全額。○是歲、東京銀座街家屋建築竣功。本邦市街摸洋風者、是爲始。○廢足羽縣、合敦賀。廢美美津・都城二縣、置宮崎縣。廢八代、合白川。廢神山・石鐵二縣、置愛媛縣。合香川於名東、柏崎於新潟。廢印幡・木更津二縣、置千葉縣。廢群馬・入間二縣、置熊谷縣。合宇都宮於橡木。○是歲、[波]王慕歐州文物、是歲遊歐州各國。[日]開萬國博覽會于維也納、結搆極盛、大益利財之業。[西]國又大擾、王出奔。葡國國人立民主會、又大擾。西印度屬嶋叛、遣兵伐之。

○七年一月四日、諸長官上表奏前年成績、後以爲例。○天皇幸於日比谷操練場、行軍旗親授式。○是月、置勸業・警保・戸籍・驛遞・土木・地理六寮及測量司於内務省、定其職制。○置東京警視廳。○十四日、高知縣人武市熊吉・武市喜久万等傷右大臣岩倉具視於喰違、後捕熊吉等九人誅之。具視傷尋愈。先是參議西鄕隆盛等以征韓議不行、辭官歸國。熊吉等亦主張征韓者、竊自謂沮抑征韓者則出大臣之意、欲除之以動朝議、遂及之。

論起民選議院

云、○前參議副嶋種臣、後藤象二郎、板垣退助、江藤新平等連署上表、請起民選議院、其略曰、出代議士於諸國、以採用輿論公議、立國憲、以矯有司專制之弊、加藤弘之投書駁論、未至其期、爾來兩議聚訟、處士橫議、至今未已、○勅節宮中經費、每歲金三万六千圓、充海陸軍費、

置皇宮於青山

○置皇宮於青山、稱青山御所、皇太后徙御焉、○是月、以榎本武揚爲特命全權公使、駐劄魯國、○論曰、近世志士、國爾忘家者、不可更僕、而主唱勤王、損身於攘夷之論、而不悔者有之、慷慨國難、汙血於東征之鋒、而不悟者有之、一海寇視洋人、一僞勅視王師、惜乎、使此輩及今日、覩宇宙之勢、而有所警發覺悟、則其氣足以培養國力也、昔季路之賢、自稱勇且知方、而倉卒與衛輒之難、仲尼蚤知其不能死、然從軍之才、請長纓係南越、蘇軾嘗論、使之嘗歷艱難、必悔其說、世人多不乏於才、而乏於氣、凝者散、閉者開、向之唱攘夷者、與抗王師者、皆革面洗心、四海兄弟、萬國比鄰、可謂盛矣、余獨悲不可起死者令生、一堂握手談笑也、

江藤新平等起

○二月、江藤新平、嶋義勇等、據佐賀縣作亂、

兵佐賀

官軍連戰、悉誅夷之、初新平以戊辰以來、功勞最大、朝遇優渥、官至參議、位陞四位、然以征韓議不容、辭職歸國、時佐賀有二黨、曰征韓、曰憂國、各誘其徒、將舉事、會宮內省出仕島義勇、在東京、解職家居、鬱鬱不得志、遂聞縣地動靜、竊以謂是可以投機逞志也、至是託言鎮撫、抵佐賀、與新平謀、以煽動黨與、恣刼豪户、取軍資金、遂舉兵逼縣廳、先是岩村高俊任佐賀縣權令、未赴任、而大屬以下爲縣吏者、率本縣士族、多黨賊者、參事森長美力不能制、避難於小倉、電機報警東京、戒嚴、四日、下令熊本鎮臺出兵鎮之、而未發、高俊聞變至熊本、與陸軍少將谷干城謀、自率臺兵、入佐賀城、遠近騷然、十二日、詔內務卿大久保利通、陸軍少將野津鎮雄、大藏大丞渡邊清等、鎮之、未至、賊既攻佐賀城、官軍苦戰卻之、明日賊又來攻、圍城數匝、解東門一角、三面合擊、城遂陷、陸軍大尉大池蠖二、及大屬小出光照、中屬中嶋修平等死之、詔伏見宮嘉彰親王、爲征西都督、陸軍中將山縣有朋爲參軍、發東京、大阪廣嶋鎮臺兵討之、內閣顧問嶋津久光、亦西下、備變、既而官軍四面逼佐賀、勢大振、賊據要地者盡敗、新平義勇等、知勢不可抗、亡命至鹿兒嶋、訪西鄉隆盛、謀其營救、議不諧去、獨朝倉尚武等、仍扼守轟路街道要害、官軍奮戰破之、遂生擒尚武、是日、降者千五百人、官軍遂入佐賀城、總督宮尋至、大賞軍士、逮捕新平於土佐、義勇於薩摩、梟斬之、尚武等十餘人亦伏誅、其他兇徒、就懲役、或除族者、三百七十餘人、於是佐賀亂始平、

新平義勇等伏誅佐賀亂平

先是佐賀縣士前山精一、與其同志二百人、夙屬官軍、尤有戰功、至是官賜金帛賞之、○置巡查于警視廳、○是月、設師範學校於愛知、廣嶋、長崎、新潟、宮城、○三月、設女子師範學校於東京、○復

置政表課於正院、○全國户籍表成、○四月、以內閣顧問嶋津久光任左大臣、○大阪至神户鐵道竣工、滊車發行、○詔遣問罪師於臺灣、置蕃地事務局、以參議大隈重信爲局長、以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爲生蕃事務都督、延米人李仙得、與其謀議、以陸軍少將谷干城、海軍少將赤松則良爲參軍、以有功明光三國日新孟春諸軍艦、擊臺灣、先是琉球船遇颶海上、漂抵臺灣、琉人爲土蕃所殺戮者五十四人、尋小田縣漂民、又被屠戮者四人、琉藩具狀以聞、天皇赫怒、故有此命、

臺灣之役

○五月、西鄉從道等、率兵三千餘人至長崎、尋重信等亦至、初討蕃之議起、從道令人謂其兄隆盛曰、弟總海陸兵、將遠入異域、非獲精兵、無以濟事、隆盛募壯士八百、躬送至埔頭、訣別曰、子等自今一身委之都督、敵愾決死、以揚我武、衆皆躍踊從之、政府置領事館於清國厦門、以陸軍少佐福嶋九成任領事、參蕃地事務、給籍牌於我各港僑寓支那人、定其條規、○內

米國公使建議守中立規則

務卿大久保利通至長崎。西鄉從道發兵入臺灣。（時米國公使建議曰、同盟國有戍事、不許載我人民及舩舶、載在中立規則、令貴國將有事臺灣、既發軍艦入清國版圖、則彼亦以戰目之必矣、而所其傭役人民器械等、皆關係我米國、則彼必以我爲援貴國擯彼、而援此何有於盟哉、請速返李仙得、由是政府遣使于長崎、命大隈重信班軍、從道不懌曰、舉軍有死之心、無生之氣、駕馭一誤、則潰裂四出、不可復制、其禍非佐賀比、即强停我行、則我直奉還勅書、獨自擒虜窟、死而後已、重信等慰諭之不聽、即夜將發港、會利通至長崎、與從道重信議決蕃地處分之事、戒勿慢用兵而歸京師、從道等率兵千六百、乘孟春日新明光三國高砂諸艦、直赴臺灣、泊于社寮港、水陸兵艦悉達焉。）○我軍置本營於龜山、招撫番民、遠近爭納欵、獨牡丹社兇頑不服。從道遂進軍車城、入石門口、虜據山戰、擊卻之、遣輕兵二百、自竹社風港石門三道進、石門巉巖壁立、稱爲天險、虜據險亂射、我兵繞出其背、據峻望俯擊、虜辟易、我兵奮進、擊殺一酋長、斬獲無算、牡丹社退據險狙擊、殺傷我兵、從道大怒、分兵深入溪

我兵奮進斬其酋長

水洞、奔勢如激箭、諸軍攀岩角而進、蕃人涉險如飛、我兵不能追獲、從道返兵、爲持久之計、塞險火窟、絕糧道、虜震慴出降、至是生蕃略平。○參議兼文部卿木戶孝允上表辭官、允之、即日補宮內省一等出仕。（以討臺議不合也。）○六月、迎順德天皇靈駕於佐渡、合祀水無瀨宮。○設北海道屯田制。○先是政府遣全權公使柳原前光于清國、告討蕃事由、支吾報異議、前光報狀至、是下令徵兵、海內物論洶然。○八月、參軍赤松則良自臺灣趣上海、報曰、清官王凱泰率兵二万向臺灣、於是廷議以參議大久保利通爲特命全權辨理大臣、遣清國、委以和戰之權、三等議官高崎正風、租稅助吉原重俊、陸軍大佐福原和勝等從焉。○是月、議長伊地知正治任參議兼議長、陸軍中將兼陸軍卿山

遣辨理大臣大久保利通於清國

縣有朋、陸軍中將兼開拓次官黑田清隆並任參議。○九月、大久保利通達上海、李仙得亦來會、抵北京、與其大臣恭親王文祥等論臺灣征討之事、辨論不決、利通條例二事附之而出、既而答書至、意頗無稽、利通再至衙門詰之、文祥等固執前議、利通大怒、致書文祥等曰、議卽不諧、則我當達吾意耳、尋撤公使館將去、電報連達、我敵愾之氣溢于海內、薩人請私費以從役者一万八千人、其他高知廣嶋金澤等士人、皆聞風欲起、利通治裝、清國物議大興、事變且不測、駐劄英國公使威德居間調停、和議乃成、清國遂償辨被害難民撫恤銀十万兩、臺灣嶋修道建房費四十万兩、翌日、利通以下發北京而還。○十一月、辨理大臣利通至自清國、明日、天皇御太政官、利通復命、尋西鄉

論臺灣征討之事

和議成辨理大臣大久保利通歸朝

從道以下諸將士凱旋。○是月、詔祀佐賀陣亡士于招魂社。○十二月九日、金星經過太陽。（太陽左上有豆大黑點、是乃金星經過太陽面也、盖米佛諸國星學士、或以國命、或費巨資、來我長崎實測之者、輻湊相踵、豫算我邦本年當觀望之度也。）○是月、東京名古屋大阪三鎭臺步兵聯隊編制成、行軍旗親授式。○特以護王神社談山神社爲官幣社。○是秋、令海內將開地方官會議於東京、頒議院憲法及規則、會支那事起、因延會期。○是歲、捕高知縣人宮崎岬千屋孝卿等、悉處之刑。（先是岬等憤教院混淆神佛、自謂掃蕩妖教、興復神道者、莫如焚佛宇盡除之、遂放火芝浦大教院燬之、又胥議將火淺草觀音堂、未果、事覺、官捕而斬之、時人呼其輩爲神狂。）○設郵便爲換金方法、定飛信遞送規則。○（是歲〔唐〕日本辨理大臣大久保利通來會攝政恭親王等、成盟約、撤駐臺之師、大學士直隸總督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建議、請遣公使於日本及西洋通商各國、帝崩、醇親王子載湉入嗣位、〔法〕廢帝拿破侖殂于英國、〔英〕自由黨罷、守舊黨代之、初下令解散議院、更撰議員、守舊黨得投

金星見

神狂

票多數執政務是歲亞非利加西岸旱西
迎前女王子爲王亂擧平西印度嶋亦平

置元老院大審院

○八年二月廢陸軍省造兵武庫兩司○二十二日行臨時祭於招魂社天皇親臨討藩海陸軍士官兵士扈從焉○始課烟草稅更制酒類稅則車稅則○三月從三位木戶孝允正四位板垣退助並任參議○定行政警察規則○解米穀輸出禁○置地租改正事務局○四月天皇幸德川昭武邸覽其祖先光圀及父齊昭手書○十四日廢左右院置元老院大審院詔曰朕卽位之初首會群臣以五事誓神明定國是幸賴祖宗之靈與羣臣之力致今日小康顧中興日淺內治未全朕乃擴充誓文之意更設元老院以定立法之源置大審院以鞏司律之權又召集地方官以通民情圖公益漸建立憲政體欲與汝衆庶

廢火葬禁止令

開地方官會議

俱賴其慶汝等宜体朕意○改左院歷史課稱修史局○內務卿大久保利通兼任米國博覽會事務總裁○五月廢明法寮及正權大中少判事及解部等官更置判事判事補廢海軍省中造兵武庫兩司及陸軍省中兵學寮○撫恤琉球藩民漂流罹慘毒者給米千七百石○廢火葬禁止令○置上等裁判所於東京大阪長崎福嶋四所定控訴上告規則尋移福嶋裁判所於宮城○詔定勳等賞牌從軍牌尋改稱勳章從軍記章○以西鄉從道爲米國博覽會事務副總裁○是月秘魯國條約成○六月參軍伊知地正治任一等侍講○廢內務省中各局更置庶務記錄飜譯用度土計博物館諸司○二十日開地方官會議于淺草本願寺以參議木戶孝允爲議長天皇率文武

頒讒謗律新聞紙條例

朝鮮江華島人砲擊我雲揚艦

百官臨幸許華士族官吏及平民傍聽尋天皇再臨議會親策道路橋梁等事至七月十七日終會此日下令各地方開町村議會遂定民會議長及諸員選擇之制○頒讒謗律新聞紙條例○禁新聞紙除官報公告之外記政務是非○八月定度量衡三器發行規則○置領事官於清國天津○定海軍退隱令○更正府縣市街地稅仍地租凡例改百分一爲百分三○九月改正出版條例○定租稅賦金制賦課全國收入大藏省以供國費者爲國稅諸稅及賦金以供地方費用者爲府縣稅○十月海軍雲揚艦碇朝鮮江華灣爲韓兵所砲擊我兵攻拔砲臺火其城先是雲揚艦測量朝鮮國東南沿海將航淸國牛莊乞薪水於江華島韓人守嶋者遽發砲擊之我兵大愕將上陸

改訂徵兵令

問事由砲擊益勵我艦應擊毀其礮臺艦長井上少佐議襲永宗城韓兵望見亂射斃我水夫二人中尉小笠原某少尉角田某挺進排門而入本艦連發巨砲助其聲勢我兵轉向南門縱火人家烟焰漲天韓兵驚擾渡海遁松山嶋會潮水大漲逡巡間我兵追躡殺二十二人殘兵皆乞降於是搬所獲兵器建國旗于城上守焉明日四顧閴然不復見軍馬之至遂還長崎港報警于東京自是征韓論復起物議洶洶尋遣海軍少將中牟田某於朝鮮保護在留人民○以內務大丞河瀨秀治爲米國博覽會事務局長官○左大臣嶋津久光參議板垣退助上表辭職卽日罷○十一月改訂徵兵令○遣驛遞頭前島密於支那上海尋以森有禮爲特命全權公使駐劄北京○置檢事局

於東京裁判所○更定府縣職務章程○十二月廢宮內省中式部寮屬之正院後又復舊更定元老院內務大藏文部工部省開拓使職制尋更定陸軍教部外務海軍職制○置裁判所於鹿兒嶋山口高知三縣○以陸軍中將兼參議黑田清隆爲特命全權辨理大臣議官井上馨爲副使遣朝鮮○頒千島樺太交換條約先是以海軍中將榎本武揚爲在魯特命全權公使遣魯國與其大臣會比特堡締盟條約以樺太全嶋與魯國以千嶋屬我版圖至是頒布條約

頒千島樺太交換條約

○論曰余嘗展觀北海舊圖熟考樺太全島地形山脈謂樺太不屬魯又不可屬我謂之滿州屬嶋可也彼此隔壤氣候異常非我國民宜寧處之地而我邦人民之所以戀戀于一寒孤嶋者蓋由有漁獵之利也如魯人則不然安永寬政以降自滿州海角進入內地欲兼領此嶋矣其請釐正境界也執政阿部正弘下其議于諸有司議之或謂此嶋古來爲我國之有不可輙許魯或謂樺太中多產石炭魯欲奪之故乞正界也或謂

此嶋境壤相錯限北緯五十度故五十度以南不宜與魯也不决是以魯使之再來欲論定國界執政等尚執前議弗許其後開鎖論隨作無復遑正疆乃至文久二年遣外國奉行竹內某等于魯議疆事魯人抗辨不已竹內等不得已約再就地勢定境界居五年魯人幸幕使不至大起土功殖民人開拓已及五十度以南當是時幕府遽遣小出某等又抗辨定界魯人追咎我不踐前約吁亦不及矣若使魯使再航之日蚤聽其所請何遽蠶食至五十度以南之有哉嗚呼幕府季世因循懲詐者一至于茲可勝慨哉抑樺太嶋除漁獵之外非有利于我者則舉土而付之魯約以收漁利可也而今換以千嶋亦幸矣及于今亦論何哉

○是月天皇行幸雜司谷村覽陸軍兵備○是歲始置浮標於諸國海峽○分割名東縣置香川縣移酒田縣改稱鶴岡移水澤縣於一關改稱磐井縣廢小田合岡山縣

始置浮標於海峽

○九年一月辨理大臣黑田清隆副大臣井上馨赴朝鮮豫以大阪爲征韓本營設事務局于赤馬關陸軍中將山縣有朋往督之○二月置離宮於芝濱崎町○定海上衝突豫防規則○

辨理大臣黑田清隆等赴朝鮮

改正度量衡○是月朝鮮和成黑田清隆等歸朝先是清隆等至朝鮮問砲擊我艦之事由韓廷謝其無狀因與其大官判中樞府事申櫶交換修好條規十二欵至是歸朝復命○三月除着大禮服及軍人警察官之外禁帶刀劍○參議木戶孝允上表辭職允之更任內閣顧問官階如故副議長後藤象二郎亦辭官允之○四月定官吏懲戒例三條曰譴責曰罰俸曰免職○以滿二十年定丁年○定司法警察假規則○開警察議會以川路利良爲議長○五月置勸商局於勸業寮○議官二品親王熾仁任議長正二位岩倉具視敘從一位○分華族爲六部岩倉具視爲督部長伊達宗城久我通久等爲部長○是月定道路等級爲三曰國道曰縣道曰里道○六月朝鮮國修信使金綺綉來朝獻其方物朝廷優待之○置議員主事於正院

朝鮮和成

禁帶刀

定官吏懲戒例

定道路等級爲三

法制局○大阪西京間鐵道成○二日天皇發東京巡幸奧羽地方召縣官於行在所親問民情臨學校工場及經辰巳之戰地遣使吊慰殉難之士遂覽白川桑野三本木等牧場墾田及半田銀山勸獎畜產礦業駐輦宮城縣觀鎮臺治兵尋幸松嶋及平泉寺遂至岩手青森航箱館覽北地開拓召土人賜酒及烟草木綿七月取海路回入橫濱港尋御滊車還幸東京

天皇巡幸奧羽

○論曰龍駕之北巡也親問黔黎之疾苦省稼穡之艱難億兆簞食壺漿抃舞謳歌以比旱雲時雨何其盛也伏惟神武天皇東征肇基於中土列聖繼承雖有南巡北征之舉其遠出幸東北絕無而僅有者景行天皇之觀東海也而皇上能以万機之暇親巡北陬蓋聖朝廢封建以來四海一家率土之濱盡是天子之赤子而巡而撫之實方今之急務安得垂拱于九重之中深深穆穆徒比唐虞之無爲乎蓋我皇上巡幸自奧羽始者將以次遍及四海也而百官群吏追陪六龍不厭淫霖潦暑遠于犯蠻烟瘴霧而不聞疾疢之患疲痛之嘆翠華行路万民歡呼呈歌頌奉珍異揭國旗於門舉賀觴於堂欣欣以相慶豈可不謂千載未

定地方官任期例

曾有之盛事哉、尋遣三條大臣、伊藤參議等于北海道、使皈途巡歷奥羽、嗚朝廷爲民庶慮亦深遠也歟○是月、定地方官任期例曰、知事令以十二年爲一期、初任必以權官、毎三年考其治績、以殿最之、參事則不定其任期、以其勉勵褒賞之○禁止新聞紙雜誌雜報妨害國安者○八月、太政大臣三條實美、參議伊藤博文、寺嶋宗則、山縣有朋等、巡視北海道○改家祿賞典祿、永世一代或年限給與之制、自明治十年、發行金祿公債證書賜之○定斷罪証據法八條、一曰被告人眞誠白狀、二曰被告人及其他書簡若手筆文書、三曰官吏檢視記、四曰証左及備考陳述、五曰法廷所任監定者報告、六曰証據物品、七曰徵驗曰推測事實曰顯跡、八曰法律上推測、據此八証以斷罪、唯在法官信認如何○九月、改府縣裁判所、置地方

定斷罪証據法

裁判所於東京、横濵、橡木、浦和、愛知、靜岡、新潟、松本、京都、大阪、神戶、金澤、松山、高知、松江、岩國、青森、一關、米澤、函館、長崎、熊本、鹿兒嶋二十三所、定其所管、以東京、大阪、宮城、長崎上等裁判所分轄之、尋徙岩國裁判所於廣嶋、浦和裁判所於熊谷、一關裁判所於仙臺、米澤裁判所於福嶋、又移橡木裁判所於茨城、改稱水戶裁判所、餘皆稱所移地名○天皇勅議長有栖川熾仁曰、朕今欲根據我建國之體例、斟酌海外各國之成法、以制定國憲、汝其起草案以聞、朕將擇之○十月、改定皇族大禮服制、設賞勳局于太政官、以參議伊藤博文爲局長○二十四日、熊本縣賊起、擊平之、初熊本人大野鐵平等、唱尊攘說、稱神風黨、及廢刀斬髪令下、悲憤謀作亂、糾合二百餘人、此夜暴起、襲

熊本秋月山口諸賊同時起

鎭臺及縣令參事邸宅、殺陸軍少將種田政明、中佐高島茂德等十一人、傷縣令安岡良亮、參事小關敬直等十三人、良亮病創卒、既而臺兵返擊、鐵平與黨與伏刄而死、其餘殺獲殲之、是時秋月賊今村百八郞、藍田靜芳等亦起應之、小倉分營兵擊破之、詔遣內務少輔林友幸、陸軍少將大山巖等鎭之、是月二十八日、山口縣士前原一誠、横山俊彥、奥平謙輔等起萩作亂、聚合黨與携兵器、奪公金、略取萩警察所屯之、防長大震、一誠初爲戊辰功臣、官至參議、以議不合辭職、居常怏怏不樂、至是煽亂擧兵云、十一月、陸軍少將三浦梧樓合諸隊三面擊賊、賊退至玉江橋、反戰不支而走、一誠等航遁出雲、是月二十九日、舊會津藩士永岡久茂應一誠將襲千葉縣廳、與其黨十二人、自東京思案橋航赴下總、事覺、警視廳

永岡久茂應一誠將擧事

遣吏逮捕、賊揮刄殺警部補寺本某等三人、尋捕一誠、俊彥、謙輔、久茂等、悉斬之、徒役其黨二百餘人、熊本、秋月及萩亂乃平○是月、皇后行啓京師○十二月、三重、茨城諸縣土寇蜂起、皆由貢法不便、已尋平○是歲、移白川縣稱熊本縣、廢足柄縣、分屬伊豆國於靜岡縣、相模國於神奈川縣、廢奈良縣合堺縣、廢度會縣合三重縣、廢磐井縣、併陸前國於宮城縣、陸中國於岩手縣、合併宮城縣管轄磐城國於磐前縣、廢新川縣合石川縣、廢相川縣合新川縣、廢北條縣合岡山縣、合併同縣管轄備後國於廣嶋縣、廢濵田縣合嶋根縣、廢小倉縣合福岡縣、廢佐賀縣合三潴縣、尋廢筑摩縣、併飛彈國於岐阜縣、信濃國於長野縣、移熊谷縣廳於上野國高崎、改稱群馬縣、廢濵松縣合靜岡

賊黨伏誅

皇后行啓京師

縣、廢若松磐前二縣、合福嶋縣、合磐城國三郡於宮城縣、廢鶴岡置賜二縣、合山形縣、廢敦賀縣、併越前國七郡於石川縣、其敦賀郡幷若狹國於滋賀縣、廢鳥取縣、合島根縣、廢飾摩豐岡二縣、併播摩但馬二國、幷丹波二郡於兵庫縣、其丹後國幷丹波天田郡於京都府、廢三潴縣、併肥前國於長崎縣、筑後國於福岡縣、併福岡管轄豐前國宇佐下毛二郡於大分縣、廢宮崎縣、合鹿兒嶋縣、廢香川縣、合愛媛縣、廢名東縣、併淡路國於兵庫縣、阿波國於高知縣、

詔減地租六分之一

○十年一月四日、詔減地租六分之一、尋下令曰、地租減額、費用節省、已有聖詔、自今以後、民費賦課、不可超過正税五分之一、

減諸省定額

於是減正院元老院及諸省定額、廢教部省、警視廳、付其事務於內務省、廢各省中諸寮、且廢正院之稱、及正權大少史主事、法制官以下各省大少丞以下、置書記官自四等至七等爲奏任、置屬官自八等至十七等爲判任、大藏省置租稅關稅檢査國債出納造幣記錄七局、內務省置勸農驛遞警視勸商地理戶籍社寺土木衛生圖書博物會計庶務十三局、工部省置書記檢査會計倉庫鑛山鐵道電信工作營繕燈臺十局、改正府縣官等、府知事縣令爲四等、權知事權令爲五等、

廢正權參事置大少書記官

廢正權參事、置大少書記官以下屬官同官省、先是減正税六分之一、除歳入八百万圓、至是政府就官省定額減七百万圓、廢合寮局、陶汰官吏、實爲維新以來大節減、○皇太后行啓京師、○二十四日、天皇御高尾艦行幸大和及京師、○三十日、

天皇與皇太后皇后幸泉涌寺

天皇與皇太后皇后幸于泉涌寺、齋祭後月輪東山陵、以孝明天皇御年祭、許庶民參拜也、

○二月、車駕臨七條停車場、行自京都至神戶鐵道開業式、○定保釋條例、改正司法省大審院職制及控訴上告手續、○十一日、天皇參拜畝火山東北陵、手捧玉串齋祭、縱民觀儀衛、庶民感嘆、天皇還幸京師、以爲行在所、

西鄕隆盛等叛于鹿兒島

○是月、非役陸軍大將西鄕隆盛從五位篠原國幹桐野利秋等叛于鹿兒嶋、初隆盛盡力于王事、以維新元勳恩遇優渥、官至陸軍大將兼參議、位正三位、國幹亦爲陸軍少將正五位、共極人臣之榮、然隆盛以征韓論不容、翻然辭官、與國幹利秋等屏居其鄉、設私學校、驅闔國壯士皆就學、與縣令大山綱良謀、派出校士爲各區長、煽動士人、一縣翕然應之、至是終有叛謀云、先是陸軍駕赤龍艦赴鹿兒嶋縣下櫻嶋、抵其彈藥製造所、悉搬載其硝藥於本艦、以是月四日將拔錨發港、私學校徒群起悉掠之、尋奪海軍提督府、勢益猖獗、會警部中原尚雄等兼縣下視察、皈省、私學徒縛尚雄等、附縣警吏拷掠百端、誣以受官長旨刺殺隆盛、以視察刺殺音通也、爰書既具、乃宣言曰、陸軍大將西鄕隆盛有訊問政府之事、東上焉、從者聽之、衆皆荷銃麕至、

詔討鹿兒島賊

○十九日、詔討鹿兒嶋賊、令天下曰、曩日逆徒掠奪陸海軍所屬銃器彈藥、暴辱監護官吏、奪造船所拘鄕便船、抑留其吏、捕縛警察吏皈縣者、更鎖國境、因遣海軍大輔河村純義內務少輔林友幸問訊事情、兇徒以兵器拒其上陸、欲奪官艦、反跡顯然、不可不征、

以有栖川親王爲征討大總督

乃以有栖川熾仁親王爲征討大總督、陸軍卿山縣有朋海軍大輔河村純義爲參軍、以近衛鎮臺兵討之、遣軍艦十數隻巡備西海、○先是鹿兒嶋縣士族聚者一万五千人、分爲六軍、篠原國幹將第一軍、西鄕隆盛、村田新八將第二軍、池上四郎將第三軍、桐野利秋將第四軍、

新政大總督征東大元帥

詔褫隆盛等官爵

頒布征討事由於天下

永山某將第五軍、嶋津某爲後備、十五日、發鹿兒嶋、十八日、分兵入肥後、鹿兒嶋縣令大山綱良爲賊檄熊本縣及鎭臺、書辭侮慢、陸軍少將谷干城卻其書、叱曰、咄賊奴敢起無名師、强逼闕下、干城不許隻兵一歩過臺下、卽發兵扼肥薩之界、既而圖衆寡不敵、收兵保熊本城、焚街市、設地雷火以待、時西鄕隆盛設牙營于川尻、建牓於軍門、大署曰新政大總督征東大元帥、將全軍進擊○二十二日、賊兵四面攻擊熊本城、篠原國幹率一隊而進、官軍亂發散彈、與福岡分營兵挾擊敗之、於是賊分兵爲二、其一軍圍城、一軍進向筑後路、官軍之自小倉至者、遇植木驛、不及理裝而戰、卽夜燒植木、退營于高瀨○二十四日、總督官熾仁親王發京師、詔褫隆盛、利秋、國幹官爵○二十六

日、先是官軍退據守南關、賊陷山鹿、將衝南關、官兵寡少、人人危懼、會陸軍少將野津鎭雄率第一旅團而至、官軍大振、擊賊于高瀨木葉之間、敗之、傷賊將村田新八、賊軍不利、退陣植木、海軍亦奪賊艦三隻、是日、勅使柳原前光、海路向鹿兒嶋、參議黑田淸隆、大警視川路利良、以軍艦七隻護送○二十七日、戰於羽間川、官軍據堤拒戰、賊自側面橫擊、官軍奮進、賊不支而退、初賊鋒鋭甚、戰十餘合、官軍將潰、少將三好重臣、親搴旗督戰、遂得大捷、重臣傷股○二十八日、總督官入福岡城、爲總督府、頒布征討事由於天下、尋參軍山縣有朋抵福岡、以向勝寺爲本營、是夜賊襲高瀨、官軍進戰、賊退據寺田○三月一日、戰于高瀨川上、賊敗走、官軍追擊、伏起乃去○三日、官軍取木葉○四日、進至田原阪、賊將桐野利秋據山

野津少將入敵中奪隊旗而還

勅使柳原前光至鹿兒島

官軍分兵爲四旅團

我提三州兵當天下精勁死戰固其分也

鹿險勢、仍張、此日、我兵爲賊所奪隊旗、追躡不及、陸軍少將野津鎭雄遙見之、策馬入敵中、縱橫馳突、斃敵六人、遂奪其隊旗而還、賊將篠原國幹、負重傷而斃、賊兵大沮○六日、官軍三面進攻、取田原阪背後二壘、而賊據守五壘、官軍肉薄不能拔、○十日、勅使柳原前光至鹿兒嶋、嶋津久光掃第迎之、前光宣詔曰、逆徒背叛亂入熊本縣、敢蔑如朝憲、抗敵官軍、朕命以六師征討、汝久光實國之元功、朕素所信重、今特遣使諭朕意、其能致爾誠意、久光謹拜命、黑田淸隆、遣鎭臺兵、及巡査於加治木、收賊所蓄彈藥、是日、遣勅使高崎侍從於戰地、賜酒慰勞戰士、勅使高崎正風奉命抵植木、慰勞戰士、一日、將巡視木留、薄暮單行、途遇戍卒、挼銃鎗誰何、正風曰、勅使也、戍卒曰、勅使者何、正風默然良久曰、天子之使也、戍卒乃辭曰、安往也、忽有軍曹一名走出、行禮、使去、其夜皈營、見參軍山縣有朋、話之、有朋曰、

兵卒之分、當然也、彼輩唯知戰、安知其他、其嘗命彼輩查問出入人、如有答辭不明白者、及三次則銃殺之、君獲免幸矣、今後在戰地、須注意焉、正風大悟、拍手一笑、有朋曰、戰卒之態皆如此也、請具奏之○十一日、移本營於高瀨、分兵爲四旅團、少將野津鎭雄、大山巖將第一第二旅團、向田原坂、少將三浦梧樓將第三旅團、向山鹿口、第四旅團兵爲游軍備應援、是日、官軍進取吉次坂石翼砲壘、及田原坂二壘、賊斷我後、遂棄之、自是賊拔刀突戰、官軍頗苦○十二日、戰於田原阪、交綏、山鹿官軍自岩村平山二道進、奪其一壘、賊自狹間來攻、官軍退守平山、而我一隊進拔數壘、燒鍋田村、桐野利秋請援于本營、西鄕隆盛報曰、我提三州兵、當天下精勁、死戰固其分也、今乞援何怯之甚、此日、海軍砲射白濱川津、賊大苦○十三日、勅使柳原前光、令縣令大山綱良、解中原尚雄等二

褫大山綱良官爵、護送東京

十一八幽囚、遂拉綱良歸京師、詔拘綱良於兵庫、褫其官爵、撿事監護、送之東京、○十四日、官軍攻植木右翼壘、進拔田原坂前面數壘、殺傷頗多、此日、以黑田清隆爲參軍、○十五日黎明、

拔刀隊

賊大擧、拔劍斫橫平山砲臺據之、及夕官軍編巡查拔刀隊、時擇警視隊中善擊劍者百人、名曰拔刀隊、人授利刀、置之軍後、其所用刀劍購之近地、一口價率十圓、及聞其利於戰、販賣者益多、未出三日、刀價騰貴、殆至三十圓云、衝突收復之、會賊將貴島清、將數百名至卽夜又拔刀斫營、官軍苦戰卻之、時我本營聞喇叭急調、知暗中有賊、俄而敗卒踏至、急令衛兵裝銃而待、既而捷報至、此日、岩村官軍進抵車返坂、伏起戰頗劇、一隊自平山進、賊走杉村○十六日、巡查隊與鎭臺兵、攻七本村壘、賊短兵急逼、官軍叢銃衝之、賊兵三百棄壘而走、時近衛兵與拔刀隊、驍名大顯、賊

皆畏怖、○十七日、薄田原坂、拔二壘、而坂上一壘、最據險堅守、力攻不能拔、○十八日、警部某巡視大分縣下、至黑川村、遇賊、遂分爲二隊、進攻二重嶺、○十九日、先是參軍黑田清隆議、自海路迂回、至八代衝賊背、是日至日奈久、賊不戰而逃、進次八

官軍拔田原坂

代、○二十日、官軍拔田原坂上險壘、進至植木別隊攻二股會植木大軍爲一壘所距、逗撓不進、空過十餘日、至是乃拔之、田原坂近山、有矮松數株、枝葉繁茂、自戰起以來、爲彈丸所射、悉爲禿山、其戰之烈、亦可想也、賊徒本散據要害、俱擊出我不意、或乘夜來襲、出沒無窮、或着單衣徒跣、揭裳抽刀突入、疾如彈丸、○二十一日、移本營於植木、○二十二日、官軍取向坂、是日、山鹿賊亦敗、日暮壞兵抵向坂、會酣戰、遂衝我側面、我軍不支而退、衝背軍戰于鏡町官原、遂克之、○二十三日、賊乘曉霧、襲木留及植木、擊退之、追躡薄賊巢、

劇戰終日、拔其四壘、而三壘未拔、吉次坂本之戰、亦勝敗不決、衝背軍仍軍於鏡村官原、交綏、○二十五日、總督宮巡視植木、賊襲木留、奮戰卻之、此日、木留之戰、官軍將出、賊乘曉霧冥曚、一齊突入、官軍不能支而退、將校皆大怒曰、殺殺進進、烈戰至暮、纔復昨夜所守之處、乃置守兵、是夜又有賊、乘月明斫植木口營、擊而退之、○二十六日、賊襲向坂、鳥巢二次、擊卻之、右翼兵越吉次、抵木留、是日黎明、衝背軍分爲二隊、兩道進取小川及砂川、移海軍事務局於長崎、○二十七日、福岡縣士族作亂、斷電信線、縣廳遣巡查捕縛魁首、殘賊走逃據山、尋出陸軍分營兵擊斬獲之、○二十八日、衝背軍自小川抵豐橋、奮戰及日暮、○二十九日、衝背軍連捷、

官軍分七旅團

拔八代、置本營、時官軍在肥後者、分七旅團、第一第二旅團、戰木留植木、少將野津鎭雄、大山巖、三好重臣將之、第三旅團戰

山鹿、三浦梧樓將之、第四旅團陣伊倉高瀨間、衝背軍二旅團、

別働隊

曰之別働隊、高嶋鞆之助將第一旅團、川路利良將第二旅團、山田顯義將第三旅團、俱向八代日奈久之間、○山鹿軍向隈府、遇賊引去、山鹿軍分三路、進襲高原、燒賊營、賊來戰、及夜、○三十一日、衝背軍拔宇

天皇臨幸大阪病院、勞士卒瘡傷、賜物

土、置本營、賊移河尻病院於香崎、是日、天皇行幸大阪鎭臺、臨御病院、親慰問士卒瘡傷、賜物、尋還幸行在所、皇太后皇后亦賜綿撒糸、葡萄酒等於瘡傷者、以慰勞之、綿撒糸、皇后與女官躬自所紡績云、○四月二日、官軍取三嶽、先是賊之據金峯及三嶽也、百攻不拔、參軍山縣有朋、激將士曰、三面合擊、不能拔、則引軍而去耳、全

五壘俱拔、大捷

軍鼓譟、山岳爲撼、至是五壘俱拔、兩山及植木木留、火起、烟焰蔽天、遂得大捷、○三日、取木留、○四日、大分縣下中津賊起、將

召福地源一郎奏上戰地實際

遁大分縣廳、以守備略整、出兵擊賊途上、賊潰、拔二重嶺賊營、賊以爲官軍砲擊之、暴徒四散、○是日、天皇召日報社長福地源一郎於行在所、奏上戰地實際、奏對詳悉、天皇嘉賞之、賜以金帛、初薩賊圍熊本城也、源一郎自東京赴戰地、目擊其實境、採錄之、以揭載日日新聞、朝野傳賞服其確實、於是有此命云、○五日、山鹿官軍陷利田嶋及鳥栖諸營、此日、賊自鹿兒嶋至者、老弱二千人、襲八代、守兵遽出、挾隈川戰、賊遂大敗、遁于人吉、賊將邊見十郎太等、患軍路衝其背後、馳皈鹿兒島、脅迫老幼士族、募二千餘人、驅衝衝背軍之背後云、○七日、鳥栖不守、復爲賊有、○八日、熊本守將少佐奥某、率一大隊、

奥少佐潰圍出城至宇土

潰圍出城、轉戰敗賊、進至宇土本營、鎭臺籠城、已五旬餘、粮食缺乏、纔支十餘日耳、以南北官軍達城下之期難圖、因議衝賊以通連絡、奥少佐率一大隊、冐曉霧、突貫賊地進、別遣臺兵巡査隊、以護送我軍、卽校至安政橋、橋側有賊哨兵、大霧不知我軍進入守線、衆俄吶喊、斬哨兵奪橋而進、賊皆至欲遏之、我護送兵遮之、縱橫奮擊、互有

糧食雖乏之尚足以支二旬

死傷、連合隊既進、至砂取、少佐命揚狼煙、報其達目途也、城兵望見之、歡聲如湧、護送兵既破賊、四散索食、聞糧米在九品寺村、潜諜之、於城中城兵出、張左右翼於安政橋口、更示襲擊之狀、自城上砲擊賊壘、黒烟蔽地、賊以爲城中糧盡、大擧出擊、無遑也、慮我軍乘虚輸米千苞、徐徐收兵、賊覺之大悔、時黒田參軍與高嶋少將、俱上木原山、按撿地理、瞰一隊兵來、迎問曰、敵乎我乎、使侯騎諜之、還報曰、此奥少佐潰圍而來也、諸將大悦、下山迎之本營、具問城中狀、答曰、糧食雖乏之、尚足以支二旬、獨所乏者、藥品耳、乃慰其勞、大議進擊、部署諸軍所向、初城兵燹天守樓、燼其趾、日砲擊、城外皆燼餘空曠、可遠眺、賊不能遁形、因不敢近、日砲戰以待糧盡、至是城中聞遠處砲聲漸近、知援軍至、遂出一大隊、以通消息、且省食以待援兵至、城兵減省一日四飯之制、以爲三飯、至文官俗吏、則日給粥二次、城兵乘夜索食城外、獲豆麥、以充粮食缺乏之云、

片岡侍從至宇土本營傳勅旨慰勞將士

○九日、片岡侍從至宇土本營、傳勅旨慰勞將士、將官以下至負傷者、賜物有差、○十日、山鹿軍拔隈府、山鹿之戰、兵衛隊少佐某受傷不屈、其後臨戰、使車丁三人曳車周馳傳令、士卒爲之益勇進云、○十一日、取甲

城中歡呼声動天地

佐、○十二日、衝背軍高嶋少將入御船、○十三日、夜、少將山田顯義等進攻川尻、○十四日、官軍連陷川尻、進至熊本城、先是賊兵在木留鳥栖者、勢日退縮、而城兵固守不屈、背後官軍亦益逼之、賊軍三面受敵、桐野等遂度不可支、欲退據於木山大津、乃督兵爲四面攻擊狀、砲銃連發、張虚勢、徐收軍退、城兵見賊砲擊尤急、以謂此欲決死攻擊拔城也、城中防禦尤力、須臾賊砲聲漸絶、既而中佐山川浩率一中隊、達熊本城、至是城兵始知重圍解賊已退、開門迎之、衆皆歡呼、聲動天地、此日、奥少佐亦在前軍、追躡敗賊、收兵入城、○十五日、木留植木鳥栖賊兵、自火其營、退入木山、官軍盡通連絡、進入熊本、是日、片岡侍從入城、宣勅旨慰勞將士、賜物各有差、○十七日、移總督本營

移總督本營于熊本城

于熊本城中、是日、別働巡査隊襲御船、衆寡不敵、乃退、自是賊分兵扼木山矢部御船大津要害、築連珠壘、○二十日、聯各旅團兵大擧動賊、拔御船、陷飯田山、自砥川襲木山背、又攻擊竹宮、賊奮戰徹曉、遂不支而退、十八日、諜者報賊兵悉退矢部地方、以木山爲營、右翼臨白川、抗至大津、前軍列竹官甘木、左翼達御舟、各所築壘壁、出哨兵、盛張防禦線、於是定進討部署、野津三好兩少將、率第一第二團兵、置營於竹迫村、三浦少將率第三旅團、置營於伊萩、高島少將率別働第一、置營於宇土、山田少將率同第二旅團、置營於隈庄、川路少將率同第三旅團、置營於堅志田、黒川大佐率同第四旅團、置營於小川、大山少將率同第五旅團、置營於下立、而高嶋少將率第四旅團兵、守衛熊本本營、征討諸將議定攻擊部署、三浦少將自大津東控豊後路、遙與二重嶺軍連絡、野津三好兩將、自大津枯木向川窪、大山少將向南部渡鹿保田窪、鎭臺樺山中佐兒玉少佐、自水前寺攻神水竹宮、山田少將進甘木、川路少將進御舟、連絡如偃月形、將三面合擊以殲賊壘、二十日昧爽、川路少將拔御舟、山田少將拔甘木、俱進置營、野津三好三浦三將、以不達其戰線、唯據守線耳、大山少將樺山中佐二軍、此日戰鬪甚烈、遂能破賊走之、初大山少將自神水進琢

擊賊壘、賊堅守不屈、戰線突出保田窪、地勢斜沿岡阜、塹下
南部勢如曳帶、因名帶山、山上設砲壘數所、穿穴臺場以防銃
九、當此時、我軍張左右翼、砲兵自三面攻擊、漸陷山背堅砦、據
之、忽遇賊拔刀返擊、再退原線、得援兵復進、陷之、乘勢拔帶山
連珠柵、放火其壘、賊走入樹林、又迂回自帶山方面進出我背
後、蓋賊依援兵至也、我軍背後受敵、遂崩潰、於是嚮所得堅壘、
悉皈賊有、先是樺山中佐、兒玉少佐自水前寺口進逼竹宮賊
壘、殆陷、日暮、及復陷于賊、賊勢大振、我軍退竹宮、至是保田窪
水前寺口兩軍連絡全絕、至渡鹿口無守兵、賊兵將擣虛逼熊
本城、我將官大率先自進、官軍復振、激戰至夜半、賊敗退竹宮、
明旦復帶山、賊遂大敗、兩軍並進布守線、此夜大津賊襲第三旅團、郤走、遂棄大津、
○二十一日、拔木山、置哨兵與守土軍首尾相應、自是賊據守
矢部、此地有二十余村、東至阿蘇山、西連甲佐嶽、東南接高千穗峯、險要無比云、居五六日、賊遂退、
保人吉城、置戍兵於日奈久以南諸山、賊嚴人吉守備、不許他鄉人入其境、合力相保、日製彈藥、四出哨兵、以偵官軍、

池田應助等連署乞護鄉兵團

○二十六日、高知縣士族池田應助等、連署乞
護鄉兵團結、其旨以謂薩日纔隔一帶水、以一葦易航、或有風波衝突之患、須急豫防、小池縣令、郤其書弗聽、初

萬國記註國史略卷之七　○七十一　五書房梓

結立志社

板垣參議解職、皈故里之日、縣人設立一社、主張民權、其黨甚衆、名曰立志社、縣下別有中立、靖獻二黨、互分黨結社、相軋礫、立首領、相爭論議、縱横無所底止、而立志社以板垣氏爲領袖、故名望熾盛、殆壓輿論、應助者亦係立志社員云、參軍
河村純義與少將大山巖、高嶋鞆之助、率臺兵六大隊、自海路
入鹿兒嶋、先是大書記官田畑常秋、自知爲賊所誤、自刎、賊將
桂四郎、自戰地回、自稱縣令、至是遁、官軍張哨兵于四方、定防禦線、築堅壘於城下、及城山城南壘、南林寺墓石爲壘、據清滝川、絕道路、此日、總督府下令鹿兒嶋縣下曰、縣下
暴徒擅動干戈、挫折未悟、欲再害良民、今也所派遣海陸軍者、

縣令岩村通俊航海抵鹿兒島

祇保護人民耳、衆庶宜体斯意、○五月二日、縣令岩村通俊率
屬官百餘名、航海抵鹿兒嶋、卽日聽斷縣務、撫納降附、○五日、
昧爽、賊襲鹿兒嶋城、官軍邀戰敗之、先是賊漸歸鹿兒嶋、出沒
城外、連壘設營、日逼城下、官軍守備完具、待其至、欲殲、至此丁

擊碎之、旣而炮火四衍、街舍殆盡、自是官賊對峙、日夜瞰隙、○
八日、賊襲八代、警視隊戰不利、棄大関山久野木其壹川路利
良進至大口、賊聞之走、十日、警視隊攻屋敷越壘、拔之、二次終
不能守、此日、賊襲水俣、擊郤之、自是爭戰晝夜不已、○十三日、
賊三百人自日向入大分縣、取竹田、○十七日、清輝艦擊福山
賊、焚其糧、今曉河村參軍、大山曾我二少將、駕清輝高雄二艦、至福山港、以午前十一時、發砲、强雨迅雷驟起、與砲聲相答、海湧岳震、我兵上陸斫賊、放火、賊走都城、其庫中所儲粮米一千石、忽燼、○十八日、別働第三
旅團出長尾山背後、拔賊營、先是有後備軍不振之議、相議曰、此議在建奇功、將踰國見山、衝八春山賊壘、八春山拔則人吉路啓矣、衆以爲然、而國見山肥後第二嶮山、若其頂、土人稱爲神境、非潔身者不登云、我軍夜半潛兵陟險、傳峒漸得達其巓、俯瞰則賊壘在釜底、我軍一齊發銃、山谷大震、賊軍仰見措愕、悉棄壘走、旣而狂飇暴起、樹石鳴

山靈爲祟

動、大雨尋至、土人導者曰、山靈爲祟、我軍避巖下、乃至翌日、天晴復進、陷鳶巢、拔椿山、大口軍進入大野、

萬國記註國史略卷之七　○七十二　五書房梓

八日以後、賊連來襲、官軍不利、是日、所向克捷、兵氣大振、○二
十三日、第三旅團衝大野、轉戰陷鏡山、箙瀨賊營、○二十五日、
別働第三旅團拔出水矢筈嶽、第一旅團亦陷小坂、葛原、岩戸、

內閣顧問木戸孝允薨于西京

此日、勅內閣顧問前參議木戸孝允、叙勳一等、初孝允罹疾西京、天皇使侍醫看護之、孝允雖疾在蓐、常以國事自任、其自知不起、遺言率皆天下之事、絕莫一言及家事、憂瘁日危篤、故有此命、二十
六日、孝允遂薨、先是車駕親臨訪疾、於是天皇痛悼、爲贈正二
位、賜金幣、皇太后皇后亦賜金賻之、○二十九日、豊後官軍復
竹田、賊走重岡、賊一隊轉途襲臼杵、陷之、○是月、天皇謁石淸

官軍陷人吉城

水宗廟、皇太后自西京還、○六月一日、別働第二旅團大擧陷
人吉城、山田顯義、人吉攻擊時、部署將士曰、其一隈川右翼路、爲參謀高嶋少佐進路、其右翼兵、聯第三旅團兵、自告村向大阪、進入、其二隈川左翼路、有初瀨至川嶋一線路、約第二旅團兵、令取連絡於左右而進入、其三自川嶋、経左翼大槻

至照赫之一線路為山地中佐進路分其兵為先鋒豫備二隊先鋒隊單進突擊以逹人吉為目途豫備隊務警備先鋒隊行進之後令得糧食彈藥運輸之便又以緩急為應援且連絡左右二隊進入其四自照赫路経左翼萬江至除烏帽子嶺線路以堀大佐所率屯田兵取連絡於左右進入其五自除烏帽子嶺至高野一線路以中佐中村尚武之兵取連絡於左右進入其六自高野經遠持至梶原之一路分山川中佐兵為先鋒豫備二隊進入其先鋒兵單進突擊以逹人吉為目途其豫備兵警備先鋒行進之後令得糧食彈藥運輸且連絡左右兵進入其七五家莊口自久連子至左翼尾前為中佐中村重遠進路逮衛擊江代古屋敷賊漸可連絡右翼又須警備左翼那須口又駐二中隊兵於日當令固守且保尾前若出事不得止則援保日當部署既定後以二十九日為進擊此日長驅入人吉城

山口縣暴徒應薩賊起

○此日山口縣暴徒數十人應薩賊起臺兵自馬關往勦途聞巡査所斬獲而還○五日取鬼嶽獲賊簿記中有記高知縣士族藤吉靜村松正勝來與賊魁利秋約擧兵之事上狀官乃諜高知縣縛送二人付之大審院訊鞫派兵隊及巡査守衛縣廳及要地尋士人就逮捕者不絕

一縣大譟時全軍右翼乃別働第三旅團置本營於水俣第三旅團於佐敷第二旅團於八代別働第二於人吉第一旅團於馬見原逐豐後路軍官軍連絡相屬幾五十里聲息互相通各兵皆日進擊獨第一旅團待豐後兵之進未動○八日豐後路官軍攻擊臼杵城軍艦三隻來援賊狼狽退保佐伯此日野津大佐部署兵自進軍距臼杵十町許水城置巨熕于丘上分軍為五隊而進戶室江無田之賊先遣去諏訪山官軍自背後間道襲賊之不意賊濟水爭走偶潮瀨溺死者無算時海軍進淺間日進兩艦於臼杵舊城石崖下放著發彈徹宵不絕賊避匿臼杵市中或走入平清水此夜未明陸軍兵進發砲村街各所火起煙焰蔽天我一軍自海岸奪舊城砲臺一軍自市濱土橋又一軍自戶次路平清水進入城下賊兵遂遁佐伯地方此役海軍所發銃丸命中不愆過陸軍隊上破裂賊壘云○十四日別働第二旅團陷吉田加久藤飯野○十五日豐後軍攻三國峠賊壘甚堅三重市先鋒拔大石賊壘全軍繼之拔十八壘進攻三國峠拔數壘追擊入尾市我軍初張左右翼為偽兵賊分兵備此日選拔臺兵十六人夜踰險迫賊壁我兵潛行途遇哨兵以銃槍叢刺既而達壘大呼闖入斃賊十二人吹喇叭報捷後軍聲甚壯烈賊備左右翼者以為全軍進擊莫不潰走我兵更進陷數壘追躡入尾野市不復費一彈丸○二十日出水賊將伊藤某率六百餘人降別働第三旅團是日拔大口其翌陷阿久根追擊八里抵川內川賊火橋拒之我兵不得涉明日亂下流衝賊背敗之是日豐後路軍入重岡賊走日向自是豐後不復見隻賊

豐後不復見隻賊

○二十二日鹿兒嶋軍航兵於重富迂回砲擊城背賊城兵應之出擊賊不支而遁據二本松賊壘定守線鹿兒嶋官軍有所議別働第一參謀長岡澤中佐黑木中佐與第四旅團坂本少佐俱率軍士二千七百夜駕軍艦上陸重富迂回衝城後賊巢賊在重富者大措惶急執兵仗防守官軍大至遂放火重富賊不能支而走我兵自三道向城背後且破且進上自銀坂向吉野原時春日龍驤二艦砲擊加治木所留重富後背軍亦至縱火沿道進城中將出兵應衝背軍會磯山背後火起鬨聲砲響聞如雷大沼少佐知衝背軍既至率二中隊進擊結山結山賊行進隊也強悍雷萬春

之徒衆不避銃丸固守堅壘我軍激戰未能拔既而山後火漸至我兵大得勢鬨聲齊発跳身突入賊遂棄壘出走我軍悉拔結山及傍近壘柵亦縱火進與背後兵連絡至是二本松砲臺皈我有云○二十三日賊大擧來犯陷二本松砲壘賊恥前敗誓必死復來襲二本松砲臺勢如疾風連發巨熕吶喊豬突所向無前既而磯山各所砲響大起我兵不能當之退入原守線賊復俯射擊城中於是昨日百戰所獲砲臺今復皈賊有○二十四日官軍再復二本松砲壘遂大破賊賊走大隅

官軍復二本松砲壘賊走大隅

鹿兒嶋軍再議自防禦線左翼進兵大勦擊於脇田都湊田氏陳武山等賊兵脇田在海岸山脈皆蜿蜒西田高麗橋等方面別働第一古川少佐等率二大隊航上谿山村迂回衝擊賊背賊以力難阻悉走我兵留二中隊備背後放火民家而前進城中又出一大隊于武橋兩軍殊死而戰未分勝敗既而迂回兵上山齊發鬨聲賊聞之恐怖棄壘及銃器而走於是我兵得勢進奪涙橋踰脇田抵武山與迂回兵連絡高嶋少將尋至巡視山上再部署兵士攻擊都湊山賊既遁走偵者報曰賊據太明神岡田氏陳等山壘於是警視隊向田氏陳別働第一兵向大明神岡山上俱有堅壁設巨熕數門以守備焉我兵仰攻之凡六時間勝敗不決上下砲彈如織我軍蝟集一山時細雨冥濛前山漆黑武村火焰衝騰與砲煙合暗澹蔽山頂兩軍唯聞砲聲不見其戰狀既而苦鬪至七時半

賊圍全解

我兵發一鬨聲衝入賊壘勢如摶虎兩山俱陷賊遂走山下是日官賊死傷互多我大尉以下士官戰死者十人 ○二十五日、川路利良率兵入鹿兒嶋城、賊圍全解 ○此日、豐後軍遂與第一旅團通連絡、俱進、軍遇賊軍、卻走守線復絕、延岡賊軍乘曉霧侵入重岡口及右翼哨線、尋來襲左翼、我兵棄三胸壁退、賊再至、擊水谷及水古尻右翼、我兵避却、賊襲我左側、於是左右翼連絡全絕、會豫備兵二中隊至迂面、賊側面衝嚮、所被奪之胸壁左翼兵應之、遂復舊線、時佐伯口徒行路峠水浦等、亦屢為賊所掩襲、而水浦柳瀨水谷梓峠本街道水古尻諸路、為川上少將大原川原蛙地峠黒澤諸路、為奧少佐攻守之線、相議謀于第一旅團、以明日俱進入日向、先是第一旅團兵置本營于馬見原、嚴備肥日境上、由未入其戰線耳、於是兩軍

遂通連絡、出兵至與須及官水、官水距三田井五里、在高千穗山脈中、溪澗絕處、往往為暴雨沒路、屢絕來往、行軍頗苦、賊來襲豐後口大原山迂回勝地峠左翼、深山突我背後、大原守兵苦戰不利、遂棄守線、退保赤木峠、於是與第一旅團連絡復絕、○二十七日、少將三好重臣攻栗野、進取橫川 ○七月一日、早旦賊自皆越山谷間道突出、別働第二砲兵後四面斫入、我兵寡少、遂不能支、賊進抵壺谷村放火、中隊炊場、我兵奮戰突擊、殆復麓山岡本山胸壁、會衆賊自左右銃擊、我兵疲極、且入夜、遂退次壺谷村、至今朝再進擊、午後遂復舊線 ○三日、豐後路賊自梓峠側面來衝我兵、退次黒土峠、於是與馬見原軍連絡復絕 ○七日、攻大久保、賊退據飯野 ○十二日、取平嶋神廟及

天皇及皇后御瀛船還幸東京

田代等、賊退入小林村 ○十二日、第二旅團自三道進擊、陷高原 ○二十日、別働第二旅團戰于內山越、明日、一軍進陷野尻、一軍據守七山 ○二十四日、第二第三第四旅團及別働第一第三旅團、大舉陷都城、賊兵潰走 ○二十七日、警視隊陷田野 ○二十九日、第二旅團破粱瀨村、尾擊入高岡、第三旅團自國見峠濟去川、別働第二旅團自本庄經森永村、皆來會 ○三十一日黎明、攻宮崎陷之、賊退保佐土原 ○此日、天皇及皇后、御瀛船廣嶋丸還幸東京、當路顯官悉扈從 ○八月二日、官軍戰于一瀨河上、進入高鍋 ○四日、各旅團與賊隔美美津川相持 ○七日、別働第二旅團潛濟上流、入富高新町、即夜賊自間道走延岡、築土壘據之、官軍進擊逼延岡、時西鄉隆盛在城中、以諸軍官軍來薄、移撤會

我輩死期已迫、唯當快戰授命耳

官軍陷延岡、從今不出三日、必獲西鄉首耳

諸將於本營、桐野利秋逸見十郎從門川別府新助從豐後別府謂利秋等曰、比來我兵連戰不利、勢挫形見、全勝未可必也、令束手乞降、其何面目視息於世哉、與其峡死孤城、孰若擇死士數百、潰圍直航赴上國也、公等幸擇之、意色甚決、利秋等不肯曰、今諸道官軍悉萃精銳、我輩死期已迫、唯當快戰授命耳、何行危偷生之爲、隆盛默然、別府憂憤、以謂不足與謀大事、遂辭還、於是利秋專部署諸軍、○十四日、賊據延岡、固守叢銃亂射、各旅團冒矢丸挺進、賊兵披靡、棄器械走、官軍遂陷延岡 ○十五日、諸道官軍刻期逐賊、衆皆奮曰、開戰以還、殆將半歲、今日驅迫賊悉窮蹙一隅、從今不出三日、必獲西鄉首耳、進戰堂坂、賊兵揮刀雕鋒、當之殺傷無算 ○十六日、官兵窮追進圍可愛嶽、賊軍益蹙、廛保方二里以內、賊兵降者日饒一日 ○十七日、賊移本營於長井村、據老田長尾兩山築堡壘、第四旅團別働第二旅團奮戰拔之、賊退保可愛嶽山下、各旅團合兵圍之、第一第二旅團張可愛嶽守線、欲待翌月以殲賊、夜未半、西鄉以下賊將等率

賊兵潰圍突出

兵三百潰可愛嶽圍、自一旅團中間守線突出、官兵拒之山腹、戰數合、遂逸之、（初賊軍保長井村也、諸道官軍合圍益迫、隆盛知事不成、謂諸將曰、時運不利、連戰悉敗、終至此極、令而偷生貽羞、吾知諸君決不爲也、雖然徒貪餘勇、嗜殺黷武、使無智兵卒隕命鋒鏑、此吾輩所不忍、吾將自盡以濟此民、諸君以爲何如、舉坐無復答者、獨別府新助前謂隆盛曰、先生何出言之誤、令我軍雖敗衂、尚有精銳五千、兵宜擇死士、縱橫驅突、衝圍敗敵、或可以逞志也、於是桐野等皆贊成其議、突出之議始決云）

別府新助建突出之議

此日、降虜殆一万人、因放之一海嶋、爲警備沿海、賊魁奔逸者、以出沒難測、各旅團兵、或追躡蹤跡、或警備各地、○二十日、賊至三田井、追兵戰有勝敗、賊欲衝馬見原、聞其警備、折出神門鬼神野間、追躡邀擊二兵扼諸險、而賊能避我兵所在、行無人之地、官賊如遊星相逐、○二十八日、先是、縣令岩村通俊聞賊脫走、乞增衞兵、此日、三好重臣率兵至加治木、賊出于飯野、○三十日、賊自小林襲棄

野、分兵爲二軍、將衝鹿兒嶋及都城、三好重臣分遣諸將、配布兵於各處拒之、賊諳地理、善跋涉、其到處以土人爲耳目、避實衝虛、出沒無方云、○是月二十一日、開上野公園內國勸業博覽會、是日、天皇及皇后臨幸、行開場式、

開內國博覽會于上野公園

○九月一日、賊先驅轉道入山間、回襲鹿兒嶋、縱火城下、焚縣廳市街、上下騷擾、相謂曰賊兵至、不出今夜、市民荷擔奔走、道路警視隊新撰旅團、與海軍兵俱入米倉中、獲儲穀數千苞、堆積以築胸壁、拒守灣內碇泊軍艦、日夜砲擊賊兵、既而各旅團皆會鹿兒嶋、賊守城山不敢出、據高俯射我軍、彈丸亂下、竟日不已、

賊兵襲鹿兒嶋一市騷擾

積米苞築胸壁

○五日、諸道官軍悉萃鹿兒嶋、至是城山圍全合、

諸道官軍悉萃鹿兒島至是城山圍全合

是日、官兵捕中津賊長增田宋太郎、尋斬之、（宋太郎豐前人也、初應西鄉等作亂于中津、軍敗投薩賊、賊愛宋太郎剛悍有爲、當其突出豐後、用以爲嚮導、後屬賊軍、既而賊軍連敗、貴嶋等戰歿、宋太迷失道、欲入其據地、道梗不通、彷徨海濱、爲我兵所捕縛、送之本營遂處斬）

時賊移本營于岩崎、置守兵于城山、築胸壁、備大砲、日射擊我軍、而見兵僅四百、官兵數千、四面圍之、樹竹柵防其衝突、日夜砲擊相對持、未接戰、賊有岩崎者、鑿坑於崖下、以避彈丸、

賊兵鑿坑避彈丸

既而糧盡兵疲、無所爲計、賊將皆會議坑中、以決去就、官軍亦窺其變、欲一舉以掃蕩之、不敢輕進、守備嚴然、○二十二日、賊河野某山野田某相議、至官軍本營、陳舉兵之情曰、朝廷何出無名之師、苦義舉之士、辭氣慷慨、如不知自爲非、河村參軍懇諭悉至、二人頗悟、因拘河野、還山野田、附以山縣有朋諭隆盛書、

山縣有朋寓書隆盛諭之

（其略曰、有朋識君于玆有年、深諒君之心事、自君歸故山、數年不得接聲咳、舊雨之惑、未嘗一日不往來于懷、不圖一旦遭際滄桑之變、反以旗鼓與君相見也、自君歸鄉、世論皆咎鹿兒嶋縣人、異狀皆曰、西鄉爲謀主、有朋獨排斥之、以爲不然、今

而有此事、嗚呼復何言乎、雖然以有朋所見、今日之事、出於勢不得已、非君之素志也、以君德望、爲鹿兒嶋壯士之泰斗、苟懷異圖、何患無名、何苦無機、而今見薩軍所藉口、不過問一二官吏之罪、是果爲有名乎、佐賀之賊誅於前、能本之叛敗於後、天下之士民、將有所自省、是果爲得機乎、君之老練明識、而尚致有今日、足以知其非素志也、顧者君積年所養壯士等、往往暗於時勢、乏辨明大義之識、爲匪人所唆教、或歎一身之轗軻、往往悲憤不置、一變爲殺氣、再變爲妖氣、以君之名望、尚且不能制馭、問其名則曰爲西鄉也、聽其議則曰爲西鄉也、情勢至此而已、君懷故舊之至情、不忍使此壯士輩徒誤方向就死地、而獨全餘生、故心知其非、而任其所擁戴者乎、是知君今日之事在授一命於壯士、而不復暇顧天下後世之毀譽也、君之心事豈不悲哉、以有朋知君之深、爲君悲之亦甚切矣、雖然事已至此、言之無益、君盍早自爲計乎、交戰以來、已閱數月、兩軍死傷日以數百計、朋友相殺、骨肉相食、忍人情所不可忍、莫甚於今日、而問戰士之心、固非有分毫之怨也、王師奉武職云爾、薩軍爲西鄉云爾、夫率一國壯士、抗天下之大軍、劇戰累旬、不屈、又足以見君威名之有實、而君麾下將校善戰者、死傷略盡、薩軍之不可復爲也明矣、將有何所望而事健鬪乎、願君早自爲計、一以證此舉之非素志、一以救兩軍之死傷、君而得其計也、兵亦尋息矣、嗚乎、盍慮異日公論之有所定乎、有朋不堪故舊之情、切望於君、如此幸少諒察焉、揮淚草下、不得盡意）且曰、

西鄕隆盛等以下百餘人戰歿岩崎谷

先生死矣大事皆去一語有軍中傳呼木曾公死矣之概

斬大山綱良于長崎

征討總督有栖川親王凱旋東京

大論賞征討將士戰功

行臨時大祭于東京招魂社合祀西南戰士靈

刻期納降、不然則一舉進討耳、山野田還而不報。○二十四日、黎明、諸旅團四面齊進、勦賊巢窟、賊兵大敗、西鄕隆盛・桐野利秋等以下百餘人、戰歿岩崎谷、餘衆悉平。官軍皆以夜半發城山之地、懸崖十仞、如列屛風、我兵一隊在山後者、攀附而上、遂至其頂、薙樹潛伏、以俟期至、令諜偵賊壘、賊恃險不設備、不見隻兵、少焉聞砲聲在山下、皆曰、戰期至矣、乃喊而應之、叢銃亂發、俯射賊營、賊以事出不意、狼狽四散、我兵在山下者、聞砲聲起、山上戰已酣、爭起應之、進入賊壘、縱火營柵、炬焔漲天、我兵呼噪、圍賊岩崎谷、而天全明矣、賊兵知事急、桐野等諸將皆集岩崎壘、西鄕隆盛亦駕肩輿至谷口、忽有飛丸洞其腰、隆盛顧左右曰、叱、敗矣、別府新助頸其首、左手提之、右手揮刀大呼曰、先生死矣、大事皆去、乃埋首溝中、自殺、桐野村田等無所爲計、皆集壘中、池上四郞欲誘敵谷中、快戰以自刃、手揮白旗挺進、出壘、我兵知其詭計、攢丸亂射、四面迫蹙之、桐野以下百餘人悉死、壘中餘衆或降或就縛、賊巢一空、掃蕩殆盡、我兵死傷不過數十人、而賊兵僵屍累積成邱、我兵乃點檢賊屍、獲西鄕首級于溝中、齎獻本營、併桐野以下屍、以輸送之。是日、賊首降軍門者、凡三百餘人、官兵護送、悉付之裁判官、囚之。○二十九日、斬前鹿兒嶋縣令大山綱良于長崎。初綱良陰佐隆盛、與桐野等相議、捕縛政府省警視官、羅織無根口供、擅掠奪官金、以資賊徒軍須、三月中、護送綱良於東京、囚之、至是送致長崎、付臨時裁判所鞫問、遂伏罪被刑。○三十日、總督官有栖川熾仁、及參軍山縣有朋等、發鹿兒嶋、至長崎、布告四方、撫納降附、賊出降者、日至數百人。○十月十日、征討總督有栖川親王、凱旋東京、大臣參議皆迎謁賀其大捷。即日、親王入朝奏成事、天皇深嘉賞其功勞。十二日、以二品有栖川親王爲陸軍大將。○十一月、大論賞征討將士戰功、授與旭日勳章。車駕臨幸日比谷操練場、覽凱旋飾隊式。○十三日、十四日、征討將帥代爲祭主、行臨時大祭于東京招魂社、合祀西南戰死靈魂、天皇臨幸、大臣參議悉扈從、遠近來賽者成市。○三十日、定鹿兒嶋賊黨千九百四十餘人刑辟、處斬若懲役各

魂

有差。至是元兇伏誅、海內莫安、世無復覬覦非望者云。○是歲、(俄)以護教徒爲口實、出大兵伐土耳其、互有勝負、遂將爲城下盟、英人以師阻之、因會于伯林議和。(土)北部連兵叛、俄人援之爲寇、群臣逼王禪位、新王立、大與俄人戰、死者數萬人、英澳居間講和。

萬國記註國史略卷之七　大尾

明治十三年九月廿日版權免許
同　十六年三月廿日出版發行

纂輯人　東京府平民
近藤瓶城
深川區富岡門前町
第七十番地

同　同　平民
新井新
本所區龜澤町一丁目
第三十九番地

出版人　大坂府平民
松村九兵衛
南區心齋橋通南一丁目四十三番地

同　同
岡田茂兵衛
東區博勞町四丁目十七番地

同　同
前川善兵衛
同區南久寶寺町四丁目八番地

同　同
吉岡平助
同區備後町四丁目卅七番地

同　同
中尾新助
同區本町四丁目五十六番地

發賣所
書籍會社
同區本町心齋橋筋東ニ入

明治十六年七月新刻

近藤元粋著

新撰國史略

浪華
森本文金堂
中川明善堂

據明治十六年（一八八三）
大阪森本文金堂刻本影印

序

余嘗謂丈夫不能進爲坐廟堂措所學於事業。則當退爲著有用之書。使天下受其益也。余友近藤純叔。下帷於浪華。授讀之餘。終年兀兀。著書不倦者。其意蓋亦在此歟。屬者編新撰國史略。既成。問序於余。余受而閱之。

起于紀元。迄于今代。其間治亂興廢之故。政刑兵農之變。與夫典章制度之因革。忠邪賢不肖之行蹟。該載綜紀。而加以古人之論。與己之見。而爲之論斷。使節目明瞭。其裨益不少也。誰謂純卿之意不在此乎。因不覺擊節歎曰。有是哉。純叔之用意也。夫史之要。在使天下士大夫。通知古今。以措之事業。宜矣。使其節目明瞭如此也。邵青門有言曰。紀傳編年。皆史之正體也。紀傳詳於人。編年詳於代。將綜其理亂興廢政治得失。以爲後戒。則編年爲宜。夫春秋聖人所筆削。編年之祖也。純卿嘗已加之箋注。而今

又編是書者。亦欲使天下通知今古。以措事業也。其意豈可不謂善勤哉。抑吾又有所大懼者矣。蓋純叔之用意如此。而世之讀是書者。或不之知。則純叔之意荒矣。程子曰。某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料其成敗。朱子曰。凡看史至某代。須將其一代數大事。

立為大綱。以節目隷之于下。夫所謂數大事者。何也。即治亂興廢之故。政刑兵農之變。與夫典章制度之因革。忠邪賢不肖之行蹟。是也。由此言之。則世之讀是書者。見其治亂興廢之故。則思料其所以治亂興廢。見其政刑兵農之變。則思料其所以變。見其

典章制度之因革。則思料其所以因革。見其忠邪賢不肖之行蹟則思料其所以忠邪賢不肖以為吾鑒戒。則他日吾乃可立廟堂以措於事業。此即所以純叔編是書主旨。而余深期望讀是書者也。雖然。純叔年僅過壯而已。志大而氣鋭。其著豈止於此者

哉。使其才益老。學益博。識益大。則其必有大手筆無疑也。其如是。則與為將相于一時以坐廟堂者。其裨益之大小。果何如哉。必將有不可以彼易此者。余雖老矣。將再序之。執筆以竢

明治十六年龍集癸未七月十三日識于大阪靭上通第二街之僑居有

斐館中

備後　五十川淵文并書





新撰國史略例言

一本朝史才不乏于其人六國史以下編年紀傳之書累見層出不暇枚舉然或卷帙浩瀚不便于披閲或專紀將家之事名分錯亂或文字鄙俗不勝誦讀而字剽句竊不免鈍賊之譏者亦復不爲尠矣余夙有志于修史之業而菲才淺學加之塵事蝟集未能果其志者有年於茲矣近頃授徒之際常從事于文墨乃不自揣就古史中抽擢編纂以成斯書蓋倣元人曾先之所編十八史略之體也

雖云蕪陋不足觀比之諸家之撰非無復所少異也乃應書佑之需上木問世云

一斯編起于神武天皇終于今上天皇上下二千五百餘年其間王室隆替將家興亡賢相亂臣强將姦豪甲仆乙起千條萬緒紛如亂麻而獨力罔羅揭之僅僅十餘卷中其爲事固不容易也故敘事雖云有繁簡詳略其簡且略者常居什六七蓋既名之曰史略焉則其體固不得不爾也但其事不可不知而文長若渉煩雜者補註詳之

一編內書例雖係至尊不擡頭闕字非敢欠尊崇也賴襄外史例言云古史於當代之事不必提書闕字闕畫蓋史體爲然又臨文不諱之意也爲之者始於明清雖臣子之禮而近於繁縟佞諛今不敢從余亦倣之且務要其簡短也至於相將直書其名蓋名分固當然耳

一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是漢人之言而不可稱于漢土稱之我邦即可而已何則漢人又言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故君而放肆橫逆則

弑而奪其位可也逐而代其任可也對立鼎峙並稱帝號于一時亦可也安在其無二王哉若我邦則不然也神武天皇深仁大德乃明乃武親執干戈闢草萊除殘賊以創空前絶後之大業而來神聖相承愛民如子務經營四方萬世一系傳以至明治昭代之天皇大允邦域之中圓首而二足之民自祖先以至己身孰非我皇所生育者乎然則謂之天下者天子之天下而非天下之天下也亦無不可也故至尊之外苟有別稱尊號者則謂之

僞可矣。謂之僭亦可矣。戴履之間我唯知有正統一系授受以至今日之眞天子而已矣。其已無二日並懸之天則亦安有二王並立之世哉。故斯書於皇統分爭之際筆法極致謹嚴。讀者或有存疑于此者是以預辯之。

一從來史乘紀事皆係年月。斯編例係年不係月。然間或有不係年或有係月係日。有綜言之有始不出至末合紀之。總從于行文之便。蓋亦史略之體爲然也。

一每朝天皇編首分註紀即位之元年。大抵從古史踰年改元之例。更附録漢土及泰西紀年。以供參考。

一天皇讓位則稱太上天皇。略稱上皇。上皇薙髮則稱法皇。並係定例。故不一一録之。但書之初見耳。立皇后。立太子。及其崩薨。無異故者。略不書。尊皇后及夫人以下爲皇太后。若太皇太后亦略。女院門院亦書之初見。

一攝關將軍。除任罷薨。皆書。其餘賢臣名將。有關係者書之。不然略。

一制度沿革。係原始者書之。

一源平氏以下。政柄下移。故事略于王室。而詳于將家。亦因勢不得已也。

一將家之政。列藩如林。唯大藩國主。廢置遷徙。或藩主卒。大抵書之。譜第小藩。總從省略。

一古今之事。不論究其是非得失。則有忠孝不顯而姦賊逃誅之懼。是史論之所不可以已也。斯編插註雜引諸家之論。而挾以鄙見。使讀者知公議所歸。雖然舊史大抵成于德川氏爲政之日。故言皆婉曲。以避其觸諱。今盡一洗陋習。大足鄙人氣宇。

豈不亦生遭遇隆治之運之幸哉。

一本文之上。別設一欄。下欄補本文遺漏。且摘録泰西史乘之略。上欄掲出本文紀事之要。以便閲覽。天皇即位之初年。必標天皇世系及紀元幾年。距今幾年。本書十一卷。六卷以上據明治十四年推算。七卷以下。據十六年推算。蓋因本書稿成有先後。亦出于不得已也。

一前史多註其所出。今總從省略。

一外史例言又云。凡叙事雖已入前人雅文者。其可變者變之。以成一家言。然事詞允當不可易者。不得不依舊。非敢勦襲也。大抵主明白質實直寫情勢。不敢文飾。余於是編亦云。

明治十六年七月　近藤元粹純叔氏識

新撰國史略目次

卷之一

神武天皇　綏靖天皇　安寧天皇
懿德天皇　孝昭天皇　孝安天皇
孝靈天皇　孝元天皇　開化天皇
崇神天皇　垂仁天皇　景行天皇
成務天皇　仲哀天皇　應神天皇
仁德天皇　履中天皇　反正天皇
允恭天皇　安康天皇　雄略天皇

清寧天皇　顯宗天皇　仁賢天皇
武烈天皇　繼體天皇　安閑天皇
宣化天皇　欽明天皇　敏達天皇
用明天皇　崇峻天皇　推古天皇
舒明天皇　皇極天皇　孝德天皇
齊明天皇　天智天皇　弘文天皇
天武天皇　持統天皇

卷之二

文武天皇　元明天皇　元正天皇
聖武天皇　孝謙天皇　淳仁天皇
高野天皇　光仁天皇　桓武天皇
平城天皇　嵯峨天皇　淳和天皇
仁明天皇　文德天皇　清和天皇
陽成天皇　光孝天皇　宇多天皇
醍醐天皇　朱雀天皇

卷之三

村上天皇　冷泉天皇　圓融天皇
華山天皇　一條天皇　三條天皇

後一條天皇　後朱雀天皇　後冷泉天皇
後三條天皇　白河天皇　堀河天皇
鳥羽天皇　崇德天皇　近衛天皇
後白河天皇　二條天皇　六條天皇
高倉天皇

卷之四

安德天皇　後鳥羽天皇　土御門天皇
順德天皇　仲恭天皇　後堀河天皇
四條天皇　後嵯峨天皇　後深草天皇

龜山天皇　後宇多天皇　伏見天皇
後伏見天皇　後二條天皇　花園天皇
後醍醐天皇
卷之五
後村上天皇　長慶天皇　後龜山天皇
後小松天皇　稱光天皇　後花園天皇
後土御門天皇　後栢原天皇
卷之六
後奈良天皇　正親町天皇　後陽成天皇
卷之七
後水尾天皇　明正天皇　後光明天皇
後西院天皇
卷之八
靈元天皇　東山天皇　中御門天皇
卷之九
櫻町天皇　桃園天皇　後櫻町天皇
後桃園天皇　光格天皇　仁孝天皇
卷之十

孝明天皇
卷之十一
今上天皇
卷之十二
今上天皇

目次畢

第一世

神武至平城天皇下。細書其天皇者。存當時之稱號也。周在日本海西。地稱支那。爲亞細亞中部。每異姓代立。改其國號。今愛新覺羅氏有其土。改號清。西國即歐羅巴是也。今分十餘國。各國皆奉西教。以教祖降生之年。爲元年。分前後紀之。至各國年數。或修或短不暇詳。今

新撰國史略卷之一

伊豫松山　近藤元粹純叔　著

神武天皇

神日本磐余彥火火出見天皇。元年辛酉丁周惠王姬閬十七年。西國紀元前六百六十年。距今明治十四年辛巳。實爲二千五百四十一年。

元年辛酉春正月庚辰朔。天皇即位於大和橿原宮。帝諱彥火火出見。小名狹野。一名若御毛沼。又名豐御毛沼。彥波瀲武鸕鶿草葺不合尊第四子。母玉依姬。海神豐玉彥少女。以庚午歲生帝。年十五立爲皇太子。年四十五在日向高千穗宮。德化大行。當是時長髓彥奉饒速日命。據有東國。諸虜各爲君長。不相統

神祖東征　居吉備三歲　五瀨命傷

支那則揭其國號。歐羅巴各國概稱西國。後皆倣此。長髓邑名。以爲君長之號。饒速日瓊瓊杵尊子。亦天祖之裔也。娶長髓彥妹生可美眞手命。帝至筑紫菟狹。菟狹津彥菟狹津媛造宮奉饗。以菟狹津媛賜侍臣天種子命。爲妻。菟狹郡名。今屬豐前。

一。帝與諸皇族謀起師征之。帝與諸皇兄及皇子議曰。天舉此全土以授我祖宗。時仍草昧。久治西偏。使四方未霑王澤。吾聞東方有美地。山岳四周。足以恢弘大業。而爲群酋所據有。吾將一舉掃蕩之。就定都焉。以經營天下。諸皇族僉贊成之。甲寅歲十月。帝親率舟師發日向。至速吸門。豐前。得珍彥爲鄉導。珍彥賜名椎根津彥。歷筑紫。居菟狹。安藝。居埃宮。明年入吉備。今備前備中備後。造高島行宮居三歲。大備舟檝。蓄兵食。戊午歲二月發吉備。東達浪速。攝津。至河內。四月勒兵赴龍田。大和。路險不得進。轉由膽駒山。長髓彥悉衆徼之孔舍衞坂。與戰不利。皇兄五瀨命傷於矢。乃退軍草香津。時師不能進。帝

於矢　五瀨命薨　誅兄猾　誅八十梟帥　誅兄磯城

五瀨命病創甚。撫劍大呼曰。慨哉。大丈夫爲虜所傷。將不報而死邪。進至紀伊竈山而薨。高倉下。紀伊熊野人。帝之誅丹敷戶畔也。妖神吐毒。衆咸迷倒。高倉下感異夢。得韴靈劍獻之。竟平群兇。兄磯城擁兵據守磐余之險。道塞不通。會弟磯城來降。因使曉諭兄磯城。不聽。

曰。我日神子孫。而向日征虜。不祥也。不若退還示弱。背日而討之。乃退草香津。邑名。屬河內。又轉由紀伊進。五瀨命道薨。六月。誅名草戶畔。名草。邑名。古語謂酋長爲戶畔。進踰熊野之險。帝經狹野。抵熊野。絕海而進。遇暴風漂蕩。皇兄稻飯命。三毛入野命。憤惋自投海。至荒坂津。誅丹敷戶畔。高倉下。武津見命等歸順。以爲鄉導。出菟田下縣。弟猾納款。八月。誅兄猾。兄猾匿其兵。作宮施機。潛謀害帝。弟猾來奏其反狀。帝命道臣命誅之。十月。破八十梟帥於國見岳。斬之。帝授密旨於道臣命。誘八十梟帥餘黨。鏖之。帝曰。戰勝而無驕。良將之規也。今賊魁既滅。同惡未殄。頓軍一處。非制變之道。乃徙營別處。十一月。用椎根津彥計。設奇兵。斬兄磯城於磐余之險。弟磯城來降。

長髓彥伏誅　中州平　營皇居　即位

帝乃用椎根津彥計。設奇兵自墨坂出其後。夾擊破之。遂斬兄磯城。長髓彥奉饒速日命爲君。故疑帝詐稱天神子。帝乃視瑞曉之。長髓彥猶豫不降。饒速日殺之。率衆歸順。帝寵之。賜子可美眞手命以韴靈劍。帝悉平諸賊。於是令曰。自我東征。於茲六年。賴

遂進討長髓彥。饒速日殺長髓彥。率衆來降。時冬十二月也。己未歲二月。分遣諸將。擊國中諸賊。悉誅滅之。誅層富縣土蜘蛛。新城戶畔。居勢祝。猪祝等。又高尾張邑有土蜘蛛。身短而手足長。我軍結葛網。掩殺之。○案。釋日本紀曰。時謂賊之穴居者爲土蜘蛛。又案。高尾張。土蜘蛛。蓋赤銅八十梟帥之類。三月。相地畝傍山東南橿原。經營皇居。定爲都焉。至是即位。立正妃媛蹈鞴五十鈴媛爲皇后。事代主神長女。○外史氏曰。國史稱上古曰神代。神武以降曰人皇。至明治昭代百度維新之五年。特改正朔。定以神武正位之歲爲紀元。而不算上古矣。案舊史。我邦開闢。蓋始於國常立尊。相傳七世。而至大日孁尊。治高天原。神聖以化。是爲天祖天照大神。天祖之子曰正哉吾勝勝速日天忍穗耳尊。生天津彥火瓊瓊杵尊。居日向高千

建神籬祭八神

奉三神器於正殿

皇天之威。凶徒就戮。雖邊土未靖。餘妖尚梗。而中州之地。無復風塵。宜恢廓皇都。大壯規摹。而今運屬屯蒙。民心朴素。巣棲穴處。習俗惟常。夫大人立制。義必隨時。苟有利民。何妨興造。且當披拂山林。經營宮室。而恭臨寶位。以鎭元元。上則答乾靈授國之德。下則弘皇孫養正之心。然

穗峰。天祖賜以三神器。世世傳以爲寶。瓊杵尊子彦火火出見尊。娶豐玉彦女豐玉姬。生彦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實爲神武天皇之父。事在太古。相去邈遠。不可深考。後人或欲神其事。妄意爲之說。奇怪錯出。蓋亦漢人謂三皇一萬八千歲。羲農蛇身牛首。西人謂教祖無父而生之類。雖意在崇之。而自不知其言之失。不經而誣神聖。太甚也。闕疑之言。仲尼嘗發之。不亦是乎。故今直奉昭代之定制。斷自神武紀元起。不倣自來國史之例。自謂敬之至也。乃略論之於此。○建神籬。祭八神。高皇産靈神。皇産靈。魂留産靈。生産靈。足産靈。大宮賣神。事代主神。御膳神。後世神祇官所祭八神即是。奉天璽鏡劍三神器於正殿。群臣朝賀。天富命。率諸齋部。捧神器。奉安正殿。天種子命。奏壽詞。可美眞手命。率内物部。衛宮中。道臣命。率來目部。護宮門。群臣於是朝賀。○案舊事紀古語拾遺。可美眞手道臣二人。分護衛宮中宮門。蓋奉神器於正殿時之事。諸書以爲其常職。誤矣。

論功行賞

作時

巡幸腋上

後兼六合以開都。掩八紘而爲宇。不亦可乎。觀夫畝傍山東南橿原地。蓋國之奧區乎。宜都之。此乃命有司經始橿原宮。

國造縣主。並係外任。當時外任。有伴造國造縣主吉士。伴造糾合種姓。國造鎭撫民社。縣主勸課農功。吉士典知屬國。並世其職。

案古事記云。帝

○命天種子命天富命。主祭祀。掌朝政。○二年。論功行賞。以可美眞手命天日方奇日方命。並爲申食國政大夫。可美眞手饒速日子。申食國政大夫。大臣也。賜道臣命宅地。道臣命初名日臣。命從東征。至熊野。路險不得前。日臣帥來目部。披榛通道。遂得達菟田。帝嘉之。賜名道臣。以椎根津彦爲倭國造。弟猾爲猛田縣主。弟磯城爲磯城縣主。其餘群臣賞賜有差。○四年。詔作時於鳥見山。祭皇祖天神。詔曰。吾皇祖之靈。自天降鑒。光助朕躬。今諸虜已平。海内無事。可以郊祀天神。用申大孝。○三十一年。車駕巡幸腋上。帝登腋上嗛間丘。望地形曰。美哉國也。似蜻蛉之衡尾矣。由是我邦始有秋津洲之號。蜻蛉秋津國讀相通故也。○帝在位

帝崩

崩年一百三十四歲。凡古事記所載崩年。多與正史不合。

大日本史云。追謚之制。未審其在何時。釋日本紀引私記曰。神武等謚。淡海三船奉敕撰也。親長記曰。神武以下至文武四十二代謚號。淡海公所制也。二說不同。按古事記日本紀正文。紀不書追謚。則知和銅養老間。未

七十六年。崩於橿原宮。壽一百二十七。葬大和高市郡畝傍山東北陵。帝生而明達。意豁如也。當草昧之世。豪酋碁峙之時。奮然執戈。六年而定海内。以開萬世無涯之基。自非仁神英武。超出億兆。烏能如此。謚曰神武。允矣哉。日本史論曰。鴻荒之世。天造草昧。蠢爾醜類。未霑皇化。睢盱跳踉。暴殄天物。神武承神聖之烈。奮東征之略。不數年而掃蕩妖邪。恢廓丕業。乃偃武敷教。撫育黎元。光宅區夏。遂爲人皇之祖。觀其即位之初。謹祭祀。察政理。擧有能。賞有功。奉安三器。以開萬世之基。盛德大業。至矣哉。聖人作而萬物覩。覆載之功。與天地合其德。可謂創業垂統。規模宏遠矣。○外史氏曰。昔在虞舜。繼大聖治化之緒。而不能垂統於子孫。周武假武修文。垂拱而天下平。而不免爲叛君之逆。若我神祖。乃武乃文。上順天理。下應人心。既能開基。亦垂

第二世。紀元八十年。距今二千四百六十二年

諱研耳

有此制。明非不比等所撰矣。三船歷事孝謙廢帝光仁桓武數朝。而續日本紀姓氏錄等。成於桓武以後者。皆擧追謚。由是觀之。三船撰謚。蓋在孝謙之末。桓武之初乎。自此以降。上謚號者。仁明文德光孝崇德安德數帝而已。

案諸書第五子作第三子。但大日本史作五。注

其統。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神武也。皇太子神渟名川耳尊立。是爲綏靖天皇。

綏靖天皇

神渟名川耳。天皇元年庚辰。周簡王五年。西國紀元前六百八十一年。

元年庚辰。春正月。天皇即位於葛城高丘宮。帝神武帝第五子。母媛蹈鞴五十鈴媛皇后。見前。年十四。立爲皇太子。神武帝四十二年。性至孝。在諒闇。悲慕無已。庶兄手研耳命。代聽朝政。威福由已。潛圖不軌。帝知而密爲備。及山陵事畢。與母兄神八井耳命。謀伺其獨臥。排闥而入。使神八井耳射之。戰懼不能發。帝乃奪其弓矢。射

第三世　紀元百十三年　距今二千四百二十九年

云據皇后所生。則第三子也。然有二庶兄。今從古事記。

帝為太子時年十四。

長井定宗曰。案日本書紀。自綏靖至開化凡八世三百八十餘年。只載即位立后等數事。其他政跡無一所見焉。蓋當時國史。係入鹿之火厄。舍人親王得之燼餘。而僅得存十一于千百焉耳。可勝慨哉。

帝為太子時年二十一。

殺之。至是即位。帝既射殺手研耳。神八井耳歎曰。吾不及汝。武宜乎能承纘大業。吾當為汝輔而已。○三年。以彥湯支命為申食國政大夫。○帝在位三十三年。崩。壽八十四。葬大和桃花鳥田丘上陵。帝容貌魁偉。少有雄氣。及壯。沈毅善武技。運謀決機。能濟大難。雖曰守成之君。抑亦兼創業之功矣。皇太子磯城津彥玉手看尊即位。立皇太子。在二十五年。

安寧天皇　磯城津彥玉手看天皇。元年癸丑。周靈王泄心二十四年。西國紀元前五百四十八年。綏靖帝子。母五十鈴依媛皇后。事代主神女。綏靖帝二年立。○二年。遷都片鹽稱浮孔宮。在大和高市郡。○四年。以出雲色命為申食國政大夫。大禰命為侍臣。○帝在位三十八年。崩。壽五十七。葬畝傍山西南御陰井上陵。皇太子大日本彥耜友尊即位。立皇太子。在十一年。

第四世　紀元百五十一年　距今二千三百九十一年

水鏡皇代紀為第三子。誤。

帝為太子時年十六。

綏靖帝三十一年。周靈王二十年。孔丘生于魯。上去神武帝元年。凡百一十年。

懿德天皇　大日本彥耜友天皇。元年辛卯。周敬王丐十年。西國紀元前五百十年。安寧帝第二子。母渟名底仲媛皇后。事代主神孫鴨王女。安寧帝三年立。○二年。遷都於輕稱曲峽宮。在大和高市郡。古事記作境岡宮。○帝在位三十四年。崩。壽七十七。葬畝傍山南纖沙溪上陵。皇太子觀松彥香殖稻尊即位。立皇太子。在二十二年。

第五

孝昭天皇　觀松彥香殖稻天皇。元年丙寅。周元王仁元年。西國紀元前四百七十五年。懿

世　紀元百八十六年　距今二千三百五十六年

懿德帝三十二年。周敬王四十一年。孔丘卒。

孝昭三十一年。以瀛津世襲命為大臣。

帝為太子時年十八。

孝昭五十一年。周威烈王立。自是稱戰國。二十年。周諸侯齊臣田和。遷其君於海上。

帝為太子時年二十。

德帝子。母天豐津媛皇后。息石耳命女。懿德帝二年立。即位之元年。遷都掖上稱池心宮。在大和葛上郡。在位八十三年。崩。壽一百十四。葬掖上博多山上陵。皇太子日本足彥國押人尊即位。立皇太子。在六十八年。

第六世　紀元二百六十九年　距今二千

孝安天皇　日本足彥國押人天皇。元年己丑。周安王驕十年。西國紀元前三百九十二年。孝昭帝第二子。母世襲足媛皇后。瀛津世襲妹。孝昭帝二十九年立。○二年。遷都於室稱秋津嶋宮。在大和葛上郡。○三年。六見命三見命並為宿禰。○帝在位一百二年。崩。壽一百三十七。葬大和玉手丘上陵。皇太子大日本根子彥太瓊尊即位。立皇太子。在七十六年。遷都黑田稱廬戶宮。在大和城下郡。

二百七十三年　第七世　紀元三百七十一年　距今二千百七十一年

帝五年。世俗傳駿河國富士山湧出。近江國湖水開。案富士自太古已在。常陸風土記可徵。齊諧之談。固不足信也。

相傳熊野山有徐福祠。

三十五年。周赧王入秦盡獻其地。周亡。

孝靈天皇　大日本根子彥太瓊天皇。元年辛未。周赧王延二十五年。西國紀元前二百九十年。孝昭帝第三子。母押媛皇后。天足彥國押人命女。孝安帝二十六年立。○三年。以大水口命大矢口命為宿禰。○七十二年。秦徐福來。秦主嬴政。好神仙。遣方士徐福入海。求不死藥。福遂留我邦不去。○帝在位七十六年。崩。壽一百二十八。葬大和片丘馬坂陵。皇太子大日本根子彥國牽尊即位。立皇太子。在三十六年。

第八世　紀元四百

五年。秦始皇殂。子胡亥立。是為

孝元天皇　大日本根子彥國牽天皇。元年丁亥。秦始皇嬴政三十三年。西國紀元前二百十四年。孝靈帝長子。母細媛皇后。磯城縣主大目女。孝靈帝二年立。○四

二世皇帝八年。趙高弑二世。子嬰立。九年。子嬰降漢。秦亡。十二年。劉邦滅楚。爲天子。是爲漢高皇帝。

山縣禎曰。自綏靖至開化八世。史不載事蹟。豈以其承皇祖至德之餘。化政簡。俗樸。天子垂拱于上。而四民樂業於下。無事之可紀歟。其享壽多至於百餘歲。亦見其恬靜寡欲能保其眞也矣。

年。遷都於輕。稱境原宮。○八年。以大綜杵命爲大禰。○三十九年夏六月。大雪。○帝在位五十七年。崩。壽一百十六。葬大和劍池島上陵。皇太子稚日本根子彥太日日尊即位。立皇太子。在二十二年。

開化天皇 稚日本根子彥太日日天皇。元年甲申。漢文帝劉恒後元七年。西國紀元前百五十七年。

孝元帝第二子。母欝色謎皇后。欝色雄命妹。孝元帝七年立。即位之元年。遷都春日。稱率川宮。在大和添上郡。○七年。以武建命大峰命爲大禰。○帝在位六十年。崩。壽一百十一。葬春日率川坂本陵。皇太子御間城入彥尊即位。立皇太子。在十八年。

○日本史論曰。綏靖英毅果斷。負荷大業。與神八井耳協謀。立誅罪魁。天位以正。尚武之稱。不亦宜乎。安寧而下七帝。淵默沖靜。誕敷至化。政令簡朴。其民皞皞如也。纘太祖之隆緒。蘊列聖之耿光。無爲之德。不宰之功。人莫能得而名焉。垂衣裳而治者。其在斯時乎。

宿禰。官名也。後用以爲姓氏之別稱。連名或姓下。呼之以別氏族之貴賤。通謂之姓。

五年。民多疾疫。

崇神天皇 御間城入彥五十瓊殖天皇。元年甲申。漢武帝徹天漢四年。西國紀元前九十七年。

開化帝第二子。母伊香色謎皇后。物部大綜麻杵女。開化帝六十年立。○三年。遷都磯城。稱瑞籬宮。在大和城上郡。○四年。以建膽心命爲大禰。多辨命爲宿禰。安毛建美命爲侍臣。○詔曰。我累世皇祖。光臨宸極。而司牧神人。經綸天下。未曾爲一身。今朕承大運。愛育黎元。當事遵皇祖之

死亡大半。六年。百姓流離。或有背叛。帝憂惕。請罪神祇。遷三神器於笠縫。以祭天祖。

日本史論曰。帝畏神威。遷三器於笠縫邑。別摸國寶。以安殿內。誠敬神之至也。聖子神孫。相承傳於無窮。而人神相遠之漸。亦基于此。後王其可不思帝敬神祇之故乎。

十年。詔曰。導民之本。在於教化。今既禮神祇。災害悉息。然遠荒之人。未慣王化。其選群卿。遣于四方。令知朕意。於是發四道將軍。

跡。其汝群臣。竭爾忠貞。共安天下。山縣禎曰。帝盡心於政事。有所更張。觀是詔。可謂知人君天職之本矣。宜恢廓祖業。而殊域歸德。百姓殷富。以致泰平之治也。○六年。始祀天祖天照大神於倭笠縫。初天祖以神器賜皇孫曰。汝視之。當猶視吾。故列朝皆安之殿內。同牀臥起。至是懼其褻瀆。遷奉之笠縫。以祭天祖。命皇女豐鍬入姬。常侍掌祀事。別摸造劍鏡。置御座。賴襄曰。前王之親神器。崇神之防褻瀆。其意一也。孔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故敬神無如務於民也。崇神厲精治民。善繼祖德。可謂不虛肇國之號也歟。○七年。遣使祭諸神。定天社國社。神地神戶。○十年秋。始置四道將軍。遣大彥命于北

案。濫觴抄云。十四年丁酉。伊豆國獻巨船。未知何據。

先是武日照命藏上古神寶於出雲大神宮。帝

陸。武渟川別于東海。吉備津彥命于西道。丹波道主命于丹波。並授印將兵。巡接逆命者征誅。臨發會武埴安彥及其妻吾田分路襲京師。即命五十狹芹彥邀擊斬吾田於大坂。命大彥及彥國葺等擊武植安彥于輪韓川。山背。射殺之。冬。大彥等赴四道。至明年夏而還。威德大行。○十二年。始校人民戶口。課男女調役。○十七年。課諸國造船舶。○四十八年。命豐城入彥命鎭東國。○六十年。出雲振根作亂。遣吉備津彥武渟川別討平之。○六十二年。詔河內開池溝通水

軍　安彦反　安彦伏誅　校戸口　造船舶　誅出雲振根

之本在於敷化。今既禮神祇。災害息。然遠荒之人未慣王化。其選群卿遣于四方。令知朕意。於是發四道將軍。

案。蒙陽抄云。十四年丁酉。伊豆國獻巨舶。未知何據。

先是武日照命藏上古神寶於出雲大神宮。帝

陸。武渟川別于東海。吉備津彦命于西道。丹波道主命于丹波。並授印將兵。巡按。逆命者征誅。臨發。會武埴安彦反。與其妻吾田媛分路襲京師。即命五十狹芹彦邀擊。斬吾田於大坂。命大彦及彦國葺等。擊武埴安彦于輪韓川。山背。射殺之。冬。大彦等赴四道。至明年夏而還。威德大行。○十二年。始校人民戸口。課男女調役。○十七年。課諸國造船舶。○四十八年。命豐城入彦命鎭東國。○六十年。出雲振根作亂。遣吉備津彦武渟川別討平之。○六十二年。詔河內開池溝通水

開池溝　加羅入貢

欲觀之。遣使取之。振根掌神寶。時適在筑紫。其弟飯入根代獻。振根歸怒其不待已。誘殺飯入根。乃遣吉備津彦等誅之。誅振根。

蘇那曷叱知至越國笥飯浦。上人問其姓名鄉國。對曰。意富加羅王子。名都怒我阿羅斯等。既至京師。奏曰。臣國東北有巴汶地。分為三部。地

利。詔曰。農者天下之大本。民所恃以生也。今河內狹山。埴田水乏。百姓怠於農事。其多開池溝。以廣民業。因作依網・苅坂・反折三池。○山縣禎曰。今觀此詔。亦可以見帝之盡心於政事矣。其以農務為本。是其所以致殷富也。○六十五年。加羅遣蘇那曷叱知朝貢。加羅國名。又作意富加羅。即大伽耶。去筑紫二千余里。北阻海在雞林西南。至垂仁帝朝。以其始來在崇神帝之時。取其御名賜國名彌摩那。蓋御間城彌摩那。國音相近故也。後改作任那。音亦通。○帝在位六十八年崩。壽一百十九。葬大和山邊道上陵。帝資性聰敏。幼有雄略。及壯寬弘謹愼。恒有經綸大業之心。即位之初。頻年饑疫盜起。帝憂傷勵精。求治。後遂年穀大稔。家給人足。天下稱曰御肇國天皇。皇太子活目尊即位。立皇

彦反　狹穗彦伏誅

又曰。狹穗彦將謀逆。問狹穗姬以兄與夫孰愛。此與鄭雍姬問其母者相似也。雍姬殺夫以全父。皇后自首以全君。固不可同日而語矣。然終與狹穗彦同死城中。亦非從其兄耶。此蓋人倫之變也。楚棄疾・唐李璀。以父逆告君。而以身從父。後之君子。未聞有以二子為逆黨者。由是言

彦反伏誅。狹穗彦。皇后狹穗姬母兄也。后。彦坐王女。其立在二年。潛圖不軌。誘后行逆。后告實於帝。初狹穗彦竊謂后曰。汝於夫與兄孰最親愛。后固厚於親。偶然對曰。兄也。彦曰。夫以色事人。色衰寵弛。若使我得志。與汝共莅天下。汝長無憂矣。乃以匕首授之。使伺帝寐刺之。會帝幸來目宮。枕后膝而寢。后思兄言。悲泣不禁。淚墜帝面。帝驚寤。謂后曰。朕夢錦色小蛇匝頭。有雨從狹穗來沾朕面。是何祥也。后悚懼。具以實告。帝謂非后罪。乃命將軍八綱田討之。狹穗彦城守自拒。后不忍坐視。抱皇子譽津別命奔投城中。詔狹穗彦奉還。不奉詔。八綱田縱火焚城。后使人抱皇子出城。遂與兄偕死。外史氏曰。后當狹穗彦之以逆誘。不啻不有救正之言。遂至懷匕首而迫至尊。若使帝不感異夢。而

野見與蹶速角力　遷祀天祖於度會　置屯倉

之皇后之從兄而死。獨可罪乎。且狹穗彦以皇后言誅死。皇后無復面目以立於世。則其死固可哀矣。

二十九年。西國教祖耶穌生。相傳其母年十六無夫而娠。娠十三月而生。英智夙成。強毅自修。終創一宗門。死而教益弘。西人多奉其教。遂推為法王。以生之明年為紀元第

驚寤。則不知事之所決果如何也。雖有自首以全君亦驚帝言而出。不得已耳。故復擁質以投逆于城中矣。情雖如可悲。君子不取也。○七年。召出雲人野見宿禰。與當麻人蹶速角力。當麻。大和邑名。蹶速素以力誇人。野見踢其脅骨斃之。延觀相撲始此。○十五年。使皇女倭姬代豐鍬入姬祀天照大神。倭姬奏遷之伊勢度會。建齋宮於五十鈴川上。明年以大鹿島命為祭主。大幡主為大神主。○二十七年。始以兵器為祭幣。○置屯倉。屯倉又曰官家。古國郡多有御田。役田部钁丁營佃。所獲稻穀藏諸倉廩。即屯倉也。置屯田司屯倉首等。掌之。官家謂其官舍。○三十二年。皇后日葉酢媛崩。后。丹波道主王女。十五年立為后。先是皇

禁殉死
大開池溝
第十二世

一年日本史論曰。帝之禁殉死。惻怛之誠。惠天下後世。至深遠矣。可謂知政道而得行者也。
三十七年。漢王莽廢孺子嬰。篡位。自稱新皇帝。改元初始。五十四年。漢宗室劉秀誅王莽。即帝位。是爲光武皇帝。
八十一年。羅馬主提庇留誅耶蘇。耶蘇唱聚門

弟倭彦命薨。以近臣爲殉。帝聞其號泣聲。惻之。詔禁殉死。至是。野見宿禰議葬儀。請以土偶殉。帝嘉之。立爲永制。賜宿禰姓土部。世掌大喪。○三十五年。詔諸國。大開池溝。凡八百餘所。以便灌漑。民賴殷富。○帝在位九十九年崩。壽一百四十。葬大和菅原伏見東陵。帝幼而岐嶷。及長。倜儻有大度。崇神帝鍾愛之。常置左右。因夢兆。立爲太子。遂能總攬乾綱。愛育黎元。皇太子大足彦尊即位。立皇太子。在三十七年。

景行天皇

大足彦忍代別天皇。元年辛未。漢明帝莊永平十四年。西國以先帝三十年。爲紀元。

紀元七百三十一年
距今千八百十一年
誅熊襲酋

徒曰盛。羅馬主以其害于治。捕而磔之。耶蘇猶曰。以一身代萬姓之死也。
帝發高屋宮。巡狩筑紫。從葦北浮海。夜冥不知所向。望見火光。即得著岸。帝問邑名。土人對曰。八代縣豐村。使尋其火。莫知處所。故名其國曰火國。
賴襄曰。神武肇造中土。而東西

至是七十一年。垂仁帝第三子。母曰葉酢媛皇后。居纏向。稱日代宮。○十二年。筑紫熊襲反。賊帥厚鹿文。迮鹿文。醜類甚多。謂之熊襲八十梟帥。車駕親征。行幸周芳豐前。賊遂至日向。起行宮。稱高屋宮。會群臣議討熊襲。賊酋有二女。市乾鹿文。市鹿文。或獻策誂之。歸順。帝納之。陽嬖其長女。長女進策。誘官軍殺其父。帝惡其所爲。誅之。以次女賜日國造。駐日向六年。巡撫招納。西海悉平。山縣禎曰。市乾鹿文之殺其父。可以爲大逆矣。帝之誅之。固是也。然以堂堂帝王之師。討叛賊。何藉一女子之力之爲。且使人子。圖其父。悖倫理。亦甚矣。既誘之使爲逆。又從誅之。果何義哉。一臣之進策。帝之納之。皆可謂過矣。○外

武內巡察東北
日本武誅熊襲魁

諸道號令未周。自崇神。已漸命將四出。至此。治熊襲則親將伐之。何者。其事大也。其事大則其用兵亦大。大兵之權。不可委之臣下也。及賊再燃。難於再動兵。則遣皇子代往。其愼也如此。故至巡察東國。雖初遣大臣。至經略之任。亦付之皇子。其意可以見已。及至後世。兵戎之事。委之

史氏曰。後白河帝命源義朝殺爲義。君子固非之。豐臣氏藉髡徒之力。以征島津氏。識者猶譏之。景行一舉而兼二失。熊襲之不心服。而屢叛。亦宜哉。○二十五年。遣武內宿禰。巡察東北諸國。後二年。武內還奏。東夷有日高見國。號蝦夷。男女文身椎結。稟性勇悍。土地沃壤曠衍。可擊而取焉。○二十七年。熊襲復反。命皇子日本武尊。討之。召美濃尾張射手弟彦等從之。尊時年十六。變服親詗賊巢。窺賊魁取石鹿文。醉臥。取石鹿文。又名川上梟帥。手刺殺之。餘衆讋服。熊襲悉平。乃還。勦吉備難波賊。日本武尊。本名小碓命。一名日本童男。志氣雄傑。容貌魁偉。身長一丈。力能扛鼎。其至熊襲也。取石鹿文適張宴。尊乃被髮爲女裝。置劍裲中。入居婢妾中。鹿文見而悅之。延置座側。擧杯戲狎。夜闌衆散。鹿文被酒而

日本武東征
封大碓於美濃

有司。雖公卿亦不甚臨之。況於天子。高拱深宮。曰。賊何能爲。甚則不識將帥之面也。而責其殞軀夷賊。及奏捷。又不時論賞。終之致大權下移。國勢一變。長不復於古。可勝歎哉。
日本武雖至相模。欲赴上總。望海揚言曰。是小海耳。可跳而越也。航海而進。風濤大作。船艦漂

臥。尊乃拔劍刺之。未殊。曰。汝爲誰。尊乃告以名。鹿文讚曰。吾未見强勇若皇子者。願上嘉號。曰日本武皇子。言訖遂殺之。尊自是稱日本武云。○四十年。東夷反。遣日本武尊征之。吉備武彦。大伴武日從焉。行勦土寇。尊途過伊勢。拜神宮。倭姬以神劍授之。進至駿河。土賊欲誘尊殺之。乃勸游獵。因縱火燒野。尊鑽燧取火。反燒賊徒。急拔劍薙草。賴以得免。遂擊賊殲焉。自是名叢雲劍曰薙草云。自相模航海。遇風舟殆覆。僅得達上總。轉入陸奧。至蝦夷境。夷酋望風降附。東陲悉平。還巡視上野信濃。使武彦按越國。再會于美濃。平近江賊。獲病乃還。○是歲。封皇子大碓命於美濃。○四十三年。日本武尊至伊勢。疾甚。乃獻俘於大廟。

日本武薨　巡東海　遣彦狹島都督東山道

蕩。妃弟橘媛曰。是必海神作祟也。願以身代皇子。言訖投海。風定得著岸。日本武西歸至碓井嶺。念弟橘媛。東南望呼吾嬬者三。因稱山東諸國曰吾嬬國。彦狹島王至春日穴咋邑病薨。東國百姓悲王不至。竊盜王尸。葬之上野。御諸別王赴任。會蝦夷叛。王發兵討之。夷酋

使武彦奏捷京師。遂薨于能褒野。年三十。帝大悼惜。錄其功為定武部。○五十一年。分居蝦夷俘於播磨伊豫安藝阿波諸國。○五十三年。帝東巡。歷覽東海諸國。還駐伊勢。踰年乃還。○五十五年。遣彦狹島王都督東山道十五國。彦狹島王。豐城入彦孫。途病薨。以其子御諸別王襲職。時蝦夷擾亂。御諸別討平之。新井君美曰。初崇神命皇子豐城入彦。令治東國。至是東方大亂。帝乃使彦狹島王嗣前業。蓋以東人之望也。東人傷王不來。至竊取其屍以歸葬。非皇子之化及人深且厚。曷能如此哉。王之子御諸別王。克世其德。甚得兆民和。卒使廟廊之上。莫有東顧之憂。詩曰。大邦維屏。大宗維幹。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其斯之謂與。○五十

第十三世　紀元七百九十一年　距今七百

足振邊大羽振邊等。乞降。盡獻其地。東陲始安。

帝幼嘗與兄五十瓊敷命侍垂仁帝。垂仁帝曰。二子試言所欲。五十瓊敷曰。願得弓矢。帝曰。願得大位。因賜弓矢於五十瓊敷。謂帝曰。汝宜嗣朕位。於是儲位乃定。

七年。令諸國置田部屯倉。○五十八年。幸近江。居志賀。稱高穴穗宮。○帝在位六十年。崩于高穴穗宮。壽一百四十三。葬大和山邊道上陵。帝姿貌雄偉。長一丈二寸。天資英武。西征東討。妖氛廓清。四海寧謐。神武之業。於是光矣。皇太子稚足彦尊立。立皇太子在五十一年。

成務天皇

稚足彦天皇。元年辛未。漢順帝永建六年。西國百三十一年。景行帝第四子。母八坂入姬皇后。八坂入彦女。景行帝五十二年立。初先帝欲以日本武尊為儲貳。會其薨。先帝嘗賜皇族群臣宴數日。獨帝與武內宿禰守宮門不至。先帝召問故。對

五十一年　始置大臣　立造長置稻置　分國縣定邑里　第十四世

延喜式。公卿補任。正統記。皆曰。大臣號始于武內。安舊事記。自懿德朝以出雲色為太臣以下。書任大臣亦多。而書紀所不載。今不取。

青山延于云。按古事記成務紀曰。定大國小國之國造。大縣小縣之縣主。則稻置與縣主同。然古事記景行紀云。以諸皇子為

曰。百僚宴樂。宿衛不可不戒。先帝嘉其意。遂立帝為太子。以武內為輔臣。至是帝即位于高穴穗宮。○三年。以武內宿禰為大臣。初武內與帝同生日。異年同一日也。甚相歡洽。至是有此命。置大臣始此。○五年。詔國郡立造長。縣邑置稻置。並賜楯矛為表。界山河分國縣。隨阡陌定邑里。東西為日縱。南北為日橫。山陽曰影面。山陰曰影背。於是百姓安居。天下大治。○帝在位六十年。崩。壽一百七。葬大和狹城盾列陵。皇太子足仲彦即位。立皇太子在四十八年。

仲哀天皇

足仲彦天皇。元年壬申。漢獻帝協初平三年。西國百九十二年。日本武尊

紀元八百五十二年　距今千六百九十年　幸越前　幸筑紫

國造和氣及稻置縣主。據此則稻置之外。又有縣主。蓋邑長稱治粗稅者而言。則謂之稻置。稱知縣事者。則謂之縣主乎。姑附備攷。

日本史注云。書記注一本及舊事紀曰。天皇討熊襲。中矢而崩。舊事紀又曰。武內大臣勸天皇彈琴以祈神于

第二子。成務帝無子。故立為嗣。母兩道入姬。垂仁帝女。按書紀書母皇后。然無為皇后之文。故不從。即位之元年。以大伴武以為大連。與大臣並輔朝政。置大連始此。○二年。立氣長足姬為皇后。開化帝六世孫。氣長宿禰王女。是為神功皇后。○車駕幸越前。皇后及群臣從焉。造行宮于角鹿。稱笥飯宮。既而南巡。抵紀伊。會熊襲叛。親帥舟師征之。遣使角鹿。令皇后群臣會于穴門。居豐浦行宮。○八年。進幸筑紫。居橿日行宮。會群臣議進討。皇后以為先征新羅。則熊襲自服矣。時有神憑皇后曰。天皇何憂熊襲之不服。是腰股也。西方有國。曰新羅。金銀彩帛多生其地。如先征之。則熊襲

帝暴崩

時日暮。而琴音頓絶。舉火視之。天皇忽有身痛。而明日崩。即知不信神教。而中賊矢早崩。古事記曰。天皇將誅熊曾國。而彈琴。健內大臣居沙庭。請神命。皇后以神言白天皇。而天皇不信。遂舍琴不彈。神大怒。健內大臣勸使彈之。未幾不聞琴音。舉火而視。既崩矣。書紀皇后生應神帝。

不足平也。帝不從。親戰不克。○九年。春二月。帝暴病崩。于香椎宮。在位九年。壽未詳。或云五十二。葬河內長野陵。帝容姿端正。身長十尺。躬屬橐鞬。周旋險夷。大有其父風。遠略未振。崩于行宮。論者惜焉。新井君美曰。諸史帝紀。事可疑極多。帝為日本武子。而崩年五十二。可疑之甚。帝嗣位之初。乃幸角鹿。去巡南國。遂討熊襲。至穴門國。駐蹕七年。莫有一事所紀焉。既而度海。至橿日浦。進擊熊襲。軍敗而還。崩于行宮。舉皆可疑。而其尤可疑者。一旦宮車晏駕。事出乎曖昧之間。蓋是二皇子兵所以問其故也。三史紀事。皆有少異。而古事記止言不聽神言。不言被中賊矢。舊事紀日本紀皆謂帝自擊賊失利而還。而不言其所戰是為何地。則古事記疑近矣。美竊謂帝不聽神言。可謂英明之主矣。鄭人拒王師。射王中肩。漢祖擊黥布。為流矢傷。唐皇征高麗。白羽落眼中。宋主伐契丹。兩箭中股。已而

皇后征新羅

於蕨叢下。載一說曰。天皇不信神誨。忽病而崩。其意似為神之所祟。然據上諸說考之。天皇之崩。蓋有非常之事。而隱諱遷就。其實難得而知矣。

賴襄曰。前志記仲哀崩之際多曖昧。後世讀者。不免容疑於神功皇后。吾深會其前後事跡。斷知其不容疑也。夫熊襲久雄長

漢宋二君。卒為之崩。事皆彰著。鍾巫祭神。春秋不書魯公之葬。梓斧戮地。古今以疑宋祖之崩。我於帝紀未免疑也。曰。武內宿禰請帝以夜召神。及帝俄崩。左右皆無侍者。果其然。則大臣亦與其事乎。曰。吾何知其不必然也。雖然。公時年百餘。元老四世。而其輔翼少主。亦猶有似陳相安漢狄公復唐者。魏志曰。女王事鬼道。能惑衆。以予觀之。惟其非有神託。后而后能託之神也。安知后不即託斯人而取信於天下哉。不啻一時取信於天下也。雖曰百世。能使天下之人盡信之矣。異哉。帝既崩。皇后與諸大臣謀。秘不發喪。詔中臣烏賊津等。率百寮守行宮。密令武內宿禰。奉梓宮殯于豐浦宮。遣鴨別。當熊襲。終決策征新羅。大修船艦。諭群臣曰。興師動衆。國之大事。不必諉之汝等。吾自當之。事成共其功。不成吾

三韓服

西偏。以景行與日本武前後討伐。而其蟠根餘蘖。終不可拔者。蓋倚新羅為後援也。當時諸大臣。更事如武內者。必有建言近擊遠之策者。皇后以有籌略。從軍與議。亦右其策。而仲哀銳意誅鋤。不聽而親戰。敗衂病創。終崩。皇后恐諸軍沮喪。賊來乘之。大事去矣。是以與腹心密謀。秘

獨任罪。乃自齋戒禱神祇。結髮為男裝。而誓師。皇后親執斧鉞。令三軍曰。金鼓無節。旌旗錯亂。則士卒不整。貪財多欲。懷私內顧。則必為敵擒。寡而勿輕。強而無屈。姦暴無赦。降服勿殺。勝者必賞。走者必罪。十月。發和珥津。風順船迅。直達新羅。新羅王波沙寐錦不意我兵奄至。惶遽不知所為。面縛出降。后命納質子。新羅王以波珍干岐微叱己知為質。申盟約。徵縞帛八十船。遂為歲貢定額。高麗百濟亦望風歸款。三韓悉服。高麗百濟俱三韓國名。高麗王姓高氏。百濟王姓扶餘氏。其先並出扶餘主金蛙子朱蒙。乃置官司戍兵。凱還。十二月。生皇子譽田別於筑紫蚊田。是為應神天皇。初皇后有孕而征三

第十五世 紀元八百六十一年 距今千六百八十一年

喪不發。留大連守行宮。如天子在。狀深溝高壘。相持不戰。而潛兵急發。以遂行前策。直擣其窟。奪其倚援。然後熊襲果不攻而下矣。特以蹈海波赴未知之地。衆情所疑懼。故多方託之神明。曰。神告我以寶王之國。帝不從。故暴殞。當相與勉往取之。皆鼓舞從兵之語耳。史氏從而實其

韓。至是乃生。故世呼稱胎中天皇。

應神天皇

譽田別天皇。辛巳。母后攝政之初年。漢獻帝建安六年。西國二百一年。

仲哀帝第四子。母氣長足姬皇后。見前。○新井君美曰。舊事記帝皇本紀。終仲哀之世。而列神后於本紀。自後六十九年。繫神后之世。日本紀仍舊史書。古事記則與之異。仲哀書崩。書葬。乃繼之以應神臨天下。太后攝政。削而不書。蓋是其帝紀所以削偽定實。即撰録第一義也。美每讀國史。而至此廢書而嘆。以謂實是國論之難斷者矣。昔者孔子因魯史修春秋。曰。夫人孫于齊。宋胡安國以為夫人文姜也。桓公之弑。姜氏與焉。為魯臣子者。義不共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恩如之何。狗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于齊。而恩義之輕重審矣。嗟我載筆之臣。原仲哀之崩。固難。應神太后所出。而以恩掩義。哀哉。然婦居尊位。以干天統。非常之變。豈翅夫人

麛坂忍熊二王舉兵

事皇張誇大而後人不察所以致紛紜也。

日本史論曰。麛坂忍熊二皇子舉兵可謂亂賊之徒非邪。雖然仲哀暴崩于行宮。皇后與武内宿禰謀。乃張皇胎中天皇之聲威。聳動天下之耳目。意必有衆心不服於下者。武内以元老輔皇后。不能速以大義諭其二皇子而使其事明白於天下。此乃所以招兵也。二皇子亦不能於仲哀崩殂之時。日夜以身赴難。舉事已晚矣。失事機。其敗死也宜矣。至於赤猪噬殺麛坂則事其神怪不可窮詰。後之論者據舊史所書而考之。二皇子之是非曲直將有所歸矣。

孫子齊之比哉。宋范祖禹唐鑑一書黜武氏之號繫中宗嗣聖之年。後之説者稱以爲深得孔子春秋之義。及考亭朱氏資治通鑑綱目編一從唐鑑例。古事之作於唐鑑書世之相先三百餘年。以著其實非正統。且以示天下非常之變。蓋其爲義則一也矣。而古事所載此非其作者之言。即天武勅語也。嗟亦偉哉。

○辛巳歲。母后奉帝至豐浦宮。發仲哀帝喪。將奉梓宮還京師。時帝庶兄麛坂忍熊二王舉兵要之播磨。會麛坂暴薨。時二王狩菟餓野。麛坂爲野猪所齧而薨。忍熊退屯住吉。母后乃使武内宿禰奉帝航海赴紀伊。親帥舟師直向難波。忍熊又退軍菟路。母后進會帝於日高。紀伊。時天晦瞑如夜連日。既而命武内擊忍熊。敗之。忍熊走死瀨田。近江。群臣尊母后爲皇太后臨朝攝政。武内爲大臣如故。

稱帝爲皇太子

明年。稱帝爲皇太子。時年四歲。都磐余稚櫻宮。日本史論曰。舍人親王修日本書紀。書皇后稱制。曰攝政。此特筆也。後人讀史。不繹其義。徒見其迹。爲即眞以列皇統世次。亦已過矣。然應神降誕在仲哀崩後。是宜立爲天子者。而爲皇太子。果何名哉。使之冊立。掊前則固仲哀之儲貳也。崩踰四歲而冊立。是誰儲貳歟。天下不可一日無主。不立天子而立太子。正名覈實則不可謂之非即眞也。且仲哀之崩。親王書曰神祟而其事曖昧。不可詳抜。然當時或有不服其所爲而舉兵抗皇后者。則其不能免後世之容疑。亦宜矣。親王不予聞位。其義嚴矣。微顯闡幽。可謂深得春秋之旨矣。○外史氏曰。書紀書攝位。其義固嚴矣。然尚別紀神后一世。而列之諸帝紀。故致後人之謬見焉。終不如古事記以應神紀直接仲哀紀。書法之正也。○乙酉歲。新羅遣

百濟與新羅入貢

討新羅定七國

庚子歲。魏曹丕廢漢獻帝自稱帝。是爲文帝。漢宗室劉備據巴蜀。辛丑歲。即皇帝位。是爲昭烈帝。吳孫權據江東。己酉歲。稱帝。是爲大帝。蜀魏吳鼎立争衡。稱爲三國。後晉陳壽有三國志之著。

庚午歲。荒田別等旋師。千熊長彦及百濟人久氏至。初丁卯歲。久氏受國王命入朝。至是太后問曰。海西諸韓既賜汝王。何爲復來。久氏對曰。天恩遠及弊邑。臣主喜躍。故再遣臣來朝。太后乃増賜多沙城。爲往還路驛。辛未歲。百濟復遣久氏朝貢。太后謂帝及武内宿禰曰。百濟是天所賜。非由人力。歲時貢獻必致珍異。宜及吾存時。厚加恩惠。即遣千熊長彦護送久氏。賜命

使朝貢。許其質子還國。○己未歲。遣使於魏。魏王曹芳遣建中校尉梯儁報聘。○丙寅歲。遣斯摩宿禰於卓淳。任那別種。斯摩別遣使慰問百濟。百濟大悅。○丁卯歲。百濟與新羅共入貢。帝及太后大喜且嘆曰。是先帝之所欲而不及見也。群臣感泣。時新羅奪百濟貢物。相易而獻。敕責新羅使。遣千熊長彦。其國詰之。○己巳歲。以荒田別鹿我別爲將軍。率百濟人久氏等討新羅。破之。定比自㶱加羅等七國。比自㶱。南加羅。喙國。安羅。多羅。卓淳。加羅。移兵屠南蠻二國。忱彌。多禮。以其地賜百濟。於是每國置宰監之吏

置日本府

太后崩

天皇即位

置太宰於加羅國。是爲日本府。以統制焉。其所屬十國總而稱之曰任那。○壬午歲。新羅不朝。遣葛城襲津彦討之。襲津彦至新羅。新羅盛飾美女賂之。襲津彦受之。不復進討。却爲新羅伐駕洛。駕洛王出奔百濟。來愬于朝。太后大怒。更命木羅斤資復建駕洛。○丙戌歲。遣使於晉。○己丑歲。皇太后崩。壽一百。攝政六十九年。葬狹城盾列池上陵。諡神功皇后。日本史論曰。仲哀征伐不庭。中道崩殂。皇后奮兵平定三韓。建不世之勳。剛明雄毅。傑出古今。諡曰神功。不溢美矣。○元年庚寅。晉武帝司馬炎泰始六年。西國二百七十年。春正月。天皇即位。都輕島稱明宮。舊事紀作豐明宮。在大和高市郡。○日本史論曰。太后之攝政。帝未正位號。而母子之間。終無嫌隙也。及

蝦夷入貢　定海人山守部　甘美内讒武内　百濟貢縫衣女　王仁獻經典

百濟王曰。朕奉神諭。平定海西。以賜百濟。今重修職貢。屢輸忠誠。朕深嘉尚焉。王其能保封疆。永敦好誼。百濟王肖古父子。稽首曰。聖皇在上。明如日月。愚臣在下。固如山岳。永為西蕃。誓無貳心。又戒其孫枕流。永修和好。自是歲時朝貢不絕。五年。令伊豆作船。長十丈。試之於海。輕疾如馳。名曰枯野。後船朽壞。毀之為薪。以煮鹽。帝得其焦餘。異之。命作琴。果良材也。先是。癸未歲。魏滅蜀。漢主禪降。乙酉歲。晉司馬炎廢魏主奐。篡位。是為武帝。十一年。晉滅呉。二十一年。炎殂。子衷立。是為惠帝。尋有五胡之亂。二十三年。西國羅馬分為二。政治衰頹。東西

登宸極。年方七十一。歲月之久。在常人。不勝年邁齒頹之歎。而曾無形迹見於史策。怡怡色養。如將終身者。可不謂之純孝至德乎。○又曰。帝居青闈六十餘年。設使不幸崩於皇后稱制之日。則赫赫皇統。將何所歸乎。此殆神之所祐。豈人力所能為哉。○三年。蝦夷入貢。命蝦夷作厩坂道。○先是百濟王貴須卒。子枕流立。枕流卒。子阿花幼。叔父辰斯簒立。是歲遣紀角等責問之。國人殺辰斯以謝。乃立阿花而還。○五年。定諸國海人山守部。○七年。高麗百濟新羅任那並入貢。令武内宿禰役韓人穿池。號韓人池。後三韓入貢。概不書。有故則書。○八年。以百濟王無禮。削其東韓地。百濟王阿花遣使其子直支來朝謝罪。○九年。遣武内宿禰巡察西海。其弟甘美内宿禰。譖其據筑紫。招三韓。以圖不軌。敕遣使斬武内。有真根子者。貌類武内。自殺以免之。武内潛詣闕自明。敕面對質。甘美内辭屈。特減死一等。黜為奴。復武内官爵。○十四年。百濟貢縫衣女。○是歲。秦王嬴政裔在百濟者歸化。分置諸郡。使養蠶造絹。賜姓秦氏。○十五年。百濟王遣子阿直岐。貢良馬。阿直岐通經典。帝使皇子稚郎子師學焉。阿直岐更薦其國秀士王仁。乃遣荒田別徵之。明年。王仁來朝。獻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稚郎子又

稚郎子裂高麗表　求縫工女於呉　立稚郎子為太子

紛爭。案千字文。魏鍾繇所撰。非見今所傳周興嗣次韻者。新井君美曰。東方文字。其來尚矣。蓋太后已降。歷世讀其體。列國異其制。而無由考詳其字。至于推古朝尚存。今卜部家藏。而不可讀。實漢隷。傳來蓋在應神之世。行書草書並傳于此。亦同其時。又曰。日本紀私記云。今按假名本世有二部。其一。和漢之字相雜用之。其一。專用假名倭言之類。上宮記之假名。已在舊事本記之前。又云。假名之起。當在應神之世。蓋新羅文人。僅習文字之時也。美謂邦俗呼為假名。即是草體。則凡隷楷行草。皆是一時傳之矣。唯其謂新羅者。訛當

從學。文教之興始此。賴襄曰。道一而已矣。道之在天下也。猶日月也。日月者天下之日月也。非一國所私有也。道亦然。父子君臣夫婦。無國無之。而慈孝忠義。有別不雜。皆存於自然。非有待於人作也。我邦列聖。保民如子。其俗尊君親上。相愛相養。雖無經籍。其道固具。在特未有名而教之曰仁曰義者耳。今天下之仁義也。儒者指而私之。曰是漢之道也。有稱國學者。斥而外之。曰是非我之道也。皆非也。道豈有彼此哉。載之以文。彼舊於我。彼來而貢之。我取而用之。與釀冶織縫之工何異。載籍者織縫釀冶也。而仁義者蠶也桑也。麴米銅鐵也。以麴米銅銅鐵蠶桑。為自彼來者。儒者之見也。欲廢織縫釀冶者。國學者之說也。故曰。皆非也。夫道一也。則學亦一也。寧有所謂國學云者乎。陋哉。且夫先王已取而用之。著為令典矣。而敢非議之。是議先王之典者矣。而幸免於誅也。○百濟王阿花卒。使阿直岐還嗣位。○二十年。漢主劉宏靈帝曾孫阿知使主等歸化。○二十八年。高麗朝貢。表文倨慢。稚郎子奏責使者。裂其表。○三十一年。新羅調使泊武庫水門。失火。會諸國貢船來湊。悉延燒之。敕責其使。新羅王懼。貢良匠。○三十七年。遣阿知使主于呉。案是時呉亡。入晉。蓋沿稱舊號。下倣此。求縫工女。高麗導之。得工女四人而歸。○四十年。立稚郎子為皇太子。命大鷦鷯皇子輔之。使大山守皇子掌山川林野。二皇子年並長。帝特愛稚郎子。立之。帝欲立稚郎子。召二皇子問曰。汝等愛子乎。曰。愛。又問長與少孰甚。大山守對曰。長子為甚。帝不懌。大鷦鷯曉帝意。乃對曰。長子成立。無復可憂。唯少子幼弱。為可愛耳。帝悅曰。汝

太子自殺

第十六世　紀元九百七十三年　距今千五

作百濟。

一

元明帝和銅五年。祀帝於豐前宇佐郡。號八幡大神。宮清和帝創石清水社。以為宗廟。歳時奉祀焉。

太子聞大山守欲發兵襲己。大驚。伏兵菟道河上。設帷幕於山上。令舍人僞為太子。露坐呉牀。百官擁衛。具舟楫於河。設機。可隨太子服布衣。混舟人。以待遲明。大山守東軍帥數百人至河。望見帷幕。以為太子。乃登舟。舟至中流。機發。大山守墜水。伏兵齊起射殺之。

四年。晉賊劉聰弑其主業。晉亡。五年。晉宗室司馬睿稱帝都江東。是為東晉元帝。

言正合朕意。乃立稚郎子。○帝崩在位四十一年。壽一百十一。葬河內惠我藻伏山岡陵。帝幼而聰達。玄鑒深遠。動容進止。聖表有異。帝之在孕。母后西征。及生。腕肉突起。似母后雄裝負鞆狀。古語呼鞆曰譽田。故以譽田別名帝云。帝既崩。皇太子知大鷦鷯賢。欲讓位。大鷦鷯不聽。會大山守竊蓄異圖。大鷦鷯知之。密告太子誅之。太子遜於菟道。相讓三年。貢獻者不知所歸。太子知大鷦鷯之志終不可奪。乃自殺。大鷦鷯驚馳至慟哭。群臣遂勸大鷦鷯即位。日本史論曰。稚郎子既為太子。分已定矣。而辟仁德於菟道。讓猶可也。繼之以死。則已甚矣。蓋太子之讓。宜在立為儲貳之日。而不宜在應神既崩之後。今推其心。太子應神之所甚愛也。固辭則傷其志。不得違其命也。仁德之仁孝岐嶷。立之為君。則天下受其賜。我之不肖。豈可以弟先兄哉。此公天下之道也。故至宮車晏駕之日。決意行之。然社稷不可無主。帝位不可久曠。太子以天下讓仁德。久之不許其請。則歸而即位可也。若必欲追夷齊之迹。則晦跡遠去。亦可也。何遽以死為哉。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若太子者。仁而過者歟。

仁德天皇　大鷦鷯天皇。元年癸酉。晉愍帝建興元年。西國三百十三年。應神帝第四子。母仲姬皇后。品陀真若王女。應神帝二年立。○元年。都難波津。謂稱高津宮。○十年。修皇居。初帝登高望見人烟稀少。知民貧。乃痛自節儉。宮室弗修。衣履不更。詔悉除課

百六十九年　高臺望烟　穿堀江渠

盾人宿禰射鐵的

十二年。西國西羅馬主剛士但丁克東羅馬。復其全土。築都城于東地。名曰剛士但丁脳布爾。以壯麗著。二十五年。剛士但丁殂。三子分立。不常其制。五十二年。瓦連斯據東都。瓦連的尼安據西都。羅馬復分為二。

詔築茨田堤。水猛而堤壊難塞者兩處。帝夢有神誨。從之。以武藏人強頸投水祭河伯。而堤成。又將以河內人衫子祭。衫子取兩匏請曰。願以是浮沈試神之真偽。沈則真。浮則偽。乃投匏。匏圓轉而去。因得不死。而堤亦成。

役三年。事在四年。後復登高望見炊烟盛起。喜謂皇后磐之媛曰。后葛城襲津彥女。二年立。朕既富矣。后曰。屋漏衣敝。何為富。帝曰。天之立君。為民也。故君以民為本。民之富。乃朕之富也。諸國請輸稅調修宮。不聽。事在七年。至是始科課役修之。百姓子來。不日而成。賴襄曰。仁德之所以為仁。可知已。其言曰。天為民立君云云。大哉言乎。是我列聖之所傳。而發之於帝。所以貽範萬孫也。自是其後。循之者安。違之者危。下至武門。一興一廢。無不由此者。大哉言乎。有德者有言。因其言。可以知其德矣。○十一年。帝憂北河橫溢為民害。詔疏河更穿渠宮北。殺河勢。以注海。號曰堀江。又築茨田堤。是歲新羅人朝貢。因從是役。○十二年。高麗入貢。獻鐵盾鐵的。敕饗之。命群臣試射。盾人宿禰射的洞之。使人驚羿。詔褒盾人。賜姓名的戸田。○鑿粟隈渠。以溉山背田。民利之。○十三年。置茨田屯倉。定舂米部。○十七年。遣的戸田等責問新羅不朝貢。乃貢絹物八十艘。○三十年。皇后遊熊野。帝納八田皇女為妃。皇后聞恨之。不敢還宮。直赴山背。居筒城宮終焉。帝屢遣使召后。后不還。帝乃自幸召之。辭不見。竟崩于筒城。帝遂立八田皇女為皇后。事在三十八年。今終言之。○外史氏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先王親其親。而仁其民也。帝澤足以被于生民。而恩無以保妻子兄弟。獨何哉。皇后既正坤儀。以

分國郡録物産　田道破新羅　武内宿禰薨　勦飛彈賊

四十三年。始置鷹甘部。初依網阿弭古得鷹獻帝。帝令百濟酒君養之。未幾得馴。酒君著條韛鈴。臂之以獻帝。獵百舌野。獲雉數十。因命置鷹甘部。

齋藤謙曰。用長制短。避強擊弱。是兵法之權。名將所行焉。繻葛之戰。子元爲右拒以當陳人得志。田道必不知前有子元事。而暗與之合。抑亦奇矣。

案武内年壽不詳。扶桑略記十訓抄皇代略記並云二百八十二歳。水鏡二百八十歳。公卿補任二百九十五歳。石清水仕司系譜三百六十。或二百五十五。衆説紛紜。五雜俎引日本紀云。武内年三百七歳。然日本紀實

配。至尊當常奉侍九重之内矣。而獨出遠遊。以成帝過。遂至嫉忌不還而崩。嗚呼。后亦有不得辭其責者哉。○四十年。遣紀角於百濟。始分國郡。具録物産。○以諸秦氏分處諸郡。使養蠶織絹以貢。帝嘉其所獻柔軟愜體。賜普洞王者姓波陀。初秦王嬴政之裔功滿王。以仲哀之八年自百濟歸化。其子弓月君。又以應神之十四年。率百二十縣人口來歸。獻金銀珍寶。應神喜。賜大倭朝津間掖上之地以居焉。至是分其族於諸郡。普洞王。弓月君子也。○五十三年。新羅復不貢。遣竹葉瀨責問之。尋使其弟田道將兵而往。新羅不服。乃擊破之。虜四邑民以歸。田道之發也。詔曰。新羅若阻命。宜急擊之。新羅果反。數來挑戰。田道固壘不出。獲新羅卒。問虛實。對曰。右軍先鋒有百衝者。驍勇絶倫。若擊其左。破之必矣。從之。新羅兵大敗。乘勝縱擊。殺傷甚多。○五十五年。蝦夷反。遣田道討之。軍敗死之。從者得田道手纏。歸授其妻。妻大悲慟。即抱手纏縊死。時人傷惋。○大臣武内宿禰薨。武内歷事景行以下五朝。在官二百四十四年。年壽不詳。○日本史論曰。神后之還自築紫也。麛坂忍熊二皇子。稱兵邀之於路。其勢甚危。武内擊忍熊而走之。終能定基業於倉卒之間。屬神器于皇太子。雖非聲罪討逆之師。而臨陣決機。其功不可掩。輔佐五朝。爲棟梁臣。享希世之遐壽。奕世昌熾。宜其享祀廟廷。而與宗祐不敝也。○六十二年。始置氷室。○六十五年。遣難波根子武振熊。勦飛彈賊宿儺。飛彈言。有賊宿儺。爲人前後二面。手足各四。左右佩劍。四手執弓。恃力拒命。掠略人民。乃遣兵勦之。○帝在位八十七年。崩。壽一百十。葬和泉百舌鳥野陵。帝容貌端麗

刑措二十餘歳　仲皇子之亂　誅刺領巾　第十七世　紀元千六十年　距今千四百八

不書武内薨年。謝肇淛所見。或別是一書也。今無所考。

帝嘗與矢田皇后避暑高臺。聞菟餓野鹿鳴而愛之。一夕鹿不鳴。明日猪名縣佐伯部獻鹿。帝問何處獲之。曰。菟餓野。帝謂皇后曰。計獲鹿之日與所獲之地。蓋朕所愛者也。獲者雖無心。朕未釋然。不欲使彼近皇居。乃命移佐伯部於安藝渟田。

日本史論曰。平群木菟諫反正帝。使誅刺領巾。是漢高戮丁公之義。而可爲萬世之法也。

帝召阿曇濱子曰。汝罪當死。然朕不忍汝殺。即黥而宥之。減野島海人死役於倭蔣代屯倉。

性聰明仁慈。專心政理。躬行節儉。通溝墾田。輕賦薄斂。以恤民爲主。故海内富庶。稱爲聖帝。末年刑措二十餘歳。登遐之日。民如喪考妣。日本史論曰。崇神嘗下詔曰。惟我祖宗。光臨宸極。豈爲一身。蓋所以司牧人神。經綸天下也。仁德以百姓之心爲心。躬服節儉。不以天下爲侈。務遵祖宗經邦之道。而體崇神恤下之仁。可謂盡善矣。聖帝之頌。出於當時。仁德之謚。上於後世。豈虚文哉。皇太子去來穗別。三十一年立。既除喪。未即位。欲納羽田矢代女黒媛爲妃。使皇弟住吉仲皇子告期。仲佯稱太子與姦。事覺。仲畏罪。反。舉兵圍宮。太子方被酒臥。平群木菟等入告。太子不信。扶上馬。奔河内。仲縱火焚宮。太子至埴生坂而醒。顧見煙燄。大驚。馳入倭。發當麻兵。遣皇弟瑞齒別皇子討仲。瑞齒別恐事後或被疑。請得忠直之士俱行。乃遣木菟從之。遂誘仲近臣刺領巾。刺殺仲。木菟以刺領巾所作爲逆。請而誅之。太子乃還宮即位。

履中天皇　去來穗別天皇。元年庚子。東晉安帝德宗隆安四年。西國四百年。仁德帝長子。母磐之姬皇后。見前。○二年。遷都磐余。稱稚櫻宮。平群木菟蘇我滿智物部伊莒佛葛城圓共執政。○帝在位六年。初在儲位五十七年。能鎮人倫之變。而

十二年始置史官

第十八世　紀元千六十六年　距今千四百七十六年

子海人倶仲皇子之黨也。五年。帝狩淡路島。以懸徒爲飼部。

帝生而駢齒。及瑞井具浴時。多遲花飄落井中。因名曰多遲比瑞齒別。多遲。今虎杖也。

五年。西國英吉利始與獨逸通。羅馬政益衰。

登極。始置史官於諸國。記得失達四方志。又置藏職。定藏部。崩。壽未詳。或云七十。葬百舌野耳原南陵。皇太子瑞齒別即位。立皇太子。在二年。

反正天皇　瑞齒別天皇。元年丙午。東晋安帝義熙二年。西國四百六年。

履中帝同母弟。帝身長九尺餘。美風姿。以誅仲皇子之功。爲履中帝所寵。遂立爲太子。至是即位。遷都丹比。河内。稱柴籬宮。○帝在位六年。崩。壽不詳。或云六十。葬百舌鳥耳原北陵。臨馭之間。稼穀豐熟。海内無事。群臣議迎雄朝津間稚子宿禰皇子立之。帝生高部皇子。史闕其事。

第十九世　紀元千七十二年　距今千四百七十年　定姓氏　納衣通姫　木梨輕之

九年。晋劉裕弑其主。德文篡位。國號宋。是爲武帝。時拓跋氏在北地。稱帝。國號魏。是後彼稱曰南北朝。

西國佛蘭西建國。亦在九年。

日本史論曰。履中置史。郡國。允恭甄別姓氏。皆所以垂範後世也。

又曰。太子與母妹姦。遂有盛夏羹氷之異。卜者之言。頗似漢儒

允恭天皇　雄朝津間稚子宿禰天皇。元年壬子。東晋安帝義熙八年。西國四百十二年。

反正帝同母弟。元年即位於遠明日香宮。○三年。帝有疾。徵醫于新羅。療。厚賞遣歸。○四年。詔定姓氏。帝以姓氏混亂。會内外百官。詛盟以正詐冒。○帝在位四十二年。崩。壽未詳。葬河内長原陵。帝性謙恭。初群臣迎立。辭遜不許。至奉璽固請。遂即位。帝聞皇后大中姫妹衣通姫絶艷。召之。后稚野毛二派皇子女。二年立爲后。妹容色絶世。光艷徹衣。時人號曰衣通姫。是時臨母。在近江坂田。以后不懌。處之於河内茅渟宮。數托游獵。幸焉。皇太子木梨輕。立在二十三年。亦好色。通同母妹輕

亂

第二十世　紀元千百十四年　距今千四百

洪範五行傳之說。蓋君子之畏天也。雖微不敢忽焉。之戒愼恐懼敬之至也。允恭以儲貳之重。不忍加刑。亦存忠厚之道。而太子不悛。竟以淫虐隕命。不畏天哉。其及也宜矣。然亦窮悖親親相姦。不特止於大子。上世之事。姑置不論。逮乎叔世。世間亦有之。謂羹氷之不勝其凍。而舊史特書之

大娘。時盛夏。帝御膳羹凍。卜知有内亂。而不忍罪太子。流輕大娘於伊豫。及帝崩。太子淫虐滋甚。群臣不服。悉屬心於穴穗皇子。太子懼變。聚兵欲襲穴穗。穴穗備兵自衛。太子慮不捷。匿物部大前家。穴穗從圍之。太子自殺。穴穗遂即位。

安康天皇　穴穗天皇。元年甲午。宋孝武帝劉駿孝建元年。西國四百五十四年。

允恭帝第三子。母忍坂大中姫皇后。見前。既即位。遷都石上。大和。稱穴穗宮。○帝在位三年。暴崩。年五十六。葬大和菅原伏見西陵。初。履中帝崩。幡梭皇后寡居。依母兄大草香皇子。仁德帝子。

二十八年　殺大草香皇子　眉輪弑帝

者。蓋亦有深意焉。據實以記異。因事以存戒。而後之賢君明主。其亦有省於斯乎。

大泊瀨皇子考問眉輪。眉輪曰。臣初非求天位。唯報父仇而已。遂與黑彦逃去。匿葛城圓家。大泊瀨遣使索之。

帝欲爲母弟大泊瀨皇子聘之。使根使主諭旨大草香。大喜。獻私寶爲信。私寶。押木珠縵。根使主私之。不進。詐奏大草香倨慢拒命。帝怒。遣兵殺之。其臣難波日香蚊父子死之。乃取幡梭。配大泊瀨。又取大草香妻中蒂姫。爲妃。尋立爲皇后。事在元年。立后在二年。后。履中帝女。即幡梭后所生。后之在大草香家。生子眉輪王。以母故免。養宮中。至是帝幸山宮。在閣上。謂后曰。朕雖愛汝。竊畏眉輪。眉輪時年七歲。戲閣下。聽之。伺上醉臥。刺而弑之。大泊瀨聞變。疑諸兄所爲。擐甲率兵馳至。逼母兄八釣白彦皇子問

誅眉輪

圓報曰。聞人臣逃入王家。未聞君王逃匿人臣家。今二王恃臣來投。臣何忍送之。大泊瀨進圍圓家。圓拒戰。飛矢雨下。大泊瀨杖矛親讓圓。圓急裝而出跪拜曰。古人有言。匹夫不可奪志。臣唯有死耳。不能奉命。願獻臣女韓媛及葛城宅七區以贖臣罪。不許。縱火攻之。圓不能禦。謂眉

故不答。拔刀立斬之。又問次兒坂合黑彥皇子。亦不答。又欲殺之。黑彥懼。與眉輪亡匿大臣葛城圓第。隨圍之。縱火焚之。誅眉輪黑彥圓。亦燔死。初帝愛市邊押磐皇子。欲立之。大泊瀨啣之。至是誘殺之。又殺御馬皇子。大泊瀨遂即位。關義寧曰。帝信讒殺不辜。且亂人倫。昏亂甚矣。夫君人者。將以牧民而正其邪者也。其身之不能正。安能正天下哉。帝也昏亂無恥。竟爲一孺子所弑。而取辱於萬世也。宜哉。○山縣禎曰。本邦臣弑君。始見于此。蓋大草香以讒見殺。則死非其罪。眉輪弑帝。以爲復父讎者。固幼童不審義之輕重。則其意亦或可恕矣。然君者臣之所天也。豈可讎之哉。乃弑之。其爲大逆。固不得免誅矣。

第二十一世　紀元千百十七年。距今千四百二十五年

皇后諫斬舍人

輪曰。矢盡戰敗。奈何。眉輪曰。速殺我。圓乃刺殺之。自刎而死。黑彥遂焚死。坂合部贄抱其尸而死。

二年。始置宍人部。帝獵御馬瀨。大獲禽獸。顧謂群臣曰。獵場之樂。使膳夫割鮮。孰與自割。左右相視不對。帝怒。拔刀斬御者。促駕還宮。太后憂懼。

雄略天皇

大泊瀨幼武天皇。元年丁酉。宋孝武帝大明元年。西國四百五十七年。

允恭帝第五子。安康帝同母弟也。即位於泊瀨朝倉。大和。遂都焉。以平群眞鳥爲大臣。大伴室屋物部目爲大連。○元年。立草香幡梭姬爲皇后。帝勇壯好獵。嘗獵葛城山。皇后從焉。野猪突至。命舍人逆射。舍人怖而避之。猪既逼帝。帝舉足蹈殺之。獵罷。欲斬舍人。后諫曰。天下若謂陛下荒畋以獸故殺人。無乃不可乎。帝欣然納之。與后上車曰。獵者獲禽。朕獨獲善言。樂哉。遂釋舍人。日本史論曰。雄略天資勇猛。踏殺突豕。欲斬舍人。以洩其怒。群下震慄。莫有敢出一語者。后直

令諸國植桑。后妃自桑。田狹反

伐新羅

乃使倭采女日媛迎駕獻酒。帝悅。日媛攜手入後宮。白太后曰。今日遊獵多獲禽。欲與群臣割鮮。詢群下。莫能承意。故朕怒之。太后慰之曰。群臣不對者。不曉帝意。請獵場宜置宍人部。膳臣長野善作宍膾。請以充之。以我爲始。使群臣貢之可也。帝大悅。自後臣連伴造相繼而貢。遂

言以諫之。不惟舍人免于誅戮。又能使暴君樂聞善言。賢於楚樊姬之諫莊王矣。○五年。百濟王使其弟軍君入仕。○六年。令諸國植桑。敎后妃躬桑以勸蠶事。○七年。以吉備田狹爲任那國司。又遣其子弟君伐新羅。田狹據任那反。○八年。高麗擊新羅。新羅乞援於任那日本府。府師膳斑鳩等。遣兵擊大破高麗兵。○九年。以新羅久不朝貢。遣紀小弓蘇我韓子等伐之。大破之。會小弓病卒于軍。其子大磐聞訃至新羅。殺韓子。奪其軍。據任那。○十二年。始起樓閣。命木工鬪雞御田造之。○十四年。先是遣身狹青等于

誅根使主

勦伊勢賊

遷祀豐受大神於山田

置宍人部。十四年。西國我特取西班牙。西班牙羅馬之西境也。土地肥饒。我特率兵入攻。守臣不能抗。棄而逃。我特據之。十九年。我特攻西羅馬。圍都城。西主出降。西羅分立十四主。而亡。我既得之。自稱伊太利。二十三年。宋蕭道成弑其主準。篡立。國號齊。是爲高帝。

吳索工。至是與吳使偕帶女工漢織吳織而還。詔饗吳使。根使主著所私之寶。而爲接伴。事露伏誅。乃雪大草香冤。索日蚊香子孫。賜姓。旌其節。○十七年。詔土師連等。造清器。陶器也。○十八年。遣物部菟代物部目勦伊勢賊。菟代逗留不進。目奮戰虜渠帥。敎奪菟代封賜目。○二十二年。遣大佐佐命於丹波。遷祀豐受大神於伊勢山田。曰外宮。○帝在位二十三年。崩。壽六十二。葬河内丹比高鷲原陵。帝初生。神光滿殿。長而雄果。既定内難。登極。峻刻御下。百濟采女池津媛。與石河楯姦。

奪田狹妻

田狹據任那反。使其子弟君據百濟與連兵。弟君妻樟媛知其謀。殺弟君而脱歸。

丹波餘社郡有浦島子者。帝二十二年。一日乘舟而釣。得大龜。化爲美女。島子悦以爲婦。遂倶入海到蓬萊。久之思歸。女知其情。告別贈以玉合曰。若欲再相見。慎勿啓視焉。乃上舟。俄頃至浦。訪其舊里。邑閭變易。並無相識。見一老嫗問之。嫗曰。吾年一百七歲。嘗聞故老。往昔是地有島子。一日乘船而去。終不歸。島子悯然自失。乃開合視之。有紫氣起於合中。俄而變爲老翁。後不知所終云。

帝縛二人於木。焚殺之。獵御馬瀬。御者不如意。立拔刀斬之。喜怒不側。至采女入宮者泣求免。嘗遣吉備田狹守任那。奪其妻。致田狹反。初田狹入直禁内。與同僚語。盛稱其妻稚媛之美。上側聽而悦之。故出田狹於外。而納稚媛爲妃。田狹聞之怨恨。遂據任那叛。然性明決。時納善言。晩年尤留心政治。高麗滅百濟。殺其王。詔立王弟汶洲。復其國。汶洲爲其臣所殺。子文斤立。文斤卒。詔又立軍君子末多。發兵護送之。別遣師擊高麗。又屢征新羅。徴其貢。白髮皇子性仁愛。帝異重之。立爲皇太子。在二十二年。及大漸。召百僚與訣。詔大伴室屋東漢掬輔弼太子。星川皇子。妃稚媛所生。稚媛即故田狹妻。帝察其有悖心。使善備之。及崩。星川果與其母謀。據大藏。及室屋與掬奉太子。率兵圍宮。誅星川母子。群臣乃奉璽於皇太子。

星川皇子反逆伏誅

第二十二世　紀元千百四十年　距今千四百二年

清寧天皇

白髮武廣國押稚日本根子天皇。元年庚申。齊高帝蕭道成建元二年。西國四百八十年。

雄略帝第三子。母葛城韓媛。葛城圓女。雄略帝元年爲妃。帝即位。尊爲皇太夫人。元年即位於磐余甕栗。大和。遂都焉。○二年。帝憂無子名不傳於後。置白髮部舍人膳夫靫負於諸國。初景行皇子日本武薨。因定武部。録其功名。名代入部實始于此。後仁德爲皇后太子及諸皇子定

親録因

第二十三世　紀元千百四十五年　距今千三百九十七年

使來目部小楯迎億計王

案古事記曰。清寧帝崩無嗣。飯豐王居角剌宮。

名代部。皇后湯沐邑。太子諸王食封。亦皆自此始。清寧無子。置白髮部等。此後武烈安閑皆循其故事。謂之子代入部。蓋以其無子。故置之。因謂子代。皇后無子亦置焉。名代子代殊名。其實一也。置之之制。其詳未明。亦猶漢時陵邑。徙天下民與甲宅守陵也。至孝德始停之。○三年。迎億計王於播磨。立爲皇太子。○是歳海外諸蕃遣使入貢。明年宴諸蕃使於朝堂。又御射殿。敕百僚及諸蕃使射。賜物各有差。○帝崩。在位五年。壽四十一。葬河内坂門原陵。初帝生而白髮。故稱白髮皇子。既即位。遣臣連於諸國。巡察風俗。禁獻狗馬器玩。親録因徒稱爲勤儉之主矣。

顯宗天皇

弘計天皇。元年乙丑。齊武帝賾永明三年。西國四百八十五年。

初稱弘計王。履中帝孫。市邊押磐皇子第三子也。母荑媛。蟻臣女。初押磐之遭害也。帳内日下部使主。與其子吾田彦。奉帝及母兄億計王。逃於丹波。使主懼誅。走播磨。遂自縊死。帝與億計。追至播磨。倶變名。改曰丹波小子。爲縮見屯倉首細目家僮。吾田彦追隨不去。會國司來目部小楯徵貢。來宿其家。細目爲設宴。帝欲告實。伸屈億計恐致禍。以爲不可。抱持相泣。遂使告之。酒酣。帝與億計執燭在側。小楯命起舞。帝乃因歌舞寓意。小楯驚拜。築宮供給。自馳奏。清寧帝大喜曰。朕憂無子。此

小楯奏帝於清寧帝

時山部小楯任針間國宰。飲酒州民志自牟家。命衆更舞。億計王弘計王共居竈前。爇火次至。二王。小楯聞歌知其皇種。大驚。馳驛告狀。飯豐王喜。迎入宮。要記曰。二年二月。天皇憂無繼嗣。遣大伴室屋大連於諸國。求皇種。十月至播磨赤石郡。使小楯奉迎皇孫等。正統記亦同。諸説

皆與書紀異。姑存以備考。

元年三月上巳。幸後苑。始設曲水宴。

紀大磐據任那。通謀高麗。志欲并吞三韓。乃開府自稱神聖。用任那人左魯・那奇他甲肖等策。殺百濟人適莫爾解於爾林。築帶山城。扼東道。絕百濟糧道。百濟王怒。遣領軍古爾解・內頭莫古解等。攻帶山城。大磐迎擊破之。既而兵竭力屈。走歸本邦。

書紀注曰。自餘天皇不言諱字。至此書者。據舊本耳。

日本史注曰。據例。小野皇后當尊為皇太后。然與天皇有嫌隙。故無尊之之文。

天養也。乃迎宮中。立億計為太子。帝為皇子。及清寧崩。太子讓位於帝。帝固辭不從。於是帝姑飯豐青皇女在忍海角刺宮。臨朝聽政。自稱忍海飯豐青尊。無幾皇女薨。太子奉璽拜帝。勸進曰。微君決策。吾不至此。有功者宜享其祿。帝辭讓數四。大臣等復固請。乃即位于近飛鳥八釣宮。大和。億計王為皇太子。仍如故。日本史論曰。顯宗以弟先兄。名不正。言不順。蓋上世質朴之風。未暇擇與。○詔索押磐皇子葬處。皇子之遭害也。帝猶幼弱。故不知其墓也。又召父老。親臨歷問。有一老嫗自言知其處。即將嫗幸近江蚊屋野。得焉。號哭設奠。啓葬之。○帝久在民間。知百姓疾苦。故及即位。留心政事。薄賦斂。恤貧窮。歲比稔。粟斛直銀錢一文。海內殷富。牛馬被野。在位三年而崩。壽不詳。或云。三十八。又云。四十八。葬大和傍丘磐坏陵。

仁賢天皇 億計天皇。元年戊辰。齊武帝永明六年。西國四百八十八年。諱大脚。初稱億計王。顯宗帝同母兄。即位於石上廣高宮。大和。○二年。難波小野皇后崩。顯宗后。后嘗侍宴先帝無禮於帝。及帝即位。懼自殺。○六年。遣使高麗。徵工匠。高麗獻工人須流枳・奴流枳等。○帝在位十一年崩。壽不詳。或云。五十一。又云。五十四。葬河內

案古事記曰。顯宗帝欲遣人毀雄略帝陵。天皇請自行。帝許之。天皇至其所。少毀陵側。還奏。陵既毀矣。帝怪其速。問之。天皇對以其狀。帝曰。為報父王之仇。欲毀其陵。何如此乎。對曰。大長谷天皇雖為父仇。從父也。天子也。欲報仇而毀其陵。後世必謗議之。然父仇不可不報。故少毀陵側。以辱之。亦足以示後世。帝善之。與書紀少異。附以備攷。

三年。詔大伴室屋。發信濃丁男。築城於水派邑。

四年。齊蕭衍廢其主寶卷自立。國號梁。是為武帝。甚佞佛。三捨身同泰寺。

日本史論曰。武烈專好刑名。肆行殘暴。智足以

埴生阪本陵。帝聰敏仁恕。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戶口滋殖。初顯宗帝即位。欲發雄略陵。以報父仇。帝諫曰。如先帝之恩何。乃止。山縣禎曰。顯宗篤於其親。而未達君臣之義也。仁賢明君臣之分。全父子祖孫之恩。可謂精於義理矣。夫雄略殘暴。固有罪。而押磐之於雄略。未有君臣之義。則在當時為其子者。為父復讎可也。雄略既即位。則為天下之君。臣固不可以讎君也。且顯宗承其統。則雄略為其祖。孫又不可以讎其祖也。嗚呼。微仁賢之言。則顯宗殆誤大義。仁賢之德。不亦偉哉。○平群真鳥久專國政。潛謀篡奪。佯稱為太子。小泊瀨築宮。立太子。在位七年。遂自居焉。其子鮪。又無禮於太子。太子聘物部麁鹿火之女。鮪先通之。來相爭。太子與大伴金村謀。夜發兵要鮪於途。斃之。圍真鳥第。殺之。太子乃即位于泊瀨列城宮。遂都焉。以金村為大連。

武烈天皇 小泊瀨稚鷦鷯天皇。元年己卯。齊東昏侯寶卷永元元年。西國四百九十九年。仁賢帝子。母春日大娘皇后。雄略帝女。仁賢帝元年立。○六年。先是百濟以其王末多無道。弒之。立族斯麻。是為武寧王。加須利君子。至是入貢。帝恚其久闕貢。拘留使人。明年。百濟更使其族斯我來貢。○帝崩。在位八年。壽闕。葬傍丘磐坏北陵。帝忍酷嗜殺。諸慘刑皆自臨視。刳孕婦。觀其胎。脫人指甲。使掘薯蕷。使人緣木。親射墜之以為快。起苑囿。好游

第二十六世 紀元千百六十七年 距今千三百七十六年

拒諫言足以飾非。故大臣雖有如大伴金村。大伴室屋。而師保之訓。不能入也。孰謂仁賢之子。而有暴虐如此之君乎。其不至百姓怨望畔者四起者。雖由祖宗之餘烈。亦其天資英爽。善斷獄訟。鉤幽伸枉。決非庸劣之主。此其所以克保天祿者歟。

獮縱酒漁色。驕奢暴斂。天下苦之。然性亦好刑名。旦昃視朝。善斷訟獄。鉤幽伸枉。下無遁情。

【繼體天皇】男大迹天皇。元年丁亥。梁武帝蕭衍天監六年。西國五百七年。初稱男大迹。皇子應神帝五世孫也。父彥主人王在近江三尾。娶越前三國阪中井人女振媛。生帝而薨。帝養於母家。及長有大度。愛士禮賢。武烈帝崩無嗣。大連大伴金村議迎仲哀帝五世孫倭彥王於丹波。王望見儀仗。懼而逃匿。金村等更議迎帝于三國。帝據胡床。引臣僕見之。使者敬憚傾心。帝猶豫未就。道會河內馬

百濟請四縣許之 伴跛叛

元年。詔曰。朕聞一夫不耕。天下或受其飢。一婦不績。天下或受其寒。故帝王躬耕以勸農業。后妃親蠶以教女工。況在群寮百姓。廢棄農桑。安得殷富。有司普告天下。令知朕懷。七年。詔曰。所寶惟賢。爲善最樂。聖化憑玆遠扇。玄功藉此廣亨。百濟請任那地

飼荒籠者。潛遣人具白群臣奉迎無他意。帝即發。至山背樟葉宮。金村上鏡劍勸進。帝辭讓數四。乃即位。召荒籠賞之。○三年。遣使檢百濟民逃在任那官府縣邑者。歸其國。○六年。遣哆唎國司穗積押山于百濟。賜馬四十匹。於是百濟入貢。請任那地四縣。許之。四縣。上哆唎。下哆唎。娑陀。牟婁。明年。百濟又遣使從押山來貢五經博士段楊爾。附奏伴跛國奪己汶地。詔召諸蕃使於朝。以己汶賜百濟。伴跛亦遣使來乞己汶。不許。伴跛乃叛。劫我使送百濟使者。○十年。百濟貢五經博士

磐井反 麤鹿火誅磐井

四縣穗積押山爲請。大伴金村執奏。朝廷許之。以物部麤鹿火充宣勅使。其妻諫之曰。昔住吉神以寶國授胎中天皇。故皇太后氣長足姬尊與武內宿禰議。每國置官府。以爲海表藩屏。今肆割四縣賜之百濟。上違先王舊制。下貽後世誹譏。豈若稱疾辭使。命麤鹿火從之。於是更遣

漢高安茂。請代段楊爾。許之。○新羅攻取任那三縣南加羅喙己呑。二十一年夏。遣近江毛野將兵六萬赴任那。復新羅侵地。筑紫國造磐井與新羅通。據火豐二國反。拒毛野。秋以大連物部麤鹿火爲大將討之。明年。與賊戰于御井。大破之。誅磐井。筑紫平。山縣禎曰。帝之擇將命將。皆得其道。既擇其人。任而無疑。不敢自內制其肘。宜矣。麤鹿火之一戰能成其功也。○二十三年。任那來朝。訴新羅侵掠疆土。又詔近江毛野和解諸蕃。毛野綏馭失方。敕召還之。○二十四年。詔曰。方今天下清泰。內外無虞。年穀比登。恐吏民因此習貪

詔舉廉節

第二十七世 紀元千百九十四年 距今

使宣勅。時人謂金村押山受百濟之賂矣。二十三年。百濟因穗積押山。請以加羅多沙津爲朝貢路。許之。加羅王大怨。遂黨新羅。魏高歡專權。建府於晉陽居之。魏主脩畏歡。謀伐晉陽。歡擁兵來。魏主奔長安。依宇文泰。以泰爲大丞相。歡乃立魏宗室善見

婪生奢侈。其舉廉節。務清政治。○帝疾病。傳位皇太子勾大兄而崩。在位二十五年。壽八十二。葬攝津藍野陵。立太子在七年。帝初遷都山背筒城。又遷弟國。終遷倭磐余。稱玉穗宮。即位之初。詔勸農桑。孜孜圖治。弗敢逸豫。武烈之弊政。至是一洗矣。

【安閑天皇】勾大兄廣國押武金日天皇。元年甲寅。梁武帝中大通六年。西國五百三十四年。繼體帝長子也。母尾張目子媛。色部草香女。繼體帝元年。爲元妃。既即位。遷都于倭勾金橋。因爲宮號。○帝以無嗣。置諸國屯倉。賜皇后春日山田媛。仁賢帝女。元年立之。并諸妃以

十三百四十八年

第二十八世　紀元千百九十六年　距今千三百四

於洛陽遷于鄴於是北朝分爲東魏西魏時安閑帝二年也

日本史論曰安閑德量寬大宣化器宇爽朗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皆經世之良主也

元年置官家於筑紫那津運輸諸國屯倉之穀以備凶荒且供蕃客接待之用尋以筑紫肥豐

表其名賜皇后以伊甚屯倉○帝在位二年崩壽七十葬河内古市高屋丘陵
帝德量寬大在位之間國家殷富至有以歲比稔令
天下大酺五日無嗣群臣定議立皇弟檜隈高田皇
子

宣化天皇　武小廣國押盾天皇元年丙辰梁武帝大同二年西國五百三十六年　繼體
帝第二子安閑帝同母弟也元年遷都檜隈廬入野
大和因爲宮號以蘇我稻目爲大臣阿部火麻呂爲大
夫○修諸國屯倉備凶荒○二年新羅寇任那詔大
伴金村遣其二子磐狹手彥援之磐留鎭筑紫狹手

十六年

第二十九世　紀元千二百年　距今千三百四十二年

三國屯倉縣遠不便命運之那津

狹手彥赴任那兼救百濟

帝欲伐新羅問群臣兵當用幾人物部尾輿曰此非寡兵之所能辦也昔男大迹天皇時百濟遣使表請任那四縣大伴金村輒許之由此新羅憒怨於我

彥赴任那府○帝崩在位四年壽七十三葬大和身狹桃花鳥阪上陵
帝器宇爽朗不以才能矜人亦稱爲經世之良主群
臣議迎天國押開廣庭尊立之

欽明天皇　天國押開廣庭天皇元年庚申梁武帝大同六年西國五百四十年　繼體帝
嫡子母手白香皇后仁賢帝女繼體帝元年立○元年以物部尾
輿爲大連○遷都倭磯城嶋稱磯城嶋金刺宮○撿
秦漢及諸蕃投化者七千餘戸編貫諸國○二年詔
百濟興復任那百濟上表奏任那事狀四年遣津守
連闕名於百濟圖復任那○六年春遣膳臣巴提使於

百濟獻佛像經論

投佛像於堀江

今不可輕伐請罷此議帝從之金村大愧稱病不朝

巨正純曰佛像始來求朝天下疾疫內裏始火此時百濟聖明王淫佛爲新羅亡而梁武帝淫佛爲侯景亡亦此時也

百濟王上表贊佛略曰是法於諸法中最爲殊勝難解難入雖周公孔子尚不能知此法能生

百濟至冬而還明年賜良馬戰船於百濟巴提使之一
夕大雪失其幼子尋起見戸外有虎跡跡而至虎穴
有虎跳出張口欲噬巴提使左手捉虎舌右手拔刀
刺殺之乃持其皮歸獻○十三年百濟獻佛像經論上表稱贊
佛功德帝欲禮之下群臣議蘇我稻目請受而禮之
物部尾輿中臣勝海同奏國家已奉祀宗廟百神別
禮蕃神恐不可帝從之乃賜佛像於稻目稻目捨向
原第奉之是歲諸國大疫尾輿等奏論其由禮佛帝
納焉命有司燒寺投佛像於難波堀江林恕曰是時蕃國始貢佛
像我邦之風儀始變釋氏彌蔓之禍根於此○日本史論曰物部尾輿敬神排佛可謂知本矣惜其不學

百濟貢諸博士

無量無邊之福德果報祈願依請無所乏缺

日本史論曰欽明朝新羅滅任那奪我日本府而高麗大亂百濟藉皇靈之退暢介立彊寇之間拔援屯戍國家始多事矣帝臨崩猶以興復任那爲言興滅國繼絕世固非好大務遠之比亦所以問罪討亂宣揚可畏天皇之徽猷也

無術不以物則民彝開陳士聽徒以災厲徵其言嗚呼此乃所以反招其法之盛行也○先是
百濟率新羅任那伐高麗復故地取漢城平壤是歲
新羅與高麗通謀再奪之明年百濟遣使乞救詔許
之因賜船馬弓矢又敕使醫易曆等博士遞番來朝
且附送卜曆書及藥物○十五年百濟貢諸博士及
樂工來告急於是遣內臣闕名率舟師赴援伐新羅拔
函山城既而百濟王聖明爲新羅所殺十六年王子
餘昌使弟惠來告哀十七年惠歸發舟師護送別遣
筑紫火君率兵守彌氐津立餘昌○二十二年新羅

新羅滅任那　伊企儺死節　狹手彥破高麗

十八年。梁陳霸先廢其主方智。稱帝。國號陳。是為武帝。先是北朝西魏主廓禪位于其臣周公宇文覺。是為後周。既而宇文護弑覺。立宇文泰長子毓。至是稱帝。二十八年。郡國大水。饑。遣傍郡穀賑給之。三十一年。大臣蘇我稻目死。三十二年。遣使新羅。詰其滅任那。

入貢。班之百濟下。使人怒不入館而去。築城備我。明年春。新羅毀我任那官府。遂滅任那。秋。新羅貢調。使至。拘留之。以紀男麻呂為大將。率兵討新羅。破其軍。別將河邊瓊缶失利。為虜所擒。謂伊企儺亦陷虜。誘降不屈。奮罵而死。（虜拔刀逼伊企儺曰。汝須言日本之將飲我臂肉。伊企儺大呼曰。新羅王飲我臂肉。竟見殺。）○遣大將軍大伴狹手彥。率兵數萬伐高麗。大破之。入其都城。高麗王逃。悉獲其珍寶而歸。吳人智聰齎儒釋方書明堂圖及佛像樂器隨來。○冬。新羅入貢。復拘留之。○帝在位三十二年。病篤。召

第三十世　紀元千二百三十二年　距今十

帝幼時。夢有人曰。能寵秦大津父。及壯必有天下。既覺。遣人旁求。得之山背深草里。帝喜。問曰。汝有何異。曰無。但臣前行商伊勢。途經山中。偶見兩狼鬪。意是必為獵者所獲。排解而去。帝曰。必此報也。以為近侍。及踐位。拜大藏省。元年。高麗入貢。遭風濤至越國。遣使迎之。其表

皇太子渟中倉太珠敷（十五年立）入臥內。執其手曰。朕欲征新羅。復任那。不果。汝繼朕志。死無恨。遂崩。（壽閼。或云八十一。葬大和檜隈阪合陵。）帝性慈仁。新墾田賑給窮民。立為定制。以四月中己日。祭加茂神武廟。已而有年。遂為永制。（所謂蒸祭是也）

敏達天皇（渟中倉太珠敷天皇。元年壬辰。陳宣帝陳頊大建四年。西國五百七十二年。）欽明帝第二子。母石姬皇后。（宣化帝女。欽明帝元年立）○元年。天皇即位于百濟大井宮。（河內）以蘇我馬子為大臣。與大連物部守屋。並執國政。（馬子。稻目子。守屋。尾輿子。案公卿補任云。守屋初任未詳。蓋尾輿薨後。既襲其職也）

三百十年　百濟復貢佛像經論　徵日羅

用烏羽。字跡不辨。人莫能讀。王辰爾取羽蒸以飯氣。印之於帛。文字盡見。帝大嘆賞。辰爾其先百濟人。初應神帝時。遣使百濟。求有識者。王以其孫辰孫王應詔隨使入朝。大闡儒風。辰爾其玄孫也。十年。周楊堅廢其主闡。稱帝。國號隋。是為文帝。尋弑闡。盡滅宇文氏之族。

○四年。遷都譯語田。（大和）稱幸玉宮。○五年。立豐御炊屋姬為皇后。（帝異母妹。母蘇我堅鹽媛。大臣蘇我稻目女。後即天皇位。是為推古帝。）○六年。百濟王獻經論及律師禪師比丘尼呪禁師造寺匠佛工。○九年。新羅入貢。卻不納。尋復入貢。又卻之。○十年。蝦夷入寇。召魁帥綾糟等責問之。恐懼謝罪。乃釋之。○十二年。敕百濟徵日羅。初火葦北國造阿利斯登在任那府。生子日羅。居百濟。帝聞其才。故徵之。百濟愛不遣。嚴詔再徵之。乃遣使護送之。詔諮以討新羅復任那之策。日羅曰。服夷之道。

大疫　馬子佞佛

十三年。春。遣難波木蓮子使於新羅。遂如任那。秋。鹿深臣佐伯連至自百濟。各齎佛像一軀。我馬子造殿安之。佛法自茲漸漫。馬子已得二像。遣鞍部司馬達等池邊氷田於四方。求修行者。

在培養國本。何必動凶器。今日之謀。上下節用薄斂。訓練士民。結以信義。至食足兵足。多造舟艦。大張聲勢。乃遣才辨士。明示恩威。召其國王。若太佐平王子。先畏服其心。而後可為也。帝嘉納焉。使人猜其言國陰事。及發。命從人德爾餘怒刺殺之。帝怒。收德爾等鞠問服罪。乃賜日羅宗族誅之。（日本史論曰。日羅長於百濟。不忘天朝。持論老成。當時無出其右者。功未及立。羅無妄之禍。惜哉。）○十四年。春。大疫。時蘇我馬子得百濟佛像二軀。造殿安之。頗崇信之。師高麗僧惠便。及梁人司馬達等女善信尼等。設齋奉祀

得高麗僧還俗者名慧便於播磨馬子乃招爲師度司馬達等女島爲尼曰善信又度善信弟子二人馬子崇敬三尼設佛會又得佛舍利大悅造佛殿於石川宅馬子建塔於大野丘北藏佛舍利既而有疾卜之曰父所祭佛爲崇遣人奏之詔曰宜依卜者之言祭父所奉

物部守屋等劾奏比年天災流行是蘇我氏信佛法之所致宜禁絕之詔從之毀塔宇燔佛像又捕馬子所崇三尼撻之既而馬子寢病懇請禱佛帝雅好文史不信佛法勅曰汝獨爲之勿惑他人乃還與三尼馬子喜復精舍居之而深啣守屋等。日本史論曰敏達英明不信佛法語馬子曰汝獨爲之勿惑他人此知其法之不可也既知不可而許馬子爲之則私之也使帝毅然禁遏馬子毀絕佛像經論而一遵祖宗之法則社稷之福可勝言哉守屋與馬子積不相能遂至忿狷構兵兵敗弩戮當此時佛法日熾如火之燎原救之不以其術而欲蹂躪以滅之庸可得乎遂使天下後世懲其所爲箝口不敢議佛可謂失計之甚矣○帝在位十四年崩。壽闕或云六十一。葬

佛馬子乃禮拜石像禱焉　新井君美曰敏達七子彥人最長立爲太子而非皇后所生也用明本蘇我氏之出而大連亦自利其仁弱易制遂共定議大三輪君受任前朝久典樞機皇弟與二相共謀殺之除太子之黨也至大連爲姦詭所構與衆有隙中臣連呪詛太子及後其

河内磯長中尾陵。群臣奉異母弟大兄皇子即位遷都磐余稱池邊雙槻宮。

用明天皇

橘豐日天皇。元年丙午。陳後主叔寶至德四年。隋文帝揚堅開皇六年。西國五百八十六年。欽明帝第四子。母堅鹽媛。蘇我稻目女。欽明帝二年入宮。○元年。穴穗部皇子殺三輪逆。敏達帝之崩。穴穗部懷覬覦及帝即位益不平。逆自先朝寵任用事。至是守衞殯宮。穴穗部欲烝炊屋姬皇后。强入殯宮。逆拒而不納。穴穗部怒。與物部守屋率兵圍逆家殺之。○二年。帝不豫。廐戶皇子侍側。祈佛誦經。帝因欲事佛。以問

踐阼太子而舍馬子乃殺之亦其事情可以觀矣用明既崩大臣又欲舍子而立弟嫌其兄既長且多權略素善於大連故誣以姦亂而枉殺之也大連亢厲凌物無弘致遠識無乃其取禍之道乎中臣象二皇子之形以詛之上宮刻四天王之像以祝之其愚一也幸而事成則號曰聖

群臣物部守屋與中臣勝海固執爲不可蘇我馬子贊成詔旨即延僧豐國入宮守屋怒怨隙滋甚。馬子延僧入內。廐戶握馬子手泣曰。非大臣歸心福田誰成今日事者。馬子叩頭曰。殿下務興佛法。臣死日猶生年也。守屋睥睨二人意色俱惡。廐戶謂左右曰。大連既昏因果之理。禍今至矣。馬子遂與廐戶謀殺守屋。既而守屋聞馬子與廐戶圖己退居阿都戒嚴廐戶使舍人迹見赤檮伺間殺勝海未幾帝崩在位二年。壽闕。葬磐余池上陵。繼嗣未定守屋素與穴穗部皇子善因欲立之馬子遣兵殺穴穗部遂與諸皇子謀圍守屋澁川第。河內。守屋率子弟拒卻之勢甚銳廐戶時年十六束

吾未之信也太子超然處外不畏於時可謂肥遯矣皇孫入承大統以爲百世之宗節明是也天之與有德者豈不昭昭哉　守屋資人捕鳥部萬帥一百人守難波宅聞守屋死逃匿茅渟縣山中有司遣兵搜捕萬匿竹叢中傘繩撼竹衆赴之萬輒射殺之衆不敢逼萬挾弓逃走衆

髮戴四天王像於頂誓曰戰勝必建寺塔奉之與馬子軍復進破之赤檮射殺守屋守屋衆潰追擊殲之廐戶乃造寺安天王像收守屋田宅資財悉施捨爲分田一萬頃賞赤檮馬子奏炊屋姬皇后立皇弟泊瀨部即位居倉梯宮。鹽谷世弘曰。若物部蘇我二氏之事。疫癘之死。人謂之奉佛之禍。嫉佛者之私論也。物部氏被殺。謂之焚佛之祟。亦佞佛者之私論也。要之天道玄遠不可測。物部氏惡佛過激。自取人怨。非中道也。至於馬子。則溺滅罪資福之說。以爲佞佛可以消罪惡。陰姦猾賊無所不至。竟成滔天之大惡。是則邪說之害顯然見於十目者也。後之爲人主者可以監矣。

崇峻天皇

泊瀨部天皇。元年戊申。陳後主禎明二年。隋文帝開皇八年。西國五百八十八年。

世紀元千二百四十八年距今千二百九十四年

馬賊弑帝

射中其膝。萬仆地。呼曰。我天皇干城。今乃窮矣。衆競射。萬擬飛矢。殺三十餘人。遂取刀折其弓。投水中。引刀子自殺。乃支解其尸。爲八梟之八國。萬有白狗。繞其尸而吠。遂啣其頭。置古冢。不食而死。國司奏之。朝廷下符。令萬族葬之。二年。隋滅陳。至是南北復合爲一。

欽明帝第十二子。母蘇我小姊君。（稻目女。欽明帝二年入宮。）○元年。百濟獻佛舍利。及僧徒造寺匠鑪盤工等。蘇我馬子遣尼善信於百濟。學佛法。建法興寺。（後改元興寺。）○二年。遣使觀察東北諸道。（遣近江滿於東山道。宍人鴈於東海道。阿倍枚吹於北陸道。）○四年。詔議復任那。以紀男麻呂巨勢比良夫等爲大將軍。率兵數萬。屯筑紫。遣使於新羅任那。察問之。（案欽明二十三年。新羅滅任那。毀我官府。雖然任那本爲十國總稱。故一二酋長猶或有依舊稱者。於是遣使察問之也。後推古八年。復有新羅與任那相攻之事。可參考。）○五年。蘇我馬子弑帝。在位五年。年闕。葬倉梯岡陵。帝性剛急。不容人。非以

過去報

林道春曰。馬子弑崇峻。太子何當罵馬子。而不討賊哉。太子宗室也。已攝守屋之惡。起稻城之役。守屋未嘗弑君也。其惡其罪何在哉。親見馬子之弑逆。而因循以從之。則馬子之罪。亦有所分。

馬子負定策之功。專横自甚。帝疾之。謂厩戸皇子曰。馬子内恣私欲。外飾佛法。何爲者。答曰。陛下惟忍之。有獻山猪者。帝指之曰。何時斫朕所疾。如斷此猪頭。宮女失寵者聞之。以告馬子。馬子大懼。遣東漢駒弑帝於内寢。厩戸居間。兩知其情。而隱忍坐視。至變作。哭曰。是帝過去報也。馬子厚賞駒。駒負功不羈。通馬子女。馬子怒。縛之庭樹。數行逆之罪。親刺殺之。厩戸聞之曰。雖誅駒。蘇我氏弑逆之名。終當傳千古。然畀附馬子。不敢有忤焉。群臣立炊屋姬皇后。即位。（日本史論）

耶。山縣禎曰。當是時。豐聰與馬子方興佛法。於是盡誅除排佛者。物部守屋中臣勝海之徒。獨與馬子固結爲黨。固是私意耳。凡世之信佛者。亦唯悅其福田利益之説。則本皆出於私心。何有於義理矣。蓋人私意一萌。則知識昏蔽。是非顛倒。莫所不至焉。豐聰之不能討

曰。厩戸有聖德之稱。其聰敏穎悟。度越世人。從可知矣。然考諸載籍。施爲多有不厭人心者。敏達不好佛。斥爲異域之神。其言平大明白。而厩戸奏曰。諸佛之道。諸神不敢違。是蔑如神祇也。用明頗信佛法。先是天子未嘗禮佛。而厩戸勸帝禮之。是隳壞國典也。弓削守屋中臣勝海。闢排佛法。而厩戸黨于蘇我馬子。必欲除此二人。使人陰殺勝海。而以殺生爲戒。是欲濟其私也。守屋之誅。雖由欲立穴穗部皇子。而其實在與馬子相軋。大行在殯。厩戸不治喪事。鋭意攻戰者。非爲國家。而惡其異己也。崇峻切齒馬子。而厩戸務寬容之。馬子謀不軌。而厩戸爲不知者。賊在朝廷。而不能討誅。以春秋許世子趙盾之義。則雖謂之厩戸與行大事。亦不能辭也。厩戸漠然無所顧。曰此過去之報也。佛氏固立三世之説。其要令人斷惡修善。而流弊亦至如此。今子弑其父。臣弑其君。而諉過去之報。則天下可得而治哉。厩戸之志。則在佛教。不在綱常。故立陰柔易制之女主。而偶爲宏濶勝大之言。其效遂至佛法與王法比隆。朝儀與佛事並行。此厩

第三十三世紀元千二百五十三年距今千二百八十九年

太子興佛

馬子亦不足怪也已。日本史論曰。崇峻崩而無嗣。額田部皇女。蘇我氏之出也。馬子既行弑逆。權無出其右者。蓋群臣承其意而勸進。此國朝女主登極之始也。而帝納皇太子之言。盛興佛教。擬寺院。度僧尼。天下翕然。緇之惑溺之甚。在女主固不足論。而不能討馬子之罪

戸之志。而馬子之所欲也。

推古天皇

（豐御食炊屋姬天皇。元年癸丑。隋文帝開皇十三年。西國五百九十三年。）欽明帝女。用明帝同母妹也。初爲敏達帝皇后。至是因群臣之請。即位于豐浦宮。（大和。）○元年。立厩戸皇子爲皇太子。攝行萬機。太子用明帝子。母穴穗部間人皇后。（欽明帝女。用明帝元年立。）皇后懷姙。出巡視宮省。至馬廐前而生。太子因名厩戸。（太子生數月而能言。及壯博學多通。最好釋典。性聰敏。兼聽十人訴事。略無違錯。用明帝愛之。居之宮南上殿。因稱曰上宮厩戸。豐聰耳。）至是立爲儲貳。是歲太子創四天王寺于難波。明年。詔太子及蘇我馬子

擊新羅　定冠位

亦非所宜也。日本史注云。任那滅未復也。而今言新羅任那相攻。可疑矣。蓋新羅聞紀男麻呂等軍來。權建任那。男麻呂軍還。是以新羅又攻任那歟。無明文。不可詳考。今案此說未是。說已詳崇峻帝四年。八年西國妖賊

興隆佛法。群臣競造佛寺。闕義寧曰。君遭弑逆。臣民皆得討之。況廐戸之聰明才智。高出一時乎。宜聲馬賊之罪。加赤族之誅。以雪天下之憤也。而視之猶父。滋寵異之。何耶。廐戸憲法曰。下無禮必有討。馬子臣弑君。無禮莫大焉。必有討之語。亦何食言耶。廐戸之意可見矣。○八年。新羅與任那相攻。遣境部臣等。率兵萬餘。擊新羅。拔五城。新羅懼乞降。誓不復叛。師還。新羅又叛。○十年。以來目皇子為征新羅將軍。率兵討新羅。○十一年。將軍至筑紫病薨。以當麻皇子代之。不果行。當麻來目異母兄。俱用明帝子。○遷居小墾田宮。○始定冠位。德仁禮信義智六品。各有大小。凡十二階。大德小德大仁小仁之類。餘可類推。冠並以當色絁

定憲法　遣使於隋　隋使來聘

布爾遣尼斯唱異教。創宗門。誑惑人民。羅馬主不能制焉。十二年。隋楊廣弑其主堅自立。是為煬帝。二十六年。隋唐侯李淵受隋禪。國號唐。裴世清獻國書。書曰。皇帝問倭皇云云。世清還。太子草答書曰。東天皇白西皇帝云云。

縫之。頂撮總如囊。而有緣。唯元會著髻華。俟明年賜群臣。○十二年。定憲法十七條。改制朝禮。皇太子所撰。案據政事要略引古傳。是歲春正月戊戌朔。始用曆日。然正史不載。大日本史亦無所見。故今詳于此。以備參考。○十五年。遣大禮小野妹子於隋。鞍作福利作譯。遺隋主楊廣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皇太子筆也。隋人稱妹子曰蘇因高。○十六年。妹子至自隋。隋主使裴世清來聘。獻國書信物。帝復以妹子為大使。難波雄成為小使。與世清俱往隋。學生高向玄理。學僧南淵請安及僧旻等從焉。明年。妹子還。後復遣犬上御田鍬矢田部造於隋。○二十

太子馬子撰天皇紀等　太子薨　置僧正僧都

日本史注云。舊事紀曰。二月甲辰。皇太子蘇我馬子奉敕錄先代舊事天皇紀及國記云云。據之。是歲所撰書。所謂舊事紀乎。而其書亡矣。今世所行舊事紀。据摭其殘缺。傳會而成一書也。案太子所建寺。四天王法隆法興等。凡十一所。諸臣競傚之。至其薨。有寺凡四

六年。高麗入貢。獻隋俘。先是隋主伐高麗。高麗拒戰破之。故有是獻。○二十八年。敕皇太子大臣蘇我馬子等。撰天皇紀國紀及臣連伴造國造百八十部幷公民本紀。○二十九年。皇太子薨。諡曰聖德。年四十九。太子癖好佛法。常修梵行。又好為怪誕不經之語。以眩惑蒙昧。不復省綱常為何物。爾來王法之隳壞。實基于此。識者嘆焉。○三十一年。新羅復侵任那。遣大德境部雄摩呂等。將兵伐之。新羅降。○三十二年。有僧執斧毆祖父者。詔置僧正僧都。檢校僧尼不法。以百濟僧觀勒為僧正。鞍作部德積為僧都。○三

帝好佛　災變荐見

十六所。僧尼凡一千三百八十餘人。可謂愚之甚者也。山崎嘉曰。先儒或謂我國史稱神祖為女主者。出於太子豐聰及蘇我馬子之所撰。而以此掩其立女主之姦計也。此言亦不為無謂矣。神祖天照大神。又稱日神。以象日。日者太陽也。而謂之陰神可乎。且夫獨陰不生。何

十四年。蘇我馬子死。以其子蝦夷為大臣。○帝在位三十六年。崩。壽不詳。或云七十五。葬河內竹田陵。帝以女主臨朝。而權在外戚。惑溺佛法。常詔太子與諸耆僧。講論佛經於御前。造銅繡丈六佛像。每歲為諸寺齋會。亦多般寺院。施田園。蘇我馬子之疾也。納太子言。為度僧尼一千人。在位之間。有正月桃李結實。放花二月。隕霜六月。雪及霖雨。大水地震。雨雹。赤氣橫天。飛蠅如雲等之變。而恬不知省。末年。歲比不登。盜賊蜂起。但馬子請賜葛城縣。詔不許之一事。辭直理正。為知駕馭

蘇我蝦夷殺境部摩理勢

得有子。既無子矣。何得爲祖哉。是以皇嗣忍擁耳之生。其說曖昧。使人不免疑焉。太子與馬子同立炊屋姬。以嗣太位。創女主登極。本朝未有之例。又共撰天皇紀。稱神祖爲女主。二子所爲。當世誰敢非議之。而曰無所私乎。其間我則不能信也。然太子亦聰。善絕倫。自古稱之爲聖德

之道耳。馬子嘗請賜葛城縣爲封户。帝詔曰。朕蘇我氏之出。而大臣於朕爲舅。故每有所請。無一不從。雖然今無故賜一大縣。則後世必議朕私外家。亦或議大臣之貪。遂不許。臨崩召故皇太子子山背大兄王。囑後事。蘇我蝦夷稱遺詔。欲立田村皇子。群臣莫敢異議。獨境部摩理勢不可。蝦夷乃殺摩理勢。迎田村立之。青山延于曰。神武以後相傳二十餘世。未有女主臨朝者。神功雖稱制。終不即真。而女主即真。自推古始也。厥後皇極持統相繼即位。甚至聖武以孝謙爲儲貳。蓋由帝之作俑也。當是之時。蘇我馬子專權。欲其易制。故立己出以成固寵保位之計。卒則致蝦夷父子僭逆之端。嗟乎神功臨朝。而縣象失光。推古在位而感夏飛雪。陰氣之盛。其應如此。孰謂天道悠遠不關人事乎。○日本史論曰。帝不許馬子葛城縣之請。不惡而嚴。馬子雖專恣。終不能違。此其不假於馬子

新撰國史略　卷之一　推古　四十五

第三十四世　紀元千二百八十九年　距今千二百五十三年

蝦夷叛

聖。則我不知也。如其制官階。定憲法。作國紀。可謂達治體者矣。後世取法。一代服其博達。亦不易得之才也。

四年。西國阿剌伯人馬哈默死。阿剌伯東界波斯。西抵紅海。南瀕印度海。北接上耳格之東境。土分六部。皆役屬于波斯。馬哈默以我欽明帝

者。亦可以觀。而弑逆之罪。則晏然無所問。豈非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者耶。

舒明天皇 諱息長足日廣額天皇。元年己丑。唐太宗李世民貞觀三年。西國六百二十九年。初稱田村皇子。敏達帝孫押坂彥人大兄之子也。母糠手姬。○二年。立寶姬爲皇后。○遣大仁犬上御田耜等于唐。○是歲。遷居飛鳥岡。稱岡本宮。○三年。百濟王璋納其子豐章爲質。○四年。御田耜等至自唐。唐使高表仁報聘。留學僧旻等俱還。明年。遣吉士雄麻呂等送表仁至對馬。○八年。皇宮災。帝遷居田中宮。與岡本宮。俱在大和。○九年。蝦夷叛。以大仁上毛野形名爲將軍。

形名破蝦夷

始定量衡

三十一年生於麥加。業行商。來往西州。贅富商之寡婦。遂有其資財。後欲別建宗門以自崇。入山誦讀數年。遂成其志。此爲回教祖。

日本史論曰。舒明繼續爲緒。其德無稱。可謂良主矣。

討之。形名戰不利。單身入壘。虜隨圍之。形名窮蹙。將乘夜逃。其妻諫曰。走終得免乎。衹取辱耳。乃強使之醉。臥自佩其劍。使侍婢數人鳴弓弦。形名驚覺。取仗而出。虜以爲軍衆猶多。解圍去。散卒稍聚。遂擊大破之。○十一年。幸伊豫溫泉。明年還居厩坂宮。○十二年。大設齋會。使僧惠隱講無量壽經。○新羅百濟朝貢。遣唐留學生高向玄理。僧請安等從歸。○始定斗升斤兩。○是歲。遷居百濟宮。○帝在位十三年。崩。壽不詳。或云四十九。葬滑谷岡。陵後改葬大和押阪內陵。皇后即位。

新撰國史略　卷之一　舒明　四十六

第三十五世　紀元千三百二年　距今千二百四十年

蘇我蝦夷驕肆

元年。百濟弔喪使來。高麗貢獻。詔遣津守大海於高麗。國勝水雞於百濟。草壁真跡於新羅。坂本長兄於任那。新羅賀登極使及弔喪使來。二年。百濟貢調使至。詔責其數

皇極天皇 天豐財重日足姬天皇。元年壬寅。唐太宗貞觀十六年。西國六百四十二年。初稱寶皇女。敏達帝曾孫。押坂彥人大兄孫。茅渟王之女也。母吉備姬。櫻井皇子女。初適用明帝孫高向王。後舒明帝納焉。至是登極。舒明帝皇子皆幼。故皇后即位。時蘇我蝦夷子入鹿。一名鞍作。自專國政。威欲過父。○元年夏。大旱。帝親祈於南淵河上。大雨。民大喜。稱曰至德天皇。○是歲帝遷居小墾田宮。明年。遷飛鳥板蓋新宮。俱在大和。○二年。蘇我蝦夷驕肆滋甚。造家廟於葛城。祭以天子之禮。興大役。營父子墳墓。名曰大陵小陵。嘗告病不朝。

鹿賊
殺山背王
中大兄皇子中臣鎌足誅入鹿

蹴鞠
靴脫

減常入鹿遣德太古襲斑鳩宮縱火燬宮山背王得間逃出匿膽駒山中其臣曰濳赴東國起兵滅蘇我氏王曰吾不欲以一身之故煩勞萬民遂不從既而王出山還入斑鳩寺入鹿又遣兵圍之王使人謂之曰吾不忍兵爭殺無辜故以身命賜汝主也竟縊而死

案大鏡纂中抄並云鎌足常陸人大織冠傳曰和州高市郡人未詳孰是

三年東國不盡河上有大生部多者養異蟲誘里人曰是爲常世神祭者富且壽巫覡從而和之於是遠近競祭之盛陳酒肉歌舞求福秦河勝惡其惑民捕笞之巫覡懼而止

私授紫冠於入鹿以擬大臣又使其弟冒母姓私稱物部大臣入鹿濳欲廢帝立古人大兄皇子（皇子舒明帝子蘇我氏之出也）而忌山背大兄王威名遣臣勢德太古等襲之斑鳩王舉族皆自經死於是廄戶子孫無復存者

○四年中大兄皇子與中臣鎌足謀誅蘇我入鹿于大極殿遣兵討蘇我蝦夷蝦夷伏誅鎌足者小德冠御食子之子也（天兒屋根命之裔）博學有器略先是拜神祇伯稱病不就退居三島時入鹿專橫懷異圖盛起第宅僭擬宮城子男並稱王子置兵庫構柵門常使兵士警衞鎌足慨然有匡濟之志徧求于宗室知皇子中大兄可輔以濟功一日陪皇子蹴鞠於法興寺皇子靴脫鎌足跪奉之皇子亦跪受之因得親近遂告故懼謀漏托同受經南淵先生寓議中路（先生史不載其名恐請安也）蘇我氏族倉山田石川麻呂與入鹿有隙因使皇子與結婚又引佐伯子麻呂葛城稚犬養綱田爲援會三韓入貢謀因其進調之日舉事及期帝御殿入鹿入侍皇子戒衞兵鎖諸門自執長鎗隱殿側鎌足持弓矢從焉使子麻呂綱田藏二劍盲櫃中而入

蝦賊
焚圖書

第三十六世
紀元千三百五年
距今千

林恕曰蘇我氏歸異教專國柄弑崇峻立女主治世三紀豐聰攝政自馬之經作堆赤鳥之僭滿朝舒明皇極之間蘇我氏累世之權殆欲亡天宗幸有天智之英武鎌足之善謀而逆臣授首其族殲矣而豐聰亦絕後然則好佛之福其安在哉

山縣禎曰我朝外戚之專權蘇我氏爲始也前朝寵馬子太過遂至於使蝦夷父子謀僭逆矣書曰罔啓寵納侮觀彼歷代外戚專權宦官肆橫藩鎭跋扈之類皆其始啓寵以納侮者也而其勢既極則至於不可圖焉人君操縱之術不可不謹其微也矣

斬入鹿石川麻呂前讀表將盡子麻呂等不敢發石川麻呂流汗聲顫入鹿怪問故對曰天威咫尺不覺乃爾皇子恐失機直入刺入鹿中肩入鹿驚起子麻呂斫其脚入鹿攀御座乞哀帝驚問故皇子伏奏曰入鹿剪滅宗室陰圖不軌臣等謹爲宗廟誅逆臣帝即起入內是日大雨潦水溢庭以席覆屍賜之蝦夷皇子入法興寺以兵自衞諸皇子公卿皆來從乃遣巨勢德太古將兵討蝦夷蝦夷悉焚圖書珍寶自殺（初蝦夷父馬子與太子廄戶撰天皇紀國紀等以故其家多藏古書至是皆罹災船惠尺聞之馳至入火中收國紀獻之中大兄自馬子弑崇峻至此五十五年而其子孫悉伏誅○闕義學曰馬子廄戶殺二皇子又守屋勝海終弑天子而與夷狄之法擅奸構以壽終于家當此時猶無天也而今觀二子之子孫族滅而無遺類則所謂人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者豈虛語哉○鹽谷世弘曰中大兄皇子天縱之聖也鎌足公曠世之傑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入鹿既戕天支堅冰將至雲龍會合乃戡而定之以義其後豈不偉哉）事平帝傳位於輕皇子

孝德天皇（天萬豐日天皇元年乙巳唐太宗貞觀十九年西國六百四十五年）初稱輕皇子皇極帝同母弟初皇極帝以中大兄皇子有功欲傳位皇子以告中臣鎌足鎌足曰古人皇子殿下之兄次不可越輕皇子殿下之舅齒德俱高不如讓

二百三十七年　置左右大臣内臣　建元曰大化

中大兄讓於輕皇子。輕讓於古人大兄。大兄避席曰、聖旨所授、何勞推讓。臣請出家入吉野、爲天皇祈福。解佩刀而出、入法興寺削髮。帝素知鎌足才、禮敬甚至。鎌足以天下爲己任、傾心輔翼。言聽計行、紀綱大張。是歲又詔國司作戸籍校田畝。

焉以答民望。從之。於是帝亦讓古人。古人固辭、薙髮入吉野。帝遂即位。尊皇極帝曰皇祖母尊。立中大兄皇子爲皇太子。罷大連。置左右大臣及内臣。以阿陪倉梯麻呂爲左大臣。蘇我倉山田石川麻呂爲右大臣。中臣鎌足爲内臣。以高向玄理・僧旻爲國博士。○帝以誅殄暴逆新登極。奉皇祖母尊及皇太子及群臣爲盟紀。是歲曰大化元年。年有號始此。○詔左右大臣曰、治國當遵先王之軌而施政。必勿失信於民。尋詔群臣問民所患苦。右大臣石川麻呂具狀以聞。

設鐘匱　頒新制

關水陸之利、與民共之。禁國司在國專判罪、納貨賄、私役百姓。因定吏人僕從之制。違者科罪。又擇閑曠地起兵庫、收著甲仗弓矢。凡田長三十步、廣十二步爲段。十段爲町。段租

○設鐘匱於闕。聽有冤枉者投牒撞鐘。○古人大兄皇子謀反伏誅。○遣使諸國錄民數。禁臣連伴造等賣私地兼并貧弱。百姓大悦。○二年。詔頒新制。其一。罷前代所置子代民處處屯倉及臣連伴造國造村首所有部曲田莊。賜大夫以上食封。官人百姓布帛各有差。其二。始修京師。置畿内國司郡司關塞斥候防人驛傳。造鈴契。界山河。京師坊置長。四坊置令。郡分大中小。置大領小領主政主帳。其三。造戸籍。制班田收授之法。置里長。定田畝。其四。罷賦役舊制。行租

定葬制　定朝參時刻　制十三階冠　置柵

稻二束二把。町租稻二十二束。凡田調絹絁絲綿、並隨鄉土所出。田一町絹一丈、四町成匹。長四丈、廣二尺半。絁二丈、二町成匹。長廣同絹。布長廣同絹絁。一町成端。別收戸調、一戸布一丈二尺。凡調副物、鹽贄、亦隨鄉土所出。朝參者寅時於南門外左右羅列、候日初出就

庸調之法。尋詔諸國司曰、曩擇良家大夫使治東方八道。奉法者六。違者二。朕罰二而賞六。凡爲治者當先正己而後正人。如不自正、何能正人。又詔莫籍官勢取公私物。定葬制。申禁殉葬。又禁藏貨寶於壙中。○三年。工人荒田井比羅夫建請鑿溝通于難波。督役失方。百姓苦之。有上疏諫者。即日罷役。○是歲詔制禮法。定百官朝參時刻。創七色十三階之冠。一曰織。二曰繡。三曰紫。四曰錦。五曰青。六曰黑。並有大小。七曰建武。是名立身。初位之冠也。○四年。先是造渟足柵。[越後。]置柵戸。至是又治磐舟柵。[越後。]備蝦夷

戸　制十九階冠　殺石川麻呂

廷。再拜於廳。午時聽鐘而罷。晩參者不許入侍。先是蘇我氏專政、朝參太慢。故定其制也。永井定宗曰、古之聖王行刑罰也、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王三宥、然後致刑。矣是人君所以重刑殺也。書稱罪疑惟輕。今帝以讒處殺大臣、可謂過矣。然大臣亦不爲無過。

選越信濃民置柵戸。○是歲。廢古冠。○五年。改制十九階冠。[大織至小紫及初位建武七冠仍舊。別制十二冠。曰大華・小華・大山・小山・大乙・小乙。各有上下。合前共十九階。]置八省百官。○左大臣阿陪倉梯麻呂薨。○殺右大臣蘇我倉山田石川麻呂。石川麻呂馬子孫。倉麻呂之子。誅入鹿有功見寵任。至是異母弟日向讒其謀逆於皇太子。太子奏遣兵圍之。石川麻呂自殺。太子後悟其冤。[太子籍其家、得其所自記。始悟冤。]奏貶日向爲太宰帥。[青山延于曰、石川麻呂之有大功於王室、有罪猶宜宥之。況其無罪乎。而一旦信讒戮及無辜。帝之於石川麻呂、何其慘礉少恩也。既悟日向之讒、宜肆諸市朝、以正刑憲。而罪僅止貶竄。帝於是]

卻新羅使

夫忠臣之仕于君，從義而不從君。帝過欲殺己也，速馳疾至，宜謝無罪。帝不容而後死，為未晚也。是乃不使君負殺不辜之名，亦可以保其身矣。大臣計不出此，使君得不君之名，亦輙亡其身，如大臣忠有餘而智不足者也。

五年夏，吐火羅國男女各二人，舍衛國女一人，漂着日向。

帝輕神道，伐生國魂社樹之類是也。

乎？失刑也。○以小紫巨勢德太古為左大臣，大伴長德為右大臣，並授大紫。○白雉二年，新羅入貢，使者著唐衣冠，詰責卻之。○四年，以小山上吉士長丹為遣唐使。長丹至唐，見唐主李治（高宗）。贈以珍寶。唐主悅，多贈文書寶物報之。○五年，以大錦上高向玄理為遣唐使。玄理病卒于唐。○帝崩（壽齡或云五十九。葬河內石川郡大阪磯長陵）。初帝都難波長柄，稱豐碕宮，又營小郡宮居焉，後又徙御豐碕宮（以上皆在攝津）。既而皇太子奏請遷倭京，未許。太子奉皇祖母尊移居飛鳥河邊行宮。帝不樂，欲遜位，造宮山崎，未成，會病。太子聞之，奉皇祖母尊詣難波。帝遂崩，在位十年，改元者二，曰大化，曰白雉。帝性柔仁，屢降恩赦，好儒崇佛，而輕神道，尤用意治道。國家制度多所定矣。（山縣禎曰：天皇深崇儒術，銳意圖治，於是制度大備，綱紀悉舉。本邦之文物至是為彬彬矣。蓋當此時距皇祖千有餘年，風氣大開，氣運方盛，若日之將中矣。唯義理之學未闢，是以雖曰好儒術，亦信佛法，其行事有幾乎愚惑者，要義理未明之失也。）皇太子奉皇祖母尊再踐祚。

第三十七世　紀元

元年夏，空中有人乘龍，自葛城嶺馳入膽駒山。秋，賜食北越陸

齊明天皇（皇極天皇重祚。元年乙卯，唐高宗永徽六年，西國六百五十五年。）元年，即位于飛鳥板蓋宮（大和）。中大兄為皇太子如故。○冬，皇

千三百十五年　距今千二百二十七年

狂心渠

阿陪比羅夫伐蝦夷

有間皇子伏誅

伐肅慎

與蝦夷，因授柵養津刈蝦夷冠各二階。

帝既造宮，又起觀於田身嶺上，周以石垣，乃使水工穿渠，自香山西至石上山，以舟二百隻運石上山石，用工十餘萬人。

三年，吐火羅國人二男四女漂泊筑紫，遞驛召之。

五年，吐火羅舍衛國人來。秋，遣小錦下坂合部石布等於唐，將蝦夷男女二人示唐主。

七年春正月，親帥舟師赴筑紫。三月，進至娜大津，居磐瀨行宮。夏五月，帝伐朝倉社樹造橘廣庭宮，徙居之。社神作祟，宮中數有妖怪，侍臣多死。

宮災，帝徙御飛鳥川原宮。○二年，造宮飛鳥岡本，號後飛鳥岡本宮，遷居焉。又造兩槻吉野二宮。既而岡本宮災。○是歲鑿渠，自香山至石上山，費用不貲，士民怨讟，呼曰狂心渠。○四年，越國守阿陪比羅夫率舟師伐蝦夷，降之，置渟代津輕二郡領而歸。○有間皇子謀反伏誅。有間性頗黠，陰懷異圖，詭稱疾浴牟婁溫泉（紀伊）。既歸，盛稱其美。帝喜，往幸焉。赤兄留守，一日赤兄與有間論時弊，有間喜，以為黨己，因告容謀。赤兄收執，送行在，絞之藤白坂，黨與皆伏誅。○是歲阿陪比羅夫伐肅慎，獻生羆及羆皮。○五年，比羅夫率舟師討蝦夷，置後方羊蹄郡領而歸。明年又伐肅慎，大破之。（肅慎，亞細亞東北夷也。三代時稱肅慎，或又曰肅慎氏，所謂肅慎氏之楛矢是也。北魏時稱挹婁，又稱勿吉，唐時稱靺鞨，我邦在當時稱之曰靺鞨。陸奧國壺碑所謂去靺鞨國界三千里，是也。宋時稱女真，後避遼道宗諱，稱女直。元明仍此。詳伊藤長胤秉燭譚。）○七年，帝行幸筑紫，崩于朝倉宮。（壽齡或云六十八。葬大和越智岡上陵。）在位前後凡十一年。帝再臨馭，即位之初，誠虔感格，禱雨而應，遂有至德天皇之稱。末年窮極土木，不免狂心渠之譏，可謂前後相反者矣。（日本史論曰：女主臨馭，昉於推古，而復位肇於皇極。）

帝為太子時。從齊明帝至筑紫。造宮於朝倉山。材木不斲。務從質樸。時人謂之黒木御所。又號木丸殿。親製朝倉木丸殿歌。後世以為神樂曲。

後世上諡。以分前後。蓋出於一時之議。而非萬世之通制也。○山縣禎曰。孝徳崩。而皇太子在。宜嗣位焉。而皇極再踐祚。何貪勢位之甚也。晩窮極土木。得狂心渠之誚宜矣。而後世上諡。一帝有二諡。亦何義耶。死而後制諡。何得有二焉。蓋識者之過也。皇太子奉梓宮還難波。

天智天皇 天命開別天皇。元年戊辰。唐高宗總章元年。西國六百六十八年。初稱葛城皇子。一名中大兄。舒明帝嫡子。皇極帝所生也。○壬戌歲。敕立百濟王子豐為百濟王。初新羅王金春秋有憾於百濟王義慈。屢乞師於唐。唐遣蘇定方與新羅俱攻百濟。滅之。虜義慈。令劉仁願守其國。百濟佐平鬼室福信。收散卒。圖恢復。遣使獻唐俘。乞救。且

素服制軍國事　救高麗

詔賜百濟佐平鬼室福信矢十萬枝。絲五百斤。綿一千斤。布一千端。韋一千張。稻種三千斛。又賜百濟王子豐布三百端。

前將軍上毛野稚子。間人大蓋。

請迎王子豐為國王。齊明帝許之。詔造戰艦。親率舟師至筑紫而崩。帝素服制軍國事。遣大華下阿曇比羅夫等救百濟。授王子豐織冠。令大山下狹井檳榔等率兵五千。護送之。尋給糧仗布帛於福信。至是比羅夫宣敕立豐為百濟王。保州柔城。別賜金策以賞福信功。○是歲。唐人新羅人伐高麗。高麗乞救。乃遣兵據疏留城。○癸亥歲。福信獻唐俘續守言等。後擇守言為音博士。唐將劉仁軌發新羅兵救劉仁願。百濟兵與戰於熊津。不利。詔遣前將軍上毛野稚子等。率兵二萬

伐新羅　百濟亡　置防烽築水城

中將軍巨勢神前譯語。三輪根麻呂。後將軍阿倍引田比羅夫。大宅鎌柄。率數伐新羅。

百濟亡。佐平余自信。達率木素貴子。谷那晉首。憶禮福留等。率國民從來。廩給四年。

乙丑歲。遣達率答㶱春初築城長門。遣達率憶禮福留。四比福

七千伐新羅。拔二城。沙鼻岐。奴江。既而百濟王猜福信有異圖殺之。衆皆疑貳。新羅伺釁來圍州柔。仁軌列船于白村江。我軍救之。舟師與仁軌遇戰。不利。我將秦田來津奮怒殺數十人而死。百濟王豐棄城奔高麗。百濟亡。我軍還。○甲子歲。改增冠位。為二十六階。大織至小紫。六階仍舊。大錦小錦大山小山大乙小乙。各有上中下。改建武為大建小建。共二十六階。○唐百濟鎮將劉仁軌。遣郭務悰進表獻物。○是歲。置防烽於壹岐對馬。築筑紫水城。以備外寇。○乙丑歲。分處百濟投化民男女二千四百餘口於近江及東國。

築高安等三城　鎌足薨

夫。於筑紫築大野及椽二城。春初福留皆嫺兵法者也。

林恕曰。齊明重祚。天智攝政。其教化光被百濟。威風震動唐土。其居諒闇。可以觀孝道。除後登祚。政令正而四海治。至今有本朝中興之名。其儆時學周孔之道之驗。於是可知焉。

帝臨鎌足第問病。且問所欲言。

○唐又使沂州司馬劉德高來修好。遣小錦中守大石等報之。○丁卯歲。遷都滋賀。近江。稱大津宮。○是歲。築高安大和屋嶋讃岐金田對馬三城。○元年戊辰春正月。天皇即位。帝性至孝。執喪六年。至是登祚。○秋講武近江。置牧焉。○冬。唐李勣伐高麗。滅之。遣使新羅。賜調船及絹綿韋等物。○二年。新羅王遣其子久麻伎貢獻。○大織冠內大臣藤原鎌足薨。年五十六。鎌足為人忠亮。輔帝定大難。制禮儀。定律令。至是車駕臨其第問疾。就進官位。授大織冠。為內大臣。位在左右大臣上。內大臣始此。改賜姓藤原。及薨。賜賻甚厚。

鎌足曰。臣不敏。復何言。生而無勞於國。惟願死而薄葬。

永井定宗曰。內大臣歷事三朝。而不貳。討逆臣而安社稷。制官階。定禮儀。三朝善政。多賴大臣之功也。然大臣以為未定盡臣職。遺奏薄葬。嗚呼。自古人臣有微功則誇其功。挾其勞。無君為亂者多矣。故曰。小人有非常之

鎌足二子。長僧定慧。留學于唐。次不比等。初葬鎌足於攝津阿威山。定慧歸自唐。改葬于大和多武峯。肖像祀焉。朝廷亦遣使時行祭儀。○日本史論曰。古無功臣之名。有之。非得已也。藤原鎌足德量包荒。才略絕世。不幸而遇蘇我入鹿之跋扈。不臣。乃與天智帝協謀。立不世之功。其實非所望也。無智名。無功名。致君堯舜。使民為堯舜之民。此其志也。漢之蕭曹。位冠群臣。聲施後世。為一代宗臣。慶流苗裔。斯蓋近之矣。而未足盡也。孫子赫奕。其麗不億。廟食千禩。與國家同休戚。可不景仰哉。○是歲。遣小錦中河內鯨等於唐。唐使郭務悰等來。○三年。定朝廷禮節及行路相讓之禮。造戶籍。糺斷盜賊浮浪。○修高安城。聚糧。築長門筑紫諸城。○四年。以大友皇子為太政大臣。蘇我赤兄為左大臣。中臣金為右大臣。

功者國不幸也。今大臣功冠群臣。猶以為未足。可謂知臣道者矣。

漏刻帝為太子時所親製也。

新井君美曰。昔人相傳。帝幸山科。騎馬入林中。不知所之。又曰。帝馭上天。群臣葬其遺舃。又曰。是舃化石。於今猶存。或曰帝之

蘇我果安巨勢比等紀大人。為御史大夫。置太政大臣御史大夫始此。○頒冠制法度。○始置漏刻鐘鼓。○帝有疾大漸。使蘇我安麻呂召皇弟大海人皇子。安麻呂素知帝意在大友皇子。因私戒大海人。大海人領而入。帝屬以後事。大海人稱病固辭。請為僧。乃聽之。即自剃髮。勅賜袈裟。以所有兵器納官。遂入吉野。於是立大友為皇太子。左大臣蘇我赤兄等五人奉太子盟西殿。再盟帝前。既而帝崩。在位四年。稱制者六年。凡十年。壽四十六。葬山城宇治郡山科陵。帝性至孝篤讓。

終不可詳也。故曰升天云爾。史之所書何足盡信焉。美曰。黃帝得仙騎龍升天。帝亦夫然乎。萬葉集載帝挽歌凡九首。中有如言昇仙之事者。豈非是所以有後世紛說邪。孔子作春秋。定哀多微辭。我史於天智天武之世。亦猶定哀也。諱尊隆恩。臣子義當然也耳。日本史論曰。至

節儉勤勉。好學能文。明習治體。興學校。定典禮。憲章文物。粲然可觀。凡崇神之規模。孝德之經綸。至此大備。後世推其弘闡皇猷之功。上與神武配。以帝為中興之祖。抑亦宜也矣。○日本史論曰。蘇我入鹿藉父祖之威。專恣日久。勢將不利于社稷。帝職居子弟。乃擇賢智之人。協心合謀。不動聲色而殲大憝於黼座之側。其功固盛矣。而其威亦將有震主者焉。然天祿之臻。眇乎不省。一則推年長有德之輕皇子。再則奉親生至尊之皇極帝。歷兩朝十有餘年。而容與儲宮。若將終身。及母帝崩。猶尚素服稱制。殯六年而登祚。是其至孝篤讓。得乎聖賢者。如此其美矣。有若虛。成而無跡。推其無所利之心。雖所謂有天下而不與者。不多讓焉。

弘文天皇

天皇大友。元年壬申。唐高宗咸亨三年。西國六百七十二年。初稱伊賀

壬申之事。則舉世莫能辨是非。大友之鴻業。鬱而不暢。隱而不彰。可勝歎哉。天智臨崩。託後事於皇弟。而皇弟不受。剃髮遁于吉野。其志固不可測矣。陵土未乾。輒動干戈。世徒以成敗論之。故是非混淆。而順逆倒置。亦由舊史不以大友係統。而以天武接緒。故致此紛紜耳。然天武之

皇子。天智帝長子。母宅子娘。伊賀采女。帝為人魁岸奇偉。風範弘深。眼光射人。唐使劉德高見帝而異之曰。此皇子風骨非常。不似世間人。天智帝大漸。立為皇太子。及崩即位。○元年壬申。春三月。遣使筑紫。告國喪於唐使郭務悰等。停其入朝。○五月。朴井雄君走吉野。告大海人皇子曰。朝廷敕美濃尾張國司。差山陵役夫。令各執兵。其意非唯為山陵也。若不早圖。悔無及也。又有告者。近江京至倭京。處處置候。命菟道守橋吏。遮斷吉野饟道。帝妃十市亦裁書告之。十市天武帝女。大海人聞而怒曰。吾之遁世。欲

大海人謀反　大伴吹負叛　遣使諸國入援

於舍人親王君父也。不能直筆書之。固亦宜矣。

大海人將赴東國。或曰。近江群臣得無梗路耶。奈何徒手而東。大海人然之。遣大分惠尺、黃書大伴、逢志摩。就倭京留守司高坂王。乞驛鈴。高坂王不與。惠尺馳至近江。召大海人二子高市、大津。大海人乃與正妃鸕野皇

全身耳。今如此。吾寧束手耶。六月。遂舉兵反。急遣村國男依、和珥部君手等。募美濃兵。親發吉野東行。入伊勢。徇降諸國司。發兵塞鈴鹿之險。男依等亦發兵塞不破道而來會。進至桑名。大伴吹負在倭。誘衆應之。事聞。京師大震。帝召群臣議計。或請急發驍騎追躡其後。帝不聽。青山延于曰。兵家有言。巧遲不如拙速。當是時。吉野兵未集。人心未附。急發驍騎以襲其後。未必不得尅也。而及大兵已集。人心已屬。欲一舉而滅之。可謂失策矣。蓋帝有英才。而無雄略。此其所以終取敗亡也歟。乃分遣使諸國發兵入援。穗積百足等與倭留守高坂王發兵庫輸甲仗于近江。百足

高坂王叛　官軍破坂本財　大友果安破吹

女草壁、忍壁二王。及朴井雄君。縣犬養等二十餘人。蒼黃赴東國。至大野。日暮。山路闇黑。壞民家籬。爲炬進。至隱郡。火其驛舍。傳呼曰。天皇入東國。驛夫速來。會民不肯應。將渡橫河。有黑雲竟天。廣十餘丈。大海人舉燭秉式占曰。此天下兩分之象也。然我終得之乎。急進至伊賀郡。火

爲吹負所誘殺。高坂王叛降之。七月。朝廷遣壹岐韓國、大野果安拒吹負。吹負赴乃樂。將冦京師。聞官軍來討。遣坂本財等帥兵來攻官軍在高安城者。望風而逃。財等入城。韓國進討之。財等出城邀戰。官軍擊破之衛我河。大海人分兵爲二。一軍從伊勢入倭。一軍從不破直衝京師。別命田中足麻呂屯倉歷道。帝命山部王、蘇我果安、巨勢比等進向不破。至犬上川。山部王與果安等私鬪見殺。軍大潰。果安自殺。時吹負陣乃樂山上。大野果安進擊大破之。吹負僅以身

負　吹負等至瀨田　智尊死節

驛家。郡司叛降之。黎明至穗積殖山口。高市王從鹿深來會。踰大山至伊勢鈴鹿。國司三宅石床、介三輪子首、湯沐令田中足麻呂、高田新家等叛降之。乃發兵五百人塞鈴鹿山道。

吹負男依等逼瀨田。帝親帥諸將。陣橋西。旌旗蔽野。埃塵漲天。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智尊帥精

逃。田邊小隅亦夜襲倉歷。斫足麻呂營。大破之。小隅又進。不利而退。既而官軍與村國男依戰境部。藥秦友足死之。大海人聞吹負敗。遣伊勢兵援之。吹負乃招聚散卒。軍復振。韓國敗走。吹負分兵三道並進。官軍諸道皆敗。於是吹負、男依等合軍進至瀨田。帝悉衆親出。軍橋西。將軍智尊爲先鋒。撤橋板拒之。弩亂發。戰遂不利。智尊死之。是日三尾城陷。犬養五十君、谷鹽手等亦戰於粟津。死之。諸大臣皆逃。獨物部麻呂與一二舍人從焉。帝走至山前。自縊而崩。年二十五。

大海人議朝臣罪狀　論功行賞

兵爲先鋒。列弩亂發。矢下如雨。撤橋板三丈許。設一長板。繫索設機。男依兵不敢進。獨大分稚臣棄矛披甲。蹈板疾濟。斷索衝突。衆繼進。官軍崩敗。智尊斬退者。不能禁。遂戰死。

帝爲太子時。嘗侍宴。獻詩曰。皇明光日月。帝德載天地。三才並泰昌。萬國表臣儀。述懷曰。道德

葬近江長等山陵。帝性明悟。博學通古。文雅有餘。而材略不足濟時艱。遂以及禍云。帝嘗夢有朱衣老翁。捧日授帝。有人從腋下出奪去。已覺驚異。以語藤原鎌足。鎌足歎曰。聖朝萬歲之後。恐有巨猾伺隙。然臣生之日。不使有是事。臣聞。天道無親。唯善是輔。大王自脩德。災異不足憂也。因納女後庭。相與親睦。至是果不終矣。後明治三年七月。追謚曰弘文天皇。○八月。大海人議朝臣罪狀。斬中臣金。流蘇我赤兄、巨勢比等。其餘悉赦不問。九月。至倭居島宮。論功行賞。山縣禎曰。天智帝之召皇弟。而屬後事也。固辭而讓皇子大友。自請爲僧。而適吉野。於是立大友爲皇太子。帝崩。太子承後。則太子君也。皇弟臣也。而舉兵而敵朝廷。則逆矣。其言曰。朝廷群臣。將圖我。吾豈坐待亡耶。向使皇弟之辭讓。出乎忠誠。而無迹之可疑。則誰敢圖之哉。其赴吉野。人或曰。

第四十世　紀元千三百三十三年　距今千

承大訓振梅宗眞宰蓋無監撫術安能臨四海本邦作詩賦以帝爲始

元年三月備後國司獲白雉於龜石郡以獻赦免本郡課役大赦天下是月始寫大藏經於川原寺

翼虎放之也。其在吉野，留從臣數人而與之居，蓋有不逞之心見乎幾微者。是以朝廷群臣亦疑而備之，也。皇弟若實無貳心，則單身詣闕，明其赤心可也。不然則愈益遠避，滅迹而已矣。舉兵而向闕，焉能免爲逆乎哉。○安積覺曰，天武帝背天智之盟，而虐取大友之天下，傳祚數世，至孝謙帝而天武之統絶矣。光仁帝以諸王登極，方得復天智之統。自天智至光仁實十一世矣。蓋天智中興良主，三善清行稱之爲中宗，以配太祖神武。天使之絶而無嗣，則爲善者沮矣。天定亦能勝人，其理固不爽也。

【天武天皇】天渟中原瀛眞人天皇元年癸酉，唐高宗咸亨四年，西國六百七十三年。小名大海人。天智帝同母弟。生而岐嶷，及壯雄抜，英武通曉天文及遁甲。其削髮入吉野也，時人謂是翼虎放之也。遂舉兵及克之，元年癸酉，春二月，自立即位於

新撰國史略　卷之一　天武　五十九

二百九年　對馬始貢金　建占星臺　定百姓貧冨　置兵政司

二年遣忍壁皇子於石上神宮整理神寶數神府所藏諸家寶器還其子孫以大來皇女侍伊勢神宮　三年禁漁獵者造檻穽施機槍　四年爲新嘗卜定國郡齋忌則尾張山田郡次則丹波訶沙郡並食齋忌此云

飛鳥淨見原宮。立鸕野皇女爲皇后。○詔，凡初出身者，先補大舍人，然後選才授職。婦女欲進仕者，聽之。考選准官人例。○是歲始置不破關。○二年，對馬貢白金。先是有銅鐵二品，而無金銀。並資之外國，以濟用。至此始出白金，乃獻之神祇，頒賜群臣。授對馬守忍海大國小錦下。○三年，建占星臺。○詔諸國定百姓貧冨爲三等。中戸以下許貸稅。又詔諸王以下初位以上每人備兵。○四年，定諸司任格及諸臣子弟仕進格。置兵政司。○五年，大射于南門，著爲恒典。○六年，詔內外文武官每歲自簡屬官，議其優劣，注擬品階。

定律令　制式九十二條　定服色　造新字　令男女結髮

蹹既次此云須岐　七年帝幸吉野宮詔皇后及草壁大津高市川島忍壁施基六皇子曰朕今欲與汝曹共盟使千歲之後無事皆對曰聖言誠然於是草壁先進盟曰兒等兄弟長幼并十餘王各出於異腹而今而後無別同異俱奉天皇明詔不忘不失相扶無忤天神

送法官。盡數考送大辨官。若當任非大故而辭不行者，不在進階之例。○七年，令親王諸臣貯兵馬。○九年，詔定律令式。○詔川嶋忍壁二皇子等撰帝紀。○制式九十二條。定親王至庶人服色。尋詔凡百寮當緣官人恭敬過甚，或納賄請托者，隨事罪之。○十年，勅境部石積等造新字四十四卷。○定禮儀言語之制。詔曰，凡擬官者，審擇其族姓操行。若族姓不明，雖有行能，不得中選。○是歲始令男女悉結髮，仍著漆紗冠。○十一年，詔大津皇子始聽朝政。○詔諸國習陣

新撰國史略　卷之一　天武　六十

定諸國疆域　定氏族爲八等　改爵位號

地祇及天皇證之若渝此盟身命忽亡子孫永絶五皇子以次盟如初帝曰朕今慈愛汝曹如一母同産乃披襟抱六皇子曰若違此盟忽亡朕身皇后亦盟如帝既而車駕還宮六皇子拜帝於殿前　十年停親王以下食封悉納之官　十二年地大震山崩川溢人畜

法。尋遣使巡行天下，定諸國疆域。○十二年，赦百僚習進止威儀。又詔親王及諸臣官無文武務習軍事，具兵馬器械。有馬者爲騎士，無者爲步卒，以時檢閱。闕者科罪。○是歲又詔定臣民氏族爲八等。曰眞人，曰朝臣，曰宿禰，曰忌寸，曰道師，曰臣，曰連，曰稻置。○新井君美曰，古未有姓，唯有名號而已。賜姓命氏，自垂仁始。蓋其命之姓，貴其功德也。天武差第閥閱，始爲之制。凡有司選舉，不問賢能，必考氏族。遂改群姓，以分高下八等。古語拾遺謂唯序當年之勞，不本天降之積，誠有故也。天武以篡弑而得天下，其高爵大祿，所以寵異之，皆其所謂手申功臣也。至若別生分族，多所升降，加之以銓總人物，專任門地，天下靡然。好誇地望，其弊則徇勢利，亡禮教，一如西北胡俗然。東方仁厚之風，於是變矣。○十三年，改爵

增階級　定朝服色　禁置兵器于私家　帝有

多死。伊豫溫泉壅。土佐田圃四十餘萬頃陷爲海。伊豆島西北二面海中土湧起三百餘丈。自成一島。其響如鼓。十三年三月。詔諸國每家設佛舍。置佛像及經。禮拜供養。九月。始奉神寶於伊勢兩大神宮。詔每二十年改造兩宮。行遷宮儀。著爲永式。帝不豫。卜之草薙劍爲祟。因還納於尾張熱田社。先是天智帝元年。新羅僧道行盜草薙劍而不得而止。爾後藏在禁內。至是還之。是歲秋。敕諸國男子著腰裳。女子垂髮於背。並如故。先是十一年。唐主李治殂。廟號高宗。子哲立。高宗后則天武氏擅權。十二年。武氏廢哲。十三年。遷哲於房州。後

位號。增階級。諸王以上。明位二階。淨位四階。每階有大廣。共十二階。諸臣。正位四階。直位四階。勤位四階。務位四階。追位四階。進位四階。每階有大廣。共四十八階。定朝服色。淨位以上朱華。正位深紫。直位淺紫。深位深綠。務位淺綠。追位深葡萄。進位淺葡萄。○遣使諸道巡察國司郡司能否。問民疾苦。○是歲。給大宰府及周防總領所鐵各一萬斤。箭竹絁布稱之。又詔諸國。鼓角旗幡弓弩類。藏郡廨。勿置私家。○朱鳥元年。帝不豫。詔諸國大祓。減海內戶調之半。免徭役。又詔天下貧民貸稻及貨財。在去年以前者皆免之。○帝崩。在位十四年。壽六十五。葬大和檜隈大內陵。改元者一。曰朱鳥。案帝王編年記云。帝即位元年。信濃獻白雉。因改元白鳳。雖然書紀所不載。故不從。帝能纘天智帝之緒。修明前制。用心武備。免租濟窮。皆有可觀。然毀信效逆。其迹不可掩。在位之間。變異荐見。帝實有慚德焉。帝性好佛。多度僧尼。數幸寺院。設大齋。說佛經。至安一百菩薩于宮中。呼僧爲三寶而禮之。○日本史論曰。逆取順守。蓋陸賈權時之語。而非聖人之大經也。遂使姦雄藉口湯武。用濟其私。後世視以爲常。恬不知怪。嗚呼。取之固不可。逆而況於骨肉之間乎。帝以雄傑之資。處危疑之地。出家修道。深晦其機。一朝飇起。電掃取京師。如振枯落。駕馭將帥。算無遺策。故能濟其大志。卒定累葉之基。勳庸大集。乃偃武修文。施于政事。皆有可觀。蓋守之雖以經制。而取之未免用干戈。舊史稱其雄拔。良有以也。皇后臨朝稱制。

第四十一世　紀元千三百五十年　距今千百九十二年　大津皇子謀反及伏誅　帝即位

宗室。改國號曰周。自稱制。大津臨刑賦詩曰。金烏臨西舍。鼓聲催短命。泉路無賓主。此夕誰家向。大津性好學。又嘗賦遊獵詩。有曦光已隱山。壯士且留連之句。丁亥歲秋九月。設國忌齋於京師諸寺。置國忌始此。戊子歲春正月。朔。皇太子率公卿百寮。舉哀殯宮。十二月。賜食蝦夷二百十三人於飛鳥寺。授位賜物。己丑歲冬。禁雙六。

武氏大殺唐

持統天皇　高天原廣野姬天皇。元年庚寅。唐中宗哲嗣聖七年。西國六百九十年。小字鸕野讚良。天智帝第二女。母蘇我遠智娘。蘇我倉山田石川麻呂女。天智帝爲太子時。納爲妃。爲天武帝妃。爲人深沈有大度。天武之稱兵也。常從行間。與定謀議。天武即位。立爲皇后。每議政事。多所毗輔。生皇太子草壁。立太子在天武九年。天武疾劇。敕帝及皇太子。同決機務。天武崩。帝臨朝稱制。有告大津皇子謀反。賜死。新羅僧行心以從逆謀流飛彈。大津容止魁岸。好學屬文。多力善武技。天武帝命攝朝政。僧行心解天文卜筮。見其骨相非凡。因勸逆謀。天武崩。大津遂謀反。天智皇子河島素與大津親善。至是上變告其謀。帝敕捕之。賜大津死於譯田驛舍。年二十四。妃山邊皇女被髮徒跣。奔赴殉焉。見者歔欷。詔赦其黨。獨流行心等。○丁亥歲。賜京師民年八十以上及篤癃貧困者絁綿有差。尋詔諸國負債在乙酉以前者莫收息。既役身勿量息。役之明年。又詔極刑減罪一等。輕罪悉赦。復諸國今年調賦之半。○己丑歲。以淨廣肆竹田王等爲判事。尋以判事併刑部省。以施基皇子等爲撰善言司。○皇太子草壁薨。新羅使來弔。責其無禮。却貢獻。○頒新令二十二卷於諸司。○是歲。點諸國丁。四分爲兵。講習武事。○元年。天皇即位。先是皇后以太子未更事。故臨

定服色八等　行元嘉曆儀鳳曆

元年夏。詔百官及畿內人有位者限六年。無位者限七年。考其上日。定為九等。四等以上依考仕令。量其功能。殿最。氏姓大小。以授冠位。詔諸國司。凡造戸籍。一依戸令。

朝稱制。至是太子薨。后遂踐位。又案。日本史及諸書。以皇后稱制之明年。為元年。蓋據書紀也。雖然日本史於天智紀。以即位年紀元。訂書紀之謬。則於持大統紀。亦不當以稱制明年紀元。故今從天智紀例。

赦天下。賜鰥寡孤獨及耆老稻及布。○詔定服色八等。淨大壹位以下。淨廣貳位以上。黒紫。淨大參位以下。淨廣肆位以上。赤紫。正位八級。赤紫。直位八級。緋。勤位八級。深綠。務位八級。淺綠。追位八級。深縹。進位八級。淺縹。上下通用帶綺白袴。○以高市皇子為太政大臣。青山延于曰。帝以高市皇子為太政大臣。蓋欲傳位。任之以政。故書紀書其薨曰後皇子尊。不書其名。天智帝以大友皇子為太政大臣。其後高市皇子為之。皆以儲貳任之。而後世以人臣為之。殊失古制云。多治比島為右大臣。○始行元嘉曆儀鳳曆。元嘉曆。劉宋二十年何承天所造。儀鳳曆。貝原篤信云。此曆於諸史傳所未見。

始授婦女位　高市麻呂辭官

二年。直廣肆筑紫夫蓋。勤務二十九年。詔褒其勞。授食封五十戸。賜絁布稻。伊豫國司田中法麻呂。獻宇和郡所出白金及鉛。日本史注云。按延喜式。公卿補任。始置中納言官。未審何年。唯職原抄繫是年。蓋以此為始。四年。春正月。賜京畿年八十已

唐志載九曆之名。亦無所謂儀鳳曆者。疑是唐高宗儀鳳年間自唐所傳來歟。一說儀鳳曆即麟德曆。唐高宗二年。李淳風造。○二年。賜親王諸臣內親王女王內命婦等位階。公事根源云。婦女敘位始此。案帝王編年記。天武帝十三年乙酉。始授婦女位階。正史所不載。未知何據。○三年。春。先是帝數遊幸近畿。至是又欲幸伊勢。中納言三輪高市麻呂上表諫。遂幸。妨農時。又伏闕。免冠切諫。皆不納。高市麻呂辭官。帝遂行幸。免車駕所過諸國調役。賜其國造冠位。外史氏曰。舊史稱帝為天武之后。每議政事。多所毗輔。而至其自為政。則遊幸自如。拒諫不納。遂至使諫者辭其官。而猶無所省。所謂所毗輔者。我不知其果如何也。舊史之言。未足為信歟。不然則其或當局者迷之類歟。○四年。詔

置鑄錢司　葛野王議建儲

上有位者。衾絁綿布。尋賜京師男女年八十以上及窮乏者。布有差。是日漢人奏踏歌。踏歌始此。

藤井臧曰。葛野王其知禮乎。專勸君以貴嫡賤庶之義。昔者公儀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子服伯子曰。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腯而立衍。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葛野王蓋曉乎此義。故斷然請立珂瑠。非知禮者乎。

葛野王。弘文帝之子也。

令天下百姓著黃衣。奴皁衣。又詔諸國。勸植桑苧梨栗蕪菁。○是歲。遣陣法博士。講武諸國。○五年。置鑄錢司。○遷居藤原宮。大和。○七年。太政大臣高市皇子薨。○八年。春。立皇孫珂瑠為皇太子。初高市皇子之薨也。詔議建儲。群臣各有所主。紛議不決。葛野王進曰。皇朝之典。子孫相承。以踐位。若兄弟相及。必成亂階。今有先太子之子珂瑠王在。誰敢間然。時弓削皇子欲有言。葛野叱之。乃止。至是遂立皇孫。帝嘉其定國本。拜葛野為式部卿。○秋八月。帝讓位於皇太子。

在位八年。稱制四年。共十二年。後又六年而崩。壽五十八。火葬飛鳥岡。祔檜隈大內山陵。○日本史論曰。帝居天武之正嫡。周旋軍旅之間。贊畫機密。多所毗輔。及踐大位。能平大津皇子之亂。却新羅之貢。而責其無禮。誠非庸常之主所能及者。矧以衣褘翟之人乎。薦天智之冥福。置國忌於崇福寺。以為永制。可謂孝矣。然帝大友親其弟也。徇天武之私。棄父皇之命。戎車一駕。而同氣相戕。則雖能輸追遠之誠。而父皇在天之靈。其能享乎。不可得而知也。

新撰國史略卷之一終

第四十二世　紀元千三百五十七年　距今千百八十五年　制笞法　流役小角　始火葬　元日朝賀　始釋奠

元年。冬。新羅朝貢。禁正月往來行賀禮。如有犯者。依淨御原朝制。決罰之。但聽拜祖兄氏上。二年。遣務廣貳文博士刑部眞木等於南島。覓國。因給戎器。因幡周芳獻銅鑛。伊豫伊勢獻白鑞。令對馬冶金鑛。度感來貢始于此。僧道昭。河內人。如唐。師玄奘三藏。習禪定。後歸。周遊天下。所至設船架橋。以濟行人。山背宇治橋。其所創。帝定大學之制。置頭助允少允大屬。博士助教各一人。律學博

新撰國史略卷之二

伊豫松山　近藤元粹純叔　著

文武天皇 倭根子天之眞宗豐祖父天皇。元年丁酉。唐中宗李哲嗣聖十四年。西國紀元六百九十七年。小名珂瑠。故皇太子草壁子。母元明帝。持統帝八年受禪即位於藤原宮。因改元。尊持統帝曰太上天皇。太上天皇之號始此。○二年。詔諸國司等。銓擬郡司。勿有偏黨。郡司居任。奉法勿違。○遣使諸國。巡視田疇。尋敕太宰府。修大野基肄鞠池三城。○始制笞法。檢覈公私奴婢。禁博戲遊手之徒。○三年。流妖人役小角於伊豆大嶋。小角。大和人。博學好佛。善咒術。年三十餘。棄家入葛木山。絕粒食。窟居三十年。韓國廣足從學。後害其能。告以妖妄惑衆。乃處遠流。○多褹夜久菴美度感諸島人來貢。諸島皆在大隅南海中。○是歲。又修高安城。○四年。令越後佐渡修石船柵。先是詔群臣。正大貳已下。無位已上。蓄戰器兵馬。又敕京畿。蓄之至是。申戒諸王諸臣兵仗。○是歲。僧道昭死。遺言火葬于粟原。火葬始此。○大寶元年辛丑。春正月朔。帝御大極殿受朝。儀衞嚴整。蕃客陪位。文物之美大備。元日朝賀。始于神武帝元年正月。至是其禮大備。○始釋奠於大學寮。是時參酌唐制。定學校之制。京師建大學。每國設國學。並置博

改制官名位號服色　停位冠授位記　律令成　參議　闢岐蘇山道

士二人。明法生十人。文章生二十人。得業生十人。學生四百人。音博士書博士算博士各二人。算生三十人。使部二十人。直丁二人。國博士國各一人。學生大國五十人。上國四十人。中國三十人。下國二十人。大學生取五位已上子孫及東西史部子為之。若八位已上子情願者聽。國學生取郡司子弟為之。大學生式部補。國學生國司補。並取年十三以上十六以下聰令者為之。凡經。周易。尚書。周禮。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左氏傳。各為一經。孝經論語。學者兼習之。凡教授正業。周易鄭玄王弼註。尚書孔安國鄭玄註。三禮毛詩鄭玄注。左傳服虔杜預註。孝經孔安國

士。教授子弟。○日本史論曰。方帝之時。淳朴未散。而文明漸開。譬猶春化之新敷。陽曦之將中。釋奠於國學。興隆儒教。大寶元會之義。文物大備。而帝徽柔懿恭。恩信被於丁民。薄海內外。無有所虞。蓋其丕治極盛之時歟。此雖由帝天資之美。而亦孜孜學術之力也。○改制官名位號服色。停賜位冠。易以位記。親王自一品至四品。諸王群臣。自一位至八位。各有正從。第九位曰初位。有大少。四位以下又有上下。總三十等。官名詳官位職員二令。○先是。勅淨大參忍壁親王。直廣壹藤原不比等等。撰律令。至是始成。遣明法博士於諸道講授之。○是歲。廢高安城。令諸國加差衞士。配衞門府。○二年。始頒新律度量。○敕從三位大伴安麻呂。正四位下粟田眞人等。參議朝政。尋遣眞人於唐。○薩摩多褹隼人叛。遣兵討平之。○是歲。始闢岐蘇山道。○三年。遣使七道。省察國司政蹟。申理冤枉。有治能者。太政官以屬式部。依令稱擧。有過失者。以屬刑部。據律推斷。○以三品忍壁親王。知太政官事。○慶雲元年。始鑄諸國印。○詔諸國兵士。每團分為十番。每番教習十日。令條之外。勿得雜使。○粟田眞人等還自唐。眞人好學能屬文。進止有儀容。至唐。見武曌於麟德殿。唐廷稱其溫雅。武曌。唐主李治后。治殂。子哲立。曌篡位。是時改國號。曰周。○二年。知太政官事忍壁親王薨。以二品穗積親王。知太政

定田租法

不治極盛

鄭玄註論語鄭玄何晏注學校之制至是大備矣。

慶雲二年。令天下婦女自非神部齋宮宮人及老嫗皆髻髮初天武十年。始令男女結髮朱鳥元年。又令女子垂髮至是再令髻髮終爲永制

山縣禎曰。先是僧道照死而火葬是始作俑者也當此時世人滔滔信佛不敢知其非以文武之賢明猶爲之而在廷大臣亦莫敢諫之者嗚呼以萬乘至尊死而焚其屍誠可慘矣亦信佛之禍也。

官事。○省大納言二員更置中納言三人。○三年。以諸司容儀多違禮儀詔嚴撿察之又詔禁百官有祿者多占山澤與民爭利。○遣使七道始定田租法。改大寶制用慶雲租法。○帝不豫請生母阿閇皇女居位不聽。○四年帝崩在位十一年。壽二十五。火葬飛鳥岡葬大和檜隈安古山陵改元者二曰大寶慶雲遺詔舉哀三日周月除服帝天縱寬仁博涉經史兼善射技用心政事改律令制朝儀定牧地治金鑛大嚴兵備撿察諸官司諸國蝗旱飢疫遣使賑恤或免其租調表世孝順者舉戶給復旌表門閭又詔舉賢良方正之士文物大備內外無虞稱爲不治極盛之時不誣也。鹽谷世弘曰。帝[illegible]年。飢疫荐臻賑濟屢下以今測之宜國用虛耗聚斂繼興人情洶洶而時不獨無斯事帝在位十一年。前後除租賦免庸役恤天下窮民與耆老者不可勝數史臣稱爲不治極盛之時顧何以致之哉孔子不云乎節用而愛人又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後儒廣其說曰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帝天縱寬仁淹貫經史用心政事即位之初勅忍壁親王等建制度定禁令其於節用盡矣是以國無侈費廩有預備而仁澤淪於民心天災雖頻而不能爲人害也所謂有仁心仁聞而善行仁政者於帝見之人主之不可無學術也於是乎昭矣。於是皇母阿閇御東樓召群臣告依遺詔攝萬機。帝以皇子首年幼遺詔皇母即位。

第四十三世　紀元千三百六十八年距今千百七十四年　藤原不比等爲右大臣

始行銀銅二錢

廢銀錢

蝦夷反

遷都平城

元年。敕太宰府帥大貳及三關尾張守等始給傔仗帥八人大貳及尾張守四人三關國守二人尋又給近江國傔仗二人

元明天皇 日本根子天津御代豐國成姬天皇。元年戊申。唐中宗景龍二年。西國七百八年。

小名阿閇。天智帝第四女。母蘇我姪娘。倉山田石川麻呂女。遠智娘之娣。初爲草壁太子之妃。生文武元正二帝。至是即位於太極殿。○和銅元年。武藏秩父郡獻銅。因改元大赦。賑耆老。旌節孝。免武藏今年庸。本郡調。○以右大臣石上麻呂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不比等爲右大臣。青山延于曰。藤原鎌足佐天智帝。一匡天下。其有功於社稷也大矣。及其子不比等。能幹父蠱。加以外戚之勢。職任台司。位極人臣。厥後子孫。家戚里而世鼎鉉。遂使威福之柄。一歸攝關。此雖由國家待功臣之厚。抑亦任以政事之弊也。觀不比等爲右大臣。則可見外戚之盛。始於此。嗚呼有國有家者。可

二年。遣從五位下藤原房前於東海東山二道。撿察關剗。巡省風俗。賜伊勢守大宅金弓。尾張守佐伯大麻呂。近江守多治比水守。美濃守笠麻呂。國中田各十町。穀二百斛。衣一襲。美其政績也。詔定貯錢授位制。從六位以下貯錢十貫以上者。進位一階。二十貫以上進二

不鑑前失而防未然哉。○始行銀銅二錢。銅錢文曰和銅開珍。隸字書之。徑寸。重五銖。先是用銀銅錢已見舊史。然錢皆無文。其有者係異邦所貢。至是始有此製。○二年。禁私鑄錢。犯者其身沒官。財賜告者。姦濫尤甚者加杖二百。尋廢銀錢。後專行銅錢。○蝦夷反。以左大辨巨勢麻呂爲鎭東將軍。赴陸奧。民部大輔佐伯石湯爲征狄將軍。赴越後。徵東北諸國兵征之。○初文武帝有遷都志。不果。帝即位。決議就役。敕有司勿致勞擾。至是又詔遷都。搖動百姓。宜免今年租調。○三年。遷都平城。置左右京坊。○四年。始置都亭驛。○秋。以衛士尩弱。緩急不足用。詔專委長

古事記　風土記　分治殿最為三等

階初位以下。每五貫進一階。大初位若初位。進入從八位下。以十貫為限。其五位以上及正六位。貯十貫以上者。臨時聽敘。後又下詔。無位七貫。白丁十貫。為入限。而任郡領者。雖材識堪用。而貯錢不滿六貫者。不得選任。

三年。右大臣藤原不比等。創興福寺於新京。謂之山階寺。

七年。令諸國造倉。分為三等。大受四千斛。中三千斛。小二千斛。禁張虛數。八年。太政官奏更定義倉出粟法。分為九等。

官簡點勇敢便武之人。每歲代易。○冬。詔嚴禁貴富之家多占山野。妨民業。○正五位上太安麻呂上古事記。初藉我蝦夷之誅。古書多亡。天武患諸家記載多虛偽。欲撰帝紀以糾其謬。時有舍人稗田阿禮者。博聞彊記。多誦上世舊事。乃敕綴集舊聞。未成而天武崩。至是帝敕安麻呂採摭阿禮舊文。自開闢至推古朝錄為三卷上之。○始置出羽國。太政官奏陸奧蝦夷易叛。請割其地十二郡為出羽國。置主寨從之。○六年。置丹後。割丹波五郡。美作。割備前六郡。大隅。割日向四郡。三國。○詔諸國作風土記。郡鄉村里之名。務用佳字。○收諸寺多占田野其數過格者。○七年。詔從六位上紀清人等撰國史。○遣使七道錄囚徒。○八年夏。詔諸國朝集使。諸國百姓。背本貫。規避課役。其淹留踰三月者。即土斷輸調庸。從當國法。文獻通考。天下之民。不土斷。而地著不更版籍。而得其虛實。蓋土斷。謂浮浪客居也。郡司治殿最為三等。催勸農業。資產豐足者為上等。雖加催勸。衣食乏匱者為中等。田疇荒廢。百姓飢寒。因致死亡者為下等。致百姓流亡十人以上者。解見任。又詔以諸國造兵器不牢固。巡察使出日。審為校勘。○九月。帝以皇太子美麻斯尚幼。立太子在七年。禪位於氷高內親王。在位九年。改元者一。曰和銅。禪位之後又六年崩。壽六十一。葬大和椎山陵。○山縣禎曰。託孤寄命。如伊尹周公則可矣。若附託非其人。則權歸太臣。威福一去。君而

第四十四世　紀元千三百七十五年　距今千百六十七年　下道真備等之唐留學　幸美濃觀醴泉

元年。詔曰。國家隆泰。要在富民。富民之本。務在貨食。故男勤耕耘。女脩織紝。家有衣食之饒。人生廉恥之心。刑措之化爰興。太平之風可致。凡厥吏民。豈可不勗哉。

二年。禁內外諸司著薄紗朝服。六位以下羅幞頭。

養老元年。褒大宰帥多治比池守善政。賜絁絹等物有差。

太政官奏定調庸斤兩及長短之法。領大計帳四季帳六年見丁帳青苗簿輸租帳等式於七道。

竟難復也。自古姦臣專威權者。皆欲立幼主。以其利於己也。故君死孤幼之際。誠可慮之時也。文武崩時太子幼弱。是以隨推古皇極之例。遺詔請母后踐阼。元明亦以太子尚幼。傳位於元正。皆擇賢以讓位。以固其基。蓋廢子得時之權者歟。但文武以子禪母。其事不順。不如直傳諸元正之愈矣。

元正天皇　日本根子高瑞淨足姬天皇元年乙卯。唐玄宗隆基開元三年。西國七百十五年。

諱氷高。一名新家。文武帝之姊也。受元明帝之禪即位。改元靈龜。改和銅八年為靈龜元年。○先是民專種秔稻。遇旱澇輒苦饑。至是詔諸國司。教民兼耕陸田。種麥禾雜穀。○二年。置和泉監。割河內三郡。○詔黜陟諸國司。且戒其上功不實。詔曰。凡貢調役夫入京之日。所司親臨察其備儲。若有國司勤加勸課。能合上制。則與字育和惠肅清所部之最。不存教諭。事有闕乏。則處撫養乖方。境內荒蕪之科。依其功過。必加黜陟。又比年計帳具言。如功推勘物數。足以掩身。然入京役夫。衣服破弊。菜色猶多。空著公帳。徒延聲譽。務為欺謾。以邀其課。國郡司如此。朕將何任。自今以後。宜恤民隱。以副所委。仍錄部內豐儉農桑增益以聞。○是歲。以多治比縣守等為遣唐使。下道真備阿倍仲麻呂僧玄昉等從往留學。真備時年二十四。仲麻呂十六。○養老元年。詔禁民恣髡首道服者及僧尼巫咒妖惑百姓。逐僧行基及其徒弟。○帝行幸美濃。觀醴泉。在當耆郡多度山。大赦改元。賜天下耆老位一級粟帛等物。旌表孝義。相傳當耆郡有樵夫事父至孝。家極貧。鬻薪以養父。父嗜酒。樵夫常提瓢過市。買酒以進之。一日樵于山。誤墜溪

道首名　令皇太子聽朝政　日本書紀　藤原不比等薨

道首名爲治。自頃前菜果。下及雞豚。皆有章程。曲盡事宜。以時案行。有不遵教者。輒加譴責。老少竊怨罵之。及收熟。莫不悅服。居一兩年。國中化之。乃興築陂池。以廣漑灌。肥後味生池。及築與役所在陂池是也。三年。始令天下百姓右衽。職事主典已上執笏。

聞有酒氣。怪之。而顧有泉焉。色似酒。嘗之芳烈甘美。乃大喜。汲以供父。天子聞之。行幸觀之。以爲孝感所致。遂名其泉曰養老。因改元。授樵夫官。家至富饒云。○二年。筑後守道首名卒。首名少治律令。曉習吏事。和銅末爲筑後守。兼治肥後。勸勵生業。教督耕種。又興陂池。以廣灌漑。民蒙其利。故言吏事者。咸以爲稱首。及卒。百姓祠之。○是歲。置能登（割越前四郡）安房（割上總四郡）石城（割陸奧六郡）石背（割陸奧五郡）四國。○三年。令皇太子始聽朝政。尋詔一品舍人親王。二品新田部親王。輔佐太子。○始置按察使。巡省諸國。○四年。遣使察蘇鞨風土（蘇鞨。即肅愼地）○先是

又定婦女衣服制。陸奧言蝦夷反。殺按察使上毛野廣人。以播磨按察使丹治比縣守爲持節征夷將軍。從五位下阿部駿河爲持節鎭狄將軍。以討蝦夷。

山縣禎曰。赦有罪者。非善政。古

勅舍人親王撰日本書紀。至是成奏上（自開闢至持統。凡三十卷）○以舍人親王知太政官事。○右大臣藤原不比等薨。不比等歷事四朝。最極寵貴。（文武娶其女。賜封五千戶。世襲固辭受二千戶。及帝即位。任太政大臣。亦固辭不拜）及薨。贈太政大臣正一位。諡文忠。追封淡海公（追封在聖武朝）四子。長武智麿。稱南家。次房前。稱北家。次宇合。爲式部大夫。稱式家。次麻呂。爲左京大夫。稱京家。子孫並貴顯。而北家最盛云。（日本史論曰。世勞世祿。古之所以延賞也。不比等極人臣之位。居外祖之貴。謙讓不遑。滿而不溢。故能福祚流于子孫。而南北式京。世濟其美。胙之茅土。賜之美謚。朝廷疇庸之典。亦至矣。）○是歲。漆部司

石勝三兒　求直言　免畿內調七道役　免七道田租　宵衣旰食

人識之矣。然如釋父之罪。以褒賞其子之孝節。亦足以風勵一世民俗。則察其實情而時爲之可矣。文部氏之三兒幼弱。欲沒身以贖父罪。其至性最可愍也。況其罪非大辟極刑乎。

五年。太政官奏言。國郡官人漁獵黎元。擾亂朝憲。故置按察使。糺彈非違。肅清奸詐。既定官位。宜有料祿。請以按察使准正五位官賜祿。及公廨田六町。仕丁五人。詔曰。朕之股肱。民之父母。獨在按察。寄重務繁。與群臣異。加祿一倍。便以當土物准度給之。

七年。詔給戶頭百姓種子各二斛。布一常。鍬一口。

令史文部石勝。坐盜官漆。當流。三兒皆幼。（祖父麻呂年十二。安頭麻呂九。乙麻呂七）請爲官奴。贖父罪。帝憐其意。特釋石勝。○五年。以大納言長屋王爲右大臣。○以地連震。詔求直言。（詔曰。至公無私。國士之常風。以忠事君。臣子之恒道。文武庶僚。自今以往。若有風雨雷震之異。各宜極言忠正）又以比年凶饑。詔免畿內調。七道役。（詔曰。朕君臨四海。撫育百姓。欲家家貯積。人人安樂。頃者旱澇不調。農桑有損。遂使衣食窮乏。致有飢寒。念茲良增惻隱。今減課役。用助產業。其左右兩京。及畿內五國。並免今年之調。自餘七道諸國。亦停當年之役）○是歲。置諏訪國（割信濃）○六年。詔以今夏無雨。苗稼不登。令諸國司勸課百姓。種晩禾蕎麥。及大小麥。爲

儲備。免七道今年田租。○太政官奏。請禁左京僧尼之奸亂。制可。○七年。太政官奏。民戶漸多。田地窄狹。請勸課諸國。闢田疇。（其法。新穿溝池。營開墾者。給傳三世。浚舊溝治廢田者。給之終身）制可。發役所須。皆借官物。給糧食。命國郡司督役。得良田一百萬町。○八年春二月。帝禪位於皇太子。在位十年。改元者二。曰靈龜。養老。帝神識深沈。言據典禮。宵衣旰食。悉心民瘼。免調免役。以至有免天下之租。蓋一代之良主也。後二十四年崩。（壽六十九。火葬佐保山陵）後改葬大和奈保山陵。○日本史論曰。元明元正二帝。內行端潔。至誠惻怛。和煦及物。恭儉仁恕。出於天

第四十五世　紀元千三百八十四年　距今千百五十八年　蝦夷反

從七位下大伴南淵麻呂。從八位下錦部安麻呂等。獻私穀於陸奥鎮所。並授外從五位下。陸奥言。海道蝦夷反。殺大掾佐伯兒屋麻呂。詔贈兒屋麻呂從五位下。賻絁布

性。既富既庶。四海又安。用能致郅隆之治。雖謂之女中堯舜可也。後之人主。能體二帝憂勤之心。則大日靈貴照臨宇宙之德。亘萬世而無虧矣。

【聖武天皇】天璽國押開豐櫻彦天皇。元年甲子。唐玄宗開元十二年。西國七百二十四年。諱美麻斯首。或云。文武帝子。母夫人藤原氏。藤原不比等女。文武帝即位元年立爲夫人。和銅七年。立爲皇太子。至是受禪即位。改元神龜。改養老八年。爲神龜元年。益一品舍人親王封五百戸。知太政官事如故。加二品新田部親王一品。右大臣長屋王爲左大臣。○夏陸奥蝦夷叛。詔以式部卿藤原宇合爲持節大將軍。討之。集坂東九國兵三萬。教習

止板屋草舍　築多賀城　置陸奥鎮守府　信佛

及田四町。先是息長臣足爲出雲按察使。贖貨狼藉。至是奪其位祿。

二年。聚僧六百於宮中。讀大般若經。以禳天災。又度僧三千人。令京師及大倭諸寺。轉經七日。

山縣禎曰。帝每遭災異。必下詔而責己。賑恤百姓。存慰鰥寡廢癃疾病。又屢大

騎射。又以從五位上小野牛養爲鎮狄將軍。鎮撫出羽。俱至冬而還。○太政官奏。京師士民。板屋草舍難營易破。請令五位以上及庶人力堪營辦者。以瓦葺屋塗丹堊。奏可。○是歲。始築多賀城。備邊寇。鎮守將軍大野東人築之。○二年。始置陸奥鎮守府。當時邊要。以陸奥爲最。疆土尤廣。故並置國府鎮府。以信夫以南租稅。充國府公廨。以北稻穀。充鎮府兵粮。○四年。聚僧尼九百於宮中。讀金剛般若經。禳災異。帝深信佛。先是以災異屢見。度僧三千人。令京師諸寺。轉經七日。尋以上皇病。又度三千人。以後度僧轉讀佛經。殆無虛月。今不悉書。○五年。

渤海來聘　殺長屋王

赦天下。歲必至數。蓋雖出於釋氏之慈。然亦皆至誠惻怛之所發。必非飾情以求虛譽者也。然屢赦罪。而犯罪者益多。數度僧尼。而游民日繁。造佛像。建寺塔。費財不訾。皆無益於國家。而貽害於後世。蓋信佛之惑也。孔子曰。好仁而不好學。其蔽也愚。嗚呼人主不明乎義理之學。雖有行慈之心。不免愚惑之蔽。亦可惜哉。

始置内匠寮及中衛府。○渤海國始遣使來聘。渤海本高麗之故地。高麗滅。朝貢久絶。至是渤海王大武藝。遣使來朝。獻方物。○天平元年。殺左大臣長屋王。王高市皇子之子。好學善詩。多交遊。有告其私學左道。陰謀不軌。漆部君足。中臣東人。密告之。即夜發兵圍其第。明日遣舍人親王及藤原武智麻呂等鞫問。賜自盡。妃吉備内親王及子男皆縊死。時人冤之。賴襄曰。長屋王之獄。發於倉卒。不讞而決者。何哉。夫聖武之不君柔暗。有不待智者而知者。蓋烏知非長屋王之賢。嘗擬易之於其爲儲時。爲戚畹所諱。而讒間入之哉。故將兵圍其第。就而窮治者。皆藤原氏之黨也。此其事情可見耳。嗚呼大權所以漸下移。非待文德清和而然也。○二年。太政官奏。

遣唐使

二年。太宰府言。大隅薩摩兩國百姓。建國以來。未曾班田。其所有田悉是墾田。相承爲佃。不願改動。若從班授。恐多喧訴。許之。

四年。西國佛蘭西與阿剌伯戰。于國郊。敗之。

置諸道節度使。以正三位藤原

大學生徒。學業膚淺。不能成達。實由窮困。請選性識聰慧。藝業優長者。給衣食以勸誘之。又諸蕃異域。風俗不同。若無譯語。難以通事。令粟田馬養播磨乙安等。各教弟子。習漢語。並可之。○始置皇后宮職。施藥院。○三年。復廢諏訪國。併信濃國。○以式部卿藤原宇合。民部卿多治比縣守等。爲參議。○是歲。始置畿内總管諸道鎮撫使。以新田部親王。爲大總管。藤原宇合爲副。多治比縣守藤原麻呂等爲鎮撫使。○四年。遣多治比廣成於唐。廣成爲遣唐大使。中臣名代爲副。遣使近江丹波播磨備中。爲遣唐使造舶四艘。是後遣唐使。以四船爲度。○五年。始令

下道真備至自唐

房前等爲之。

七年。唐人袁晉卿隨朝使歸化。時年十八九。通文選爾雅音。爲大學音博士。後至大學頭。自朝廷通使於唐。選學生有才者。從之留而讀學。謂之留學生。於是海內學生。內游國學。外游唐國。文學大盛。帝既朝。名諸國朝集使。勅曰。朕

大膳備亦蘭益供養。○六年。以大納言藤原武智麻呂爲右大臣。○聽諸國司每年貸官稻。大國十四萬以下。上國十二萬以下。中國十萬。下國八萬。過者科罪。○七年。多治比廣成至自唐。學生下道真備僧玄昉等偕歸。獻唐禮曆樂等書。真備在唐十八年。研覽經史。該涉衆藝。朝廷自通使於唐。選學生有才者。從往留而講學。謂之留學生。往往成業而歸。而真備及阿倍仲麻呂尤爲翹楚。唐人亦交口稱讚。真備既歸。爲大學助。令學生悉從之學。○八年。賜僧玄昉封一百戶。田十町。玄昉姓阿刀氏。其至自唐。獻佛經五千餘卷。及諸佛像。至是有是賜。○九年。遣持節大使藤原麻呂於陸奧。與鎮守將軍大野東人議開直道達出羽柵。初東人奏

置國分寺

改定郡司員

選郡司等爲國司。奉遵條章者僅一兩人。其餘或以虛飾求聲譽。或貸公家營私業。爲此國內弊損。百姓困乏。自今以後。勤恪奉法者褒賞之。懈怠無狀者貶黜之。宜知斯意。各自努力。

十一年。賜出雲守石川年足絁三十匹。布六十端。正稅三萬束。賞善政也。年足左大辨石足子。

自陸奧至出羽柵。道經男勝。行路迂回。請通直道。以便往來。制可。遣麻呂助之。二人相議。發兵開山海兩道。蝦夷疑懼。乃遣使慰撫。分兵守多賀玉造諸柵。鑿石伐樹。鏟山填澗。開新道凡一百六十里。觀兵而歸。○詔每國造佛像三軀。寫大般若經一部。始置國分寺。○初大寶制。遣諸國兵士以戍邊塞。謂之防人。至是停筑紫防人。還本鄉。差筑紫人令戍壹岐對馬。○十年。以大納言橘諸兄爲右大臣。諸兄難波皇子曾孫。美努王之子也。初名葛城。爲諸王。後賜姓橘宿禰。○十一年。改定諸國郡司員。○十二年。省和泉監。併河內國。○初僧玄昉有寵於皇太夫人。皇太夫人即帝母。帝即位。奉是號。及自唐還。賜紫袈裟。爲僧正。

藤原廣嗣請除玄昉真備

資性廉勤。習於治體。歷少判事。任出雲守。視事數年。百姓安之。

永井定宗曰。玄昉恃榮寵之盛。恣淫惡。以穢官闈。以犯佛戒。廣嗣上表請斥之。固宜矣。而天皇信淫浮屠。不敢正治體。却殺廣嗣。可謂失爲君之明矣。然廣嗣亦有罪。夫臣之於君。有過則諫。

居內道場。又有寵於皇后。頗有醜聲。下道真備爲中宮亮。不敢言。時藤原廣嗣以才能稱。奏請斥玄昉。帝不納。遷廣嗣太宰少貳。廣嗣妻有姿色。留在京師。玄昉欲姦之。妻不可。告之宰府。廣嗣大怒。廣嗣素與真備不協。乃上表斥時政之失。請除玄昉真備。遂起兵。儲弓弩。備烽燧。朝議以爲謀反。遣大野東人等將兵一萬七千討之。廣嗣出拒板櫃河。造筏欲濟。官軍先鋒佐伯常人發弩卻之。呼曰。廣嗣及逆黨者族誅。廣嗣下馬拜曰。廣嗣非敢反。欲誅姦臣耳。常人曰。矯

斬廣嗣

遷都

建筑紫鎮西府

諫不聽則或死或去。未聞諫不容而反者。此舉也。君臣兩失之矣。

廣嗣伏誅後七年。玄昉死。世以爲廣嗣崇。勝寶初。真備謫肥前。祭廣嗣墓。因爲立祠。謂之鏡廟。

十三年。詔天下每國造塔寫經。督國司速竣功。上自寫金字金光明最勝王經。藏之各塔中。又

符發兵。非反而何。廣嗣語塞。上馬退。衆遂潰。廣嗣航海逃。遭逆風。還至肥前。與其弟綱手俱被捕斬。日本史論曰。甚矣。佛教之爲蠹也。藤原皇后伉儷至尊。宜正坤儀。以嚴帷薄。顧乃置內道場。延僧玄昉而寵之。中冓之言。不可道也。至尊恬不之省。縱其所爲。其故何耶。託之佛而掩其跡也。然皇太夫人藤原氏。既與玄昉姦。后亦效其所爲。家法壞亂。無怪乎孝謙皇帝之穢德彰聞也。○又曰。藤原廣嗣。翰文武之才。除君側之惡。其志偉矣。然擅舉兵諫。君子謂之愛君而猶不可訓。矧興晉陽之甲乎。○十三年。遷恭仁宮。山背。名曰大養德恭仁大宮。時宮垣未成。繞以帷帳。○是歲并安房于上總。能登于越中。○十四年。廢太宰府。尋建筑紫鎮西府。置將軍。○造近江紫香樂宮。○十五

建東大寺造大佛像

貶玄昉

幸東大寺拜佛像

每國僧寺。施封五十戸水田十町。尼寺水田十町。僧寺必置二十僧。尼寺乃置十尼。是時佛事滋盛。凡百事故。一求於佛。水旱震蝕則祈之。疾疫盜賊則禳之。有一吉事。喜以為其賜。有一凶事。懼以為其譴。於是造寺度僧。誦經設齋之事。頻頻擧行。不可勝紀矣。十六年。詔四畿内七道諸國。每國割正税四萬束。施僧尼兩寺。每年出擧。以其息利。充造寺用。二十年。詔免京畿七道田租。元年。敕曰。頃年補任郡領。國司先論譜第優劣。身才能不。舅甥之列。長幼之序。擬申於省。式部更問口状。比校勝否。然後選任。或譜第雖輕。以

年廢佐渡併越後。○以右大臣橘諸兄為左大臣。○詔建東大寺造金銅盧舍那佛大像。從皇后請也。像大高五丈。鑄工莫能下手。國中公麻呂有巧思。請造之。帝大悅。僧行基率弟子勸誘衆庶。佐伯今毛人催督甚力。帝尤委任之。及明年建像體骨柱。帝親臨手引其繩。○十六年。營難波宮遷居焉。○遣巡察使於畿内七道。尋頒條例三十二於巡察使。令依是每四考終訪察國郡司治狀以聞。○十七年還平城。帝好游幸。屢更皇居。又造寺塔。盛修佛事。以故國用無度。財力大屈。○復置太宰府。○配僧玄昉於筑紫。檢造觀音寺。時自夏至秋地若震。群臣多言玄昉專恣所致。故黜之也。

○十八年。禁諸寺私買百姓田園永為寺地。○毀恭仁宮大極殿。施國分寺。國分寺。東大寺。別名延喜式云。凡大和國分寺二。以東大寺為僧寺。以法華寺為尼寺。○帝與皇后幸金鐘寺。慶盧舍那佛像。金鐘寺。即東大寺法華堂舊號。俗曰三月堂。○天平感寶元年。春。陸奥始貢黃金。帝大悅。以為信佛之效。初帝造盧舍那佛大像。冶鑄已畢。塗金不足。至是陸奥守百濟敬福始得黃金貢之。故帝大悅。夏。帝率皇后太子及百官幸東大寺。北面拜盧舍那佛。敕左大臣從一位橘諸兄告佛以陸奥出黃金。又布告之天下。大赦改元。免天下今年田租。陸奥三年調庸。授諸兄正一位。以

三寶奴

第四十六世　紀元千四百九年距今千百三十三年

置紫微中臺

幸東大寺

勞薦之。或家門雖重。以拙劣之。是以其緒非一。其族多門。苗裔尚繁。濫訴無次。各迷所欲。不顧禮義。孝悌之道既衰。風俗之化漸薄。朕竊思量。理不合然。自今以後。宜改前例。簡定立郡以來。譜第重大之家。嫡嫡相繼。莫用傍親。終塞爭訟之源。永息覬覦之望。若嫡子有罪疾。及不堪時務者。立替如令。元年。定諸寺墾田地限額。以大學頭兼博士楢原東人為駿河守。東人該通九經。號為名儒。佛像改鑄八次。至是始成。凡用熟銅七十三萬九千五百六十斤。白鑞一萬二千六百三十八斤。鍊金一萬四百三十六兩。水

大納言藤原豐成為右大臣。豐成。武智麻呂之子。○秋七月。帝禪位於皇太子。在位二十六年。改元者三。曰神龜。曰天平。曰天平感寶。四字年號。帝擧動輕佻。土木妄作。篤崇佛法。敬信僧行基等。自稱三寶奴。又稱沙彌勝滿。既遜位。落髮。幸東大寺。受菩薩戒。後七年崩。壽五十六。葬大和佐保山南陵。葬儀一如奉佛。

孝謙天皇

帝出家歸佛。更不奉諡。因寶字二年所上號。稱寶字稱德孝謙皇帝。元年己丑。唐玄宗天寶八年。西國七百四十九年。諱阿倍。聖武帝女。母皇后藤原氏。藤原不比等女。天平元年立。天平十年。立為皇太子。至是受禪。即位。改元天平勝寶。改天平感寶元年。為天平勝寶元年。○始置紫微中臺。改皇后宮職也。以大納言藤原仲麻呂兼紫微令。仲麻呂。豐成弟。仲麻呂美姿儀。帝嬖之。威福日張。○二年。以藤原清河為遣唐大使。大伴古麻呂為副使。明年。又以吉備真備為副使。真備天平十八年賜今姓。○四年。春。禁天下今年殺生。緣海百姓以漁為業。不得生存者。日給穀二升。○夏。盧舍那佛像成。帝親率文武百官。幸東大寺。設齋大會。儀一同元日。會僧一萬。歌舞喧闐。張設奇偉。佛會之盛。未嘗有也。○是歲。復置佐渡國。○六年。大伴古麻呂等至自唐。先是

阿部仲麻呂　藤原清河仕唐　改年為歲　廢太子　令天下家藏孝經一本　下橘奈良麻呂

銀五萬八千六百二十兩。海內熟銅。一時為之竭盡云。

六年。西國佛蘭西敗倫巴多。

是歲。申禁雙六。

七歲。唐賊安祿山反。顏真卿起兵討賊。

元年。又敕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樂所興。惟在二寮。門徒所苦。惟衣與食。宜還公廨田。以供給諸生。大學寮三十町。雅樂寮十町。尋又敕曰。如聞。頃年諸國博士醫師。多非其才。請托

阿倍仲麻呂仕唐。為秘書監衛尉卿。改姓名曰朝衡。至是乞歸。唐主李隆基許之。因以充使。仲麻呂與藤原清河同舟而發。海上逢風。漂着安南。二人至唐仕為顯職。（清河。特進秘書監。仲麻呂。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後十餘年。皆卒于唐。（日本史論曰。選學生而遣之唐。欲使之學聖賢之道而成就人才也。阿倍仲麻呂。慕唐之文物。留而不歸。易姓名而受官爵。是蔑祖先而忘本也。豈聖賢之道哉。世徒眩于才藻。不究其本。而歆艷其為唐廷文士所推奬。過矣。藤原清河。通好結交。遭風濤之險。竟不能歸。亦留而仕唐。凡我使臣在彼者。例授官爵。以寵勸之。其與仲麻呂有間哉。皇朝覆載之仁。不罪二人。而存恤之。亦忠厚之至也。）○帝再行幸東大寺。受菩薩戒。○七歲。改年為歲。○八歲。太上天皇崩。遺詔以中務卿道祖王為皇太子。太子新田部親王子。天武帝之孫也。○天平寶字元年。廢皇太子。立大炊王代之。王舍人親王子。善藤原仲麻呂。仲麻呂以子婦寡居者配之。故勸帝立為儲貳。右大臣藤原豐成爭之。不得。○詔令天下家藏孝經一本。誦習之。民間有孝行著聞者。令長官具状以聞。其不孝不友者。配之陸奥出羽邊裔。○復置能登安房和泉等國。○始置紫微內相。以藤原仲麻呂任之。○下左大辨橘奈良麻呂於獄。奈良麻呂。諸兄子也。（諸兄去年致仕。）

於獄　貶藤原豐成　改歲復年　第四十七世　紀元千四百十八年　距今千百二十四年　改官制　以仲麻呂為大保　嚴海防

得選。非唯損政。亦無益於民。自今以後。不得更然。任用之後。所給公廨田一年之租。必當送之受業師。如此則尊師之道終行。教資之業永繼。

二年。遣使八道。問民疾苦。謂之清平使。又稱問民苦使。

陸奥言。去年八月以來。歸降夷俘男女一千六百九十餘人。或去離本土。歸慕皇化。或身涉戰場。與賊結怨。總是新來。良未安堵。夷性狼心。猶豫多疑。望請準天平十年閏七月四日敕。量給種子。令得佃田。永為王民。以充邊軍。許之。

是歲。發陸奥浮浪。造桃生城。復其調庸。貫為柵戶。尋又徵發坂

時仲麻呂負寵專權。奈良麻呂惡之。陰謀誅之而立廢太子。事覺。仲麻呂奏收奈良麻呂。捕廢太子及其黨黃文王大伴古麻呂小野東人等。並杖殺之。流安宿王於佐渡。其他坐得罪者二百六十餘人。○貶右大臣藤原豐成為太宰員外帥。豐成為人寬厚。甚得時望。仲麻呂忌之。誣以奈良麻呂黨。遂竄謫焉。仲麻呂益横。○改歲復年。○二年。帝禪位於皇太子。在位十年。改元者二。曰天平勝寶。天平寶字。

淳仁天皇

（淡路廢帝。元年戊戌。唐肅宗亨乾元元年。西國七百五十八年。）諱大炊。天武帝孫。舍人親王第七子也。母夫人當麻氏。（上總守當麻真人老女。）既即位。仍稱天平寶字二年。○敕紫微內相藤原仲麻呂等。改易官制。（改太政官為乾政官。太政大臣曰太師。左大臣曰太傅。右大臣曰太保。大納言曰御史大夫。中衛大將曰紫微中臺。為坤宮官。省臺寮府。並改其稱。）以仲麻呂為大保。賜姓名惠美押勝。稱尚舅。更給功封三千戶。功田一百町。世襲。（宇佐託宣集。和氣清麻呂使宇佐書記。及水鏡曰。帝見仲麻呂則笑。故曰惠美。蓋國語曰笑為惠美故云。）○國司交替。舊制以四年為限。至是改為六年。以省送故迎新之費。每至三年。遣巡察使。撿校治績。○敕太宰府嚴海防。令筑紫七

置常平倉

以惠美押勝爲太師

東兵及夷俘造桃生城雄勝柵五道俱進並就功役。三年播磨大掾山田古麻呂奏平丁百姓或生五男已上年登二十已上乃輸庸調父子俱從課役状乞庶民生丁男五口已上者免其課役許之

國造甲刀弓箭以小野田守使渤海還奏唐有安祿山之亂也○三年敕諸國置常平倉置左右平準署掌之其法隨國大小割出公廨以爲常平倉逐時貴賤糶糴取利救恤諸國貧民兼調京中穀價東海東山北陸三道左平準署掌之山陰山陽南海西海四道右平準署掌之○追尊皇考故一品舍人親王曰崇道盡敬皇帝○敕諸國造戰艦五百艘以將征新羅也○置授刀衛○四年以太保惠美押勝爲太師授從一位尋進正一位賜近江高島淺井二所鐵穴○鑄新錢徑寸重三銖有金銀銅三種銅錢文曰萬年通寶一當舊錢之十銀錢曰太平元寶一當銅錢之十金錢曰開基勝寶一當銀錢之十○是歲新羅入貢以其失禮却之○五

議征新羅

僧道鏡入內道場

藤原良繼謀誅押勝不成

六年。惠美朝獦脩築多賀城立石記道程其文曰多賀城去京一千五百里去蝦夷國界一百廿里去常陸國界四百十二里去下野國界二百七十四里去靺鞨國界三千里此城神龜元年歳次甲子按察使兼鎭守府將軍從四位上勳四等大野朝臣東人之所置

年以新羅數闕禮議征之以惠美朝獦爲東海道節度使朝獦押勝子百濟敬福南海道使吉備眞備西海道使點兵艦四百艘兵四萬餘習騎射陣法○六年先是僧道鏡入內道場侍上皇稍被寵幸帝以爲言上皇不悅至是上皇落髮召五位以上於朝堂詔曰國家大事賞罰二柄朕親決之小事則啓天皇○七年渤海來貢○右中辨藤原良繼謀誅惠美押勝不成詔除姓奪位良繼式部卿宇合子坐兄廣嗣事流伊豆赦還累遷至右中辨及押勝擅政三子並參議良繼慚立其下且疾押勝所爲與佐伯今毛人石上宅嗣大伴家持等謀除押勝語洩下吏鞫

押勝謀反

也天平寶字六年歳次壬寅參議東海東山節度使從四位上仁部省卿兼按察使鎭守府將軍藤原惠美朝臣朝獦修造也天平寶字六年十二月一日碑高六尺五分幅三尺四寸。

七年以去歳五穀不登免去歳以前公私逋負尋詔曰疫死無數水旱不時神火屢作徒損官

問良繼曰獨我謀之而已押勝奏劾大不敬有是命○廢儀鳳曆行大衍曆唐玄宗開元中詔僧一行作之○以僧道鏡爲少僧都道鏡河內人弓削氏少爲僧以禪行聞自召入內道場上皇寵之益甚至是遣使山階寺罷少僧都慈訓以道鏡代之○八年惠美押勝謀反伏誅時道鏡日昵於上皇押勝寵稍衰意不自安陰謀除道鏡幽上皇乃諷上皇自爲都督畿內三關近江丹波播磨等國兵事使三關據令義解謂伊勢鈴鹿美濃不破越前愛發即敦賀郡荒乳是也又作有乳令愛作發非和漢名數三關爲鈴鹿不破及近江相坂亦非使管內兵士國二十五人五日更番

押勝伏誅

物此國郡司不敬國神之罪也一旬亢旱已苦無水數日霖雨乃嗟流亡此國郡司不修堤堰之過也自今以後如有此類自目以上宜悉遷替

山縣禎曰小人之心貪利而無饜其未得之也邪媚百端莫所不至焉及其既得之也未嘗以爲足極驕侈擅

都督又私倍其數用乾政官印而下之大外記高丘比良麻呂密上變上皇遣少納言山村王收中宮鈴印押勝欲奪之故先收之詔削押勝官位族姓先發兵守三關遣從五位下藤原藏下麻呂將兵討之其夜押勝奔近江官軍取捷路先至燒斷勢多橋押勝不得進趨高嶋擁立氷上鹽燒王爲帝新田部親王子遣精兵入愛發關授刀物部廣成拒而却之押勝狼狽失據航逃鹽津風逆還三尾大與官軍將佐伯三野等戰會藏下麻呂兵至押勝遂敗走石村石楯執獲斬之傳首京

以道鏡爲大臣禪師　上皇廢帝

威福竟至圖不軌矣。是以自古人主寵臣甚過而不被其禍害者罕矣。彼漢唐以後人主喪身亡國者多以此。有國家者可不戒愼哉。又曰。立嗣者大事也。故古者重之。夫冢嗣承宗廟社稷之重者也。禮爲冢子斬衰三年。其重如此。故立之之道不可不謹矣。孝謙以仲麻呂寵

師。臨燒王亦被殺。於是詔召還藤原豐成。復爲右大臣。悉復押勝所改官名。以道鏡爲大臣禪師。職掌封戶一準大臣。○初帝因押勝得立。及押勝見誅。上皇疑帝黨之。遣兵部卿和氣王等。率兵圍中宮院。廢帝爲淡路公。事起不意。侍衛奔散。帝惶遽不及衣履。步至圖書寮西北。受宣詔。徙淡路。幽之一院。帝在位八年而廢。在配所踰歲。不勝幽憤。踰垣逃。爲追兵所獲。明日崩。年三十三。葬淡路國三原郡加集中村。寶龜九年。敕稱墓山陵。明治三年。追謚淳仁天皇。

○日本史論曰。帝以宗室之冑。附麗藤原仲麻呂。納其亡子之妻。以結驩心。寄身第中。甘受私恩。其無操

第四十八世　紀元千四百二十五年距今千百十七年　殺和氣王

幸之故。遺先皇之遺詔。戾大臣之諫諍。廢太子而更立大炊。出於一時之私愛者也。宜矣仲麻呂死而嗣君之廢也。孝謙以私愛憎奪皇位。亦以私愛憎欲與之於匪人。微清麻呂之徒忠直之言。則天下不亦危乎。案。正史。帝重祚後不稱尊號。而曰高野天皇。今從之。世前曰孝

守。昧於禍福之機。可知矣。及皇太子廢。入繼大統。雖尊孝謙皇帝之命。而其實仲麻呂之所推戴也。政出上皇。帝拱手而已矣。故仲麻呂敗。而上皇誣以其黨。卒致踰垣之變。哀哉。

高野天皇

孝謙重祚。元年乙巳。唐代宗豫永泰元年。西國七百六十五年。

初祝髮歸佛。至是廢淳仁帝。再臨朝。○天平神護元年。春。改授刀衞爲近衞府。始置內廐寮。以藤原藏下麻呂爲近衞大將。禁人臣私蓄兵器。○秋。殺參議兵部卿和氣王。王舍人親王孫。御原王之子也。時皇嗣未定。王竊懷覬覦。賂巫鬼紀益女。又會黨與。密議事泄。而逃亡。索獲。流伊豆。途絞殺之。粟田道麻呂。大津大浦等坐

以道鏡爲太政大臣禪師　授道鏡法王位

謙。後曰稱德。非也。此與皇極齊明奉二謚於一帝者不同。

二年。陸奧請從前守百濟敬福之法。停他國鎭兵二千五百人。點加國中兵士四千人。許之。吉備眞備奏樹二柱於中壬生門西。其一題曰。百姓有冤枉者。宜至此下申訴

其黨遠竄。○以僧道鏡爲太政大臣禪師。令文武百官拜賀。○鑄新錢。與舊錢並行。文曰神功開寶。○二年。以大納言藤原永手爲右大臣。去年藤原豐成薨。故代之。永手不比等孫。房前之第二子。○授太政大臣禪師道鏡法王位。大僧都圓興法臣位。山階寺僧基眞法參議大律師。以右大臣藤原永手爲左大臣。吉備眞備爲右大臣。初基眞挾左道。狂妄無常。一日詐咒縛童子。教說人陰事。又造毘沙門像。置小珠數顆於前。稱現佛舍利。道鏡欲奪爲己瑞。以眩衆。諷帝赦天下。迎舍利於山階寺。寘之法華寺。擇諸氏有容貌者二百人。執幡蓋列前後。服飾靡麗奪目。唐人李元環等奏唐樂。詔百官主典已上禮拜。以道鏡善教導僧徒。感得舍利。詔特置一階於正一位之上。曰法

釋奠　稱孔子以文宣王　道鏡受朝賀

二年。賜大學直講凡黑鯛稻一千束。賞勤學也。三年。太宰府言。本府人物殷繁。天下之一都會也。子弟之徒。學者稍衆。而府庫但蓄五經。未有三史。伏乞給三

王。以授之。令百官禮拜。基眞賜姓物部淨志。授法參議。隨身兵八人。又授基眞師圓興法臣位。加文武百官六位已下。及內外有位各階一級。以表舍利靈異。又詔法王月料準供御。法臣準大納言。法參議準參議。於是道鏡出入乘鸞輿。服食一擬天子。政無巨細。皆取決。基眞恃勢暴橫。陵侮搢紳。道路畏避如虎。○神護景雲元年。帝幸大學釋奠。先是釋奠之儀未備。吉備眞備稽禮典。定儀注。器物始備。禮容可觀。二年。大學助教膳臣大丘請稱孔子以唐所追謚文宣王。從之。先是朝廷依唐制。稱孔子爲宣父。至是從唐王隆基追謚之例。用文宣王謚。○三年春正月。道鏡居西宮前殿。受大臣以下拜賀。時道鏡弟淨人起自布衣。八年至從二位大納言。一門叙五位者男女十人。○夏。不破內親王坐巫蠱。放于京外。內親王。帝異母妹也。配氷上塩

流和氣清麻呂

史各一本傳之。嘗內以興學義。敕賜史記兩漢書三國志晉書各一部。

日本史論曰。所貴乎忠鯁之士者。以其不爲利回。不爲威怵。凛乎如嚴霜烈日也。故猛虎在山。藜藿爲之不採。方僧道鏡之覬覦神器。兇燄逼人。勢不可當。事

燒王生志計志麻呂及川繼。塩燒之敗。二子以母貴得免。至是丹比乙女誣告縣犬養姉女與內親王爲巫蠱。謀立志計志麻呂。詔削內親王屬籍。放于京外。流志計志麻呂於土佐。○秋流從五位下和氣清麻呂於大隅。時道鏡擅權。輕興力役。多營伽藍。私彫喪。國用不足。始運太宰府綿二十萬屯。輸京庫。帝亦好奢靡。嘗營東院新殿。葺以琉璃瓦。畫以藻繢。謂之玉宮。繇此政刑日峻。殺戮妄加。天下稱冤。而道鏡驕僭滋甚。太宰主神習宜阿曾麻呂希旨。託宇佐八幡神語曰。禪位道鏡。天下太平矣。道鏡聞之。頗懷覬覦。帝固敬信宇佐神。大惑焉。遣清麻呂

清麻呂奏神語

之濟否。決於使臣之一言。清麻呂正色不撓。直奏神語。志匡王國。氣震姦佞。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人臣之誼。盡於此矣。○山縣禎曰。神之所以教清麻呂。果然與否。則其事隱微。吾不敢知之也。唯道鏡覬覦神器。悖逆無道。不可不誅。邦家嫌非之。是清麻呂之所以忘身而抗言。不

詣廟受神教。臨發。道鏡盛氣按劍。怵以禍福。有使我得所欲。則授汝太政大臣。否則處重刑之語。清麻呂出路。豐永遇之于塗。以言勉旃。有道鏡得天位。吾何面目臣事之。當從伯夷游之語。清麻呂誓生死以之。而往遂至宇佐。祝禱通宵。還奏曰。臣親受神勅云。剖判以還。皇家一系。統道鏡何爲者。敢覬覦神器。大逆無道。速加誅戮。帝默然。道鏡大怒。解其本官。謫因幡。未發。追斥爲矯誣神教。更姓名。別部穢麻呂。流于大隅。使人殺之。途會救使來。獲免。在配所。參議藤原百川爲割封戶給之。得不乏。而禪位事由是竟寢。鹽谷世弘

敢諱也。

四年。初押勝之亂。帝發願。造三層小塔一百萬基。至是成。印刷

曰。孔子曰。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帝既寵妖僧爲大臣。又畀之以法王之號。假名。孰有過之者哉。至於服御擬乘輿。庶政自己。則又假器之尤甚者也。佛法王法如鳥之兩翼。爲後世髡徒恒言。及白河帝乃有三不如意之嘆。終令王室陵遲。究其源。得非帝爲之嚆矢乎。抑又有感焉。當是時。黃備公職爲大臣。尊爲帝師。才藝文學。負一代之重望。而見妖僧之縱姦。曾不一言以諫之。不獨不諫。又隨而俯伏拜趨。靦然不知愧。較諸和氣氏直節貫日月。何啻霄壤。前賢有言。士之可貴者。在氣節。不在才智。國家可使數十年無才智之士。而不可一日無氣節之臣。觀於和氣黃備二臣。可以見矣。國家教育人才。不可不知所尚也。○帝幸飽浪宮。遂幸由義宮。弓削。道鏡鄉里。蓋更弓削爲由義也。詔以由義宮爲西京。河內國爲河內職。大寶制。京師置左右京二職。其長官爲大夫。位在國守上。由義宮在河內。今升爲西京。故改河內國爲職也。○四年。復幸由義

藤原百川立白壁王爲太子

多羅尼經。藏之塔中。分置諸寺。

帝疾甚。有尼自云有方術可治。藤原百川抑而不通。

帝崩。皇嗣未定。百川欲立白壁王。右大臣吉備真備頗有異議。百川與兄參議良繼。從兄左大臣永手密議。矯遺詔。使宣命使讀之曰。白壁王年長且有功勞。故先帝立爲皇

宮。八月。帝崩于西宮。壽五十三。葬大和高野山陵。帝之幸由義也。與道鏡狎褻。道鏡進以淫具。由此得疾。既還。竟不起。帝疾漸。有尼自云有方術可治。藤原百川抑而不通。遂崩。時皇嗣未定。道鏡竊謀纂奪。右大臣藤原永手等定策禁中。迎大納言白壁王。爲皇太子。差近衛兵二百騎。守衛朝廷。貶道鏡爲造下野藥師寺別當。流其弟大納言弓削淨人及其子廣方於土佐。貶習宜阿曾麻呂爲多褹島守。廢由義京。復以河內職爲國。悉省冗官。是時置官猥冗。糜費甚浩。故除要司外。一切廢之。召還流人和氣清麻呂

第四十九世　紀元千四百三十年　距今千百十二年

太子真備。默然。百川即備儀仗。迎白壁王。立為皇太子。

林恕曰。孝謙踐祚。讓大炊王。而又奪之。與唐武曌於中宗。同日之談。而淡州之廢。猶彼在房陵也。奈良麻呂之切齒。其家雖覆。其志可以察焉。蓋徐敬業之亞匹乎。押勝之寵。道鏡之奸。其醜雖懷義易之昌宗。不過之。時有永手百川。頗類狄張之徒。故道鏡竄死。而光仁膺圖。天武無後。而天智之統。至是而立焉。天命果歸正者乎。

遣唐留學生阿倍仲麻呂卒于唐。在寶龜元年。

二年。改東山道武藏屬東海道。先是武藏國屬山道。兼承海道。公使繁劇。抵役難供。故有是命。從太政官之奏。

復本官。帝在位六年。改元者二。曰天平神護。神護景雲。并前朝在位俱十六年。在位之間。始寵押勝。終嬖道鏡。悍戾淫縱。性又信佛。興寺造塔。窮極土木。忠良杜口。告密羅織之獄。接踵而起。戕時主。剪國王。甚則至欲以祖宗天下。予一妖誕髠賊。而後已。後論者以唐武曌氏云。

光仁天皇

天宗高紹天皇。元年庚戌。唐代宗太曆五年。西國七百七十年。

諱白壁。天智帝孫。施基親王第六子。親王後追尊曰春日宮天皇。母紀氏。諱橡媛。贈太政太臣諸人女。天平勝寶以來。國家無儲貳。姦賊相繼竊弄威權。皇族多見罷廢。帝深慮橫禍。縱酒自晦。故得免害。至是為群臣所立。即位於太極殿。改元寶龜。改神護景雲四年為寶龜元年。大赦天下。賑贍孝義及高年危窮者。免天下今年田租。日本史論曰。天武之統。至孝謙稱德而絕。及帝踐位。方得復天智之統。中宗功德之在人心。終不可泯焉。夫豈人力也哉。○二年。右大臣吉備真備致仕。以大中臣清麿為右大臣。中納言藤原良繼為內臣。尋為內大臣。○三年。渤海來貢。以表文無禮卻之。○是歲。遣使淡路。改葬廢帝。○四年。春。立皇子中務卿山部親王。為皇太子。先是以妃井上內親王

廢皇后太子　常平法　蝦夷叛　天長節

也。

日本史論曰。百川彊梗悍厲。廢皇后。黜太子。翕張闔闢。莫不如意。而時人謂之忠臣者。以其翊戴光仁。而左右桓武也。然其事鄙褻。不足齒錄。陷君於不義。束縛馳驟。使若牛馬然。蓋百川之行事。不盡如此也。舊史諱而不書焉。知其非稗史之所傅會哉。

六年。西國佛蘭西取倫巴多。倫巴多建國二百六年而滅。

七年。春。陸奧言將以四月上旬發兵二萬人。伐山海二道賊。於是敕出羽發兵四千人。自雄勝進伐其西邊賊。

為皇后。元年。以其所生他戶皇子為太子。二年。后聖武帝女。年方盛。帝為親王時納為妃。而帝春秋高。以故頗淫縱。至欲弒帝。參議藤原百川。密奏斥之。后怨望。遂下詔廢后并廢太子。山部親王。固有令聞。百川欲立之。公卿中頗有異議。帝意未決。百川執奏不退者數十日。帝乃從之。○以穀貴。定常平法。遣使七道。糴穀賑民。百姓賤糴私稻滿一萬束者。授位。○五年。蝦夷叛。敕陸奧鎮守將軍大伴駿河麻呂討之。又敕坂東八國。陸奧有急速赴援。○六年。詔以去年蝦夷騷亂。復陸奧今年課役田租。○先是京官祿薄。不免饑寒。而國司常冨饒。庶僚咸望外任。至是割諸國公廨四分一。益京官俸祿。○以十月十三日帝生日。定為天長節。大酺賜群臣物有差。○吉備真備薨。日本史論曰。吉備真備濟世安民之畧。不勝持祿保位之計。僧玄昉之亂官掖。不免藤原廣嗣之指斥。藤原仲麻呂之蠱寵擅。阿諛順從。無所匡拂。道鏡之惡。過於仲麻呂。而僧竊之甚。衆所共知。居端揆之重。不聞讜直之言。仲尼所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者。殆非此耶。師傅之恩既隆。而君臣之義安在哉。考其設心處事。特漢張禹孔光之流耳。○七年。復免陸奧今年田租。配陸奧出羽囚俘於筑紫及讃岐。○八年。以內臣藤原良繼。為內大臣。尋

減官員

出羽志波村賊起。官軍進戰不利。發下總下野常陸騎兵伐之。八年。從四位下藤原小黑麻呂爲出羽守。是日陸奧夷俘來降者相望於道。十年。敕曰。頃年百姓競求利潤。或舉少錢貪得多利。或期重契強責質財。未經幾月。忽然十倍。窮民酬償。或至滅門。自今以後宜據令條。不得過一倍之利。不慢者科違敕罪。

薨。○九年。以參議藤原百川兼中衛大將大納言藤原魚名爲内臣。尋改爲忠臣。○十年。以忠臣藤原魚名爲内大臣。○唐使孫興進等來朝。○參議中衛大將藤原百川薨。百川幼有器度。累歷顯要。盡心納忠。帝甚信任。委以腹心。及薨。帝悼惜。詔贈從二位。延曆初追贈右大臣。○十一年春。免天下今年田租。○以太政官奏。減省内外官員。除三關邊要外。量除諸國冗兵。專就農耕。三關見淳仁八年。邊要。古事記云。此地者。向韓國。是以上世置太宰府所以戍邊寇也。又大八州記延喜式云。陸奧關出羽關爲邊要。此以其東極近夷也。故置鎭守府。所以守邊夷焉。○先是陸奧守大伴駿河麻呂卒。時夷賊未平。詔

覺鱉城

伊治呰麻呂作亂

山縣禎曰。先是歷世女主臨朝。行柔爲政。屢赦罪。免租。其愛民則至矣。然皆出於釋氏之惑事。

以紀廣純爲陸奧守。兼按察使鎭守將軍。廣純奏請築覺鱉城。捍衛膽澤之地。詔許之。既而賊又入長岡。官軍進擊。殺傷相當。廣純率軍入伊治城。陸奧郡領道島大楯。伊治呰麻呂等來從。呰麻呂本夷俘。以事怨廣純。陽媚事之。廣純信任不介意。呰麻呂又每爲大楯所陵侮。啣之。廣純將造覺鱉城。率俘軍而進。呰麻呂誘俘軍爲亂。先殺大楯。遂圍廣純。館殺之。介大伴真綱潰圍奔多賀城。城中多糧仗。民皆競入保。真綱潛遁。民大失望。散去。數日賊至。掠焚而去。事聞。詔

蝦夷平

多姑息。國家相承。君臣滔滔溺心於釋氏。柔懦成風。士氣不振。是以蠢爾蝦夷屢敢擾邊疆。朝廷遣大臣將數萬兵以討之。而不能直進擣賊巢。兇逗留數旬。徒老師費糧。或無功而還。或多喪師徒。爲免身之計。而重損皇威。其罪亦大矣。而朝廷不能加之嚴戮。以正其罪。其何以能屬士氣哉。當是時雖海宇清寧。稱盛治之極。然得無皇室衰弱之機亦胎乎此時哉。

以中納言藤原繼繩爲征東大使。大伴益立紀古佐美爲副使。大伴真綱爲陸奧鎭守副將軍。安倍家麻呂爲出羽鎭狄將軍。以討之。調阪東兵。刻日集多賀城。又敕東北諸國。運糒二萬斛甲一千領於軍所。繼繩等頓軍不進。乃以藤原小黑麻呂爲持節征東大使。詔書切責諸將勿失機會。諸將進戰。○天應元年。春。詔陸奧出羽民爲賊所詿誤歸順者。給復三年。從兵役者。宜免今年田租。至秋。復所亡諸塞。蝦夷悉平。諸將凱旋。行賞進位有差。大伴益立坐畏懦逗留奪位。○帝不豫。讓位於皇太子。在位十二年。改元者二。曰寶龜。天應。尋崩。壽七十三。葬廣岡山陵。延曆帝之五年。改葬大和田原東陵。帝之爲親王。與物和光。及正位。政舉大綱。除苛察崇清簡。是以四海晏如。殆幾乎刑措。可謂寬仁大度有君人之德矣。

第五十世　紀元千四百四十二年　距今千

始置中宮職。詔罷内外文武員外官。但郡司軍毅不在限。

桓武天皇

日本根子皇統彌照天皇。元年壬戌。唐德宗建中三年。西國七百八十二年。諱山部。光仁帝長子。母夫人高野氏。諱御笠。贈正一位乙繼女。受禪即位。立皇弟早良親王爲皇太子。○詔賑恤高年窮之孝義者。賜天下今年田租。○始置中宮職。○詔罷

百年　氷上川繼謀反

敕在外國司擇其奸濫尤著者貶降之

川繼黨三方王山上船主等三十餘人貶竄有差。三方王與其妻弓削女王及船主坐厭魅乘輿減死處遠流

文武員外官但郡司軍毅不在限。諸國司奸濫尤著者。秩雖未滿貶降。○右大臣大中臣清麻呂致仕。以內大臣藤原魚名為左大臣。○是歲賜遠江介前東宮侍讀土師古人姓菅原。○延曆元年。氷上川繼謀叛事覺。以山陵未乾免死流伊豆三島。配其母不破內親王于淡路。○詔罷造宮敕旨二省法華鑄錢兩司。敕旨省掌服玩事。法華司掌造寺塔。隸其工匠於木工內藏等寮。以省財費務稼穡。○陸奧百姓以屢遭兵亂給復三年。○以大納言藤原田麻呂為右大臣。尋薨。田麻呂。宇合子。○

禁國司

二年。禁富民出舉錢財。貧民宅地為質。及京畿諸寺貪求財利。取宅為質

詔曰。民惟邦本。本固國寧。民之所資。農桑是切。比者諸國司等。厥政多僻。不愧撫導之乖方。唯恐侵漁之未巧。或廣占林野。或多營田園。百姓

二年。申禁京畿定額外私立寺施捨田宅及賣易入寺。犯者主典以上解見任。其餘杖八十。官司知而不禁者同罪。○詔坂東諸國發倉賑給貧民。○以大納言藤原是公為右大臣。○三年。以從三位大伴家持為持節征東將軍。防蝦夷。○遣中納言藤原種繼長岡。經始都城。營宮殿。尋遷居焉。○詔禁諸國司墾私田妨害民產。犯者以違敕論。所闢沒官。又禁王臣諸司及寺家兼併山林藪澤利。初孝德廢田莊。禁兼併。行班田法。其後群下墾私田苗園漸盛。及聖武廢養老七年格。天下益務墾田。有勢力者驅使百姓。貧弱殆不能自存。歷朝屢下

三船卒　廢太子

彫弊。職此之由。宜加禁制。懲革貪濫。自今以後。國司等不得公廨田外更營水田。又不得私貪墾闢。侵百姓農桑地。如違犯者。收獲之實。墾闢之田。並皆沒官。即解見任。科違敕之罪。夫同寮知而容隱。亦與同罪。若有糺告者。以其苗子與之。

四年。西國佛蘭西王査爾曼雄

制禁之。而其弊不止。於是口分田之制終壞矣。○四年。詔避御諱。○刑部卿淡海三船卒。三船。弘文帝玄孫。池邊王之子。賜姓淡海真人。為大學頭兼文章博士。博覽群書。善屬文。嘗奉敕定神武以來列帝謚號。○敕給造宮役夫功直。和雇諸國百姓三十一萬四千人。○盜殺中納言藤原種繼。詔廢皇太子流淡路。誅左少辨大伴繼人。初帝好游幸。委政太子。種繼信任用事。太子以事怨種繼。常欲除之。會帝幸平城。種繼留守。時新京工役未就。種繼董役。夜照炬催檢。有人自暗中射殺之。帝聞

給學料

略邁群。於是略獨逸諸部。兼并羅馬。開館招士。規模大盛。

是歲始給學料。皇子葛原親王。歷覽史傳。常以古今成敗自鑑。良岑安世少好鷹犬。及長讀孝經。廢卷歎曰。名

纔斃。還宮。敕索賊。收獲繼人等數人。鞫問服罪。詞連太子。敕誅首惡。其餘貶竄。廢太子。幽於乙訓寺。尋流於淡路。太子絕食十餘日。路薨。後追謚崇道天皇。

史論曰。帝於早良親王。親則同胞。恩則父子。及立為太子。宜擇保傅。教以父子君臣之道。翼衛輔道。以成其德性。而帝荒於禽。委政太子。太子亦宜恭敬溫文。以守主鬯之器。而專行除拜。以忤帝意。竟與群小相謀殺帝之寵臣。帝大震怒。廢而流之。斃於道路。可謂兩失之也。帝畏其為厲。多方禳禱。遂至追奉尊號。果何益哉。

○帝念故遠江介菅原古人侍讀之勞。給衣糧於其四子。令勤學業。古人儒行高世。家無餘財。諸兒寒苦。故有是命。給學料始此。謂之穀倉院月料。○五

年。詔以京邑草創。民未豐贍。賜左右京及東西市物有差。○是歲。太政官院成。百官始就朝位。○六年。賜天下高年穀。賑恤窮民。畿内七道諸國百歲已上。各賜穀二斛。九十已上一斛。八十已上五斗。初大寶制。春時祭田之日。集鄉之老者。行鄉飲酒禮。使人知尊長養老之禮。至是始給以穀粟。尋又以諸國豐稔。詔賜天下百歲已上。穀人三斛。九十已上二斛。八十已上一斛。其餘窮民悉加賑恤。○七年。陸奥按察使多治比宇美兼鎮守將軍。安倍墨繩為副將軍。敕陸奥運軍粮三萬五千餘斛於多賀城。東北諸國運糒二萬三千餘斛及鹽於陸奥。又調坂東諸國歩騎五萬二千八百餘人。限來年三月會於多賀城。尋以參議中衛大將紀古佐美為征東大將軍。○是歲。僧最澄創根本中堂於比叡山。後賜號延曆寺。寺初號比叡山寺。後號一乘止觀院。弘仁十三年。改號延曆寺。最澄。姓三津。近江人。幼穎悟。年十二為僧。博通經論。延曆末。從遣唐使菅原清公如唐。見天台國清寺僧道邃。傳一心三觀之旨。又受灌頂教於僧順曉。後歸朝。弘天台宗義。朝奏請建圓宗大乘戒壇。弘仁十三年寂。貞觀中。賜謚傳教大師。賜大師號始此。弟子義真圓澄圓仁等最著。○八年。春。諸國軍會多賀城。分道入賊地。置營衣河三所。敕書責其逗撓。副將軍入間廣成等。相約濟河。前軍陷伏敗走。別將文部善理高田道成等死之。官軍死傷三千餘。又敕責

教之極。其在斯乎。延拓郎讀書卒。為名臣。

賑恤窮民

七年夏四月。不雨者既五月。帝沐浴下殿親祈。有頃雨至。群臣舞踏呼萬歲。賜五位已上衣。五月。遣使祈雨伊勢神宮及七道名神。是夕大雨。遠近遂得耕殖。

僧最澄創延曆寺

案。古佐美武内宿禰十三世孫。最澄創比叡山中堂。安藥師像。以稱鎮新都鬼門。

征蝦夷

八年春。敕大學寮諸學生年不滿三十。不得仕用。

是歲。美濃尾張參河大飢。雖加賑恤。不能自存。乃遣使開倉糶穀。價物收取國庫。待秋成買穀。名曰救急。伊賀下野等國飢。賑給之。

諸將不親戰。徒遣褊裨。致敗衂。且詐奏狀不實。秋。紀古佐美等班師。詔勘問敗軍之狀。古佐美與安倍墨繩以久歷邊戍。特減死。解官奪冠。其餘諸將各有罰。冬。以巨勢野足為陸奥鎮守副將軍。○是歲。廢伊勢美濃越前三關。敕曰。置關之設。本備非常。今正朔所施。區宇無外。徒設關險。使中外隔絕。公私稽留。失通利之便。宜下廢三關。運其糧仗於國府。○九年。以大納言藤原繼繩為右大臣。豐成之子。○以再征蝦夷。敕坂東諸國備糗糒十四萬斛。尋令京畿七道諸國。不被東征徴發者。不論土著浮浪。量其資產。課造甲。又敕大臣以下五位以上。造甲有差。○復置鑄錢司。○十年。以大伴弟麻呂為征夷大使。阪上田村麻呂等為副。討蝦夷。敕東海東山二道。造征箭三萬五千。敕坂東諸國備糗糒十二萬餘斛。田村麻呂。刈田麻呂子也。身長五尺餘。鬚髯如金線。勇力過人。待士寬裕。能得死力。○下野守百濟俊哲。兼陸奥鎮守將軍。○十一年。敕禁葬儀踰制。○詔諸學士學漢音。禁用呉音。○十二年。遣使相山背葛野郡宇太村地。營宮城。課諸國造宮門。

廢三關

令義解云。伊勢鈴鹿。美濃不破。越前愛發。是為三關。已詳于淳仁八年。

再征蝦夷

坂上田村麻呂

十年。先是諸國司收常荒不用之田。以班百姓口分。徒受其名。不堪輸租。又王臣家國郡司及殷富百姓。或以下田易上田。或以便地換不便。至是令所司據天下十四年圖籍改正。

禁葬儀踰制

十一年。停相模武藏伊豫獻。以路遠也。

十二年。定蔭子之階。正五位嫡子從八位上。庶

殷富門。尾張。美濃。美福門。越前。安嘉門。若狹。越中。偉觀門。丹波。藻壁門。但馬。待賢門。播磨。陽明門。備前。達

遷都平安

子大初位上。從五位嫡子從八位下。庶子大初位下。並補大舍人。

古制置左右二京職。比漢京兆府。以大夫比尹。又以攝津爲舊都之地。置職准京府。至是改與諸國同置守。國守。即漢唐郡守之任也。

日本史論曰。帝相攸奠居。遷都山城。新制平安之號。肇經國之

智門。備中。備後。談天門。阿波。郁芳門。伊豫。○改攝津職爲國司。難波京在攝津。故舊置職。今定都山城。故改爲國也。○十三年。秋。右大臣藤原繼繩等上奉敕所修國史。續日本紀是也。尋勅皇太子學士菅野眞道等重修。至十六年成上之。凡四十卷。自卷一至二十。題云眞道等修。自二十一至四十。題云繼繩等修。○冬。遷都新京。詔曰。此地形勝。山河襟帶。自然作城。宜改山背爲山城。士民謳歌。號曰平安京。宜從之。山縣禎曰。神武以來至桓武帝世世遷其居。或至一世有屢遷焉。上古儉朴之世。則可輕遷也。至中世以降。摸唐室制度。則宮室之壯麗。城市之區畫規模漸以宏大矣。一遷之。猶累民傷財。其害爲大也。況屢遷乎。盤庚之遷都。以民苦蕩析離居。不得已而遷之。民尚胥感不欲遷。可以見遷都之不可容易也。是以桓皇相地察形勢。以奠鼎于平安。負陰面

洪猷。龜筮皆從。人神胥慶。據龍盤虎踞之勢。建萬世不易之基。嗚呼盛矣哉。

右大臣藤原繼繩等。奉敕修續日本紀。至十三年八月。成上之。尋勅皇太子學士菅野眞道等重修。至十六年成上之。凡四十卷。自一至二十題云眞道等修。二十一以後。題云繼繩等修。

陽。土沃水洌。中河襟帶。有所謂中城之固。皇居以固焉。士民以安焉。自此以往。不敢復遷。竟爲萬世不遷之都矣。非其擇地之宜。有合天心。協人情者。何以能然乎哉。○以大學寮生徒稍衆。詔增置越前水田一百二十町。稱勸學田。○十四年。征夷大使大伴弟麻呂等凱旋。論功行賞有差。○十五年。敕諸國擧武技出衆者。○置烽燧於山城河內。以備不虞。○鑄新錢。文曰。隆平永寶。以盜鑄漸多。錢價不平。鑄之。○是歲。坂上田村麻呂任陸奧出羽按察使。兼陸奧守。尋任鎭守府將軍。○十六年。詔領彈正尹神王等所刪定令格四十五條于有司。○禁諸司喪期未滿私著吉

和氣清麻呂薨

十七年春。詔曰。昔難波朝廷。始置諸郡。擇有勞補郡領。子孫相襲永任其官。其譜第之選。永從停癈。取藝業著聞堪理郡者爲之。國造兵衛亦停之。

先是大學別當和氣廣世納墾田二十町於大學寮。以供生徒。廣世清麻呂子

服。○以遷都。免諸國今年租。○以坂上田村麻呂爲征夷大將軍。○是歲。罷筑前國司。隸大宰府。○十七年。定度僧試業制。沙汰僧徒不遵教戒者。○以大納言神王爲右大臣。光仁帝孫。榎井親王之子也。○十八年。前豐前守美作備前兩國造攝津大夫兼民部大輔中宮大夫從三位和氣清麻呂薨。清麻呂右京人。爲人抗直。有匪躬之節。歷事三朝。稱德光仁及帝。練達庶務。尤明古事。撰民部省例二十卷。又撰和氣譜。闢義田於備前。永充振給鄉民。賴之。及薨。帝賜以田。傳之子孫。贈正三

頒綿種　蝦夷入寇　城膽

也。清麻呂居大學南。嘗欲建學舍於家。以教子弟。不果。廣世建弘文院。藏書數千卷。置墾田四十町。弟直綱。仲世。皆以文學顯。

二十年。敕諸國調庸入貢。而或川無橋津乏舟。民憂不少。貢調之時。令路次諸國設舟楫浮橋。永爲恒例。

位。後宇佐奉幣使。每命和氣氏。顯其功。○是歲。天竺人乘小舟。漂着參河。齎綿種。敕居之川原寺。頒綿種於南海六國及大宰府植之。○十九年。禁民輸錢求爵。和銅中。下貯錢敍位之令。吏民爭蓄錢貨進奉。以求爵位。帝深慨其弊。故有是禁。○是歲。富士山焚。○二十年。以從四位上藤原葛野麻呂爲遣唐大使。從五位上石川道益爲副。留學生橘逸勢。學僧空海從焉。○鑒試對策。○秋。蝦夷酋高麻呂入寇。至清見關。遣征夷大將軍坂上田村麻呂討平之。賞田村麻呂功。授從三位。遷近衛中將。○二十一年。春。遣田村麻呂城

澤城

二十一年。勅。如聞。山城百姓。賣買水田。以稻爲直。準錢論之。町過萬錢。自今以後。土田一町直錢四十。中下準此差減。是歲。免三十餘國損田租調。及十餘國負稅。

陸奥膽澤。配東國浮浪四千人戍之。夷酋大墓阿氐利爲・盤具母禮等。率衆五百來降。田村麻呂以二酋歸京師。請放還以招餘黨。廷議以其反覆無常。屢爲邊患。不許。斬之河内。百官上表賀平蝦夷。鹽谷世弘曰。嘗讀史記。疑所謂蝦夷者。頃有異聞焉。元祿中。喝蘭人捺夫爾來貢江戸。有紀行一編。記我土之風土物情。頗爲詳悉。中有云。韃靼舉兵伐日本。登陸。保據者五十年。日本莫能掃蕩。當紀元七百九十九年。大爲其將田村麻呂者所敗。而種類殲焉。彼七百九十九年。當我桓武帝延暦十有八年。今檢帝紀。而知古所稱爲蝦夷者。韃虜或時間之也。當時我武方盛。人慣兵革。而韃虜烏合。其鏖於一舉也宜。今則韃之彊大日滋。而我之武備少近乎玩嬉。傳有之。天下雖平。忘戰必危。爲民之司命者。可不畏而備焉哉。○是歲。

築志和城　停兵役

據釋空海代葛野麻呂與福州觀察使書。當時遣唐使所齎信物。不用印書。宜辭命。案性靈集葛野作賀能。唐書作興能。以國音相近也。二十四年。勅。如聞。貢調脚夫。在路留滯。橫斃者

新闢筥根路。以富士山焚。沙石壅足柄路也。已而復舊。○二十二年。遣坂上田村麻呂於陸奥。築志和城。○二十三年。以田村麻呂再爲征夷大將軍。○先是遣唐使航海遭風。不得達。還京師。至是再航。至長安。見唐主李适於宣化殿。明年還。藤原葛野麻呂能書。爲唐人所稱。唐人呼葛野麻呂曰興能。橘逸勢亦工書。唐人呼曰橘秀才。錄事上毛野頴人有文才。譯語有不通者。頴人代之筆語。○二十四年。召公卿議政事得失。停陸奥兵役。廢造宮職。從藤原緒嗣言也。青山延于曰。古之人君。所以廓大功業。而開拓境土者。莫不由内有謇諤之臣以匡補其德。外有爪牙之士以宣布其威也。帝天資英邁。内務作興。外事戎旅。

第五十一世　紀元千四百六十六年　距今千七十六年

衆。良由路次國郡無意撫養。自今以後。如有此類。官司據法科處。

任用才雋。文武稱職。獻可替否。則有藤原緒嗣之徒。折衝禦侮。則有坂上田村麻呂之徒。故能一攘蝦夷。而終無東顧之憂。暨營都城。而永建無彊之基。觀其聽緒嗣之言。立罷停役。可謂改過不吝。從諫如流者矣。書云。知人則哲。又云。好問則裕。帝既有知人之鑑。又有納諫之美。其所以能成洪業。而垂裕後昆者。蓋以此歟。○二十五年。春三月。帝崩。壽七十。葬山城柏原陵。在位二十五年。改元者一。曰延暦。帝英略蓋世。恢量包荒。勵心政治。内事興作。外攘夷狄。雖經費巨多。後世賴焉。苟非帝之英武明斷。則鮮能及之矣。

平城天皇

日本根子天推國高彥天皇。元年丙戌。唐憲宗元和元年。西國八百六年。

案。平城。奈良也。以皇居或山陵所在地名。爲尊號者。始此。自是以前。奉謚法。同周漢。此後或奉或不奉。多以地名爲尊號云。

諱安殿。初名小殿。桓武帝長子。母皇后藤原氏。諱乙牟漏。贈太政大臣良

賃正稅　大學

内麻呂。眞楯之子也。六道。謂東海・東山・北陸・南海・山陰・山陽・西海。有大宰府管之。故不置觀察使。是歲。遣使。封左右京及山崎津・難波津酒家甕

繼女。桓武帝在東宮時。納爲妃。延暦二年。立爲后。延暦四年。立爲皇太子。桓武帝之崩。帝哀慟不能起。參議近衛中將坂上田村麻呂・春宮大夫藤原葛野麻呂扶之下殿。還東廂。至是即位于大極殿。改元大同。未踰年而改元。○以中納言藤原内麻呂爲右大臣。坂上田村麻呂爲中納言。○以頻歲不登。赦貸正稅於貧民。○始置六道觀察使。○勅諸王及五位以上子孫十歲已上。皆入大學。分業教習。○八卿奏。即位後。故事御新宮。請預營構。帝憚勞民力。不聽。○二年。罷參議。代以觀察使。改近衛府

殺伊豫親王

以氷臭為火。米價騰躍也。二年。停諸國貢采女。舊制。貢采女皆限四十以下十三以上。至是以十三以上心神易移停之。令擇三十以上四十以下無配偶者貢之。

為左近衛府。中衛府為右近衛府。○詔。禁陸奥國司誘致夷俘。授位階。補村長。功効灼然者。按察使處分。然後叙補。以播磨國内封戸甚多。民勞於運租。減省之。又詔。禁巫覡妖言。○殺皇弟中務卿伊豫親王。初。親王為桓武帝所寵。帝立。稍抑之。藤原宗成勸謀不軌。親王不從。而未聞也。其舅大納言藤原雄友知而告右大臣藤原内麻呂。親王懼。遽奏之。即捕宗成鞫之。宗成誣親王首謀。帝怒。左近衛中將安倍兄雄。力辨其寃。帝不聽。遣兵圍其第。削親王號。并其母藤原

焚和漢總歷帝譜圖

三年。敕。鎮將之任。寄功邊戍。不虞之護。不可暫闕。今聞。鎮守將軍從五位下兼陸奥守百濟王教俊。遠離鎮所。常在國府。儻有非常。何濟機要。邊將之道。豈合如此。自今以後。莫令更然。又敕。陸奥鎮守官人遷代之期。未有年限。自今以後。一同國司。釋日本紀晉書

吉子。幽之河原寺。不通飲食。賊黨雄友宗成。親王子母遂仰藥死。時人哀之。○三年。從五位下齋部廣成上古語拾遺。衛門佐安倍真直。侍醫出雲廣貞等。上大同類聚方。○復置筑前國司。○廢衛門府。併左右衛士府。廢衛士府。主帥各六十人。置門部各一百人。其諸門禁衛。令衛士府主之。號曰左右靫負府。○是歲。諸國飢疫。詔免今年調。國司親巡鄉邑。藥療賑救。○四年。詔和漢總歷帝譜圖。以天御中主尊為始祖。魯王。吳王。高麗。諸王。漢高祖等。接其後裔。華夷雜糅。敢垢

第五十二世　紀元千四百七十年　距今千七十二年　弘仁之亂

云倭人自謂太伯後。然我國君臣。皆天神苗裔。豈太伯之後。蓋附會言之耳。神皇正統紀。昔人有云。日本與三韓同種。桓武時燒其書。

天宗愚民迷執。輒謂實録。宜使諸司官人進其所藏。若隱匿者事覺之日。必處重科。○夏。帝不豫。禪位於皇太弟。在位四年。改元者一。曰大同。後十五年崩。壽五十一。葬大和楊梅陵。帝識度沈敏。博綜經傳。尅己勵精。法令嚴整。群下肅然。然性多猜忌。又嬖尚侍藤原藥子。言無不聽。藥子緣此竊弄威柄。其兄仲成亦恃勢驕横。陵轢朝貴。而帝不禁。論者以為聖質之玷纇焉。

嵯峨天皇

元年庚寅。唐憲宗元和五年。西國八百十年。

諱神野。平城帝同母弟。大同元年。立為皇太弟。當受禪。帝抗表固辭。不

元年春。始置藏人所。初朝廷令四方訴者投書於匭。天子每日遲明臨朝。使史外記辨少納言讀之。與群臣論決之。事畢然後遊宴。帝好遊幸。遂廢此儀。命藏人聽訴。列聖勤政之風衰矣。夏。上皇詔罷觀察使。復參議號。

聽。遂即位于大極殿。立平城帝子高岳親王為皇太子。太子時年尚幼。時人稱曰蹲居太子。○上皇遣藤原仲成等。修造平城故宮。○弘仁元年春。平城宮成。上皇還御焉。○始置藏人所。○上皇既還于平城宮。藤原藥子恒侍帷房。矯託百端。於是謀使上皇重祚。已居后位。右兵衛督仲成容助其謀。秋。藥子遂矯上皇命。擬遷都於平城。以中納言坂上田村麻呂。藏人頭藤原冬嗣等。為造宮使。都下騷擾。宮中戒嚴。帝乃遣使伊勢近江美濃。守國府及故關。捕仲成。褫藥子官位。擯之宮外。下

山縣禎曰。上皇既禪位。又欲奪之。不義亦甚矣。然亦唯為儉邪惑而已。帝若為天下慮。則與大臣謀。速誅仲成藥子。以除君側之邪慝。然後奉迎上皇謝罪。避位棄天下。猶脫敝蹝。則善矣。父子者天倫之尤重者也。父子以兵相爭。則悖倫理亦大矣。帝之英明。而義理有未盡。惜哉。

自聖武佞佛。停死刑。延曆初。有繼人之誅。至是再有仲成之誅。是後不復行死刑。子弒父母。民殺長吏。皆不死。故保元中誅亂黨。廷議以為兇也。

詔暴白二人罪狀。又遣使告桓武帝陵。上皇大怒。聚畿內紀伊兵。與藥子同輦赴東國。諸司宿衛兵皆從焉。左馬頭藤原真雄。遮駕苦諫。不納。中納言藤原葛野麻呂亦諫止。又不納。帝懼田村麻呂為上皇用。遽拜大納言。命率輕銳邀上皇美濃路。又發兵扼宇治山崎兩橋。別命左近衛將監紀清成。誅仲成于禁所。田村麻呂知仲成黨參議文室綿麻呂可用。奏釋之。偕行。上皇至大和。聞大軍遮路。眾皆潰散。上皇知事不濟。還宮薙髮。藥子仰藥自殺。帝乃廢皇太子。為僧。立皇弟中務卿大伴親王為皇太弟。詔赦從上皇於東國者不問。初藥子故中納言藤原種繼女也。適中納言藤原繩主。生三男二女。而寡。上皇之在東宮也。其長女以選入宮。藥子為東宮宣旨。上皇私焉。桓武帝惡而逐之。及上皇即位。復召為尚侍。藥子巧求愛媚。嬖幸日甚。竟啟亂階云。日本史論曰。天位授受之間。其事至重。上皇之於帝。其實雖兄。而其分則父也。君也。凡在天下。孰有不奉君父之命者哉。上皇信儉邪之言。欲奪已授之重器。以再臨宸極。則帝視棄天下。猶棄敝蹝。唯命是從可也。然天下。祖宗之天下也。使上皇得位。則立招禍亂。覆祖宗之天下必矣。故帝不得已用干戈。除君側之姦慝。以安祖宗之天下。此乃所以深愛君父者也。帝天資英敏。而果斷明於見事。故能選

加茂齋

田村麻呂薨

蝦夷復叛

賜皇子信等源姓

植茶畿內

日本史論曰。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馬援之所恥也。人才不數國家輕重緩急。何足用哉。弘仁之變。嵯峨帝慮坂上田村麻呂為上皇用。不恤顧官好爵以縻之。此韓信為漢則漢勝。為楚則楚勝之勢。而安危所繫。顧不重哉。田村麻呂能知文室綿麻呂之材器。推轂于縲紲之中。遂收其用。而上皇不能東轅。大難不日而銷弭者。非其力邪。據藤原保則與攝政基經論蝦夷。如今之東。雖坂將軍再生。不能瀉平之語。當時所信嚮從可知矣。

五年。西國佛蘭西主查理曼殂。時查理曼漸衰

將決機於婦兇豎。不日而戮。棣華輦轂肅清。畿甸寧謐。奉養上皇。勤於溫清。及釋萬乘之重負。退享二宮之尊榮。非有曠大之度。惻怛之誠。烏能至此哉。○是歲。以皇女有智子內親王為賀茂齋。禱與上皇輯睦。加茂齋始此。○二年。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坂上田村麻呂薨。田村麻呂屢將邊兵。每出必捷。征夷之功。推為第一。帝思其功。詔贈從二位。賜墓地三百町。田村麻呂第二子廣野。勇武有父風。後為陸奧守。是後坂上氏多鎮陸奧出羽。以田村麻呂勇名著聞也。○是歲。蝦夷復叛。以文室綿麻呂為征夷大將軍討之。綿麻呂分兵四道並進。直衝賊巢。殺獲無計。降附相屬。夷地悉平。○改左右衛士府。復為左右衛門府。○三年春。幸神泉苑。觀花。花宴節始此。○敕糺僧尼無行者。○以大納言藤原園人為右大臣。參議藤原冬嗣兼左近衛大將。○四年。詔荒凶之歲。邊要俘囚準平民。預賑給例。又詔諸國吏。非有飢饉疾疫。不得輒請賑給。○五年。賜皇子信弘常明等姓源朝臣。貫右京。○禁國司造新館。○萬多親王等上姓氏錄。初帝憂氏族混淆。尊卑不明。詔藤原園人及藤原緒嗣甄別之。以親王精譜學。命考定之。至是成上之。○六年。敕畿內外諸國植茶。每年獻之。○復諸國司遷替。以四年為限。○定婦人服

僧空海創高野山寺

諸邦遂稱帝及其諸子弱矣不能統一邦疆復分為數邦。六年初寶字中令儒臣撰氏族志未成而罷帝憂外蕃歸化者衆華夷混淆氏族不明敕中務卿萬多親王右大臣藤原園人等考定為一書至是成名曰新撰姓氏録。

飾乗車制。○七年。詔夷俘歸化年久漸染華風宜授口分田經六年以上者從收田租。先是延暦二十年格云。荒服之徒未練風俗則狎之間不收田租其徵收限待後詔故今有是詔。○是歳僧空海創金剛峰寺於高野山唱眞言宗。空海。姓佐伯。讃岐多度人。少遊大學博學多通深歸佛法落髪為僧延暦末如唐師青龍寺僧惠果傳兩部大法秘密印信又見罽賓般若三藏受華嚴六波羅密經等既歸開道場於高野山後以東寺賜空海建灌頂院密教自此大興承和二年寂延喜中賜謚弘法大師後人與最澄並稱我邦唱佛法者以二僧為巨擘。○八年。禁畿内郡司得内考者稱病不視事。○九年。以水旱相繼省公卿五位以上封禄四分之一以資公用俟年稔復舊。

禮制準唐儀

八年正躬王舉文章生試及第時年十八正躬萬多親王子幼而聰穎入大學博學能文後至參議。九年文章生藤原衛對策及第時年十八時人比之漢賈誼藤原常嗣方遊大學闇誦文選文章生藤原諸成亦闇誦文選上帙學中稱為三傑是時朝廷尚駢儷之文故學

從其奏也。又詔省減服御常膳。至十一年復常。○詔禮制一準唐儀改殿閣諸門號題榜之命僧空海書南門榜橘逸勢書北門榜東西門帝自書之。先是大學少允菅原清公為遣唐判官如唐既還請改禮儀用唐制又榜殿閣並從之故有是舉帝妙草隷逸勢空海亦善書時謂之三蹟。○鑄新錢。文曰富壽神寶。○右大臣藤原園人薨。園人延暦中暦諸國守百姓追思為立生祠。○十年。以坂上清野為鎮守將軍。清野田村麻呂第四子。少承家風武藝絶倫時年僅二十八。○從公卿之奏以倉廩乏竭救凶無資遣使畿内録富豪貯蓄借貸窮民俟秋

免天下逋負

生皆用力文選云。

秋課諸國種大小麥。

十三年大納言藤原緒嗣奏言臣昔仕陸奥出羽按察使往還

收償之。○十一年。新羅配人在遠江駿河者作亂掠伊豆穀入海道二國司不能制發相模武藏等兵追討平之。○大納言藤原冬嗣等上弘仁格詔施行之。先是詔冬嗣及中納言藤原葛野麻呂等撰格式至是成凡十卷。○夏以水旱免天下百姓租税調庸逋負。詔曰。水旱不登。民有菜色。其天下百姓所負税調未納者左右京畿内弘仁十年以前七道諸國九年以前並宜蠲除雖府帑未充國度多遺而子富父貧未之有也。務存優允以稱朕意。○十二年。以藤原冬嗣為右大臣。○禁剪伐山林以山童谿流涸乾也。○十三年。以公卿之奏運近江緣湖諸郡穀納於穀倉院。穀倉院在二條南朱雀西納畿

幸内親王山莊

遠路略知人苦民之重役莫過驛子伏望諸國驛子准書生例每戸量給借貸稻二百束兼擇驛下好田混換一處許之。十四年春號東寺曰教王護國寺以僧空海為長者。

内諸國銅錢元主位職田及沒官田大宰稻等見拾芥抄。○十四年。春幸有智子内親王山莊開宴賞花令群臣賦詩内親王獻律詩一篇。詩云。寂寂幽莊山樹裏。仙輿一降一池塘。棲林孤鳥識春澤。隱澗寒花見日光。泉聲近報初雷響。山色高晴暮雨行。從此更知恩顧渥。生涯何以答穹蒼。内親王時年十七帝大嘆賞之授位三品又書御製詩賜之尋賜封百戸爲召文人資帝性喜文事好游幸多在嵯峨離宮至有事則設座位於朝堂令五位藏人居其側以奏。職事之稱始此。○山縣禎曰。天下之事。一日萬機。一事失理亂亡兆矣。是以古之明王。祇懼不敢寧居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其孜孜勤展政如此。苟上怠惰則下必慢易。庶事於是乎廢弛矣。而上失威而權下移亦

日本史論曰。嵯峨天皇皇子衆多。而必欲致位於淳和帝者。帝之賢明仁孝。有以感動上皇也。觀其朕遇太弟猶子。太弟遇朕亦猶父之語。則正大洞達。絕無

職此之由。可不懲懼乎。今帝好遊畋。設空位而使侍臣代聽。是非人君總萬機勤庶政之道也。得無藤原氏專權之漸兆於此乎。○割越前二郡。置加賀國。○京都米價騰貴。發穀倉院。減價糶之。○夏四月。帝將傳位於皇太弟。右大臣藤原冬嗣奏曰。倉廩未實。一帝奉二上皇。用度滋多。民不堪命。請待豐饒。係圖之。不聽。太弟亦固辭。再三。帝下詔懇諭。詔曰。朕本諸王子。初望不及此。太上謬充儲貳。未幾嬰疾。萬機壅滯。奉還神器。不得允。會有小人。令太上與朕有隙。群臣懼社稷不安。肅清君側。而朕不敢負太上。心如皦日。在位十五年。與太弟周旋久。深知朕所不及。宜登大位。使朕遂宿心。朕既待太弟猶子。太弟遇朕亦猶父耳。太弟遂聽命。立皇子正良親王為儲貳。帝

新撰國史略　卷之二　嵯峨　四十一

第五十三世　紀元千四

纖芥之嫌。及帝登極。上皇使立恒世王為嗣。而帝固辭。廼立仁明為儲貳。遂使上皇之統。奕葉重光。福祚流于萬世。洋洋乎其盛德哉。

帝即位。追冊生母藤原氏為皇

致書辭之。欲立太弟子恒世。不奉命。上帝尊號。後太上天皇。以別於平城上皇。後有二十上皇。多傚此例。帝幼聰敏。好讀書。及長。博覽經史。善屬文。妙草隷。神氣岳立。有人君之量。在位十五年。改元者一。曰弘仁。禪位後又十九年而崩。壽五十七。葬山城嵯峨山上陵。遺詔停太上皇之葬禮。親斟酌故事。別爲制。名曰送終。大省費用。事皆從薄。仁明帝詔從遺制。

淳和天皇　元年甲辰。唐穆宗長慶四年。西國八百二十四年。諱大伴。嵯峨帝之弟也。母夫人藤原氏。諱旅子。贈太政大臣百川女。延曆五年爲夫人。受禪即

百八十四年。距今千五十八年。　天台座主　冬嗣

太后。

元年。賜山城地五町九段於大學寮。是歲。右京人山田春城年十五。入大學。嵯峨上皇欲使皇子源明讀書。求大學生好學者。

位。詔所貸諸國飢民稻。未納悉免之。○以中納言良岑安世兼右近衞大將。○後上皇幸嵯峨離宮。有司進輿衞。不受。御一馬。率數人往。是後率在嵯峨。○冬。大嘗。大納言藤原緒嗣等奏。每禪代輒行大嘗。民不堪徵求。宜從省約。以治部所廳爲行事所。以宮内中務二省。充悠紀主基二所。停無益器飾。所用正税。悠紀主基各十萬。各減五萬。從之。○天長元年。以僧義真爲天台座主。座主始此。義真。相模人。嘗從最澄如唐。○右大臣藤原冬嗣奏時務三條。一曰。擇良吏。令諸國牧宰欲

新撰國史略　卷之二　淳和　四十二

上書　安世上書

爲同學。春城應徵。與明同房。明奮勵。講誦博覽百家。上皇素好學。教諸皇子讀書。皇子最好學者爲源弘。弘性寬厚。通達政體。上皇鍾愛。多賜經籍。後至左大臣。源信。源啓。源寬。亦皆好學。信兼工草隷。後至左大臣。啓常招大學生有才學者。爲師。兼善射。後至越前守。寬自幼耽學。上皇

崇修治化。則拘於法律。不得馳騖。邦國殄瘁。職此之由。請妙簡廉能。以任守介。其新除者。特賜引見。勸諭治方。政績有著。加寵爵。公卿有闕。隨即擢用。及經制宜者。不拘以文法。二曰。遣巡察使。古者分遣八使。巡察風俗。考治否。問疾苦。所以宣風展義。舉善彈違也。令行此制。三曰。順時令。發號施令。宜奉天時。中納言良岑安世奏。今國守者。古所謂刺史也。堪任者難得。請得良守。令兼帶數國。政務一委之。僚屬任其選。其公廨。擇攝國中殷阜地。并給二守禄。然須試之

今麻呂上書

丁國明驗治否、然後施行。參議多治比今麻呂奏請（麻呂。勵之補文章生、後至伊豫守。）

諸氏子孫咸入大學、習讀經史、學業足用、量才授職。

並制可。安世、桓武帝子也。少好鷹犬、善騎射。及長讀書、篤志學術、卒爲名臣。安世有文藻、嘗奉勅與東宮學士滋野貞主撰經國集二十卷、行于世。○二

年。以右大臣藤原冬嗣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緒嗣

置巡察使

爲右大臣。○良岑安世又奏曰、郡領者古之縣令也。

親民行化、實在斯職。時澆俗薄、稱職者希。請其有善

政者、授之位祿、令得自展。○置畿內七道巡察使。○三年

召大學諸生於紫宸殿、討論經史、著爲恒例。○

（二年。停多褹島司、隷大隅。初多褹島司一歲給物進稻三萬六千餘束、而貢調不過鹿皮一百餘。右大臣藤原冬嗣奏言其得不償失。故有是命。）

新撰國史略　卷之二　淳和　四十三

勸學院

左大臣藤原冬嗣薨。冬嗣性弘裕、才兼文武。嘗置勸

學院、教子弟、析封戶給之。是時藤原氏漸盛、一門食封至二十一萬五千戶。○

以中納言清原夏野兼左近衛大將。夏野奏、親王未

（三年。豐前王爲大學助。王舍人親王四世孫、以文學聞、後至伊豫守。）

定親王任國

習庶務、而任八省卿、官事曠。請以親王爲國守、點

定數國爲任國、身留京師、不復赴任。敕以上總常陸

上野爲親王任國、改正四位下官爲敕任、號曰太守。

限以一代、不爲永例。○四年。置畿內校田使。○以式

部大丞藤原高房爲美濃介。（高房、參議藤嗣子。）威惠兼施、屬託

不行、發奸擿伏、境無盜賊。管下有陂堤壞、俗傳有

（四年。以河內荒閑地五十町給大學寮。停郡司二世有功者爲譜第。）

藤原高房理美濃

神、遏水者死。前司懼不敢修。高房驅民修之、灌漑流

通、民賴其利。又有妖巫、聚徒爲邑民、被毒害、吏怖不

禁。高房單騎行、悉捕而誅之。高房魁梧多力、慷慨不

拘細謹。後歷數國守、所至有名。先是安部安仁爲近江大掾、介藤原弟雄委以政事。安仁爲政精練、名聞朝廷。秩未滿、授從五位下、爲信濃介、視事三年、部內肅然。嵯峨上皇嘗從容評諸國吏之優劣、以爲不若安仁爲信濃之能。乃賜物有差。右近衛將監藤原大津爲備後守、頗有聲譽、民庶歌思。常陸守甘南備高直坐前司事停務、吏民感其德、競遺資財。北陸道巡察使和氣仲世爲近江介、俸祿悉給貧民。當時諸國守介得其人如此。○五年。置畿內班田使。○

造水車

六年。敕諸國造水車、便灌漑。貧民不能造者、令國司

（五年。大和大掾丹墀門成爲丹波守。土民麤戾、不順敎化、號爲難治。門成施以猛政、笞罰爲先、聽事前箠楚如積。數年部內大理。）

新撰國史略　卷之二　淳和　四十四

給予之。從良岑安世請也。○七年。大納言兼右近衛

大將良岑安世薨。日本史論曰、良岑安世以學術顯、遂閑治體、撫息民瘼。豈可繫以才

藻之士視之哉。○大納言藤原三守等上新撰格式。○八年。

秘府略成

秘府略成。敕東宮學士兼因幡介滋野貞主與諸儒集古今文書作之。凡一千卷。○九

年。夏旱、祈禱無驗。詔罷作役、錄囚徒。大雨。依皇后請

也。皇后王氏、諱正子、嵯峨帝第二女。生廢太子恒貞。四年立爲皇后。后貞婉有禮度、中表則之、最爲帝

所重。○以右大臣藤原緒嗣爲左大臣、大納言清原夏

令義解成

野爲右大臣。○十年。令義解成。初藤原不比等等作

令、歷年已久、學者互有異同。帝敕右大臣清原夏野

（七年。文章得業生春澄善繩對策、式部省擢處丙第。先是內記闕、帝素重士、欲以善繩補之。聞其及第大悅、命爲少內記。時人榮之。善繩、周防大目豐雄子。幼而明悟、骨相異常。祖財麻呂呼爲奇童、傾産敎養。弱冠入學、耽讀群籍、未嘗輟手。博涉多通、一時莫能及也。）

檢非違使

第五十四世　紀元千四百九十四年距今千四十八年

日本史論曰。平城嵯峨淳和皆桓武皇子也。亦猶履中反正允恭以仁德皇子相繼傳位。而太上天皇先後並存。税駕冷陽。泰危未央。琴書相娛。泉石互賞。則為千古美事矣。蓋帝與嵯峨皆英明之主也。帝之德量。可以抗衡嵯峨。而嵯峨之器宇則頡頏桓武。中世人主所不易得者也。

與諸儒臣論辨折衷。作義解十卷。至是成上之。○始置檢非違使。以糾正奸慝。謂之使廳。是後衛府追捕。彈正糾彈。刑部判斷。京職訴訟。併歸使廳。是事見於職原抄。云。天長中。初置之。不載其年月。姑係於此。○帝禪位於皇太子。太子再上表固辭。弗許。太子乃即位。立帝皇子恒貞親王為皇太子。帝辭不奉命。帝在位十年。改元者一。曰天長。後七年崩。壽五十五。遵遺詔。火葬。碎粉御骨。散山城大原野西山嶺上。

仁明天皇　元年甲寅。唐文宗涵太和八年。西國八百三十四年。諱正良。嵯峨帝第二子。母皇后橘氏。諱嘉智子。贈太政大臣清友女。弘仁元年立。○承和元年春正月。帝覲後太上天皇于淳和院。尋覲前太上天皇于冷泉院。後屢覲焉。○太宰府言慶雲見。公卿表賀。不受。詔曰。百姓寧輯。風雨和調。即是瑞也。安危在乎人事。豈必繫於政事。賀瑞之言。後勿復奏。○停紀傳博士。加文章博士一員。○二年。鑄新錢。文曰。承和昌寶。一以當舊之十。許新舊並行。○太宰府言。壹岐島遙居海中。地勢狹隘。若有外寇。難以支機急。請發士民。帶兵仗常戍要害。許之。○帝御紫宸殿。始令正四位下菅原清公侍讀後漢書。清公遠江介古人之子。少涉經史。延暦中。補文章生。對策登科。除大學少

置戍壹岐

山縣禎曰。人主無學術而徒信禍福也。於是乎人臣競獻祥瑞以驕君心。君驕而臣諛。邪說益盛。而君惑益甚。未嘗不至於亂亡矣。是以明主必屏言祥瑞者。今帝以百姓輯寧。風雨和調為瑞。而知吉凶安危

流小野篁

皐疫下詔罪己

之數。審乎人事。可謂明達不惑者矣。史稱帝耽經史。通覽百家。苟非學術之力。何以能如此乎。

允。壽為遣唐判官。至唐見德宗。弘仁中。改天下禮儀。皆其所建白也。○三年。贈故入唐大使及留學生在唐身沒者位。藤原清河贈從一品。安倍仲麻呂正二品。石川道益從四品。其餘紀馬主。甘南備信影等。各贈位有差。○四年。以中納言源常兼左近衛大將。○五年。以大納言藤原三守為右大臣。參議巨勢麻呂孫。○分遣左右衛門府看督等於畿內諸國。追捕姦盜。○帝御清涼殿。令助教直道廣公讀群書治要。後又受莊子及漢書。○流遣唐副使小野篁于隱岐。先是參議藤原常嗣為持節遣唐大使。篁為副使。元年有是命。常嗣見篁船堅善。奏換之。篁不平。以家貧親老。身亦疾。辭不往。作西道謠。刺朝政。竟見貶。七年。復召還。至參議左大辨。○六年。令畿內國司勸種蕎麥。尋禁畿內百姓刈麥為芻。○七年。夏旱疫。下詔罪己。減服御常膳。絕左右馬寮秣穀。停作役非要者。檢出究獄。諸國有水旱之處。令百姓灌溉。先貧後富。賑贍窮民。穀藥。免畿內七道承和二年以往調庸未進者。除東海東山山陽驛戶租三年。詔下。大雨。山縣禎曰。帝遇旱疫。謹遵先朝例。罪己賑恤百姓。詔下即大雨。比之彼每值災眚。必度僧轉經。造佛像。營堂塔之類。其德之廣大。為如何哉。實惠之所施。海內莫不悅服。天地豈無感應乎哉。○右大臣藤原三守薨。三守好招延文

群書治要。唐主李世民命其臣魏徵等所撰集者。

六年。先是太宰少貳藤原岳守。檢唐人貨物。得元稹白居易詩集。獻之。帝甚耽悅。至是授從五位上。嵯峨上皇素有文藻。讀居易詩。最愛之。時小野篁以能詩聞。與居易句暗合者三。人以為奇。是後白氏之詩大行海內。文士莫不諷誦摸擬。

廢皇太子

七年夏五月淳和上皇不豫遺詔曰予素不尚華飾況擾耗人物乎斂葬之具一切從薄葬畢釋哀莫煩國人葬者藏也欲人不觀送葬宜用夜漏追福之事皆須儉約云云又曰予聞人沒精魂歸天而空存冢墓鬼物憑焉終乃爲祟長貽後累今宜碎骨爲粉散之山中中納言藤原吉野奏曰昔宇治稚彥皇子遺教使散其骨後世效之然是親王之事非帝王之所爲我國自古不起山陵所未聞也山陵猶宗廟也若無宗廟臣子何所仰上皇報曰予氣力綿綴不能論決卿等宜奏嵯峨聖皇而受裁〇癸未上皇崩于淳和院戊子葬之碎御骨爲粉散大原野西山嶺上

士遇諸塗必下馬家多藏書資生徒貧者成業〇以大納言源常爲右大臣〇八年左大臣藤原緒嗣等上日本後紀二十卷〇九年以中納言藤原良房爲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冬嗣子〇先是後太上天皇崩淳和至是前太上天皇亦崩嵯峨詔廢皇太子恒貞流東宮帶刀伴健岑于隱岐但馬權守橘逸勢于伊豆立皇子道康親王爲皇太子恒貞幼岐嶷長好學屬文有才名深達世故自以爲身非冢嫡而居儲宮恒貞淳和帝第二子非今帝之冢嫡一旦二上皇晏駕禍機難測乃作表冀傚太伯劉彊以避賢路令春澄善繩作之〇不許至二上皇崩健岑等謀曰太子必不得安矣宜奉走東國又竊語之阿保親王平城帝子〇親王告之嵯峨太后帝母〇太后使大納言藤原良房奏之帝敕六衛府戒嚴宮門遣兵收健岑等太子憂懼又抗表辭位帝曰健岑凶逆不關太子宜勿介懷既而有飛書告健岑之反爲太子發帝遂信之會帝幸冷泉院太子從焉帝遣左近衛少將藤原良相率近衛兵圍太子直曹捕東宮僚屬廢太子遷之淳和院坐事貶竄者數十人健岑等亦處配

逸勢女

九年太宰大貳藤原衛奏曰諸國之吏交替既了未得解由託事格旨留住管內常好農商侵漁百姓巧爲奸利之謀未觀填納之物望請交替了者早俾入京許之

十年伊賀尾張參河等二十餘國飢賑給之帝方諒闇殊擇治國之才以從五位下春枝王嘗爲越後介有聲績擢爲能登守能登累歲荒廢百姓煩擾春枝傾心撫輯民賴以安正五位下

流近衛兵之圍直曹也太子晏然謂左右曰吾知有此事久矣降爲親王持戒不近妃嬪遂削髮改名恒寂及陽成帝遜位藤原基經屬意恒貞率諸大臣勸進恒貞堅卻弗受青山延于曰嵯峨帝舍其子而立淳和帝淳和帝亦舍其子而立仁明帝其所爲一出於至公而毫無私天下之心仁明帝之立恒貞可謂善體二帝之意者也然而一旦聽讒遂廢太子愧于二帝多矣蓋恒貞之不立出於嵯峨上皇之意故上皇未崩人無間之及上皇崩藤原氏之徒欲立其出遂構陷之庸詎知健岑之反非讒諛之徒媒蘗以成其罪哉橘逸勢不服其罪亦足以明其誣也而帝竟不悟使太子負冤而讒夫得志可慨也夫初逸勢之被執也鞫問不服遂遠竄道死其女至孝徒步從父監卒叱之女乃晝止夜行遂得相從及父死號泣哀慕收屍葬之廬于墓側落髮爲尼後負其屍以還人皆感嘆焉〇是歲禁絕新羅人入境內從太宰大貳藤原衛請也〇十年左大臣藤原緒嗣致仕緒嗣天長初納封千戶助國用弘仁以降十上表辭不許及帝立又以病固辭請減封五百戶不許至是聽其致仕尋薨稱山本大臣緒嗣曉達政事國之利害知莫不言但偏信先入之言不容後說以此得譏〇文屋宮田麻呂謀反發覺竄伊豆〇文章博士春澄善繩講後漢書於大學解釋流通聽者嘆服時諸博士恃能相輕侮弟子異門互有分爭唯善繩謝門徒恬退自守不爲誘

藤原良房為右大臣

長岑高名為伊勢守。亦有能名。

十三年。勅畿內諸國甄録所在皇胤以糺真偽。

議所及。○十一年。以右大臣源常為左大臣。大納言橘氏公為右大臣。○帝憫備後守善道真貞年老召入京師。諸儒言。讀公羊傳者。今日有真貞耳。恐斯學墜焉。乃命講之大學。真貞以三傳三禮為業。兼能談論。○十四年。帝受莊子於春澄善繩。卒業乃御清涼殿。賜宴。別賜物有差。又令善繩讀漢書於清涼殿。○嘉祥元年。以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良房為右大臣。外史氏曰。帝廢太子恒貞。而藤原氏之勢。成者已八九。至以良房為右大臣。則全成矣。自此以往。常握太子廢立之柄。竟致易置天子。如制馭家人之横。可勝復歎哉。○鑄大錢。文曰長年大寶。一當舊之十。與舊錢並行。

放囚徒

三年。太皇太后橘氏。與弟右大臣氏公。議建學舍。勸子弟讀書。名曰學館院。先是左大臣藤原冬嗣亦析封戶。建勸學院。謂之南曹。以在大學南也。其後菅原大江二氏。建文章院。分東西曹司。以教弟子。氏公子岑繼。年少不好學。帝嘆曰。

○二年。敕定諸國穀價。○夏。霖雨。開倉賑恤飢民。○帝巡視京城。至囚獄。司問其誰家。右大臣藤原良房奏狀。帝憫然。因敕盡放囚徒。群臣皆呼萬歲。頼襄曰。我古聖王往往親録囚徒矣。今人君而不知囚獄為何物。且敕釋惡人。豈可為法。世以此譽仁明之為君。無識者之見耳。○三年。帝崩。壽四十一。葬山城深草山陵。在位十八年。改元者二。曰承和。嘉祥。帝性聰敏。博綜衆藝。最好經史。兼愛文藻。工射。善書。然又好奢靡。後宮之飾。冠絶古今。由是府帑空罄。賦斂滋急。論者以為有文具之敝。而無惻隱之實焉。

第五十五世　紀元千五百十一年　距今千三十一年

立太子

彼大臣之孫。朕之外戚。何為不讀書。岑繼聞之。奮激讀書。略通經史。後至中納言。

藤原良房女明子。入宮。生皇子惟仁。時帝有惟喬。惟條。惟彥三皇子。而皆非藤原氏出。帝鍾愛惟喬。而憚良房。建惟仁。未幾惟喬隱居小野。絕外交。歌咏自樂。在原業平紀有常等。時訪焉。相唱和而已。

帝即位之年。太宰帥葛井親王。桓武皇子。幼警悟。年六歲。敕賜帶劍。後歷兵部卿上野常陸太守。叙三品。嵯峨帝嘗御豐樂院。觀射。親王及群臣以次

文德天皇　元年辛未。唐宣宗大中五年。西國八百五十一年。諱道康。仁明帝長子。母女御藤原氏。諱順子。贈太政大臣冬嗣女。仁明帝踐祚。初為女御。即位之年。詔曰。日易月之制。雖據舊章。臣子之道。須存心喪期年之內。禁宴飲作樂及著美服。○嵯峨皇太后橘氏崩。后仁明帝母也。其在坤位也。專務化導。宮闈邕穆。嘗與弟右大臣氏公。議建學館院。聚生徒。世以比漢鄧后。又信佛。建檀林寺。稱檀林皇后。○立第四皇子惟仁親王為皇太子。生甫九月。以大納言源信為傳。帝愛長子惟喬親王。欲立為儲貳。以待太子長。憚右大臣藤原良房。未決。從容語之信。信極陳其不可。帝不懌而止。良房聞之。深德信。良房於太子為外祖。山縣禎曰。良房以外戚攝政。威權甚重。天皇立太子。有不出於其意者焉。文德崩。清和以幼沖繼大位。權全歸外祖藤氏。專權皇威漸衰。其勢既見於此矣。○仁壽元年。召散位春澄善繩於北殿。講文選。○秋大水。詔免京畿今年調。○二年。詔曰。王政之要。生民之本。唯在務農。頃年諸國所告不堪佃。其數甚多。公事根源。九月七日。諸國司奏國中損害。謂之不堪田奏。由有司不勤地利。不重民命。非所以選吏委民之意也。凡治田克勤則畝益三斗。不勤損及是。況廢而

小野篁薨

射親王時年十二帝戲謂曰弟雖幼攝當執弓矢親王應教而起再發皆中時親王外祖坂上田村麻呂侍坐喜甚起抱親王而舞進奏曰臣嘗將數十萬衆征討東夷實賴天威以致平定自料兵略有所未究今親王在齠齔武技如此非臣等所及帝笑曰將軍褒揚外孫何過多

不耕乎一畝之田可食一戶一畝不耕一戶受飢既多不耕之地何少受飢之人古者州郡長春行田若有不耕課而田之獲者公私半之古人重地利如此諸國郡司宜體此意親自巡視修繕池堰勸課耕種褒勸督懈○參議左大辨小野篁薨篁參議岑守子岑守爲陸奧守篁隨父赴任習騎射嵯峨帝聞而惜之乃折節爲學弘仁中及第累官至彈正大弼其謫于隱岐也在路作謫行吟七十韻人皆傳誦赦歸至今官而薨世稱野相公篁嘗讀書於下野足利鄉置校其藏書傳至後世所謂足利本是也○三年太宰帥葛原親王薨親王桓武皇子幼穎悟有令譽及長恭謙不傲於物歷覽史傳閑習朝典舉朝重之親王請去諸子王號賜姓因賜子高棟孫高望姓平朝臣○齊衡元年夏陸奧奏比年不登戍兵逃亡盜賊起請發援兵二千備之敕許一千且以致騷擾本由飢困給穀一萬石賑俘夷○左大臣兼左近衛大將源常薨常在官舉止閑雅言論和順務進才能退讒佞時人以爲有丞相之器○二年詔右大臣藤原良房參議春澄善繩等修國史○三年制五世王服色準諸臣○天安元年

賜高棟等平姓

篁事母至孝家素清貧俸入皆施親友文章冠絕當時最妙草隸初在太宰府與唐人沈道固數相唱和道固稱其富豔嘗侍嵯峨帝於河陽館帝賦詩一聯曰閉閣唯聞朝暮鼓登樓遙望往來船以示篁篁曰聖作甚佳改遙作空更妙帝驚曰此白居易句也本作空聊試卿顏御詩

造新曆先是用大衍曆年久差謬頗多至是曆博士大春日眞野麻呂請依五紀曆改造新曆許之○以右大臣藤原良房爲太政大臣大納言源信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良相爲右大臣良相良房之弟桓武以降左右大臣每闕其偏至是三公具備○復相坂關近江新置大石龍華二關○前彈正大弼藤原衛卒衛內麻呂子七歲入學十八以文章生及第出入四朝爲國司爲政寬簡民悅服爲法官貴戚側目○是歲河內越中大和等國司坐奏不堪佃田失實獲罪○二年夏大水出穀倉院穀二千斛民部廩院米五百斛大膳職鹽二十五

情乃與居易同耶時白氏集始至獨藏秘府世未有睹者以故大爲帝所稱然爲人不羈好直言不爲當世所容人呼爲野狂云

二年豐階安人爲大學頭安人少機悟夙以好學知名涉讀史

斛賑左右京被水窮民○秋帝在位九年崩壽三十二葬山城眞原山陵後改稱田邑陵改元者三曰仁壽齊衡天安帝留心政事不好遊幸性甚明察能發奸摘伏然禁網漸密憲法頗峻論者以比漢明帝云

清和天皇 元年己卯唐宣宗大中十三年西國八百五十八年諱惟仁文德帝第四子母宮人藤原氏諱明子太政大臣良房女文德帝爲太子時入宮年甫九歲而即位太政大臣藤原良房以外祖攝政事無巨細莫不與聞○始定十陵四墓獻歲尾荷前之幣十陵謂天智山科陵春日宮天皇田原陵光仁後田原陵光仁高野中宮大枝陵桓武柏原陵桓武

第五十六世紀元千五百十九年距今千二十三年

傳最精漢書明法博士讚岐永直乞骸骨敕歸休於家不停其職是歲帝敕曰博士律令之宗師也宜令諸生就其第受業於是永直敎授於家式部省就行講竟之禮法家榮之大判事源敏久等嘗抄出刑法疑義十事欲遣使質之唐國永直聞之爲詳解其義聞者釋然乃罷遣唐

男山八幡

帝讀孝經

使其精如此。

是歲。僧圓珍還自唐。圓珍讃岐人。空海之姪也。仁壽三年如唐。留學六年。至是歸。後為延暦寺座主。延長中賜謚智證大師。

後世天皇讀書。必始自孝經。以為恒例。

藤原中宮長岡陵。藤原皇后後大枝陵。崇道天皇八島陵。平城楊梅陵。淳和皇后石作陵。十陵隨世數加除。粗如周制七廟迭毀之制。但山科陵歷世不除。四墓謂藤原鎌足多武峯墓。藤原冬嗣宇治墓。尚侍贈正一位藤原美都子次宇治墓。贈正一位源潔姫愛宕墓。後又增為八墓。亦迭有廢置。而多武峯墓不除。○貞觀元年。鑄大錢。文曰。饒益神寶。一以當舊之十。○五月至八月。雨不止。大水地屢震。十月朔。日有食之。後九年凡十二食。外史氏曰。當是時。萬機之政。始歸外家。變異屢見。豈徒哉。天所以警戒人君。不亦明乎。後之為人君者。不可不知所省也矣。○是歲。祠八幡大神於山城男山。○二年。帝始讀孝經。制以唐玄宗所撰御註孝經。立於學官。先是孝經用孔安國鄭玄二家注。至是始行御注。初桓武帝好學。性至

是歲。中宮大夫藤原良仁卒。良仁冬嗣第七子。良姓至孝。母歿之日。哭泣嘔血。氣絶。經時乃蘇。不勝悲慟。遂病卒。年四十二。

孝。及喪光仁帝。哀毀動人。踰年不釋服。桓武崩。平城帝亦大哀慟。後八九日。猶進粥。後多以孝聞者。散位藤原吉野。事父至孝。父嘗思鮮肉。庖人不與。吉野聞而悔恨。終身不復肉食。相模權介山田古嗣。幼喪母。嘗讀書。見有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之語。流涕不禁。卷帙為之沾濡。參議藤原良繩。聞父病於備前。欲奔赴。官不許。及聞訃。歐血氣絶。數刻乃蘇。後母紀氏寢病。良繩晝夜扶持。目不交睫。母尋沒。哀號過禮。諸國之民亦多著者云。○冬十一月朔。日南

釋奠

令論時政得失

先是播磨博士和邇宅繼上言。釋奠有大學式。無諸國式。故諸國或用樂或不用樂。夫尊師之道。誠須嚴整。如在之禮。豈合參差。願修其式。以為永典。從之。三年。勅陸奥牧馬堪軍用者。不論牝牡。勿出國界。

至。公卿表賀。大赦。加王典以上爵一級。冬至實在二日。太政官使移在朔。以閏十月小為大。○新修釋奠式頒七道諸國。○三年。行宣明暦。唐穆宗長慶中。徐昂造。自是後八百二十三年。用是暦。○帝始使大學博士大春日雄繼講論語。○四年春。下增租法於畿内。限三年試之。○夏大雨。詔參議以上令論時政得失。伊豫守豐前王奏諸王給服。徒費無紀極。請以見在為額。不聽。輒過數奏可。賴襄曰。自清和立。外祖攝政以來。變異荐見。所以致之。不待識者而知也。至此詔朝臣論政事。而纔得伊豫守一言。所言裁減諸王支給而已。噫當時天下之弊事。舍此無可言乎。王室之運日消。外家之勢日長。

御靈會

天皇加元服

御靈會後又合祀吉備真備。藤原廣嗣。菅原道真。

如漢之爵五侯。黄霧四塞之時也。使言及此。饒不能救。猶足警戚黨之心矣。乃助之為虐。何哉。豐前王非亦係宗籍者乎。推其所為。心不過以此媚藤原氏。以冀昇進耳。豈非匡衡杜欽谷永輩。黨附王氏。而務言人主過失。以售直名之類哉。蓋滿朝野皆此輩鄙夫也。則人主誰與保其宗社。悲夫。雖然當時皆知求言之為虐文。爭言非切要之事。故史無所載。獨載此言者。蓋外家得此喜以為剪削宗室之資耳。○以海賊公行。奪備前貢米。使山陽南海二道追捕之。○五年。以疾疫流行。脩御靈會於神泉苑。祀崇道天皇。伊豫親王。夫人藤原吉子。橘逸勢。文室宮田麻呂。時人以疾疫流行。為崇道等所祟。争修祭事。以禱焉。謂之御靈會。朝廷亦為修此會。遣左近衛中將藤原基經等監之。○六年春正月。天皇加元服。參議大江音人。參酌唐禮。修定其儀。天子冠禮

耕田禮　紀夏井

初嘉祥中。仁明帝謂良房曰。聞卿家櫻花甚美。明年朕當往觀。比及花時。帝既崩。良房悲感。大會公卿僧徒。語以其事。辭氣悽愴。會者皆流涕。賦詩歌而去。

始此。音人備中介本主之子也。受業菅原是善。博學善屬文。嘗奉勅撰弘帝範三卷。群籍要覽四十卷。又與是善撰定貞觀格式。太政大臣藤原良房罷攝政。○左京大夫兼山城大和守紀今守上言。增稅法不便。請復舊。許之。○二月。帝幸藤原良房染殿第。觀花。紀今守率郡司百姓。行耕田禮。欲使帝知稼穡艱難也。○七年。以從五位上紀夏井。為肥後守。夏井美濃守善岑子。性聰敏溫雅。有才學。文德帝聞其名。召見。夏井家素貧。衣履弊惡。左右嗤之。帝曰。是疲駿也。擢為少内記。遷右中辨。天安中。為讚岐守。政化大行。秩滿將歸

應天門之變

山縣禎曰。夏井之治郡國。多造義倉。以濟民窮約。又其清潔公廉。贈遺一無所受。皆可以為後世治民者之法矣。宜民之愛之。如慕父母也。如其居母喪三年。哀毀過禮。最見其至性矣。八年春。幸右大臣藤原良相西京第。觀櫻花。召文人賦詩。奏女樂。賜群臣物。又

百姓詣闕。請留。詔許之。更留二年。民殷富。倉廩實。乃造大倉四十宇。以為不動之蓄。及去。吏民贈遺一無所受。已還京師。民送物於其家。夏井留紙筆。悉返其餘。至是。其母石川氏聞而哭曰。吾聞肥後之俗。不尚廉吏。吾兒其不終乎。○八年。春。應天門火。延燒棲鳳翔鸞二樓。大納言伴善男有罪。流伊豆。流肥後守紀夏井于土佐。初善男以事忤左大臣源信。成嫌隙。欲陷之代其位。作飛書。誣信與其二弟融勤等同謀反。至是。又與子中庸等。燒應天門。誣信所為。時太政

幸太政大臣良房染殿第。觀櫻花。百官扈從。歌舞喧闐。令文人賦詩。以落花無數雪為題。賜物有差。帝每遊宴。必試射云。

年名鞫問。善男不服。年名惡善男恃辯技梧。令人詐謂之曰。卿何敢乃爾。善男驚曰。吾兒不肖。

大臣藤原良房退居白川。使右大臣良相代執政。良相信善男之言。欲案信。命參議藤原基經收之。基經問太政大臣知否。良相曰。太臣慈悲崇佛。必不能斷。基經曰。是大事。不可不告。乃往告之。良房駭愕。走造朝奏。信有定策功。不可戮。營救甚力。帝聞大驚。遣使慰諭信。信懼。表辭職。不許。已而左京人大宅鷹取者。知實以告。乃勅參議南淵年名。藤原良繩。召善男於勘解由使局。鞫問具服。善男中庸及奴紀豐城。並當斬。詔減死一等。處流。夏井豐城異母兄也。亦連坐配流。

良房攝政

乃服。

夏井素知醫。及至土佐。自採藥山澤。以給病者。多有効驗。夏井為人身體雄偉。眉目清秀。溫有才思。初學書小野篁。既而篁嘆曰。紀三郎可謂書聖矣。

敕良房攝行天下之政。良房上

善男參議國道子也。短身深目。性忍酷。有口辯。諳練典故。當官幹理。察斷機敏。而傲倖逢迎。為人主所愛。自爲內記。八年間。累歷顯要。終為公卿。然器字褊狹。好斥人短。衆咸惡之。遂自及云。夏井之徙於土佐也。隨使出境。國人遮途號哭。過讚岐。百姓老幼迎之哭聲接數十里。在配所。丧母哀毀遂卒。山縣禎曰。聖王之政。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其善善長。而惡惡短。如此。若夫罪及三族。暴秦之苛政。何足法焉。如紀夏井。為吏循良。政績夙著。縱有罪。亦當宥之以風勵吏治也。而今連坐于其弟之事。無罪而流竄。不亦可憫乎。當是時。良房相帝而為政。其失典刑亦甚矣。○秋。敕太政大臣藤原良房。復攝行萬

藤原保則

表固辭。勅曰。廼者災異荐臻。内外騷然。須頼公助理。前此攝政者。有皇后皇太子。未有人臣攝政者也。人臣攝政始於此。

良相甍。帝不視事三日。贈正一位。良相前後食封二千戶。辭其

機。○是歳。以式部少丞藤原保則爲備中權介。保則繼繩曾孫。初備中旱饑。群盜橫行。民相殺掠。前守馭以苛酷。囚徒塡獄。保則到任。悉變其法。務存大體。賑窮乏。課農桑。於是民爭來附。田疇戶滋。門不夜扃。賦稅倍入。自古未有也。○九年。大飢。盜賊群起。刼人行火。令近衛兵衛每夜分番巡察。又令畿內國司每鄉結保督捕。○置常平所於東西市。賤糴官米。是時米斛直新錢一千四百。常平所糴。直八百。○右大臣藤原良相甍。良相篤於親族。嘗割封戶。置義田。收養宗族子女不能自存者。

貞觀格

半。不受。後又請納五百戶。以補國用。帝嘗詔參議以上言得失。良相上表曰。右大辨南淵朝臣年名。身爲進士。職經內外。稍通治體。山城守紀朝臣今守。所歷之州。風聲必暢。論之良吏。自爲先鳴。伊豫守豐前王。才學卓彰。資歷淹久。無他異跡。足謂老成。太宰大貳藤原朝臣冬緒。聲名

又好文學之士。有大學生貧窶者。時贈綿絹。冬月。多製衣被。與四學堂夜宿者。○是歳。前陸奧守坂上當道卒。當道田村麻呂孫。家行廉潔。輕財重義。在任有清理之稱。境內肅如。民夷安之。秩滿待代。四年。卒於國。居貧無資。及稻斂。僅有一布衾而已。○十年。野火燒田邑陵樹。帝避正殿。降服素食。輟朝五日。○十一年。陸奧地大震。地裂海溢。溺死者千許。肥後大風雨。人畜多死。海潮暴溢。田園數百里。陷爲海。○是歳。大納言藤原氏宗等上貞觀格。十二卷。太政大臣藤原良

新羅賊　紫宸殿聽政　貞觀式

粗達器識。漸優吏幹之稱。仍有可愛。大和守弘宗王。頗有治名。多宰州縣。雖自賢之弊。或罹法網。而談諸經國。非無其才。然則冝令此輩同上意見。既云許及芻蕘。何況於彼有識。臣謬荷重責。無祉息肩。徒獻管窺。恥塵聽覽。其重賢古如此。

房等上續日本後紀。二十卷。○十二年。以大納言藤原氏宗爲右大臣。葛野麻呂子。○鑄新錢。文曰。貞觀永寶。○先是新羅海賊夜入筑前博多津。掠豐前貢絹。至是。敕大宰府。令緣海諸郡警備。敕因幡伯耆出雲石見隱岐修守禦之具。又敕筑前肥前壹岐對馬戒不虞。○十三年。帝始御紫宸殿視事。初歷朝天子日御紫宸殿聽政。仁壽以來遂廢。至是復之。群臣皆悅。○秋大雨。鴨河暴漲。詔禁占河壖爲田園。○右大臣藤原氏宗等。上貞觀式。二十卷。○十四年。以大納言源融爲左大臣。

禁國司娶部內女子

日本史論曰。良房相業。雖不多見。而文德帝期以蕭何。則規模徽猷。必有可觀者。與耕田之禮。欲使幼主知稼穡之艱難。則其輔贊彌縫之功。可推而知也。

兩備國界。有吉備津彥神。國有

大納言藤原基經爲右大臣。基經良房子。○太政大臣藤原良房薨。帝爲輟朝三日。贈正一位。封美濃公。諡忠仁。良房攝政前後十五年。帝念其舊恩。傾心委任。垂拱仰成。子孫相繼爲攝關。外戚之盛。基於此。及薨。帝親政。良房無子。養兄長良子基經爲後。○是歳。旱。帝減常膳。乃雨。○十五年。以皇子貞固貞元貞保貞平貞純爲親王。長猷長淵長鑒賜源姓。○十六年。禁諸國司娶部內女子。○備中守藤原保則爲備前權守。政績一如在備中。僚屬有姧贓者。不摘而竊語曰。子

在原行平上奏

水旱保則必禱焉一時傳言境內有為惡者神立降罰以助府君境內益服安藝淫奔備後貢綿至備前石梨郡而宿問主人曰此國大府如何主人曰府君化民專用仁義一國莫不從化若有奸濫者吉備津彥神立降誅罰德之感神一至此盜大愧明日至府自首乞命保則召見

久疲學官始得徵官宜砥礪廉節以期榮進特為仰事俯育屈受汙名是貪畏善人耳吾有薄俸相資慎勿犯官物由此吏民畏愛呼曰父母明年保則任滿還京兩備之民悲號遮路老人往往持酒有餞之保則一不欲違其意為留者數日乃乗船泊和氣郡方上津備前郡司聞保則無糧儲運米二百石贈之然恐其不受至則受而不辭郡司大悅而還保則遺國講師書曰風濤難測請幸來禱講師以泉僧至乃贈之米而去○十七年下總俘囚叛發兵擊之○十八年參議太宰權帥在原行平奏請營壹岐水田充對馬年粮割肥前松浦郡中庇羅値嘉二鄉建上近下近二郡號値嘉島置島司郡領許之行

大極殿火

曰汝能改過非復惡人即給粮食封其絹付盜移備前國府僚屬皆曰恐不達彼國保則曰彼已悔悟奈何疑之盜持移文果至備後府守小野喬松大悅遣盜至備前謝之其以德化下率此類也貞觀末京師有自著翁者不知姓名邑里皓髮皁衣常出游市中以賣自著為

平阿保親王子賜姓在原朝臣○太極殿火延燒小安殿蒼龍白虎二樓延休堂及北門北東西三面廊數日不滅廢朝三日諸衛戒嚴○冬帝傳位於皇太子時年二十七在位十九年改元者一曰貞觀帝性寬明仁恕風儀端儼舉動遵禮專精政事好讀書傳未嘗留意於遊戲後言政治者咸稱貞觀然又崇釋教既遜位居清和院常御菜蔬斷聲色後雜髮名素真歷覽名山古寺還御丹波水尾山寺持戒二十三日一進齋飯毀瘠骨立苦修備至不復問國家事以故

第五十七世　紀元千五百三十七年　距今千

業時人呼曰白箸翁人問其年每告以七十市中有賣卜者年可八十語人曰吾為兒時既識是翁被服顏容與今無異聞者疑其有異術有與飲食者取醉飽而止或涉日不食亦無飢色放誕隨時不定人莫測其際後病終市門側市人收尸葬之後二十餘年有僧見翁于南山居

藤原氏權勢日盛後五年崩于粟田圓覺寺壽三十一火葬粟田山置御骨於山城水尾山陵○青山延于曰甚哉浮屠氏之為禍也帝以天子之尊為沙門之行春秋未盛至去位而不顧其後宇多華山脫屣萬乘捨身佛寺未必不由帝之作俑也蓋帝之崇信釋氏同軌梁武幸而寶祚未衰金甌無缺終免梁武之禍然貞觀以後外戚顓政權柄下移皇室不振職此之由安知承平之亂不胚胎于此哉

陽成天皇　元年丁酉唐僖宗儼乾符四年西國八百七十七年　諱貞明清和帝第一子母中宮藤原氏諱高子贈太政大臣長良女貞觀八年為女御貞觀十一年立為皇太子至是受禪即位於豐樂殿時年十歲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基經攝政○元慶

五年

保則平出羽之亂

石室焚香誦經問曰翁無恙笑而不答後不知所之

出羽俘囚作亂縱火攻秋田城守藤原興世徵發諸郡軍飛驛奏狀遣權掾小

元年基經辭大將上皇優詔聽之特賜寶劍一口以大納言源多兼左近衛大將既而基經以天大旱請罷攝政不許○二年令助教善淵愛成讀日本紀於宜陽殿西廂右大臣以下參議以上聽之○出羽俘夷叛以右中辨藤原保則為出羽權守以前左近衛將監小野春風拜鎮守府將軍討平之初出羽民夷雜居田地膏腴姦吏豪戶規私利困編氓至是秋田城司良岑近貪婪黷貨侵漁夷俘夷俘怨怒遂相率而叛攻燒秋田城及郡院民家出羽守藤原興世發

小野春風

野春泉文室有房御精兵援秋田城賊黨日熾悉焚城北郡南公私舍宅乘勢肆掠殺虜無算官軍不能禦賊遂進火城一國器仗多在城中俄頃蕩盡時前歲凶歉百姓饑窘與世徵兵不至乃奏請隣國援兵既而春泉等遣守奈麻呂登高覘伺賊俄至拔劍奮戰手斬雙首遂戰死

兵防之屢爲所敗攝政基經延保則問討對曰夷種怨怒死戰一可當百雖使坂將軍復生不能蕩平若教以義方示以威信可不血刃而服也基經欲遣保則保則曰彼獸性欲德懷之須先威益之因薦春風春風嘗從父石雄討陸奧賊以驍勇聞時遭讒免官家居基經乃奏遣兩人敕陸奧出羽守吏皆受保則處分保則即發路疊得敗聞從者失色保則自如人心倚安達秋田時城下不應賊者三村保則乃發郡倉資給之勉防賊春風纔發由陸奧出上津野宣恩

保則以嚴治出羽

賊伏艸中使俘四三人來詐請曰願得秋田河以北地罷兵官軍乃遣輕兵掩擊射殺三賊權介藤原統行與春泉有房等進至秋田舊城聚兵糧與陸奧押領大掾藤原梶長等以兵五千守城賊出其不意西面奄至舉城惶撓失措望風奔潰統行等逃還獨有房奮身苦戰斬賊數

詔春風素通夷狀脫甲單騎入虜軍面諭招降豪酋數十人挈至國府保則親慰勞以其謀斬渠帥二人首撫納餘種自津輕至渡嶋聞風內附保則復大修秋田城壘柵樓塹皆倍舊制保則初在兩備治尚寬及來出羽以嚴治之奏復出羽庸調二年給不動穀六千餘斛於雄勝平鹿山本三郡夷俘時以稽守無罰保則無賞譏基經失政云。日本史論曰國朝民風勁烈生而尚武故虓闞鷙猛之將策名天府而沈毅好謀以全制勝者或不多見焉藤原保則之爲將知人推轂閑懷馭衆持重如趙充國之討先零算敵如陳湯之策烏孫故能摧陷醜虜間招遑圉殆所謂先計後戰者而政績將畧

基經攝政

奨學院

人箭中左脚神氣益厲然軍無後繼乃潰圍脫還統行子及權弩師神服直雄皆戰死米糧器械盡爲賊所奪賊益猖獗

五年初嵯峨廢太子高岳剃髮爲僧眞觀中如唐求法在唐十餘年至是學問僧中瓘自唐上牒告高岳赴西域至羅越國而薨帝下詔痛惜焉初高岳早升

有大過人者小野春風以累世將種能諳虜情不大聲色而立致綏懷此豈野戰爲雄者哉○三年春風至自出羽拜保則爲眞守○攝政基經上文德實錄○四年基經爲太政大臣攝政如故○五年基經叙從一位基經退居里第累表辭職不許基經猶不視事庶務壅滯廷議令辨大夫就直廬取決後遂爲故事○太政官下符山陽南海二道追捕海賊○是歲創奨學院在原行平奏建之○六年春正月帝加元服基經上表請罷攝政不許○以大納言源多爲右大臣○渤海使裴頲來以式部少輔兼文章博士菅

菅原道眞

帝遜位

儲貳世人號曰蹐踞太子識者以爲不祥後果見廢

七年帝昏狂日甚最好馬容遣厩禁中養之右馬少允小野清如以善養馬被寵權少屬紀正直好道術出入禁中蔭子藤原公門侍奉階下常被驅策而清如最多不法

原道眞權行治部大輔事與島田忠臣迎接之道眞是善之子幼而穎悟年甫十一是善命賦詩立成是善歎異後從都良香游貞觀中擧文章生對策及第裴頲稱其詩以爲近白居易體○七年上總俘囚叛下官符討平之○備前守奏請募國中浮浪以守要害備海賊割公廨稻十萬束以其息利充兵糧○八年春帝遜位徙于二條院帝年稍長而昏狂喜馳馬作厩禁中群小狎進攝政藤原基經悉逐之帝猶不悛常捕蛇捉蛙鬪猿犬至令人緣木搭殺之祈年祭

第五十八世　紀元千五百四十五年　距今九百九十七

初渤海使王文矩見時康親王在諸王中竊告人曰此皇子有至貴之相必登大位又有宗直者給事之其兄仲直善相戒之曰皇子貴不可言汝善事之時帝年稍長昏虐不悛基經欲行廢立求宗室宜立者詣諸皇子見之諸皇子皆裝飾見之獨親王坐敝簾中進席毀壞見基經容止自若基經服其度量又嘗見親王於大饗之坐知其有人君之度遂請帝遜位與群臣定策立親王

日本史論曰苟況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也王文矩及仲直之相光孝帝於龍潛之日可謂奇中矣然不如攝政基經察見帝於大饗之坐知其有人君之量故排衆議而立之其擇術之精者乎

前手刃人基經憂之有廢立意以廢太子恒貞有賢名欲立之固辭不從更求於諸皇子時康親王仁明帝之子也寬厚有雅量基經素服之乃詣其第密陳推戴之意親王許之（親王嘗赴良房大饗奉膳者遺尊者雖足遽取供親王者羞之親王神色不變滅燭掩跡基經適見之深服其雅量至是詣其第通謁久之出見被服雅素徐曰何故見過基經以爲有人君度因陳推戴之意親王許諾乃剋日而歸）於是大會公卿議之衆論紛紜不決（左大臣源融曰求宗室之胄融等尚在基經曰固也然賜姓爲臣而登天位者自古未有也）參議藤原諸葛按劍叱曰今日之事不依太政大臣之處分者斬議遂定基經乃誘帝至陽成院奏曰陛下狂虐君德有闕臣等爲社稷計遷乘輿於此帝聞而大驚號呼悲悔基經率百官奉神器於時康親王立之帝在位八年改元者一曰元慶後六十五年崩壽八十二（葬山城神樂岡東北陵）

光孝天皇

（元年乙巳唐僖宗光啓元年西國八百八十五年）諱時康仁明帝第三子母女御藤原氏（諱澤子贈太政大臣總繼女）爲太政大臣藤原基經等諸公卿所奉迎即位於大極殿（時年五十五）詔基經總攝百官諸務必先諮稟然後奏○仁和元年禁參議以下著貂裘○以藤原佐世爲大學頭初

年　時平　鬼絞　橘良基　百術不如一清

二年秋釋奠太政大臣基經率公卿拜聖像

三年奪美濃下野若狹能登越中越後丹後但馬因幡伯耆石見等國司位祿公廨以貢調違期也舊制貢調違期國司五位已上科違勅罪六位已上決笞六十至是改之

參議源光嘗著深紅襖子深紅

佐世爲藤原基經家司薦與太學生對策文章博士都良香謂人曰藤氏何求不得乃又如此欲使吾曹何處生活佐世遂及第爲得業生累遷右少辨○敕太宰府禁私買唐物○二年召基經長子時平行冠禮於仁壽殿帝手自加冠冠巾皆賜服御之物即日授正五位下敕參議橘廣相作告身親書黃紙賜之○以肥後攝津豐後甲斐四國司拜官經年不赴任並降位一階奪其告身初朝廷待國司甚厚食祿饒裕繇此庶僚咸望外任至是朝綱稍弛吏黨肆害國司畏避不欲赴任郡國始多事矣○夜有長人見紫宸殿前左近衛陣有聲如絞人者世謂之鬼絞是歲大風日食地震天鳴災異荐見○三年信濃守橘良基卒良基篤學明練治體所在有能名然性甚剛果以此見憎坐事下刑官推勘未竟而卒家素清貧中納言在原行平賻以絹布乃得殯葬焉良基歷任五國守介每任罷歸不載資財教子孫以潔身子在公嘗問治國要良基曰雖有百術不如一清其清白如此○地大震帝出避紫宸殿南庭兩京諸司民屋多

禁色也。檢非違使小野春風進跪光後。請割其衣。光默然歸家。褫去不復服用。時論韙之。

是歲以伊豫守藤原保則為太宰大貳。時奸猾多聚鎮西。殺略富豪。剽掠行旅。鄉閭騷擾。道路梗澁。筑前筑後肥前悉為盜藪。府官國司發兵捕斬。山黨益熾。帝聞而憂之。以保則平出羽亂威名冠世。命鎮撫之。保則稱病不就職。帝累詔起之。及赴任。衆請發兵誅賊。保則曰。吾聞賊魁率皆羈寓之徒。非良家子弟。則舊吏僕從寓居邊地不異萊捽。而比歲凶歉。生産失利。遂相率為盜。驅略國民。令悉捕而殺之。則村里空虛。無復居人。萬一隣冦來侵。誰與拒守。且此輩本困

顛覆壓死者多。諸國海溢。人多溺死。後地數震。宮中無故夜驚。京師多妖。大鹽谷世弘曰。仁和朝何其變異之多也。天意豈無在焉乎。當是時藤原基經位極人臣。廢一帝。擁立二帝。在無事之日。猶將逃權避威之不暇。況於天象如彼乎。而基經恬弗之省。是後阿衡一奏。又籍宇多帝而御之矣。如曰彼倘不聽於我。則亦為陽成帝者。是豈人臣之心乎。嗚呼亦盍思劉漢故事。漢制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賜丞相牛酒。策告殊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病聞。翟方進之事是已。蓋賜殺則已甚矣。然丞相所以代天工。而位愈高則責愈重。苟任其責者。縱令上無是制。獨可不自省乎。○帝不豫。召太政太臣藤原基經。率第七子定省為皇太子。初帝多皇子。憚基經未言所立。至是基經入卧內。請萬歲後傳位于誰。帝曰。唯公所擇。對曰。王侍從可。謂定省也。（定省時任侍從。而其母仲野親王女。故稱王侍從。）帝悅。急召定省。右執其手。左執基經手。泣曰。朕與汝得位。皆太臣力。慎勿忘。乃詔為親王。遂立為皇太子。帝尋崩。壽五十八。葬山城田邑陵。是為後田邑陵。在位三年。改元者一。曰仁和。帝少而聰明。好讀經史。容止閑雅。謙恭寬仁。親愛九族。尤長事務。及踐大位。有志於正軌度。舉廢典。屢御外朝視事。而以庶尊為基經所立。故畏憚之。不得如意。臨馭不久。庶績猶有不能溉洽者。論者惜焉。

第五十九世　紀元千五百四十八年　距今九百九十四年　基經關白

阿衡之議

飢寒。何敢至此。若施以恩賑。自應悔悟耳。即遍振賑三國。深加慰撫。於是賊徒大悅。相謂曰。府君以父母之情遇我。豈可背乎。遂相率來降。保則專以清靜化之。境內感悅。政化大行。

賜基經封戶准三宮。案太皇太后宮皇太后宮皇后宮。謂之三宮。准三宮又稱准后。後世有止其封戶而賜其號者。蓋稱准后。人臣極貴之號也。

是歲以基經女温子為女御。

宇多天皇（元年戊申。唐僖宗文德元年。西國八百八十八年。）諱定省。光孝帝第七子。母洞院皇太后。諱班子。仲野親主女。光孝帝龍潛時納之。及即位為女御。為太政太臣藤原基經所擁立。踐祚於宣耀殿。猶稱仁和三年。詔萬機巨細。皆關白基經。關白始此。基經懇乞歸政。不許。詔曰。卿社稷之臣。非朕之臣。宜以阿衡之任為卿任。左大辨橘廣相所草也。時疑阿衡之任。衆議紛然。藤原佐世故謂基經曰。阿衡無典職。何得關白庶務。基經不懌曰。然則吾閑人耳。命放鷹焉。明年特詔基經准三宮。基經奏曰。臣奉前詔。任臣以阿衡。臣未知阿衡為何任。近聞博士議。阿衡無職掌。崇高可知。以臣擬之。恐非所堪。然居無職之地。固臣素志也。帝驚。敕諭曰。太政太臣援立二世。功大德高。不愧周霍。夫明王猶籍宰輔。矧朕小子。輔導是賴。而廣相草詔。失朕本意。朕欲庶政仍舊關白於公。垂拱仰成。菅原道真亦贈書解喻。基經乃奉詔。林恕曰。忠仁公之輔主。昭宣公之廢立。可謂社稷之臣。諸伊霍亦不可過乎。然世權之久。王道之陵夷。兆於此。則不免營私家之罪哉。○山縣禎曰。昭宣公歷事四朝。在職績寂。以才望稱。陽成帝狂暴。公廢之。擇齒德而立光孝帝。世稱其功。以比之伊霍。然今察其心迹。猶是不免貪權固寵之意。如之何得比之伊霍哉。為人臣而懷私

四方拜

内侍所御供

元年。秋。修法華八講於嘉祥寺。四日法華八講始此。帝敦尚佛法。佛事復盛。

二年。參議左大辨橘廣相卒。廣相幼有文名。九歲許昇殿。及長博學貫觀中補文章生。對策及第。爲右衛門大尉。叙從五位下。渤海使來。奉敕宴詩人賦詩。廣相歷仕三朝。近侍左右。博涉群

以事其上。要君以威權。其罪不亦大乎。○寛平元年。春正月朔。帝拜天地四方屬星山陵。四方拜不詳元始。蓋始此。○詔減服御常膳四分之一。○賜皇曾孫高望平姓。王。葛原王孫。高見王之子也。○聽關白基經乘腰輿入朝。○二年。春正月朔。祭神鏡于温明殿。内侍所御供始此。○基經疾。帝將臨視。固辭。尋辭關白。帝許之。賜度者。免罪囚。以禳之。○鑄新錢。文曰寛平大寶。○三年。太政大臣藤原基經薨。敕輟朝三日。贈正一位。封越前。諡昭宣。基經在職。縝密畏愼。爲時所稱。及薨。帝始親政事。不置攝政關白。基經四子。時平。仲平。兼平。忠平。時平

新撰國史略　巻之二　宇多　六十七

書皆横省讀過。嘗覽一代藏經。七日而竣。至是卒。以侍讀勞。詔贈中納言從三位。

三年。西國獨逸王聞國人謀亂也。大懼遜位避難。

驕貴。不遵法度。伯父國經。妻在原氏有姿色。時平欲奪之。過其家宴飲。在原氏隔簾而坐。時平故屢顧之。酒酣。謂國經曰。僕既來飲。何以酬僕。國經大醉。戲指其妻曰。請以此酬。時平即時載歸。國經大悔。帝聞之置而不問。○召讚岐守菅原道眞爲藏人頭。道眞上狀辭不聽。○以大納言藤原良世爲右大臣。冬嗣子。○召太宰大貳藤原保則爲左大辨。先是保則在朝不得意曰。吾老矣。宜預修冥資。聞讚岐多紙。請爲守。曰吾欲寫佛經耳。州民多學法律。健訟。自保則來。人重廉耻。及除宰府。鎭西多盜。吏不能禁。保則知其由飢寒。賑給慰撫。政尚清簡。乃無盜。民安之。帝聞而召之。尋任

類聚國史

新羅賊寇筑紫

罷遣唐使

五年。春。以大納言藤原高藤女胤子爲女御。胤子仁和中爲更衣。生敦仁親王。高藤冬嗣孫。良門子也。帝重參議菅原道眞才學。將立儲貳。獨與道眞議。是立敦仁親王爲皇太子。

六年。禁諸國百姓稱王臣人。騷擾部内。

參議兼民部卿。○四年。敕藏人菅原道眞撰類聚國史。○五年。中納言藤原時平兼右近衛大將。○是歲新羅賊寇筑紫。敕大宰府曰。當今要務在農。勿令失時。且征且田。良將之術。敕到奉行。又勅北陸山陰山陽南海諸道。嚴警備。○六年。唐使至。青山延于曰。此時唐國大亂。不當踰海脩聘。蓋商賈來交易。詐稱唐使也。然從本書不輒改。案是說可從。以參議菅原道眞爲遣唐大使。右少辨紀長谷雄爲副使。聞唐亂不果行。遂罷使不通。長谷雄。彈正忠貞範之子。生而穎敏。成童志學。受業大藏善行。後從道眞學。道眞初未奇之。及見其詩歎曰。不意詞藻至此。自是屢相唱和。三善清行嘗與長谷雄論文。詬罵

新撰國史略　巻之二　宇多　六十八

文室善友破新羅賊

河原書院

是歲。出雲隱岐奏言。撿令條。諸國置烽燧。有急則遠近相應。直達京師。至延暦中。内外無事。永從停廢。而今寇賊屢來。侵掠邊陲。隱岐孤立海中。風波危險。往還不易。一旦有急。何得通告。請依舊置烽燧於兩國境。詔許之。

曰。自古無有不才博士。今始於汝。長谷雄不校。人服其雅量。○新羅賊寇對馬。守文室善友防戰大破之。斬將領十四人。詔賞善友等戰功。時新羅女王淫昏。嬖豎竊柄。紀綱紊弛。加以飢饉。百姓流移。盜賊並起。甄萱弓裔跨據郡邑。來寇者蓋萱裔等爲之也。○七年。以讞獄遲緩。囹圄塡咽。定置左右撿非違廳每日聽斷。敕中納言兼民部卿菅原道眞。録囚徒。多所平反。○敕申禁王臣家出舉私物。貸民求利。犯者沒物科罪。天平九年已禁之。自來多不遵前格者。故又申禁之。○左大臣源融薨。融嵯峨帝皇子。嘗營河原書院於東六條。園池之美。窮極工巧。每月取海潮二十斛於難

菅原道真為權大納言

八年以中納言菅原道真女衍子為女御。藤原時平女亦入宮為掌侍。二條太后諱高子。

波日煮鹽。以摸陸奧鹽竈之勝槩。世稱河原左大臣。○八年。禁諸院諸宮王臣家以百姓請托爭訟田宅資財。○以右大臣藤原良世為左大臣。尋致仕。大納言源能有為右大臣。○二條皇太后藤原氏以失行廢。太后清和后。陽成母。流東光寺僧善祐於伊豆。○九年。以中納言藤原時平為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中納言菅原道真為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中納言源光為權大納言。定為三員。○秋。皇太子加元服。時年十三。帝好佛乘。遂禪位於皇太子。詔藤原時平菅原道真輔佐少主。參決機務。初帝欲遜位。道真極陳其不可。尋又諭以前志。道真乃贊成之。已而外議紛紜。事殆寢。道真奏曰。大事不再舉。事留則變生。帝從之。於是自為訓誡。有明賞罰。勿迷愛憎。慎喜怒。勿形辭色。婦言勿聽。小人勿用。訪治於有識。求道於六經等之語。又以禪讓之事。由道真贊成。申戒重之。遂落髮。稱法皇。法名空理。築室仁和寺居焉。世稱御室。帝嘗使巨勢金岡圖殷周以來名臣於紫宸殿障子。世謂之賢聖障子。太宰府嘗奏慶雲見。公卿表賀。以為政和德至之

寛平遺誡

山縣禎曰。寛平遺誡數語。皆得為治之要。可以為後世人主之規範矣。

法皇

賢聖障子

帝又嘗敕金岡。畫弘仁以後能詩者像於清涼殿。金岡嘗畫尤妙。畫馬。後及帝居仁和寺。畫馬殿壁。有物夜躢

勿為虛賀

傍近田稻。人不知比。乃自後見畫馬之蹄有泥。試刮其眼睛。乃止。其子公望。公忠。公望子深江。深江子弘高。奕世傳業。後世言繪事。以巨勢氏為宗云。

應。帝詔曰。朕即位九載。水旱癘疫。兵興盜起。政和德至之言。可以偷置齒牙乎。君臣一體也。朕耻卿等亦可耻。勿為虛賀。又最用心於民政。論者以為有上世無為之風。然崇信釋教。傳位幼主。致外戚當國政柄一出於其門。其弊遂至王室陵夷而止。蓋由帝勇於歸佛。遺落國家。專用精明勤勵之力於傳法灌頂之故也。可惜也哉。帝在位十一年。改元者一。曰寛平。後三十四年崩。壽六十五。火葬山城大內山。

第六十世紀元

醍醐天皇

元年戊午。唐昭宗聯光化元年。西國八百九十八年。諱敦仁。初名維城。宇多帝長子。母女御藤原氏。諱胤子。內大臣高藤女。寛平五年為女御。寛平五年立為皇太子。至是即位。○昌泰元年。帝始讀群書治要。紀長谷雄侍讀。○二年。以大納言藤原時平為左大臣。權大納言菅原道真為右大臣。道真累表固辭。不許。道真寵眷益隆。禁中內宴。每預焉。時平年少氣銳。任情自用。裁決多失當。道真不欲每事立異。常竊嘆之。道真時年五十五。時平二十八。○京師多盜。放火殺人。敕使四衛府兵巡夜。○三年。帝覲法皇於朱雀院。議曰。左右大臣並執朝政。無所統一。乃召右大臣道真。密諭使關

千五百五十八年。距今九百八十四年

道真為右大臣

時平嘗視事。意氣甚峻厲。道真有憂色。有史謂道真曰。僕有計。今日使公代判之。乃捧文書而進。佯失儀容。時平有笑疾。見之大笑。不能自已。使道真代視事。

道眞

時道眞權勢甚盛。三善清行勸之退避。道眞不納。乃以書貽之曰、伏惟明年辛酉運當變革。二月建卯、將動干戈。遭凶衝禍、雖未知為誰。人引弩射市、薄命者亦當中。之天數幽微、難以推察。人間云為、足知亮惟閣下挺自翰林、超昇槐位。朝之寵榮道之光華。除吉備公外無復與比。伏冀知其止足、察其榮分、擅風情於烟霞、藏山智於丘壑。後生仰見、不亦美乎。道眞不從、遂遭貶謫。

青山延于曰、貞觀以後、藤原氏顓權、而天子拱默受制、紀綱陵遲。宇多帝英明、有見于此。登庸菅原道眞、委以大政、欲以收外戚之權、而張王室之勢。奈然帝一旦去位、而道

白庶政、道眞固辭不受。(道眞奏曰、臣無事。人必嫉之。因命題獻詩以獻。賜御衣而)罷。○以大納言藤原高藤為內大臣。(冬嗣孫。)尋薨。○文章博士三善清行上明年辛酉革命議。○延喜元年春、貶右大臣兼右近衛大將菅原道眞為大宰權帥。以大納言源光為右大臣、中納言藤原定國兼右近衛大將。初道眞以碩學鴻儒、起翰林、遭遇法皇、不次登庸、位極將相。諳練治體、裁決如流。綱紀振肅、人想風采。左大臣藤原時平、常嫉道眞寵任勝己。及聞其欲為關白、益不懌。光為帝舅、與定國皆以門地自高。愧位出道眞下、居常快快。式部少輔藤原菅根、道眞所薦、嘗忤意、為所怒、深啣之。時平乃與三人相結、譖道眞於帝、誣其欲廢帝立齊世親王。親王、道眞女壻也。帝遂信之、下敕貶謫。法皇聞之、欲見帝申救。菅根戒門者不通。法皇遂不得入。道眞男女二十三人、皆坐配流各處。於是擧光定國、以代道眞。先是三善清行恐道眞罹禍、貽書勸退避。道眞不納。至是時平欲悉禁錮放逐諸受業於菅原氏者。清行致書止之曰、外郎累世儒家、其門人弟子半於諸司。若皆遷謫、恐

三代實錄　道眞薨

眞亦以讒去。藤原氏權滋盛、而不可復收矣。由此觀之、道眞之去就、實係國家之興衰。豈得以一身之故、去位哉。蓋道眞之於君也、盡誠竭節、死而後已、不辭螳螂奮臂、黃雀張口、伺隙其後。道眞豈不之知哉。然以其身任天下之重、受禍而不辭、斯其所以為忠也。而論者議其不去位

失善人、議遂寢。(日本史論曰、君臣遇合之際、誠難矣哉。忠佞不能兩立、陰盛則陽消、自然之理也。方道眞之柄用、時平側目既久、一聞關白之咨、吉患失之念愈熾。故用源光等為爪牙、搏擊而去之。李林甫之逐張九齡、裴延齡之陷陸贄、皆此術也。然帝之禁奢侈、不由其道、而與時平密議、用術以止之。待物以誠、猶恐其不動、一為不誠、則明有所蔽、邪正何能辨乎。時平之術、宜其售也。如菅根背本狗私、甘為鷹鸇、則甚可鄙也。)○左大臣藤原時平等上三代實錄五十卷。實錄、菅原道眞所定居多、以其貶不得列名。○二年、詔禁敕旨開田、諸院諸宮及五位已上買百姓田宅、占閑地荒田。○三年、前右大臣兼右近衛大將太宰權帥菅原道眞薨。道眞在配所、閉門不出、以文墨

古今和歌集　延喜格

以為關白事機非至論也。

貫之、文幹之子也。

先是寬平中、西國英吉利王亞那烈卒、王阨伯德之子智略過人。幼時嘗赴羅馬、與文士遊方。嗣王位、而嗹國方劫掠海上、以大衆來攻。王乃偽為樂工、抱琴造敵營、請奏技、侑酒、因得縱觀

自遣。至是薨、年五十七。(天曆初、建祠於右近馬場以祀之、號北野社。)○四年、立皇子崇象親王為皇太子。(改名保明。)○五年、大內記紀友則、御書所預紀貫之等、上古今和歌集。初平城朝有萬葉集之撰。及嵯峨好唐詩、和歌幾廢。帝有志興廢、敕撰之。○六年、帝始讀史記。○七年、延喜格成、十二卷。先是敕藤原時平及大藏善行撰之、至是成上之。帝敕頒行之。○是歲鑄新錢、(文曰延喜通寶。)○九年、定天下常平倉穀價。○左大臣藤原時平薨、贈正一位太政大臣。時平多權數。帝患朝臣奢華、禁之不止。時平

時平權數

三善清行上封事

虛實進兵決戰破其連營是時佛郎西已陷北地嗹國迭侵擾王擐戈寢甲五十餘戰而外患平乃墾田勸農招徠商旅開學堂以譯異書設保約以弭盜賊境內大治既卒嗣王孱弱大業遂衰

初延喜四年唐賊朱全忠弑其主曄而立輝王柷更名祝七年全忠弑祝篡立

密奏故自着美服入朝帝佯怒召職事曰左大臣當躬儉約以率百僚乃首犯禁時平惶懼屏隨身步歸第閉門謝客月餘時人相戒從儉○以權中納言藤原忠平兼左近衛大將忠平時平之弟雅善菅原道眞及其謫問遺不絕不以兄故生嫌時人多之○十四年以連年水旱不登詔求直言式部大輔三善清行上封事條陳肅祭祀禁奢侈抑兼并勵學生省舞妓愼刑獄均祿賜擇牧宰程課役嚴追備汰僧徒修津泊使宜十二事帝嘉納焉尋詔禁奢靡青山延于曰弘仁以

貞純親王

清行卒

國號梁十二年梁朱全忠子友珪弑全忠而自立爲其弟友貞所殺十六年契丹阿保機稱帝契丹在梁北至是漸盛

日本史論曰三善清行醇文奥學貫穿古今其議革命改元如

來名公鉅卿上疏言時務者不知凡幾然剴切痛快未有若清行封事者眞可謂經世有用之才矣使帝盡用其言延喜之治豈特止此哉夫以清行之才遇帝不爲不遇而猶不得盡其蘊況叔世之士事庸主而欲展其才用不亦難乎○十五年以疾疫大赦天下免延喜十年以前調庸逋負減今年徭半○十六年四品貞純親王薨親王清和帝第六子從妻父源能有學武事子孫賜姓源朝臣世爲將帥○十七年自九月不雨至十二月京師井涸上皇許民庶汲冷泉院及神泉苑池水數日皆竭京畿屢火○十八年參議式部大輔三善清行卒清行淡路守氏吉之子受業巨勢文雄博涉經史旁通百家明法律精算

復道眞官

延喜式

高堂隆之援引古義上意見封事如賈誼陸贄之指陳時事深謀遠慮皆當世之要務綱舉目張細大不遺凡風俗之醇漓民戶之息耗國學之興衰戎備之弛張刑獄之濫當宿衞之虛實沿革之利害防守之廢置國史所不載者皆於此疏見之而其言鑿鑿有據較於月露風雲之

術洽聞强記爲一時宗師嘗爲詰眼文以寓其意所著有善家集五條堀河有凶宅人不敢居清行買而居之妖竟熄卒年七十二○延長元年皇太子薨詔復故太宰權帥菅原道眞本官贈正二位謫道眞以來歲比不稔京師屢災又多旱疫藤原菅根藤原時平相踵而死至是太子亦暴薨太子母時平女也世以爲道眞祟故有是命○二年以右大臣藤原忠平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定方爲右大臣高藤子○五年左大臣藤原忠平等上延喜式先是詔左大臣藤原時平大納言藤原定國等撰格式未成而時平薨其後詔忠平等編集之至是成○六年使少內記小野道風書漢

小野道風

契丹滅渤海

徒相去不啻倍蓰國家策士於斯爲得焉使其能講誠意正心之學而以道德爲經濟則延喜之治不但如是而一變至於道亦可庶幾焉

延長元年後唐主李存勗滅梁存勗唐晉王李克用之子也

以來賢君名臣言行於清涼殿南廂粉壁道風篁之孫工草隸遒勁神逸冠絕古今片紙隻字人競求之至不得者以爲恥其爲世所貴如此後世稱道風及藤原佐理藤原行成爲三蹟○七年新羅全州酋甄萱遣使請歸化却之○以霖雨多水害敕公卿上意見○八年賑左右京疾病窮困者設飯於道以救饑者又敕撿非違使及左右京職視察饑疫者居諸施藥悲田二院○東丹國裴璆等來先是契丹主阿保機滅渤海改號東丹命其子突欲鎭之璆等降附至是自稱東丹國使來至丹後敕責其無禮却之前此渤海數通使此

寒夜脫御衣

日本史論曰。古稱賢君不世出。我國家以神明之胄。建無窮之基。賢君良主。踵武而興。特舉延喜之治。為中世之稱首。然世徒知寒夜脫御衣之為君德。而不知假辭色以求盡言之尤為盛德。此致治之本也。當是時材能之臣。布列朝廷。帝能屈己咨詢。容納讜言。制作軌度煥乎其有

後遂絕。○夏。烈風雷雨。震清涼殿。大納言藤原清貫右中辨平希世等震死。帝不豫。至秋大漸。傳位於皇太子。薙髮稱寶金剛。尋崩。壽四十六。葬山城宇治郡山階。稱後山階陵。遺詔薄葬不奉謚。在位三十四年。改元者三。曰昌泰。延喜。延長。帝臨御日久。勵精圖治。能屈己咨詢。容納讜言。每群臣奏對。必和辭色。曰人主形威嚴。何以得臣下盡言哉。嘗寒夜親脫御衣。以省民間凍餒。又夜遙聞哭聲。令藏人覓之。還奏曰。九條堀川民家有婦人號哭。命捕之。藏人復往捕婦至。曰吾夫為盜所殺。號哭益甚。

第六十一世　紀元千五百九十一

文章格式之設。天下至今賴之。惜乎載籍不備。闕略澌盡。纔堪攟摭者。大率災沴氛祲之類已。文獻足徵。則雍熙之風。必有可觀者。良可慨也。帝聰明仁恕。超軼前古。而信藤原時平之讒。黜菅原道真。遂使法皇燕翼之志。堙鬱而不伸。嗚呼千載之下。使人不能無遺憾。

帝曰。彼哭聲非真。得無奸詐乎。令檢非違使考問。果與惡少謀殺其夫者也。乃遣人捕惡少。皆下獄。聞者驚服其聰明。仁恕皆如此。故在位之間。國家無事。民庶安堵。世以比仁德帝。後言治者。皆稱延喜焉。然以讒毀貶黜良弼。遂使藤原氏世世專政。宇多帝之志。至此而熄矣。

朱雀天皇

元年辛卯。後唐明宗李亶長興二年。西國九百三十一年。

諱寬明。醍醐帝第十一子。母中宮藤原氏。諱穩子。攝政基經女。延喜元年為女御。延長元年為中宮。延長三年。立為皇太子。至是即位。時年八歲。左

年距今九百五十一年　三平　平將門

三年。南海道海賊起。僧某為豐後講師。任終還京。舟中多載財貨。從者皆憂海賊。僧笑曰。孰敢掠吾財者。已而賊船來逼。僧紿曰。我伊佐平入道也。嘗在東國。屢經戰陣。今老矣。餘生不足惜。卿等欲獲吾財。先斬吾頭。賊聞之駭懼。皆廻船逃去。伊佐蓋以勇聞者也。

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忠平攝政。帝冥質薄弱。常養深室。三歲不見天日。世以為菅原氏所祟。○承平元年。以京師多盜。命近衛衛門檢非違使。每夜巡捕。○三年。以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藤原仲平為右大臣。仲平忠平兄也。時平仲平忠平相繼居顯職。一門烜赫。時人謂之三平。○南海道賊起。遣警固使於諸國。○四年。遣兵庫允在原相安追捕海賊。○五年。下總人平將門殺常陸大掾平國香。將門上總介高望孫。鎮守府將軍良將之子也。稱相馬小二郎。鷙悍工

新羅亡　南海平

將門殺國香。國人源扶出兵禦戰。將門從上風。叢射。扶等不利。將門急擊殺扶及二弟隆繁。又筑波新治真壁五百家。扶前掾護之子也。護聞而憤怒。將門叔父下總介良兼及弟良正皆護

騎射。少事攝政忠平。求為檢非違使。忠平不省。將門憤恚。赴關東。招集無賴。所在焚掠。百姓患之。至是攻伯父國香殺之。國人防戰不利。○是歲。新羅為高麗所亡。○六年。以從四位下紀淑人為伊豫守。追捕海賊。賊徒服其寬仁。相率降附。淑人分給廢田及衣食。悉就農耕。南海平。淑人長谷雄子。○以左大臣藤原忠平為太政大臣。攝政如故。○七年春正月。帝加元服。受朝賀。以右大臣藤原仲平為左大臣。大納言藤原恒佐為右大臣。良世子。○天慶元年。夏。地大震。冬。大雪深丈

將門反　興世王

女婿良正。以良兼適在上總。獨赴常陸。欲爲護報仇。將門聞之。來攻。戰於新治川曲村。良正不利。死者六十餘人。將門引還。良正乞援良兼。良兼帥兵赴常陸。良正及國香子貞盛亦來會。與俱攻將門。累戰皆敗。將門遣赦還下總。良兼將兵往攻。設高望良將像於陣。以爲厭

餘。○二年。平將門反。初將門之殺國香也。國香子貞盛在京師。爲左馬允。棄官急至常陸。謀復父仇。從叔父下總介良兼攻將門。不克。事聞朝廷。將討之。將門先馳詣闕。疏辨得釋。還下總。復與良兼相攻。數敗之。勢日張。貞盛潛走京師。請討將門。詔許之。以貞盛爲常陸掾。既而良兼病卒。將門據下總。襲執常陸介藤原維幾。武藏權守興世王應之。說曰。取一州誅。取八州亦誅。盍幷坂東以窺時機。將門大喜。延爲謀主。陷下野上野。略武藏相摸。悉取八州。易置守介。遂建僞

平新皇　藤原純友　純友反

勝。將門出拒。以軍中有神異。收兵而退。良兼進放火處處。乘烟引還。將門怒。引兵至。結陣以待。良兼復進。將門俄患脚疾。良兼擊破之。復縱火殺人馬而還。既而將門聞良兼留常陸眞壁。師兵一千八百餘而進。縱火急攻。良兼不能禦。逃匿筑波山。將門轉攻之。良兼據弓袋山。不敢出。

宮於下總猿島。置百官。僭稱平新皇。弟將平切諫不聽。將門之在京師也。與藤原純友善。嘗同登比叡山。俯瞰皇城。有覬覦之心。謂純友曰。他日我登大位。以子爲關白。後純友爲伊豫掾。任滿不還。至是據海島。劫掠南海山陽二道。以遙應將門。潛遣人行火京師。京師騷擾。備前介藤原子高。課知之。欲詣闕奏之。純友追殺之攝津。又殺播磨介嶋田惟幹。朝廷震駭。遣使於諸國。招諭純友。授從五位下。純友不悛。狂悖日甚。於是東南皆爲賊藪矣。尋詔發東西警固

討將門　藤原秀鄉

將門引還。朝廷下官符於武藏安房上總常陸下野諸國。捕將門。諸國遷延不發。良兼潛誘將門奴子春丸。許以重賞。遣人從之。至將門石井營。僞擔薪出入。悉得要害。乘夜進兵。遲明圍石井。舉營驚譟。將門兵不滿十人。瞋目大叫。騰躍出戰。馳驟如飛。射殺多治良利。良兼潰走。

使。戒諸衛。閉三關。○三年。下官符東海東山二道。募勇士。以不次賞。殺魁帥者。賜朱紫田地。傳之子孫。斬次將以下者。隨勳賞之。以藤原忠舒小野惟幹爲二道追捕使。尋以參議藤原忠文爲征東大將軍。賜節討將門。先是藤原秀鄉爲下總押領使。聞將門反。往候之。知其不足與有爲。去從貞盛。秀鄉。左大臣魚名之後。下野大掾村雄子也。稱俵藤太。其詣將門。將門方梳髮。聞之喜甚。捉髮而出。欵接之。命食共食。飯粒墮前。拾而食之。秀鄉知其輕率。不足與有爲而去。將門聞貞盛在常陸。率兵赴攻。貞盛潛匿不出。將門駐軍數日。無所獲。乃散遣兵士。歸下總。貞盛秀鄉偵知之。發兵

誅將門　討純友

山縣禎曰。貞盛秀鄉。共討將門而有功。朝廷同賞其功。世並稱其忠勇。而無甲乙。然察其心則有黑白之分矣。貞盛察將門有覬覦之心。欲誅之以除害之志。非一日。是以將門之反也。先官軍而襲其虛。是以速成其功矣。秀鄉則初欲與將門之反。及其

急襲之。將門蒼黃出距。大敗走。據島廣山。二人乘勝追擊。縱火燒其營。將門單騎突陣。貞盛射斃之。秀鄉進斬之。傳首京師。黨與皆伏誅。事平。賞秀鄉功。敘從四位下。貞盛敘從五位上。忠文等途還。朝議以其無功不賞。初衆議欲賞忠文。大納言藤原實頼以其無功不可。藤原師輔曰。是不爲無勞。何可獨遺。實頼固執不可。○四年。先是純友寇讚岐伊豫。讚岐介藤原國風討之不利。朝廷以小野好古爲山陽道追捕使。源經基大藏春實等副之。造戰艦二百餘艘。分道進討。未至。賊將藤原恒利就國風納款。國風以爲道衛

大藏春實敗純友

純友伏誅

觀將門輕率不足與濟事而後去從貞盛是見勢以為進退者而非懷逆以歸正者也儻使將門足與濟事則秀鄉亦必與之俱反是固逆賊已如之何得與貞盛同以忠勇並稱哉。

承平三年後唐臣石敬塘滅後唐基立國號後晉。

天慶三年西國英吉利王亞梯斯丹卒王性剛猛好戰然其治國有條理民安之。

七年盜殺美濃介橘遠保遠保嘗擒藤原純友蓋其餘黨報怨也。

仲平饒貲宅地一町倉庫居四分之三金寶充牣。

賊巢純友大敗逃至太宰府府兵禦戰不利賊遂放火焚府勢復振至是朝廷復以忠文為征西將軍討之未發好古率精銳水陸合攻戰於博多津春實持短兵奮呼陷陣戰尤力賊敗入海官軍縱火焚之賊遂潰焚溺略盡獲船八百餘艘純友單舸逃伊豫警固使橘遠保捕而斬之傳首京師好古還既而賊餘黨桑原生行等寇豐後經基討平之西南始清經基清和帝孫貞純親王之子也以親王為帝第六子世呼經基曰六孫王賜姓源氏子孫世為武臣○太政大臣忠平罷攝政為關白如基經故事○五年詔公卿大夫內外五位以上官長秀才明經及第儒生上封事陳得失○帝行幸賀茂社奉神寶賽賊平賀茂行幸始此○七年以大納言藤原實賴為右大臣忠平子○立皇弟三品太宰帥成明親王為皇太弟以帝無子也○八年左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仲平薨仲平資性溫藉嘗有星變占者占在大將右近衛大將藤原實賴惡而禳之仲平不禳曰實賴年少才高吾已耄耄死亦何損於國○九年夏帝傳位於皇太弟徙朱

仲平不讓星變

新撰國史略　卷之二　朱雀　七十九

山縣禎曰皐陶稱舜德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君道尚寬固矣然寬之失或縱於是亦不可不濟之以嚴也泰平之久人情縱肆庶事易廢弛焉故易大有之九五曰威如吉人君用威嚴使人畏懼戒備而後可以永保吉也故子產亦曰濟寬以猛蓋人君為政寬猛相濟恩威並施而後可以圖治於永久也若寬之過而至縱肆則亦不可不戒矣先是列朝相承寬仁為政人情狃安事漸縱肆殆將萌衰頹之機矣當此時宜正綱紀嚴法制以振頹俗也而帝專以寬仁為尚者恐非得時中者矣。

雀院薙髮法名佛陀壽帝政尚寬仁藤原忠平嘗諫之帝曰朕聞政如張琴瑟大絃急則小絃絕朕若嚴急下民何堪在位十六年改元者二曰承平天慶後六年崩壽三十遺詔薄葬不起陵稱朱雀院停稱天皇天皇稱院始此火葬來定寺北野藏御骨於後山階陵側○日本史論曰自藤原仲麻呂反于近江天下不知兵革幾百八十年而有大同之變嗟哦帝善施機畧而禍難立鎖昇平之久殊方異域之所不能及皆祖宗風化之所被而宇多醍醐之遺德餘烈在人者未遠故能致雍熙之治而無風草之警豎乎帝世長鯨妖狐東南燭亂檀車四馳而民不聊生帝之寬裕溫厚足以維持人心而及有烽燧之虞將天生蟊賊以警人主乎抑上下偸安政教廢弛之所致歟書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有國家者可不正紀綱而振頹俗乎。

新撰國史略　卷之二　朱雀　八十

新撰國史略卷之二終

第六十二世　紀元千六百七年　距今九百三十五年

元年。契丹滅後晉。晉臣劉知遠稱帝。國號漢。是歲契丹改國號曰遼。

呉越王錢弘俶聞天台智者教盛行我邦。遣其臣蔣袞來購求其書。并贈書藤原實頼及師輔。實頼贈答書及沙金二百兩。我朝將相與外國通信始此。

平貞盛嘗還京

新撰國史略卷之三

伊豫松山　近藤元粹純叔　著

村上天皇 元年丁未。後漢高祖劉知遠天福十二年。西國九百四十七年。 諱成明。醍醐帝第十四子。朱雀帝同母弟也。受禪即位。時年二十一。太政大臣藤原忠平關白如故。○天暦元年。鎮守府將軍平貞盛奏賊坂丸作亂。官符糺察其狀。貞盛嘗誅平將門。勇名著聞。故朝廷使之鎮東陲。而賊徒無所畏如此。○以右大臣藤原實頼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師輔爲右大臣。師輔。實頼弟。忠平父子並列三台。榮貴顯達。世無與比。○參議兼民部卿藤原忠文卒。

忠文聞馬嘶　和歌所

師。欲宿一僧家。僧辭曰。賀茂忠行爲我筮。謂今夜必有盜。將軍勿留。貞盛曰。師有戒心。當留我防衛。奈何拒我。僧從之。夜半群盜果至。貞盛執弓箭乘闇潛入賊中。詐指虛空曰。彼有貨財。賊爭赴之。貞盛自後射斃一人。呼曰。追者在後。何不避箭。賊曰。奴輩箭鋒不足畏。貞盛又射殺

忠文嘗爲近衞司。每上宿。驅寮馬於側。聞嘶聲。警眠。帝欲聽其昇殿。固辭而止。○二年。京師盜賊横行。敕諸衞嚴備。○三年。關白太政大臣忠平薨。帝輟朝三日。贈正一位。封信濃公。謚貞信。忠平寛厚慈愛。及薨。朝野惋惜。初醍醐帝嘗召相士於宮中。相文獻太子及左右大臣。相士視太子曰。容貌過美。視時平曰。智數過多。視道眞曰。才能過高。皆非全福之人。忠平在下坐。相士指之曰。福祿雙全。唯有此人。宇多法皇聞之。以皇女順子內親王配之。後果如相士言。○四年。以坂東諸國多盜。諸國司兼押領使。并給隨兵。從下總守藤原有行奏也。○五年。置和歌所。以左近衞少將藤原伊尹爲別當。敕大

吏部王　前中書王　菅原文時

一人。頻發鳴鏑。賊大懼。爭門走。貞盛追射。又殺數人。擒一人考問。悉捕其黨。世服其驍勇。

四年。漢臣郭威弑漢主劉承祐。篡立。國號周。

菅原文時博洽能文。一日內宴。命群臣賦宮鶯囀曉光。帝詩先成。有露濃緩語園花底。月落高歌御柳陰之句。自謂絕唱。文時獻詩曰。西樓月

中臣能宣等撰後撰和歌集。○八年。式部卿重明親王薨。親王醍醐帝子。好學。醍醐之崩。臣子喪服皆期而除。獨親王行三年喪。所著有吏部王記。弟兼明親王亦博學能文。世稱前中書王。○敕群臣上封事。言闕政。右少辨菅原文時條陳禁奢侈停賣官懷遠人三事。甚剴切。帝皆嘉納。文時道眞之孫。○十年。夏旱。詔減服御常膳。絕左右馬寮秣穀。停諸役作。省冤獄。賑贍窮民。免五畿七道諸國天暦五年以前調庸未進者。東海東山山陽三道驛戶田租限三年免之。減群臣

歌合會

落花間曲中殿燈殘竹裏聲。帝賞其新警。以爲不可及。因命文時評其優劣。文時曰。聖作固優。帝顧藏人頭曰。彼今日不以實對。他日有奏疏。汝愼勿受。文時曰。臣作實上聖製一等。帝益嘆賞。

師輔遺誡略曰。事君必忠。事親必孝。敬兄如父。愛弟如子。公私

俸祿十分之一。○天德元年。呉越持禮使盛德言來。○是歲。穀價騰貴。運近國不動穀於穀倉院。置常平所。○二年。廢延喜通寶錢。鑄乾元大寶錢。○是歲。鎮守府將軍源經基卒。子滿仲襲父官。○三年。感神院與清水寺爭鬪。感神院延暦寺別院。遣檢非違使禁止。○四年。御清涼殿爲歌合會。歌合始此。○右大臣藤原師輔薨。師輔能容衆。雖久闕問訊者。待之如初。是以父時賓僚。多來歸焉。嘗作遺誡一篇。以教子孫云。師輔子伊尹。兼通。兼家。爲光。公季。皆位極人臣。藤原氏子孫。師輔最盛。○以大納言藤原顯忠

禁中火

造宮

大小必齊心力。勿有纖芥之非。病患必當拜親。若不得拜。必以書問。常敬威儀。勿生慢心。坐有言入惡者。必當起避。禍出自口。慎之慎之。敬事耆老。必就質問。賓客來訪。必速出見。衣冠車馬。隨家所有。勿求華麗。勿借人器。借必速還。勿怠公務。勿懈宿直。在朝欲其慎重。在家欲其寬容。

爲右大臣。子時平。○禁中火。歷代重器文書多亡。帝避火神嘉殿。又遷太政官朝所。遂遷職曹司。召左大臣藤原實頼。詔曰。朕以不德久居尊位。遭此災殃。憂歎無極。乃索得神鏡燼中。權奉安縫殿寮。神鏡形質無損。内侍以袖受之以出。遂稱鏡曰内侍所。○帝又徙御冷泉院。大課諸國修宮。課畿内南海及東至美濃西至長門十六國。至明年而成。大納言藤原在衡等董之。○應和元年。詔賜造宮諸國今年田租之半。○二年。學生藤原公安等。請給學問料。乃召之弓場殿。試七言十韻。○三年。并學院諸生。準勸學院。給年官。任諸國

寵登子

小事勿怒。請讓人過。從而溫色。勿爲暴怒。

天德四年。周臣趙匡胤篡立。國號宋。

日本史論曰。盥饋率禮。祇承内事。儆戒相成。罔有曠失。此后妃之職也。村上帝賢明之主也。世之言治。必稱延喜天曆。而尚侍登子。前爲重明親王之配。以中宮之妹。出入宮中。及親王薨。納

椽。從大納言源高明奏也。○康保元年。中宮藤原氏崩。諱安子。天德二年立。中宮右大臣師輔之女。有婦德。帝時或諮訪。頗有裨益。及藤原師尹女爲女御。以明慧得寵。遂踈中宮。既崩。帝乃念之。初中宮妹登子。有姿色。適帝兄重明親王。以中宮故。出入宮中。帝見悅之。通焉。及重明薨。欲納之。而憚中宮。至是乃納爲尚侍。絕寵之。頗至廢政。左大臣實頼深惜其累德。而不能匡止也。○二年。右大臣藤原顯忠薨。顯忠性尚節儉。第宅器用極朴素。出無前驅。時平諸子皆蚤世。人以爲菅原氏崇。顯

帝尚寬

輿老吏對話

之。掖庭寵冠六宮。遂使帝有晏起之愆。豈淫粧怪飾。蠱惑人心。一至此乎。抑嬖嫋之私。雖賢明之主。亦不能免歟。進不以正。其能以禮自持哉。累守王德多矣。

山縣禎曰。皐陶稱舜德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君道尚寬固矣。然寬之失。或縱

忠。每夜出庭拜訴。官位顯達。立朝最久。世以爲畏愼所致。○帝幸朱雀院。召文臣四十人。獻詩親試。○三年。以大納言源高明爲右大臣。醍醐帝第十七子。○四年。帝崩。壽四十二。葬山城葛野村上山陵。在位二十一年。改元者四。曰天曆。天德。應和。康保。帝天資明敏。留意政事。寬裕溫恕。恩無偏倚。嘗問左右曰。外議以朝政爲何如。對曰。稱其寬。帝曰。是誠朕志也。理下以嚴。民不堪命矣。又嘗見一老吏。問曰。朕治孰與延喜。吏曰無異。切問再三。乃曰。賤臣何知。唯覺主殿寮多費燎燭。率分堂生草

雅材文才

於是亦不可不濟之以嚴也。泰平之久。人情縱肆。庶事易廢弛。爲。故易大有之九五曰。威如吉。人君用威嚴。使人長懼戒備。而後可以永保吉也。故子產亦曰。濟寬以猛。蓋人君爲政。寬猛相濟。恩威並施。而後可以圖治於永久也。若寬之過而至縱肆。則亦不可不戒矣。先是列朝相承。

耳。率分堂。拾芥抄云。正藏率分所。大藏省納物。割十分之二。爲別納。以辦官一人掌其吏。蓋謂劇務至夜。屋貝無餘也。帝有愧色。自是益勵治。後世論者。謂德亞醍醐。言治必稱延喜天曆云。帝又好文學。多才藻。尤愛文士。源延光爲藏人頭。帝甚寵任。適有疎。待色。延光懼不朝。帝俄召之曰。學生藤原雅材者甚有文才。卿盍薦。延光頓首謝遽。奏雅材爲藏人。故事。文章博士。必兼他官。橘直幹爲博士七年。未有所兼。上疏自訴貧困。帝不懌。然愛其詞。即日敕兼民部大輔。直幹疏小野道風所書。帝以其詞書兩絕。甚

直幹疏

寛仁爲政。人情狃安。事漸縱肆。殆將萌衰頽之機矣。當此時。宜正綱紀。嚴法制。以振頽俗也。而帝專以寛仁爲尚者。恐非得時中者矣。

賞玩焉。後禁内火。先問。呈直幹疏。無恙。其愛才如此。

鹽谷世弘曰。古今言治者。必稱延喜天曆。弘則竊以爲衰之始也。何以言之。皇室之所以衰者三。藤原氏專權。一也。佛法亂政。二也。朝廷流文弱。三也。三者之弊。至於延天而極矣。以故延喜時。風俗奢侈。國用空乏。及其末年。地震雷霆。水火飢疫。無災不至。繼以天慶之亂。至於帝時。則災異益甚。盜賊横行。屢火禁闕。此豈非積弊之所致乎。蓋國有國之本色。源於天地之風氣。與祖宗之立準者也。國不可失其本色。失則衰。悖風氣與立準故也。我邦居東洋之極東。太陽所始照。民禀其氣以生。勇而忠。君臣之分極嚴。非外國之所及。中古天子世連姻藤氏。皇胤大率皆其自出。寵外戚大過。令臣下之權漸逼人主。於是乎藤原氏專權之事興。而君臣之本色衰矣。邦俗質直。最信鬼神。自古天祖天孫有功德於民者。必祠而神之。誠敬之至。莫不應感。至於佛教東流。人情喜新奇。舍我聰明之神。而信彼妖妄之魔鬼。我儉素之祠。而慕彼

侈麗之觀。良民弃業。塔寺徧諸州。國財隨而耗。於是乎敬神之本色衰矣。先王提長劍。手大弓。有寇必親征。乃寛乃猛。以服四方。中世學唐。失宜文武異官。尊文而輕武。薦紳溺翰墨。而材武沈於下僚。於是乎尚武之本色衰矣。嘗究其弊。藤氏之專。始於良房。中於基經。極於時平。而勢不可收焉。佛法之蔓。源於推古。弘於元明元正。盛於聖武孝謙。而牢不可破焉。文弱之弊。則承和以還。日漸月流。滔滔不返。至於延天而益熾。而助之則不可救已。然弘獨惜帝之失機會也。書曰。若藥不瞑眩。其疾不瘳。天慶之亂。瞑眩之藥也。使帝善察積弊之源。黜佛法。如欽明帝。振文弱。如後光明帝。抑藤原氏。如宇多後三條二帝。則焉知非天慶爲厄運之終。而天曆爲興運之始也。而徒弄詞藻與騷人才士鬪其藝。以爲盡天職。自是以降。藤氏益專。佛法益盛。文弱益甚。國之本色全消。而皇室大衰矣。

第六十三世

帝即位之年。始頒延喜式。

帝立妃昌子内

冷泉天皇　元年戊辰。宋太祖趙匡胤開寶元年。西國九百六十八年。諱憲平。村上

紀元千六百二十八年距今九百十四年

親王爲皇后。終帝世。藤原氏不得居后位。然藤原氏爭進其女。大納言伊尹女懷子。入宮爲女御。生華山帝。

帝第二子。母中宮藤原氏。諱安子。詳于前。天曆四年。立爲皇太子。至是即位於紫宸殿。帝以疾不能御太極殿。紫宸殿行即位禮。始此帝時年十八。以左大臣藤原實頼爲太政大臣。關白庶政。聽牛車出入宮門。立皇弟守平親王爲皇太弟。右大臣源高明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師尹爲右大臣。師尹實頼弟。

東大興福二寺構兵

元年秋八月。詔以村上帝忌月。廢五月五日節。

○安和元年。東大寺與興福寺爭田構兵。興福寺僧徒多死傷。遣使究問其事。是時近畿佛寺尤大者有七大寺十大寺十五大寺之目。法隆。法興。大安。藥師。興福。東大。西大。是爲七大寺。加新藥師。本元興。招提。爲十大寺。

更加東寺。西寺。四天王寺。崇福。弘福。爲十五大寺。而其最大者爲延暦園城興福。皆廣占寺域。僧侶常數千人。多逃課逋租之徒。乘朝綱頽弛。漸至放縱不可制矣。延暦寺。延暦中。僧最澄所剏。興福寺。和銅中。藤原不比等所剏。園城寺。大津皇子所剏。當時之俗。稱祖先所剏曰氏寺。故藤原氏最重興福寺。而子孫所建亦多。初最澄往唐。學法。名聞一時。其後圓仁圓珍皆往唐。後皆爲延暦寺座主。其徒甚多。

安和之變

二年。右大臣藤原師尹家人。與中納言藤原兼家家人鬪殺一人。遂攻兼家第。兼家壯士數人。被髪提鉾力拒。師尹家人射殺其一人。

○二年。春。左馬助源滿仲。前武藏介藤原善時。告中務少輔橘繁延等謀反。貶左大臣兼左近衛大將源高明爲太宰權帥。以右大臣藤原師尹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在衡爲右大臣。初村上帝中宮生帝及爲

師尹陷高明

村上帝欲立爲平親王。臨崩謂關白實頼曰。吾欲立爲平。然勢不得立。卿意必在守平也。至是實頼遂援立守平。

平守平二親王。爲平有殊寵。中宮妹適高明。高明進其女爲爲平妃。既而中宮與其父師輔皆逝。爲平失勢。村上以帝多病。欲立爲平爲其嗣。諸藤原氏以其婚源氏。沮之。及村上崩。關白實頼矯遺詔。立守平。高明失望。右大臣師尹害高明。常謀因事排陷代其位。至是帝病未愈。中外謂當有禪位。繁延與相模介藤原千晴僧連茂等。密謀奉爲平。走關東作亂。滿仲亦與其議。既而滿仲有憾于繁延。遂與善時詣師尹。誣告高明與繁延等謀廢立。帝未之信。師尹戒嚴諸門。

爲平親王聞變。憂懼。欲則髮遁世。以子幼。遂不果。

日本史論曰。律令格式。所以爲治之具也。守而弗失。則雖中材之主。猶足以主社稷養民人焉。

遣滿仲及其弟撿非違使滿季。圍高明第。責其謀。及貶之。又捕繁延等。並處流。師尹遂代高明。厚賞滿仲等。在衡聞高明之被謫。而嘆惜。家臣慶曰。大臣有闕。次當在公。在衡怒。逐其臣。青山延于曰。甚矣外戚之盛也。爲平。村上帝之所鍾愛。而圓融之兄也。兄弟之序。宜立。而藤原實頼以其婚源氏。忌之。遂立圓融。以村上之英明。尚爲權戚所制。況庸昏之主。欲不爲之所制。豈可得乎。○日本史論曰。源高明失勢缺望。時出怨言。竟爲藤原師尹所傾。禍將不測。讒慝乘之。箕張大獄。爲之株連。誣以謀反。則誠冤也。要亦其禍有所從來矣。○帝禪位於皇太弟。在位三年。改元者一。曰安和。帝容止閑都。似村上帝。然自幼多病。及即位。增劇。時或發狂。

第六十四世　紀元千六百三十年　距今九百十二年

在衡薨中覽書

兼通爲內

帝容止似村上。而無賢德之聞。心疾似陽成。而無廢立之患。時屬昇平。政令修舉。豈非制度大定。而治具畢張之效歟。列聖勵治之德。至此益可貴矣。

伊尹性好豪奢。嘗臨大饗。自視寢殿壁色微黑。以陸奧紙糊之。

日本史論曰。在衡採詞帝所温習之書。此與宋盧多遜通夕閱覽。豫占所問多中者。何以異哉。迎合之態。若合符契。難乎免於清議也。

是時紀綱頹弛。盜賊横行。諸國司犯法妄殺。帝嘗以平貞盛爲丹波守。子維衡

后妃嬪御近侍者。皆嚴憚不自安。自此政歸外戚。朝綱益弛。後四十四年崩。壽六十二。火葬山城櫻本寺前野。藏御骨於山側。

圓融天皇 元年庚午。宋太祖開寶三年。西國九百七十年。諱守平。村上帝第五子。冷泉帝同母弟也。時年十一。受禪即位於太極殿。詔太政大臣藤原實頼攝政。如忠平故事。立皇姪師貞親王爲皇太子。○天祿元年。以右大臣藤原在衡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伊尹爲右大臣。○攝政實頼薨。詔贈正一位。追封尾張公。謚清愼。實頼練達朝章。人稱其盡心政治。以右大臣伊尹攝政。爲氏長者。

累表辭攝政。不許。○左大臣藤原在衡薨。在衡中納言山蔭孫。在村上朝。累進大納言。以恪勤稱。一日風雨烈。衛士謂其不得朝。須臾蓑笠而至。常探知帝所讀書。每朝車中覽其書。遇顧問占對明悉。以是得寵。○二年。以攝政伊尹爲太政大臣。進正一位。聽直廬除目。大納言源兼明爲左大臣。兼明。高明兄。權大納言藤原頼忠爲右大臣。頼忠。實頼子。是歲。召還源高明。○三年。太政大臣伊尹罷攝政。尋薨。贈正一位。封參河公。謚謙德。以其弟權中納言兼通爲內大臣。參決庶務。初

大臣

盜火滿仲家

從行貞盛適患惡瘡召瘍醫於京師問之醫曰不得胎兒不愈貞盛乃召維衡告以故曰世豈有胎兒可殺者乎今汝婦有孕爲我殺之維衡佯諾貞盛悅維衡告之醫醫乃諭貞盛以命亂不可用貞盛更索孕婦殺之醫取胎兒製藥瘡果得愈貞盛賞以良馬衣糧寇謂維衡曰朝廷嘗使我鎭陸奥是倚賴我也今無故而殺人萬一泄露無乃獲譴乎汝爲我殺醫以滅口維衡曰兒待彼還京殺之山中宣言爲盜所殺誰復疑者乃往告醫曰父命不可拒如何醫惶駭乞命維衡曰父必使判官代送卿卿往蹈山宜使彼騎馬吾僞爲不知殺之醫夜發如其言維衡

帝母藤原氏兼通妹也其爲村上帝中宮兼通竊請其手書曰攝關有闕當兄弟相及時弟兼家爲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兼通以其超已顯達常觖望屢廢朝參帝亦稍疎之及伊尹病篤兼通料其不起意望代之而恐兼家妨乘間進請帝望見欲起入兼通捉帝裾復坐奉中宮書帝視母后手跡愴然有感遂起任之繇此兼家與兼通有隙○天延元年盜火源滿仲家延燒三百餘戸越後守宮道弘氏來救爲賊所射殺詔召材武者防衛宮闕時盜賊橫行所在焚掠

禁内火

地大震

滿仲以勇武聞而盜猶襲之其凶猛如此初嵯峨帝已後皇族賜姓者百十餘家其後朝政日衰而桓武平氏清和源氏相繼爲將軍滿仲與平貞盛爲之巨擘子孫遂以武相杌云○二年以内大臣兼通爲太政大臣尋爲關白罷右大臣賴忠氏長者以兼通爲之兼通雅與賴忠相得機務細大每事諮詢○貞元元年禁内火帝徙御職曹司詔減服御常膳免天下徭半○地大震自六月至九月不止宮城寺祠多壞壓死者甚多帝避出南庭周幄爲御坐遂遷御關白

新撰國史略　卷之三　圓融　九

以兼明爲親王

兼通罷

遂射殺判官代還報曰醫既死矣貞盛悅已而聞醫不死召維衡詰之維衡曰彼騎馬而發故兒闇中射殺騎者耳豈料其使人代騎乎貞盛乃止

冷泉上皇女御超子有孕兼通

兼通堀川第○二年以左大臣源兼明爲親王任中務卿以右大臣藤原賴忠爲左大臣大納言源雅信爲右大臣（雅信敦實親王子）兼通固惡兼明故陽尊之實奪之權也（兼通誣奏兼明有疾策爲親王兼明甚不平之將卜居於龜山又爲兼通所沮乃作莵裘賦以譏焉）○秋新宮成徙御焉○關白太政大臣兼通罷以左大臣賴忠爲關白右近衛大將兼家罷以中納言藤原濟時代之初兼通已專政又逼請爲關白第宅僭擬宮闕有謗者中以危法時人語曰寧投虎口勿觸攝政口兼通女媓子立爲中宮兼家以長女超

兼通兼家爭政

聞兼家有禱罵曰彼欲令女生皇子乃已秉朝權耶已而超子生皇子居貞兼通罵曰彼將擁立外孫矣

山縣禎曰甚矣哉兼通兄弟之營私也終身之所汲汲唯不過貪一已之富貴權寵君臣之義

子爲上皇女御生皇子兼通不悅兼家又欲納次女詮子於宮兼通忿曰我女既爲中宮而彼又欲進其女乎由是嫌隙滋甚兼家第與兼通堀川第相接朝臣詣兼家者兼通乃罵之故人皆以夜往兼通遂誣奏曰兼家奉上皇皇子希覬非望宜先事斥之帝不信至是兼家聞其得疾劇以爲既亡將奏請代之遽入朝兼通家人聞其喝道聲入報兼通以爲問已病拂席竢過門不入兼通大怒奮起力疾而朝兼家既在帝前望見驚避兼通意色殊惡直前奏曰臣今日

新撰國史略　卷之三　圓融　十

最後除目

親親之道。蕩然掃地。悲哉。

元年。西國英吉利人弑其主義德第二。

行最後除目。左大臣頼忠當代臣爲關白。兼家躁競。當褫見任。左轉治部卿。奏可。兼通顧卿曰。誰欲大將。皆相目未言。濟時趨進曰。臣可乎。乃奏代兼家。濟時師尹子。既而兼通遂薨。輟朝三日。贈正一位。封遠江公。謚忠義。日本史論曰。戚畹盛則宗室衰。權臣重則朝廷輕。此必然之勢也。兼通忘友于之誼。與兼家相軋。欲使頼忠爲關白。因奪源兼明之左相。處閒散之地。而授大將於濟時。若捜囊中物。此與唐盧從史得昭義節度使何異。但從史猶有中使傳旨。而兼通則直授之。而無所顧。主上拱默。聽其所爲。群從子弟。皆以榮達貴顯爲賢。而材能操履。無所稱道。奔競之風。傷化壞俗。可勝浩歎哉。○天元元年。以左大臣頼忠爲太政大臣。關白仍舊。右大臣

兼家爲右大臣

禁内火

二年。下野言。前武藏介藤原千常。與源肥等構兵相闘。千常秀郷子也。平良文。源宛皆嘗居東國。恃勇不相下。或謂良文曰。宛常侮公。屢有慢言。良文大怒。罵之。宛聞之亦怒。遂剋日約戰。帥兵數百。出陣於野。聯轡相射。良文遣使謂宛曰。單騎決戰足矣。何以衆爲。宛然之。進馬相射。二

源雅信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兼家爲右大臣。兼家既見擯。怏怏不樂。作長歌寓意。哀訴於帝。頼忠憫之。爲奏請。因有是命。兼家女詮子。遂入掖庭。與頼忠女遵子並爲女御。甚被寵幸。○二年春。謁石清水宮。石清水行幸始此。○三年。禁内又火。殿舍盡燼。帝徙御職曹司。詔減御膳。免諸國調庸逋負。除徭半。○四年。還御新宮。○五年。立女御遵子爲皇后。先是女御詮子生皇子懷仁於右大臣兼家第。而遵子無子。會中宮藤原氏崩。兼家謂吾女必爲中宮。帝亦屬意而憚

盜登弘徽殿

人皆巧避箭。箭不能中。良文呼曰。吾等非拙於射者。而今如此。是無優劣也。何必相仇。請輟戰結驩。宛曰善。乃講和而還。良文子貞道。宛子渡邊綱。皆事源頼光。有勇名。五年。能登守源順卒。順嵯峨帝四世孫。有才學而沈滯。作無尾牛歌。述懷。上聞憐之。與今官。在任三年卒。著有

關白頼忠。不果。至是遂立遵子。兼家大失望。稱病不朝。又留詮子不入宮。○京師諸國多盜。奪調庸。放火刼人。有盜露刃登弘徽殿。捕獲之。○禁内又火。帝徙御堀川後院。○永觀元年。捕京畿私帶弓箭兵仗者。案之。○二年。帝讓位於皇太子。時右大臣兼家久不朝。會相撲節會。帝與懷仁親王臨之。強召兼家。諭旨曰。朕將讓位東宮。以懷仁爲其儲貳。兼家乃驩。太子遂受禪。立懷仁爲皇太子。帝在位改元者五。曰天祿。天延。貞元。天元。永觀。凡十六年。政在外家。禁網疎濶。

朝士入宮爲盜

子日遊

第六十五世

紀元千六百四十五年距今八

和名抄。日本史論曰。帝及釋重貞。古爲遊觀登臨之舉。徒使後世稱其風流文雅。此豈先主遊豫之義。而恩惠及民者哉。權移相府。政不己出。寢東所及。不過如此。悲哉。

盜賊充斥於閭里。甚則至朝士入宮爲盜。延喜天曆之政。至此衰矣。讓位之後。薙髮名金剛法。幸紫野。爲子日遊。又分詩歌管絃三船。各撰其才乘之。遊幸大井河。風流文雅。後世稱焉。後七年而崩。壽三十三。火葬圓融寺北原。藏御骨於村上山陵側。

華山天皇

元年乙酉。宋太宗匡義雍熙二年。西國九百八十五年。

諱師貞。冷泉帝第一子。母女御藤原氏。諱懷子。攝政伊尹女。康保四年爲女御。年十七即位。太政大臣藤原頼忠仍關白。庶政左大臣源雅信兼皇太子傅。中納言藤原義懷左中辨藤原惟

百九十七年

詔求直言

青山延于曰。英傑之主。廣求讜言。務決壅蔽。故言路日開。賢才日進。昏庸之主。聰明自恃。惡聞其過。故言路日塞。姦邪日進。此治亂之所由分也。冷泉以後。皇室陵遲。政歸后族。天子唯垂拱仰成而已。自非英傑之主。不能剛決果斷。抑其權勢。而收其威柄。華山踐祚。初首求讜言。庶幾

成參決機務。義懷伊尹子。惟成右少辨雅材子。義懷機敏諳朝章。惟成方正有幹略。二人協心贊畫。文章博士兼彈正少弼大江匡衡為侍讀。帝勵精圖治。紀綱稍振。盜賊屏息。先是太宰府有私帶兵者。聞帝即位。皆解散。詔求直言。又減服御常膳。停格後莊園。求直言詔略曰。國之將興。上下聚脣。其將廢。道路以目。雖澆季之俗。疲極之民。忘身戮力。庶可扶濟。人和而天和。民足而君足。所謂大臣重祿不諫。小臣畏罪不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宜令公卿以下。各上封事。匡朕不逮。時右大臣兼家希望為關白。而賴忠猶在職。其女諟子入宮為女御。義懷亦以帝舅親任。兼家疾之。欲令帝早讓位。

新撰國史略　卷之三　華山　十三

道兼桀黠

道兼賺帝

有為。然是時權威伺間逞其欺詐。剛明之主猶莫能為。況於庸主乎。求言之詔。竟為文具。惜哉。

日本史論曰。漢安延拂桓帝為中主。已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是。可與為非。圓融末年。朝憲廢弛。媮情姦靡。帝臨

而己兼威柄。子道兼性桀黠。探知父意。多方為詐。○寛和元年。左兵衛督藤原齊明。傷播磨介藤原季孝彈正少弼大江匡衡而亡。下符諸國。捕獲誅之。○二年。右大臣兼家使其子道兼奉帝出宮。削髮于華山元慶寺。初帝性輕佻淫佚。數易所幸。納女御忯子大納言藤原為光女。寵傾後宮。有身。例當出宮就其家。帝不忍離。強召同寢。終不分娩卒。帝哀毀迷亂。道兼時為藏人左少辨。親近左右。勸帝遜位歸佛。請已亦奉從。又使僧嚴久開說佛經。帝遂納其言。與道兼相約。乘夜

安部晴明察乾象

御日淺。然藤原惟成與藤原義懷勠力匡弼。紀綱頗張。一旦為藤原兼道所誘。脫屣萬乘。情儀橫綾。勢急於束薪。此惟成義懷之所不能救。而道兼之奸謀過於中常侍黃門之所為。則將謂之何如主哉。即位初。下詔求直言。而折尺諫。何其美也。帝主之道。信及豚魚。而可以欺天下乎。其不

潛出宮。時月色方明。帝少猶豫。道兼曰。劍璽已奉東宮矣。事不可復止。帝遂入華山。投元慶寺。薙髮為僧。道兼將剃。佯請還家訣父母。乃去不復來。帝始悟為其所賣。天文博士安部晴明。夜察乾象。知有變。急入朝奏之。宮中始知帝不在。權中納言義懷悲駭不及。明日聞帝在華山。與左中辨惟成追至。相視失聲。愧輔翼無狀。並亦披剃。持戒終身。帝在位三年。改元者一。曰寛和。後二十年崩。壽四十一。葬山城紙屋川上法音寺北。帝之遜位也。徧歷名山古刹。備極艱苦。至病臥海濱。後再入

新撰國史略　卷之三　華山　十四

第六十六世　紀元千六百四十七年　距今八百九十五

克終宜矣。帝既為僧。居元慶寺。持律精嚴。幸書寫山。又上比叡山受戒。歷遊名山古刹。至幸熊野。備極艱苦。作歌自歎。如是數年。志操稍變。遂入京居外祖母家。頗近婦女。常畏關白道長。欲得其歡心。道長子賴通為大春日祭使。會天大雪。道長念之作歌。帝亦聞之。作歌慰之。道長

京。居外祖母家。稍近婦女。志操遂變云。日本史論曰。兼家所冀望者。女為后妃。身為外祖。圖富貴。以怙權寵而已。生民榮悴。國家休戚。若胡越肥瘠之不相干。故子孫皆效其所為。而道隆道兼最有甚焉。道兼誘君於不義。陷父於不忠。繩以誅心之法。則大於遂君之罪。天壤之間。其能容乎。

一條天皇

元年丁亥。宋太宗雍熙四年。西國九百八十七年。

諱懷仁。圓融帝長子。母女御藤原氏。諱詮子。詳于前。華山帝遜位。右大臣藤原兼家乃奉帝即位。年僅七歲。兼家自為攝政。罷太政大臣藤原賴忠關白。立華山帝弟居貞親王為皇太子。長於帝四歲。左大臣源雅信為傅。未幾。兼家罷

年　兼家專政　奝然

大嘗以故奉承圓融帝性有巧思宮室器玩創意出奇又好和歌親撰拾遺集

元年伊勢神人奉祢神木詣陽明門訴國司清邦

以大僧都餘慶爲延曆寺座主僧徒不奉命拒敕使壞宣命敕賜前延曆寺座主尋禪封百戶遣使延曆寺責僧徒罷餘慶去辭職乃以前僧都陽生代之

右大臣叙從一位賜食邑三千戶位在三公上以弟大納言爲光爲右大臣時有冷泉圓融華山三上皇皆不關政兼家獨專政○永延元年僧奝然還自宋奝然東大寺僧永觀二年適宋宋主趙匡義延見存撫甚厚聞我皇統一系諸臣皆世家嘆曰是蓋古之道也○定新制十三條尋又定五條○秋以亢旱詔公卿上封事○一品中務卿兼明親王薨親王天資豪邁以博學聞兼工書爲柄臣所忌不得展其志怏怏不樂至是薨 及帝年長好學召兼明子伊陟問其遺物伊陟對曰唯有菟裘令獻之乃其嘗所著菟裘賦也有扶桑豈無影乎浮雲掩而乍昏叢蘭豈不芳乎秋風吹而先破之句帝歎息自書其句藏巾箱帝崩後關白道長入卧內視而惡之手裂之云 ○二年宴常寧殿賀

賴光遺馬三十匹

賴襄曰攝政兼家之落其第也大宴朝臣源賴光贈馬三十匹以頒賓客世傳以爲宴集盛事夫賴光時爲東宮大進其職小也其祿薄也而有馬三十匹何哉使當時公卿有憂天下國家者可不加之意乎蓋公卿大夫以怙煦爲務[illegible]

攝政兼家六十兼家新造二條京極第大宴朝臣東宮大進源賴光遺馬三十匹以頒賓客 賴光滿仲長子 召河陽妓給絹四十匹米六十石宴集之盛前此所未有兼家又營東三條第擬清涼殿其僭侈如此○永祚元年以權大納言藤原道隆爲內大臣 兼家子 ○太政大臣賴忠薨贈正一位追封駿河公謚廉義賴忠性節儉爲關白常著布袴入朝○以攝政兼家爲太政

兼家薙髮

衣甘食漁色鬪歌而捕盜討賊之事委之武臣世官者曰是賤事耳而不省地方兵馬之富漸歸其手他日平治建久之勢隱然已胚胎於此矣。

當時道隆權勢熏灼公卿家無

大臣職仍舊○正曆元年春帝加元服○太政大臣兼家有疾上表辭攝政乃詔爲關白尋薙髮捨京極第爲寺曰積善寺執政薙髮始此既而讓關白職於道隆尋攝政 兼家信任左中辨藤原有國右中辨平惟仲每事諮謀曰是我雙眼也嘗竊問二人吾子誰可嗣職有國善道兼曰公執柄二郎力也惟仲曰嫡庶之分不可紊兼家從惟仲道隆深怨有國至是代父攝政曰吾至此徒以嫡長故耳不足爲榮唯以報有國爲快也即職首奪有國父子官 ○秋兼家薨以薙髮不賜謚帝服錫紵心喪三月 道兼以己有功而不得繼職憤怨在喪無戚容會客游嬉時人醜焉源賴信素事道兼乃謂我能刺關白使吾主代之兄賴光掩其口止之 ○立女御藤原定子爲中宮攝政道

女院　贈道真官位

敢納女者敦道親王亦納道隆女爲妃妃有文才而性放縱親王延客則褰簾觀之每會文人妃或隔屏擲金或品評其篇章敦道愧而出之

二年式部丞源爲憲爲遠江守遠江民戸潤贍爲憲撫愛有方甲[illegible]闕倍蓰舊籍以功叙從五位上

五年以痙異疾

隆女也帝時年十一中宮十五○二年攝政道隆罷內大臣以右大臣藤原爲光爲太政大臣大納言源重信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道兼爲內大臣○皇太后削髮號東三條院准太上皇女院始此○三年太政大臣爲光薨贈正一位追封相模公謚恒德世稱鷹司相國 其女爲華山女御病卒爲光哀戚遂歸佛創法住寺居焉稱法住寺太臣 ○四年攝政道隆以帝稍長辭職又爲關白而除官奏猶准攝政○詔贈故右大臣菅原道真左大臣正一位尋贈太政大臣○五年帝始視除目○盜火後

強盜　四天王　道長

瘡。免天下調庸賜高年穀。源頼光一日過弟頼信家見厩繫一人問之曰鬼同丸者也頼光曰縛鬼何太緩也頼信乃繫以鐵索鬼同丸忿怒夜斷鐵索伺頼光頼光適醉臥頼信家乃潜上仰塵將下擊頼光覺之呼從士擬言衛謂之曰明日吾當詣鞍馬鬼同丸聞之去至市原殺

涼殿及弘徽殿飛香舎詔源満政（満仲弟）平維時（貞盛孫）源頼親源頼信（俱頼光弟）索盗時盗賊益横所在刧掠如藤原保輔袴垂鬼同丸之徒尤爲凶悍吏民無不畏避（後保輔被捕死獄中鬼同丸爲源頼光所殺袴垂見藤原保昌夜行欲奪其衣保昌釋而放之）頼信與藤原保昌平維衡平致頼並以勇聞稱四天王。○以右大臣源重信爲左大臣内大臣藤原道兼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伊周爲内大臣（伊周道隆子）時權大納言藤原道長有才名道長兼家季子爲人豪邁有器局其葬父也衆遽驟擾道兼惶懼失色道長最

伊周

野牛刳其腹匿身以待明日頼光至見牛群遊命從士爲牛追物之戲渡邊綱射中死牛忽起立鬼同丸揮刀跳出直逼頼光頼光迎擊斬之

道長嘗聞左大臣源雅信女倫子美欲娶之雅信怒曰黄口兒安得娶吾女妻曰道長姿貌瓌偉非常人也何不許之遂以如

年少神色自若徐曰僕已遣人問之馬佚耳源頼光在坐退嘆曰此人有將帥之量（道長少負才氣嘗有相者視之曰是謂虎獨歩深山貴顯無比父兼家常歆羨從姪公任爲人激勵諸子曰兒輩不及遠甚寧得蹈其影哉諸兒自度不如俛首無言道長獨進曰小子固不能蹈影恐蹈其面而已）○長德元年關白道隆有疾奏令子伊周攝省中事帝以伊周中宮兄親任之道隆尋薨道隆在職多汲進妻黨時論少之性嗜飲與藤原朝光藤原濟時爲酒敵臨終曰吾不得與二子俱則生天堂亦不樂已而二人相繼逝人以爲奇（朝光兼通子濟時師尹子並至大將朝光美姿儀嘗創意製透額冠後人遵用朝光初娶

七日關白

妻之。道長少時嘗與兄道隆道兼侍華山帝時夜雨甚闇帝欲試三人量謂之曰誰冒此闇夜能至無人處邪道長曰臣可往乃分命三人曰道隆宜往豐樂院道兼仁壽殿道長大極殿時已三更二兄畏縮殊甚道長從容白帝曰臣今獨往當以何爲證帝乃於巾箱中出

重明親王女生數子聞大納言源延光妻新寡醜而饒貲乃逐其室而娶之初村上帝善箏授之濟時傳其女娍子皇太子居貞聞慕之遂納爲妃濟時悅謂必賜輦車詣關白兼家言情兼家諾之拜舞而出然輦車竟不下世呼爲空拜大將）伊周自謂己必代父職以叔父道兼位望固高忌之令人呪詛既道兼爲關白伊周慚憤而道兼在職僅七日薨世稱七日關白伊周喜以爲得所願帝意亦在焉而輿論皆推權大納言道長東三條太后道長姊也素惡伊周爲人勸帝用道長帝不聽太后垂泣固請帝不得已以道長爲右大臣内覽太政官文書伊周益憤恚先是故太政大臣爲光

貶伊周　道長爲左

小刀授之既而二兄皆股栗不得前而還少選道長徐還即以一木柹爲證曰此是臣所削取太極殿南面下柱木柹也帝遣人驗之果然帝大感賞。日本史論曰伊周躁競無所不至嚮非太后之卓識則必覆公餗矣隆家桀黠首構邪謀比之弑逆相去幾何出鎮筑紫政績

二女孤居鷹司第（二女即華山女御忯子妹）伊周私其妹華山法皇聞其妹美屢往覲之伊周疑其與妹通告之其弟隆家隆家夜率惡少覘法皇還發矢怖之誤中御衣中外喧傳帝雖粗聞知爲法皇諱之不驟推檢伊周又修太元法呪詛東三條太后（故事非官不得修太元法）事發覺帝大怒○二年貶内大臣藤原伊周爲太宰權帥權中納言藤原隆家爲出雲權守（會中宮有身出居伊周第憂憤截髮爲尼伊周道病帝聞而憫之敕安置伊周於播磨隆家於但馬伊周私還京師帝聞之怒遣檢非違使押送太宰府既而中宮生女大赦二人並召還）○以右大臣藤原道長爲左大

大臣

藤原彰子為女御

老翁可愧

方略雖有可觀。而未足贖其罪也。

維茂師種尅日會鬪。維茂得三千人。師種以衆寡不敵。避之常陸。維茂兵稍稍散去。師種聞之。乘夜襲維茂。維茂家臨大池。維茂聞水鳥驚噪曰。必澤胯也。師種二十餘人。出拒。師種縱火。維茂不能支。被髮著婦人衣。冒烟逸去。匿叢葦中。家士皆戰死。師種驗視焚尸。以為維茂死。乃還。維茂兵百餘在外者。聞變來聚。皆哭。維茂呼曰。吾在斯。衆驚喜。維茂乃欲追擊。衆以兵寡止之。維茂曰。吾之不死。天也。但當一戰雪恥。彼雖衆既疲。不足畏耳。遂追師種。師種不知。路過妻兄大

臣。大納言藤原顯光為右大臣。顯光兼通子。○三年。以大納言藤原公季為內大臣。師輔子。○四年。盜入宣耀殿。○是歲陸奧守藤原實方卒於任。平維茂在陸奧。與豪族澤胯師種爭田。嘗訴之實方。維茂貞盛養子。師種秀郷孫。二人皆驍武。實方不能決。及卒。二家益相惡。遂集兵會鬪。維茂克殺師種。以勇聞東國。時武人驁橫。往往殺人而無所畏。○長保元年。禁內火。帝徙御一條大宮院。○頒新制十一條。○以左大臣道長女彰子為女御。○二年。立女御藤原彰子為中宮。彰子生豐艷。髮長於身二尺許。父道長殊愛之。欲其貴。及入內。裝奩玩工。窮極華靡。光彩奪目。侍女數十人。妙選一時才色。彰子時年十三。帝每戲曰。老翁可愧。至是立為中宮。改藤原中宮。稱皇后。雙立皇后中宮。始此。先是皇后有身。出就前但馬守平生昌家。生皇子敦康。時帝未有子。大喜。欲見之。憚道長不果。聞中宮歸。密召入。后及敦康。既而后又有身。憂鬱成疾。生皇女。數日崩。后恭謙接下。有恩。中外哀惜。後中宮生皇子敦成。後一條。敦良。後朱雀。道長漸弄威權。○三年。禁內又火。帝避

新撰國史略 卷之三 一條 十九

神鏡再罹災

大流星

君。大君曰。卿戰甚壯。顧彼亦勇將。卿提其首來否。師種曰。彼首為大君得。何以其首為。大君曰。否。我熟知彼才。不獲其首。事未可知。卿疾去。師種笑而去。大君使人追贈酒饌。謂家人曰。必有追兵。汝視之。俄而有衆馳過其門。遣使告曰。平維茂戰敗遁逃。大君呼家人。問狀。曰。騎百餘。皆健馬。一人戴笠著行縢。蓋主將也。馬最大而神駿。大君曰。此名馬大葦毛也。將勇馬駿。孰能當者。澤胯死矣。師種既去。駐軍山麓。適得大君酒饌。脫甲酣飲。須臾維茂追及。從山上馳擊。師種驚愕。維茂射殺之。進襲其家。悉殺其衆。擄師種妻。送之大君而還。維茂遂以勇聞東國。

之職曹司。去年還御新宮。今年又焚。後二年。新宮成。還御。○寬弘元年。住吉神人五十餘人。詣闕。訴為攝津守藤原說孝所毆傷。宇佐宮命婦神人五百餘人。亦守闕。訴太宰權帥平惟仲不法。詔罷惟仲。○二年。先是。復藤原伊周本位。至是。敕班大臣下大納言上。參預朝政。○禁內又火。神鏡再罹災。帝避神嘉殿。遂徙御太政官朝所。又徙御東三條第。○遣使於伊勢。奉宸筆宣命。告神鏡罹災於大神宮。宸筆宣命始此。○三年。造宮。○是歲大和守源賴親劾興福寺僧不法。僧徒二千餘人入京。訴之。左大臣道長慰諭遣還。外史氏曰。至一條帝時。而朝政紊亂。盜賊橫行。而神人僧徒。詣闕強訴。而上莫之或制。文弱偷惰之風。亦始開端于此焉。遂至使後世人主有三不如意之嘆矣。蓋亦由朝無伊周之輔。而有莽操之攝政也。可勝嘆哉。雖然幸不至見為新為魏之慘者。豈非祖宗列聖勵治之德之所致歟。○四年。有大流星。修仁王會。禳星變。青山延于曰。災異者。天之所以警戒人君。古之明君。莫不恐懼修省。以答天譴。故災異自消。而君德加修焉。堯以洪水而聖。湯以大旱而王。太戊以桑穀而昌。高宗以响雉而興。後世人君。不知責諸身。反諸己。祈禳禱禬。以冀苟免。所以天變頻見。而君德愈亂也。帝之在位也。三日並見。大風洪水。無歲無之。四罹祝融。至神鏡成灰。天地之變。孰有大於此者乎。當是之時。后族專政。勢過人主。而天之丁寧告戒如此。然而未嘗聞有修省之事。但付諸釋氏之讀經而已。其侮天不戒。不亦甚哉。嗚呼神鏡焚而帝祚衰。寶劍沈而王室傾陵。

新撰國史略 卷之三 一條 二十

後中書王

五年。中宮藤原氏生皇子敦成于道長上東門第。帝臨幸飲宴。盡歡。召道長家人。授位有差。初伊周常期敦康親王登青闈。時人亦媚附伊周。至是人無復訪伊周者。有流言伊周與高階明順呪詛皇子。道長讓責明順。明順以憂死。伊周坐停朝參。既而得釋。

夷之漸。職此之由。可不哀哉。可不畏哉。○五年。以藤原伊周准大臣。賜封一千戶。悉敘正二位。稱儀同三司。○六年。中務卿具平親王薨。親王村上帝子。天資英敏。受業於慶滋保胤。有文名。而性恬退。世與兼明親王並稱。呼曰後中書王。親王嘗和御製詩有忽戴君王還自耻。風聲猶減漢東平之句。大江匡房嘗曰。古今能繼父業者。惟都在中。菅原淳茂。菅原輔昭與親王而已。其餘不足論也。○前中書王。見上。○一條院火。延喜天曆御記累朝寶器多燬。帝徙御左大臣道長枇杷第。○七年。准大臣藤原伊周薨。臨終自以不遂志。嗚咽而逝。○一條院成。還御。○是歲。左大臣道長納女妍子於

寒夜脫御

日本史論曰。皇朝並立二宮。中世之制也。位號之尊。方在皇后。而寵幸之渥。實歸中宮。故上東門院立為中宮。而定子更號皇后。敦康親王。定子所生也。方禪讓之際。應立為三條之儲貳。則名正言順矣。帝憚攝政道長之威。以敦成為皇太子。非其志也。中

皇太子宮。辨備衣服器玩。幾十年。侈靡過中宮入內儀。○八年。帝不豫。禪位於皇太子。立皇子敦成為其儲貳。初帝欲立長子敦康。而皇后既崩。其舅伊周亦薨。憂其無援。又憚左大臣道長。密謀於中納言藤原行成。行成亦懼道長。勸立敦成。中宮久養敦康。善視之。素知帝意。勸其父立之。道長不可。至是遂立敦成。帝尋崩。壽三十二。火葬北山長阪野。後藏御骨於圓融天皇陵側。在位二十六年。改元者六。曰永延。永祚。正曆。長德。長保。寬弘。帝性慈仁。憫民。嘗寒夜脫御衣。以體窮民困苦。蓋與醍醐同意也。嘗

衣　事須　及淳　素　四納　言　宮媛

宮勸其父使立敦康。而道長貪外祖之權。不用其言。及小一條去儲位。中宮又欲成先帝之志。而道長不可。竟以敦良為皇太弟。皆以中宮所生立為青闈。則其欲益固威暱之親。而營經私門。蓋可知矣。中宮不惟絲髮無妬心。撫視皇后所生子女。不異己之所出。不賢而能如是乎。世

曰。凡事須及淳素時。藤原齊信欲有所汲引。聞帝語。不能請而止。道長目獻珍羞。聞之不敢復進。帝臨御日久。一時人才輩出。源經信。藤原公任。源俊賢。藤原行成。以才藝稱。世稱四納言。而宮媛有紫式部。清少納言。赤染衛門。和泉式部。伊勢大輔之流。皆有才學。清少納言。清原元輔女。給事皇后。甚見眷遇。皇后嘗雪後顧左右曰。香爐峰雪如何。少納言即起捲簾。人稱其敏捷。著枕草紙。紫式部。藤原為時女。授中宮白氏文集。著源氏物語。赤染衛門。大隅守時用女。所著有榮華物語。帝每曰。朕之不德。唯得人一事。不愧延喜天曆之世。心疾道長專橫。而力不能制也。山縣禎曰。帝謂得人一事。

第六十七世　紀元千六百七十二年　距今八百七十年

徒以其壽康福願為門院之最勝稱之。孰知俔天伉儷。內無慙德乎。

日本史論曰。自兼通兼家擅攝籙之權。公卿莫不俛眉承睫。而至道長秉政。則脂韋柔媚。靡然成風。獨實資剛嚴方正。清重有

不愧延喜天曆。而其所得。蓋非房杜姚宋之才。亦唯建安七子之流耳。觀其時諸公所作之文。皆麗偶華縟。詩亦纖巧。絶無氣骨。亦猶其人也。而閨閫嫵媚之流。厠其間。一代文弱之弊。視之延天之時。亦為滋甚矣。而以得人才自負。豈帝王之所尚哉。

三條天皇 元年壬子。宋真宗恒大中祥符五年。西國千十二年。諱居貞。冷泉帝第二子。母女御藤原氏。諱超子。太政大臣兼家長女。安和元年為女御。帝即位。詔左大臣藤原道長知太政官文書。道長累世權威。專總朝政。擊斷自如。朝臣上下。夤緣攀附。唯恐不及。朝廷綱紀日弛。唯權大納言藤原實資。侃然正色。無所回避。帝竊憑賴焉。實資實賴孫。齊敏子。實賴養為己子。甚愛之。其珍寶莊園

實資預嘉會

守。在當時既難得。況與道長族屬甚近。而不以私親廢大義。宜乎三條帝之託為股肱腹心也。綵達典憲。多所彌縫。賢右府之稱。信不虛矣。

咸歸焉。○長和元年。立女御藤原姸子為中宮。姸子。一條太后妹也。稱枇杷中宮。尋立女御藤原娀子為皇后。娀子。故大納言藤原濟時女。帝為太子時。入宮有寵。生敦明親王。及枇杷中宮立。帝又欲冊娀子為后。而憚道長。道長揣知帝意。陽贊成之。及冊拜。朝臣恐忤道長意。無至者。甚至罵辱。敕使投以瓦礫。帝大恚。藤原實資適有病。聞之曰。奈何阿權臣而忽王事哉。力病與中納言藤原隆家等。入預嘉會。帝因是益信實資。○式部大輔大江匡衡卒。匡衡。左京大夫重光

詔道長行除目於直廬

三年。帝將幸春日社。右中辨藤原定賴為行事。會定賴從者與敦明親王奴鬪爭。定賴怒。令從者殴之。幾死。親王訴之帝。帝震怒。勅藏人藤原永信。下宣遣撿非違使。収定賴從者。及用事者。中務丞源光成。進士橘為通。藤原道長奏曰。捕諸司官人。於事不細。永信當傳敕於臣。而今直

子。七歲始讀書。九歲賦詩。受學祖父維時及長博學。冠世。然位不稱才。仕途沈滯。每歎轗軻。赤染衛門。匡衡妻也。○二年。帝患目疾。使僧禱之。○三年。禁內火。帝徙御左大臣道長枇杷第。尋內藏寮掃部寮火。累代寶器盡燼。○四年。新宮成。還御。○詔左大臣道長。行京官除目於直廬。儀准攝政。帝目疾未愈。道長欲太子早登極。數諷遜位。帝不懌。已而病增劇。乃有此命。因謂左右曰。朕今委除目於道長。若其所為不義。天譴在彼。朕不與焉。未幾。禁內火。復徙御枇杷第。道長使醫官

第六十八世　紀元千六百七十七年　距今八百六十五年　道長廢太子

下。其宣請先論永信罪。於是帝暫停宣。收定賴從者。停其行事。

五年。西國英吉利。先是為鏈國所侵據。許以歲賂。始給銀一萬七千觔。後增至二萬四千觔。而兵不止。至是鏈大舉入英。破倫敦都城。逐英主以慯歎。遂兼英。其王曰鶻奴特。分英為四部。曰味塞。王自居之。曰東英。曰墨爾別。曰諾東北蘭。分派大臣鎮之。立治有條理。英人安之。

日本史論曰。小一條院。以三條皇子。為後一條東宮。非其所欲也。一條三條皆村上之皇孫。而一條繼於華山。三條以一條之從父兄。為其儲貳。卿相已不稱。方三條傳位於後一條。儲位未定。攝政道長欲

以寒水進金液丹。帝遂喪明。○五年。帝禪位於皇太子。立敦明親王為其儲貳。初道長促帝禪位不已。帝頗惡之。憂憤莫如之何。意不自安。至是。欲親詣名寺以禱病。遂決意脫屣。雖長稱金剛淨。在位二年。改元者一。曰長和。明年崩。壽四十二。火葬。石蔭藏御骨於山城北山陵。

後一條天皇 元年丁巳。宋真宗天禧元年。西國千十七年。

諱敦成。一條帝第二子。母中宮藤原氏。諱彰子。詳于前。帝生甫九歲。受禪即位。左大臣藤原道長攝政。既而道長罷左大臣。○寬仁元年。以右大臣藤原顯光為左大臣。內大臣藤原

公季為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賴通為內大臣。賴通。道長子。○道長罷攝政。以賴通代之。班左右大臣上。○三條法皇崩。藤原道長廢皇太子敦明。立敦良親王為皇太弟。初三條帝之讓位也。道長奏請立敦良為儲貳。不聽。遂立敦明。年二十三。長於帝十四歲。太子不自安。法皇詔藤原實資為東宮傅。實資以衰老不堪辭。廷臣擬東宮屬者。皆固辭。獨藤原顯光以為太子妃父。為傅。每事擁護太子。至是法皇崩。無復起居東宮者。東宮僚屬亦皆懷顧慮。不敢供其職。太子益

小一條院

立從朱雀為皇太弟而三條不聽遂立小一條為太子蓋欲存冷泉之統也其與圓善矣然太子長於帝十四歲明親何以得叙不待傳壺切劍而其不終可知也三條登遐太子不得安位道長恫疑虛喝遂讓儲位於後朱雀果如道長之志而冷泉之統至此絕矣宣詔纔畢宮殿輙

不樂欲託疾逃位道長又使參議藤原兼隆等怵太子太子遂召道長子能信告其情道長大喜謀之大納言源俊賢俊賢使速決計乃急奏帝及一條太皇太后太后曰果然宜立敦康從先帝遺旨道長不可遂矯詔自率諸子百官往東宮廢太子悉徹壞其宮屋嬪侍莫不歔欷太子母掘河太后聞之驚往視不及悲不自勝道長病之奏賜廢太子號小一條院置年官受領吏一准上皇封戶仍舊又納其第五女為妃以慰之且掩物議故妃延子失志歸家顯光憂憤

一家三后

毀道長之所為不亦甚乎當禪讓之間太子固欲避於後朱雀而母后强之終至此極謂之何乎道長畏物議上院號以安其意進女為妃以攏其心可謂其計至巧矣使太子有特立之操則盤桓巖谷而追跡於高岳恒貞二親王豈不美哉顧乃戀戀於茅土之封棄故妻而寵新昏

一夕髮盡白延子以憂卒敦良遂立為皇太弟於是天子東宮皆道長外孫一如兼家時道長尋為太政大臣叙從一位（青山延于曰甚哉道長之專也既逼三條帝令遜其位以擁立其外孫又立敦明為之儲貳以悅三條帝之意及一旦升遐陵土未乾又奪其位以立其外孫天子拱默以受其制陵替至是可勝歎哉）○二年道長辭太政大臣○新宮成還御○立道長第三女威子為中宮帝尚幼以中宮亶齒為戲玩道長一家三后自古未有也是日百僚咸會道長喜作和歌自頌示大納言藤原實資使和之實資惡其僭慢辭曰秀歌不和自古然也中宮長於帝

女真賊入寇

隆家卻女真

至使甞姉與父俱憤怨而死其無志操亦可見矣然則太子之讓非出至誠而逼於勢者也

初筑紫人呼賊曰刀伊不詳其名號及得高麗牒狀始知其為女真女真後避遼主宗真諱改曰女直見宋史紀事本末後建國號曰金

初女真寇西邊敕特太宰府討之符未至隆家

九歲性妒忌常恐寵移猜防甚至諸姬不得進○三年女真賊五十餘船寇對馬虜掠人民燒毀銀鑛進寇壹岐守藤原理忠死之時藤原隆家為太宰帥聞警具兵船徵戰士府兵未集賊來寇筑前隆家遣前少監大藏種材藤原明範等防戰卻之賊轉寇肥前前介源知帥士兵奮戰殺數十人賊悉潰隆家發兵船救之追擊不及而還詔進隆家爵以種材為壹岐守其餘得賞有差（隆家伊周弟以敦康親王不得儲位憤歎欲請外出會帥闕奏請得之有治績賊之來寇人皆謂其搢紳不曉武事已而區畫得宜遂能有功人服其材武隆家既建功鎭西

道長創法成寺

聽僧牛車

發管內兵擊而却之奏捷京師公卿會議行賞權大納言藤原公任中納言藤原行成等曰所下敕符雖有賞募之文而符未達先既發兵不宜加賞大納言藤原實資駁曰夫功者雖微必賞所以勸人也昔寛平中新羅侵對馬島司文室善友不待敕符擊走寇賊朝議便加賞苟有

子孫居肥後菊池稱菊池氏遂為鎭西豪族）○藤原道長以病薙髮詔行非常赦益封二千戶道長欲創一鉅剎於京極以居之會病愈賴通乃起役令諸國司曰寧懈公務勿怠此役於是役夫雲合築山鑿池晝夜不休呼聲震地諸國競輸鉅材填咽水陸天子后妃皆倣道長所為日夜誦佛經諸國司亦相倣傚諛者至謂道長為上宮太子後身及寺成名曰法成○攝政賴通為關白○四年聽僧濟信乘牛車出入宮門聽僧牛車始此○治安元年道長女嬉子入皇太子宮以道長薙髮

上東門院

功可賞何問裁待到不到此而不賞將何以勸後權大納言藤原齊信亦同其議遂從之。

萬壽元年大納言藤原公任致仕公任多才藝圓融法皇之幸大井河也御舟至都那瀨分詩

爲賴通女後嬉子生皇子親仁而薨○以右大臣藤原公季爲太政大臣關白內大臣賴通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實資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教通爲內大臣尋以實資爲皇太弟傳教通賴通弟○是歲伊豫守源賴光卒賴光爲人英武驍勇善射以將略稱歷事五朝自圓融至一帝累官至正四位上伊豫守○二年法成寺金堂成帝臨慶之太皇太后皇太后中宮皆臨大赦天下賞佛工定朝以法橋位○萬壽三年上一條太皇太后號曰上東門院門院號始此○四年藤原

道長驕

外戚富盛之極

歌管絃三船各擇其才業之藤原道長謂公任曰卿多才藝將駕何船公任請乘和歌船他日語人曰使我作詩如歌必播名於世悔當時不駕詩船耳公任關白賴忠長子也延喜已後工和歌者公任及源經信爲之冠公任嘗敗伊賀守藤原長能和歌長能深愧之發病而卒又嘗

道長驕帝爲服錫紵心喪三月祭祀節會多從停廢一如諒闇道長與二兄道隆道兼相繼執政時人謂之三道以比三平而道長獨典樞機三十餘年三女爲皇后一子列三公政柄歸己黜陟任心天子屢幸其第錫賚重疊富過王室帝嘗患瘧使僧綱祈禳賞絹不足乃取之道長第及薨庫中積絹一萬五六千匹絲綿不可勝計廐馬一百匹外戚之富盛極矣此時禁諸國吏營宅過制及六位以下版築作垣檜皮葺屋而道長造營僭擬禁宮取材木徒役於官其奢僭

平忠常叛

讚藤原範永和歌於之操筆評品範永大悅持還實之盛以錦囊其名重一時如此

四年太納言藤原行成薨行成少有雅度一條帝時嘗在殿上與藤原實方論事實方不勝怒直取其冠投之中庭行成神色自若徐召小吏取冠著之帝適隅牖見之知其器度足任權藏

如此世稱法成寺攝政又稱御堂關白○長元元年前上總介平忠常作亂下總陷上總國府侵安房殺守惟忠闕姓詔撿非違使平直方等發東海東山二道兵討之忠常上總介高望曾孫鎮守府將軍良文孫也世居東國族衆強盛恃勢暴橫跨據二總陵蔑國司至是遂作亂○二年命撿非違使捜索平忠常家僮在京師者○太政大臣公季薨贈正一位謚仁義是後太政大臣不賜謚而有院號○三年安房守藤原光業畏平忠常弃印鑑還京師以平正輔代之以

賴信平忠常

人頭疏斥實方爲陸奧守。

賴信陣湖濱遣大中臣成平單舸往諭忠常約曰賊若不降汝從下流回舟惟其下馬攢賴信纔以待衆應時下馬聲如疾風頃之成平從下流來致忠常詞曰君名將也僕豈不欲降但性

平直方無功召還之敕甲斐守源賴信率坂東諸國兵討忠常賴信抵常陸平惟基勸俟兵悉集而行賴信不聽進赴下總惟基率騎三千來會鹿島忠常臨湖列壘悉收舟檝以爲固賴信遣使諭以利害忠常不從賴信曰賊恃險吾直渡攻之可一戰下也聞有淺處可騎渡軍中豈有知之者乎有眞髮高文者自稱知之馳入湖行立葦爲表賴信全軍從之而進忠常驚怖出降明年賴信攜忠常入京師忠常途病死斬首以獻敘賴信從四位上爲上野常陸介以衰老

源頼義

政理頹弛

基累世仇敵。僕不忍屈膝仇人。且湖面無船。不可得濟。所以不降也。頼信以爲環湖而進。必曠時日。不如襲其不備。乃問之衆。衆皆曰。湖不易濟。頼信曰。吾始至此地。地勢固所不知。然吾聞此湖有淺處。廣丈許。僅没馬腹。軍中豈無知之者耶。乃得高文者。鄕道。麾衆進濟。忠常恃險不

不堪遠任。請改任丹波。尋又請任美濃。許之。是役也。頼信子頼義。從軍有功。坂東將士。服頼信父子之勇。多樂屬之。頼義尤善射。能以弱弓斃猛獸。平直方偉其爲人。以女妻之。後爲相模守。頼義愛士好施。恩威大行。豪族勇士。多爲門客。任滿還京師。○九年。帝崩。壽二十九。火葬淨土寺西原。藏御骨於淨土寺。後移山城菩提樹院。在位二十一年。改元者四。曰寛仁。治安。萬壽。長元。在位之間。政理頹弛。刑憲廢墮。至盜賊劫掠於輦轂。桀驁背叛於邊鄙。然重勞民。及葬。役夫相語曰。二十年間。令吾濟息肩。今

第六十九世　紀元千六百九十七年　距今八百四十五年

設備。俄而賊報曰。大兵至矣。忠常惶惑不知所出。乃雉髮與子常昌常近出降。衆相謂曰。吾等生長此地。猶不知津。而將軍如此。非常人也。

元年。以安樂寺訴。遣左衛門權佐藤原隆佐於太宰府。推問權帥藤原實成。二年。實成除名。

豈不致力哉。蓋有君德之美。而輔弼將順。有所不逮也。

後朱雀天皇　元年丁丑。宋仁宗景祐四年。西國千三十七年。

諱敦良。後一條帝同母弟。年二十八即位。左大臣藤原頼通關白諸政如故。○長暦元年。立禎子内親王爲中宮。三條帝女。母枇杷皇后。以藤原道長孫女入内。尋立女御嫄子爲中宮。初帝在東宮。納道長女嬉子。生皇子親仁。又納禎子。生皇子尊仁。關白頼通無女可納。嫄子其妻妹也。故養爲子納之。○立皇子親仁親王爲皇

僧徒之暴亂

頼通嘗命左衛門尉平致經。夜送明尊於園城寺。致經徒行送之。從者僅一人。行里許。路旁有二壯士。牽馬而進。即致經家兵。致經跨馬。牽壯士而進。須臾又遇二壯士挾弓矢。亦從致經。所在皆然。比至河原。至三十餘人。明尊服其有備。

太子。○三年。以園城寺僧明尊爲延暦寺座主。僧徒以其非圓仁徒。上疏沮之。不可。乃詣關白頼通第訴之者三千餘人。門閉。囂呼亂敲。至欲毀之。頼通怒。命兵士驅之。互有殺傷。捕首惡下獄。詔以大僧都教圓爲座首。僧徒又火高陽院。捕獲之。圓仁圓珍兩黨結隙頗深。初圓融帝天元中。以權大僧都餘慶爲法性寺座主。圓仁之徒不平之。詣闕奏曰。太政大臣貞信公剏法性寺。以圓仁弟子日辨爲座主。爾後未嘗以佗門人爲之。而今相國以圓珍之徒爲之。非舊例也。敕曰。告相家。僧徒百六十人。至太政大臣頼忠第訴之。忿爭無禮。帝聞之大怒。詔削百六十人封職。餘慶亦不自安。尋辭職。自是圓仁圓珍之徒。始有隙矣。圓珍之徒。出延暦寺。居別院。餘慶率門人。住園

神鏡燼

皇居京極院火。帝徙御内大臣藤原教通二條第。宇佐神人犯蹕上訴。

城寺。勝算穆算等百餘人。猶留延暦寺千手院。一條帝正暦中。園城寺成算弟子與禪院僧忿爭。圓仁之徒大怒。火千手院。毀千光院房舍四十餘宇。盡逐勝算穆算等千餘人。出延暦寺。自是圓珍之徒不復住延暦寺。延暦園城二寺。始構隙矣。至是二黨釁隙益深。○禁内火。帝徙御京極院。○中宮嫄子崩。納内大臣教通女爲女御。○長久元年。京師盜賊執弓箭。往來連夜。行火或入宮中竊御衣。有群僧殺掠行人。設賞捕之。○京極殿火。神鏡罹災。初天德寛弘災。神鏡不損。至是銷亡。人以爲朝廷陵夷之兆。○二年。源頼義長子義家。年十二歳。帝以名將子召見之。頼義造鎧。令義家坐鎧袖謁見。義家小

八幡太郎　尊仁親王

先是帝視除目。見大人於四季屛風上。驚悸得疾。

字源太後加元服於石清水宮稱八幡太郎及長英武善射有父風○三年禁内又火帝避之太政官朝所明年徙御一條院既而一條院亦火乃御東三條院○寛德元年宋商至但馬遣使存問使奪其財物宋商訴命悉還與之○二年帝不豫禪位於皇太子以尊仁親王爲其儲貳尊仁皇后所生也初尊仁生七歳入謁進退有度觀者莫不嘆異焉帝鍾愛之既禪位於太子欲立尊仁爲其後召關白頼通命之頼通以其非藤原氏出不欲立對曰事未兜也頼通退

二宮付何僧　壺切劍

日本史論曰能信丁言定儲不黨其兄公直忠亮尤難得矣。

壺切劍本藤原長良寶器基經獻之宇多帝。

日本史論曰帝雖有睿明之姿而日月之明正有所蔽雷霆之威不能獨運當時外家之隆可謂深根固蔕矣劉向所謂王氏

弟能信密奏曰陛下欲以第二宮付何僧帝曰朕將置之東宮也能信曰苟然早決之不可過今日過今日恐有他故帝悟即日立爲皇太弟以能信爲其傳（能信時爲中宮大夫。）頼信甚不懌尚方有壺切劍例傳東宮至是頼通不呈曰非藤原氏出則不可得太弟聞之曰一劍何用吾不欲也及即位後（教通上之。）中外皆以其孤立無援甚危之帝尋崩壽三十七火葬香隆寺（藏御骨於山城圓教寺。）在位改元者三曰長暦長久寛德凡十年帝風度明秀嚴峻有才然頼通專權政績不著世以爲憾焉

第七十世　紀元千七百六年距今八百三十六年　實資薨

一門棣朱輪華轂青紫貂蟬充盈于内魚鱗左右者非此之謂乎。頼襄曰藤原實資可謂大丈夫矣當權臣擅政舉朝攀附之時雖天子猶伺其喜怒獨實資以其同族時立不阿至天子倚頼之以爲安可不謂大丈夫邪如不肯書上東門院之屛風激一世不振之士氣

後冷泉天皇（元年丙戌。宋仁宗慶暦六年。西國千四十六年。）諱親仁後朱雀帝長子母藤原氏（諱嬉子。見上。）年二十一即位左大臣藤原頼通關白如故○永承元年右大臣藤原實資薨實資剛直明達不阿貴權初上東門院入内也父道長乞一時名流作和歌屛風中納言藤原公任爲選首華山法皇亦有御製實資時爲大納言獨拒之曰豈有身爲列卿而爲女御資裝者耶後一條帝有凶夢或勸講最勝經實資止之曰陛下唯正己修政邪不能犯正也僧明尊夢關寺牛自稱迦葉佛往膜拜

小右記

吾讀史至此未嘗不想見其人以如此之世猶有如此人也又讀至其辭爲皇太子傅則有異焉敦明擯臣所不欲立而天子立焉倚實資以扶植之也爲實資者何不慨然以身許之而以衰老不堪爲辭乎此時實資以大納言爲右大將蓋歲七十矣後五年乃遷右大臣兼皇太弟

朝野翕然赴之道長亦往拜實資獨不往嘗移居新第適失火衆皆來救實資止之徐駕車而出唯攜一笛人服其曠達其日録曰小右記○大政官朝所火○立女御章子内親王爲中宮（後一條帝女。）○二年以内大臣藤原教通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頼宗爲内大臣（頼宗道長次子。）○筑前人清原守武坐私往宋流于佐渡○三年禁内火徙御京極院後徙冷泉院又徙關白頼通賀陽院第○是歳源頼信卒○五年流大和守源頼親於土佐其子頼房於隱岐先是頼親訴興

安部賴時叛

傳所謂皇太弟。乃權臣所欲立也。誠使衰老不堪。何以辭於前。而不辭於後。後又二十餘年而沒。蓋九十矣。其矍鑠可知也。則前之辭者。非適辭邪。觀實資之平素。非以禍福喪廉恥。唯官爵是從。如當時公卿比也。豈度時勢之不可為焉爾邪。苟然。何佛不辭其官。高視事外。而膴仕至

福寺僧徒不法。僧徒怒。攻其館。賴親父子防戰。多殺傷。僧徒訴之。故有此命。○六年。立藤原寬子。爲皇后。賴通女。○初陸奧酋長安部賴良。自其祖忠賴。略有六郡。據衣川險。設關地。跨海陸。不輸貢賦。國守藤原登任。發兵討之。不利。至是。朝議擇將帥勝其任者。以源賴義威名素著於東國。拜陸奧守。與二子義家義綱。率兵討之。賴義赴任。會有大赦。賴良太喜。更名賴時。服事賴義。闔境晏然。賴義尋兼鎮守府將軍。○天喜元年。賴義任滿。入鎮守府視事。留旬餘。賴時來謁。贈

賴時復反

死乎。抑以己受國恩特厚。不敢以就安。姑與權臣共事。以匡濟其太甚耶。或以吾論實資為苛也。夫唯實資也。故吾苛論之。當時學朝之士。皆婦人也。婦人不足責。有丈夫焉。吾烏得不責以其道哉。如源顯基之事後一條崩。後辭官隱居。卻醫藥以死。則疾世濁亂。潔身而逝耶。審能

以駿馬金寶。賴義將歸國府。路宿阿久利河。有夜斫屬將藤原光貞營者。賴時子貞任。嘗求婚光貞。光貞鄙之不許。故報其怨也。賴義怒。令收貞任。賴時乃閉關復反。賴義益怒。發兵討之。國內響應。賴時二婿。藤原經清。平永衡。亦來屬。或言永衡有貳心。賴義收斬之。經清不自安。叛降賴時。有流言。賊間道襲國府。賴義急歸國府。遣將攻衣川。與賊戰。破之而退。朝廷以賴義任終。改補國守。國守聞賴義攻戰方急。辭不赴任。會國中大饑。粮食不給。賴義不能再進。○二年。賀

前九年之役

然是之謂眞大丈夫。

賴義當時所餘六騎。藤原景通。大宅光任。清原貞廣。藤原範季。藤原則明。及義家也。

賴義已脫圍。佐伯經範不之知。問敗卒。曰。將軍

陽院火。徙御冷泉院。又徙關白賴通四條第。○四年。敕源賴光討安倍賴時。○五年。春。賴義遣將招諭國內俘囚酋長安倍富忠。應之。賴時亦自往說之。富忠要擊射殺賴時。而貞任勢猶張。時歲荐饑。賴義奏請輸兵食。久之不至。乞援於出羽守源兼長。亦不敢出兵。冬。賴義率兵千餘。擊貞任於河崎柵。會大風雪。人馬凍飢。貞任以選兵四千。縱橫衝突。官軍大敗。僅餘六騎。賊張左右翼。急圍之。飛矢如雨。賴義義家皆傷馬。從騎奪賊馬。授之。義家血戰潰圍。左右馳突。以弓

勿用赤符

焉在。卒曰。將軍陷圍中。必不得脫。經範曰。吾事將軍三十年。齒及耳順。而將軍亦適懸車。今日吾當從將軍於地下。乃進從騎亦相謂曰。我公為將軍死。吾等豈得獨生。相與攙陣。殺十餘人而死。藤原景季。景通子也。年二十餘。馳入賊中。斬一將。出入數四。馬蹶見殺。和氣致輔紀為

鏃箭亂射。賊應弦斃。賊以爲神。遂解圍去。賴義上書奏狀。廷議罷陸奧守藤原良經。詔賴義再任。罷兼長以源齊賴代之。同討貞任。而齊賴亦不出兵。貞任勢益猖獗。經清帥兵出衣川關。造私符。徵諸郡兵食。曰。用白符。勿用赤符。赤符官符也。國民靡從。賴義遣人誘諭出羽俘囚長清原光賴等。光賴與弟武則應之。○康平元年。禁內火。延及諸殿。是後京師數火。○二年。一條院火。徙御關白賴通三條第。是歲。盜屢行火皇居。○三年。關白賴通罷。左大臣以右大臣教通代

頼通屏居宇治

遺旨冒陣而死。藤原茂頼不知頼義所在謂已没賊涕曰吾求其尸乃薙髪赴之路遇頼義偵還

頼義分兵為七隊武則子武貞為第一隊武則甥橘貞頼為第二隊武則甥吉彦秀武為第三隊貞頼弟頼貞為第四隊頼義

之内大臣頼宗為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師實為内大臣師實頼通子。○四年。頼通為太政大臣職仍舊○五年頼通辭太政大臣屏居宇治不預機務以與東宮不協也。○以陸奥守源頼義任又滿敕以高階經重代之兵民慕頼義不服經重經重乃歸於是頼義鋭意勦賊徵兵於清原氏武則帥兵一萬來援頼義師兵三千餘會之分為七隊進攻小松柵拔之柵貞任叔父僧良照所守。會霖雨官軍飢困磐井以南又降賊頼義分兵徵糧于四方貞任帥精兵八千乘虚來襲武則曰吾

貞任伏誅

為第五隊吉美侯武忠為第六隊清原武道為第七隊頼義自分兵為三隊一隊頼義將之二隊為武則三隊為國中官人於是武則遥拜皇城誓曰臣既属將軍志在必死唯神降鑒戰若不力神必殛之一軍皆奮適有鳩翔其上衆羅拜以為瑞進圍小松柵柵東南臨水西北崖壁

客兵糧乏賊不固守而送死是我利也頼義乃為長蛇陣邀戰呼聲震天兩軍大戰自午至酉義家與弟義綱戰最厲賊軍遂大敗貞任狼狽而逃頼義乘勢追躡連拔高梨鳥海數柵貞任入厨川柵保之頼義進圍之柵據河岸巉絶數丈構樓櫓鑿塹植刃賊以死守之頼義苦戰連日縱火急攻遂拔之擒貞任讓而斬之經清亦被生得頼義責曰猶能用白符耶命以鈍刀斬之貞任弟宗任等出降餘黨悉平○六年頼義獻貞任以下首於京師詔梟之西獄門論功行

頼義創鶴岡八幡

頼義歸京師

斗絶柵中呼譟矢石亂下深江是則大伴員季引死士二十四人以劔鑿崖杖鉾而登柵中讙擾頼義乃火柵遂拔之

一日頼義與武則射獵武則一矢獲雙鳥頼義賞以鞍馬武則尤服義家威猛欲試其弓力疊堅甲三領掛之樹枝請射之義家一發洞貫武則驚歎曰君神

賞頼義叙正四位下任伊豫守義家叙從五位下任出羽守武則叙從五位上任鎮守府將軍其餘各有差頼義私創八幡神宮於鎌倉鶴岡賽戰功焉○七年伊豫守源頼義以降虜至京師赦放之伊豫頼義東征九年平賊是謂前九年之役至是凡十一年。始歸京師日本史論曰頼義善得士心敗而復振卒能覆彼巢穴平盪強虜蓋其忠純志貫金石宜乎將門出將景福流于裔孫也○治暦元年右大臣藤原頼宗罷以内大臣藤原師實為右大臣權大納言源師房為内大臣師房貞平親王長子知關白頼通妹醜故娶之頼通喜故累遷至此○是歲大旱先是伊

改稱中宮曰皇太后

人也衆之懾伏亦宜矣義家嘗遇降虜宗任親愛宗任一日射獵獨令宗任從見一狐曰吾不忍殺乃射前其耳間著地狐斃義家曰是怖死也宗任進其箭義家命擲之背後胡籙其推誠不疑如此

先是西國英吉利北族有酋曰威廉常住佛郎西守西北大郡連國既滅英其

豫守源頼義請賞東征將士戰功朝議久不決以故未之任公私督責踵至頼義以私物進濟又遭旱饑因上疏請再任日本史注云頼義乞再任而朝廷裁決諸書無所見○三年藤原頼通罷關白特敕洛詢政事初頼通捨宇治別莊為寺名平等院至是請帝幸焉敕以頼通准三宮賜年官爵食邑如忠仁故事尋罷其關白○四年以左大臣藤原教通為關白初頼通欲讓其職於師實密啓之上東門院門院以道長夙志在教通致手書於帝遂命教通而約他日傳師實○改稱中宮曰皇太后天皇未去位而中宮稱皇太后自古未有也皇后曰中宮立准三后藤原

第七十一世　紀元千七百二十九年　距今八百十三年

王篤奴特卒。其子嗣位。苛斂好兵。感康欲圖興復。請於羅馬教王。教王以英土封之。我康平治曆年間。威廉率舟師伐英。英主禦之。兵敗被殺。威廉進攻據倫敦。遂王英。北族凌英。英民多反側。王怒。驅英民十萬衆於林中。皆凍餒僵死。以其甲宅賜北族。既而悔恨卒。王顯理第二嗣

歡子為皇后。（教通女。）○帝崩于賀陽院。（壽四十四。火葬船岡西北野。藏御骨于山城圓教寺。）在位二十四年。改元者四。曰永承。天喜。康平。治曆。皇太弟立。是為後三條天皇。

後三條天皇

（元年己酉。宋神宗頊熙寧二年。西國千六十九年。）諱尊仁。後朱雀帝第二子。母陽明門院。（諱禎子。見前。）年三十五即位於太政官廳。即位用官廳。始此。藤原教通師實師房職位並如故。帝久在儲位。見藤原氏擅權。心甚不平。而含忍不發。一日有罪人匿宮側。吏圍宮逮捕。宮臣驚擾。帝徐起更衣。少時事定。人疑儲位有變。帝亦不自安。有相者。（親平行。）曰。太弟龍質。誰得動搖。至是果如其言。乃痛抑藤原氏權。賴通退居宇治。不預政事。教通雖居台輔。備員而已。○延久元年。敕寬德二年以後新置荘園。一切罷之。雖在二年前。券契不明。妨國務者。停止焉。○幸石清水宮。時俗日趨奢侈。帝欲革其弊。道上見車有金飾者。駐輦命剔去之。雖貴族不假也。後幸賀茂。絕無金裝車。○立貞仁親王為皇太子。馨子內親王為中宮。（後一條帝二女。）○停諸國御厨贄。後院御贄。始令進菜蔬。帝專尚儉素。至御扇用檜柄藍紙。

置新置荘園　尚儉素

立。帝之在儲位。藤原實政以宿儒為東宮學士。情意款洽。相懽如朋友。後出為甲斐守。帝賦詩餞之曰。州民縱發甘棠詠。莫忘多年風月遊。元年。遣前駿河守平維盛。檢非違使源家宗等。於大和。捕逐摩多山賊。致親誅之。

置記録所　定絹布制　教通刧帝

二年。遣檢非違使逮捕狩獵竊伐於盾列南北陵域者。禁中火。帝出避。衆驚亂。殆觸乘輿。侍從源俊明後至。自執弓矢。叱而退之。帝大悅。俊明隆國子。帝素惡之。是後善遇之。

青魚頭塗胡椒充御膳。○關白教通罷。左大臣右大臣師實代之。內大臣師房為右大臣。大納言藤原信長為內大臣。（信長。教通子。）○始置記録所於太政官朝所。時權貴多占莊園。為民蠹害。帝命其家各上契券。檢覈虛實。○二年。定絹布制。○禁中火。○以關白教通為太政大臣。教通嘗作南圓堂於興福寺中。令大和守督役。任滿。教通請其再任。（時禁國司再任。）不許。固請。帝奮髯曰。攝關之可憚。以其為帝者外祖也。如朕則何有。教通艴然拂衣起。大呼曰。藤原氏卿相悉罷。春日神威。令日掃地。（藤原氏以春日神為氏神。）於是諸藤咸起。朝廷為空。帝不得已許之。（日本史論曰。教通挾以春日神威。則雖英邁之君。莫能奈之何。權臣鉗制人主。一至於此。吁可畏也哉。）○三年。關白教通罷太政大臣。○新宮成。自高陽院徙御焉。○四年。定沽價法。○定斗升法。帝欲審量制。令藏人頭藤原資仲督之。帝親抽簾竹截為之準。及成。使小舍人量殿庭沙試之。然後資仲取穀倉院米量之。後世遵用。謂之宣旨升。○帝不豫。讓位於皇太子。在位五年。改元者一。曰延久。一條帝以後。政歸相門。朝憲稍弛。帝剛健嚴明。不受牽

定沽價法　定斗升法

三年。親試侍臣詩。行幸日吉社。日吉行幸始此。是歲。宮人源基子生實仁親王。帝大喜。進為女御。基子參議基平女。時宮中私相謂。基子不過為更衣。及命下。聞者皆駭。或謂。基子小一條院孫。賴宗外孫。故帝特貴重之。而

勵精圖治

拜北斗

不問父之官爵。如後冷泉憚賴通。則必不為此舉也。

四年。二月。帝下東庭。遙拜大神宮。三日而止。帝最尊神。其在東宮。嘗使藤原實政於春日社。至木津。遇藤原隆方。隆方自負門地。陵辱實政。實政歸泣訴之。其後隆方為權左中辨。而實政求左中辨。帝曰。凡事不容有背

制。勵精圖治。躬親機務。紀綱大張。群下肅然。御府藏應神帝玉冠。歷世天子。每大嘗。必冠焉。未嘗適也。唯帝冠之宛如為制者。初在東宮。禮成尊問曰。殿下拜北斗乎。曰毎月一拜。非敢祈踐祚也。吾有時或念。即位則欲至云。自省此念萌於不忠。故拜以悔過。成尊感泣。賴襄曰。以帝之明達。傍觀朝政二十餘年。其切齒扼腕者何限。而自警其不是如此。嗚呼其心足以質天地而信宗廟。蓋不以天位為樂。而以億兆為憂。是故一旦即位。痛自節儉。勤勞機務。不敢逸豫。而行之以其剛與明。以令天下。雖藤原氏之盤踞偃強。歷世難制者。畏憚自戢。俯就我馭者。蓋由帝之誠正也。性又好學。才能絕倫。大江匡房。嘗以學士侍帝於

理。始任辨官。豈宜直為正官哉。藏人頭藤原資仲在側曰。實政欲解木津之憾耳。帝沈思良久。乃曰。朕將請之天照大神矣。遂越隆方任左中辨。帝一日奉幣伊勢。親草宣命。示大江匡房。有朕即位以來不敢為私之語。匡房曰。神不可欺。請垂叡念。帝作色曰。朕有何私。曰。前以藤原實

東宮。日夜講論。及即位。即日補藏人。匡房後與源經信。藤原資仲。源隆俊。源隆綱。並任參議。經信。民部卿道方子。以強敏稱。資仲。右大臣實資孫。稱有祖風。隆俊。隆綱。並權大納言隆國子。帝嘗惡隆國無禮。欲斥其子。一日竊窺隆國行事。正笏端坐。營辨敏給。嘆曰。如此人才。未易得。朕殆失一賢佐矣。有射狐於齋宮者。狐未死。廷議定其罪。隆綱抽筆書讞曰。雖有飲羽之號。未見首丘之實。帝讀之。愛其才藻。乃親任之。帝妹娟子內親王。嘗奔左大臣源俊房。先帝憚關白賴

新撰國史略　卷之三　後三條　三十九

第七十二世

政為左中辨。豈不超隆方邪。帝默而止。

山縣禎曰。帝以剛明之資。在儲位年久。通習世故。及其即位。而斷然有志於一新舊習。可謂中興之時矣。而天不假之年。在位僅四年。以病讓位。尋崩。繼之以白河鳥羽。中興之業不能遂矣。嗚呼皇室之不振。非一日。其不復興。豈非天邪。

通。置而弗問。帝大怒。既即位。讓俊房。屏居終世不召見。禪位後。薙髮名金剛行。欲居院決政。未幾而崩。壽四十。火葬神樂岡南。藏御骨于禪林寺。置國忌于山城圓宗寺。賴通嘆曰。帝而早崩。邦家不幸。孰甚於斯。匡房亦謂教化被世。可比隆於承和延喜也。日本史論曰。一條以來。政歸戚里。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矣。而帝躬統大政。以陽剛之才。應虎變之象。克己勵精。宵衣旰食。宜其君子豹變。小人革面。而炳煥明盛之治。如日月之麗乎天也。大江匡房所謂可比隆於承和延喜者。可以頌帝德。而細繹政理。專尚節儉。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殆有漢宣之風。可謂中興良主。追蹤近江朝廷矣。

白河天皇

元年癸丑。宋神宗熙寧六年。西國千七十三年。諱貞仁。後三條帝

紀元千七百三十三年。距今八百九年

僧成尋。姓藤原。本贊敘之冑也。事石藏文慶。受密教。前年如宋。見神宗於延和殿。會宋國大旱。神宗使成尋祈雨。於是修法三日。雷電閃鳴。大雨如注。神宗大喜。贈號善慧大師。後終于宋。

長子。母藤原氏。諱茂子。中納言公成女。姑夫大納言藤原能信。子養之。先帝在東宮。聞其有色。納為御息所。受禪即位。立皇弟實仁親王。為皇太弟。仍用延久號。○五年。宋主趙頊。神宗。附在宋僧成尋。贈金字法華經。大藏經。錦五千段。○承保元年。前關白賴通薨。賴通在職驕恣過父。嘗作高陽院。尤極華麗。教通營二條第。亦極宏壯。賴通不悅。謂師實曰。大營私宅。充塞街衢。無乃踰制乎。師實曰。固也。雖然。吾族所為。孰敢容議乎。賴通頷焉。自是競廣第宅。互以侈麗相尚。至是薨。世稱宇治關白。○立女御藤原賢子為中宮。賢子。本姓源氏。右大臣顯房女也。左大臣師實養為子。初賴通每戒師實。勿闕朝參。先帝使藏人覘外朝某某在否。師實常在。乃召與語。問其有女否。對曰。有。即命嬪事東宮。師實實無女。以所子養妻姪對焉。賢子是也。即

新撰國史略　卷之三　白河　四十

幸大井河

創法勝寺

二年。廢金字大般若經於石清水。帝好佛法。設法華經於僧増譽玄義文句止觀於僧良真。又創法勝寺於白河。故關白頼通別莊也。頼通又有別莊在宇治。嘗捨爲寺。名平等院。後三條帝聞其多村近地田里。大怒。遣使撿察。頼通聞之。設錦幄於寺門。供張甚盛。官使大懼而還。頼通

夜詣宇治謝頼通曰。非遵庭訓安得此榮。○二年。關白教通薨。以左大臣藤原師實爲關白。初頼通讓職教通。約他日傳之師實。及教通疾病。請傳之其子信長。帝許之。以中宮京許。乃與師實。○三年。行幸大井河。泛詩歌管絃三舟。令諸臣各隨其能。別乘。源經信後至。招手請乘曰。三舟不敢擇也。人歎其兼達。○承暦元年。右大臣源師房薨。家號土御門。○先是創法勝寺於白河。至是成。車駕臨幸慶之。又建九層浮圖。給封一千五百戸。帝問僧永觀曰。朕功德何如。對曰。未可謂罪耳。明年。始修大乘會於法勝寺。尋行幸授僧官位有差。○三年。先

新撰國史略　卷之三　白河　四十一

愛憎任意

問民部卿泰憲曰。吾造此寺功德幾何。曰。是餓鬼道業耳。

四年。宋商孫忠來獻宋主所贈錦綺。廷議以爲宋通聘久絶。而比年屢至。事渉疑似。不宜贈答。信乃令太宰府移牒。附孫忠發回。是時宋商攜前後沓至。呈國書獻土宜。而書詞倨謾。禮節不備。故廷議停其報復。

是右兵衛尉源重宗。與散位源國房構兵戰於美濃。敕前下野守源義家討之。重宗聞之遁逃。既而二人合兵來拒。義家擊斬重宗。○四年。賀陽高倉三條三宮並火。○以内大臣藤原信長爲太政大臣。權大納言藤原俊家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能長爲内大臣。俊家。能長。並頼宗子。信長不歷左右大臣而直拜相國。自古未有也。帝剛斷果決。政出宸衷。相門斂手。有先帝之風。而愛憎任意。授官任職。率不遵舊典。○是歲。高麗王遣使求醫。下公卿議。中納言源經信曰。高麗王病。

延暦園城二寺攻鬪

日吉社踏歌。大津民供役爲僧徒所辱。訴之延暦寺。不省。乃告情園城寺。寺僧曰。自今勿爲山役。吾能爲汝報怨。乃帥兵數百抑留日吉祭使。延暦寺僧徒大怒。因相攻擊。延暦寺攻園城寺。所焚神社四

於我何與。竟不遣。經信穎敏。遇事能斷。有人射狐於叢祠中。祠以狐爲神。廷議將處之法。經信曰。白龍魚服。見困豫且。由是其人得免罪。○永保元年。行幸石清水。先是園城寺與延暦寺數相攻鬪。是歲。延暦寺僧徒數千人。攻園城寺。火堂宇佛像經卷。掃蕩無遺。遣敕使禁之。不可。及幸石清水。敕源義家義綱扈從。以備僧徒。○二年。大内火。延及神嘉殿。帝徙御六條宮。○前鎮守府將軍伊豫守源頼義卒。年八十八。○以大納言源俊房爲右大臣。俊房。師房子。是歲。右大臣俊家。内大臣能長。並薨。○

新撰國史略　卷之三　白河　四十二

皇太弟薨

源義家爲陸奥守

所。御願寺十五所。業院七十九所。塔三基。鐘樓六所。經藏十五所。僧房六百二十一所。舍宅一千四百九十三宇。後再火。所餘堂宇。凡神社九所。堂院二十所。經藏五所。僧房一百三十八區。悉掠其財物。運以船馬。船十三隻。以沈爲度。馬六十匹。以斃爲限。

冨士山焚。○應德元年。徙御三條宮。○造園城寺金堂。○二年。皇太弟薨。初後三條帝之禪位也。命帝立太弟。臨崩遺詔曰。異日太弟踐祚。宜立輔仁爲太弟。輔仁親王有才能。善詩歌。聲名殆亞兼明具平兩中書王。至是帝背約。欲立皇子善仁親王。輔仁鞅鞅。退居仁和寺花園。琴歌自遣。○三年。以源義家爲陸奥守兼鎮守府將軍。初康平之役。清原武則以功拜鎮守府將軍。武則生武貞。武衡。武貞爲嗣。領陸奥六郡。膽澤。加賀。江刺。押田。志波。岩手。武貞子真衡。藉父祖餘業。勢益雄疆。

吉彥秀武與清原眞衡搆怨

眞衡有異父弟清衡。異母弟家衡。（安陪貞任之敗。藤原經清伏誅。武貞納其寡婦。生家衡。經清子曰清衡。亦從母養於武貞。）皆臣事眞衡。眞衡姑夫吉彥秀武。以事與眞衡搆怨。（眞衡無子。養平安忠子成衡爲嗣。初頼義之東征。納常陸人多氣宗基女。生一女。眞衡爲成衡娶之。國中臣族。餽遺相屬。秀武從出羽來。齎金帛酒饌奉之。眞衡方圍碁。不禮秀武。秀武怒。投金帛。趨出。取所齎酒饌。與從者食畢。馳還出羽。眞衡大怒。）眞衡發兵赴攻。秀武慮衆寡不敵。使人說清衡家衡。襲其虛。（秀武遣使說清衡家衡曰。卿等役屬眞衡。寧不之愧。彼已陵侮我。又將來攻。卿等何不燒屠彼家。擒彼妻子。乘釁滅彼。正在今日。二人大悅。發兵。火伊澤郡白鳥村民家四百餘區。）眞衡驚還。救之。二人引去。會義家赴任。眞衡大脩饗禮。畢又往攻秀武。二人又來襲。義家兵士助眞衡妻拒卻之。義家乃赴出羽。攻家衡柵。（沼）不利。而還。武衡聞之

清衡家衡反

大喜。來謂家衡曰。子克八幡太郎。吾曹之榮也。當與戮力。乃協議據金澤柵。已而秀武清衡皆降義家。○興離宮於鳥羽。課畿內七道。徭役穿池。築山。究極鉅麗。卿相以下至庶人。並賜宅地。○參議藤原通俊上後拾遺和歌集。○立善仁親王爲皇太子。即日禪位。

帝信佛法

帝在位十五年。頗抑制相家。威令所加。無不如意。篤信佛法。屢幸高野熊野。慶佛像。建佛塔。不可勝數。嚴禁天下殺生。停式條所載諸國貢魚。雖殿上臺盤。如六齋日。（帝慶幸法勝寺。使千僧讀經。其慶金字大藏經。數遇雨停之。帝怒以爲雨有罪。乃盛雨而下獄。時人謂之囚雨。凡帝終世四幸高野。八幸熊野。所塑及畫佛五千四百七十餘幅。大六佛像一百二十七軀。等身佛像三千一百五十軀。三尺以下佛像二千九百三十餘軀。七寶塔二十一基。小塔四十四萬六千六百餘基。屢事營造。國用凋弊。○山縣禎曰。信佛益甚。而國勢益衰弱。寵僧益盛。而僧徒益橫逆。建塔造寺益多。而國用益凋弊。吾未見信佛之有益於國家。而人主深信之。以爲立無上功德。享無量福利。抑何昏惑也。）性又好土木。興作不止。國用耗竭。納財者任國司。至有父子三四人並任者。雖童稚亦得任焉。時尚華麗。匹婦之賤。亦被文繡。侈靡之風。至此而極矣。帝既遜位。落髮稱法皇。聽政院中。刑賞黜陟。莫不與聞。

院宣號令天下

凡以院宣號令天下。置別當北面。始此。天下之形勢。至帝一變矣。（以公卿爲別當。執事年預次之。又有判官代。主典代。廳官等。北面有上下。武官也。）在位改元者四。曰承保。承曆。永保。應德。後四十三年崩。（火葬衣笠山東麓。安御骨於香隆寺。天承元年。以遺詔藏鳥羽塔中。○日本史論曰。賣官鬻爵。固衰世之蠹政。帝承先帝之餘烈。賞罰運於沖襟。文明之象。如日方昇。而及襲衰世之轍。不亦繆乎。漢汲黯諫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帝溺釋氏。甚於武帝之好神仙。故窮財殫力。營建佛宇。以求福田。破壞祖宗之憲章。朘削民庶之膏血。琱斲淳朴。天下日趨侈靡。皆多欲之所爲也。傳曰。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第七十三世　紀元千七百四十七年　距今七百九十五年

堀河天皇

（元年丁卯。宋哲宗元祐二年。西國千八十七年。）諱善仁。白河帝第二子。母中宮藤原氏。（諱賢子。延久三年。入東宮爲御息所。詳于前。）年八歲即位。關白藤原師實攝政。尊先帝曰太上天皇。聽決萬機。○寬治元年。上皇幸鳥羽宮。儀衛如在位時。

後三年之役

○陸奧守源義家。將數萬騎。攻清原武衡家衡於金澤柵。去柵數里。望見雁行亂。曰。是伏兵也。縱兵搜索。果獲虜之。初。義家過關白頼通第。談陸奧戰事。大江匡房在別室。論其有將才。未知兵法。從者微聞之。慍告義家。義家曰。其或然。見匡房。出禮之。遂就學焉。至

鳥亂者伏也

勇怯二班

帝仁義不施。而多欲是務。退居仙院。殆如四紀。天子威令所加。無不如意。而牀笫不修。戮敗倫理。保元之亂。釀蘗於此。可不鑑諸。

義光至金澤。義家驚喜隕涕曰。今日見御。猶故將軍再生。二豎在吾掌握矣。義家義光皆好音。每臨戰必奏管。騰世傳軍中奏是典者必捷故。

是謂衆曰。兵法言鳥亂者伏也。我不學則殆矣。遂進薄柵。柵中呼譟。矢石雨注。相摸人鎌倉景政年十六。挺身奮戰。矢中其眼。不拔而進。索射已者殺之。會義家弟義光自京師來援。義光時爲左兵衛尉。京師聞義家戰不利。請往援。不許。乃辭官。帥壯士數人而發。伶人豐原時秋追及於途。請與俱。義光辭不可。時秋父曰時元。義光嘗從學笙。受秘曲。時秋幼孤。不及受。義光至足柄山。將砍關而去。乃下馬坐地。吹笙授秘曲。別去。義家大喜。戮力攻柵。柵固不拔。義家因會食。設勇怯二班。以勵戰士。義光臣藤原季方。無日不列勇班。吉彥秀武請築長圍困之。義家從之。休戰。既而柵中糧盡。武衡

新撰國史略　卷之三　堀河　四十五

奥羽平

二將好爲之。義家休戰。自圍其二面。義光圍其一面。清衡等圍其一面。頃之。武衡遣使曰。兩軍罷戰。無以銷日。我有驍兵龜次。願君出一壯士試之。義家乃令壯士鬼武應之。交鬪數刻。遂斬龜次。官軍讙譟。敵怒而突出。官軍殺獲殆盡。

日本史論曰。安倍貞任之亂。源

因義光請降。義家不聽。武衡家衡燒柵夜遁。義家追擊。獲二人斬之。黨與皆伏誅。奥羽悉平。是謂後三年之役。義家奏捷。請下官符獻首。且賞將士功。朝議恡賞。以爲私鬪也。遂弗許。義家乃棄首于途而還。自賴信平平忠常。至是五十九年。源氏定叛亂者三。威益震。東國士民服其恩信。相與請留其子弟而推戴之。自稱家人。賴襄曰。後三年之役。朝議以爲私鬪。不與賞典。非源氏以私恩撫緝之。則東國豪傑寧能怗然哉。是上驅而歸之其手也。異日源氏坐奪朝權者。決於此矣。當是之時。英偉俊傑之士。多生於下。而上者皆猥瑣頑鈍無恥之人。是之謂氣運之變。故其勢不得不反覆也。噫可不懼哉。○二年。上

上皇幸高野

義家義綱搆兵

義家從父征討。歷十四年。方能掃蕩。未幾清原武衡家衡與眞衡搆難。擾亂奧羽。義家居牧宰之寄。悉力誅鋤。廷議以爲如下官符。則將士不可無賞。此私鬪也。不可下官符。嗚呼果私鬪邪。宜以擅興之罪處之。果有功邪。何不賞之。既不行賞。又不加罪。誘言私鬪。遂沒其功。其實不過

皇幸高野山。路經奈良。供張甚盛。徧禮佛塔寺院。遂至高野。觀僧空海像。使僧講經。敕置阿闍梨。營造大塔。賜僧粟帛有差。尋幸延曆寺。留三日。時僧徒兇暴。不畏朝廷。而上皇屈意優容如此。自是上皇屢幸佛寺。今不一一紀之。○太政大臣藤原信長罷。以攝政藤原師實代任。○三年。師實罷太政大臣。明年罷攝政。爲關白。○五年。左馬允源義家與弟義綱搆兵。詔諸國禁其兵士入京師。○六年。興福寺僧徒縱火賀茂杜二百餘家。報邑民辱其學生也。○七年。延曆寺僧徒與座主良眞

新撰國史略　卷之三　堀河　四十六

誅平師妙

恡賞。自當時紀綱之不振。一至于此。其不激將士之變者。義家綏撫之力。而關東將士歸嚮源氏。亦在此時。其所關係大矣。

嘉保元年。西國葡萄牙始建國。其地古名盧西達尼亞。本西班牙西境。西南共面于大西洋。初西班牙有臣曰英黎給。佛郎西之王孫也。善將兵。戰功最多。西

鬪。逐之。毀其弟子房舍六十餘區。火坂下民家八十餘戶。○興福寺僧徒數千。奉神木入京。訴近江守高階爲家侵掠神人。詔流爲家於土佐。罷其子爲遠阿波守。○是歲。平師妙作亂出羽。敕陸奥守源義綱討之。師妙伏誅。梟首京獄。○嘉保元年。關白師實罷。以内大臣藤原師通爲關白。○二年。延曆寺僧徒奉日吉神輿詣闕。訴美濃守源義綱殺其徒中務丞源賴治拒之。射殺神人。僧徒棄神輿而走。既而修五壇法。呪詛國家。敕奉神輿返付之。流賴治於佐渡。是後僧

僧徒放肆　田樂大行　法親王　流源義親

班牙王裏以女以盧西達尼亞數城封之爵如伯其子亞豐蘇英黎給襲位伐回部大破之擴地漸廣至是國人奉以為王是為葡萄牙立國之祖其後嗣征服回部盡有盧西達尼亞之地與西班牙並立

法皇有八皇子為僧者六人而三人為法親王後世皇子多為僧自此時始

日本史論曰師通憤法皇之親政其志不過欲權歸于己而法皇亦有自取君臣皆過矣

康和四年延曆寺僧奉神輿詣右大臣藤原忠實枇杷第訴法勝寺檢校事闌入第中忠實諭遣之

徒奉神輿入京天子為之下殿公卿警衛一如皇宮罹災之時（白河上皇嘗嘆曰天下莫不用朕命惟不如意者鴨河水雙陸采山法師而已當時兇賊驕横如此）○永長元年帝使侍臣為田樂上皇亦臨觀自是朝野田樂盛行奇服相競歌舞呼譟晝夜不絕人以為妖○先是上皇造閑院與所愛皇女郁芳門院徙居之（置院別當置北面武士皆在是時）至是門院崩上皇哀悼遂落髮稱法皇然聽政如故○承德二年法皇毀閑院移營於鳥羽○康和元年以仁和寺覺行為親王法親王始此○關白藤原師通薨師通受業大江匡

房博學多通務進材能黜勢利嘉保至康和朝綱稍正時法皇聽政車馬闐門師通嘆曰讓位之君豈有如此者乎法皇聞之頗自歛及薨無復忌憚時人惜焉（世稱二條關白）○二年權大納言藤原忠實為右大臣權大納言源雅實為內大臣（忠實師通子雅實顯房子）○三年前對馬守源義親劫掠鎮西敕捕之流于隱岐（義親義家子）○五年皇子宗仁生立為皇太子先是帝有病而未有皇子人皆屬望輔仁親王法皇聞之曰朕雖出家未嘗受戒制法名主上若有不諱朕當再踐位至是其

帝留心政事　得人不愧

嘉承元年法眼證仁帥延曆寺惡僧入故太政大臣信長妻家掠其財物又奪其莊園證仁信長子也初信長建一堂於九條令證仁居之信長薨證仁無行妻惡而逐之證仁遂帥衆報之妻訴之法皇敕褫證仁法眼和尚位惡僧賢豪等皆得罪時延曆寺僧横暴法皇未嘗加罪獨證仁以非山徒獲罪時人皆議之

日本史論曰漢諸葛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魯曹劌謂莊公以民弗從孟子謂鄭子產不知為政帝之給兵衛尉功錢以賜所衆其之貪婪厭念所及可謂縝密周匝矣然天下窮者不止於此豈得每人而悅之哉

意遂寢○長治二年以右大臣藤原忠實為關白○嘉承二年帝崩（壽二十九火葬香隆寺藏御骨於山城仁和寺圓融院）在位二十二年改元者七曰寬治嘉保永長承德康和長治嘉承帝留心政事諸司所奏夜必覆視可疑者御批再使商議嘗謂左右曰普天率土悉是王民而遠者疎近者親一人之耳不得周聞四海之事是大患也卿等有聞告而無隱嘗聞一宮女談所衆某貧窶（所衆職名）將遁世帝為愍然乃赦一僧修法未刻期預賜兵衛尉一人任之以賞其勞例得尉者出功錢五萬僧

任其人而請期帝曰聞所衆某貧宜以汝意私給功錢於彼不必煩修法也僧感泣遂以功錢給之會右近衛大將闕藤原家忠殊希望之（家忠師通弟）法皇欲以寵臣藤原宗通任之家忠患之謀於關白忠實忠實教以密託中宮為內援從之中宮知法皇之意不可奪不敢言法皇遣人言旨於帝帝曰宗通資望不及家忠又非有逸才可超擢也法皇愧服乃以家忠任之其用意如此時源俊房藤原通俊大江匡房藤原季仲等在朝頗有所獻替帝以為得人不愧古也然

古

第七十四世　紀元千七百六十八年　距今七百七十四年

誅源義親

祖宗致治之道。莫不以大德化之。況計金授官。當時之弊政。積習成風。不以為非。其故何也。機務綜理於上皇。而帝不得決。雖有君德之美。而不能澤被生民。僅能如是而止耳。後三條之業。自此寢衰矣。元年。以東寺僧禪縈為尊勝寺灌頂阿闍梨。先是灌頂先取東寺。次延暦寺。次

政皆決於法皇。帝意不能有所為。

鳥羽天皇　元年戊子。宋徽宗大觀二年。西國千百八年。諱宗仁。堀河帝長子。母女御藤原氏。諱苡子。權大納言實季女。承德二年為女御。年五歲即位。以關白右大臣藤原忠實攝政。白河法皇仍聽決萬機。○天仁元年。隱岐流人源義親逃至出雲。殺目代。掠官物。敕因幡守平正盛貞盛玄孫。討誅之。傳首于京師。梟右獄。○前鎮守府將軍陸奧守源義家卒年六十九。義家威武為世所畏服。法皇嘗患夢魘。敕義家獻兵器。壓之。義家上玄弓。置御枕上。魘遂弭。間曰。得非

盜殺源義忠

園城寺。是歲屬園城寺。而法皇取之。東寺延暦寺聞之不平。將奉神輿詣闕。廷議遣武士禦之。園城寺僧又將踰如意峰入京。左大辨源重資曰。僧徒暴橫既極。此而不禁。皇威得無墜乎。衆從之。又敕延暦寺僧綱禁止亂魁。是夜二寺僧徒往來絡繹。炬火燭天。武士嚴備以待。僧徒大

東征所執邪。對曰。臣不復記憶。法皇嘉嘆。嘗從一小豎過藤原賴宗。有盜挺刀突入過庭。義家大聲叱。義家在焉。不顧而去。小豎呼曰。八幡公在。何不止。盜投刀就縛。兵士數十人立至。捕而去。人以是知其有備。蓋畏之。長子義親誅死。收養義親子為義。及卒。為義嗣。年甫十三。○二年。盜殺左衛門尉源義忠。義忠義家次子也。有勇名。叔父義光忌之。竊誘義忠家人殺之。鹿島三郎。廷議不察。疑源義明所為。遣檢非違使捕之。義明健鬪而自殺。義明父義綱免之。走據甲賀

匡房三朝帝師

髡賊強訴

喊不進。既而延暦寺僧數千人擐甲奉日吉神輿入京。敕檢非違使及源平武士數萬屯法成寺東河原拒之。數里間人馬塡咽。刀槊耀日。僧徒不敢進。日暮山上火光益盛。京師震動。兩陣相持九日。遠近田苗兵士蹂躪殆盡。廷議遣使諭僧徒。許後年灌頂如舊。僧徒大悅引還。法皇

山。近江。敕源為義討之。義綱降。流之佐渡。義綱後再獲護自殺。○天永二年。權中納言大江匡房薨。年七十一。匡房歷事四朝。後三條。白河。堀河。及帝。以博識稱。自音人至匡房。繼業八世。為三朝帝師。及薨。人咸悼惜焉。○攝政忠實為太政大臣。○永久元年。延暦寺僧徒二千餘人詣闕。訴興福寺僧淩蔑祇園神人。請流其權少僧都實覺。僧徒呼號。喊聲震地。武士禦之。不能制。公卿惶怖。不敢一言。乃敕許其請。興福寺僧聞之。又請訴延暦寺座主仁豪等。廷議未決。二寺將相攻。京師騷然。敕二寺講

禁僧徒帶兵仗

新制七條

為治剛斷。務裁抑相門。然至僧徒。力不能制如此。

三年。金完顏旻稱帝。金國在遼東北。與宋約滅遼。

解。不奉詔。遣檢非違使平正盛等於宇治。邀擊興福寺僧。走之。遣源光國等於西坂本。邀延暦寺僧徒。既入京。屯祇園。尋引還。自是二寺強訴紛紛不息。檢非違使罷於奔命矣。○攝政忠實罷太政大臣。尋改攝政為關白。○二年。院宣延暦寺禁僧徒帶兵仗。○是歲。京師多盜。南海道海賊剽掠貢調。都鄙騷擾。○三年。以內大臣源雅實為右大臣。大納言忠通為內大臣。忠通忠實子。○四年。下新制七條。○元永元年。立女御藤原璋子為中宮。璋子。大納言公實女。幼為法

京師盜起

帝不子視顯仁。戲目之曰叔父兒。

元年。興福寺僧春日神人奉神木入京師。訴和泉國司雅隆。麦厚神人。請流之。不赦。僧綱諭之。不可。廷議曰。雅隆事在赦前。不當處流。乃停雅隆職。諭僧徒還之。

三年。大學寮孔廟壞。

四年。前下野守源仲政捕常陸男子。許稱源義親者。入京師。仲

皇所養。稍長。遂私焉。既入宮。猶不改。帝頗知之。及生皇子顯仁。崇德。帝不子視也。青山延于曰。白河帝不以禮義律其身。而帷薄不修。君德有闕。遂使鳥羽帝不慈其子。而崇德帝不孝其父。三綱隳而五倫廢。保元之亂。已胚胎于此。禍及數世而不已。至使天下生靈肝腦塗地。何其慘也。嗚呼。後之人君。可不戒哉。○二年。天下飢饉。京師盜起。行火殺人。命備前守平正盛捕之。正盛子忠盛有寵於法皇。○保安元年。罷關白忠實内覽文書。初法皇爲帝擇配。敕忠實納女泰子。忠實請帝輕躁不可保位。固辭。法皇不懌。先是。法皇許以璋子嫁忠實子忠通。乃變約納宮。帝既長。行稍愎。忠實夫悔。會法皇幸熊野。帝敕忠實納泰子。忠實喜。議已備。法皇還怒。詰忠實。罷其内覽。忠實懼。退居宇治。杜門不出。○二年。關白忠實左大臣源俊房並罷。敕内大臣忠通内覽文書。尋爲關白。○延曆寺僧徒燒園城寺。堂宇蕩盡。○三年。以右大臣源雅實爲太政大臣。特敕坐關白上。源氏拜是官。始此。關白内大臣忠通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家忠爲右大臣。權大納言源有仁爲内大臣。家忠。師實子。有仁。輔仁親王子。○四年。立顯仁親王爲皇太子。即日傳位。帝嘗受帝範於菅原在良。又

烏帽有額

第七十五世　紀元千七百八十四年　距今七百五十八年

生殺之權歸源平二家

政在常陸。縱兵士剽掠。國人大困。仲政賴政父也。

日本史論曰。帝幼冲負扆。機務決於白河法皇。及躬萬機。嘉謨善政。無所著聞。而延曆興福二寺。數交兵而鬭。雖由列朝崇佛敬僧。養成驕傲不法。而朝憲之廢。莫甚於斯時。僧人睨廟堂。將置公卿於何地乎。帝尚富春秋。而決然脱屣。退與法皇燕居。逸豫游觀。登臨每行必從。養志之美。可古軌於嵯峨淳和二上皇。而善後之慮。不能企及。遂致京師蹀血之變。哲婦傾城。嬖臣覆餗。蓋帝有以啓之也。

蒲谷世弘曰。自古人主既遜位。與政者。自非父子賢孝。其家必亂。亂之生。或階於婦人。或生於

通天文。精音律。博覽多通。好修容儀。源有仁亦好修飾。一時化風。凡朝服嚴襪烏帽有額。皆始于此時。性又好色。多内嬖。前後有三女院。美福門院最被寵幸。保元之亂。實原于此矣。在位十七年。改元者五。曰天仁。天永。永久。元永。保安。讓位之後。雖長號空寬。凡三十四年。崩。壽五十四。葬山城安樂壽院塔。以擬山陵。決政院中二十八年。後世舉仙院典章。稱白河鳥羽二帝。

崇德天皇 元年甲辰。宋徽宗宣和六年。西國千百二十四年。

諱顯仁。鳥羽帝長子。母中宮藤原氏。諱璋子。詳于前帝。即位。上號待賢門院。年五歲。即位。關白左大臣藤原忠通攝政。白河法皇仍聽政。○天治元年。太政大臣雅實罷。○二年。法皇嚴禁天下殺生。有平忠盛臣放鷹捕鳥者。法皇召而詰讓之。對曰。主人日課鷹禽一。日不獲則立死。今國典刑不過禁獄流罪。臣不能以死換生也。法皇釋而不問。時生殺之權。歸源平二家。而朝廷不能制。鳥羽帝嘗禁諸國武士屬二家。然二家薦奏功。征戰威令所及。武士皆爭爲其用。天子有禁而不行。武人之弄權。蓋基於此。○大治二年。釋奠用素饌。○前木工頭源俊頼上

山陽南海賊起　白河法皇崩

議夫或起於浮屠巫覡之屬。其寃則王於父子不和。以亂天下者。鳥羽崇德二帝之事。最其太甚者也。鳥羽帝既老。好内不衰。前後有三女院。美福門院最被寵幸。於是乎有保元之亂。究其本。非由於遜位者尚有權而牝雞晨之故乎。大治之始。帝尚童卯。禍機伏而未發。及其旺也。一

金葉和歌集。先是法皇敕俊頼撰之。至是成。俊頼經信之子。善和歌。造語新奇。體製温雅。一時士人推爲宗師。○是歲僧良忍倡融通念佛宗。建大念佛寺於攝津平野。○三年。攝政忠通爲太政大臣。○四年。山陽南海賊起。法皇敕備前守平忠盛追捕。○攝政忠通罷太政大臣。尋罷攝政爲關白。○白河法皇崩。鳥羽上皇聽政院中。一效法皇。○五年。僧覺鑁倡眞言新義。○天承元年。以右大臣藤原家忠爲左大臣。内大臣源有仁爲右大臣。大納言藤原宗忠爲内大臣。

建得長壽院　平忠盛　新制十四

發而爲保元之亂。再發而爲平治之亂。禍結弗解。遂成壽永之大亂。孔子曰。尊無二上。又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匡衡曰。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世以來。國家興廢。未有不出此者也。

宗忠宗俊子。○長承元年。上皇建得長壽院於東山。所謂三十三間堂。置觀音像一千軀。初左衛門大尉平忠盛有寵於白河法皇。法皇漁色。數微行。忠盛每從。法皇崩。上皇亦寵之。及建得長壽院。命董役。既成。親臨慶之。悅曰。微忠盛。孰使朕成佛者。乃除但馬守。尋擢刑部卿。聽内昇殿。忠盛爲人眇一目。微時居伊賀伊勢間。世稱伊勢平氏。擧朝賤其門地。恥與爲伍。至謀殺宴刺之。忠盛嘗私法皇寵姬兵衛佐局。有身。出而賜忠盛。生清盛。○上皇定新制十四條。○是歲。上皇復藤原

條　忠盛平西海賊　藤原頼長學於藤原通憲

信哉言乎。

元年。以頻年饑疫。盜賊蜂起。敕諸儒言得失。式部大輔藤原敦光上疏陳時弊七事。以爲盜賊之起。莫不繇飢寒。賑災救患。令有明文。宜簡擇良吏。恩威兼施。以慰撫之。是時朝綱益弛。徒循故事。以求言。終不能有所施爲也。

忠實内覽。時人怪之。無幾。遂納泰子。有寵。號賀陽院。尋納中納言藤原長實女得子。大寵之。後號美福門院。○保延元年。敕備前守平忠盛討西海賊。忠盛獲賊三十餘人入京。清盛從有功。敘從四位下。○二年。左大臣藤原家忠罷。以右大臣源有仁爲左大臣。内大臣藤原宗忠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頼長爲内大臣。頼長忠通異母弟也。性慧黠。學於藤原通憲。博涉群書。時人推其逸群。常嘲忠通工詩歌。以爲小技不益國家。一日與通憲論卜筮。通憲辭屈。乃戒之曰。

佐藤憲清

三年。興福寺僧七千餘。奉春日神木。入勸學院。訴僧定海超擢僧正。玄覺任僧正。使兵士禁衛禁内。院中廷議。罷定海。以玄覺爲僧正。僧徒悅而還。六年。延曆寺僧徒與園城寺僧鬪。火園城寺。

公才太高。我竊爲公危焉。請勿復學。頼長大悅。○四年。右大臣宗忠罷。○五年。美福門院生皇子體仁。上皇大悅。帝有皇子重仁親王。而上皇欲體仁得位。遂立爲皇太子。以内大臣藤原頼長爲傅。○六年。左兵衛尉佐藤憲清。博通兵書。精射。好和歌。爲上皇宮北面士。有寵。見時勢日非。有高隱之志。一日決意。陳情棄官而逃。削髮稱西行。遂周遊海内。詠歌自娯。時年二十三。其妻亦爲尼。日本史論曰。西行志節高邁。卓爾不群。嘯詠林藪。笑傲風雲。近於遯世無悶者矣。至其捨身釋門。遺落人倫。而得罪於聖人。則當時習俗。惰而不悟。佛教蠱惑人心。雖高

二宮不協

山縣禎曰。崇德帝方富春秋。未嘗有失德。而遽奪之位。近衛帝生而三歲。未足為天下之父母。而立為天子。上皇實溺私愛。而背父子之道。忘社稷之重。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國欲不亂得乎。

傑之主。亦有所不免。悲夫。○永治元年。上皇薙髮。稱法皇。○法皇使天皇禪位于皇太弟。帝時年二十三。無去位之意。法皇寵美福門院。欲速立其所生。故促帝禪位。命書詔者。改皇太子為皇太弟。帝見而驚。欲須明日審議。時百官已就班待詔。出帝奉書。法皇中使相繼。法皇終不從。及昏始傳劍璽。以故二宮不協。帝在位改元者六。曰天治。大治。天承。長承。保延。永治。凡十九年。後二十三年。崩於讚岐。壽四十六。火葬讚岐白峯。世稱讚岐院。治承元年。詔更稱崇德院。壽永三年。後白河帝敕立廟春日河原。謂之粟田宮。建久四年。敕每歲八月遣使祀焉。明治元年。敕遷祀今出川飛鳥井町。稱白峯宮。

第七十六世　紀元千八百二年　距今七百四十年

兇賊益驕

康治二年。右近衛少將源成雅坐傷前山城守藤原顯輔於鳥羽宮中。削籍。

久安三年。西國獨逸入佛蘭西人伐土耳其。不克。先是土人取

近衛天皇　元年壬戌。宋高宗紹興十二年。西國千百四十二年。諱體仁。鳥羽帝第八子。母女御藤原氏。諱得子。詳于前。年三歲受禪。關白藤原忠通攝政。鳥羽法皇聽政院中。尊先帝曰太上天皇。於是世稱法皇曰本院。上皇曰新院。○康治元年。園城寺僧徒與延曆寺僧徒鬪殺傷頗多。時諸寺僧徒互相鬪爭。朝廷不能制。兇賊益驕。○天養元年。上皇敕藤原顯輔撰詞花和歌集。○久安三年。左大臣源有仁罷。○播磨守平忠盛中務大輔平清盛從者與祇園神人鬪。

賴長忠通相鬩

耶路撒冷。地謂耶蘇廟者。皆為所毀。教徒大怒。訴伊地利人。及佛人。將代取之。堀河帝永長元年。遂起兵五十萬。伐土。皆以十字為徽號。故呼為十字軍。康和元年。伊人佛人取耶路撒冷。教公王之。既而土攻取伊涅佐城。至是獨人佛人起兵伐土。敗而退。是為十字第二役。

矢注神殿。延曆寺僧奉日吉神輿。入京師。訴忠盛父子。法皇諭還之。僧徒欲以忠盛處流。怒。座主行玄不能止。請遂之。遂毀其房。○四年。定左右衛門。左右兵衛尉。左右馬允。內舍人員。○五年。以內大臣藤原賴長為左大臣。大納言藤原實行為右大臣。大納言源雅定為內大臣。實行公實子。雅定雅實子。○以攝政忠通復為太政大臣。職仍舊。○六年。忠通罷太政大臣。以實行代之。雅定代實行。大納言藤原實能代雅定。實能實行弟。○初賴長養妻兄藤原公能女多子為子。至是入內為女御。忠通亦子養藤原伊通女呈子。納宮。欲其為后。賴長欲多子為后。託忠通請之法皇。不許。賴長謂忠通沮之。密疏申請法皇。其父忠實為固請。乃立為皇后。未幾。呈子亦立為中宮。自是忠實疎忠通。忠通方攝政。賴長欲奪其內覽。屢請之父忠實。欲使忠通傳內覽於賴長。為他日及忠通之子。請之法皇。忠通奏賴長凶險。不可。忠實怒曰。攝政朝廷所授。氏長者吾所與。乃遣兵士。奪其所授朱器臺盤。以授賴長。朱器臺盤。藤氏重器。氏長者必傳之。乃奏法皇曰。攝政不

日本史論曰。忠實深畏盈滿。言若可聽。然迹其本心。殆不然矣。偏愛溺私。擯忠通而進賴長。徒知朱器臺盤之為重器。而不知有更重於此者。挹損之道。固若是邪。賴長驕子也。教以義方。猶恐弗及。而況使之長敖從欲乎。

頼長內覽文書

身爲厲階。將焉逃辟。忠實有以啓之也。忠通之得名。當時皆小技末節。而非有經邦論道之器。故法皇議皇嗣。則阿諛從順。以立非所宜立。遂激上皇之怒。頼長得以藉口。保元之禍。忠通與有罪焉。

孝。臣與之絶。氏長者則授之頼長矣。尋奪忠通邑獻之法皇。忠通不以爲意。朝參如故。頼長嘲曰。失氏長者而擧止猶然。上皇中宮聖子。號皇嘉門院。忠通女也。無子。法皇命鞠養帝。謂忠通曰。卿視之如孫。繇此忠通傾心輔帝。帝亦親信之。聞頼長奪氏長者。深惡之。忠通尋改攝政爲關白。○仁平元年。以左大臣頼長內覽太政官文書。從忠實之請也。法皇使人謂忠通曰。頼長內覽。實出於朕意。非忠實請。於是頼長得專政。忠通備位而已。帝益惡頼長。然憚法皇。不得如

惡左府　源爲朝

日本史論曰。平忠盛儻偉。主眷遭逢一時。非有威略勳積可以鎭壓時望。而子孫致身卿相。割符郡國。雖由清盛之勃興。而宗族之盛。實基于此。豈非忠盛夙夜勤積之有素邪。

爲朝將徇筑紫菊池原田諸族

意。居常鬱鬱。積成疾。○三年。刑部卿忠盛卒。○帝有疾。欲禪位於雅仁親王長子守仁。關白忠通承旨奏法皇。法皇意忠通利幼王。不許。忠實聞而謂頼長曰。忠通可謂愚矣。若立親王子。他人將束手矣。時頼長驕縱日甚。淩辱諸公卿。時人呼曰惡左府。法皇稍惡之。始信忠通之言。○久壽元年。右大臣源雅定罷。○奪左衞門尉源爲義官。爲義第八子曰爲朝。容貌魁岸。膂力絶人。猿臂善射。初爲朝年十三。桀驁淩犯諸兄。爲義逐之鎭西。爲朝至豐後。稱鎭西八郎。既長自

娶兵衞之爲朝以婦翁平忠國爲軍導。厲夜攻敵營。所向皆捷。連拔數十城。栗山愿曰。近衞帝。法皇第八子。崩年僅十七。後白河帝於倫次。爲四子。長於近衞帝既十二年矣。昔顯宗以仁賢之讓。弟而先兄。不獲已也。固非常經也。後白河在所當立耶。應及崇德之後。而不宜繼於近

號九國總追捕使。屢與菊池原田諸族戰。破之。暴掠横行。九國守介交訴之。廷議使爲義召之。不至。爲義坐獲罪。○二年。帝崩。年十七。火葬船岡山西野。權藏御骨于知足院常行堂。後奉安于鳥羽東殿美福門院塔。無嗣。上皇欲立重親親王重仁。長而賢。輿論焉。而美福門院以帝棄世爲出上皇咒詛。不欲立重仁。密勸立上皇同母弟雅仁親王。法皇未決。召關白忠通議所立。固辭。強之。忠通乃曰。以臣意宜立四宮。四宮雅仁也。法皇遂從之。上皇大失望。雅仁性輕躁無人望。制下。朝野愕然。帝在位改元者五。曰康

第七十七世紀元千八百十七年距今七百二十五年　保元之亂

衞之後。皇嗣至重。天人係焉。法皇不察天倫之叙。衆心之所嚮。而決之宮掖一婦人之言。忠通以大臣。從通贊成。以阿順後宮。法皇之過擧。固已大矣。而忠通之罪。亦未知與頼長孰伯仲也。嗚呼。自毀之家。不復能禁人毀之。自伐之邦。不復能禁人伐之。當是時。屢下敕諸道。禁兵士嚴

治。天養。久安。仁平。久壽。凡十五年。

後白河天皇 元年丙子。宋高宗紹興二十六年。西國千百五十六年。

諱雅仁。鳥羽帝第四子。崇德帝同母弟也。鳥羽法皇與美福門院。關白藤原忠通議。立帝。立皇子守仁爲皇太子。守仁幼失恃。爲美福門院所鞠。故得立。崇德上皇怨望益深。○保元元年。法皇崩。上皇入臨。及門。右衞門權佐藤原惟方稱遺詔。拒而不納。上皇大恚而還。先是左大臣頼長失寵法皇。法皇之立帝。不復與之議。尋奪其內覽。頼長怨望。遂阿附上皇。關白忠通亦奏請

源平可謂知所戒也而不能秩敍彝倫規正宮壺則亦末耳一朝晏駕昆弟交讎假手外臣恣毒骨肉邑虎傳翼饑鷹餓肉八柱一傾四維不張大觀非望西滅東起怯懦萎靡唯恐不能自拒奚暇問其舊物之有無哉
日本史論曰兵貴有名師出以律崇德之擧兵孕怨蓄怒固非

復氏長者未得至是上皇密召頼長圖復祚上皇謂頼長曰以古揆今孝德有皇子而承統者天智也淳和有皇子而嗣位者仁明也華山先於一條三條先於後朱雀朕雖不德先帝之長子位忝萬乘尊居上皇皇統所繫非重仁而誰先帝捨之立匪文匪武之小子父子懷憂朝野失望朕欲乘此機而擧大事公意何如頼長冀事成己得專柄乃力贊之上皇於是潛徵發諸道兵謀頗泄朝野洶洶帝召下野守源義朝等警衞禁内分遣撿非違使扼諸路捕兵士入京者既而帝聞頼長使僧勝尊呪詛國家遣義朝捕之處流時去法皇崩七日修法會於上皇宮田中殿上皇不臨出宮入據白河北殿參議藤原教長

一曰重仁親王既不得立復位之念切於夢寐故擧歷朝之典故以洩其憤於藤原頼長君臣胥議以爲擧事得志機不可失雖法皇惑於寵姬之言而立四宮者非其命耶距崩七日遽欲反其所爲此逆父命也敵國猶不幸災崇德爲人子曽無哀戚之容而輒動干戈可謂有名乎

諫止不聽帝遣人要頼長於櫃河頼長間行入白河帝告急美福門院初法皇之疾也内大臣實能密奏曰宮車晏駕大亂必興宜豫備之法皇乃遺詔及武備屬美福曰緩急啓之至是敕召武士一依遺詔獨平清盛以重仁親王乳母子不在詔目美福畏其多士矯遺詔急召之自衞以皇居湫隘遷東三條殿帝親執劍璽御腰輿關白忠通以下文武諸臣從焉上皇召義朝之父源爲義辭強之爲義不得已率諸子至會爲朝聞父解官冤之率壯士二十八人歸于京乞罪

爲朝陳策

集烏合之衆據白河殿地非險固坐受強敵轟擊掣肘將帥不得展其力可謂以律乎宜其敗衂汙蟣而播遷南海也憤恚切齒果何所益殆非所謂君以此始亦必以此終者邪
帝召義朝令信西問戰略義朝對曰戰固多術然挫敵項刻莫如夜戰臣聞興福寺僧徒驅吉

亦從焉平忠正亦應召至上皇乃議戰爲朝進曰即夜襲大内縱火三面要之丁方眞奪乘輿耳頼長不聽爲朝退罵曰咄衣纓輩惡知兵機家兄有謀將出我所欲爲吾屬爲虜矣爲義又建策曰寡兵待敵非計也不如去而要之宇治川即不利幸關東耳臣糺家人奉輿復闕不難也頼長又不從帝果使義朝清盛等乘夜襲白河殿兵凡七千爲義爲朝等善拒爲朝勁弓長箭所發莫不斃禁軍不能克時天漸曙義朝乃縱火上風烟焰蔽宮宮中大亂義朝等鼓譟而

白河殿陷

頼長死

野十津河兵今夜已次宇治請及其未至速進攻帝從之敕曰今日命汝大將他日許汝昇殿義朝曰赴敵者不期生還請及今昇殿以爲身後之榮進至階下信西曰義朝曾祖祖父嘗以功昇殿而爲義猶未之許奈何許其子帝曰亂世何將帥不必拘泥義朝感喜昇階而退擊鞭

進白河殿陷上皇倉皇出宮不能跨馬藏人平信實累騎扶掖至如意山爲義等從焉路險下馬徒步委頓不能進揮諸將散之獨平家弘光弘不去及夜二人肩負入京師投人家無居者入知足院僧房得粥進明日薙髮至仁和寺不納事聞帝遣兵守之遂火上皇宮及頼長以下黨與十二人家前關白忠實聞敗奔南都發兵自守頼長走中流矢殆死遣人報忠實忠實拒弗肯納忠實曰安有氏長者而死鋒鏑者吾不忍見此薄命兒頼長憤恚齧舌死亂黨竄匿索之弗獲少納言藤原通憲

命義朝誅爲義

於軍曰吾將戰死所以記殊賞也。日本史論曰。藤原賴長藤原通憲皆以經濟之學自許。而賴長強毅聰察。以辨博陵其兄。恒欲排陷之。適投上皇舉事之機。從臾力贊。不特貽禍王室。而自取覆滅。皆果所謂瑤之賢於人者五。賴長兼有。而其罪浮于智伯矣。司馬光以爲

陽預畫其流貶處所示于朝。於是皆以爲免死爭出降。爲義欲奔關東。罹病弗果。緣義朝請降忠正。聞爲義出亦出降。忠正於清盛爲叔父。素不相善。清盛斬而獻。以採義朝。帝遂命義朝誅爲義。義朝請以己功贖之。弗聽。義朝乃使家臣誘殺之。又悉殺群弟。唯爲朝弗獲。通憲竊奏誅殺家弘以下黨與七十餘人。遣使發賴長墓。撿其尸。初自弘仁中誅藤原仲成後。刑不加朝臣蓋數百年。廷議以爲刑措久。且不宜行之諒闇。通憲曰。非常之事。宜有非常之議。不可遺後患。

濫刑

流爲朝

自古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于顚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抑亦賴長之謂也。世傳通憲善相。故髡首免禍。此叢說之謬妄。而其實出於挾才憤世耳。一旦柄用。舉廢興尋墜。緒井井然有可觀。施於政事。紀綱稍振。豈賴長之所能企及哉。然其怙寵弄權。矜伐智能。則

故率無所宥。時以爲濫刑。獨忠實以忠通奏請得釋。遂徙上皇于讚岐。使重仁親王剃髮。帝還御高松殿。賞將士功。以義朝爲左馬頭。清盛播磨守。復忠通氏長者。既而購爲朝。以重賞捕之近江。惜其勇。特減死挑臂筋。流于伊豆大嶋。山縣禎曰。近衞後白河之立。雖非上皇意。然其父之所命。豈得違哉。而待父沒。而起兵將奪其位。不義亦甚矣。如賴長則助成其不義者也。苟事上皇者與從其不義而隕命於矢石之間。就戮於斧鉞之下。不若諫而死之愈也。而賴長以下。從之者皆圖其利。而徼幸萬一耳。後白河之於上皇。雖兄承其統。則祖也。舉兵而拒之。其罪亦大矣。速奉璽而上之。遜其位可也。苟事之者。亦宜以死而諫之也。而忠通輩以與其弟不相能。欲因事誅滅之。是以幸其兵討耳。當是時。三綱淪

造大內

與賴長無以異也。保元屬上皇者。佯定竄流。實處死刑。其心術可知矣。賴長固不足論。通憲德不勝才。不免君子之譏。惜哉。初上皇屢夢復祚。每夢必禱焉。至是帝遣人撿上皇東洞院書庫。有一匣封縢甚密。發視之。盡記夢也。賴長亦素信夢。覺得吉夢意竊自負焉。竟以取禍。

天理滅。君臣上下。各恣其利心。以致大亂。可勝歎哉。○青山延于曰。古人有言。先人有奪人之心。當是時。使賴長用爲朝之策。未必不得志。而賴長不從。平治之亂。源義平勸藤原信賴要平清盛於安部野。義平之言。固爲奇策。使信賴用之。亦未必不得志。而信賴不從。賴長信賴剛愎自用。坐失機會。欲不敗得乎。雖禍敗自取。何足道哉。○以內大臣藤原實能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宗輔爲右大臣。大納言藤原伊通爲內大臣。宗輔宗忠弟。伊通宗通子。○是歲敕五畿七道。造大內。初白河帝以後。國用窮匱。大內荒廢。世稱里內裏。關白忠通請繕治。鳥羽帝慮勞民不許。至是藤原通憲用事。奏修治之。通憲加賀掾實兼子。博學宏才。兼通天文

置記錄所

栗山愿曰。信西奮然以邦家爲己任。保元之治。有可觀焉。惜乎徒知義朝非己之類。而不復知清盛亦非己之類也。徒知信賴任大將非所以保其身。而不復知使其子居顯官美職。亦非所

練達事務。嘗請鳥羽法皇爲少納言。削髮號信西。時人呼曰少納言入道。帝以其乳母夫信任之。通憲亦以天下爲己任。復置記錄所。參決庶務。及營大內。晝夜討畫。踰年而成。役無勞苦。於是廢典粗舉。始除道路。禁路人執兵仗。京師新經兵亂。上下讌遊酣嬉。外戶不閉。號爲治平。通憲權勢日熾。諸子皆極寵貴。源義朝欲以女妻其子是憲。通憲鄙之不聽。既而爲子成憲娶平清盛女。清盛因緣通憲。勢稍盛。義朝怏怏不樂。栗山愿曰。凡有邦家者。儀制雖備。宮室雖嚴。而不能務乎自修。強於德教。則譬如魚之爛。外未見而內先潰也。故有

復内宴　藤原信頼

以保其身也。庸人常明於所公、智者多暗於所私。豈特信西也哉。

忠通坐棚閣觀賀茂祭。帝嬖臣藤原信頼經其下。忠通家司辱之、毀其車。家司坐除籍。忠通屏

神武畏日之敬、而後可以底平定。有仁德卑宮之儉、而後可以致富庶。有醍醐脱御衣之仁、後三條拜北斗之孝、而後可以制格式、均升斗、置記録所。帝之任信西、勵治如此、而變生肘腋、血流禁署。豈非不修德之過乎。○二年。太政大臣實行罷。以右大臣藤原宗輔代之。内大臣藤原伊通爲左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基實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公教爲内大臣。基實、忠通子。公教、實行子。○三年。復内宴。内宴、長元以後廢而不行者、百二十二年。藤原通憲奏而復之。○關白忠通坐家人辱參議藤原信頼屏居。信頼、從三位忠隆子也。關白道隆八世孫。美姿儀。性庸闇無才能。帝大寵之。是歳任權中納言、爲撿非違使別當、兼右衛

第七十八世　紀元千八百十九年　距今七百

居。是歳復相撲節。保安以後、以忌月廢者三十餘年。至是復之。

平治元年春正月、帝觀舞妓於清涼殿東庭。藤原信西素好歌舞、自教舞曲。

門督、稍預政。藤原通憲深惡之。○帝在位四年。改元者一。曰保元。禪位於皇太子、後聽政院中、擁立五帝。舉措黜陟、如白河鳥羽二帝者、凡三十四年。崩。壽六十六。葬山城蓮華王院法華堂。帝性昏闇、叛臣在側、恬不知省、以故亂逆相踵、武臣跋扈、大權一去、不可復收焉。

二條天皇

元年己卯。宋高宗紹興二十九年。西國千百五十九年。

諱守仁。後白河帝長子。母女御代藤原氏。諱懿子。左大臣源有仁女。舅大納言藤原經實養爲子。後白河帝龍潛日。納之爲女御。代年十六即位。後白河上皇聽政。關白藤原忠通罷。以右大臣藤原基實爲關白。基實

二十三年　平治之亂

時傳爲壯觀。

信頼請爲近衛大將。上皇以告信西。信西曰、彼敢望大將、何人不覬倖官爵。濫此亂之所以生也。白河上皇欲以大納言宗通爲大將、而堀河帝不許。鳥羽

時年十六。榮進之速、自古未有。藤原信頼以女弟妻之。○平治元年。右衛門督藤原信頼與左馬頭源義朝作亂。帝幸太宰大貳平清盛六波羅第、以其兵討賊。信頼伏誅。義朝東走。初信頼恃上皇寵、驕肆日甚。人呼曰惡右衛門督。至是更請爲近衛大將。上皇將許之。藤原通憲切諫、圖唐安祿山事跡上焉。上皇不懌。信頼懟恚、稱病不朝。義朝素啣通憲之驕傲、以清盛聲望遠出己右、意更不平。信頼因與交驩。又與其舅撿非違使藤原惟方、及權大納言藤原經宗、右近

信頼殺通憲　藤原光頼

上皇欲以中納言家成爲大納言、而公卿諫止之。大納言猶不可輕授、況大將乎。故躋三公者亦多不歷此職。而執柄之子、英才之士、亦皆以此職爲榮。若信頼補之、必將驕而取禍。陛下寵信頼之適所以害之也。上皇不懌。信西見天變、大驚入奏。上皇方宴、乃不敢奏。告之宮人而出、還

衛中將藤原成親通謀、欲乘隙而舉事。會清盛赴熊野、信頼乃與義朝等率兵夜圍上皇於三條殿。通憲常侍宮中。是日白虹貫日。察有亂萌、奏之而出奔大和。賊兵索之不獲、縱火焚宮、殺傷狼籍。幽上皇於一品御書所。遂入大内、遷帝於黒戸御所。使經宗惟方監守。於是信頼自稱大臣大將。以義朝爲播磨守。黨與皆授官。獲通憲於石堂山、殺之梟首京師。信頼居朝餉所、衣冠僭擬乘輿。聽斷諸政。左衛門督藤原光頼、惟方兄也。因會議折信頼、召惟方讓以大義。信頼之幽

帝入平氏第

惡源太

家謂其妻曰。天變太急。汝告之兒輩。乃騎馬走大和。藤原師光藤原成景等四人從焉。信頼義朝不之知。夜帥兵圍上皇宮。索信西父子。公卿宮人爭逃賊曰。得無信西族人邪。殺傷甚衆。轉襲信西西洞院第。火之。婢妾驚走。賊曰。得非信西變服而逃邪。又殺傷之。信頼乃使源光泰

帝也。矯詔召群卿。光頼東帶而朝。時信頼列群卿之上。光頼謂參議藤原長方曰。今日朝班。何無位次。直前坐信頼上。信頼畏怖色沮。光頼厲色曰。聞今日有吉召。諸卿所議何事。一座皆不能對。信頼竟不出一言。光頼乃振衣而起。召弟惟方責其黨賊。惟方悔悟與經宗等謀脱帝官軍得展力者。光頼與有功焉。清盛行至切部。聞變欲避之南海。其子重盛切諫勸赴難。乃急歸六波羅第。經宗惟方乃奉帝乘夜竊入平氏第。公卿多踵至。上皇亦潛出入仁和寺。信頼方醉臥。及醒懊悔不及。（信頼悵然曰。惟方負我矣。惟方短小多智。世呼爲小別當。至是又呼中小別當。謂其中立能左右也。）先是義朝長子義平在關東。以事殺其叔父義賢。世呼稱惡源太。聞變馳至。請要擊清

斬信頼

追索信西。信西走至石堂山。復見星變。歎曰。此忠臣代君之象。其在我乎。遣成景覘京師。明日成景還告變。信西窘蹙不知所爲。師光曰。何不航海走宋。不聽。穴地自瘞。用竹筒通氣息。唱佛名。師光遂斷髮爲僧。信西授之名曰西光。西光泣而去。信西奴牽馬還。路遭光泰。光泰捕之鞫

盛於路。信頼不從。至是清盛奉勅遣重盛及弟頼盛教盛分路攻大内。重盛向待賢門。義平與鎌田政家等十六騎。怒馬馳突。重盛戰敗而走。頼盛與義朝戰于郁芳門。見重盛走亦退。賊悉衆追之。教盛乃乘虚入大内。賊追而不及。還無所入。進攻六波羅。清盛自出拒之。賊遂大敗。義朝與私屬三十人。逭走關東。信頼追及義朝於八瀬。呼請與偕走。義朝怒扶其面去。乃至仁和寺。求哀上皇。上皇手書爲請。帝不聽。命捕斬之。遂褫其黨七十餘人官爵。大賞清盛戰功。子弟

問得實。乃就掘其地。信西未死。遂斬之。

授官進位有差。成親以與重盛有姻免死流。通憲子十二人。世以爲出經宗惟方所爲也。（山縣禎曰。孔子曰。君子事其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善事其親而不忠於其君者也。義朝既弑其父。亦何不叛其君哉。朝廷亦使義朝殺其父。是不獨教不孝於天下。又所以使爲人臣者不忠於其君也。逆臣踵起。而肆其毒螫。不亦宜乎。○栗山愿曰。信西奮然以邦家爲已任。保元之治。有可觀焉。惜乎徒知義朝非已之類。而不復知清盛亦非已之類也。徒知信頼任大將。非所以保其身。而不復知使其子居顯官美職。亦非所以保其身也。庸人常明於所公。智者多暗於所私。豈特信西也哉。○關義寧曰。吾聞之。與其溺於人。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後白河之謂乎。已寵信頼。因取顛覆之禍。而未悔。又爲之手書請其死。甚矣其溺於人也。）○永暦元年。源氏黨内海莊司長

義朝伏誅

清盛威振天下

日本史論曰。源義朝驍猛冠絶一時。而溪壑之欲終不可盈。去順效逆無所顧忌。原其無君之心。在於旗鼓未交。戎服丹殿與禍亂既平。爭左馬頭。推是心也。何所不至。故朝廷使之殺父則殺之。藤原信頼誘之使反則反。既知殺父之爲逆而故犯之。則于紀亂常之事。靡所不爲。皇天后土豈能容乎。内海之誅死。天特假手於平忠

田忠致殺源義朝。忠致鎌田政家妻父也。義朝之東走也。命遣義平等於諸道募兵。會于關東。親與政家等數人至尾張。投忠致。忠致伏兵浴室殺之。獻其首。詔梟于左獄。賞忠致爲壹岐守。忠致缺望平氏。臣平家貞請斬以懲不忠。不許。義平至飛彈募兵。多應者。聞義朝死皆散。乃變服入京師。狙擊平清盛不克。而見殺於是。亂黨略平。清盛威振天下。○立太皇大后藤原氏爲皇后。后近衛帝后也。（諱多子。詳于前。）聰惠善書畫曉音律。近衛崩。尊爲皇太后。帝即位爲太皇大后。至

二代后　流經宗惟方

致耳。

日本史論曰。經宗惟方。左右視利。憣然改圖。蓋二人素號多智。其奉柬與於六波羅。似乎忠誠。而讒搆離間。頗張威福。使帝被不孝之名。未必不由二人之所爲。眞小人之魁傑也。

是帝聞其美。納之。群臣皆以爲不可。上皇亦數爲言。帝不聽。遂冊立之。世呼謂二代后。山縣禎曰。帝以祖母爲妻。瀆亂倫理。而不知愧也。觀其與上皇不協。事事悖上皇所爲。是帝心以父母爲無者也。當是時。人倫廢於上。而亂賊興於下。天下之無道。未有甚於此時者矣。自此之後。兵革相尋。皇威日衰。權去王室。蓋亦有以哉。○權大納言藤原經宗。參議藤原惟方。有罪。處流。經宗以元舅。惟方以帝乳母之子。並被親任。嘗謂帝當親政事。不宜使上皇知。後漸離間之。上皇怒。命平清盛收之。曰。朕不堪二人驕恣。清盛欲殺之。前關白忠通請減死。乃流經宗于阿波。惟方于長門。既而帝奪上皇所親近左中將藤原成親等官。以報之。二宮始有隙。而清盛威權滋熾。○流源頼朝於伊豆。頼朝義朝第三子也。隨父東走。路相失。亦被捕。平頼盛臣平宗清捕之美濃。平清盛繼母池尼憫之。爲請于清盛。得減死流伊豆。頼朝幼字鬼武者。深沈有略。性堅忍。喜怒不形於色。其配流也。人見其有威容。相語曰。是猶放虎於山耳。頼朝時年十三。舊臣皆勸爲僧。獨纐纈盛安耳語曰。郎君脫難。有神助焉。宜存髮以待時。頼朝頷而去。清盛使伊豆人伊東祐親。北條時政。監視之。時政。平直方之後。直

流源頼朝

初頼朝隨父東走。馬上睡而後。有御之者。初醒。立所二人馳至。近江篠原。追及義朝。會大雪。馬不前。乃棄甲步走。頼朝足弱。竟後矣。適逢土豪太夫屬定康。扶匿佛寺。尋赴美濃青墓驛。投義朝妾延壽家。又去往東國。路遇平氏將平宗清。於關原遂見擒。

頼朝依北條氏　清盛免今若乙若牛若

清盛命拘于宗清家。就斬有日。宗清謂之曰。欲活邪。曰。然。父兄皆亡。非吾誰祈其冥福。宗清憫其年少。善遇之。頼盛之母池尼。嘗聞及頼朝事。宗清答以酷肖家盛。家盛。尼之少子先亡者。尼素慈仁。依佛聞之。悲不自禁。令重盛乞宥于清盛。清盛弗聽。曰。如師仲成親。赦數十輩亦可。武人之子。決不可赦。況彼義朝嫡子。官爵踰兄。身傳寶器。得非英物乎。吾必殺之。尼恚不食。重盛乃復與頼盛俱固請。爲清盛不得已而宥之。

方。即源義家外祖。頼朝初依伊東氏。通其女。生男。祐親懼得罪平氏。嫁女於人。遂謀除頼朝。頼朝逃依北條氏。又與其女政子通。時政爲不知。以政子嫁目代平兼隆。政子夜逃歸頼朝。時政素器頼朝。乃陽怒而陰益厚之。頼朝亦謂時政謀慮可倚。深相結託。頼朝有六弟。曰義門。蚤死。曰希義。被虜流於土佐。曰範頼。爲藤原範秀所養。平氏不問也。曰今若。若乙。若牛若。皆義朝妾常盤之出也。年幼。隨母而逃。常盤有殊色。清盛捕得納之。因亦免三兒。○太政大臣宗輔罷。內大臣公敎薨。以左大臣藤原伊通爲太政大臣。關白右大臣藤原基實爲左大臣。職仍舊。權大納言藤原公能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基房爲內大臣。公能。實能子。基房。忠通子。時綱紀日頹。伊通憂之。上疏言三事。一曰用人材宜舍短取長。二曰宜選材武以嚴宿衛。三曰君臣所學。皆要濟時。不宜徒事詩賦。日本史論曰。藤原伊通。不聞博識宏覽之名。而其所開陳。皆合時宜。黜詩賦而務實學。所見甚卓。中世以來。詔求直言極諫。皆爲虛文。而伊通所言。乃能如此。蓋知爲學之方矣。○應保元年。右大臣公能薨。以內大臣基房代之。大納言藤原宗能爲內大臣。宗能。宗忠子。○二年。召

伊通上疏

元年。上皇將慶平等院。延曆寺疑其建戒壇。僧徒騷擾。遂不果。

崇德法皇崩

帝不孝

既而諭僧徒。臨慶之僧徒猶疑我。服陣東坂下。

山縣禎曰。當上皇之舉事也。帝既不能奉蹔遜其位焉。不獲已而誅黨不義者。亦君側之姦。既除則已矣。事平之後。宜事上皇。而盡親親之道。猶嵯峨帝之於平城上皇也。而處之流竄。使上皇含恚以崩。亦何甚耶。吾邦古者有以匪德廢天位者。未聞流天子者。況子弟之於父兄乎。於是乎帝之罪。將不容於天地間矣。

還。藤原經宗復本官。○長寬二年。崇德法皇崩于讚岐。初法皇抵讚岐松山。遷直島。後徙志度鼓岡。法皇在遷所。窮居無憀。刺血書五部大乘經。三年而成。送之覺性法親王仁和寺。請藏安樂壽院。上皇不許。法皇大恚曰。朕親書佛經。意在修冥福。而今不許藏京師。何用生爲。乃嚙舌出血。每軸書曰。願爲大魔王。惱亂天下。謹以五部大乘經。迴向惡道。自是不復削髮剪爪。裼衣長巾。切齒瞋目。慘悴骨立。至是崩。自後亂逆相踵。時以爲其所祟。勅建廟春日河原祀之。○關白基實罷。左大臣以右大臣基房代之。權大納言藤原經宗爲右大臣。內大臣宗能罷。權大納言藤原兼實代任。兼實基房弟。○永萬元年。太政大臣伊通罷。尋薨。○帝不豫。立皇子順仁親王爲皇太子。即日禪位。尋崩。壽二十三。火葬香隆寺。後藏御骨於山城葛野郡三昧堂。在位八年。改元者五。曰平治。永曆。應保。長寬。永萬。帝性沈重不移。崇信奸回。矜能炫智。每事與上皇淩軋。至使上皇欷歔於邑焉。論者謂上皇之擾政事。亦不能無累德。而帝之不孝。人主所未嘗有也。其得令終。幸矣。

第七十九世　紀元千八百二十六年　距今七百十六年

京師訛言

立皇叔爲太子

京師訛言。六波羅聲擾。重盛曰。此訛言耳。吾當謁上皇。乃赴法住寺殿。上皇適幸六波羅。遇重盛於途。重盛扈從還家。上皇欲見清盛。覺聲。清盛稱疾不出。上皇乃還。重盛送之至宮。還見父曰。乘輿臨幸。不亦榮乎。清盛曰。聞有密計。所以不謁也。重盛曰。保平以降。敵愾勤王。功在吾家。吾苟奉公無貳。上皇何繇疑我。我苟猜懼。則浮言益起矣。願大人敬上卹下。勿生疑阻。清盛歎曰。卿量何大也。

日本史論曰。襁褓之主。古所未有。中世以降。或不能無然。未冠

六條天皇

元年丙戌。宋孝宗乾道二年。西國千百六十六年。諱順仁。二條帝第二子。母伊岐氏。大藏少輔兼盛之女。年二歲即位。以關白藤原基實攝政。後白河上皇仍決萬機。○葬二條天皇。諸寺咸會。興福延曆二寺爭班。搆兵。時平清盛威權日熾。進從二位。任權大納言。子重盛任參議。爲右兵衛督。上皇稍厭之。京師訛言。上皇敕僧徒討清盛。平氏會六波羅自衛。廷議遣將士陣郊外。宮中戒嚴。既而延曆寺僧徒攻清水寺。火之。平氏益驚。上皇親往諭清盛。清盛稱疾不見。上皇還。謂侍臣曰。誰爲訛言者。藤原師光進曰。天爲之耳。驕而無禮。天之所惡。平氏汰侈。是或亡徵耶。一座愕然。師光。阿波人。嘗事藤原通憲。後削髮稱西光。爲院北面。有寵。常嫉平氏專橫。屢說上皇除之。○仁安元年。召還藤原惟方。○攝政基實薨。以左大臣藤原基房攝政。○立皇叔父憲仁親王爲皇太子。初上皇納兵部少輔平時信女滋子。號建春門院。生親王。滋子。平清盛妻時子妹也。故清盛擁立親王。帝年三歲。而太子六歲。時人譏其彝倫失序矣。栗山愿曰。立君必定於一種。而君臣之分嚴。立子必定於正嫡。而嫡庶之分明矣。可以

未冠上皇

而為上皇與以叔父為皇太子皆前古之所無而後白河上皇之所為也叔姪易位昭穆不協何以垂訓後世哉玉海載追憲法師語以為嚴命所及不恤人言必遂行之信乎其言之也

定民心杜覬覦也所謂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分定故也今叔以姪為父少以長為子則父不父而子不子也何以防臣之不臣也○攝政基房罷左大臣以右大臣經宗代基房内大臣兼實代經宗權大納言平清盛代兼實敘正二位○二年内大臣清盛超遷太政大臣陞從一位給兵仗聽輦入宮門不歴左右大臣直為太政大臣者前此僅有藤原信長而已大納言藤原忠雅為内大臣家忠子既而清盛辭職許之○三年帝禪位於皇太子稱新院時年五歳未冠之上皇自古未有也帝在位四年改元者一曰仁安後八年崩年十三葬山城清閑寺

第八十世 紀元千八百二十九年 距今七百十三年

太政入道

中井積德曰天七地五尚矣神武闢宇立斯人極光參日月緒等天壤聖聖相承無姓可紀但謂之天孫耳故世紀綱陵遲野戰之血重明之昃不一而足降歴保元治承而極矣眇視欽履一治一亂寰宇永為武人之有

高倉天皇 元年己丑。宋孝宗乾道五年。西國千百六十九年。諱憲仁後白河帝第五子母女御平氏諱滋子見前仁安二年為女御年八歳即位尊平氏曰皇太后自是平清盛益擅威福權中納言平時忠以太后弟預政時人呼曰平關白○以内大臣藤原忠雅為太政大臣大納言源雅通為内大臣雅通雅實子○嘉應元年後白河上皇薙髮稱法皇先是平清盛以病削髮稱淨海世呼曰太政入道手海公卿補任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並云清盛剃髮法名清蓮尋改靜海日本史注云案諸書靜海或作淨海嘗興別第於西八條窮極土木又愛攝津福原之勝設

平氏鵜班六十餘人

討源為朝

當其忿吞噬天地為震動離宮之餓絶嶋之猶王道如線縮於其手然皆不敢流延乎奔鳥而大統至于今猶如在天上者何也豈畏天與抑民彝之不可以廢也嗟是我邦禮文卓然度越於外國者余於是乎未嘗弗嘆然漢為抑霸之興也王政固為之歐矣然要其歸平氏者其罪

別莊焉清盛性暴恣朝廷賞罰出其喜怒子弟鵜班六十餘人采邑居天下之半權大納言時忠嘗颺言于衆曰方今天下之人非平族者非人也亦自知不為輿論所容選童三百衣之緋衣日夜巡行察誹謗者屠戮隨之京師側目上皇積不能平遂決意歸佛○二年命狩野介藤原茂光討源為朝于大島初為朝至大嶋脅創既愈筋力雖減用箭加長宣言曰大嶋天子所賜遂奪其租賦據之并有傍諸嶋三宅島八丈島美計島澳島舊臣稍稍來附橫暴日甚茂光為伊豆守奏請討之許之軍至為朝射沒其

平資盛衝基房衛

之魁也嘉應元年延暦寺僧奉日吉神輿訴讒入宮城安神輿於建禮門壇上訴權中納言藤原成親目代政友辱平野莊祠官後白河法皇慰諭之不聽明日流成親下政友於獄僧徒乃還尋以奏成親罪狀不實流權中納言平時忠等召還成親二年以延暦寺再訴奪成

戰艦逃入琉球其子舜天王後代天孫氏王其地云○以陸奧人藤原秀衡為鎮守府將軍秀衡基衡子藤原兼實歎曰以奧夷任此職可謂衰世之甚也○太政大臣忠雅罷以攝政基房代任○權大納言平重盛次子資盛途遇攝政基房不下車徑衝其衛從者呵辱清盛怒命武士覘基房出毀其車截從者髻以報之帝為之廢朝三日重盛懼遂資盛於伊勢○承安元年平清盛進其女德子為女御○攝政基房罷太政大臣○二年立女御平德子為中宮是為建禮門

藤原賴業表出中庸　源義經奔陸奥　鐵貫吉次

親宮。召還時忠等。宋明州刺史上書。稱賜日本國王。下群臣議之。清原賴業曰。朱雀一條之時。彼所贈牒狀稱呼無禮。卻而不受。承曆中所贈亦曰。賜日本國。而受之。時論非之。況今所贈明州刺史而非宋主也。古昔使聘相通。用敵國禮。而今受非禮之信。恐虧國體。

承安四年。源雅通以病辭右近衛大將。諸卿多望補其闕。平重盛奏曰。大臣之子必任大將。臣本將種。願補此職。許之。治承元年。先是加賀守藤原師高令子師經代已赴任。從者遊涌泉寺浴馬。寺僧呵止之。從者曰。一國之事在國司。誰敢呵者。

院。○宋明州刺史奉書及信物於法皇。大外記清原賴業以為書辭無禮。當卻不聽。次年。牒贈漆筥三十張沙金三十兩。賴業博學通典故。嘗表出中庸於禮記中。自為之註。賴業與宋朱熹同時。新註未至本朝自然暗合。人以為奇。○攝政基房為關白。○三年。平清盛築經島於福原輪田崎。輪田崎地勢險惡。船舶多覆没。清盛憂之。欲築一島為泊。風濤衝毀。久而不就。乃命寫一切經於石以沈之。又請官課役於畿内山陽南海諸國。既成。舟行無患。人便之。名曰經島。○四年。源義經走陸奥。初平清盛納常盤。生一女。寵衰出適人。使令若乙若為僧。以牛若附鞍馬寺僧覺日。名遮那王。以幼未削髮。嘗見諸家系譜。自知其祖先。悵恨久之。稍長不肯為僧。好擊劍。日夕鍛鍊。為人短小精悍。甚矯捷。為衆僧所患。苦聞藤原秀衡為鎮守府將軍。欲往倚之。會鐵賈吉次者。詣山。遂隨之赴陸奥。依秀衡。自冠曰義經。稱九郎。秀衡跨據東陸。國富兵彊。王命不能行焉。而厚遇義經。○是歲。僧源空始倡淨土宗。○治承元年。以内大臣藤原師長為太政大臣。大納言平重盛為内大臣。○京師火。延及大内。大極殿八省院皆燼。○先是右近衛

成親等圖滅平氏　竄成經康賴俊寬　中宮平氏生皇子

寺僧怒。逐從者。截馬尾。折其脚。師經大怒。帥兵火寺。度僧徒激發。潛還京師。寺僧不知。以諸寺僧攻國廳。無人焉。僧徒益怒。訴之延曆寺。延曆寺以涌泉小寺不省。至是加賀僧徒數千。奉白山神輿。赴延曆寺。廷議命延曆寺坐主明雲止之。明雲遣使齎院宣往諭之。僧徒乃留敦賀。請流師高師經。法皇敕延曆寺曰。師經固有罪。然涌泉寺初非屬白山山門者。而兩寺援之何也。遠進首謀者。僧徒不奉命。競赴敦賀。奉神輿至延曆寺。法皇流師經於備後。既而延曆寺僧奉日吉白山神輿入京師。請流師高。喊聲震天。廷議令源平將士守宮城諸門。僧徒指達智門。守

大將闕。平重盛奏請任之。尋轉左近衛大將。其弟宗盛以權中納言。超拜右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藤原成親有寵於法皇。嘗求大將。至是忿懣。圖滅平氏。竊與藏人源行綱。檢非違使平康頼。及藤原西光。法勝寺執行俊寬同謀。屢會議於俊寬鹿谷別莊。法皇嘗欲臨之。僧靜憲諫而止。靜憲信西子。會西光讒延曆寺座主明雲。處流。僧徒擾動。法皇勅成親等討之。成親喜。因聚兵。行綱見成親兵寡。恐事不濟。往見清盛於福原。悉告其謀。清盛馳還京師。収西光。拷掠得實。乃悉捕成親等凌辱之。遂欲幽法皇。重盛泣諫而止。乃殺西光。流成親於備前。竄成親子成經及康頼俊寬於鬼界島。後竊遣人殺成親。自是法皇與清盛猜隙益甚。日本史論曰。成親結黨合謀。非為朝廷除害。而在逞己之私。庸可濟乎。平康頼源行綱皆浮躁輕薄之徒。而欲倚以為爪牙。幾事不密。反受其殃宜矣。西光雖無謀畧可稱。而至死不畏强禦。不猶愈于成親之怯弱乎。○二年。召還藤原成經平康頼。俊寬終死島中。○皇子言仁生。中宮平氏之出也。立為皇太子。初中宮有身。平清盛希其生男。月一造嚴嶋祠禱。適皇子生。清盛喜極而哭。人以為不祥。中宮臨産而艱。時人謂成親西光為祟。清盛憂懼。法皇臨産室。

頼政叙三位

重盛薨

將源頼政望見神輿。下馬拜伏。僧徒怪而不進。頼政令渡邊唱傳命曰。頼政平生崇信山王。今日不忍發一矢。且吾家衰弱。非復往日之源氏。兵力固不足禦。公等而公等從此門入京師。將謂公等無勇。弱爲公等不取也。平内府以兵三萬守陽明門。公等轉而衝突。以示神威。何許而不獲。若悔吾弱。必從此門。吾有一死耳。僧衆憂顧衆曰。頼政善射。善和歌。號爲名將。名將乞降。奈何擊之。僧徒乃轉赴陽明門。重盛麾衆禦之。射殺數人。僧徒棄神輿。遁逃。敕安神輿於祇園。明日京師訛言。僧徒再至。帝避之法住寺殿。既而流師高於尾張。遣權中納言平時忠於延暦

爲誦經曰。成親等皆朕臣。何敢爲祟。既而分娩。清盛獻金綿各千兩謝之。法皇怒擲謝書曰。驗者視朕邪。

○是歲右京大夫源頼政叙從三位。頼政頼光五世孫。兵庫頭仲正之子也。性頴敏多才藝。平治之亂應賊。既而反屬官軍。嘗夜射怪禽於宮殿上。獲之。帝嘉之。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或爲二條帝時。或爲鳥羽帝時。未詳孰是。今姑從十訓抄。至是平清盛憐其衰老。爲奏叙從三位。時人異之。○三年。内大臣平重盛薨。年四十二。重盛性仁厚沈深。敏而愛衆。常憂清盛之兇暴。隨事諫爭。横逆爲止者數矣。上下倚頼焉。嘗憂清盛被誅。憂懼。乃造熊野祠。祈死。歸獲瘍

新撰國史略　卷之三　高倉　七十五

清盛幽法皇

疾。却醫不使治。遂薨。聞者莫不歎惜。重盛頗好奉佛。嘗造精舍四十八楹于東山。楹懸燈籠。毎望夜。募師女子數百。坐燈下。唱佛以資其福。故時人稱爲燈籠太臣。又豫料宗祀不延。多齎黄金。寄宋育王山。以爲醮奈地。以是得識者之説云。○中井積德曰。世人喜稱重盛忠孝兼完之人也。余謂重盛上不能張王綱。下不能乂家。茲尊榮不聞推讓賢俊。不聞救推徒悲家之弗道。顧朗之死。而不及難。臨兵。安有於忠孝兼完也。雖然。沒重盛之世。清盛不得逞其毒。天下望之如父母。即重盛而不死者。一頼朝其奈平氏何。夫重盛以耿耿之軀。繫天下輕重。如此其大也。嗟亦賢矣哉。○平清盛奏貶關白藤原基房爲太宰權帥。以右近衞中將藤原基通代之。任内大臣。又遣宗盛率兵圍法住寺殿。幽法皇于鳥羽殿。奪太政大臣藤原師長權大納

寺。諭僧徒。告師高處流。僧徒大悦。

山縣禎曰。法皇初爲藤原信頼所狗。再爲淨海所幽。三爲源義仲所辱。信頼淨海之凶逆。固亡論也已。當是時上廢教化而無復君臣父子。嘗流崇德上皇。又使源義朝殺其父。上之所爲如此。是以逆臣相踵興。鵜張跋扈。至數幽辱至尊。

言源資賢以下親近法皇者三十九人官職。流師長於尾張。資賢於丹波。基房固有寵於法皇。其兄子基通爲清盛女婿。會中納言闕。基通當任。清盛爲請。不聽。而基房子師長超任之。重盛之薨。未數日。法皇遊幸自如。又與基房議收其封戸。清盛積怒。率兵至自福原。行事罷。奏曰。自今諸政。惟陛下所斷。帝曰。卿謀之。關白師長好音律。嘗謂人曰。觀舞聽樂。知國之興亡。近世妓舞有白拍子。其曲多商音。亡國之音也。人以爲知言。○四年。帝禪位於皇太子。自法皇幽閉。帝

新撰國史略　卷之三　高倉　七十六

帝愛紅樹

亦唯自取也。夫人道者倫理而已矣。天下一日廢人倫。何以能治也哉。

帝譲位於皇太子。太子年僅三歳。時人謂是太政入道欲擁外孫。益專權也。大納言平時忠聞之曰。近衞六條皆二三歳天子。孰謂無故事也。上皇以清盛常信嚴島神。欲臨

常憂之。久欲遜位。嘗奉書法皇。竊道其意。法皇慰諭懇止。至是遂内禪。帝性仁孝。慍不形於色。受學清原頼業。才藻英發。幼時愛宮庭有紅樹。命藤原信成守之。一日仕丁掃庭。斫枝以煖酒。信成驚懼。奏狀請罪。帝徐誦白居易林間煖酒燒紅葉句曰。仕丁亦解風流乎。無復所問。嘗夜聞婦人哭。守巷使人問之。曰。主婦家貧。新製朝服。而妾爲盜所奪。不能更製。妾無辭以反命。是以泣。帝惻然曰。朕聞堯民以堯心爲心。今朕不德。使民爲盜。乃召問其色樣。賜中宮御衣而遣

幸以慰其意延曆寺僧徒怒曰天子遜位必先謁八幡賀茂近世或謁熊野日吉奈何先幸嚴島上皇乃止既而上皇幸清盛第召宗盛曰吾欲觀法皇奈何宗盛曰何不可之有明日上皇過鳥羽殿觀法皇相對悲泣遂幸嚴島清盛大悅自是清盛益無所顧憚

之其仁恕類如此在位十三年改元者四曰嘉應承安安元治承後一年崩壽二十一火葬山城東山清閑寺朝野悲哀法皇嘆曰使帝久在位則延喜天曆之治可復見非特朕之不幸天下之不幸也日本史論曰漢唐人主皆以孝爲謚蓋以天之經地之義莫大於孝而孝子善述人之志也帝之仁孝稟於天性故無聲色狗馬之娛而唯欲得法皇之歡心以爲樂然遭時屯難強臣制命法皇居危懼幽辱之地而帝不堪其憂淨海欲握外祖之權而帝亦厭其凶暴權以濟事冀以成志紓法皇之難盡爲子之道孰謂二條帝之弟而有純孝如此者乎遜位未幾竟以憂崩雖政教未洽乎四海而萬姓哀慟如喪考妣莫非行孝之效也儻以上謚之例議之可不以孝稱之哉○山縣禎曰帝聞婦人之遇盜而惻然哀之不怒盜而自責以爲過可謂知爲治之本矣惜哉其不久在位法皇以爲天下之不幸誠宜矣

新撰國史略卷之三終

法皇之徙鳥羽。中外皆咎宗盛。不如亡兄宗盛病之。數諫清盛。乃奏還法皇於八條烏丸第。

頼政夜潛往以仁王第。說曰。王親法皇子。踐大位亦可。今齡既三十。未冊親王。王得無憂憤乎。

新撰國史略卷之四

伊豫松山　近藤元粹純叔　著

安德天皇 元年辛丑。宋孝宗淳熙八年。西國千百八十一年。諱言仁。高倉帝第一子。母中宮平氏。諱德子。詳于前。年三歲即位。關白内大臣藤原基通攝政。前太政大臣平清盛決事。○前右京大夫源頼政奉以仁王起兵。謀除平清盛。不克。王法皇第二子。居高倉宮。有賢名。以母賤未得爲親王。居常鞅鞅。頼政素與之善。初頼政子仲綱有名馬。宗盛強借之而不還。大會客。出其馬。烙記仲綱二字。鞭

平清盛位極人臣。擅權專勢。暴蔑天子。陵轢宰輔。刑賞恣亂。怨讟紛起。天將滅之。王何不乘此時起兵。翦誅以慰天下之望。臣雖衰憊。子弟宗族足以捍禦一方。況今源氏分布諸國。京師有光基光重。熊野有行家。攝津有多田。大和有宇野。近江有山本柏木錦織。美濃尾張有山田河

策以爲戲笑。仲綱與父言而憤之。時諸平兇逆日甚。頼政乃勸王除之。遣藏人源行家齎令旨。發諸道源氏。行家臨發。誘熊野僧徒。僧徒相告語。謀泄。清盛大驚。奏削王屬籍。流於土佐。遣兵圍其第。頼政急使王逃于園城寺。自率其屬會之。牒延暦興福二寺爲援。清盛亦以利啗延暦寺。延暦寺背約。頼政欲夜襲六波羅。僧徒黨平氏者。發異議沮之。天已曙。頼政乃奉王奔南都。王不習騎。比至宇治。墜馬者六。於是據平等院。徹橋板自固。清盛遣子知盛重衡等。將二萬餘

邊。甲斐有逸見武田小笠原。常陸有信太佐竹。信濃有義仲。伊豆有頼朝。陸奥有義經。王一令之。孰不響應。昔者源平比肩衛護王家。今也貴賤異等。禮如君臣。屈首賤吏。供其驅役。憤鬱日久。一旦相率而滅平氏。如反掌也。時不可失。王熟思之。王慨然許之。

騎追躡。前軍緣橋桁而進。頼政臣渡部競及僧慶秀等。善拒殺傷過當。平氏將足利忠綱亂流而進。全軍從之。頼政被創自殺。仲綱競皆戰死。王南走至光明山中流矢薨。是日興福寺僧兵三萬迎王。至木津川。聞敗而還。知盛等凱旋。清盛賞忠綱功。梟頼政首于京師。怒園城興福二寺黨頼政。悉收其莊園。解僧綱見任。○栗山愿曰。以仁王之徵兵也。令曰。即位行賞。每讀之。未嘗不悵然嘆惜也。當急難倡義之初。縱令頼政有韓袁上號之請。而王宜有劉虞厲色之言。顧乃幸禍亂。務自尊崇。此王亦叛君父耳。何以能討淨海哉。然則王無功乎。曰。淨海緣亂離建奇功。以舉朝無識。柄用太過。專務鴟張。輕蔑王家。終幽閉法皇。脅迫上皇。貶斥丞相大臣。以擁立外孫襁褓之孺子。罪惡貫盈。弑逆且早夕。當是時。未有能抽一矢發一騎而內向者。而王欲以邃宮軟質灑血投袂。鼓舞緇徒罪隸。以與平氏百萬之兵抗。雖事不成。而大義既已伸天下。豪傑頼以起。義旗頼以奮。扶皇家之將顚。出法皇于幽厄。果誰之功也。義仲欲立北陸宮。正以此也。王豈無功哉。

安倍泰親晴明五世孫也。善天文雜占。任陰陽頭。先是京師地大震。泰親奏法皇曰。咎徵不細。其應在近。未踰旬。清盛幽法皇於鳥羽。褫朝臣官爵。至是法皇在鳥羽。忽有大鼬至前。還迴數

○平清盛憂京師逼於叡山南都僧徒屢蠢動。遂遷都福原。時宮殿未就。奉帝于弟頼盛第。遂徙于已第。先是以宗盛請。徙法皇於鳥丸。稍釋其防。及以仁王事起。禁防又嚴。至是幽之新都板屋三間。膳日二次。人呼曰牢御所。○源行家之齎以仁王令旨。歷說諸道源氏也。所在響應。源頼朝起於伊豆。源義重起於上野。源義仲起於信濃。初僧文覺坐事

兵

石橋山之敗

次跳躍而去。法皇遣使人問之。泰親占之曰。三日内當有慶。後必有憂。居三日。清盛遷法皇於八條烏丸。防禁漸弛。既而以仁王起兵。法皇復遭幽廢。世服其術焉。

林道春曰。平氏之流頼朝于伊豆。不得其處也。彼父祖之士卒。多在東州。故其燼易發。平氏於是失刑矣。

流伊豆。文覺善相人。見頼朝。極贊其將才。頼朝心竊喜之。至是糾合故舊姻屬。決意起兵。令北條時政攻殺目代平兼隆。遂進陣石橋山。相模。時三浦義澄等後期軍未悉會。從者僅三百餘人。相模人大庭景親率兵三千急攻之。頼朝大敗。悉散。從騎獨與親臣土肥實平潜匿山中。僅免。乃遣時政於甲斐。發其諸源。自航海至安房。徇下上總下總。千葉常胤平廣常等來屬。初頼朝起兵。遣安達盛長。傳檄於廣常。廣常應之。至是頼朝奔上總。使和田義盛召廣常。廣常託以徵兵未集不至。數日。始帥兵二萬來會。頼朝怒其後至。不即出見。使土肥實平誚讓其遲緩曰。當在後軍

頼朝開府鎌倉

義重歸頼朝

義仲幼孤

頼朝奠居鎌倉。造新第於大藏鄉。徙居焉。諸將士皆營第宅。初鎌倉居民鮮少。村里荒穢。僅有漁家。至是遠近來聚。屋宇櫛比。衢巷洞達。人物駢闐。遂爲東國一都會。

義仲奉以仁王令旨。起兵信濃。

先是平氏聞義

以待指麾。廣常退。謂人曰。頼朝敗績。兵勢寡弱。吾今將大兵來會。以爲其意必喜。而責讓乃爾。其度量過人遠。它日必爲天下大將軍矣。遂傾心事之。石橋敗兵亦來會。軍復大振。進入武藏。畠山重忠。江戸重長等迎降。於是八州豪傑無不風靡。頼朝乃入相模。開府鎌倉。措置軍事。義重義家孫義國之子也。居新田郡。稱新田太郎。據寺尾城。不欲屬頼朝。頼朝屢徵之不至。乃遣安達盛長諭之。始來歸焉。義仲爲義孫。父義賢爲義平所殺者也。義仲幼孤。義平令畠山重能殺之。重能不忍。託之齋藤實盛。實盛更託中原兼遠。兼遠傾心鞠育。居信

維盛東伐

仲聚兵。驚曰。信濃逼近京畿。不可緩也。乃召中原兼遠。讓曰。汝何爲擁護義仲。欲啓亂階。能縛送義仲則生。不則斬矣。兼遠佯許之。進誓書。平氏乃放還之。兼遠謂土豪根井幸親曰。卿代我奉木曾公。幸親許諾。乃移檄遠近。募兵上野足利及其餘豪族。多歸之。兼遠令二子樋口兼光

濃木曾。稱木曾氏。義仲深憤宗族衰殘。陰圖報復。嬉戲常習武技。稍長。壯偉多力。善騎射。屢往來京師。伺察平氏。至是。喜而集兵。立得千餘人。聞石橋事起。欲赴援。會州人笠原頼直爲平氏來攻。擊走之。據木曾峽。聲勢日熾。○初平清盛聞源頼朝起。怒曰。東國奴輩。固嘗隷於彼家。而我流彼於其地。何異借盜鑰乎。懊悔何及。切齒久之。乃要上皇。請討頼朝。宣旨。以適孫右近衞權少將維盛爲追討使。弟薩摩守忠度爲副將。兵五千餘騎。發東海東山二道兵。以伐頼朝。惟

維盛冨士川之敗

黄瀨川得義經

今井兼平事之。女鞆繪美而勇。亦爲義仲妾。

初平忠盛有七子。曰。清盛。經盛。敎盛。家盛。頼盛。忠重。忠度。清盛有八子。重盛。宗盛。知盛。重衡。知度。清房。維俊。良衡。別養基盛。清定。清邦爲子。重盛生。維盛。資盛。清經。有盛。師盛。忠房。宗實。宗盛生。清宗。能宗。知盛生。知章。增盛。知忠。基盛生。行

盛進至駿河。將踰足柄山。就平地決戰。軍監藤原忠清曰。駿河伊豆兵未來附。踰險逢敵。非計。不如沮富士川待敵。維盛從之。頼朝聞之。以大兵來陣河東。號二十萬。白旗際天。西軍望之失色。頼朝令族武田信義以甲斐兵遶出平氏後。夜經大澤。鵜鴨驚起。西軍以爲敵大至。人馬相蹈籍而走。頼朝欲追擊遂西。以關東諸豪有窺其後。以信義守駿河。安田義定守遠江。而退次于黄瀨川。得義經。義經在陸奥。聞頼朝舉兵。固辭藤原秀衡。率佐藤嗣信忠信等二十餘騎。而

復都平安

盛經正經俊敦盛皆經盛子通盛忠快教經業經皆教盛子光盛保盛爲盛皆頼盛子也

長方爲人剛直當事敢言無所回避初頼朝之起也帝召群臣議長方進言曰昔漢祖唱仁義匹夫而就大業

來頼朝大喜曰吾得見子猶見先君也兄弟相對感泣範頼全成等亦相繼來歸頼朝還鎌倉誅大庭景親因伊藤祐親行刑賞有差既而遷祀鶴岡祠于小林郷崇奉甚至○新都宮成徙御焉自清盛遷都上下苦之延暦寺又屢請復舊都時平氏第多怪占者曰死平治亂者爲祟清盛會百官議兩都利害衆皆稱新都利以諛之獨左大辨藤原長方極言其不便（長方顯長子）清盛默然俄而促駕還舊京人以問長方長方曰彼萌悔心故洛吾因而導之耳先是長方從容

清盛復請法皇聽政

近江源氏起

將門謀叛逆六親俱罹戮仁暴之鑒和漢炳然頼朝孤身揚兵四月之間應者十餘國蓋人心思亂靡然從之爾是無他政事不協天意人心之所致宜使法皇聽政如初基房還職改絃易轍悔過遷善則庶幾天意可回兵亂可弭矣坐者失色清盛聞而内懼稍從其言

說清盛曰亂人得志皆公毆而使然也宜復政於法皇召還基房師長等以收人心清盛意頗悟稍從其言至是奉法皇徙頼盛第與上皇同居不復禁近臣入侍獻美濃讚岐爲御邑請聽政如故尋召還基房師長（日本史論曰自世祿之家市權勢在朝公卿俯仰循默養時望固爵位讜直之言若相戒不自其口出焉而藤原長方言事精暢有通變之才議論侃侃不負所學能使權豪容其言膽識機畧當時不多見者也）○平維盛之敗歸也清盛大怒欲流維盛斬忠清衆救解之乃止爾後東海北陸諸源兵勢日盛山本義經與弟柏木義兼起兵近江（義經源義光五世孫）清盛遣

清房重衡燒三大寺

初以仁王之敗攝政基通聞興福寺應之遣藤原忠成諭之僧徒凌辱忠成褫奪衣服截從者髻遂之再遣藤原親雅詰問僧徒要之木津川親雅惶惑逃還其後僧徒鴟張日甚朝廷遣使詰之僧徒曰欲擊清盛法師耳清盛乃以瀨尾兼康補大和撿非違所師兵數百赴之僧徒邀

知盛擊破之義經兄弟走于鎌倉○初園城寺黨頼政得重譴至是與延暦寺皆應義經清盛乃遣清房攻園城寺燒其堂塔又聞興福寺叛遣瀨尾兼康赴攻爲僧徒所敗清盛大怒遣重衡將兵數千討興福東大二寺乘風縱火二寺焚蕩無遺僧徒死者甚衆（外史氏曰髡賊暴横蠹國害民清盛一擧蕩之亦足以洩列聖之積鬱濯流俗迷溺之見矣而狂髡數百年張大之膽亦至此齏粉不啻也其功與織田信長之擧前後並揚豈不偉哉夫清盛之擧本因私憾非奉王命討有罪者而其事則有足維持世道人心于千古也蓋天特假手於清盛焉耳）○養和元年上皇崩帝尚幼法皇復聽斷萬機（初清盛幽法皇上皇憂憤得病）

知盛等敗行家

清盛薨

擊斬二十餘人兼康逃還興福寺復園城寺牒嘲清盛曰平氏糟糠武家塵芥西乘房信救筆也清盛大怒索捕信救漆身逃亡事源義仲爲書史號大夫坊覺明僧徒益惡清盛造木偶髡首且擊且蹴呼爲太政入道頭清盛聞之怒甚令重衡攻興福東大二寺僧徒徵兵吉野十津

（及聞重衡火興福東大二寺大駭遂崩）○源行家將兵數千徇尾張聲言從美濃近江入京師京師繹騷清盛遣知盛通盛清經忠度等擊破之頼朝聞之遣弟義圓來援既而源義基據河内應頼朝知盛擊斬之○尾形惟義起兵筑紫河野通信起兵伊豫並應頼朝○前太政大臣平清盛薨初清盛見源氏日盛子弟所攻無功益忿恚宗盛乃請大擧東伐法皇許之未發清盛得病宗盛止行既而病大劇擧族擁枕清盛遺言曰吾死勿修佛事特斬頼朝頭懸墓前病七日而薨遺表法

初清盛有所愛馬。一日鼠巢其尾。清盛使人問安倍泰親。泰親答以宜戒愼。竊謂所親曰。此平氏敗亡之兆也。子北方之位。午南方之位。以陰侵陽。下剋上之象。將有北兵陷京師。平氏奔竄。

川。設柵斷道。重衡進攻。僧徒禦戰大敗。重衡縱火盡燒二寺。清盛薨年六十四。

皇曰。凡事皆與宗盛議。清盛自左衛門尉至太政大臣。專政柄二十三年。橫暴驕溢。朝野苦之。人恨不見其死於兵云。日本史論曰。平清盛位極人臣。身為外祖。而逞震主之威。殺生予奪。無不如意。雖徉時藤原氏之盛。殆不能過。其故何邪。有勤王之勞。而兵馬之權在己也。平治之亂。首為奉迎之謀。車駕反正。百官輻湊乎六波羅第。挾天子以號令四方。適所以成其勢也。凡奸雄舉事。必遷都以濟其私。董卓曹操朱全忠是也。清盛不必效其所為。而遷都福原。古今如出一轍。攝關公卿。屏氣重足。惴惴焉唯恐不能保其生。藤原成親結董承和輯之黨。源賴政舉劉崇翟義之義。而皆不能免。子孫反為賴朝所夷滅。豈非天邪。而亦由人也。不知凶燄日熾。人神共憤。而自咎其放虎于野。何其愚也。○法皇遷法住寺殿。賴朝竊奏曰。臣非敢作亂。乃靖亂耳。聖意

新撰國史略　卷之四　安德　七

宗盛不和源氏

義仲破城長茂

之禍矣。後果如其言。重衡維盛進至尾張。陣洲股川西。行家義圓臨東岸相持。將以明日戰。義圓欲先行家。單騎夜濟。按轡西岸水中。平氏採騎怪見詰之。義圓乃登岸苦戰而死。行家疑義圓先濟。遣人見之。果不在。乃以精兵二百濟。重衡等見其寡。縱擊。行家兵悉死。以兩

若眷平氏。則兩氏並任。如往日。其忠其否。簡在陛下。法皇示之宗盛辭曰。先臣有遺言。不可和也。乃遣重衡維盛。將兵東伐。與源行家戰于洲股河。大敗之。斬義圓。行家走依賴朝。求邑。賴朝使取地自封。行家怒。去附義仲。先是。志太義廣聚兵常陸。來見賴朝。不禮。怒將攻賴朝。不克。亦附義仲。義廣行家皆賴朝叔父。○平宗盛以越後人城資長為越後守。伐源義仲。資長遂病卒。弟長茂將兵六萬。分為三軍而進。義仲要擊之橫田川。大破之。長茂走出羽。尋以藤原秀衡為陸奧守。伐

通盛等敗於越前

北陸悉屬義仲

騎脫還。收餘衆邑小熊。重衡維盛等分兵七千為五。而進。行家兵叢射卻其四隊。重衡維盛合勢齊進。行家不能支。走折戶。追兵至。又敗走熱田。宮壞民家為盾。苦戰又敗。走參河。據矢矯川。額田郡兵士來援。衆稍振。平氏追至西岸。行家命老兵二人。變服佯為役夫。經平氏陣。平氏軍問曰。

賴朝。以長茂為越後守。再伐義仲。○宗盛又遣通盛等攻義仲。戰于越前。敗退保敦賀城。請益兵。乃遣行盛等率兵數千援之。義仲來攻。衆解。兵西還。○壽永元年。攝政基通罷。內大臣尋以大納言平宗盛為內大臣。○城長茂帥兵又擊義仲。義仲邀戰於筑摩河走之。北陸諸國悉屬義仲。○二年。內大臣宗盛罷。以大納言藤原實定為內大臣。公能子。○初義仲之起。不擊屬賴朝。賴朝御之。武田信光嘗欲以女妻義仲子義高。義仲鄙而不許。信光怒。譖之賴朝。誣有異志。而

新撰國史略　卷之四　安德　八

賴朝擊義仲

維盛北伐

源氏餘衆有幾。曰。但見殘兵四五百擁一將而逃耳。又問。東國兵無來者否。曰。先鋒已至菊河。後軍塡咽山野。不見其際。平氏大驚。乃引還。行家遣人令所在曰。不追射平氏者。源氏擊之。於是美濃尾張兵追躡且射。重衡等倉皇潰走。還京師。

會行家來附。賴朝大怒。乃將兵十萬擊義仲。義仲曰。源氏相賊。為世笑久矣。吾不忍蹈覆轍也。避之越後。賴朝自碓氷嶺引還。徵質義仲。送義高以和。外史氏曰。賴朝不攻國惡父讎之平氏。而擊有功無罪之同族。其殘忍猜忌之性。已見其一端。可憎也。○宗盛遣維盛為追討使。率忠度通盛等六將。將兵十萬北擊義仲。連勝燧林富樫諸城。復越前加賀。分軍為二。通盛帥兵三萬向志雄山。維盛親帥七萬陣礪竝山。義仲急發越後。入越中。聚兵得五萬餘。分為七隊。遣行家帥一隊當通盛諸隊。分道齊進。自帥三萬人逆

平氏礪竝山之敗

平軍亂逃。北面絕壁無走路。乃皆赴山南栗殼谷。前後相擠而墜。谷深數千仞。死者一萬八千餘。積屍塡塞。知度為度苦戰而死。維盛等收散卒。保佐良岳。義仲進陣平岳野。相持未戰。平軍擒義仲芻夫。問曰。北軍何謀。夫紿曰。

維盛維盛恃險不備。會日暮。所分諸隊繞山出平軍後。吶喊如雷。山谷皆應。義仲乃聚牛數百。縛炬其角。策而縱之。鼓譟隨其後。平軍駭亂。相騰躪而逃。赴深谷。死者數萬。谷爲之平。維盛僅以身免。義仲聞行家軍不利。轉向志雄山。通盛退與維盛合。共據安宅。渡義仲乘勝追至。截流而濟。力戰敗之。又追擊大敗之篠原。斬齋藤實盛等。維盛等逃歸。平氏精銳殲焉。初實盛臨發。見宗盛曰。越前臣鄉也。古曰。衣錦歸鄉。臣受君恩久矣。今老矣。唯有一死以報君。君盍賜錦襖。臣衣以歸。死有餘榮。宗盛憫之。如其言。至是實盛獨留戰。義仲將手塚光盛。呼問其名。實盛曰。女斬我首獻

宗盛西奔

曰。義仲毀古祠爲炬。將以今夜來襲。維盛曰。吾當扼安宅。乃夜引去。適大雨如注。衆爭渡。多墜水死。義仲入近江。陣蒲生。報至京師。大駭。宗盛謂將士曰。吾兵既殲。敵兵將至。唯西國可以避亂。吾將奉院天子赴之。知盛奮曰。今日西走。果能不死邪。吾家累世武將。死則死於

木曾公。公知我也。進薄光盛。光盛刺之。獻首於義仲。告其狀。義仲曰。無乃實盛乎。吾知其年高。鬢髮何得黑。樋口兼光其故也。召而視之。泣曰。真也。實盛嘗與臣言。白頭從軍。難以伍壯者。吾將涅我髮。蓋踐其言也。即起濯首。鬢髮皆白。義仲悲慟。収尸葬之。○義仲從北陸道。行家從東山道。分兵並進。據比叡山。宗盛遣兵拒之。不克。法皇夜逃幸延暦寺。宗盛怖。欲出奔。知盛怒。固請死守。宗盛不可。遂率其族。刧帝及皇太后。擁神器西奔。義仲行家入京師。法皇還御法住寺殿。召見義仲行家。敕討平氏。賜義仲第。尋又敕分兵巡警京師。○法皇憂京師無主。敕平時忠。諭宗盛奉還帝及神器。宗盛不

立後鳥羽帝

京耳。奈何去京。既而義仲濟湖。登比叡山。據總持院。敗軍諸將逃還。平氏喪膽。宗盛窘甚。決意西走。法皇近臣密報曰。平氏將以陛下西走。法皇大驚。夜潛與近侍數人。幸延暦寺。人莫之知。已而姬妾知法皇不在。皆驚泣。或報之宗盛。宗盛驚悔。遂擁帝西走。大納言時忠呼曰。天子寶

奉命。右大臣藤原兼實上言。京師無主。四方觀望。平氏挾乘輿。吾討之無名。宜更立新主。以繫臣民心。祖宗制。無劍璽。不得即位。然繼體帝即位。以前稱踐祚。及得劍璽。乃即位。今宜據此例。法皇從之。時皇弟守貞尊成留在京師。守貞五歲。尊成二十歲。欲擇立之。召見。覺季奇愛。命卜之。守貞吉。故以仁王子避亂北走。稱北陸宮。義仲奉入京師。於是盛稱以仁王功。請立之。法皇使人諭之。義仲固執前議。法皇納寵姬丹波局言。改卜之。立尊成。是爲後鳥羽天皇。義仲憤怒。法皇乃第諸

器慎勿遺失。衆皆恇擾。僅收神器。而諸寶器多不及收。晝御座劍亦遺之。平氏舉族扈從。悉火其第。唯頼盛通好頼朝。不敢從。攝政基通從至七條。從者曰。法皇既留。主君何必從。乃廻車。平盛嗣追之。宗盛曰。逃者何必追。盛嗣怒頼盛不來。欲還擊。宗盛曰。忘國恩者不足責。時維盛等

將功。頼朝第一。義仲第二。以義仲爲伊豫守。行家爲備前守。削平族百八十人官爵。籍其采邑五百餘所。賜義仲百四十所。行家九十所。並聽院昇殿。青山延于曰。當養和帝之播遷西海。京師無主。藤原兼實勸法皇立後鳥羽帝。其言以爲朝廷無主。而討平氏。師出無名。蓋兼實以立主爲處權之宜。殊不知其所以處權者。適足以開亂源長厲階。當是時爲之計。宜速命將出師以迎鑾輿。使平氏之徒。知法皇曠位而待帝。安知其不悔過而還鑾輿於京師哉。萬一鑾輿不還。有意外之變。然後立主京師。庶幾得處變之宜矣。不計出此。速立新主。不知正閏所係。何以異於元魏孫騰說高歡而立廢帝哉。延元以後。南北分爲兩統。由兼實作俑。可不哀哉。○外史氏曰。前史紀延元以後。多謬其正閏。至大日本史出。其論始定矣。而紀壽永則有未免謬者。仲尼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有二王焉。

帝至屋嶋

未至。宗盛怪問盛嗣曰。恐亦如池殿。知盛怒曰。今幾出京。而離叛如此。悔不死於京耳。宗盛召畠山重能小山田有重曰。汝子皆在東國。汝還事賴朝。二人固請從不許。涕泣辭去。維盛資盛清經追及宗盛於關戶。宗盛喜曰。何後也。曰。不能忘情於妻兒耳。經正齎琵琶詣仁和寺。謁守

而別立一王。則立者不免爲僭亂也。安得爲正統哉。東晋僻在江左。而史不以正統與漢趙苻秦宋末二帝漂蕩海隅。而崖山之舟一日覆。則曾無以寄握温氏爲正統之史。壽永帝擁神器。飄泊西海。雖曰爲平氏所劫。其爲正統天子。有不待論者。猶延元以後偏安南山。而尚存正統之位也。而前史安德紀至壽永三年七月而終。後直用天曆文治之號。改爲後鳥羽紀。嗚呼亦何妄哉。巖垣松苗著國史略。延元以後之平閏既謬。其謬于壽永。固無論也。賴襄著日本外史政記。論南北之統頗詳。而至于壽永。其謬與巖垣同。我不知其果何意也。安得借大日本史如椽之筆。辯其妄哉。○車駕至大宰府。國人尾形惟能奉法皇命。發兵來攻。平宗盛不能支。奉帝走讚岐。造行宮於屋嶋。阿波人田口成良以兵一千餘來屬。南海將士皆應。遂復南海山陽十四國。○

水嶋之戰

覺法親王曰。此器昔日所賜。慎奉還之。乃彈數曲。流涕辭去。忠度還自淀。訪藤原俊成。出和歌一卷曰。公奉敕撰和歌。若採忠度一首。吾願畢矣。俊成許之。忠度喜謝而去。先是宗盛聞多田行綱起兵斷河尻。令貞能往擊。至則妄矣。急引還。途遇車駕。乃下馬謂宗盛曰。公欲安之。一旦

源義仲久留京師。糧食稍乏。乃縱兵暴掠。法皇頗厭之。敕西伐。義仲遷延未發。法皇將召賴朝於京師。法皇敕復賴朝本官右兵衛佐。而召致之。義仲聞之不懌。欲邀拒之。賴朝遣使詰義仲欲拒己之狀。且辭以關東未平不就徵。既而義仲率兵至備中。聞降將瀨尾兼康叛。已攻殺之。遣矢田義清等。擊平氏。平重衡通盛等。將兵七千戰艦二百。與戰于水嶋。備中。斬義清。義仲欲進攻屋嶋。聞賴朝遣二弟範賴義經來攻。旋師。法皇遣使止之。不奉命。乃潛與行家謀。欲奉法皇還北國。行家密奏之。

義仲之亂

去京所在皆敵。死有餘辱。請速還。宗盛曰。敵已在比叡山。吾不忍委幼主女院於鋒鏑。貞能曰。臣獨還京。乃還。夜拜重盛墓曰。君之祈死。知有今日歟。乃追及宗盛。宗盛至福原。拜清盛墓。終夜奏樂誦經。明日義仲從勢多。行家從宇治。俱入京師。法皇還自延暦寺。錦織義廣先驅。御法

法皇驚。遣人詰義仲。義仲怒。行家反覆。行家乃出擊平氏。戰于室山。大敗。走和泉。義仲縱士卒剽掠滋甚。法皇使檢非違使平知康諭之。義仲罵知康。知康善擊鼓。人呼曰鼓判官。義仲傲然曰。卿豈爲人所撾乎。何以有鼓判官之目。知康忿恚。知康還報曰。木曾叛矣。請討之。法皇許之。親幸法住寺殿。戒嚴。徵延暦園城二寺僧徒。令知康將之。右大臣兼實諫之。且請諭賴朝。減兵以釋義仲之疑。法皇不聽。義仲聞之。急犯法住寺殿。縱火燒之。知康逃走。義仲遂遷新帝于閑院。法皇于攝政基通第。奪基通以下四十餘

宗盛不和義仲

住寺殿。

先是義仲聞關白基房女有姿色。逼娶之。以故基房屢諭義仲。爲陳禍福。義仲稍輯兇暴。從法皇於業忠第。法皇使義仲領平氏故地。以悅其意。

自賴朝起兵東國。不輸正稅者三年。賴朝令範

人官爵。以其妻兄權大納言藤原師家爲攝政。而自爲院廐別當。密遣書平氏。欲與連和。以拒賴朝。宗盛喜。欲許之。知盛固爭而止。知盛曰。義仲使我至此極。我乃與之和。恐賴朝之笑我也。公宜答曰。天子在焉。女免冑弛弓。自來乞降。吾則許之。宗盛從之。義仲尋從法皇於大江業忠第。逼請賜詔討賴朝。法皇不得已而許之。外史氏曰。叛臣者。叛天子者之稱也。吾未聞叛備天子之人。而謂之叛臣矣。大日本史以木曾義仲列叛臣傳。安爲得其當哉。天下不可一日無主。故明燕王既篡位。則不得不稱之天下之主。當其建文未逃。社稷未覆之前。斥爲燕賊。亦無不可也。我天武帝既登極。則亦是天下之主也。當其弘文未崩之前。則雖欲不謂之燕棣之流。得哉。故安德西狩之駕。一日未顛覆。則後鳥羽不免爲僭位之人。而使後鳥

頼義經護送適聞義仲之亂駐兵尾張北面橋公朝往鎌倉告變頼朝驚曰義仲果叛何不救頼朝討之彼亦驍將非朝官之所能制也且知康不激變彼亦何以至此法皇親信此輩不明甚矣知康欲見頼朝謝罪亦至鎌倉頼朝惡之命將士勿爲通知康大愧頼朝遂命範頼義經擊義仲

羽爲僭位之人者。非後白河法皇哉。法皇晉惠帝之儔。爲政無紀律。自營其私。而致平氏之强。既强矣。則及厭之。幽辱百端。至竊走于義仲矣。義仲入京。大寵任之。而亦俄致義仲之强。既强矣。則亦及厭之。又至竊徵頼朝矣。頼朝未至。而俄用輕率無謀之知康。遂至致義仲之亂矣。其再遭幽辱之禍。雖曰因義仲之暴。亦法皇自取也。況於其所叛者法皇。而非天子乎。不叛天子。而負叛臣之名。寃哉。若謂義仲逼平氏。使天子罹西狩之難。故爲之叛。則頼朝義經皆叛也。豈獨義仲哉。源義朝與藤原信頼謀。亦嘗幽辱天子與上皇矣。平清盛亦幽辱法皇矣。而日本史皆不列之叛臣傳也。清盛猶可。如義朝則直逼至尊矣。而不爲之叛者。獨何哉。義朝猶可。足利尊氏犯滔天之大罪。實亂賊之魁也。而不列之叛臣。北條義時之逆我邦自古未有。四儔。而猶免叛臣之名矣。夫大日本史之失權衡如此。後之修史者。可不省哉。嗚呼是所春秋筆削之千古不可及也歟。

○三年。春正月。天皇在屋嶋。罷朝拜諸節會。○法皇以源義仲爲征夷大將軍。時源行家據石川城。河内。義仲遣樋口兼光攻之。行家敗走。兼光未還。義仲見兵僅千騎。而東兵六萬已至美濃。範頼從勢多。義經從宇治。分道向京師。義仲遣今井兼平拒勢多。根井行親拒宇治。撤橋植樹柵守之。義經進至東岸。自號令將士。射戰良久。佐佐木高綱鞭馬亂流而先濟。上岸自名。梶原景季踵上。畠山重忠率手兵五百繼之。義經乃以全軍自橘小嶋濟。大戰。北兵敗走。義仲聞報。將劫法皇出奔。會義經以麾下

初頼朝有駿馬。曰池月。梶原景季臨發固請焉。頼朝曰。吾之乘也。賜之磨墨。磨墨亦逸足也。及佐佐木高綱入辭。賜之池月。曰請焉者衆。我特以賚汝。高綱感喜謝曰。師之涉宇治。請以是馬爲第一。君聞高綱而未死。即不食言也。至是二人離軍先涉。景季先高綱數十步。高綱紿之曰。水急而淺。子之纏寬。景季捨轡約纏。高綱乃踰而赴水。景季知見賣。亦呼曰。水中有索。高綱拔刀且斫水。絶流而前。上岸大呼。是爲先登第一。景季隨之。是爲第二。

間道入衛法皇。不得入宮。與數騎東走。就兼平。範頼亦濟洪御瀬而進擊。兼平大敗。反索義仲。與遭于大津。義仲妾曰鞆繪。美而勇悍。善戰。常從爲將。至是獨與兼平等數騎從。出沒死戰。敵皆披靡。義仲揮鞆繪固令行。鞆繪乃單騎入敵。馘範頼先鋒驍將内田家吉而後釋甲拜辭。嗚咽而去。鞆繪時年二十八。後削髮爲尼。祈義仲冥福。以終身云。義仲走至粟津。馬濘而止。中流矢而死。兼平亦苦戰而死。兼光聞難。還京師。東兵捕而斬之。梟義仲首於京獄。義高之在鎌倉。頼朝以其女妻之。及義仲敗。義高出奔。頼朝追捕殺之。妻哀不食。欲更嫁之不聽。終以憂死。○法皇罷攝政師家。復基家攝政藤原實定内大臣。○時屬京師多故。平氏乘間悉定山陽南海。乃奉帝復福原。東壁于生田爲前門。西壁于一谷爲後門。左山右海。鋭騎十萬。勢呑京畿。法皇遣源範頼義經西下。範頼以五萬騎向前門。義經以萬騎向後門。平資盛要義經于三草山。敗走屋嶋。義經令土肥實平攝其軍。躬率輕騎三千。間道赴鵯領。領當城北斷崖千仞。人馬不通。平氏恃險不設備。義經暮

義經部下平山季重熊谷直實。皆從焉。直實胥與子直家謀曰。是軍冒險鬭無殿最。不若赴一谷。使人覘季重。報曰。平山氏介而抹馬。其僕毆

義經下鵯領

馬平山氏云安
以也馬之壽亦
不述明直實曰
殆從吾卽與直
家馳門于一谷
招闘而呼城中
不應頃之季重
至復呼於是平
軍二十騎闘門
而出直實等五
騎騈馬疾擊平
軍不支引入季
重奪其旗卒馳
入壁斬其雛而
出實平軍尋至
範頼攻前門河
原太郎其弟次
郎先登入壁而

夜失路得士人鷲尾經春爲導至嶺上則天明頫視
城中二門戰方酣義經試驅鞍馬二下之一傷一達
義經曰可矣一鞭而下全軍直達城後縱火燒營呐
喊而入平氏軍騷擾自相擊刺範頼實平破前後門
而入三面合擊城卒陷宗盛急奉帝上船爭船殺溺
死者無算東兵虜重衡斬通盛忠度以下十餘人諸
平遂奔屋嶋範頼義經以首虜還京師請徇而梟之
法皇許之○京師改元元曆○檻致平重衡于鎌倉
頼朝面見厚待之○初池尼之救頼朝也頼盛及隷

宗清不應頼朝招

死梶原景時以
其族入壁出焉
失其子景季乃
馳復入平軍景
季方陷圍中被
髮酣戰簇梅花
自幟所殺無數
圍益堅景時潰
圍拔景季而出
旣而城陷諸平
倉皇浮于海直
實追擒一將視
其粉面涅齒年
可二八問名不
告唯言疾取首
憫欲逸之顧見
追騎在後泣曰
君不免也卒害

士平宗清與有力焉頼朝屢以書招頼盛辭常及宗
清故頼盛獨留京師不從西奔至是欲與宗清偕往
鎌倉宗清曰臣非不辨禍福獨不愧西海諸公乎辭
不往頼盛至鎌倉禮遇甚厚及歸多遺金帛鞍馬奏
復其官爵山縣禎曰當是時天下滔滔唯利之視不復知義理羞恥之爲何事也宗清獨舍利而取義非其見之卓絕其守之堅確亦安能至此哉其清節可以風勵百世矣而頼盛貪饑獨無愧乎其心何耶或曰宗清之救頼朝是養虎而貽害者也平氏一門至顚踣覆亡者實基於此宗清豈得辭其咎哉曰然然初宗清之救頼朝義朝父子既亡於是憫其傫然無所恃以爲藐諸孤復何能爲乃請池尼而免之不暇慮後患而已雖然義朝者逆賊也頼朝雖幼從父而叛則罪罔不得免誅宗清以王法處之可

後鳥羽卽位

之後問之經盛
之子敦盛也是
日曙前城中笛
聲起寥亮動人
先登之士莫不
慘然及敦盛死
錦囊銜笛在腰
直實覩之不覺
涕墜曰齡與直
家比直家被創
吾心如裂况此
乎請歸其元知
盛爲追騎所圍
其子知章死之
知盛乃脫走及
于舟
法皇聽義經院
內昇殿義經辭

也況他日闔族滅亡基於此則宗清亦奚得免其咎哉君子於人功罪不相掩是其是非其非可也○
新主卽位於太政官廳初法皇使平重衡作書喩宗
盛奉還帝及神器宗盛不聽時忠捕院使劓而逐之
法皇大怒議者或言劍璽在彼而吾不卽位彼重我
輕不如早行卽位禮右大臣藤原兼實曰祖宗之約
天子必傳劍璽今憂平氏倡狂輙行卽位是負約傷
國體也何以防僭亂事乎徐議未爲晩也攝政基通
等亦諫不聽○法皇以源義經任左衞門少尉補檢
非違使尋叙從五位下聽昇殿先是頼朝奏範頼爲

頼朝忌義經

範頼西伐

頼朝置公文所問注所

廣元康信

八葉車衞府從
者三人騎士二
十舞蹈於庭撤
劍笏昇殿一日
新帝行御禊儀
義經扈從觀者
相謂曰義經美
姿顏胥於威儀
非義仲粗野之
比然比之平氏
則曾不能及其
最下者矣

範頼患糧乏遣
使告頼朝頼朝

參河守義經亦就頼朝求官頼朝忌其功不許二人
始有隙至是頼朝益忌之外史氏曰頼朝既逐其叔父殺其從弟至是又忌其弟之功所謂殘忍薄行之人頼朝有焉○頼朝以範頼統西海軍事義
經統南海軍事令範頼先發以三萬騎下山陽道敗
平行盛于兒嶋備前行盛走屋嶋○是歳頼朝置公文
所以大江廣元充別當置問注所以三善康信爲執
事廣元匡房曾孫式部大輔維光之子熟達世故綜
理庶務多所草創康信嘗爲中宮屬善決獄頼朝覇
天下二人所佐居多○四年範頼至赤馬關糧運不

逆櫓之爭

報曰帝王之尊不可不畏清盛義仲皆害皇子所以取禍先帝太后卿必保全之以此令衆安知二位尼之不以帝來哉卿務撫綏筑紫兵士攻屋嶋必犇其力慎勿咕囁耳語以啟嫌隙人謂敵弱決不可侮但宗盛懦劣卿生致之至於糧船則吾待二月送之義經急赴屋嶋

繼兵士大困檄近國徵船艦糧食留三浦義澄守周防濟海入豐後既而頼朝給糧船軍大振義經在京師數請征南海法皇患盜不許固請乃許之義經治舟師於渡邉福嶋（俱在攝津）東兵不習水戰人人自危梶原景時以監軍從請設逆櫓以便進退（其製舳艫皆設櫓進以舳退以艫）義經曰鼓衆以進猶患退乃預欲求退乎吾唯知進殲敵爲快而已遂不聽景時慙恚即夜義經命解纜時北風暴甚舟人不肯義經刼以死舟人讋乃發從者五艦（田代信綱畠山重忠土肥實平和田義盛佐佐木高綱）百五十騎。

屋嶋之戰　宗高射扇

比過中山見一卒齎書京人也義經問曰子何之曰之屋嶋義經曰吾阿波人應內府徵者如聞源氏繖淀河子必途觀之其兵幾何卒曰可六萬曰子所齎誰書曰六條夫人書夫人內府妹也曰書中何言曰此非吾所知但囑云九郎既發必矣彼真可畏者不曾梟猛彼一舉取之

乘暗而南舟駛如箭黎明達尼子浦（阿波）上岸大戰擒其守將（田口良連）進攻屋嶋放火牟禮高松（讃岐）平軍驚奉帝上船義經放火焚營能登守教經追岸射義經佐藤嗣信以身蔽義經應弦而斃有一船載美姬揮畫扇于竿植之舳相距百步向岸招招義經命那須宗高射之宗高騎而獨出一發斷扇轂扇三翻而墜觀者曷采不止平軍怒而來戰義經擊卻之會日暮宗盛奉帝徙于志渡（讃岐）明日義經犯之宗盛等復奔引嶋（長門）轉赴箱崎（筑前）聞範頼以大衆在豐後旋泊于壇

壇浦之戰　天皇投海　崩　教經

君急修城集兵以爲之備書辭亦如是耳若公等亦宜亟赴之曰謹且子屢赴屋嶋乎曰然曰聞其城甚固然否卒遂指松林曰是爲牟禮高松敵若縱火高松民家乘潮退而進則水僅及馬腹恐不能禦耳義經乃叱曰吾九郎也奪其書縛卒于樹而去

浦（長門）時景時等諸軍皆至近國將士又爭來附義經以兵艦三千來攻宗盛奉帝於兵船載兵士於御舟以誘敵初知盛猜田口重能有異志請斬之宗盛弗聽至是重能果以其衆降源氏悉告其謀義經乃急擊其兵船官軍遂大敗二位尼（清盛妻時子）抱帝挾劍璽投海帝崩時年八歲（文治三年奉今諡建久二年敕長門建阿彌陀堂薦天皇冥福）平太后繼投東兵鉤而獲之宗盛與子清宗及時忠等被虜教經搏戰甚厲欲與義經決死卒與之遇躍入其船敵兵遮鬭搏投之海直逼義經義經挺身入

平氏亡　寶劍流海

日本史論曰平宗盛庸鄙猥瑣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其能幹父之蠱乎其能不獲公餗乎獨對後白河法皇專取敗衂不與源頼朝講和寧使重衡死不奉神器之詔辭氣直壯差強人意耳然此恐非宗盛之所能辨蓋知盛使之然也知盛欲以死固守京師宗盛決計弃逃延旦夕之

別舟教經遂苦戰投海而死知盛以下皆死餘衆殺溺殆盡平氏亡東兵獲神鏡于御舟神璽亦自浮出搜寶劍不獲帝在位六年改元者二曰養和壽永（日本）史論曰平宗盛挾帝西奔京師不可一日無主故立後鳥羽帝其勢有不得已者而帝之與後鳥羽皆法皇之孫也豈有愛憎於其間哉法皇以爲京師立主平族絕望可以招討慰諭而神器得復帝得以還也平族以爲帝我家之所出也奉還京師安乎天位則我輩可以瞑矣今彼既立主矣是遂廢帝而名我爲賊也寧與神器俱沒不以天皇餌敵然則海上之崩殆非法皇速之邪當此之際使法皇有宏遠之略而輔臣有規畫之才則必有以善處之矣雖然帝僅任衣冠不知運祚既傾而平時子之果決固非法皇所能料則亦末如之何也矣

第八十二世　紀元千八百四十五年　距今六百九十七年　鏡璽還京　頼朝不許義經入鎌倉　斬宗盛　斬重衡

命以取笑于天下。此知盛之所恥。而宗盛之所冀也。頼朝洞見其肺腑。故戒範頼必欲生致之。而卒如其言。二兒之優劣。不待裴樂而明矣。源義仲請和于宗盛。而知盛固争不可。水嶋室山之戰。平軍稍振。義仲方畏頼朝之圖已。與之連衡以敵頼朝。則事雖不成。未至覆亡如此之速。豈非失事機。而不通權變者耶。知盛終不以此易彼。可謂守正不回者也。若宗盛倉皇西奔。不能取法皇與帝同載。則源平興廢一係于此。宋元祐皇后以一婦人猶得立中興之主。況法皇乎。設使挾之而西。則討勅從何而出。四宮從何而立。頼朝雖奉以仁王之令。不免叛臣之名矣。此殆也。

後鳥羽天皇（元年乙巳。宋孝宗淳熙十二年。西國千百八十五年。）諱尊成。高倉帝第四子。母藤原氏。（諱殖子。稱七條院。修理大夫信隆女。）壽永二年。平宗盛之奉安德帝走西海也。後白河法皇立帝為皇太子。即日踐祚。時年四歲。三年。即位。改元元曆。踐祚即位。不傳神器而行其禮。自古未有也。○文治元年。夏四月。源義經奉皇太后及鏡璽入京師。範頼留鎮西海。詔遣使迎神器。移之太政官朝所。頼朝以功超叙從二位。時征西將士多不由頼朝奏而拜衛府官者。頼朝下書詰責。不許東歸。○義經以俘還鎌倉。義經之在西海。頗不循頼朝節度。梶原景時從西師。嘗以軍議與義經有隙。每報軍事。輙陳其驕蹇自專狀。至是先入。譖其有異志。頼朝乃置關拒義經。不聽其入鎌倉。使北條時政出受俘。平宗盛至鎌倉。頼朝見之。宗盛懾伏。請宥死。頼朝諷其自殺。不能解。義經留腰越驛。（相模）作狀。因大江廣元陳情。頼朝竟不見。乃復令義經以俘西上。義經怏怏而去。至篠原。（近江）斬宗盛父子。梟首于京獄。又斬重衡于南都。與首于僧徒。（從僧徒請）虜時忠父子流。頼朝聞義經怨己。悉收其采地

頼朝遣昌俊襲義經　兼實諫法皇　義經出奔

天啓源氏。而西光所謂驕而無禮。天之所惡者驗矣。

昌俊者。南都僧也。因事在鎌倉。以勇桀見親近。於是授計而西。至京師。去義經堀川第四町而舍。義經尤其不亟來謁。召而詰之。對曰。臣此行。詣七大寺。欲畢事。然後謁耳。義經笑曰。否否。得非以二位旨圖我乎。吾今欲四海顧。恐人謂吾為怯也。且汝兄氏使者。吾不可先發。昌俊獻誓書歸舍。義經所幸舞姬曰靜。聞昌俊謂義經曰。彼將去。四顧第中。而注目於厩。恐有異志。義經不為意。及昏。又告曰。大逵塵起。人行距躩。不可不虞也。使二童往詗。昌俊僉久之不還。又使婢往。婢走還曰。童斃死于門。門內蹴

二十四所。○以源義經任伊豫守。兼院厩別當。義經薄其賞。益怨頼朝。源行家素與頼朝不協。時匿京師。義經密相往來。頼朝聞而益怒。遣僧昌俊于京師。襲義經。不克死。義經遂迫法皇。請討頼朝。宣旨。八卿皆憚義經。欲權許之。獨藤原兼實議曰。頼朝罪未至當討。宜敕頼朝審義經功罪。而善處之。頼朝若不奉詔。則處之違敕。以聲其罪。未為晚也。法皇不聽。遂賜院宣。頼朝聞之。親帥師西上。次于黄瀨川。（外史氏曰。老姦至此。不記其曾相對涕泣之時乎。為之一歎。）義經行家出奔鎮西。頼朝乃還鎌倉。義經既泛海。遭風于大物浦。（攝津）與行家相失。轉入大和。匿吉野山。頼朝怨朝廷宣討己。詰責不已。法皇乃削義經官爵。敕諸國窮捕。義經素有恩惠得人心。所至人爭掩藏。絕無蹤跡。（栗山愿曰。頼朝不怒乎賜院宣於義仲。而怒乎賜義經何哉。方諸平未滅。闔域雄視也。將以推尊王室。攬天下之心。所以不得怒乎賜義仲也。至外患既除。威福在己。則所惡唯名分耳。將以揚朝廷之非。而掩己之罪。託於正以售不正。所以義經謀己。公然怨怒。不敢入朝也。義仲鷙悍。無足道者。及覆時勢湊會事情。則頼朝之詐術。亦不得逃於千載下。○山縣禎曰。頼朝之殘忍刻薄。不待言矣。義經以私怨請討頼朝之詔。亦甚矣哉。義經既不容於其兄。宜自省自責而已。其在西海。多不循頼朝節度。其進官昇階。亦非頼朝之意。又自誇其功。以為割天下之半而得之。不為多。）

新撰國史略　卷之四　後鳥羽　二十一

諸國置守護押

馬可五十四士擐甲將騎焉夜既三鼓第外大譟直于第者僅七人靜急取甲被義經義經令開門騎而突出呼曰在今日誰敢圖義經者昌俊與兒玉黨六十餘騎散而亂射義經從士聞變四至行家亦來救昌俊終敗走義經徑詣法皇宮箭蝟集於冑而在廐者三奏變而還昌俊

其豪邁勇悍每多不避意是所以不爲賴朝所容也夫多功者見忌名盛者來讒自古而然義經盡自罪自責謹愼敬畏以盡事兄之道哉而不免命也其迫法皇而請詔欲以討其兄亦何逆也○青山延于曰甚哉法皇之不明也方義經之請院宣能用兼實言安有取怨於鎌倉而納侮於天下哉且賴朝果有罪邪不宜與以殊賞賴朝果無罪邪不宜加以刑戮夫刑賞與奪國家之大柄人主所恃以爲治者也朝賞而夕罰前與而後奪使人不知所適從法皇之舉措如此紀綱安得不壞朝廷安得不衰宜乎祿去王室而權歸人臣也

時承大亂之後姦宄潛發諸國弗謐加之義經在外海内騷然小發兵不足以竣事大發兵則天下重困賴朝患之遂用大江廣元議遣北條時政守護京師奏請諸國置護衛分私邑莊園並置地頭所

國置地頭

六十六國總追捕使

逃鞍馬山山僧與義經有故索獲獻之義經詣其指爲對曰誓者昌俊襲者二位義經怒毆其面曰我面即二位面毆我面是毆二位面也義經壯之欲使活還昌俊請速死乃斬之

時政搜捕平氏餘黨獲宗盛次子某通盛子通衡維盛子六代重盛子宗實爲藤原經宗所養

在追捕田一段別徵米五升充兵粮朝廷聞賴朝怨望上下震懾故所奏請一不能有違而許之賴朝乃薦家人有功勞者分爲守護地頭而身統之世因稱賴朝曰六十六國總追捕使於是天下之權悉歸鎌倉而朝廷愈衰矣尾藤孝肇曰廣元有經世之略而不用乃予源大將軍以爲謀主鎌府霸圖之興廣元功居多焉何其朝家之愚而鎌府之智哉宜乎王道日替而伯業之盛○鹽谷世弘曰王政之墜于霸府也其有所由而來乎佛法奪政藤氏奪權文弱奪人心而國之本色盡矣然政權形而下者也人心形而上者也形而下者可以奪而取而形而上者不可以奪而取是以及王室文弱之極天下之猛士本色不滅桓桓如虎思得英雄而爲之用覇府於是乎不得不建也源奥州父子創之業而右

新撰國史略　卷之四　後鳥羽　二十二

置議奏官十人

亦既擒僧文覺請宥六代時政曰子請之鎌倉吾且緩其死文覺還使鎌倉請之經宗亦遣使請宥宗實賴朝念重盛舊德皆許之命斬其餘六代爲文覺弟子號妙覺後文覺謀反流而六代遇害

二年西國土耳其取耶路撒冷奉火耶蘇寺院歐州諸邦大怒連盟謀伐土明年遂發兵是爲十字第三役

大將繼之統兵馬之權竟歸鎌倉而生殺予奪亦隨而移矣非源氏巧於得之而王室之巧於失之也諺云出船之喜入船之憂方是之時平氏既殲鎌倉左與在右將則屬揚揚得意之日自王室而言之將大慟哭之不暇也噫

○置議奏官十人掌朝政撰右大臣藤原兼實等充之流大藏卿高階泰經刑部卿藤原賴經褫參議平親宗等官以其右源義經也皆賴朝之所奏賴朝聞兼實賢且德其爭東討宣旨尋請罷攝政基通代以兼實法皇又許之○二年賴朝蠲其所管相模武藏伊豆駿河上總下總信濃越後豐後等通負奏請行之諸國以均民業○北條時政東歸留從

殺行家

義經妾靜

賴朝夫人政子聞靜善歌舞欲一見引病不往賴朝夫妻詣鶴岡祠召靜命舞垂簾觀焉靜固辭強之再三乃起上場工藤祐經搗鼓畠山重忠擊銅拍子靜整容而進唱離別曲又作歌言慕義經意衆皆

弟時定護衛京師時政之在京獲盜輒斬之不復報撿非違使奸猾屏息時定代任捕源行家於和泉斬之并其子光家傳首鎌倉日本史論曰行家將略非其所長而欲以匹夫之勇居三軍之帥宜其及矣○先是吉野僧徒獲義經妾靜於山中獻之鎌倉賴朝詰義經所在靜固陳不知以其有娠留之至是生男奪而害之然後放靜○三年復置記錄所○皇太后宮大夫藤原俊成上千載和歌集俊成權中納言俊忠子善和歌與藤原清輔齊名姪定長亦善和歌剃髮稱寂蓮○四年初義經之在吉野僧徒頗知之來捕義經逃走多武峰既

義經依秀衡　賴朝平鬼界嶋　泰衡殺義經　賴朝伐泰衡

無泣。賴朝色變曰。賤婢不肯頌我。而敢慕亂人。欲誅之。政子諫止。賜纒頭罷之。祐經與梶原景茂等俱就靜舍飲。景茂景時季子也。醉挑靜。靜怒而泣曰。吾嘗侍豫州。豫州非鎌倉公親弟哉。汝乃公家人。何遇吾亡狀。使公而全友道。汝欲識我面。得乎。景茂大慚。

而還京師。竄匿數月。遂扮爲羽流。至陸奥。依藤原秀衡。賴朝聞之。劾奏其納亂人。院宣讓秀衡。秀衡陳謝。未幾秀衡卒。遺囑子泰衡舉國聽於義經。以抗賴朝。至是又有院宣。使泰衡圖義經。泰衡疑懼。○是歲賴朝遣藤原信房天野遠景擊鬼界嶋。平之。○五年。勅源賴朝修大内。○藤原泰衡遣兵襲義經。殺之。函其首送鎌倉。賴朝以泰時不速奉詔。大徵兵奏請討之。朝議未許。徵兵已集。賴朝乃發。分軍三道並進。千葉常胤八田知家帥東海道兵。經常陸會於遇隈河。比企能員宇佐美實政等帥北陸道兵。從越後攻出羽念種關。○賴朝以畠山重忠爲先鋒。從中路。加藤景廉葛西清重帥武藏下野兵從之。直入陸奥。擊泰衡。虜兄國衡於厚樫城。斬之。進至平泉。泰衡火城而逃。泰衡部將河田二郎殺泰衡以降。賴朝讓其不忠。斬之。而院宣始至。泰衡族黨相繼出降。陸奥出羽悉平。賴朝留葛西清重。鎭二州。政務一遵秀衡舊規。

新撰國史略　卷之四　後鳥羽　二十三

奥羽平

山縣禎曰。賴朝親將而征討。唯此一舉耳。而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其鋒所向。如雷霆鬼神。攻取戰勝。奥羽強族。奕世盤據。崛彊難制者。不數旬而授首。奥羽悉平。而後處分州事。亦皆得其宜也。其將略才度。孰能及之。以此觀之。其能服八

山縣禎曰。義經幼而託秀衡。少長於其家。聞賴朝起兵而來佐之。以討木曾氏。滅平氏。既而得罪於賴朝也。復逃而託秀衡。秀衡以其舊好之故。憐而匿之。亦何深咎之。當是時。賴朝索義經甚急。是以怒其匿之者亦甚矣。然泰衡既奉勅而誅義經。則亦可以霽怒也。而必討之而後已者何也。蓋泰衡者奥羽強族也。賴朝欲滅之。以成統一之業焉耳。固非討有罪之師也。初義經之首至。時屬盛

義經入蝦夷

心而統一天下。非偶然也。泰衡之敗也。其部將有由利維平者。爲宇佐美實政所虜。賴朝召見問曰。汝主泰衡世據二州。擁兵十七萬。威震鄰境。然我兵一臨。不出二旬。而身死族滅。無一人殉節者何也。維平曰。壯士分守要害。老者疲孰不能戰。如予不肖。身爲生虜。無由從死。昔

暑腐壞。不可識別。或云。義經率家屬入蝦夷。賴朝不復推究。日本史論曰。源義經神機武略。智勇兼備。出奇制勝。雖韓白無以過焉。故能鏖平氏於西海。建不世之勳。然恃功專恣。不思善後之策。醖釀讒慝。兄弟不能相容。身爲亡虜。流離狼狽。可勝痛惜哉。世傳義經不死於衣川館。遁至蝦夷。不知其果是否也。今考東鑑。閏四月己未。藤原泰衡襲義經殺之。五月辛巳。報至。將致首于鎌倉。時源賴朝慶鶴岡浮圖。故遣使止之。六月辛丑。泰衡使者齎首至腰越。漆函盛之。浸以美酒。賴朝使和田義盛梶原景時檢之。己未至辛丑。相距四十二日。天時暑熱。雖函而浸酒焉。得不壞爛腐敗。孰能辨其眞僞哉。義經機警絕人。臨危蹈險而不死者數。其必不授首於庸劣之泰衡矣。賴朝奸雄。揚言天下。以獲其首則足以鎭壓人心。不必窮詰其實也。不然何其讐緩至此乎。蓋使泰衡襲殺義經。然後聲其黨于義經之罪而取之。此賴朝之成算。固已瞭然於胸中。亦可推而知也。至今夷人崇

新撰國史略　卷之四　後鳥羽　二十四

賴朝入朝　西行卒

左典廄管領海道十五國。將兵數萬。平治之亂。不旋踵而敗。身死於人手。較之於今。孰優孰劣。且我主所管不過二州。距戰數旬。猶爲幕下之憂。幕下莫深誚焉。賴朝默然。愛其勇壯。釋爲家人。初義經之奔西州也。至攝津渡邊。依源番番。悉意護送。番坐囚于鎌倉數年。日自束髮待刑。

奉義經之祀而神之。擬之情理。其或然也。未幾泰衡遺臣大河兼任作亂出羽。賴朝遣足利義兼等討之。至明年始平。○攝政兼實爲太政大臣。○建久元年。春正月。帝加元服於紫宸殿。先是寶劍沈海。至是以晝御座劍代之。○攝政兼實罷太政大臣。○源賴朝造邸於京師六波羅。遂入朝。勅任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賜車服及從者儀服。尋表辭兩職。還鎌倉。故事辭職者不得乘半蔀車。法皇敕特許焉。○是歲僧西行卒。初西行既辭官。周遊海內。詠歌自娛。一日過鎌倉。途遇賴朝。賴朝見其高姿。問知其名。

政所

會天野遠景征鬼界島而還至渡邊取番妹携歸鎌倉親族咸喜謂番必得釋遠景亦許諾及還鎌倉使人通意於番番曰丈夫坐事就囚何恥之有與渠為姻固所不願也乃謝使曰辱承至情弟僕孤獨無由結姻遠景大怒譖之於頼朝拘囚益嚴番不以為意至是頼朝召番謂之

延見問兵略。西行曰。棄世以來。家世所傳悉皆焚之。吟詠之外。都無所記。然亦不甚拒。為談兵竟夕及旦。辭去。頼朝固留不可。乃遺以銀猫。受而出。適見兒童遊嬉與之去。〇二年。頼朝改公文所曰政所。大江廣元為別當如故。自是賞功居領封邑。皆以政所下文行。〇殺左兵衛尉佐佐木定重梟首於唐崎。近江。定重父定綱為近江守護。佐佐木莊租充延暦寺僧料。歳饑多逋。僧徒督責。壞定綱家。放火民家。定重拒之。傷二人。兇賊守闕訴之。朝議流定綱父子。賊未慊意。固請誅之。頼朝以佐佐木氏勲舊

忠光欲刺頼朝

頼朝為征夷大將軍

曾我復讎

曰為有是役久駐留汝宜立功以贖罪乃給以鞍馬器仗番果有功竟復舊土番為人沈勇尤善射嘗會客於家見鯉魚躍淵射之每發皆中坐客服其精妙云。

建久元年。西國英吉利人佛郎西人伐土耳其初三役之起獨逸主弗勒特力挺軍先進得病殁守軍將士猶

多方營救不聽。〇以攝政兼實為關白。〇是歳僧榮西歸自宋。倡臨濟宗。〇三年。頼朝創永福寺於鎌倉。平氏遺臣藤原忠光。嵌魚鱗子眼。詐為眇。雜役徒荷畚出入。圖刺頼朝。頼朝見而怪。執之。懷匕首。詰其狀曰。欲為故主復仇。乃斬之。〇法皇崩。法皇性昏愚。去位仍聽政。遂致大權下移。議者以比晉惠帝云。〇以源頼朝為征夷大將軍。初鎮守府置將軍。至是朝廷為罷鎮守府將軍。〇四年夏。大將軍頼朝大獵富士野。關東將士悉會。獵罷將還。曾我祐成與弟時致夜入工藤祐經營殺之。會

頼朝殺範頼

進圍阿苦連二年不抜至是英佛援之城遂陷三年三國平英佛逼耶路撒冷未克會英邦内訌土冠蜂起故英王引兵先退於是和成英王途為墺土利人所捕在獄二年英人償之始得到國

雷雨。士卒出鬪。多死者。遂斬祐成。時致犯幕被捕。初祐成父伊藤祐泰。嘗為祐經所殺。母再醮曾我祐信。二子年幼。從母冒曾我氏。至是復父讎也。旦日頼朝自詰時致。遂斬之。時祐成年二十二。時致二十。祐成有妾曰虎。大磯倡也。及祐成死。為尼終身。〇頼朝殺弟參河守範頼。初西海之役。義經行事專橫。而範頼能遵約束。毎事諮稟。以故為頼朝所親愛。曾我之難。鎌倉訛傳頼朝遭害。政子驚泣。範頼時留守。慰諭曰。範頼在焉。勿以為憂。頼朝聞而惡之。拘之伊豆修禪寺。終殺之。於是頼朝諸

頼朝再入朝

六年。西國獨逸主顯利第六。窃圖取土耳其而惡無名。乃又驅教徒。以十字為名。是為第四役。

頼朝將往慶東大寺。適流言行家義經餘黨謀狙擊頼朝。乃遣比企能員等先發。頼朝尋發。路經勢多延暦寺

弟唯有僧全成。將府孤立。無復彊援。遂啓北條氏篡弑之漸矣。日本史論曰。範頼將兵。而常使義經得奏奇功。可不謂之掎角之功乎。然不撫頼朝之猜忌。發言輕率。不能自白。遂罹禍害。而頼朝亦推及同氣。自鐵羽翼。真少恩哉。〇六年。初平氏火東大寺。堂宇蕩盡。後白河法皇敕僧重源營之。不成。源頼朝令僧文覺督役。給其資。至是成。頼朝往慶。夫人政子。世子頼家皆從。頼朝遂朝京師。數月而還。〇平賀義信為武藏地頭。有政績。頼朝加褒賞。且榜其廳曰。凡任民牧者。當以義信為法。義信。源義光孫也。〇七年。平知忠聚兵京師。將襲藤原能保。能保遣兵

平氏餘黨圖殺賴朝

第八十三世

僧徒擁路縱觀。賴朝遣橋公業諭之曰。武將無下馬之禮。公業等無恠。僧徒未答。賴朝直進。横弓擬之。僧徒拜伏。遂入京師。衷甲備變。僧徒塡咽。與衞兵相觸忿爭。梶原景時往止之。甚傲。僧徒益怒肆詈。賴朝命之小山朝光。朝光進跪曰。我前右大將使者也。僧徒聳然。朝光徐曰。平相國焚毀本寺。凶暴極矣。今源氏傾力營構。不遠數百里而來慶。公等奈何不思所以謝之。而妄啓爭端。僕竊爲公等不取也。僧徒愧服曰。勇士哉。貌美言辯。又能知禮。請問其名。朝光曰。我結城七郎也。事乃解。景時由此惡朝光。賴朝施馬一千匹。米一萬石。黄金一千兩。絹一千匹。以示得

圍之知。忠自殺。知忠知盛子也。先是平氏遺臣平忠房。平盛嗣。藤原景清等。潛匿各處。圖殺賴朝。事皆不成。相繼禽殺。至是餘黨略平。○關白兼實罷。以前攝政基通爲關白。○九年。皇子爲仁爲皇太子。即日傳位。時帝年未滿二十。諸皇子幼冲。而源賴朝專權。帝施爲不得如意。朝廷公卿多爲賴朝耳目。後白河宮人高橋榮子。亦媚附賴朝。帝益惡之。遂有脫屣之志。賴朝屢陳不可。不聽。關白基通等贊成之。帝意乃決。在位改元者三。曰元暦。文治。建久。九十五年。承久之變。北條義時遷帝於隱岐。遂崩于遷所。在禪位後四十一年。壽六十。火葬於苅田山中。藤原能茂收御骨還京師。藏大原西林院。仁治二年。造法華堂于大原。安御骨。寶治元年。北條時賴建祠於鎌倉鶴岡西北山。稱曰今宮。帝敏慧多能。最妙和歌。在位日。憤王室陵替。嘗作和歌。寓意。性又善相劍。每造刀。親淬之。世謂之御所鍛。多賜武人佩之。既禪位。在院中聽機務。一如在位時。始置西面以配北面。命關東選貢。練達射藝。膂力絶倫者。常有制賊之志。而不能果。遂遭播遷之禍矣。

新撰國史略　卷之四　後鳥羽　二十七

土御門天皇

元年己未。宋寧宗慶元五年。西國千百九十九年。諱爲仁。後鳥

紀元千八百五十九年。距今六百八十三年。賴朝薨

意。

林恕曰。賴朝口有蜜。腹有劍。而忍人也。其功大於清盛。而其罪亦大於清盛。陽尊天子。而躬提挈綱紀。節制天下。久假不歸。其忍一也。範賴侗而無害。而放之。其忍二也。義經勇敢有蓋世之功。欺泰衡以殺之。既而又滅泰衡。其忍三也。納景時譖愬。屢屠功臣。其忍四也。廣常者創業之勳臣。而殺之。何罪。其忍五也。行家者叔父也。全成者弟也。不授邑不加恩。共含怨以至於死。其忍六也。忠賴者甲陽藩鎭。義定者遠州干城。共是同姓之親也。有功無罪。或忌其勇殺之。或殺其子使懷怨自

羽帝第一子。母源氏。諱在子。稱承明門院。法勝寺執行能圓女。壽永之亂。能圓奔西海。在子與母在京師。參議源通親與其母姦。通親視在子如己子。入宮。稱宰相君。在子本姓藤原。以僧女不可爲國母。因以通親爲父。冒其姓。年四歲即位。以關白藤原基通攝政。○正治元年。征夷大將軍源賴朝薨。年五十三。先是稻毛重成修相模川橋。賴朝親臨落之。歸途墜馬疾作。至是薨。賴朝年三十三起兵。六歲夷平氏。握天下兵馬者十五年。性猜忌寡恩。骨肉功臣多遭殺戮。中井積德曰。霸者昉於清盛。而就於賴朝氏。就者就於置守護。守護立。而王澤熄矣。流爲封建。永弗復厥初。可勝歎哉。世俗喜稱賴朝擧義誅暴。進攘王懷。退報不共之仇。忠孝竝擧。仁知兼完。吁豈其然乎。吾請提其本而究其源。夫義朝反賊也。雖微平氏。安適逭死。平氏者爲天子禦寇。而安得之仇。假令清盛不幸殁於平治應保之際。勳勞如山。無復疵瑕可議已。故不以前功掩後罪。不以後醜没前美。斯可謂善論人矣。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當平氏獲辜天人。亦將天人得而誅焉。則聲罪致討可也。但賴朝氏之擧。則不功名富貴之爲者幾希。大軍既集。坐制八州。攻也格之。去也禽之。無復一騎揚鞭而西。及岐蘇氏向京。又無偏師相隨也。乃徐收雙虎之利。其服勞者。曰弟參州。曰弟豫州。躬未嘗赴難也。築宮建社。錦衣而玉食也已。夫忠義勤王之師。固如斯乎。京城再喋血。西征之旅遏平氏投間自干。漸陸京畿。爲之震動。雖幸戡定。自非天厭平德。其豫州之力也。大凡孝於親者。其於親之子。安得不善相遇焉。創夷未瘳。二弟安在哉。故其忠與孝。吾未能之信也。威加海内。權震人主。然而二子不得死。再傳而絶。則其仁智足稱焉乎哉。雖然方其窘於海隅。跋前躓後。唯救死之不遑。而自期以天下之大。一呼而天下應焉。克濟其志。嗟亦希世之雄哉。其稍

新撰國史略　卷之四　土御門　二十八

頼家　政子

反其忍七也此七者其忍之大者也此雖使頼朝能除其患以安其身又所以自鍛其羽翼絶其種也北條者雖婚家本是異姓之姦也頼朝不知親親薄其所厚而厚其所薄也北條能繼忍心以立私家猶三卿之於晉三家之於魯田氏之於齊也頼家之愚實朝之柔寄意於蹴鞠

花萼而培婦家撫弱子相屬戀戀惻惻自以爲慮之深也不知秖足禍之耳所謂吞舟之魚制於螻蟻者可悲夫。敕以長子頼家爲左近衛權中將總督諸國守護頼家時年十八母政子削髮爲尼而與聞政事北條時政以外祖執政不使頼家與事頼家有狎臣五人獨與之游處慢淫縱政子驟戒之不悛時政如不聞知也（平狎臣小笠原長經比企三郎和田朝盛中野能成細野四郎）○初梶原景時譖於頼朝爲諸將所憎頼家弟千幡頼朝愛之嘗囑小山朝光等輔之至是景時讒朝光於頼家謂其謀廢立朝光聞而自危問計於三浦義村義村與和

景時伏誅　城長茂作亂　城資盛據鳥坂

以不悟之修禪寺之暴卒鶴岡之刺客誰其爲之姦北條所謂操戈以入我室者也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非頼朝之謂乎

資盛據鳥坂北國兵攻之不利頼家乃命盛綱擊之盛綱方在上野使者至遇

田義盛畠山重忠等六十六人議連署訴景時（狀中有養雞者不畜狸牧獸者不育豺之語源仲業所草）頼家以狀示景時景時不能辯走其邑一宮（相模）作亂頼家下令逐之景時西奔至駿河爲士豪所殺衆快之（先是熊谷直實有訴爲景時所誣怒削髮西奔京師爲僧佐佐木高綱累功爲備前安藝等守譏亦託事削髮隱高野山）○二年立皇弟守成親王爲皇太弟○建仁元年城長茂作亂京師圍小山朝政第不克長茂犯上皇宮迫請討源頼家宣旨不許長茂逃匿吉野頼家索獲斬之長茂從子資盛據越後鳥阪頼家遣佐佐木盛綱擊平之（資盛姑曰坂額）

頼家爲征夷大將軍　時政殺一幡能員

之於門盛綱即跨馬而發兵士皆追及曰主君亦太躁率盛綱曰天慶中藤原忠文賜節刀討將門不還家而發武夫當如是馳至越後急攻鳥坂資盛力拒姑坂額驍勇善射盛綱兵多死信濃人藤澤清親繞出城後射中其股坂額僵刀擒之城兵驚潰資盛棄城遁時諸國多事

（醜而多力善射被虜送致鎌倉安田義遠請娶之頼家問其意對曰欲使生勇士以益於君耳頼家笑而聽之）○二年以源頼家爲征夷大將軍敘從二位○攝政基通罷以左大臣藤原良經攝政（兼實子）○三年源頼家聞叔父僧全成懷異圖殺之○北條時政殺大將軍源頼家子一幡及其舅比企能員幽頼家于伊豆修禪寺立其弟千幡詔賜名實朝拜爲征夷大將軍時年甫十二○初頼家得篤疾政子度其不起與時政議令頼家辭職授關西三十八國地頭於弟千幡關東二十八國地頭及總守護於子一幡一幡能員

時政弑頼

而頼家盤樂無度最嗜蹴鞠愛無良師請之上皇上皇亦工蹴鞠刑部卿藤原宗長等上號曰蹴鞠長者上皇遣善鞠者行景於鎌倉頼家大悅賜以銀裝刀是後蹴鞠連日不復聽政將士亦競演習

建仁二年西國佛郎西伐土耳其取剛士但丁是爲十字第五役佛人以舟師

女所生也能員乃使其女密告頼家以分職不使頼家驚召能員謀討北條氏政子從屏後聞之急報時政時政誘殺能員能員子宗員挾一幡據小御所政子遣兵攻之宗員放火自殺一幡焚死頼家病間聞之大怒令和田義盛討時政義盛告之時政時政遂迫頼家削髮幽修禪寺立實朝令義盛諭將士勿貳北條氏遣平賀朝雅護衛京師○元久元年平氏族富田基度三浦盛時等作亂伊賀伊勢遣平賀朝雅討平之○北條時政弑前將軍源頼家頼家之在幽

家

直衡剛士但丁。土人棄城走。乃與羅馬教公謀。立巳土宇院爲東帝。

時政殺重忠

時政欲殺重忠。密與其子義時時房議。二子諫曰。重忠屢建勳績。專秉忠直。故

所贈書政子及實朝。請得二親臣。消齡政子不許。時政遂竊使人拉殺之。賴家盤樂無度。尤好蹴鞠。不恤政事。遂及禍云。（山縣禎曰。賴朝嘗剪其枝葉。鍛其羽翼。恐其害本根也。而其子孫孤立無所庇。斬艾滅絶。至於無遺蘖而止。悲夫。）○以攝政良經爲太政大臣。職仍舊。○二年。藤原定家藤原通具等。上新古今和歌集。○北條時政殺畠山重忠。初重忠子重保在京師。（實朝娶大納言藤原信清女。重保行迎之。）與平賀朝雅因飲酒相詬。朝雅與重忠皆時政女壻。而朝雅所娶其後妻牧氏出。牧氏奸而黠。時政尤畏之。朝雅因牧氏。短畠山氏

新撰國史略　卷之四　土御門　三十一

時政奔北條

兼實薨

幕府素知其誠欵。託以後嗣。今信單辭遽誅舊勳。後或悔不可追也。能糾其虛實。俟其跡露。然後圖之。未晩也。時政不聽。遣兵圍重保第。重保奮戰而死。又遣人於菅谷。紿重忠曰。鎌倉有變。宜急來會。重忠信之。將赴鎌倉。時政使義時時房總諸將逆拒。遇重忠於武藏二股川。重忠從

於時政。時政乃令子義時誘致重忠殺之於途。重忠性忠厚。有勇力。屢立戰功。而爲姦臣所陷。人冤之。（原貝篤信曰。胡氏謂。凡亂臣賊子。蓄無君之心者。必先翦其所忌。而後動其惡。若時政之於重忠。蓋先翦其所忌者也。）時政遂謀廢將軍實朝。立朝雅。事覺。時政自髡。奔北條。（伊豆。）政子以義時。襲其職。遣兵京師。誅朝雅。○建永元年。攝政太政大臣良經薨。（或云爲盜所殺。）以左大臣藤原家實。攝政。尋改爲關白。○承元元年。前關白藤原兼實薨。（稱月輪。又九條。）兼實雅有公輔之望。以天下爲己任。匡弼獻替。務總大體。而後白河法皇惑溺便嬖。不

源空唱淨土宗

兵僅百餘騎。至此始知重保遭害。衆咸曰。衆寡不敵。不如還本州。據要害拒之也。重忠曰。據邑而拒之。迹似圖不軌。我不欲效梶原景時之避逃敗死也。遂戰而死。

親鸞嘗娶妻食肉。最爲流俗所便。世人翕然歸向。謂之淨土眞宗。其後子姓相繼。布教益勤。遂蔓延天下矣。

能大展其用。時人惜焉。○二年。禁專修念佛宗。配僧源空於土佐。其弟子親鸞於越後。（源空美作人。母秦氏。夢吞剃刀而生之。幼而穎悟。入延暦寺爲僧。究八宗奥旨。後棄所業。倡淨土專念宗。親鸞皇太后宮大進藤原有範之子也。幼從慈鎭剃髮爲僧。後師源空。至是坐配流。亦唱專念宗。）○四年。帝禪位于皇太弟。帝性至孝。仁慈矜物。後鳥羽上皇深愛太弟守成。使之傳位。帝雖心不懌。而無幾微形于色。從此居閑。詠歌自娛。在位十二年。改元者五。曰正治。建仁。元久。建永。承元。承久之變。北條義時徙帝于土佐。後改遷于阿波。遂崩于阿波。在禪位後二十一年。（壽三十七。火葬。）

新撰國史略　卷之四　土御門　三十二

第八十四世

紀元千八百七十二年

距今六百七十年

和田義盛伐北條氏敗死

建永元年。蒙古奇渥温鐵木眞稱帝。蒙古在金國之北。屬亞細亞北部。至鐵木眞大興。

元年。僧俊仍歸自宋。俊仍肥後人。建久末如宋。習台教律部。至是還。

送御骨于京師。藏西山金原法華堂。

順德天皇

（元年辛未。宋寧宗嘉定四年。西國千二百十一年。）諱守成。後鳥羽帝第三子。母藤原氏。（諱重子。稱修明門院。贈左大臣範季女。）年十四。受禪。即位尊土御門帝。曰太上天皇。自是稱後鳥羽上皇。曰本院。仍聽政。○建暦元年。召還僧源空親鸞。○二年。頒新制二十一條。○建保元年。和田義盛攻北條義時於源實朝第。不克死。初義盛二子義直義重。姪胤長等。與信濃泉親衡。奉故大將軍賴家少子千壽。起兵討北條氏。義時遣兵擊敗之。親衡逃亡。千

胤長第隣接幕府。將士多欲得之。義盛因寵姬五條局請曰。故將軍時。沒收之地。必賜之族人。臣願得胤長第。實朝許之。義盛大悅。遣衆守之。義時使人逐義盛家衆。奪其第。義盛益怒。青山延于曰。世人相傳。義秀赴高麗。延寶中。我先君義公使人問義秀事蹟於對馬守宗義眞。義直質之朝鮮。報曰。朝鮮釜山浦絶影嶋。今猶有義秀祠。則世之所傳亦不妄也。

五年。宋人陳和卿至鎌倉。見實朝。言將軍前身爲宋育王山長老。實朝信之。欲遣使宋觀其地。命

壽削髮匿京師。黨與皆就捕。義盛叙己功。乞二子命。實朝釋之。義盛又率族人。乞胤長命。義時呈其强族。欲激而除之。縛胤長屬之吏。故令義盛見之。義盛慚憤。起兵自圍幕府。欲取實朝。別分兵攻義時及大江廣元第。義時急走幕府。與廣元奉實朝。避于法華堂。命子泰時與諸將距義盛。義盛兵聞之。盡會于幕府。勢甚銳。泰時勵衆苦戰。遂破之。斬義盛。擧族死亡。獨第三子義秀。鷙猛絶倫。殺傷無算。遂航海而逃。不知所終。於是畠山和田二族。先後皆滅。義時威權日熾。日本史論曰。北條義時欲擅兵馬之權。內所忌者。幕府之老臣宿將。而和田義盛。宗黨之盛。甲于鎌倉。是其所最忌也。方義盛請赦胤長。勢甚憑陵。義時面縛胤長以辱之。此激其怒使速反也。義盛不悟其陷已死地。猝然發兵。銳意一戰。子姪强梁之徒。唯恃勇力。無復籌略。飄忽震蕩。如水潦之暴至。而其乾涸可立待也。朱伺有言。兩敵相對。唯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義盛不能忍。遽興忿兵。義時忍之。實爲應兵。勝敗之機。不待交鋒之日而決矣。○是歲。畠山重忠季子重慶在日光山。謀擧兵。實朝遣長沼宗政擊殺之。○二年。和田義盛遺臣挾千壽。聚兵京師。大江廣元遣兵掩捕。千壽自殺。○三年。北條時政患瘍死。日本史論曰。事有小大之殊。而情狀之同者。司馬懿曹氏之重臣。而功蓋一世。至其子師昭。剸致篡竊。北條時政以婦翁之親。託源頼朝。

公曉殺實朝

和卿造巨船。諸將苦諫。不從。及船成。試之由比浦。船膠沙。不可動。乃止。

元年。西國獨逸主弗勒特力第二。爲羅馬教公所破。起兵入耶路撒冷。兼稱耶路撒冷王。是爲十字第六役。中井積德曰。初義朝弑其父。并殺兄弟。頼賢。頼仲。爲宗。爲成。爲仲。乙若。亀若。鶴若。天王。又更平治之亂。誅滅殆盡。及頼朝起。存者亡幾。頼朝又殺世父二。義廣。行家。弟二。範頼。義經。從兄弟三。義仲。光家。行親。從兄弟之子一人。義重。頼朝死之後。其二子。頼家。實朝。三孫。一幡。千壽。公曉。一弟。全成。二姪。全頼。時光。亦更相賊殺。以絶其祀。

爲之羽翼爪牙。以成霸業。性陰鷙而善謀。情深阻而莫測。殆亦懿之流亞也。懿誅曹爽。而政統于一。時政殺比企能員。而權歸于已。奸雄所爲。其揆一也。其子義時。兼師昭之英邁。而權略或過之。卒滅頼朝之胤。以握兵馬之權。其所由來漸矣。然時政惑於後妻之言。不得令終。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歟。○六年。立懷成親王爲皇太子。○以內大臣源實朝爲右大臣。○承久元年。故大將軍源頼家子僧公曉。殺大將軍源實朝。公曉爲北條義時所殺。初頼家之及難。公曉避在京師。及長。義時以政子命召之。補鶴岡別當。公曉憤父幽死。欲殺實朝及義時以報仇。既補別當。不肯祝髮。稱有宿願。限以千日。祈鶴岡社。時本院見鎌倉權勢日盛。惡之。欲驕實朝斃之。驟進其官爵。先是實朝累遷至正二位權大納言。尋兼右近衛大將。選車服兵仗賜之。大江廣元諫其戒滿盈貽禍後裔。實朝曰。源氏危殆。極於今日。不暇慮子孫。吾當極榮顯以擧家聲耳。蓋實朝心知義時剪滅其宗。而不能自救也。遂任內大臣。又進右大臣。賜賚如初。遣廷臣有姻好者會之。至是夜行拜賀禮於鶴岡。廣元勸用晝日。且衷甲自備。不聽。隨兵千騎。義時捧劍從。及祠門。稱病作。授劍於源仲章而還。禮畢下階。公曉自

悲夫。護稱源氏相食。豈不信哉。後之有國者。可以鑒焉。公曉時年十九。實朝年二十八。葬實朝於勝長壽院。將士悲慕薙髮者百餘人。初實朝臨出。令泰公氏梳髮。自拔鬢毛授之曰。此吾遺物也。及葬求其頭不獲。乃以所遺一髮代之。

暗中斫實朝及仲章。持其首而逃。三浦義村少子。名駒若。爲公曉弟子。因遣使謂義村曰。吾當代爲將軍。子爲我計之。義村紿曰。將以兵迎。而急告義時。義時稱政子命。使速殺之。實朝資性温雅。頗得衆心。然優柔寡斷。大權下移。賴朝之業衰矣。日本史論曰。實朝襲職。驕泰不恤軍政。其發號施令。皆北條氏之所爲。而非自己出。變生肘腋。不保首領。權歸舅氏。而霸府之業不復振矣。公曉弱齡能報父讐。其志固偉。然殺賴家者。北條時政之志。而實朝不與知焉。義時奸猾多詭。相殘叔姪俱斃。而賴朝不得血食。此北條氏之本謀也。實朝恬然曾不之省。唯以官爵超于父祖爲榮。宜其速禍矣。○賴襄曰。北條義時之弑其君。假手於其君之從子。而後誅從子。脫賊名而取討賊之名。以奪君國。人莫敢議。自

頼經爲鎌倉主

鎌倉變報至京師。都下駭擾。後鳥羽上皇敕禁之。義時與權大納言藤原公經謀。請以左大臣藤原道家子頼經爲鎌倉主。上皇許之。先是上皇許公經近衛大將。已而大將闕。太政大臣頼實擧子師經。上皇不得已。遣使諭旨公經。公經怨

古弑君之陰狡巧黠。未有如義時者也。蓋義時使人嗾公曉曰。今將軍者子父仇也。子伺其拜賀刺而斃之。又賺之曰。苟能斃將軍。則子者故將軍之子也。可以代之。觀公曉成事報三浦義村。使迎己。而義村告之義時。趣命殺之。滅其口。而可以見矣。而義村與大江廣元與其謀者也。實朝無子。義時乃奏請擇本院二皇子爲將軍。不許曰。兄登大位。弟爲閫職。是樹二主也。遂請藤原頼經爲鎌倉主。初頼朝妹婿藤原能保之女。適藤原良經。生道家。頼經乃道家子也。以其與源氏連親。故義時迎而立之。甫二歳。政子聽政簾内。而府事皆決于義時。政子爲人明決。天下稱曰尼將軍。以其叙從二位。又曰二位尼。○

第八十五世紀元千八

望曰。臣不欲復立朝。臣姻戚有源實朝。臣當離洟謝世。往而依之。中使還報。上皇怒。停朝參。實朝救之獲解。至是以外孫襲實朝後。義時遣妻兄伊賀光季警衛京師。上皇與帝專議東征。使帝讓位皇太子。是爲仲恭天皇。

大内守護源頼茂謀亂。遣官兵討之。頼茂縱火仁壽殿自殺。殿舍多焚。頼茂頼政孫也。聞實朝遭害。冀爲將軍而敗。○二年。造大内。○三年。帝讓位於皇太子。帝英敏開朗。好典籍。最善和歌。所親撰有八雲抄禁祕抄。承久之變。專參謀謨。及京師陷。北條義時遷帝于佐渡。在位改元者三。曰建暦。建保。承久。凡十一年。禪位後二十一年。遂崩于佐渡。壽四十六。寛元元年。奉安御骨於大原法華堂側。建長元年。追稱順德院。

仲恭天皇　承久三年辛巳。宋寧宗嘉定十四年。西國千二百二十一年。

諱懷成。順德帝第一子。母中宮藤原氏。諱光子。攝政良經女。建暦元年立。堀河帝即位。

百八十一年。距今六百六十一年。承久之變

本院欲圖鎌倉。中院獨以爲關東未可伐。乃以時未至諫之。權中納言藤原光親亦諫之。書數十上。皆不聽。遂徵大和。山城。近江。丹波。美濃。尾張。伊賀。伊勢。攝津。河内。和泉。紀伊。丹後。但馬。十四國兵。來會者一千七百人。本院大悅。公卿亦皆奮躍。本院欲先殺公經内大

加號東一條院。年四歳受禪即位。以左大臣藤原道家爲太政大臣攝政。本院決政院中。仍稱承久三年。尊順德帝曰太上天皇。稱新院。土御門上皇稱中院。以別於本院。○初本院常有圖鎌倉之志。日夜講習武事。及源實朝遭害。謂威柄可復。而北條義時擁異姓穉兒。號令仍舊。意益不平。一日幸熊野。見仁科盛遠攜兒伏謁道傍。本院愛其兒。擢爲西面。盛遠感喜。竟留京師。義時怒收其食邑。本院敕還之。不奉命。本院有嬖妓龜菊。賜長江倉橋二莊。地頭侮慢之。敕停其職。義

臣藤原公繼諫曰。彼非試人。何必殺之。且今日之舉。臣未見其可也。後白河上皇之討義仲。不命之頼朝。而命輕佻麤妄之知康。故王師一敗不能支。此輕舉之禍也。大抵海內地勢。東國幅員最廣。故海內之兵。亦東國最盛。陛下欲伐之。奈衆寡不敵。本院乃召公經及子實氏。令其妻

時又不奉命。本院大怒。決意討之。會三浦胤義宿衛京師。以事憾義時。過期不還。本院使西面藤原秀康諭旨胤義。胤義奮曰。臣兄義村力能誅義時。本院大喜。至是托城南寺流鏑馬。徵近畿十四州兵。削奪義時官爵。密使秀康家僮押松齎院宣諭義村及關東諸豪。義村告之義時。義時乃捕押松。奪宣燒之。大會諸將。政子隔簾親言曰。關東將士誰不被先將軍之澤。卿等盍圖報復。其或欲應院宣。今決之。諸將皆感激願效死。於是會義時宅議軍事。義村等請保足柄箱根。

弟僧尊長幽之馬場殿。公經潛遣人報伊賀光季曰。禍亂將起。卿勿應本院召。本院召三浦胤義曰。伊賀光季大江親廣在京。如之何。胤義曰。親廣召輙來。光季與義時連姻。必不來矣。請併召而誅不來者。本院從之。遣使召二人。親廣即以五十騎至。本院問曰。汝屬義時乎。屬官軍乎。

大江廣元曰。事久衆心變。不如直進兵犯京師。聽成敗於天也。義時乃遣子泰時朝時及弟時房三道犯京師。凡從役者。父行留子。子行留父。行者凡十九萬人。放還押松。使報大兵已發。京師震駭。遽議戰守。部署諸將。分兵一萬七千餘人。守美濃尾張越中諸所。賊軍至皆敗。泰時鼓行而西。本院幸叡山。山徒辭焉。乃還。更遣大納言藤原忠信權中納言源有雅等。分兵二萬五千守宇治勢多及淀。時水潦方漲。官軍撤橋叢射。賊兵多死。泰時子時氏先衆濟水。賊又毀

遷三上皇

速決去就。親廣惶遽請屬官軍。即命獻誓書。光季報曰。都下繹騷。臣未知何故。且臣關東代官。陛下宜具告臣。而今徒召臣。臣何敢徃。本院再召之。不聽。乃命胤義親廣等誅之。會日暮未發。光季從士勸光季東走。光季曰。上皇欲滅鎌倉。寧不斷道路乎。吾必死於此。衆皆逃亡。留者僅

民家。結筏。全軍競濟。官軍遂大敗。山田重忠藤原朝俊鏡久綱八田知尚佐佐木氏綱及盛遠胤義等。前後皆死之。泰時入京師。本院懼。不知所出。遣使諭泰時。復義時本官。停征討院宣曰。此舉皆謀臣所誤。朕不知也。乃歸罪於忠信有雅及權中納言藤原光親藤原宗行參議藤原範茂藤原信能六人。泰時命諸將分拘之。押送鎌倉。廣元引文治故事。晝斬于途。獨忠信以實朝妻兄宥死流越後。義時遂廢帝。立高倉帝孫茂仁。逼本院令薙髮。遷之隱岐。遷新院于佐渡。

兩六波羅

二十七人。光季命子光綱逃去。不聽。乃夜命白拍子歌舞。盡散財貨與之。明日諸將攻光季。光季閉門拒戰。彎弓射胤義不中。中其弓。光綱望見佐佐木高重曰。前日約爲父子。賜我以箭。請令還之。乃射中鎧不入。高重憫之而退。光季左右盡死。乃縱火刺殺光綱。剖腹而死。諸將還奏。

雅成親王于但馬。頼仁親王于備前。二親王俱本院皇子。中院不與謀。且諫之。以故不問。中院不忍獨留。諭旨義時。乃遷之土佐。尋徙于阿波。義時更籍沒公卿采邑三千餘邑。分與戰功將士。令泰時時房留居六波羅。鎮京師。泰時居北方。時房居南方。號兩六波羅。於是國家大柄。一歸於北條氏矣。日本史論曰。人君即位。必正其始。正其始。所以正其終也。後鳥羽帝無神器而登極。出於一時之權。是蔑祖宗之法。而不正其始也。及帝遜位。惡北條義時之竊權。亟欲誅之。此誠有爲之主也。然不能德教。不審時勢。險壬奸邪。譸張欺罔。而欲以畿輔之招募。捍關東之堅銳。是猶根本撥。而求枝葉之暢。腹心潰。而冀癰疽之除。庸可得乎。況將非其人。兵無紀律。萬馬犯

第八十六世　紀元千八百八十一年距今六百六十一年

本院大悦。將行賞。胤義曰。職二小敵。何以賞爲。請待賊平。本院問曰。關東武夫從義時者有幾。胤義曰。不過二千人。兒玉家定曰。判官誤矣。壽永以降。將士多受義時恩。欲同死生者。不下二萬。如家定者。若在關東。固將從之。本院不懌。

闕。三院蒙塵。古今未有慘於此者也。寶字之變。以皇太后幽皇帝。保元之禍。以天子徙上皇。事雖不可。而臣猶得以號於人曰。我流之也。承久之亂。以陪臣制至尊。天地否塞。人神共憤。而又使元弘之世。賊臣得以藉口。豈非不正其始之故耶。後之議者。不能無憾於後白河沫皇也。帝在位僅七十餘日。世稱九條廢帝。後十三年崩。年十七。山陵在山城愛宕郡伏見街道塚本。明治三年。追諡曰仲恭天皇。

後堀河天皇 元年辛巳。宋寧宗嘉定十四年。西國千二百二十一年。諱茂仁。高倉帝孫。守貞親王之第三子。二品守貞親王。初曰持明院宮。帝即位。上太上法皇號。後二年崩。稱後高倉院。母藤原氏。權中納言基家女。稱北白河院。承久三年。踐祚于閑院。時年十歲。以前關白藤原家實攝政。尋

義時被殺

日本史論曰。承久之變。後鳥羽上皇所忌者。唯公經一人。而王師撓敗。轉禍爲福。貳于關東。告以機密。其不臣甚矣。裔孫公宗以圖不軌。覆其宗。豈非貽謀之不臧邪。又曰。方承久之難。使義時擁衆鎌倉。不敢進兵。遣使至京。謝罪

即位于太政官廳。○以攝政家實爲太政大臣。○貞應元年。家實罷太政大臣。內大臣藤原公經超拜爲太政大臣。初公經與源實朝有姻。嘗悖本院之旨。爲所擯斥。後常與北條氏通。承久之變。先事告之。竄遣人啓賊。犯闕由此。不次超遷。威權甚盛。義時常言。我子孫慎勿背西園寺氏。公經嘗構佛堂於北山別莊。名西園寺。華麗宏敞。爲天下壯觀。因自稱西園寺。其他近地名區。多營別莊。至六世孫公宗。以悖逆伏誅云。○二年。太政大臣公經罷。○以攝政家實爲關白。○元仁元年。北條義時爲近侍所刺殺。義時沈深有膽略。外示謙遜。

伊賀氏謀立實雅

朝廷則我辭直矣。朝廷未必不聽其請。然後命使急捕讒邪之臣而悉誅之。苟如是也。天下之難。將不日而定矣。不能出此。大兵長驅。驟擁輦轂。竄逐三上皇。敢行大逆。不亦無忌憚之甚者乎。又曰。伊賀光宗闒闒非望。締構姦謀。苟非平政子之激三浦義村。則幕府之變

內實陰狡。自賴朝薨。專執兵權。廢置天子。進退大臣。國家大柄。一歸于己。至是被殺。世以爲悖逆之報。泰時至自京師。政子命爲執權。泰時繼母伊賀氏與其弟光宗謀。欲廢藤原賴經。而立女婿藤原實雅爲將軍。使其子政村爲政。初三浦義村受義時托。加冠政村。遂相親善。於是光宗與弟光重屢會三浦氏府下。洶洶。政子聞之。夜適三浦氏。劫義村。義村懼而從之。政子遂與大江廣元等議。遂竄實雅于京師。流光宗于信濃。幽伊賀氏于北條。餘無所問。事乃定。泰時天資

泰時友愛　政子薨　廣元死　泰時置評定引付二職

殆不可測。放流未幾。得還鎌倉。老死牖下。幸矣。

友愛。既承家。與諸弟分產。自取太少。政子怪問。對曰。臣執國命。不患貧也。但當存恤諸弟耳。政子歎異焉。○北條泰時遣子時氏弟時盛於京師。鎮兩六波羅。時氏北方。時盛南方。○嘉祿元年。政子薨。是歲大江廣元亦死。於是政權獨歸北條泰時。泰時置評定引付二職。須衆議決焉。外史氏曰。獅子身中蟲。寄居于毛中。日吸其血而爲生。獅子不知。恣殺百獸而啖之。獸盡獅子亦隨斃。蟲即并其肉而食之。遂盡其類。又及人矣。獅子之不能制之。固愚也。而蟲之爲貪殘。甚矣。鄙語云。一寸之蟲。尚有五分之精靈。我於此蟲則不信也。○藤原兼實嘗云。賴朝委任大江廣元。恐猶獅子身中蟲也。○下新制三十六條。○二年。以右近衛少將

土御門崩于阿波　百人一首

三年。泰時聞盜襲弟朝時家。即馳赴之。衆皆從之。會朝時不在。家衆禦盜殺之。泰時遂聞之。乃還。平盛綱曰。君任太重。縱有大寇。猶當遣使偵探。然後命僕等禦之。今何自輕至此。泰時曰。人之在世。所恃惟親族。弟若為賊所殺。而兄不暇救。恥孰大焉。故賊攻吾弟。在他人則為小事。在我則一家大變。不救。建保承久。朝時聞之感喜。贈誓書曰。吾子孫世世事兄子孫。無敢有貳。

帝初納太政大臣藤原公房之女為后。年長於帝。及藤原家實相。其女入為后。年僅九歲。乃黜前后。使帝不得幸之。既而藤原道家相。其女亦

藤原頼經為征夷大將軍。○安貞元年。京師火。延及大内。○是歳。僧道元始倡曹洞宗。○二年。關白家實罷。以前攝政道家代之。○寛喜三年。關白道家罷。以左大臣藤原教實代之。（教實。道家子。）○中院（土御門。）崩于阿波。○立皇子秀仁親王為皇太子。○貞永元年。權中納言藤原定家（俊成子。）上新敕撰和歌集。定家才思絕倫。好作和歌。嘗撰天智帝以下當時名流一百人和歌各一首。書嵯峨中院障子。世謂之百人一首。其日録曰明月記。○是歳。北條泰時與玄蕃允三善康連議定憲令五十條。謂之永貞式目。又戒有司曰。強盜殺害二罪。首斬從配鎮西。竊盜倍而贖之。凡刑誅止其身。雖親族不預謀者。罪不相及。務審覈罪由。毋有羅織。○帝禪位於皇太子。在位十三年。改元者六。曰貞應元仁嘉祿安貞寛喜貞永。帝容止詳雅。喜怒不形色。頗有藻鑑。好學。每召對儒臣論談移晷。凡百玩好。未嘗留意。遇嬪御恩眷均一。無有濫幸。君臨之德。雖有餘裕。而為賊臣所推戴。一有所動。則有不側之禍。故拱默聽其所為。王風不競。至是亦甚矣。後一年

永貞式目

第八十七世　紀元千八百九十三年　距今六百四十九年　頼經入朝

入為后。而黜前后。如初。

頼經將朝京師。發鎌倉。泰時從焉。至天龍河。將士爭欲先濟。吏憂浮橋或壞。止之。不聽。泰時聞之。馳至河上。坐地。衆望見不肯濟。頼經既濟。泰時乃起。至橋本驛。將士皆已宿民家。北條實時後而至。無所投宿。乃露宿舞澤。泰時聞之曰。實時小侍別當。宜親近將軍。今迺露宿。吾不忍安枕。乃至舞澤。於是足利泰氏。三浦義村等繼至。遠山景朝請以客舍館實時。泰

崩。壽二十三。葬山城東山觀音寺。

四條天皇　元年癸巳。宋理宗昀紹定六年。西國千二百三十三年。

諱秀仁。後堀河帝子。母中宮藤原氏。（諱竴子。關白道家女。安貞二年。入宮為女御。寛喜二年。立為中宮。後稱藻璧門院。）年二歳即位。以關白左大臣藤原教實攝政。教實與將軍頼經皆道家子。道家又以帝外祖勢傾朝野。○嘉禎元年。攝政教實薨。以前關白道家攝政。○三年。道家罷。以左大臣藤原兼經攝政。（兼經。家實子。）○暦仁元年。閑院成。徙御焉。○將軍頼經入朝。北條泰時等從焉。○盜竊晝御座劍。○以前左大臣藤原良平為太政大臣。（良平。兼實子。為兄良經所養。）○是歳。六波羅遣兵士分守街陌要害。設篝火以備群盜。是謂篝衆。○延應元年。藤原良平罷。○本院（後鳥羽。）崩于隱岐。本院在隱岐十九年。依巖穴為宮。苫茨松椽。僅蔽風雨。世稱隱岐院。後追稱曰顯德院。後嵯峨朝改稱後鳥羽院。○仁治元年。將軍頼經令家人禁奢侈。北條泰時節儉刻苦。以身先人。衣服器皿。雖敝而弗改。造以攝政藤原兼經為太政大臣。職仍舊。（明年罷。）○二年。幕府定諸國訴訟法。○僧圓爾歸自宋。圓爾姓平氏。

篝衆　後鳥羽崩于隱岐

時乃遷頼經入京師。朝帝任權中納言兼右衛門督。補檢非違使別當。尋任權大納言。辭之還鎌倉。

日本史論曰。晉郤芮稱惠公曰。弱不好弄。楚鍾儀稱共主曰。其爲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子嬰齊。而夕于側也。列國之君猶如此。而况於天子乎。故太師太傅太保通爲三師。而皇朝三司之設。皆其任也。帝嬉戲無度。蹉跌而崩。輔弼之臣得無内媿乎。何保愼訓護之不至也。

駿河人。少學台教。嘉禎初。如宋。至是還。藤原道家創東福寺。圓爾居焉。正和中。謚聖一國師。國師之號始此。圓爾嘗會菅原爲長于太政大臣家實第。爲長世儒。嘗欲折圓爾。家實曰。今日兩雄相遇。勝敗可決。圓爾曰。久聞菅公從事儒術。是否。爲長曰。然。曰。我法授受。自世尊五十五世。達磨以來二十七世。雖強弩末。尚以系受得稱。釋氏以釋例儒。恐亦當然。不知公於孔子幾世。爲長不能答。退謂人曰。我欲以道義相角。彼以世系爲言。故我陷重圍中耳。○三年。帝崩。壽十二。葬山城泉涌寺。帝幼冲。嬉戲無度。塗滑石宮廊。滑石。石名。出本草。又名液石。抹而塗之。滑達易倒。見嬪御健倒以爲樂。誤自倒而傷。遂不起。及崩。怪異數見云。在位十一年。改元者六。曰天福。文曆。嘉禎。曆仁。延應。仁治。

第八十八世　紀元千九百三年　距今六百三十九年

四條帝崩。無儲貳。修明門院及藤原道家欲立順德皇子。赴至鎌倉。泰時驚曰。吾運窮矣。今日定策。果出搢紳。則事未可知也。

後嵯峨天皇 元年癸卯。宋理宗淳祐三年。西國千二百四十三年。諱邦仁。土御門帝第二子。母皇后源氏。諱通子。贈左大臣通宗女。初土御門之南遷。帝年甫二歲。倚外家大納言源通方。通方薨。家人稍疎。帝徙依皇祖父承明門院於土御門殿。既長。欲爲僧。門院止之。及四條帝崩無嗣。順德皇母修明門院及前攝政藤原道家欲立順德皇子忠成王。北條泰時德土御門之不與承久事也。遣安達義景立帝。義景途還問若佐渡院皇子既立。則如之何。泰

泰時死　栂尾僧高辨

沈思不寢食者三晝夜。意在立土御門皇子。乃謁鶴岡社。探籌土御門皇子吉。悦曰。果如吾意。遂遣秋田城介安達義景於京師。立之。公卿聞泰時使者至。皆聚修明門院。許獨前内大臣源定通至土御門皇母承明門院。許義景至兩門院。皆使人迎問。義景曰。承明門院安在。闔者愕然。至則門庭蕪穢。闃無人聲。乃排門而入。定通大驚。出見義景。曰。土御門宮宜襲大統。門院侍者至驚喜仆地。義景乃張鑾警衛。公卿聞之。絡繹來聚。塡咽門庭。土御門皇子邦仁立。是爲後嵯峨天皇。

時曰。廢之。義景遂入京師。即夜帝踐祚於權大納言藤原隆親第。以攝政藤原兼經爲關白。尋罷。以左大臣藤原良實代之。○北條泰時死。子時氏先死。孫經時嗣職。泰時廉平和寬。推誠愛物。其視民有惻怛之意。在職十八年。上下悦服。初在京師。訪栂尾僧高辨。問治國之要。高辨曰。治國猶治病也。不察其原而藥焉。徒益病耳。治亂之因在人之欲。子苟寡欲以率之。治可幾矣。泰時大悦服膺其言。數年風化大行。及死。人皆嘆惜。然其不知君臣之分。且率爲禽獸行。故君

順德上皇崩

山縣禎曰。強臣專權。大率利幼

子無取焉。青山延于曰。人君之德。莫大於儉。古之帝王莫不勤儉以興國。奢泰以亡國。故堯之興也以土堦。桀之亡也以瑤宮。禹之興也以卑宮。紂之亡也以玉盃。蓋儉則用足。故取於民有制焉。奢則用乏。故取於民無藝焉。易謂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蓋聖人取象之意。所以敎勤儉誡侈克者。可謂深切著明矣。觀北條泰時之治國家。至誠以待下。節儉以化民。衣服器皿。雖敝而不改作。百姓被其澤。四海發其賜。死之日。民若喪考妣。夫風化之行。捷如影響。泰時身以陪臣位微官卑。而其治効若此。况人君居九五之尊。有四海而朝天下者乎。譬如登高而呼。不加疾也。而聞者遠。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豈不信哉。○新院順德崩于佐渡。帝召明法博士問服錫紵否。對曰。崇德安德之崩。未聞行是禮。乃止。○寛元二年。立皇子久仁親王爲皇太子。○大將軍

頼經解職　御成鎌倉　第八十九世

主。是以自皇室之衰。天子稍長。則皆登禪位。白河上皇以降。政出院中。源平氏興。而更制其君。而至一時有三四上皇。鎌府亦效之。北條氏擅權。大將軍常不得久其職。唯沖備位焉已。至於其屢逐主。則專横亦滋甚矣。

藤原頼經以災異解職。北條經時立其子頼嗣爲征夷大將軍。年甫六歳。○三年。詔令參議已上各上封事言時政得失。○四年。關白良實罷。以左大臣藤原實經代之。（實經。良經子。）○帝在位五年。改元者一。曰寛元。禪位於皇太子。帝性寛易。仁而愛物。既頼北條氏之推戴。不敢自專朝廷大事。一仰成鎌倉。脱屣後。二皇子相踵臨祚。帝聽政院中。前後二十六年而崩。（壽五十三。火葬。奉安御骨於淨金剛院。後移藏於法華堂。）

後深草天皇

（元年丁未。宋理宗淳祐七年。西國千二百四十七年。）諱久仁。後嵯峨帝第三子。母中宮藤原氏。（諱姞子。太政大臣實氏女。仁治三年入宮爲女御。風姿溫雅。有殊寵。立爲中宮。寶治二年。上號大宮院。）年四歳即位。以關白藤原實經攝政。前右大臣藤原實氏爲太政大臣。○北條經時卒。弟時頼襲職。○前大將軍藤原頼經爲北條時頼所逐。還京師。初時頼從父光時有寵於頼經。密謀奪時頼職。頼經亦預其謀。既而事覺。府下驚擾。時頼發兵扼衢路。甲士爭集。其弟光時知事不濟。削髮請罪。時頼乃流之伊豆。使三浦光村等護送頼經于京師。光村近侍頼經二十餘歳。甚被親愛。及至京

紀元千九百九年距今六百三十五年　時頼逐頼經

鹽谷世弘曰。國之風習。必由其祖宗之心術。魯之祖有周公。故俗重禮教。齊之祖有太公。故人尚功利。漢光武崇尚名節。後漢多忠義士。司馬氏以權譎奪天下。代不絶叛臣。明太祖天資鷙

新撰國史略　卷之四　後深草　四十五

時頼滅三浦氏

猛好殺功臣。三百年間。朝士有發氣。嘗持此説。以考北條氏之世。益信其然也。時政義時以梟獍之性。欺孤寡。以竊國命。子孫雲仍。克肖乃祖乃父。視其君如木偶。而其親戚家臣之謀叛者。亦無代無之。此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師。歔欷而別。密有迎復之志。○太政大臣實氏罷。以前内大臣源通光代之。（通光。内大臣通親子。）○寶治元年。攝政實經罷。以前關白兼經代之。○北條時頼殺三浦泰村光村等。滅三浦氏。初時頼外祖安達景盛削髮在高野。至是至鎌倉。嫉三浦氏之强。竊勸時頼除之。泰村。義村子也。時義村已死。泰村威權仍盛。族黨最廣。弟光村素鷙敢。潛徵兵其邑。謀納前將軍頼經。頼經父道家亦有所密囑。會頼嗣妻北條氏死。時頼女弟也。時頼出次于三浦氏者數日。光村遂勸泰村殺時頼。泰村猶豫不決。一日泰村族人畢聚。託治具迭相出入。時頼怪之。夜聞鎧聲。慮有變。間出而歸。泰村驚謝。既而府下驚擾。時頼夜遣人覘其家。見多畜甲仗。時頼益有戒心。近國將士聞之。爭至守時頼第。泰村懼謝罪。時頼慰諭解兵。泰村感喜從之。使者出。未食頃。景盛恐和成。三浦氏益張。遣其族來攻泰村。泰村倉黄出禦。時頼乃命弟時定帥衆援攻。縱火上風。泰村大敗。走入頼朝影堂。（法華堂。）光村慷慨曰。嚮從關白密旨決事。則我族將專軍政。阿兄狐疑。以取此辱。悔

諸國將士聞變。聚鎌倉。毛利季光。泰村妹夫也。甲士環其家如堵墻。時頼令將士散還。關政泰亦泰村妹夫也。將還常陸。途聞泰村見殺。又至鎌倉。季光妻夜至三浦氏。謂泰村曰。幕議將殺兄。兄速爲之備。妾夫妾必諭之。

新撰國史略　卷之四　後深草　四十六

道家暴薨

時賴廢賴嗣

時賴迎立後嵯峨皇子宗尊

援兄明日鎌倉益騷擾時賴遣使諭泰村歛戢兵士又送誓書曰幕議初非疑卿卿愼勿生疑吾視卿一如往日泰村驚喜謝之妻進食泰村食之未下咽景盛謂子義景孫泰盛曰和議果成彼益侮我我欲抗之適足取禍汝等急擊勿失泰盛延師衆大喊進攻泰村倉黃禦戰時賴聞之令族實時時定擊泰村李光師潰將赴幕府妻攬其鎧袖曰棄姻親而助執權武夫固如是乎李光乃援泰村萬年某馳報時賴曰毛利入道叛矣時賴乃令衆縱火泰村隣家適南風暴急泰村不能支舉族走法華堂自殺

建長二年西國土耳其復取耶

無及矣自務面而死關白謂道家也泰村與其族二百七十餘人皆自殺而死時賴悉殺其親黨日本史論曰泰村納弟言謀殺時賴而畏首畏尾反爲所乘雖由安達景盛之激成然觀光村臨死之言則攝政道家蓋有所寄屬焉遂以優柔不斷陷於禍害舉族殲於法華堂而咎義村嘗殺之過不亦悖乎○泰村臨死泣曰我四世積功於幕府又以北條氏外戚輔佐内外乃不能免於禍邪雖然焉知非先君多殺之報哉何遽北條氏之愍○二年太政大臣通光罷○建長元年定沽價法○是歳北條時賴創建長寺于鎌倉會宋僧道隆來寓鎌倉時賴命居之弘安中謚大覺禪師禪師之號始此○三年藤原爲家上續後撰和歌集爲家定家子。○四年前攝政道家暴薨時前將軍賴經憤爲北條氏所廢集兵京師應者頗多乃分遣長久連僧了行等誘諸將士佐佐木氏信縛送之時賴時賴糺問得其情遂廢將軍賴嗣送還之京師初三浦氏之亂事連道家時賴不問也至是又有賴經之事故道家薨世稱其不良死云時賴於是奏請以後嵯峨皇子宗尊爲主帥上皇許之宗尊至鎌倉詔任征夷大將軍時賴改造府第崇奉頗超舊主○攝政兼經罷以左大臣藤原兼平代之初將軍賴朝定攝關之寄唯

分攝政爲五派

時賴老長時執權

青砥藤綱

路撒冷佛郎主伐之是爲十字第七役王敗伏邀戰佛師敗績王被獲納地與金自贖而歸。

六年西國獨逸主根拉德殂群雄相爭國内大亂後不置主者二十年稱爲大空位

是歳幕府定渡宋船數限以五隻。

山縣楨曰余於戰國間人物所最敬服者二人焉吏治則青砥藤綱將略則楠

基通兼實二氏任之基通稱近衛兼實稱九條至是北條氏分之爲五派兼實曾孫教實良實實經兄弟相繼攝政教實襲九條良實稱二條實經稱一條基通孫兼經兼平亦相繼攝政兼經襲近衛兼平稱鷹司爾後五家更迭攝關而北條氏一主其拜免每一使詣京悲歡立變槐庭如逆旅矣○兼平爲太政大臣○五年下新制十八條○兼平罷以前内大臣藤原實基爲太政大臣實基公繼子。○是歳僧日蓮始倡法華宗日蓮遠江人姓貫名氏父曰重忠避平氏之亂徙居安房東條郷其母夢日在蓮上有身生日蓮因以爲名通禪律眞言天台之教至是始立一宗云。○六年實基罷○以攝政兼平爲關白○康元元年北條時賴有疾削髮時賴素信禪教粗通大旨嘗創最明寺至是退居養病以子時宗幼沖令族長時代爲執權長時義時孫重時子於時賴爲從祖叔父。時賴循守泰時式目内外稱治其用人不拘門地嘗擢微者青砥藤綱爲引付衆大信任之藤綱好學剛直自儉而喜施時賴儉勤率下而風俗日媮姦究橫發訟獄繁興時賴憂之以諮藤綱藤綱對以吏人不公下情不達其所陳悉切中時弊時賴一如其

時頼巡按郡國

正成而已。若夫政事之才。如泰時時頼。勇武智略。如甲越二氏。織田豐臣二公。豐勲丕績。垂於青史。炳乎萬世。然其所為。皆不免謀利營私之意。至於藤綱之公廉。正成之忠誠。則茫茫宇宙。能幾人歟。千載之下。聞其風者。誰不欽仰感歎哉。

余郷松山城東五里有須内村。村有北條時頼巡行憩息之故跡。村人至今建小祠祭之。先輩日下部作碑文。詳其事。嗚呼。當時跋渉之勞。及山間僻境。其專精圖治。可想也。陪臣執國命。而能歴數十年之久。殆非偶然也歟。

言。乃罰其尤奸者三百人。號令一新。風俗稍革。有公文者。與北條氏封人。爭畔而訟。衆皆畏時頼。曲公文。獨藤直公平為獄。公文竟獲直。乃深徳之。苞錢三百緡。夜投青砥氏後圃而去。藤綱怒曰。吾為主替否。主有慶可也。汝之貨焉得汚我乎。郵還其錢。嘗夜行過滑河。遺十錢於水中。乃出五十錢。買炬撈之。人或笑其得不償失。藤綱曰。十錢弗取。遂失。五十錢出於我。而入于人。何失之有。時頼欲加之禄。曰。神夢見於我曰。汝願治者。増藤綱禄。藤綱固辭。時頼曰。何辭。曰。神言増藤綱禄。増之。神言斬藤綱首。乃斬之乎。藤綱公廉大率如此。時頼又發間使。分巡諸道。發摘隱伏。及解職。遂親出按之云。○正嘉二年。立皇弟恒仁親王為皇太弟。○正元元年。帝禪位於皇太弟。在位十四年。改元者五。曰寶治。建長。康元。正嘉。正元。帝孝友和順。脱屣之後。毎侍後嵯峨法皇宴遊。愉悦承意不違。後四十五年崩。壽六十二。葬法華堂。

第九十世　紀元千九百二十年　距今七百二十年

龜山天皇

元年庚申。宋理宗景定元年。西國千二百六十年。

諱恒仁。後深草帝同母弟。年十一即位。○是歳自春及夏。諸國疾疫。餓殍盈道。○文應元年。下符園城寺。許建戒壇。延暦寺僧徒。奉日吉神輿。入京訴之。棄輿而去。乃追奪戒壇官符。○弘長元年。關白兼平罷。以前關白良實復任。○三浦泰村弟良賢。謀滅北條時頼。時頼捕斬之。○以前左大臣藤原公相為太政大臣。明年罷。公相。實氏

時頼卒

青山延于曰。北條泰時居執權之職。勤儉廉潔。以身率下。風化大行。時頼繼之。善守其軌制。由是海内乂安。風俗淳朴。後世言治者。必稱泰時時頼。後之人。苟欲致治。可不則而傚之哉。

文永元年。西國英吉利始置議院。擇國人有資望者二十四名。

子。○是歳北條時頼流僧日蓮於佐渡。時頼信禪教。日蓮訕譏之。故被罪。○三年。北條時頼卒。時頼用意政事。嘗寫貞觀政要一部。上將軍頼嗣。及卒。將士悲慕。薙髪者甚衆。至下令諸國禁薙髪者。其得人心如此。山縣禎曰。時頼繼泰時之遺緒。專精圖治。躬行政事。卓然可見。世以賢稱之。與泰時相匹。亦宜矣。然察其心事。結民心。立私家。抑上威而固我權。此其所以兼父祖之遺意。而經營者。在於此矣。至其再逐其主也。不臣之情。益可見矣。嗚呼道學不明。義理晦蝕。當時以賢稱。如泰時時頼。其背道悖理如此。可勝歎哉。○文永元年。鎌倉執權北條長時罷。北條政村攝執權。時宗連署。○二年。關白良實罷。以左大臣藤原實經代之。○權

時宗廢宗尊　時宗立惟康為主

任以議職。英王權勢漸衰。西門者。尤擅恣。與王抗詳。謂王不任職。廢而幽之。西門既廢王。事必取決于己。而以其起于卑賤。人多不服。義德亞爾多。英王約翰子也。明年。起義兵。討賊。從者如雲。捕西門。誅之。支解以徇。王得反正。

大納言藤原為家。上續古今和歌集。○三年。北條時宗廢大將軍宗尊。送還京師。立其子惟康。先是。僧良基嚴慧等。親近宗尊。竊與其黨謀滅北條氏。宗尊不知也。至是事泄。良基奔高野山。絶食而死。嚴慧亡命。時宗乃與政村議。廢宗尊。立惟康。惟康年僅三歳。尋詔為征夷大將軍。賜姓源。日本史論曰。北條氏立攝關之子。為鎌倉主帥。而將帥或有夤緣攀附。欲圖北條氏者。北條時頼患之。其意以為後嵯峨上皇。我家所擁立。請其皇子為主帥。則幕府無慮矣。故迎宗尊親王而立之。久明親王。上皇之孫也。北條貞時迎而立之。亦如時頼之謀。而將士恟以搆變動。輙辭連幕府者。亦不能弭。故宗尊。久明。相繼廢黜。惟康守邦。並以二世王。陞為親王。名愈

蒙古求通好　蒙古使來　蒙古使又來　蒙古改國號曰元

高麗遣其臣潘阜持國書及蒙古書來。蒙古書略曰。大蒙古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修睦。況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域。反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而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邇高麗。開國已來。時通斯土。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心。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為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

重而權愈輕。北條氏之應變。可謂周密矣。○四年。關白實經罷。以左大臣藤原基平代之。基平。實經子。○五年。蒙古主忽必烈因高麗求通好。詔下大將軍府議之。府議以其書辭不遜。卻使不答。○北條政村罷。攝執權相模守北條時宗為執權。○立皇子世仁親王為皇太子。○關白基平薨。以左大臣藤原基忠代之。基忠。兼平子。○六年。蒙古使其臣黑的。兵部侍郎。殷弘。禮部侍郎。來求答書。對馬嶋拒而不納。虜嶋人二人而去。塔二郎。彌二郎。尋命高麗送還二人。兼致其國書。不報。○七年。蒙古以其臣趙良弼為祕

書監。充國信使。發兵送之高麗屯金州。以待其還。令高麗給糧食。○八年。良弼與高麗使至太宰府。府索其國書。良弼曰。當自致帝都。府欲奪之不與。以寫本進。云。速發使偕來。若猶豫。將以兵問之。府送之鎌倉。北條時宗遣使奏之。遂不報。令太宰府逐還良弼等。良弼還使者張鐸於本國。止不去。是歲。蒙古改國號曰元。○九年。後嵯峨法皇崩。後嵯峨。薙髮在五年。○元使張鐸再來。高麗又附書。亦不報。○十年。關白基忠罷。以前右大臣藤原忠家代之。忠家。教實子。○趙良弼還元。述我

第九十一世

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高麗書略曰。我國臣事蒙古國。皇帝仁明。欲通好於貴國。寡人奉詔。其旨嚴切。茲不獲已。使某官奉皇帝書前去。貴國遣一介之使以往觀何如也。貴國其商量之。

文永九年。西國英吉利王殂。王之子正也。赤幾國人復及再幽王及義德亞蘭。

多聞院置議員。政事一歸于院。曰上不得遏下。下不壅于上。民至是自稱為得自由也。

一後嵯峨　二後深草—五伏見　三龜山　四後宇多—六後伏見　八花園　七後二條　九後醍醐　邦良早世。為後醍醐儲貳

不納之狀。忽必烈積怒日久。遂決意來寇。○自元年至是歲。彗星屢見。芒耀甚熾。詔五位已上。及秀才明經課試及第者。各上封事。極諫得失。○十一年。帝禪位于皇太子。在位十五年。改元者三。曰文應。弘長。文永。帝天資英發。多材藝。膂力過人。初後嵯峨帝禪位于後深草帝。而常以其多病為慮。及誕帝。以為堪負重任。乃使後深草禪位于帝。給之以長講堂領。長講堂在京師五條。而後深草與帝。皆以幼沖臨祚。後嵯峨常聽政院中。及帝生皇子世仁。後深草亦生皇子熙仁。後嵯

峨欲使帝後永承皇統。立世仁為東宮。以嚮所給地仍為後深草子孫之封邑。臨崩更遺命大宮院。藤原姞子。見。以欲傳位於帝子孫之意。朝廷舊藏坂上田村麻呂之劍。傳為鎮國之寶。屬之大宮院。竊授於帝。由是後深草與帝不相能。北條時宗未知後嵯峨意所屬。大宮院告以其意。事乃得定矣。帝禪位之後。三十一年崩。聽政院中者十餘年。壽五十七。火葬。分藏御骨於淨金剛院。法華堂。南禪寺。金剛峯寺。

後宇多天皇　元年。乙亥。宋恭宗㬎德祐元年。西國千二百七十五年。諱世仁。龜

對馬八幡祠有赤氣如火。見者驚怪。哺時賊艦奄至。島人告急。地頭右馬允宗助國帥兵八十餘騎而發。明日遣使問來寇之意。賊不荅。縱兵登島。助國叢鏃而射。斃二十賊。賊將賊競進。助國父子苦戰死之。餘衆告急太宰府。賊轉寇壹岐島。張赤幟而

山帝第一子。母皇后藤原氏。諱信子。文應元年。左大臣實雄女。御代弘長元年。立為中宮。尋改曰皇后。崩後稱京極院。年八歲即位。以關白藤原忠家攝政。未幾忠家罷。以左大臣藤原家經攝政。家經實經子。○元賊三萬來寇對馬。守護代宗助國苦戰死之。賊轉寇壹岐。守護代平景隆死之。賊恣殺二嶋男子。虜女子。縄穿掌繫船外。進犯筑前。掠沿海諸邑。燒箱碕祠。太宰府兵拒之不利。少貳景資射殺賊將劉復亨。賊夜逃。府兵追擊不及。獲船一隻。一百二十人斬之。○建治元年。以前右大臣藤原通雅為太政大臣

進。守護代平內左衛門景隆帥百餘騎禦戰。不制。退入城。明日城陷。景隆死之。賊遂取二島。

賴襄曰。時宗之禦元寇。保我天子之國。足以償父祖之罪矣。虜盖以其所以恫喝趙宋者。來擬於我。我卻其使不納。未有曲直也。及彼以兵來。務剪屠我遺黎。則曲在於彼。彼

通雅。右大臣定雅子。○元遣其臣杜世忠。禮部侍郎。何文著等。兵部侍郎。至長門室津。北條時宗致之鎌倉。斬於龍口。以北條實政為筑紫探題。節制軍務。於是命太宰府及沿海國郡嚴警備。減公私費用。以助軍興。筑紫探題始此。

日本史論曰。時宗斬元使杜世忠等。或疑此激元主之怒。而速其兵也。嗚乎可乎。曰不然。彼挾彊大之勢以臨我。我屈伏以事之。彼將責我以稱藩朝貢。而凌辱誅求之無厭也。夫赫赫天孫之冑。臨馭瑞穗國。代天子民之道。固無假於彼。而張夸辭以脅制我。是蠻夷我也。時宗執其使而戮之。宣揚威武。震懾外國。其舉甚善矣。彼欲洩怒於我。則我固有備。選將蒐卒。屯戍沿海。軍國之需。一無所闕。故元主大興舟師來寇。而卒不能得志。雖由神明之祐。亦時宗堅忍不拔之志。與防禦得宜之所致也。元主創艾。不能再舉。永無西

使再來。不可不執而戮之。折彼之威。定我民志。奪其所挾。而決死待之。可謂深中機宜矣。否則我幾何而不為趙宋也。其後唯菊池氏之待明。庶幾接武。足利氏屈膝外國。不足言已。豐臣氏能不辱國體。勝足利氏萬萬。然至與明戰。張皇太甚。內自困敝。雖攻守異勢。不及北條氏遠矣。

陲之虞。時宗之功。不亦偉乎。○攝政家經罷。以前關白兼平代之。○二年。北條時宗令西海諸國具戰艦。簡精銳將往高麗。先是伊豫人河野通有。往戍鎮西。臨發禱三嶋神曰。臣往戍十年。賊若不來。則臣請往攻。○立後深草皇子熈仁親王為皇太子。初後嵯峨法皇之立龜山帝。後深草帝不悅。法皇崩。後深草諭旨北條氏。欲藉其力以得政柄。時宗不敢從。及帝嗣位。龜山聽政院中。後深草益憤恨。欲薙髮。時宗乃以熈仁為帝儲貳。後深草悅乃止。○太政大臣通雅罷。以攝政兼平代任。○是歲。僧一遍始倡時宗。一遍伊豫人。河野之族也。

北條氏之策守。則主著。不煩徵發。軍須不擾。輕費委任將帥。不自中掣之。其戰則憑陸防寇。走舸逆戰。短兵急接。皆可以為後世之法也。

建長中。剃髮為僧。初村上時。有僧空也。周游諸州。以念佛為業。至是一遍亦襲其跡。遍歷天下。勸化時人。世謂之游行上人。○三年。攝政兼平罷。太政大臣尋為關白。○弘安元年。藤原為氏上續拾遺和歌集。為氏為家子。○是歲。禁車服僭侈。○二年。元主忽必烈造戰艦六百艘。謀入寇。宋降將范文虎進言曰。臣遣周福欒忠諭日本。期以明年四月還報。請待之。從之。既而二使至太宰府。復說通和。北條時宗命斬之。博多遣關東將士于鎮西。以備焉。是歲。元滅宋。勢益彊大。蠻夷致貢者千餘國。益有覬圖我之志。○四年。元遣范文虎

元大舉入寇　河野通有擒虜將　還者僅三人　時宗卒

元賊直指太宰府。高麗賊犯壹岐對馬。島人竄匿山林。賊聞小兒啼聲。搜而殺之。島人皆殺兒而逃。

通有登賊艦。擒其將戴玉冠者而還。案賴襄日本外史記是事云。擒虜將王冠者。訛王為玉。以為人姓名。恐誤謬也。

鎮西捷聞至京師。朝野相慶。時宗令鎮西將士曰。賊船雖逃。將士勿輙離郷里。往來京師者所往必請。賊之降者。付之將士。未斷其罪。津泊舟船往來必嚴檢察。我船勿輙出境。蕃人有來者。愼勿納之。凡守備一如前日。勿

都洪茶丘大舉來寇。以高麗為導。戰艦蔽海而至。我兵拒之壹岐對馬。不利。賊直犯宗像。筑前。意在必勝。多携什器耕具。九國震駭。我諸兵皆會太宰府。築堤海岸。綿亘數百町。堤上燎火相望。守備甚嚴。草野次郎夜襲燒賊艦而還。賊乃依能古志賀二嶋。鐵鎖聯舟。彀弩其上。我舟迫焉。弩便連發。死者甚衆。河野通有乘輕舸。與伯父通時奮前。仆檣架賊艦。登之舞刀鏖擊。遂擒一將而還。我舟陸續迎之。賊不敢追。大友藏人帥三十餘人踵進。多獲首級。諸軍遞進戰。賊稍異其鋒。轉泊鷹嶋。時京師訛言。九國既為賊所據矣。龜山上皇奉宸筆願文於伊勢廟。祈以身代國難。會大風起。海濤崩駭。賊艦摧碎。文虎等擇堅舟棄軍先逃。我兵乘勢掩擊。賊兵十萬。殺溺殆盡。餘衆乞降。悉斬之。生還者僅三人。元人震懾。不復窺我邊。山縣禎曰。元兵之寇西海也。世俗傳我皇祖之神威赫怒。忽起風雨以殲其全師。然神威窈冥。固人智之所不能測也。唯西陲防禦之有備。適乘風雨。得以殲大寇。亦時宗之功為偉矣。若徒恃神威而祈禳禱祝。不設備。不亦危道乎。後之有國家者。豈可獨恃神威而懈乎外寇防禦之術哉。○七年。北條時宗卒。子貞時襲職。○八年。以前關白左大臣基忠為太政大

貞時滅安達氏　第九十二世紀元千九百四十八年距今五百九十四年

有懈弛。尋論功行賞。河野通有等皆賜采地。○一時喧傳。忽必烈憂憤而死。忽必烈聞敗大怒。謀再舉。其臣相威諫曰。前車既覆。奈何蹈其轍。請修舟練兵。伺釁徐發。忽必烈從之。其後屢造戰艦。具糧食。鑄前。聽群臣畏我威猛。皆諫止之。趙良弼亦諫曰。臣在日本歲餘。熟知其風俗勇猛殊甚。不擊便。由此其令屢下屢罷。

臣。○安達泰盛以北條貞時外祖。為評定衆。恃勢驕縱。與內管領平賴綱相軋。賴綱譖之於貞時。貞時遂攻殺泰盛。滅安達氏。賴綱自是日擅威福矣。泰盛子宗景狂妄。自言曾祖景盛實右大將子。乃稱源氏。賴綱譖之貞時曰。彼潛圖篡奪。所以更其姓也。貞時信之。遂殺泰盛父子。初景盛以讒滅三浦氏。至是子孫亦遭讒而死云。○十年。關白兼平罷。以左大臣藤原師忠代之。○太政大臣基忠罷。○以征夷大將軍源惟康為親王。職仍舊。○帝在位十四年。改元者二。曰建治。弘安。禪位於皇太子。帝英敏好學。博涉衆藝。源親房稱為後三條之流亞。旁通釋典。後薙髮。法名金剛院。謝絕人事。專思密教。帝受真言奥秘於仁和寺僧禪助。築一堂于大覺寺側居焉。後使皇子性圓法親王住大覺寺。永傳真言之流。距禪位十七年崩。壽五十八。葬山城蓮華峯寺。

伏見天皇　元年戊子。元世祖奇握溫忽必烈至元二十五年。西國千二百八十八年。諱熈仁。後深草帝第二子。母藤原氏。諱愔子。左大臣實雄女。京極院之妹也。稱東御方。帝即位。上號玄輝門院。年二十三即位。尊先帝曰太上天皇。稱新院。後深草上皇稱本院。龜山上皇稱中院。本院聽政。○正應元年。新院皇子尊治生。○二年。關白師忠罷。以右大臣藤原家基代之。家基。基平子。○立皇子胤

貞時廢將軍惟康　盜入禁內謀逆

賴襄曰、北條氏之悖逆極矣。敢廢立天子、進退卒輔、易置大將軍、如奕棊然。而其家得傳九世、無天道耶。曰、天之立君、爲民也。非爲君也。而暗君以爲爲己也。猶君之置相、爲民也。非爲相也。而庸相以爲爲己也。後世人主、務奢泰淫佚、以位爲樂、以竭天下之民力、而以

仁親王爲皇太子。○以準大臣藤原基具爲太政大臣。（內大臣、具實子。）○北條貞時廢大將軍惟康親王、送還之京師、奏請以皇弟久明親王爲主帥。（久明、後深草上皇第二子。）詔以久明任征夷大將軍、敍三品。久明處鎌倉、僻陋憂之至、則屋宇壯麗、帷帳華鮮、過於京師。（初貞時聞惟康有滅北條氏志、遽廢之、倒載轝送京。時人曰、將軍流於京師。）○三年、盜夜入禁內、帝避之春日殿。（盜問宮女帝所在。宮女紿之曰、在南殿。盜赴之。帝實在中宮、乃女裝避之春日殿。中宮太子亦潛出避之。）衛兵逮捕盜。上紫宸殿自殺。付屍六波羅檢之。刻其箭曰、太政大臣爲賴。爲賴稱淺原八郎甲

爲當然。是以盜賊公行、無忌憚、內犯矣。則曰、是武臣之任耳。非吾所親治也。噫、如此而欲以長持天職、以託於人上、天豈聽之乎。所謂武臣者、則終身百戰、以除民害、而不能得朝廷寸官尺爵。名也。權利實也。名出於朝廷、而實出於天。天以其實與源氏。故源氏以天下之實、而朝廷擁其

斐源氏、以兇悍聞。（八郎兇悍無道。因坐褫其采邑。下令追捕。不得。竟至謀逆云。）所佩刀、前參議藤原實盛刀也。因拘實盛父子於六波羅。初帝之立也、非中院之意。及有爲賴事、世以爲中院所使。（因實盛口供也。）權大納言藤原公衡、奏本院、請遷中院於六波羅。本院不聽。於是中院甚不安、賜誓書於北條貞時、以自辯。事乃寢。○太政大臣基具罷。○天皇始親政事。○是歲、北條時輔子某、與三浦賴盛謀舉兵。北條貞時捕誅之。○四年、關白家基罷。以左大臣藤原忠教代之。（忠教、忠家子。）○以前內大臣藤原實兼

貞時誅平賴綱　貞時殺吉見吉春

名而已。然其曰征夷大將軍者、有其實焉。故朝廷亦從而予其名也。至其子孫、乃貪虛名、又忘其職、而樂於驕奢淫佚。所以其權利歸於北條氏也。北條氏別立主、以嗣源氏之名、而已守其實。唯守其實也、故其世世所務、在於養民。養民非自儉自勤、不可。如曰吾務盡心於其實、名非

爲太政大臣。（實兼、公相子。實兼自其祖公經、四世相繼爲首相。世稱西園寺四代相國。）○五年、實兼罷。○永仁元年、關白忠教罷。以前關白家基復任。○北條貞時以族兼時爲鎭西探題。（兼時、時賴孫。）別置長門探題、以監中國。○鎌倉內管領平賴綱專橫日甚。遂謀廢北條貞時、以己子安房守爲將軍。長子宗綱屢諫之。賴綱欲殺宗綱。宗綱怒、密告貞時。貞時乃殺賴綱父子、流宗綱於佐渡。（尋召還之。）○四年、吉見義春謀滅北條氏。貞時捕殺之。義春、源範賴曾孫也。（貞時又殺義春子義世。）○關白家基罷。以左大臣藤原兼忠代

第九十三世　紀元千九百五十九年　距今五百八十三年

吾所敢貪也。是以北條義時雖遷官、猶稱原銜、子孫皆循其遺意、終於相模守・武藏守。而相模守・武藏守、能易置大將軍、能進退攝政關白、能廢立天子。何哉。天下之實在於此也。天下之實在於此、而自儉勤以養民。是不有天位而爲天職也。當時天子與宰輔將軍、徒擁其名、以敵其

任。○六年、帝禪位於皇太子。在位十二年、改元者二。曰正應、曰永仁。後十六年崩。（壽五十三。火葬於深草。祔御骨於後深草帝法華堂。）

後伏見天皇

（元年己亥。元世宗鐵木耳大德三年。西國千二百九十九年。）諱胤仁。伏見帝第一子。母准三宮藤原氏。（參議經氏女。）年十一即位。伏見上皇聽政院中。關白藤原兼忠攝政。兼忠尋罷。以左大臣藤原兼基代之。（兼基、師忠子。）○立新院皇子邦治親王爲皇太子。長於帝三歲。○正安元年、以前內大臣藤原公守爲太政大臣。（公守、實雅子。）尋罷。以攝政

元僧一山來

實欲收奪其權，而不知天之所右，在彼不在此。不然，烏以此悖逆之徒而得傳九世乎。至於高時，一為驕奢淫佚，則天誅不旋踵。嗚呼，豈曰無天道哉。

正安二年，西國魯西亞建都于墨斯科。魯西亞又稱我羅斯，據亞細亞歐羅巴兩土之北境。其國古稱薩爾馬西亞，為西北散

兼基代之職仍舊。○先是元主忽必烈死，子鐵木耳立。成宗。欲成父遺意。至是聞我信浮屠，遣僧一山來議。北條貞時捕編置伊豆。後處之建長寺。○二年，兼基罷太政大臣，尋為關白。○賜西大寺僧叡尊號興正菩薩。賜菩薩號始此。○三年，帝禪位於皇太子。初伏見帝為北條氏所立。既即位，密諭貞時曰，中院龜山。每切齒於承久之事。立其後非卿利也。若朕子孫，唯卿家是賴，必當與相終始耳。於是貞時遂立帝。日本史論曰，皇統豈宜有二乎。二統之階乱也。後嵯峨上皇專屬意於龜山，欲使其世膺圖籙，而後深草之胤不復得立。雖

貞時定兩統更立之議

部，受彼屬於匈奴。貞觀年間，有酋長祿利哥者，招引族類，肇造邦土。傳至烏拉的米爾謨訴羅斯謨兩世，立國始有規摸。應和中，始崇希臘洋教。有王后理國政。其嗣位之王有十二子，分國為十二部。由是兄弟鬩牆，互相攻伐，日就衰乱。後元鐵木真西伐，滅阿羅思阿速欽察三部，立長

非大公至正之道，而大宮院面聞天語矣。在關東則北條時賴敬奉遺詔矣。此宜一定不可移動者也。時宗不忍見後深草之憂鬱，扳伏見居儲貳。原其情，似不可深罪者。而違遺詔之責，則不得辭焉。伏見為苞桑之計，欲傳祚于無窮，不得不倚關東為重。故百方聽讒，而貞時遍於詔旨，立後伏見。此關東再違遺詔也。元弘之誅，焉得不加其子哉。新院後宇多。不悅，遣使於鎌倉。左中辨藤原定房。讓其違先帝遺詔。貞時遂定後深草龜山兩宗迭立之策，限以十年。立新院皇子為帝太子。至是使帝傳位太子，而以帝弟富仁親王為其儲貳。蓋倣攝政五家更立之儀也。日本史論曰，兩宗迭立之議，出於一時姑息之計。豈得為長久之道乎。況天位限以十年，開闢以來所未聞也。陪臣執國命，君若贅旒然，可悲也矣。帝在位四年。

第九十四世　紀元千九百六十二年　距今五百八十年

子朮赤為可汗。由是為蒙古別部。至是建都。後兼元衰，我羅斯故王後裔乃稍稍振起。

改元者一，曰正安。時本中新三院并前後伏見共五上皇。上皇之多，自古未有。後二十五年帝崩。壽四十九。火葬於嵯峨野，奉安遺骨於深草法華堂。

後二條天皇

元年壬寅。元世宗大德六年。西國千三百二年。諱邦治。後宇多帝第一子。母源氏，諱基子。內大臣具守女。祖父太政大臣基具養為子。初侍新明門院，稱東御方。得幸生帝。後稱西華門院。年十七即位。新院聽政院中。○以前內大臣源定實為太政大臣。定通子。○北條貞時削髮，而老使從弟師時代執權。師時，宗政子。命政村子時村連署行事。○是歲元賊寇薩摩子數嶋。○乾元元年。

後深草崩　龜山崩

日本史論曰，詩美周文王之德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子止於孝。後深草帝君德之至，孝友之篤，不愧祖皇之美。而不能施文王之化者，時勢使之然也。及狂賊誅，不軌龜山法皇，不能自明，至賜擯書於北條時宗，窘亦甚矣。藤原公衡之

源定實罷。以右大臣藤原公孝為太政大臣。公孝，實基子。○嘉元元年，藤原為世上新後選和歌集。初後宇多帝詔為世選之。至是成。○二年，藤原公孝罷。○本院崩。後深草。○三年。關白兼基罷。以左大臣藤原師教代之。師教，忠教子。○北條宗方矯將軍久明親王命，殺北條時村，遂欲殺師時。貞時怒誅之。○中院崩。龜山。中院性淫蕩，皇后中宮外所幸凡十六人。至通新院之皇后典侍。○德治元年。以前內大臣藤原實家為太政大臣。實家，實經子。○二年。新院薙髮。○三年，太將軍久明親王為北條貞時

第九十五世　紀元千九百六十八年距今五百七十四年

立尊治為太子

師時卒　貞時卒

議未可謂非而帝孝友之言發于至誠遂使法皇免鬩牆之譏浮言飛章亦從而銷滅可謂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豈非孝道之大者乎帝承二院之旨傳天下於皇太弟而太弟不能盡為弟之道帝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其含弘光大之德豈不美哉

日本史論曰北條貞時遏於後宇多上皇之詔旨建二宗迭立之策階臣敢議

所逐還京師詔立其子守邦為征夷大將軍○帝崩壽二十四葬北白河殿在位改元者三曰乾元嘉元德治凡七年。

花園天皇（元年戊申元武宗海山至大元年西國千三百八年）諱富仁伏見帝第三子母藤原氏（諱季子左大臣實雄女玄輝門院同母妹也後稱顯親門院）年十二踐祚以關白藤原師教攝政○延慶元年立皇再從兄三品太宰帥中務卿尊治親王為皇太子尊治幼穎悟龜山上皇愛之常置左右嘗祈石清水祠冀其獲位然以後二條長且無過失不得踰立及帝卽位議以後二條皇子邦良為儲貳後宇多法皇不可曰朕有所慮宜先立尊治然後及邦良帝從之○以將軍守邦為親王○攝政師教罷以左大臣藤原冬平代之（冬平基忠子）○天皇卽位於太政官廳○二年太政大臣實家罷以前內大臣藤原信嗣代任（信嗣冬忠子）明年罷以攝政冬平代之職仍舊○應長元年冬平為關白尋罷其太政大臣○鎌倉執權北條師時卒貞時亦繼卒貞時子高時甫九歲族宗宣及時村孫煕時並執權無幾皆卒族基時代之高時舅安達

高時為執權

皇統其勢不得不然北條氏之禍實基于此而其去職之後慕時賴之風巡視郡國亦有志於為治者也。

正和元年前大納言藤原為兼上玉葉和歌集為兼為家之孫也。

時顯內管領長崎圓喜以貞時遺命共輔高時貞時留意於政治景時賴之風辭職之後躬被僧衣四出訪吏民疾苦多所擿發（時前內大臣源通基蒙譴於後宇多上皇屏居京南貞時過其居問故通基告以實貞時曰盍告諸鎌倉申理通基曰彰君之非以伸己之枉我不忍也貞時還竟奏復其爵邑云）○正和二年關白冬平罷以左大臣藤原家平代任（家平家基子）尋罷復以冬平代之○五年冬平罷以左大臣藤原道平為關白（道平兼基子）○是歲鎌倉執權北條基時罷高時代之時年十四詔任相模守○文保元年伏見法皇崩○二年帝禪位於皇太子在位十二年改元者四曰延慶應長正和文保後二十年而崩壽五十一（葬山城十藥院山上）帝好學善和歌深好禪法旣禪位以僧妙超慧玄為師捨花園離宮為妙心寺居慧玄創一宮於其側號玉鳳院薙髮從御之（法名遍行）遺像尚存焉。

第九十六世　紀元千九百七十九年距今五

日本史論曰義學之變為禪傳直指掃蕩階界衆騰之西而發揮明心見性之旨故人主之精於佛理者往往嗜之其源出於龜山而浸淫於後宇多至於帝而滙焉帝以關東之建議得繼伏見之宗政理不能斷於宸衷而皆決之於六波羅及遜位閒暇益得研究禪旨至後醍醐討

後醍醐天皇（元年己未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延祐六年西國千三百十九年）諱尊治後宇多帝第二子母藤原氏（諱忠子參議忠繼女內大臣藤原師繼養為子入宮為典侍稱中納言典侍後號談天門院）年三十一卽位尊先帝曰太上天皇稱新院立皇姪邦良親王為皇太子後宇

百六十三年　三位局

北條氏帝與後伏見上皇遷六波羅。鎮將潰圍挾之東走。流離狼狽。僅而得免。嚮之擁立推戴者。反爲其累。然帝處喪亂之際。不以榮衰嬰其心。蓋有得於所學。而其沈溺亦甚矣。

多法皇聽政院中。○以前內大臣藤原實重爲太政大臣。公親子。○關白道平罷。以內大臣藤原內經代之。內經內實子。○元應元年。立女御藤原禧子爲中宮。太政大臣兼實女。中宮媵藤原廉子號三位局。中將安野公廉子。帝寵之。帝寵廉子。惑溺日甚。垂水廣信上疏諫曰。夫人君。天之宗子也。當代天以育萬物。是故身法四德。而教以五常。則天下治。其身不正。而虐民無教。則天下亂。今乃好色。失其本性。禍亂何遠。伏冀速改之。諫爭雖非下官之事。而心有所不忍。因冒萬死。以上言。疏奏。不報。廣信便去。歸伊勢。與妻子耕于垂水。後帝徵不至。中務卿親王。兵部卿親王。及源義貞。源尊氏等。連辟皆不至。農暇著書。名曰嘉文亂記。○太政大臣實重罷。以前內大臣源通雄代之。○二年。權大

新撰國史略　卷之四　後醍醐　六十三

長崎高資弄威柄　法皇還政　僧玄慧唱

後宇多法皇欲還政於帝。遣使諭北條高時。議者謂。天子之父。欲還政天子。有何不可。而告之武人。衰替極矣。群臣欲帝獲政。或祈之神。已而高時奉詔。

垂水廣信之未仕官。常與藤原

納言藤原爲世。上續千載和歌集。○北條高時性頑率。委政於安達時顯。長崎圓喜。二人協心修泰時舊規。既而圓喜老。子高資襲職。高資性多欲。黜陟予奪。一以賄成。專弄威柄。高時怒。命長崎高頼竊殺之。事覺。高資捕高頼。放之陸奧。○元亨元年。法皇還政帝。留意政事。夙夜兢勵。銳意圖治。復記錄所。親自聽訟。除大津葛葉外諸新關。而北條高時驕縱酣肆。政刑失當。士民離心。時論翕然。以爲朝政必復於古。帝性又好學。日與儒臣討論經史。僧玄慧以才學聞。召侍

宋儒之學　旱饑　帝欲討北條氏

藤房論學。一日語藤房曰。宋太儒朱晦菴之書。前此六年。始入本邦。世儒未有知焉。我幸得之。深尊信之。請今借之。宜覃思於此書。藤房諾。然藤房之學。雅混儒佛。以故卒與廣信不合。

俊基憂職務繁劇。不暇熟計。欲託事屏居。一日

讀。先是經筵專用漢唐諸儒注疏。是時朱熹新注傳入我邦。玄慧見而悅之。經筵始用宋儒之說云。○二年。夏旱饑。詔減膳。使撿非違使別當源親房。喻都下富戶。發糴。置場定價鬻賣。○三年。藤原內經罷。以左大臣藤原房實爲關白。○源通雄罷。以前關白藤原冬平爲太政大臣。○正中元年。後宇多法皇崩。○初帝憤北條氏專橫。慨然有蕩平之志。視高時失政。竊喜之。引中納言藤原資朝。及藏人藤原俊基。參謀議。密徵四方武士。錦織俊政。足助重範等。應之。二人乃

新撰國史略　卷之四　後醍醐　六十四

無禮講　頼貞國長死義

讀僧徒訴狀。佯誤讀楞嚴院爲慢嚴院。衆大笑。俊基故爲愧容而退。乃閉門不出者半歲。變服潛遊諸國。以伺察民俗形勢。資朝亦詭服遊東國。

資朝等密謀事覺。會攝津葛葉民與代官搆兵。六波羅託聲葛葉。徵兵令小串範行。山本時綱。攻頼貞國長。時綱悉留其兵。僅

詭服。潛遊諸國。伺察民俗要害而還。美濃人土岐頼貞。多治見國長。並有勇名。適來在京師。資朝等因交驩。數相宴飲。每會脫衣冠。坐無位次。令婦女行酒。名爲無禮講。情好款熟。乃告以計。頼貞等傾心規畫。又憚外議。令僧玄慧講唐人韓愈文。既而事覺。頼貞族頼貞告計於其妻齋藤氏。齋藤氏告之父利行。利行大驚。告之六波羅。六波羅府帥北條範貞。急發兵。襲頼貞國長。二人力鬪死之。範貞遂執資朝俊基。致之鎌倉。高時詰曰。無禮講所講何事。俊基曰。吾輩文臣。不知他。唯知玄慧講文。是文禮講。無乃

高時流資朝

帥二壯士襲賴貞。賴貞方梳髮。驚起格鬪。時綱欲生擒之。佯退誘之。從兵奄至。賴貞乃退而自殺。範行往攻國長。國長適醉臥。聞喊聲驚起。倡妓在側。取鎧被之。小笠原孫六望見旌旗曰。六波羅兵至矣。得非密計覺露耶。乃登門樓射殺二十餘人。留一箭。挿腰曰。丈夫赴死。不得無備。

謬傳爲無乎。高時怒。謀廢立帝。因遣中納言藤原宣房賜誓書諭解。高時乃奉還其書。事得釋。○藤原房實罷。以太政大臣冬平爲關白。○二年。藤原爲定上續後拾遺和歌集。○是歲北條高時流藤原資朝於佐渡。釋藤原俊基還京師。俊基閉門不出。人心始安。而帝獨不能平。○嘉曆元年。皇太子邦良薨。初後宇多法皇以太子有脚疾。詔曰。若邦良病甚。宜傳位帝皇子。至是帝欲擇諸皇子立之。北條高時執兩宗迭立之議。不可。帝遣使申後嵯峨遺詔。又不可。帝

高時立量仁爲太子　高時縱欲無度　闘狗

遂大呼。嚙刀鋒墜地而死。國長帥從兵二十餘人閉門固守。賊不敢進。獨伊藤彥次郎父子從門隙入。國長兵斬之。乃開門罵曰。汝等怯甚。請以吾頭相贈。賊競進。國長血戰。却之數次。佐佐木時信繞出其後。壞民家而入。國長不能支。與從兵相刺而死。

怒曰。後嵯峨子孫。若纘大統。則長講堂領宜以付朕子孫。不然。朕子孫何以充供給。遣使更諭之。高時復不奉詔。帝益憤恚。高時遂遣人奏請立後伏見皇子量仁親王爲皇太子。○是歲高時有疾。高時沈湎酒色。縱欲無度。尤喜田樂。召優數千人於京師。分付諸將。令養視。每宴輒奏曲。纏頭費每以萬數。一日見狗鬪于庭。喜之。遂令吏民貢獒。至數千頭。厭以粱肉。轝載往來。遇者不禮有誅。月十二番。分隊鬪之。召會諸將觀。以爲樂。時人皆知其不終焉。一夕高時獨醉舞。有十餘倡來助興。

囿巘滿府　護良親王

二年。西國英吉利人廢其主義德尾第二。初英主娶佛郎西王女。女性淫蕩。頗有醜聞。而英主不問也。嬖戲益甚。政理大頹。民皆怨叛。遂至廢之。帝有十四皇子。

姬人闚之。倡皆天狗。歌曰。不見天王寺妖靈星乎。歌終而去。獸跡滿坐。高時醒無所見。及有疾。長崎高資勸罷職。高時從之。削髮號崇鑑。高資令金澤貞顯代爲執權。高時弟泰家慍其不讓己。亦削髮。既而高時疾愈。怒欲殺貞顯。貞顯懼。自髡謝之。諸將爭倣傚。囿巘滿府。人以爲不祥。高資又推高時族守時代貞顯。衆益不服。○二年。關白太政大臣冬平薨。藤原道平爲關白。○初帝第三皇子護良親王幼而慧敏。有英姿。帝鍾愛之。皇太子邦良之薨。帝意在護良。而不得立。乃爲僧。號尊雲。至是命爲延曆寺座主。

安藤堯勢　季長叛北條氏　屢幸諸寺

錄于左以備參考。尊良親王　世良親王　護良親王　靜尊法親王　宗良親王　皇太子恒良　成良親王　躬良親王　懷良親王　聖助法親王　玄圓法親王　僧恒性　僧元選　滿良親王　後村上帝行在成良之次躬良上

○是歲陸奧人安藤堯勢與族季長爭邑。而訟鎌倉。皆賂長崎高資。高資兩納之。不決。二人怒。據邑叛。北條高時遣兵擊之。不克。荐久以來。士之叛北條氏者。以是爲始。案保曆間記以是事係元亨二年。然考當時事狀。恐不然。今從結城文書。○元德二年。關白道平罷。以右大臣藤原經忠代之。○帝幸春日社。及東大興福二寺。尋幸日吉社。臨慶延曆寺大講堂。以護良親王爲祝願師。帝惡諸國武人皆役屬北條氏。欲藉僧徒以滅之。屢幸諸寺。以收其心。護良遂廢講讀。專習武技。拳捷如飛。以其居大塔。世

殺中原章房　高時捕僧圓觀等　長崎高資立廢帝之議

亦後爲僧名淨仁。是歳皇子太宰帥世良親王薨。親王幼而警悟。帝甚愛之。常携之臨記錄所。及薨大納言兼親王傅源親房不勝悲悼。薙髮稱宗玄。親房具平親王之後。諳練典故。與藤原宣房藤原定房齊名。從僧玄慧學。好讀宋人司馬光資治通鑑。學識超邁。冠絶當世。及其退居。時人嘆曰。帝非唯喪皇子。又失賢臣矣。

日本史論曰。貞藤諫高時正議讜論。亹亹可聽。高資一言以排之。成其逆謀。罪不容於誅矣。然貞藤志在尊王室。而終以不諫見戮。此又何耶。

護良親王密奏曰。賊兵西上。將

呼曰大塔宮。○盜殺大判事中原章房。時帝謀滅北條氏。章房諫。帝恐語泄。使人陰殺之。（青山延于曰。藤原公繼諫後鳥羽帝。帝雖不納。猶優容之。中原章房諫後醍醐帝。而帝殺之。則帝之拒諫。抑又甚焉。然其致亂。二帝一轍。而帝能復位。其故何哉。蓋方承久之時。義時秉柄。輔以泰時。上下輯睦。士庶歸心。元弘之時。高時兇逆。人心離叛。海內思亂。此其成敗所以異也。）○關白經忠罷。以左大臣藤原冬教代之。○是歳北條時益。北條仲時。來居六波羅。○元弘元年。地大震。富士山崩數百丈。○初帝托爲中宮祓。召僧圓觀文觀等于禁內。咒咀北條氏。至是事覺。高時遣人捕圓觀等。致于鎌倉鞫問。首服。處流。復收執藤原俊基。會後伏見上皇密遣使鎌倉。告帝陰謀。高時乃會諸將議之。莫敢言者。長崎高資進曰。唯往日之不斷。故有此患。今日之計。竄主上親王。而戮公卿耳。勿再悔焉。二階堂貞藤諫曰。尊王室。而惠下民。是北條氏所以久執國命。已執公卿。又欲遷帝。王如天道人心何。苟我而無釁。朝廷何爲。高資作色曰。子獨不聞承久之事乎。今遲疑不斷。下詔討我。噬臍何及。高時從之。急遣貞藤等率兵三千至京師。護良親王諜知之。密獻策。帝乃與大納言藤原師賢。中

帝幸笠置　護良破賊　南木夢兆　楠正成陳兵謀

流陛下。殺尊雲。今城壘未完。官軍未聚。何以禦賊。請速避之。奈良遣近臣一人。詭稱行幸至本寺。聲言車駕避賊。賊聞之必來攻。僧徒不得不力拒。待賊鋒稍挫。徵兵伊賀伊勢大和河內。設行入京。賊可殲也。國家安危。在此一擧。請速決。帝從之。

山縣禎曰。後醍醐帝憤北條氏之暴。圖誅之。以蹈後鳥羽上皇之覆轍。亦可憫矣。然後鳥羽竟崩於海島。帝則一獲恢復者。當義時之時。北條氏之惡未甚顯。泰時亦能得人心。而後鳥羽不勝一旦之憤。卒然起兵。以自取禍敗也。至高時。則罪惡貫盈。加以長崎高資之驕橫。衆怨民叛。天下思亂。而帝乘其時。以圖誅

納言藤原藤房。及其弟季房。夜駕婦人車。奉神器逃出宮。使師賢服御衣。詐稱帝赴叡山。遂潛幸南都。僧徒多不應命。乃幸笠置山。（山城。）笠置巉峻。便於守戰。乃據山寺作城。造行宮。北條仲時。北條時益。在六波羅。得貞藤與謀事。謂帝猶在宮中。遣兵索之。不獲。會有告車駕在延曆寺者。乃以兵萬人攻之。護良督僧徒破之辛碕。（僧快實斬賊將海東仲家。）既而僧徒知帝非眞。悉散去。師賢夜奔行在。護良逃奔南都。時行在雖兵稍聚。未有足倚重者。帝患焉。適夢紫宸殿庭有大樹。南枝蓊鬱。下設虛位。二小童來迎帝坐之。覺而自占。南木於文爲楠。將有姓楠者。出輔朕。再正位乎。召僧問之。（僧名成快。）對曰。金剛山西有楠兵衛正成。以材武名。橘氏之裔也。帝曰。殆是也。遣藤房往召之。正成卽至。帝大悅。引見詢策。正成感激對曰。逆賊速亡。誅於何有。夫戰在謀與力。徒鬪兵力。武相之甲。足以敵天下。以謀詘之。東夷固易與耳。雖然兵有勝敗。毋以少衂沮志。臣而不死。事必濟矣。拜辭還河內城赤坂。（或云。帝素聞正成之名。特假夢占神其說。以取重耳。非眞有之也。）仲時。時益。聞帝在笠置。遣檢斷

賊攻笠置

笠置陷

之。雖一旦衆寡亦首徵楠正成於行在。詔以討賊。正成奉詔而唱義敎出奇以挫敵威武震天下。是以帝雖一遷海島。天下勤王之師。所在競起。遂使鸞輿得再還京師者。雖時運使然。亦由帝能徵正成。以係天下之人心。而天下忠義之士聞其風以興起也。其得賢之効不亦大乎。

糟谷宗秋隅田通倫帥兵五百餘來犯足助重範登城樓自呼而射賊應弦斃官軍乘勢下擊僧本性有異力連投巨石人馬摧碎賊乃退相持不戰櫻山茲俊起兵于備後據一宮城而應官軍高時乃遣大佛貞直足利高氏等帥兵數萬西上未達賊中有陶山義高小宮山氏眞夜乘風雨從山後攀險而上縱火呼譟官軍驚亂賊乘之急攻城遂陷錦織俊政石川義純等死之帝奉神器徒步突圍而出將幸赤坂時風雨方烈與從官相失唯藤房秀房從馬扶行三日。

高時立僞主

幸六波羅

正成據赤坂

帝逃至山城有王山。君臣飢困甚。憩樹下。賊深須三郎。松井藏人。追及帝。叱曰。汝果有人心。何不戴天恩。深須懼欲救帝。憚松井在後。遂擁帝而去。

賊請傳神器。帝使藤房傳旨曰。神器授受之嚴實爲天位之信。未聞付之賊臣。傳之新主。且神璽棄之笠置。神鏡遺之山中。獨

爲追兵所及以入平等院諸王從官皆被執先是高時已遣使京師奉皇太子量仁稱帝是爲光嚴院至是賊迫帝請傳神器於僞主弗聽請幸六波羅帝令備行幸儀乃往御南方賊復獻僧衣請薙髮又弗聽每旦沐浴拜皇祖如常禮賊畏憚之不敢逼請○楠正成之城赤坂也版築方畢將以奉乘輿而笠置陷大佛貞直聞正成起轉出河內來攻城方可二町壍壘淺小兵僅五百人正成先遣弟正季族和田正遠以兵三百伏城側山中賊至望城笑曰此直單臂掀之

正成入金

携寶劍者萬一賊徒觸近朕將伏之。賊大畏而止。

正成守戰二旬。糧食將罄。乃謂衆曰。我殺獲非不多。奈賊兵甚衆何。況今糧盡援絕。將何以守。吾先天下唱義。

耳爭傅于壁城兵勁弓連發立斃千餘人賊沮而退卸甲且息二伏齊起城兵連鋒突出三面合擊賊狼狽棄器械而潰旦日復合軍而來城中不應正成預造複垣設機以俟賊蟻附焉機輙發賊與外垣俱墜隨投大石巨材殺七百餘人居數日賊更蒙楯而進鐵搭鉤垣殆壞正成令以長柄杓沃沸湯賊灼爛而退敗乃連長圍為持久計初正成築城倉卒取農粟充糧至是糧竭正成乃畫策闢地爲坑塡以賊屍積薪蔽之夜乘風雨潛出入金剛山留一人使料其去

剛山

櫻山茲俊自殺

天皇狩隱岐

兒島高德

死不足惜。然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武夫所尚。吾今佯死以誑賊。賊必引去。賊去則來。賊來則去。彼必困矣。衆稱善。乃去。

櫻山茲俊衆已散。知事不成。詣吉備津祠。刺殺妻子。火祠而自殺。

車駕發京師。千葉貞胤。小山秀朝。佐佐木高氏。帥兵五百餘騎送。前者皆悲泣

遠而放火火起賊爭上城見坑中屍謂正成既死也引兵東去使湯淺定佛代守其城櫻山茲俊已定備後將徇備中會赤坂敗聞至衆悉散茲俊乃自殺○二年北條高時遷天皇於隱岐左近衛中將藤原行房左近衛少將源忠顯及宮人藤原廉子從焉還尊良親王於土佐尊澄法親王於讚岐恒良親王於但馬初備前人兒嶋高德備後守範長子。稱備後三郎。謀起兵勤王聞笠置陷楠氏敗乃止至是欲奪駕舉事率衆伏舟坂山播磨。以俟而駕向山陰道乃間道至杉坂美作。則已

高德題櫻樹　京師改元　正成取赤阪　高時殺流諸公卿　正成屈公綱

日。以臣流君。北條氏今滅矣。

津坂孝綽曰。天王寺。廐戶王所創。大伽藍。當時在生玉之境。石山之東。屬東成郡。西北去渡邊橋可五十町。土俗所稱舊天王寺處是也。若今天皇寺。茶臼山之東。不詳何時移于此。距橋一里許。其非是明矣。

仲時謂公綱曰。我將士無人。所以取敗。卿爲我攻天王寺。一戰擴敵。公綱許諾。不還舍而發。衆咸追及。僅五百餘。逐遊騎者。皆

過矣。衆乃散。高德悵恨。欲一見帝訴衷情。微服尾駕而行。不得間。於是夜入御館。白櫻樹書之曰。天莫空句踐。時非無范蠡。明旦兵士怪而奏之。帝知義士所爲。心竊喜之。既車駕至隱岐。御國分寺。高時令佐佐木清高監護。○京師改元正慶。○楠正成襲取赤坂降湯淺定佛。并其衆。徇和泉河內。進屯天王寺(攝津)。京畿震駭。六波羅府帥北條仲時。北條時益遣隅田通治高橋宗康。將五千騎來攻。正成設伏敗之。蹙之渡邊橋(今天神橋)。殺溺無算。○北條高時懼公卿通謀行在殺參議平成輔。中納言藤原資朝。右中辨藤原俊基。(時資朝在佐渡。子邦光年十三。往佐渡請見父。守護本間山城不許。令本間三郎斬之。邦光悲憤。夜伺山城不得。乃殺三郎脫還。)流大納言藤原師賢(下總)。前權大納言藤原公敏(下野)。參議藤原季房(上野)。中納言藤原藤房(常陸)。僧聖尋(下總)。俊雅(長門)。又憂六波羅無備。遣宇都宮公綱西上。○仲時時益遣公綱攻天王寺。正成拔營而去。公綱代營焉。正成募土兵數千。夜設燎所在星布山澤每夜益多。公綱晝夜按兵以待。意其衆日加也。大懼潛引還。(村田通信曰。古人有言曰。能弱能強。隨時而進退。因資而成功。正成能達乎此道。故其能

護良親王奔熊野　護良據吉野　赤松則村起兵　高時大發兵西上　赤坂陷

棄而疾馳。和田孫三郎謂正成曰。我向以寡破衆。今乃以衆待寡。公綱雖猛一鼓可走也。正成曰。兵在和不在衆。公綱驍銳冠坂東。紀清兩黨亦皆精鷙。今賊兵既挫。而彼獨來。銳不可當。我縱善拒。失亡必多。不如引去。以驕賊。徐設計以走之。乃夜潛引去。

護良親王從者九人。光林房玄尊。赤松則祐。木寺相摸。岡本三河房。武藏房。村上義光。片岡八郎。矢田彥七。平賀三郎。

賊兵攻赤坂十餘日。城兵力拒。吉河八郎謂時治曰。正成撫定和泉河內。此城

屈伸如此也。)於是正成復軍天王寺。正成號令嚴肅。禁止暴掠。而料敵出奇。率如此。遐邇歸望。既而還金剛山城千劍破據之。(千劍破在金剛山半腹。西面深谷。東高百丈。西七十五丈。南八十丈。北三十丈。唯東南一隅僅可攀躋。)使平野將監守赤坂。(津坂孝綽曰。正成前所城赤坂在河內金剛山西麓。東條川西岸。唯東方一面頗險耳。蓋事急不暇別相似。姑就其所居而城焉。此則所改卜築爲千劍破之支城。在金剛山北方半腹。所謂上赤坂也。)○初護良親王奔南都。匿於般若寺。及笠置陷。賊兵來索。護良逃奔熊野。赤松則祐村上義光等從者九人。扮爲羽人。潛逃出十津川(大和)。倚土豪戶野兵衞。蓄髮居半歲。鄰近稍服從。遣使河內。與楠氏約起兵。熊野別當定遍聞而害之。懸賞購護良。護良逃入吉野(大和)。招聚義徒。據寺爲城。以兵三千守之。至是遣則祐喩其父赤松則村舉義。則村驍敢有籌略。乃起兵播磨。城苔繩。國中靡從。自是賊西道不通。官軍日振矣。○三年。(光嚴院正慶二年。)北條高時復大發兵西上。使長崎高資監軍。分爲三。二階堂貞藤向吉野。大佛高直向千劍破。而阿曾時治攻赤坂。赤坂地形巉峻。平野將監善拒。殺傷過當。賊絕其水道。城遂陷。將監出降。賊斬以徇。貞藤攻吉野

村上義光戰死

備崎必不之但地形嶮岐所之者水也而我故火箭輒潑水如雨得無造匿溝以引水南山乎請鑿山脊之時治從之果有匿溝城中始困會連日不雨衆飲墜露止渴賊發火箭燒樓櫓衆欲戰死將監曰吉野金剛未拔請姑降待時乃出降賊送之六波羅悉斬之吉野金剛義旅聞

苦戰七晝夜不能克吉野執行岩菊丸叛降賊夜率手兵從山後縋入火城内外急攻遂陷之親王護良錦袍緋甲挺身決力衝突體被七矢流血淋漓退入幕中會諸將訣飲木寺相撲刀梢串截以舞村上義光酣戰被箭十六遽來跪曰事急矣請賜臣王衣甲臣代死焉王宜穿圍一走以爲後圖護良弗聽義光怒自進釋其帶悉換服護良乃出走義光登城樓見其已遠自呼爲王脱緋甲投壁下屠腹出腸啣鋒而伏賊皆聚觀護良得間脱走入高野山貞藤乃與時治悉會

正成據金剛山

而切齒銳氣百倍

金澤右馬助陳絕水道之策

山上五泉每日得五斛許正成作大槽數百貯水汨以黃土養其性

于千劍破稱八十萬兵而楠正成以千餘人拒之城方可一里斗拔數十仞巉險不可登賊特衆乘勢仰攻城上矢石交發殺數千人軍吏十二人註死傷三日夜不閣筆高資懼下令輟戰賊相議曰山巔孤城安得涓滴所汲必溪流也按赤坂之策可襲也乃命名越越前柵守東溪而山上原有五泉雖旱不涸正成又造槽數百覓致屋溜以畜雨水故未嘗外汲也數日守溪者稍懈正成乃夜出兵掩擊奪其旗幕旦日張之壁上譁呼嘲笑名越怒以五千人薄城巨木隨投繼以勁弓死

新撰國史略　卷之四　後醍醐　七十三

則村屯摩耶山　諸國官軍

圍城日久賊軍置酒召妓消間賊將名越遠江入道與其甥兵庫助博戲爭技忽生紛爭相刺而死其屬二百餘人亦相戰而死其陣在城櫓下城兵下瞰大呼曰叛君之賊自伏天誅同聲大罵大笑云齋藤讓曰東軍圍赤坂中將豫築重牆繩懸其上牆及賊爭登乃斷繩牆墜壓

傷略盡賊益畏憚退築長圍環守城兵氣倦正成乃縛藁爲人被以甲冑夜出城外數百人跟焉大譟放箭而退入城賊駭爭集於藁人輒發巨石立殺八百餘人既而高時遣人來讓諸將逗撓諸將乃議造雲梯跨溪乘城正成叢擲大炬用機灌油梯燒斷陷壑死者又數千人會土兵奉護良令絕賊糧道賊大困稍稍逃亡赤松則村出自苔縄徇山陽道進屯摩耶山攝津土居通治得能通言起於伊豫與長門探題北條時直戰大敗之所在義軍並起於是北條仲時更

並起　新田義貞歸順

賊縋投巨石大木殺數百人重牆之策出中將創意甚奇諸葛亮圍陳倉以土丸填塹欲直攀城郝昭於內築重牆此先中將既行之然中將不必倣焉不唯此也其守千劍賊造雲梯長二十丈跨谷乘城中將投松炬灌油燒之梯中斷殺數千人而郝昭守陳倉又以火箭逆射敵之

遣宇都宮公綱急攻千劍破公綱以生騎苦攻十日夜正成應機拒之竟不能拔○上野人新田義貞源義家十世之孫也在千劍破賊中密謀歸順間親王護良在傍近山中欲得令旨詢於其老船田義昌義昌以謀誘土兵令請之護良素知新田氏名族即爲令與之權用詔辭義貞喜即日稱病東歸○時海內鼎沸飛報頻達鎌倉北條高時慮帝逃出命隱岐掾佐佐木清高益嚴防備中門衛士有冨士名義綱謀奪駕以舉義客以情聞帝知其誠欸乃命赴出雲招

新撰國史略　卷之四　後醍醐　七十四

天皇逃出隱岐
名和長年邀帝據船

雲梯渠之張巡守睢陽亦鐵籠盛火焚賊之雲梯。古今此類不必名將之智皆不圖而合。不必相倣也。
那和莊在伯耆汗入郡。和名鈔那作奈。今改作名。
帝遣忠顯召長年。忠顯至其家傳帝旨曰。朕從隱岐來。將倚賴卿。卿若不許。速報鎌倉。長年流涕曰。天子有命。奈何辭之。臣必以死報。

聚義於出雲守護鹽冶高貞。留而不遣。帝遂與源忠顯謀。夜僞稱嬪御。徒歩逃出。藤原行房先是以事召還京師。故不與焉。途闇不得進。叩民家問津。主人熟視。知其非常人。負帝至千波港。得商船御之。舟人亦若有識者。忠顯告以實。急援矴快帆而南。天明。清高發輕舸追及。舟人匿帝及忠顯於船底。覆以藁魚。操艫其上。指點紿曰。嚮見二貴人先我發。無乃帝舟乎。追者赴之。帝遂達伯耆名和港。聞土人知名和長年豪族可依。遣忠顯傳詔。長年即日邀帝。據船上山。聚衆衞護。清高聞之。率

上山
則村入京師
勅源忠顯

船上北接大山。山勢峻絶。長年倒鉅木爲柵。繫群馬於樹。毎一嘶。聲震山谷。弟氏高取白布四五百端。卷畫近國將士旗號。以爲疑兵。明日賊[illegible]旌旗大

兵三千來犯。長年擊大破之。義綱高貞及兒島高德等尋至。乃下詔諸國討高時。於是山陽山陰南海西海兵士競起。勤王勢日熾。○赤松則村之在摩耶山。北條仲時屢遣兵攻之。輒爲所敗。則村長驅入京師。僞主與後伏見花園二上皇避之六波羅。則村夜大巷戰不利。卻軍山崎。仲時復遣兵來擊。則村設三伏敗之。親王護良遣源定平僧良忠援則村。又傳檄叡山誘僧徒。僧徒乃攻京師不利。則村再入京師。亦不利。帝在船上。勅源忠顯援則村。名和高重長年弟。兒島

援則村
忠顯走男山
名越高家
足利高氏援六波羅

懼。
日本史論曰。古帝之出隱岐。微源忠顯則幾不能免崎嶇閑關。人臣之節至矣。雖非統馭之才。而使之建牙擁旄。亦所以酬勲舊也。然忠顯不能用兒島高德之言。而倉皇退軍。較之源顯家能從結城宗廣之計而進兵。其不及也遠矣。南風不競。均之死于王事。亦可悲

高德等從焉。沿道將士爭附。但馬守護太田守延奉恒良親王。會忠顯于丹波。忠顯大悅。奉恒良爲主帥。進陣西山峰堂。時則村猶屯山崎。定平良忠屯男山。將尅期並入京師。而忠顯特衆獨進。大敗。守延死之。忠顯懼。奉恒良夜走男山。高德怒忠顯懦弱。轉入丹波。保高山寺城。○北條高時聞京師急。遣名越高家朝時五世孫。足利高氏率兵援之。高氏亦源義家之裔也。世官於鎌倉。與北條氏連姻。聲望尤顯。高氏自負勲閥。恥受人制。常懷異圖而不果。笠置之役。方丁艱。高

高氏歸順
高家死

也夫。
高氏送誓書。高時託妻子於妻兄赤橋守時。高時大悅。設宴招高氏。贈白旗曰。此八幡公遺物。二位尼傳之我家者也。副以鞍馬十。鎧十。金裝刀一。高氏大喜。遂發。
官軍圍六波羅。
細川和氏謂高氏曰。圍而不闕

時強起而西。城陷乃還。至是適有病。不欲從役。高時又強之再三。高氏怒。欲作難。將挈家行。長崎圓喜勸高時扼其妻子。且要盟。既至京師。潛遣使行在納款。帝大悅。詔討賊。高氏於是與高家分道出擊官軍。赤松則村邀及高家。戰久我畷。則村部兵佐用範家射殺高家。衆皆潰走。而高氏觀望。置酒于桂川上。遂勒兵而入丹波。募土兵。與則村及源忠顯約。入京師。三面薄攻。北條仲時北條時益分兵出拒。官軍擊敗之。進圍六波羅。仲時時益奉僞主二上皇東奔。途爲群

京師平　千劍破圍解　義貞起兵　義貞攻鎌倉

盜所要。時益中矢死。諸王從官皆散。仲時至近江。遇土兵數千奉守良親王。龜山皇子。扼番馬驛。乃自殺。守良軍獲僞主二上皇。入京師。京師平。千劍破賊聞之。解圍奔南都。城兵追擊。斬獲甚多。○新田義貞之還上野。聚族人密議。未發也。初足利高氏子千壽在鎌倉。出亡。北條高時駭。遣人察高氏。至駿河聞變。還報。高時恐。欲使弟泰家大舉西上。徵軍糧於上野。呵責暴急。義貞世食新田郡。邑多豪富。時課錢六萬貫。限以五日。義貞怒。執吏斬梟閭門。遂與弟脇屋義助等舉兵。聲罪討北條氏。越後信濃諸源來會。進入武藏。八州豪傑爭附。千壽亦來會。高時得報大驚。遣兵擊義貞。連戰皆敗。隤兵遁還鎌倉。則六波羅敗問適至矣。上下失色。而義貞已至。兵乃十五萬。分爲三軍。大館宗氏。江田行義。自極樂寺坂。堀口貞滿。大島守之。自巨囊坂。義貞義助。自假粧坂。三道攻鎌倉。高時分軍拒之。宗氏戰沒。義貞聞之。夜轉至極樂寺坂。奪塞而入。時賊據險固守。列兵船於海。備旁射。義貞下馬。脱冑向海拜曰。臣將掃兇逆以寧皇室。願海神鑒臣忠赤。却潮以開道。乃解所佩金裝刀投之海。比曉潮退數十町。賊船皆漂去。義貞悅。徑經稲村崎入鎌倉。乘風縱火。烟焰漲天。義貞

賊將死守何不開走路。乃闕東一角。忠顯令曰。令若緩攻。則千劍破賊必求援矣。何不急攻。衆聽。數百車環人家載之。縱火城門。賊不能禦。會日暮。賊爭踰柵遁逃。留者不滿千。糟谷宗秋謂仲時時益曰。敵關東西。請速奉車駕幸關東。佐佐木時信方守勢多。近江無憂。而濺尾參遠未聞有敵。誰敢梗道。仲時時益乃奉僞主上皇東走。千兵夾路亂射。時益中矢死。矢中僞主左肱。陶山高通下馬叱創。從官多逃。官軍火六波羅。六波羅平。

大佛貞直守極樂寺坂。大戰終日。聲震天地。貞直兵士本間山城左衛門。適坐事屏居。聞急。糾死士百餘赴之。

高時伏誅　鎌倉平　回蹕

乘勢鏖擊。高時逃葛西谷自殺。從死者九百餘人。高時二子。長曰邦時。其舅五大院宗繁受遺托。擁而出奔。既而宗繁降義貞。誘殺邦時。次曰龜壽。泰家使諏訪盛時抱龜壽奔信濃。泰家自僞傷者。卧畚中。覆以血衣。奔陸奥。北條氏亡。將軍守邦薙髮。尋薨。義貞自起兵至此。才十五日矣。乃馳使奏捷行在。自居鎌倉。誅餘黨。撫新附。威振關東。中井積德曰。北條氏以智數權力竊國柄。其險謀譎詐。雖多端緒。要之以收人心爲歸。故薄稅斂。省冗費。躬儉素。賑貧窮。以仁也。八世之間。爵不踰五品。官不出州牧。胥率執臣節于幕府。以恭也。北條氏不敢自尊大。而威權所在。人不自知其腰之折而膝之屈。諸將收守。皆其等儕。而爵位或上之者。其交際則翻有若君臣者。於是乎承久之役。諸將無異志。爭爲之效死。名之曰忠。而不自知其助逆之非義也。承久以降。爲益甚。又有若泰時時賴。雖未知上下之大節。有獲辜於名教者。而實有顧恤愛民之心。是以人心益固。至高時之無道也。自取滅亡。固無足論。然觀於元弘之際。百萬兵馬。踏指顧而卷蒂。排乾坤。擘星辰。猶振枯也。則其威柄權力自若也已。及至義旗起蕭牆。八世餘業。浹辰而盡矣。何其遽也。豈不緣失人心乎。然則北條氏之事。始於得人心。而終於失人心耳。嗚呼。威柄權力之不足恃若斯與。是故古昔聖王明君。唯人心之爲可畏。書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又曰。可畏非民。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命人心。其有二道乎哉。夫智數權力。飾情假仁。苟得人心。斯足以與也。況至誠感孚于人心而風動者乎。噫。知德者鮮矣。○帝在行在。六波羅捷聞至。命回蹕。或請俟關東之報。帝親筮之。遇師䷆坎下坤上

經衝宗氏陣。勢甚銳。宗氏引退。本間追蹤。宗氏騎馬戰死。本間刀揭其頭。還見貞直曰。請以此謝罪。乃自殺。賊兵悉敗。獨長崎高重衝戰甚厲。馬斃刀折者數次。還見高時。流涕曰。臣戰非不力。奈諸將皆敗何。臣將一快戰。而後殉主君。主君待之。乃擬緘識。混官軍。狙擊義貞。由良具滋覺曰。此長崎次郎也。帥衆圍之。高重苦戰潰圍。復逼義貞。横山重真蔽捍而死。莊爲久繼進。高重搏而投之。馳突益疾。從騎曰。何不殉主君。高重曰。吾殆忘前言。乃還東勝寺。衛被體如蝟。其父圓喜曰。何遲也。高重曰。欲擒敵將不獲。斬其兵數百耳。高時左與將士訣。飲。高重引觴三

車駕還闕　廢關白　菊池武時　西海平

欽屬攝津道準曰請獻下物乃刳腹抉腸而死道準笑曰有此好下物不嗜酒者亦能飲滿酌盡其半傳之諏訪直性而自殺直性三飲勸高時曰少年輩皆已奏技老臣亦獻佳肴乃劈腹抽刄傳高時而死圓喜曰老臣爲主君先引自刄不殊高重劈新左衛門爲絶之亦自殺高時遂自殺

時直就僧俊雅乞降俊雅引見時直膝行而前俊雅陽嘲曰武人流我御遇我甚倨今何卑邪至此時直大愧俊雅遣使爲請之帝許之日本史論曰宇津宮公綱出於世將之家能紹

師之蒙䷃（坎下艮上蒙師上六變而爲蒙）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帝曰吉莫大焉卽發名和長年等戎服扈從步騎連三十里車駕至兵庫得鎌倉捷聞衆相慶楠正成率兵七千迎謁帝引見勞之正成拜謝曰不藉陛下威靈臣曷得復有今日詔前驅入京師時議或謂當用重祚之禮帝從左大臣藤原道平之奏以躬奉神器用巡狩還宮之儀詔廢僞主去正慶號悉削僞主所署官爵廢關白特詔道平及右大臣藤原經忠參輔庶政○初肥後人菊池武時舉義兵討鎮西探題北條英時少貳貞經大友貞宗與武時同謀意中變援英時殺武時及京師平北條氏亡貞經懼與貞宗議攻陷探題府殺英時時捷報未至帝以大納言藤原師基爲太宰帥討英時未發而報至北條時直已爲土居得能氏所破走歸英時會英時死遂因貞經乞降詔特許之西海平金剛山隤兵聚南都者猶數萬人詔源定平楠正成討之阿曾時治大佛高直等五十餘人薙髮出降皆處斬獨宇都宮公綱以特旨宥罪二階堂貞藤亦減死一等尋謀叛伏誅

以護良親王爲大將軍　帝寵尊氏　尊氏與廉子陷護良

前烈著勇名于坂東楠正成以節制之兵倚順討逆猶且一避其鋒可不謂之驍將乎及璽書招降叛服相踵飢附飽颺呂布慕容垂之流也耳然終盡忠於王室則雖以功掩過可也中井積德曰余深惜護良之不令終也世俗稱護良無罪被讒冤死非其鄭也吁惡得無罪夫

護良雖功大臣也子也乃以私怨尋干戈欲擅戮天子寵臣誰良其罪也雖曰不無君與父吾不信也但帝也不治之以其罪而誣之以非其罪宜乎其謂之無罪也然毀之所由入也護良啓之門

於是海内盡平自源頼朝專横百七十餘年而政權始歸朝廷天下靡然思治矣○以護良親王爲征夷大將軍初帝以京師平爲足利氏之功也歸闕之日以高氏爲治部卿直義爲左馬頭又賜偏諱高氏更名尊氏以寵之尊氏陰蓄異圖忌護良威名欲激而除之會僧良忠部曲剽掠都下（良忠親王候人）尊氏捕斬而梟之護良時在志貴山（大和）聞而大怒遂圖誅尊氏更約束士衆都下物情恟恟帝遣使（參議藤原清忠）誚讓護良還初服護良對曰中興之績雖頼陛下之威靈臣亦與有力焉足利尊氏乃攘爲己功竊包藏禍心不及其勢微而除之復生一高時也且天下始夷餘黨猶在武備未可弛也願陛下任臣以戎事臣將徐爲鎮服之策也帝不得已拜爲征夷大將軍任兵部卿而不許誅尊氏將軍乃具騶從入朝鐵騎數萬振旅而入尊氏懼賂于宮人廉子謀排陷焉廉子方嬖頗干公事言莫弗聽將軍由是獲罪（山縣禎曰尊氏姦雄護良親王欲及其勢微而圖之亦不爲無見然當是時尊氏罪惡未顯誅之無名故不若待時而動也且欲天下安靖禍亂不起莫如治其本矣本者何在君躬人君常戰兢自省修德任賢遠讒酬功節用而愛民柔遠而能邇政修）

以源顯家爲陸奥守

以顯家爲陸奥守顯家辭曰臣之所學朝章國典至於戎事東務非所諳也帝詔曰古者文武不分故皇子皇孫執政子弟多秉節鉞今海内統一將復之古卿其鎭撫遠陲藩屛國家親書

民懷則雖有尊氏何由得肆其虎狼之心哉縱令其圖不軌亦易制耳親王爲天下深慮盡說帝先治其本以固興復之業而輕圖事爲姦雄所陷罹奇禍悲哉雖然親王自初起兵焦心苦身顛覆流離備經艱阻以身任天下之重至以一成恢復其功實爲多矣而帝信讒邪廢大功而棄懿親至使其含冤以死其不明如此欲天下弗復亂得乎○召還中務尊良親王及中納言藤原藤房等至自配所○詔諸國休士卒勸課農桑○以參議源顯家爲陸奥守與上野介結城宗廣奉皇子義良親王出鎭東陸淮大臣源親房輔之自朝綱頽弛國司絶不赴任至是始復舊制親房雜取武人之制置評定引付衆以掌國務東國將士競赴之與

以足利直義爲相摸守營大内

旗銘賜之顯家請奉一皇子赴任帝乃令義良親王出鎭召顯家賜衣馬而遣之

賴襄曰國朝用郡縣之制雖宗室親王不任藩維如三大守則爲國司又遙領之而已其奉邑棊散在數處以擁全國者擅全國者乃藤原氏如美濃公越前公全収其租賦而族黨之邑殆

羽悉定○詔號廢主爲太上天皇青山延于曰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量仁親王既爲帝儲貳方帝之蒙塵則監國稱制固其宜也然帝未讓位太子既爲賊所立亦爲閏位則帝之復位勢不得不廢既已廢之則故親王也安可以尊號加之哉名之不正莫斯之甚恢復之初庶績草創而紀綱紊亂如此宜其再致播遷也○以成良親王爲上野太守出鎭鎌倉以左馬頭足利直義爲相模守輔之先是北條氏世補相模守至是以直義爲之鎌倉既經兵火殘破尤甚直義招撫遠近號令一治頼朝舊制○建武元年營大内以安藝周防租賦充費徵諸國地頭歲入二十分一時天下新定民力凋弊而大役驟起財用不給始用楮幣尋又鑄新錢文曰乾坤通寶

立太子

高時餘黨起擊平之

論功行賞

跨天下及平源代起盖襲藤原之故而加以兵馬之權所以朝廷不能控御之也後醍醐盖覩其弊矣故中興之初乃分諸皇子出鎭邊要其後征東征西皆以皇子爲將軍建藩置屬經畧天下其勢猶漢末四建宗室非此莫能濟時艱其所處置可謂合事宜矣

天德以後國家不鑄錢民間專用宋國錢幣至此復鑄銅楮並用○立恒良親王爲皇太子恒良卽藤原廉子所生諸皇子中尊良最長護良最有功而特立恒良緣此廉子威權日熾中外阿附焉○北條高時餘黨本間澀谷氏反襲鎌倉足利直義擊平之高時族規矩高政絲田貞義據筑紫僧憲法據河内赤橋重時據伊豆並作亂詔土居通治得能通言討重時楠正成討憲法少貳貞經大友貞宗討高政並平之於是諸國將士悉朝京師帝論功行賞以足利尊氏爲武藏常陸下總守護直義遠

遊蕩成風

忠顯時爲左近衛少將食三大國及郡邑數十時人呼楠名和結城千種曰三木一草千種忠顯家號也盖伯耆結城邦讀與木相近種與草相近故有是稱也

楠正成奏曰元弘將士皆遺逸盛際並受恩眷獨菊池武時死

江守護新田義貞上野播磨守護子義顯越後守護脇屋義助駿河守護楠正成攝津河内和泉守護名和長年因幡伯耆守護赤松則村播磨守護源忠顯等數人亦皆受厚賞諸將皆設第宅於京師四方輻湊士女喧闐酣嬉縱逸遊蕩成風諸搢紳驟得寵擢華靡相誇忠顯尤極豪奢營構亭宇設盛饌讌飲日費萬錢醉則錦袍虎袴聯騎遊獵將軍護良亦頗耽聲色家衆驕蹇不法屢殺傷路人而盜刼亦多凶猾横行都下稍不安矣初帝鋭意於政事置決斷所命

帝倦於勤

武人失勢

於王事不及兌今日之盛其忠寧可忘乎帝乃以菊池武重爲肥後守武重武時子也。

時武夫往往失邑給事揩紳竊相謂曰公家執權吾輩悉爲賊隷矣帝寵足利尊氏族人皆獲殊賞揩紳亦或失望相謂曰不

權中納言藤原實世論恢復之賞軍士爭功不決旬月僅定二十餘人而以其失當罷以中納言藤原藤房代之藤房覆審擬授畧備而帝稍倦於勤以聲色自娛内降得賞者已多藤房知不可諫乃稱病辭職以民部卿藤原光經代之既而帝特以高時邑自奉以泰家邑賜護良大佛貞直邑給宮人廉子其餘分賜京官内臣歌童舞妓海内無復地可領朝議内旨往往牴牾至有數人爭一邑未幾奪則村封授以佐世庄播所在武人頓失勢被奴隷使時有綸旨飜覆之

千里馬

藤房棄官去

圖天下復爲武人之有也尊氏尋叙正三位拜参議前大納言源親房歎曰伏見朝賊淺原爲頼春詣諸社書太政大臣時人笑之然皇威衰而名器輕亦可見矣今天下一統所舊弊是更則名器最當愛惜奈何尊寵武夫濫授顯官名器益輕武人益驕鄙諺所謂一犯之賞吾求天

譏天下囂然復思武人之治矣。中井積德曰中興之勲孰爲大肺腑則親王護良股肱則楠公正成爪牙則義貞圓心若夫高氏之爲功丹中倒戈而京師之勢孤是已至於定京師則一圓心力可辨矣則雖曰無功可也當時輒稱其功參於義貞圓心烏可也及至論功行封高氏爲之冠而圓心不獲寸壤建武之政可知耳。○出雲守鹽冶高貞獻千里馬帝大悦呼爲天馬群臣皆賛時瑞藤原藤房進曰尤物移人不祥臣懼天馬移陛下也其出安知非亂兆哉因深陳時政之失請舎奇玩而修仁政帝不懌藤房繼焉屢諫帝不聽藤房乃棄官遁去帝大驚命父宣房使追之不及。山縣禎曰元弘帝新復位政歸于統天下刮目望新政而帝之擧事

幽護良

下者果非虚語而天下必不安矣。

林道春曰有文衡者謂人曰微子去而殷墟范增死而楚燼今藤房見幾而去天下殆哉岌岌乎文衡其知人乎其後果有建武之亂。

三宅緝明曰不知而爲之謂之愚知而爲之謂之迷色之禍人國尚矣帝亦千

無一可觀矣其事營作耽宴遊用婦言近讒佞廢忠勲疎功臣莫非亡國之事也藤房不忍坐視邦家之顛墜屢切諫弗聽於是乎知其不可復爲乃脱蹝軒冕而去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使賢者棄位而遠遯國家之亂亡其遠乎哉○幽大將軍護良親王於馬塲殿護良之爲將軍也欲必除足利尊氏密徴諸道兵尊氏得其機上變誣以謀叛宮人廉子自傍賛之帝怒伏甲召護良執之誅其親臣三十餘人護良憂憤上書訴寃有申生死而晉國亂扶蘇刑而秦世傾之語群臣懼禍莫敢奏達者既而有詔流護良於鎌倉足利直義遣兵迎護鑿土窖於二階堂谷幽之。時人謂以親王之功帝乃

載英主也然人之所嘆莫若乎而況護良功烈識謀一時無比政之所虞莫若姦賊而況足利尊氏早勢詭計一時無之比而辛受敵詭勢覩付遣任之署則慘不可言其處心顛倒以至乎此豈非有艷妻中夜之泣由内促之而然哉可謂迷甚矣由是觀之未有夫婦不正而父子得

付之他人任其縶囚亂起無日矣○安積信曰自古忠臣孝子不得其死者多矣而未有若護良親王之慘烈可哀也建武中興之業楠氏新田氏諸將竭力於戰鬪而發縱指示則在于親王謂之中興第一亦可矣縱令有大過猶當據周禮八議之法議親議功宥三死而優遇之況姦臣尊氏將圖不軌忌其威名賂寵姬讒之皆誣罔之言而帝不悟遽幽囚之何耶人之大倫莫重於父子以萬乘之英主故大功之孝子當時朝廷百僚苟列疏直諫以明其誣罔之寃則帝或當霽宸怒而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何耶若不得已而幽之亦宜付之忠貞仁孝之臣使其保全終之美此之不慮而顧委之鬼蜮虎狼之直義遂爲所魚肉何耶○以上野太守成良親王爲征夷大將軍置關東廂番奥州評定衆掌其方事○二年以宮人藤原廉子准三宮○權大納言藤原公宗公經七世

藤原公宗謀逆伏誅　**北條時行侵鎌倉**　**直義殺護良**

> 親者也。
>
> 詔流公宗於出雲。令名和長年押送將發。源定平促長年。長年謂密命行刑。乃捽公宗斬之。

孫也。世與北條氏相倚椒房之選。每出其家。貴顯無比。及高時伏誅。公宗不自安。常思復北條氏。先是泰時潛出陸奧入京師。匿公宗家。至是共謀作亂。約令高時子時行起兵於東國。（時行。即龜壽也。）公宗乃爲浴室于北山第。設機阱。邀帝遊宴。乘輿既出。公宗弟公重馳上變。帝驚還。兵收公宗。誅之。黨與走東北諸國。既而時行招聚衆數萬。侵鎌倉。足利直義拒戰大敗。奉成良親王西走。慮護良親王爲賊所獲。而不利于已。反入殺之窖中。（直義召淵邊義博曰。時行不足患。可患者兵部卿。宜乘此時除之。義博往窺窖

尊氏反

> 尊氏將發。謂赤松則村曰。此行吾家大事。願得卿子一人俱往。則村令子貞範從之。
>
> 時行令名越某帥兵三萬餘西上。未發。大風發屋。賊避之大佛殿。俄而佛殿倒。壓死五百餘人。

中。護良方焚燭誦經。顧而蹶起曰。女欲殺我耶。前奪其刃。義博斫其膝。踣之。跨胸刺吭。護良縮首齧其鋒。鋒折。拔貳刃刺心二。乃絕。年二十八。義博欲以首示直義。見其不瞑而含鋒。弃去。）時行進入鎌倉。事聞。足利尊氏請自將討時行。帝許之。又請任征夷大將軍管領關東。不許。更任征東將軍。尊氏怒不辭而發。武人失職者。爭起從之。進至駿河。與直義合擊時行。走之。遂復鎌倉。（時行據鎌倉僅二旬。時人呼曰二十日前代。）帝乃詔召還尊氏。尊氏不奉詔。因源賴朝舊趾。大起府第。自稱征夷大將軍。管領關東。據鎌倉反。以其與新田義貞有隙也。以討義貞爲名。奪其采邑在關東者。

奪尊氏官爵命義貞討之

> 賊恐之。更擇日而發。至遠江橋本。尊氏既至駿河。與直義合。進與賊戰。破之。追至佐夜中山。又破之。賊退扼箱根。赤松貞範冒險衝陣。賊不能支。走相模河。阻水而陣。尊氏進至河上。會河水暴漲。佐佐木高氏奮曰。先驅濟河。吾家故事。乃亂流而進。賊邀戰於中流。高氏揮刀斬二十人。大

割予將士。上書罪狀義貞。（初鎌倉之捷。義貞開若宮神寶。得白旗。義家東征所獻也。旗號重畫。重畫足利氏號也。新田氏號中黑。故不可用。足利氏將細川和氏欲得之。義貞不與。和氏忿恚。乃大稱尊氏在京師得寵遇狀。以誘將士。時尊氏子千壽在鎌倉。將士稍稍去義貞歸千壽。於是新田氏始與足利氏構隙矣。）義貞聞之。亦收足利氏邑在管內者。上書陳其害護良親王等八罪。帝大怒。詔奪尊氏直義官爵。以中務卿尊良親王管領東國。賜節刀于義貞。率脇屋義助等。將兵六萬。由東海道。彈正尹忠房親王。權中納言藤原實世等。由東山道進。別詔鎭守府將軍源顯家。奉義良親王。發陸奥出羽兵。會于鎌倉。同

官軍敗走

> 呼登岸。貞範與高師泰繼濟。賊敗走。尊氏追及於腰越。又破之。遂進入鎌倉。賊將諏訪祝等皆皮面自殺。時行逃亡。鎌倉平。
>
> 日本史論曰。則村首建義旗。遂能破六波羅。其功大矣。帝賜錦衣以旌之。疏爵土以賞之。則村感激奮勵。方將

討尊氏。尊氏遣直義等逆擊。義貞連戰破之。進至箱根。令義助奉尊良率鹽冶高貞大友貞載向竹下。直義走還鎌倉。尊氏懼。欲薙髮出降。直義百計止之。尊氏乃令直義扼箱根。自從竹下進。尊良軍先潰。義助與戰不利。高貞貞載叛降尊氏。官軍遂大敗績。義助以餘兵西走。箱根軍聞之。亦潰。義貞乃退屯尾張。尊氏合軍追躡。於是赤松則村據于播磨。細川定禪據于讚岐。飽浦信胤據于備中。久下時久據于丹波。普門利清據于越中。所在豪族爭起應之。警報叠至京

義貞旋師

馳逐效節之不遑。而帝信讒。無故奪其守護職。是速其叛也。獨之感激奮勵者。變爲憤恚怨望。磨牙搖毒。肆其噬盤。蓋由中興初政。倖幸用事。失控馭之術也。則村非特長攻戰。而謀略出於諸將之上。說尊氏。徇四國。略九州。擁立閏位。假其號令。終爲王室腹心之患。皆其所爲也。蓋則

師大驚。帝乃賜天馬於使人。急召義貞。天馬遂斃。義貞遂旋師。賊軍隨至。尾藤孝肇曰。新田戍足利於鎌倉。敗績還京者。將略非不佳也。天厭皇德也。厭皇德者。刑賞違天也。將略雖佳。亦將奈之何。○延元元年。敕新田義貞守大渡。淀川受木津川。其下流曰大渡。趨京之要津也。脇屋義助守山崎。楠正成守宇治。名和長年及結城親光等。守勢多。江田行義擊丹波賊於峰堂。京城西。走之。而足利尊氏來攻大渡。不能克。別遣細川定禪赤松範資。攻山崎。山崎壘卑兵弱。義助拒戰不利而走。義貞聞之。退與義助會。還京師。諸路官軍皆潰。宇都宮公綱大友氏

帝幸叡山

賊入京師

顯家入援

村志在功名富貴。而非忠義之士。子孫爭效其所爲。不知名分之所在。良可惜也。

尊氏遣使齎書。告楠正成曰。某本無貳心。因義貞之讒。而得賊名耳。足下若與我。當奉以畿內五國南海六州。因合力誅義貞。來輔王室。不亦可乎。正成對曰。知足下之叛既久。人可欺而天

泰皆叛。與定禪合。追躡甚急。新田義顯回軍苦戰。身被數創。走達闕。帝急奉神器。與二法皇。後伏見。花園。上皇。光嚴。幸叡山。諸將皆從。賊放火於京師。宮闕蕩盡。尊氏進入京師。親光佯降賊。刺尊氏。不克。乃斬叛將大友貞載而死。尊氏遣定禪據園城寺。以逼行在。○初源顯家與結城宗廣奉親王義良。率兵至鎌倉。則賊既西矣。乃兼程追躡。至是。始達叡山。與義貞等。攻園城寺。拔之。定禪走京師。義貞追擊而進。尊氏出陣三條磧。義貞素好士。高田義遠·栗生顯友·篠塚伊賀·長濱

義貞等破尊氏

可欺乎。大丈夫不能剪除逆賊。寧覬不義之富貴乎。乃奏尊氏書及其言。帝義之。

官軍既捷。尊氏西走。而日暮。義貞欲留陣京中。正成往說之曰。今日破賊。殺獲無幾。而不知尊氏所適。以寡兵

顯寬·畑時能·渡里忠景等十六騎。最驚勇善戰。是日盤旋奮擊。六十餘合。賊遂大敗走。官軍追尾。尊氏追蹙。欲自刃者三。會日暮罷軍。賊又乘夜反襲。義貞敗退阪本。既而東山道官軍還至。義貞乃與正成顯家等。分路進擊。正成造楯數百。鐵勾相連。賊至。蔽以射。賊輒沮。縱騎乘之。賊辟易而走。顯家自粟田口進。尊氏自帥衆迎戰。義貞義助橫衝賊軍。賊驚曰。中黑至矣。遂皆崩敗。中黑新田氏旗號也。義貞變服單騎陷陣。索尊氏。不獲。分兵追之。尊氏僅以身免。正成說義

賊走鎮西

頓留京中。鹵掠四散。豈得無反襲之虞。如前日事耶。且敵乘勝機。後恐難制。莫若旋軍養力。一舉驅之數千里外也。義貞從之。引還。尊氏後入京師。正成素善一卒善泣者。早日遣之。與僧數人。行物色原隰。賊怪問故。輒泣曰。昨新田北畠等諸公戰沒。吾楠公亦爲亂兵所害。將求骸收

貞還軍坂本。尊氏至丹波。聞京中無兵。乃反。分兵抄掠。間日義貞與諸將大舉掩擊。尊氏大敗而西走。官軍復京師。車駕還御華山院。顯家義貞追擊至攝津。宇都宮公綱來降。尊氏遣直義逆拒。正成後至。繞出賊後。直義敗走。尊氏終令赤松則村守播磨。狼狽而走鎮西。諸將士多降。義貞正成欲窮追尊氏。義貞不從。振旅而還。初藤原行房女弟入宮。充掌侍。爲勾當。有殊色。義貞嘗夜直。見其月下彈箏。心竊悅之。贈和歌道其情。不報。及車駕還京。帝賜以掌侍。義貞繾綣溺愛。逗撓不進。使尊氏得逸。京師再陷。而中興之業不成。識者憾焉。詔賞義貞功。爲左近衛中將。義助爲

尊氏至筑紫　顯家還鎮

葵尊氏聞而喜曰彼戰勝而退有以也乃取寵首以義貞正成者梟之於是正成與諸將潛軍夜發別遣卒持炬遵山西行綿綿相屬賊軍望視謂官軍失將領而亾去也分兵要諸道餘衆不復擊備詰旦正成等直薄尊氏軍放火掩擊賊軍驚敗尊氏竟西走遺棄器甲敵路官軍收

左衞門佐。山縣禎曰新田義貞忠貞有餘而謀略不足。是以網漏呑舟。終至于不可制焉。得遑其責哉。帝既以夢後得正成。若不次擢之任以元帥之寄。則恢復之功必有所成。惜哉。○足利尊氏等至筑紫。少貳貞經遣子賴尚迎之。菊池武敏武重弟也。聞之要賴尚于水木渡破之。轉攻内山城。殺貞經。遂與尊氏戰于耩濱。不利走保菊池城。賊隨至城遂陷。武敏逃匿山中。於是播磨以西賊又鋒起應尊氏。報至帝慮關東有變。以義良親王爲陸奥太守。親王任陸奥太守始此。與源顯家爲鎮守府將軍與結城宗廣奉義良還鎮。以常陸下野隷鎮守府。罷成良親王征

義貞西征　則村詐降　義助救船坂

復京師

則村遣使紿曰元弘之亂僕功不減諸將而賞則不及降人故僕一旦背去然僕嘗護良親王殊顧死不敢忘朝廷若復僕守護職請復效節朝廷義貞信之遣使以聞高德應義貞夜火其宅帥二十餘人而發衆稍

夷大將軍。○詔新田義貞管領山陽山陰十六國西討。義貞會疾。遣江田行義大館氏明先發破赤松則村於室山。義貞尋發攻則村於白旗城。城壁未成。則村詐請降。義貞喜爲奏請復其守護。往反旬餘。詔至而壁成。則村乃曰守護已獲之於將軍矣。何以翻覆綸旨爲。義貞怒圍之不能拔。乃遣脇屋義助攻石橋和義於船坂山。兒嶋高德與父範長起兵于熊山備前應之。義助夾攻拔船坂。進圍三石城備前遣大井田氏經據福山城備後徇下美作諸城。○後伏見法皇崩。○

尊氏東上　則村勸立兩帝　賊揭錦旗

來衆僅二百餘登熊山而陣多設燎火爲疑兵賊果大驚遲明來攻高德終日力拒賊夜從山後登所高德墜馬松崎範家從旁斬賊高德悶絶父範長厲聲曰昔鎌倉景政中矢不拔馳逐三晝夜遂殺射者汝今無勇乃爾何以舉大事高德蘇曰扶我上馬我能破賊範家悅乃與範

足利尊氏已合九國方議東上。赤松則村等飛報告急。尊氏乃大舉發筑紫至嚴嶋安藝。初尊氏之入京師。謀擁立一皇胤以掩其逆。而皆從帝在叡山。不得立之。其西走也。則村勸請持明院上皇光嚴宣旨得錦旗以麾三軍。會熊野別當道有者在軍中。尊氏召而謂曰吾負賊名。故軍數不利。吾意廢帝久不得志。汝盍請其詔旨來。吾將使兩主爭位以成吾事也。道有素與上皇臣僚相識。諾而去。至是僧賢俊適奉上皇書至。尊氏大喜曰吾兵始有名矣。乃揭錦旗。遠近競附。

賊分水陸二道　兒嶋範長戰死

家擊賊卻之。

範長夜從間道退天明則村遣兵邀擊賊呼曰汝等皆死則降範長笑曰尊氏以書誘我我毀裂投火寧降汝乎徑前潰圍斬十餘人而去賊傳呼曰逃兵過矣土冦應聲群

至鞆津。備後別使直義將步騎二十萬由陸路進。自帥水軍直指京師。舟凡七千餘艘。水陸烽火相應。時福山城壘未成。賊已奄至。大井田氏經敗走。新田義貞聞之。擲白旗圍。急召還諸將。脇屋義助夜解三石圍而退。歸義貞。兒嶋範長與高德自間道東退熊山之役。高德重傷。創發不能騎。範長匿之僧房而去。途與則村兵戰死。賊軍乘勢而進。義貞退陣兵庫。士卒逋者過半。飛書告急。擧朝震駭。帝詔楠正成往援義貞。正成奏曰賊鋭不易禦。陛下復幸叡山。召還義貞。縱

櫻井驛訣兒

起戰十八合從兵僅存六騎範長謂之曰吾輩族而來當蹂躪而過今不及矣入道旁佛舍遂自殺從兵皆殉之唯族人和田範家佯死欲剌賊將賊將來即其族宇野重氏見横尸驚曰吾早知之不使之死範家起曰吾在斯重氏悦而放還之

賊入京師而臣歸河内招集畿甸兵絶賊糧道待其老來擊之可一戰而破也願熟計之參議藤原清忠曰賊雖盛不過前役王師有天命宜禦之畿外也帝從之正成乃發子正行年十一從在軍中至櫻井驛（攝津）遣還之河内誡曰吾是行不復生還矣則天下必歸于足利氏雖然汝愼勿嚮利忘義以貽乃父耻糾合餘衆以身殉國孝莫大焉因授以帝所賞賜寶刀正行揮涙而去正成至兵庫以其族七百軍湊川西以當陸軍義貞義助以三萬騎陣和田崎以迓水軍

正成戰死

車駕幸叡山

朱之瑜曰忠孝著乎天下日月麗乎天天地無日月則晦蒙否塞人心廢忠孝則亂賊相尋乾坤反覆余聞楠公正成者忠勇節烈國士無雙大抵公之用兵審強弱之勢於幾先決成敗之機於呼吸知人善任體士推誠是以謀無不中而戰無不克誓心天地金石不渝不爲利回不

既而賊兵艦蔽海而至陸軍來自須磨旌旗彌天正成與弟正季聯轡突戰七離七合殆獲直義一賊將遮闘而逸之水軍已上陸分兵來援包正成軍後正成兄弟回馬當之血戰十六合盡亡其騎正成身被十餘創走入民舍與正季耦刺而死於是尊氏直義合兵而進義貞戰不利走馬殪而徒賊環射之義貞雙手揮刀截十六箭小山田高家還救授其馬留死義貞因得脱歸京師車駕復幸叡山法皇上皇上皇弟豐仁親王稱疾不從尊氏迎奉之進入京師據東

尊氏犯行在

爲害㤼故能與復王室還於舊都諺曰前門拒狼後門進虎廟謨不臧元兇接踵搆殺國儲傾移鐘簴功垂成而震主策雖善而弗庸自古未有元帥如前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矣之以身許國之死靡他覩其臨終訓子從容就義託孤寄命言不及私自非精忠貫日能如是整而暇

寺青山延于曰方足利尊氏悉九州之精鋭席卷而東也其鋒不可當而義貞驅疲兵集散卒決勝負於一戰固爲失策矣使帝從正成之言義貞義助諸將旋軍引敵入京師曠日持久以撓其鋭氣然後設奇計以撃之蔑不捷也惜乎帝慮不及此用少年推鋒之計一敗塗地終使姦賊得志可嘆也夫○日本史論曰楠正成之用兵決機制勝髣髴孫呉而忠勇壯烈殆與唐張巡相似也巡出雍丘守睢陽正成去赤坂據千劔破皆嬰孤墉扼賊喉牙韓愈所謂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者也以寡擊衆出奇無窮至如藁人誘敵敗其緒餘耳巡城陷而死正成奉迎鑾輿首掌推奬斯則爲異而廟謨不臧元兇接踵主驕臣諛不用老成持重之計自壞萬里長城以成強敵之勢中興之業自此去矣可勝嘆哉湊川之戰正成將自殺聞正季欲託生滅敵之語含笑入地其視巡之臨死誓爲厲鬼以殺賊又何相似也此其忠義之心窮天地亘萬古而不可泯身雖死而其不死者固自若也○尊氏遣兵犯行

雲母坂之戰

乎父子兄弟世篤忠貞節孝萃一門盛矣哉

尊氏令直義帥諸將犯行在直義進陣赤山社分兵爲三遣吉良石塔澀川等犯東坂仁木細川等犯無動寺高師直等犯西坂

熊野八莊司帥衆五百餘至西坂屬師重師重大悦引見湯河莊司進曰紀人生長山谷履險

在義貞以諸將守東坂設櫓穿塹列舩艦於湖上備旁射賊不得近源忠顯與藤原雅忠守西坂恃險不設備賊兵來攻忠顯雅忠戰没賊乘勝進義貞聞急赴援乘險下撃賊崩隤而墜死者千計明日賊攻東坂義助善拒殺傷數千義助即開門出盪水軍叢鏃射之賊遂敗走數日賊又攻西坂義貞之士有本間重氏相馬忠重各持弓矢而起射各殪一人洞胸碎腦賊懼而走始約有急鳴鐘相報一日有群猿撞鐘諸軍爭聚兩坂賊望見驚擾官軍乘之馳下縱擊

長年戰死

義貞攻東寺

岐如埤途兜鍪撲而堅。劲箭不能洞。使之充驅。何畏新田師重。壯之。以爲先鋒。從雲母坂登本間重氏相馬忠重在義貞側。下瞰笑曰。吾能一射斃其魄。乃徐起注箭。一賊執巨斧前導。重氏一發洞其鎧。下賊繼登。忠重射貫其胄。皆斃。賊愕貽莫敢前。二人遥呼官軍曰。獗敵來薄我將

獲賊將高師重。賊遂大隤。走。義貞等進攻京師。不克。名和長年死之。既而前權大納言藤原師基率北國兵入援。官軍又振。義貞乃與師基分兵二道攻京師。復敗而還。帝因賜邑延暦寺。以奬激之。僧徒悦服。與福寺乞援。興福寺應之。近畿兵士聞之相踵送款。乃分遣諸將。斷賊糧道。賊窮困。義貞於是與諸將刻期。四面攻京師。而藤原隆資誤先期自八幡入敗走。義貞以二萬騎行破賊軍。終抵東寺。望尊氏營大呼曰。天下擾亂。唯我與汝之由。多殺無辜無爲也。盍單騎

尊氏立僞主

試射。請設標的。官軍植畵月扇。二人相誡勿射月。乃發雙矢夾月。乃揚弓大呼曰。御等受吾箭。驗鎧胄堅脆。賊血歔潰去。林道春曰。我朝禪受。有三神器。寶鼎秦璽漢劍不足比。並馬南帝傳神器。有眞矣。尊氏犯闕。則爲賊。故別立帝。諉於二帝相爭。而已免賊名。是其宿姦也。昔聖

決雌雄。乃挽弓射之。箭洞門樓。入尊氏帳中。尊氏不出。時諸軍皆破賊兵。悉卒義貞。義貞奮戰破之。賊復四合。射中義貞額。流血淋漓。義貞苦戰。隤圍而還。諸將皆棄守而還。賊復大振。○足利尊氏立豐仁親王。稱帝于京師。是爲光明院。仍用建武號。初尊氏議奉廢帝復位。衆以元弘事。以爲不祥也。乃立豐仁。時人爲之語曰。親王多福。未有一戰功。將軍賜之帝位。○尊氏令足利高經扼北陸糧道。佐佐木高氏悉奪延暦寺田莊。官軍數出爭之。不克。自帝幸延暦寺。百餘日。將士皆取給於僧徒。至是大饑困。多逋者。尊氏乃上書

帝還京師

尊氏幽帝

義貞赴北國

人作春秋。商豹陽貨之類皆書盜。是其誅心之法。聖筆嚴矣。諸葛武侯斥曹氏以爲賊。其名分之不紊。如是而已。賴襄曰。帝前此未曾與義貞面議事。至此亦當試兩端。僥倖觀成。以是待將帥。悉濟時艱哉。

佯降請回蹕。帝許之。尊氏竊笑曰。易欺如此。誰謂帝英主哉。義貞聞而弗懌。帝乃慰諭之。詔奉皇太子及尊良親王經略北國。遂還京師。大館氏明。江田行義宇都宮公綱。三條景繁等從之。尊澄法親王走遠江懷良親王走吉野。藤原隆資走紀伊。源親房走伊勢。其餘諸將各自四散。尊氏遣直義迎帝幽之華山院。分拘諸將士。獨縱景繁侍焉。尊氏爲僞主請劍璽。帝乃傳僞器僞主。以帝第七子成良親王爲太子。○義貞奉皇太子至鹽津。近江。聞足利高經要路轉由木芽

土居得能氏戰死

義貞入金崎

天皇幸吉野

賊兵晝夜苦攻。城兵投鉅石標之。殺傷無算。賊將小笠原貞宗帥精兵八百。從山麓登栗生顯友。揮巨梃而出。丁聲踣數十人。賊敗走。今川賴貞以百餘船進毀柵而登城。兵又擊走之。是後敵不敢逼。景繁扶帝御馬。

嶺。近江。會大雪。士卒凍飢。土居通纒得能通言遇賊戰沒。義貞達敦賀。越前。河島維頼氣比氏治迎入金崎。越前。高經奉尊氏命。與高師泰來攻城。三面枕海。一面據山。賊塡溢水陸。晝夜苦攻。城兵善拒。不能拔。州人瓜生保推義助子義治爲將。起兵杣山。越前。以應金崎。賊分兵攻杣山。保擊走之。○左近衛少將源顯信。起兵伊勢。遣間使密奏之。顯信。親房次子。○三條景繁來間奏帝以北國官軍稍張之狀。請潛逃幸大和。帝從之。夜作婦人裝。由頽垣出。景繁扶上馬。幸吉野。倚僧宗信

楠正行謁帝于行在

擔神器徒步。夜闇不能進。帝望路旁隱然如有祠宇。顧問之。侍從忠房對曰。稻荷祠也。帝作和歌禱之。忽有赤氣起祠上照路如晝。乃得進。帝將赴高野山。遣使諭僧徒。僧徒黨賊。不敢奉詔。乃遣景繁諭吉野僧徒。吉水院僧宗信會衆曰。天武嘗避此地。不可謂無故事。帝有赤氣之祥。

南北朝

不可謂非神助。請速奉迎。乃遣僧徒三百餘奉迎吉野。往古天子離宮之地也。帝尋遷行宮於吉野。

瓜生保戰死

初瓜生保等既破足利高經兵。威日震。遠近來降。爭獻酒饌犒飫。連日。義治獨愴然不樂。義鑑進曰。郎君何爲

信曾助將軍護良者。乃遣僧徒三百餘奉迎楠正行與從弟和田正朝等來謁。初正成之戰沒。尊氏送其首於河內。正行見之。不勝悲慟。起入佛龕。其母尾而閱之。則執父所授刀。將自殺。母徑入奪刀。而泣曰。汝何惑焉。故判官之遣歸汝。豈教汝自殺也。汝與遺命。歸來告我。而汝先忘之。惡能任王事。正行大悟。自是以討賊復讐爲志。常與兒童嬉戲。爲馳逐狀。曰。追足利也。爲斬首狀曰。獲尊氏元也。楠氏族黨多死湊川。而河內紀伊之間。猶有義故存者。皆思戴正行。至是正行來謁。帝思正成死王事。追贈正三位左近衛中將。叙正行正四位下。爲帶刀。遂襲父官。任檢非違使左衛門尉。兼河內守。於是近畿之兵稍集吉野。足利氏將士聞帝逃大驚。尊氏勉慰安之。遂幽成良親王。自是天下稱吉野曰南朝。京師曰北朝。帝乃賜詔書。新田義貞令圖興復。金崎城中。始知帝幸吉野。士氣稍奮。外史氏曰。南朝北朝之名。蓋出于當時稱號耳。要之戴履之間。安得有二朝哉。我朝神武以還。大統一系。傳至帝躬。一朝失馭。皇路傾險。雖曰奔走東西。間關山海。正統天子之尊。固依然也。而豐仁親王以枝葉之親。爲逆臣所立。儼然自以爲得天子之尊。嗚呼亦何心哉。爲豐仁者力能誅逆臣則可。苟不能誅焉。則以死自誓。以免不臣之罪。豈不亦美哉。而甘受逆臣之假戴。胥以弱其本根。此僭偽耳。贅疣耳。當時既已有將軍賜之帝位之語。洵不誣也。然則安在其爲朝廷乎。而至今猶揭南朝北朝之稱。徒來紛紜之論。可怪也。我故曰或謂之南。或謂之北。二朝屹然相對。辛而不妨者。在漢土自可耳。安得稱之我大一統之朝哉。

○二年。光明院建武四年。瓜生保與僧義鑑。以伊賀守里見時成爲將。帥兵五千餘援金崎。不克死之。

金崎陷

不樂。義治曰。金崎危急。吾一家苦戰飲血。吾獨飲酒。何心能樂。義鑑曰。僕固將往援。奈風雪何。待天稍霽。速發。義治掩淚而起。諸將聞之。奮曰。將門有將。果不虛矣。至是保義鑑及弟源琳重照以里見時成爲將。援金崎。高師泰令今川頼貞據山逆拒。宇都宮泰藤仰攻走之。嶺上賊俯視兩

所在官軍起

顯家破足利義詮

射泰藤。引退。保等繼進。累破敵三隊。師泰兵奄至。保等退赴泰藤軍。時成獨以部兵馳突。賊識而圍之。保義鑑顧曰。吾等不死。何以脫衆。旋轡馳救。源琳等亦赴之。義鑑叱曰。兄弟皆死。奈郎君何。吾平日戒汝。正爲今日。言未畢。突圍而入。與時成同死。官軍皆潰。源琳重照。以餘兵脫還。

金崎受圍日久。至是外援全絶。糧食已竭。宰馬而食。馬亦盡。義貞乃與義助等。夜潛出城。赴杣山。議援金崎。賊候知城中糧盡。急攻陷之。由良具滋長濱顯寛說義顯。使人奉皇太子逃杣山。尊良親王自殺。義顯以下殉之。太子爲賊所獲。護送京師。○尊澄法親王薙髮改名宗良。起兵于遠江。據井伊城。金谷經氏起于播磨。城丹生山。大館氏明自京師逃伊豫。江田行義逃丹波。所在起兵。而宇都宮公綱帥衆五百餘至行在。帝悅。授公綱四位少將。北條時行亦馳使奏請討賊自贖。詔許之。諸國官軍復振。○先是金崎敗問至陸奧。國人皆叛。鎭守府將軍源顯家奉義良親王。保靈山城。會帝詔顯家帥兵入援。顯家以詔示衆。勵以忠義。衆咸感激。國人聞之。復應顯家。左近衛將監楠正家從常陸來會。顯家乃將兵十餘萬。進至下野。足利義詮時鎭鎌倉。義詮。即千壽也。遣兵拒之利根川。顯家擊破之。乘勢入武藏。宇都宮公綱來會。而北條時行起于伊豆。新田義興起于上野。並應顯家。顯家乃督諸將攻鎌倉。斬賊將足利家長。高經子。義詮出奔。義興義貞庶子也。義貞猶

顯家入援

擧城號哭。假母神色自若。進謂義治曰。兒曹一敗喪將。令其皆生還。何顏見郎君。幸而兒殉。里見公三兒爲郎君生還。此妾所以破涕爲喜也。兒曹爲天子起兵。郎闔門戰沒。又何悲焉。乃攬涕勸酒。一座奮然。

二年。西國英吉利侵蘇格蘭。走蘇王太非。立其叛臣巴略而還。

在杣山。北國稍應之。足利尊氏驚。遣足利高經率兵六千餘來攻。義貞遣畑時能攻大聖寺城。拔之。平泉寺僧徒城三峰應義貞。高經亦築壘。不敢逼也。○三年。光明院曆應元年。顯家奉義良親王大擧西上。宗良親王帥兵會之。進至美濃。足利義詮使上杉憲顯。桃井直常追躡。東國又叛應之。顯家回軍戰于青野原。美濃破之。敗問至京師。尊氏大駭。議扼宇治勢多。高師泰曰。二處拒敵。自古皆敗。不若邀之畿外。乃出拒于美濃。顯家轉取路伊勢。師泰追擊。顯家回戰破之雲津川。

義貞走高經　源顯信守男山　尊氏弑太子

三年。英人伐佛郎西。先是佛王查爾斯第四卒。無子。從弟非立第六嗣。英王義德尾第三聞之不悅。以其爲佛出也。及得志于蘇。自謂兵鋒銳利。莫能禦之。遂自稱佛王。伐之。自是攻擊數年。勝敗不常云。

直義使粟飯原氏光獻酖。紿曰。直義恐太子生病。使臣獻藥。太

伊勢。進屯南都。議直入京師。尊氏益懼。復遣直常擊之。顯家戰竟不利。使二親王赴行在。而自走河内。○義貞出杣山。與高經戰破之。拔越前府城。高經走保足羽。國中諸城不戰而潰。○顯家收餘兵。入和泉。遣弟顯信守男山。軍勢復震。高師直來圍男山。○尊氏聞義貞破高經。義軍復張。大懼。初皇太子之被執也。賊問義貞兄弟所在。太子恐賊急攻杣山。紿曰。皆自殺矣。賊得義顯首。以爲信。而不問義貞。以故尊氏不復以北方爲念。至是怒其紿己。酖殺太子及成良親王。

顯家戰死

子方與成良親王同室幽閉。親王怒曰。彼旣幽我。何憂我病。是欲酖我也。將投之地。太子止之曰。彼欲殺我。我欲避亦死。不飲亦死。寧死於酖。與飲之而斃。太子時年十五。

日本史論曰。陸奥出羽。沃壤千里。民夷雜居。叛服不常。源賴義戮力於前。源賴朝殲渠魁於後。然後知嚮王

尊氏弑太子。直義實主之。時人聞之曰。往年害大塔宮。今春又害尊良。今又酖二太子一親王。直義必亡矣。

○顯信與師直相持於男山。顯家出屯天王寺。師直慮顯家與楠氏合。欲及兵寡急攻之。留兵圍男山。自攻天王寺。顯家拒戰不利。脫奔吉野。賊追及安部野。顯家以二十餘騎突圍而死。名和義高。村上義重皆死之。帝聞而悼惜焉。○男山官軍屢與賊戰破之。帝聞其急。手書詔義貞急救男山。義貞懼高經乘虛。遣義助帥兵二萬餘先發。尊氏聞之。遽召還師直。師直懼顯信追躡。夜潛遣死士。乘風雨放火石清水祠。

男山陷　義貞戰死

化。能懲戮殘。元弘建武之間。皇子爲元帥。源顯家爲鎭將。以副之。所謂鎭守府者。猶晉之太原。燕之范陽。士馬精悍。率之赴難。勢固然矣。然當此時奥兵多助逆者。故雖不能殲其全衆。而一舉復京師。再舉拔鎌倉。厥功偉矣。使其能提全奥之兵。席卷而來。則敵將雖猛。勝敗未可知也。

官軍積聚蕩盡。顯信走河内。義助至敦賀。聞男山陷。班師與義貞合。攻高經。高經走路皆斷。築藤嶋以下七寨而固守。義貞分兵攻七寨。藤嶋兵擾動。官兵乘勢疾攻。不能拔。義貞見之。以騎五十赴援。路遇高經援兵三百。至矢下如雨。官軍無楯。義貞馬被箭殪。將起。流矢中額。乃自刎而死。年三十八。時日已暮。賊未知其何人。見從兵環屍自殺。取首而去。高經疑其肖義貞。洗血視之。又檢其屍。得錦囊書。啓視則帝手詔也。乃知其爲義貞。且曰。義助知義貞定死。欲決戰。軍

天不棐忱。隤爾於安陪野。惜哉。

義助走還國府。使河島維頼保三峰。畑時能保湊城。瓜生照保杣山。照歸。遇藤原氏于淺津橋。藤原氏。帝賜義貞爲妻。初爲勾當內侍者也。義貞伉儷甚篤。其受詔北行也。置之於近江。居三歲。迎致杣山。既至。聞義貞在足羽。轉赴之。途遇照。照下馬跪輿前曰。夫人安往。公已戰沒矣。夫人大慟殆絕。歸杣山。欲執喪于義貞舊居。以敵來逼。遂歸京師。是時義貞首傳至京師。足利氏君臣相慶。終梟之。藤原氏聞之。即夜削髮。遂匿西山。終身。

潰不可收。乃走還府城。日本史論曰。忠義之維持世教大矣。新田義貞以源家之冑。役于北條氏。一旦幡然改圖。欲安王室。義旗所嚮。若疾風掃枯葉。何其易也。及與足利尊氏搆難。攻城野戰。互有勝負。而竟不免敗衂。何其難也。蓋由政刑日紊。人心思亂。尊氏乘之。逞其詐力也。嚮使後醍醐帝能用楠正成夾攻之策。則義貞得展其材畧。而尊氏之勢日蹙矣。禁門不守。乘輿再幸叡岳。尊氏納欵。請回駕。帝亦知心疇其奸詐。而勢不能回興替之機。方決于此。而面諭義貞。獎其忠義。託以皇太子。顧有此舉耳。義貞之志。不少懈弛。於匡復。誓天地以爲心。質鬼神而無疑。不幸勢去時不利。智勇俱困。繼之以死。其子姪皆能枕戈嘗膽。屢興勤王之師。而卒歸於摧殘流亡。豈非天哉。至其義氣貞烈。則雖屈於當時。而能伸於後世。天果不祐忠賢乎。觀其與足利氏爭雄。兩家曲直。赫赫在人耳目。雖愚夫愚婦。亦能知新田氏之爲忠臣。寧爲此而不爲彼。亦足使人辨邪正。決取舍。而知嚮義矣。其所關係。豈鮮少哉。○帝

以顯信爲鎭守府將軍

結城宗廣卒

宗廣至安濃津。將待風定而發。適嬰病危篤。僧謂之曰。君有所

日望義貞入援。而變報適至。帝大驚。公卿失色。前上野介結城宗廣奏。請及顯家餘威未盡。遣一皇子收東邊兵。朝議然之。以源顯信爲左近衞中將兼鎭守府將軍。陸奥守。奉義良親王赴任。宗良懷良二親王從焉。以源親房及宗廣輔之。因命新田義興北條時行略定關東。夾輔義良。並由海路。至伊豆崎。遇颶。衆艦四散。義良與顯信漂至篠嶋。伊勢。宗良與時行至遠江。義興至武藏。親房至常陸。而宗廣至安濃津。伊勢。嬰病。以不得東賊。憤懣而卒。日本史論曰。結城宗廣欲奉皇子以圖興復。謀固善

征西將軍

遺言吾傳之郎君。宗廣笑曰。我齡七旬。死不足惜。但凶徒未滅。是吾遺恨。爲吾告吾兒曰。汝欲慰我。勿施僧誦經。速斬賊頭。懸吾墓。乃拔刀嚙齗而卒。衆感其義烈。馳使陸奥。告子親朝。

義助與高經相持於越前。壁壘交錯。攻戰不解。畑時能守湊城。北國賊環攻不克。威震境外。義

矣。大風簸船。竟不能達。義良親王還吉野。而擁神器者天也。宗廣臨死。志氣不撓。報國之心。雖死不已。比之苟偃視。不可含。其慊慊奮激。或過之矣。顯信乃奉義良歸吉野。詔以懷良爲征西大將軍。鎭撫筑紫。○四年。光明院曆應二年。脇屋義助攻足利高經于足羽。高經窮蹙。火城奔加賀。○帝不豫。立義良親王爲皇太子。禪位而崩。壽五十二。葬大和藏王堂之塔尾。在位二十一年。改元者八。曰元應。元亨。正中。嘉曆。元德。元弘。建武。延元。帝天姿英毅。博涉書史。兼通釋典。即位之初。留心政事。及元弘兵起。蒙塵數年。遂復大位。後狩吉野。臨終。以元兇未殄爲恨。遺

助移牒諸將進討。時能帥衆三百餘。攻河合。河口十二壘。拔之。男女八百餘屠戮無噍類矣。由良光氏拔六壘。堀口氏政拔十一壘。降者千餘人。義助自帥瓜生重。河島維頼等兵三千餘。發國府。分兵攻織田。田中十七壘。三晝夜而拔之。擒七將。斬五百餘級。進陣河合。督諸軍薄足羽。

詔務圖恢復。有背朕言者。君爲不君。臣爲不臣之語。慨然按劍而崩。日本史論曰。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義之。帝族誅北條高時。以刷二帝播遷之恥。其事難於襄公。而中興功業。可以垂憲不朽矣。龜山法皇之屬意。至此益驗。而足利尊氏恃倒戈之功。蓄不臣之志。狡獪桀黠。比於高時。更有甚焉。故隱岐之狩。猶有再航之期。而吉野之駕。永無回轅之日。何也。艷妻嬖而賞罰濫。諫臣去而紀綱紊。雖有忠臣義士。肝腦塗草野。而終莫之能救也。時惜其撥亂之才。足以驅使俊傑。而聰叡之蔽。不能甄別忠佞。欲復延喜之治。其可得乎。蓋創業既難。而守文尤難。自古皆然。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豈帝未之思歟。雖然帝英邁之氣。百折不撓。其拒傳神器於新主之語。義正辭嚴。而出皇子鎭陸奥之詔。不分文武爲二途。大哉言乎。中古以來人主所不能及也。復恢之念。往而彌厲。臨崩按劍。顧命凜然。故能擁神器于嶇嶔之間。定五十餘年之基。正統所在。炳如日月。豈不

河合種經降。時能時能帥其衆。夜登山臨城。終夜發喊且射上。木家光降在賊中。謂高經曰。君欲城守。無乃狃往年之勝與。往年敵未諳地勢。故陷沒淤田。顛隮溝塹。而新田氏遂殞於一箭。今我兵多降敵。敵皆熟知形勢。而時能鷙猛冠海內。誰能當其鋒者。況此城孤窮無援。君徒死於此無爲也。請走加賀待援兵。高經乃火城而逃。北國官軍大振。

先是帝追念諸將死節者。贈楠正成正三位左近衛中將。源顯家從一位右大臣。臨崩遺詔曰。朕之所望。唯在滅賊。太子卽位。褒顯義貞義子孫。隨才任用。以圖恢復。

偉哉。○青山延于曰。帝以英邁之姿。慕延喜延久之風。銳意圖治。元應之政。有可觀者。播遷之禍。雖帝自取然。非素有失德取怨於天下。故海內憤怨。英雄陳力。竟能以少康一旅之衆。復齊襄九世之讐。雖帝之英斷使然。亦會時之有爲也。及其欲滿志得。極奢侈荒盤樂。信讒言。黜忠勳。終致大亂。使逆賊滔天。而京師再陷。此無他。由駕馭失宜。而措置乖方故也。請嘗論之。夫天下者大器。安則難傾。傾則難正。顧措置之術何如耳。方帝之復位。相親房藤房。使正成長年之徒。護衞京師。義貞奉護良。出鎭鎌倉。如此則不惟海內得安。王室之盛。殆將復往古。惜乎帝雄武有餘。而英略不足。才智絕人。而明德有闕。此其所以大業不終。僅止偏安者歟。

新撰國史略卷之四終

第九十七世　紀元千九百九十九年　距今五百四十二年　僧宗信　楠正行入衛　宣遺詔　畑時能

後醍醐帝崩、群臣氣沮。僧宗信入朝勵衆曰、公等而受遺詔、奈何沮喪至此。夫周文没而有武王、漢高祖而有文帝。吾國獨不及乎。因歷數海內義徒姓名曰、此輩皆效力王室、終始如一。行宮則宗信雖駑、亦能護衛。公等何憂。請速奉東宮即位、頒遺詔於諸國也。公卿皆然之。會楠正行入衛、衆心賴安。

義助戰敗、聞行在。帝召見曰、卿北征累歳、忠勲無比。今日相見、如魚得水。

新撰國史略卷之五

伊豫松山　近藤元粋純叔　著

後村上天皇

元年己卯。元順宗妥懽帖木兒至元五年。西國千三百三十九年。

諱義良。初名憲良。後醍醐帝第八子。母准后藤原氏。諱廉子。右中將阿野公廉女。太政大臣公賢養為子。有才色、善和歌。初給侍後京極院。後醍醐帝見而悦之。元德三年敘從三位、稱內侍三位。建武二年准三宮。夢抱日有身、遂生帝。興國中尊為皇后。正平六年上號新待賢門院。年十二受禪於左大臣藤原經忠第。尋即位於吉野行宮。權大納言藤原實世・權中納言藤原隆資對掌機務。初後醍醐帝之崩、衆情離沮、欲逃散。僧宗信力言勵衆。會楠正行・和田正遠帥衆二千餘入衛。衆情大安、乃奉帝即位。時軍國多故、行宮湫隘、諸儀不行、唯拜神器而止。外史氏曰、後醍醐帝之幸吉野、僧宗信率其徒迎衛、而得建行在。而後村上帝之即位、亦因宗信之獎勵。然則謂之功不出新田・楠諸公之下、亦無不可也。李唐之末、宦官專横、而有一張承業。洵為希有。我邦髡賊之暴逆、不減於宦官、而亦有一宗信。其功遠出承業之右。嗚呼、安得髡徒視之哉。○宣遺詔於諸國勤王。特勅脇屋義助軍國事便宜施行、一如義貞故事。義助使畑時能城鷹巣。足利尊氏聞義助援足羽、大驚、遣高師春・土岐賴遠等大舉攻之。義助戰屢不利、走美濃、保根尾。賊又

義助至行在　義助卒于伊豫

言畢泣下。詔加爵一級、從兵皆有賞。藤原實世曰、義助一敗而失越前、再敗而棄美濃。窘蹙來投、何以賞為。今遽受賞、何以異於治承之賞維盛哉。藤原隆資曰、義助之敗、豈其罪哉。古之命將、推轂授鉞、委任至重。故事決於外、不從中擾、然後士卒用命、所向必克。今北國之役、兵士擅來訴、則不問而決北國之地。朝士濫請之、亦不問而授。將權輕而士心驕。此義助之所以敗。而天意照鑑前失、此其所以慰勉義助也。君獨不聞秦穆之禮孟明視乎。何乃比之維盛。實世默然。

來攻。義助不能支、以數十騎間行至行在。於是北國諸城悉陷、唯有鷹巣一城。○興國元年。光明院暦應三年。藤原有資伊豫國司。大館氏明守護。與土居通郷・得能彈正起兵于伊豫、奏請將帥。廷議以脇屋義助為刑部卿、遣之總督南海・西海諸軍。義助至伊豫、義徒皆奮躍、聲勢日振、國中望風而潰。既而義助暴病卒。諸軍沮喪。會細川賴春來攻、氏明戰死、諸城復為賊有。日本史論曰、義貞之興、義助一言決群疑。其餘翼義貞者多矣。使其天假之年、經畧四國、則恢復之功可幾、而義貞之志得伸矣。其半途而沒、豈不可惜哉。○源親房依小田治久

親房走師冬　源顯信赴任　畑時能戰死　菊池武光

時能據鷹巣。初杣山之陷、一井氏政走平泉寺、誘僧徒謀起兵。僧徒不應。乃帥

於小田城。常陸。足利尊氏懼東國應之、遣高師冬於常陸、高師泰於遠江。師泰攻井伊城、陷之。宗良親王逃。親房攻拔飯沼寨。下總。師冬火營而逃。○鎮守府將軍源顯信赴任、入白河城。陸奧。關宗祐・伊達行朝等以城應之。東國官軍大振。○畑時能與足利高經戰于伊地山。越前。死之。時能武藏人、多力善戰、未嘗敗衄。初從新田義貞、屢立戰功。後從脇屋義助唱義北國、累破高經兵。至是遂戰死。○是歲菊池武光迎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入肥後。西海官軍稍振。武光亦武重

親房諭結城親朝

兒島高德謀襲尊氏

楠正行出兵

壯士十餘騎。白晝經敵壘入鷹巣。足利尊氏聞之曰。時能驍鋭。助以氏政。不易制也。令足利高経。高師春大擧圍之。築三十餘壘。時能甥僧快辯奴為頼。皆驍健善戰。畜一狗。名犬獅子。時能每夜攜敵壘。使狗先入。有備則吠而出。無備則搖尾迎。時能。時能乃踰牌擁襲。所向輙克。敵感

縮氣。竊遺酒食曰。幸勿襲我。至是時能欲以奇挫敵。留氏政於鷲巢。夜帥壯士十六人。登伊地山而陣。高経聞之。以為平泉寺應時能。帥兵急攻。時能排甲驟馬。提眉尖刀。呼曰。畑將軍來矣。高経為在。乃縱橫奔突。高経督衆圍之。時能馳擊如飛。敵皆散走。乃還營。七五騎。餘皆披重創。

弟也。○二年。光明院曆應四年。高師冬攻源親房源顯時於小田城。親房擊卻之。時中興諸名臣皆沒。親房以耆宿獨存。奮然以恢復自任。常謂東國一陷。天下之事不可為矣。屢通使西海將士。欲東西相應。以張聲勢。而東國官軍稍衰。佐倉馴馬二壘皆陷。既而小田治久叛降賊。親房走關城。顯時走大寶城。請援於結城親朝。親朝通款賊。不肯出兵。明年。親房貽書親朝。讓以大義。且諭以繼父遺志。不聽。親朝宗廣子也。親房又遣僧宣宗。往命顯信來援。且諭親朝發其子弟從之。親朝擁之不遣。○四年。光明院康永二年。關大寶城陷。源親房等走吉野。結城親朝遂叛降足利尊氏。明年。高師冬旋師。源顯國起兵小田。頻拔諸城。既而為結城族所攻。陷而死。顯國親房族也。○六年。光明院貞和元年。兒嶋高德與荻野朝忠迎式部大輔脇屋義治于上野。起兵。朝忠與山名時氏戰于丹波。敗績出降。義治高德入京師。潛謀襲足利二兇。事覺。走美濃。時宗良親王亦往來信濃越中之間。信濃人香坂高宗傾心輔衛。諸國官軍日衰。近畿無復勤王之師。惟楠正行在河內。招聚父遺衆。謀成父志。○正平二年。光明院貞和三年。河內守楠正行在金剛山。漸保聚義故。屢出兵住吉天王寺。以挑賊軍。足利尊氏遣細川顯氏來攻。正行襲擊破之譽田林。河內。尊氏遣山名時

正行辭訣先帝陵

四條畷之戰

正行戰死

帝幸穴太

崇光院

快舟尋死。時能中矢。鏃不出。數日而死。北國官軍殲矣。

帝親臨勞正行曰。直白兩戰。皆得克捷。汝累世武功。可嘉尚也。聞賊復盡鋭來侵。事固弗輕。雖然知進而進。欲不失時也。知退而退。欲保後也。汝朕之爪牙。慎當自愛。正行頓首而出。率衆詣先帝之陵。恭謁

曰。戰如不利。弗一生還。即鐫而起。題同盟姓名於如意輪堂壁。書和歌於其後曰。阿豆佐由美比岐加倍佐志斗。於毛布余利奈岐加須珥以流奈於曾斗斗牟流。各截髮納于佛殿而發。正行嘗朝吉野。路遭高師直誘出宮女辨內侍。還卒迎之。內侍在輿中泣。正行怒斬師直卒。奉

氏來援。正行又破之瓜生野。攝津。尊氏大懼。更發兵六萬。以高師直師泰兄弟為將。來寇。正行聞之。與弟正時帥族人詣行宮。因中納言藤原隆資上奏。請得一拜天顏而行。帝揭簾臨視。將士前。正行優詔勞之。正行垂泣而出。遂辭訣先帝陵。題族黨百四十三人姓名及和歌於廟壁。然後上途。帝使隆資援之。○三年。光明院貞和四年。賊軍至四條畷。分為五隊。師直居其後。正行使隆資綴賊前軍。而自將三千騎。直指師直陣。賊諸隊遞鬪。正行盡破之。進逼師直。殆獲之。其臣僞稱師直死。師直得間而脫。而正行身被箭如蝟。從兵皆死。乃與正時相刺。北向而斃。隆資敗還奏狀。帝急幸穴太。自是遂以穴太為行宮。穴太屬吉野郡。正平七年改稱賀名生。見園太曆。遺構稱黑木御所。今尚存焉。鄉士堀氏世守之。蓋經五百許年。未嘗罹災云。師直犯行宮。縱火焚之。正行弟正儀出兵。與師泰相持石川。師直不敢深入旋師。官軍遞擊。多所殺傷。日本史論曰。正行受遺訓。能建義旗。始終一節。以死報國。可謂忠孝兩全矣。至於宗黨疎屬。皆能力戰死節。闔門為忠義之鬼。豈非正成教導訓練之效歟。○光明院讓位於姪興仁。是為崇光院。光明在位十二年。改元者三。曰曆應。康永。貞和。○花園法皇崩。○四年。崇光院貞和五年。初足

院耶犬耶

還以聞帝大嘉賞詔賜内侍正行辭以和歌曰斗氏毛余珥奈加羅布倍玖毛阿羅奴美能加利能知岐利遠以加氐牟須波牟當時皆未審解其意及至其戰沒四條之役而後愈益哀其志云蓋正行義不近禁臠不但知陣亡之不可逭抑亦两以明君臣之分也昔唐玄宗以官人

利直義助尊氏為逆姦謀密策多成其手及尊氏擁立光明院為偽征夷大將軍直義為偽副將軍執政數年威權甚盛當時與尊氏並稱曰兩御所尊氏初陽尊偽主每事奏聞及官軍諸將相尋戰沒無復所顧慮肆割膏腴賞功臣或奪公卿食邑雖供御闕之不顧也家士傚之驕横尤甚土岐賴遠嘗途遇光嚴上皇不下馬前驅叱曰院也賴遠曰院耶犬耶犬則應射之（國言院犬相近）環射乘輿而去直義論罪誅賴遠時人駭相謂曰院且下之即遇將軍當手行耶高師直

師直横逆　僧妙詰

賜邊將郭知運王晙等晙獨不敢曰臣之事君猶子事父詎有嘗近闈掖而臣子敢當乎誓死以免時人美之正行之志實亦在茲矣其視賴政義貞高貞等事為何如也辨内侍者右少辨藤原俊基之女也

直冬尊氏庶長子也尊氏以母賤不鞠養留之東國直冬竊至

以多軍功尤被信任為偽幕府執事横逆無忌大營亭宇窮極靡麗多略朝貴子女為妾至誘殺鹽冶高貞欲奪其妻弟師泰亦驕肆嘗發菅原氏墳墓以營別第遂使人刺殺菅原在登而尊氏不罪焉直義崇信僧妙詰一時奔走附和而師直兄弟陵辱之妙詰銜之上杉重能畠山直宗與師直惡乃結妙詰短師直於直義勸除之直義納之尊氏庶長子曰直冬尊氏不子視也直義請養為子至是直義出直冬為中國探題以為外援伏兵召師直謀泄師直集兵自備

置直義政　直冬走肥　復

京師求見尊氏不得因僧玄慧見直義直義為請尊氏尊氏未之許會紀伊官軍大振尊氏召直冬始許為父子請光明院任右兵衛佐將兵赴紀伊官軍不利直冬凱旋時人稍重之而嫡母赤橋氏猶讒之故尊氏待之甚薄直義遂子養之

師直忠直冬令

急召師泰於石川合兵數萬圍幕府請斥直義等尊氏慰諭聽其請罷直義政流重能直宗師直乃解圍而退使人捕妙詰妙詰已遁尋殺重能直宗於配所又遣兵攻直冬直冬走肥後尊氏於是召義詮於鎌倉委政以少子基氏代鎮鎌倉命高師冬與上杉憲顯並為執事直義懼禍薙髮號慧源屏居不出自是威福全歸師直矣○五年（崇光院觀應元年）小貳賴尚迎足利直冬奉之起兵叛尊氏三角某起於石見應之高師泰赴攻不克既而鎮西悉附直冬兵勢日振（於是天下

直義歸順

西海諸國擊之諸國將士易之曰此師直命非將軍意也

正平元年西國佛郎西與英吉利戰佛師敗績初英王伐佛數年而未得志至是大舉深入直迫巴黎斯佛王勤勤兵遮出其背要之歸路英人果班軍逢于格利西是日雷雨大至不辨衆寡英人乘機奮擊佛軍大敗列

三分呼官軍曰宮方尊氏曰將軍方直冬曰兵衛佐殿方）警報頻達京師師直勸尊氏自將討直冬而慮直義圖後欲殺之而行直義逃奔大和窮蹙遣使請歸順帝下公卿議大納言藤原實世曰豎子為家僕所逐窘迫來降非其本心況乘輿播越百姓流離二十餘年于茲豎子實為之宜乘機捕斬懸首闕下勿致悔左大臣藤原師基准大臣源親房以為得大援興復可期帝遂從之納其降詔討尊氏畠山國清棄石川圍桃井直常起兵越中皆應直義（山縣禎曰直義姦兇莫所不至窘窮乞降納言實世請戮之以絕後患其言是矣而

直義據男山
足利二兇相鬩

今受之。是養豺狼也。使其得志。則其為後患也必矣。且使弟討兄。納逆而藉其力。悖理亦甚矣。何以正刑憲。且以示大義於天下哉。亡幾直義復叛。其反覆無常固如此。而今不能察之。可謂不明之甚矣。○六年。崇光院觀應二年。足利直義進據男山。桃井直常至自越中。據比叡山。夾攻京師。足利義詮西走。時尊氏討直冬在備前。聞急與師直合兵還。會義詮。俱攻直常。直常敗走。尊氏入京師。而將士多叛降直義。尊氏與師直奔播磨。義詮奔丹波。高師泰還自石見。會尊氏。○上杉能憲起兵上野。應直義。攻高師冬。殺之甲斐。於是東北諸國咸屬直義。○直義遣石塔賴房攻尊氏於書寫山。

侯大臣多死。其兵十萬。僅餘五人。佛主走入城。據守乞和。英王亦聞蘇格蘭伺其虛。和而歸。

上杉能憲起兵上野。能憲父憲顯。僞稱追討。將兵至上野。遂與之合。進入武藏。高師冬。徵東國

師直伏誅
二兇復鬩

敗之。直義又遣石塔義房。畠山國清援賴房。與尊氏戰於御影濱。攝津。大敗之。尊氏走入松岡城。攝津。將自殺。會饗庭氏直至。勸講和。尊氏乃還京師。師直師泰披剃出走。途為上杉顯能所殺。顯能。重能子。至是得復父讎也。○赤松則祐歸順。請奉興良親王討足利尊氏。聽之。興良。護良親王之子。先是詔為征夷大將軍。○足利直義復叛尊氏請降。許之。詔討直義。初尊氏與直義和。復任以軍政衆爭附直義。石塔賴房。桃井直常等。恃勢橫恣。仁木賴章。細川賴春等。疾之。樹黨相軋。偽少納言藤原有

兵不至。乃奔足利基氏。往攻。兵士皆叛。奔基氏。於途。師冬走甲斐。保洲澤城。諏訪祝攻之。三晝夜。師冬自殺。尊氏還京師。師直師泰雜騎從之。戴蓮葉笠。舉袂蔽面。上杉顯能縱騎斷路。師直遂役尊氏數十町。三浦八郎從奴罵曰。遁世者何為蔽面。乃奪其笠。八郎熟視曰。果吾仇也。

直義走關東
尊氏酖殺直義

範為直義所親近。以智謀自任。勸直義除義詮。直義納之。既而賴春等各引還國。賴房直常亦不自安。奉直義北走越前。尊氏出擊之。至近江。直義遣將逆拒於八相山。近江。不利。將士多叛。直義遂走關東。尊氏欲追擊。恐官軍乘虛。屢遣使行在。請廢崇光院。迎車駕。不許。乃因赤松則祐。請降。廷議知其詐謀。因佯許之。尊氏乃使義詮留守京師。親率諸將東伐。與直義戰于薩埵山。駿河。敗之。直義窮蹙。出降。尊氏因入鎌倉。明年。遂酖殺之。日本史論曰。直義性憸邪。勸尊氏反。詿戕護良親王。皆出其謀。而酖殺東宮及

挾眉尖刀斬之。師泰在後將逃。吉江小四郎揮槍鏦殺之。幷斬師夏等。

直義北走。將士爭從之。義詮懼其還攻。請為之備。尊氏曰。有命在天。吟嘯自若。直義至越前。數賀。得兵六萬。然衆議不一。駐軍經日。尊氏遣細川顯氏。諭直義解兵。直義留之不遣。尊氏奉崇光院命。與直義

義詮廢僞主
車駕發行在

成良親王。實與謀焉。及其志滿意得。欲除家僕。而反為所逼。計究髡首。佯為歸順。以緩王師。當此時。朝廷從藤原實賴之議。因其降而誅之。豈不快哉。卒之兄弟鬩墻。兵連禍結。養姪為子。使敵所生之父。忤極矣。世傳直義遇酖而死。天道好還。出乎爾反乎爾。其殆然也。○足利義詮請車駕還闕。廢偽主及偽太弟直仁。去觀應號。奉正平號。偽公卿百僚皆朝行宮。詔降官爵各一等。遣左近衛中將源具忠於京師。收偽神器送行宮。以前左大臣藤原師基為關白。源親房准三宮。○七年。後光嚴院文和元年。車駕發行宮。百僚戎服從之。使兒嶋高德。由良信阿。奉密旨。赴東國。發新田氏兵。伐尊氏於鎌倉。車駕進至

師衆二百餘。至近江。諸將來會。直義遣石塔義房。畠山國清。桃井直常。逆拒於八相山。不利。顯氏國清勸直義與兄講和。還政義詮。直義然之。直常固執不聽。國清將降尊氏。直義兵多叛。直義乃走關東。

崇光尸位三年。改元者一。曰觀應。

七年正月。足利義詮獻黃金三

官軍入京師　義詮走近江

千兩馬十匹贈金帛鞍馬於後宮百僚有差。車駕幸男山款關赤井大渡為攻戰備義詮怪之使僧慧鎮來奏曰陛下於臣既加寬赦何所疑而纂嚴帝詔曰令和議始成人猶疑懼故嚴甲兵以備不虞耳卿其勿疑遂分路入京師義詮出奔

男山遣源顯能自鳥羽源顯經自唐櫃越楠正儀和田正忠自桂川分路入京師足利義詮急令細川顯氏出拒正儀擊走之細川賴春繼至正儀兵以槍鏦殺之義詮出走近江源親房入京師總決庶務乃收廢主廢太弟及光嚴光明二上皇載之一車送行在尋幽之賀名生賴襄曰尊氏有事關東而慝於王家求講和廢其所立用我年號請衆與復闕雖非出實情而見其跡亦以好逆也奈何佯許而遂襲之乎曰知尊氏之詐也曰彼以詐我亦以詐可乎苟知其詐勿許可也許而襲之曲在於我師壯於直而老於曲宜其一勝而終敗也南朝既有和紀河泉之地而藩服忠義東西應援何必取一彈丸之平安以失信義於天下自弃其所恃以勝賊者哉惜復之無成果誰罪歟○新田義宗與庶兄義興及脇屋義治奉敕聚兵得十餘萬進至武藏與尊氏戰于金井原大破之義宗追尊氏幾獲之賊騎止死逸之義宗與義興義治相失去保笛吹嶺上野會大井田氏經上杉憲顯等奉宗良親王至推為元帥義興義治轉襲鎌倉足利基氏遁走武藏尊氏收兵八萬攻笛吹義宗銳戰失利退入越後尊氏乃向鎌倉義興義治走信濃保河村城○關東敗聞至京師將士多叛降義詮義詮乃發近江入京師勢甚張官軍退軍男山赤松則

新田義宗等敗尊氏　官軍退男山

義宗等入武藏遠近響應武藏告急鎌倉賊懼曰我兵不過一千而諸國兵不可驟徵何以禦大兵請避之房總徐圖後舉尊氏曰吾一出走諸國孰屬我者但當以寡兵逆擊耳乃留基氏守鎌倉帥五百餘人而發至武藏久米河將士會者八萬餘義

男山陷　矢及御鎧

宗等進陣金井原尊氏逆拒前隊旗仗皆赤煥爛耀日第二隊皆白馬白旗以官軍用白旗斷而短之兩軍大戰賊將饗庭氏直兵皆揷梅花於胄義宗望見曰揷花者鼠宜遣團扇旗旗即兒玉黨應時突擊氏直敗走官軍乘勢大喊而進賊悉崩潰義宗進曰彼於國則賊於我則讎

祐亦叛義詮乘勢犯男山顯能正儀等防戰不利帝遣正儀正忠於河內募兵會正忠病卒正儀未至賊急圍攻官軍不能支帝親擐甲御馬潰圍南出賊前後來逼權大納言藤原隆資中納言藤原雅賢等死之一宮有種追逼帝藤原康長揮大刀踣之帝至木津賊又圍而射之矢及御鎧康長扈從戰甚力帝遂得達賀名生初兒嶋高德歷說關東諸將起兵會諸將皆敗高德勵之援行在於是義興義治留備尊氏義宗師桃井直義上杉憲顯等自東國宗良親王自信濃而上居得能氏亦自伊豫並入勤王未至而行在陷皆引還高德後不知所終日本史論曰兒島高德智畧過人能出奇計殆似劉鄩用兵而時不諧偶事多蹉跌然勤王之忠涅而不緇蓋其父範長之義勇者以成之也○足利義詮奉光嚴院子彌仁親王稱帝于京師衆以無神器難之偽關白藤原良基曰尊氏為劍良基為璽誰謂不可議乃決是為後光嚴院○賊將山名師義以有功于男山之役欲獲邑於若狹就佐佐木高氏請之義詮時高氏寵幸用事高氏時削髮稱道譽託燕飲不省師義怒還其封伯耆與父時氏謀遂起兵逐佐佐

高德不知所終　義詮立後光嚴院

梟首軍門正在今日揮鞭追處比至隅田川尊氏窘迫欲刺腹從騎還鬪於中流尊氏僅而登岸敵卒還救者數萬臨水而陣會日暮義宗從騎僅五百餘顧曰後繼不至奈之何切齒而還

山名時氏歸順

直冬歸順

是歳楠正儀吉良滿貞石塔義房擊攝津備守藤代走之

八年北條時行匿於相模爲賊所捕斬賊陷陸奥宇津峰城先是鎮守府將軍源顯信守宇津峰城與敵戰敗走再起兵復城至是又敗走

官軍諸將進向京師尊氏方在

木氏所置出雲小見代出雲隱岐因幡皆應乃馳使行在請降詔許之討賊自效○足利直冬之在鎮西勢日強大及直義爲尊氏所殺國人皆畔之直冬走長門保豐田城至是因吉良滿貞石塔頼房納款赤松氏範以與兄則祐不協亦歸順○八年後光嚴院文和二年鎮西諸將又應直冬兵勢大振○山名時氏率但馬丹波兵三千發伯耆帝詔大納言藤原教忠中納言藤原隆俊左兵衛督藤原康長左馬頭楠正儀和泉守和田正武彈正少弼赤松氏範等率和泉河内大

官軍收京師

命直冬討尊氏

東國義詮兵甚寡將佐勸其走近江義詮曰不戰而遁吾愧之乃使僞主遷於東阪下帥諸將陣神樂岡官軍縱火而進楠正儀望見賊軍蔽林欲知其衆寡使出兵五百誘之佐佐木氏詮出戰山名師義將小林重長横衝之賊退登神樂岡重長將擊土岐頼康師義麾扇止之帥生

和紀伊兵會時氏攻京師足利義詮拒戰不利奉僞主狼狽走近江官軍收京師尊氏既定關東聞京師有變留基氏鎮鎌倉以畠山國清爲執事帥諸將西上會義詮於鏡驛奉僞主入京師而時氏兵日逃亡朝廷又命隆俊綜理庶務時氏不悅走還伯耆尊氏遣義詮於播磨將擊時氏時氏乃迎直冬爲主帥奏請討尊氏詔以直冬爲總追捕使遵承久以前故事義決守護以下事日本史論曰自神皇取宇以來未有以兵抗曰王命也足利直冬養於叔父直義得爲將領及直義與尊氏搆難舉兵應之割據一方臨其窮蹙亦效

親房薨

直冬等討賊

兵進戰頼康敗走細川清氏來拒正儀等苦戰不解會義詮陣擾動清氏退保四明赤松氏範單騎逐北呼賊驍將長山長山回顧擊以巨斧氏範側身執其柯將奪之柯忽斷長山逃去氏範提斧鏖鬪殺傷甚衆義詮走東坂下清氏獨留陣四明義詮召還之阿保忠實萩野朝忠奉

直義之所爲歸順王朝授總追捕使藉其聲勢破走尊氏悖逆之甚過於衞輒拒蒯聵近於冒頓射頭曼自此而後有子幽其父者有逐其父者遂至有殺其父者三綱絶而彝倫斁豈非直冬作俑耶設使國家正典刑則執而戮之磔梟獍而懲亂賊以示天下後世可也此王法之所必誅而幸其抗拒尊氏從而奬之紀綱何由立哉偏安之業不振至此傷哉○九年後光嚴院文和三年准三宮源親房薨親房貞平親王後大納言師重之子家稱中院又北畠以博洽聞嘗推本皇祖建國之意著神皇正統記論者以爲得春秋遺旨三子顯家顯信顯能並勤王事顯能子孫世領伊勢每屬官軍○足利直冬山名時氏奉詔發兵討賊山陰悉應足利義詮方

尊氏又走近江

尊氏又入京師

高師詮入援已不及兵退陣西山山名時氏急攻西山賊悉潰師詮自殺師詮師直子也義詮乃奉僞主走東近江

十年西國英吉利伐佛郎西二國搆和數年至是又有違言英黒王子伐佛大掠而去先是三年佛王非立第六殂子約翰嗣暗弱無行故及是難明年黒王

在播磨仁木頼章在丹波直冬從丹波入京師頼章不敢要擊桃井直常自越中足利高經自越前並起應直冬尊氏以兵寡不能支奉僞主走近江○十年後光嚴院文和四年直冬帥直常等兵陣東寺時氏師義陣淀鳥羽諸所帝遣藤原隆俊藤原康長赴援據男山尊氏以近江兵據比叡山細川頼之頼春子舉南海兵援義詮義詮進陣神南山攝津師義急攻神南敗績尊氏進逼京師直冬邀戰敗退保男山仁木頼章自丹波進據嵐山於是官軍糧運諸道皆絶直冬走還伯耆

宗良親王起兵

子復大敗佛兵于波爾多。以約輸帰下之獄。

京師衰殘

初新田義貞之死。足利高經獲其寶刀。尊氏聞之。遣使曰。是源氏重器。宜在嫡派。卿速送之。高經紿曰。僕託刀長崎佛寺。寺罹災。刀亦被焚。乃燒爛他刀送之。尊氏怒不賞其功。高經怨望。遂應直冬。至是又叛降尊氏。

武光威震西海

武光擊賊將一色直氏破之。直氏逃還京師。少貳大友島津松浦阿蘇諸族皆降。西海風靡。獨畠山國久保日向六笠城。時足利尊氏死。義詮

尊氏死

諸將皆解散。尊氏義詮復入京師。○征東將軍宗良親王起兵信濃。諏訪仁科諸族應之。時親王出鎮者、東有宗良、西有懷良。菊池武光之擁衛懷良。兵勢頗强。遠近畏服。諸國名族往往來依。○是歲聽光明院還京師。○十一年。後光嚴院延文元年。足利高經復叛降賊。○十二年。後光嚴院延文二年。聽光嚴崇光二院及直仁親王還京師。時京師累經兵火。屋宅蕩盡。衢巷無纖。僅有武人第宅耳。搢紳貴族。多避亂諸國。流離轗軻。或至餓死。而足利氏將士驕侈日甚。初北條氏秉兵權。諸國守護不過斷大犯三條。至尊氏務收人心。不復督以法事無大小。一委之守護。守護視地頭如奴隸。寺社給邑皆奪充兵粮。佐佐木高氏等每在京師日相會鬪茶。張設侈靡。以衣服戎器相餽遺。積如丘陵。悉須與倡優而去。其費不貲。繇此賦斂迫急。人民益困。武人暴横之禍極矣。○是歲光嚴院從僧順覺雲遊四方。遂至高野山。○十三年。後光嚴院延文三年。菊池武光擊賊將一色直氏破之。直氏逃還京師。大友氏時少貳賴尚等望風降附。武光威震西海。○足利尊氏死。尊氏度量恢弘。有權略。見事若遲緩。而計畫分明。特長

與諸將議曰。今西海未定。菊池日振。安知其不來寇。求攻也。宜速擊之。乃以細川繁氏為伊豫守。往攻武光。繁氏赴讚岐。集兵船。未發暴病死。少貳大友等皆欲待其至降之。聞死大沮。伯耆守名和顯興帥族人赴肥後。屬征西將軍懷良親王。顯興長年孫也。尊氏素慕源賴朝之為人。嘗謂直義及執事高師直曰。昔右大將起兵東國。殲滅平氏。威震海内。其功偉矣。措其慘礉少恩。禍及骨肉耳。我則不然。雖敵一降。采地悉完。況於功臣乎。卿等輔我。宜善體吾意。由此紀綱寛弛。諸將驕汰無所顧憚。

譎詐。人無窺其際。愛士好施。視金帛如土芥。故士爭為之用。而及其已得志。士皆驕横。數背數附。而惴惴然無抑制之術。卒之父子兄弟日尋干戈。更相吞噬。海内無復寧歲矣。安積信曰。足利尊氏運籌出奇。用兵如神。不如楠正成。英武絶倫。能得士心。不如新田義貞。提矛躍馬。摧堅挫鋭。不如名和長年。而卒能霸天下者。特以有權譎愚人之術耳。後醍醐帝之在船上山也。北條高時使尊氏西上。尊氏知人心既厭北條氏。欲挈家歸王室。高時疑之。乃留妻子。示以誓書。高時大喜。贈寶器餞之。是愚高時也。高時既亡。帝論功以尊氏為三州守護。實為過賞矣。而猶抱觖望之心。戢翼屈爪。伺時釁。護良親王知其姦。欲誅之。即賂寵姬。横加讒構。帝不察。捕親王幽之。是愚帝也。後奉命擊破北條時行。遂居鎌倉。施私惠收人心。八州將士。翕然歸之。雖北條氏黨與皆傾心景附。是愚八州將士也。羽翼既成。將決意而叛。猶懼名義不正。評奏義貞罪狀。與之相訟。王師方來。則佯發忠誠之言。自遁入寺。截髮。弟直義。上杉重能等大賊百方曉喩。又陽為不得已。遂叛。是愚直義諸將也。及率兵犯闕。為王師所敗。倉黄西奔。九州將士爭就之。狂燄復熾。然恐三軍諱叛逆之名。私請廢帝之勅。以壯兵氣。是非特愚九州將士。并愚廢帝也。王師不競。駐蹕於叡山。乃詐乞降。迎鑾輿於京師而幽之。是再愚帝也。其他天下將士。皆為其所愚弄。世謂尊氏權譎。皆直義所指嗾。殊不知尊氏愚天下而秘其機。凡罪惡皆嫁之直義。直義雖黠。亦墜其五里霧中。而不自悟。術亦狡矣。義詮嗣。僞主以義詮為征夷大將軍。○新田義興與弟義宗及脇屋義治俱在越後。武藏上野豪族素服其恩信。聞尊氏死。連署請奉一人舉義。義宗義治疑而不往。義興

賊誘殺義興

日本史論曰。義興雄毅絶倫。為賊所誘。沒於河水。石虎之尸。猶倚橋柱不流。況義興忠勇兼資。英氣勃勃如生。宜其為厲。至今血食也。

奮然而往。義貞遺衆爭附足利基氏。聞之懼。命畠山國清求捕義興。倐忽轉徙。勢甚猖獗。國清患之。乃使竹澤良衡江戸尭寛為獲罪往仕義興。誘致之矢口渡。預鑿舟枘之。伏兵岸側。比至中流。舟人抽枘逸去。舟將沈。而伏起。義興大罵曰。咄為豎子所欺。我必報汝。刳腹而死。良衡尭寛以義興首獻基氏。基氏厚賞二人。使尭寛歸邑。索殘黨。尭寛還至矢口渡。舟人載酒出迎。俄而雷鳴波涌。舟覆溺死。尭寛駭怖。馳走數里。雷益迅。黑雲一道自上掩至。回顧見義興被甲騎馬追而射己。即墜馬歐血悶絶。舁至其家。宛轉攀緣為溺水狀。七日而死。後矢口渡數有光怪。土人立祠祀之云。○十四年。後光嚴院延文四年。初菊池武光討畠山

筑後河之戰

武光戰筑後河。賴尚退陣大原。相持經日。武光夜遣子武政。姪武明。及赤星武貫等精兵七千餘。分為三隊。浴河乘氷聲進。別遣死士三百從間道繞出賊後。大呼注射。賊驚擾。平明。武政先登。斬賴尚子忠資。賊還戰。武明死之。武貫繼進。縱横衝突。擒忠資弟賴泰。然衆寡不敵。武貫遂

國久於日向。大友氏時等叛應國久。斷其歸路。武光不顧而進。攻三股城。拔之。國久棄城逃。武光乃旋師。氏時不敢梗。武光帥兵討氏時。少貳賴尚阿蘇大宮司宇治某叛。斷其糧道。武光回軍攻拔其九寨。於是奉將軍懷良。討賴尚。大戰于筑後河。賊軍六萬。勢甚猖狂。懷良被三創。權大納言藤原親弘。中納言源顯信等死之。先是顯信為結城氏所攻。走歸吉野。遂西走依武光。武光縱横奮戰。遂大敗之。賴尚走保寶萬嶽。武光奉將軍還肥後。○足利基氏既除新田義興。悉服從關東。義詮稍忌之

賊軍寇行在

死之。於是親王師。武光等。大呼而進。賊分為左右。叢射如雨。親王被創。官軍不利。諸將多死。武光勵衆曰。吾與卿等約同死。正為今日。挺身疾進。賊識武光。兩射。甲堅不傷。馬驚。易騎而進。血戰十七合。兜鍪墜地。面被二創。搏下賊將斬之。刀揭其首。奪馬復進。自卯至酉。斬首三千二百

畠山國清說基氏。欲犯行在。以求欵於義詮。基氏許之。國清乃發八州兵二十萬西上。義詮師兵七萬。會之分路入寇。帝時在天野行宮。天野在河內錦部郡。先是車駕自賀名生徙天野。年月莫考。天野山金剛寺中摩尼院。即當時行宮云。楠正儀。和田正武。急入奏。請徙蹕金剛山。帝從之。行幸御觀心寺。河內。正儀乃築龍泉。龍門。平石。矢尾等砦。龍門在紀伊。餘皆河內。分兵守之。自以兵三百據赤阪城。大納言藤原隆俊以紀伊兵三千屯最初峰。在龍門山。○十五年。後光嚴院延文五年。國清進據津津山。大和。正儀。正武出兵誘之。連戰破之。國清遣

興良叛

餘。賴尚大敗。走寶萬嶽。武光以軍多死傷。不窮追。奉親王還肥後。自是西海賊將皆城守不敢出。

初正儀聞賊將入寇也。入奏曰。是戰臣等為官軍保必勝也。夫所貴乎兵者三。天時也。地利也。人和也。今茲大將軍星在西。利東伐而不利西征。而國清擧兵西上。是逆天

弟義深犯紀伊。隆俊拒之不利。賊急攻龍門陷之。帝遣興良親王率吉野兵援之。赤松氏範從之。興良叛。據銀嵩。大和。火賀名生行宮。帝遣前關白師基討之。興良氏範敗走。興良叛。兵皆驚曰。我不能事叛親王。乃散去。獨氏範苦戰三日夜。力竭而降。興良走奈良。莫知其所終。時人數曰。護良之子。乃有興良。既而賊陷龍泉平石二城。矢尾守將棄城走。於是國清合軍攻赤阪。正武夜斫賊營。不利。正儀乃退保金剛山行在。震懾而賊不復迫焉。相引而去。○初仁木義長。賴章弟也。自尊氏時。屢建戰功。為越後參河伊勢伊賀等守護。義詮以

賊相鬩

仁木義長起伊勢

細川國清走關東

義長歸順

時也。官軍所守。前大河。後深山。元弘以来。賊屢来攻。每不利而退。是我得地利也。國清外託公戰。內貪私賞。倫輩嫉之。是失人和也。失此三者。雖百萬兵。不足畏也。臣等據金剛山。築岩各所。令士兵誅賊。乘其疲憊擊之。蔑不剋矣。請車駕幸觀心寺。以持賊平。帝深然其言。從之。後果如正儀言。大和河內和泉紀伊官軍。聞京師亂。競起。設燎於山。聚船於海。賊相懼曰。攻以天下而不可克者。和田楠也。吾輩不走。無噍類矣。和泉僞守護細川業氏先逃。紀伊湯淺亦逃。河內僞守護代杉原周防。棄譽田。保水速。正儀急攻拔之。根來僧徒據春日山。恩池賀河攻畧。

為執事。頗信任之。義長為人驕暴。為諸將所惡。及畠山國清入寇。與爭權相傾。國清已還京師。陰聚諸將。謀殺義長。會楠正儀等出攻譽田城。（河內）國清託防禦。與佐佐木高氏。細川清氏等。私出兵。正儀引還。國清於是議還攻義長。義長聞之。勒兵自備。恐義詮通意於國清。率兵防守義詮第。要求其書討國清。清氏其夜。高氏潛入見義詮。勸其逃觀變。義詮從之。蒙婦人服。出自後門。奔嵯峨。義長驚悔不及。衆聞之皆散。義長遂走伊勢。諸將奉義詮還。官軍聞賊相爭所在並起。賊守將皆棄城逃。正儀急攻拔水速城。（河內）京師震恐。皆歸咎國清。（國清時以狐皮蔽膝。時人惡之。作狐媚歌譏之。唱者滿衢。）國清懼。夜逃東走。途為義長兵所要。僅得達鎌倉。鎌倉將士亦惡之。請擯斥之。基氏乃逐之。國清走伊豆。與義深謀起兵。基氏遣軍攻之。國清敗走。後赴京畿。因正儀乞降。惡而不納。遂餓死。義長在伊勢。黨與日散。於是窮困。遣使行在乞降。許之。○初山名時氏聞賊南侵。慮其或來攻。為守禦備。適聞官軍復振。帥衆徇降因幡。美作。攻赤松貞範。拔六城。○十六年。（後光嚴院康安元年。）時

細川清氏歸順

官軍攻京師

義詮走近江

官軍旋

清氏徇南

之湯河莊司。陣鹿瀨。將攻阿瀨河。阿瀨河定佛等擊走之。官軍大振。義長之降。公卿皆曰。彼一降則伊賀伊勢。皆為我有。而伊勢國司源顯能。亦獲強援矣。行在將士竊相謂曰。敵之來降。皆詐謀耳。直義欲除師直。故降而復叛。義詮欲滅直義。故降而事敗。其他直冬賴房。時氏皆不足恃。彼若得志。其患不細。今義長受圍。窮困乞降。何為許之。彼兇驕貪欲。已背其主。何以竭忠於我。我若多與地以飽其欲。何以待我勳舊。無乃養虎自遺患也。官軍入京師。義詮等出奔。佐佐木高氏將走。囑二僧守其家。陳器玩具酒肴而去。正儀至。二僧迎見曰。高氏

氏入美作。拔倉懸城。但馬人長信綱。阿保信禪應。時氏兵勢大振。○仁木義長之敗也。細川清氏代執事焉。佐佐木高氏又忌害之。譖其有異圖。義詮信之。出居外。召兵自備。清氏使人自辨。不聽。乃走若狹。京師騷擾。楠正儀。和田正武。舉衆出兵。擊佐佐木秀詮。氏詮兄弟于攝津。斬之。清氏為義詮兵所攻。大敗走攝津。因石塔賴房乞降。清氏驁猛有衆。帝及群臣皆悅。仁木賴夏。（義長姪。）走伊勢。細川氏春。走淡路。並起應清氏。清氏乃因賴房奏曰。賊今西拒時氏。東備義長。臣請乘虛復京師。願賜援兵。帝召正儀問之。對曰。元弘以還。王師五復京。而五失。力不繼也。今欲取之。臣一人力可辦。何待清氏。唯恐已取復失。宜養威力。徐圖匡復。帝不聽。敕正儀。正武等大舉助清氏攻京師。赤松範實來降。佐佐木高秀。今川貞世。望風而走。義詮奉僞主。復走近江。官軍進焚義詮第。既而時氏。義長東西皆敗。足利高經率衆會義詮。義詮還攻。將犯行宮。絕我軍後。正儀等乃旋軍。義詮復入京師。果如正儀言。○十七年。（後光嚴院貞治元年。）細川清氏至阿波。徇南海

命某犒公等。正儀嘆異。清氏欲火之。不聽。留刀鎧而去。時人聞之曰。道譽老悖。徒一賭獲正儀刀鎧。

清氏戰死

賴之、清氏從弟也。令其母紿清氏曰、吾固知子之罹讒毒。無以自明而至此也。然仁木細川前

○山名時氏分兵徇備前備中。備中守護高師秀潰走。時氏又遣將略備後。足利直冬以石見兵助之。直冬為賊將宮兼信所敗。時氏兵引還。時氏又遣師義略播磨路經但馬。但馬諸城未降。師義乃分兵入丹波。糧盡引還。○桃井直常從信濃進徇越中。國人皆降。將攻加賀。加賀能登越前兵來攻。直常逆擊走之。既而會降兵為變。直常走井口城。○足利義詮使細川賴之圖細川清氏。賴之守備未全。誘以甘言。往復間備成。乃絕之。來攻清氏於白峯。讚岐清氏驃捍。單騎衝

正儀正武破賊

將軍呼為股肱。委任亦厚。而子獨降敵。亦不義之識。何若能懵然來歸。吾將為請復舊邑。若不聽吾言。吾且避去。不忍相攻。使者往返數次。賴之得間修歌津城。徵兵山陽。不復得問。

菊地武光卒

河野氏起伊豫

是歲。賴之攻河野通朝於伊豫。通朝拒戰不利。遂自殺。子通直逃走。

陣。為賴之兵所殺。於是南海復陷賊。楠正儀和田正武奮曰。我不一戰挫賊。諸國皆叛矣。乃帥兵入攝津。與佐佐木高氏兵戰于神崎橋。破之。進至湊河。赤松光範保多田部城。不敢出。乃引還。○義詮以足利氏經為筑紫探題。氏經及發。每船皆載娼婦。見者知其必敗。氏經至豐後。菊池武光遣弟武義等迎擊破之。氏經逃還京師。未幾武光病卒。子武政襲肥後守。○十八年。後光嚴院貞治二年。河野通直起兵伊豫。攻湯月山拔之。進圍大空城。細川賴之發兵來攻。通直退守高繩城。為賴之所破。走筑

大內山名等復叛

弘世降義詮。義詮悅。奪厚東宗西長門守護授之。宗西怒。降菊地武光。武光將攻弘世。弘世帥兵攻武光。武光逆擊大破之。弘世窘迫出降。尋還周防。又叛。

憲顯嘗從直義畔。尊氏自直義敗。走信濃。歸順。基氏思其舊功。遣使招諭。憲顯遂叛。乃奔訪賀禪可。越前守護。授之。禪可怒曰。

前屬懷良親王。○十九年。後光嚴院貞治三年。大內弘世山名時氏復降賊足利義詮。喜。諸國自是無事矣。因授其所略國郡。弘世為長門周防守護。尋并以石見。時氏為因幡伯耆丹波丹後美作守護。時人有語。欲闢封疆。不如又覆之。仁木義長細川氏春石塔賴房等並叛。上杉憲顯亦叛降基氏。○二十一年。後光嚴院貞治五年。初細川清氏之歸順足利義詮。欲更置執事。足利氏賴為佐佐木高氏女壻。高氏方有寵于義詮。衆咸薦氏賴。氏賴父高經愛後妻子義將。請為執事。義詮性懦無斷。乃許之。

足利高經敗

何為寵降虜。噬吾國。乃發兵拒之。不克而逃。會基氏召憲顯為執事。禪可出兵要之上野板鼻。基氏聞之大舉往擊。禪可遁。子高貞高家逆戰於武藏。敗而逃。基氏乃旋師。

基氏死　義詮死

高經執事。時論謂高經老狎。諳練典故。必有善政。而高經為政嚴酷。初後醍醐帝以國用不給。徵諸國地頭租

氏賴憤恚為僧。義將尚弱。事皆決於高經。高經刻暴少恩。大失人望。高氏以事與之有隙。高經責高氏欠賦。奪其攝津守護。高氏怒。與赤松則祐謀。則祐亦以事削邑。故怨高經。潛誘諸將。譖之義詮。至是義詮逐高經于越前。高經乃據杣山城。使義將據栗屋城。義詮遣畠山義深等圍之。明年。高經暴病死。義將出降。○二十二年。後光嚴院貞治六年。足利基氏死。子氏滿襲為關東偽管領。上杉憲顯執事。○足利義詮死。子義滿嗣。以細川賴之為管領輔之。初足利高經之敗。義詮欲以佐佐木高氏為執

賴之輔義滿　童坊

入二十分一。其後尊氏減為五十分一。高経又収二十分一。諸将咸怨。義詮嘗別館於萬里小路。命諸将助役。赤松則祐後期。高経即奪其一莊。尋修五條橋。令佐佐木高氏董役。課京師毎戸出錢。過期未成。高経故出私財速造之。高氏憤慨。自是高経與諸将有隙。基氏死年二十

事而基氏薦賴之代之。更稱執事曰管領。義詮臨終。謂義滿曰。與汝一父。又謂賴之曰。付卿一子。由是賴之竭心輔導。撰方正兼文武者。充左右。作五箴以授將士。一曰。戒阿主好。二曰。戒掩親許疎。好誣陷仇家。三曰。戒不善善不惡惡。用愛憎是非人。及外和柔而內實傾險。外澹泊而內實多欲。自縱驕奢。不循禮法。四曰。戒無功邀賞。無才貪祿。徇私忘公。五曰。戒動掠同列之美。自冀進用。及受納賄賂。妄薦非才。凡人犯之者。聽無貴賤親疎互相告發。告者則有賞。又置髫者六人。以為柔容。名曰童坊。將士有便佞者。指為士童坊衆辱之。於是士風大革。鹽谷世弘曰。前修有言。數生於理。理有是非得失。則數有吉凶禍福。故求天於天者。不若求天於我。求數於數者。不若求數於理。觀於足

八。基氏於尊氏諸子中頗為傑出。尊氏之殺直義。昔救不獲。出奔安房。尊氏召還之。其後東國諸将多怨義詮。勸基氏背之。基氏峻拒不納。義詮諸将如佐佐木高氏等。以權詐擠陷僚輩。京師常苦兵。而足利氏竟不失東國。基氏之力也。或曰。基氏知義詮悒已祈死於神以殁。

利氏。丙午丁未。君側有姦。大臣不和。宿將擁衆而據城。亂形成矣。及細川賴之一出焉。亂轉為治。禍變為福。足利氏之業。由是大興。傳云。吉人吉其凶。信哉。○室直清曰。細川賴之世以良相稱之。觀其承先君遺命。輔幼主。奉上御下。可謂老成之材矣。然知用小術以強君威。而曾不知陳善閉邪也。義滿非昏弱之主。輔翼之以聖賢之道。豈不為一代英主哉。至其極驕泰肆僭逆。則賴之亦不得免其罪矣。○二十三年。後光嚴院應安元年。帝崩于住吉行宮。壽四十一。葬河內觀心寺。案。遷御住吉行宮。年月無所考據。帝幼鎮東藩。入纘大統。雖偏安一方。粗修舊典。恒以恢復為心。親蹈艱危。將士竭力。控制強賊。敗而復振。嗚呼。此乃所以孝於先帝。而不失祖宗之舊物者歟。在位改元者二。曰。興國。曰。正平。凡三十

第九十八世　紀元二千二十八年　距今五百五十三年

牧園豬曰。或問。三沫師物語載。正儀怨望行宮。違其勅。又約降於足利氏。其說如何。答曰。此時正儀形跡。一擬于叛人。其所記載。豈三沫師物語乎。又花營三代記載正儀乞降。故許之云云。後愚昧記載。正儀與南方向背。其親族離畔相

一年。

長慶天皇　元年戊申。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西國千三百六十八年。諱寛成。後村上帝長子。不知所出。先帝崩。帝即位於行宮。仍用正平號。日本史注云。諸書不載受禪即位。然後村上帝崩。承統者。天皇也。故書于此。其餘例當書而不書者。南遷以後載籍不備。無所考證也。以皇弟熙成親王為皇太弟。○是歲。新田義宗。脇屋義治。起兵越後上野。與上杉憲將戰。不克。走出羽。○二十四年。後光嚴院應安二年。足利義滿為偽征夷大將軍。○帝之即位也。銳意討賊。而官軍日衰。諸宿將楠正儀等。不欲強戰。而細川賴之為

賴之誘正儀

攻擊。正儀不克出走。其與我約降。在去年。兵故執事欲援正儀云云。是記者皆不悉其情勢。與本志而已。夫後龜山。其貴宜立。其德宜君。後村上之所屬意也。長慶好攻伐。厭和議。正儀欲奉後龜山成其本謀也。彰彰明矣。正儀本謀蓋在南北講和也。及後村上崩。長慶自立。是其所以

政於京師。素有南北講和之意。遣使正儀。百方誘之。帝怒。以為正儀通賊。命楠氏族攻之。後相持數年。當是時。行在孤立。而賊不來迫焉者。正儀居間依違翼蔽之力也。外史氏曰。近世諸史皆以正儀為實降賊。余則斷以為虛傳矣。獨中山利質所編南木誌所引諸論。似得其情者。故詳錄以供參考云。按楠家全書曰。正儀北降之說。偽也。若或北降。必一時計策也。井澤長秀亦疑之曰。正儀北降之事。無定據矣。新井君美讀史餘論亦云。正儀之降。可疑也。長良承芳著論曰。世所傳。如太平記。增鏡。後愚昧記。梅松論。花營三代記。櫻雲記之類。皆阿世曲筆。往往構事誣人。大日本史所據諸書。皆出於北人之手。故以為正儀實叛。與大友少貳諸叛臣同傳。可嘆夫。唯南朝紀傳一書。信而有徵。又曰。正儀之於足利氏。讐敵之巨魁也。方其初謁。宜修歸降之禮。以白日行事。何為

為歆望也。後村上之季年。南北弭兵。又長慶立。勅四方舉兵。正儀驟諫之。不從。正儀感長慶昧乎攻伐。悉喪內地。延擁兵而不應勅。是其所以為違勅也。長慶赫怒。勅和田橋本等。舉兵攻正儀。於是正儀知長慶之不可為也。欲終奉後龜山。復講和保地也。乃就賴之謀援據為是其所

故向昏夜使之執謁耶。是尤可疑也。再按紀傳曰。建德元年春。賴之發兵河內。正儀據城禦之。建德元年。即北朝應安三年。三代記。櫻雲記並書正儀北降。係應安二年。則此舉也。正儀臣足利氏之後。一年餘矣。賴之之討。不知何故。事互牴牾。無所適從。可見正儀之降。非其實也。彰彰乎明矣。時人書之。叛者為賴之詭也。後人議其不義者。徒信妄傳也。其如夜謁之謀。密索其形貌年齒。克肖正儀者。使優孟為孫叔敖。以瞞一時之人耳。又曰。世或傳正成佯死于湊川之役。逃而歸河內。蟄在觀心寺。年耄而死。或言更姓名。檜淵政。蔭隱于羽之山脇。見有其墓云。世降俗漓。好言人之過。正成而不免於妄人之誣。猶有如是者。況於正儀乎。予深慨正儀之不幸。為之切齒腐心久矣。於是具辨論其事。欲以伸雪沈寃。但是賴之毒計。業已為百世口實。則吾亦極知區區筆舌。難反人之耳目。而徒為世俗嗤笑矣。○賊將赤松則祐。赤松光範攻彈正少弼赤松氏範於攝津。氏範敗

義宗義治卒於伊豫

桃井直和戰死

以為約降也。是時知正儀之志。欲濟其事者。賴之一人。其事有觸當時忌諱。又非他人意見之所及也。故不泰顯其事。默契領意焉。是以當時記載皆如是。

正平二十三年。明太祖朱元璋滅元。即帝位。

先是河野通直失國。其兵士今岡通任。村上義弘。漂泊海島。時或襲賊境。縱火

走。○建德元年。後光嚴院應安三年。脇屋義治出兵武藏上野。與上杉朝房等戰不克。奔信濃。後義治與新田義宗共匿伊豫而卒。外史氏曰。相傳義宗以正平二十三年。與上杉憲將戰死。義治是歲奔信濃。後不知所終。妄不足信也。余鄉溫泉郡日浦村。山中一僻境也。村今猶有義宗義治之墓焉。蓋義助在伊豫。頗得將士心。中道而沒。義宗義治二公。久在關東北國。知事不可為。潛行至伊豫。欲繼義助之遺緒。以有所為。而官軍日衰。足利氏勢威益熾。恢復之期未至。而二公皆吞恨而入地。故其跡沈沒。世遂無聞焉耳。余少時親弔二公之墓。土人建小廟。祭祀不絕。鄉先輩日下梁製碑文。建石於廟旁。特詳其事云。○桃井直和與賊將斯波義將戰於越中長澤。死之。餘衆潰散。直和父直常逃走。案。足利高經子孫皆稱斯波氏。○二年。

武光卻明使

今川貞世寇鎮西

而還。以淡路小笠原氏素屬官軍。乘舟赴之。小笠原叛降賊。乃還屋代島。既而河野氏族起兵伊豫。據宇和。足利義滿使仁木某攻之。通直從西海赴之。攻花見山拔之。衆多來屬。乃攻拔大空城。擊仁木破之。後屢與賊戰破之。

後光嚴院應安四年。肥後守菊池武政。奉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起兵謀復筑紫。先是明主朱元璋使使來征西府。菊池武光以其書辭無禮。卻不納。建武以來。兵革屢動。四方反亂。朝廷制御。不能遠及。以故海島小民。踰海侵掠明邊境。明主患之。屢致書征西府。請禁止。卻之。元璋更貽書於京師。足利氏納之。以征西府梗其往來。至是遣今川貞世為鎮西探題。令大內義弘助之。攻菊池氏。武政與子武朝拒戰。屢克之。時足利氏諸將率皆貪暴驕悖。叛亂相踵。唯貞世頗為廉靜。父範國欲以駿河與之。貞世讓之兄範氏。範氏死。復讓於範氏子氏家。氏家無子。欲傳國貞世子貞臣。貞世不受。讓之氏家弟泰範。細川賴之深嘉歎之。遂委以西海軍事。於是義滿內有賴之。

後圓融院

天野行宮陷

第九十九世　紀元二千

茅山豬曰。或問曰。後村上崩。年四十一。其未立東宮。不太晚乎。答曰。竊惟後村上欲立後龜山。以長慶之長。未果也。先是其有密詔。不可知也。後醍醐崩。年五十二。其年立後村上。為東宮。其有密詔。在前年矣。夫欲舍長立少。而悍長古今之通惜也。雖譽田天皇之明聖。欲立菟道皇子。

外有貞世。聲威大振。○後光嚴院禪偽位於子緒仁。是為後圓融院。後光嚴尸位二十年。改元者五。曰文和。延文。康安。貞治。應安。○文中元年。後圓融院應安五年。賊陷筑前二城。官軍與賊戰于肥前。不利。○二年。後圓融院應安六年。足利義滿遣細川氏春入寇。帝幸吉野。避之天野行宮。陷。○帝在位五年。改元者二。曰建德。曰文中。○禪位於皇太弟。雉髮徙御玉川宮。紀伊。號長慶院法皇。不知其所崩處。壽亦不詳。

後龜山天皇 元年甲寅。明太祖洪武七年。西國千三百七十四年。諱煕成。後村上帝第二子。母嘉喜門院某氏。或云。嘉喜門院者。藤原氏。福恩寺關白女

三十四年
距今五百五年

而嘪長皇子可以推也。又問長慶既長。其不為東宮何也。答曰。其所記未詳。或前女御北畠源氏之所誕。源氏有罪見廢。故其皇子無寵。而不為東宮乎。或其所誕昇職。或狂武好兵。故帝不欲立之乎。又問。後龜山如何。答曰。後龜山者。嘉喜門院之所誕。其貴宜立焉。日本史論曰。菊

菊池武朝

也。未詳是否。受禪於行宮。以皇弟太宰帥泰成親王為皇太弟。仍用文中號。○內大臣藤原隆俊屯兵天野。夜襲細川氏春。不克死之。○是歲大舘氏清。氏明子。與仁木義長戰于鈴鹿。破之斬仁木義信。○三年。後圓融院應安七年。征東大將軍宗良親王朝行宮。親王見故舊淪謝。感愴不已。○元授元年。後圓融院永和元年。今川貞世犯肥後。先是菊池武政卒。子武朝年甫十二。代統部下。為懷良親王所依賴。至是武朝出兵拒貞世。戰於水島破之。今川仲秋犯筑前。武朝又遣將擊走之。以貳冬資謀應官軍為

西南無官軍
橋本正高起義
賊入寇

池武時之起義。志操凜然。如崑玉秋霜。武重武光。蹈忠履義。不頂光構赴險如夷。鉄報君父之讎。自餘諸子。亦皆猛勵奮發。有光有漬武光。攻戰尤力。殆無虛歲。終使懷良親王得以綏撫九州。功亦大矣。延及其孫武朝。雄峙西陲。屢破足利之兵。豈非武時之遺風餘烈耶。

貞世所殺。○三年。後圓融院永和三年。武朝奉懷良親王與大內義弘戰于肥後。敗績。菊池氏族百餘人死之。○四年。後圓融院永和四年。貞世義弘又來犯武朝。迎戰于託磨原。大破之。既而武朝卒。西南無復官軍矣。○橋本正高起兵紀伊。討細川業秀。大舘氏清起兵應正高。與赤松義則戰破之。業秀走淡路。正高還和泉。守土丸城。足利義滿遣將士。援業秀。親出陣東寺。○五年。後圓融院康曆元年。山名義理。山名氏清。山名時義。入寇。三人皆時氏子。正高拒戰不利。棄城逃。賊轉入紀伊。陷藤波石垣二城。

義滿罷賴之

文中三年。西國魯西亞與韃靼戰。魯王中流矢而死。韃靼在魯國之東。屬亞細亞北部。蒙古之別種也。自是漸盛。天授三年。西國英吉利王義德亞爾多第三卒。王雄傑有權略。平內難。服佛郎西。威蓋一世。子黑王子亦勇壯。先卒。人皆惜之。長孫力查第二嗣。

又遣兵犯大和。會足利氏滿有異謀。義滿遽召還諸將。先是上杉憲顯死。義子能憲憲春兄弟相繼為執事。至是義滿潛賜手書於憲春。諫氏滿。不聽。憲春憂憤自殺。氏滿驚悔謀遂解。以憲春弟憲方為執事。○義滿賞山名氏南侵之功。授紀伊於義理。和泉於氏清。但馬於時義。兄弟跨據諸國。恃勢彊橫。細川賴之頗惡之。時賴之久為政。義滿稍忌之。先是義滿課諸將。大營室町第。稱花御所。驕奢太甚。賴之諫不聽。至是嫌隙益深。左右因離間之。義滿乃集兵自備。罷賴之遣

河野通直戰死
橋本正高戰死

六年。伊勢官軍與土岐氏族戰破之。橋本正高戰死。蓮池井田荻野上神下村毛穴磯部櫻井多胡梶村諸族皆死。高野政所及隅田族。亦與山名氏清戰於紀伊。不利。賊陷紀伊生池城。足利氏滿聞小

還讚岐。賴之即日上途。賴之弟業氏勸舉族訴屈。不聽則茲圖廢立。賴之不從。義滿將發兵擊之。適意解而止。以斯波義將代管領。既而義滿思賴之功。命總管南海。賴之寇伊豫。河野通直戰破死之。○六年。後圓融院永德二年。左馬助小山義政起兵下野。討宇都宮基綱。斬之。○山名氏清犯和泉。民部大輔橋本正高戰敗死之。○弘和元年。後圓融院永德元年。中務卿宗良親王上新葉和歌集。○二年。後圓融院永德二年。初細川賴之之在京師。私誘楠正儀謀講和。及其遭讒罷職。正儀決意還行在。至是山名氏清入寇。正儀

正儀卒　小山義政戰死　後小松帝　新田義則

山義政起兵。發関東十二國兵出陣武藏府。使上杉憲方攻之。義政拒戰不利。乃遣使乞降。氏滿許之。弘和元年義政再起兵。氏滿出陣武藏村岡。遣兵攻義政於鷲城。破其外郭。城兵苦拒。殺傷甚衆。賊多逃走。既而賊又運草塡壕。義政擊卻之。會糧竭。乃乞降。且乞傳食邑於子若犬

邀戰于平尾。河内敗績。宗族士卒多死。正儀尋爲參議。未幾而卒。於是畿内官軍日衰。河内和泉紀伊悉陷。行在僅保吉野。○小山義政與足利氏滿兵戰死之。子若犬丸逃走。○是歲後圓融院禪位於太子幹仁。是爲後小松帝。後圓融在位十一年。改元者三。曰永和。康暦。永德。○元中二年。後小松帝至德二年。先是相模守新田義則潛匿信濃國。人來攻族人。戰没。義則走陸奥。至是移檄上野武藏。招聚義故。使者爲賊所捕。討遂不成。義則義宗子也。○三年。後小松帝至德三年。小山若犬丸田村則義起兵與足

赤松氏範擧族戰死　小田五郎戰死　義滿巡游

丸。氏滿許之。義政以三百人入祇園城。二年義政火祇園城入糟尾。起兵據險固守。分兵守長野寺窪諸壘。氏滿兵攻長野寺窪陷之。進攻糟尾。未幾糟尾陷。義政父子遁逃。賊追及。義政自殺。若犬丸脫去。

五年。新田氏族二人在京師。爲足利義滿所殺。

利氏滿戰于下總古河。不利。若犬丸又逃。○赤松氏範與賊戰于播磨清水。而敗。氏範及子氏春家則祐春季則皆死之。○四年。後小松帝嘉慶元年。小田孝朝與子五郎舉兵常陸。據宍戸男體城。初小山若犬丸之敗。賊捕其兵士鞫問。兵士曰。小田孝朝父子黨之。足利氏滿將攻孝朝。於是孝朝起兵。氏滿使上杉朝定來攻。孝朝發矢石拒守。賊多被創。○五年。後小松帝嘉慶二年。足利氏滿誘孝朝降之。五郎不敢出。勵餘衆保男體。上杉朝宗攻陷之。五郎縱火自殺。○是歲足利義滿巡游南海東海。○六年。後小松帝康應元年。義滿西游至嚴島。遂如鎮西。舟遭風還。過讃岐見

楠正勝　山名氏清之亂

七年土岐康行叛足利義滿。義滿遣兵擊之。康行出降。山名氏清聞而笑曰。康行何無勇也。將軍若以康行視吾家。得無悔乎。山名時義在但馬。縱恣甚。義滿聞而將擊之。會時義病卒。二子時熈氏之亦暴戾。義滿命氏清滿幸擊之。滿幸氏清兄師義子也。氏清請曰。彼降而可赦則臣

細川頼之尋召還京師。以其養子頼元爲管領。而事決於頼之。親任如初。○七年。後小松帝明德元年。楠正勝與畠山基國山名氏清戰于落合。河内不利。正勝正儀子也。○八年。後小松帝明德二年。山名氏清作亂。山名滿幸以丹波。山名義理以紀伊應之。並攻京師。足利義滿親將討之。大内義弘爲先鋒。斬氏清。義理降。滿幸遁走。滿幸後削髮匿鎭西。遂被獲誅。初山名時氏爲五州守護。八子皆顯達。及義理氏清取南海。其所領跨十州。世呼曰六分一氏。謂有海内六分之一也。至是負強而叛。遂爲義滿所

金剛山陷

先諭之。使來不必赴討也。義滿曰。降不赦也。乃往擊走之。明年義滿又許時熈復其封。氏清於是大怨義滿。遂作亂。

楠正元欲刺義滿。不濟被擒。義滿壯之。使人謂之曰。能改志事吾則長保富貴。正元泫然流涕曰。南風不競。皇室將傾。而不能扶之。吾輩死有餘罪耳。遂不屈

滅。分其領國。賞戰士。○九年。後小松帝明德三年。足利義滿贈書楠正勝招之。不聽。正勝對義滿使者曰。吾知降則生且富貴。然自祖父正成以來。世守忠義。莫有二心。吾雖不肖。猶奉遺訓。守此城。不忍享不義富貴。義滿乃遣畠山義深攻金剛山。陷之。正勝奔吉野。弟正元潛行入京師。欲刺義滿。事覺被殺。山縣禎曰。南朝之命。脉實存乎楠氏。正元死而楠氏絶。於是乎神器不得不歸於北。其勢然也。嗚呼楠氏之忠勳。亦偉哉。於是義滿使大内義弘六角滿高來請曰。駕還授神器。則兩統更立如故事。帝許之。車駕發行宮。群臣戎衣以從。帝御大覺寺。義滿欲用來降禮。不聽。遂以父子之禮。授神器於後小

而被殺。車駕發行宮。至嵯峨大覺寺。儀衛具備。義満以爲非來降之禮。遣使詰之。帝召見使者曰。朕親奉三神器。位號所繫重矣。理當以乃君爲子。以傳神器。何來嘵嘵。於是和議殆破。六角満高曰。南帝之詔理致明白。神器未歸。則南帝眞天子。不當逆命。義満從之。遂遣満高

松帝。帝在位二十一年。改元者三。曰天授。弘和。元中。後三十二年崩。壽未詳。葬嵯峨福田寺。自延元元年後醍醐帝南遷。南北分爭五十有七年。北主光明院而後易世五。至是天下始一統矣。日本史論曰。長慶後龜山二帝。承先皇之餘烈。偏安吉野。朝儀禮典。大率廢缺不能行。而猶能鼓舞士氣。號令四方。二十餘年。雖運移祚衰。而蹈義徇節之徒。之死靡二。神器之所在。其可以維持人臣者。乃能如此。蓋後醍醐之拒而弗授。知天命在已也。後龜山之與而弗悋。知天命既去也。當是時。足利義満主和議。勸後小松。欲待之以受降之禮。而帝拒之。竟以父子之禮授之。雖在流離顛沛中。不失義之正者。凜乎其可奪也。由是觀之。二帝在位。豈無嘉謨善政可書於簡牘者。而兵燹之餘。百不存一。惜哉。

定和。

細川頼之爲人端厚。有謀略。好讀書。作詩歌。輔導義満。聲績甚著。任至従四位下相模守。義満之聞讒罷職。遣

後小松天皇　元年癸酉。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西國千三百九十三年。諱幹仁。後圓融院長子也。母藤原氏。內大臣公忠女。稱通陽門院。弘和三年。爲足利義満所擁立。稱帝於京師。元中九年冬閏十月。受禪于後龜山天皇。時年十五。關白藤原師嗣攝政。上尊號先帝曰太上天皇。上皇薙髮居嵯峨小倉。號曰小倉新院。征夷大將軍右大臣足利義満獻吉野十津川邑。爲上皇供御。贈從駕公卿諸臣食邑。北畠伊勢。菊池氏。肥後。以下郡邑如故。詔以義満爲左大臣。○朝鮮遣使請修鄰好。許之。○是歲

還之讃岐也。頼之深憾小人之難。退而大功不終。立臨發。改名常久。賦詩言志曰。人生五十愧無功。花木春過夏已中。滿室蒼蠅掃難去。起尋禪榻臥清風。

二年夏四月。帝幸足利義満室町第。

義満之構別莊於北山。令諸將助作。曰宜使士

細川頼之死。足利義満悲悼。自徃送喪。既而義満罷細川頼元。再以斯波義將爲管領。○明德四年。後圓融上皇殂。年三十六。○應永元年。關白師嗣罷。以左大臣藤原經嗣代之。○足利義満罷。先是義満罷左大臣。至是奏請讓軍職於其長子義持。時太政大臣藤原實時罷。義満自請代之。時朝議謂平相國以還。武臣無昇此官者。義満怒曰。天子我家所立。而不我聽。則廢而自立。以細川畠山爲攝家。清華誰能禁我。朝廷懼許之。○二年。義満辭太政大臣。削髮稱天山道義。○四年。義満營北山別業。使諸國守護助役。作三層閣。閣內皆塗以金。

卒充役。大內義弘曰。我卒可役於弓矢。不可役於土木。義満啣之。義弘亦不自安。

當是時。天子廢立。公卿易置。幕府專之。威權無比。世呼曰公方。

初義満定幕府官政。武衛細川畠山氏。更爲管領。謂之三管。山名一色京極赤松氏。更爲侍所別當。謂之四職。武衛即斯波氏。

旣成。徙居焉。稱北山殿。今金閣寺是也。又造一室於禁內。每朝就取安。稱小御所。每造朝。公卿皆下階拜跪。嘗遊比叡山。儀僭擬上皇行幸。○是歲。少貳忠資。菊池貞頼等。起兵筑紫。義満遣大內義弘擊平之。義弘封跨六國。彊盛冠天下。初義満之改執事爲管領。以斯波細川畠山氏補之。謂之三管領。頗張威福。至是三管領皆忌義弘功。義弘亦恃功驕蹇。不爲屈。由是專事相軋。○五年。藤原經嗣罷。以前關白師嗣復任。師嗣良基第二子。家號二條。師嗣子道忠爲權大納言。足利義満授以偏諱。更名満基。爾後二條氏世用足利氏偏

氏滿死　大内義弘之乱　今川貞世　與明通好

京極即佐佐木氏也武田小笠原氏更司弓馬禮式兩吉良今川澀川氏更爲武者頭伊勢氏爲奏者謂之七頭關東亦擬之自稱曰公方故上杉憲房之後世居鎌倉山内憲房兄重顯其後世居扇谷稱兩上杉更爲管領而故氏滿弟滿直管陸奥出羽號曰三管千葉小山長沼結城佐竹小田那須宇都宮八族曰八館

六年西國英吉利顧理第四幽其主刀査而篡位力査在位漸種恣改革舊法民心疑貳維爾薄爾德錫達等執政柄而失其任故及禍云

諱冠其子○義滿罷斯波義將以畠山基國爲管領○足利氏滿死子滿兼襲爲關東管領○六年關白師嗣罷經嗣復任○大内義弘與足利滿兼通謀欲東西夾攻京師義弘舉周防長門兵至和泉據界城土岐詮直起尾張山名時清起丹波應之足利義滿遣使招諭義弘弗聽義滿乃親出軍男山遣畠山基國細川賴元斯波義將等將兵三萬攻破之斬義弘詮直時清等皆平時滿兼聲言援京師出軍武藏府義滿諜知之間使約和啗以足利莊滿兼乃罷兵初氏滿之未死嘗謀舉兵義弘逆應之以氏滿書招今川貞世貞世不從封其書呈義滿義弘懟懼及譖貞世有叛心義滿惑焉多更貞世約束及義弘作亂義滿急召貞世還京師謂曰吾耻見卿也至是有譖其黨滿兼者義滿復疑之遽命赴鎭西貞世懼直走其封遠江義滿怒欲擊之既而事解久之義滿念其功勞召至京師待之如初尋死義滿令貞世義子仲秋襲領遠江○七年足利直冬卒于石見直冬子冬氏爲兵衞佐居備後世呼曰中國武衞○八年義滿遣僧祖阿於明通好參議菅原秀長作書

義滿薨　滿兼卒

初久我氏世爲淳和奬學兩院別當源氏長者至義滿始補之足利氏世崇禪教至義滿滋盛始置僧錄造鹿苑院寶幢寺又剏相國寺令諸國守護助役規制宏麗當時無比初尊氏行軍沿用源賴朝之制至義滿其法益備云

十六年斯波義淳代其父義重爲管領

十八年遣源高貞討飛彈國司藤原尹綱燒

書辭甚恭爾後彼是數通信使皆以僧爲之○九年明僧天倫來明主朱元璋封義滿爲日本國王義滿大喜受之至足利氏中世使聘往來皆以王稱○十二年義滿罷畠山基國以斯波義重爲管領○十五年關白經嗣罷以左大臣藤原忠嗣代之○足利義滿薨年五十一稱鹿苑院義滿嘗納帝準母藤原氏及薨詔贈太上皇號義持辭不受明主弔之贈書諡恭獻王青山延于曰孔子曰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自源賴朝遥執朝權朝廷大事皆取決鎌倉甚至廢置天子建兩宗迭立之議卒致元弘之亂及足利尊氏擁立天子擧京師以執大權公卿大臣皆仰其鼻息逮至義滿驕僭滋甚殆擬王室其薨也朝廷贈以太上皇之號陵替之甚自古未之有也設令義持受之朝廷幾并名器而失之矣幸而義持不受能守臣子之分使姦宄絶覬覦之心厥後天下大亂干戈相踵然而世竟無有請隧問鼎者至今簨簴不移神器無動朝廷之尊萬古如一嗚呼此神州之所以冠萬國者歟○賴襄曰義滿驕侈跋扈僭擬乘輿通信外國稱日本國王分舊臣門族以黴攝籙清華欲并名實而有之朝廷擬其尊號以太上天皇雖無稽之甚貽笑千古而義滿素心所蓄亦可以見矣其早世不終志可不謂我邦之幸哉尊氏義詮之世諸將狃恩叛服無常至義滿山名大内二族相繼誅滅諸將無不畏服者世稱義滿生歲戊戌字皆從戈故能以戈戢平天下矣○十六年鎌倉管領滿兼卒子持氏襲職○十八年明使來聘至攝津兵庫却之○十九年帝禪位於躬仁親王在位

第百一世　紀元二千七十二年　距今四百六十九年

嶋城

兩上杉

二十年。西國英吉利王顯理第四卒。王自知逆取難以服人。故前世弊政竭力革除。然後漸懈情云。

二十二年。西國英吉利人佛朗西人戰于亞金可。佛師敗績。

二十三年。土御門烏丸火延燒上皇宮。

氏憲急襲持氏。持氏方醉臥。木戸滿範聞亂遽

二十年。通閏位共二十九年。改元者五。至德嘉慶康應明德則閏位之政也。應永以來。政歸一統。禪位之後三十年而崩。壽五十七。葬泉涌寺。

稱光天皇 元年癸巳。明成祖棣永樂十一年。西國千四百十三年。

諱躬仁。後改實仁。後小松帝長子。母藤原氏。贈左大臣資國女。稱光範門院。年十二受禪。政皆決於太上天皇。藤原教經爲關白。仍用應永號。帝之立。楠氏及北畠氏餘孽。所在起兵。欲立後龜山帝皇子如約。將軍足利義持諭以帝後當禪受如約。乃止兵。○義持以細川滿元爲管領。○二十年。伊達泰宗。氏宗子。與其臣懸田定勝起兵陸奧。據大佛城。足利持氏遣畠山義忠攻之。相持數月。城中粮盡。泰宗遁。○二十三年。初上杉憲顯爲鎌倉執事。子孫世襲職。憲顯姪朝宗亦補執權。二族頗張。至持氏時。朝宗子氏憲執權。而憲顯之曾孫憲基與之爭權相軋。氏憲居山內。憲基居扇谷。稱兩上杉。持氏陰右憲基。氏憲心常不平。至是持氏以事斥氏憲。以憲基代之。氏憲怒。奉持氏弟持仲作亂。攻持氏。持氏叔父滿隆。嘗子養持仲。氏憲因說滿隆廢持氏立持仲。滿隆大喜。遂與謀叛。氏憲陽稱疾不出。潛集兵。滿隆移檄諸國。詐

鎌倉亂

義持殺義嗣

高麗賊寇邊

義持卻明使

入告之。持氏驚起。倉皇跣足而出。從兵僅五百。從間道走佐介。與憲基合兵拒守。氏憲來攻。因風縱火。持氏敗走駿河。依大森憲頼。既而又依今川氏。

山縣禎曰。自古人情多鍾愛季子。於是乎寵過嫡長。漸釀僭奢。遂使兄弟不相容。其勢至於必相殘害而後已。如鄭武姜之於叔段。衛莊公之於州吁。其寵之適所以禍之也。故聖人明嫡庶長幼之分。垂陵長廢匹嫡之戒。其旨深矣。

二十五年。義持以澁川義俊爲鎭西探題。

山縣禎曰。嚮者義滿稱臣明國。

稱受京師令討持氏。由是諸國將士響應。滿隆乃擧兵據寶壽院。氏憲將衆入襲持氏。持氏奔駿河。依國司今川範政圖恢復。憲基不知持氏所在。謂其奔伊豆。收散兵赴之。氏憲黨來圍。憲基戰敗。遂奔越後。範政乞援京師。將軍義持命山田時熈討持仲。明年。義持令關東諸將援持氏。攻鎌倉。持仲氏憲皆自殺。持氏乃還鎌倉。復以憲基爲執事。○二十五年。義持殺弟義嗣。初義滿愛義嗣。欲令義持讓位。嘗乞後小松帝幸北山第。奏請超遷其官至大納言。勢威出義持右。義滿沒。義嗣不得立。怏怏不樂。及鎌倉亂事起。竊與上杉氏憲通。將襲幕府。事覺亡命爲僧。至是義持索獲殺之。○明使呂淵來請通好。不許。○關白經嗣薨。以右大臣藤原滿教代任。轉左大臣。○二十六年。高麗賊帥戰艦千三百餘艘寇對馬。筑紫兵擊却之。賊艦沒海。死者無算。○是歲明使又來請通好。義持使僧西堂諭之遣還。義持諭之曰。曩者我先君惑使臣之言。猥通外國。自彼神人不和。雨暘失序。先君亦尋即世。遺命誓諸神祇。永絕外國之通問。昔歲既諭以此意。今有使又至。蓋前諭未達也。又責以海島小民數侵邊陲。是實我所不知也。當命沿海之吏禁止之。使者又請見義持。辭曰。鄰國通好。而安邊利民。非不欲也。然而寡人所以不敢接使臣者。抑亦有說焉。我國自古未嘗

後龜山上皇崩

受其封爵以為榮、是貽臭千古者也。義持絕其通好、却其使人、辭嚴理直、得持外國之體、可謂雪前世之辱者矣。

二十七年、西國葡萄牙人墾亞墨利加諸島。島在大西洋中。航海之術、葡人為諸邦之嚆矢。故南海諸島、多為其所占據。

二十八年、義持罷管領細川滿元、復以畠山滿家為管領。

稱臣外國。比者違前聖之制、受封爵而不却。是以先君得神譴而致病。先君於是乎懼、誡子孫使無受外國使命。寡人不敢違也。今聞將以使命不通為辭用兵來伐。寡人除道以待。往時元兵十萬來殲于海澨。汝亦不聞乎。來書又云使臣之至拘留殺戮、聽所為憲。是何言也。吾只要彼是不往來、各保封疆、民至老死而不相知、不亦可乎。〇二十七年、義持有疾。或謂咒詛所致。乃捕醫卜徒處流。朝臣亦有坐廢者。〇二十九年、後龜山上皇崩。有子曰小倉宮。〇常陸人小栗滿重據小栗城叛。足利持氏宇都宮持綱・桃井宣義等應之。持氏遣上杉重方攻之、不克。尋親將擊之。滿重敗走。持綱等被捕斬。是歲、佐竹常元亦叛。持氏遣上杉房

義持薙職、子義量

義量薨

元復以畠山滿家為管領。

三十二年、上皇第二子小川宮薨。帝之同母弟也。以帝無子、將立為儲嗣。至是暴薨。衆咸惜之。未名、追稱龍樹

實擊平之。〇三十年、足利義持辭征夷大將軍。詔以其子義量襲職。義持削髮號道詮。〇三十一年、關白滿教罷。以左大臣藤原持基代之。〇先是、上杉氏憲之死、子憲秋教朝走于京師、事義持。因侵關東、焚沼津三島而去。義持不問也。持氏憾之、寢成嫌隙。至是義持遣人諭持氏。不聽。使者往來辯說、自三月至九月、和乃成。〇三十二年、足利義量薨。義持再視事。〇是歲、甲斐人武田信長叛足利持氏。持氏命上杉房實擊之、不利。初上杉氏憲之亂、武田信滿・千葉兼胤以其姻戚、並據其封邑叛持氏。持氏遣

持氏平甲斐之亂

赤松滿祐之亂

寺宮。右近衛權中將藤原資雅坐與宮人藤原氏姦、褫官。藤原氏日野有光之女也、稱大納言典侍、為帝所寵。資雅得罪、無證驗、人以為冤。

以崇仁親王子貞成為親王。初、崇仁薨、長子治仁居伏見殿、亡何又薨無嗣。弟貞成紹封。至是、上皇欲修後圓融院之冥福、親

上杉憲宗攻之。兼胤出降。信滿據都留郡拒戰、踰歲不克而死。子信重與叔父信元亡、命為僧、匿于高野山。信重弟信長、至是招集義故、據西郡、攻逸見有直、破之。持氏遣房實攻之、屢戰不利。明年、持氏遣一色持宗擊之、又不利。持氏乃自將攻之。信長逆戰于猿橋。會武藏七黨兵繼至。信長遂出降。義持命信長叔父信元為甲斐守護。持氏欲以逸見有直為甲斐守護、請之京師。義持不允、而以信元任之。〇三十四年、初赤松則祐以功領播磨・備前・美作。至是則祐孫滿祐（義則子。）襲領其封。滿祐族持貞嬖於將軍義持。義持欲削滿祐之封分予持貞。滿祐怒、自焚其第、奔還播磨。義持命諸將往擊之。

義持薨

書佛經、使諸親王助書之。貞成亦與焉。及記名、請上皇曰、臣無官、不足記也。上皇乃宣為親王。帝不懌、遂憾上皇。會帝將召琵琶法師於宮中。上皇止之。帝大憤恚、奉書上皇、將遜位。義持入諫之、帝意未解。上皇容諭貞成薙髮。

三十四年、帝不豫、禱於加茂・石清水、既而疾愈。

諸將多與滿祐連姻、而疾持貞驕恣、因連署訴之、請赦滿祐。義持不得已、令持貞自裁、而召還滿祐。鹽谷世弘曰、昔者劉漢封諸侯王、大者百余城、小者迺三四十縣。勢過強矣。及武帝之時、謀臣獻策、漸割而削之、一王之地分為數王、一侯之封分為數侯。是其事與足利氏分赤松封相類。而滿祐則拒命作亂、終之以弑逆。比之漢氏王侯束手就制、西京之治由是益隆、冰炭相反、何也。義持所為壹出於愛憎之偏、而非為社稷計也。漢氏則君臣有深籌。曰、尾大不掉、末大必折、不如推恩分子弟以殺其力。是非宗社公共之慮乎。荀卿曰、公生明、偏生暗。明者之處事、必悉情理。暗者之行事、每冥行而妄作。公偏明暗之異、其科此、其所以異治亂也歟。〇正長元年、足利義持薨。贈太政大臣。義持有六弟。懲義嗣之難、悉為僧。及義量早世無嗣、有議

持氏與義教有隙

於是欲奔而往賽宿志會有亂而止。

立鎌倉管領持氏者。持氏聞之大喜。時畠山滿家為管領。忌持氏難制。更議探籌石清水祠。迎僧義圓還俗。改名義宣。又改義教而立之。即日叙爵。持氏由是意甚不平。遂與義教有隙。是歲義教罷滿家。以斯波義淳為管領。○帝久疾而無嗣。上皇議所立。僧宗純勸立崇光院曾孫彥仁王。初崇光南遷。後光嚴以弟繼稱帝。傳之子孫。崇光之後退居伏見。至是上皇告之將軍義教。義教遣斯波義淳迎彥仁入宮。上皇養為子。未幾帝崩。壽二十八。火葬泉涌寺。藏御骨於深草法華堂。在位改元者

初宗純母入上皇宮有娠。既而遭讒出宮。遂主宗純於民家。自少為僧。才識絕人。上皇屢召入宮。進對稱旨。遂定皇嗣。

第百二世　紀元二千八十八年　距今四百五十四年　北畠滿雅起兵不克而死

一曰正長。凡十五年。

後花園天皇　元年己酉。明宣宗瞻基宣德四年。西國千四百二十九年。諱彥仁。貞成親王子。母源氏。贈左大臣經有女。稱敷政門院。年十歲踐祚。後二年即位。左大臣藤原持基攝政。後小松上皇聽政院中。後龜山帝上皇小倉宮以足利氏屢違約。不得入繼大統。忿懣奔伊勢。與國司北畠滿雅謀起兵。越智氏應之。義教令土岐持賴擊之。滿雅戰死。小倉宮降。置之嵯峨。令畠山持國攻越智氏於高島城。大和。不能拔。○是歲義教以澁川滿直為鎮西探題。○永享元年。以

初小倉宮欲乘先帝有疾舉事。使人詐稱鎌倉使。紿滿雅曰。我當與御奉小倉宮舉兵。滿雅許諾。既而事泄。使者逃亡。至是滿雅遂起兵。滿雅親房之曾孫也。

義教殺楠光正

足利義教為征夷大將軍。任權大納言。○義教捕楠光正殺之。光正稱五郎。不詳其屬。嘗仕後龜山帝。任左衛門尉。光正削髮稱常泉。潛匿南都。常欲報足利氏。會義教至南都。光正將覬刺之。不成。被捕斬之六條磧。光正臨刑從容作詩歌。觀者歎惜。山縣禎曰。光正未詳其父祖。然楠氏之族。則必於廷尉有系屬矣。嗚呼楠公精忠義烈。至子至孫。若兄若弟。相貫如一。何其盛哉。自古盛德之士。父子相繼者鮮矣。況闔族數世不變其節。如楠氏。實曠古之所罕。足以為我大東之光輝矣。○二年。徙筑紫豪族於京師。○四年。藤原持基罷。以左大臣藤原兼良為攝政。尋罷。復持基。○初朝議以正長之號為凶。先帝及先將軍

元年。播磨賊徒蜂起。陷郡邑。國中騷擾。義教使守護赤松滿祐就國討之。光正臨刑。神色揚揚如平生。請筆作偈曰。不求不去。楠正空。萬物乾坤皆一同。即是甚深無二法。秋霜三尺斬西風。又作和歌三首。一曰。奈賀豆樂夜須惠野乃波良能久佐能宇倍珥美延余曾奈羅氏岐

持氏不屈於義教　義教觀嶽　後小松崩

皆以正長元年去世。故云。改令號。而足利持氏怨不得為將軍。猶私用正長。以視不下義教之意。曰。吾何屈於還俗將軍乎。義教亦自知天下多不服已者。銳意為政。多釐革軍國之事。先是遊伊勢紀伊。制置吉野朝遺臣。至是遊駿河。託觀富士嶽。以伺察鎌倉。○是歲義教遣使于明。明主朱瞻基。宣宗。遣內官雷春等報聘。○五年。罷藤原持基攝政。為關白。○後小松上皇崩。先是上皇削髮稱法皇。至是崩。○六年。延曆寺僧徒強訴于京師。幕府遣兵防却之。明年。捕僧乘蓮以下數人斬之。餘黨皆自殺。

由流豆由可奈。二曰。和禮乃美可多賀阿幾乃與毛寸惠能豆由。毛登豊之豆玖能加加流多米之曾。三曰。由米能宇知耳美夜古能阿幾延波氏波美豆古巨路波延之耳阿利阿計之豆伎。書訖被刑。見者嘆賞。青山延于曰。義持遵奉遺命。絕明通聘。辭義嚴正。有足稱者也。

持氏欲誅憲實
楠氏族起兵

而義教又遣使通聘。不啻負其父遺命。寔失國體。其後義政效尤。卑屈稱臣。抑又甚焉。

是歲。山名刑部少輔侵備後。陷國府城。守護兵攻刑部少輔。斬之。送首京師。

○九年。初信濃守護小笠原政康與村上頼清爭疆。相鬩。頼清乞援於鎌倉。足利持氏欲援之。時上杉憲實爲執事。憲基子。以信濃非其管國。諫止之。持氏憚憲實權力。勉強從之。上杉憲直。一色直兼。並有寵於持氏。而忌憲實。因譖之持氏。持氏令託援頼清而徵兵。欲誅憲實。中外洶洶。兵多集于山内。持氏乃懼。自往面諭憲實。歸罪於憲直。逐之藤澤。事輙釋。無何持氏召還憲直。○是歲。楠氏族起兵河内。守護兵攻破斬之。○十年。先是多武峰僧與國人小川弘氏構隙鬪

義教奪一色義範妻
義教殺義範
持氏逐憲實

義教令信榮殺義範。信榮乃紿義範曰。將軍有所賜。請来飲。義範乃去備從。纔與親近十餘人至其營。坐定。伏發。義範自殺。從士皆奮鬪而死。持頼素爲義教所忌。時伊勢人長野某從在軍。義教命圖持頼。

爭。義教命罷兵。僧徒不聽。乃遣山名赤松等諸將。連歲攻擊。既而更遣細川成之。土岐持頼。一色義範。武田信榮等援攻。義範妻有姿色。義教常欲奪之。至是義範猶在役。義教遣人召妻於其堀川第。妻自殺。義教恐義範聞之。命信榮紿殺之。未幾。大和人越智箸尾攻多武峰。拔之。焚其堂舍。事始平。○鎌倉管領足利持氏逐其執事上杉憲實于上野。將軍義教下教關東。以故上杉氏憲二子持房教朝爲將。分道而進。助憲實。擊持氏。持氏分兵拒之。皆敗。持氏窮蹙。削髮

二十一代集

長野將兵襲其營。持頼身長八尺。膂力絶人。擐重鎧。提大刀。與壯士二十餘人。闢門衝盪。手斃勁兵九人。長野兵披靡不進。乃還營。與從士飲訣。自盡而死。義教分持頼義範領國。賜參河於細川成之。伊勢丹後於一色義遠。若狹於信榮。信榮之殺義範也。被重創。無何而死。

乞降。憲實因之永安寺。持氏冠其子賢王。故事鎌倉管領子元服。必受將軍偏諱。持氏不屑之。循遠祖義家故事。行禮于鶴岡祠。名曰義久。諸將皆賀。先是憲實屢諫持氏。持氏不聽。至是稱病不賀。出奔上野。據平井城。持氏怒。欲發兵攻之。憲實訴急京師。義教以持房教朝爲大將。持房率東海東山兵。自箱根進。教朝率北陸兵。自足柄進。直赴平井。與憲實合。關東將士多應憲實者。持氏立其子義久。使三浦時高輔之守鎌倉。自出軍武藏。當憲實教朝。遣上杉憲直防持房。持房大破憲直于早川尻。進逼鎌倉。時高叛。通京軍。執義久。諸軍合圍持氏。持氏兵散亡。持氏窮困。欲自殺。憲實遣使止之。諭諸將解圍。持氏削髮。徙永安寺。憲實歸罪憲直直兼。誅之。馳使京師。請宥持氏死。義教不聽。○是歲。藤原雅世上新續古今和歌集。延喜中。勅紀貫之等撰古今集。自後歷朝有勅撰。至是凡二十一部。號爲

義教殺持氏
上杉氏爲關東管領
結城氏起

青山延于曰。方憲實之諫持氏也。君臣之際。嫌隙稍生。及其釁端已啓。欲自殺以明其志。何其烈也。然原其終始。所爲權詐詭計。有不可掩者矣。蓋其稱兵抗君。恐其臣之叛己。陽爲窘迫就死之態。以激勵其臣而已。不然匹夫匹婦猶能引決。憲實而不能死乎。足以知其伏刃之非本

二十一代集。○十一年。義教命憲實等圍永安寺。攻殺持氏。令憲實管領關東。憲實固辭。削髮退居國清寺。使弟清方與教朝同行管領事。義久自盡於憲實家。時年十一。憲實後詣長春院。拜持氏影。曰。臣無他心。天實鑑之。乃抵刃剸腹。爲從者所支。不果。○是歲。朝鮮王李祹遣使來聘。○十二年。初足利持氏之死。二孤春王安王遁走日光山。結城滿朝遣子氏朝迎之。至是擁而起兵。據結城古河關宿諸城。持氏遺臣所在並起應之。事聞。京師義教遣上杉持房發東國兵。助上杉清方而攻之。城兵善拒。不能克。義教益發兵。又

結城
城陷

義教
殺弟
義昭

志也。此豈古人所謂欲蓋彌彰者歟。

元年夏四月戊申。夜有盜入春興殿。竊內侍所鈴及宮人衣服。齎鈴月華門而去。近歲偷盜屢入禁內。而宿衛廢闕。不能捕獲。因命諸門嚴警衛。

強起憲實視師。憲實乃率東北三道兵赴攻古河關
宿皆陷。氏朝等固守結城。城激戰不下。○嘉吉元年。
結城陷。滿朝父子戰死。城兵悉死之。二孤又逃爲上
杉氏兵所獲。獨持氏季子永壽王走信濃。氏朝季子
成朝走常陸。上杉氏兵檻二孤而西。義教遣使迎之
遇于美濃。殺之垂水。春王年十三。安王年十一。首至京師。義教召其乳母。問持氏子猶在乎。乳母不答。嚙舌而死。○義教殺弟義昭。義昭爲大覺寺僧
正。與後龜山皇子親善。聞關東兵亂。勸皇子乘釁圖
恢復。密遣人約菊池氏起兵。竊蓄髮更名義有。事覺

赤松
滿祐
弒義
教

滿祐形貌矮陋。義教戲呼之曰三尺入道。滿祐嘗侍宴醉舞。謡曰。軀短勿侮。三國之主。義教愈憎之。義教畜猴。每滿祐入。輒使人放猴爬其面。滿祐拔刀斬之。心深怨義教。而不形顏色。山縣禎曰。義教嘗殺一色義範土岐持賴也。天下以爲冤。世傳義教屢夢二人

逃匿。竟被捕殺。○將軍足利義教爲赤松滿祐所弒。
滿祐既除持貞。悉并其邑。威權尤盛。初滿祐祖父則
祐與兄貞範並食大國。而貞範族日衰。至是貞範曾
孫貞村以首面大有寵於義教。貞村於持貞爲猶子。
義教因疏斥滿祐。每事抑制之。義教爲人猜暴。盛氣
馭下。信讒口。屢殺戮無辜。及滅關東。意益驕。諸將皆
自危。而滿祐最疑懼。義教遂欲割滿祐封與貞村。滿
祐大恚。稱病不出。會諸將饗義教於其家。以慶亂平。
滿祐與子教康謀。亦請饗之。許之。及期伏甲以俟義

足利
義勝

義勝
討滿
祐

爲祟。至是又臨水見二人影。心甚惡之。遂遇害。此言雖未足必信也。而如其殺義範而奪其封。暴亦甚矣。且如殺持氏而及其幼子。究索其弟義昭而必殺之。亦何殘忍也。天道好還。則好殺之報。雖有遲速緩急。必不可得逭。亦有其理焉耳。持豐進至法華山。山太險。滿祐

教。即往。置酒高會。盛張散樂。酒酣而甲發。義教將起。
甲士耦進斬之。從士多死。滿祐乃火其第。奔播磨。先是
幕府宿直者見偶人數十奏鵝飼曲。忽而不見。人以爲怪。至是適奏鵝飼而變起。始知其爲亂兆。自是幕府爲樂廢其曲云。時義教子義勝在伊勢貞經家。諸將議迎
立之。生甫八歲。○赤松滿祐據白旗城。時足利直冬
孫爲僧在播磨。滿祐奉而爲主。更名義尊。移檄諸國
聚兵。詔義勝討之。義勝乃遣細川持常赤松貞村等。
自播磨。山名持豐自美作進。貞村至蟹坂播磨。大敗。持
常以與滿祐有姻。逗撓不進。持豐與族教之教清踰

滿祐
自殺

山名
大內
復興

兵扼守其隘。懸巨材而俟。持豐患之。夜使士兵數千人持一炬。上其傍山。滿祐兵謂敵自險而入也。走而拒之。守隘之兵減。持豐則以牛數百頭。縛薪爲人騎牛背。驅赴敵軍。精兵數百鼓譟從之。曉自隘口進。滿祐兵以薪人爲敵悉發。其懸材牛死。而兵入。滿祐兵驚潰。持豐進入播磨。

險而入。圍白旗城。城中糧盡。不能拒戰。滿祐自殺。城
遂陷。義勝賞持豐等。盡賜赤松氏地。賜播磨於持豐。美作於山名熈高。備前於教之。持豐時熈孫也。教康奔伊勢。國司北畠持康
收誅之。滿祐兄子教祐逃依少貳嘉賴於西海。嘉賴
納之。義勝命大內教世擊破之。嘉賴教祐走對馬。乃
賞賜嘉賴邑於教世。教世持盛孫也。於是山名大內
二氏復興。而持豐恃功尤專橫。管領不能制。○二年。
管領細川持之卒。以畠山持國爲管領。持國滿家子。持國
置匭函府中。受諸國訴訟而判決之。人以爲便。○以

義勝薨　義政嗣　楠次郎起兵

連陷諸砦。兄衆至白旗城。

山縣禎曰。壽永中。安德帝之蒙塵也。後白河法皇立後鳥羽帝於京師。是國有二王也。後醍醐帝之播遷也。北條高時立光嚴院。足利尊氏立光明院。是皆做尤者也。自此之後。南北日尋干戈。戰爭不已者數世。弘和中。南

足利義勝爲征夷大將軍。○三年。足利義勝薨。弟義成立。生八歳。更名義政。○前權大納言藤原有光與楠次郎。擁後龜山帝皇子萬壽寺僧金藏主者起兵。入禁中。取三神器。神鏡爲東門衞士所奪。寶劍遺於清水寺側。獨奉神璽。據比叡山。畠山持國遣兵攻之。有光次郎皆戰死。金藏主自殺。吉野遺民奉神璽。擁後醍醐帝曾孫某。據吉野。初有光爲院執事。及帝嗣位。得罪禁錮。既而逃亡擧事。廷臣坐之見誅者甚衆。帝徙御伏見殿。後徙東洞院。○宗貞盛久領對馬島

後村上帝孫義有起兵

北始講和。皇統歸於一。而後天下定矣。雖然爾來有奉小倉宮而擧事者。有誘盜神器以興南朝者。州郡所在往往集兵以圖不軌者。皆以興南朝爲名。自尊氏別有所擁。以啓爭端。其禍延於天下後世如此。蓋後白河法皇作俑。而高時尊氏做尤。其罪不亦大乎。

是歳始與朝鮮約互市。貞盛每歳遣船五十艘。若額外遣船。謂之特送。朝鮮歳給米豆二百石。後往來不絕。○文安元年。熊野社人奏南朝遺臣奉後村上帝皇子泰成之子義有起兵。義有元名圓胤。初爲圓滿院大僧正。聞楠次郎等起。蓄髮與次郎弟某集兵。據紀伊湯淺城。○二年。藤原持基薨。以左大臣藤原房嗣爲關白。○足利義政罷管領畠山持國。以細川勝元代之。○四年。關白房嗣罷。以太政大臣藤原兼良爲關白。兼良以請托任之。房嗣亦憤恚去職。不復上辭表。時人俱譏之。○尊無品親王貞成。曰太上天皇。○初畠山持

湯淺城陷　足利成氏爲鎌倉管領

初富樫政親與弟安高爭加賀守護職。屢相鬩。細川勝元素助安高。政親亦因畠山持國訴之。至是分司其國。

先是京師盜賊群起。號行德政。使所借錢財并子母莫還。所質衣物亦不得出錢償。縱火抄掠。所在紛然。諸國倣行。姦民乘之作亂。至是義政遣兵討之。

國遣兵攻湯淺城。屢爲其所敗。至是城遂陷。楠其戰死。皇孫義有遭害。傳首京師。朝議欲梟之。關白兼良以爲不可。命判官坂上明世等驗之。○寶德元年。義政以故持氏子成氏爲鎌倉管領。自持氏亡。關東常不靖。越後守護上杉房定欲立持氏胤子以慰籍衆心。乃索獲永壽王。請之京師。永壽王初走信濃。依母黨大井持光。上杉氏不知也。至是義政許房定之請。賜永壽王名成氏。以爲鎌倉主。命房定輔翼之。上杉憲實聞之。不自安。令其二子亦削髮。相攜巡行諸國

足利學校

是歳。若狹有老尼來。居京師。自言年八百歳。遠近來觀者如堵墻。

二年。先是細川勝久殺修驗道士。至是都鄙道士所在群起。據新熊野。欲奉神輿入京。攻勝久。

以自晦。獨其少子龍稱在伊豆民間。義政使其家臣長尾景仲輔之。居山內。賜名憲忠。命爲執事。時上杉顯房居扇谷。太田資長輔之。於是景仲資清頗擅威權。既而結城成朝里見義實並仕鎌倉。爲成氏所親近。以其父皆爲上杉氏所殺。怨之。遂構嫌隙。憲實後遂卒于周防。憲實好學。其在職也。上野足利郡係其所領。郡有學校。傳言小野篁之所剏。歳久衰廢。憲實繕修之。購書籍。置土田。以養生徒。故在兵亂之時。足利之學。獨著天下云。青山延于曰。憲實才略絕人。向使持氏用之。則其所爲必有可

義政為將軍

鎌倉亂

都下驛騷。久誅殺道士若事稍平。贈夢窓國師號曰佛統國師。

先是琉球商人至兵庫。守護細川勝元買物不與直。商人訴之官。至是義政遣人按檢之。令勝元還所買物。初尾張守護斯波義健逐守護代織田鄉廣。義政納女謁欲復

觀者也。惜乎持氏暗劣。不能用其計。遂使之激成禍亂。憲實之叛。雖出於窘迫不獲已之策。然其舉兵擾國。何以免不臣之罪哉。然其修黌舍。興文學。其功亦不可廢。五代時。馮道鋟板五經。天下偉其功。論憲實者。亦不以人廢其功可也。○足利義政加元服。詔任征夷大將軍。○是歲義政罷管領細川勝元。復以畠山持國代之。○三年。琉球來貢。是歲義政遣使于明。○享德元年。細川勝元再為管領。○二年。關白兼良罷。以右大臣藤原持通代之。○長尾景仲。太田資清作亂於鎌倉。襲足利成氏。成氏奔江嶋。二人追躡至由井濱。千葉胤直。小田持家等。擊破之。二人退還。將士為分疏之。

盜焚畠山氏第

鄉廣職。義健不奉命。義政母聞之諫義政。不聽。母遂遁嵯峨。畠山持國切諫。義政從之。義政母亦還室町第。

持國以偶田佐渡傳義就。其子

奉成氏歸鎌倉。成氏訴之京師。義政遣人和解之。青山延于曰。長尾景仲。上杉氏之謀臣。以智略見稱于世。然觀其佐憲忠叛成氏。蓋其意欲令之行篡奪也。自是關東大亂。禍及數世。夫戰國權譎之士。唯譎詐之務。而不知大義。斯亂之所以益長也。若景仲者。真可謂傾危之士也。○三年。藤原持通罷。以左大臣藤原房平為關白。○盜焚畠山持國第。持國擁立二將軍。官至三位。負功驕橫。獨山名持豐勢不相下。細川勝元娶持豐女。相比傾持國。持國欲封赤松則重於播磨。以存功臣之後。則重滿則子。持豐擊殺則重。持國銜之。初持國無子。養弟持富子政長為嗣。已而生義就。義就母曰

罷持豐

右京亮專權時神保遊佐以舊臣素執家政。與偶田有隙。遂樹私黨。欲立政長為嗣。家臣多結附之。

譏政長於持國。持國遂立義就為嗣。欲殺政長。政長逃依勝元。勝元與持豐援政長。畠山氏家臣多歸之。至是義就欲攻政長。為防戰備。京師大騷。將軍義政召諸將自衞。持豐勝元獨不往。其夜持國第火。持國逃入從弟義忠家。義就入其臣某家。火隨起。終奔河內。持國移匿建仁寺。勝元乃以政長入謁幕府。幕議頗知事有縱跡。勝元歸罪家臣某。斬之以謝政長。竟得立。遣兵擁持國歸。而義政意未釋。將誅持豐。勝元固請宥之。持豐亦上書謝罪。於是罷持豐之國。但馬。○

成氏殺憲忠

享德二年。西國土耳其攻羅馬陷東都。羅主出奔。爾馬備亞羅亡。

康正元年。西國英吉利人幽其主顯理第六。初英人有狠弗立

足利成氏殺其執事上杉憲忠。憲忠專權驕恣。部下多犯法者。成氏命制止之。憲忠不肯。成氏素怨上杉氏殺其父。遂與結城成朝謀殺憲忠。憲忠家宰長尾昌賢立憲忠弟房顯為將。招集關東兵。訴成氏於京師。義政怒成氏擅殺。命討之。○是歲京師盜賊肆行。京師盜賊蠭起。白晝橫行。劫掠市廛。其黨各以隱語為號。曰止湯。以其賊與賊魁也。曰合沫。各分其賊也。曰錢湯。各私其賊也。民皆苦之。時頻年凶荒。兵革屢動。民方困窮。而將士驕僭。衣服無制。雖賈豎販夫。著綾羅。衣紅紫。天下奢侈之俗極矣。○康正元年。成氏討憲忠餘黨。至武藏。與上杉憲秋顯房戰于分陪大敗之。斬二人。上古

持豐殺赤松則尚
持豐還京師

者以才德名王以事殺之又受制于悍后是以民心分離欲推義德兄第三之後力耆為生會王有疾群臣乃使力耆攝政王瘳而權在力耆於是各樹黨與互相排至用兵刼擊王師遂敗為其所幽廢

杉房顯收敗卒據小栗城成氏追擊又破之房顯走下野宇都宮等綱據城拒守成氏又攻破之等綱走白河敵兵望風降附聲勢大振○山名持豐之破斥也細川成之持常子以素與赤松氏善請立教祐弟則尚義政許之則尚遂起兵播磨據壇德山持豐怒曰吾以功受封豈容賊徒遺種發兵攻之則高兵潰走備前自殺持豐因恨勝元不諫止義政也遂與細川氏有隙未幾持豐被赦歸京師勢威振天下持豐長身赭面削髮號宗全人呼曰赭入道○藤原房平罷藤原持通再任關白

義政討成氏
成氏走古河
義政以澁

青山延于曰畠山持國既立政長為嗣而又立義就此啟爭端者持國也義政宜裁其是非曲直以正典刑而依違鶻突苟從其請以成其私心此啓乱階者義政也夫政長既為嫡嗣而持國舍嫡而立庶義政之從其請

○義政命駿河守護今川範忠討成氏成氏拒戰敗績走古河範忠縱火焚鎌倉邸第府庫悉蕩盡是後關東大亂諸將各據郡邑迭相攻伐範忠範政子也○是歲畠山持國卒畠山義忠請召還義就義政許之義就入京師政長不得在京師出奔大和○二年太上法皇崩稱後崇光院法皇之為親王為稱光帝所忌薙髮稱道欽嘗著椿葉記錄崇光以後皇室衰亂之事世以為實錄○是歲義政遣使朝鮮修鄰好○長祿元年義政以澁川義鏡義俊子為關東探題成

川義鏡為關東探題
古河公方
堀越御所

固非也方義就之走也義政使政長襲本宗既而又召還義就此非啓乱歟且觀其終始所為黜陟出於喜怒昇沈係於呼吸是非貿乱皁白顛倒使天下之人不知所適從自後立義視而又欲立其子竟致應仁之亂宜矣

氏之走古河也武藏相模上總下總將士多屬之號曰古河公方義鏡自曾祖義行居蕨邑世為主人所畏服義行任武藏守城蕨邑居焉至義鏡世襲封邑於是義政任以鎮撫之職以上杉房顯為管領左右諸將以擊成氏上杉持朝城河越太田資清城巖付太田資長城江戶並應上杉氏資長資清子以善韜略名既而義鏡議曰關東不置主帥無所受令乃請之京師義政以其弟為僧者蓄髮命名政知遣之而關東將士少附者於是政知留居伊豆堀越稱堀越御所○赤松氏遺臣石

吉野平
赤松氏復起
織田朝倉氏

初祐元事前内大臣藤原實量每稱赤松氏之功歎其絶祀實量曰何以贖殺逆之罪祐元曰神璽今在吉野願取以奉之實量為奏之帝許之乃使同志之士上月滿吉中村貞友等四十餘人佯降吉野至是滿吉等殺二皇曾孫奪璽歸獻赤松政則家臣入加賀守護富

見祐元遣人佯降吉野殺二皇曾孫取神璽獻京師皇曾孫不詳其名字一據北山一據河野至是悉平○二年以赤松政則為加賀守護賞石見祐元獻神璽之功也政則年僅五歲滿祐之亂其弟義雅見擒有子為僧曰性尊政則即其子也於是山名持豐怒政則遣赦計出祐元使人刺殺之○三年初斯波義繼之卒義將曾孫無子以族義敏為嗣義將弟義種曾孫斯波氏三老曰甲斐織田朝倉常不喜義敏時伊勢貞親為幕府奏者頭掌出納甚有權威三老乃因貞親請廢

義政窮奢侈

挳政親兵與之拒戰。義政令詰政則。家臣對以彼來擊不得已應之。
元年。西國英吉利自顯理第六廢後。其后抱嗣子。苦戰數年。至是遂獲力查。支解之。力查子義德第四舉兵入倫敦。廢王自立。后出奔。

義敏。將軍義政欲和解之。不肯。乃諭義敏讓封其子松王。而三老請立澁川義廉。義種孫。義政許之。至是義敏遂西奔。依大內教弘。○寬正元年。地大震。時比年凶荒。道殣相望。而義政性好奢侈。營第宅。窮極靡麗。高倉第障子。一間直二十萬錢。其他稱之。以故征賦什倍前代。天下凋弊。民疲其役。前代將府借畿內富商之金。率一歲不過數次。至義政時。則一月或八九次。又故事。每將府有大議。課諸將助其費。率十歲一舉。義政五歲九舉。帝憂焉。賜詩諷之。義政乃罷役。詩曰。殘民爭採首陽薇。處處閉爐鎖竹扉。詩興吟酸春二月。滿城紅綠為誰肥。○山縣禎曰。當是時。天下之政權。全歸將府。而武人不知為政。天變人害。漫不之省。極奢疲民。而日速衰亂焉。

義政逐義就　嶽山陷

有貼畫圖於菅領門者。畫一鐵輪。去其二足。唯存一足。在棋枰之上。蓋其意謂斯波畠山細川世補管領。稱為三職。猶鐵輪之有三足。今二家已亡。次當及細川也。世謂棋枰曰碁盤。丸輪直者當其次曰御番。棋盤御番國音相通故也。

天子有憂民之志。而權移既久。拱手不能復有為矣。事理顛倒如此。又將如之何。抑亦天哉。○捕楠氏族在吉野者。悉殺之四塚。○畠山政長之奔大和。畠山義就將兵追之。義政兩和解之。共入京師。至是義就以事忤義政旨。義政命伊勢貞親逐之。義就乃奔河內。義政令政長攻之。細川勝元遣兵援政長。遂陷若江城。義就走保嶽山。據國見山金胎寺諸城以守。○四年。關白教房罷。前關白持通復任。○政長進攻嶽山。義就善拒。互有勝敗。而國見山諸城皆陷。嶽山亦遂陷。義就逃入高野。政長追躡。又走吉野。政

僧雪舟

等揚備中人。號雪舟。又稱拙知客。初為相國寺僧。通禪學。又善丹青。寬正二年。乘海舶適明。為四明天童寺禪班第一座。明主朱祈鎮召畫禮部院之壁。以是著名。居三年。至是始歸。畫法益進。居筑紫。後歷遊四方。飄然有塵外之操。其作畫也。先飲綠醑半盞。吹尺八數聲。或唱詩歌。其

長凱旋。是役也。山名持豐子是豐從攻嶽山。屢與義就接戰。既歸語父。以義就勇。持豐心奇之。○是歲僧等揚還自明。等揚號雪舟。以畫名。○五年。帝禪位於成仁親王。在位三十六年。改元者八。曰永享。嘉吉。文安。寶德。享德。康正。長祿。寬正。後六年崩。壽五十二。火葬悲田院。安十三層塔於大原法華堂東南。稱後文德院。後更稱後花園院。

第百三世　紀元二千百二十四年距今四百十八年

後土御門天皇 元年。乙酉。明憲宗見深成化元年。西國千四百六十五年。諱成仁。後花園帝子。母藤原氏。內大臣信宗女。號嘉樂門院。受禪即位。藤原持通關白如故。仍用寬正之號。○太將軍足利義

義政養弟義視為嗣　義政生義熙

踞盤礴。而後揮毫。及成。氣韻生動。意溢筆外。妙絕天成。人莫能測知焉。評者以為神品云。
五年。義政構看棚於糺河原。觀猿樂三日。細川勝元畠山政長斯波義廉各司供億。費用不貲。
義政遊華頂山若王子大原野

政準三宮。義政罷管領細川勝元。以畠山政長代之。○初義政娶藤原重政女。曰富子。無子。義政倦政。欲養弟僧義尋為嗣。而讓職。義尋時為淨土寺門主。恐義政意中變。固辭。義政誓。後或生子。必為僧。而不食言。義尋乃蓄髮改名義視。任大納言。居今出川第。以細川勝元為執事。而義政竟不去職。未幾富子生男義尚。後改義熙。時紀綱紊亂。賞罰無常。近江人熊谷某知世將亂。上書諫之。義政怒奪其采邑。○六年。義政遊覽各所。鹵簿衛從。無不盡美。於是賦役無度。民

義政召義敏　義政逐貞親

等地觀花。時將士奢侈。至以沈檀黄金為筋。是歳秋九月。有星如月。自西南飛東北。光照天地。聲如雷霆。識者以為兵革之兆。

元年。僧正哲宗砌並死。正哲善和歌。為東福寺書記。世稱哲書記。所著有草根集。正哲物語。行于世。宗砌以連歌聞。所著有古今連談抄。

心益倍。○文正元年。初斯波義敏之西奔。義廉為伊勢貞親所立。約婚於山名持豐。既而貞親納義敏妹為妾。嬖之。由是義敏竊自周防還京師。至是貞親為請復之。將軍義政許之。乃罷義廉職。（義廉時為尾張遠江越前守護。悉罷之。）収其第宅。以義敏代之。義廉走告之持豐。持豐大怒曰。貞親何者。敢進退三職。乃與土岐成頼。一色義直。六角高頼等。集兵將援義廉而攻貞親。有訛言。今出川氏亦黨義廉。義視懼走入細川勝元第。諸將遂連署請誅貞親。義政又許之。貞親奔近江。義敏奔

義政召還義就

義就詣持豐謝。或夜書義就門曰。右衛門佐拜戴二物。御所之盃。山名之足。義就時為右衛門佐。義就謂勝元

越前。義政使人諭解義視。於是持豐復請赦畠山義就。先是義熙之生。富子不忍以為僭。而以勝元輔義視。難背約廢之。因思能抗勝元者。唯有持豐耳。乃密召託之。以立義熙。持豐素與勝元有隙。以為義視襲職。則勝元得志。不如輔義熙。以為世嫡也。乃許諾之。至是既逐貞親等。以義就勇武而與勝元有怨。因富子。請召還為援。義政許之。義就時在熊野。得報即發。入京師。謁幕府。徑詣持豐謝。極歡而出。○是歳。足利成氏出兵五十子。與上杉房顯相持。房顯卒于軍。足

應仁之亂

政長之黨所為也。

利政知。召上杉房定子顯定。為房顯嗣。居山内。房定時為越後守護。○應仁元年。山名持豐與畠山義就。斯波義廉等。議攻細川勝元。勝元亦大會其黨畠山政長。斯波義敏等。議戰守。故事。每歳首。管領以下。更饗將軍於其第。時政長為管領。是歳正月。設供請焉。至期義政不臨。既而臨持豐第。饗畢。持豐率諸將詣幕府。請使政長避本第。納義就。許之。遣使諭旨勝元。勝元曰。臣將面對焉。使者復命。久之不至。幕府戒嚴。而兵聚細川氏者可一萬。持豐亦聚兵於幕府。迎義

義政不臨。政長驚曰。吾勤仕異等。饒使不蒙褒賞。何遽至被疎斥。蓋持豐義就讒言所致也。義就聞之大喜曰。彼已為將軍所疎斥。當往驅逐之。政長家宰神保長誠請政長修守備。

義就破政長　勝元徵兵

政長夜縱火御靈林祠宇。穿林而逃。義就入觀。宇下有三屍。曰。尾張守死矣。乃凱旋。世嗤勝元。謔曰。細川宜改洲股川。害尾張者是此川。勝元大愧之。

視於今出川。更奉迎帝及上皇。請詔討政長。義政乃令曰。政長義就宜各以手兵相決。諸將莫得援。於是政長火其第。出陣御靈林。義就率兵攻之。苦戰良久。持豐潛遣義廉等援義就。勝元不敢出。政長遂敗走。義就以為政長已死。凱旋。持豐大喜。使義就復本第。車駕還宮。世嗤勝元不援政長。以為怯。勝元慙愧。杜門不出。勝元第在幕府東。持豐第在西。義視往來和解之。勝元陽從之。持豐意益驕。勝元覘其無備。陰徵其所管攝津。丹後。和泉。淡路。阿波。讚岐。土佐。備中。參

持豐發兵

頼襄曰。足利氏之封建子弟舊臣也。不知制其本末輕重之勢。是以纔能偶定一時。而反者如蝟毛而起。至其中葉以後。天下崙奔獸遁。不可復制也。所謂尾大不掉者也。如彼三管領。皆據大封者也。既與之以土地人民之富。而又假之以官號之崇。授之以權柄之要。是無異傅虎以翼。

河兵。政長以紀伊河內。義敏以越中。京極持清以近江之半隱岐出雲。武田國信以飛彈安藝若狹。赤松政則以加賀。皆屬焉。兵凡十六萬。襲幕府入而據之。請將旗樹之府門。又迎義視入府中。出兵諸街巷。持豐聞之曰。悔爲豎子所先。乃急發其所管但馬因幡播磨伯耆石見備前美作兵。義就以大和及河內紀伊故黨。義廉以越前尾張遠江。畠山義純以能登。六角高頼以近江之半。一色義直以丹波伊勢。土岐成頼以美濃。皆屬焉。兵凡十一萬。兩軍迭出連戰累日。

西軍焚京師

大內政弘援西軍

帝幸幕府

歟。應仁之亂。是其所由起也。然其爲之者有故焉。彼其初討幕。王家中興之業。故濫賞侈封。務充其欲。不復計其後。以苟取天下。天下已集矣。而不可裁抑。一有所問。裂眦而起。無足怪者。充彼之欲。以濟我之私。彼知我私我。而以其功邀於我。我何以制之哉。蓋足利氏以土地人民。餌天

吶喊震地。伏屍狼籍。而東軍多勝。京師人民。負擔奔竄。既而西軍放火。一色政氏第。會風大起。公私屋舍延燒三萬餘區。東軍退據相國寺。西軍退據武衞氏。西軍稍振。大內政弘素黨持豐。於是率周防長門兵三萬入援。勝元遣政則拒之攝津。敗卻。政弘進入京師。東軍戰屢不利。勝元疑幕府近臣有通西軍者。劫義政請逐一色政熙。上野政直等十二人。許之。政熙等怒。將奮鬪決死。義政諭止之。政熙等遂奔西軍。持豐圖犯闕。奪乘輿。勝元先遣兵迎帝及上皇于幕府。

西軍取三寶院

義視走伊勢

下之衆。後而不能制之。并其餌而失之。亦可哀矣。故彼急於取天下。而爲苟且彌縫之計者。未有不貽禍於子孫者也。

西軍入據相國寺。寺密邇將府。細川政之見勝元曰。敵軍已據相國寺。則往來路絕。我何以守將府。宜速遣兵驅之。不然則吾爲釜中魚矣。勝

使吉良義直防衞禁內。持豐遣義就政弘等。攻三寶院及相國寺。武田基綱。信綱弟。以二千人守三寶院。拒戰甚力。西軍急攻拔之。基綱奔逸。西軍乘勢向相國寺。守將安富元綱。以手兵力拒。殺傷相當。會有寺僧爲內應。舉火。義就等乘之疾攻。元綱馳突死之。西軍遂取相國寺。因屯其趾。勝元急遣政長攻之。西軍甚盛。政長豨突而進。西軍敗走。於是相國寺復歸東軍。時伊勢貞親在鈴鹿。伊勢。聞亂乃歸。依勝元。勝元請復其職。以伺察府中應敵者。義視素惡貞親。遂竊逃奔

勢

義視入西軍

元然之。乃命政長擊之。東條某爲後拒。政長見敵兵甚盛。自奮曰。我不卻此賊。必不生還。徑進攻之。東條率兵橫衝敵陣。西軍敗走。遂復相國寺。初西軍之攻相國寺。義政方宴夫人藤原氏。見煙火蔽第。勸義政出避。義政飲酒。神氣自若。松田某進曰。事急矣。願賜一杯。以爲榮。義政舉

伊勢。依國司北畠教具。○二年。義政以斯波義良爲管領。義良。義廉子。尋罷。復以勝元代之。○詔召還義視。有飛語。勝元謀廢立。義政疑懼。將潛赴西軍。勝元患之。欲走義視於西軍。乃使人擁上比叡山。持豐果遣兵奪之。奉于武衞氏。自是兩軍如將軍兄弟戰者。山縣禎曰。視足利尊氏父子兄弟之間。或背或合。唯利之視。知有一身。而不復知有父子兄弟矣。是以子孫相承。親親恩薄。視骨肉猶仇讐也。而群臣亦傚之。天下滔滔。無復倫理。以馴致應仁之亂。干戈日尋。狺狺相鬪。人皆化爲虎狼。豈不悲哉。○文明元年。勝元遣兵夜襲持豐營。縱火攻之。持豐親出督戰。卻之。○多賀高忠率近江兵。

西陸亂

杯湯之松田乃爵曰損軀報恩正在今日遂出戰死之既而細川成之入見夫人使人謂之曰卿宜奉將軍避賊成之徐對曰臣今遣兵驅拂之耳又何患焉

入援勝元聞六角近綱起兵欲襲其虛引還（近綱西黨高賴子）勝元乃使武田國信城北白川以通運道又令山名是豐城天王山塞敵糧道（是豐嘗與勝元約為父子以故獨屬東軍）持豐遣畠山義就屯勝龍寺（京城西）拒之會大內氏臣二尾弘直作亂周防（擁政弘叔父教幸為主送欵於東軍）少貳教賴起兵對馬（教賴嘉賴子）侵筑前圖復舊地西陸大亂大內政弘走歸周防赤松氏遺臣亦畧播磨備前美作盡復其國於是西軍大失勢○二年先是關白持通罷前太政大臣藤原兼良代之至是兼良罷左大臣藤原政

成氏與政知戰

朝倉氏取越前

織田氏取尾張

法皇崩時京師兵革相踵公卿百官率皆逃散故葬儀不備義政徒步奉送朝廷衰替自古未有也

嗣代任○義政遣使朝鮮○後花園法皇崩于室町行宮○三年足利成氏攻足利政知政知逆戰于三嶋不克上杉政眞遣兵援之成氏敗走既而上杉顯定遣長尾景信攻古河城拔之成氏走下總依千葉孝胤○斯波義敏在京師陰以利誘義廉部將朝倉敏景敏景乃應之時斯波氏家臣甲斐次郎以越前北莊叛殺守護代斯波義雄敏景請將軍義政馳歸誅次郎義政遂賜之越前於是敏景代斯波氏居一乘谷而織田敏定亦奪尾張居清洲義政不問也○

持豐勝元死

義政致仕

義熈襲職

四年秋多田廟數震動議者言多田廟源氏之始祖宜贈爵位以禳神怒於是詔贈故正四位下源滿仲從二位

六年以邦高為親王邦高貞常之子也皇叔式部卿貞常親王薨贈一品貞常博學多

是歲里見義實略定上總○四年畠山義純降東軍西軍益失勢○成氏攻古河城復之尋擊政眞于五十子斬之（政眞無子以持朝子定政為嗣任修理大夫）○五年山名持豐死（年七十）細川勝元亦尋死（年四十四）兩軍皆喪首領猶對持如故○足利義政致仕子義熈嗣年甫九歲詔拜征夷大將軍義熈以畠山政長為管領七日而辭以畠山義統代之賞降東陣功也○六年義政贈書朝鮮求明國勘合印（先是義政遣使于明明主付以勘合會天下喪亂所得勘合為賊所奪至是遣使朝鮮諭告之使為請於明）明年遣使于明求典籍貨寶○

行宮火

東西軍始解

識為世所重及薨人皆悼惜焉

七年春正月辛亥朔始行四方拜應仁已來朝典悉廢至是諸節會皆復舊乙亥行縣召除目

八年加茂社火先是加茂氏人與社司搆怨殺社司數人至是社司結黨殺氏人數十人餘黨據加茂社拒戰遂火社自殺

七年先是六角高賴掠奪延曆寺封邑僧徒怒擊之斬獲甚多至是美濃尾張兵援高賴僧徒竟敗退○八年關白政嗣罷左大臣藤原政基代之○斯波義廉將兵攻朝倉敏景于越前為其所敗○室町行宮火歷世典籍悉蕩燼帝幸義政小川第尋遷御北小路第○九年武田信賢攻赤松政則戰于北小路矢及行宮將軍義熈親出止之事稍定○西軍諸將各解歸國義視依土岐成賴於美濃東軍亦解自亂起凡十一年京師為爭戰之區至是始平而政權終歸

以加茂災厥朝三日。

兩上杉氏有隙　齋藤氏擄美濃　兼良甍　一休死

細川氏。○是歲。畠山政長復爲管領。○十年。初上杉顯定執事長尾景信死。族忠景代之。景信子景春怒。據鉢形城。武藏作亂。襲顯定及上杉定政於五十子。破而走之。定政臣太田資長擊大破景春。景春退保鉢形。顯定定政進攻之。足利成氏將兵救景春。顯定等退屯白井。至是成氏與顯定和。而資長攻拔鉢形。顯定徙居焉。成氏還古河。既而千葉孝胤據千葉城。應景春。資長築砦國府臺。臺即鴻臺。拒之。尋擊破之。孝胤走保臼井。時資長威名日著。八州將士多背山內。歸扇谷。於是兩上杉氏始有隙矣。○義政與義視行成。○先是齋藤利勝據美濃。是歲率兵侵尾張。織田敏定力拒卻之。○十一年。關白政基罷。右內臣藤原政家代之。○北小路行宮火。帝幸聖壽寺。又徙御侍從藤原政資第。既而還土御門宮。○十三年。前關白藤原兼良甍。兼良有才學。博涉古今。通典故。所著有公事根源花鳥餘情東齋隨筆等。皆行于世。○是歲。僧宗純死。年八十八。宗純號一休。善詩。性闊達不羈。詼諧翫世。晚住大德寺。後築瞎驢庵于東山居焉。所著有狂雲

齋藤敵射敏定中目。敏定戰愈力。敵兵竟退。

十一年。西國西班牙始建國。先是西國起仆集散。國體不一。至是女王依撒伯爾聰敏有英略。衆咸畏服。諸部始合為一。是為西班牙再造之始。

十三年。京師盜起。應仁已後。造新関於各所。以

義政起銀閣　定政殺道灌

備非常。至是土兵作亂。秋掠焚関。

集。○十五年。關白政家罷。前左大臣藤原政平代之。○足利義政築別業於東山。起銀閣。以擬義滿金閣。徙居焉。稱東山殿。集古器名畫。屢設茗宴。以稱遣世慮。茶人周光之徒。尤見親近。時喪亂蔑資。而義政驕奢。宴詠不以爲意。諸國武人弱肉彊食。不復奉足利令矣。新井君美曰。五子之歌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伊訓云。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誠哉此言。人主有一于身。足以亡邦家。況義政兼備而盡有之乎。當是時。天下大亂。足利氏竟以亡。是非天為孼。自為孼。不可逭者也。而今人不知倣尤之戒。尚有慕其風者何耶。○十七年。將軍義熙與足利成氏行成。○十八年。上杉定政殺其執事太田資長。資長削髮稱道灌。最精築城之術。江戶川越二城。皆其所築。初上杉顯定管領八州。定政以封地狹小。常附顯定。及資長與父資清協心相之。內修國政。外總軍旅。大播恩威。勢日彊大。顯定患之。構兵交戰。不能克。遂以計間踈定政君臣。定政信之。至是遂召資長。使人刺殺之。子資康與資清。共走于顯定。於是將士又叛定政。定政失勢。求援於成氏。鹽谷世弘曰。足利十餘世。無人

青山延于曰。在昔唐陸羽以好茶聞于世。自是之後。高人逸士。遺世絕俗。肆志山林者。往往愛賞不置。然未有王公大人好之者也。至本朝源義政。留意茶事。而茶人周光之徒。迎合其好。掖意出奇。自後轉相倣傚。遂有茶家者流。至豐臣秀吉。尤好之。於是乎宗易之徒。益加文飾。茗飲甚盛。至今王公大人。競相尚慕。一器之微。至貲千金。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夫古之好茶者。清簡寡欲。脫略世務。以為方外之遊。而今之諸侯驕奢多欲。蕩盡貲財。以供無用之事。茗飲之為害。

義政討六角氏

吁亦甚矣。義政暗懦。為強臣所牽制。退隱東山。優游玩愒。以泄其不平之意。而至于流毒後世。為人臣者。可不以為戒哉。

才。諸將獨細川賴之。陪臣獨太田道灌而已。語云。聖人有金城。忠賢之謂也。若二子者近之。方定政殺道灌時。必曰。彼所築之城在焉。殺其人而留其城。智之上者也。殊不知所謂城者。在於人而不在於壘。昔者宋檀道濟以讒被收。怒曰。乃壞汝萬里長城。及拓跋氏大舉伐宋。宋主登石頭城北望嘆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道灌臨死。想應有壞城之歎。而定政有宋主之悔。則獨未之聞。豈不太昏矣哉。○長享元年。藤原政平罷。前內大臣藤原政忠為關白。○義煕以細川政元為管領。政元。勝元子。○義煕召六角高賴。不至。義煕自將討之。高賴走匿甲賀山。近江。義煕進屯鈎里。近江。○上杉顯定與子憲房議。伐定政。太田資康募兵助之。成氏遣子政氏將兵援定政。互有勝敗。

北條長氏至關東　一向賊　義煕薨

近江之役。義煕一日泛舟於湖水。遇二童子棹舟而來。問其閭里。曰住梅原。義煕賦詩曰。湖邊自異山林興。童子尋梅棹小舟。而起句未成。其

○是歲。伊勢長氏依今川義忠。長氏曾祖貞行仕將軍義滿。除伊勢守。子孫世住伊勢。長氏聰明有大志。視足利氏政令日亂。欲起業于關東。與腹心士數人。仗劍東行。至駿河。依義忠。義忠其姊夫也。○二年。加賀一向宗僧徒作亂。殺富樫介政親。北國大亂。○藤原政忠薨。內大臣藤原冬良為關白。○延德元年。大將軍足利義煕薨于鈎里。年二十五。義煕聰敏好學。常有撥亂之志。嘗就前關白兼良。諮問治道。兼良作樵談治要文明一統記贈之。及薨。人皆惜焉。無子。義政乃

義植立　義政薨

夜夢有人續成之。又嘗避暑于銚山之下。時方酷暑。士卒皆疲。義煕乃作和歌曰。幾與婦婆迦理。匝毛連阿數美。儀箇箇美夜末。多毗儀耶都聯。儀迦計儀美由。類珥必選天陰。風生。衆皆蘇息焉。

召義視於美濃。養其子義材為嗣。後改名義植。○二年。足利義政薨。年五十六。義政為政四十八年。荒耽酒色。內謁公行。刑賞僭濫。以養成天下之亂。禍延數世云。

山縣禎曰。王室之失道。自白河鳥羽。至後白河而極矣。於是權歸將門。祿去王室。將門為政二百餘年。足利氏無道。至義政而極矣。於是祿亦去將門。威權下移。英雄割據。天下力爭。以至于亡矣。自古有邦家者。未嘗有不失道而亡之者也。前鑒往蹟。昭乎可見。後之人主。宜讀史而留意於此。警懼脩省。以防亂於未萌也。○詔以足利義植為征夷大將軍。○三年。足利義視卒。勅贈太政大臣。○足利政知之在伊豆。有二子。長曰茶茶丸。政知愛後妻子義通。欲立為嗣。錮茶茶

足利茶茶丸殺政知

元年。二條春盛死。年一百七十三。春盛不詳何許人。或云。京師人。花園帝文保元年生。以奉小角之道。尤精密。尊氏義詮皆召見之。又嘗謁義滿義教。好修塔廟。每有壞者。竭力修造。晚年絕穀。一日病死。七日復蘇。世以為異人。至是竟死。

長氏略伊豆　義植討六角氏

長氏既主伊豆。居韮山城。長氏外家橫井氏。北條氏疏屬也。至是韮山有北條氏者。其嗣絕。乃養長氏。以女妻

丸於別室。茶茶丸憤怨。伺守者怠。潛出弑繼母。遂率其黨攻政知。政知自殺。義通年十三。奔駿河。依今川氏親。先是義忠卒。子氏親年幼。為伊勢長氏所擁立。氏親遣其將伊勢長氏。誅茶茶丸。義通後更名義澄。長氏遂略取伊豆。城韮山而居焉。改氏曰北條。長氏嘗召儒士說黃石公三略。其首有言曰。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長氏聽之曰。止矣。吾既得之。不復使說。○足利義植之襲職。六角高賴未服。義植自將討之。詔賜錦旗。○明應元年。義植擊破高賴。遂拔觀音寺城。近江。高賴復走甲賀山。義植進至森田。高賴潰走。乃凱還。○二年。藤原冬良辭

之長氏又為長平氏綱娶其孫女以為北條伊勢同出於平姓遂自稱北條氏用三鱗徽號。

畠山政長自殺

是歲播磨守護赤松政則卒。子義村嗣。義村同族元久之子也。政則養為嗣。義村幼。其老臣浦上則宗專決國事。則宗死。子村宗代秉國政。跋扈滋甚。

義植出奔

關白右大臣藤原尚通代之。○畠山政長以宿將負其威望、凌忽諸將。時畠山義就既死、子義豐訴政長驕橫、據譽田城。(河內)舉兵。政長奉將軍義植擊之。軍正覺寺。(河內)數攻譽田、不能下。細川政元與政長爭權、相忌。義豐乃使人說政元援己。於是政元與義豐通謀攻正覺寺。義植脫走。政長自殺。子尚長走紀伊。政元還京師、稱義政遺旨、迎故足利政知子義澄於伊豆。立為主。既而聞義植匿在筒井、(大和)遣兵捕之、以歸幽于家臣物部氏。義植又逃奔越中、依朝倉貞景。(敏景孫)

以義澄為將軍

三年。西國西班牙人可侖始到亞墨利加州。初吾延元年間。歐羅巴州有哥白尼者。好談天。精推步。居常自謂地形必應如球也。然未得其徵。嘗觀月食。指掌曰。暗處則是地影爾。可侖伊邦熱那亞漁家之子也。志氣俶儻。不屑生產。聞哥

三浦義同弑其父

長氏取小田原

貞景擁入近江、為義澄兵所敗。義植遂奔周防、依大內義興。(政弘子)○詔以足利義澄為征夷大將軍。義澄以細川政元為管領。○三年、三浦義同弑其父時高。初時高無子、養上杉高枚子為嗣。是為義同。後生子、欲廢義同。義同逃相摸小田原城主大森實賴。助之襲時高於新井城。時高自殺。(青山延于曰、三浦時高受持氏之命、守鎌倉。及上杉持房來討、不翅不能死之、至倒戈以攻義久、其不忠不義、天下之所不容也。卒之父子構難、身死國亡。天道好還、豈不信哉。)○四年、北條長氏襲大森實賴於小田原、破之、略其地。先是上杉定政與顯定怨卻、益深兵

白尼之說。深服之。竊有周覩地球之志。然家貧無行資。告人。皆以為誕。聞西班牙女主有識。乃投以請。強而後聽。給以巨艦資糧。可侖大喜。航行二旬餘。無所見。舟人皆慍。可侖且慰且諭。進而不輟。數日始見國土。舟中人皆愕然。遂抵加勒海灣群島。馳逐土蕃。先取南亞墨利加州。可

足利成氏卒

結而不解。長氏因援定政、出兵武藏。會定政墜馬死。子朝良走歸河越。長氏亦歸韮山。長氏勉謀彊大、以其與實賴接境、遣使修好。至是託獵踰箱根、險急襲小田原。實賴惶駭、不知所為、出奔三浦。長氏遂取其城、略定相摸。自是兵威益張。長氏自居韮山、使子氏綱居小田原。○六年、藤原尚通罷。內大臣藤原尚基為關白。尋薨。前太政大臣藤原冬良代之。○足利成氏卒于古河。子政氏嗣。○八年、畠山尚長與畠山義豐戰于河內。義豐敗死。既而細川政元使赤澤朝經

松平親忠卒

德川氏

侖比亞。從國人據之。亞墨利加有南北二州。而其與歐羅巴通。是為始。八年。西國葡萄牙人有海舶。遭風飄至南亞墨利加之巴西。見其土地空闊。徙國人墾種之。地在可侖比亞西。

親忠嘗謂其臣曰。我勞心國事。公平是務。然國多冗費。是我所

納義豐子義英於河內。尚長拒戰、不克、奔紀伊。○九年。先是松平親忠據參河岩津、略定旁近。至是卒。松平氏本德川氏。其先出于新田義重。(義重、父義國。源義家子也。)新田氏世居上野。義重第四子義季食參河德川邑、因氏焉。後八世曰泰親。父有親、從新田貞方起兵陸奥。(貞方、義宗子。)不克、逃亡。泰親與兄親氏從父飄泊、過參河、贅于州人松平信重、因冒松平氏。後為州目代、任參河守。子信光居岡崎、善用兵。親忠其第二子也。性寬仁愛人、勵精為政、漸開基業。已卒、子長親嗣、居安祥。

第百四世　紀元二千百六十年　距今三百八十二年

憂也。其臣曰。徼賊猶且多費。況於國乎。君好施與。民蒙其澤。費於何有。親忠曰。非此之謂也。夫有一國者。養一國之人民。厚祿以賞有功。非所謂費也。吾之所憂。賢才沈伏而不能擧。佞邪顯達而不能退。徒費廩祿。以養素餐無用之士。此之謂冗費。若夫祿賢賞忠。何費之有。聞者

○帝在位三十六年。崩。壽五十九。葬泉涌寺。改元者六。曰文正。應仁。文明。長享。延德。明應。時天下騷亂。資料不納。梓宮在黑戶四十餘日而克葬。

後柏原天皇 元年辛酉。明孝宗祐樘弘治十四年。西國千五百一年。 諱勝仁。後土御門帝第一子。母准后源氏。諱朝子。權大納言長賢女。贈皇太后。踐祚于小御所。藤原冬良關白如故。○文龜元年。足利義澄奏罷前將軍義植官爵。○關白冬良罷。以內大臣藤原尚經代之。○永正元年。攝津守護代藥師寺元一起兵。細川政元遣元一弟長忠擊破之。斬元一。

長尾為景弑上杉房能

歎服。嘗建二寺於額田郡。名曰大樹寺。大樹。將軍之號也。後子孫大興。蓋其兆也。

是歲。若狹守護武田元信。及丹後守護一色義有戰。敗績。

為景父能景。生二子。長為景。立為嗣。次為重。為長岡城主。

長忠代為守護代。稍弄威福。○兩上杉氏戰于楯河原。武藏。朝良敗走。顯定進攻朝良於河越。朝良求成。顯定解還。朝良遣使言顯定曰。吾聞兩虎相鬬。一狗乘隙。我族構兵數世。國內費弊。而北條長氏窺其後。蠶食關東。吾與公莫乃為兩虎乎。顯定然之。乃與朝良和。○三年。長尾為景弑其主上杉房能。長尾氏世臣屬於上杉氏。其先出於鎌倉景政。為景輔房能于越後。自居越中西濱。房能顯定弟也。酖溺酒色。嚴酷為治。北陸不服。為景數諫。房能怒。戮辱之。為景性褊急。憤然走還西濱。而擧兵。房能伐之。大敗。走于兩溝。窮蹙而自殺。為景乃奪府城自居。○

一向賊起

氏親長氏率大兵。攻岩津。長親將五百騎赴救。謂其騎曰。衆寡不敵。如何。衆請前決死。長親曰。汝等世盡忠我家。而我未能厚報。今亦為我決死。吾所深愧。因以大桶貯酒。泛杯數十。自飲一杯。瀉餘瀝桶中。曰。事急不暇觴。各人交就飲之。衆感奮。夜渡矢矧河。襲駿河軍。宇津宮忠茂曰。

今川氏親與北條長氏。攻松平親長於岩津。親長弟長親。自安祥赴援。夜渡矢矧川。襲氏親軍破之。氏親長氏退去。○是歲越前一向賊作亂。朝倉貞景討平之。初文明中。本願寺主兼壽。自山城山科來。請以吉崎為道場。創一寺。其徒群聚。藤島和田以下。相繼造營者四十餘宇。後兼壽去還山科。就其舊趾建巨刹。復舊號曰本願寺。自是加賀能登越中。其徒益熾。又有高田專修寺。宗派門徒分屬之。後兩宗各樹黨相爭。訴加賀守護冨樫政親。政親以專修寺為直。本願寺門徒不服。更相煽動起兵。攻政親滅之。高田僧徒逃亡。加賀盡屬本願寺。遂攻能登守護畠山義元。逐之。勢益兇橫。至是與吉崎藤島和田僧徒。糾合三國群黨。入越前。兵號三十萬。國中震駭。貞景部署諸將進擊。大敗之。斬首無算。貞景乃隳吉崎本覺超勝諸寺。盡逐僧徒。○四年。細川政元

細川政元被殺

我必捷矣。果捷。氏親長氏遁去。戶田憲光以田原降。長親問忠茂曰。何以知捷。曰。長氏負寵侮士。士無鬬志。是以知之。忠茂者。新田義貞將泰藤五世孫也。後因其所居。稱大久保氏。

政元深信愛宕神。居常齋戒。不近婦人。好行幻

為其臣香西元近所弑。子澄元自阿波入。誅元近。代為管領。初政元無子。養關白藤原政基子澄之。又養族政春子高國。皆不稱意。與澄之以丹波。更養族元勝子澄元。初賴之之後。世為管領。曰上館。一弟詮春。滿之世領讚岐阿波。曰下館。猶兩上杉之於關東。政春。詮春之後。元勝。滿之之後也。澄元猶幼。在阿波。命三好長輝輔之。政元性驕暴。喜怒無常。元近與藥師寺長忠。為其家宰。圖政元。及禍不遠。而恐澄元立。長輝專權也。陰謀殺政元於浴室。迎澄之於丹波立之。

三好氏代細川氏為政　大內義興奉義植入京師　義植復職　削義澄官爵　盜入幕府　上杉顯定敗死

術。以故年四十無子。至是元近長忠伺其齋居。使竹田孫七就浴室弑之。山縣禎曰、政元不脩人道、而信鬼神、好行奇衺、其取死宜矣。義澄為天下之主、將不能討亂臣賊子、反命之襲其職、亦何失道之甚也。自此而後將府益衰、其身且不能保、而海內分裂、豪傑割據、天下益以大亂、悲哉。

為景航于佐渡。樹旗羽茂郡。以收散兵。得七千餘騎。乃與政賴約夜發軍艦襲憲房。

是歲西國英吉利王顯理第七

將軍義澄不能制。長輝聞變。發兵擁澄元入京師。元近城嵐山拒之。敗死。澄之與長忠皆死。長輝乃請以澄元為管領。義澄輒從之。於是三好氏始代細川氏為政京師。澄之餘黨在京師及丹波攝津者。所在並起。奉高國為主。以謀除澄元。○五年。大內義興聞京師亂。奉足利義植。率山陰山陽西海兵而東上。細川高國舉兵應之。相與入京師。將軍義澄奔近江。依六角定賴。三好長輝奉細川澄元奔阿波。先是畠山尚長奔紀伊。及義植入京師。來屬焉。未幾長輝出兵攝津。與定賴夾攻京師。長輝敗走。定賴引還。義植復任征夷大將軍。奏削義澄官爵。以義興為管領。○六年。上杉顯定與子憲總。討長尾為景。為景敗走越中。保西濱城。○盜入幕府。義植自格鬭殺四人。身被九創。盜逸去。蓋義澄所使也。義植遣兵索義澄於近江。弗獲。○七年。上杉顯定留狗越後。士民未服。長尾為景僭誘其女壻高梨政賴為內應。政賴諾之。於是為景急擊憲總于椎谷。越後。政賴啓之。憲總大敗。走妻有莊。上野。隨而圍之。顯定赴援。戰于長森原。上野。敗死。憲總軍

新撰國史略　卷之五　後柏原　六十五

長尾氏始大　澄元入京師　義植走丹波　義澄卒　義植遷

卒。王之在位。叛者四起。王以策誅之。遂成富強之基。而人或議其貪暴云。

八年。卜部兼俱死。兼俱自其先兼延以來世為吉田祠官。至兼俱頗論神祇之事。妄誕不經。自名曰國學。後遂總督天下神祇之事。後世襲。

九年。從二位陰陽頭賀茂在通

隤奔歸關東。先是上杉房方孫定實居上條。信濃國人。奉之與上杉房能並稱。蓋擬關東兩上杉也。顯定之死也。房能舊臣宇佐美定行等。謀奉定實起兵。為景憂之。陽臣事定實。以女妻之。居上條如故。而自退居西濱。悉略定越後。長尾氏至此始大矣。初顯定無子。養政氏子顯實。又養憲實子憲總。及死。諸家臣逐顯實。立憲總為管領。○是歲宗義盛。對馬主。遣子盛弘將兵擊朝鮮。拔二城。進戰于熊川。敗死。○八年。足利義澄之奔近江。生子義晴。會六角高賴叛于將軍義植。義澄逃奔播磨。依赤松義村。託義晴。而又生子義維。託之細川澄元于阿波。既而細川政賢。持賢孫。起兵四國。擁澄元至和泉。義村發兵應之。政賢乃與三好長輝等。從澄元入京師。大內義興與細川高國奉義植。避之丹波。義澄乃自播磨還近江。卒于嶽山。義植求援於高賴。高賴遣子定賴將兵赴援。於是義興高國合兵入京師。澄元政賢拒之船岡山。在京城北。定賴擊破之。斬政賢。澄元長輝奔攝津。遂還阿波。義村方攻伊丹。聞船岡敗。亦解去。義植乃還京師。以義興為管領如故。○九

新撰國史略　卷之五　後柏原　六十六

長氏拔岡崎

長氏在通世典天官。通諸子百家。尤精律曆。又善卜筮。

長氏拔荒井

十二年。義植造第。高倉成。移居焉。

十三年。義植許越前守護朝倉教景用白傘袋及毛氈鞍帕。

年。北條長氏攻三浦義同於岡崎（相摸）。拔之。時上杉氏日衰。長氏勢益彊。傍近諸豪多來降。獨義同不服焉。於是長氏遽發兵拔岡崎。義同走保住吉（相摸）。又拔之。義同又走入荒井城（相摸）。長氏隨而圍之。不拔。上杉朝興來援。長氏逆擊走之。○十年。義植復伐六角定賴於近江。敗還。○關白尚經罷。前左大臣藤原尚通代之。明年。轉太政大臣。右大臣藤原兼輔爲關白。○十三年。北條長氏拔荒井城。長氏攻圍累年。至是城中糧盡。士卒困憊。長氏諜知之。鼓衆疾攻。城陷。三浦義

淺井亮政奪上坂

荒井城中糧盡困憊。義同將大森越後。佐保田河內。謂義同曰。冝走上總以圖再舉。義同曰。吾遠祖義明已來。世食此地。天下所知。然而吾父滅鎌倉。我亦叛。父積惡已稔。我安往而得免。今日之事。枕城而死耳。遂飲酒與訣。城遂陷。義同奮戰而死。子義意稱荒次郎。驍勇絶倫。膂力過

同與子義意皆戰而死。長氏於是盡定相摸。○是歲。淺井亮政奪近江上坂城。淺井氏世事京極氏。（淺井氏出於大納言三條藤原公綱。公綱嘗以罪貶近江。依京極持清。居淺井郡。子孫因氏焉。世臣事京極氏。亮政公綱五世孫也。）亮政幼有大志。京極氏與六角氏皆出於佐佐木信綱。分領近江。而世相鬩。先是。京極高清（持清之後。）勢微。不能抗六角氏。讓封其將上坂景重。而光景重代高清。治于上坂。亮政佐景重。數與六角高賴戰。有功。景重無子。養高清次子泰舜。至是景重死。泰舜嗣。爲人闇弱。亮政乃與諸同志議。夜襲取上坂。泰舜出

毛利元就斬武田元繁

入。提丈餘鐵棒。衝突敵陣。縱橫奮擊。斃敵兵數百。遂自刎而死。年二十一。

元就。弘元次子。小字松壽。幼有器量。其保傅抱之濟水。而墮溺。保傅惶懼謝罪。元就曰。行道而蹶。

走尾上。亮政更城小谷徙焉。○十四年。京極高峯攻小谷。（高峯高清長子。高清聞變驚。欲發兵會病。不果。至是死。）淺井亮政拒戰破之。未幾。高峯與六角氏連和。又攻之。亮政乞援於越前。時朝倉貞景已死。子孝景嗣立。乃使族教景將兵來援。亮政與教景夾擊。破高峯軍。高峯懼講和而去。亮政乃悉略定傍近。○是歲。毛利元就與武田元繁戰于安藝。斬之。毛利氏出於大江廣元。廣元第三子季光。食相摸毛利莊。因氏焉。其後世受封安藝吉田。季光十二世孫曰興元。興元弟元就。幼有智略。居猨

蠣崎光廣平蝦夷

常也。庸何傷。比髫齔。詣嚴島神祠。既歸。問從者曰。汝輩何祈。曰。新郎君主安藝也。元就曰。汝盍祈吾主天下。夫願主天下者。能主一方。願主一方者。能主一國。今願主一國矣。其所成可知已。聞者奇之。

掛城。時與元從將軍足利義植在京師。元繁爲安藝守護。矯義植命。攻略國內。來焚猨掛城下。元就出戰。斬元繁于中堰。報捷京師。管領大內義興爲請賞。元就遂并領武田氏邑。○十五年。關白兼輔罷。內大臣藤原尹房代之。○蝦夷作亂。蠣崎光廣討平之。光廣若狹守護武田國信孫。父信廣始到松前。時蠣崎修理大夫爲本國城主。會蝦夷蜂起。信廣討之有功。蠣崎以女妻之。因冒其姓。爲本國城主。徙治松前。後寖拓疆域。爲蝦夷酋長云。○大內義興在京十一年。以

尼子經久略山陰
義興還周防
澄元入京師
帝即位

十六年。西國西班牙人哥爾德斯探聞北亞墨利加墨西哥地富饒。率兵攻之。奪其國。再拓西南南亞墨利加西偏各國。以次蠶食。西班牙人漸流布雜居。開山掘銀礦。以此驕富。其時葡萄牙人亦在巴西。日事墾種。佛郎西英吉利聞之。亦駕巨艦西來。至北亞墨利加。據其中。荷蘭繼佛據其南北。英國瑞國之人亦接踵西來。各事墾闢。後佛與諸國所得之土。多為英所兼。阡陌雲連。城邑相望。尤為富盛。自是亞墨利加兩土。西葡得其南。英得其北。倚為外

公平。頗得人心。至是聞尼子經久謀攻周防。急還山口。經久本京極氏。祖父持久奉京極持清令。如出雲治國務。至經久攻略山陰諸國。及義興為政。京畿從在京師。既而恥受其制。潛歸出雲。攻國內不從者。盡服之。山陽諸國多通款者。於是義興就國備之。義植以細川高國為管領。○是歲。淺井亮政悉并京極氏地。○十六年。北條長氏卒。年八十八。氏綱嗣。亦有勇略。善用兵。長氏剏歲削髮。號早雲。日謀滅兩上杉氏。未成而卒。遺誡氏綱等。毋懈繼父志。○細川澄元聞大內義興還國。率四國兵。至兵庫。細川高國遣兵防之。不利。○十七年。三好長輝擁細川澄元。入京師。細川高國走近江。長輝意寢驕。將士解體。高國與六角高賴合兵。還攻京師。長輝戰敗被囚。與其二子自殺。澄元走播磨。遂還阿波。尋卒。高國仍為管領。○大永元年。帝即位。帝之立也。喪亂日久。府庫耗竭。自踐祚二十年。未能行大禮。內大臣實隆憂之。喻本願寺僧光兼供費。光兼乃獻黃金一萬兩。於是始得舉禮。因勅光兼。准門跡。永傳子孫。門跡之稱。始於仁和寺。寺元為宇多法皇御室。後親王住此者

高國逐義植
義晴為將軍
經久略安藝
義植卒
扇谷亡

數百年矣。襲稱御室。以其法脉所在。又號門跡。門跡者門流遺跡之義。見于青蓮院所藏古記。後世遂為所居之稱。妙法院古記所載門跡者室之別名是也。或以為官跡之義。非。○細川高國負功專橫。將軍義植稍厭之。欲以畠山植長尚長子。代為管領。高國怒。逐義植於淡路。迎故義澄子義晴於播磨。立之。時年十一。奏請奪義植官爵。義晴尋拜征夷大將軍。○淺井亮政與六角定賴戰。定賴敗績。乞援美濃齋藤秀龍。秀龍將兵來援。亮政迎戰。大破之。○浦上村宗弒其主赤松義村。子晴政嗣。初村宗專權。義村惡其偪。討之不克。村宗幽之於室津。遂弒之。○是歲。

義晴見于上六十六。
秀龍者山城西岡人。善歌詠。東游美濃。仕土岐賴藝。將長井某。遂殺長井直仕賴藝。終為其重臣。稱山城守。削髮更名道三。遂逐賴藝。

尼子經久略安藝。安藝將士皆屬之。獨毛利元就屬大內義興。數與經久戰。義興不救。元就乃屬經久。先是興元卒。子幸松嗣。元就輔之。明年。幸松夭。元就於是嗣本宗。○三年。足利義植卒于阿波。年五十八。○四年。北條氏綱攻上杉朝興于江戶城。拔之。朝興走保河越城。氏綱置戍兵於江戶而還。上杉憲房聞之。欲襲江戶。會病不果。扇谷上杉氏亡。○五年。關白尹房罷。右大臣藤原植家代之。○上杉憲房卒。子憲政幼。家臣議以足利高基子晴直為嗣。改名憲廣。襲為管領。

三年。義晴使宋素卿聘于明。素卿明人。姓朱名縞。先是歸化。更姓名曰宋素卿。時大內義興亦遣宗設于明。宗設先素卿至寧波。素卿後至。厚賂府吏。府吏遂先素卿。宗設大怒。遂侵掠寧波而還。
里見實堯自率

里見實堯威震東國

國中。兵航海攻相模。正木太膳安西式部為先鋒。北條氏將芳賀景氏内藤勝倫等。列兵臨海岸拒之。太膳式部麾兵而進。大戰海中。實堯豫蓄大石巨材于船底。令力士設機投敵船。敵船覆沒。里見兵乘勝進陣。嘗嶋會西風暴起。波濤怒。實堯嘆曰。天時未至乎。吾且再舉。乃還軍。明年。實堯再發舟師。攻鎌倉。擊大破北條氏兵于海上。縱火鶴岡祠而歸。大論功行賞。使長子義堯守久留里。里見氏勢震于隣國。

初高基弟義明。持氏曾孫。得罪政氏。奔陸奥。至是上總守護代武田豐三迎義明。為主。居御弓。下總。稱御弓御所。時里見義實既卒。孫實堯嗣。子成美。實堯觀北條氏勢威日熾。慮其侵逼。率東國諸族。屬義明。與北條氏戰。屢破之。威震隣國。○六年帝崩。壽六十三。火葬泉涌寺。藏御骨於深草法華堂。在位改元者三。曰文龜。永正。大永。凡二十六年。

新撰國史略卷之五終

第百五世　紀元二千百八十六年　距今三百五十六年

三好元長輔細川晴元至界　足利義晴與細川高國走近江　朝倉教景納義晴　高國依浦上村宗

是歲。里見實堯再發舟師。攻鎌倉。北條氏兵敗。懲前役。相誡邀擊之於海中。實堯遣土偶數十被鎧列船上。伏力士其下。待日暮而進。敵兵爭赴之。以鐵鎗叉牽鉤土偶。伏兵乃發亂擲大木大石。大破之。流屍填海。實堯追擊上陸。縱火鶴岡祠而歸。

高國陣桂川東。教景陣鳥羽。元長爲三軍。與高國夾水而陣。上軍濟上流。下軍濟下流。高國陣左右翻而動。元長則以中軍爲圓陣。亂中流。衝高國陣。陣合。以圍之。上軍下軍皆濟。內外夾擊。

新撰國史略卷之六

伊豫松山　近藤元粹純叔　著

後奈良天皇　元年丁亥。明世宗厚熜嘉靖六年。西國千五百二十七年。諱知仁。後柏原帝長子。母准后藤原氏。諱藤子。贈左大臣教秀女。稱豐樂門院。大永六年踐祚。藤原植家關白如故。年不改號。○先是細川高國信讒。殺其臣香西光重。至是光重兄波多野植通。與弟柳本賢治。起兵於丹波。高國遣細川尹賢伐之不克。京師大亂。○七年。三好元長在阿波。元長長輝孫之長之子。聞京師亂。輔細川晴元。澄元子。幼字聰明五郎。奉足利義維。見于五卷六十九。發兵至界。波多野植通等應之。共攻京師。將軍足利義晴。遣細川高國。逆戰于桂川。大敗。高國奉義晴。走近江。乞援于朝倉孝景。孝景乃遣朝倉教景。敏景第五子。與六角定頼。京極高峯等。發兵三萬。納義晴于京師。元長兵敗。走還阿波。募兵復至界。連攻下諸城。畠山義宣等。義豐子。起兵應之。高國度不可支。講和。元長佯聽之。○享祿元年。教景等諸將。罷兵各歸其國。元長乃謀攻高國。高國懼。走備前。依浦上村宗。高國歷抵北畠・六角・朝倉・尼子氏。皆弗納。終往備前。依村宗。村宗方弑其主赤松義村。欲

義晴復走近江　三好元長歸阿波

高國大敗。棄旗走。元長軍追之。部伍頗亂。教景乃橫擊破元長。元長走。遂還阿波。

伊丹城主伊丹國扶。

元長族三好遠江。

清康小字次郎三郎。幼有奇質。每見舊臣。訪古今成敗戰鬪事。撫鬢憑膝以爲樂。或問某何在。聞其死且戰沒。輙痛傷之。嘗當食受觴。呼衆前之。以其所用椀飲之酒。衆不敢。清康曰。人生等耳。或爲君。或爲臣。分可隔。情可隔乎。強注之。皆霑醉退。相謂曰。今日之酒。吾輩頸血也。

三年。浦上村宗遣刺客殺山本賢治。

四年。西國獨逸禁新教。時新教

松平清康以三葵爲號　細川高國攻細川晴元

列焉諸侯。如朝倉氏也。乃與高國相結托。義晴復奔近江。居朽木。依佐佐木植綱。○大內義興卒。義興攻尼子氏。連下六城。遂略石見。又欲攻出雲。不果而卒。子義隆嗣。○二年。細川晴元遣柳本賢治。攻陷伊丹城。城將與三好元長有姻。於是元長族攻賢治於山崎城。走之。初元長叔父三好政長。嫉元長專權。譖之晴元。至是晴元益疑元長。元長怨望。自歸阿波。○三年。松平清康。長親孫。信忠之子。攻熊谷重長於宇理。三河。拔之。重長走保高力。三河。遂降清康。重長後稱高力氏。清康曾攻吉田。三河。克之。凱還會飲于伊奈。三河。伊奈城主本多忠正納降。獻盤。肴藉用葵三葉。清康悅。遂以三葵。爲其徽號。松平氏本與新田氏同宗。故以中黑爲號。於是始用三葵。○大內義隆遣其將筑紫尚門。朝日賴實攻肥前少貳冬尚。令龍造寺胤久拒之。胤久部將鍋嶋清久奮戰。敗之。斬尚門賴實。○四年。細川高國聞三好元長歸國。與浦上村宗合兵入攝津。連拔數城。細川晴元急召還元長。自援。既而高國等進逼堺。晴元兵擊破之。高國退陣天王寺。會赤松氏遺臣不服村宗者。擁赤松晴政。通款於晴元。元長乃奉晴元戰

斬村宗
晴元殺元長

徒盛、禁而益熾、且激兵變、乃弛其禁。
憲政、憲寛子。
元長殺柳本賢治、子甚四郎于京師、以報伊丹之怨、晴元大怒。元長削髮薙之、稱海雲、晴元意猶不釋、䆮使政長長政圖之、晴元族持隆諫曰、彼有大功、殺之不義、弗聽。

于天王寺大破之、斬村宗高國走尼崎。晴元兵執而殺之。○是歲、上杉憲政代憲寛為管領。○天文元年、細川晴元既滅高國、稍疎三好元長、晴元臣木澤長政初仕畠山義宣、至是與晴元寵臣三好政長譖元長、晴元乃使長政政長圖元長、元長通謀義宣、據堺南莊、長政等誘本願寺僧光教、援晴元、光教應之、招募其徒、擊破義宣、義宣逃匿、長政索獲殺之、遂圍元長于南莊、元長與足利義維走顯本寺、長政追圍之。元長使其妻攜子範長逃阿波、而自殺、長政執義維

一向僧徒攻晴元
光教城大阪
日下人
武田信虎

豐後守護大友義鑑入朝、因大納言藤原公條、奏請贈故大將軍源義澄官位、許之、乃詔贈太政大臣從一位。
僧名横外、清康為横外建龍海禪院。

送於河内。○木澤長政與本願寺僧徒鬭、僧徒大怒、所在並起、攻細川晴元、晴元乞援六角定頼、定頼誘京師法華徒、圍本願寺、焚之、光教敗走、既而南都一向徒起應光教。○二年、攝津一向徒起、攻陷堺城、晴元奔淡路、既而率阿波兵歸、助長政據池田城、光教城大阪據之、隨而攻之、城堅不拔、遂講和。○松平清康克平旁近、威名日著、嘗夢是字在握、有僧占之曰、析是字為日下人、而握之、其有子孫大興者乎。清康大喜、甲斐國主武田信虎遣使來修好、武田氏世居

通于松平氏
晴元迎義晴
晴入京師
大內義隆平九國

結城氏之亂、在永享十二年。
是歲、以皇子友仁為親王、邦輔親王為式部卿。邦輔、貞敦之子也。
三年、河內守護代游佐長教、逐其主畠山植長、立其弟石垣長繼。

甲斐、信虎五世之祖信重、其先出于源義光。結城氏之亂、以功受將軍足利義教命、為甲斐守護、悉臣屬國内諸豪、至信虎勢稍張。○是歲、大內義隆大舉攻少貳冬尚。○三年、細川晴元入京師、迎將軍義晴於朽木、自為管領。○少貳冬尚與大内義隆講和、義隆使其臣陶興房留鎮肥前而凱旋。時九國擾亂日久、朝廷詔義隆討平焉。義隆奉詔征戰、秋月原田菊池諸族皆降、九國略平、賞義隆、叙從四位下。○先是、關白植家罷、内大臣藤原植通代之、至是植通罷、尹房再為關

里見氏骨肉相食
三河亂

初將軍義晴之在朽木也、高基自古河使使來請冠其子、受將軍偏諱、如故事、因命曰晴氏。時上杉憲總已死、子憲寛為管領。
與伊勢氏綱爭武藏、高基為晴氏娶氏綱女、欲

白。○初里見義豐、實堯兄義通子也。義通之卒、義豐猶幼、遺命托實堯以後事、以待義豐成立。義豐既長、疑實堯不傳國、伺間殺之。實堯子義堯在久留里、上總。覘義豐無備、舉兵襲殺之、以復父讎、自削髮授國子義弘、而軍事則自決之、國内稱治。○四年、足利高基卒于古河、子晴氏嗣。○松平清康將兵攻尾張、進屯森山、尾張。為其臣安部彌七所弑、子廣忠嗣、叔祖父信定因廣忠幼、奪岡崎、安部定吉奉廣忠奔伊勢、清康度量絕人、欲乘足利氏衰、入京師、復新田氏之舊業

天皇即位

大內義隆入朝

假其名以部宿佌高明弟義明。居于御弓。遠近附之。義明常思定關東以興基氏舊業。高基意害之。勸伊勢氏滅御弓。至是高基卒。晴氏嗣。

其入尾張。志在開西上之路。而不能果。人皆惜焉。○五年。天皇即位。時國用匱乏。不能行禮。大內義隆獻貲助費。於是始行禮。○大內義隆入朝。詔為太宰大貳。兼周防長門豐前筑前守護。管山陽鎮西之事。先是尼子經久授國其孫晴久。至是晴久謂其部下曰。義隆奉勅專兵權。然我終不能為之詘也。乃率兵三萬。次青野鼻。義隆聞之大怒。自將討之。會晴久嬰疾引去。義隆乃旋師。○京師法華徒乘勢專恣。縱火諸寺。遂率兵攻延曆寺。延曆寺僧徒逆擊破之。斬獲千

武田晴信取海口

初晴信年甫十三。信虎有名馬。晴信使人乞之。不與。退嘆曰。兒非徒求之。為國家求之耳。信虎聞而怒曰。與不與皆在于我也。子焉而強求父物。何其不遜也。在馬且然。况於國乎。於是有廢嫡立庶之意。晴信覺之。陽為痴騃狀。以自韜晦。

餘人。都下率罹兵火。外史氏曰。兇賊放肆。殘虐良民。往往如此。所謂濟度衆生之意。果安在乎。是不特王法不容。亦釋門之一大罪魁也。嗚呼真可憎也哉。而彼蚩蚩蒙昧之徒。眩惑其說。一心奉承。終生不覺悟焉。嗚呼其愚亦真可憫也哉。○關白尹房罷。以前左大臣稙家復代之。○武田信虎以兵八千略信濃。圍海口城。城主平賀源心善拒。踰月不能拔。會天大雪。信虎遂解圍而去。其子晴信固請以兵三百殿焉。後大軍數里止舍。五更傳令而發。馳向海口。黎明襲城。源心已散遣士卒。以寡兵守。晴信掩擊殲之。遂斬源心。以其首歸獻。信虎不賞也。山縣禎曰。晴信悖逆無道。禽耳獸耳。然機智膽略。善

今川義元

島津氏

或佯墮馬。或引弓虛發。每事不及其弟信繁。由此諸將士皆侮之。

是歲。河內高屋城主畠山長繼為其臣所弑。游佐長教迎故主植長立之。先是九州沿海之民數侵明邊境。浙江尤甚。明主朱厚熜使其

用兵。戰克攻取。大拓疆土。敵國畏其威。後世言兵者。皆祖其法。所謂太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者。非邪。晴信深沈有機略。信虎為人狂暴。愛次子信繁。頗有廢嫡之意。晴信知之。故為癡騃狀。以自韜晦。將士皆侮之。至是皆服其智略。時駿河守護今川氏輝已卒。弟義元嗣。義元初為僧。氏輝無子。乃還俗襲職。娶信虎女。晴信姊。生子氏真。晴信竊與義元相結託。義元為奏請為嫡嗣。加首服。任信濃守。晴元時年十六。○是歲。嶋津勝久奔豐後。嶋津氏出於源忠久。忠久。源頼朝子。比企能員妹之所生。世居薩摩鹿兒嶋。勝久與族實久相鬩。遂出奔。勝久無子。將士

義元納廣忠

北條氏綱取河越

晴信逐信虎

臣蔣海胡節志等來豐後。請嚴加禁止。至是將海移文對馬。復請禁賊民。

定吉從廣忠。間關流離。竭力保護。竟全社稷。

是歲。前內大臣藤原實隆薨。號逍遙院。實隆練達典故。又善和歌。所著有雪玉集。逍遙院裝束抄。

立族貴久為主。伐實久平之。貴久為人寛弘恤民。國內大服。○六年。今川義元納松平廣忠於參河。義元豪邁有膽略。欲繼父氏親之志。定京畿。先是安部定吉奉廣忠。依駿河請為納焉。至是義元遣兵助廣忠入之岡崎。參河將士爭謁。信定亦折節事之。信定尋死。衆心益定。○先是上杉朝興卒。子朝定嗣。於是北條氏綱攻朝定於河越。大破之。遂取其城。朝定走松山城。武藏。○七年。武田晴信逐其父信虎自立。信虎素欲廢晴信。至是意益決。將逐之駿河。自往謀于今川

村上義清

山縣禎曰。豺狼之噬人。蜂蠆之螫人。人皆拒之而不敢近。所以避其害也。晴信將逐其父。何有於他人哉。此毒螫之大者也。而義元黨之。何其不知人之甚哉。宜乎國終為其所奪也。

義元。晴信密與其家宰飯富兵部・板垣信形等謀。致簒奪之意於義元。義元以為信虎強悍難制。不如助晴信擅其國也。乃許之。遂留信虎。不返。晴信自立。于甲斐。諸宿將皆頫首聽命。青山延于曰。應永以後。真可謂亂世哉。臣殺君者有之。子弑父者有之。兄弟相鬩。尋干戈者有之。而天子不能誅。將府不能討。是亂臣賊子所以繼踵而起也。武田晴信之距信虎。甚於衛輒。其滅絕倫理。罪亦大矣。假使義元諭晴信以大義。誅信虎待之如初。庶可以全父子之恩也。而義元計不出此。反助其逆。徒知黨之之為利。而不知其國為之所并。甚哉。權謀詐術之為害也。信濃將士多去附村上義清。義清源滿仲之裔。世居坂本城。信濃食河中嶋四郡。高井。水內。埴科。更科。時諏訪城

板形　信形諫晴信　氏綱破里見氏　鴻臺

晴信已奪其國。定法令五十七條。施國中。初晴信好讀書。善詩歌。嘗讀論語。未卒數章。擲卷曰。此徒苦腦人者也。終不復讀。蓋有所羞也。及克信濃軍。寖生驕侈。事宴樂。耽詩賦。首題便面雁圖云。水綠山青欲雨初。數行鴻雁度長虛。不涯高處要通信。定可蘇卿胡地書。惜落花云。

主諏訪賴茂。與深志城主小笠原長時相議。諏訪。深志。俱信濃。欲乘釁奪甲斐。合步騎一萬來攻。晴信以兵六千。拒之韮崎。甲斐。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既而晴信寖驕侈。耽酒色。喜詩賦。不見國政。信形乃切諫曰。先君無道。為君所逐。君復倣尤。豈莫復如君者乎。晴信感悟。遂勵精為政。軍勢大振。○先是里見實堯冦相摸。縱火鶴岡祠。掠寶物。至是北條氏綱發兵攻御。弓以報之。里見義弘輔足利義明。拒之鴻臺。下總。氏綱大破之。斬義明。走義弘。義明子義純奔安房。氏綱悉并其

關東始得鳥銃　義晴走八瀨　齋藤秀龍奪美濃

紅殘三四峰。蜂狂蝶醉景猶濃。遊人亦借漁翁手。網住飛花至晚鐘。於是日夜與僧侶孌童周旋。後庭群臣希見面。竊相告曰。僅得一捷。怠情至此。何以成事矣。板垣信形深為患焉。稱疾不出。潛延僧善詩者。學詩數句。乃請侍宴賦詩。晴信心疑之。試課五題。皆立就。晴信驚且喜曰。汝

地。關東士民。望風來歸。是歲。東國道士。如大和。途得鳥銃于堺浦。持歸獻氏綱。氏綱多召致銃工。摹造練習。以助兵威。初西洋杜耳爾國商舶。泊大隅海上種嶋。始傳鳥銃。島主種嶋時堯。獲其術。豐後國主大友義鑑。奇之。大會冶工。首廣其製。伊豫人河野氏。益究其精。人皆知其利器。相傳摹造。十數年間。卒編天下。○八年。三好氏餘黨作亂於京。將軍義晴避之八瀨。復依朽木植綱。○是歲。美濃守護土岐賴藝。為其臣齋藤秀龍所逐。秀龍山城人。善歌謠。游美濃。仕賴藝老臣長井。後威遂弒之。直仕賴藝。為重臣。至是逐賴藝。盡奪其地。秀龍後削髮稱道三。○九年。尼子晴久

尼子晴久攻毛利元就　元就破晴久　義晴還京

武弁也。何讀書詩至此。信形對曰。上有好。下有甚焉者。奚獨臣哉。君苟棄文好武。孰又不好武。因大諫。晴信感悟。而斷詩賦。務撫循將士。習練武事。察吏之貪廉。以黜陟之。遂乃有此舉。居未一年。士民尚廉讓。趨公戰如歸。軍勢大振。

十一年。河內守護畠山植長。使

攻毛利元就于吉田。初晴久為人悍厲。不禮諸將。頗與元就有隙。大內義隆聞之。遣使百方通好。元就終應之。與晴久絕。攻下其諸城。晴久大怒。擊之。義隆乃遣其將陶晴賢。赴救會大雪。休戰。○十年。元就等與晴久戰。大破之。晴久夜遁。未幾義隆攻武田信實於銀山城。斬之。武田氏滅矣。又攻山名理興於備後。取神鳥城。於是備前備中。望風降附。○是歲。北條氏綱卒。年五十五。子氏康嗣。○十一年。藤原植家罷左大臣。藤原忠冬為關白。○將軍義晴還自近江。細川晴元管

師

織田信長

松平家康生

游佐長教擊木澤長政斬之。是歳村上義清與小笠原長時諏訪頼茂木曽義高合謀。悉信濃兵擊甲斐武田晴信。召諸將問計。板垣信形曰。衆寡難敵。宜乞援駿河。晴信不可曰。借兵隣國以克敵。是示弱於四方也。智者不為焉。且義元德之視我如屬國。是招其侮。吾豈忍為哉。以

領如故。○織田信秀侵參河。松平廣忠乞援於今川氏。義元遣僧大原（義元叔父）以三萬人赴援。戰于小豆阪。互有勝敗。信秀。敏定孫也（敏定見五卷五十五）。其先出於平資盛（重盛子）。資盛子親房始仕斯波氏。敏定為其十五世之裔。敏定生信定。信定生信秀。信秀生信長。幼字吉法師。當是時信秀居古渡城（尾張）別城那古野（尾張）。置信長焉。令林通勝平手政秀傅之。○是歳松平廣忠生子家康於岡崎。幼字竹千代（初名元信。又更元康。後更家康）。高祖長親視而悅曰。此兒容貌不凡。後必興我家。○十二年。

大內義隆為尼子晴久所敗

赤松晴政起兵

予度之。彼雖合從。其心不一。破之不難。我意決矣。諸君勿復言。乃浚溝高壘。佯為防禦之備。義清等恃衆進次瀬澤。晴信乃使飯冨兵部向頼茂。甘利備前板垣信形向義清。自以麾下繼之。會霧雨晦冥。便出其不意擊之。義清頼茂大敗走。長時義高自別路進。聞敗自潰。

大內義隆攻尼子晴久於富田（出雲）。敗還。於是備後安藝石見諸城。復附尼子氏。○細川高國餘黨奉細川尹賢子氏綱作亂。據堺南莊。細川晴元遣兵擊走之。○赤松義村子晴政起兵於播磨。攻浦上氏屬城。浦上宗景自將拒之（宗景村宗子）。宗景將宇喜多直家從軍有功。宇喜多氏。本姓三宅。兒島高德之裔也。高德子高秀。其後有能家。始事浦上氏。能家生興家。是為直家父。於是宗景與食邑三千貫。以賞直家。直家多養士。頗得其心。○是歳蠻船來多褹島（日向）。始傳耶蘇教。

教

氏康破憲政於河越

長尾景虎

綱成。本福島氏。世為今川氏將。守遠江土方城。父正成為武田氏所殺。綱成猶幼。出奔相模。氏綱愛之。賜北條氏及其偏諱。常為軍鋒。其旗黃色。書八幡二字。其戰也。每馳突敵陣。連呼勝矣。所嚮無不勝當。

（蠻蓋今葡萄牙國。耶蘇教又稱天主教。後大友義鎮崇奉之。其法浸盛。）○十三年。武田晴信伐諏訪頼茂。破之。頼茂納款。晴信誘殺之。○北條氏康襲上杉憲政。大破之。先是憲政圍北條綱成於河越城（武藏）。足利晴氏援之。為長圍絕糧道。城中大困。至是氏康赴援。夜襲走憲政晴氏。關東諸將。即夜降氏康者九十餘姓。○是歳長尾俊景黒田秀忠攻長尾景虎於橡尾城（越後）。不利而還。景虎為景第四子也。初為景與宇佐美定行伐上杉氏叛臣椎名泰種神保良衡於越中。會加賀一向賊起。泰種良衡與賊

宇佐美定行輔景虎

是時黃八幡之名聞於八州。初長尾晴景居府城。景虎自橡尾潛行見之。謀滅賊而去。遊歷四方。復歸橡尾。俊景等乃大舉來寇。景虎聞之。飛檄報府城。晴景引見兵千餘騎來援。宇佐美定行。只見經清。長尾房長守連。長尾房景。以下將士應募來守。俊景分兵一萬五千為二隊。前陣渡川。

連兵。誑為景殺之栴檀野（越中）。為景長子晴景。為人庸暗。諸舊臣與俊景秀忠等謀。擁立晴景而殺其二弟景康景房。景虎時年十三。精悍有膽略。逃走橡尾。定行少好讀書。通兵法。謂景虎雄才可輔。盡心保護景虎。聞賊搜索甚急。為行脚僧狀。出避之。周視北陸東山山川城池。悉圖寫以歸。賊聞來捕景虎。與定行謀。擊郤之。修橡尾據守。聽命於上杉定實。○十四年。初武田晴信殺諏訪頼茂。諏訪氏臣民起兵。圖恢復。於是晴信遣弟信繁擊平之。長阪次弘從軍有功（次弘後薙

晴信納諏訪氏女　山本晴行　細川氏綱　畠山政國起　三好範長

髮稱長閑。頼茂女有容色。晴信欲納為妾。諸將以為不可。獨山本晴行勸納之。以為懷諏訪氏餘黨之策。晴信從之。未幾生男勝頼。因承諏訪氏後。晴行參河人。初稱勘助。為人眇目瘻躄。好兵法。極其奥秘。歷遊天下。嘗從今川義元。不得志。板垣信形薦之晴信。晴信一見奇之。引參謀議。仍奏奇功。日見親近。○藤原忠冬罷左大臣。藤原房通為關白。○十五年。游佐長敎擁故畠山植長弟政國。起于攝津。納細川氏綱於高屋城。將伐細川晴元。晴元遣三好範長攻之。範長後削髮號長慶。

滅。兵僅三千。亦分為二隊。晴景景虎各將一隊。出城守前後二門。時府雪猶四五尺。寒風裂膚。堅氷合鬢。景虎傳令。燒竹木煦身。飲酒養氣。既而賊進渉河。諸將請擊。景虎曰。敵軍氣鋭。未可也。已渡上岸。復請焉。曰。渡者未過半。未可也。皆入河。曰。可也。親執枹鼓勵軍。定行與本莊慶秀

義晴讓職子義輝走阪本　義晴還

政國逆戰破之。晴元發阿波讚岐淡路兵助攻政國。政國拒戰。迭有勝敗。將軍義晴素惡晴元專橫。陰右氏綱。許事平為管領。晴元頗覺之。與六角定頼通謀。將攻義晴。義晴懼。遁于阪本。近江。讓軍職子義輝。時年十一。○十六年。義晴以兵九百出軍北白河。範長勸晴元攻義晴。而自當氏綱。晴元乃與定頼等。攻北白河。拔之。義晴復走阪本。政國長敎入援。途與範長遇。敗走。既而義晴遂與晴元和。歸京師。晴元仍為管領。而政國亦與範長和。○武田晴信破村上義清于上田原。

引衆衝突。賊兵新渉水。手龜不能揮槍。足皸裂不得良走。遂大敗。溺死者不知計。賊先鋒戸屋因幡。松尾小郎戰死。時前門戰酣。喊聲震天。景虎既克。不顧北者。直反向前門。使慶秀定行疾擊賊後。賊軍大驚。擾亂如沸。俊景怒。執槍親鬪。殺數十人。景虎將士莫能當之者。長守連望見

信秀奪三河質　大內氏政亂

信濃。○是歲。織田信秀與參河叛將松平信孝通謀。發兵連築塞柵。以逼岡崎。松平廣忠求援於今川義元。義元徵質子。乃以家康應之。命外舅戸田憲光。護送之。憲光貳於織田氏。賣之尾張。信秀喜。遣兵奪家康於途而去。○十七年。義元出師援參河。與廣忠擊尾張兵于小豆阪。走之。○關白房通罷。左大臣藤原晴良代任。○是歲。大內義隆進從二位。義隆既領七國。國富兵強。位踰父祖。意稍驕恣。山口多廷臣避亂者。而明人常互市焉。義隆耽歌咏學梵譯。不復問武事。

馳之。延槍來刺。俊景拔刀斬松。一躍擊殺之。宇佐美氏臣塚田某。偽為敗兵。從其後。俊景不省。乃乘其不意。刺股下殺之。賊軍悉散。於是賊大沮氣勢。而懼誅不敢降。保守如故。十六年。西國英利西王顯理第八。佛郎西王佛郎西斯第一。皆卒。

範長叛晴元

至於欲遷帝都其國。設坊里制。先是陶興房死。興房常憂義隆文弱。興房子義清。性傲慢。頗誹議義隆。興房察其有異志。毒殺之。而養婿夫問田紀伊子為嗣。是為晴賢。初名隆房。興房歷仕義興義隆。數有功。自其死。大內氏政亂。而晴賢偈厲。大得士心。○十八年。初三好範長怨三好政長譖殺其父。政長時削髮稱宗三。欲報之。政長與子政勝。據中嶋榎並諸城。俱攝津。細川晴元遣兵援之。範長怒。遂叛晴元。送款細川氏綱。近畿諸國皆應之。聲威大振。至是範長與游佐長敎等攻中嶋。陷

初長尾晴景與景虎謀。討諸賊。既而信之。圖除景虎。景虎聞之。將遁。宇佐美定行等勸景虎除晴景。景虎遂從之。至是晴景來攻。據尾。景虎擊破之。晴景單騎遁走。遂保府城。景虎圍之數重。諸城堡皆屬意。景虎擁兵不救。於是城兵畏懼。氣勢日蹙。逃降相繼。晴景力竭

奔阪本　信長襲國

自殺。景虎乃歸。上杉定實具事以聞。還兵據尾。時年十八。定實謂左右曰。是蛟龍也。一旦得雲雨。終非池中之物也。

義元聞廣忠死。曰。織田氏擁孫兒臨參河。參河必附之。急遣其將朝比奈泰能。來守岡崎。

之政長走保榎並城。晴元據三宅城。範長與弟十河一存攻榎並三宅並拔之。斬政長。晴元逃入京師。遂挾義晴義輝奔阪本。○武田晴信入上野。與小笠原長時戰諏訪原。走之。○是歲織田信秀松平廣忠皆卒。信秀適子信長。倜儻有大志。少而襲立。國勢不振。信長立。放縱無行。傅平手政秀切諫不聽。政秀憂懣曰。吾不能匡救焉。負保傅之任。遂自殺。信長驚悔自咎。爲建佛院。名曰政秀寺。輙自矢改過。益講武事。勤爲國政。廣忠子家康。久在尾張。至是群臣相議。欲與織田氏和。以迎家康。立之。會今川義元遣兵來。護岡崎。於是群臣又議。攻信長庶兄信廣於安祥。義元遣僧太原。發大兵助攻。信長來援。遇伏而敗。安祥將陷。太原乃遣人信長陣。欲以信廣代家康。信長許之。家康乃得歸。又出質于駿河。義元以其兵守參河諸城。約俟家康長還之。○十九年。豐後國主大友義鑑。爲其臣田口玄蕃津久見美作所弒。子義鎭嗣。初義鑑性剛暴。好內踈義鎭而愛少子八郎。諫者皆殺之。群臣惶懼。於是玄蕃與美作合謀。夜入弒義鑑及八郎母子。而自殺。義鎭適出在外。聞變馳歸。誅八郎黨入田親眞等。梟之於市。義鎭既

家康質于駿河　大友義鑑爲其臣所弒

大友記云。義鎭少好畋獵。性麤暴。手刃之。嘗作太刀。長四尺餘。其傅入田親眞諫曰。此刀雖大。所斃不過數人。夫人君鋒及之利有鉞於斯者。仁慈以撫民德。

義晴卒　範長攻晴元　陶晴賢弒大內義隆

惠以勸衆。上下輯睦。闔國悅服。以此征國。何國不服。以此陷陣。何陣不摧。此之謂人君之鋒。若夫逞意于劍徒事斬伐。此匹夫之勇。非主將之任也。義鎭大怒。遂誅之。其後驕暴滋甚。老臣臼木鑑速吉岡宗歡等憂之。條其過失。諫之。義鎭悔悟。自是兇暴頗止。案此書頗與本文異。本文

立。勤學勵武。以修政。○細川晴元據東山。京師將奉義晴徙居焉。進至穴生。近江。有叛者。以故稽留。義晴得病而卒。遺命群臣。託以平賊。納義輝于京師。而晴元等撓逗不進。奉義輝。遂退屯寶泉寺。近江。既而三好範長入京師。攻焚東山城。○二十年。範長遣其臣松永久秀。攻晴元於志賀。近江。六角義賢濟湖逆擊。走之。晴元繼進。軍相國寺。範長攻焚之。晴元挾義輝。復奔朽木。○長尾景虎討國內諸叛者。平之。越後悉定。○陶晴賢弒其主大內義隆。初晴賢與義隆嬖臣相良武任爭權。謀除之。武任怖而逭逃。晴賢遂據其邑若山叛。急襲山口。義隆狼狽走大寧寺。晴賢追圍之。義隆自殺。二子義尊信房皆死。晴賢以大友義鎭弟義長義隆甥。迎之豐後。立爲主。時前關白尹房。前左大臣藤原公賴。中納言藤原親世。左中將藤原良豐寓山口。皆遭害。既而武任亦爲晴賢兵所殺。大內氏亡。○是歲。北條氏康攻上杉憲政於平井城。上野。陷之。憲政出奔。八州將士擁憲政子龍若降氏康。於是兩上杉氏皆亡。山縣禎曰。大抵人主藉先世之豐富。縱嗜欲。而極侈靡。於是乎邪佞之臣。乘其機。投其好。阿諛

大內氏亡　兩上杉氏亡

參取九州軍記九州治亂記大友記。恐妄。只其所說。與莊子外篇所論相似。頗有足觀者。故揭之欄外。

初憲政恃其豐富。極奢侈。其嬖臣菅野信方。上原兵庫。專其政。政多偏私。憲政獨耽遊宴。蓄舞

晴元與範長和
義輝還京師
松永久秀擅權
晴信入信濃

妓數十人。國內迎合。以固其寵。因恃寵而擅權。離間群臣。結怨於衆。威風不復問。武以釀禍亂者。自古而然也。故古今人主之喪國家。大事常微。北條氏抵由寵幸之臣者多矣。如大內氏上杉氏皆是也。故曰。彼小家耳。何人君之道。以絶嗜欲為大。澹泊無為。示之以寡欲邪。倅由何而入邪。

能為老臣長尾意玄獨以為患。遣人詳探知北條氏之舉動。諫憲政。憲政怖。稍講武備。菅野上原娛之。與其族黨謀。上書說憲政毋聽其言。憲政乃以意玄為誑己。遣擒如初。時憲政殲入。漸減其兵漸弱。而欲親征擊滅

○二十一年。細川晴元與三好範長和。削髮遁於丹波。將軍義輝攜晴元子信良還京師。立細川氏綱為管領。範長在越水城。攝津松永久秀代秉權。久秀以慧黠為範長所親任。威震京師。亡何和議復敗。範長置信良于越水以為質。○二十二年。關白晴良罷。左大臣藤原兼冬代之。○武田晴信敗小笠原長時于桔梗原。信濃進圍深志。信濃長時出奔京師。既而晴

河中島第一戰

氏康既命駕而旋止者再三。東人自是稱猶豫者曰管領命駕。於是二子發專恣滋甚。將士離心。竟以至亡國。

晴信削髮號信玄。自謂物盛則必衰。自然之理也。因毀貌以表恐懼之意。於是

信復入信濃。拔志賀城。村上義清大怒。將步騎七千。出於上田原。斬甲斐將板垣信形。晴信赴援。擧大破義清。盡略河中四郡地。義清不能支。遂奔越後。投長尾景虎乞救援。景虎慨然許之。將兵八千入信濃。至河中嶋。晴信聞之。請援於今川氏。將步騎二萬出兩官。兩軍夾筑摩川而陣。相持殆三旬。景虎遣使促戰。為圓陣度橋而進。晴信勒兵為十四隊逆戰。爭橋相逐。終日兩軍交綏。甲斐駿河將士多死。越後兵亦多死傷。會大雪。引歸。先是晴信削髮稱信玄。景虎亦削

義輝晴元復奔近江
河中島第二戰

諸將亦傚之。多削髮者。原虎種號清巖。小幡山城號日意。山本晴行號道鬼。真田幸隆號一德齋。

景虎復入信濃。曰。此行必與信玄親戰決雌雄耳。進至河中島。部署諸軍。村上義清為先鋒。川田軍平石河房

髮稱謙信。○三好範長弟之康弒其主細川持隆於阿波。○義輝召還細川晴元。三好範長留山高政。發兵攻之。義輝晴元復奔近江。○二十三年。關白兼冬罷。左大臣藤原晴嗣代任。○武田晴信援今川義元。與北條氏康戰于冨士河。駿河破之。既而講和。嫁氏康女于義元子氏真。晴信女于氏康子氏政。義元女于晴信子義信。○長尾景虎復入信濃。武田晴信出拒之。大戰于河中島。迭有勝敗。殺傷大當。是役景虎期必與晴信親戰決雌雄。提太刀單騎陷陣。擊傷晴信。晴信僅以身

明本莊繁長高梨賴治為中驅。宇佐美定行為左軍。松本大學松木內匠為右軍。景虎自以麾下居中軍。柿崎景家與北城長朝毛利廣俊大關親益為後軍。本莊慶秀與中條藤資新發田長敦大崎高清等二十四人。各率一隊為遊軍。晴信入貝津城。遂出河中島。與越後軍夾水而

免。鹽谷世弘曰。信玄謙信。世所謂智勇名將也。余則謂之匹夫之勇爾。何者。智勇有大小。智之大者。能籌天下之大勢。而不計一時之勝敗。其小者。較一朝之強弱。而不能籌天下之大勢。自匹夫而視之。大智如不足於勇。而小智如有餘於勇者。不知其如不足者。乃所以為大智。而如有餘者。乃所以為小智也。今欲識甲越二氏智勇之小。盍以織田右府之事比觀乎。右府獨計以為天下之大計。在於挾天子而令諸侯。當今甲越強也。濃江弱也。交強而攻弱。地可得而斥。而京師可得而通矣。於是卑詞厚幣以媚甲越。乃專力西略。取美濃定江州。唾手而入京師。信玄謙信猜相噬。而織田氏之幟已建於東山之上矣。昔者范睢進遠交近攻之策。而嬴秦之霸成。右府運強交弱攻之籌。而將軍之業立。善用大智者乃如此。而二氏獨以強敵弱。不知兩虎方鬪。其獲在於人也。故曰。特匹夫之勇耳。豐太閤之時。有士卒偶語信玄事者。謂是人尚在。猿郎豈得有今日哉。太閤在戶外聞之。大聲言曰。信玄若在。適足以供吾把弊奴耳。非謊言

氏康取古河
元就誅晴賢

陣。相特二月。景虎來夜救。伏而曉出。衆禁三十餘人。甲斐兵出追之陷伏皆死。甲斐先鋒高阪昌宣小田切刑部等三百餘騎。疾擊走越後兵追北迫栅。義清引輕銳突出。甲斐兵走入陣門。甲斐將真田幸隆保科正直引申驅而出。義清亂走。慶秀藤資赴援。殺百餘人而退。幸隆正直

也。○是歲北條氏康將兵攻陷古河城。執足利晴氏。放之波多野。相模。已而釋之。老於關宿。下總。立其子義氏。居于鎌倉葛西谷。○弘治元年。毛利元就奉詔討陶晴賢於嚴島。安藝。誅之。初大内義隆之死。遺書元就。托以復讎之事。元就乃與子隆元及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等相謀。奏請討賊。從隆景之策也。詔許之。元就欲示弱而餌之。不敢與之抗。築城嚴島。故為失計之狀以誘之。至是晴賢將騎卒二萬。駕戰艦千餘艘攻嚴島。一夕風雨大作。元就急率舟師乘暗襲之。賊軍驚亂相

兩川

跋馬激戰。義清與軍平房明繁長合兵而進。幸隆力戰被創走。賴治追而搏之。三刺未殊。幸隆臣細尾彥助自後斫賴治斃隆亦牽死。既而諸隊盡出大戰。時日過午。至十七合。勝敗未決。晴信指麾曰。敵中軍寡單。由後襲之。一擊可以擒也。乃潜下令分三千百騎張組數條於犀川上流。

蹶踏。遂大潰。晴賢叱咤而起。不能遏。赴水死者無算。晴賢走至海濱。求舟不得。為追兵所逼。遂自殺。元就凱還。元春隆景皆元就子。元春豪爽善用兵。出嗣吉川興經後。隆景沈斷有謀慮。出嗣小早川正平後。並為毛利氏羽翼。人呼曰兩川。賴襄曰。室町之時。天下紛紛。日事兵爭。如群兒鬪暗中。喧呶毆擊。一仆一起。誰知其曲直。孟子所謂無義戰者是已。唯元就之於陶賊。與北條早雲之於堀越。羽柴秀吉之於明智。其事皆可稱道。而元就最其難者也。夫亂臣賊子。人得討之。然戰國之俗。唯見利而不聞義。陶賊之叛。四隣牧伯熟視。莫敢齟齬。甚至相率歸之。以為倚賴。獨元就以微力圖誅討。而又請之天子。名正言順。義旗所指。無堅不破。如揭炬暗室。衆目駭觀。足以伸大義於天下。使天下嚮應歸之。

河中島第三戰
信長平内亂

衆縁而渡。伏旗鼓徑葦叢中。直襲景虎麾下。麾下潰走。晴信見之大呼。勵衆自率精銳疾進。定行縱左軍横擊。渡邊翔以手兵助勢。景虎得間。堅兵返戰。甲斐軍三面受敵不能支。人馬溺死者甚多。晴信與數十騎走。有一騎黃襖驄馬。以白布裹面。拔大刀來。呼曰。信玄

而何十三州之足圖也哉。○二年。長尾景虎復與武田晴信大戰于河中島。斬甲斐將山本晴行以下六將。○先是斯波義統居清洲城。為織田信豐等所弑。信豐稱彥五郎。信長再從兄常祐子。織田信長討之。悉誅諸叛徒。終取清洲徙居焉。至是信長臣林通勝柴田勝家等謀弑信長而立信長弟信行。信長覺之。時通勝為那古野留守。信長親往詗之還。築砦名塚。使人守之。勝家與通勝弟光春急襲名塚。信長得報即發。自與光春戰斬之。又擊破勝家。勝家窮蹙。與通勝被僧衣來謝罪。信長特宥之。

毛利氏威震關西
河中島第四戰

何在。晴信大驚。躍馬亂河。騎亦亂河罵曰。豎子在此乎。跳刀擊之。晴信不暇拔刀。以所持麾扇扞之。扇折。又擊中其肩。甲斐從士救之。水駛不得近。隊將原大隅舉槍刺其騎。不中。急打其馬首。馬驚躍入湍中。晴信幾免。武田信繁聞急馳之。呼騎索戰。戰死之。是日兩軍死傷大當。而晴

任用如故。信長母六角氏愛信行。令之作誓書以謝。信長不問也。而信行仍不悛。竊招聚兵士。後遂見誅。○三年。毛利元就將萬騎至周防。征陶氏之餘黨。拔椹間城。進攻山口。大内義長自殺。於是元就盡并大内氏地。遂圖尼子氏。縱反間。使尼子晴久殺其能臣尼子國久。尼子氏自是衰。而毛利氏兵威震關西。○長尾景虎率村上義清等復出河中島。武田晴信守壘不出。夜拔軍退。景虎尾擊。晴信返戰。殺傷相當。時二國兵連不解者數年。士民苦之。今川義元遣人為

甲越講和

信被創、夜收兵退。後復越後。捕虜言、罰騎乃景虎也。

講和。景虎將有事於越中。由是議乃成。○帝崩。壽六十二。凡在位改元者三。曰享祿、天文、弘治。初祔深草法華堂。後葬泉涌寺。

三十一年。

第百六世　紀元二千二百十七年　距今三百二十五年

長尾景虎西入越中。小出城主二宮兵庫在中降叛。景虎自若不動。麾前後軍夾擊、遂斬兵庫。進玉二鵬推名神保以下將士相議、欲不戰而屈之。堅守不出。景虎曰、敵殫力固守、攻之不拔。而援兵四集、前後受敵、此危道也。帯若殺軍拈綏之、援之彼必生輕我之心。一生輕我之心、武備必弛。然而乘之、蔑不克矣。乃收兵還。

正親町天皇　元年戊午。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西國千五百五十八年。諱方仁。後奈良帝長子。母藤原氏。諱榮子。參議賢房女。追贈皇太后。年四十二踐祚。藤原晴嗣關白如故。○永祿元年。將軍足利義輝與細川晴元軍阪本。佐佐木義賢求援、進至如意嶽。三好範長遣松永久秀拒之。義賢戰不利、復講和。義輝乃歸京師。範長入謁。因晴元於芥川城。攝津。踰歲死。

景虎冒上杉氏

○上杉憲政既為北條氏康所逐、至是奔越後、依長尾景虎、請出兵報于氏康。景虎諾之、築館以置之。憲政乃與景虎約為父子、授以其職號。景虎於是冒上杉氏。起兵入上野。發使京師、告東伐事。且請擬家一人為關東主、而已轄之、如北條氏故事。外史氏曰、使謙信有贖世之量乎、安有甘為足利氏叛臣之贅壻、而欣慕源家亂賊之故轍哉。只此一事、而足見謙信氏褊淺卑狹矣。其有不知天下之大謀者、固不足怪也。

木下秀吉任信長

日吉之幼名。冒字於横笛山光明寺。寺之對門有三島神祠。祠前

○是歲、木下秀吉始仕織田信長。秀吉、尾張愛智郡中村人。父曰彌助。母夢日入懷、以天文五年正月朔生之。因名曰日吉。幼而慧敏。有

義龍弑秀龍

大樸樹枝葉繁盛、偃蹇蔽數十步。日吉嘗倜儻、有大志、不肯學文字。每將師僧來、游戲此樹之下。及後仕織田氏、列士族、自設姓曰木下。實本於此樹、示不忘也。光明寺到今傳其說。

大志。年十六、仕松下之綱。時之綱為久能城守。至是去為信長之奴。信長愛使之。○二年、齋藤義龍弑其父秀龍。秀龍愛少子、欲立為嗣。義龍怨之、殺其弟、遂襲殺秀龍。織田信長將兵援秀龍、不及、還。山縣禎曰、義龍之弑父、其大逆固不待言矣。而其父固亦讓凶暴、以簒逆而興。故臣子亦傚之。勢之所必至、亦何深咎焉。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豈不信然乎。

景虎入朝

景虎如京師、途過越中。推名泰種、神保宗重陣三日市、遣古川若狹、西澤主水要擊諸黑部川。

○是歲、上杉景虎朝京師。帝賜酒肴、以寶劍。劍名五虎。遂謁將軍義輝。義輝特命為關東管領、比三管領、賜偏諱、更名輝虎。時三好範長、松永久秀專權擅横。久秀從士逢輝虎於途、不下馬。輝虎捕斬之。因啓

越後將柿崎景家進戰破之。泰種等懼而去。

天皇即位

義輝、請除二姦。義輝不能決。輝虎尋還國。○三年、天皇即位。時朝廷衰微、不得行禮。毛利元就獻金助其儀。因始舉禮。詔賞元就、敘從四位下、任大膳大夫、賜菊桐章。尋遷陸奧守。○先是、

淺井長政

淺井氏世臣安養寺經世等謀、因久政遊獵、要之、傳封長政。長政立、稱備前守、敘從五位下。

淺井亮政卒、子久政嗣。久政為人剛戾狂暴。時六角義賢勢強盛。淺井氏疆土日縮。諸將相謀、廢久政、立子長政。長政幼有祖父風。既立、大徵管內兵、復所失諸城。○今川義元勢日強大。於是將駿河、遠江、參河兵四萬五千、侵尾張、拔鷲津、丸根二城、使松平家康

桶峽之戰

信長將發、諸將諫止、弗聽。因命

納糧大高、自進陣桶峽。以上俱尾張。織田信長將二千騎

義元敗死

輝虎入上野

輝虎圍小田原

酒與飮。酒酣。信長自起舞。謠古謠曰。人世五十年。乃如夢與幻。有生斯有死。壯士將何恨。舞畢。即被甲上馬。單騎衆報而出。騎能屬者十餘人。比及熱田祠。得千人。自祈戰勝。陰使祠官鳴甲于龕中。信長顧軍士曰。神助我也。乃取山路行。以諸城兵。鞭馬而疾馳。初今川氏輝之死也。義元兄為僧在花倉寺。與義元爭立。義元殺之。及是義元見其靈在側曰。爾得盡矣。又國中數有怪。果致是變云。先是河内守護代安見美作逐其主畠山高政。高政奔紀伊。起兵與三好範長講和。範長取高屋城。納高政。安見奔大和。高政與範長合謀。納細川氏綱於淀

急出擊之。諸將以兵寡。扣馬諫止。獨梁田政綱贊其計。謂敵驕而無備。宜急襲取之。信長乃伏旗鼓。循山而馳。至桶峽。憑高瞰視義元營。馬上揮槍。先登馳下。會雷雨大起。衆乘之鼓譟。斫營而入。營中擾亂。毛利秀高進入幕中。鏦義元。斬其首而出。今川氏軍遂大潰。信長追擊。斬首二千餘級。大高諸城皆解走。於是信長兵勢聞天下。中井積善曰。桶峽之事。尾之幸。而駿之不幸也。我豈論以成敗哉。然駿之所以敗。亦有自取耳。蓋視其小尾也。可以知其驕矣。視其處參也。可以知其吝矣。既驕且吝。周公之才。尚不足觀焉。乃義元氏之不足與有為者。決也。抑駿之封殖奕世。雄視乎關以東。當未有為之世。擁木有為之資。而一敗塗地。身膏鋒鏑。國亦終於不振。可勝歎哉。信長凱旋清洲。論功行賞。以政綱為首功。與以沓懸邑。青山延于曰。世之論功。大抵以焦髮灼爛者為上賞。至曲突先見之言。黜而弗錄。往往皆然。信長之行賞。先善謀而後首功。可謂善賞矣。宜其興也勃焉。○上杉輝虎入上野。次廐橋。既而前關白前嗣至。輝虎館之至德寺。郤陣泉福寺。部署二萬騎將西。北條氏康大舉禦之。輝虎擊大破之。關東諸豪望風來附。輝虎乃迎上杉憲政於廐橋。居之于城。而自居其郭。○四年。輝虎遣兵攻古河。拔關宿河越諸城。遂自部七十六將兵凡十一萬。進入相模。直圍小田原。

輝虎走歸

河中島第五戰

城。至是高政既歸高屋。以安見素得衆心。恐國人叛己。復召安見為守護代。範長聞之大怒。遣弟之康攻之。自發四國兵。進陣守口。既而破高政于玉櫛。遂進攻高屋。高政奔堺。範長使之康守高屋。

大槻清崇近古史談云。謙信臨戰。儀鉞分部隊。單騎馳入其中。馬行所過。左右自分為兩隊。當是時。擧槍夫在彼。主不能呼主人在此。槍夫不得就。各自揮刀殊死戰。每以奏奇功。信玄將戰。必演習數回。中明約束。其戰罷。數與諸將論勝敗之理。可者賞之。不可者戒之。故每戰軍機漸熟。遂以至精勁無匹。是亦可以

氏康堅壁不出。輝虎恐軍老有變。班師。奉前嗣入鎌倉。詣鶴岡祠。關東諸將迎謁路傍。忍武藏城主成田長泰稱故例。馬上以待。輝虎怒。命從士曳下之。長泰慙恚馳去。諸將見之多叛。長泰與北條氏兵尾擊輝虎。輝虎棄輜重而走。還越後。關東復歸氏康。○初武田晴信聞上杉輝虎攻小田原。發兵掠越後疆上。為北條氏聲援。輝虎大怒。於是自將兵一萬三千。復入信濃。壘于西條山。晴信聞之。與子義信將二萬騎。出軍河中島。以絕輝虎歸路。越後軍不動。居三日。晴信收入貝津城。與諸將謀。分軍為二。遣高阪昌信馬場信房等。直往攻西條。而自將兵八千。伏于河中。以瞰越後軍歸。輝虎諜知之曰。吾且褫彼魄也。乃置疑兵山上。分兵二千。命本莊繁長大河駿河。陣筑摩河上。備貝津後距。而夜潛拔軍。啣枚縛馬舌。涉雨宮渡。斬甲斐斥騎十七人。進壓晴信軍而陣。昌信信房已向西條山。報未達河中。而天曙。上杉氏牙旗自霧中出。甲斐將士皆失色。越後軍鼓而進。聲震地。晴信不暇更陣。弓銃已交。輝虎憾其嘗逸晴信也。自率銳兵麾

範長與義賢戰

了二家用兵約略矣。

按甲陽軍鑑以謙信傷信玄。及山本勘助等之敗沒。為是役事。誤矣。

初明應中。有伊賀人日置豐秀者。以善射聞。後事六角高賴定賴義賢。學射豐秀。盡其術。豐秀

突逼其麾下。麾下潰亂走犀川。殆獲晴信。義信赴援。襲越後軍。後軍亂。晴信僅免。輝虎執槍奮鬪。既而昌信等自西條馳還。而繁長等亦至。自河上兩軍混戰。互有勝敗。死傷無算。日沒交綏。輝虎留三日。遣使欲再決戰。晴信弗聽。輝虎乃班軍。○六角義賢糾合細川氏遺臣。圖討三好範長。畠山氏餘黨亦擁故政國子高國應之。範長遣子義長陣梅津。義賢陣神樂岡。松永久秀進攻義賢。義賢選射手。憑林亂射。久秀兵多死。遂引退。○初嶋津貴久略大隅。伊東義祐。工藤祐經裔。

信長與長政婚　賜密旨信長

弟子吉田豐綦。其子豐經。皆善射。後之言射藝者。皆以此為祖云。

龍興臣氏家常陸介。稲葉伊豫守。伊賀伊賀守。皆以豪族名。稱為三士。抗疏諫龍興。弗聽。三士遂降尾張。

尾張人道家清十郎。與京師人立入宗繼者相識。宗繼為左京亮。說中納言藤原惟房。勸奏請

之世據日向。至是與貴久次子義弘等。義弘初名忠平。爭飫肥城。日向鬪戰不息。○是歲齋藤義龍卒。子龍興嗣。驕侈無度。諸老臣叛降尾張。淺井長政聞之。出兵攻龍興。時長政威名日著。織田信長遣使修好。以妹妻之。○五年。畠山高政圍三好範長於飯盛城。三好義長。松永久秀等。將兵八千援範長。高政大敗。奔堺。於是畿內悉屬範長。○詔賜密旨織田信長勤王。信長感喜奏。以不日入朝謝恩。尋與松平家康和。家康久質于今川氏。及義元死。始得歸國。擊平旁近諸城。稍有

久秀弑三好義長　信長伐美濃

給旨囑信長。以撥乱反正之事。惟房乃奏帝。決計。使宗繼及磯貝久次。齎密旨赴尾張。依道家氏以通信長。

先是六角義賢老。子義弼嗣。義賢薙髮稱承禎。初義賢嬖後藤但馬。委以國政。但馬恃寵弄權。國人多歸之。義弼惡與左右謀。召而誅之。至是其黨與據邑作

強名。時武田晴信與北條氏康通。頗有西上之志。信長患之。使家康當東面。○尼子晴久卒。子義久嗣。晴久與毛利元就搆兵數歲。悉失其屬國。僅有出雲半國。兵力益弱。至是卒。○六年。松永久秀弑其主三好範長子義長。時範長老耄。不復省事。委政於久秀。久秀威權頗張。而忌義長。亦望。遂毒殺之。以範長弟十河一存子義繼。代為範長嗣。自是久秀益專橫。○七年。北條氏康與里見義弘。戰于鴻臺。大破之。○織田信長伐美濃。圍齋藤龍興於稻葉城。將士悉降。龍興

三好三黨　久秀弑義輝

亂。義弼走日野。城主蒲生定秀竭力保護。遂平國難。定秀世仕六角氏。其子賢秀相繼秉權云。

初武田晴信以飯冨兵部為義信傅。義信謀叛。至是事覺。收兵部誅之。幽義信。義信自殺。晴信初娶内大臣藤原實望女。生三子。長義信。次

奔近江。信長尋治稻葉。名曰岐阜。○是歲三好範長死。三好政康。三好康長。俱範長叔父。及岩成左通。稱三好三黨。松永久秀與三黨謀。秘喪。又陰謀廢將軍義輝。立故義植孫義榮。義維子。○八年。久秀弑將軍義輝。初義榮在阿波。冀望為將軍。數示意於範長。不聽。至是又誘三黨。三黨與久秀議而肯之。時義輝惡久秀專肆。密謀除之。未發。久秀先發。襲二條第。義輝與左右拒戰。遂遇害。三黨乃發範長喪。擁三好義繼。據高屋城。以迎義榮。義榮既至。叙爵任官。三黨專功。有得色。

元就降尼子氏　足利義昭依信長　信長入京師

信之次。勝重最後。諏訪氏生勝頼。有寵。義信不平。遂謀叛云。

十年。北條氏康帥衆三萬五千。攻上杉輝虎於厩橋。焚郛郭。以報小田原之役。時武田晴信將兵二萬。為氏康後繼。輝虎不敢出。遂解兵而去。濟利根川。會暴風揚沙。甲斐軍恐輝虎追躡。而輝虎竟不出。

初義昭奔近江。依六角義賢。求入京。屬國有難。不果。納如若狹。依武田義統。國小而弱。不能成事。遂如越前。依朝倉義景。義景善遇之。已而稍寖衰。欲如美濃。使日音太華筮之。遇臨之節。太華曰。知臨。大君之宜。吉。公必歸京師矣。義昭意乃決。遣細川藤孝。上野清信。說信長。信長大

久秀與之爭權。有郤。遂與畠山高政合謀。據多門城。○九年。久秀與三黨相鬪。迭有勝敗。○毛利元就攻出雲數年。至是拔富田城。尼子義久降。出雲平。○十年。初義榮之入也。三好義繼不與謀。既而三黨並見寵遇。義繼慝之。至是潛逃歸於松永久秀。三好康長聞之。進屯東大寺。久秀襲之。焚而走之。○十一年。足利義榮拜征夷大將軍。○足利義昭赴美濃。依織田信長。初義輝有二弟。曰周暠。為鹿苑寺主。曰覺慶。為一乘院主。義輝之被弑也。賊使人誘殺周暠。又遣兵守覺慶。細川藤孝奉覺慶奔近江。養髮更名義昭。後流寓于諸國。聞信長威名。欲往託焉。使筮之。吉。於是遂決意遣使說信長。信長乃命將吏迎之館于立正寺。義昭見信長。託以興復。信長諾之。○信長以義昭西上。攻六角義賢破之。（信長遣使招諭義賢。使者三反。義賢竟不奉命。乃連戰破之。義賢棄觀音寺城遁去。諸城皆降。）說蒲生賢秀降之。賢秀以其子氏鄉為質。（氏鄉年甫十三。信長見而奇之。曰。此兒視瞻不凡。必為奇士。以女妻焉。江州悉平。）信長遂入京師。嚴禁侵掠。進徇攝津。伊丹親興。池田勝政等皆降附。將軍義榮病卒于富田。三好義繼。松永

義昭為將軍　晴信取駿河　今川氏亡

喜。使不破河內逆之。

是歲。武田信玄與織田信長和。以女妻其嫡子信忠。今川氏真以織田氏為父仇。讐絶信玄。結北條氏康。武田氏所統郡國。皆不濱海。常仰鹽於東海。氏康氏真合謀而閉鹽。甲斐人大困。上杉謙信聞之。寄書信玄曰。聞氏康氏真斷鹽以困貴國。國民無辜。何其不仁也。我與君所爭在弓箭。而不在飲食也。自今而後。宜取之於我所給。唯命。乃命賈人平價。雖有擅利。水陸轉運。日夜相續。聞者悅服。

久秀乞降。義昭欲誅之。信長請赦之。於是分河內封義繼。分攝津封親興勝政。遂歸京師。詔以義昭為征夷大將軍。義昭賞信長功。任左兵衛佐。封以山城和泉河內攝津近江五國。信長固辭不受。凱還岐阜。（中井積善曰。義昭氏之入。義在復讐。信長氏之出。名在討賊。宜直取三好松永。加以顯戮。暴白其罪。以對天下。夫然後足以酬其志。京畿風靡。巢窟既覆。二氏實几上之肉。何難之有。今乃甘受降容逋。不復以為意。夫復讐討賊之實。安在哉。是知義昭藉以徼富貴而已矣。信長托以啓雄圖而已矣。志滿欲足。委隨至此。君子以此卜一君之不終。然觀信長恭謙之美。洋政之修。猶可以有為也。唯義昭碌碌。）○關白前久罷。左大臣藤原晴良代之。○武田晴信攻取駿河。時今川氏真驕侈溺於聲色。嬖臣用事。中外憤怨。及晴信來侵。氏真出拒于清見寺。諸將瓦解。走保府城。府兵皆叛。氏真遂出奔依北條氏。（以氏康其舅也。）晴信止軍府城。取諸降附任子致之甲府。築興津久能諸城。以鎮駿河。初義元作書誡氏真曰。若既長。未棄幼志。鬪雞走狗。文武皆廢。今而弗悛。其喪邦覆宗必矣。氏真不以為意。至此果驗。（中井積善曰。駿之事。豈足道哉。當其枕干仰膽之初。業已溺心乎酒色。尸位九年。復讐之舉。寥然亡聞。隨以亂風。繼以巫風。其亡之忽諸。宜矣。今川氏先世。已有庭訓。語意樸實。今尚行乎盲俗。又加以義元規戒之切。寔有先見之明。而氏真懵然。可歎爾。古稱知子莫若父。）

家康復德川氏

晴信入小田原

元就既并大內尼子二氏、地定山陰山陽十三州。命吉川元春掌山陰、小早川隆景掌山陽。遂令二將略地於南海西海。當是時、南海有長曾我部宇都宮河野氏、西海有大友島津龍造寺氏。是歲宇都宮豐綱攻河野通直。通直乞援元就。元就遣元春

猶信。○山縣禎曰、信玄不能保其婣之子、攻而奪其國、亦何殘暴也。然既逐其父、又殺其子、何有於其婣之子哉。豺狼之心、亦何足深怪矣。○大友義鎮伐宗像重纖。毛利元就援之。自是毛利大友二氏搆兵累歲不決。義鎮薙髮稱宗麟。○是歲松平家康奏請復德川氏。詔報可。自是德川為宗、松平為族。○十二年。北條氏康以今川氏真至駿河、與武田晴信相持于薩陲山。晴信夜遁、収兵而退。既而晴信又焚掠薩山、山中三嶋諸邑、軍于鳴嶋。伊豆。氏康悉管內兵出拒之。晴信乃提輕兵、乘虛急擣小田原、縱兵城下。城兵堅守不出。晴信引

新撰國史略 卷之六 正親町 二十七

信長修皇宮

以秀吉為二條留守

隆景將兵數萬入伊豫、拔二城、圍豐綱于大津。長曾我部元親將萬人來援豐綱、軍于柳原。乃令宍戶隆家當之。而諸軍攻降豐綱。元親引去。元春隆景以六旬定伊豫還。足利氏之季、宮闕之頹廢極矣。有傳當時古老之言云、洪墻竹攔、無復門關。群童日來階下、搏土丸以為戲。時

還。○三好三黨復起、與齋藤龍興等圍足利義昭于本國寺。義昭告急岐阜。織田信長帥衆五萬急入援。至則已平。信長拓修二條第、使義昭徙居焉。時京師屢罹兵燹、皇宮壞圮。信長命村井貞勝等修治之。大槻清崇曰、應仁以還、大亂極矣。天下侯伯爭地以戰、惟利之視。名分紊而私欲橫。誰復問乎宮闕之廢興。當此之時、不有織田公大節高義、以尊天子、則蒼生何由覩皇室之再造乎。而德川氏恭順之美、蓋有由來矣。嗚呼如公者、所謂知時務之俊傑者非耶。以木下秀吉為二條留守、使護衛義昭而歸。時信長部將柴田勝家丹羽長秀佐久間信盛等、頗有門望。而信長特擢任秀吉。衆皆以

山中幸盛復出雲

揭簾窺戶、闃如無人。而公卿之窮阨殊甚。近衛公國歌會盛餙、圖於三寶盤以供客。盤板焦蝕、深墨如淡。有人謁常盤井公。時方盛夏、而公無禪衣、直纏蚊幮於體、以見其人。其瑣尾如此。及織田氏之興、則營宮禁、辨供御、舉廢典、續常職。然後煥然始有可觀云。初德川家康與

為累歎。或讒搆之信長。信長斥而不納。信長知人善任、常類於此。青山延于曰、方天步艱難、群雄雲擾之時、非唯主擇臣、臣亦擇主。故所事得其主、則言聽計從、功成名著。所事不得其主、則竭忠見疑、抱材見黜。此忠臣義士之所以憤歎也。信長之任用其臣、有才必舉、有功必錄。英傑之士、咸得展其智能。秀吉起於寒微、十數年間、列為諸侯。可謂善擇其主矣。由是觀之、雖有忠義智勇之士、非遇英特之主、安能施其材略哉。○德川家康攻今川氏真于遠江。氏真納遠江乞和。家康乃遣將護送氏真于小田原。○尼子氏遺臣山中幸盛復出雲。幸盛、出雲人。多力而有勇略。義久之亡也、逃依松永久秀。時經久之孫勝久、為東福寺僧。幸盛說以起兵、密使

新撰國史略 卷之六 正親町 二十八

信長攻北畠氏

武田晴信修好、約曰、君徇駿河、則我略遠江。請以大井河為界。晴信帶之。家康攻今川氏真於懸川。至是拔之。自出拔行遠江、至金谷。從士僅五百人。會甲斐將山縣昌景以兵二千出島田、取根于城東郡。潛遣藤枝。家康使入謂昌景曰、我與汝主約、以大井河為界。何為出此。昌景赧

蓄髮。會毛利元就與大友義鎮搆兵、幸盛乘其虛、奉勝久入出雲、得兵三千、復新山末次諸城。山陰山陽諸國應之。軍勢大振。○織田信長攻伊勢、拔安香城、圍北畠具教于大河內城。具教、准后親房之裔。世為伊勢國司。具教累官至中納言。讓國其子具房而老矣。具教拒守累月。信長遂與之和。以次子信雄為具教長子具房嗣而歸。初具教與族木造具政有隙。具政作亂、潛通信長。具政、具房弟。某為僧居源城寺。好武有才幹。勸具政作亂潛通信長。國大亂。信長乃伐之。於是伊勢悉平。○是歲大內輝弘入周防、募兵攻鵜峰。毛利元就遣吉川元

春擊斬之輝弘政弘子也○元龜元年元就遣孫輝元及元春等攻尼子勝久于末次勝久大敗與山中幸盛走新山諸城復附于毛利氏先是元就適子隆元得病遽卒輝元隆元子也○北條氏政圍佐野昌綱于佐野城（上野）昌綱告急于越後上杉輝虎赴援擊破氏政軍氏康聞驚將兵二萬出陣河越相持久之遂遣使請和質其季子三郎輝虎聽之乃携三郎歸授其故命曰景虎○織田信長攻朝倉義景于越前拔手筒金崎二城會淺井長政招六角氏餘黨與義

其寡單心動託諍鬪交襲家康走就要地奮擊郤之遂入掛川長阪次弘謂晴信曰昌景以私鬪破公事其辜可誅晴信沈吟曰孤別有所思姑舍之

元年西國西班牙人取呂宋呂宋在我九國西南洋中水程凡七十二更南北凡二百餘里土坦田腴東據還山西人欺其主

幸盛敗走　氏康與輝虎和　信長攻義景

景約夾擊信長信長留木下秀吉備義景引兵而還○六角義賢起兵甲賀次野洲川（近江）柴田勝家佐久間信盛擊大破之○信長怒長政違約發兵攻橫山城（近江）義景遣族景健援之德川家康將兵會信長信長擊大破長政軍于姉川景健亦大敗走是役也北軍銳甚家康拒戰尤勗信長大賞其功目以武門棟梁○信長既歸岐阜三好三黨復起信長乃奉將軍義昭討之入攝津會本願寺光佐以大阪應賊軍織田氏將校多死前田利家奮戰有功既而義景長政

借地于浦頭猝以巨熕劫之奪以為其有

初長政之與信長婚也信長往見之長政饗之成菩提院其部將遠藤直繼見信長侍衛甚少白長政曰信長雄才絶倫其志不小君與信長勢不相容今因其無備圖之臣一人足以辨之然後君舉兵攻岐阜可一舉而

姉川之戰　一向賊

合兵焚大津信長聞驚馳歸直向北軍北軍驚移屯比叡山信長圍之遣使招諭山僧不從信長素惡僧徒破戒橫肆禍民頗有剪除之意至是心益不平相持累月長政等請和義昭亦解諭之信長乃聽之各解兵歸國○是歲北條氏康卒子氏政嗣○二年毛利元就卒適孫輝元嗣時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輔輝元攻尼子氏聞元就病篤輝元與隆景歸省之留元春護其軍及卒元春得訃泣曰吾當殲敵以慰先靈也乃急攻新山山中幸盛佯降遂與勝久逃走美

定也長政不從直繼恨其失機及是潛入信長軍欲刺信長為麾下所殺

氏康智勇絶倫馭下寬緩能得衆心故能殄滅勁敵竟并八州云

元就病將死致諸子於前呼取箭數條一如其子之數乃手自糾為一束極力折之不能斷也

氏康卒　元就卒

作歸織田氏○一向賊起于近江織田信長親出討之連下諸城陣勢多命諸將縱火比叡山悉燔伽藍僧徒婦女無老少皆斬之山谷為空以志賀郡（近江）賜其臣明智光秀光秀美濃人土岐氏之族也亡命游越前後事信長屢建戰功竟至貴顯（中井積善曰昔者浮屠最澄鼓鬼門鎮護之說以蠱惑聖聽闢峻嶽創巨刹窮土木殫民力帶洛控湖牟其美利食邑寄田所在棊牙徒侶三千勢踰王公坐享富貴殆八百年矣其小有所撓輒擐甲要命塵及鳳闕者莫世無之虎翔梟磔朝廷不能制焉使列聖旰食宵衣或至發鴨水采齒之嘆甚矣異端之害也天誘其衷藉手於濃千歲之頑弊深患一朝而剗除不亦快乎哉今也雖遺址再構而其勢委靡非復前日之比則濃侯嘉惠之所覃為

單抽其一條隨折隨斷因戒曰兄弟猶比箭也和則相依濟事不和則各人各敗汝等銘心勿忘隆景進曰夫兄弟之爭必起於欲棄欲思義何不和之有元就悅以為然顧餘子曰宜從叔兄之言

信長燔叡山

皇宮成

三形原之戰

山縣禎曰。織田氏之興。蓋有五善焉。尊朝廷。舉廢興。一也。佐將軍討叛賊。二也。嚴政令。禁貪暴。三也。任才能。録有功。四也。弛徭役。輕賦稅。五也。信長雖有蓋世之氣。拔山之力。非有此五善。以服人心。則安得其興之速如此其勃焉乎哉。

遠矣。但其暴刑濫殺。發乎忿恚之餘。不免失人君之度。然彼徒稔惡之久。亦自取也已。當時學術湮晦。歐陽氏所謂八尺之夫。勇蓋三軍。而見佛則拜者。天下皆是也。自非確然弗惑。如織田氏者。其孰能與於是。君子尌菲系之可矣。○是歲。皇宮成。織田信長營邸第於京師。中井積善曰。濃侯於是乎有禮。禮國之幹也。其淳焉以興。不亦宜乎哉。○三年。武田晴信攻遠江。連拔諸城。德川家康在濱松城。乞援於美濃。織田信長遣佐久間信盛平手汎秀援之。晴信進陣三形原。縱火濱松城外而退。城兵出追躡之。家康踵出。與本多忠勝酒井忠次等。擊甲斐先鋒山縣昌景小山田昌行。走之。亂次爭追。武田勝賴馬場信房。

晴信與信長絕

晴信攻野田

是歲。河內遊佐信教弑其主畠山昭高。國中大亂。信長遣兵討平之。諸將勸晴信攻濱松。高坂昌信諫曰。以臣觀之。未見其可。今圍濱松。不可猝拔。相持累月。信長大舉來援。內外受敵。進退必危。當是時。上杉輝虎乘間入寇。北條氏政觀釁而動。何以禦之。晴信乃徙軍于刑

縱奇兵橫擊之。昌景昌行整衆返之。晴信乃麾全軍徐進。家康軍終大敗。將校力戰多死。織田氏援軍亦潰。汎秀死之。家康僅得達濱松。晴信懼上杉氏乘間伺其後。未幾退去。送汎秀首於信長。讓其背盟。遂與之絕。○天正元年。將軍義昭遣使諭晴信。使與信長和。不聽。於是信長晴信交訴於足利氏。既而晴信又率兵攻野田。菅沼定盈等堅守。外城已陷。家康聞急親出救之。甲斐陣堅不可犯。退屯吉田。又乞援於美濃。信長依違不果。出會城上夜有笛聲。晴信固喜音。

義昭作亂

晴信卒

部。初信長病義昭多失行。贈書諫曰。幕下之入京師也。信長首請朝參。勿敢或怠。幕下諾之。後乃違焉。夫光源公急於王事。天譴立至。信長竊為幕下懼之。忠臣亡賞。而佞夫得官。以虐下民。下民何罪。罪人納金。即便宥之。偽稱叡山賦稅。以掠民財。或陽責

潛出聽之。為暗銃所中。墜馬。善笛者村松芳林。善銃者鳥居三左衛門。旦日城陷。晴信創劇。乃置戍引去。○將軍義昭忌信長威名日盛。欲圖之。信長聞之。使人謝。且請盟。弗聽。遂舉兵城于石山堅田。信長乃遣兵攻拔之。進入京師。縱火攻義昭。義昭窮蹙求成。信長許之而班師。○武田晴信卒。年五十三。晴信少愈。復出兵逼濱松。既而創復

義昭復作亂

征課。而陰竊之。以貫私恩。此皆非幕下所宜為。朝議欲改元龜之號。而幕下特吝費用不果從。遠近有惡御所之目。信長竊為幕下羞之。信長築二條城。以備寇賊。而欲舍徙他所。糶城內粟。以窖金銀。諸國將士。多貢金賤粟。遺其武備。以為遁隱之計。皆傚幕下之為也。信長所納紀綱

發。還至信濃波合而卒。以子勝賴嘗承諏訪氏後。擬勝賴子信勝為適子。以其幼。遺命令勝賴權主軍事。晴信豪武善戰。權譎無比。能遠色輕財。以總攬士心。所居未嘗築城郭。而敵不能伺及。卒秘不發喪。而四隣頗聞之。北條氏政馳使告之上杉輝虎。輝虎方食。舍箸而歎泣。自以為失好敵手矣。山縣禎曰。世之言兵者。於甲越二家。欽慕豔稱。無所軒輊於其間矣。昔者周末貴霸功也。世以齊桓晉文並稱。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以正譎二字。定其軒輊。余亦曰。甲譎而越正。信玄豺狼之行。比之於謙信。固有逕庭矣。雖然是猶彼善於此耳。謙信亦豈純乎正者哉。○尾藤孝肇曰。信玄謙信二公。知以兵克敵。而不知以智服人。織田羽柴二公。知以智服人。而不知以德服心。○義昭復舉兵。據宇治槇島。信長急出。渡湖。進入京師。取二條第。轉攻槇島。義昭出降。求減死。信長放之河內。詔削其官爵。義昭尋走

足利氏亡

之俟。無罪奪俸。來乞哀者數輩。而不得復。信長無面目以對此輩。且聞下教諸國。徵馬及金銀。白凡百需索。宜屬信長。信長將立辨之。今陰有此欲。信長惑焉。信長志欲與幕下協心戮力。撥亂略以興王政。豈有他哉。願幕下勿信讒言。以保終吉。亦俟進忠恢弘先業也。至如儒人最宜

紀伊。於是織田氏始代足利氏為政。京師鐲地子錢。弛徭役。以村井貞勝為所司代。自足利氏開幕府。至此凡十五世。歷年二百三十九年。○中井積善曰。義昭狂昏。不足道也已。自其出亡。唯濃焉依。逮得志也。以忌克之私。肆其毒螫讒訴。所謂忘暑則忘藍者。非耶。濃之於義昭。分既非君臣。恩誼無雅素。然奉戴資給。不為不謹也。匡翼以正。不為不厚也。啓釁自彼者再矣。不得已而應之。乃放伐之舉。不足以病濃也。易曰。負且乘。致寇之至。弟奪之世。以非人據大位。寇且自至。況乃速之乎。信長凱旋。令木下秀吉細川藤孝攻淀城。斬岩成左通。令荒木村重攻和田惟政于茨川城。亦斬之。義昭餘黨悉平。○信長擊淺井長政於月瀨城。近江。破之。朝倉義景自將來援。會燒尾。近江。

淺井朝倉滅

親近之。以鑑古今興衰。信長生長兵亂之間。嘗於文學。自度處事多違故典。所以常懷愧恥也。妄疏所見。唯幕下留意焉。義昭弗納。遂及禍。

秀忠夫人淺井氏。初適少將羽柴秀勝。秀勝信長季子。而秀吉義子也。夫人生丁女而寡。秀吉使秀忠娶之。生家光及東福皇

城將淺井對馬以城降。所在響應。義景遁走。信長追擊。斬齋藤龍興。初龍興奔攝津。黨三好氏。後屬朝倉氏。至是死。長驅抵越前。朝倉景鏡斬義景。持首出降。信長傳首京師。執義景母及其子斬之。轉圍長政於小谷城。長政送其妻及三女子於信長。奮戰而死。長政妻後更嫁柴田勝家。勝家之滅。從死之。木下秀吉收三女育之。後長女為其妃。即淀君。次適京極高次。次適德川秀忠。信長以前波長俊為越前假守。以小谷賜木下秀吉。於是淺井朝倉氏皆滅。未幾。信長遣柴田勝家攻鯰江。近江。降六角義弼。遣佐久間信盛攻殺三好義繼。近畿悉平。○二年。

信長請黃熟香

后。而夫人前夫女。為秀忠所鍾愛。及笄。以為養女。嫁關白九條氏。寬文九年。贈長政從三位中納言。

春正月。信長宴諸將于岐阜。出義景長政首。塗以金粉也。以侑飲。因各賜佩刀。賞其功。極歡而罷。信長尋入朝。敘從三位。任參議。奏請截東大寺黃熟香。與諸將分之。外史氏曰。東大寺所藏名香。朝廷相傳以為希世之珍。然人或未詳其為何物。近日余閱清人高士奇所著天祿識餘云。交趾有蜜香樹。幹似柜柳。花白而繁。其葉如橘。木心與節堅黑。沈水者為沈香。與水平者為雞骨香。根為黃熟香。幹為棧香。細枝緊實未爛者為青桂香。根節輕而大者為馬蹄香。花不香。成實乃香。為雞舌香。東大寺所藏。亦恐係蜜香樹之根。姑錄以資博雅。○武田勝賴連攻陷

勝賴頑傲

勝賴歸甲府。燕諸將。高阪昌信謂長阪調閱曰。我國危亡在近。調閱曰。汝何言

美濃遠江諸城。勝賴性頑傲。至是稍驕矜。專嬖長阪調閱跡部勝資。諸宿將高阪昌信馬場信房等。皆見

信長平長嶋賊

輝虎入加賀取能登

耶。昌信曰。主公出兵數捷。但勝伐功。疎棄諸將。不用其言。不亡何待。勝賴不懌而罷。

擯斥。○信長討長嶋賊。伊勢。平之。使瀧川一益守長嶋城。○上杉輝虎將兵三萬入加賀。屠金澤。移兵入能登。拔七尾城。休兵二十日。屬九月十三夕。月色明朗。輝虎置酒軍中。自作詩。令將士和之。輝虎詩云。霜滿軍營秋氣清。數行過雁月三更。越山并得能州景。遮莫家鄉憶遠征。後頻膾炙人口。遂為政國中而還。○是歲。木下秀吉城長濱。近江。自小谷徙居焉。○三年。信長命吏巡近畿諸國。修橋道。植堠樹。鐲關征。尋入朝。

信長命吏巡近畿

德川氏臣大賀弥四郎者。以才無害。起岡崎胥徒。至同心二十餘

撿廷臣采邑。削者為償之。○德川氏有叛將通欵武田氏者。約其潛來襲岡崎。已為內應。勝賴大喜。發兵

鳥井勝高

邑。視發所懷異圖。與其黨小谷倉地山田三人謀通款甲斐。

初勝賴築壘于鳶巣山。留一將守之。而自進當信長。信長召諸將議戰。諸將氣沮。莫敢言者。德川氏將酒井忠次進曰。臣使人間視敵兵寡羸。敗兆皆備。請明日決戰。信長曰。

入參河。未至。會叛將事覺伏誅。勝賴轉攻榆木牛窪。家康與長子信康擊卻之。既而勝賴帥步騎二萬圍長篠。參河城將奧平信昌牢守不屈。使鳥井勝高告急濱松。初家康聞警乞援織田氏。信長乃赴援。於是家康使勝高歸報曰。吾與信長出兵不出三日。勝高馳歸。為敵所獲。勝賴引以厚賞。使反其辭誥之。夾以槍而往。勝高仰城呼曰。援兵尋至。努力堅守。言未畢。槍交於胸。信長家康已至。甲斐老臣皆諫勝賴勿戰。長阪調閑跡部勝資勸之戰。勝賴從之。俾小山田昌行

長篠之戰

汝之勇。果如所聞。因命酒觴忠次。使傳之。信忠曰。聞汝善搬撮舞。為我一為之。忠次起舞。衆鼓譟和之。舞畢。復議戰。忠次復進曰。臣請今夜間道遣出敵背。襲鳶巣壘。縱火敵營。以褫其氣。而大軍乘之。莫不勝矣。信長佯罵曰。咄。田舍兒何知。諸將皆退。信長使人陰招忠次曰。汝計可用。

當長篠。親勒兵為十三隊。背豐河而陣。信長將兵五萬。佐久間信盛。木下秀吉。瀧川一益為左先鋒。家康以兵二萬為右先鋒。信長傳令軍中。列柵三重。守以銃手。德川氏將大久保忠世與弟忠佐先進挑戰。武田氏左陣山縣昌景以騎三千縱擊。逢柵而銃發。斃者過半。中軍繼至。忠世忠佐拒戰甚力。昌景轉衝信長前軍。前軍千銃迭發。昌景中丸墜馬。左陣潰。馬場信房以右師承之。而進破柵一層。信長悉銃齊發。萬丸雷震霰集。僵尸成丘。家康驅軍。攢槍橫擊之。右師

勝賴敗走

吾恐其漏泄。故佯叱之耳。汝宜速發。顧如無鄉導何。忠次曰。臣即為鄉導。信長乃遣金森長近等。分兵五千附之。家康命松平伊忠等率三千人助忠次。約曰。至則舉燧。忠次不歸舍而發。乘夜踰險。五更達壘下。舉燧大喊。遍壘守將惶遽出拒。伊忠力戰死之。終斬守將。縱火。諸砦皆走。

亦潰。信長乃徧令諸軍。鼓譟齊進。聲震天地。甲斐軍遂大敗。死者一萬三千。信房以下諸宿將精兵多殲。信昌出長篠。夾擊勝賴。僅免。家康見信昌。厚賞之。信長稱勝高之忠烈。厚禮葬焉。乃聚尸築京觀而還。○中井積善曰。甲侯驕盈愎諫。一敗塗地。亡論已。談兵者曰。長篠之地。斗入甲境。向使甲侯收兵而還。拔去而後出救。至而復入。則濃遠之民。疲於奔命。而甲常有餘力。三舉之後。長篠可不血刃而收。乃南封之啓。孰能禁之。不知出于此。恃勇賈禍。失策為甚。曰。然矣。未也。其涼德如此。借使一旦而有全勝之威。亦訖莫救於其後。爾使其有畏懼修省之心。則今日之敗。安知不為異日之福乎。談者宜不惜於彼而鑒於此也。○山縣禎曰。勝高殺身以全君命。亦以活一城之衆。可謂仁義之士矣。當天下滔滔亂賊相蹪之際。而得士如

秀吉稱羽柴氏

信長城安土

軍頓而驚動。信長乘之。遂大敗勝賴。

秀吉除筑前守。明智光秀除日向守。塙直正除備中守。河尻鎮吉除肥前守。先是西海豪姓多絕而無嗣。信長欲使諸功臣繼之。乃命各冒其姓。光秀冒惟任氏。直正冒原田氏。梁田出羽冒別喜氏。丹羽長秀冒惟住氏。信

此。亦足以見德川氏養人之懿矣。○信長入朝。帝賜宴於便殿。詔進其位。（詔聽昇殿。超拜右大臣。信長固辭。即任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信長因請其臣爵。命以木下秀吉為筑前守。其他敘任有差。秀吉慕丹羽長秀柴田勝家威名。請稱羽柴氏。○朝倉氏餘黨據越前加賀諸城作亂。應大阪賊。信長與子信忠往討平之。大阪賊亦尋乞降。信長許之。○四年。信長大城于安土。（近江。）起天主閣。閣凡七層。高七丈。（先是松永久秀好天主。裝起城樓于志貴。以祭天主。天主閣之設。自此始。）布邸第于城下。自徙治焉。令信忠守岐阜。以備武田氏。○大阪賊復叛。信

北畠氏亡　義昭走備後

長謂諸將曰。我他日得混一海內。則使汝輩貫穿其名也。

信長之入朝。詔使修二條城趾以為館焉。數年而成。不敢自館。請獻之皇太子居焉。

雜賀孫一作亂應大阪。信長招

長使荒木村重等討之。初信長課本願寺光佐出科役錢。光佐怨之。潛通三好氏。頑後反覆不常。至是村重等攻之不克。信長乃親將擊破之。使佐久間信盛守天王寺。命松永久秀等守諸砦而還安土。○信長殺北畠具教。北畠氏亡。初具教養信雄為子。具房嗣。既而悔之。與武田氏通謀潛圖信長。信長由是與具教有隙。會具教臣駁辱信雄侍童。信雄訴之。信長大怒。命瀧川雄利等殺具教并其二子家族十二人。執具房幽於雄利家。顯能以後凡九世而亡。○是歲足利義昭自紀伊走備後。依毛利氏。輝元擁戴之。於是織田氏始與毛利氏搆兵云。○五年。信長討紀伊雜賀賊平

信長誅松永久秀　信長遣秀

降賊將雜賀三緘根來杉房以為鄉導。率諸軍南伐。自二道入。拔貝冢及中野。孫一降。請攻大阪自效。許之。

久秀有茶鐺。名平蜘。信長欲得之。久秀靳不獻。及城陷。縱火抱茶鐺自燒死。

久秀之平筒井順慶。從軍最有功。信長賜之大

之。初大阪賊誘雜賀民使作亂以為聲援。信長遣信忠等征之。賊魁雜賀孫一等出降。○初松永久秀之降織田氏也。信長衆辱之曰。此夫為人所難為者三。弒將軍。叛三好。燔大佛是也。久秀慚恚啣之。至是遂叛應大阪。據志貴城。信長命信忠討之。信忠與佐久間信盛急攻陷之。久秀登天王閣縱火自殺。山縣禎曰。久秀悖逆不道。罪不容於死久矣。而屢叛屢免誅。以至于今。其死也晚矣。上失刑使亂賊脫網而跋扈。亂之無已。職此之由。有天下者之過也。○信長任右大臣。信忠任左近衛權中將。○信長遣羽柴秀吉西伐。時毛利輝元既納足

吉西伐　黑田孝高

是歲。上杉輝虎殺柿崎景家。初景家守能登。會上國賈人來買馬。景家利其貴價。數使人鬻之。西土信長聞而喜曰。可以間也。乃求馬及佳鷹。給直十倍。自書謝之。景家貪利。每求必給焉。或以為通款織田氏。乃告之輝虎。大怒。遣本莊繁長捕之。景家自殺。景家天真強

利義昭。宇喜多直家與之連結。東窺上國。播磨人赤松義祐。別所長治。小寺政職等。送款於織田氏。政職使者黑田孝高有謀略。因秀吉說毛利氏可擊狀。因請自為鄉導。信長終決意出師。以秀吉為征西大將。授以記檄。許便宜從事。秀吉感奮拜辭而發。入播磨。政職意中悔。走歸輝元。孝高與父宗圓以姬路付秀吉。秀吉攻拔佐用。進取上月城。屬直家。直家在岡山。發兵來援。孝高逆戰。秀吉赴援奮擊走之。遂拔城而還。使尼子勝久守焉。○六年。別所長治據三木城叛。

輝虎卒

力。明辨。嘗過善光寺街頭。有演史家。觀察其為姦人。捕之鞫訊。果得武田氏通村山美作書。輝虎乃收美作誅之。

六年。春正月。始行節會。時兵革相踵。朝儀廢闕。至信長。崇王室。興朝典。觀者感歎。

附毛利氏。羽柴秀吉移兵討之。○上杉輝虎卒。年四十九。武田晴信之死。織田信長專意於輝虎。卑辭厚禮。陽事之而陰圖之。輝虎憎其姦。常有西上之意。先是信長招降能登人長重連等。誘一向賊。北向。重連據穴水城。信長遣柴田勝家等赴援。而自徃潛助之。輝虎乃將兵攻穴水。拔之。斬重連。使使約詰且會戰。信長乘夜逃入長濱。輝虎乘勢入越前。連陷織田氏壘寨。時以天寒雪下。班軍乃投書信長。告期明春三月西上相見。因下令管內八州。大徵兵。至是兵集者如雲。

景虎景勝爭立

毛利氏兵圍上月

上月陷

荒木村重叛

長連龍能登人。長谷部信連之後。與國人温井景隆三宅長盛數相爭鬪。是歳與連和。連龍後事前田利家。

毛利氏美作出雲兵。與東兵鬪于熊川。秀吉自中軍遣二千騎出援吉川元長與弟元氏廣家。以萬人亂流逆戰。東軍皆騎兵馳突而來。元長令士卒曰。跪。東兵不能入。逡巡而退。元長令曰。起。如此者再三。追北二十餘町。既而西兵漲入。難於退。天野隆重引手兵上高岡而陣。西兵乃引退。秀吉知不可力爭。棄城而

先發二日。輝虎疾作。遂不起。輝虎少薙髮。絶酒肉。不蓄妻妾。因以無嗣。群臣相議。以景虎非上杉氏胤。景虎。北條氏政弟。見于前。立輝虎姪景勝。景勝。景政子。亦為輝虎所子養。於是景勝與景虎爭立。相攻。武田勝頼出兵助景勝。遂殺景虎。加賀能登越中聞亂。悉降信長。信長分賜之前田利家等諸將。○關白晴良罷。○毛利輝元使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將兵五萬圍上月城。羽柴秀吉留兵備三木。自赴援上月。信長遣荒木村重援秀吉。更命三子信忠信雄信孝。率諸將繼之。兵凡十萬人。西軍善戰。秀吉知其不可力爭。稟信長退保書寫山。播磨。城遂陷。尼子勝久自殺。山中幸盛又降毛利氏。尋被殺。○荒木村重據伊丹城叛。織田氏信長親將討之。高山友祥據高槻城應村重。信長諭降之。初信長之擊足利義昭。村重首應之。信長大喜。許其取攝津自封。終如其約。明智光秀嫉村重以新進聲望出己右。頻讒之。村重懼。至是遂送款毛利氏。羽柴秀吉聞之。親往諭之。弗聽。信長圍之不克。恐其損兵。築長圍。令池田信輝瀧川一益蒲生氏郷等守之。而

大友氏衰

直家降信長

光秀質母取丹

羽

荒木氏亡

長曾我部

去。

七年。西國荷蘭與西班牙戰。蘭國東與獨逸接。南連比利時。北西臨大洋。壤地褊小。夷坦無山。歐羅巴地形。此最低。陷海潮衝齧。劃為洲渚。港道縱横交貫。其地沮洳卑濕。而土腴最腴。民習水利。善築隄防。開溝洫。又善於操舟。能行遠。故西國海市之通行。自蘭始。古時諸酋分立。後或屬獨逸。或歸佛郎西。後奈良帝天文末。西班牙人略斯蘭德亜。漸侵全邦。西主查理第五。遂令其子非立第二兼王蘭國。既而政令苛虐。蘭人憤甚。有阿蘭治者。智勇過人。衆推為主。至是起兵距西人。西以大衆攻之。蘭人死戰屢敗。而氣未衰。

山縣禎曰。村重

遁。○大友義鎮伐日向。納伊東祐久。嶋津義久拒之。戰于耳川。大破之。先是義鎮好天主教。毀神祠佛寺。衆心離叛。故敗。當是時。龍造寺隆信徇肥前筑後。義鎮將士多屬焉。而嶋津氏聲威益張。○以前左大臣藤原兼孝為關白。○上月之役。宇喜多直家發兵會于毛利氏。而觀望不援。後遂與之絶。應織田氏。○七年。織田信長入朝。遂如攝津。宴行諸砦。○信長令明智光秀略丹波。光秀招降國主秦秀治。不肯。光秀遣母為質。秀治乃降。光秀誘執之。檻送安土。磔殺之。丹波人聞之。磔光秀母。信長以丹波賜光秀。治龜山。中井積善曰。光秀餌母以邀功。犬彘不食餘。江侯乃易蕭斧之誅以茅土之賞。君臣之間。唯利之視。三綱斁矣。九法淪矣。悲夫。世俗或設忠孝兩途之論。實憎乎大經矣。若夫王陵趙苞徐庶之流。失得之議。藉藉於士林。然是其母皆誤墮敵手也。從違之幾。決於不得已之日。與挾詐術故意寘母于死地。甘蹈逆節者。夐然異科。光秀豺狼。亡論已。江侯之心。將謂苟有功者雖犯五逆。而吾必賞之。則為其下者。何所不至。異日肘腋之變。是舉有以啓之。可勝歎哉。○伊丹城糧竭。荒木村重乞援毛利氏。不至。村重留族人守城。夜逃走尼崎。瀧川一益急攻陷伊丹。悉收城兵妻子百二十人。磔之尼崎。徇荒木氏族三十餘人于京師。誅之。○先是長曾我部元

元親

以議故叛於織田氏秀吉開諭再三悃幅備至而村重不聽蓋以反覆無據為恥也而及糧竭城危則獨以身脫委妻子于衆於禍鋒而不顧亦何忍也一委質於人而叛之非義也忍其妻子非仁也而不羞為義君子固不取焉

親奪土佐長曾我部氏世居土佐及足利氏臣細川氏領四國屬其部下文明中一條房家受將軍足利義政命為土佐國司元親四世祖文兼冀戴之至元親遂滅一條氏國中悉服屬元親乃結好織田宇喜多氏以自固後出兵降伊豫諸城至是遂略讚岐又并阿波七郡威震南海

秀吉拔三木

○八年羽柴秀吉拔三木城斬別所長治尋盡定播磨徇下但馬備前諸城兵勢大振

秀吉治姬路

先是秀吉大城姬路至是徙治之從黑田孝高議也

八年西國西班牙人取葡萄牙時葡王遑理死西王非立以其伯父舉兵入葡以臣輔為名遂并有之

○詔大阪僧徒與織田氏和僧光佐與徒屬議

光佐遜于鷺森

遜于鷺森（紀伊）留子光壽致城初佐久間信盛戍天王寺備大阪數寇無功於是信長逐信盛父子部將皆散○九年信長率諸子入朝大閱馬京師為埒皇宮東請帝莅視焉

家康取高天神

○德川家康攻陷高天神城武田勝賴懲長篠之敗不來援斬級六百餘○關白兼孝罷以左大臣藤原內基代之

勝頼城韮山

穴山信良謂勝賴曰先公威震四隣故所居不設城池今德川氏日盛織田氏與北條氏修好三國合兵來攻勢不可支不若城險要以保之勝賴曰善於是大城韮崎

○武田勝賴城韮崎號曰新府○羽柴秀吉以數萬騎圍鳥取城（因幡）絕其糧道累月城中糧盡秀吉牙兵加藤清正等日夜攻擊多得首級吉川元春以六千人援之未至而城陷守將

加藤清正

中井積善曰昔者楚令尹子常城郢以備吳沈尹戌譏之曰諸侯守在四隣諸侯卑守在四境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善哉言矣予也為武田氏亦云

吉川經家自殺以免其兵清正秀吉妻杉原氏戚屬也幼失怙恃杉原氏取養之強勇有膽略時年甫十八

勝賴約以女妻穴山信良子武田信豐賂長阪調閑跡部勝資為其子求子勝賴從之信良以是怨勝賴密送款信長

○武田氏將穴山信良（勝賴姊夫）以事怨勝賴送款織田氏木曾義昌苦勝賴誅求（義昌義仲之後為勝賴妹婿）亦陰送款請導其兵信長徵任子義昌乃送質安土信長遂誠師期

修伊勢廟

○十年修伊勢神宮初天武帝詔每二十年改造兩大宮著為永式弘安以後其儀廢絕至是信長奏復舊制

信長伐甲斐

○信長大舉伐武田氏使子信忠將五萬騎從木曾入自將步騎七萬繼之德川家康以兵三萬五千從駿河入北條氏政怨勝賴助上杉景勝殺其弟景虎屢與勝賴戰於是將兵三萬臨境上以為織田氏聲援勝賴聞木曾義昌叛大駭遣武田信豐赴討敗退亡何信忠已至桔梗原（信濃）瀧川一益川尻鎮吉為先鋒勝賴分遣諸將扼要害聞信忠來迫急召諸將於諏訪聚議不決城昌茂請假五千兵為先鋒勝賴與諸將繼進決勝敗勝賴嬖臣長阪調閑跡部勝資阻之阿部忠高又請乘客兵深入不整夜襲之二嬖又阻之已而穴山信良以江尻（駿河）叛駿河

尾藤孝肇曰大內義隆以好文亡武田勝賴以好勇亡文易弱勇易暴其究皆歸于亡主將之好不可一偏如是

又曰武田勝賴之於長阪某今川氏真之於三浦某皆寵任無

> 二其見危而遂去也。亦皆如一。余謂鳥獸見其所愛之主死。則多悲鳴躑躅。或不食死。若長阪三浦等。謂之禽獸亦不可。

> 安積覺曰。小宮山內膳剛直。數忤倖幸權貴。故勝頼惡之。及小山田將監忿爭。勝頼信讒逐之。夫遭讒廢黜。而無怨懟之色。此固人臣之分。未足褕揚。而從容處之者既鮮矣。至於放逐在外。而赴君之難。慷慨激烈。見危授命者。則千百人中難得一二。豈非曠世義士也哉。語曰。疾風知勁草。世亂識忠臣。若內膳者。其可以為人臣之勸矣。

小宮山友信

諸城解走。信忠移軍于飯島。信濃。國中士民爭先降附。諏訪軍潰。勝頼走于新府。信忠進圍高遠。信濃。城將仁科信盛與小山田昌辰固守不下。信忠疾攻陷之。斬信盛昌辰以下將領十七人。信濃諸城皆下。信忠遂入甲斐。陣古府。甲斐舊都城。家康亦長驅而抵萬澤。甲斐。勝頼驚怖欲避之。子信勝年十六。奮曰。事已至此。避將何之。當枕城而死。以殉宗祏。已勝頼弗聽。遂逃入天目山。兵僅四十人。初小宮山友信數諫勝頼。請除二嬖。又與嬖人小山田將監有郤。竟以讒廢。至是單騎追及。依土屋昌恒。請從勝頼。許之。友信顧昌恒曰。釣閑何在。曰。昨逃。問勝資。曰。亦逃。將監何若。曰。逃已十日矣。友信曰。唉吾知有今日久矣。相持而泣。勝頼俛首而已。信忠令一益率兵來躡。勝頼見事急。使夫人北條氏奔相模。弗聽。又使信勝逃。亦弗聽。勝頼乃令左右殺夫人及諸姬。遂與信勝及友信昌恒等苦戰而死。年三十七。信忠齎勝頼首。獻信長于波合。信濃。信長梟之京師。武田氏亡。於是信長進陣諏訪。下令撫納降附。收二嬖以下武田氏奸臣數十人。數其罪誅之。氏

武田氏亡

> 信長聞捷大悅。

> 曰。旗鼓三旬而覆巢穴。取鯨鯢。世子之勳偉矣。

> 進抵波合。信忠函勝頼元以獻。信長詈函罵曰。若狂悖不量力。自速覆亡。爭衡之志。今日何如。令傳之德川氏陣。家康愀然下胡床。迎揖曰。公特血氣之勇。良可惜矣。

> 光秀之治龜山也。新築一城於山北。號曰周山。蓋以自擬周武也。羽柴秀吉性豁而言戲。光秀則謹愿而多遜辭。秀吉謂光秀曰。人云汝夜城周山。將以謀叛。信乎。光秀含笑曰。公幸勿貴無用之辯。至是光秀謁愛宕山祠。遂會于西坊。為連歌。歌人紹巴至。則卒爾問曰。本能寺湟深幾尺矣。紹巴愕曰。君不畏天耶。何為誹此不順之

以一益為關東管領

政。遣使賀戰捷。信忠家康皆來會。大論功。割甲斐信濃駿河上野。分與諸將而還。創定關東法制十五條。以瀧川一益為其管領。中井積善曰。甲之事可勝歎哉。當初信玄以悖逆得國。神人所共棄。特以長武事。併吞四隣。殺力勝天乎一時。以勝頼之昏愚。從幼所狃。莫匪亂賊劫奪之事。是以淑慝亡辨。凶器弗戢。竟以至身膏鋒鏑。覆宗絕嗣。宜矣。世以成敗論人。亡國之罪。特責諸勝頼。而不知其既釀於信玄。其國吞隣威震一世之時也。乃徒為信玄惜後嗣不肖。抑末矣。有國者。固當戒於勝頼。而尤當鑒於信玄焉爾。○室直清曰。信勝幼弱。死社稷。可謂有君人之度者。至於見義明決。死生不移。雖古英傑之主。何以加之。信玄之卒。餘威遺烈未亡。當時老臣宿將猶在。使信勝以長君臨國。未必不恢弘祖業。不幸幼為凶父挾持。不數年。致內外離叛。淪胥以亡。悲夫。○明智光秀弒其君右

光秀弒信長

大臣織田信長及左近衛中將信忠。初信長遇諸臣無禮。嘲譃嫚罵以為常。而光秀為人文深。修飾邊幅。屢不奉信長指揮。信長嘗置酒高會。醉披光秀搭其顱。作鼓節。光秀慙憤深啣之。山縣禎曰。為人上者。行己恭儉。接下有禮。猶恐有所不逮。以失人心也。信長之於光秀。暴慢無禮。其取怨有不足怪者矣。惜哉信長之材略。而無人君之度。以至亡身覆宗。後之為君者。可不以鑒哉。信長寵森蘭丸。許割光秀封內一郡與之。近江滋賀郡。光秀聞之。自疑信長意在殺己。頗有叛心。及武田氏平。信長予駿河德川家康。割甲斐一郡。封穴山信良。令附庸於德川氏。於是家康

森蘭丸

秀吉灌高松城

與於是光秀反形始顯然云。森蘭丸謹信而聰慧。信長以為近臣。甚愛寵之。嘗欲驗其才。命闔前堂紙障。蘭丸諾而往。則障闔矣。乃幾開而歛闔之。然後反命。信長曰。障果開矣乎。曰。闔矣。然則其聲然有聲者何也。蘭丸跪對曰。君命臣闔紙障。若視其既闔而徒然歸。則君之命廢矣。

與信長至安土而謝。信長厚待之。命光秀饗之。光秀乃帳湖畔。盛備供具。會羽柴秀吉在備中。與毛利氏抗。遣使乞援。言秀吉圍高松城。引甲部川灌之。城陷在旦夕。吉川元春與小早川隆景奉輝元來援。合兵陣于庸山。備中。相持未戰。請遄出大旆。信長大喜。乃下令大徵兵。以池田信輝細川忠興等為先鋒。先發。而光秀亦與焉。信長因使家康信良游覽京畿。親以信忠以下百餘人入京師。館于本能寺。信忠館于妙覺寺。光秀之受出征之命也。怒曰。饗事未竣。又命遠征。

光秀反

臣恐諸臣之或不敬君也。故謹開而闔之矣。又嘗奉刀在側。刀鞘黒漆有紋。紋數十條。蘭丸潜料記其數。信長覘知之而不言也。居數日。集左右近臣。撫其刀謂曰。能暗射鞘紋者與之。衆爭射。不能中也。蘭丸獨默不言。信長問其故。蘭丸謹對曰。臣嘗料記其數矣。賞主公以負賜臣所

令胡不一。悉投供具於湖。馳還龜山。遂與從子光春等決策。悉丹波兵而發。宣言奉命西援秀吉。夜度大江山。丹波。至老阪。山城丹波界。望東而馳。士卒驚異。既涉桂川。光秀乃揚鞭指曰。讐在本能寺。力者有賞。衆始知其反。昧爽圍本能寺。鼓譟而入。信長驚起罵曰。逆豎敢爾。手弓而出。射殪數人。弦絕。執槍奮擊而傷。左右皆血戰。蘭丸以下宿直者二十餘人悉死。信長乃縱火自殺。年四十九。信忠聞變大愕。馳赴之。途聞信長已死。退保二條城。賊來圍。信忠力戰而死。年二十六。遺命

深恥。是以不敢。信長悦其誠慤不欺。賜以其刀。後蘭丸察明智光秀有異志。竊謂信長曰。臣視光秀方食失匕箸。是其志不在小。必將舉大事也。不及今誅之。後悔靡及。信長以為讒而不能用。無幾果有本能寺之變。本能寺之變。右府穿白衣。執十字槍。與賊安田作兵衛等鬪於

前田玄以逃歸岐阜。奉其子三法師入清洲。信長起尾張。常以平定四方為志。政無偏私。不喜虚美。廷臣或勸為將軍。曰。吾何渠襲室町。故號為知人善任。有功輒急賞之。麾下之士皆以才略稱。然馭下嚴酷。性亦猜忍。竟以及於禍。識者惜焉。中井積善曰。嗚虖。織田氏以叩山倒海之勢。頓受制於螻蟻。亦其驕暴自速也已。爭奪之世。豺狼其心者不特一光秀。則復誰咎乎。有國者足取鑒戒矣。然世睹其不令終。往往詬之不容口焉。至於其有功乎名教者。則棄乎不録。抑亦頗矣。夫足利氏之季。王室極其衰。織田氏定覇於其際。威振中原。既不歿有挾。而能不忘所尊。以攻伐倥傯支費廣濶之日。營宮禁。辦供御。修缺舉廢。慶覃搢紳。比諸木曽北條悖逆滔天者。薰蕕相反矣。且其不眩乎異端邪妄之

家康逃去

庭中不利。遂走入。作兵衛追之。時天未明。燭光耿耿。見右府影於紙障上。以長槍鏦之。中其右腹。傷甚。右府乃入寢。縱火自殺。後作兵衛變姓名。曰天野源右衛門。有怔瘍宿其頸。久之不瘥。遂生贅肉。源右憤恚。以琴絃繫贅肉端。繫之竹椽。張脚抽之。無幾又生。復如此。源右愈憤。竟引

說。不為無所見。乃燔叡山。屠長島。擯大阪。殺其凶焰。以惠後世。假之數年。以就其志乎。則彼誣惑之尤者。或幾乎熄。惜夫。予故不欲以其涼德而没其偉迹也。○又曰。信忠見父死倉卒之際。決計於一死。其志則可。然光秀不共戴天之仇。碎其首。剉其骨。汙瀦其室。然後罔極之報可以少伸焉。當時信忠明知父死矣。抑情忍詬。完躬脫阨。而出復讐之師。則逆賊可不旋踵而殄滅。即走路已絕。萬方不可出。而後以身殉之。未晚也。或至痛迫切。方寸既亂。不能待報於異日乎。則赴變之時。直冒其陳。貫穿衝突。唯賊之求。身舉鋒鏑而後已。可以冀萬一。彼此俱失。束手俟夷滅焉。時祇足令賊逞凶逆。實死之徒者。君子不言也矣。家康至界。聞變間行。得達其國。信良與家康別而逃。途為亂民所殺。光秀既得志。置所司代。掌京畿政。馳赴安土。蒲生賢秀守安土。聞變。奉夫人以下逃於其

光秀奪安土

高松城陷

秀吉與毛利氏和

山崎之役

光自刎而死。又有川上某者。光秀小臣也。本能寺之戰。執角弓射右府於堂上。中之。其第六日。發心而死。時議者曰。歸來剃額。痛甚痛甚。嗚乎是皆天網之所不漏者歟。

邑日野。光秀至悉收城中金帛。分與家臣。遣使招織田氏諸將。無應者。而聞家康亦既逃去。光秀乃大懼。復入京師。蠲都下地税。務行惠政。以收人心。○羽柴秀吉攻高松城累月。城中困蹙。毛利輝元聞信長大舉且至也。使使議和。秀吉未許也。會京師變報至。秀吉大驚。而故不動。徐出巡師。明日城將清水宗治自殺出其民。城遂陷。西軍旁觀不能救。再使使治前議。秀吉却之曰。當俟明日而議。明日黎明使者復至。秀吉具告變故。且曰。公等猶與我和乎。其熟計而來。使

輝元聞變大喜。曰。機不可失也。乃與諸將議戰。

者復命。輝元以下將士皆喜欲戰。獨小早川隆景執

隆景進曰。秀吉不可敵也。彼聞變既信脩臣伺其陣。部伍整肅。若平日事。既至此而和議適成。彼宜私喜速盟而去。然而連舒我役暴白大事。無所隱諱。是然觀我去就。何其壯也。我如乘敝彼在死地。我在散地。挑未可必。而被鑒我必深矣。光秀狂暴。織田諸子豚犬。瀧川柴田諳人。皆

為不可。勸輝元成前議。輝元從之。遂交質結盟。秀吉乃班師。先是織田信孝受命修艦和泉。聲言趣南海。急襲鷺森。欲獲僧光佐。而聞變還次大阪。聞秀吉至尼崎。與丹羽長秀池田信輝等。往會之。明智光秀時適安土。聞秀吉在攝津大驚。使從子光春守安土。以兵一萬五千西上。次洞嶺。山城秀吉將衆四萬進陣山崎。山城高山友祥為先鋒。中川清秀等相繼而進。擊大破賊軍。光秀惶惑奔勝龍城。山城士卒逃亡殆盡。即夜

新撰國史略　卷之六　正親町　四十七

光秀伏誅

秀吉會諸將于清洲

勝家等分遺地

無霸材。而獨秀吉才雄望隆。是天或啓之。今視厄不渝。彼必德我。宜雖伏遠約。且遣大臣爲質。分兵助以討賊。彼尙得志成高袖有西土。此十全之策。輝元曰。善。乃令福原廣俊弔。且請結盟。佐役毛利秀包出質。秀吉乃與輝元盟。乞騎丁麾旗旗三十。弓銃各五百而發。

光秀出奔阪本。途過小栗栖。山城土寇群起。築以竹槍洞腋而死。秀吉奏捷。徇光秀首京師。梟于本能寺。去變僅十又三日矣。光春聞敗。逃走阪本。殺光秀妻孥。火城自殺。餘黨悉平。○中井積善曰。光秀狂謀。祇足以資羽柴氏之業矣。自古亂臣賊子。幾何不為英雄驅除。秀吉重義赴難之志。始酬而取威定霸之勢既成。豈非織田氏無人哉。信雄聞變數日而後出師。躍踰境而罷。挑干之義。奚若。信孝悅秀吉之至。往會其師。此以公子。於家臣也。其並不足有為也。可見矣。○山縣禎曰。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況其臣子乎。及光秀聲勢未熾。而秀吉電奔星馳。速致其討。最得其機會。是以成其功如此其速也。秀吉此舉。足以扶持正道矣。○秀吉與諸將領會于清洲。先是柴田勝家佐佐成政與上杉景

光秀之敗於山崎也。與左右數騎潰圍北出。夜過小栗栖。土兵競起逐之。有作右衛門者。自藪中以竹槍突其下騎。洞肋而死。則光秀也。遠近相傳。作右獲賊魁矣。嘖嘖嘆賞。作右稍有得色。謂鄉曲之夷。其出我右者每四隣有暴客。先往捕之。或格殺之。一鄉賴以安寧。作右死。其子者

勝相持越中。聞變收兵西上。瀧川一益在廐橋。上野變聞四至。乃徑信濃而西。俱未達而得秀吉捷聞。至是悉之清洲相議。以三法師為信長適長孫。立為嗣。更名秀信。居安土。奉以近江三十萬石。叔父信雄領尾張。信孝領美濃。先是信雄冒北畠氏。信孝冒北畠氏族神戸氏。而皆信長庶子。故不立。勝家以下諸將。分領其餘。以俟秀信長。秀吉自略定播磨但馬因幡丹波諸國。至是皆為其有。不復受分地。時宇喜多直家已卒。子秀家嗣。諸將乃使秀家及丹後國主細川藤孝附庸于秀吉。秀吉葬信長遺骸。

新撰國史略　卷之六　正親町　四十八

家康取甲斐信濃　信孝與勝家謀秀吉

兵衛亦慕父風。久負俠名。時有白狼出害人。每日暮闔村鎖戶。少年相聚謀除之。而議未決。喜兵時六十餘。獨奮曰。殺一狼。何議之有。會寒雨夜。果喜兵乃著短蓑。腰利鎌。直徃村口無人處。偃臥如死人以待焉。少頃白狼果至。彷徨其旁。三躍不動。則飛噬其喉。喜兵快手剪頭斃地。因

寺。大徳奏請贈位。詔贈太政大臣從一位。以秀吉任左近衛少將。叙從五位。○德川家康既歸其國。急下令管內募兵。至熱田。聞光秀伏誅。乃班師。時甲斐信濃閙變大亂。家康乃出兵悉略取之。○柴田勝家素有威望。心頗輕侮羽柴秀吉。而秀吉國富兵強。信長諸子。信雄暗弱。信孝稍有英氣。亦忌秀吉勢威日盛。欲除之。乃密與勝家及瀧川一益通謀。秀吉聞之。乃結信雄。急發兵攻信孝于岐阜。岐阜兵寡。信孝請行成。勝家領越前。時屬凝寒。以北地大雪。不能出兵。亦佯

秀吉入伊勢

起。接合身首。十字縛縛之。淋漓被血以歸。諸少年皆驚以為神。喜兵笑曰。老夫太勞矣。請買酒以酬我。其自負如此。

十年。德川家康抽井伊直政為軍鋒。食邑四萬石。分山縣昌景。土屋昌恒。原胤長。一條義龍之部曲。及關東名士一百十七騎屬之。甲伏皆赤。世謂之赤隊。直

請和。秀吉亦佯許之。（中井積善曰。嗚虖二叔。資父兄之餘業。各有大國。若能協心戮力。內撫遺民。外懷舊藩。誰敢侮者。乃以小閒卒。甚奇禍。甘蹈袁紹諸子之覆轍。而弗寤也。悲夫。小早川氏知人之鑒。夙目以豚犬。洵不誣也。）○十一年。秀吉入朝。遂至安土。議及勝家未出。先取一益。乃部兵七萬。三道入伊勢。信雄亦出兵助之。時一益在長嶋。伊勢。分拒諸城。秀吉留兵備長嶋。進至桑名。伊勢。縱火城下。又攻下龜山。伊勢。納之信雄。別令蒲生氏鄉等攻嶺城。伊勢。未下。勝家聞之。發兵南出。令佐久間盛政將步騎二萬。出陣柳瀨。近江。縱火關原。美濃。而退陣木本。近江。秀吉乃留氏鄉等。當一

秀吉抑壘柳瀨　秀吉磔信孝母

政直親之子也。直親世仕今川氏。直政幼孤。年十五。初仕參河。少有將帥之器。從征四方。屢建戰功。特見寵任云。

山縣禎曰。殺其母而絕敵。使敵殺之。與自殺之。其間不能以髮。其大逆固天地之所不容也。徃者明智光秀為之。今又信孝為之。爭亂之世。雖幸免誅戮。然二

益。自馳至柳瀨。則北軍已退舍。秀吉登高望北軍曰。是不可以速戰勝也。乃列塢壁。留諸將分守。退次于長濱。勝家大舉至柳瀨。諸砦固守不出。○信孝復舉兵應勝家。信孝母質在清洲。秀吉怒磔殺之。安土遂將兵至大垣。美濃。與信孝戰破之。（中井積善曰。凡殺質泄憤。以絕敵人牽連之意。非良圖也。況羽柴氏於三郎。其主之子也。其生母。其主之諸姬也。且三郎之舉兵。一婦人何知焉。乃處以極刑。遂加兵岐阜。意在必殺。使三郎不復得悔罪。更過焉。其所名師則曰。我助二郎討叛者也。然其雄飛之志。深害二公子居其上。乘釁先除其一也。苟以此心處信孝。亦何有於信雄哉。異日之事可知已。是皆可憎之甚矣。抑信孝棄母。畔骨肉。再犯以作兒戲之舉。不名為狂逆。則謚為頑愚。固不足齒列矣。）

盛政襲清秀

子皆以戮而遭害。則天誅之不可逭。蓋亦嚴矣。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不其然乎。

清秀之死。諸砦皆懼。結束欲退。神子田半左太聲呼曰。明旦羽柴氏大軍至矣。諸君努力。諸砦聞之。復皆固守。備當是時。黒田孝高亦守一砦。知其不可支。自

佐久間盛政聞秀吉伐美濃。欲挾攻之。因降將言。（降將山路將監。）知敵諸砦皆固。獨中川清秀壁賤岳。近江。址尤遠。而備不完。徃告勝家。請急襲之。勝家喜許之。令勝必速還。盛政乃將萬人。夜發間道。出餘吾湖。天明襲清秀營。清秀驚。與高山友祥出拒。大敗。友祥逃走。清秀苦戰而死。盛政遂軍賤岳。勝家仍召還之。不聽。秀吉在大垣。敗報適至。聞盛政未退。大喜。投袂而起。急發騎卒五十人。先徃募沿道民。令酒餉待于道。炬火為導。以達賤岳。勗以厚賞。留堀尾吉晴當岐阜。自提步

賤岳之戰

決死召栗本四郎諭之曰汝護阿吉而逃勿使黑田氏無後其功百倍于共死四郎勉強從之阿吉長政小字也途問曰卒我將何之四郎泣告實驚曰大人每戒兒云武夫之子有進無退今而逃是負平生戒也策馬北馳是夜秀吉果至砦遂得不陷是係長政十歲時之事

騎一萬五千飆擊而馳及暮山谷皆炬餉者爭至北軍見炬火驚擾須臾秀吉已至弓銃逼之盛政急走岳北據險而陣而月弦既開金瓢馬表自岳南湧出（初秀吉以桐爲號以金瓢爲馬表每一捷加一瓢曰吾必積至千矣因稱千瓢織田氏之出軍也桐號瓢表敵望避之云）矢丸亂飛北軍稍亂加藤清正福島正則加藤嘉明平野長泰脇坂安治片桐且元糟谷武則提槍陷陣所向披靡盛政遂大敗勝家在核山近江聞敗頓足曰盛政果敗我事矣秀吉乘勢進攻勝家欲自決死其臣毛受勝助諫止之自借其徽號僞稱勝家

柴田氏亡　信孝自殺　秀吉斬盛政

大槻清崇曰如水氏之智而一時不如神子田先見天也抑阿吉之以十歲決進退亦可以卜前程矣
初信長妹適淺井長政長政亡依信孝再醮勝家及是勝家使織田氏出逃織田氏泣曰妾自去秋出岐阜業已委身於良人矣今日之事固期於心何必逃也三女淺井氏

而死勝家僅免走歸北莊（越前勝家治所）秀吉隨至圍之焚其郭獲盛政及勝家子權六示之城中勝家恚曰恨使猴奴成名也（秀吉面肖沐猴故世詬以爲目）遂與其妻織田氏縱火自殺柴田氏亡秀吉進徇加賀能登北陸悉平當是時信雄圍岐阜信孝出奔内海（尾張）信雄使人迫之自殺一益出降秀吉還軍坂本命淺野長政斬盛政等于京師（盛政勝家甥素驍勇世目爲夜叉玄蕃臨刑呼曰我蚤用阿舅言則使猴奴如是長政叱之盛政曰不五鼎食則五鼎烹非汝所知至死顏色不變）遂大賞戰功丹波長秀等皆有分地賜近臣清正以下七人秩各五千石

賤岳七槍　秀吉城大坂

之遺胤願送之城外於是夫妻訣飲徹曉終伏刄駢死侍臣文荷者縱火于閣殉之

於是世呼曰賤岳七槍遷一益越前使信雄取其地伊勢長島初前田利家黨勝家至是附于秀吉秀吉與之有舊因使之守加賀尾山（中井積善曰是役也柴田氏知敗羽柴氏料勝英雄所見不約而同獨盛政狃小勝剛愎自用以喪師誤國易曰弟子輿尸盛政有焉然責亦在委任焉者可不慎哉○又曰柴田氏之有雄名久矣然一敗塗地國隨覆亡胡其忽諸亦唯恩信無素下不親其上之由舊志稱其荒湎怠政徵斂亡度裁斷多偏私所謂民今而得反之者良有以也不則受封於大國業已十稔苟政刑畧修而衆稍知所嚮乎縱不足於進取猶有餘於退守豈猝有今日哉世謂柴田氏智力不足當羽柴氏故以取亡固也然前師一躓大兵遂駭散都城受圍人不出死力朔方雄藩宿夕而夷滅亦皆智力之不足與蓋有不然焉者存矣）○詔以秀吉任參議秀吉尋大

坂　信雄圖除秀吉　家康救信雄　小牧之陣

秀吉相地形謂京師山勢逼塞困於運輸且無地可以列邸第不足以待庶邦會同莫若大阪宏敞襟帶河海四達五通之便於是大城大坂彈力經畫課列侯漕巨石聚大木所役凡十餘國及鳩工殿宇之壯麗塹壘之完固號爲天下第一遂從治焉

城大坂徙治焉○是歲琉球來貢○十二年織田信雄視秀吉威權日隆心不能平竊圖除之信雄有三驍將（岡田金善津川善冬淺井多宮）秀吉厚遇之信雄疑其有私殺之與秀吉絶池田信輝及其二婿森長可堀秀政等皆附于秀吉信雄乞救德川家康家康乃帥兵一萬八千出會信雄軍小牧（尾張）秀吉自將騎卒十二萬進軍犬山（尾張）家康從榊原康政之言修小牧山舊壘據之秀吉至按視地形仰山嘆曰吾後矣乃穿濠于山前使人守之起壘植柵以頓諸軍康政又移檄敵軍

長湫之戰

青山延于曰。孟子曰。春秋無義戰。應仁以來。兵革相踵。諸侯迭相吞噬。殺人滿野。未聞義戰者也。唯毛利元就嚴島之戰。豐臣秀吉山崎之戰。東照公長湫之戰。戰明自張膽。足以振義氣。國之所以興。非徒然也。

醜詆秀吉。秀吉怒。購康政首千金。遺書請戰。家康不肯。○池田信輝說秀吉。請間道出參河。擣其虛。秀吉未許。強而後可。誡而遣之。森長可・堀秀政等從焉。三好秀次監軍。秀次秀吉妹子也。兵總三萬。乘夜潛發。家康諜而知之。留酒井忠次・石川數正・本多忠勝守小牧。自與信雄將輕騎四千。密尾信輝軍而馳。榊原康政等爲先鋒。信輝襲取岩崎。尾張。進至長湫。尾張。則天曙。而康政急衝其後軍。後軍擾亂。信輝叱軍反擊。康政大敗走。家康承之而進。井伊直政以銃手橫擊敗

家康入小幡

秀吉入大垣

秀吉聞敗大怒。度德川氏兵恃勝懈備。以數萬騎疾發。酒井忠次・石川數正・本多忠勝・松平家忠留守小牧。忠次欲乘虛襲豐臣氏營。數正沮之而止。忠勝曰。敵大兵赴援。主公必危。自率兵五百。追及秀吉。與之並行。相距可四百步。秀吉問曰。彼爲誰。左

秀政軍。長可挺進指揮。中丸而斃。其陣大亂。家康大呼而進。遂斬信輝・秀次。秀政及信輝子輝政等僅以身免。死者一萬五千。家康急收兵。入小幡。尾張。秀吉在樂田。尾張。聞敗大怒。以步騎二萬。疾發趨長湫。聞敵入小幡。欲隨攻之。以日暮兵疲而止。用稻葉通朝之策也。即夜家康退還小牧。旦日秀吉攻小幡。不及。亦還樂田。既而秀吉留諸將戍樂田。引兵拔美濃・伊勢諸城。美濃。利井。竹鼻。伊勢。嶺。神戶。松島諸城。皆陷。退入大垣。家康亦置戍小牧。收入清洲。信雄還長島。○瀧川一益・九鬼嘉隆等固應秀

家康走一益

秀吉與信雄和

秀吉與家康和

元親通款于德川氏

右曰本多平八也。秀吉曰。名不虛已。每兩軍相近。忠勝輒發銃。其騎逸焉。追入敵中。忠勝獨騎馳取之。援騎共還。秀吉兵請擊之。秀吉不許。秀吉遣乞和。信雄許之。盟于桑名城下。秀吉陽尊信雄。執臣禮如故。信雄大喜。佐佐成政未之知也。欲就家康協謀以圖秀吉。乃稱疾屏居。潛

吉。一益誘尾張諸城降之。家康赴援。擊走一益。悉復諸城。嘉隆亦敗走。秀吉聞報出援。不及。既而秀吉復入伊勢。陣羽津。信雄陣桑名。秀吉遣乞和於信雄。信雄喜而聽之。秀吉歸大阪。遣使濱松。議和。家康未肯。信雄親來說之。和乃成。於是家康遣第二子秀康於大阪爲質。秀吉悅。養爲子。○初羽柴氏・德川氏兵交不解者幾乎一歲。天下聞羽柴氏屢不競。多通款于德川氏者。長曾我部元親已畧定四國。與舊紀伊國主畠山貞政。時失封家居。及雜賀・根來賊徒通謀。至是遣

聚樂邸

秀吉南伐

與壯士百餘人。冒雪入信濃。留侍臣於富山。餽食稟啟如常。誡之曰。度我往還不過二十日。利家必不能覺。即覺。治兵則我已歸至矣。於是兼行。所經皆山谷。絕無人烟。得一樵家入之。樵父大愕。以爲鬼物。從者曰。吾輩自越中赴深志者。汝爲鄉導。吾重賞汝。樵父乃燒柴爲之導。

使於家康。欲刻期夾攻秀吉。而二氏和議適成。家康不應。元親乃罷。紀伊賊皆散。○關白內基罷。○十三年。左大臣藤原昭實爲關白。○先是羽柴秀吉任權大納言。至是敘正二位。任內大臣。○秀吉築第於內野。京城北。名聚樂。○秀吉之在樂田也。紀伊賊徒乘間焚掠大阪旁近。於是秀吉將兵十萬南伐。直指根來寺。賊據險拒守。縱火焚之。悉覆其巢窟。又攻雜賀。拔之。磔其魁首五十人。進下熊野・高野。撤諸關以便行旅而還。以紀伊・和泉賜異父弟秀長。以近江賜秀次。

秀吉伐元親　南海平　秀吉爲關白

秀吉至下諏訪。使健步告德川氏。家康乃遣人馬迎之。成政至遠江。說曰。願公舉五國兵。吾亦舉越中。兩雄戮力鼓行而西。必禽秀吉。家康以其言爲倨。且知北地不便出援。乃辭之。成政遂適尾張。勸信雄再舉兵。信雄不肯。成政失意而歸。

是歲佐竹義宣次下野大田和。

○秀吉遣秀長秀次將舟師六萬伐長曾我部元親于土佐。宇喜多秀家小早川隆景並帥兵會之。元親出降。秀吉怒其不亟降。削所略三國。授阿波於蜂須賀家政。讃岐於仙石秀久十河存保。伊豫於隆景及來島康親。加藤嘉明以淡路洲本與脇坂安治。南海悉平。○關白昭實罷。詔以内大臣羽柴秀吉爲關白。賜姓豐臣。初秀吉起微賤。無姓氏。始稱平氏。中稱藤原氏。至是欲爲征夷大將軍。故事征夷之任。非源氏不除焉。右大臣藤原晴季。與秀吉善。勸其爲關白。因

秀吉置五奉行　秀吉北伐　成政降

北條氏直出陣。藤岡相持數月不決。既而兩軍交綏。

初龍造寺隆信并呑數州。遂雄九國。然殘忍好殺。部下多叛。肥前高來城主有馬義純。初屬隆信。既而叛之。屬島津義久。隆信大怒。帥師攻之。義久遣部將島津昌久援之。隆信與戰。敗死。由是龍造寺氏遂衰。

告以關白位亞天子。非征夷之可比。秀吉大喜。時關白闕。秀吉請之。廷議許之。因賜新姓。秀吉入朝謝恩。儀衛之盛。前古未有。秀吉尋置五奉行。淺野長政。増田長盛。石田三成。掌諸訟獄。長束正家。掌錢穀。前田玄以。掌僧祝。兼所司代。○秀吉將兵十萬北伐。織田信雄。前田利家。並帥師會之。佐佐成政據富山。越中。築三十餘壘于粟殼嶺拒之。秀吉張疑兵當之。而航海直襲富山。成政惶駭出降。乃以越中授利家長子利長。秀吉遂與近臣石田三成等十餘騎。直入越後。與

長秀卒　真田昌幸　家康攻昌幸不能克

長秀其先武藏兒玉之族也。後徙尾張。世仕斯波氏。長秀少事信長。屢建戰功。爲佐和山城主。後從秀吉征柴田勝家。擒權六及佐久間盛政。秀吉封以越前加賀若狹。任越前守。初長秀以秀吉爲有忠功也。枉意助之。後視其勢出織田氏上。則大悔恨。託疾自裁。長秀久有積聚之疾。

上杉景勝盟而還。先是丹羽長秀卒。子長重嗣。猶幼。至是舊臣奉長重謀叛。秀吉怒。奪其越前加賀。徙長重於若狹。○先是德川家康以女妻北條氏政子氏直。氏直請還眞田昌幸所奪沼田地。初昌幸自父幸隆屬武田氏。武田氏亡。屬德川氏。昌幸善用兵。侵上野。取沼田。至是家康使還之。氏直取償於内地。甲斐都留郡。信濃佐久郡。昌幸不奉命。叛應豐臣氏。家康怒。遣大久保忠世鳥居元忠等擊之。不能克。既而秀吉密使上杉景勝往援昌幸。家康聞之。命班師。留忠世守小室。信濃。

秀吉諭家康入覲　景勝入朝

至是益甚。不勝痛。嘗既卒。及火葬。獲一塊。大如拳。龜形鳥嘴。背有刀痕。一時共傳奇之。秀吉命醫官竹田法印藏之云。

十三年。毛利輝元遣小早川隆景吉川元長來大阪。元長元春子也。秀吉善待之。曰。天守閣新成。當使卿等一覲。乃自從一侍女。導隆景元長及其從者數十

以備景勝昌幸。○是歲石川數正走于大阪。德川氏大擾。○十四年。關白秀吉遣使諭德川家康入覲。家康疑懼不敢往。秀吉遂以異父妹妻家康。時家康新失妻。秀吉異父妹適佐治日向者。秀吉奪而爲家康繼室。家康遣本多忠勝聘於大阪。○上杉景勝入朝。秀吉爲奏敘正四位上。任參議。○先是豐後國主大友義鎮入覲。乞援於秀吉。請伐島津義久。時義久猶蠶食九國。義鎮與肥前國主龍造寺政家。歲被其兵。寶城主高橋鎮種。立花城主戶次宗茂。寶。立花。俱筑前。皆來送疑焉。於是秀吉遣長曾我部元親

秀吉諭義久入朝

人上閣指示遠近山海因謂元長曰吾予乃叔以伊豫乃翁未有所予吾數與乃翁治兵常恨不相見以談往日戰略明年吾將伐九州煩乃翁爲先鋒事平予之筑前也。

家康入朝

家康令子秀忠留監國大久保忠世石川家成輔之井伊直政助本多重次守岡崎而親帥士卒萬人西上入

等發兵西向使仙石秀久齎書往諭義久促朝貢義久不聽頗有慠言秀久憤恚以大友氏兵進擊大敗走豐後義久乃與弟義弘家久等大舉入豐後下十六城時義鎮既死其子義統出戰大敗元親子信親及十河存保死之事聞秀吉大怒議西伐益促家康入覲○德川家康入朝關白秀吉母大廳出問女子岡崎以安其國人家康至京師秀吉優待之供億甚厚爲起第于二條命秀長部將藤堂高虎監役高虎近江人少仕淺井長政後事豐臣氏以勇畧稱先是秀吉奏任家康于中納言

秀吉饗家康

京師秀吉母大廳在岡崎岡崎役卒日積薪其館外侍婢怪之召役卒問故對曰作左遇主公歸也曰若有短長焚殺大廳此老性急令旦已欲縱火井伊公留之而止作左衛門重次俗字也婢大怖曰往年參河任子來關白指其一人曰彼夜叉作左之兒也今其夜叉乃欲殺我輩

第百七世　紀元二千二百四十六年　距今二百

至是進正三位井伊直政榊原康政等諸臣叙官爵有差既而秀吉大會諸侯饗家康于聚樂家康拜跪甚恭一坐悚然家康畢禮而去○帝在位改元者三曰永祿元龜天正凡二十九年禪位皇太孫後七年而崩壽七十五葬泉涌寺遺稱正親町院

後陽成天皇　元年丁亥明神宗翊鈞萬曆十五年西國千五百八十七年　諱周仁初名和仁誠仁親王子正親町天皇之孫也母藤原氏稱新上東門院内大臣晴秀女天正十四年受禪即位仍不改元詔以豐臣秀吉任太政大臣叙從一位關白如故○

九十六年

遂白大廳大廳憂悸馳書秀吉促家康歸

秀吉造大佛

中井積善曰豐關白氏非蠢愚倖佛者徂其志既滿務欲爲人所不能爲以眩耀天下後世故擧動往往如是吾聞東大寺之役期以二十歲今也限以五歲而木石之鴻大負鞅上古其厲民爲何如也古者惑而爲之今則不惑而爲之

秀吉征島津氏

德川家康徙治駿府使土岐定政等守濱松○是歲秀吉課畿內及諸國建方廣寺於東山以木造釋迦大像高十六丈山縣禎曰豐公性好闊大務欲陵駕前人是以爲此無用之擧耳後十年地震破裂其像公視而罵之關弓射之固知其不靈也而秀賴復起大役再造之何也大鐘成而豐臣氏不再食巨佛果無益于人矣○十五年秀吉奏請大舉征島津義久使秀長將前軍先發親帥諸將繼發水陸俱下兵凡十五萬人時義久居豐後府內發兵四出攻略勢甚強梁秀長抵豐後毛利輝元與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等會之秀長移檄遠近剋日進勦義久聞之留

矣孜孜之其爲不智也則一矣且也出於惑者幸而寤焉其過可更矣出於不惑者其疾殆不可救藥也

家久於府內與義弘引兵退沿道諸城皆畔土寇競起遮路義久義弘轉鬪入日向秀長隨至義久適還鹿兒島義弘走據眞幸而秀吉既入豐前陣于馬岳分兵並進府內陷家久夜乘風雨逃于日向秋月種實招島津氏兵據岩石城城跨豐前筑前之間頗險秀吉遣蒲生氏鄉前田利長等攻之氏鄉身先士卒乘風縱火城即陷秀吉乃進至小熊筑前種實遁走使子種長以城降秀吉悉收其地進軍高良山筑後龍造寺政家以肥前兵來會焉薩摩驍將新納忠元伊集

秀吉入八代城謂諸將曰吾征誅僻遠之國苟期於鏖盡勢有所不可且見吾狹也宜從優容速成大功乃榜于衢路曰名門故家脅從於敵者及豪俠大盜聚徒結黨者一切皆宥聽其自新令初下軍門如市

秀吉令兵攻諸城諸城連陷桂忠昉守平佐城小西行長脇坂

院忠棟等皆遁秀吉連降肥後諸城遂進入薩摩至千代河河接海港糟船湊集乃命水軍將加藤嘉明脇坂安治等造浮梁濟軍建牙于太平寺大環布軍營分兵攻諸城遠近望風而潰秀長以伊東祐兵日向故主為先鋒而進家久以佐土原降於是秀長悉定日向直會秀吉軍于薩摩而諸將相繼皆至大軍合勢臨於鹿兒島義久窮蹙不知所為乃遣使因秀長謝罪秀吉以其名族特宥之義久喜與義弘削髮披緇詣太平寺降秀吉延見以温言慰藉而遣還之命以

西海平

安治等攻之忠昉拒戰其妻擐甲助夫捍禦乘風散灰敵兵目眯不能進因開門突戰擠之淖中斬獲頗多既而衆寡不敵城終陷忠昉乃出降

義久之降山田有信猶守高城義久遣使命致城退有信不肯再論之曰汝不速致城君臣義絕矣有信不得已而退秀吉嘉

義弘為嗣因大論功罪令島津氏領其故土薩摩大隅日向削其侵地封佐佐成政於肥後小早川隆景於筑前黒田孝高森勝信於豐前初約以筑後封吉川元春會其卒而止賜之毛利秀包立花宗茂而大友伊東龍造寺諸氏皆復舊領差有增損西海悉平遂修其政令而凱還詔遣使郊勞之徳川家康以下諸將皆來賀戰捷○肥後亂秀吉命立花宗茂往援佐佐成政平之豐前亦亂黒田孝高與子長政擊平之小早川隆景固有賢名就封于筑前務修治教摹

隆景治績

其忠封之以肥後天草有信辭曰若以其地為寡君之邑臣則拜命若以臣列君之近臣臣死且不拜命秀吉不能奪而止由是義久大重有信

下野足利學規建庠舍於名島亂離之餘人始聞絃誦之聲中井積善曰筑紫之亂久而始定矣黒田氏以播人而起身乎微禄一朝展驥邀爾西徙以受草昧之建丰人強梗之君宜矣其猖獗不從命也自非父子英武絶人惡得戡定如此之速哉然其初政之美則未有傳也小早川氏藝之賢將身致通顯屢從航海之役其自三原徙豫地又接紫海威名久布乎西土故就封之始已足以帖服國人之心且其治教燕明者實卓越乎一時乃風化之易易亦宜矣今姑舍其名望特與黒田氏絜材量器識其深淺高下亦可坐而定焉爾○十六年關白秀吉奏請幸其聚樂第帝許之秀吉令前田玄以采攈諸家記籍考求典故以為儀註一準應永永享例足利義満義教故事於是帝奉太上天皇出宮公卿百官宗室

行幸聚樂

中井積善曰王室之舁也尚矣豐臣氏能執大節興盛事使蒼生仰日月之未光此諸應仁間

陵替之極實為宵饌祖宗在天之靈不爲無所慰矣若夫身發乎閭伍風雲之會揮馬箠以笞群雄戡定之勲蔑視千古初無所恃於朝命而恭順如此實可嘉尚焉雖然陽尊王室陰樹己威挾以令諸侯成屋上建瓴之勢使天下益不敢枝梧牛耳之命雖以王家勤勞爲盟首而其

妃嬪皆從焉秀吉使内大臣織田信雄大納言徳川家康爲先驅而自率百官爲後乘也新典縱民觀焉帝留御累日幣獻之腆供億之殷實踰前古帝大驩秀吉乃使列侯諸將盟于御前載書曰凡同盟之人共竭力王事莫敢或怠關白所令莫敢或違有渝斯盟明神殛之因大宴帝尋還宮○佐佐成政坐失政國亂賜死分肥後授加藤清正小西行長○毛利輝元以小早川隆景吉川廣家入朝秀吉厚待之奏請陞輝元從四位上參議隆景廣家並從四位下侍從廣家

成政賜死

秀吉諭氏政入覲

所生。在守使列侯不遣也。令耳。假而不歸。是則可惜矣。故曰。五霸功之首。罪之魁。善矣。

元春。第三子。先是元長病。○秀吉遣使相模。諭北條氏政入覲。氏政雄據八州。恃其強大。依違答之。先是氏政老子氏直嗣。而事決於氏政。當是時。秀吉威令幾遍天下。東北豪傑佐竹里見結城那須岩城葦名松前諸族。爭修使幣。秀吉禁其私鬪。使之朝覲。而獨氏政及伊達政宗不肯降。政宗據陸奥出羽。征伏四近。勢頗張于東北。

禁百姓藏兵器

是歲。毛利輝元就國。秀吉取宇喜多秀家姊爲女。以配吉川廣家。爭論輝元割出雲伯耆數郡。增廣家從治於富田。

○秀吉禁天下百姓藏兵器。所在悉收輸之官。○北條氏政遣弟氏規于京師。曰真田昌幸取我沼田。請令昌幸返之。然後入朝。○秀吉大張茗讌于北野。令茶博士千利休督其事。於是茶事大行。

秀吉張茗讌

利休學茶儀於堺人紹鷗。紹鷗斯道之盧陸也。嘗欲試利休才。命掃除庭中。諸而往。則茶亭之前帚痕如拭。不留纖塵。林樹瀟灑。青翠欲滴。利休躊躇。無復下手處。竟入林中。試搖其一樹。則墜葉翻風。片片點地。殊覺添一段風趣。乃報曰謹了。紹鷗視之。感其奇才。盡傾秘訣而授

散金銀

○是歲改金幣。造大鈑小鈑。○十七年。秀吉出金銀各三十六萬五千兩。頒與文武百官。先是。秀吉以府庫充溢。分金五千枚。銀三萬枚。至是再有是舉。山縣禎曰。豐公頒金之舉。於此再矣。世至今稱其豁達大度。以爲美談也。然比諸先皇屢免租免調之政。則其所施亦狹小矣。且厚收之民。以散之於公卿將士之間。其於民則病矣。唯是欲一旦駭人耳目。以收當時將士之心者。豈仁政云乎哉。

政宗破葦名氏

○伊達政宗與葦名義廣戰。破之。奪其邑會津四郡。義廣走出羽。又滅二階堂氏。并仙道七郡。佐竹義重岩城常隆等。合兵謀納義廣。與政宗

焉。利休得宗匠名始于此。

秀吉在聚樂。嘗游南禪寺。路過黑谷。時方盛春。櫻花歷亂。偶有婦人從一僕行賞花者。乍聞前驅傳呼之聲。趨避之花陰。秀吉自輿中瞥見容姿艷麗光彩射人。就問誰氏女。其僕云。茶博利休女。新寡而守孤棲者。秀吉聞之心動。欲載以歸。慇懃諭其意。

戰。皆敗。秀吉使使責讓政宗。命其入朝。政宗不聽。○秀吉遣使諭真田昌幸。返沼田于北條氏。昌幸奉命。於是復促氏政入覲。氏政剛戾。發謾言不禮使者。使者還報。昌幸亦來白曰。沼田有那胡桃城。臣墳墓地也。氏政以沼田予族氏邦。氏邦遂來奪那胡桃。秀吉大怒。

發東征之命

遂奏請發東征之命。募駿河越後以西四十五國兵。氏政使者在京師。石卷康昌。聞而懼。陳謝之。秀吉不聽。檻致之關東。作書責讓氏政。以絕之。先是。德川家康亦屢勸諭氏政入朝。弗從。至是復使人戒飭焉。關東將士始懼。而氏政猶以爲虛喝。不爲意也。既而家康如大坂。請東征。約秀吉命。統前部。氏直因家康謝罪。請入朝。弗聽。

秀吉東征

辭曰。妾近喪良人。寡居縈縈。哀泣之餘。安能得奉箕箒。秀吉爲之悒悒。芒芒然歸。遂強之其父利休。利休亦謂苟曲從關白意。世必云賣此女以獲寄利也。因固辭不從。秀吉未知之何意。殊怏怏。適有人告者。云利休自刻其像。置之大德寺山門之上。秀吉於是怒曰。夫山門。天子入焉。

○十八年。關白秀吉大舉東征。令秀長守大阪。毛利輝元守京師。秀吉自戎服入朝。陛辭拜受節刀。出闕上馬。兵凡二十五萬。軍裝鮮麗。使士民縱觀焉。秀吉著假髯帶金刀。以裝軍容。氏政聞之。始修守備。令八州將士會于小田原。留其部下守諸城砦。更遣親戚諸將分守要害。德川家康調步騎三萬五千。先發。至長窪。駿河。秀吉至沼津。駿河。下令使織田信雄及蜂須賀

小田原圍

諸公卿入爲茶博何爲者敢置其軀於天子公卿之上無禮甚矣又聞其有私於茶具諸器也益怒竟使入賜死方此時利休與其徒宗巖點茶於江室聞命下不敢驚儀畢徐起命器什於所親以爲記念然後從容自裁云。

小田原之役有兩騎將負巨背旗佩大保衣過陣營之前豐公望見異之使行人問其名使者馳呼曰大將之命也各通姓名二騎不答使者又命公曰汝不下馬而問失軍禮其不答宜矣更遣他行人二騎乃下對曰小早川臣河田八助槇崎十兵後征韓之役從隆景與明兵戰河田背旗槇崎保衣並以雄偉非常耀名於異域。

家政福島正則細川忠興蒲生氏郷等攻韮山守將北條氏規善拒豐臣秀次以中村一氏爲先鋒攻山中伊豆拔之守將北條氏勝遁走于甘繩。相模。而家康自別路踰險入相模諸城望風潰秀吉乃率全軍至小田原加藤嘉明脇坂安治九鬼嘉隆將水軍破沿海諸城來會而上杉景勝前田利家將北陸兵以眞田昌幸爲先鋒自東山道至秀吉於是分遣諸將徇下六十餘城而小田原與韮山固守不下氏直將松田憲秀性邪佞心知北條氏將亡因堀秀政納款秀吉陽許之憲秀潛使人告曰城西南有石垣山營于此城中情狀可下瞰也秀吉喜即夜發卒大築之天明城壁嚴然而出城兵驚其神速蓋糊紙以代堊也秀吉擁家康倚櫓上睥睨曰八州歸握無幾日也當以予卿因耳語曰距此迤東數十里有形勝之地曰江戶卿宜治于此家康拜謝焉。安積覺曰古者將帥出征有賜節鉞之制節所以示其信鉞所以專刑戮也養老四年以多治見縣守爲持節征夷將軍下毛野石代爲副將軍阿部駿河麻呂爲鎭狄將軍延曆七年紀古佐美爲征東大將軍竝賜節刀以征蝦夷天慶三年征東大將軍藤原忠文討平將門建武二年左兵衛督新田義貞征足利尊氏皆賜節刀以顯天誅自時厥後皇綱解紐

秀吉投檄伏海龍王

小田原圍合五閱月未能降偶有客過軍營者時燕樂方作鼓笛嘔啞之聲喧于耳客大聲罵曰何物愚將作此大怪事今也勁敵在前不知所以攻之之策而惟燕樂是耽衛士呵曰汝何爲者醉而顛耶客咈然作色曰身是宇喜多氏客花房助兵衛職之

禮典廢圮群雄縱虎狼之威宸極喪龍鳳之德征伐不由朝廷出節刀之制遂焉靡聞秀吉征北條氏之不庭賜以節刀誠曠世之盛擧也然其著假鬚帶金刀務爲華飾誇耀路人殆非將帥之所宜爲雖假王命實侮慢之君子有以知天不祚其亂也○中井積善曰豐臣氏之師有名者三焉山崎之役復君讎也西征薩東征相奉王命也復讎物情所允心公而迹正所以啓霸也二征雖非無私心而敵慊之號夫人喘喘不得議焉所以成霸也夫乘鷹揚之勢臨以順命天下孰禦之天下莫禦而皇威亦不爲無所伸矣當是時諸侯昏虐生靈塗炭而王室既卑六師之討寥乎絕響則斯擧也不可無焉嗟哉予也又有取乎伯功其得已乎哉。

○初秀吉之發兵使長束政家掌漕運時海路久絕衆懼險而危疑秀吉哂曰海龍王惡得抗王命乎乃作檄投之投海而進。東海水路險惡每逢東風之烈波濤驚激勢卷雪山無復可刻船艦也當秀吉圍小田原天氣清明海波恬平絕無陽侯之患者五十有餘日矣爾後海濱之人遇連日晴謂之豐公天○大槻清崇曰中葉以還乾綱解紐皇威下移六師之討絕響久矣獨豐公奉王命討不庭洵足爲天朝吐氣矣其五十餘日天晴海穩者殆亦天心之所以助皇威也歟

休戰築長圍　政宗乞降

也不敢顛矣又不喪心矣抑大將在軍以游惰娛樂爲大戒而今沈溺如此醉顛喪心大將自道耳直唾其門而去衛士忿恚訴之奉行大藏時樂局已畢諸部伶人以次退散大小諸侯與觀者亦皆將辭歸大藏投間入白秀吉聞之怒甚遽呼曰秀家安在秀家倉皇入謁則厥氣勵

至是小田原久不下遂下令休戰築長圍使兵士更番游息徵妓置酒讙呼連晝夜城兵大困家康預度大兵久屯穀價必騰私多蓄糧餉而漕運隨至米粟狼戾家康乃服秀吉善用人也○當是時西師環城者亡慮三十萬遍地皆兵關東諸豪爭至執謁軍門如市伊達政宗始懼遣使因德川氏乞降家康諭令

關白天授

聲曰汝客花房其敢擅罵我夫匹夫議天子關白者其罪當大不赦汝速歸處之磔刑否則汝罪亦不赦秀家恐惶拜命而出行既數百步秀吉使人呼返曰花房言雖可憎既非面刺唯刎其首可也秀家將退則復止之曰渠是汝客非汝臣宜待以士道賜之自盡既而沈吟數回終

速來謁政宗從百餘騎間行來謁秀吉使人詰其來晩且誚讓其專橫命悉致其侵地政宗謝而奉命秀吉乃引見之使觀軍容而遣歸諸將勸留之秀吉哂曰五十四郡不用寸兵而得之汝輩何知政宗退謂人曰關白天授也我矢不携貳

齋藤謙曰方隋氏失馭李密以一書生起驍驍有吞天下之勢及唐室之興不免爲降虜初見高祖色尚傲及見太宗不敢仰視退而歎曰眞英主也密亦爲一世之雄而視之太宗猶鼠之於猫耳伊達政宗從一邑主起虎視奧羽東北國無敵之者及小田原之役聞天下略屬平定馳謁於太閤太閤讓其來晩不卽見及見曰卿在一隅唯習村巷小鬪未見天下之軍容因起引政宗臨廣壑脫刀授政宗捉之身在前指點諸將軍營示之政宗唯唯退謂人曰

關白無後乎

謂秀家曰卿且少進孤熟思花房言亦大有理顧孤之爲此未必爲嬉樂其實欲使敵倦於防禦而速其納降耳雖然從征諸將皆畏孤威不敢出一語渠乃匹夫而言之膽略可想矣昔青砥藤綱微時牟年過鎌倉之府時最明寺時頼盛行千僧供養會藤綱笑曰鐵令氏萬事永中

關白天授也諸將請留政宗太閤笑弗聽政宗亦一時之雄也而視之太閤猶雀之於鸇耳可見英雄中更有英雄也

○前田利家上杉景勝降河越鉢形諸城獻功于行營秀吉不賞焉二人嗛之秀吉謂左右曰恩威並行兵之道也降輙受之何以視威二人聞之復發屠八王子武藏秀吉乃賞之加藤嘉明謂其人曰殺非善德而嗜焉關白其無後乎

外史氏曰太閤嗜殺固非嘉明之言是也雖然嘉明業已知其非盍進而極諫其主而退與其人私語哉書云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嘉明氏之謂也

八王子城將北條氏輝氏政弟在小田原守將横地監物中山家範等皆驍勇苦戰而死

德川氏録家範二子照守信吉後皆

松田英春告父叛

牛糞耳府吏聞而詰之乃曰方今飢餓之民未蒙恩恤之典而徒施諸乞丐之徒夫牛糞猶尚可以滋菜蔬矣今供於水消滴無益於物所以比也時頼感其言即日擢爲奉行于今傳爲美談今花房言雖失過激而孤之明獨不若最明寺乎卿其疾歸奉花房爲軍師永留之幕

列功臣

○秀吉令堀秀治秀政子時秀治卒襲封投書氏直曰及今納降封伊豆相模二國又密誘松田憲秀爲內應憲秀會其族議焉次子英春泣諫不聽英春乃潛告之氏直氏直驚捕憲秀誅之

家忠日記秀吉譜等書英春作直憲烈祖成績從之今從逸史外史○安積覺曰直憲首其父憲秀之逆謀也不告則氏政父子被弑告則憲秀誅寧殺其父而不忍其君之弑死其心良亦苦矣近世山崎嘉著之大和小學與唐李璀併論故世人往往惑其說余考其實直憲賊子也豈可與璀併論哉璀言於德宗曰臣之進言非苟求生臣父敗則與之俱死矣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李泌亦有言曰璀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璀父懷光敗死璀先殺其二弟而自殺夫君父一也璀不幸而處人倫之變故以死繼之舍此復有何策哉直憲不能死於父死之日而從氏直於高野山及氏直沒事前田利長食厚祿保首領老死牖下知有君而不知有父視息人間恬不爲恥不可與璀同日而語甚明矣朱子嘗論令尹南之子雍糾之妻曰勢不得已則以身先之可也嘉之學祖尚朱子其門人淺見安正著忠孝類說以責直憲不能死難其論當矣如大和小學特舉其事與璀相類耳觀者勿泥其說可也

秀吉誘降北條氏

下可也秀家歸如其言而小田原尋陷

大槻清崇曰豐公爲人躁急粗率而天性寬豁故其處事先速而後寬者往往如此譬之雷霆之轟暴厲迅疾天地唯恐崩而雨霽雲開碧落一洗未嘗不灑然也嗚呼是其所以能駕馭群雄而速得天下也歟

既而秀吉復遣黑田孝高旁誘降氏政未聽而氏直聞八州諸城多不守大懼議降初織田信雄之攻韮山不能下秀吉聞之召信雄于小田原留部將圍之至是德川家康使人如韮山諭降氏規不聽家康復諭以氏直議降關白許予二州以存祀之狀更示秀吉誓書令來

氏政自裁　關東平

處士孫助家有一老婢。蓋小田原之亡。掠來供使役者。然未詳其為誰氏女。宅外有竹林。林中一廁。每暮夜有怪。駭人。莫敢往焉。獨婢往來嘗見怪也。一夕更深而往。暗中忽現二雛僧視婢。佇立冷笑。婢一喝捕之。而入宅。點火視之。則

贊其議。氏規從之。氏直惶惑。不能約而出降。秀吉許之。而欲以二總代伊豆相模。氏規怒。復議戰守。氏直不許。遂出城中兵。輸城造家康營。氏政與氏輝出居城外。秀吉命激圍禁鹵掠。已而復變約。命氏政自裁。年五十一。送首於京師。梟于一條戾橋。放氏直氏規等於高野。北條氏亡。關東平。自長氏國于相模。至是五世五十餘年。○安積覺曰。北條氏政籍五世之資。握八州之權。國富兵強。當時無與抗者。關白遣使敦諭。使之朝京師。以供藩臣之職禮也。氏政父子傲忽。以為我豈俛首立彼下。風乎彼黨怒而興師。何足以介意。待其使甚踈。而遷延歲月。竟不朝。秀吉赫怒。遂假王命以討不庭。師出有名。所向克捷。譬如疾風之掃槁葉。厥功偉矣。自古負固憑險。不

秀吉論功行賞

一大老狸矣。婢罵曰。汝毛族。敢魅萬物之靈乎。搏殺之。舉家驚歎。孫助曰。我嘗意張將種也。今得其實矣。迫詰其姓氏。則北條氏將。鈴木大學之妹云。

大槻清崇曰。觀一婢所為。亦知北條氏養士有素矣。豐公以天下之兵合圍半歲。僅能滅之者。良有以也。又曰。豐公之滅

修德。而唯力是視者。鮮不敗亡。如蜀譙縱弄兵。是已。○青山延于曰。人君之寶。莫大於信。易曰。渙汗其大號。言人君發號出令。猶汗之出不反。然後可以服天下也。是以齊桓不背曹沫之盟。晉文不貪伐原之利。何則得地而失信。二君恥之。此其所以霸也。秀吉之討氏直。既已許其成。約以封國。及其去城。放殺其父子。不信孰大焉。秀吉以狙詐之術。籠絡天下。苟貪一時之功。不為萬世之慮。一旦以天下付之藐諸之孤。而欲其不傾。豈可得乎。

○關白秀吉大論功行賞。以北條氏故地八國。伊豆。相模。武藏。上野。下野。安房。上總。下總。封德川家康。以德川氏舊封五國。參河。遠江。駿河。甲斐。信濃。封織田信雄。信雄辭封不受。秀吉怒。放之出羽秋田。收其封尾張伊勢。賜其嗣秀次。秀吉妹子。本三好氏。秀吉無子。養為嗣。賜駿河於中村一氏。甲斐

北條氏。張宴於石垣山。以勞諸將士。要信雄舞吉謠一曲。信雄恚其侮己。故作不祥舞以應之。豐公大怒。遂奪其封。放之那須野。是可以見信雄庸材矣。雖然後之奉暴主者。亦不可不以信雄為鑒戒也。

於加藤光泰。參河吉田於池田輝政。其岡崎於田中長政。遠江濱松於堀尾吉晴。其掛川於山內一豐。信濃川中島於森忠政。其他諸將受賞有差。山縣禎曰。德川公勇武。秀吉所素畏。而關左八州之地。士亦稱驍勇。今增地而從英雄於卧者何也。蓋改封以賜封冊。欲以成君臣之勢。是秀吉之素志也。託賞功以賜封冊。非增地則勢不可也。尾大之患。不暇慮矣。織田氏非有大功。而亦增地從封者。其意亦唯在此焉耳。○中井積善曰。織田氏之辭封似也。其意蓋謂我其君之子也。尾勢我祖先之地也。我豈受彼封之為哉。雖然甲申之成。盟血未乾。既無君臣之迹。爾後豐臣氏日滋貴盛。織田氏脂韋柔懦。信其穿鼻。乃今日之舉。有由來矣。抑夫祖先舊土。其所自有焉。未嘗受之他人也。故織田氏心之所尤羞。在受彼朱章矣。豐公甚欲威福之已出也。故意之所尤注。在頒我朱章矣。德川公知

封氏鄉會津

秀吉既滅小田原。引兵而東。次宇都宮時。德川氏臣本多忠勝。伐土寇在下總。秀吉差人致之行營。一日大會列侯諸將。出首鎧一領示於衆曰。是為佐藤四郎忠信之鎧。誰居今日可比忠信忠勇者。苟其有之。孤將舉以與之。衆莫敢應者。秀吉因顧言曰。服此鎧而無

之而不辭焉。織田氏智慮不及乎此。一言攖怒。遂取放竄之殃。又誰咎乎。詩云。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織田氏之謂也。若夫豐公所處之暴。固不俟論焉。秀吉遂進至白河。陸奧。命淺野長政大谷吉隆等。撿陸奧出羽地。封蒲生氏鄉於會津仙道十一郡。陸奧。鎮撫東北。伊達政宗特得封其故地米澤長井。俱出羽。於是秀吉凱旋京師。秀吉後思北條氏規忠勇。封之狹山。河內。食萬石。北條氏直尋卒。年三十一。秀吉又遷信雄于伊豫。至文祿中。召詣大阪。予其子秀雄大野之田五萬石。越前。信雄尋屛居伏水。祝髮號常真云。至德川氏為政。秀雄卒。無子。國除。○伊達

陸奧亂

朝鮮來聘

愧色者。唯木多中書為然。記昔長湫之役。失我褊將三人。孤憤忿之極。聞敗即發。步騎三萬餘擊而馳。時中書在敵營。聞之。率手兵五百赴援。與我軍相距數百步。竝隊而馳。每兩軍相麾。輒發銃挑戰。我軍不敢動。行里餘。有一騎。蒙鹿角胄。下鞍飲馬於河。問渠為誰。稲葉伊豫曰。本多

政宗已致侵地。心懷觖望。會大谷吉隆搜田甚急。土兵四起。政宗陰煽動之。陸奧大亂。蒲生氏鄉聞警即發。察政宗有異志。促使會師。連破賊壘而進。政宗見其有備。驚懼不能動手。數謝其無他。氏鄉使立功自効。政宗乃攻下宮崎城。賊悉散。氏鄉於是與淺野長政。徵政宗質而歸。○是歲。朝鮮王李昖遣使來聘。（昖以專反。）初秀吉為織田氏將征山陽。臨發。已有略朝鮮而入明之志。明嘗與足利氏通好。朝鮮立其間。亦屢來貢於我。及足利氏衰。天下大亂。西畨不逞之徒。往寇明境。

新撰國史略　巻之六　後陽成　六九

我使渡海

平八也。孤不覺淚簌簌下。曰。壯哉平八。以我三萬擊彼五百。猶石壓卵。將壓不回踵。渠則從容飲馬。以示餘暇。何其壯也。但我殺之。亦無補於勝敗之數。不若且縱之。以成渠勇矣。故不顧而馳。今日求之古人。非勝忠信莫可以比。遂以賜忠勝。是夜秀吉竊召忠勝。自點茶而侑之。曰。子

外交遂絕。我對馬島距朝鮮不遠。島主宗氏世置吏于韓金山浦。互市不絕。至豐臣氏時。明民或有歸化者。秀吉聞明主朱翊鈞（神宗。）失政。欲乘釁其定鼎。遣橘康廣。徵朝貢于朝鮮。不得要領而還。征西時。宗義智納欵秀吉。命掌使事。及征東事起。復遣義智及僧玄蘇。渡海會琉球王尚寧遣使入貢。秀吉囑之求通於明。曰。明若不聽。將尋兵。寧告之明。明弗聽。秀吉恚益不平。至是朝鮮使黃允吉金誠一等至。秀吉乃修答書。告以假道入明之意。再使玄蘇及柳川調信偕

秀長卒

貼金磔柱

陸奧復亂

勇誠無雙矣。雖然本陽之東。以成海內之名者。孤力亦為多矣。因徐問曰。未知與德川氏其恩之輕重大小何如。忠勝伏而不答。強之。則曰。殿下之恩。汙海無量。但臣為德川累世臣屬。君恩之大。非可以輕重較也。秀吉聞之不懌而罷。

行。允吉歸報曰。必有兵禍矣。誠一以為虛喝。昖遂依違不答。二使怒還。朝鮮始懼。稍修兵備。○十九年。豐臣秀長卒。以秀次弟秀俊。為嗣襲其封。○蒲生氏鄉如京師。告伊達氏異圖。獻其通賊手書。秀吉怒。召政宗。政宗聞命即發。作貼金磔柱。使人揭而前行。曰。吾自分誅戮也。及詰問。陳謝甚辨。秀吉愛其膽畧。遂釋之。既而陸奧復亂。秀吉命氏鄉政宗奉秀次赴討。使德川家康帥師會之。且便宜從事。氏鄉等進拔數城。執渠率三十餘人誅之。事平。徙政宗于大崎。削其封。

新撰國史略　巻之六　後陽成　七十

發外征之議

秀吉固有征明之意。其在關東也。一日遊於鎌倉。觀源賴朝塑像。顧之曰。若我友也。徒手取天下。唯有吾與若而已。然若承藉名族。不若吾起人奴也。吾欲遂略地至明。若以為何如。三拊像背而出。先是秀吉欲取路朝鮮入明。以歸化人沙乙背同為導。遣兵船十六艘自瀕南

增封氏鄉。食百萬石。秀次家康乃還。大崎新經兵革。田里蕭條。政宗益觖望。（中井積善曰。詩云。淑慎爾止。無載爾僞。伊達氏不慎止。又載僞。宜乎蹉跌矣。）○秀吉復遣宗義智于朝鮮。言前意。義智泊金山旬餘。不得報。遂還。秀吉志益決。初秀吉無嗣。先是姬人淺井氏生男鶴松。鍾愛之。（淺井氏。即長政女。織田信長妹所生。）是歲。鶴松夭。秀吉悲哀累月。忽忽不樂。屢出遊以遣。乃欲托事自快。大會諸將。遂發外征之議。宇喜多秀家頗贊其謀。諸將無敢異議。乃奏請外征。命九鬼嘉隆造戰艦數百艘。大具兵食。分朝鮮地圖于諸將。

八軍向朝鮮八道

外洋直到興陽鄭竹島。以試朝鮮兵力強弱。朝鮮各鎮列邑舟師恇怯退縮。惟鹿島萬戶李大源來戰。我兵擊殺之。一舩陷沒。其夜我舩馳去。無形影。朝鮮震驚。即出防禦使左右助防將。費城郡守柳春發臨陣。托猝得狂疾不發。監司欲檢真僞。移于本郡。曰春發援盪光郡守。春發輒馳進。監司知其詐。聞于李昖。拿鞫。朝鮮將士規避進戰。往往如此。我招諭使之渡海也。朝鮮趙重峰伏闕控章。略云。請勿通信日本。斬其使以送于明朝。移檄琉球南洋諸國。諭以源氏舊臣民。曉以利害。激以忠義。則日本必內相貳。諸國必同憤疾而整飭水軍。屈於東南

定其所向。分西南四道兵為八隊。以加藤清正小西行長為先鋒。各將一隊。鍋島直茂相良賴定屬清正。宗義智松浦鎮信有馬義純屬行長。第三隊大友義統黒田長政。第四隊嶋津義弘毛利高政伊藤祐丘。第五隊福島正則長曾我部元親。第六隊蜂須賀家政生駒親正。第七隊小早川隆景毛利秀包。元就七子。立花宗茂。第八隊毛利輝元。別設水軍。以九鬼嘉隆脇坂安治加藤嘉明來島康親將之。豐臣秀俊尚弱。部將藤堂高虎代攝屬水軍。兵凡十五萬。織田秀信中川秀政石田三成增田長盛大谷吉隆糟谷武則片桐且元淺野幸長將游軍十萬。以備應援。因大廳聞秀吉渡海憂之。乃使秀家代往以統諸將。於是秀吉上書乞骸骨。讓關白職于秀次。自稱太閤。因大城那古耶。肥前。建為行營。下令於諸將。以明年三月悉會行營。

秀吉讓職于秀次稱太閤

林道春曰。唐太宗者。明君也。而以好名故。遣衆擊高麗而敗績。生還者鮮矣。秀吉亦有此役。殆七八年。果何益也。二國之民命屠滅而已。玩兵黷武。嗚呼惜哉。○安積覺曰。按諸書皆言太閤之擊朝鮮。以喪子。欲慰其憂也。夫興無名之師。遠攻外國。窮兵黷武。竭天下之力。以效神功后之所為。此豈出於一旦悲愴憂鬱無聊之餘者哉。因讀朝鮮征伐記。詳載其由曰。天正中。織田信長以秀吉為大將。以擊毛利氏。賜

多方角之。秀吉立國日淺。不免左右顧慮。必不敢輕動。此所謂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兵者。就令能來。必不能太舉深入。重峰慷慨好直言。後亂離之間起兵戰死。○川口長孺曰。朝鮮人謂秀吉奪源氏代。以源氏舊臣民之故。重峰有諭之說。不知信長非源氏。且秀吉亦非平氏裔。舊臣民之說無稽。尤涉于秀吉也。

兩傘馬標曰。征討功成。則以中國與汝。須乘其勢以伐九州。秀吉曰。平定中國。在臣掌握。唯兵機疾速。勢在呼吸。每事啓于安土取決。則必失機而不可制勝。今蒙殊寵。賜以馬標。是使臣得專閫外之寄也。降者撫之。叛者討之。隨宜制變。師無壅滯。此在臣之方畧耳。今不命舊臣宿將。而命臣。覆燾之恩。無任感激。敢不夙夜驅馳。以傾其巢穴哉。臣征伐九州。得立功。則願賜九州一年之賦稅。乃儲芻糧。造戰艦。以取朝鮮。於是封臣於朝鮮。則願賜教書。以伐大明。儻無教書。則彼必以臣為海寇。此辱國也。故豫請之。籍君威靈。席卷明國。合三國而為一。此臣之素志也。聞者竦動。信長大笑。賞其大志。遂許關西軍務不須稟白。蓋秀吉智算有餘。洞見信長猜忌。功臣終遭殺戮。故不欲封於日本之地。此韓信彭越之所不知。而張良所獨知也。漢高寬仁大度。猶且如此。況事中村之主者。其可不知良弓走狗之譬哉。此說雖或得於傳聞。而朝鮮之役。蓋有所由來。而欲遂其初志。託忘憂以發之也。雖然在信長之世。則猶可也。及躬操天下之權。則何危懼之有。而必欲遂其初志哉。究其端緒。不過天下既平。無所用武。不能自克其侈心。而欲耀威武於外國而已。○大槻清崇曰。太閤征韓之役。世多議焉者。余則謂以蓋世之雄。立無事之朝。咄咄不堪髀肉之生。則外征耀兵。亦勢之所必至。特主將不得其人。加以暗地理。而公之齡亦從頹矣。假使其事在五六年前。而公自任親征之勞。則轉瞬滅韓。旦暮渡江。明社之覆。未必不在覺羅氏之先也。故余嘗歷論宇內英雄。定為四傑。曰。豐太閤。曰。忽必烈。曰。歷山王。曰。那波烈翁。而秦皇漢武不與焉。猶與偉矣哉。

秀吉發京師

朝鮮分遣申砬李鎰巡視邊備。鎰往忠清全羅二道。砬往京畿黃海二道。時砬鎰皆以名將稱。俱閱月而還。所點者弓矢槍刀而已。郡邑率以文具避法。無他。

○文祿元年。臨幸關白秀次第。○秀吉發京師。豐臣秀俊。德川家康。前田利家。蒲生氏鄉。上杉景勝。結城秀康。先是結城晴朝降豐臣氏。請得其族為子。秀吉乃遣養子秀康。最上義光。佐竹義宣。伊達政宗。南部信直等從焉。時兵革日久。諸將絕無

使彼用我文　投百錢

行長達釜山

清正達釜山

清正行長相惡

備傑長策。初成龍問砬。敵勢難易何如。砬曰。不足憂。成龍曰。往者日本但恃短兵。今則兼有鳥銃。不可輕視。且國家昇平久。士卒怯弱。極難支吾。砬不省焉。砬恃勇意氣方銳。不知臨事而懼。識者知其敗。

水軍諸將會九鬼嘉隆營。講事。遂載盟辭。約七條。曰。群疑難決。當從衆而擇其宜。曰。諸船有危急。速救之。曰。聞知敵所謀。互告之。曰。軍功輕重。可正陳中。不許有偏頗。曰。勿奪敵人勞以為我功。曰。各軍皆可具諜船二艘。曰。告事于名護耶。必經監軍而後達焉。不得私告。如有背盟。神明其罰殛焉。初秀吉召加藤清正。賜之記識曰。五伐毛利氏。

知字者。或請擇善漢文者。從秀吉。笑曰。吾將使彼用我文耳。至安藝。詣嚴島祠。投百錢。祝曰。向者多則得志矣。皆面來。大喜。蓋糊合兩錢也。中井積善曰。豐公似襲狄青故智。然公之不學。豈知史冊上有是事哉。蓋英雄一時機鋒。偶然有暗合焉爾。亦可以為一奇矣。遂達那古耶。諸軍會者凡五十萬人。糧食稱之。九隊悉發。舳艫相接。旗幟蔽空。避風于風本。壹岐。十日。小西行長乘夜潛發。抵豐崎。對馬。及曉。諸將始覺。加藤清正大怒。飛舸追尾。濤激不得進。行長衝波發豐崎。四月十三日。始達釜山浦。攻斬守將鄭撥。進拔西平。多大二浦。擒多大守將尹興信。又進拔東萊。斬其府使宋象賢。行長遂長驅而進。州郡望風解走。慶尚右道。頭虛。清正後行長三日至釜山。聞行長已前進。乃轉取別路。縱火。慶州守將遁走。清正轉鬪而進。所向皆靡。清正材武絕倫。數建殊功。秀吉常愛使之。小西氏世住界。為藥商。行長生而頴悟。好讀兵書。長策略。從秀吉多戰功。清正鄙行長為人。與之相惡。至是結隙益深。既而諸隊船艦相繼皆達。分道而進。諸道競報警于都城。李昖大懼。命李鎰申砬為大將。出拒。砬曾破胡軍有

李鎰走

取忠州

朝鮮王奔平壤

國都陷

時先右府所賜也。小西行長賜之駿馬。曰以驅使。髯將清正素鄙行長。不相善。於是謂之曰。予用賜幟為號。子號何用。行長對曰。我起藥商。當用藥囊耳。清正笑而止。自是益相隙。

行長等發聞慶。指忠州。申砬召李鎰等。俱至忠州。率軍陳于彈琴臺。其地左右稻田水艸交雜。不便馳驅。清正與宗義智。從丹月驛。分路而至。勢如風雨。一路循山而東。一路沿江而下。砲響震地。塵埃接天。松浦鎮信有馬晴信議。用火牛。行長從之。豫為其備。距彈琴臺十五町。及夜太燃炬如白晝。砬軍望見先奪氣。行長放火牛。牛跳入砬軍。砬不知所為。欲親自

功以將畧自負。至是懼惑失度。人知其敗。初金誠一言日本無來理。俄而本軍渡海。於是昖以其解人心。誤國事。命下獄。旋還赦之。為慶尚右道招諭使。以募兵。○行長與黑田長政陷金海。守將徐元禮棄城遁。時李鎰新至尚州。募農民編伍為軍。行長進衝之。鎰軍奪氣。鎰策馬先遁。我兵進擊甚急。鎰棄馬脫衣。赤體而走。聞申砬在忠州。投之。砬收忠清道兵八千。欲扼鳥嶺之險。聞鎰敗。不敢進。行長進踰險。砬乃出兵于彈月臺。行長擊斬之。遂取忠州。而與清正會。諸將繼至。議攻國都。清正與行長爭先。欲戰。諸將居間解之。乃分道而進。○李鎰申砬敗聞相繼達于都城。滿城震怖。李昖與諸大臣議。與世子夜駕。倉皇奔平壤。告急于明。分遣其二子珒臨海君。珲順和君。召諸道兵。行長隨至。自東大門入。清正渡漢江。而繼至。諸將皆會。於是我所得諸城。留兵以守。烽火相應。自釜山達國都。守喜多秀家自居國都。使諸將各圖進取。初清正之至漢江也。守將金命元先遁。及國都陷。命元退守臨津。呼副將申恪。恪不從。獨屯楊州。恪忠勇有軍

清正等濟臨津　三奉行渡海　清正禽朝鮮王子　朝鮮王奔義州　取平壤

突陣者再不得入。還赴江而死。諸軍溺死。屍蔽江而下。李鎰逃去。斬首三千餘級。獲數百人。行長遂夜襲海州城。城兵奮戰。行長竊遣兵于城後。攻之城乃陷。初朝鮮憂鎰獨力難支。以砬一時名將。士卒畏服。使引重兵隨其後。欲兩將協勢。庶幾捍戰。而本道左右水陸將皆恇怯。水使朴泓元均不一交兵。我軍登陸。兵使李珏曹大坤皆遁。於是我全軍鳴鼓横行。蹈數百里無人之地。晝夜北上。無敢支吾者。朝鮮勝報連達于名護邪。秀吉贈書于秀次曰。朝鮮都城既陷矣。予來春帥兵入明。蕩平疆宇。徙當今鑾輿于彼地。而膺寶圖。以甲午歳為期。乘輿沿途駐蹕

略。會咸鏡南道兵使李渾至。并兵與宇喜多氏兵戰。破之。命元啓恪違節度。王昖即遣人即軍中斬之。聞捷遽命赦之。不及。乃遣申硈韓應寅助命元守津北。清正行長與黒田長政。行攻之。大破之。斬硈及其裨將劉克良。命元應寅走于平壤。我軍乃濟。於是探鬮定所向。清正得咸鏡道。行長得平安道。而長政得黄海道。各引兵而發。○時捷報荐達于行營。秀吉度明人必來援。乃遣石田三成。増田長盛。大谷吉隆。帥游軍赴援。伊達政宗亦請而往。三奉行已渡海。宣令褒功。○清正至永興。聞朝鮮二王子珒琿赴咸鏡北道。大悦。以居民為導。兼程行十餘日。抵鐵嶺。與北道兵使韓克誠戰。禽之。聞珒琿又走會寧府。驅兵窮追。遂禽之。而還寘之於鏡城府。分兵護衛。善視之。○行長進至大同江。李昖留其將尹斗壽金命元守平壤。出奔寧邊。平安道。聞清正在咸鏡。乃奔義州。咸鏡道。行長遂攻陷平壤。得糧食十餘萬石。投書責昖。昖得書大怖。益告急于明。乞援且請内附。○行長既據平壤。飛書國都。乞援軍。因欲直長驅衝明北京。國都諸將以我

水軍敗績　明援朝鮮　行長破明軍　大廳薨

總用行幸式畢。皇朝寶祚推戴八条宮。以卿為明地關白。朝鮮地遣岐阜宰相若備前宰相總統。來輿。經書奉畿甸傍近十州。封卿以百州。皇朝關白。大和中納言。備前宰相等。臨時選擇而任焉。卿其善知此意。祖承訓至義州。以史儒為先鋒。二將素輕我兵。先是我掠明疆者。皆海盜申伏敵。恐明人狃見之。以為豊臣氏兵亦如此也。於是至嘉山問朝鮮人曰。平壤倭無乃已走乎。曰。否。承訓舉酒仰天祝曰。倭猶在。天使我成大功也。進舍順安。潛未定。行長偵知。夜遣軽卒。劫其營。營亂。乃笑曰。此虜亦易與耳。明日往與明

水軍未至。使待其至而發。水軍諸將之發金山也。欲自全羅海上。出黄海道。與陸師會。全羅水軍節度使李舜臣。有謀畧。善用兵。我軍進戰于巨濟洋。舜臣以大艦巨熕。善拒我軍。遂不利。來島康親死之。脇阪安治苦戰。士其衆而退。舜臣因屯閑山以拒。是以我水軍不能合陸軍。而陸軍亦未遂能進也。全羅。忠清。黄海等道。瀕海州郡免我蹂躪者。舜臣之力也。○明主朱翊鈞聞我兵入朝鮮大恐。會其國西北邊有亂。大將李如松。率諸軍屯寧夏。國都兵寡。乃召諸大臣決議。遣其將祖承訓。史儒帥精兵五千援朝鮮。承訓遼左勇將。累與北虜戰有功。是行謂一舉可成功。以儒為先鋒。直逼平壤。行長拒戰。大破之。儒中丸而斃。承訓僅以身免。○大廳有疾。秀吉併程歸覲。至則已薨。自秀吉之西。大廳憂念成疾。疑以為秀吉既入朝鮮。左右百方解説。不信。遂薨。秀吉哀慟絶而復蘇。未幾。秀吉除喪復赴那古耶。詔勿輕濟海。秀吉拜謝而行。○朝鮮王昖自義州遣李薲李元翼再攻平壤。皆不利。而聞清正已略咸鏡。恐其與行長合而來襲也。乞援于明益急。祖承訓之敗也。行長聲言且暮渡鴨緑。警報荐達于明

沈惟敬

和議起

軍戰于安定。旌幟偉麗。人馬皆被鬼頭獅面。明馬駭。行長麾兵蹂之。儒下馬鬪。中丸斃。時霖雨。我兵追明人於淖。擊大破之。承訓挺身而走。明兵三千。生還者纔數十人。承訓膽落。迯還遼東。行長因投書朝鮮王曰。王盍導我伐明。明當我兵。猶羊群放一虎。王所知也。今遼東既無明兵

京。畢朝震驚。兵部尚書石星說翊鈞。欲議和以紓禍。因薦沈惟敬。惟敬本浙民。客居都下。慧黠有辯口。燕倡家僕鄭四。嘗歸化在對馬。惟敬遊燕。與之交。略諳我國事情。又因星妾父袁茂通星。星召見與語。大喜。遂薦之。擢爲游擊將軍。直至朝鮮。以書贈我師。卑辭厚禮以請和。行長素喜和議。因要求數條。惟敬由意承當。約歸取報。期以五旬而去。而我諸將毛利高政。鍋島直茂等。與朝鮮兵戰于春川永興等諸所。敗之。清正亦以諸俘虜還。破朝鮮兵于梁養山。會直茂等

李如松取平壤

騎。而我舟師十餘萬。又來自西海。未知大駕將何逃也。當是時。朝鮮猛將精兵。多在咸鏡道。而爲清正所阻。不能來援其王。

李如松率三營將李如柏張世爵楊元及南將駱尚志吳惟忠王必廸。至安州。下營於三處。旗幟器械整肅。朝

于橘中。○明得惟敬之報。而以和議未固。欲再出兵。會李如松平寧夏而旋。乃拜爲大將軍。帥兵五萬。直向朝鮮。○二十年。太上天皇崩。正親町。○李如松攻平壤。取之。行長敗走國都。初行長俟惟敬之報。過期而不至。乃怒。下令修行具。而如松已至遼東。石星猶持前議。再遣惟敬至平壤。與行長密議而去。惟敬要如松於路。告以和議將成。如松方鋭意立功。弗懌其言。欲執而斬之。諸將止之。因拘惟敬于軍中。而渡鴨緑江。會降虜爲我間諜者。爲虜相柳成龍所捕。以故行長

行長夜走

鮮相柳成龍入見。務朝鮮地圖。指示形勢。其所從入之路。如松傾聽。且云。倭但恃鳥銃。我用大砲。皆過五六里。彼何可當耶。題詩於扇面。寄成龍云。提兵星夜到江干。爲說三韓國未安。明主日懸旌節報。微臣夜釋酒杯歡。春來殺氣心猶壯。此去妖氛骨已寒。談笑敢言非勝算。夢中常

不知明軍至。至是明先鋒査大受抵順安。行長大驚。急修守備。時大友義統守鳳山。黒田長政守白川。小早川隆景守開城。行長報警於鳳山。使者未歸。如松已來攻。行長擊卻之。其夜出斫虜將李如栢營。不利。明日明軍大至。四面圍攻。如松用大礮大箭。烟焰壓城。我兵殊死戰。而外城遂陷。行長退保牡丹臺。虜兵隨至。我兵力拒。虜遂不能拔。退營城外。行長度其終不可支。欲合於諸將以圖再舉。夜潛收衆。踏氷渡江。至鳳山。則義統已遁。乃與長政合。倶退入國都。○李

碧蹄之捷

憶跨征鞍。如松使副總兵査大受先往紿行長曰。明國已諾和。沈遊擊且至。行長喜。玄蘇贈詩曰。扶桑息戰服中華。四海九州同一家。喜氣還消寒外雪。乾坤春早太平花。如松如栢等次肅寧館。行長以爲封使將至。遣牙將二十人來迎。如松令遊擊李寧生縛之。我兵猝起格鬪。三人

如松乘勝鼓行而東。我諸將盡撤守。會于國都。獨小早川隆景不肯退。三奉行促之甚急。隆景乃退。未至國都三里。而軍毛利秀包立花宗茂屬焉。明軍入開城。遂渡臨津。宗茂擊其先鋒于礪石嶺。破之。如松乃悉衆而至。隆景勵士卒。邀擊之碧蹄館。接戰良久。宗茂秀包横擊之。我兵甲堅刀鋭。縱横驅突。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遂大破明軍。如松墜馬。幾獲而援至脱走。斬馘一萬餘。追北至臨津。明兵溺死無算。江水爲之不流。而我兵死者百餘人。如松痛哭。徹夜聚敗軍。

如松走平壤

爲所獲。餘走還。行長大驚。復遣小西如安詣之。如松慰而遣焉。既而明兵次平壤。行長猶以爲封使也。詐風月樓以待。我衆華衣夾道而迎。如松分布諸軍。抵城下。諸將遂逆。未入而形大露。我兵始驚。悉登陴拒守。宋應昌使辯士馮仲纓以譯說清正曰。倭無故攻韓。韓告急於

退入坡州。朝鮮將相請其再進。不肯。會天大雨。如松託言坡州泥濘不便于爲營。遂退入東坡。我兵縱火而進。如松退入開城。如松以材武聞于其國。已拔平壤。意益驕。至是一敗塗地。氣沮膽落。遣人還明稱疾請代。時清正在咸鏡。聲聞不通。明將宋應昌欲虛喝以取之。遣人大言劫之。清正剛言挫之。應昌大怖。會橘中虜兵起。清正擊平之。遂與鍋島直茂相良賴定等。撤諸城兵。會國都。有訛言。清正自咸鏡北道。繞襲平壤。如松益驚悸。走四平壤。○加藤光泰細川忠興

晉州之敗

和議復起

撤國都兵

明。明皇帝大怒。遣大兵救韓。復平壤。復開城。遂復國都。擒秀家行長。盡逐其兵。令琉球暹羅諸國壓倭境。而足下猶守韓。欲爲下高義。使使臣誰乎。皇帝聞足爲報告之。爲足下計。莫若速逐韓王子。收軍歸國。否則明軍四十萬。驅韓兵而東。直至於安邊。足下雖欲服明。得乎。清正使侍

等。攻晉州。不克。士卒多死。晉州城險。李昖之奔。置其重器。以精兵二萬守之。朝鮮兵所在蠭起。稍復故土。明將查大受。李如梅。潛兵焚龍山倉。倉在國都近旁。我兵仰食焉。於是悉燼。而金命元等軍臨津南。絕我糧道。我師始困。○李如松自兵敗。無復鬪志。使沈惟敬復來申前議。厚賂行長。行長等頗懷歸志。乃議冊封及還朝鮮俘囚。行長與元帥三奉行等。皆不學。以冊封爲太閤王明之謂也。遣使報之行營。秀吉喜許之。惟敬請先撤國都兵。以爲信。諸將聽之。縱火城中。乘焰撤兵。更殿而退。如

捧囚

夜叉上官

史答之曰。清正知奉國命而戰。不知聽明令而和也。歸告明主。我有敵甲冑兵。近若無事責國來伐。已聞命矣。而咸鏡之途險阨。騎不可比行。卒不得成列。兵之來。日一二萬而已。吾迎而擊之。日殺二萬。四十日殲之。日殺二萬。二十日殲之。既殲而西指。度遼破燕。奉大駕於海東。清正

松聞和成。神稍定。始進兵入國都。我師屯金山浦。列營于蔚山西生東萊金海熊川巨濟。以爲久頓之計。虜亦分守諸要。而不出。於是明遣謝用梓徐一貫。及惟敬。渡海謁秀吉于行營。請約。秀吉厚饗遣歸。使小西如安偕往命。放還清正所虜珒琿以下。以大友義統不救行長。奪其封。遂令諸將合兵。屠晉州。以償前敗。清正之放諸囚。以其待之有恩。皆感泣而去。虜最畏清正。稱曰夜叉上官。安積覺曰。沈惟敬。市井無賴。舞智揣摩。石星變詐百出。星力主和議。惟敬往來平壤釜山之間。覘我情實。小西行長欲沮加藤清正進取之功。故與惟敬相爲表裏。

龜甲車

可以復命矣。仲纓大怖逃去。

拙堂兵話云。清正創意製龜甲車。遂破晉州城。然此法已有行之者。按通鑑後梁紀。淮南兵圍蘇州。推洞屋攻城。胡三省云。洞

欺誑太閤。皆挾私行險。非爲國家者也。徐一貫謝用梓之使于名護屋。實神宗之所不知。而惟敬之所爲也。夫合二國之歡。解戎馬之紛。極爲重事。監生生員。非行人之職。豈能辨之哉。神宗果以此輩爲使。則虧損國體。莫斯爲甚。太閤不知其詐。以爲信然。接遇二人甚厚。武人不習文事。固無足怪。而禪僧承兌靈三永哲之徒。皆侍帷幄。以備顧問。而僅知文字。給筆札而已。潭潭幕府。皆爲惟敬所紿。惜哉。至於神宗以李宗城楊方亨爲使。而惟敬之姦始彰。石星坐之下獄死。惟敬相踵伏誅。而朝鮮再罹兵禍。小人之誤國家。其可畏哉。○諸將攻晉州。守將徐禮元等竭力抗拒。數日不能拔。清正素不喜和議。欲托事以沮格之。至是造龜甲車。牛革包之。載以死士。推挽而進。矢石雨下。不能傷。至城基。以鐵錐鑿之。遂壞其一隅。清正鼓衆騰

屠晉州

屋以木撑柱爲之扃以牛皮其狀如洞又金粘沒喝攻太原粘罕塡壕之法先用洞子下置車轉輪上安巨木狀如屋形以生牛皮縵上又以鐵葉裹之人在內推而行之節次相續凡五十餘洞人運土木新柴於中觀二書所紀龜甲車既有藍本然清正武夫不必識此其法與古人

躍而上諸將相繼而上斬禮元以下諸將屠六萬餘人夷城池而返醢禮元首獻之行營朝鮮大驚訴之明李如松召沈惟敬詰之惟敬來見行長讓其負約行長怒曰汝乞和而明兵益至何也惟敬不能答去至北京見石星請撤兵星奏罷之如松引還秀吉待惟敬報久而不至謂其欺已召諸將議軍事初黑田孝高謂人曰聞外征諸將有威無恩而爭功相鬩夫宇喜多非統御之才能堪此任者非德川則前田若孝高而已秀吉側聽首肯之至是欲以德川家康爲

長政諫秀吉親征

暗合耳。

薩摩人梅北宮內時加藤清正不在起兵侵肥後肥後人多屬之兵勢甚盛佐敷留守界善左衞門與西度其不可爲爭乃詐納降避城迎之宮內欣然而入於是與西謂宮內曰臣仰君威靈既爲臣屬豈復有他賜願獻杯酒以祝今日乃招請之盛設

留守親帥諸將出征淺野長政極諫其不可且言殿下一舉趾亂必作于內秀吉不懌而罷不數日薩摩人梅北宮內作亂煽動肥後報至秀吉大驚急召長政曰吾甚愧於汝也乃命其子幸長討之未至而亂平

藤井藏曰孔子曰無遠慮則有近憂信矣豐公將自伐明未發而有梅北之事若無長政冒死以進言使公卒踰大洋則蕭牆之憂豈可量哉昔者齊景公遊於海上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顔燭進曰君樂治海上而六月不歸倘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公乃歸矣中道聞國人謀不內也又元世祖欲伐日本王磐諫曰日本孤島海道險遠勝之則不武不勝則損威請勿伐世祖弗聽遂發數十萬寇之不克生還者僅數人夫顔燭與王磐皆是欲使其主有遠慮而無近憂者也其主一則從諫

秀賴生

和議成

藤原肅

供張及享使美人行酒宮內高踞上座殊有得色因先自酌而後舉觴屬與西與西旋起取肴侑之宮內察其無戒心抽刀躍起捽宮內仆之坐刺其喉以殺之事起不意在坐皆倉皇迷亂爭欲及與西與西瞋目叱之曰汝等喪心耶我爲國家誅逆賊宜舍逆助順則我必宥脇從之罪

而不失國一則不從而大黷武併與我豐公之事皆後世人君之所宜深察也○豐臣氏姫人淺井氏生男秀吉大喜委軍務于前田利家而還大阪名男曰秀賴德川家康往賀于大阪○朝鮮王昖還國都先是小西如安齎秀吉書如明明主翊鈞疑而不納舍之遼東加藤清正已還諸因怏怏不愉至是以如安久不還意和議不成攻安康大破之明援將劉綖逃走既而如安遂至燕京見石星星盛設供帳誘以厚賂請屈情究事如安諾之翊鈞乃延見如安和議始成○是歲德川家康延聘藤原肅開講

城伏見

秀次昏虐

以賞討賊之功否則天誅不旋踵矣衆皆投刀羅拜諸從宮內者聞之皆逃與西追擊殲之餘黨悉平與西原秩二百石清正賞其功十倍與二千石

藤井藏曰以秀次之凶虐此類於義卿之一言

筵詢訪治道肅字斂夫號惺窩播磨人爲中納言定家十二世孫世食三木郡細河村父爲純時爲土豪別所長治所侵略爲純與長子爲勝俱之不利皆死於是亡其地肅初年削髮爲僧名舜號妙壽院後悟其非遂歸於儒始表章濂洛關閩之書時海內喪亂日尋干戈文教掃地而肅卓然獨唱道于其間實爲後世文學之祖○三年秀吉大城伏見秀賴之生秀吉欲以爲嗣乃爲秀次起是役役卒二十五萬人將帥萬石以上皆助焉而秀次殊無避位之意秀次爲人昏虐其留守聚樂荒淫日甚漁色不論貴賤至夜出戕人欲剖孕婦黑田孝高切諫之使如行營攝軍務蒲生氏鄉亦勸其濟海請自爲先鋒皆弗聽秀次一日

召還外征諸將　秀吉為觀游　氏鄉卒

何也。羞惡之心在內也。既有羞惡之心。而獨無惻隱恭敬是非之心乎。而秀次終身不能爲善。非是下愚之不移。繇其臣謂吾君不能。而不責難也。若有汲汲責之者。縱不能醇。去泰去甚。何必至爲天下之大戮哉。以此言之。諸臣之罪重於秀次。天咎曷免。宜其與秀次俱就死者之衆。

遊六角義郷。第謂義郷曰。人皆患多遺忘。我能記事。義郷答曰。不然。曰。何由知其不然也。曰。以君職位。忘天下之蒼生。譬猶父母忘子也。遺忘孰大焉。秀次赧然。○召還外征諸將。獨留小西行長等守釜山。○秀吉游吉野。觀花。諸侯皆從。尋又游醍醐。觀花。命諸侯警衛道路。觀游之盛。自古未有。○伏見城成。秀吉徙居焉。置姬淺井氏于淀。世稱淀君。○是歲。豐臣秀俊卒。無嗣。國除。藤堂高虎攝軍在朝鮮。秀吉器其才。特授令治七萬石。伊豫。○四年。蒲生氏郷卒。氏郷爲人雄豪。以功受大封。石田三成譖之。秀吉遂毒之。大槻清崇曰。豐公之疑蒲生氏。讒人媒之也。公封蒲生氏。食百萬石。

秀吉殺秀次

也。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近古史談云。蒲生氏郷伏病。茶博利休往問之。氏郷示其所自詠曰。限有盤吹襴登花波散物遠心短幾春乃山風。譯曰。山花自落豈無期。何事春風不待時。蓋言見毒也。利休泫然流涕曰。嗚乎惜哉。失無雙國士矣。遂賡歌答之曰。降登

氏郷來謁。卒然謂曰。聞卿善手跡。幸爲孤寫謠曲一本。其籠絡英雄。既已如此。則鴆毒下策。未必太閤之意也。嗚呼讒人之亂。誠可嫉。而可憎。○關白左大臣秀次有罪。秀吉奏削其官爵。放之高野。尋殺之。初秀次與石田三成增田長盛等有隙。二人欲擠之。數毀短之。而秀次淫虐益甚。自知其取怨。多每出游。齎甲仗以自備。二人乃誣其謀反。秀吉驚。遣人詰之。秀次懼。獻誓書而罷。時德川秀忠在京師。至是秀次陰欲誘致秀忠。以其兵自援。事覺。秀吉怒。召秀次于伏見。不許見。使如高野。俟命。付諸僧興山監守焉。興山南征時首納款者。奏請廢爲庶

蓄生塚　木村重成

見盤積奴先爾掃加志雪爾者折奴青柳乃緜。譯曰。及其未積須相掃。青柳元無折雪枝。蓋惜剛勇而不能防害也。氏郷卒之後。書史福田某啓視函。視之有遺書云。願移封於朝鮮。蓋知爲太閤所疑也。因嘆曰。使主公在世三年。必得其所願。豈不惜乎。

人。三成勸遂殺之。秀吉乃遣使賜死。秀次自殺。使者還獻其首。秀吉愕然曰。山僧何無情也。蓋意冀興山爲乞命也。三成請而梟之京師。收其妻兒及姬妾數十人。斬之三條磧。瘞一坎。名曰畜生塚。又毀聚樂。徙諸侯邸于伏見。木村重茲。白江亂幹等。以秀次黨伏誅。重茲有遺腹子。曰重成。其母嘗乳養秀頼。以故秀吉召祿重成。任長門守。以隷秀頼。安積覺曰。秀次以斗筲之器。居鼎鼐之任。驕奢淫佚。失爲人子之道。其不保首領宜矣。太閤戮及其孥。何其慘也。瘞之一坎。號畜生塚。果何謂乎。後趙石虎殺太子邃。及其妃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於一槨。太閤不知虎之所爲。而其事相類。豈

頒新令六條

先是明二使徐一貫謝用梓到名護屋。秀吉厚待之。二使滯留數旬。數賞遊愛名護屋風景。謂髣髴瀟湘。嘗賦詩云。重疊青山湖水長。無邊綠樹顯新粧。遠來日本傳明詔。遙出大唐報聖光。水碧沙平迎日影。雨微烟暗送斜陽。回頭于態皆湘景。不覺斯身在異鄉。又云。杳旋軺車來曰

殘忍之性。不期而適然乎。抑又甚矣。○中井積善曰。鳴虖秀次之昏極。自足速亡。然猶有大逆之心。則其亡也。三成之譖矣。太閤既念廢立。而秀次之辜又大矣。然未有必殺之意。則其死也。三成之譖矣。殃及池魚。羣室魚肉。甚矣。譖人之害也。巷伯詩。欲畀豺虎者。不爲過矣。然使我無譖之可乘。無聽之可惑。則雖有百譖人。亦末如之何。可不慎與。○秀吉謫右大臣藤原晴季于越後。以其秀次之妻父連坐。後至慶長元年而召還。○秀吉頒新令六條。曰禁國都主私嫁娶。曰禁結盟樹黨。曰禁鬪爭。曰禁多畜侍姬。曰禁留連飲酒。曰禁壯年乘輿。○初西洋人託貿易來。倡耶蘇教。至是秀吉怒其惑民。收妖賊伴天連及其徒二十餘人。磔之長崎。禁通市。○

明使至朝鮮

東聖君恩重。配天公遍朝萬國。播恩化。悉撫四夷。助至忠名。讓風光鶩孫眼。肥州絶境慰衰枯。洞庭何及此清景。空使詩人吟策窮。又云。一秦皇恩撫八紘。忽家聖諭九夷清。晴光湧景靈蹤聚。山勢抱湖烟浪輕。麦境奇蹤難闘靡。揚州風物寧堪争。扶桑聞說有仙島。斯處定知蓬又瀛。

初秀吉養織田信長四子秀勝爲子。封丹波。至是卒。無嗣。國除。夫人淺井氏。以淀君妹。托秀吉。秀吉以爲養女。妻德川秀忠。（夫人生二男五女。長家光。次駿河大納言忠長。長女配豐臣秀頼。次配京極忠高。次配前田利常。次配越前參議忠直。季爲後水尾天皇皇后。）○當是時。明使李宗誠楊方亨與沈惟敬至朝鮮。疑懼不敢進。請我撤兵。諸將乃撤諸戍。會釜山。以明情難測。未敢旋師。初惟敬斡旋建封貢議。布已爲冊使。及事定。廷議特遣二使。以惟敬爲導。惟敬大觖望。宗誠本紈袴子弟。至是惧慟。思歸。惟敬因欲逐而代之。以言傾怵之。還

秀吉檢覈天下田

秀吉覽詩喜曰。猶令二使增興。泛船百餘艘于海。旌旗錦繡。欸乃振波濤。秀吉親乘船。召二使宴遊。終日。又賜茶于山里園亭。二使大喜。二使進退有度。辭命得宜。觀者稱而謂雍容大國之風。大勝朝鮮人。

延未濟海。○是歲。秀吉下令大撿覈天下田。（賴襄曰。天智之制田授民也。以三百六十歩爲一段。以二段爲口分之田。女減三分之二。田一段得禾五十束。租二束二把。一束得米五升。毎段米二石五斗。而輸二束二把。則取米一斗一升外。蓋輕於二十取一也。是謂正税。千載而無大差者。流澤之所以無窮也。至天下用武力。耕不給於餉。蓋租歲重。月加矣。然源氏北條氏之間。未有所大加。大加者。蓋始於足利氏。而極於豐臣氏。豐臣氏極奢侈。已無比於前代。及末年。窮兵黷武。用度益不給。欲加徵租税。而不可復加也。於是一變丈田之法。以三百歩爲一段。一段加六十歩。而一町加六百歩。積而上之。千町加六十萬歩。萬町加六百萬歩。又就一歩各縮二尺。鞭撻有限之土地。以搜索無故之財利。民數依舊。税額百倍。開闢以來之遺民。剝未剝之肉。浚未浚之膏血。以供豐臣氏。得已不已之欲。而其法遂一成而不可破。至今爲梗。上下相習。恬不爲恠。嗚呼。豐臣氏一擧而喪先王之澤。絶天地之

明使渡海　地震

明使發朝鮮。我諸將叛凱還。加藤清正與石田三成有郄。而小西行長與之善。行長欲陷清正。嗾三成構之。清正至伏見。秀吉不許見。清正有訟無罪。乃造増田長盛。請申救。長盛不禮。且曰。子欲湔雪。宜謝於治部。清正怒曰。子則無禮。又使我屈奸人。我有死而已矣。拂衣而起。俟命私

性。奪生民之命。其取絶嗣赤族之禍。不亦宜乎。）○慶長元年。小西行長歸告和成。沈惟敬私從之。以土物獻秀吉。納媚而去。使人謂李宗誠曰。和敗矣。日本將來捕宗誠。大怖。微服夜逃。楊方亨竄匿。問計於惟敬。惟敬使一意奉承於我。明主遂以方亨爲正使。惟敬副之。多出金帛齎封冊。促往。因令朝鮮發使。朝鮮以和議未固。依違不從。獨使接伴使黄愼隨。○秀吉挈秀頼朝。見詔。叙秀頼從三位。任中將。○明使發朝鮮。諸將乃置戍于釜山而凱還。○京畿地大震。伏見城壞。壓死數百人。（是夜德川家康

外使入見

第。既而京畿大風雷地震。伏見城大破壞。清正曰。吾寧犯罪。不可坐視。乃從卒二百人省秀吉。秀吉與夫人席地而坐。且清正。呼其幼字曰。阿虎若來何速。清正因前訴寃。盡陳其軍勞。秀吉顧謂夫人曰。彼肥晳丈夫。今至自朝鮮。何黧且悴也。乃命守其門。三成以下踵至。不得

率兵入衛。秀吉曰。不知皇宮何如。吾當與卿省焉。乃遽出。從者未屬。家康以其兵擁而行。道路暗黒。家康從者。有掣其袖者。家康不敢顧。秀吉詼笑而行。脱刀授之曰。吾老矣。覺刀之重矣。以煩卿也。家康不敢執。乃授井伊直政。已而秀吉從兵踵至。遂入朝。還過方廣寺前。見大佛倒裂。罵曰。吾爲若不憚勞費。將使若濟度衆生。今已身且不能保。何負我也。因呼弓射之。還。）○外使至伏見。秀吉使人責朝鮮使者曰。吾收兵。而汝國未獻三道。（初和議之起。沈惟敬有割朝鮮慶尚全羅忠清三道與我之約。蓋出於其假託。）不使王子來謝。遣賤臣以辱我。我不許汝入見也。於是召見明使。儀衛甚盛。二使慴服。無敢仰見。膝行進捧封冊金印冕服。禮畢。明日大會諸將。饗使者。秀吉喜。謂我乃得王明國

秀吉裂冊書　再發外征之命

入有傳命者特納三成清正大聲令其卒曰使短小倭豎入旦日秀吉召見清正推問海外戰狀泣下曰阿虎襁褓育於我乃類我也遂密遣如故。朝鮮禮曹司李榮春君起辛等贈書于秀吉謝清正禮遇二王子曰竊以交鄰惟道自古有之無故動兵聲舊典之貴邦以有

因著明冕服命僧承兌讀冊書小西行長私囑之曰。冊文不似沈惟敬所說子且諱之承兌不聽入讀至曰封爾為日本國王秀吉變色立脫冕服抛之地扯裂冊書罵曰日本在握欲王則王豈奴何與焉乃責行長併明使誅之行長戰掉諉罪於三奉行出文書數通証之承兌亦救解事纔得止即夜秀吉命加藤清正等悉逐外使遂徵西南四道兵十四萬再命外征以明年二月為期中井積善曰石田小西欺罔之罪固也然明豈有以其國號封外國之理哉。太閤武人昧於事體信以為實然可笑兵。人之無學莫甚於茲時。故舉一世為沈壓子所愚

慶長金　再征朝鮮

易無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若彼哉彼哉而退之道外則必失王石之別時哉時哉而視秦之肥瘠則恐傷漂母之恩故差遣使价以布二義闕自閤外所擇中辛計清正自壬辰歲踰境以來不貪利欲不快庸雜為奉王事實心丈夫之威杖鉞烏嶺之上旗影飄拂烟雲株馬岳山之麓

弄以取嗤於異域貽羞於後代是可嘆也。○山縣禎曰行長三成等欺君辱國體其罪不可不正也而太閤釋而不問一失典刑使小人益恣其姦詐妬功嫉賢離間君臣莫所不至焉故太閤屍肉未冷交構禍亂幾覆宗社果誰過歟。○西洋南船漂着土佐云至新伊斯把儞亞交易遇颶船壞秀吉命修治船舶與米薪還之。○是歲始鑄金幣一分小判是曰慶長金○二年以小早川秀秋為征韓元帥毛利秀元宇喜多秀家副之黒田孝高充其參謀以再征朝鮮兩先鋒及諸將多如前役使小西行長立功自償秀秋秀吉姪為隆景嗣子者也初再征之令下柳川調信謂黄慎曰汝

清正上機張

嘶聲上徹中宵渡道漢江之波小西失信席捲北狄之藪煮山赤地竈車轟及晋城諸將因之奏功不隨波塲山會與術瓦解神耶人耶真可謂男子中之男子也又於會寧致犯王子時少無彼敵之漫之忽卑辭下己謙恭俱禮自整日城之風山長驛路水遠釜山浦縣始如一憐神龍

國速納三道可使王子來謝不則禍復不旋踵矣慎大恐沈惟敬猶以為虛喝行至那古耶見沿道治兵大驚奔去楊方亨既還懼誅與惟敬謀詭報日本受封和議全成因私市織貨號為日本幣物偽撰秀吉謝表以進衆皆疑惟敬之詐石星獨信之至是兩先鋒先期濟海行長屯釜山而加藤清正上機張攻梁山陷之軍于西生浦行長改築釜山為元帥府秀秋以下相踵達釜山諸道望風潰奔朝鮮王昖大驚出奔海州告急于明明主翊鈞因詰方亨得實乃詣惟

明殺石星　惟敬伏誅

之失水憫寄胡之孤苦使復京師廷全綱常之好天耶數耶真可謂仁人君子中之君子也歟以壯略武勇觀之則雖良平信噲何足比肩以克己復禮博愛寬洪籌之則雖吞蛙割股之仁何能及乎若此非凡大有人員不可以一視同隊魚故越甲午夏使書于山之僧糕成欲按其

敬惟敬懺謝佯稱秀吉責韓耳行將自去矣翊鈞不信乃遣惟敬先如朝鮮說我弭兵又使邢玠楊鎬劉綎麻貴董一元等募兵赴援時明國連歲用兵人民凋殘無復應募者遂驅浙江川廣遠兵率而東於是諸臣皆咎星翊鈞乃案問下獄竟死獄中我諸將之在釜山也海運未達虜地荒廢無糧可因以故不輙進乃聲言朝鮮蹈約則班師惟敬聞石星下獄大恐以書劫清正罷兵清正返書挫之惟敬窮蹙遂因行長乞降許之途為明將楊元所捕伏誅而我與明遂

閑山之捷　朝鮮斥李舜臣

陣。秘關移繪。清正象容于絹。營作廟堂南大門外蓮池岸。掛幅位焉。以牲物祭奠年祠。臨海順和兩君親祝祭文。以黃犀琥柳源浩鄭應圖各祿三千石。宛復戶公司任治。可一年春秋兩等。廣施永從留響。使後世撫劍疾視。輕薄疎忽人之法則也。然欲撿茲影似與否。招岡本及平太

絶。○藤堂高虎加藤嘉明等攻朝鮮將元均於閑山唐嶋大破之。小西行長又襲之於巨濟。斬均。初均與李舜臣並將水軍爭功不相能。行長素與加藤清正相惡。及和敗益怨之。潛遣人告朝鮮曰。清正首敗媾吾深嫉之。及其未上岸要諸海中可以擒矣。外史氏曰。姦賊已以和議欺君辱國體至此。又不思建功自償。通計於夷虜。圖以害其兄弟。狗彘亦當不食其餘矣。恨當日太閤不斬之萬段以正典刑而已。李昖命均舜臣出兵。舜臣疑其見欺。遲徊累日。清正已上陸。均乃劾舜臣逗留。於是逮舜臣下獄。以均代領其軍。既而高虎與脇坂安治攻

斬元均　分二道進

夫等。使進參。則右人等或悚怖驚駭。納履而退。或棄佩劍曳腰帶而道曰。加藤君主自何日到此。実然乎。我等昔者得責於前。罪人也云。汗出沾背。僅僅退懇。然後知釋藏僧之手品也哉。閑下急設醴酒。若疑斯文則馳使熙撿亦明垂貴國忠臣名將錄。辛甚辛甚。際鑑考納。不勝惶忭

均軍于唐島。嘉明後至。拔刀躍登虜艦。斬數人奪艦奮戰。遂大破之。會明將楊鎬麻貴等至。時均收兵守閑山。有命。令均進擣釜山。均已陷舜臣。至是不得不自進。悉舉水軍而發。行長聞之。伏兵于加德島。以舟師邀擊于絶影島。佯退誘虜。伏起夾擊。大破之。均逃至巨濟。行長夜襲斬均。乘勝西向。連陷南海順天。自豆耻津上陸。遂與清正合。○清正與行長攻陷黃石城。遂分二道而進。清正從雲峰。宇喜多秀家繼之。行長從密陽。毛利秀元繼之。兵各五萬。朝鮮將權慄在

陷南原　復起李舜臣

之至。秀家等將攻南原。沈惟敬竊告行長曰。陳愚衷在全州。將援南原。於是令義弘清正遮援路。愚衷遂不能出兵。楊元在南原。增築城一丈許。城外羊馬墻多穿砲穴。城門安大砲三座。鑿深濠塹一二丈。聞我兵至。城中洶洶。人民逃散。遼東馬軍三千在城內。元召全羅兵

雲峰。聞清正至。驚而潰。兩軍會于南原。合力攻之。守將楊元苦戰累日。城遂陷。元僅以身免。明將陳愚衷在全州。我諸將合軍當之。及南原陷。大軍進向全州。愚衷聞之遁走。於是慶尚全羅二道盡通。遂議入國都。○李昖聞元均之敗。大怖。復起李舜臣於獄。以爲水軍統制。舜臣至珍島。與我將菅正陰遇於碧波亭下。正陰敗死。舜臣乃與明將陳璘軍古今島。以扼我水軍。○黒田長政與明將解生楊登山牛伯英戰于稷山走之。既而諸軍以天漸寒。退而分屯。清正據蔚

諸將分屯　明軍大至　蔚山之役

使李福男。福男至。兵僅數百。而光陽縣監李春元。助防將金敬老等繼至。既而我先鋒百餘到城下。發鳥銃。城兵以勝字小砲應之。我大陣在遠。出遊兵交戰。疏行迭出。故敵砲不能中。敵多中銃斃。我兵遂進圍城三面。初南門外民家稠密。元焚之。而石牆猶存。至是我兵蔽而發銃。城

山。行長據順天。島津義弘據泗川。諸營鱗次。與釜山元帥府相犄角。明乃遣李如梅來取谷城。遂攻毛利秀包于星州。不能取。秀包亦以兵少退守求禮。○邢玠入朝鮮。會明諸道募兵皆至。乃分爲三。李如梅將左軍。李芳春解生將右軍。高策將中軍。明三十三將與朝鮮七將分屬三軍。以楊鎬麻貴統之。刻日進取。我諸將聞之。益繕城塞。加藤清正留加藤清兵衛于蔚山修壘。躬往西生浦巡役。清正強名素著。於是虜相議。欲先克清正而壓服其他。乃僞向順天。留中軍

幸長入蔚山

兵多斃。翌夜發矢砲圍城。黎明將拔城。時月色如晝。高虎與安治議謂。至曉敵必堅守。不如乘月明先襲之。安治可之。俄發喊薄隍。城兵投石防之。高虎掛城而突入苦戰。遂破外郭。我兵刈城外雜草稻木。積壕壁間。發砲亂放。飛丸如雨雹。城兵不敢外窺。草束已平壕。又推積羊馬墻

于彥陽。絕金山援路。諸軍悉萃于蔚山。蔚山役夫大驚狼狽入城。清兵衛出戰而敗。會淺野幸長率所部往蔚山監役。途與彥陽軍遇。戰不利。走入于蔚山拒守。迭有勝負。既而食盡。城中大窘。清正在機張。幸長告急。清正得報。乃發兵僅五百人。人負糧食。鞭舟疾馳。擊虜哨船于江中。走之。虜怖莫敢近者。清正遂入蔚山。虜乃合兵四面仰攻。城中投以大木巨石銃丸。亂發擊卻之。虜更以佛郎機狙擊城上。城壘震裂。清正與幸長堅守不屈。鎬貴知其不可力取。乃下令休

隆景卒

內外與城齊。我衆皆踊躍而登。城中火起。敵軍欲逃。門堅閉不可易開。馬足如束。街路塡塞。既而門開。匿馬爭出。我兵圍數重。各守要路奮刀亂斫。敵兵俛首受刃。適有月明。脫者無幾。楊元突出僅以身免。李福男任鉉金敬老李春元鄭期遠等皆死。後明主以此誅楊元。秀吉遣使賞賜

戰。合圍十晝夜。斷我汲道。城兵飢渴。皆嚙紙刺馬。飲其血。馬盡。乃飲溺。夜出城外。搜明人尸。取其所佩糗糧。牛炙食之。天大雪。士卒皸瘃有墮指者。而清正意氣自若。益修守具。日殺虜兵數百人。黑田孝高在梁山。聞蔚山急。使人報金山。促援元帥秀秋。與毛利秀元。黑田長政。加藤嘉明。森忠政。蜂須賀家政。藤堂高虎。其子高良。脇坂安治等。向發。刻期趨蔚山。○是歲。小早川隆景卒。隆景爲秀吉所敬重。屢引參謀議。而持已愼密。讒間不能入。已讓封秀秋。退居于三原。

蔚山之圍解　秀吉觀花

諸將。陳愚衷聞敗大懼。北走。我兵遂取全州。

長政爲援軍先鋒。至蔚山近地。與明軍隔河水相對。黎明。長政遣毛屋主水令候明軍。主水歸報曰。望敵陣炊烟甚微。是爲糧盡。改行伍而士卒搶攘者。非欲戰。將遁去也。長政曰。汝所見是。謂部下曰。敵將

至是。卒。足利義昭亦以是歲卒。○三年。秀秋等分道救蔚山。擊高策于彥陽。破之。而進。小西行長大發兵艦。自海上至。楊鎬聞之。挺身先遁。麻貴解生等乘夜解圍。黑田長政馳而躡之。藤堂高良舞旗陷陣。清正幸長乃開門。合擊虜。遂大敗之。棄甲仗如山。吉川廣家追擊最急。虜陣披靡。明將吳惟忠。茅國器。殿戰。皆破。挺走僅免。死者二萬人。明主翊鈞聞敗大驚。與其下議。罷鎬。以萬世德代之。與張榜。鄧子龍。藍芳威等。率楚兵往助邢玠。○秀吉携秀賴及夫人以下觀花

于醍醐　召還外征諸將

退。既退而追擊。非勇也。不如及其未退而擊之。遣使告諸將。時嚴寒。河水皆氷。而陣頭河水海潮去來。故不氷。長政先衆單騎入河水。部下亂流競進。與明軍大戰。敗之。

于醍醐。命前田玄以掌供帳。務使豐盛。勿有遺憾。中井積善曰。君人者。顧戀富貴。縱欲如此。而以克永世。非所聞也。世傳當時或榜於道傍曰。奢者不久。太閤見之。令大署其傍曰。不奢者亦不久。嗟虖。是亦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哉。○秀吉遣使諭外征諸將。留秀秋及清正行長島津義弘等十餘帥。其餘盡罷歸。其留者分爲四屯。秀秋守金山。蔚山在其右。清正守之。順天在其左。行長守之。泗川在其前。義弘守之。兵凡十萬。明兵亦可十萬。萬世德與邢玠議。令李如梅當義弘。劉綎當行長。麻貴當清正。陳璘別以水軍出其後。既而翊鈞俄召還如梅。以董一元

耳塚
秀吉疾病
五大老
三中老五奉行

中井積善曰、嗟哉豐公、可謂曠世之豪矣。身生窮閻、自奮乎奴隷之中、世傳其竊金露寺錄猶居環堵之室時、娶高臺院而坐瓦尊敗鍋、親酌而成儀、甚矣。如是之歡也。然壯歲既封侯、齡始半百而位極人心、發致太平、在我日域振古無比焉。蓋壯圖雄略、所謂天授者耶。其馭群傑、殊賞大封、曾不顧吝、則有漢高之度。北伐南誅、西討東征、所嚮無前。凡躬親將者、莫不摧陷剗夷、則有項王之勇。挫衄不得志者、小牧一役已。亦非知援下之竆矣。其好大喜奇、盤遊侈靡、土木究奢、滄溟黷武、務凌駕前人、則與秦皇漢武相頡頏焉。其顯翕泯與奪之權、并天下於股掌。

代之。我諸將報斬獲功、獻其馘。秀吉命築京觀于方廣寺前、號曰耳塚。○秀吉有疾、外師罷者至、召見慰勞、論其功罪。既而疾病、秀吉自知其不起、托國事于德川家康。家康固辭。乃置五大老三中老五奉行、以家康及前田利家・毛利輝元・宇喜多秀家・上杉景勝爲大老、中村一氏・生駒親正・堀尾吉晴爲中老、淺野長政・石田三成・增田長盛・長束正家・前田玄以爲奉行。小事決奉行、大事決大老、議若有不協、中老和解之。更命利家輔秀賴、以片桐且元・小出秀政爲其傅。

七隊長
秀吉薨

木村重成・薄田兼相・渡部糺副之、分親兵爲七隊、以速水守久・伊東長次・青木一重・眞野宗信・中島氏種・野野村吉安・堀田高正各長一隊。命長政・三成使往收外征之兵。秀吉密囑且元・秀正曰、汝輩謹保護秀賴、勿與家康生釁。秀正尋以老病辭職、且元獨任之。○從一位前關白太政大臣豐臣秀吉薨於伏見城、年六十二。群臣秘喪、使前田玄以密葬之于阿彌陀峯。尾藤孝肇曰、豐國磊磊落落、氣象頗似石勒、而膽略殆過之。其代足利氏、興雖未免欺孤兒寡婦、而掃蕩海內、以濟二百餘年塗炭之民、其功詎及之者。

惜乎其能救亂而不能成治。古人云、兵猶火也。弗戢

雖有逆節珍行、而人亦不敢枝梧、則與曹瞞伍焉。其尚友源征夷、則與石勒論光武倫爲。嗟哉豐公、可謂曠世之豪矣。晚悔外征、又睹其臨歿之言、欲令終保後之意亦勤矣。雖然首之以頻子之狂昏、尾之以孺子之愚騃、實豐公之不幸而亦天也。但貽謀大乖、寵任匪人、禍機既動、而

自焚。若豐國可謂弗戢。○賴襄曰、駕馭天下之群雄、使其盡爲我用、而不我叛者、何以致之乎。與土地金帛不嗇乎、授高爵顯位不惜乎。世稱豐臣太閤之能駕馭群雄、恃此二者。嗚呼使太閤果徒恃此二者、則元弘建武之政是已、足利尊氏是已。元弘建武之事、姑置之。如尊氏所使皆其家臣、用以夷其敵、隨與其土地而已。是易爲力也。太閤之定天下、割據之國存而撫之、同列之人服而用之、不止其故臣也。其勢之難如此。況足利氏之將帥、皆庸才耳、而猶不可制。方太閤之時、其布列天下者、聚希世之雄也。而欲用尊氏之所施、誰肯爲其用、而不敢叛哉。所以盡爲其用而不敢叛者、必有術焉。曰、中其意也。曰、出其意之外也。中其意、足以感喜之。出其意之外、是以畏服之。天下之群雄、感喜畏服於我、我之於天下、何爲不成、何欲不致。是太閤之所以鼓舞顛倒一世、而使其不自知其故也。故有及時輒予者、有未嘗與而與者、有當與而不與者、有既奪而大與者、有分與而圖之者。故太閤善用土地金帛爵位、以濟其術。非專恃土地金

清正破麻貴
義弘築新寨

不知墳土未乾、而群姦僨事。此孽不免於自作、豈亦天心有所歸而然歟。豐公終身之功業、亭一言斷之曰、長於進取而短於退守。噫。

近古史談云、太閤以慶長三年八月十八日午晌薨、壽六十三。葬於東山阿彌陀峰。祠聚樂第之成、公偶詠國歌一首、自書之、嘗使侍尼孝藏主

帛爵位也。○外史氏曰、豐公不曾讀霍光傳之人。故其行事或有違理者。其代織田氏之心、即霍光恕其妻之心。雖然使豐公讀之、則不有代織田氏。不有代織田氏、則雖有德川氏、不能合天下。然則其不學無術、即豐公之所以爲豐公乎。我故曰、爲德川氏敺民者、織田氏與豐臣氏也。○明將麻貴攻蔚山。蔚山土木既竣、清正率銳士出戰、屢挫之。釜山帥府聞虜出還、立花宗茂救清正、率五百人而發、値明虜五千于元濱、急擊克之。達蔚山、與清正夾擊貴軍、大潰。○島津義弘在泗川、築塞於海瀕據之、曰新寨。北築於望津、以扼晋江、距新寨四十里。又置永春・昆陽等諸寨、分兵守之。明將董一元・茅國器等帥

新寨之捷　諸將班師　外師還伏見　利家秀

函而藏之戒曰他日有需則出之後十二年至此病篤俄召尼孝命之曰持昔所付國歌來尼孝出而進之公直援筆記歲月日及諱於其後欲并造花押半成而腕澁乃擲筆明日而薨蓋豫以擬絕命詞臨薨出以遺後人也其歌曰露止置露止消奴留我身哉奈仁波乃事波夢乃世乃中。譯曰露生露滅是吾躬浪速榮華夢中。此箋今尚傳在木下侯云。

蒲生秀行之母織田氏故右府信長女也有殊色太閤召之弗聽乃使謂之曰不來將不利於孺子織田氏失

兵十萬來攻夾晉江而軍。義弘不敢出。會降虜在望津舉火爲內應。亡元乃渡江陷望津。乘勢連拔數寨。直向新寨。義弘與子忠恒出拒奮擊大破之。虜兵爭走相擠伏尸二百餘里。死者三萬餘。我兵追至望津乃還。○淺野長政石田三成持遺令赴那古耶。使德永壽昌渡海密訃諸將班師。小早川秀秋撤釜山先還到對馬。清正乃撤蔚山。義弘撤泗川。而明人諜知秀吉沒。從兵來攻。劉綎聞我諸寨既撤。急圍行長于順天。清正與義弘返擊拔行長。皆上舟。陳璘鄧子龍陳蠶馬文煥等。以戰艦數百要之海中。李舜臣以巨艦爲先鋒。清正已還。義弘戰且退。抵加德島。虜兵四集於行長。行長苦戰斬子龍殲其兵。舜臣來救中丸而死。而蠶文煥繼至。兵結不解。義弘反舟救之。擒明將陶明宰。虜不復追。於是諸將整軍而還。○外征諸將悉至伏見謁秀頼。諸老勞之。令罷之國。諸將以秀頼猶幼國家多難。不忍去以至次年。○是歲蒲生秀行有罪。削封徙于宇都宮。封上杉景勝於會津。○四年。前田利家奉豐臣秀頼徙于大阪。德川家康在伏

頼徙大阪　三成異圖　石田黨　德川黨　利家有疾

以死群臣懼或勸之織田氏悲號薙髮示意太閤怒爲秀行承嗣舊臣驕傲不能居公室於是有挾私相殺者太閤乃收秀行封會津百萬石移之下野宇都宮食十八萬石云。

秀吉嘗放鷹於野渴甚投一僧寺乞茶太急有行童進一大椀茶微溫盛到七八分秀吉一喫稱快更進一椀少熱不滿半椀秀吉徐喫了又要一椀於是代以小椀太熱不可遽口秀吉愛其才敏請之伴持僧攜歸以爲小臣漸受寵之後竟列爲五奉行治部少輔石田三成是也。

丁歲暴風雨淀水大溢堤防善崩奉行三成急發京橋口米庫出數十百囊命士卒盡運以塞

見視事。五奉行更遣兵守城。出于秀吉遺令也。家康與利家等論外征諸將功。得賞有差。石田三成頗懷異志。初三成自童年以面首有寵於秀吉。及長慧巧過人。秀吉常愛使之。而性陰賊險姦。頻讒搆諸功臣。寵任以終秀吉之世。至是三成與增田長盛相謀曰。德川與前田協心出政。我輩徒供驅役耳。先離二家乃可以逞矣。二人乃設策離間之。二家由是相隙。既而細川忠興調停之。初淺野長政與家康善。亦爲三成所間成隙。至是忠興亦調停之。長政遂黨家康。時家康威權日熾。三成素與毛利輝元宇喜多秀家嶋津義弘上杉景勝小西行長佐竹善宣等親善。日夜謀除家康。而忠興及黑田孝高其子長政加藤清正福島正則池田輝政藤堂高虎京極高次加藤嘉明蜂須賀家政等。皆與家康善。於是兩黨相仇視。京畿洶洶。○利家有疾。忠興勸其至伏見與家康會。利家從之。輿疾往盟。家康乃如大阪以報之。館於藤堂氏。三成行長等謀乘夜襲之。前田玄以固通志於家康。故發其議沮格之。明日家康還伏見。○清正幸長正

利家卒

七將要殺三成

其壞惑既而雨止水退三成下令曰速造于膝以代米囊其囊則聽汝等所取民爭趨之不日隄成而堅實倍舊前三成之敏慧投機率皆此類。

三成投於家康。七將追至。夜治兵。各築而圍。請乞命。家康許之。焉。家康心自計之。寢而不寐。本多正信入謁。欵曰。何亟就寢也。

則輝政長政忠興嘉明連署罪狀三成。請誅之。家康不許。乃請利家。時利家疾病。三成方視之。七將不得達。既而利家遂卒。臨卒太息曰。吾不及見嗣君之成立。死不瞑矣。子利長嗣。列四大老之下。於是七將欲伺三成出要擊之。三成竊出。歸於家康。本多正信説家康勿除之。家康大悟。和解之。因諭三成辭職屏居其邑澤山。發兵護送之。七將欲要之途而不能果。三成既還澤山。密與景勝通謀。約族明歳東西舉兵。以謀家康。外史氏曰。三成奸佞。讒害忠良。居治思亂。實天下之罪人也。而不特豐臣氏之亂臣矣。當時使家康思治乎。宜遙聽於七將。上奏天子。告豐臣氏。立誅佞豎。以鳴其罪於天下矣。然則諸侯服。而奸黨懼。亂或不起而止歟。而彼家康者。翻然改圖。強詞劫諸將。更出其兵。以保護其敵。以爲自己啓釁于豐臣氏之媒。嗚呼。家康之姦。亦可憎哉。○故太閤廟成。詔賜號豐國。○家康從治于伏見城。從諸老奉行之請也。○外征諸將至是皆告歸。前田上杉佐竹諸將。亦皆托事歸國。其期來春會同。○家康徙居大阪西城。時家康久不謁秀頼。頗有物議。淺野長政片桐且元屢促之。家康懼變。不果。及強藩皆去。乃往。石田三成聞之。遙授計增田長盛長束正家。造蜚語曰。淺野長政。大野治長。土

豐國廟成

諸侯歸國

家康徙居大阪

家康問爲誰。曰。正信。稟事。曰。所稟何事。曰。謂治部。何。家康曰。吾方思之。正信曰。主公已思之。思則得焉。臣不必言也。趨而出。旦日家康使伊奈圖書出諭七將曰。治部窮來投我。我不忍與之諸君。且諸君欲以私憾戮重臣。吾何得許之。諸君必求逞其意。吾當助治部而與諸君決戰。七

利長質母

將大驚。勉從之。乃使中村一氏。酒井重忠。諭三成曰。衆情恟恟。子盍解職就國。是爲幼主屈躬。以靖國家之亂也。三成謝曰。當熟慮而答焉。乃潛馳使大阪。謀之於上杉景勝。景勝大會諸藩主。議之。謙曰。治部宜聽命就邑。退伺世變。然後上杉佐竹皆歸藩。聚兵不復來覲。下兵於八州。

方雄久與前田氏通。以圖德川氏。家康大懼。遂以兵自護。入謁秀頼。諸將遂請家康留大阪防讒間。家康從之。時秀頼適母淺野氏在西城。於是徙居于京師。淺野氏。尾張人。杉原家次女。姑夫淺野長勝取爲己女。秀吉微時娶之。家康乃入西城。使結城秀康守伏見。家康遂議放治長於下野。雄久於常陸。擯長政置於武藏府中。下令伐前田氏。利長懼。請盟。乃徵其母爲質。利長泣而奉令。事乃止。外史氏曰。長政利長皆豐臣氏之臣。而家康以疑似之事。不究其源。而放黜之。甚則至質其母。其專恣如此。安得不來群小之攻擊哉。徂賢喜辯。家康取天下之。公吾不信也。○是歳。造小方金。析小板一爲四。出守秀吉之遺命也。○五年。毛利輝元至大阪。與德川家康約。分洛東西各制之。協心勠力。以輔豐臣氏。家康從之。既而輝元歸國。○初上杉景勝之歸國也。托治城湫隘。改城砦。指原峙。留糧。鳩器械。煽陸奧出羽土兵。又誘越後遺民。於是所在競起應之。石田三成亦托久不視封守。備廢弛。大繕城池。多散金帛。以招士。島勝猛。蒲生鄉舍等。固有知兵之名。三成延爲腹心。日圖舉事。至是。家康屢促景勝入覲。景勝稱疾不出。而東國爭告變。家康遣人詰之。景勝

景勝舉兵

三成招士

以撼其根本。則內府必自將赴討。毛利宇喜多以下。乃群起其後。東內府而東。西擊之。從征諸將置質大阪。必不棄此黨彼。內府孤立。腹背受敵。雖有勇智。無復所施。竟窮蹙而亡。降矣。天下之事皆可圖也。乃使使者還報之三成。三成乃聽命。就其邑澤山。家康慮七將要擊之。令子

家康伐景勝

秀康等護送之。七將不能殺。

家康發大阪。秀賴造西城祖道。家康抵伏水。命鳥居元忠留守。松平近正。内藤家長。松平家忠副之。元忠老且病足。堂上許杖。家康因慰勞之。元忠拜曰。東征重事。家長家忠皆宜從行。留務臣與近正而足。家康曰。雖留四子。我猶以為少。答曰。天下無事。二人亦優。萬一難作。此城當衝。孤立無援。臣有死而已矣。何多遣人為。家康壯之。遂留而語至夜半。元忠辭曰。駕當星發。請少就寢。時事不測。臣得復見不可期焉。將起足蹇。家康命左右扶而出。目送久之。家康遂東。大津城主京極高次素挫於家康。

枝梧不服。乃舉家康背盟十罪。又詰之。且曰。我受太閤遺旨。鎮守東陲。何受家康令也。家康大怒。遂大下令諸侯伯。自將伐景勝。命鳥居元忠。松平近正。守伏見城。自東海道進。細川忠興。京極高知。池田輝政。有馬豊氏。福島正則。淺野幸長。黒田長政。加藤嘉明。藤堂高虎。山内一豊。堀尾忠氏。蜂須賀至鎮等。皆從。兵凡五萬餘人。○三成聞家康東行。大喜。出至大阪。與増田長盛。長束正家等議。傳檄遠近。暴家康不利秀賴之狀。因矯秀賴命。抑留西諸侯會東師者。毛利輝

三成舉事

元得檄。欣然投袂而起。提兵至大阪。宇喜多秀家。島津義弘以下會者四十餘人。為應援者三十六國。兵凡十五萬。三成乃推輝元為盟主。遣秀家。義弘。及小早川秀秋等攻伏見城。小野木重勝等攻田邊城。（丹後）城主細川藤孝。子忠興。皆從家康於關東。毛利秀元。僧惠瓊等攻阿濃津。（伊勢。城主宮田知治。）惠瓊本東福寺僧也。後至安藝。住安國寺。為輝元所崇信。秀吉引參謀議。至是竟黨三成等。黒田孝高。加藤清正。得大阪檄。曰。佞豎藉口幼主。以營私耳。不肯從。秀秋嘗為三成所讒。獲罪於秀吉。家康

家康發江戸

伏見陷

迎而享之。見其妻及淺野氏。又見群臣。家康嘉其得士。以其弟高知往。沿道城主傾心供具。及至永口。城主長束正家供帳甚盛。或告其有異圖。家康辭享。微行而過。正家大驚。追及稚山請罪。家康温言遣之。駿府城主中村一氏以篤疾辭行。請使弟一榮從焉。家康心疑之。辭享。固請

救解之。至是孝高清正又諭之。是以竊送款家康。時諸侯妻孥皆在大坂。三成收之城中。清正娶永野忠重女。與黒田長政妻。並為家康養女。池田輝政妻為家康女。其族人留守者。皆以計脫之。細川忠興妻明智氏。光秀女也。及敵來逼。縱火自裁。○家康達江戸。諸侯應期會者百餘人。乃命饗之。發軍令而東下。○西軍之攻伏見城也。鳥居元忠急馳使于關東告變。與諸將分隅固守。捍禦甚力。殺傷過當。會城中有叛者放火。西軍乘勢鼓譟而登。城遂陷。元忠麾兵甚戰。

變報達關東

而入。一氏舁疾出拜。氣息奄奄。家康攬涙曰。信也。乃以一榮從。一氏尋卒。家康達江戸。休士馬者累日而發。因布軍令曰。毋鹵掠。毋躐稼。毋縱火。毋強買。毋私謀。毋越伍。毋風馬。毋戕長松。毋混輜重。毋競津梁。毋取捷徑。毋顛從次舍。毋違離軍節度。或不用命。邦有常刑。罔有赦。

所向無前。既而城兵皆斃。元忠乃解甲自伏劍而死。西將雜賀重次刎而裹之。并諸將首傳于大阪。○家康至小山。（下野）秀忠先發。次宇都宮。（下野）遣本多正信來候。秀康自結城來會。而伏見使者適至。上下皆驚。家康急召秀忠及諸親臣議。討井伊直政勸旋軍西上。一舉掃蕩群雄。家康從之。乃畢會諸侯。告變。問其從違。福島正則。黒田長政等皆請助家康討三成。家康大喜。贈正則驪馬。以為先鋒。池田輝政副之。德永壽昌為鄉導。以直政及本多忠勝監軍。留秀康於宇都

家康旋軍

家康在小山驛。及西事起。羽書旁午。敗問日至。曰。伏水城陷。曰。西軍收東行諸將孥於大坂城。曰。細川越中妻子燒死。家康每聞。蹙眉嚬不樂者累日。左右或欲慰之而不能也。適宇都宮圖伴入謁焉。其狀佩七種兵器。於背後朱巾纒額。手撫及身長刀。大聲呼曰。武藏坊辨慶敵候

宮使當上杉氏。於是令諸將先發。分軍爲二。秀忠自山道。家康自海道。相繼而發。○初大谷吉隆欲會東伐至近江。三成固與吉隆善。使人要之路。告以其謀。吉隆反覆諭其不可。弗聽。吉隆既去。誼不忍棄。遂黨三成。三成又以利誘織田秀信。秀信群臣多勸應東軍。秀信弗聽。據岐阜城。遂應西軍。眞田昌幸與子信幸。幸村。奉東伐之命。至犬伏。上野。而大阪檄至。啗以大封。昌幸與幸村歸上田。信濃。信幸以受家康殊遇。去赴江戶。西軍既陷伏見。引而東下。入美濃。修大垣城。

西軍入美濃

起居。家康莞爾大笑。圖伴直進抽刀西向。作斬首者之狀。曰。賊三成伏誅。決甚快甚。曲踊三百而出。近臣皆喜云。頃來主公氣色。未覩如今日之佳者。家康之西也。本多正信獨自憂曰。此役也。西師之衆。加倍於我。而諸將帥又多更事者。假令主公當之。吾未見其全捷也。内藤

以爲根據。別砦于犬山。尾張。以援岐阜。三成先入大垣。以迎諸將。於是美濃以西。概應西軍。以東。概應東軍。警報絡繹。項背相望。○福島正則。池田輝政等。攻陷岐阜。秀信乞降。逃走高野。後數年卒。西軍戍犬山者皆遁。東軍進陣赤坂。在大垣城西北。與大垣對。既而家康至。士氣大振。○西軍諸將。皆會于大垣。獨毛利輝元未至。而聞家康已至赤坂。相會議戰。宇喜多秀家。大谷吉隆等。欲固守大垣。以俟後軍。三成恃衆欲出戰于關原。美濃。家康恐西軍不出。聲言置兵而西。直取大阪。西軍

家康至赤坂

關原之戰

正成笑曰。多用過慮。吾保其必勝矣。僕自幼侍公。知公之爲人。每怯於耳。而勇於目。故聞變憂苦。不啻處女也。而一出門。勇氣十倍。以至見大敵。殆成夜叉之猛矣。況此行可衝突陷陣者有三焉。井伊兵部也。福島左衛門也。并主公爲三也。有此三銳鋒。而縱橫衝敵。無堅不破。雖有西

議。乃決。遂悉出至關原。秀家及島津義弘。背天滿山。東向而陣。三成與小西行長陣其左。吉隆陣其右。小早川秀秋屯松尾山。脇坂安治。朽木元綱。在麓。毛利秀元屯南宮山。長束正家。安國寺惠瓊等在麓。皆北嚮而陣。其餘諸將分布成陣。騎卒凡十二萬八千。家康聞之。進陣關原。騎卒凡七萬五千。福島正則爲先驅。井伊直政。本多忠勝爲中驅。黑田長政。加藤嘉明。細川忠興等。爲右陣。藤堂高虎。山内一豐等。爲左陣。蜂須賀至鎭等。爲遊軍。淺野幸長。池田輝政等諸將。

師百萬之衆。何足竄乎。既而果如正成言。

正則使候吏淺齋請事於家康。會斥士還。白鍋島氏移軍于山。家康訪其久近。淺齋自考對曰。行未久也。時天未明。霧深。淺而詰之。淺齋曰。臣從其軍所。扶馬矢。見其内。尚溫。故知之。

長政使毛屋主水。請軍家康訪

分備南宮大垣。家康自爲中軍。秀秋固通款家康。約戰酣應之。吉川廣家爲秀元先鋒。與安治。元綱亦竊送款。是日天大霧。咫尺不可辨。及霽。兩軍既迫。家康中軍鼓螺起。諸隊吶喊。正則進衝秀家軍。長政等自菩提山南。循麓而進。冒三成軍。三成軍騰突而進。嘉明。忠興擊其橫。高虎進擊吉隆。吉隆叱兵健鬪。東軍左陣不得進。行長。秀家戰尤力。於是諸隊齊交。鋒矢丸如雨。烟塵蔽天。兩槍相摩。迭前迭卻。晡時勝敗未決。秀秋逡巡未發。東軍發礟松尾山以促之。秀秋乃

西軍大敗

爲西師多少。對曰。不踰二三萬。家康曰。斥者咸言十有餘萬。汝獨何少之。主水曰。臣唯料其鬪軍耳。若數其不鬪者。固踰於十矣。家康深嘉其對。

是役也。西將大谷刑部吉隆。病惡疾在輿。使平塚因幡守爲廣代指麾。爲廣與東軍戰。知其不可敵。送所獲首級於吉隆曰。以

下山直突吉隆軍。安治・元綱合勢應之。西軍頗動。東軍乘之鼓譟齊進。正則遂走秀家。東軍左陣斬吉隆。與右陣夾擊走三成。行長叱咤督戰。東軍申驅追擊走之。西軍遂大潰。東軍追北驅突。斬首四萬級。原草爲赤。三成走匿伊吹山。近江美濃界。行長走于糟川。近江。惠瓊匿鞍馬。尋皆見獲。義弘走至大阪。輝元時在大阪。義弘欲俱城守。輝元恐怖不應。義弘乃航歸薩摩。秀元心持兩端。將應西軍。廣家不聽。及西軍敗走歸于輝元。立花宗茂亦欲與輝元守大阪。輝元依違答之。

澤山陷

山道軍至草津

爲冥途之宜。請速爲計。忽使元首落於敵手。某亦從此訣矣。附以一首曰。名乃爲爾棄留命波。惜加羅志。終爾留羅奴浮世登思邊盤。譯曰。死而留名。死不足惜。素知人生之不盈百。吉隆泣謂使者曰。噫平塚有武有文。足以壯冥途之行矣。乃作答歌。使姪祐玄書以付之曰。契有盤六

宗茂怒歸柳川。筑後。秀家至大阪。聞其國備前。已覆沒。竟走薩摩。正家歸水口。近江。正家治城。而自殺。家康進攻澤山拔之。遂進至草津。會天使至勞之。家康拜謝。遣正則・輝政・幸長等於京師。鎭撫士民。輝元馳使乞降。家康不答。別使人如大阪。慰諭秀賴母子。安堵如故。衆情大安。而山道軍亦來會。初秀忠之發江戶。進至上田。眞田昌幸據城拒守。攻圍旬餘。城堅不拔。遂解去。是以不及大戰之期。家康不懽。稱病不許見。家康四子忠吉。娶井伊氏。直政助之有功于大戰。家康素寵

直政擯秀忠

家康斬三

乃巷爾。暫志待。後連先太津事波有登毛。譯曰。且待我。六道之途相逢。唯有先後之殊。當此之時。爲廣戰殞。息於隴上。小川氏士樫井某揮槍輅之。爲廣蹶起。呼曰。身是平塚因幡守。今我德汝。若戰而倒。拔所執十字槍。曰。并以爲汝賞。乃授首云。

平塚越中者。因幡守之弟。幼有

任直政。直政頗有推忠吉擯秀忠之意。至是傳家康之命。衆彰秀忠之短。因酒井忠利・本多正純等救解。事卒得釋。外史氏曰。直政便佞。恃寵離間人骨肉。幸家康之明。不爲其所惑。秀忠亦得不罹豐臣秀次之禍。若使大閤當家康之地。直政之專橫。其不爲石田三成之貳舞者。蓋幾希矣。舊史之成。多當德川氏盛時。故至於姦佞如直政及本多正信輩。亦極口贊稱。余故特辯駁之矣。○初大谷吉隆屢誘前田利長。利長不應。聞青木一矩黨西軍。攻之於北莊。及關原事平。一矩大懼。乞降。利長許之。取其質。南上謁家康於大津。賀捷。家康大悅慰勞之。○家康至大阪。徇石田三成・小西行長・安國寺惠瓊。

成等

流秀家八丈島

驍名。其退而在家。家康百方招之。不肯曰。內府長溫言而吝賜予。我不屑仕如此之人也。後遂仕石田三成。家康聞而不能平。既而三成敗。軍吏生縛越中以獻焉。家康快之。且笑曰。汝向不我足。而受三成重聘。以致有今日。其狀洵可觀矣。越中張目罵曰。咄。戰敗爲虜。武夫之常耳。足

斬之。併長束正家首梟于三條磧。納毛利輝元之降。削其八國。安藝。石見。出雲。隱岐。因幡。伯耆。備中。備後。食周防長門二國。收宇喜多秀家封。捕增田長盛。放之岩槻。奪其封。放眞田昌幸其子幸村於高野。從立花宗茂於陸奧。宗茂如江戶。謝罪。家康命食棚倉一萬石。至元和五年。復封柳川十二萬石。島津義弘歸國。兄義久因之乞降。家康特許之。既而聞秀家在薩摩。捕流八丈島。秀家妻前田氏。利長妹也。大歸加賀。秀家子八郎尚幼。傳母澤橋氏。哀其襁褓赴嶋。乃抱己兒。見秀家妻請曰。妾不忍郎君遠謫。將從焉。敢以兒累夫人。前田氏深感其志。許之。傳母乃徒跣至官府。請從八郎入嶋。吏以有禁不許。傳母號泣欲自殺。家康聞而愍焉。曰。婦人與男子不同。宜許之。傅

下之。幼因於織田氏。縲絏三年。閲態可想。是之不問而何。嘲入之為。抑負故太閤之遺訓。蔑視孤児寡婦。以奪天下之權。如足下所為。乃丈夫所恥。我何肯仕此無道之主乎。欲斫斫之。吾頭可斷。吾口不可塞。家康怒曰。如此無狀漢。與其一擊為快。不若留餘喘。以受人間若楚。乃解縛

母大喜。從秀家父子入嶋。傅母既往。夫人愛其子過所生。稍長則請利長。祿之賜三百石。稱澤橋兵太夫。兵太夫三歲而與母訣。不識其姿貌。日夜哀慕不已。無何致仕去國。遂為僧。曰一心。雲跡杳然。不知所之。元和中。秀忠朝于京師。入二條城。觀者如堵。有一浮屠。捧封書。突出犯鹵簿。乃一心也。從士怒欲斬之。秀忠自輿中見之曰。僧也。勿斬。從士捕致。秀忠取書視之。叙八丈省母之請。秀忠以其嘗仕加賀也。付之前田氏。既而秀忠還江戶。利長挾一心東下。一心申前請甚力。秀忠憫之。命吏諭之。許召母相見。一心曰。某三歲時。猶捨而不顧。以勦幼主於海嶋。其志操如此。雖召必不來。秀忠試使召之。母固辭不肯。乃諭一心曰。果如汝言。然省母事竟不可允。汝當絕望。他有請求。將許之。一心憮然。久之曰。然則有一焉。宇喜多氏室。加賀侯妹。而八郎乃其甥也。願命侯歲輸資用於嶋。使吾母君臣無凍餒之患。於是命利長給金穀藥物器用之屬於海島。諸侯聞其孝義。爭以重祿聘之。一心曰。我無官達念。竟固辭不就。後再仕前田氏。受

景勝降

放之。本多正信聞之。心不悦。他日從容請聞曰。主公何以不殺越中。家康曰。然。越中可憎者。剛愎也。傲慢也。其勇其辯。皆可惜矣。渠縱無禮於孤。留以為子孫鷹犬之用。亦為不失一士耳。正信曰。非臣等淺中所及。

三宅喜藏。加藤清正臣也。關原之役。大友義統攻木付。木付細

祿如故。粗衣菲食。不蓄妻妾。未幾而夭。○初上杉景勝聞家康東下軍于長沼。分兵扼險而待。及家康旋軍。直江兼續請尾擊景勝不聽。有訛言。景勝大舉追躡。人心危懼。結城秀康使人請戰。景勝辭曰。自吾先世。不敢乘人弊。我將待內府再到。家康時為內大臣。故曰內府。遂撤營歸會津。至是得關原之報。乃大懼。因秀康乞降。家康命西上景勝即來謝。奪封。獨食米澤三十萬石。佐竹義宣亦出降。○加藤清正既卻大阪之檄。與黑田孝高并兵攻伐四隣。略定之。遂大舉臨薩摩境上。家康聞之。下令告

西海平

四國平

大論功行賞

川氏屬城也。守將松井某。有吉某請救於清正。清正命喜藏赴援。喜藏辭曰。臣頗效力先鋒。不欲赴他。清正怒曰。我以汝為可任用。今乃貪一已之功。不忠莫大焉。即逐之。喜藏出過其友莊林隼人。告之以故曰。吾得罪放逐。然非吾公。天下無復可事之主。因請隼人家。及清正攻宇

島津氏既降。弭其兵。西海悉平。○加藤嘉明在上國軍。毛利氏遣兵侵伊豫。攻松前。嘉明治所。嘉明弟忠明留守焉。與其將佃一成防戰。大破之。長曾我部盛親關原之役黨西軍。及敗逃歸土佐。因井伊氏乞降。家康許之。既而有罪。奪封。四國亦平。○以前關白左大臣兼孝。復為關白。○家康以區宇大定。遂大論功行賞。以關東八國為根據之地。自居江戶城如故。以越前尾張近江伊勢。封宗族舊臣。其餘盡為外藩。封前田利長於加賀能登越中。舊封加賀越中。加能登。為百一十九萬石。後分富山及大聖

土城。喜藏潛從軍。夜過鹽田口。伏城傍。及曉。城將南條元琢出偵我軍。喜藏躍起揮槍。傷其面。與之相搏。城兵出救。清正望見曰。彼非喜藏乎。勿使死敵。麾下士飯田覺兵衛等。以五百餘人馳援之。元琢乃入城閉門。清正召喜藏。釋其罪。厚賞之。喜藏後更稱角左衛門。食祿五千石。

寺為支封。加藤清正於肥後。舊封肥後熊本三十萬石。併伐小西氏所得諸邑。為七十二萬石。小早川秀秋於備前美作。舊封三十三萬石。加為五十萬石。福嶋正則於安藝備後。舊封二十萬石。加為五十萬石。黑田長政於筑前。舊封豐前中津二十五萬石。今為五十二萬石。池田輝政於播磨。舊封二十萬石。今五十二萬石。細川忠興於豐前。舊封十二萬石。及前歲所益豐後黃築五萬石。今為四十萬石。淺野幸長於紀伊。舊封甲斐二十萬石。今為三十七萬石。田中吉政於筑後。舊封參河岡崎十萬石。今為三十萬石。京極高知於丹後若狹。舊封信濃飯田八萬石。今為二十萬石。中村忠一於因幡伯耆。舊封駿府十七萬五千石。今為二十四萬石。堀尾吉晴於出雲隱岐。舊封遠江濱松十二

福島丹波播磨人。仕福島正則。為人朴強。正則重之。給祿二萬石。關原之役。從擊宇喜多秀家破之。既而西軍大潰。宇喜多氏敗卒。過營前而走。丹波受旨遣兵追之。適黑田氏將後藤基次至。見宇喜多氏兵走。謂丹波曰。子速追之。必有獲。丹波笑而不答。既而向所遣兵獲首級歸。基次嘆曰。何敏也。世謂傳基次教丹波成功。丹波聞而銜之。以為基次宜言之也。後基次去黑田氏。如京師。過宮島。正則聞之。欲召用。使丹波言其情。基次對曰。必三萬石。則敢委贄。丹波復命。正則掉頭曰。舊功如汝。猶二萬石。何況於彼乎。丹波薦之曰。願君聽彼所言。臣亦以是得矣。今君以三萬石召彼。則世將謂基次猶如此。使丹波仕他。必得四萬石。以世臣故安於祿。是非獨基次之媒。亦臣之榮也。不聽。丹波貌醜而跛。關原大捷後。家康召諸侯家臣有功者。賜杯。福島氏臣尾關石見。長尾隼人。及丹波皆與焉。隼人缺唇。而石見瞎。三人同進。左右皆掩口而笑。既退。家康叱左右曰。彼輩皆以功名顯。乃真丈夫也。汝等安得以其貌嗤之哉。左右皆有慙色。

萬石。及前藏所益越前府中五萬石。今為二十四萬石。山内一豐於土佐。舊封遠江掛川六萬石。今為二十萬石。蜂須賀至鎮於阿波。二十萬石。生駒一正於讚岐。二十萬石。加藤嘉明藤堂高虎於伊豫。嘉明以松前十萬石為二十萬石。高虎以大洲併舊封今治八萬石為二十萬石。餘並有差。島津氏依舊食三國。薩摩大隅日向。七十萬石。毛利氏食二國。長門周防。而以攝津河内和泉。六十餘萬石。隷大阪。賜越前於秀康。舊封結城十萬五千石。今六十七萬石。尾張於忠吉。舊封武藏忍十萬石。今二十四萬石。賜井伊直政近江澤山。舊封上野箕輪十二萬石。今十八萬石。本多忠勝伊勢桑名。舊封上總緒瀧十萬石。今十二萬石。其餘群臣亦各有差。○

刻經籍

家康雅好學術。講求治道。於是命有司取經籍未經刊行者。盡上之木。文教亦漸振焉。○

佐渡出銀

佐渡國始出銀。初上杉謙信稍得坑礦。採為軍資。豐臣秀吉聞之。徙上杉氏。封搜之。未得而薨。至是發鑛取之。○

荷蘭至

是歲。荷蘭船始至。通互市。○六年。德川家康在大阪西城。秀忠在外城。入見豐臣秀頼於牙城。列侯諸將盡入西城賀正。先是修伏見城。至是成。家康徙居焉。○初家康之東伐。伊達政宗在大阪。以其封疆與會津接。請先歸國為備。家康許之。戒而遣之。政宗歸國。急發兵襲白石取之。及西事起。家康遣人諭政宗收兵

休戰。政宗弗聽。乃約事平割上杉氏地授之。政宗喜聽命。既而捷聞至。政宗乘勢出兵。數侵上杉氏地。至是又攻福島。為本莊繁長所破。轉濟逢隈河。攻梁川。為守將須田長義及佐竹氏將車猛虎所破。走保白石。家康乃停前約。割上杉氏地十二郡與之。六十二萬石。○家康奏加供御之地。及廷臣食邑。給豐國廟以田萬石。其他寺祠皆給米田。

置京師所司代

以板倉勝重為京師所司代。掌獄訟及寺祠事。勝重強敏有才。無事不立辨者。

文祿四年。西國馬邏可建國焉。在亞弗利加洲。阿爾及耳之西。北則地中海。西則大西洋。南負撒哈拉大漠。中有大山。曰亞德拉斯。橫畫國中。四土狹小而腴膏。宜穀果。舊屬阿剌伯。泉河漸

西本願寺

初本願寺光佐。助關白秀吉西伐。誘其門徒通薩摩之道。以功建寺于京師六條。光佐二子。光壽光昭。光昭之母有姿色。及光佐死。秀吉納之。因絀光壽。立光昭。順如。家康之東伐。光壽送至江戸。而歸匿京師。及關原事平。光壽謁家康于大津。家康善遇之。乃為建一寺于六條東。命曰東本願寺。禮秩一如本寺。今天下門徒分隷東西。真宗於是乎始判焉。○

惺窩沒

家康方鋭意求治。時藤原肅益有名。家康數延之。諮問太平之策。肅深衣入見。講讀經史。未幾而沒。年五十九。所著有惺窩文集八卷。行于世。帝賜御製序云。家康又聘其

林信勝

城二條

以家康為將軍

秀頼娶德川氏

衰并吞四隣。往來亞斯者雄豪邁逸。遂獨立為國。慶長三年。西國荷蘭人取瓜哇。瓜哇在亞細亞洲呂宋西南。與蘇門答臘隔海為門。為西舶東來要路。蘭人於是建府設市鎮以巨帥。遂為南洋第一都會。八年。西國十五年。其主亞慕棘第三殂。自土之取羅馬國。于紅海地中海之間者。多獻幣納土。阿剌伯亦降附。幅員之大。殆比羅之舊。而用兵也暴。戮民也慘。括財也苛。篡弒相仍。後宮常五六百人。先生王子者。輙立為后。回回教主擅恣無比。西國昏暴無政者。至今先屈指于土國云。

門人林信勝為博士。以備顧問。林忠。一名信勝。字子信。號羅山。稱又三郎。京師人。後薙髮稱道春。為民部卿法印。○家康還江戸。尋使秀忠居守城。而自居西城。○是歲。家康課關西諸侯。城于京師二條城。以為行營。命其臣更戍之。○七年。詔陞家康從一位。秀忠正二位。○家康往大阪。賀正。尋還伏見。後以為常。○關原之役。佐竹義宣觀望遲疑。及事平。恐怖乞降。家康憎之。至是悉奪其封。常陸八十萬石。改食秋田出羽。二十萬石。封五子信吉於常陸水戸。二十五万石。○八年。詔以德川家康為征夷大將軍。遷右大臣。加淳和奨學兩院別當源氏長者。錫牛車兵仗。如故事。其餘親戚將吏。敍任有差。初朝廷以家康既致太平。將有征夷之拜。屢諭其旨。家康謙讓不敢當。列藩群臣交勸之。至是遂有是命。家康入朝拜命。儀衛甚盛。帝賜之酒曰。汝家康能略定國亂。朕勤汝功。使舉乃祖之職。宜統我師。以鎮護王室。家康稽首成禮而出。文武庶僚悉詣二條城以賀。○豐臣秀頼為内大臣。叙從二位。將軍家康以孫女嫁秀頼。秀忠長女。秀頼時年十一。德川氏甫七歲。稱千代姬。使大久保忠隣護送于大阪。秀

定道程

朝鮮使至

諸侯置邸及質于江戸

返朝鮮俘虜

且元時食茨木二萬二千石。家康念其傳秀頼有日。事多適可。啓諭大阪。益二萬石。且元以秀頼尚幼。辭不受。及其如伏見拜婚。家康諭之。勿辭封。是歲。結城秀康將如京師。遇福島正則于途。正則請間曰。公為故太閤養子。則與秀頼為兄弟。將軍千秋後。善視之。愚亦竭力奉之。秀康疑其有異圖。絶之。中村忠一弱而不度。横田宗治縣諫忠一。忠一患之。與近侍議。召宗治殺之。其子主馬以邑畔。圖之弗克。出雲人出兵助之。主馬縱火自殺。於是誅近臣預謀者。以忠一有先世之誼。未成童也。特宥之。忠一。一氏子也。

頼。令片桐且元如伏見拜婚。○家康還江戸。○是歲。家康封七子忠輝于信濃河中。封九子義直于甲斐。義直幼。未之國。使平岩親吉攝國事。信吉卒無嗣。於是封十子頼宣於水戸。○九年。家康令東北三道定道程。植堠樹。以三十六町為一里。已而西南四道皆倣之。蓋用織田氏故法也。○家康秀忠相繼入朝。亡何俱還江戸。○關白藤原兼孝罷。○初家康欲與朝鮮通好。命宗義智諭朝鮮修聘貢。至是朝鮮發使者孫文彧等至對馬。請入見。且求還其俘。因義智馳使報之家康。允之。使義智以文彧等至京師。以俟命。乃命板倉勝重館之大德寺。○是歲。藤堂高虎倡議。使諸侯置邸及質于江戸。相良氏首納其母。衆繼之。外史氏曰。高虎以一流寓浮浪。而得豐臣秀長任使。後為太閤所抽擢。卒得列于諸侯。然則豐臣氏之恩。不啻海大也。而太閤一瞑。首容媚于德川氏。其於豐臣氏。所謂視之如寇讎者。非耶。由是觀之。高虎一負心人。而少有才者耳。君子固不執也。○十年。將軍家康入朝。召見孫文彧于伏見。令諸道擒俘虜。悉返之。因謂宗義智曰。吾將老矣。貴使來致之江戸。乃與義智以肥前田。賞其功。對馬地多不毛。宗氏常取給於肥前別邑。二萬石。於是加賜二千石。○秀忠率東國諸侯西上

家康致職　秀忠為將軍　大御所　豐臣德川始有隙

秀忠西上。從者絡繹不絶者。十有七日。人以為昇平盛事。

秀忠遣以將忠輝如大阪告慶命。

先是黑田孝高卒。年五十九。至是前田利長老。子利常嗣。山內一豐卒。子忠義嗣。

是歲信濃淺間嶽火發。踰月而熠。東洋揚波戝

用源頼朝入朝儀。伏戟絡繹。陪從十萬餘人。○家康奏致職。帝優詔許之。以左大臣就第。家康固辭。○豐臣秀頼遷右大臣。○詔以德川秀忠拜征夷大將軍。遷內大臣。列將從官陞敘有差。秀忠入覲拜命。儀皆如家康時。自是世稱家康曰大御所。○左大臣藤原信尹為關白。○家康諷豐臣秀頼嫡母淺野氏。使秀頼朝覲。淺野氏時在京師。乃告之大阪。秀頼生母淺井氏。性猜忌固執不遣。始有物議。外史氏曰。豐臣德川二家相嫌隙。實妒婦之依。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猶信。○秀忠還江戶。家康亦繼還。○

傳菸種　修皇宮　修江戶城

開二島。

伊達政宗享家康于其邸。因予近江及下野田萬石。以為入京馬餼。且賜佩刀。尋享秀忠。從此家康及秀忠屢遊諸邸。巨藩盡

家康命異父弟松平定勝長子定行。定勝本姓久松。稱松平氏。娶島津氏次子。定綱聘淺野氏。蓋因二氏冀結婚于德川氏也。及其成婚。乃曰。島津雄藩。儀必重。因給以資用。遣近臣視事。又令女監領女使十餘名往相禮。時人榮之。○是歲南蠻始傳菸種。民喜栽之。於是烟管製造遍天下。秀忠惜其亡益。下令禁之。○十一年。家康令諸侯修拓皇宮。松平秀康掌其事。既而大修江戶城。使藤堂高虎督西道十五藩助工。無幾而成。宏壯稱天下第一。賞高虎功。以備中地萬石餘。並有差。

禁永樂錢　高臺寺　家康老駿府

親附焉。

京師豪商角倉了意及其子貞順。皆有智巧。通水利。是歲上言。疏鑿西川上游。以通丹波運。民皆便之。

家康幕府賜書暹羅古城。徵其朝貢。二國尋來。

家康有疾。困而寢。遠近訛言。乃

○家康與島津忠恒松平氏。及偏諱。改名家久。自是異姓諸侯相繼受族。○秀忠封季弟頼房於常陸下妻。五萬石。○關白伊尹罷。左大臣藤原信房為關白。○禁永樂錢。初自足利氏聘于明。多用永樂錢。於是以鐚錢四換永樂錢一。遂用鐚錢。○是歲故太閤夫人淺野氏建一寺於東山。以祈太閤冥福。名曰高臺寺。○十二年。家康課海道及關西諸侯城於駿府。初家康欲老駿府。徙駿府城主內藤信成于長濱。至是城之既成。徙居焉。撤西城府藏以餽秀忠。○伏見處守松

秀康卒　朝鮮入貢　駿府火

家康命合四部教坊。舞于殿庭。大設勾欄。家康與秀忠率列將群臣莅之。使士民縱觀。人心始安。

家康徙駿府。以上野介本多正純為執政。時正純父佐渡守正信為江戶執政。父子並從大政。權傾一時。而正信食二萬石。家康念其帷幄元勳也。欲大益其封。正信固辭不受。曰。臣小無汗

平秀康以疾告歸。尋卒。子忠直嗣。次子直基繼結城氏。秀康武而善政。得民心。及疾。遣女使於駿府。乞增封。家康與一書曰。努其務。欲加近江及下野為百萬石。汝歸告之。女使歸途得訃。更至駿府返書。曰。是內言也。不可漏越前人。聞之悼惜。令松平定勝代守伏見。以井伊直孝副之。直孝。直政庶子。先是直政卒。子直勝嗣。家康召直孝于江戶。至是有是命。○朝鮮使者呂祐吉等入貢。將軍秀忠召見之江戶。厚犒之。使者又至駿府謁家康。自是永為屬國。每將軍禪代必來。○駿府城火。○是歲松平忠吉卒。無嗣。乃徙封義直于尾張。○十三年。家康再課諸侯築

家康開經筵　林信勝掌外交　擊琉球

馬之勞。老受大任。祿亦足供公私用。常恐不能圖報。效尚何望。增封伏乞留賜臣者。而祿猛士以鎮定四海。則臣高枕以終餘年。林信勝幼而穎悟。讀書於京師東山僧舍。五行俱下。過目成誦。時經喪亂。書籍甚匱。百方索借。不遺餘力。緇流喜之。或欲度為僧。不可。後遂為大儒。我邦洛閩之學。實權輿乎林氏。初信勝年甫踰弱冠。聚徒講說。主四子新註。履至戶外。其弟信澄亦就受業。時學湮日久。民間無挾冊者。故或駭傳以為異事。舟橋三位秀方。訴信勝曰。朝廷經筵。主古學。明經博士自有其人。今匹夫而叨唱新學。以師道自任。其僭甚矣。遂論列請

駿府城。○關白信房罷。以右大臣藤原忠榮為關白。○家康開經筵。以博士林信勝為講官。信勝以該博強記聞。家康嘗諮問史子疑義數條。應答如響。剖析無所遺。時頻年諸蠻入貢。命信勝兼掌書記。自足利氏時外交書牘之撰。皆委諸浮屠。至是始用博士識者題之。○十四年。豐臣秀賴欲修方廣寺。以繼先志。用度不支。淺井氏發內使。請德川氏助役。以濟事。家康不懌。秀忠乃謝絕之。遂禁新建祠宇。○十四年。嶋津家久擊琉球。降之。（琉球。在薩摩直南海上。三百五十里。其先為天孫氏。傳世甚久。保元中。源為朝配于伊豆大嶋。畏服嶋民。攻略諸島。永萬中。遂入琉球。時天孫氏既衰。國中亂。為朝略之。一方有之。娶王族。生子舜天。舜天長而不凡。會國人作亂。滅天孫氏。推舜天為王。其姓為尚氏。七傳至玉城而衰。其族分國為中山山南山北。皆始受明封冊。玉城裔實為中山王。永享中。中山始通於我。足利氏命為島津氏附庸。自玉城四傳至巴志。復併山南山北。）先是家久奉幕府令。從琉球入貢不至。（天正中。琉球屢修朝貢。請互市。及征韓議興。中山王尚寧失秀吉旨。懼而不來。家康以海內無事。蠻夷賓服也。令家久屢招之。而不復至。）至是請遣其將新納一氏。南伐。樺山久高為先鋒。掠東求嶋。執其戍兵三百。進攻難巴津。虜以鐵鎖聯船。扼守津口。我兵自傍山冒險而上。遂取要溪灘。進攻千里山。不利。轉攻虎竹

琉球平　改造伊勢兩宮　德川家光　議讓位　家康專橫

罪之廷議亦以為然。詢之於幕府。家康弗懌曰。秀方固陋匹夫。倡道實可嘉尚。林氏之學。由是大行。當是之時。藤原肅既倡平學於京師。然深自韜晦。不與世接。信勝景慕求見而未由也。後與肅門人通。因得邂逅於肅。問難終日。犂然心醉。遂委贄受業。肅亦以為得人。待以高足。自後程朱之書。刻偏天下。先是我商舶相次至阿媽港。家康因命肥前原城主有馬晴信。多付金幣。令商舶求香木。夷民議我商三百人。擒殺之。盡奪其載。逃歸者三人。而夷民不知也。是歲阿媽港商至長崎者二百人。家康命長崎奉行長谷川藤廣議之。使晴信助之。圖以兵艦

城。拔之。五戰而至國都。琉球王尚寧面縛出降。擒王子太臣數十人。置戍而歸。家康賞家久功。以琉球賜之。永為臣隸。○改造伊勢兩宮成。家康奏勅定遷宮之次。先遷皇太神於正殿。後奉豐受太神。自天正中改造兩宮。二十五年而有是舉。後以二十一年為改造之期。定為永制。○家康徙脇坂安治于大洲。（伊豫。）富田知信于宇和嶋。（伊豫。）先是筒井定次以淫虐收其封伊賀。至是以伊賀伊勢賜藤堂高虎。治于阿濃津。（二十二萬。）○家康徙封賴宣於駿河遠江。治于濱松。（五十萬石。）以安藤直次為傳。尋徙賴房於水戶。（二十五萬石。）○是歲。諸侯妻子盡至江戶。令其會同者隔年交代。著為永制。○禁西諸侯造戰艦。○十五年。秀忠以內藤忠重為長子家光傳。抽松平信綱阿部忠秋為侍者。二人後並當路。以名臣稱。○詔議讓位。命諸司設儀衛。板倉勝重私奏曰。將軍亡女。哀感殊甚。請以延期。帝弗懌。○家康割越後。益忠輝封。（併舊封川中島。為五十三萬石。）忠輝性暴戾。至是汰虐滋甚。家康又為義直城名護屋。課諸侯助役。時土木荐興。家康恃勢專橫。驅役諸侯。以營私門。

秀賴造方廣寺　釋尚寧

鬪方酣。會流丸中其火藥櫃。海上震蕩。人舟俱沒。阿媽港人髮舟以黑漆。故世目為玄舳。

是歲細川藤孝。本多忠勝皆卒。藤孝少好學。諳練朝章。足利氏奕世典故。莫不通曉。時尚草昧。而家康注意於禮典。令永井直勝屢往京師。反覆問禮。江戶制度儀節。多其所

福島正則等。心頗不平。稍有怨言。家康聞之。故令諸侯曰。厭土木者。宜速就國修其城壘。以俟我旆。諸侯大怖。促期董督。不百日而成。外史氏曰。家康諸子。除秀康忠吉輩外。皆無寸功於天下。而濫割與大封。甚則至於役使諸功臣。營築其得已而不已之城壘。昔我先主有聞民心不言。立罷土木之事。家康聞怨言。則下傲慢不遜之令。益以遂其欲。嗚呼。不亦可憎哉。○豐臣秀賴再造方廣寺。以片桐且元董役。所費巨萬。累歲而後成云。○島津家久携尚寧至駿府。又如江戶。寧盛獻方物。秀忠釋焉。遣還于琉球。命家久悉返與其俘。○家康托明商。送書福建官司。請依足利氏故事。復交

家康招秀賴

定。忠勝病將死。召其二子忠政忠朝。遺言後事。忠政就寢問曰。大人苟所欲言。請謹聽之。忠勝曰。唯有一事。何也。曰。願不死耳。二子恠問曰。人生有始必有終。大人所悉。今何為出此言耶。忠勝乃使忠政執筆。以書其辭曰。死止毛奈阿羅死止毛奈。死止毛奈。御恩遠受志君越思遺盤。

勘合印不答。乃與書廣東商船曰。汝等來我邦互市任意。若有姦盜。我即戮之。○再禁蓺蔫草。時民間蓺蔫者寢多。官司禁之。不已。卒廣占良田。於是再下令。嚴其禁。○十六年。家康入朝。朝旨欲以家康為太政大臣。辭不拜。奏請祿祖考。乃追贈源義重鎮守府將軍。源廣忠大納言。○家康使人謂豐臣秀賴曰。自結婚。未相見。恐生物議。願一來以定衆情。秀賴年已十九。猶有童心。事皆決於淺井氏。淺井氏恐變。不遣。淺野氏令加藤清正淺野幸長諭焉。二將因啓曰。臣等保其無他。設有緩急。以死護。淺井

清正出短刀于懷

譯曰。死可惜兮。噫死可惜。君恩海嶽未全酬。二子泣。未答。忠勝則奄然而逝。時年六十三。忠勝年十四始臨陣。大小五十餘戰。未嘗敗衄。又未嘗蒙創。世以為一奇。

秀賴見家康于京師。贈以名刀二口。駿馬一匹。黃金三百枚。及錦緞若干。其公族將領。皆有所遺。家康答以二刀三。鷹十。馬。既而家康遣二子義直賴宣往大阪謝之。遺白金一萬三千兩。

氏乃從之。溯淀而上。二將弓銃夾岸護衛焉。家康使二子義直賴宣迎之東寺。相見于二條城。饗畢而出。謁淺野氏。拜豐國廟。視方廣寺役而還。清正歸其邸。出短刀于懷。泣曰。聊報太閤之恩矣。○帝禪位于皇太子。在位改元者二。曰文祿。曰慶長。凡二十五年。後六年而崩。壽四十七。葬泉涌寺。藏御骨於深草法華堂。

新撰國史略卷之六終

明治十四年八月廿三日版權免許
同　十六年七月　自卷壹至卷六刻成　自卷七至卷十二近刻

定價金貳圓

著者　愛媛縣士族　近藤元粹
伊豫國温泉郡小唐人町二丁目三十四番地

出版人　大阪府平民　森本太助
東區唐物町四丁目十番地

出版人　大阪府平民　中川勘助
東區博勞町四丁目四十三番地

新撰國史略　奥附　一

諸國發行書林

大和五條　本城久平
仝　八木　藤田善平
河内八尾　林宗助
和泉岸和田　本田庄次良
仝　堺　北村佐平
仝　鈴木久三郎
仝　鈴木粂吉
攝津神戸　熊谷鳩居堂
伊賀上野　豊住伊兵衛
伊勢津　河嶌九右エ門
仝　松坂　中西嘉助
仝　山田　加藤長平

伊勢四日市　伊藤善太郎
仝　桑名　森傳四郎
尾張名古屋　川瀨代助
仝　片野東四郎
仝　三輪文次郎
三河豊橋　高須廣治
近江大津　澤宗四郎
仝　小川儀平
仝　彦根　廣田七次郎
仝　長濱　中村藤兵衛
美濃大垣　岡安慶助
仝　岐阜　水谷善七

諸國發行書林

美濃岐阜　三浦源助
飛騨高山　升屋重兵衛
越前敦賀　山上惣兵衛
仝　敦賀　矢頭伊八
仝　福井　岡崎左喜助
仝　酒井安兵衛
仝　平澤潤助
加賀金澤　益智館
仝　近田太平
仝　前川喜兵衛
仝　春田德太郎
仝　大聖寺　深城伊三郎

加賀大聖寺　金松伊三郎
越中富山　大橋甚吾
仝　土井卯三郎
越後葛塚　弦巻七十郎
仝　巻　笛木又平
丹後峯山　上嶋長助
但馬豊岡　由利安助
因幡鳥取　横山安次郎
仝　山本又七
伯耆倉吉　山脇民蔵
仝　米子　今井兼文
仝　村上戈次良

新撰國史略　奥附　諸國書林　二

諸國發行書林

出雲松江　園山喜左エ門
仝　大芦利七
仝　川岡清助
石見濱田　安達幾太郎
仝　岡山六兵衛
播磨姫路　伊藤和七郎
仝　本莊輔二
仝　山野長平
備後福山　原田治助
仝　藤村喜兵衛
周防山口　官川臣吉
紀伊若山　平井文助

讃岐琴平　沼田仲助
仝　丸亀　錦榮堂
伊豫中村　中野光
仝　松山　土肥與平
土佐高知　澤本駒吉
筑前福岡　林斧助
豊前中津　梅津壽平
仝　野依暦三
肥前佐賀　河内莊助
肥後熊本　長嵜次良
仝　山鹿　高嶋雲中
薩摩鹿兒嶋　吉田幸兵衛

三府發行書林

東京 北畠茂兵衛
同 稻田佐兵衛
同 山中市兵衛
西京 藤井孫兵衛
同 佐々木惣四郎
同 村上勘兵衛
大阪 松村九兵衛
同 田中太右衛門
同 青木恒三郎
同 此村庄助
同 岡田茂兵衛
同 前川善兵衛

大阪 前川源七郎
同 濱本伊三郎
同 柳原喜兵衛
同 岡嶋真七
同 赤志忠七
同 鹿田静七
同 北尾禹三郎
同 花井卯助
同 吉岡平助
同 梅原亀七
同 豊住幾之助
同 真部武助

日本畧史序

欲載二千五百餘年成敗得失。及聖主賢臣英雄豪傑事蹟於數巻冊子。以提挈其

綱領。使初學之士洞觀古今。瞭若指掌。畧史之著亦難矣哉。國家中興。百廢皆舉。詔海内皆置學。以教育

子弟。聖經賢傳。諸子百家。巧藝伎術。莫不畢備焉。而其有大小之別。業有前後之序。起乎淺而漸乎深。始於

跡而終於精。凡學術皆然。不獨史學也。自太安麻呂撰古事記以來。六國史出焉。三鏡出焉。諸家傳記出

焉。汗牛充棟。非若煙海。真偽方淆。褒貶失當。既而西山源氏山陽賴氏之書出焉。天下無復言史者矣。然二書採輯宏博。卷帙浩瀚。未便於初學也。於是略史之著大行于世。而採擇不精。裁制違宜。或有可略而不

略。不可詳而詳者。或有略而不得其要領。詳而不盡其顛末者。石村君貞一憂之。博涉群籍。取瑜舍瑕。作略史三卷。上自開闢下至今代。聖賢英傑成敗得失。豐功偉蹟。一目瞭然。初學之士以此書爲階梯。進而

涉西山山陽之書。又進而讀六史三鏡傳記雜史。則歷歷小冊子。其益於世豈尠小云哉。剞劂成。价書賈吉

川半七徵序於余。余嘗受之史館。涉覽秘府。所著一書。便初學未能也。及閱君著。殆與余意合。遂不辭作

之序。

明治壬午春二月

從六位依田百川撰并書

敍

六國史以降官無復正史繼之上有源黄門在焉廣採群籍以撰大日本史於是百王事蹟始具焉下有賴子成在焉以一布衣私修日本外史以述武門八百年之盛衰矣

今之修史者大率無不由此二史者夫史者記往事以遺之於後世者也宜載治亂興廢之所由起以考政刑典章境域風俗之沿革能記其顛末原委而示當世之時勢也日本史諸志未全備外史其體固缺之故苟據二史而修史者則恐不得為全史也自小學教科之普行史略之書之出于世者何啻數十百而論其體裁則帝王譜耳年代記耳吾常慨之誰乎能奮椽筆以敍述古今之形勢者日本略史

刻成書估文玉圃來請敍于余其書可謂具徵因題卷首

明治壬午紀元節於濹西荘

復軒學人大槻文彦

如電居士修代書

日本略史序

古今之史。詳遠者略近。詳近者略遠。欲網羅上下者。又恆苦其浩瀚。予病其若斯也。嘗編國史略。以資講讀。蒙士猶以爲繁夥。蓋以小學之制。每級有歲月之期也。是以今更編日本略史。約上下三千餘年之事。而爲三卷。第一。始 國常立尊。洎 安德天皇。第二。後鳥羽之朝。源賴朝爲總追捕使。洎 後陽成之朝。豐臣秀吉征韓之役。第三。

同朝德川家康爲征夷大將軍。至今日之至隆文明。特揭其勢變沿革之要。而務不措意於遠近。以使蒙士終朝竟卷。心目瞭然云。讀者先繇此書而得其梗槩。又進之以國史略。則所謂浩瀚者。亦可得而知焉耳。語曰。登高必自卑。乃是也。明治十四年十一月新嘗祭日識。

桐陰　石村貞一

日本略史

凡例

一神代之事其詳不可攷且多詭祕其事故自大日本史日本政記等而皆在所略然賴山陽有言曰祖宗之所源始亦臣子之不可不知者非如漢人之語軒羲也余謂所謂祖宗所源始不特血胤之謂建國之體全基於此最不可不識豈亦云乎哉矧正史所載何得私削之此書所以謹揭其要也

一此書雖據小學學科主約略至使幼學了解古今沿革之顛末養成尊王愛國之志氣則有不敢鹵莽者亦原學科主旨云

一不用俚文而用眞文者意欲供後日讀全史之楷梯且使粗知布字陳句之法方也

士剛氏識

皇統表	諱	父	母	壽
國常立尊				
國狹槌尊				
豐雲野尊				
宇比地邇尊 須比智邇尊				
意富斗能地尊 大斗乃邊尊				
淤母陀琉尊 阿夜訶志古泥尊				
伊弉諾尊 伊弉冊尊				
天照太神		伊弉諾尊	伊弉冊尊	
瓊瓊杵尊		忍穗耳尊	栲幡千千姬	
火火出見尊		瓊瓊杵尊	木花之開耶姬	
葺不合尊		火火出見尊	豐玉姬	
神武	彥火火出見尊	葺不合尊	玉依姬	百二十七
綏靖	神渟名川耳尊	神武	蹈鞴五十鈴媛	八十四
安寧	磯城津彥玉手見尊	綏靖	五十鈴依媛	五十七
懿德	大日本彥耜友尊	安寧	渟名底仲媛	七十七
孝昭	觀松彥香殖稻尊	懿德	天豐津媛	百十四
孝安	日本足彥國押人尊	孝昭	世襲足媛	百三十七
孝靈	大日本根子彥太瓊尊	孝安	押媛	百二十八
孝元	大日本根子彥國牽尊	孝靈	細媛	百十六

皇統表	諱	父	母	壽
開化	稚日本根子彥大日日尊	孝元	鬱色謎命	百十五
崇神	御間城入彥五十瓊殖尊	開化	伊香色謎命	百二十
垂仁	活目入彥五十狹茅尊	崇神	御間城姬	百四十一
景行	大足彥忍代別尊	垂仁	日葉酢媛	百有六
成務	稚足彥尊	景行	八阪入媛	百七
仲哀	足仲彥尊	日本武尊	兩道入媛	五十二
應神	譽田別尊	仲哀	神功皇后	百十
仁德	大鷦鷯尊	應神	仲姬	百十
履仲	大兄去來穗別尊	仁德	磐之姬	七十
反正	瑞齒別尊	仁德	磐之姬	六十
允恭	雄朝津間稚子宿禰尊	仁德	磐之姬	未詳
安康	穴穗尊	允恭	忍坂大中姬	五十六
雄略	大泊瀨幼武尊	允恭	忍坂大中姬	六十三
清寧	白髮尊	雄略	皇大夫人韓媛	四十一
顯宗	弘計	市邊押磐	荑姬	三十八
仁賢	億計	市邊押磐	荑姬	五十一
武烈	小泊瀨稚鷦鷯尊	仁賢	春日大娘皇后	未詳
繼體	男大跡尊	彥主人王	振媛	八十二
安閑	勾大兄	繼體	皇妃目子媛	七十
宣化	檜隈高田	繼體	目子媛	七十三

欽明	天國押開廣庭	繼體	手白香皇后	未詳
敏達	譯語田	欽明	石姬皇后	四十八
用明	橘豐日	欽明	堅鹽姬	六十九
崇峻	泊瀨部	欽明	皇妃小姉君	七十三
推古	豐飯炊屋媛	欽明	堅鹽姬	七十五
舒明	田村	押坂彥人大兄	糠手姬皇女	四十八
皇極	寶	茅渟王	吉備女王	六十八
孝德	輕	茅渟王	吉備女王	五十九
齊明	皇極再祚			
天智	中大兄	舒明	皇極	四十六
弘文	大友	天智	伊賀釆女	二十五
天武	大海人	舒明	皇極	六十五
持統	菟野讚良	天智	嬪遠智姬	五十八
文武	珂瑠	草壁	元明	二十五
元明	阿閇	天智	嬪姪娘	六十一
元正	氷高	草壁	元明	六十九
聖武	首	文武	皇大夫人藤原宮子娘	五十六
孝謙	阿倍	聖武	仁正皇后	五十三
淳仁	大炊	舍人親王	夫人當麻氏	三十三
稱德	孝謙再祚			

光仁	白壁	施基親王	贈皇太后橡姬	七十二
桓武	山部	光仁	皇太后高野氏	七十
平城	安殿	桓武	皇后藤原氏	五十一
嵯峨	神野	桓武	皇后藤原氏	五十七
淳和	大伴	桓武	贈皇太后藤原氏	五十五
仁明	正良	嵯峨	皇后橘氏	四十一
文德	道康	仁明	皇大后藤原順子	三十二
清和	惟仁	文德	皇太后藤原明子	三十一
陽成	貞明	清和	皇太后藤原高子	八十二
光孝	時康	仁明	贈皇太后藤原澤子	五十八
宇多	定省	光孝	皇太后班子	六十五
醍醐	敦仁	宇多	贈皇太后藤原胤子	四十六
朱雀	寬明	醍醐	皇太后藤原穩子	三十
村上	成明	醍醐	皇太后藤原穩子	四十二
冷泉	憲平	村上	皇太后藤原安子	六十一
圓融	守平	村上	皇太后藤原安子	三十三
華山	師貞	冷泉	贈皇太后藤原懷子	四十一
一條	懷仁	圓融	東三條院藤原詮子	三十二
三條	居貞	冷泉	贈皇太后藤原超子	四十二
後一條	敦成	一條	上東門院藤原彰子	二十九

後朱雀	敦良	一條	上東門院藤原彰子	三十七
後冷泉	親仁	後朱雀	贈皇太后藤原嬉子	四十四
後三條	尊仁	後朱雀	陽明門院禎子内親王	四十
白河	貞仁	後三條	贈皇太后藤原茂子	七十七
堀河	善仁	白河	皇太后藤原賢子	二十九
鳥羽	宗仁	堀河	贈皇太后藤原苡子	五十四
崇德	顯仁	鳥羽	待賢門院藤原璋子	四十六
近衛	體仁	鳥羽	美福門院藤原得子	十七
後白河	雅仁	鳥羽	待賢門院藤原璋子	六十六
二條	守仁	後白河	贈皇太后藤原懿子	二十三
六條	順仁	二條	伊岐氏	十三
高倉	憲仁	後白河	建春門院平滋子	二十一
安德	言仁	高倉	建禮門院平德子	八歲
後鳥羽	尊成	高倉	七條院藤原殖子	六十
土御門	爲仁	後鳥羽	承明門院源在子	三十七
順德	守成	後鳥羽	修明門院藤原重子	四十六
仲恭	懷成	順德	東一條院藤原立子	十七
後堀河	茂仁	守貞親王	北白河院藤原陳子	二十三
四條	秀仁	後堀河	藻壁門院藤原竴子	十二
後嵯峨	邦仁	土御門	贈皇太后源通子	五十三

後深草	久仁	後嵯峨	大宮院藤原姞子	六十二
龜山	恆仁	後嵯峨	大宮院藤原姞子	五十七
後宇多	世仁	龜山	京極院藤原佶子	五十八
伏見	熙仁	後深草	玄輝門院藤原氏	五十三
後伏見	胤仁	伏見	准后藤原經子	四十九
後二條	邦治	後宇多	西花門院源基子	二十四
花園	富仁	伏見	顯親門院藤原季子	五十一
後醍醐	尊治	後宇多	談天門院藤原忠子	五十二
後村上	義良	後醍醐	新待賢門院藤原廉子	四十一
長慶	寬成	後村上	未詳	未詳
後龜山	熙成	後村上	嘉喜門院藤原勝子	壽闕
光嚴	量仁	後伏見	廣儀門院藤原寧子	五十二
光明	豐仁	後伏見	廣儀門院藤原寧子	六十
崇光	興仁	光嚴	陽祿門院藤原秀子	六十五
後光嚴	彌仁	光嚴	陽祿門院藤原秀子	三十七
後圓融	緒仁	後光嚴	崇賢門院藤原仲子	三十六
後小松	幹仁	後圓融	通陽門院藤原嚴子	五十七
稱光	實仁	後小松	光範門院藤原資子	二十八
後花園	彥仁	貞成親王	敷政門院源幸子	五十二
後土御門	成仁	後花園	嘉樂門院藤原信子	五十九

後栢原	勝仁	後土御門	贈皇太后源朝子	六十三
後奈良	知仁	後栢原	豐樂門院藤原藤子	六十二
正親町	方仁	後奈良	贈皇太后藤原榮子	七十五
後陽成	周仁	誠仁親王	新上東門院藤原晴子	四十七
後水尾	政仁	後陽成	中和門院藤原前子	八十五
明正	興子	後水尾	東福門院源和子	七十四
後光明	紹仁	後水尾	壬生院藤原繼子	二十二
後西院	良仁	後水尾	逢春門院藤原隆子	四十九
靈元	識仁	後水尾	新廣義門院藤原國子	七十九
東山	朝仁	靈元	敬法門院藤原宗子	三十五
中御門	慶仁	東山	新崇賢門院藤原賀子	三十七
櫻町	昭仁	中御門	新中和門院藤原尚子	三十一
桃園	遐仁	櫻町	開明門院藤原定子	二十二
後櫻町	智子	櫻町	青綺門院藤原舍子	七十四
後桃園	英仁	桃園	恭禮門院藤原富子	二十二
光格	兼仁	典仁親王	成菩提院宮	七十
仁孝	惠仁	光格	東京極院藤原婧子	四十七
孝明	統仁	仁孝	新待賢門院藤原雅子	三十六
今上	睦仁	孝明	大宮御所	

日本略史卷之上

長門　石村貞一編次

始垂皇統

國常立尊。實始垂皇統。次國狹土尊。次豐雲野尊。次宇比地邇尊。須比智邇尊。（男女二神、下倣之、）次意富斗能地尊。大斗乃邊尊。次淤母陀琉尊。阿夜訶志古泥尊。次伊弉諾尊。伊弉冊尊。

諾冊二尊從事治國

二尊奉天神之命。從事於治國。始定夫婦之禮。以開化育之源。晩年得天照大神也。授之御頸玉。厚托後事而老。蓋爲世界元祖矣。（從國常立尊至諾冊二尊、是謂神代七世、）

三種神器

天照大神。伊弉諾尊之女也。生而靈異。光華明彩。照徹六合。恆祭父神所錫御頸玉於庫中。以深奉體其遺教。遂平天下亂逆。而以皇孫瓊瓊杵尊。爲君主。其命君位也。授以三寶器。以爲天子之璽。一曰八咫鏡。二曰八坂瓊曲玉。三曰草薙劒。蓋表智仁勇也。詔曰。葦原千五百秋瑞穗國。是吾子孫可王之地也。爾皇孫就而治。寶祚之隆。當與天壤無窮焉。是示君臣之大義者也。又手執鏡祝曰。視此猶視吾。須同殿共床。以爲齋鏡也。是示父子之至恩者也。列聖謹守三器。以不墮祖訓。相傳而至今。可謂盛矣。大神又始教耕耨

養蠶之事。天下長賴之云。

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天照大神之孫。天忍穗耳尊之子也。都于日向吾田長屋。崩。葬可愛（日向）山陵。

彥火火出見尊。瓊瓊杵尊之子也。崩。葬高屋山上陵。

彥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火火出見尊之子也。崩。葬吾平（日向）山上陵。第四皇子神日本磐余彥命嗣位。是爲神武天皇。（國常立尊以下至此爲神代、）

紀元元年

神武天皇。以庚午歲生。生而明達。意確如也。年十五。立爲皇太子。元年（辛酉）正月。卽位於大和橿原宮。先是甲寅歲。天皇在日向高千穗宮。時東方未霑王澤。長髓彥等。各爲君長。分疆相爭。天皇起師東征。至安藝。明年入吉備。蓄兵食三年。戊午歲。歷浪速河內。入大和。

神武東征

戰於孔舍衞阪。不利。轉入紀伊。誅名草戶畔。入吉野。討八十梟帥於國見岳。誅之。殺兄猾兄磯城。饒速日命殺長髓彥來降。尋土蜘蛛等悉平。奠都於畝傍山東南。（大和）至是卽位。立正妃媛蹈韛爲皇后。命天種子命。天富命。主祭祀。掌朝政。○二年（壬戌）論功行賞。○四年（甲子）作畤於鳥見山。祭皇祖天神。○七十六年（丙子）三月十一日。天皇崩於橿原宮。（葬畝傍山東北陵、）

八神殿始此

綏靖天皇。風姿岐嶷。少有雄拔之氣。及壯。魁傑沈毅。最

長武事。先帝四十二年。立爲皇太子。先帝崩。在諒闇。庶務一委於庶兄手研耳命。手研耳命。潛圖不軌。帝知而爲之備。及山陵事畢。射而殺之。○元年庚辰正月即位。遷居葛城。大和是謂高丘宮。○二年辛巳立五十鈴依媛爲皇后。○三年壬午以彥湯支命輔政。○三十三年壬子五月十日。天皇崩。葬桃花鳥田丘上陵。

八十年

一百十四年

安寧天皇。先帝二十五年。立爲皇太子。至是即位。○二年甲寅遷都片鹽。大和號浮穴宮。命出雲色命行政。○三年乙卯立渟名底仲媛爲皇后。○三十八年庚寅十二月六日。天皇崩。葬畝傍山南御陰井上陵。

一百五十年

懿德天皇。先帝十一年。立爲皇太子。元年辛卯二月即位。○二年壬辰遷居輕地。大和曰曲峽宮。立天豐津媛爲皇后。○三十四年甲子九月八日。天皇崩。葬畝傍山南纖沙谿上陵。

一百八十六年

孝昭天皇。先帝二十二年。立爲皇太子。元年丙寅正月即位。遷居掖上。大和曰池心宮。○二十九年甲午立世襲足媛爲皇后。命出石心命瀛津世襲命共行政。○八十三年戊子八月五日。天皇崩。葬掖上博多山上陵。

二百六十九年

孝安天皇。先帝六十八年。立爲皇太子。元年己丑正月即位。○二年庚寅遷都室地。大和號秋津島宮。○二十六年。甲寅立押媛爲皇后。○一百二年庚午正月九日天皇崩。葬玉手丘山陵。

三百七十一年

孝靈天皇。先帝七十六年。立爲皇太子。元年辛未正月即位。遷居黑田。大和號廬戶宮。○二年壬申立細媛爲皇后。○七十六年丙戌二月八日。天皇崩。葬片丘馬阪陵。

四百四十七年

孝元天皇。先帝三十六年。立爲皇太子。元年丁亥正月即位。○四年庚寅遷都輕地。稱境原宮。○七年癸巳立欝色謎爲皇后。命欝色雄命行政。○五十七年癸未九月二日。天皇崩。葬劒池島上陵。

五百○四年

開化天皇。先帝二十二年。立爲皇太子。至是即位。○元年甲申遷都春日。曰率川宮。○六年己丑立伊香色謎爲

皇后。命大綜麻命伊香色雄命行政。○六十年癸未四月九日。天皇崩。葬春日率川阪本陵。

五百六十四年

祭天照神於笠縫邑

置四道將軍

校人民戶口

崇神天皇。資性聰敏。幼有雄略。及壯寬博謹愼。崇重神祇。恆有經綸天業之志。先帝二十八年。立爲皇太子。元年甲申正月即位。立御間城姬爲皇后。○三年丙戌遷居磯城。大和稱瑞籬宮。○六年己丑祭天照大神於大和笠縫邑。先是安神鏡璽劒於殿內。帝畏其瀆神。使皇女豐鍬入姬奉遷之。○七年庚寅定天社國社神邑神戶。○十年癸巳始置四道將軍。巡按四方。武埴安彥反。討殺之。○十二年乙未校人民戶口。序壯老。課男女調

役。初帝卽位數年飢疫盜起。帝憂勤勵精求治。至是歳大稔。家給人足。民稱曰御肇國天皇。○十七年庚子詔諸國造船舶。○四十八年辛未令皇長子豐城命治東國。○六十年癸未遣吉備津彥於出雲討殺振根。○六十二年乙酉詔河內開池溝通水利。○六十五年戊子任那始入貢。○六十八年辛卯十二月五日天皇崩。葬山邊道上陵

任那始入貢

六百三十二年

垂仁天皇生而有岐嶷之姿。及壯倜儻大度。率性任眞。無所矯飾。先帝四十八年立爲皇太子。元年壬辰正月卽位。○二年癸巳立狹穗姬爲皇后。遷都纏向。大和曰珠城宮。任那使歸。特厚賜寶物。新羅途要奪之。二國構怨始此。○三年甲午新羅王子天日槍歸化。○五年丙申皇后兄狹穗彥謀反。事發伏誅。皇后亦同死其城中。○十五年丙午立日葉酢媛爲皇后。○二十五年丙辰建天照大神齋宮於伊勢五十鈴川上。○二十七年戊午始以兵器爲祭幣。○三十二年癸亥皇后日葉酢媛崩。詔以土像物用代殉。立爲永制。○三十五年丙寅令諸國開池溝。以勸農事。民賴殷富。○九十九年庚午七月朔天皇崩。葬菅原伏見陵

建天照大神廟於伊勢

以土像代殉

景行天皇身長一丈二寸。脛四尺一寸。先帝三十七年

七百三十一年

立爲皇太子。元年辛未七月卽位。都纏向。號日代宮。○二年壬申立播磨稻日太郎媛爲皇后。○十二年壬午熊襲反。車駕親征。行平豐前賊。至日向起行宮曰高屋宮。駐輦六年。筑紫悉平。乃還。○二十五年乙未遣武內宿禰巡察東北諸國。還奏其地沃壤。民俗勇悍可收爲朝廷用。○二十七年丁酉熊襲又叛。遣皇子日本武尊代征之。○四十年庚戌東夷叛。天皇親授斧鉞於日本武尊征之。○四十三年癸丑日本武尊還至伊勢薨。

日本武尊征熊襲

初尊至駿河。虜佯降。燹官軍。尊奮擊克之。遂自相摸航海抵上總。暴風忽起。舟漂危急。時妃橘媛從曰。海神爲祟。妾願以身贖之。言訖投海。尊乃得達岸。轉入陸奧。蝦夷悉降。還巡視上野信濃。登碓日嶺。上野東南望嘆曰。吾嬬者哉。故稱山東諸國曰吾嬬國。○五十三年癸亥車駕幸東國。還至伊勢居綺宮。踰年乃還。○五十七年丁卯令諸國置田部屯倉。○五十八年戊辰幸近江居志賀。號高穴穗宮。○六十年庚午十一月七日天皇崩。葬大和山邊道上陵

七百九十一年

成務天皇先帝五十一年立爲皇太子。元年辛未正月卽位高穴穗宮。○三年癸酉以武內宿禰爲大臣。大臣始此。○五年乙亥詔國郡立造長。縣邑置稻置。界山河分

界山河分國縣

國縣隨阡陌定邑里。是以百姓安居。天下無事。○六十年庚午六月十一日天皇崩。（葬大和狹城盾列陵）

八百五十二年

仲哀天皇容姿端正。身長十尺。先帝四十八年立爲皇太子。元年壬申正月卽位。以大伴武以爲大連。大連始此。○二年癸酉正月立氣長足姬爲皇后。二月熊襲叛。天皇親征。皇后從焉。至穴門居豐浦行宮。○八年己卯進幸筑紫。居橿日宮。九月討熊襲不克。○九年庚辰二月五日。天皇崩于橿日宮。（葬河內長野陵）皇后與諸大臣謀。祕不發喪。無幾熊襲平。遂進征新羅。新羅王惶遽出降。獻金帛八十船。遂爲歲貢定額。高麗百濟望風歸款。乃置戍兵凱旋。至筑紫蚊田生皇子。名譽田別。初皇后有孕征三韓而還。乃生。故稱胎中天皇。

神功征新羅

麛阪忍熊二王叛

應神天皇幼而聰達。玄鑒深遠。動容進止。聖表有異。年四歲立爲皇太子。先是辛巳歲皇后奉帝至豐浦宮。發先帝喪。將奉梓宮還京師。時帝庶兄麛阪忍熊舉兵要之播磨。會麛阪暴薨。忍熊退守宇治。（山城）皇后命武內進擊忍熊。忍熊敗走。死瀨田。（近江）群臣尊皇后爲皇太后。臨朝攝政。○己未年遣使於魏。○丁卯歲百濟新羅共入貢。新羅奪百濟貢物。相易而獻。救逐新羅使者。遣使其國責問之。○己巳歲遣兵援百濟。討新羅破之。○丙戌歲遣使於晉。○己丑歲皇太后崩。（葬狹城盾列池上陵）謚神功皇后。○元年庚寅正月天皇卽位。都輕島。號豐明宮。尋立仲姬爲皇后。○三年壬辰蝦夷叛。先是百濟王枕流卒。子阿花幼。叔父辰斯簒立。是歲遣使責問之。國人殺辰斯以謝。乃命立阿花爲君。○七年丙申高麗百濟新羅任那並入貢。○九年戊戌遣武內宿禰按察筑紫。○十五年甲辰百濟使阿直岐來朝。阿直岐通經典。帝使皇子稚郎子師學焉。阿直岐更薦其國秀士王仁。○十六年乙巳百濟王仁來獻論語及千字文。○二十八年丁巳高麗使至。表文倨傲。稚郎子奏劾責使者。壞表書。

九百三十一年

王仁獻論語

○三十七年丙寅遣使於吳求織縫工女。○四十年己巳立皇子稚郎子爲皇太子。大鷦鷯大山守並長。帝特愛稚郎子立之。○四十一年庚午二月十五日天皇崩。（葬河內惠我藻伏山岡陵）大山守反。大鷦鷯知之。密告太子。太子素知大鷦鷯賢。欲讓位避之宇治。大鷦鷯固辭。相讓三年。貢獻者莫知所適。太子遂自殺。大鷦鷯驚馳至慟哭。群臣遂勸進卽位。

稚郎子讓位

九百七十三年

仁德天皇元年癸酉正月卽位。都難波。稱高津宮。○二年甲戌立磐之媛爲皇后。○十年壬午修宮室。初帝登高望見人烟稀少。察百姓貧窮。痛自節儉。宮垣頹而不造。

仁德節儉

屋宇壞而不葺。風雨時順。五穀豐穰。三年而百姓大富。帝復登高見炊烟盛起。喜曰。朕富矣。皇后曰。屋漏衣敝。何謂富乎。天皇曰。天之立君。為民也。民之富。即朕之富也。臣民請輸稅修宮。不聽。至是始修之。不日而成。○十一年癸未新羅朝貢。○十七年己丑新羅不貢。遣使責問。乃獻貢物。○五十三年乙丑新羅不貢。遣兵討之。獲囚虜還。○五十五年丁卯蝦夷反。遣田道討之。軍敗死之。○六十二年甲戌始置氷室。○七十八年庚寅大臣武内宿禰薨。○八十七年己亥正月十六日。天皇崩。葬百舌鳥野陵。

武内宿禰薨

一千○六十年

履中天皇。先帝三十一年。立為皇太子。元年庚子正月即位。都磐余。號稚櫻宮。平群木菟。蘇我滿智。物部伊莒弗。葛城圓。共執政。○四年癸卯始置史官。諸國以記得失。達四方志。○六年乙巳立草香幡梭皇女為皇后。三月十五日。天皇崩。葬百舌鳥耳原陵。

置史官諸國

一千○六十六年

反正天皇。生而駢齒。及長。美容姿。身長九尺二寸餘。先帝二年為儲貳。元年丙午正月即位。立津野媛為皇夫人。遷都丹比。河内稱柴籬宮。○六年辛亥正月二十三日。天皇崩。葬百舌鳥耳原陵。

允恭天皇。自幼仁惠謙遜。先帝崩無嗣。群臣迎帝。立之。

一千○七十二年

遜讓不許。奉璽固請。元年壬子十二月即位。遠明日香宮。○二年癸丑立忍阪大中姬為皇后。○四年乙卯詔定姓氏。使百官勿得詐冒。○二十三年甲戌三月。立木梨輕皇子為皇太子。○四十二年癸巳正月十四日。天皇崩。葬河内長野陵。

定姓氏

一千百十四年

安康天皇。元年甲午十二月即位。都石上。大和號穴穗宮。及允恭帝崩。皇太子木梨輕淫虐益甚。群臣不服。悉屬心於天皇。太子知之。聚兵欲襲天皇。天皇備兵自衛。太子慮不克。匿物部大前家自殺。於是天皇即位。○二年乙未以中蒂姬為皇后。皇后初為大草香妃。生眉

輪王。帝信讒殺大草香。取妃為后。眉輪從養宮中。○三年丙申八月九日。天皇幸山宮暴崩。葬菅原伏見野中陵。初帝在閣上。謂后曰。朕雖愛汝。獨眉輪介於心耳。眉輪時甫七歲。戲閣下。聽之伺帝醉臥刺而弑之。

眉輪弑帝

一千百十七年

雄略天皇。資性剛健。先帝之崩也。聞變馳至。誅眉輪王。又殺市邊皇子。即位泊瀨朝倉。○元年丁酉立幡梭皇女為皇后。○六年壬寅令諸國植桑。敕后妃躬桑勸蠶事。○九年乙巳以新羅久不朝貢。遣紀小弓等討之。會小弓病卒。我軍引還。○十四年庚戌吳人來聘。貢吳織漢織。先是敕遣使索工。至是帶來。○二十年丙辰高麗

吳人貢吳織漢織

祀豐受大神於伊勢

滅百濟殺其王及王子明年立王弟汶洲爲王賜之久麻那利地○二十二年戊午遷丹波豐受太神祀於伊勢山田曰外宮○二十三年己未八月七日天皇崩葬河内丹比高鷲原陵帝既定内難峻刻御下喜怒不測然性明決時納善言晩年尤留心政治

一千百四十年

清寧天皇生而白髮長而有愛民之心先帝二十二年立爲皇太子元年庚申正月卽位于甕栗宮遂都焉○三年壬戌立億計王爲皇太子先是播磨國司來目部小楯奏市邊皇子二子在赤石郡縮見屯倉首海部細目家帝大喜迎而立之以弘計爲皇子○四年癸亥

宴海外諸蕃使于朝堂○五年甲子正月十六日天皇崩葬河内阪門原陵

顯宗天皇初稱弘計王先帝崩也皇太子讓位於帝帝稱先帝命不從於是飯豐皇女垂簾聽政不幾而薨太子與群臣勸進元年乙丑正月卽位近飛鳥八釣宮

一千百四十五年

立難波小野媛爲皇后詔索市邊皇子葬處親幸近江蚊屋野得之改葬焉○三年丁卯四月五日天皇崩葬傍丘磐坏丘陵

一千百四十八年

仁賢天皇初稱億計王元年戊辰正月卽位石上廣高宮二月立春日大娘爲皇后○十一年戊寅八月八日天皇崩葬河内埴生阪本陵帝聰敏仁恕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初顯宗卽位欲發雄略陵以報父仇帝諫曰臣不肆君且如先帝之恩何乃止

一千百五十九年

武烈天皇先帝七年立爲皇太子至是卽位于泊瀨列城宮元年己卯立春日娘子爲皇后○六年甲申百濟入貢以其久闕貢拘留使者○七年乙酉百濟更使其族斯我來貢○八年丙戌十二月八日天皇崩葬傍丘磐坏丘陵○按正史武烈紀載其惡行者不一而足先輩辨其誣罔最明確矣今謹削之以爲帝雪萬古之冤云又按先輩又曰以帝爲無道者流傳久矣故武烈之謚号既失之此亦可取也

一千百六十七年

繼體天皇元年丁亥二月卽位于山背樟葉宮應神天皇

五世孫也先帝崩無嗣群臣奉迎卽位三月立手白香媛爲皇后○五年辛卯遷都磐余大和曰玉穗宮○七年癸巳徵五經博士段揚爾於百濟至○二十一年丁未遣近江毛野將兵六萬赴任那復新羅侵地筑紫國造磐井受新羅賂據火豐二國以遏王師乃使大連物部麤鹿火將兵赴援○二十二年戊申麤鹿火誅磐井遣使新羅新羅奉約既而任那訴新羅背約詔遣近江毛野和解二國毛野綏馭失方敕召還之○二十四年庚戌詔擧廉節之士○二十五年辛亥二月七日天皇崩葬攝津三島藍野陵

徵五經博士段揚爾

擧廉節之士

一千百九十四年

安閑天皇。墻宇凝峻。不可得而窺。寬大有人君之量。先帝七年。立爲皇太子。元年甲寅正月。卽位于勾金橋宮。立春日山田媛（大和）爲皇后。○二年乙卯十二月十七日。天皇崩。（葬河內古市高屋丘陵）

一千百九十六年

宣化天皇。器宇清通。神襟朗邁。不以才地矜人。元年丙辰正月。卽位。遷都檜隈廬入野。立橘仲姬爲皇后。○二年丁巳。新羅侵任那。遣兵援之。○四年己未二月十日。天皇崩。（葬倭身狹桃花鳥阪上陵）

一千二百年

欽明天皇。先帝崩無嗣。群臣定議。迎天皇而立之。元年庚申。立石姬爲皇后。遷都敷島。號金刺宮。撿諸蕃歸化者。編貫諸國。○九年戊辰。高麗攻百濟。遣兵援擊卻之。○十三年壬申。百濟獻佛像及經論。大臣蘇我稻目奏請受之。百濟附表。稱讚佛功德。帝疑其可禮否。下議群臣。物部尾輿等曰。不宜禮。稻目曰。宜禮之。乃賜佛像於稻目。稻目捨向原第奉之。時諸國大疫。尾輿等謂是佛之所致。奏請燒寺。沈佛像於堀江。（難波）新羅與高麗合攻百濟。百濟不能拒。弃其平壤漢城。新羅入居之。百濟遣使乞援。朝議許之。因賜兵器。又敕醫卜曆算等博士。遞番來我。且附送藥物。○十五年甲戌正月。立皇子譯語田爲皇太子。五月。遣兵援百濟伐新

佛教東漸

百濟貢醫卜曆算博士

羅。拔函山城。○十六年乙亥。百濟王聖明。爲新羅所殺。○二十三年壬午。新羅滅任那。毀我官府。命紀男麻呂率兵討新羅。破之。新羅入貢。拘留之。○三十一年庚寅四月十五日。天皇崩。（葬檜隈阪合陵）遺詔皇太子曰。朕欲征新羅。復任那。不果。汝繼朕志。

一千二百三十五年

敏達天皇。四年乙未。遷都譯語田。（大和）曰幸玉宮。○五年丙申。立額田部皇女爲皇后。○九年庚子。新羅貢調。卻不納。○十四年乙巳。大疫。初蘇我馬子信佛。建寺塔第中。高麗僧慧便等設齋。物部守屋等奏劾曰。佛法興行。疾疫愈甚。請嚴禁其法。燒佛像塔殿。馬子依疾。請奉三寶。帝曰。汝獨爲之。勿使他人。拜馬子喜。復精舍而深銜守屋等。八月十五日。天皇崩。（葬河內磯長陵）

一千二百四十六年

用明天皇。常尊神道。信佛法。遷都磐余。號池邊雙槻宮。元年丙午。立穴穗部媛爲皇后。○二年丁未。帝不豫。廐戶皇子侍坐。請祈佛誦經。帝因欲歸佛。召群臣議。物部守屋中臣勝海曰。不可。蘇我馬子曰。宜從睿旨。引僧入宮。廐戶握馬子手。泣曰。非大臣歸心福田。誰成今日事。馬子謝曰。殿下務興佛法。臣以死守之。守屋睨二人。意色俱惡。馬子謀殺守屋。先令人擊殺勝海。四月九日。天皇崩。（葬磐余池上陵）繼嗣未定。守屋欲立穴穗

馬子殺守屋

皇子。馬子惡皇子淫虐。奉皇太后命殺之。遂殺守屋。收其田宅資財。悉施捨佛寺。

一千二百五十年

崇峻天皇卽位倉梯宮。○四年辛亥遣紀男麻呂將兵屯筑紫。遣使於新羅。新羅行成。遂復任那。○五年壬子蘇我馬子驕暴益甚。帝疾之。欲誅而未發。馬子懼。謀先發。十一月三日。使東漢駒弑帝於寢殿。葬倉梯岡陵

馬子弑帝

一千二百五十二年

推古天皇初稱額田部皇女。容色端麗。進止有度。年十八立爲敏達皇后。及先帝崩。群臣相議。卽位豐浦宮。○元年癸丑立廏戸皇子爲皇太子。攝行萬機。馬子殺東漢駒曰。此弑君之賊。吾爲行誅。○十年壬戌新羅復侵任那。以來目皇子爲征新羅將軍。率兵討新羅。皇子至筑紫病薨。討新羅師遂罷。○十二年甲子正月。始用曆日。定冠位六品十二階。以賜群臣。改制朝禮。頒憲法十七條。皇太子所撰也。○十五年丁卯遣大禮小野妹子於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十六年戊辰隋使裴世清來。以妹子爲大使。難波雄成爲副使。率學生與世清俱如隋。○二十九年辛巳皇太子薨。諡曰聖德太子。所建寺。四天王法隆法興等。凡十一所。群臣競傚之。有寺凡四十六所。僧尼凡一千三百八十餘人。○三十一年癸未新羅又侵任那。

始用曆日定冠位

憲法十七條

通信隋國

始置僧正僧都

遣兵伐之。新羅降。○三十二年甲申始置僧正僧都。檢校僧尼不法。○三十六年戊子三月七日帝崩。葬竹田皇子陵遺詔欲立田村皇子。群臣莫敢異議。獨境部摩理勢不可。蝦夷遂殺之。蝦夷馬子子也。

一千二百九十年

舒明天皇初稱田村皇子。二年庚寅立寶姫爲皇后。遷都飛鳥岡。號岡本宮。遣犬上御田耜於唐。留二年而歸。唐使高表仁與來。○五年癸巳表仁歸。遣吉士雄麻呂等送至對馬。○九年丁酉蝦夷反。討平之。○十三年辛丑十月九日天皇崩。葬滑谷岡。後改葬押阪陵皇后卽位。此爲皇極天皇。

一千三百〇二年

皇極天皇元年壬寅遷居小墾田宮。天皇敏達帝曾孫押阪大兄皇子孫茅渟王之女也。二年癸卯遷飛鳥板蓋宮。大臣蘇我蝦夷病。子入鹿代行政。欲立古人大兄皇子爲皇嗣。皇子舒明帝子。母蘇我氏。時山背王有威望。入鹿忌之。遣兵襲殺之。○四年乙巳六月三韓獻調。天皇御大極殿。中大兄皇子與中臣鎌足等謀誅蘇我入鹿於朝。初入鹿殺山背王。無復忌憚。起第宅僭擬宮城。鎌足潛謀匡濟。因竊察宗室諸王可與有爲者。屬心於中大兄而未能通情。一日蹴鞠法興寺。

入鹿伏誅

禪位之始

皇子靴脫鎌足跪奉之皇子亦跪受之因得親近終告故蘇我石川麻呂與入鹿有隙因使皇子與結婚又引佐伯子丸葛城網田爲援會三韓來聘帝御殿入鹿侍皇子使子丸等刺入鹿石川麻呂前讀表將盡子丸等不敢發皇子直入斫入鹿肩入鹿攀御座乞哀天皇大驚問其故皇子伏地奏入鹿罪天皇起入內賜入鹿屍於蝦夷蝦夷亦尋伏誅十四日帝禪位於輕皇子禪位是爲始

一千三百〇五年　年號之始

孝德天皇大化元年乙巳六月卽位年有號是爲始尊先帝曰皇祖尊立中大兄爲皇太子輔政罷大連置左

右大臣及內臣七月立間人媛爲皇后十二月遷都長柄攝津曰豐碕宮○二年丙午正月布新制國造村首等一切罷之置國司郡司定郡大中小置大領小領定租稅法田畝制神武以來國造村首世襲其職至是改其弊習舉全國盡爲郡縣國勢大變詔諸國造兵庫繕治沿邊兵備○五年己酉定置八省百官制十九階冠○白雉五年甲寅十月十日天皇崩葬河內大阪磯長陵在位十年帝爲人柔仁好儒崇佛不重神道皇極天皇重祚此爲齊明天皇

天智定法制

一千三百十五年

齊明天皇元年乙卯卽位飛鳥板蓋宮中大兄爲皇太子如故○四年戊午阿部比羅夫率舟師伐蝦夷降之置渟代津輕二郡領明年又置後方羊蹄郡領○六年庚申新羅滅百濟百濟乞援○七年辛酉車駕至筑紫居朝倉宮遣兵救百濟七月二十四日天皇崩葬小市岡陵在位前後凡十一年皇太子素服制軍國事○癸亥歲我兵伐新羅不利百濟王豐璋弃城逃高麗百濟亡○甲子歲改增冠位爲二十六階大織小織大縫小縫大紫小紫大錦上中下小錦上中下大山上中下小山上中下大乙上中下小乙上中下大建小建○丁卯歲遷都滋賀近江城高安大和屋島讃岐金田對馬

一千三百二十八年

天智天皇元年戊辰正月卽位天皇性至孝服喪六年至

此登祚立大和姬爲皇后是歲唐滅高麗○二年己巳十月大織冠內大臣藤原鎌足薨○四年辛未九月帝不豫召皇弟大海人屬以後事大海人辭以疾請出家聽之入佛殿剃髮詔賜袈裟遂入吉野大和時人曰是如放虎於山也立大友皇子爲皇太子十二月三日天皇崩葬山城山科陵在位稱制合凡十一年皇太子卽位

藤原鎌足薨

一千三百三十二年　天武稱兵

弘文天皇爲人魁岸奇偉天性明悟風範弘深眼中精耀博學通古有文武才幹元年壬申六月大海人稱兵吉野東走美濃天皇發兵討之戰于瀨田近江官軍大

一千三百三十三年

撰帝紀

敗。帝崩于山前。明治三年七月始贈諡號。列於帝紀。

天武天皇初稱大海人。生而岐嶷。及壯雄拔神武。曉天文遁甲。元年（癸酉）即位于飛鳥淨見原宮。立鸕野皇女爲皇后。○三年（乙亥）詔諸國定百姓貧富爲三等。中戶以下許貸稅。○九年（辛巳）三月。詔川島忍壁二皇子等撰帝紀。四月。制式九十二條。定親王以下至庶人服色。割伊勢國置伊賀。割駿河國置伊豆。○十二年（甲申）令親王及諸臣官無文武。務習軍事。具兵馬器械。有馬者爲騎。無者爲卒。以時檢閱。闕者有罰。遣使巡行諸國。定疆域。尋分天下氏族。定爲八等（曰眞人、曰朝臣、曰宿禰、曰忌寸、曰道師、曰臣、曰連、曰稻置）。○十三年（乙酉）改爵位號。增加階級。諸王以上十二階。諸臣四十八階。九月。遣使諸道。巡察國司郡司能否。問民疾苦。○朱鳥元年（丙戌）大和獻赤雉。因改元（齊明重祚以來不置年号三十五年）。九月九日天皇崩（葬大內陵）。在位十四年。皇后稱制。五年遂即位。此爲持統天皇。

一千三百五十年

太上天皇之始

持統天皇爲人深沈。有大度。節儉好禮。有母儀德。及帝擧兵。每與謀議。元年（庚寅）正月即位。是歲始行元嘉曆儀鳳曆。○四年（癸巳）遣陣法博士。講武諸國。○八年（丁酉）八月朔。帝禪位於皇太子。稱曰太上天皇。太上天皇號始此。大寶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崩（祔大內山陵）。在位

日本略史　卷之上　十九　文玉圃藏版

稱制。合十二年。遺詔火葬于飛鳥岡。

一千三百五十七年

撰律令

開岐蘇山道

文武天皇天資寬仁。慍不形色。博涉經史。最善射藝。持統帝八年立爲皇太子。元年（丁酉）八月即位。以藤原宮子爲夫人。○四年（庚子）六月。敕淨大參忍壁親王及直廣壹藤原不比等撰律令。○大寶元年（辛丑）正月朔。帝受朝於大極殿。儀衛嚴肅。蕃客陪位。文物之美。於是大備。三月。改制官位號。停賜位冠。易以位記。定服色制。○二年（壬寅）頒新律度量。是歲始開岐蘇山道。○慶雲元年（甲辰）始鑄諸國印。○四年（丁未）六月十六日天皇崩（葬檜隈安古山陵）。在位十一年。

日本略史　卷之上　二十　文玉圃藏版

一千三百六十八年

製銅錢

置出羽國宇佐八幡宮

置丹後美作大隅

作風土記

元明天皇諱阿閉。天智帝第四女。文武帝崩。群臣奉遺詔。固請攝萬機。乃聽。○和銅元年（戊申）天皇即位。武藏秩父郡獻銅。因改元。改製銅錢（文曰和銅開珍）。廢銀錢。○三年（庚戌）遷都平城（大和）。置左右京坊。○五年（壬子）割陸奧十二郡。置出羽國。祀應神天皇於豐前宇佐郡。號曰八幡大神宮。○六年（癸丑）割丹波五郡。置丹後國。割備前六郡。置美作國。割日向四郡。置大隅國。敕諸國作風土記。○八年（乙卯）九月二日。帝禪位于氷高內親王。養老五年十二月七日崩（葬椎山陵）。在位九年。

元正天皇神識深沈。言必典禮。受先帝禪。靈龜元年（乙卯）

一千三百七十五年
置和泉監
眞備仲麻呂入唐留學
置能登安房石城石背
察蝦夷風土

九月卽位。南島奄美入朝。○二年（丙辰）割河內三郡置和泉監。以多治比縣守等爲遣唐使。下道眞備・阿部仲麻呂・僧玄昉等入唐留學。○養老元年（丁巳）行幸美濃。得醴泉。以改元。○二年（戊午）割越前四郡置能登國。割上總四郡置安房國。割陸奧十一郡置石城・石背二國。○三年（己未）始置按察使巡省諸國。○四年（庚申）遣使察蝦夷風土。隼人・蝦夷竝叛。殺陸奧按察使。遣兵討平之。○八年（甲子）二月四日天皇禪位於皇太子。天平二十年四月二十一日崩。（葬奈保山陵）在位十年。

一千三百八十四年

始築多賀城
習番語
置國分寺

聖武天皇。神龜元年（甲子）二月受禪。三月尊夫人藤原氏爲皇太夫人。四月蝦夷叛。以藤原宇合爲持節大將軍討之。十一月凱旋。是歲始築多賀城。○四年（丁卯）南島人來朝。○五年（戊辰）渤海國始遣使來聘。○天平元年（己巳）立藤原光明子爲皇后。○二年（庚午）太政官奏。大學生徒旣經歲月。猶難博達。實由困窮。請選性識聰慧藝業優長者。給衣食以勸誘之。又諸蕃異域風俗不同。若無譯語。難以通事。教弟子各習番語。許之。始置皇后宮職施藥院。○七年（乙亥）下道眞備・僧玄昉等還自唐。○九年（丁丑）三月詔每國造佛像一軀。寫大般若經一部。始置國分寺於諸國。○十一年（己卯）渤海

省和泉監幷河內國
建鎭西府

入貢。○十二年（庚辰）省和泉監幷河內國。九月太宰少貳藤原廣嗣反。討平之。初玄昉還自唐。居內道場。寵於皇后。吉備眞備（下道眞備賜吉備姓）爲中宮亮。不敢言。廣嗣上書。指斥時政之失。及玄昉・眞備之姦。朝議以爲謀反。發兵討之。廣嗣帥兵至板櫃川。（豐前）官軍先鋒佐伯常人呼曰。廣嗣反逆。黨者族誅。廣嗣下馬拜曰。廣嗣非敢反。請誅姦臣耳。常人曰。矯官符發兵。非反而何。廣嗣不能對。上馬退。其衆潰散。廣嗣走肥前。遂捕斬之。先是置太宰府。年代未詳。或曰宣化帝時。至是廢之。○十五年（癸未）建筑紫鎭西府。置將軍。○十七年（乙酉）復太宰府。○天平感寶元年（己丑）七月二日帝禪位於皇太子。帝避位落髮。就唐僧鑑眞受菩薩戒。自稱三寶奴。勝寶八歲五月二日崩。（葬佐保山陵）在位二十六年。

一千四百〇九年
置和泉國

孝謙天皇。天平十年正月立爲皇太子。天平勝寶元年（己丑）七月卽位改元。○八年（丙申）始築怡土城。（筑前）○天平寶字元年（丁酉）復置和泉國。○二年（戊戌）八月朔禪位于皇太子。

一千四百十八年

淳仁天皇。天平寶字元年四月立爲皇太子。二年（戊戌）八月受禪。十二月敕太宰府嚴海防。尋令筑紫七國造甲刀弓箭。○三年（己亥）夏六月追尊皇考曰崇道盡敬

皇帝。○六年壬寅太上天皇落髮。詔曰。自今國家大政。

行大衍暦

賞罰二柄。朕親決之。小事啓天皇。○七年癸卯八月。廢儀鳳暦。行大衍暦。九月。以僧道鏡爲少僧都。先是。道鏡有寵於上皇。帝屢以爲言。上皇不悅。○八年甲辰九月。惠美押勝反。伏誅。初押勝寵於上皇。惧道鏡奪己寵。謀除道鏡。遂幽上皇。託閲武事。以官符發兵。敕削押勝官位。押勝奔近江。官軍獲斬之。十月九日。上皇發兵圍中宮院。廢天皇爲淡路公。徙於淡路。明年十月二十三日暴薨。在位七年。孝謙天皇復位。

一千四百二十五年

稱德天皇。天平神護元年乙巳正月。再臨朝。改元。閏十月。

以僧道鏡爲太政大臣禪師。○二年丙午授道鏡法王位。服食準供御。○神護景雲三年己酉八月。和氣清麻呂以忤道鏡流于大隅。先是。太宰主神阿曾麻呂媚付道鏡。矯宇佐大神教曰。令道鏡卽位。則天下太平矣。帝惑之。使清麻呂請神語。清麻呂還奏神語曰。我

清麻呂奏神語

國家古來君臣分定矣。敢圖非望者。速誅之。道鏡大怒。奪其官位姓名。流之。○四年庚戌八月四日。天皇崩。葬大和添下郡高野山陵。在位六年。前後合十六年。

光仁天皇。寬仁敦厚。意豁如也。天平勝寶以來。國家無儲貳。人抱彼此。罪廢者多。天皇深慮橫禍。縱酒自晦。

故數免害。參議藤原百川等。以先帝遺詔。奉迎。貶道鏡爲造下野藥師寺別當。召還流人和氣清麻呂。

一千四百三十年

阿部仲麻呂死於唐

靈龜元年庚戌十月卽位。改元。是歲。留學生阿倍仲麻呂死于唐。仲麻呂在唐。改稱朝衡。仕爲祕書監。後欲歸朝。海上遇颶。漂泊安南。復至唐。至是卒。○三年壬子渤海來貢。以表文無禮。卻之。○十年己未參議中衛大將

藤原百川薨

藤原百川薨。百川有定策功。帝委以腹心。及薨。贈正二位。延暦初。追贈右大臣。○十一年庚申蝦夷反。攻殺陸奥守紀廣純。以藤原小黑麻呂爲持節征東大使。督諸軍進討。踰年平之。○天應元年辛酉四月三日。天皇禪位於皇太子。十一月二十三日崩。葬田原陵。在位十二年。

一千四百四十二年

桓武天皇。寶龜四年立爲皇太子。至是受禪。上皇崩。帝欲諒闇三年。群臣請因元正帝例聽政。如平日。帝不忍。敕以一年爲限。○延暦元年壬戌詔陸奥百姓被寇者。給復三年。○二年癸亥四月。立夫人藤原氏爲皇后。

淡海三船卒

○四年乙丑刑部卿淡海三船卒。三船。弘文帝玄孫。賜

定列聖謚號

姓淡海。爲大學頭。定神武以來列聖謚號。○七年戊辰

創延暦寺

以參議紀古佐美爲征東大將軍。發阪東步騎五萬二千八百。討蝦夷。○是歲。僧最澄請創根本中堂於

遷都山背

比叡山許之後賜號曰延曆寺。○八年己巳三月。諸軍會多賀城分道進討不利。九月。古佐美等班師。以其嘗有勤勞。不問敗軍罪。餘將帥解官收冠有差。○十年辛未七月。以大伴弟麻呂爲征夷大使。阪上田村麻呂等爲副。討蝦夷。○十三年甲戌十一月。遷都山背。稱平安京。詔曰。此地形勝。山河襟帶。自然成城。宜改山背爲山城國。○十四年乙亥。征夷大使大伴弟麻呂等凱旋。論功行賞。○二十年辛巳。蝦夷反。遣阪上田村麻呂。授節刀。討平之。○二十一年壬午。遣田村麻呂築膽澤城。陸奥夷酋來降。誅之。是歳新闢函根路。○二十四年乙酉。召群臣議政事得失。參議藤原緒嗣進奏。方今所苦。在兵與土木。請罷二者。以紓民力。帝嘉納之。下詔停陸奥役。廢造宮職。○二十五年丙戌三月十七日。天皇崩。葬山城紀伊郡栢原陵 在位二十五年。

一千四百六十六年

平城天皇 延曆四年。立爲皇太子。至是卽位。大同元年丙戌。始置六道觀察使。○四年己丑四月朔。傳位皇太弟。天長元年七月七日崩。葬大和添上郡楊梅陵 在位四年。

一千四百七十年

嵯峨天皇 幼聰敏。好讀書。及長。博覽經史。善屬文。妙草隸。神氣岳立。有人君之量。桓武帝尤鍾愛之。大同元年。立爲皇太弟。至是受禪。○弘仁元年庚寅九月。藤原

弘仁之變

仲成反。初上皇寵尚侍藥子。常侍左右。其兄仲成恃勢驕恣。每矯上皇旨。干預政事。藥子勸上皇遷都平城。因復位。帝稔知其奸。詔暴藥子等罪惡。仲成乃奉上皇走東國。帝詔阪上田村麻呂率兵邀之美濃路。上皇聞之潰。上皇還宮薙髮。藥子仰藥死。仲成伏誅。是謂弘仁之變。○是歳以皇女有智子內親王爲加茂齋。禱與上皇輯睦。

齋院之始

齋院始此。○二年辛卯。置鎭守府於陸奥。○六年乙未。立夫人橘氏爲皇后。○十一年庚子四月。詔水旱不登。民有菜色。其天下百姓所負稅調未納者。宜蠲除。○十四年癸卯三月。割越前二郡。置加賀國。

置加賀國

四月十六日。禪位皇太弟。承和九年七月十五日崩。葬山北陵 在位十五年。

一千四百八十四年

淳和天皇 弘仁元年。立爲皇太弟。至是受禪。○天長元年甲辰。參議多治比今麻呂奏請諸氏子孫咸入大學。學業足用。量才授職。許之。○三年丙午。始改上總常陸上野三國守稱太守。以親王領之。○四年丁未。敕僧空海迎佛舍利於禁中。是歳立王氏爲皇后。○十年癸丑二月。天皇禪位皇太子。承和七年五月八日崩。葬乙訓郡物集村 在位十一年。

一千四百九十四年

仁明天皇 弘仁十四年。立爲皇太子。至是受禪。○承和

承和之變

三年丙辰遣參議藤原常嗣爲遣唐使彈正少弼小野篁爲副遭風不進翌年再發常嗣見篁船堅善奏換之篁不平以家貧親老身亦病辭不往作西道謠刺朝政坐流隱岐○七年庚申淳和上皇崩○九年壬戌嵯峨上皇崩七月廢皇太子恒貞恒貞淳和皇子也二上皇登遐太子不得安伴健岑等謀將奉走東國事覺收健岑等處流廢太子遷淳和院是謂承和之變○嘉祥二年己巳開倉賑恤飢民○三年庚午三月二十一日天皇崩葬紀伊郡深艸山陵在位十八年。

一千五百十一年

文德天皇年七歲朝覲動止端審有若成人觀者異之承和九年立爲皇太子至是卽位○仁壽元年辛未大水詔免京畿今年調○齊衡元年甲戌陸奥奏比年不登戍兵逃亡盜起請發援兵數千備之敕許一千且以致騷擾本由飢困給穀務加賑恤給復百姓一年。○三年丙子制五世王服色準諸臣○天安元年丁丑對馬郡吏率島民攻殺島守立野正岑太宰府發兵討平之○二年戊寅八月二十七日天皇崩葬眞原山陵在位九年。

一千五百十九年　定十陵四墓

清和天皇嘉祥三年立爲皇太子至是卽位始定十陵四墓之制獻歲終荷前之幣○貞觀元年己卯祀八幡

祀八幡神於男山

天子冠禮之始

藤原氏攝政

藤原保則

大神於山城男山石清水○二年庚辰二月天皇始讀孝經後以爲恒例○四年壬午以海賊公行奪備前貢米令山陽南海二道追捕○六年甲申正月帝加元服參議大江音人參酌唐禮修定其儀天子冠禮始此○八年丙戌應天門火以大納言伴善男所爲流之伊豆八月敕太政大臣良房攝行天下之政藤原氏攝政始此○九年丁亥以備中介藤原保則爲備前權守保則政存大體務本禁末田闢戶滋外戶不閉○十一年己丑六月新羅海賊夜入博多筑前掠豐前貢綿追捕不獲敕西海山陰諸國具兵械備不虞○十五年癸巳四月賜皇子長猷長淵長鑒姓源朝臣○十八年丙申十一月二十九日天皇禪位皇太子元慶四年十二月四日崩火葬愛宕郡上粟田山在位十九年。

一千五百三十八年

基經廢立

陽成天皇貞觀十一年立爲皇太子至是受禪左大臣藤原基經攝政○元慶二年戊戌三月出羽俘夷叛燒秋田城以右中辨藤原保則爲出羽權守小野春風爲鎭守將軍往討之叛夷悉降津輕渡島雜夷皆內屬保則復築秋田城保則初在兩備治尚寬及來出羽以嚴治之○七年癸卯渤海國使來○八年甲辰二月太政大臣基經廢天皇初天皇耽嬉戲喜馳馬作廐

禁中群小親近基經悉逐之然天皇不悔悟暴虐益甚基經乃有廢立意會公卿議不決參議藤原諸葛勵色曰今日敢不依太政大臣處分者有罰議乃定誘帝遷陽成院帝始驚泣時年十七天曆三年九月晦崩（葬神樂岡東北）在位八年。

一千五百四十五年

光孝天皇少而聰明好讀經史容止閑雅謙恭寬仁親愛九族尤長人事渤海使王文矩見天皇在諸親王中竊告人曰此王子有至貴之相必登大位大慶八年基經與親王公卿定策奉迎即位○仁和元年（乙巳）正月始禁參議以下著貂裘○三年（丁未）八月二十六日天皇崩（葬葛野郡後田邑陵）在位四年。

關白之始

一千五百四十九年

宇多天皇元慶中任侍從稱王侍從八年賜姓源朝臣仁和三年八月先帝不豫太政大臣基經入奏請建皇嗣帝曰唯公所擇基經對曰王侍從可帝大喜急召天皇左執基經手右執天皇手泣曰朕與汝得位皆大臣之力愼勿忘乃詔爲親王遂立爲皇太子二十六日踐祚萬機巨細皆關白於基經關白始此○寬平元年（己酉）賜高望王平朝臣姓○六年（甲寅）八月以參議菅原道眞爲遣唐大使會唐亂不果行遂罷使不通九月新羅寇邊對馬守文室善友伐大破之敕

太宰府曰勿以兵故令農失時且防且耕○九年（丁巳）七月三日帝禪位於皇太子誡曰明賞罰莫用愛憎愼喜怒莫形諸色勿聽婦言勿近小人訪治於有識求道於六經左大臣藤原朝臣功臣之後雖少諳政事可資輔導右大臣菅原朝臣當今鴻儒深通政理直言不忌朕嚮立東宮獨與之議定且將讓位未果朝臣曰事留變生遂使朕意如金石則非特朕之忠臣乃新君之功臣其敬重之承平元年七月十九日崩（葬于大内山）在位十一年稱宇多院天子稱院自此始。

天子稱院之始

一千五百六十年

醍醐天皇寬平五年立爲皇太子至是受禪左大臣藤原時平右大臣菅原道眞以先帝命參決機務○昌泰三年（庚申）文章博士三善清行上明年辛酉革命議○延喜元年（辛酉）正月貶右大臣道眞爲太宰權帥初道眞已受殊遇以格君致治爲已任綜理政務裁決如流天下想望風采左大臣時平年少氣銳固執不相下會法皇與帝議欲以道眞爲關白因諭道眞道眞固辭時平聞而不懌遂譖道眞於帝誣其欲廢帝立齊世親王親王道眞女壻也帝震怒下敕貶謫法皇大驚欲見帝申救門者不通道眞男女二十三人流徙各異處天下冤之○三年（癸亥）二月菅原道眞薨

菅相貶謫

菅原道眞薨

三善清行意見十二條

道眞博學敏文詞爲宇多帝所識拔終大用及在配所閉門不出以文墨自遣至是薨○十四年甲戌三善清行上陳意見十二條略言肅祭祀禁奢侈修口分田復學田等事○延長元年癸未四月立女御藤原氏爲中宮○八年庚寅渤海國使裴璆等來先是契丹主阿保機攻滅渤海改號東丹裴璆等降附至是自稱東丹國使敕曰東丹失禮儀使者無人臣之節宜詰責以懲將來因卻還之此後遂絕九月二十二日天皇禪位於皇太子二十九日崩葬宇治郡山階陵在位三十四年帝嘗方寒夜親脫御衣以體凍餒之苦世以比

仁德天皇

一千五百九十一年

天慶之亂

朱雀天皇延長三年立爲皇太子至是受禪左大臣藤原忠平攝政○承平元年辛卯京師多盜命近衛衛門檢非違使每夜巡捕○天慶二年己亥十一月平將門反陷下野上野略武藏相模劫國守奪印鑰將門少仕攝政忠平求爲檢非違使忠平不省將門走赴下總聚徒爲盜攻伯父常陸大掾平國香殺之遂據下總武藏權守興世王爲謀主遂圖割居關東將門自號平新皇開府猿島下總諸國亡賴徒爭殺官吏應之初將門與藤原純友親密嘗俱登比叡山山城遙指皇

平將門伏誅

居曰大丈夫不當居此邪乃謂純友曰他日得志則我王族當爲天子子藤原氏爲我關白於是純友爲伊豫掾任滿不還據海島遙應將門潛遣人行火於京師京師騷擾將門上總介高望孫也○三年庚子以參議藤原忠文爲征東大將軍小野好古爲山陽追捕使以討東西賊二月常陸掾平貞盛與下野押領使藤原秀鄉擊將門殺之忠文等途還貞盛國香子也八月讚岐介藤原國風討純友大破之純友走太宰府○四年辛丑好古進擊戰於博多筑前純友亡還伊豫警固使橘遠保逆擊斬之於是東西賊悉平是謂

一千六百〇七年

天慶之亂○九年丙午四月二十日天皇禪位於皇太弟天曆六年八月十五日崩火葬來定寺北野在位十七年

村上天皇天慶七年立爲皇太弟至是受禪攝政忠平關白庶政○天曆元年丁未九月祀前右大臣菅原道眞于北野山城○天德元年丁巳置常平所○二年戊午十月立女御藤原氏爲中宮○四年庚申賜諸皇子姓源朝臣○康保四年丁卯五月二十五日天皇崩葬葛野郡村上山陵在位二十一年帝性明敏德亞醍醐後世言治者必稱延喜天曆

冷泉天皇天曆四年立爲皇太子至是踐祚太政大臣

一千六百二十九年

藤原實賴關白庶政。○安和二年己巳三月。貶左大臣源高明爲大宰權帥。初源滿仲與橘繁延謀奉爲平親王。走關東作亂。已而滿仲意中悔。詣右大臣師尹誣告高明與繁延等謀廢立。師尹急戒嚴諸門。遣兵圍高明第。矯詔貶謫。繁延亦坐流。京師騷擾如天慶亂。爲平高明女壻也。八月十三日天皇讓位於皇太弟。帝自爲儲嗣多病。讓位後疾遂不瘳。寛弘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崩。火葬櫻井寺前野 在位三年。

一千六百三十年

石清水行幸之始

圓融天皇康保四年立爲皇太弟。至是受禪。關白實賴攝政。○天祿元年庚午攝政實賴薨。右大臣藤原伊尹攝政。秋立女御藤原氏爲皇后。○天延二年甲戌太政大臣藤原兼通關白庶政。○貞元二年丁丑十月兼通有病。以左大臣藤原賴忠爲關白。兼通與弟兼家不協。兼家聞其疾劇曰。吾將爲關白。遽入朝。兼通聞之大怒。力疾入朝。奏以賴忠爲關白。解兼家見任。左轉治部卿。兼通尋薨。○天元二年己卯謁石清水宮。石清水行幸始此。○永觀二年甲申八月二十七日天皇禪位於皇太子。正曆二年二月十二日崩。火葬圓融寺北原 在位十六年。

華山天皇安和二年立爲皇太子。至是受禪。賴忠關白庶政。權中納言藤原義懷左中辨藤原惟成參決機務。紀綱振肅。盜賊屏息。○寛和二年丙戌六月二十三日夜。帝潛出宮入華山寺爲僧。先是女御祇子卒。帝悲哀不自勝。遇事感愴。有厭棄塵累之心。適會所在男女無故多爲僧尼。帝心益動。藤原道兼因勸帝。遂及于此。道兼兼家子。寛弘五年二月八日天皇崩。葬紙屋川上法音寺北 在位二年

一千六百四十六年

一千六百四十七年

春日行幸之始

宸筆宣命之始

一條天皇永觀二年八月立爲皇太子。至是卽位。右大臣兼家攝政。○永延元年丁亥定新制十三條。○永祚元年己丑幸春日社。春日行幸始此。○正曆元年庚寅五月兼家有疾。奏讓關白職於長子道隆。二子道兼以有功於父觖望。冬立道隆女定子爲中宮。○長德元年乙未關白道隆薨。以道兼爲關白。道兼在職僅七日而薨。世曰七日關白。敕道長內覽太政官文書。道長兼家季子。○長保元年己亥擊高麗賊卻之。○寛弘二年乙巳十一月禁內火。神鏡大刀契燒。奉宸筆宣命於伊勢神宮告災。宸筆宣命始此。○八年辛亥六月十三日帝禪位於皇太子。二十二日崩。火葬北山長阪野 在位二十六年。帝性慈仁。常憫民庶。時人才輩出。嘗言朕得人一事。庶不愧延喜天曆。心疾道長專權。而力不能

制也。

三條天皇寛和二年七月。立爲皇太子。至是受禪。道長知太政官文書如故。立一條帝第二皇子敦成爲皇太子。初一條帝欲立長子敦康。憚道長不能遂。立二宮。○長和元年壬子立女御妍子爲中宮。○二年癸丑帝患目疾。○五年丙辰正月二十九日。帝禪位於皇太子。帝頗惡道長專權。常慮爲其所忌。意不自安。遂病失明。朝會少臨御。道長數諷去位。帝不懌。至是欲親詣名寺以禱病。遂決意脫屣。寛仁元年五月九日崩。火葬石蔭藏御骨於北山 在位六年。

一千六百七十二年

後一條天皇寛弘八年。立爲皇太子。至是受禪。以道長攝政。○寛仁元年丁巳道長罷攝政。內大臣藤原頼通代之。○二年戊午十月。立道長第三女威子爲中宮。○三年己未女眞賊冠壹岐。殺守藤原理忠。遂犯筑前。太宰帥藤原隆家等逆擊破之。○萬壽四年丁卯京師多盜。入禁中奪物。○長元元年戊辰前上總介平忠常作亂。攻殺安房守惟忠。遣檢非違使平直方發東海東山二道兵討之。不克。○三年庚午召還直方。敕甲斐守源頼信率阪東諸國兵討之。尋頼信執忠常入京師。忠常途死。斬首以獻。○九年丙子四月十七日。天皇崩。

一千六百七十七年　平忠常作亂伏誅

火葬淨土寺西原 在位二十一年。

後朱雀天皇寛仁元年八月。立爲皇太弟。至是卽位。頼通關白諸政。○長曆元年丁丑立禎子內親王爲中宮。○三年己卯以園城寺僧正明尊爲叡山坐主。僧徒以其非慈覺徒不受。群聚訴迫頼通第。打破其門。令檢非違使驅退之。執首惡下獄。僧徒放火高陽院。捕獲之。○長久元年庚辰九月。京極院火。神鏡罹災。初天德寛弘時。神鏡罹災。形質不損。至是銷亡。僅收燼餘。人以爲朝廷陵夷之兆。○寛德二年乙酉正月十六日。天皇有疾。禪位於皇太子。十八日崩。火葬香隆寺 在位十年。

一千六百九十七年　京極院火

帝頗睿明。然關白頼通專權。以故垂拱仰成。無所施爲。世以爲憾焉。

後冷泉天皇長曆元年八月。立爲皇太子。至是受禪。頼通關白如故。○永承元年戊戌春正月。右大臣藤原實資薨。實資剛直明達。不惑邪說。初攝政道長專權。擧朝阿附。實資獨侃然正色。屢發忠憤。天子倚頼焉。七月。立女御章子內親王爲中宮。○五年庚寅流大和守源頼親于土佐。先是頼親訴興福寺僧徒不法。僧徒怒攻其館。頼親防戰多殺傷。僧徒來訴。故有此命。○天喜四年丙申八月。陸奥土豪安倍頼時叛。命前陸奥

一千七百五年　藤原實資薨

安倍賴時伏誅

守源賴義討之。賴時自父祖世爲酋長。至賴時兼弁諸部落。略有六郡。曰河(陸奥)以北。悉叛附之。朝議以賴義賴信子。得東人心。乃命此任。○五年(丁酉)賴義招降安倍富忠。要擊誅賴時。其子貞任勢猶張。官軍屢失利。十一月。賴義擊貞任於河崎(出羽)時大風雪。官軍飢困大敗績。賴義僅脫。先是賴義乞援出羽守源兼長。兼長不敢出兵。貞任勢益張。○康平五年(壬寅)賴義招降出羽酋清原武則。得兵萬餘。進攻小松柵(出羽)拔之。貞任以精騎八千來襲。賴義逆戰大破之。貞任走保衣川(陸奥)據險拒守。賴義又擊破之。追至厨川柵(出羽)柵據水澤。賴義壞屋塡塹。放火燒之。大風暴起。櫓舍焚蕩。賊兵潰亂。獲貞任斬之。

前九年之役

○七年(甲辰)賴義以諸降虜至京師。賴義東征九年平賊。至是凡十一年。始歸京師。是謂前九年之役。○治曆四年(戊申)四月。以左大臣藤原教通關白庶政。十九日天皇崩。(火葬船岡山西野)在位二十四年。

壺切本藤原長良寶器基經獻之宇多帝云

後三條天皇

後三條天皇。長久元年入宮。朝謁甫七歲。進退有度。觀者莫不嗟歎。後朱雀帝殊愛之。寬德二年正月。立爲皇太子。尚方有劍。名壺切。例傳東宮。賴通不肯。曰。雖爲太子。自非藤原氏出。不可得也。帝聞之曰。吾何用此一劍爲。僧成尊嘗問殿下拜北斗。曰每月一拜。非敢祈踐祚也。而有時或念即位。則欲云云。自省此念萌於不忠。因每拜悔過。成尊感泣。先是藤原氏競以驕侈相高。及帝即位。皆畏縮自戢。賴通屏居宇治。不與政事。教通雖爲關白。備位而已。

一千七百二十九年

○延久元年(己酉)始置記錄所於太政官朝所。聽斷民間訟訴。○四年(壬子)七月。立馨子內親王爲中宮。十二月八日。帝不豫。禪位皇太子。五年五月七日崩。(火葬神樂岡南)在位五年。帝勵精圖治。躬親機務。既禪位。欲居院決政。而未幾崩。賴通嘆曰。帝近代明主。而早世如此。我邦不幸也。

一千七百三十四年

白河天皇

白河天皇。延久元年四月。立爲皇太子。至是受禪。教通關白如故。○承保元年(甲寅)六月。立女御藤原賢子爲中宮。○二年(乙卯)關白教通薨。以左大臣藤原師實爲關白。○承曆元年(丁巳)五月。報書宋主賜物。○永保元年(辛酉)延曆寺與園城寺僧數相攻鬪。遣敕使禁之。○應德三年(丙寅)十一月二十六日。禪位於皇太子。大治四年七月七日崩。(火葬衣笠山東麓)在位十五年。帝弘大剛斷。政出自裁。藤原氏歛手。頗有後三條風。然愛憎任意。興作不止。既遜位之後。猶在院中聽政。四十餘年。以院宣號令天下。置別當北面始此。

一千七百四十七年

堀河天皇應德三年十一月立爲皇太子。即日受禪。以關白師實攝政。太上天皇聽決萬機。○寬治元年丁卯十二月。出羽酋清原武衡等作亂。陸奧守源義家討平之。初清原武則以功拜鎮守府將軍。生武貞。武衡武貞爲嗣。生眞衡。眞衡有異母弟家衡。異父弟清衡。以事有隙。搆兵。及義家爲守。攻家衡。不克。武衡又援之。據金澤柵出羽。義家以數萬騎攻之。不拔。乃合長圍。爲持久計。既而柵中糧盡。武衡乞降。不聽。武衡等燒柵夜遁。義家追擊。獲武衡家衡。斬之。欲獻首於京師。朝議以爲私鬪。不賞將士。即棄首於途而還。是謂後

後三年之役

三年之役。○七年癸酉。立女御篤子內親王爲中宮。○嘉保元年甲戌。罷關白師實。以內大臣藤原師通代任。○康和元年己卯。關白師通薨。師通好賢愛士。進材能。黜勢利。嘉保康和間。朝綱稍張。○長治二年乙酉。以右大臣藤原忠實爲關白。○嘉承二年丁亥七月十九日。天皇崩。火葬香隆寺在位二十二年。

一千七百六十八年

鳥羽天皇康和五年八月立爲皇太子。至是踐祚。以關白忠實攝政。白河法皇聽斷萬機。○天仁元年戊子。源義親作亂出雲。敕因幡守平正盛討誅之。○天永元年庚寅。權中納言大江匡房薨。匡房爲三朝帝師。有器

大江匡房薨

識。○永久元年癸巳。延曆寺僧徒數千詣闕。訴興福寺不法。興福寺僧徒又攻延曆寺。敕源平二家拒卻之。○元永元年戊戌正月。立女御藤原璋子爲中宮。○保安二年辛丑。關白忠實罷。以內大臣藤原忠通爲關白。○四年癸卯正月二十八日。法皇立顯仁親王爲皇太子。使帝禪位。保元元年七月二日。天皇崩。葬安樂壽院塔在位十七年。讓位之後。決政院中二十八年。故後世舉仙院典章。稱白河鳥羽二帝。

一千七百九十年

崇德天皇保安四年正月立爲皇太子。即日受禪。時年五歲。以關白忠通攝政。法皇聽政院中。○大治五年

庚戌二月。立女御藤原聖子爲皇后。七月白河法皇崩。鳥羽上皇聽政院中。○保延元年乙卯。以西國海賊頻起。貢調多滯。敕平忠盛討之。○三年丁巳。左兵衛尉佐藤憲清辭官而去。削髮改名西行。○永治元年辛酉三月。上皇薙髮。十二月七日。法皇使天皇禪位於皇太弟。初法皇納藤原得子。寵之。稱美福門院。生體仁。生三月立爲儲貳。得子欲其速得位。至是法皇諭帝禪位。帝雅無去位之志。再三辭之。法皇終不聽。自是二宮不相協。遂有保元之亂。長寬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帝崩于讃岐。火葬讃岐白峯在位十九年。

憲清遁世

一千八百十年

藤原賴長兄弟相軋

近衛天皇保延五年八月。立爲皇太弟。至是受禪。年甫三歲。以關白忠通攝政。法皇專理萬機。○久安六年庚午正月。立左大臣賴長女多子爲皇后。六月。以左大臣藤原賴長內覽太政官文書。初賴長與兄忠通不協。父忠實愛賴長。欲使忠通讓攝政於賴長。而他日及忠通之子。請之法皇。忠通奏賴長凶險不可。忠實怒曰。攝政朝廷所授。氏長者吾所與。乃使人入忠通第。奪藤原氏傳家重器。以授賴長。因請使領內覽。於是賴長得專政。忠通備位而已。○仁平三年癸酉。帝有目疾。欲禪位於雅仁親王子守仁。忠通承旨奏請再三。法皇意忠通利其幼弱。不許。忠實聞之曰。愚哉。立其子。其父必專權。佗人豈得預哉。○久壽二年乙亥七月二十三日。天皇崩。火葬船岡山西野在位十五年。帝無子。崇德上皇冀復位。不然立重仁。重仁其長子也。長而賢。中外亦屬意焉。而美福門院意上皇咒詛帝。勸法皇立上皇同母弟雅仁。朝野愕然。

一千八百十六年

後白河天皇十月卽位。保元元年丙子七月。鳥羽法皇崩。卽夜葬之。上皇入臨。及門。門者稱遺詔。拒不納。上皇大恚。還召左大臣賴長。語以情。賴長欲立上皇而已專權。乃力贊之。上皇據白河殿。令賴長誘召將士。源爲義率諸子至。陳策。奉上皇南狩。兵卽不利。遂奔關東。其八子爲朝請卽夜直火攻大內。而取帝置上皇。事可立定。賴長皆不聽。帝御東三條殿。關白忠通以下皆從。遣源義朝平清盛等攻白河殿。義朝放火上風。烟燄蔽宮。上皇大敗出走。至如意山山城賴長中流矢薨。爲義將走東國。疾不能行。遂出降。朝議使義朝殺之。流爲朝伊豆。遷上皇於讚岐。是謂保元之亂。爲朝遁入琉球云。義朝爲義長子也。○三年戊寅八月十一日。天皇禪位於皇太子。建久三年三月十三日崩。葬蓮華王院法華堂在位四年。去位之後。聽政院中三十餘年。擁立五帝。舉措黜陟。如白河鳥羽二帝。

保元之亂

流源爲朝於伊豆

一千八百十九年

平治之亂

二條天皇久壽二年九月。立爲皇太子。至是受禪。以右大臣藤原基實爲關白。○平治元年己卯三月。立妹子內親王爲中宮。十二月。權中納言藤原信賴與右馬頭源義朝爲亂。圍三條殿。幽上皇及帝於宮中。殺少納言藤原通憲。信賴自稱大臣大將。專決庶政。帝逃幸平清盛第。以其兵討賊。信賴伏誅。初信賴寵於上皇。希望爲大將。上皇以語通憲。通憲沮之。信賴銜之。稱疾不朝。義朝覗平氏聲望稍踰已。意懷不平。信賴知之。深自結納。欲乘隙而發。會清盛如熊野紀伊信賴

等舉兵清盛聞變還自熊野使人潛入詗事帝乃著宮人服夜幸六波羅上皇亦潛出入仁和寺救清盛討賊其子重盛等討信頼大敗之信頼至仁和寺求哀上皇上皇欲宥其死帝不聽命斬之義朝東走至尾張投長田忠致家忠致子景致勸父殺之送首於京師是謂平治之亂○元曆元年庚辰義朝子義平入京師欲狙擊清盛事覺所斬其弟頼朝從父東走途而所捕將處斬清盛繼母爲尼者憫之爲請免死流

流源頼朝於伊豆

伊豆於是平氏之威振於天下○長寛二年甲申八月崇德上皇崩上皇在配所刺血書大乘經每軸書曰

願爲大魔王惱亂天下以五部大乘經回向惡道自是成疾遂崩其後亂不止敕建廟粟田祀之○永萬元年乙酉六月二十五日帝禪位於皇太子七月二十八日崩。大葬香隆寺　在位八年。

六條天皇永萬元年六月爲皇太子即日受禪時二歲以關白基實攝政後白河上皇決政院中七月二條院崩諸寺僧徒會葬延曆興福二寺爭班搆兵京師流言上皇敕僧徒討平氏清盛子弟會議六波羅聚兵自衛上皇幸其第親慰諭之清盛稱疾不謁○

一千八百二十六年

仁安元年丙戌七月攝政基實薨以左大臣藤原基房攝

平清盛爲太政大臣

政○二年丁亥以平清盛陞太政大臣○三年戊子二月十九日帝禪位於皇太子號太上天皇未加元服而稱太上天皇者以帝爲始安元二年七月十七日崩。葬清閑寺年十三在位三年。

高倉天皇仁安元年十月立爲皇太子至是受禪時八

一千八百二十九年

歲○嘉應元年己丑六月後白河上皇薙髮稱法皇先是平清盛以疾罷太政大臣薙髮曰淨海稱太政入道朝廷賞罰出其喜怒上皇積不能平削髮歸佛且以媚清盛清盛乃悦○承安二年壬辰二月立清盛女德子爲中宮是歲宋明州刺史奉書及信物於法皇

清盛築經島

以其書辭無禮卻之○三年癸巳十月清盛築經島於福原輪田泊攝津○治承元年丁酉四月延曆寺僧徒奉神輿犯闕請流藤原師高命内大臣平重盛等禦之

治承之難

六月清盛殺藤原師光流藤原成親於備前平康頼僧俊寛於鬼界島薩摩初成親憤平氏專橫與源行綱及康頼等謀滅平氏數會俊寛別莊既而行綱負約自首清盛清盛聚兵六波羅第遣兵至法皇宮執師光訊鞠得狀以干涉法皇遂欲取法皇幽之重盛極諫不聽重盛大徵兵兵皆舍清盛歸之清盛乃止欲殺成親重盛爲請減死處流竄其黨與子弟自是法

平重盛薨

一千八百四十年

源頼政奉以仁王起兵

皇與清盛猜隙益甚。是謂治承之難。○三年己亥七月。前內大臣重盛薨。時清盛專政跋扈。重盛憂之。日夜憂迫。遂成疾而薨。十一月清盛奏貶關白基房爲太宰權帥。奪太政大臣師長官爵。流于尾張。遣平宗盛率兵幽法皇于鳥羽。○四年庚子二月二十一日。帝禪位於皇太子。清盛諷之也。帝少受學清原頼業。性仁孝。自清盛幽法皇。常憂之。久欲遜位。至是內禪。養和元年正月十四日崩。火葬東山清閑寺在位十三年。

安德天皇。治承二年十二月。立爲皇太子。至是受禪。時甫三歲。以關白藤原基通攝政。太政入道清盛決事。

五月。源頼政奉以仁王。起兵討平氏。不克。頼政平治中拔宗族歸順。位不滿其望。其子仲綱爲平宗盛所凌辱。頼政憤懣。說王曰。大王法皇之子。縱登紫極。有何不可。今英齡三十。未爲親王。臣竊愧之。王亦不視清盛所爲邪。愛憎任意。黜陟由己。大王亦不能竟保終。平氏專政以來。諸國源氏。皆爲其所奴隷使。抱怨非一日。大王誠唱義鳴罪。則諸源響應。不踰旬月而平氏可滅也。時不可失。王何不舉大事。拔法皇於幽厄。援萬民於塗炭乎。王喜許之。乃遣藏人源行家。齎令旨。赴東國。諭諸源。源氏皆應。報至。清盛大驚。奏削

清盛遷都福原

源頼朝舉兵

富士河戰

王屬籍。遣兵圍高倉宮。頼政奉王。奔南都。王以徹夜不寢。比至宇治山城。凡六墜馬。乃據平等院。徹橋而陣。平氏以二萬騎來攻。破之。頼政仲綱等自殺。王逃。中流矢薨。六月。清盛奏遷都于福原攝津。先是以宗盛請迎法皇於八條烏丸。稍釋其防。及有以仁王事。又幽之福原。八月。源頼朝奉以仁王令。起兵伊豆。討平氏。初頼朝依北條時政。娶其女政子爲妻。至是相謀舉兵。殺目代平兼隆。得狩野茂光土肥實平等三百騎。陣于石橋山相模。大庭景親以二千騎來攻。頼朝大敗。走杉山相模。盡散其衆。獨與實平潛匿。遂航赴安房。諸源來會。軍勢大振。徇上總下總武藏相模。悉下之。據鎌倉。清盛要上皇。請討頼朝。宣旨以右近衛權少將平維盛爲追討使。將兵五萬餘騎。討頼朝。十月。頼朝逆之駿河。號兵二十萬。夾富士河陣。令族武田信義以甲斐兵遶出平氏後。會鶩鴨群飛。維盛軍以爲敵至。不戰走。頼朝欲追擊遂西。平廣常曰。東國未服。恐有窺其後者。先定東國。而後西伐。未晩也。頼朝從之。退至黃瀨川。得義經。義經故義朝九子。平治之敗。免死。放之鞍馬寺。稍長走陸奧。依藤原秀衡。聞頼朝起來從。先是源義仲亦奉以仁王令。起兵信濃。應頼朝。

義仲爲義孫義賢子也義賢與姪義平鬪見殺義仲匿于木曾曰木曾冠者十一月清盛奏復舊都○養和元年辛丑閏二月平清盛薨

平清盛薨

清盛自左衛門尉至太政大臣同族爲公卿者十六人得昇殿者三十餘人爲衛府國司者六十餘人其采地半海内以維盛等東伐無功使宗盛赴東國未發會疾遺戒子弟力討頼朝三月平重衡等與源行家義圓戰墨股川美濃破之獲義圓行家走依頼朝請分領一州以復成軍不答乃附義仲行家頼朝叔父義圓行家子也○壽永二年癸卯三月頼朝擊義仲

頼朝擊義仲

初武田信光欲以女妻義仲子義仲不從信光大怒譖頼朝曰義仲威振北國今將與平氏連和以共東頼朝信之帥兵入信濃義仲請和質其子義高頼朝乃還四月平宗盛奏以維盛爲追討使北擊義仲義仲逆戰破平軍於栗殼峽越中

栗殼峽戰

維盛等纔以身免義仲追擊西上連戰于越前近江斬平知度齋藤實盛等進據延暦寺宗盛大恐奉乘輿西奔遂至筑前義仲行家入京師法皇敕討平氏八月車駕在太宰府

車駕西狩筑紫

法皇以京師無主立皇弟尊成踐祚是爲後鳥羽天皇九月宗盛赴讚岐建行宮於屋島讚岐義仲既奉西征命以糧乏未發抄暴京畿

法皇患之欲引頼朝除之義仲微聞之不懌十月召頼朝衛京師頼朝以關東未平辭閏月義仲迫於敕命率兵至備中與平氏兵戰于水島備中不利欲進攻屋島時頼朝遣二弟範頼義經率兵西上義仲聞之引還法皇敕止之義仲不奉敕驕暴益甚法皇徵延暦園城二寺僧徒討義仲義仲怒圍法住寺

木曾義仲圍法住寺

遷法皇於攝政基通第遍乞討頼朝宣旨許之尋請罷基通攝政以藤原師家代之奪公卿四十餘人官爵○三年甲辰○元暦元年正月範頼義經分道入京師義仲遣今井兼平根井行親等于宇治勢多拒之義經至宇治河

宇治河之戰

佐佐木高綱梶原景季爭先亂流而濟義經以全軍繼之大戰破行親等義仲以殘兵西走義經使人追之而與畠山重忠等至法皇宮奉救護衛義仲欲挾法皇去還至宮義經擊卻之範頼亦破勢多進與義經軍合擊義仲大破之義仲至粟津近江爲追騎所殺

木曾義仲自殺

兼平亦自殺二月平宗盛既定山陽還據福原生田爲東門一谷爲西門兵勢頗振頼朝以法皇宣旨命二弟移兵攻之範頼向東門義經向西門義經使監軍土肥實平代赴之自將三千騎向鵯越攝津

一谷之戰

鵯越者城後間道也平氏專拒二門二門戰酣義經急襲

源賴朝置公文所出政令

壇浦之戰

之三面合擊。遂大破之。宗盛等復奉乘輿奔讚岐。賴朝以範賴統西海軍事。義經統南海軍事。十月。賴朝置公文所以出政令。以大江廣元充別當。置問注所以決訟獄。以三善康信為執事。○四年乙巳○文治元年正月。範賴既定山陽。濟海入豐後。二月。義經攻屋島。放火高松里。平氏大驚。以為大兵至。奉乘輿泛海西奔。三月。義經追擊。大戰長門壇浦。二十四日。宗盛母抱帝投海崩。知盛教盛等六人殉死。宗盛清宗等被虜。帝在位六年。謚曰安德天皇。

日本略史卷之上終

日本略史卷之中上

長門　石村貞一編次

一千八百四十五年乙巳

後鳥羽天皇。壽永二年八月。安德天皇在筑前。法皇遙廢之。立帝爲皇太子。卽日踐祚於閑院。不傳神器而踐祚。自古未有也。左大臣藤原基通攝政。法皇專決萬機。文治元年三月。源義經大破平氏於壇浦。先帝崩於海。五月。義經檻致平宗盛父子于鎌倉。賴朝復西送之。斬于篠原。近江初義經之在西海也。頗不循賴朝節度。梶原景時素與義經有隙。因讒之賴朝。賴朝性忌克。於是不聽其入鎌倉。義經寄書大江廣元陳情。不報。義經怏怏西歸。時行家亦與賴朝不協。匿在京師。密相往來。十月。賴朝遣僧昌俊襲義經堀川第。昌俊敗死。義經行家詣法皇宮。迫請討賴朝之詔。法皇不得已賜之。十一月。賴朝聞之。親率諸將擊義經行家。進至黃瀨川。駿河義經行家走西海。賴朝聞之。還鎌倉。以朝廷下討已敕。訴冤不已。法皇急敕諸國捕行家義經。賴朝奏請諸國置守護。莊園置地頭。敕許之。賴朝薦家人有功勞者。爲守護地頭。而自統之。因稱曰六十六國總追捕使。自是政權歸武門矣。○四

賴朝稱六十六國總追捕使

年戊申賴朝奏陸奧押領使藤原泰衡舍匿義經。請敕泰衡誅之。奏可。先是義經海上會颶。與行家相失。不得赴鎭西。走匿吉野山。又逃依藤原秀衡。秀衡館之衣川。秀衡卒。遺囑舉國聽於義經。以抗賴朝。故泰衡得此命。○五年己酉四月。泰衡遣兵襲義經館。義經自殺。函其首送之鎌倉。或曰義經匿在蝦夷。七月。賴朝大徵兵擊陸奧出羽。悉平之。○建久三年壬子三月。法皇崩。七月。詔遣使拜正二位源賴朝爲征夷大將軍。○四年癸丑五月。賴朝大獵于富士野。駿河伊藤祐泰二子祐成時致夜入工藤祐經營。斫殺以報父讎。事聞鎌倉。訛傳賴朝遭害。政子驚泣。範賴時留守。慰之曰。範賴在焉。賴朝聞而惡之。終殺範賴。○九年戊午正月十一日。天皇禪位於皇太子。延應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崩于隱岐。火葬苅田山中。在位十五年。

賴朝爲征夷大將軍

伊藤二子報讎

一千八百五十九年

賴朝薨

北條時政執權

賴家爲征夷大將軍

土御門天皇。建久九年正月。立爲皇太子。卽日受禪。上皇決政院中。關白基通攝政。○正治元年己未正月。大將軍源賴朝薨。以長子賴家爲左近衛中將。統諸國守護地頭如故。賴家年十八。北條時政以外祖執政。○建仁二年壬戌七月。詔以源賴家爲征夷大將軍。○三年癸亥八月。賴家疾病。時政度其不起。割關西三十

八國地頭。授弟千幡關東二十八國地頭及總守護職。傳子一幡。處分既定。一幡外祖比企能員以為不可。密告之賴家。賴家召能員謀討北條氏。謀漏。時政紿能員殺之。比企氏子弟挾一幡據小御所。時政遣兵殲之。賴家聞之怒。令和田義盛討時政。義盛告之時政。時政逼賴家削髮。幽之伊豆修禪寺。奉千幡請命于朝。是為實朝。九月詔拜實朝為征夷大將軍。

實朝為征夷大將軍

○元久元年甲子七月。時政使人弒前將軍賴家。○二年乙丑時政謀廢將軍實朝。立源朝雅。朝雅時政女壻也。事覺。政子令時政削髮。并其妻牧氏幽北條里。以時政子義時代執權。殺朝雅。○承元四年庚午十一月二十五日。帝禪位於皇太弟寬。二年十月十二日崩于阿波。在位十三年。

北條義時執權

順德天皇

一千八百七十一年

正治二年立為皇太弟。至是受禪。後鳥羽上皇決政院中。○建曆元年辛未立女御藤原立子為中宮。○建保元年癸酉五月。泉親衡奉故將軍賴家少子千壽起兵討北條氏。北條義時遣兵擊敗之。○三年乙亥北條時政患殤卒。○承久元年己卯正月。僧公曉弒大將軍實朝。初賴家之及難也。有幼子曰公曉。避在京師。及長。義時迎之。補鶴岡別當。公曉常欲殺實朝及義時。以報父仇。而未得隙。會實朝為右大臣。行拜賀禮於鶴岡。公曉乘暗夜刺之。三浦義村遣兵捕公曉斬之。源氏正統至此斷絕。七月義時等奏請以攝政藤原道家子賴經為鎌倉主。政子聽政簾內。義時執權。○三年辛巳四月二十日。帝禪位於皇太子仁治。三年九月十二日崩于佐渡。在位十一年。

公曉弒實朝

藤原賴經為鎌倉主

仲恭天皇

一千八百八十一年

建保六年立為皇太子。至是受禪。後鳥羽上皇決政院中。初上皇常憤武臣專權。有討鎌倉之志。及實朝遭害。謂威權可復。而關東權勢自如。上皇益不平。一日幸熊野。見仁科盛遠攜兒伏謁道傍。擢為西面。義時稱右大將法。奪其在東食邑。敕還之。不奉命。上皇大怒。決意討之。五月集近畿兵。密發使齎詔。諭關東諸豪。義時捕使。奪詔書燒之。遣子泰時朝時弟時房分道西犯。兵凡十九萬人。而官軍僅一萬七千餘。分付諸將守諸道。官軍敗績。泰時入京師。上皇敕曰。此舉非出朕意。皆謀臣所誤。泰時求首謀者。收藤原光親等六人。押送鎌倉。盡斬于途。七月九日。義時廢帝。遷後鳥羽上皇于隱岐。土御門上皇于土佐。順德上皇于佐渡。是謂承久之亂。文曆元年五月二十日帝崩于九條院。在位七十餘日。

承久之亂

六波羅兩府之始
一千八百八十二年
北條義時卒泰時爲執權
泰時頒式目

後堀河天皇承久三年七月。踐祚。北條泰時時房鎭護京畿。居六波羅南北兩府。六波羅兩鎭護始此。○貞應元年壬午四月。土御門上皇自土佐遷阿波。○元仁元年甲申北條義時卒。子泰時嗣爲執權。北條時氏時盛代鎭兩府。○嘉祿元年乙酉七月。政子薨。政子聽政七年。世稱尼將軍。是歲大江廣元亦卒。賴朝之成霸業。廣元之謀計居多云。○二年丙戌以藤原賴經爲征夷大將軍。○貞永元年壬辰北條泰時頒式目五十條。先是泰時置評定引付二職。諮詢政事。至是立式目。以資聽斷。與評定衆誓曰。吾曹爲天下司直。若挾私則國神罰之。十月四日。帝禪位於皇太子。文曆元年八月六日。崩。葬東山觀音寺在位十二年。

一千八百九十八年
北條泰時卒經時爲執權

四條天皇寬喜三年。立爲皇太子。至是受禪。○曆仁元年戊戌六波羅遣兵士。守要害之處。設篝火以備群盜。是謂篝衆。○延應元年己亥二月。後鳥羽上皇崩。上皇在隱岐十九年。世稱隱岐院。○仁治三年壬寅正月九日。帝崩。葬泉涌寺在位十一年。

後嵯峨天皇仁治三年正月。先帝崩無嗣。前攝政道家將立順德帝皇子。泰時意在立土御門帝後。遣安達義景於京師。戴帝。六月。泰時卒。孫經時嗣爲執權。

一千九百〇四年

泰時在職十八年。銳意求治。躬行節儉。以帥將士。不以權勢自異。及卒天下惜之。○寬元二年甲辰北條經時廢大將軍賴經。立其子賴嗣。請襲職。賴嗣甫六歲。○四年丙午正月二十九日。帝禪位於皇太子。文永九年二月十七日。崩。火葬藥草院在位五年。

北條經時卒時賴爲執權
一千九百十二年

後深草天皇寬元元年。立爲皇太子。至是受禪。閏四月。北條經時卒。弟時賴爲執權。七月。時賴流北條光時於伊豆。送還前將軍賴經於京師。初光時寵於賴經。密謀奪時賴職。事覺遂及之。○建長四年壬子二月。時賴廢大將軍賴嗣。送還京師。三月。立宗尊親王爲鎌倉主。尋爲征夷大將軍。親王後嵯峨皇子。○康元元年丙辰十一月。北條時賴有疾。以子時宗猶幼。令族長時代爲執權。時賴聽決大事。○正元元年己未十一月二十六日。帝禪位于皇太弟。嘉元二年七月十六日。崩。火葬伏見在位十四年。

北條長時執權
一千九百二十三年
北條時賴卒

龜山天皇正嘉二年。立爲皇太弟。至是受禪。後嵯峨上皇聽政院中。○弘長三年癸亥十一月。北條時賴卒。時賴用意政事。及解職。陽爲行脚僧。周巡四方。觀察風俗。訪民疾苦。○文永元年甲子北條長時罷。北條政村代執權。○三年丙寅六月。北條時宗廢大將軍宗尊親

時宗執權
三逐元使

王送還京師。立其子惟康為征夷大將軍。甫三歲。○五年戊辰二月。元主忽必烈使來。以書辭不遜。卻不受。三月。時宗執權。政村為副。○六年己巳。元使復來對馬。對馬守逐還之。○八年辛未九月。元使趙良弼來。欲必得報書。復逐還之。○九年壬申二月。後嵯峨法皇崩。在院聽政二十六年。○十一年甲戌正月二十六日。帝禪位於皇太子。嘉元三年九月十五日崩。火葬龜山殿後山。在位十五年。

元寇壹岐對馬
置鎮西探題
斬元使
元大舉入寇

後宇多天皇。文永五年立為皇太子。至是受禪。龜山上皇聽政院中。十月。元人以兵三萬來寇對馬。守護代宗資國戰死之。遂寇壹岐。守護代平景隆戰死之。賊悉殺二島男子。虜女子。進侵太宰府。少貳景資射殺賊將劉復亨。賊軍夜逃。○建治元年乙亥四月。元使杜世忠來講和。捕斬之。十一月。時宗以北條實政為鎮西探題。鎮西探題始此。○弘安二年己卯六月。元將夏貴范文虎等來。遣部將於太宰府。以和議為言。時宗斬之博多。筑前○四年辛巳五月。元大舉入寇。我兵拒之壹岐對馬。不利。賊進兵據五龍山。肥前北條實政督兵奮戰。賊退保鷹島。肥前閏七月。大風起。賊艦皆破壞。我兵奮擊殲之。伏屍蔽海。元兵十萬。生還者僅三人。自

日本略史　卷之中上　七　文玉圖藏版

北條時宗卒貞時為執權
一千九百四十九年

是元不能復窺我邊。○七年甲申四月。北條時宗卒。子貞時嗣為執權。○十年丁亥十月二十一日。帝禪位於皇太子。正中元年六月二十五日崩。葬山城蓮華峯寺。在位十四年。

伏見天皇。建治元年立為皇太子。至是受禪。○正應二年己丑十月。北條貞時廢大將軍惟康親王。送還京師。迎久明親王。為鎌倉主。尋詔為征夷大將軍。○三年庚寅三月。淺原為頼夜入宮為亂。宿衛捕之。為頼自殺。初後嵯峨上皇愛龜山。遺命大后。定其後世承皇統。及後嵯峨崩。後宇多立。龜山上皇聽政。不使後深草與聞。後深草憤之。求哀於時宗。時宗乃奏立伏見。及有為頼事。世以為龜山上皇所使。上皇懼。賜誓書於貞時。○永仁元年癸巳。始置長門探題。○六年戊戌七月二十二日。帝禪位於皇太子。文保元年九月三日。崩。火葬深草。在位十二年。

置長門探題
一千九百六十一年

後伏見天皇。正應二年立為皇太子。至是受禪。伏見上皇聽政院中。○正安三年辛丑正月二十一日。天皇禪位於皇太子。延元元年四月六日。崩。火葬嵯峨野。在位四年。

後二條天皇。永仁六年立為皇太子。至是受禪。龜山上

日本略史　卷之中上　八　文玉圖藏版

皇聽政院中○六月立富仁親王爲皇太子初伏見帝密使人言於貞時曰龜山上皇每切齒於承久之事立其後非卿家之利貞時乃立後伏見後宇多上皇敕貞時以後嵯峨之約乃請定後深草龜山兩統每

兩統更立

十年更立於是後宇多皇子以後伏見再從弟爲其嗣是爲後二條伏見皇子富仁親王以後二條再從兄爲其嗣是爲花園○德治三年戊申八月北條貞時廢大將軍久明親王送還京師立其子守邦詔爲征夷大將軍二十五日天皇崩葬北白河殿在位七年

一千九百六十九年

花園天皇正安三年立爲皇太子至是卽位○應長元

年辛亥十月北條貞時卒以子高時猶幼族貞顯連署行事○正和五年丙辰北條高時執權○文保二年戊午二月二十六日帝禪位於皇太子正平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崩葬十樂院山上在位十二年

北條高時執權

一千九百八十二年

後醍醐天皇德治三年立爲皇太子至是受禪後宇多上皇聽政院中○元亨二年壬戌陸奥人安藤堯勢叛北條高時遣兵擊之不克承久以來士之叛北條氏始此○正中元年甲子六月後宇多上皇崩九月北條高時殺土岐賴兼多治見國長收中納言藤原資朝藤原俊基送于鎌倉初帝憤北條氏以陪臣世

世司廢立視其失人心謀討滅之與資朝等謀陰延攬豪傑每會議脫衣冠縱酒以結歡心稱曰無禮講美濃人賴兼國長來居京師傾心相謀既而事泄六波羅遣兵襲之殺賴兼國長高時將議廢帝帝欲紓其患遣使賜誓書於高時事由此得釋○元德二年庚午五月北條高時捕僧圓觀文觀處流以其銜密詔咒詛北條氏也○元弘元年辛未七月高時聞帝議東伐益急遣兵執藤原俊基八月遣二階堂貞藤等率兵入京師帝幸南都遂幸笠置山大和使大納言藤原師賢服袞衣詐稱帝赴叡山六波羅鎮將北條仲時

無禮講

笠置之役

等奉上皇及皇太子於六波羅以萬人攻叡山護良親王擊卻之已而衆潰奔南都詔四方召兵勤王兵未至帝憂之一夕夢紫宸殿南有大樹樹下設御座二童子垂淚白曰天下無容陛下地獨有此座而已帝覺而異之以爲木從南楠也將有楠氏者出輔朕歟卽召山僧問曰地方之豪傑有楠氏者乎對曰金剛山之西河內有楠正成者帝曰是也使藤原藤房往召正成正成詣行在帝大悅委以討賊之事正成曰天誅所加何賊不斃雖然勝敗常也不可以一敗動其志臣而未死則陛下勿復勞聖慮乃拜辭還九

夢得楠氏

北條高時立僞主光嚴院

赤阪之役

高時遷天皇於隱岐

京師改元正慶

月。高時奉皇太子量仁親王於京師。稱帝。是爲光嚴院。遣兵犯行在。城固而不拔。高時聞之。遣大佛定直・足利高氏等。將大兵西上。未至。笠置陷。帝徒歩突圍而出。獨藤原藤房從之。欲幸赤阪。爲追兵所執。十月。賊兵奉帝於平等院。請傳神器於新主。不聽。先是正成城赤阪河内。板築僅畢。守備未全。而笠置既陷。賊兵乘勢奄至。視城小易之。攻擊甚急。正成用奇策。屢破賊。賊乃四面設營。爲持久計。而城中糧盡。纔餘數日食。正成謂衆曰。忠臣殉國。固其分也。然天子在焉。吾未可以死。吾今佯死。賊乃去。去則復起。使彼疲奔命。乃掘坑填屍。以薪蔽之。夜潛出城。入金剛山河内。留一卒舉火。火起。賊爭上城。見坑中焚屍。謂正成既死也。引兵東去。○二年壬申○北朝正慶元年三月。高時遷天皇於隱岐。備前人兒島高德欲奪駕奉以討賊。起兵不成。夜竊入帝館。白庭樹書詩。以表勤王之志。帝見之欣然。車駕至隱岐。御國分寺。高時令佐佐木清高監護。流藤房以下公卿六人。殺後基等四人。悉流諸皇子。獨護良親王逃走吉野大和。於是四方勤王師益衰。四月。京師改元正慶。楠正成出金剛山。復赤阪。徇和泉・河内。進陣天王寺。十月。護良親王起兵吉野。下令赤

千窟城之戰

新田義貞奉旨還上野

帝發隱岐幸伯耆

松則村。起兵播磨。以絕山陽・山陰兩道。由是京師失鎭西之援。正成還千窟城。使別將守赤阪。官軍勢復振。○三年癸酉二月。賊大舉來攻吉野・赤阪。相尋陷。護良親王走高野山。賊軍合勢攻千窟城。號八十萬。正成以千餘人拒之。賊四面仰攻。正成屢出奇計。殺一萬餘人。賊懼不敢薄攻。時諸道豪傑聞正成之風。竝起應官軍。賊益懼。相繼逃亡。上野人新田義貞在賊軍。奉護良親王令。稱疾還上野。起兵應正成。北條高時慮有通謀於行在者。命清高嚴守衛。清高族義綱者。常有歸順之志。竊謀奪車駕以舉義。帝知之。使侍姬賜酒義綱。義綱因密附奏曰。方今楠正成據孤城抗北條氏大兵。山陽・南海將士爭起應之。是皇運興復之秋也。上宜竊出幸出雲・伯耆之間。帝聞之大喜。使義綱先赴出雲。帥其族人來迎。義綱爲鹽冶高貞所拘。久而不至。帝乃與源忠顯謀。夜潛逃。發千波港隱岐。清高追至不及。帝達名和港伯耆。依名和長年。長年奉帝於船上山伯耆。聚兵守護。兒島高德及山陰・山陽豪族悉來歸。兵勢大振。三月。帝遣源忠顯率兵東上。兒島高德等從之。與赤松則村等會攻六波羅。四月。高時遣足利高氏・名越高家。援六波羅。高家與赤松

足利高氏歸順　六波羅亡　北條氏亡

則村戰于狐川敗死高氏常憤爲北條氏所制陰遣使請歸順敕許之高氏還軍五月諸軍進攻六波羅破之兩府帥奉新主及上皇東奔近江兵遂擊二帥皆死新主及上皇還官軍遂復京師於是千窟城圍始解帝決議欲復闕車駕發伯耆北條高時聞新田義貞歸官軍大怒下令討之義貞與弟義助舉義兵諸國源氏相繼來會聲勢大振與賊兵戰累破之至關戶武藏分軍三道竝進攻鎌倉義貞從間道直入府中縱火掩擊殺獲無算高時舉族自殺北條氏亡義貞因居鎌倉奏捷行在時車駕在途捷聞未至上下

車駕還闕　菊池武時舉義兵

猶懷危懼六月義貞使至上捷書始知關東悉平楠正成迎謁于兵庫攝津帝親勞之曰國家再造實卿之力也正成拜謝曰不賴陛下威靈臣安得出重圍復拜天顏哉敕前驅入京師車駕還闕去正慶號悉削新主所署官爵罷置關白賜足利高氏御名尊字肥後人菊池武重奏九州探題北條英時伏誅九州悉平初武重父武時與少貳大友二氏謀應官軍二氏不應武時發義兵討英時不克死之至是武重與二氏合擊殺之伊豫人土居得能二氏亦既攻長門探題北條時直克之時直遂降於是天下略定八月置

翻覆綸旨　營大內

決斷所議賞軍功時將士聚闕下者數萬爭功不決經旬月僅定二十餘人而內旨得賞者太多至以大佛貞直邑給妃藤原氏內敕與外議牴牾往往數人爭一邑因有翻覆綸旨之譏天下囂然復思武門之治十月以參議源顯家爲陸奧守出鎭陸奧出羽顯家奉皇子義良親王行縉紳赴任事久廢缺於是悉依循舊儀帝賜衣馬於御前遣之十二月以皇子成良親王爲上野太守出鎭鎌倉足利直義爲相摸守輔之直義尊氏弟也○建武元年甲戌正月營大內以安藝周防租賦充費徵諸國地頭歲入二十分一始

出雲獻千里馬　藤房弃官去

造楮幣五月出雲獻千里馬骨相異常呼爲天馬帝悅問公卿曰天馬之出其應如何皆徵故事以賀時瑞藤原藤房後至帝又問之對曰天馬之出臣固不足以知之然竊謂此蓋由時多秕政天或者將生尤物以蕩君心也夫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則聖化及遠何須此馬異時若有不逞之徒方命倡亂天下之士將響應景從則此馬適足以爲軍國告急之資也伏願陛下裁玩物之志而留心於仁政矣帝不懌藤房遂弃官去帝驚追之不及○十一月流護良親王於鎌倉令足利直義監之初親王惡足利尊氏

所爲欲除之密下令徵諸國兵士請爲征夷大將軍尊氏知其終不利已結帝寵妃藤原氏誣以謀反因上其徵兵書使藤原氏徵焉帝素不悦親王違詔欲以其建大勳勉從其請及得尊氏奏赫然震怒命武士執親王親王憂憤上書訴冤有司畏憚屛而不奏於是直義穿窖幽之是歲錄元功以足利尊氏爲第一任武藏常陸下總守護直義遠江新田義貞上野播磨楠正成攝津河内名和長年因幡伯耆○二年(乙亥)七月北條時行招聚餘黨攻鎌倉時行高時次子足利直義拒戰敗績使人殺護良親王挾成良親王

直義殺護良親王

西走八月足利尊氏請自將討時行許之又請任征夷將軍管領關東不許尊氏怒不辭而發武人失職者爭起從之尊氏至駿河與直義合擊時行走之進入鎌倉敕促班師不奉詔遂開府于鎌倉自稱征夷大將軍關東管領移書諸國發兵以擊新田氏爲名十月上書誣奏義貞曰義貞觀望聞臣克京乃敢起兵義貞亦上書自辨陳尊氏八大罪十一月詔奪足利尊氏官爵以尊良親王管領東國新田義貞等從之討尊氏義貞至矢矧川(參河)尊氏遣兵逆擊義貞連戰破之尊氏大懼十二月義貞進至箱根頓軍數日

足利尊氏叛

賊軍復振直義出拒義貞義貞弟義助奉尊良親王與尊氏戰于竹下(相摸)不利大友貞載鹽冶高貞等叛降賊官軍敗績義貞退屯尾張詔召還義貞于京師尊氏躡官軍後西上招誘諸道兵並赴京師○延元元年(丙子)正月尊氏犯京師敕義貞等拒之不利義貞奉乘輿赴叡山諸將從之結城親光佯降賊刺尊氏不克死之源顯家發陸奥兵至鎌倉尊氏既西乃尾尊氏而至與義貞等討賊破之尊氏敗走攝津遂航西走楠正成欲窮追之義貞遷延不決二月車駕還宮尊氏走保筑前依少貳賴尚菊池武敏發兵與尊

尊氏犯京師

尊氏走筑紫

氏戰于多多良濱敗走西海盡從尊氏三月詔義貞管領山陰山陽十六國討尊氏圍赤松則村於白旗城(播磨)城固不拔則村馳使促尊氏東上五月尊氏稱後伏見上皇宣旨大舉東上自率舟師使弟直義率陸軍勢如風雨義貞聞之解白旗城圍退陣兵庫(攝津)飛書告急詔楠正成援義貞正成奏曰尊氏舉西海兵來其鋒甚鋭以我疲兵戰敗必矣臣請討陛下復幸叡山召還義貞縱賊入京師而臣歸河内絕其糧道則賊兵日散我兵日聚於是夾而攻之必勝之策也義貞之討亦當如此但不戰而退涉于物議故不

多多良濱之戰

正成獻策

楠正成死

名和長年戰死

尊氏立北朝光明院

輒歸耳。戰道不一。歸勝爲要也。願再議之。獨藤原清忠以爲不可。曰。宜遣正成決戰。都外。帝從之。乃正成與弟正季。子正行。辭闕而西。至櫻井驛(攝津)。正行時年十一。正成遺訓使歸河內。正行請共死。正成叱去之。進至兵庫。慰勉義貞。義貞以三萬騎。陣和田岬(攝津)。當尊氏水軍。正成以手兵七百。陣于湊川(攝津)。以拒直義陸軍。既而水軍先鋒過和田岬而東。義貞拔軍追之。而尊氏全軍上和田岬。正成腹背受敵。與正季突直義軍。殆獲直義。尊氏縱兵包其軍後。正成正季回馬擊之。血戰十六合。盡亡其騎。正成走入民舍。釋鎧謂正季曰。死欲何爲乎。正季曰。七生人間。滅國賊。正成欣然。遂偶刺而死。尊氏直義併軍追義貞。義貞迎戰于生田森(攝津)。不利。以殘兵還京師。上下愕然。帝復幸叡山。尊氏進入京師。六月。尊氏遣兵犯行在。義貞等擊卻之。進攻京師。不克。名和長年死之。八月。尊氏立豐仁親王。稱帝。號用建武。是爲光明院。十月。尊氏佯降。請車駕還京師。帝許之。義貞不懌。乃敕義貞奉皇太子恆良及尊良親王。經略北陸道。車駕還京師。尊氏幽帝于華山院。悉奪從駕朝臣官爵。十一月。迫請傳神器於新主。乃以僞器授之。十二月。帝潛幸吉野。

日本略史　卷之中上　十七　文玉圖藏版

金崎城之戰

皇太子爲賊所獲

顯家義興攻鎌倉

新田義貞戰死

建行宮居焉。楠正行與其族和田正朝等來衛。近畿兵日至行在。乃賜詔書于義貞。令圖興復。自是吉野曰南朝。京師曰北朝。○二年(丁丑○北朝建武四年)正月。新田義貞奉皇太子在越前金崎城。賊將足利高經高師泰等以大兵圍之。義貞遣弟義助等募兵杣山(越前)。義助留子義治而還。義治得兵來戰。不利。瓜生保等死之。自是外援斷絕。糧食已竭。宰馬以食將士。三月。義貞義助潛出城赴杣山。將募兵來救。未至城陷。義顯使人奉皇太子逃杣山。尊良親王自殺。義顯以下殉之。皇太子爲賊所獲。護送京師。義顯義貞長子。八月。鎮守府將軍源顯家奉義良親王西上。與足利義詮戰利根川(上野)。破之。十二月。新田義興以上野兵從顯家。遂攻鎌倉。走義詮。義詮尊氏子。義興義顯弟。○三年(戊寅○北朝曆應元年)正月。顯家等西上。與土岐賴遠等戰青野原(美濃)。破之。使義良親王赴吉野。而親陣安陪野(攝津)。遣弟顯信據男山(山城)。五月。顯家與賊將高師直戰界浦。死之。六月。師直圍顯信男山。七月。放火燒官軍資糧。因急攻拔之。顯信走河內。閏月。新田義貞攻藤島(越前)。死之。先是足利高經舉北陸兵。據越前府城。義貞攻拔之。高經走保足羽(越前)。義貞義助合兵攻之。高

日本略史　卷之中上　十八　文玉圖藏版

尊氏爲征夷大將軍

經修藤島等七寨守之。義貞遣兵攻之不利。自帥五十騎間道赴援。高經遣兵三百救藤島。兩軍適遇。賊隱楯亂射。義貞兵不持楯。義貞鞭馬馳突。馬蹶而僵。適有流矢中其額。義貞自刎而死。賊未知其爲何人。撿屍得錦囊書。其書曰。討賊之役。朕一煩卿。始知其爲義貞也。義助收敗兵據國府城。是歲北朝以尊氏爲征夷大將軍。○四年（己卯○北朝曆應二年）八月。天皇不豫。立義良親王爲皇太子。先是尊氏酖弑皇太子及成良親王。於是更立東宮。十五日。帝禪位皇太子。十六日崩。（葬大和藏王堂之塔尾）遺詔討賊。慷慨憂憤。按劍以崩。在位二十一年。

二千年

脇屋義助死

後村上天皇

延元四年八月。立爲皇太子。尋而受禪。九月。以懷良親王爲征西大將軍。○興國元年（庚辰○北朝曆應三年）三月。以脇屋義助赴伊豫總督西南諸軍。先是新田義貞之死事也。義助還越前府城。糾合義故。攻足羽。走足利高經。已而京師援軍至。高經復振。義助大敗。走美濃。遂詣吉野。詔勞獎之。進官爵。會伊豫官軍請將帥救。遣義助。國司藤原有資守護大館氏明及土居得能等諸族。大得聲勢。官軍復振。賊兵弃城而逃。五月。義助病卒。諸城皆復爲賊有。○四年。（癸未○北

勤王之師潰散

朝康永二年）賊將高師冬攻關城益急。源親房乞救於結城親朝。親朝通款於賊。不肯出兵。親房貽書。議以大義。親朝辭以兵寡。尋叛降賊。親房遣使命源顯信來救。亦爲親朝所沮。不果來。親房不能守歸。○六年（乙酉○北朝貞和元年）兒島高德迎脇屋義治于上野。起兵入京師。謀襲尊氏。事敗。走信濃。當此時。四方勤王之師所在潰散。而足利氏之勢。威振天下。○正平二年（丁亥○北朝貞和三年）九月。楠正行舉兵。謀收復京師。與賊將細川顯氏戰于誉田林。破之。十一月。與山名時氏戰于瓜生野。破之。足利尊氏令高師直師泰將兵八萬來擊。

楠正行死

○三年（戊子○北朝貞和四年）正月。正行率族詣行在奏曰。先臣正成以微力平強賊。以安宸憂。無幾天下復亂。逆賊入寇。終致死於湊川。臣時年十一。遺言使還河內。以收合餘燼。報復國讎。臣年既壯。恐一旦嬰疾。孤負遺命。今賊大舉來犯。實臣効命之秋也。伏願得一拜天顏而去。帝揭簾視正行。慰諭曰。近日之捷。大挫賊勢。朕太嘉汝世忠。今賊大舉而來。眞安危之決也。兵之進退。要得適宜。朕以汝爲股肱。汝亦自愛。正行俯伏垂淚而出。大戰于四條畷（河內）自晨至晡。正行被箭如蝟。與弟正時相刺。北向再拜頓首而斃。舉族皆死。

北朝崇光院立

賊軍進犯行在。帝幸穴生。（大和）楠正儀與賊相持。賊不深入。引兵退去。正儀正行弟。十月。北朝主禪位於興仁。是爲崇光院。○五年（庚寅○北朝觀應元年）十二月。足利直義歸順。初直義助尊氏爲逆。姦謀多成其手。而高師直以尤多軍功。爲幕府執事。專恣無忌。尊氏不罪。師直與直義相軋。直義欲殺師直。師直知其謀。與弟師泰率兵入京師。請斥直義。尊氏許之。直義薙髮示無用世之意。足利直冬起兵鎭西。師直勸尊氏親往討之。且請殺直義。至是直義上書行在。請歸順。許之。命

足利直義歸順

討尊氏。○六年（辛卯○北朝觀應二年）正月。直義攻京師。二月。

尊氏與直義戰御影濱。（攝津）大敗。與直義和。還京師。○十月。尊氏復請降。許之。詔討直義。初尊氏與直義和。直義欲廢義詮。已復執政。尊氏勉從之。而內甚不相協。浮言沸騰。釁隙復開。直義走越前。尊氏追擊。戰八相山。（近江）破之。直義遂走鎌倉。尊氏欲復往擊之。京師空虛。恐官軍襲擊。遣使吉野。佯請降。帝亦佯許之。尊氏東伐。與直義戰于薩埵。（駿河）降之。擒至鎌倉。明年藥

足利義詮廢崇光院

殺之。十二月。足利義詮廢崇光院。奉正平號。欲迎車駕。敕待明年復闕。○七年（壬辰○北朝文和元年）二月。車駕發行在。閏月。至男山。楠正儀和田正忠等以河內紀伊

正儀等敗顯氏

兵來會。義詮令細川顯氏賴春拒之。正儀等擊敗顯氏。獲賴春。義詮走近江。官軍入京師。收廢帝廢太子及光嚴光明二上皇。載之一車。送行在。新田義宗義興義治等與尊氏戰武藏。破之。尊氏更收兵八萬來攻。官軍敗績。義宗走越後。義興義治走信濃。八州將士悉降尊氏。京畿賊燄爲之復熾。三月。義詮據東山

賊燄復熾

官軍攻之不利。退保男山。義詮復入京師。五月。正儀正忠等還河內。圖募兵爲聲援。正忠病卒。正儀未至行在。賊軍急攻男山。帝親擐甲御馬。衝圍南出。賊前後來逼。權大納言藤原隆資等死之。帝達行在。八月。

北朝後光嚴院立

足利義詮立崇光院弟彌仁親王稱帝。是爲後光嚴院。○八年（癸巳○北朝文和二年）六月。楠正儀等攻京師。足利義詮奉新主走近江。九月。尊氏已定關東西上。與義詮合兵復入京師。○十二年（丁酉○北朝延文二年）正月。還光嚴崇光二主及直仁親王于京師。先是已還廢主。○

足利義詮爲征夷大將軍

十三年（戊戌○北朝延文三年）四月。足利尊氏卒。義詮嗣。北朝以爲征夷大將軍。九月。新田義興募兵武藏上野。時

足利基氏殺新田義興

足利基氏在鎌倉。慮其爲患。使人誘殺義興於矢口渡。（武藏）○十四年（己亥○北朝延文四年）七月。菊池武光奉征西將軍懷良親王。與賊將少貳賴尚戰筑後河。（筑後）大破

興良親王叛

細川清氏歸順

之十月畠山國清舉關東兵西上與足利義詮合犯行宮○十五年（庚子○北朝延文五年）正月楠正儀請帝幸觀心寺自據赤阪城修平岩八尾（河內）等砦守之四月救興良親王師吉野兵討畠山國清既而興良叛通賊火穴生行宮帝遣兵討之興良敗走南都興良故護良親王子閏四月官軍戰不利諸砦皆陷正儀等奉帝退保金剛山○十六年（辛丑○北朝康安元年）九月正儀等出兵攝津與賊將佐佐木秀詮氏詮戰斬之十月細川清氏歸順請襲京師楠正儀曰官軍五復京而不能守力不繼也今欲取京師不必待清氏臣一人力

正儀奏議

北朝光嚴院殂

可辦唯恐已取復失臣未見其可也朝議不聽十一月救正儀等大舉助清氏攻京師十二月義詮奉北帝走近江官軍入京師時賊將赤松氏範侵行宮官軍留京師二旬乃還義詮復入京師○十七年（壬寅○北朝貞治元年）九月菊池武光討筑紫探題足利氏經氏經敗逃還○十九年（甲辰○北朝貞治三年）秋光嚴院殂是歲大內弘世及仁木義長山名時氏等皆降義詮○二十二年（丁未○北朝貞治六年）四月足利基氏卒子氏滿嗣為鎌倉管領十二月足利義詮卒子義滿嗣細川賴之輔之○二十三年（戊申○北朝應安元年）三月十一日天皇崩葬河內觀心寺在位三十一年

二千○二十九年足利義滿為征夷大將軍

北朝後圓融院立

長慶天皇

正平二十三年三月即位以熙成親王為皇太弟○二十四年（己酉○北朝應安二年）正月北朝以足利義滿為征夷大將軍楠正儀降北朝○建德元年（庚戌○北朝應安三年）正月脇屋義治出兵武藏上野與上杉朝房戰不克奔信濃○二年（辛亥○北朝應安四年）三月後光嚴院讓位於太子緒仁是為後圓融院八月細川賴之遣義子賴元援楠正儀犯吉野○文中元年（壬子○北朝應安五年）二月菊池武政奉征西將軍懷良親王與今川貞世大內義弘戰敗之武政武光子○二年（癸丑○北朝應安六年）八月（闕日）帝禪位於皇太弟在位五年。

二千○三十七年

後龜山天皇

正平十三年三月立為皇太弟至是受禪○天授三年（丁巳○北朝永和三年）高麗遣使見筑紫探題今川貞世請禁我西邊不逞徒侵其邊境○五年（己未○北朝康曆元年）足利義滿既壯不聽賴之政稍縱恣人心離叛鎌倉管領氏滿因陰抱異志既而事覺義滿以書責鎌倉執事上杉憲春憲春諫氏滿不聽憲春憂懼自殺氏滿驚悔乃以其弟憲房為執事十一月細川賴之寇伊豫河野通直戰死先是義滿大營室町第稱花御所驕奢太甚賴之諫不聽解賴之職就國乃

楠正儀歸順

北朝後小松院立

赴其國讚岐。既而義滿思其功。命總管南海。○六年庚申○北朝康曆二年六月。光明院殂。○弘和元年。辛酉○北朝永德元年楠正儀歸順。按正儀之降北朝。其意非叛南朝。蓋南朝衰弱益極。而北朝勢威愈盛。當此時抗敵北朝。則自招亡而已。故爲此權時計。以身周旋南北間。欲以扶植南朝也。賴襄政記中所論及牧園猪行在或問所說。其可謂切實也。○二年。壬戌○北朝永德二年四月。後圓融院禪位於皇子幹仁。是爲後小松院。是歲楠正儀與山名氏清戰敗績。氏清略和泉紀伊。獨吉野屬行宮。○元中六年。己巳○北朝康應元年足利義滿召還細川賴之。以其子賴元爲執事。而決於賴之。○八年。辛未○北朝明德二年山名氏清爲亂。犯京師。義滿擊誅之。初山名時

明德之役

氏爲五州守護。時氏死。子師義時義略地山陽。義理氏清攻取南海。於是山名氏所領跨十州。世呼曰六分一。義滿惡之。欲誅鋤之。時義二子時熙氏幸分襲但馬伯耆守護。師義子滿幸與氏清潛之義滿。義滿乃遣二人攻時熙氏幸。走之。分與其地於二人。十月。時熙氏幸入京師。訴寃枉。義滿欲見氏清。諭旨氏清不見。義滿怒。會滿幸有罪。罷其出雲守護。復時熙氏幸邑。滿幸見氏清。勸擧兵。氏清然之。十二月。滿幸義理竝擧兵應之。氏清進軍男山。義滿自陣堀川。山城使諸將陣內野及東寺。大內義弘爲先鋒。逆擊氏清。斬

楠氏亡

南北一統

之細川賴元等擊滿幸。走之。義理乞降。不許。後滿幸被捕殺。是謂明德之役。○九年。壬申○北朝明德三年五月。足利義滿遣兵攻金剛山。陷之。自正成築此城。凡五十餘年。至此始不支。楠氏亡矣。十月。義滿遣人吉野。請和曰。駕還授器。則兩統更立如故。事許之。車駕發行宮入京師。義滿欲用來降禮。帝曰。非用父子禮相授。則寧與神器俱斃而已。閏十月五日。授神器於後小松帝。應永二十九年七月十五日崩。在位二十一年。

後小松天皇

弘和二年四月。嗣僞位。至是授神器。承先帝之後。自後醍醐帝南遷。至此凡五十七年。南北始

二千〇五十三年

崇光院殂

一統矣。是歲。朝鮮遣使請修鄰好。許之。細川賴之卒。○明德四年。癸酉四月。後圓融院殂。○應永元年。甲戌足利義滿奏請讓職於子義持。自爲太政大臣。朝議不許。義滿怒曰。天子我家所立。而不我聽。則廢之而自立。誰能禁我。朝廷懼許之。明年六月。義滿辭太政大臣。○五年。戊寅正月。崇光院殂。是歲朝鮮遣使來聘。○六年。己卯十月。大內義弘作亂。初今川貞世鎭筑紫。義弘說之曰。方今之勢。強者免禍。弱者被誅。公何不與我及大友氏連結以自強。貞世不聽。義弘慙懼。反讒貞世有叛心。義滿召還貞世。義弘代任。兵力日強。是

應永之役

時鎌倉管領氏滿死子滿兼嗣立凡事准擬京師自稱將軍執事稱管領義滿遣使誚之不服遂有異圖義弘潛通使合謀欲東西相援以圖義滿舉周防長門兵據界城和泉土岐山名諸族應之滿兼亦出軍武藏十二月義滿遣將攻拔界城斬義弘欲討滿兼滿兼執事上杉朝宗百方講和乃授以足利莊上野是謂應永之役○八年辛未義滿遣使通好於明書辭甚恭○九年壬午明主使來封義滿爲日本國王義滿受之○十五年戊子五月足利義滿薨敕贈太上皇號義持辭不受明主遣使弔義滿死且謚恭獻王○十六年己丑鎌倉管領滿兼卒子持氏襲職○十九年壬辰八月二十九日天皇禪位於躬仁親王永享五年十月二十日崩葬泉涌寺在位二十九年。

明封義滿爲日本國王

二千〇七十六年

兩上杉氏

稱光天皇應永十八年爲親王至是受禪仍用應永號南朝遺臣請立後龜山帝後如約不聽○二十三年丙申鎌倉管領持氏罷執事上杉氏憲以上杉憲基代之氏憲世居山內相摸憲基世居扇谷相摸更爲執事稱兩上杉十二月氏憲奉持氏弟持仲作亂攻持氏持氏走駿河○二十四年丁酉將軍義持令關東諸將援持氏攻鎌倉誅持仲氏憲○三十年癸卯二月義持辭

足利義量爲征夷大將軍
前將軍義持再視事

征夷大將軍以子義量襲職○三十二年乙巳二月將軍義量薨前將軍義持再視事○三十四年丁未十二月赤松持貞自殺初持貞有寵於義持與宗族滿祐爭邑相訴義持助持貞滿祐怒奔歸播磨稱兵義持遣諸將討之諸將素惡持貞多黨滿祐爲分疏之義持不得已賜死持貞釋滿祐召還京師○正長元年戊申正月足利義持薨初義持以義量死無嗣而諸弟皆爲僧約以鎌倉管領持氏爲嗣管領畠山滿家等忌之依違不決探鬮石清水宮得僧義圓義圓時爲青蓮院僧正卽迎立之改名義教義持同母弟也七月二十日天皇崩火葬泉涌寺在位十五年。

二千〇八十九年
足利義教爲征夷大將軍

後花園天皇崇光院之曾孫卽位時甫十歲○永享元年己酉三月以足利義教爲征夷大將軍○五年癸丑義教遣使於明明使與我使俱來○十一年己未二月義教攻鎌倉管領持氏殺之令上杉氏管領關東初持氏蔑將軍不得嗣曰吾何屈還俗將軍哉執事上杉憲實屢諫之不聽上杉憲直一色直兼有寵持氏因讒憲實持氏令二人徵兵欲以誅憲實兵多屬憲實持氏不得已自造山內面論憲實歸罪憲直逐之事乃釋持氏冠其子例鎌倉管領子必受將軍偏諱

持氏憲實相軋

持氏不欲之名曰義久憲實諫之持氏怒謀殺之憲實出奔上野訴之京師義教以上杉持房等爲大將分道東伐持氏持氏分兵拒之持房等破持氏兵直逼鎌倉三浦時高叛持氏攻義久執之持氏兵散亡持氏窮迫削髮乞降憲實歸罪於憲直等誅之馳使京師請宥持氏死不聽使諸將逼持氏自殺命憲實爲管領憲實固辭使弟淸高嗣家自削髮退居伊豆○十二年庚申正月結城氏朝奉故持氏遺孤春王安王起兵持氏之死也二王逃二荒山遣使結城乞援以求擊上杉氏報父仇氏朝遣子光久迎二王修結城古

結城氏朝起兵

河二城下總據之持氏遺臣並起應之事聞京師義教下令發東國兵助上杉氏復起憲實監軍事憲實固辭不聽憲實乃帥兵攻氏朝○嘉吉元年辛酉四月結城城陷獲二王氏朝死之五月將軍義教殺其弟義昭義昭爲大覺寺僧正乘關東兵亂勸後龜山皇子擧兵事覺被捕殺六月赤松滿祐弑將軍義教滿祐與族貞村相隙貞村以姿容美有寵義教滿祐形貌矮陋呼爲三尺入道義教遂欲割滿祐所領與貞村滿祐聞之忿恚稱疾不出及鎌倉平諸將饗義教於其家以慶焉滿祐乃與子教康謀伏兵二百於第中

赤松滿祐弑將軍義教

足利義勝爲征夷大將軍

赤松氏亡

宴酣伏起遂弑義教滿祐教康奔播磨據白旗城八月詔義教子義勝襲職遣諸將討滿祐山名持豐等先進九月抜白旗城誅滿祐赤松氏亡滿祐兄子教祐逃依少貳氏使大內教世討之破而走之持豐等悉領赤松氏邑山名氏大內氏復興○三年癸亥七月將軍義勝薨管領畠山持國立義勝弟義政九月南朝遺臣藤原有光楠次郎等奉後龜山皇子夜入禁內奪神器遣兵追擊得鏡劍是歲對馬守宗貞盛與朝鮮約互市每歲遣船五十艘朝鮮歲給米豆二百石自是交易不絕○文安元年甲子八月有光等奉皇

與朝鮮約互市

子據叡山近畿兵並起應之管領畠山持國說山徒爲內應皇子自殺有光等皆死之諸國應者悉平○二年乙丑細川勝元爲管領○寶德元年己巳義政任征夷大將軍畠山持國再爲管領○享德三年甲戌畠山持國擁立二將軍負功專橫山名持豐細川勝元相比與持國抗持國無子養姪政長爲嗣已而生義就立之爲嗣欲殺政長政長逃依勝元勝元持豐援政長畠山氏家臣亦皆從之既而持國第火持國走入伯父滿則家義就奔河內持國屛居使人謝勝元復立政長勝元乃攜政長謁義政幕議謂火持國第勝

足利義政任征夷大將軍

元等所爲。勝元歸罪家臣斬之。事乃釋。○康正元年乙亥五月。以赤松則尚爲播磨守護。先是畠山持國以赤松氏不可絕祀。立則重邑於播磨。山名持豐發兵殺則重。持國憤恚。細川勝元召赤松教祐弟則尚。又立之。持豐又擊殺之。怒曰。勝元何立賊徒遺種。自是與勝元有隙。

山名持豐與細川勝元有隙

○寬正二年辛巳十月。將軍義政遣其弟政知居伊豆。先是關東將士請故持氏季子成氏爲鎌倉管領。成氏殺其執事上杉憲忠。蓋怨上杉氏殺其父報之也。憲忠弟房顯以兵攻成氏。成氏走古河。房顯入鎌倉。自稱管領。連年搆兵。關東大亂。因請得主奉政知於堀越伊豆。然關東將士多歸心成氏。

畠山義就政長相鬩

○四年癸未。先是畠山義就政長相鬩。河內義政兩和解之。共入京師。而義政使伊勢貞親逐義就。義就走河內。義政使政長攻之。細川勝元請援政長。使族成之以兵圍義就於岳山河內。累年不下。是歲岳山陷。義就逃入高野。政長攻之。又走入吉野。○五年甲申七月十九日。天皇禪位於皇太子。文明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崩。火葬悲田院。在位三十六年。

後土御門天皇

長祿元年爲親王。至是受禪。將軍義政頗倦政務。欲辭職。以無子。養弟義視爲嗣。義視舊名

二千百二十六年

義尋。初爲僧在淨土寺。義政遣使諭之曰。吾欲傳職於汝。汝宜返初服。義尋固辭。乃遺書誓曰。吾如生男。必當爲僧。子速來代吾。吾不食言矣。義尋乃還俗。更名義視。居今出川第。細川勝元管領。而義政竟不讓職。○文正元年丙戌。義政夫人以前年冬生男義尚。不忍爲僧。而憚違義視約。且細川勝元輔之。難搖。念諸將抗勝元者。獨山名持豐而已。乃密召持豐託之。持豐素以事恨勝元。因欲立義尚。已爲管領。故不辭。因夫人請赦義就。義政從之。時伊勢貞親爲幕府奏者。頭甚有權勢。斯波氏無嗣。立族人義敏。其家宰不服。因貞親請逐之。立義廉。義廉娶持豐女。既而貞親娶義敏妹。廢義廉。復義敏。義敏入京師。收義廉第宅。義廉走告持豐。持豐大怒。將援義廉。攻貞親。諸將居間和解。四月。貞親走伊勢。義敏走越前。十一月。義就被赦入京師。

應仁之亂

○應仁元年丁亥正月。故事每歲正月。將軍臨管領第受饗。時畠山政長爲管領。大設供具。請焉。不臨。政長驚曰。是蓋持豐義就所讒乎。他日山名持豐既饗義政。而率義就義廉詣幕府。請使政長避本第。納義就。許之。遣使諭旨勝元。勝元曰。臣將面對使者。復命。久而不至。與政長等聚兵自守。持豐亦召兵守幕

持豐勝元各徵兵

府義政令曰政長義就宜各以手兵相戰諸將毋得援義就曰可也義就擊政長于御靈林(山城)持豐潛援義就政長戰太苦勝元不敢出援政長敗走義就復入本第勝元慙不援政長閉門不出勝元陣幕府東持豐陣幕府西義視往來其間和解之不聽持豐意益驕頗怠警備勝元窺之潛與族政之師春政春徵所管諸國兵畠山政長斯波義敏京極持清赤松政則武田國信等各發領國兵屬勝元兵凡十六萬持豐聞之大悔與族教幸教清等發領國兵斯波義廉畠山義就畠山義純六角高賴一色義直土岐成賴

京師騷擾

等各發兵屬持豐兵凡十一萬兩軍絡繹入京師京師騷擾民皆奔竄一色氏第在幕府前勝元先遣兵逼之義直走勝元乃入幕府請將軍牙旗樹之四足門迎義視入府中使將士屯街巷以擊持豐五月兩軍交戰京中細川氏兵每勝六月勝元軍退據相國寺持豐軍據武衛氏相持不戰大内政弘舉周防長門兵入援持豐西軍又振東軍每不利時東軍流言有將軍之近臣通西陣者常漏密議所以取敗也八月勝元請逐幕府近臣十二人十二人怒曰内旨所注在西何獨吾輩勝元捕殺之又迎帝及上皇於幕

火三十七第

府蓋以義政意右持豐慮其奔西軍欲挾天子以號令天下故遣兵迎之也九月持豐遣義就政弘等攻相國寺義就等臨發誓曰不取相國寺不復生還攻取三寶院進拔淨華院逐守將火近衛鷹司以下三十七第進攻相國寺東軍拒戰自晨至昏既而東門失守西軍進入遂取相國寺居之畠山政長謂勝元曰敵軍屯相國寺則我腹背受敵勢太甚危宜急擊走之乃遣政長等攻之竟復相國寺於是兩軍交綏以相國寺爲界以爲持久計是時伊勢貞親在鈴鹿關(伊勢)聞京師亂還依勝元勝元使貞親伺察幕府動靜義視素惡貞親不自安出奔伊勢依北畠氏○二年(戊子)四月義政以書招還義視義視孤疑不應勝元等又連署請之義視乃還九月有飛語勝元謀廢立義政疑懼勝元聞之使人將義視上叡山持豐遣兵迎取義視入西陣自是兩軍如將軍兄弟戰者○文明元年(己丑)秋大内氏家臣作亂西國大亂大内政弘走歸周防西軍失勢赤松政則盡復播磨備前美作○二年(庚寅)十二月後花園院崩○四年(壬辰)勝元以將軍旨降畠山義統義政賜能登越中以通北國糧道西軍益失勢○五年(癸巳)三月山名持豐病卒勝元欲

西國大亂

後花園院崩

足利義尚爲征夷大將軍

畠山政長再爲管領

乘喪擊之未發。五月。勝元亦病卒。子政元嗣。然兩軍對壘猶如故。十二月。將軍義政致仕。子義尚襲職。畠山政長管領。尋辭。以畠山義統代之。○九年丁酉。春。天皇還宮。十二月。西軍諸將各解歸國。義視走美濃依土岐氏。東軍亦解。自應仁元年至是凡十一年。京師爲軍馬奔馳之地。文武第宅蕩然爲荒野。是謂應仁之亂。畠山政長再爲管領。○十一年己亥。十一月。義政退居東山。不以爭亂加意。諸國強臣乘亂奪國。義政亦置而不問。自是天下武人不復朝足利氏。山名氏及其黨與散在諸方。漸就衰滅。獨細川上杉二氏雄

太田道灌築江戶城

張東西如故。○十八年丙午。上杉定正殺其將太田道灌。時定正居相摸大塲。稱扇谷上杉。上杉顯定在上野平井。稱山內上杉。管領八州。八州推稱山內公。太田道灌有才略。築江戶河越二城。武藏。大布恩威。八州將士多背山內而歸扇谷。顯定患之。縱反間。盛稱道灌材武及得人心。定正稍忌之。召道灌賜酒。使人殺之。顯定聞之大喜曰。定正陷吾術中。不復足畏也。○長享元年丁未。九月。大將軍義尚召六角高賴。不至。義尚自將討之。高賴逃走。義尚軍鈎里。近江。○延德元年己酉。三月。將軍義尚薨於鈎里。義尚好學。嘗從藤原兼良諮問治

藤原兼良著樵談治要

足利義植爲征夷大將軍

北條氏茂聽三略

道。兼良爲著樵談治要與之。及薨。遠近莫不哀惜。義尚晩改名義熙。無嗣。子義政召義視於美濃。養其子義材爲嗣。後改名義植。○二年庚戌。正月。前將軍義政薨。七月。義植任征夷大將軍。○三年辛亥。四月。左兵衛督足利政知爲其子茶茶所弒。初政知愛後妻子義澄。疎茶茶。茶茶怨望弒之。義澄走依今川氏親。氏親遣其將北條氏茂討茶茶殺之。氏茂平維衡遠孫。備中守盛定之子也。爲人豪邁有謀略。善騎射。嘗使人讀三略。而聽之。至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曰。止焉。吾既得之。其敏捷如此。○明應二年癸丑。四月。管領畠

足利義澄爲征夷大將軍

山政長奉將軍義植。擊畠山義豐軍正覺寺。細川政元與義豐合謀攻之。義植脫身走筒井。政長戰死。立故足利政知子義澄。義豐義就子也。先是義就死。義豐嗣。據河內。常忌害政長。政長請而伐之。政元與政長爭權。因援義豐。稱義政遺旨立義澄爲主。諸將莫敢異議。閏月。政元攻義植。以歸幽之。六月。義植逃奔越中。遂赴周防。依大內義興。政元養子高國以事怨政元。亦叛通大內氏。於是細川族分爲兩黨。京畿大亂。○三年甲寅。義澄任征夷大將軍。細川政元爲管領。十月。北條氏茂助上杉定正攻上杉顯定。定正死軍

北條氏茂襲小田原

中子朝良走歸保河越氏茂亦引兵歸韮山伊豆氏茂欲取相摸憚箱根嶮不敢發兵○四年乙卯二月北條氏茂襲大森實賴於小田原走之初氏茂以與實賴接境遣使修好至是氏茂請實賴曰予以數獵境內之獸悉入箱根願使獵人驅之實賴許之氏茂乃使士卒獵裝持竹槍登箱根其夜氏茂潛率兵隨之束炬火於牛角臨城縱之勁兵數百從其後掩擊會實賴出兵援上杉朝良城中守兵甚少實賴倉黄出奔氏茂遂取其城自是氏茂兵威益強是時武人互相爭奪不復知有朝廷幕府也○九年庚申九月二十八

日天皇崩火葬泉涌寺在位三十六年

日本略史卷之中上終

日本略史卷之中下

長門　石村貞一編次

後柏原天皇文明十二年立爲親王至是踐祚○文龜元年辛酉二月將軍義澄奏請削前將軍義植官爵○永正元年甲子九月上杉朝良與北條氏茂合兵攻上杉顯定既而朝良求成圖北條氏○五年戊辰三月大內義興奉前將軍義植舉山陰山陽西海三道兵東上細川高國亦舉兵應之高國細川政春之子爲政元所養及政元死不得爲嗣居常怏怏至是舉兵從義植將軍義澄大懼與書義興求和義興不肯義澄奔近江六月義植入京師七月義植復任征夷大將軍奏削義澄官爵以義興爲管領○七年庚午六月上杉顯定與長尾爲景戰於信濃敗死於是北條氏茂勢益振○八年辛未八月前將軍義澄薨于近江○十五年戊寅七月北條氏茂盡略相摸先是氏茂取小田原近隣豪傑來屬者太多獨三浦義同不從據新井城相摸氏茂攻之累歲不能拔既而城中粮盡士卒困憊城遂陷義同戰死相摸悉歸北條氏八月大內義興以費用難支西歸細川高國爲管領○十六年己卯

二千百六十一年

大內義興東上

足利義植復爲征夷大將軍

八月北條氏茂卒子氏綱嗣○大永元年辛巳三月細川高國逐大將軍義植義植奔淡路六月高國迎義澄子義晴立之詔罷將軍義植職十一月義晴拜征夷大將軍○三年癸亥四月前將軍義植薨于阿波○四年甲申正月北條氏綱將兵攻上杉朝興於江戶城朝興逆擊高輪不利退守江戶城氏綱急攻之朝興走保河越城○六年丙戌四月七日天皇崩火葬泉涌寺在位二十六年

後奈良天皇大永六年四月踐祚○七年丁亥二月三好元長奉細川晴元發兵入京師細川高國逆戰于桂川山城敗走○享祿元年戊子正月晴元與高國講和既而和敗高國走播磨請援於浦上氏將軍義晴亦奔近江依佐佐木氏○四年辛卯六月高國得浦上氏兵攻細川晴元於攝津初晴元信讒疎三好元長元長怨望歸阿波至是晴元意頗悔復召元長元長援晴元與高國戰于天王寺側大破之獲高國而殺之○天文元年壬辰晴元意猶不快元長遂殺之○二年癸巳細川晴元入京師迎將軍義晴于近江晴元自爲管領○六年丁酉七月北條氏綱攻上杉朝定于河越取之先是氏綱屢攻河越不能拔足利成氏孫高基欲

足利義晴爲征夷大將軍

二千百八十七年

細川晴元爲管領

武田晴信逐其父信虎

藉氏綱力報上杉氏爲子晴氏娶氏綱女於是氏綱聲上杉氏之罪諭關東將士攻河越會朝興死子朝定立氏綱急攻拔之朝定走松山城(武藏)依難波田氏又擊大破之○七年(戊戌)十月氏綱攻足利義明于下總御弓里見義弘帥房總兵來援義明戰于鴻臺敗走義明被捕獲是歲武田晴信逐其父信虎自立于甲斐晴信新羅三郎義光之遠裔也父信虎愛次子信繁有易嫡之志晴信知之深自韜晦人以爲不慧嘗從父攻海野口城(信濃)也設奇計以斬城將平賀源心信虎不懌將廢晴信使人謂之曰汝宜往駿河講習技藝其意欲逐之立信繁自至駿河謀今川義元義元以謂信虎悍而難制不如擁立晴信彼必服屬於我矣乃許諾至是晴信遂

尼子晴久攻毛利氏

據甲府拒信虎不納○九年(庚子)九月尼子晴久發兵攻毛利元就於吉田城(安藝)大內義隆遣其將援元就晴久敗走晴久鹽谷高貞裔也世居出雲及山名氏衰蠶食隣境稍強大元就大江廣元遠裔世居安藝據吉田城初屬晴久已而背附義隆晴久怒及之○十年(辛丑)北條氏綱卒子氏康嗣○十二年(癸卯)二月大內義隆發兵攻尼子晴久富田城(出雲)敗還八月葡萄

日本略史　卷之中下　四　文玉圖藏版

葡萄牙人貢鳥銃

牙人來多褹島言語不通以杖畫沙告以求互市之意所齎有鳥銃島主時堯購得之使人學之本邦鳥銃始此○十三年(甲辰)二月武田晴信伐諏訪賴茂數破之賴茂納款三月來甲府晴信使人誘殺之先是板垣信形薦參河人山本勘助晴信賜名晴幸用其計策取信濃數城至是武田氏威大振○十五年(丙午)

北條氏康與上杉氏戰

四月北條氏康與上杉憲政上杉朝定戰于河越大破之初憲政與朝定圍北條綱成于河越城憲政遣使古河請足利晴氏出師曰師幸得捷納將軍於鎌倉晴氏許諾氏康亦遣使曰聞明府出師伐我我不知其罪且隣國相伐明府何與焉願明府勿救之晴氏從之憲政又遣使曰將軍從氏康言止出師何也將軍祖先以來典關東兵權一旦失守喪亂至今管領輔將軍欲復舊業而將軍以姻戚之故重伐氏康夫氏康之意欲滅管領并關東此將軍之讐也宜與管領戮力以剪滅之矣晴氏乃率兵會憲政爲長圍絕糧道城中大困會氏康來援乘夜襲上杉營獲朝定憲政逃走綱成率城中兵襲晴氏晴氏潰走自是

畠山政國伐細川氏

關東諸將咸屬氏康八月畠山政國圖伐細川晴元晴元遣兵攻之政國逆戰破之晴元發阿波讚岐淡

足利義暉爲征夷大將軍

武田晴信攻村上氏

河中島第一回之戰

路兵攻之。攝津豪族皆應政國。與晴元數接戰。十月。征夷將軍義晴罷。子義暉嗣爲將軍。○十六年（丁未）三月。義晴惡晴元專恣。與政國謀除之。出屯北白河（山城）。四月。晴元與六角定賴通謀。攻北白河。義晴義輝奔阪本（近江）。既而講和。歸京師。是歲。武田晴信攻村上義清於信濃。敗之。義清奔越後。依長尾景虎。景虎。平景文之裔。爲景季子也。及爲景死。諸將屬意景虎。兄晴景惡之。欲殺景虎。逃走。據櫪尾城（越後）。晴景攻之不克。自殺。諸將請推景虎爲主。景虎辭曰。吾與兄抗兵。而自爲國主。人其謂吾何。宜別擇主。吾被僧衣。以明己志。遂削髮。號謙信。諸將強欲爲主。乃誓諸將曰。立君者將聽其令。自今吾所令無敢違背。吾從其請。明日殺專權大臣十六人。諸將皆股栗。至是義清請假其兵。復舊土。謙信許諾。十月。謙信出屯河中島（信濃）。武田晴信帥步騎二萬伐之。自卯至午。勝敗未決。謙信分兵亂上流。襲晴信後。晴信潰走。兩軍殺傷相當。是爲河中島第一回之戰。○十八年（己酉）三月。三好長慶應細川氏綱。攻三好宗三。宗三敗走。保榎並城（攝津）。細川晴元援宗三。長慶又攻破之。宗三走死江口（近江）。晴元挾義晴義輝。奔阪本。○十九年（庚戌）二月。晴元城如意

兩上杉氏亡

陶晴賢弑大內氏

毛利元就舉義兵討陶晴賢

山（山城）。五月。前將軍義晴薨。十一月。三好長慶入京師。進至大津。將軍義暉徙朽木（近江）。晴元迎擊長慶于滋賀。敗走。○二十年（辛亥）七月。北條氏康攻上杉憲政於平井城（上野）。破之。憲政奔越後。依長尾謙信。以其姓氏職號授之。仍而謙信冒上杉氏。稱關東管領。於是兩上杉氏皆亡。九月。大內氏臣陶晴賢攻其君義隆。弑之於大寧寺（長門）。迎大友義長爲主。居山口（周防）。○二十一年（壬子）正月。將軍與三好長慶和。還京師。罷細川晴元管領。以細川氏綱代之。○二十二年（癸丑）七月。義暉苦長慶專恣。召還晴元。長慶怒。發兵。義暉復走近江。尋講和而還。○二十三年（甲寅）八月。上杉謙信帥兵入信濃。陣犀川。武田晴信逆戰。敗走。先是晴信薙髮。稱信玄。十月。北條氏康遣兵古河（下野）。攻之。執足利晴氏。幽之關宿（下總）。立其子義氏。居鎌倉葛西谷。○弘治元年（乙卯）九月。毛利元就討陶晴賢。戰于嚴島（安藝）。大破之。誅晴賢。元就有三子。伯隆元嗣家。仲元春出嗣吉川氏。叔隆景承小早川氏後。於是兩川爲毛利氏之羽翼。毛利氏兵鋒益銳。初大內義隆之被弑也。遺書于元就。託以討賊。元就乃議請京師曰。大內義隆常存心王室。不圖爲賊臣晴賢所弑。臣元就奮微力圖討

伐。願得一行詔。朝議許之。元就得詔大喜。築城嚴島。
欲以計誘致晴賢。謂人曰。晴賢若拔嚴島城。我軍必
無利矣。晴賢聞而大喜。將兵二萬餘至嚴島。建牙塔
岡。元就使隆元元春等進陣海濱。自帥精兵三千至
草津（安藝）。一夜大風雨。元就將舟師向嚴島。隆元元春
亦來會。使舟子回舟直襲不備。晴賢兵驚潰。赴水溺
死者無算。晴賢走至海濱。無舟不能濟。爲追兵所逼。

河中島第二回之戰

遂自殺。○二年（丙辰）三月。武田信玄與上杉謙信對陣
河中島。信玄與山本晴幸謀曰。分兵出北軍後。以本
軍夾擊之。乃使保科彈正以兵六千越戸神山（信濃）襲

北軍後。時月黑迷途。未能達。謙信怪甲斐軍有人馬
聲。將八千騎襲信玄營。會天大霧。謙信突入斫將士。
甲斐軍驚潰。彈正等達北軍營。不見隻騎。聞河中島
戰聲如雷。還渡筑摩川。出北軍後。信玄反戰夾擊北
軍。北軍敗走。是爲河中島第二回之戰。八月謙信復
出河中島。背水而陣。信玄持重不敢出戰。謙信將撤

河中島第三回之戰

營去。諸將皆欲追之。信玄曰。謙信豈爲迫夜退去者
哉。及天明。北軍嚴陣而待。諸將始服信玄言。信玄設
伏兵挑戰。謙信不出。信玄慮兵疲。乘夜退入上野原。
（信濃）謙信亦不追擊。是爲河中島第三回之戰。○三年

丁巳三月。毛利元就將兵至周防。敵兵望風降附。進攻
山口。大内義長自殺。於是周防長門備後安藝皆屬
毛利氏。兵威大震。九月五日。天皇崩。（葬深艸法花堂）在位三
十一年。

二千二百十八年

正親町天皇弘治三年十月踐祚。○永祿元年（戊午）。甲越
戰爭殆無寧歲。至是求成。乃隔河相見。信玄無禮。和
議遂敗。○二年（己未）五月。上杉謙信至京師。入朝。天皇
賜以酒及劍。又謁將軍義輝。賜偏名。改名輝虎。○三

毛利元就獻資助儀

年（庚申）正月。天皇行卽位禮。時朝廷衰廢。不能行禮。毛
利元就獻資助儀。始得行禮。五月。今川義元大擧入

尾張。織田信長逆擊斬之。初義元既定駿遠參三國。
欲取尾張。帥兵四萬餘攻鷲津丸根二城（尾張）。信長帥
兵二千救之。馳至中島（尾張）。義元既拔二城。至桶峽間。

桶峽間之戰

休士卒。張燕。信長伏旗鼓疾馳襲之。會雷雨昏冥。直
入斫營。衆皆擾亂。遂大敗之。斬義元。凱旋清洲（尾張）。信
長兵聲大振。信長平重盛後裔。父曰信秀。世居清洲
城。屢與美濃齋藤秀龍戰。秀龍求成。以女娶信長。秀
龍與其子義龍有隙。被弑。信長發兵攻義龍。攻略諸

上杉謙信攻北條氏康

城。至是終盡併尾張。○四年（辛酉）上杉謙信率關東兵
十一萬攻北條氏康。圍小田原城（相模）。氏康曰。謙信以

河中島第四回之戰

威馭諸將。諸將必有不服者。我姑不抗力。而坐待其變。則彼將自退。諸將士果憤謙信無禮。或叛或去。謙信引還越後。關東復從北條氏。九月。謙信至信濃。陣西條山。武田信玄來陣雨宮渡。留三日。收兵入貝津城。分兵向西條山。自帥兵八千屯河中島。謙信諜知之。其夜潛出西條。濟河。壓甲斐軍而陣。信玄不之覺。至曉霧霽。越軍牙旗在前。將士錯愕。謙信鳴鼓而進。信玄不暇改陣。以弓銃手拒戰。謙信進逼信玄麾下。信玄走赴犀川。越軍尾擊破之。甲斐別軍自西條山還夾擊。越軍敗走。謙信背犀川而陣。遣使欲再戰。信

信長奉敕

玄不敢出。○五年壬戌十月。詔遣立入賴滿於尾張。賜密旨於織田信長。時七道將士各據其國。爭奪無已。獨信長慨然有平定天下之志。因有此命。信長奉敕。謂賴滿曰。聞天子者。天下之君。宜共臣職。而今反辱使命。吾何以堪之。當藉天威。以平凶徒。圖報復矣。以敕旨告部下將士。日夜議西上。○七年甲子正月。北條氏康與里見義弘戰于鴻臺。破之。先是氏康與武田信玄謀取松山城。城屬太田資正。資正說義弘。合兵將襲江戶城。城將報之小田原。氏康發兵伐之。不克。義弘意太驕。以為氏康不復進戰。釋甲休兵。於是氏

松永久秀弑三好氏

康分兵乘大霧。自臺南北夾戰。義弘資正大敗。僅以身免。八月。松永久秀弑其君三好義長。義長長慶子也。時長慶老病。委政久秀。久秀忌義長才望。鴆殺之。以十河一存子義繼為長慶嗣子。織田信長攻齋藤龍興于稻葉城美濃。將士悉降。龍興奔近江。後信長徙治稻葉。名曰岐阜。○八年乙丑。武田信玄殺其子義信。

三好政康等弑將軍義輝

初庶子勝賴有寵。義信不平。謀叛伏誅。五月。三好政康等攻將軍義輝弑之。初足利義維子義榮在阿波。說久秀等使圖義輝。時義輝惡久秀專肆。密謀除之。未發。久秀與政康等帥兵千餘襲二條第。義輝帥左

毛利元就滅尼子氏

右拒戰。卻敵數次。遂遇害。政康迎義榮立為主。義輝弟覺慶走近江。改名義昭。○九年丙寅二月。松永久秀陣小野。三好義繼遣兵攻瀧山城攝津。破之。三好康長與三好政康岩成左通。稱三好三黨。謀除久秀。迎義繼入高屋城河內。久秀聞之。與畠山高政合謀侵河內。義繼擊破之。七月。毛利元就滅尼子氏。元就攻出雲數年。未得其志。既而尼子晴久死。子義久嗣。元就益進攻。會其子隆元卒。元就恐沮喪軍氣。令曰。欲吊亡兒者力戰。自將攻白鹿城出雲。降之。進逼富田城出雲。起十餘寨圍之。至是義久出降。元就留一將守之而凱

謙信與氏康講和

旋安藝元就既併大内尼子二氏地悉定山陰山陽使其子隆景元春略西南諸國時南海有長曾我部河野二氏西海有大友島津龍造寺諸氏相頡頏焉○十年丁卯二月松永久秀迎三好義繼入信貴城初足利義榮之入也因久秀政康等以成事義繼不與及其嗣位政康等並有寵義繼心不平至是與久秀通入信貴城募兵據南都政康等進屯東大寺十月久秀襲東大寺火之是歳北條氏康與武田信玄合兵攻上杉謙信放火城下而歸謙信不敢出謙信屢窺武藏未能得志竟與氏康講和○十一年戊辰二月

足利義榮拜征夷大將軍

足利義昭任征夷大將軍

足利義榮拜征夷大將軍七月足利義昭赴美濃依織田氏初義昭奔近江依六角義賢求入京屬國有難不果納如若狹依武田義統國小而弱不能成事遂如越前依朝倉義景義景善遇之已而禮待寖衰至此赴美濃託信長以快復事信長聞命大悅八月織田信長奉義昭西上攻六角義賢破之九月入京師令部下嚴禁侵掠進攻攝津伊丹親興池田勝政出降三好康長等皆棄城逃自餘城寨望風款附將軍義榮病疽卒于富田攝津十月詔以義昭任征夷大將軍信長敘從五位下任彈正忠近畿悉平信長還

織田信長使木下秀吉護衛京師

岐阜十二月武田信玄攻取駿河今川氏眞出奔初氏眞嗣職無復讎之志溺於聲色殫極奢侈將士離心中外憤怨信玄入八幡阪氏眞拒戰不利奔掛川遠江依北條氏信玄築久能與津駿河二城以備北條氏○十二年己巳正月北條氏康將兵四萬與武田信玄戰于薩埵信玄夜拔軍退是月三好三黨以兵萬餘入京師襲將軍義昭于本國寺攝津河內諸將入援三黨敗走四月二條第成將軍義昭徙治焉織田信長遣部將木下秀吉護衛京師秀吉尾張愛智郡中邑人父彌助母夢日輪入懷既而有娠生秀吉幼字

與助攘金

日吉及父死與母寄食邑人邑人厭之嫁母於里人筑阿彌筑阿彌使日吉爲僧日吉天質機敏不欲爲僧游嬉任意欲使僧厭己僧終謝父還之父復遣爲人奴所至皆數月而去年二十許至遠江爲松下之綱奴之綱呼名與助一日使與助至尾張買胴圜鎧因與金六圓遣之與助攘其金整刀劍衣服自稱木下藤吉以爲方今天下豪傑非織田信長無足共成功名者乃欲仕信長伺信長出跪道側拜曰臣父筑阿彌嘗爲先君奴願君復以臣充家奴信長熟視曰汝面似猿心必捷矣收以爲奴勤仕太勉漸進爲吏

山中幸盛舉兵侵出雲

毛利氏與大友氏戰

改名秀吉時佐久間信盛柴田勝家以宿將見任用議者謂一條畱護必以一將爲之至是信長命秀吉衆皆驚愕時京師屢經兵亂宮闕大壞信長命修治之令村井道家董役六月尼子氏遺臣山中幸盛奉尼子勝久入出雲先是筑紫豪傑高橋宗像秋月諸族皆叛大友氏屬毛利氏大友義鎭數攻之毛利氏將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赴援圍立華城(筑前)義鎭使其二將將兵七萬援立華戰于多多良川(筑前)毛利元就往長門遙爲聲援山中幸盛乘其虛索故尼子誠久子爲僧者爲主更名勝久入出雲取新山末次二

織田信長攻朝倉義景

城(出雲)七月元就使二將疾攻下立華尋二將置戍班師○元龜元年(庚午)正月元春隆景帥兵萬餘輔元就孫輝元攻勝久山中幸盛拒戰大敗元春進攻末次城勝久幸盛走新山諸城連陷四月織田信長入越前攻朝倉義景取手筒金崎二城淺井長政舉兵應義景信長引兵而還六月信長怒長政叛己攻橫山城(近江)長政乞援於義景義景遣其族景延帥兵一萬援之陣大崎山(近江)信長夜望其炬火曰是將乘曉襲我也乃下令分兵爲十三隊使阪井政尚池田信輝等當長政德川家康以其兵當朝倉氏信輝等戰姉

毛利元就卒

川不利信長橫衝長政軍遂大破之家康逆擊景延先鋒不利家康怒縱左右翼夾擊敗之家康新田義重遠裔世居上野德川邑因以爲氏十月北條氏康卒子氏政嗣求和於武田信玄信玄以氏政庇今川氏眞拒之因欲殺氏眞以表意氏眞大懼走歸家康使家康結好上杉謙信謙信約夾攻信玄十二月織田信長與義景長政和還美濃○二年(辛未)六月毛利元就卒元春得訃哭泣謂將士曰葬奠之事隆景在焉吾當亡敵以慰靈魂急攻陷末石城山中幸盛出降既而復逃去元春進攻新山(伯耆)尼子勝久出走遂

織田信長焚比叡山

與幸盛俱歸信長九月信長陣于勢多使諸將焚叡山諸將皆驚佐久間信盛等諫曰昔者桓武帝建此寺今幾千年爲王城之鎭今而滅之其如之何信長曰吾除國賊而已初吾遣人諭僧徒彼不服益助凶徒以抗王師今不除之其貽患不可測也圍而焚之使渠等無遺類諸將服從明日攻焚之僧徒婦女無老少盡斬之先是信長修皇宮是歲落成○三年(壬申)先是家康通好謙信約夾攻信玄四月謙信出兵信濃以遙援家康十二月信玄進陣三形原(遠江)以逼濱松城家康出戰信長將佐久間信盛諫曰信玄老將

武田信玄與德川家康戰三形原

也勿輕戰。家康曰。獨信玄攻小田原。雖兵逼城下。氏康不敢出。世傳笑之。今敵蹈我之城下。不敢發一矢。非丈夫也。諸將固諫。乃止。既而信玄佯退。家康遂出陣三形原。戰卻甲斐軍。信玄乃以奇兵橫擊家康軍。家康軍擾亂。信玄乃驅全軍徐進。鼓聲震山岳。家康遂大敗歸濱松。家康命開城門。甲斐軍追北逼城。見城門不閉。恐伏。不敢入。明日信玄退陣刑部(遠江)。

將軍義昭城石山堅田

○天正元年(癸酉)。先是義昭與信長有隙。信長屢以書諫義昭。義昭憤懣。遂謀除信長。二月。義昭潛發使諭信玄及謙信。約夾攻信長。因城于石山堅田(俱在近江)。徵發兵

食。信長聞之曰。吾終不得不用兵。遣諸將渡勢多攻石山堅田。自出至大津。既而石山降。堅田陷。乃進入京師。乞和義昭。義昭不聽。圍二條城。義昭窮迫。遂請和。信長乃還。

武田信玄卒

四月。武田信玄卒。子勝賴嗣。先是信玄攻野田城(參河)。疾作而歸。至是卒。謙信聞之歎曰。世復有此英雄男子乎。七月。義昭再舉兵。留諸將使守二條城。自出據槇島(山城)。阻宇治爲固。報至岐阜。信長即起。直馳至澤山(近江)。乘夜濟朝妻渡(近江)。直入京師。義昭兵距勢多者。顧潰走。信長急攻陷二條城。城兵皆降。乃以其兵爲先鋒。向槇島。攻破義昭。義昭請降。信長

織田氏代足利氏

令佐久間信盛木下秀吉處置之。二人從義昭于若江(河內)。織田氏遂代足利氏。出令于京師。以村井貞勝爲所司代。使秀吉等拔畿內諸城。自歸岐阜。八月。信長復發兵。伐淺井長政。攻月瀨城(近江)。拔之。進陣山田。(近江)朝倉義景率兵二萬援長政。時長政將守燒尾(近江)者降於信長。信長軍大振。所在響應。義景懼而遁去。信長追擊大破之。進至于敦賀(越前)。義景自殺。信長還軍。攻長政于小谷城(近江)。遂獲長政。九月。攻鯰江(近江)六角義弼。降。十一月。攻三好義繼。義繼自殺。

三好氏亡

於是淺井六角三好氏皆滅。近畿悉平。○三年(乙亥)。先是德川家

長篠之戰

康修長篠城(參河)。以賜奧平信昌。使益修守禦備於武田氏。五月。武田勝賴出兵于參河。攻長篠。信昌報急家康。家康請援於信長。信長許之。家康帥騎卒二萬。信長合兵五萬來援。擊大破勝賴軍。獲其將山縣昌景馬場信房等。斬首一萬餘。武田氏宿將精兵。大抵盡於此役。八月。朝倉氏餘黨起于越前。據諸城。信長自將討平之。

織田信長城安土

○四年(丙子)。正月。信長城安土。以備於謙信。自徙居之。使子信忠居岐阜。以備於勝賴。四月。信長遣佐久間信盛等討大阪一向僧徒。不克。親將擊之。是歲足利義昭至備後。毛利輝元納之。信長由是

木下秀吉改氏羽柴

上杉謙信卒

毛利輝元遣將復上月城

至與毛利氏構兵。○五年丁丑八月。松永久秀叛信長應大阪僧徒。初久秀降信長也。信長辱之衆中曰。此人爲人之所難能者三。弑公方也。鏖三好氏也。燒大佛殿也。久秀流汗俯伏。由是意不自安。久秀有所愛茶鐺。信長欲得之。久秀吝不獻。至是遂叛去。據志貴城大和。信長遣子信忠討之。使細川藤孝明智光秀等輔信忠。城陷。久秀放火自殺。十月。信長以近畿略定。欲略山陽山陰。命羽柴秀吉西征。先是秀吉慕柴田勝家丹羽長重之威名。自改氏羽柴。十一月。秀吉入播磨。取佐用上月諸城。使尼子勝久守上月城。屬浮田直家。直家乞援於毛利氏。○六年戊寅三月。上杉謙信卒。謙信嘗贈書信長曰。公屢與畿内之敵戰。未見北人之伎倆。請以明春三月十五日。率八州之卒。西上與公相見。公勿視謙信如都人士。至此下令八州將發。信長大懼。既而前二日疾作。遂卒。織田氏間諜在越後者。走歸報信長。信長大喜。撫掌曰。天下大定矣。於是信長令佐久間信盛前田利家佐佐成政帥兵入加賀能登越中。謙信既死。姪景勝嗣。與武田勝賴和。四月。毛利輝元使元春隆景將兵圍上月城。以援浮田氏。信長使荒木村重援秀吉。相持連月。東軍

荒木村重叛信長

大友島津戰于耳川

屢失利。信長命班師。七月。上月遂陷。勝久自殺。山中幸盛出降。尋被殺。既直家潛通信長。欲伏兵擒元春隆景。謀漏。元春隆景西歸。十月。荒木村重叛信長。據伊丹攝津。初村重臣有事赴大阪。人疑村重與大阪僧通。告之信長。信長不信。明智光秀嫉村重聲績出己之上。百方讒之。信長乃使人詰之。村重驚愕。欲面謁信長陳謝之。光秀止之曰。主公之怒不可犯。足下必勿往。村重乃據伊丹而叛。應毛利氏。十一月。信長自將討村重。秀吉往說村重。使改圖。村重不聽。十二月。信長進圍伊丹。不克。信長慮損兵。爲長圍之策。留池田信輝蒲生氏鄉等守之。自還安土。時別所長治亦叛。據三木城播磨。通毛利氏。秀吉圍之。未克。長治與村重互相應援。是歲大友義鎭與島津義久戰于耳川日向。敗績。初義鎭爲九州探題。領取七國。威振鎭西。嚮者日向伊東祐丘爲義久所攻。走賴大友氏。欲假其兵以復日向。至是義鎭遂發兵納祐丘于日向。一戰敗衄。其精兵多死。大友氏之威遂衰。○七年己卯正月。長治出襲秀吉。秀吉迎擊大破之。長治退復入三木城。秀吉乃多築寨絕糧道。九月。信長復赴伊丹。村重夜逃伊丹保華隈攝津。乞援兵於毛利氏。毛利氏辭以

信長與大阪僧徒和

武田氏亡

海路梗塞既而伊丹城中有通信長者信長兵乃入保十二月誅荒木氏族三千餘人以攝津賜池田信輝因使攻華隈遂陷之村重走依毛利氏○八年(庚辰)正月秀吉攻三木益急長治請自殺以宥士卒之死秀吉許之長治放火自殺三木陷播磨悉平遂進下但馬因幡諸城是歲詔使大阪僧徒與信長和僧徒乃致城於信長○十年(壬午)二月信長與信忠帥兵十二萬伐武田氏信忠進陷信濃諸城三月入甲斐德川氏及北條氏各帥兵數萬來會勝頼不能拒戰遁棲天目山將士離叛兵僅四十人織田氏將瀧川一

秀吉圍高松城

益等四面圍攻遂獲勝頼及其子信勝武田氏滅信長分割甲斐信濃駿河上野與有功將士以一益爲關東管領因使柴田勝家等與一益相應援以圖上杉氏遂歸安土當此時秀吉圍高松城(備中)毛利輝元帥數萬騎來援秀吉馳使請援軍於信長五月信長大徵兵使池田信輝明智光秀等先發信長與信忠進至京師館于本能寺信忠館于別寺六月光秀弑其君信長初信長遇將士不設禮節屢因事罵辱光秀光秀自意信長欲殺己信長寵森蘭丸嘗謂之曰三歲之後以志賀郡與汝時志賀郡光秀之領地也

明智光秀謀叛

光秀聞自疑我之誅在三歲之後至此受信長之命饗德川家康周旋甚勤俄有西征之命光秀大恚投饗具於湖中而去始有謀叛之心焉光秀既發安土遂入丹波宿愛宕山祠下卒然問傍人曰本能寺之溝深有幾尺乎衆聞異之光秀謂從子光春及其將齋藤利三等曰汝等能爲我死乎不然速斬吾頭皆曰唯命之從光秀曰右府欲殺吾者數吾將先發光春等欲諫然視其意已決乃贊成其謀於是悉丹波兵而發宣言曰奉命西援秀吉夜經大江山(丹波)至老坂(丹波)路分爲二右則備中道也光秀乃左而馳士卒

光秀襲本能寺

信長父子自殺

皆異進渡桂川(山城)光秀颺言曰敵者在本能寺衆始知其叛黎明襲本能寺信長驚起曰叛者誰蘭丸出視其旗報曰光秀也信長大怒手弓而出蘭丸以下拒戰信長射斃賊數人弦絕執槍戰傷右肱乃放火自殺蘭丸等百餘人皆力戰而死信忠聞變馳赴本能寺途望見煙焰熾大馳赴二條城俄光秀來圍信忠拒戰不利亦自殺從兵皆死無一人遁者信忠子三法師在岐阜信忠遺命於前田玄以使擁護之玄以乃赴岐阜奉三法師入清洲信長爵敘從二位官任右大臣常以平定四方爲志廷臣嘗勸爲征夷大

秀吉以變故告輝元使者

將軍信長曰吾何襲室町氏之故號乎知人善任政無偏私然而性猜忍馭下過嚴酷以及於禍惜哉德川家康將自大阪赴京師途聞變直入京討光秀本多忠勝以衆寡不敵止之家康乃間道經伊勢歸參河光秀既定京師欲取安土安土城中得變聞上下大擾諸將士多逃亡蒲生賢秀留守安土乃奉夫人奔其邑日野光秀遂取安土復赴京師當此時羽柴秀吉圍高松城與毛利氏相持輝元聞秀吉檄兵將至請和議秀吉許之將共成盟適本能寺變報至秀吉大驚未宣言自度事終不可祕寧自我發之乃告

隆景諫輝元

輝元使者以變故曰事已至此公等猶欲和乎欲擊我無若今日使者復命輝元大喜與諸將會議諸將皆曰信長死軍氣沮廢乘此時擊之獲秀吉必矣隆景獨不從曰信長之死蓋天幸秀吉也應仁以來七道分離天將生一豪傑以掃蕩之吾視秀吉得非此人乎今聞其言非常人所及其量誠不可測也今和成而幸彼有變與之戰彼直我曲彼必敢死來戰未可必勝以吾討之莫若成和議輝元從之乃遣使弔喪且修好於是秀吉還討光秀引兵至尼崎（攝津）當是時信雄信孝其佗織田氏公族將帥觀望無敢先發

秀吉討光秀

討賊師者聞秀吉引兵自備中至皆大喜乃會尼崎議戰高山友祥爲先鋒中川清秀次之池田信輝丹羽長秀又次之信孝在其後秀吉爲後拒光秀聞秀吉至大駭自至洞嶺遂進入淀城（山城）詰黎明秀吉統諸將至與光秀戰于山崎（山城）大破之光秀走入勝龍城（山城）秀吉軍從圍之數重城兵稍稍散亡所餘僅百人光秀乘夜與十餘騎潰圍北走至小栗棲（山城）土兵四起林中以槍刺光秀光秀墜馬而死光春走渡湖而自殺齋藤利三被捕伏誅秀吉乃收信長之屍葬之奏捷朝廷梟光秀首於本能寺距信長之死十有

秀吉敘從五位任左近衛少將

三日秀吉威震京畿朝廷嘉其功敘從四位任右近衛中將秀吉辭不拜秀吉以信長繼嗣未定與諸將會清洲柴田勝家自越中瀧川一益自關東前田利家自能登丹羽長秀自若狹皆收兵至清洲以三法師爲信長之嫡孫立爲嗣改名秀信居安土信雄領尾張信孝領美濃諸將分領織田氏之地而秀吉既自略定播磨但馬因幡丹波諸州皆有之是以不受其分地十月詔以秀吉敘從五位任左近衛少將秀吉國最富兵最強自持頗矜貴信孝惡之謂我家不幸遭變故而家奴輩舍長立幼以爭領取遺地且吾

織田信孝謀討秀吉

與信雄同年生特以月日少後有兄弟之名耳況復仇之功吾與有力秀吉乃攘以爲己功簒弑之勢已成矣今不除之他日不可復制之乃與勝家一益謀討秀吉秀吉聞之乃結信雄急發兵攻信孝于岐阜岐阜兵寡信孝佯請和秀吉乃歸勝家在越前欲援信孝阻雪不能出一益教勝家佯和待明年夾攻之勝家從之使前田利家至秀吉請解憾共輔幼主秀吉許之秀吉知其計以爲吾且破勝家之黨引兵攻長濱（近江）勝家義子勝豐守長濱迎秀吉降秀吉修城堡絕越前要路○十一年（癸未）正月秀吉部兵七萬二

秀吉攻瀧川一益

道入伊勢攻一益于長島（伊勢）勝家聞之發兵南出使佐久間盛政出陣柳瀨（近江）秀吉留諸將備一益自引諸軍赴柳瀨築連珠砦自屯長濱三月勝家引兵至柳瀨秀吉兵不敢出戰四月信孝舉兵應勝家一益秀吉以其軍攻信孝至大垣盛政赴援恐秀吉諸砦相連續道路不通山路將監語盛政曰敵諸壘皆固獨中川清秀壘在賤岳之麓其備不固擊其不意必勝矣盛政從之乘夜至賤岳清秀與高山友祥以數千人出戰盛政破之清秀苦戰而死盛政已勝意太驕勝家召還之盛政不肯當是時秀吉將圍岐阜既

賤岳之戰

而報至秀吉問使者曰盛政退乎答曰未秀吉踴躍曰吾得大勝矣卽留堀尾吉晴等自提兵一萬五千疾馳赴賤岳盛政大驚引兵陳岳北秀吉進擊盛政加藤清正福島正則加藤嘉明平野長泰脇坂安治糟屋武則片桐且元爭先奮戰遂大破盛政盛政敗走斬首五千世謂之賤岳七槍勝家得敗報而大驚走入北莊（越前）秀吉追至北莊獲盛政等圍城數重勝家設宴與將士訣飲慷慨曰吾欲報先君之恩終爲猿面藤吉所苦豈非天哉遂放火自殺秀吉遂進攻加賀能登諸城悉下之當是時信雄攻岐阜城兵皆

柴田勝家敗死

潰信孝出走信雄迫使自殺一益降秀吉放之近江六月詔敘秀吉從四位下任參議七月大賞戰功於是近畿粗定十一月秀吉築大坂城徙居之是歲龍造寺隆信與島津義久戰于有馬（肥前）敗死時龍造寺氏在肥前島津氏在薩摩大友氏在豐後並雄張于鎭西而大友龍造寺二氏漸衰弱島津氏勢益張○十二年（甲申）信雄視秀吉之威權益盛心不能平秀吉亦欲除信雄信雄有三驍將秀吉故厚遇之信雄意益不安三月遂殺三將與秀吉絕求援於德川家康家康發兵助信雄合兵二萬軍于小牧（尾張）秀吉以十

秀吉城大阪

小牧之戰

二千二百四十五年

二萬人軍于犬山尾張池田信輝森長可堀秀政瀧川一益等應秀吉四月家康大破秀吉兵于長湫尾張獲池田信輝森長可六月秀吉歸大阪家康歸參河十月秀吉使人請和於信雄信雄許之家康遣使賀和成信雄勸家康亦與秀吉結和家康乃送子秀康于大阪秀吉大悅使稱羽柴氏○十三年乙酉二月秀吉敘正二位任內大臣五月秀吉使羽柴秀次帥舟師六萬伐長曾我部元親于土佐初元親幷吞四國遂雄於南海秀吉以書諭元親朝于京師元親不聽至此遂伐之浮田秀家小早川隆景並率師會之攻陷

豐臣秀吉拜關白

諸城元親乃乞降南海悉定矣削元親二州分與諸將七月秀吉拜關白賜姓豐臣初秀吉起於微賤以無姓氏自稱平氏至此欲爲征夷大將軍或謂秀吉曰故事大將軍非源氏不可公宜爲關白秀吉喜遂有此詔焉八月秀吉帥兵十萬入越中攻佐佐成政降之進入越後與上杉景勝盟○十四年丙戌二月秀吉築第于內野山城名云聚樂四月秀吉以其妹妻家康初信濃豪族眞田昌幸送款秀吉眞田氏曾屬武田氏武田氏滅屬德川氏後攻北條氏取沼田上野及德川氏與北條氏婚家康諭昌幸還沼田於北條氏

秀吉築聚樂第

秀吉與家康和

昌幸不聽家康怒而攻之上杉景勝以秀吉之旨發兵援昌幸秀吉與信雄謀曰吾既定中州東西未服今將西伐宜與家康和以拒北條氏信雄乃遣使諭家康使者三反家康不聽遂陳婚嫁之事家康乃許之北條氏直聞之意頗危懼五月上杉景勝入朝先是大友義鎭亦入朝初島津義久荐食九國義鎭及龍造寺政家並請援秀吉岩屋筑前城主高橋鎭種立花筑前城主立花宗茂皆送款秀吉於此秀吉將西伐島津氏七月義久略筑前筑後乃攻岩屋城陷鎭種自殺義久移兵攻立花宗茂固守義久終退去八月

秀吉招諭島津義久

秀吉令毛利輝元長曾我部元親等出兵于西海又遣仙石秀久招諭義久義久不聽秀久以大友氏兵擊義久戰不利義久大擧入豐後時大友義鎭旣死子義統出戰敗走十月家康至京師見秀吉十一月天皇禪位皇太孫在位二十九年

後陽成天皇初立爲皇太孫至是受禪十二月以秀吉爲太政大臣關白如故○十五年丁亥秀吉大擧西伐

二千二百四十七年

秀吉討島津氏

二月兵集大坂者十五萬人乃使秀長帥前軍先發三月秀吉自帥大軍發京師水陸俱進秀長旣至豐前義久使子家久守耳川秀長進至耳川家久退保

高城日向既而又退秀吉渡海入豐前四月攻秋月種實降之龍造寺政家以兵來會進入肥後諸城解走遂進入薩摩島津氏諸將勸義久乞降義久乃遣伊集院忠棟因秀長謝罪乞降秀吉許之義久削髮被僧衣出降秀吉延見命以子義弘爲嗣六月秀吉還軍至太宰府大論功罪使島津氏領薩摩大隅日向削其侵地賜肥後于佐佐成政筑前于小早川隆景豐前于黒田孝高森勝信筑後于毛利秀包立花宗茂其他皆復舊領龍造寺氏族鍋島直茂攝國事及政家卒乃立直茂於此西國悉平矣七月秀吉復命

西國悉平

于京師是歲西海諸侯皆就國佐佐成政至肥後不能治下士民皆叛國內大擾踰年粗定秀吉讓之遂賜死以肥後分賜加藤清正小西行長是歲琉球入貢○十六年戊子正月秀吉奏請臨幸四月天皇幸聚樂第秀吉率文武百官扈從駕駐五日還宮五月秀吉遣使諭北條氏直入朝氏直不答是時氏政已老子氏直嗣然事皆決于氏政○十七年己丑七月復諭北條氏不答時東北豪傑皆爭遣使從秀吉獨伊達政宗據陸奥出羽不肯降○十八年庚寅二月秀吉大擧伐北條氏兵凡二十五萬使德川前田上杉諸將

天皇幸聚樂第

秀吉討北條氏

先發三月秀吉自帥大軍而東氏政分兵守諸城秀吉使織田信雄蜂須賀家政等攻韮山使秀次及堀秀政等攻山中城山中城遂陷四月秀吉長驅至小田原城中大懼北條氏將守諸城者皆解走入小田原諸將有密送款者氏政氏直未知之秀吉命諸軍圍城前田上杉等別出兵于武藏上野二總安房攻諸城陷之而小田原孤立固守不下秀吉故日夜置酒宴會示持久之意城兵大困伊達政宗至箱根因家康乞降秀吉延見責其久不來歸政宗唯唯不能敢仰視秀吉命歸國當是時小田原城受圍數月其

伊達政宗來箱根乞降

將送款者頗多城中人人相疑逃亡相踵七月氏直遂乞降秀吉許之令氏政致城而出遣使賜氏政死放氏直以下于高野八月賜蒲生氏鄉以會津十一郡以鎭撫東北以北條氏故地八州賜家康九月西歸復命於京師於是東國悉定○十九年辛卯十一月秀吉奏請以秀次任關白自稱太閤是歲使宗義智至朝鮮論攻明國之意於王李昖令先導昖不從於是秀吉謀諸將決西征下令諸道大備兵食先是信長以秀吉爲西征大將伐中國信長曰功成擧中國授汝秀吉拜對曰臣敢不竭力乎以臣之微力幸定

東國悉定

秀吉稱太閤

二千二百五十二年

中國君以與功臣未受賞者臣則直進定九州願賜其一歲之入乃蓄糧仗造舟艦濟海入朝鮮君願賜臣以朝鮮臣用朝鮮之兵入大明庶幾依君之威靈席卷明國合三國爲一焉是臣之宿志也後常欲成其志至是聞明主失政武備廢弛益欲闖之及朝鮮不從我命意益決遂會諸將帥語其意諸將皆驚無敢答者浮田秀家進曰殿下舉此大事誰不努力乎議乃決遣諸將就國各備兵食秀吉母大廳聞秀吉赴海外大憂之至廢寢食乃議使秀家代往自出陣于肥前名古邪○文祿元年壬辰二月秀吉發京師四

征韓之役

月至名古邪諸軍會者五十萬人分爲八軍向韓之八道浮田秀家爲元帥加藤清正小西行長各率一軍爲先鋒別置水軍水陸九軍總十五萬人發大磯揚帆至勝本壹岐阻風十日行長與宗義智素諳海路潛拔其軍破風濤而進清正知之怒而發風益甚不能進行長終達釜山攻斬守將鄭撥進拔諸城遂陷東萊清正後行長三日至釜山聞行長已進切齒曰悔豎子所先乃取別路攻慶州拔之轉戰而進所向皆靡秀家帥諸軍相繼上陸五月清正行長分道攻

朝鮮王告急于明求援

國都朝鮮王與世子走平壤馳使告急於明我軍取

取朝鮮國都

國都十餘日諸軍悉集于國都秀家自居國都使諸將圖進取清正自咸鏡道行長自平安道其他諸將分道而進朝鮮王遣金命元等守平壤自走咸鏡聞清正在轉走義州行長進至大同江與金命元夾江相持命元遣精兵夜襲行長行長擊卻之追走濟江而進命元等棄城而走行長遂取平壤秀家令諸將

遂取平壤

守國都平壤間諸城大友義統守鳳山黑田長政守白川小早川隆景守開城以備應援我水軍諸將既發釜山進出全羅全羅水軍將李舜臣以軍艦數千艘在巨濟洋水軍將加藤嘉明等與舜臣戰于洋中

被敗舜臣因屯于閑山島以拒我水軍是以水軍不能進合陸軍七月明主遣其將祖承訓史儒率精兵

明主遣兵援朝鮮

五千援朝鮮承訓等進入朝鮮問人曰平壤之倭兵已退否曰未承訓舉酒祝曰天使我成大功也進逼平壤行長拒之城外擊大破之斬史儒承訓挺身而走明國得敗報舉朝震動清正既入咸鏡道聞朝鮮二王子適在咸鏡北道自率輕兵日行數百里聞二王子在會寧府驅赴之行五十日始達府使鞠景仁拘二王子乞降於是清正拘二王子及大臣等護送

加藤清正擒朝鮮二王子

之鏡城問景仁曰此北有何國景仁曰兀良哈清正

明主遣沈惟敬圖和

進入其境攻一城拔之既而還兵鏡城二十日始達明既得敗報議曰秀吉兵衆勝遠闘未可與爭鋒且不如議和以紓禍用越人沈惟敬圖和議惟敬乃入朝鮮送書于行長請和行長見惟敬於城外謂惟敬曰明欲和宜令使濟海因約數條惟敬盡順其意約歸取報五十日復來而歸乃使界平壤西北十里之地俱勿相踰於是我兵在平壤者不西下然朝鮮兵竊發諸道九月清正發鏡城歸安邊十月先是大閤薨秀吉因歸京師至此奏請復赴名古邪清正既盡定咸鏡道欲長驅入遼東行長以惟敬過期不至下

明李如松來援朝鮮

令軍中復修攻具朝鮮王飛書告急于明明群臣議曰惟敬之說不可信今天寒馬肥矣宜出兵拒秀吉以李如松爲大將率六將軍而東○二年癸巳正月李如松師大軍至順安使人告行長曰沈惟敬至和議既成矣行長喜遣一將以二十人至順安如松偏將査大受誘與飲酒酒酣伏起二十人搏戰走歸平壤行長大驚使小西如安往詰如松如松慰解遣歸遂以諸軍逼平壤行長急修守備告急于鳳山如松分兵攻四門我兵殊死而戰如松四面用大礮火箭毒煙蔽城我兵大苦行長以孤城不可支且鳳山兵不

碧蹄館之戰

來援夜潛帥衆出城至鳳山大友義統既遁歸國都行長遂退至國都立花宗茂聞平壤之急赴救路遇行長行長曰大敵至不遠宗茂乃設數伏要擊之敵狼狽而走國都諸將遣使大同江以東諸城皆歸軍國都諸將皆從之獨小早川隆景毛利秀包立花宗茂不肯曰吾輩竭力報國固在今日且明軍勝而驕何足懼焉諸將促之急乃歸李如松既一戰陷平壤遂進逼國都諸將議守城之事宗茂曰嬰城而守大兵合圍援路四絕焉支久不如出兵于城外決戰也隆景亦從之隆景乃與宗茂及毛利秀包迎擊李如

明使來名古邪謁太閤

松于碧蹄館大戰良久呼聲動天遂大破明軍斬首一萬殆獲如松追北擠之江溺屍蔽江而流如松痛哭退入坡州不能復進戰時清正在咸鏡秀家召還之清正歸國都五月李如松懲碧蹄館之敗使沈惟敬復圖和議惟敬復來于國都厚賂行長曰太閤歸朝鮮之俘則割朝鮮一道封爲王行長等素不學不知封王故事以爲王于明之謂乃報秀吉曰明人欲以殿下爲皇帝秀吉乃許和國都諸將退至慶尚起蔚山東萊等十八屯以俟秀吉令明主遣沈惟敬等至名古邪謁秀吉及惟敬還遣小西如安倶往放還

秀賴生

伏見城成

二千二百五十六年

清正所虜二王子等。遂令諸將攻晉州城以償前日平壤之敗。六月。諸將合兵圍晉州城。遂拔之。斬城將徐元禮。惟敬來見行長曰。公等許和。今有晉州之事何邪。行長怒曰。汝請和而明兵益入朝鮮何乎。惟敬不能答。去至北京。召還李如松以下。小西如安既至遼東。明主疑如安不敢納。秀吉以如安不久還以爲惟敬欺己。召大將會議曰。朝鮮之事如今日之狀何時定乎。吾將自航海。淺野長政諫之。秀吉不聽。會肥後賊徒蜂起。秀吉乃止親征。八月。秀賴生。秀吉歸大阪。○三年甲午正月。秀吉大城于伏見。十二月。小西如安至燕京見明主。明主以李宗誠楊方亨及沈惟敬爲使。與如安俱發。○四年乙未三月。伏見城成。秀吉徙居。置夫人淺井氏于淀。世呼曰淀君。七月。關白秀次有罪。秀吉賜之死。當是時。明三使既入朝鮮。疑懼不敢進。○慶長元年丙申正月。小西行長歸於朝鮮。告和成。沈惟敬私從行長來獻物秀吉而去。四月。惟敬欺李宗誠曰。和敗。日本兵將大來。宗誠大懼。遂遁去。明主以方亨爲正使。以惟敬爲副。朝鮮使者亦從行。六月。明及朝鮮使者濟海。我諸將留兵于釜山而凱旋。八月。使者至伏見。秀吉以朝鮮使者微賤責不見之。

秀吉裂封冊追明使

再伐朝鮮

唐島閑山島之戰

九月。秀吉召見明使楊方亨沈惟敬。惟敬奉封冊金印冕服。翌日。秀吉饗使者。使僧承兌讀冊文。有封汝爲日本國王之語。秀吉大怒。裂冊書曰。吾掌握日本。欲王則王。何待彼之封乎。且吾而王。如天朝何。召行長詰之。卽夜使加藤清正等逐明韓使者。遂下令西南四道發兵十萬人。以明年二月悉會于名古邪。以再伐朝鮮。○二年丁酉正月。以小早川秀秋爲元帥。毛利秀元浮田秀家副之。以黑田孝高爲參謀。兩先鋒及諸將皆如前役。兩先鋒既濟海。行長軍于釜山。清正軍于西生浦。朝鮮懲前役。所在奔竄。二月。秀秋等至釜山。因山海形勢。列壘砦以爲根據之地。明使既歸。明大驚。復大募兵。以邢玠楊鎬麻貴等爲將。率而東下。七月。水軍將藤堂高虎脇坂安治加藤嘉明等攻唐島及閑山島。大破韓將元均。既而明將楊鎬等至。使元均進擣釜山。八月。行長擊元均于絕影島。大破之。斬均。進陷南海順天。自豆恥津上陸。與清正兵合。攻黃石城。取之。乃二道竝進。攻南原。守將楊元棄城而走。我軍進至全州。遂議入國都。韓王聞水陸軍皆敗。使李舜臣統三道水軍。至錦島。我將與菅正陰戰于碧波亭下。正陰敗死。舜臣因據古今島拒我

清正蔚山之籠城

水軍毛利秀元黑田長政等一軍進迫國都九月與明將解生楊登山等戰于稷山大破之於是明軍在國都者不敢出我軍亦持重不進天漸寒十月清正退守蔚山行長退守順天諸將連營與釜山爲聲援十一月明將邢玠等既入韓會都城議戰乃以楊鎬麻貴爲將分軍爲三絕諸道援路大兵集于蔚山清正與淺野幸長堅守之明將下令休戰爲長圍之策絕我汲道城兵飢渴皆食紙煎土殺馬飲其血馬盡乃飲溺僅防飢渴天大雪寒殊甚兵卒或至墮指諸將聞蔚山急秀秋及毛利秀元黑田長政等分道赴

置大老中老奉行三職

大閤秀吉薨

救行長亦海上會之○三年戊戌正月楊鎬聞我軍大至挺身先遁麻貴解生等乘夜解圍而去長政馳尾擊明軍清正幸長開門突出擊大破明軍諸將救蔚山也明覘我空虛一軍襲梁山黑田孝高擊破之一軍襲釜山立花宗茂邀擊于般母走之四月秀吉遣使諭諸將留秀秋清正行長島津義弘等十餘將其餘盡罷歸留者分守諸城五月秀吉有疾七月疾篤召德川家康託後事且置大老中老奉行三職以片桐且元爲秀賴傅命淺野長政石田三成往朝鮮收兵既而疾大篤將瞑再張目曰勿使我十萬兵爲異

島津義久新寨之戰

域之鬼言終而薨當是時行長在順天清正在蔚山明將劉綎攻順天行長擊卻之九月明將麻貴再逼蔚山時立花宗茂在釜山自請以五百人往援清正至元濆遇明軍五千乘曉霧擊破之遂追走而進或以衆寡不敵止之宗茂曰敵馬足亂可追矣不追示我寡也追擊復破之既而旋還明因設伏以俟之曰吾示寡誘之也夜半明兵果來襲伏起急擊之明軍狼狽而走明日宗茂至蔚山外數十里與清正夾擊明軍大破之十月島津義弘在新寨與明將董一元夾晉江而軍會明捕虜在我軍者擧火內應我兵顧

順天之戰

驚明軍乃渡江而進連陷數寨義弘故不出戰明軍侮之直進攻新寨義弘兵殊死而戰遂大破之追奔至望津斬首三萬級既而秀吉訃至諸將相告稍治歸裝明諜聞秀吉沒報告明主明主大喜擧朝相賀因使諸將擊我軍諸將懲新寨之敗不敢進釜山軍已從秀秋歸對馬時行長在順天劉綎復來圍之清正義弘及立花宗茂赴援擊劉綎走之拔行長而還明將陳璘及李舜臣等以兵艦數千艘扼我歸路義弘行長止戰破之殺舜臣等明軍不敢復追我軍盡達對馬十一月整軍至名古邪長政三成宣秀吉遺

命諸將皆泣。乃相率詣伏見謁秀賴。

日本略史卷之中下終

日本略史卷之下上

長門　石村貞一編次

二千二百五十九年

四年己亥正月前田利家奉秀賴徙大阪德川家康居伏見視事家康威權最盛當是時天下牧長各有自立之志而大抵皆忌家康欲除之二月先是石田三成等相謀使利家家康生隙三中老和解之利家有疾力疾赴伏見見家康家康亦赴大阪見利家至疾甚謂家康曰吾旦暮將就木願公盡心以輔佐嗣君家康曰諾三成行長等議曰家康專橫蔑視嗣君不可不速除之加藤清正黑田長政福島正則淺野長政等皆與三成有隙勸家康請誅三成家康不許乃至大阪請利家時利家疾篤三成往視疾諸將不得見既而利家卒諸將欲待三成出要擊之或走告三成毛利浮田島津上杉佐竹等皆與三成善佐竹義宣使三成至家康家康納之諸將聞之憤惋追至伏見或說家康勿除三成家康大有所悟焉乃諭諸將罷兵又諭三成解政就國上杉景勝竊與三成通謀約明歲東西舉兵以討家康八月毛利浮田外征諸將及前田上杉佐竹皆就國

家康納三成

○五年甲子二月家康使上杉景勝西征景勝曰吾依太閤遺命鎭守東邊何奉內府之命家康大怒東伐上杉氏自帥諸軍而下三成欲起兵乘其後乃與大谷吉隆長束正家增田長盛定議移檄于遠近曰德川內府有罪嗣君命討之宜速來併力毛利輝元以下侯伯會者四十餘人立花宗茂在柳川得大坂之檄老臣等議論不一宗茂曰事雖出三成等姦謀而召以秀賴之命不往是與豐臣氏絕也太閤恩誼不可忘矣遂率兵赴大阪三成等決議引軍而東家康將鳥井元忠守伏見城西軍四方攻之元忠固守不下家康既發江戶至小山下野伏見之報至內外大驚衆議紛紛井伊直政曰德川氏取天下正在今日矣宜速反旆掃蕩群雄議乃定以結城秀康留守備于景勝秀康出陳宇都宮家康自海道秀忠自山道分道而西海道諸將堀尾忠氏中村一榮池田輝政福島正則等皆納城家康表無他之意於是海道既通而山道未通時小早川秀秋在伏見家康使黑田孝高諭之送款秀秋從之竊送書曰俟東軍而倒戈西軍攻伏見十晝夜元忠善拒既而城中有爲內應者內外合圖放火城中西軍衆而齊攻城遂陷元忠自殺八月西軍大舉

家康伐上杉氏

三成討家康

井伊直政定議

鳥井元忠自殺

東下入美濃。修大垣城。以爲根據之地。總勢凡十八萬騎。東軍前軍井伊直政本多忠勝引騎卒五萬。既至清洲。距大垣七里。相持未戰。先是織田秀信與西軍守岐阜。福島正則等攻拔之。大垣軍聞岐阜之圍。出援戰不利。復退入大垣。小早川秀秋引兵至高宮(近江)。稱疾不前。毛利秀元亦入美濃。其族將勸秀元歸東軍。秀元遂通東軍。京極高次始與西軍徇北陸。於是入美濃。亦歸心東軍。欲守大津城而拒西軍。以故遲滯不敢發。秀元屯于南宮山(美濃)。秀秋屯于松尾山(美濃)。東軍不敢出戰。曰俟家康之來。九月。家康發江戶。鼓行而西。進至岐阜。當是時。天下之兵。美濃以東。大抵屬東軍。以西大抵屬西軍。豪傑割據于四隅者。皆觀望成敗。大垣諸將議戰。浮田秀家曰。我守備既具。大津兵及輝元軍亦將來。疲敵於城下。內外擊之。必勝之策也。三成曰。不然。吾輩擁大兵伐關東。坐守孤城。不速出戰。恐失天下之望。諸將多從之。終決出戰之議。

三成決出戰

夜發大垣。赴小關村(美濃)。秀家及島津義弘背天滿山(美濃)而陣。小西行長在其左。三成又在其左。大谷吉隆等在其右。秀秋屯于松尾山。脇坂安治等在其麓。毛利秀元陣于南宮山。鍋島勝茂長束正家等在

關原之戰

其麓。騎卒凡十二萬八千。家康下令。以福島正則爲先鋒。下野守忠吉及井伊直政本多忠勝次之。黑田長政加藤嘉明等爲右軍。藤堂高虎山內一豐等爲左軍。蜂須賀至鎭等爲遊軍。淺野幸長池田輝政等備于南宮山。家康自爲中軍。騎卒凡七萬五千。黎明進至桃配野(美濃)。天大霧。咫尺不辨。兩軍遇于關原(美濃)。西軍已見敵軍之近。欲誘致而夾擊之。未敢挑戰。既而東軍鼓螺大起。弓銃已交。忠吉直政忠勝等擊義弘行長陣。義弘等戰大力。秀家進擊正則。東軍辟易。將退。蜂須賀至鎭等以游軍來救。合兵疾擊。黑田長政等擊三成陣。藤堂高虎等擊大谷吉隆陣。東西軍皆健鬭力戰。互進互退。勝敗未決。秀元秀秋觀望不敢動。東軍發砲試之。秀秋乃以兵八千下山。擊吉隆右翼於此。家康下令傳諸軍。鼓譟齊進。聲動天地。西軍頗擾。東軍乘而進擊。秀家走之。高虎等既獲吉隆。進與長政等擊三成。走之。行長義弘等皆走。西軍遂大敗。東軍乘勝追北。斬首四萬級。三成走匿伊吹山(近江)。

三成被捕

田中吉政捕之。行長等亦被捕。義弘走而歸薩摩。先是立花宗茂攻京極高次于大津。下之。遂引兵至東草津(近江)。聞關原之敗。還入京師。謂木下家定曰。貴

朝使勞家康

息之事不可言子欲右嗣君請共守大阪貴息者謂秀秋家定曰子先往宗茂遂至大阪謂輝元曰公欲城守願扞一方輝元曰議而後答宗茂罵曰今日復何議將士勸宗茂曰公酬於豐臣氏旣足矣不如降東軍宗茂乃使人乞降自引軍歸柳川家康進軍次草津天皇遣使勞之先是山道軍進至上田信濃眞田昌幸拒守東軍圍攻旬餘城堅不拔秀忠使仙石秀久等備于昌幸自解圍而西途遇報捷使者至此始達草津家康秀忠進次大津侯伯將士來見家康者日日相踵輝元及增田長盛乞降家康不答遂入大

斬三成行長

阪先是大阪得關原敗聞上下失色家康使人諭秀賴母子安堵如故十月斬三成行長于六條磧山城遂下令伐西南諸國未定者加藤清正黑田孝高徇西國豐前豐後悉定轉入筑後時立花宗茂旣降東軍歸在柳川鍋島直茂以子勝茂初從西軍欲應清正孝高擊宗茂以媚家康發兵攻柳川宗茂怒出兵境上防之清正孝高和解之宗茂乃致城于清正而去清正置之熊本待遇太厚是月放增田長盛于高野削毛利輝元之六國食長防二國收浮田秀家之國秀家遁而西依島津氏十一月清正等合肥筑豐之

島津氏乞降

佐竹義宣議降

家康以關東八州爲根據

兵南臨薩摩島津氏嚮遣使乞降清正等乃引還西國悉定先是關原之報至陸奧上杉景勝大懼佐竹義宣亦懼議降東北亦稍定十二月家康裂天下賞有功以關東八州爲根據居江戶城如故以越前尾張近江伊勢封宗族舊臣其餘盡爲外藩○六年辛丑四月家康使秀忠往平關東諸國上杉佐竹皆降收上杉氏之封食米澤三十萬石七月家康以板倉勝重爲京師所司代掌訟獄等事勝重能勝其任物情大定十一月家康歸江戶○七年壬寅正月前田利長朝江戶家康辭避之往伏見利長見秀忠三月家康

德川家康任征夷大將軍

往大阪賀新正五月家康入朝十二月島津忠恆至伏見見家康先是浮田秀家匿在薩摩家康頗覺之忠恆乃請家康宥其死家康乃減死一等流之八丈島伊豆是歲收佐竹氏之封食秋田二十萬石○八年癸卯二月以德川家康任征夷大將軍時家康爲內大臣進任右大臣三月西道侯伯盡朝江戶四月秀賴任內大臣敘從二位家康以孫女妻秀賴○九年甲辰是歲藤堂高虎唱議使諸侯置邸宅及質于江戶先是家康謂宗義智曰伐朝鮮秀吉之意而非我之所知彼若欲入貢我當許之義智遣使諭朝鮮朝鮮從

德川秀忠任征夷大將軍

島津家久定琉球

之且請還往日俘虜至此義智率朝鮮使至伏見○十年乙巳二月家康見朝鮮使于伏見令諸道還朝鮮俘虜四月德川家康辭職以德川秀忠任征夷大將軍敍正二位○十一年丙午九月家康使島津忠恆冒松平氏改名家久諸藩多冒松平氏始于此○十二年丁未正月家康課諸侯城駿府成而徙之五月朝鮮使入貢自此以每將軍禪代入貢爲例○十四年己酉先是島津家久受家康之命招琉球琉球不至家久請討之使其將新納某帥八千人南伐琉球王尚寧乞降不許進至國都擒尚寧及王子遂定琉球幕議

阿蘭陀始通商

二千二百七十二年

因以琉球賜島津氏爲其屬隸先是我商船至阿媽港皆被誘殺其三人逃歸阿媽港者在支那廣東府香山縣是歲港人二百至肥前長崎幕府發兵殲之後二歲港人來謝乃給印信許互市是歲和蘭陀始通商然長崎之外禁來泊○十五年庚戌八月島津家久擕琉球王尚寧至駿府及江戶獻方物○十六年辛亥三月天皇禪位于親王政仁在位二十五年

後水尾天皇

慶長十六年三月受禪○十七年壬子九月明人鄭芝龍歸化○十八年癸丑是歲置老中職于江戶及駿府執天下之政○十九年甲寅四月下內旨於

家康視鐘銘而怒

幕府納將軍秀忠女幕府奉命當是時秀賴已長大野治長等欲擧兵以復豐臣氏舊業秀賴傅片桐且元常戒秀賴曰君務不失德川公驩心則可以長久矣秀賴頗悟群臣疑且元有私關東稍猜防之先是秀賴造方廣寺又鑄大鐘八月秀賴迎家康慶落成視鐘銘有國家安康句家康大怒曰是切斷我名也秀賴欲詛我邪且元分解陳謝甚力家康不聽曰何以爲信表其無佗且元窮迫思慮得三策因欲納淀君爲質密奏秀賴曰質母非無例是爲上策或議且元賣君淀君大怒與群臣決議誅且元且元奔其邑

片桐且元逃

大阪之役

遠近騷然十月家康乃下令天下攻大阪秀賴會諸將議拒守大野治長等移檄四方關原敗後所在伏匿者眞田幸村後藤基次等及諸國亡命徒從四方群集旬日得六萬人然而有土將士無一人應者前田氏以下皆憚德川氏縛使者送之治長等意頗沮然不可中止遂大修守備片桐且元自其邑至堺浦大阪兵要之路且元逃至京師時家康在京師召見且元且元辭之曰臣計平和乃生大隙何以爲見焉十一月家康秀忠既至伏見進至大阪家康陣于住吉秀忠陣于平野諸將各所定陣圍城四面不遺尺

家康要三事

和成

地兵凡五十萬人城兵亦築諸壘柵守之東軍進拔諸柵逼本城城將後藤基次眞田幸村等善戰互有勝敗十二月家康使人贈書城中欲議和城中衆議不決治長等議曰德川翁旦夕之人耳且明年東吉西凶姑約和以爲後圖乃勸秀頼請和家康因要三事曰毀羅城塡周池曰徙封于大和曰以淀君爲質三事必居其一治長以秀頼旨答曰請塡周池然爲諸客兵加食邑家康怒和議復止天皇遣使下詔旨於家康圖和議家康乃迎淀君妹常光氏於京師入城勸和淀君乃勸秀頼和遂成約塡周池逐客兵家

大阪再度之役

大野治長驕傲

康令發卒十萬人毀外城塡空壕晨夜督責至明春而竣○元和元年乙卯正月家康秀忠皆東歸諸國兵盡罷歸三月大阪客兵交說秀頼母子勸圖再擧乃募遠近得十五萬人大修戰備報至關東家康秀忠相議故如不知者以候大阪動靜既而報復至家康乃下令諸侯皆如前役四月東軍先鋒至京師家康秀忠相繼而發兼程西上於此大阪分兵爲三大野治長治房木村重成各領一軍後藤基次眞田幸村等分屬之秀頼自具旗鼓指揮三軍所向軍氣頗奮然治長驕傲軍議屢變是以諸將鞅鞅不樂人人相

後藤基次戰死

猜防家康秀忠既至京師遂部署諸軍所向山陽山陰將士自神崎進南海將士自和泉大和伊勢美濃諸部自大和口先進伊達政宗爲之帥井伊藤堂爲中軍先鋒榊原康勝等自河內口進五月家康發京師秀忠發伏見家康陣星田河內秀忠進角南河內城中聞東軍大至乃議戰後藤基次薄田兼相等出陣平野攝津治長幸村重成及長曾我部盛親相繼而出基次乘夜襲家康將水野勝成陣失道不能進旦日至片山河內與勝成遇擊破之兼相等亦來援連戰不決東軍夾擊基次基次盡亡其騎奮勇進戰中銃而死

木村重成戰死

兼相亦奮戰而死幸村等聞急馳至擊伊達氏軍破之伊達氏軍長于騎戰乃馬上發銃復進幸村退去盛親重成等與井伊藤堂兵戰破之重成揮槍挺進所向皆靡而其兵死傷略盡重成奮進遂死井伊藤堂軍進逼盛親盛親退去幸村等出陣茶臼山攝津森勝長等陣天王寺攝津之南治長等各陣其近傍東軍充滿山野左右竝進幸村謂治長曰天下之事決於今日宜使主公出乃軍氣自倍焉治長諾而入城秀頼已在櫻門將出或告城中有爲內應者治長懼而止秀頼東軍左先鋒已來逼森勝永以銃挑戰東軍

幸村戰死

少退幸村乘而進縱横血戰東軍本多成重本多忠朝等止戰幸村死之東軍右先鋒逼大野治房陣治房拒戰互有勝敗森勝永直逼家康之營藤堂氏擊卻之治房亦敗入城時兩軍戰方酣埃塵大起彼此紛雜不可辨家康復使人入城議和淀君乃使秀賴召還治長等治長反旗入城諸軍望見大驚以爲城中有變東軍乘之大進城兵大潰東軍鼓譟逼城會城中有爲內應者東軍遂入城放火燒諸樓櫓紛及天主閣東軍破諸門而入秀賴避火于觀月樓火及于樓治長徒秀賴及淀君于糒倉中議送夫人德川

秀賴自刃

氏至東軍家康遣井伊直孝安藤重信等守糒倉又遣人謂秀賴母子曰太閤之舊好吾豈忘焉哉苟母子皆出置秀賴于高野給淀君以萬石治長入告答曰謹拜命之辱當往謝之然萬兵充塞願得二輿而往往復未決直孝等發銃於倉中以示絕秀賴愯然曰吾太閤之嫡子而至于此命也自刃而薨淀君使人殺己治長以下二十餘人皆殉之家康進至樓門直孝等來報狀家康頷之即日歸京師翌日秀忠歸伏見八月家康歸駿府秀忠歸江戸是冬以天下悉平令五畿七道毀諸壘砦○二年丙辰三月家康有疾

德川家康薨

救任太政大臣四月家康及病革顧秀忠曰汝思天下何也秀忠答曰將大亂家康曰善召嫡孫家光曰汝他日治天下者也治天下之道在慈乃薨○三年丁巳八月後陽成上皇崩是歲朝鮮來聘○五年己未六月奪福島正則之封流之津輕初正則恃功驕傲太好殺戮百姓大苦於是秀忠與井伊直孝決策遣人就正則邸傳命正則曰令前將軍在吾將一言今復何言乃奉命後移之信濃七月京師所司代板倉勝重辭職其子重宗代任○六年庚申六月以將軍秀忠女和子拜女御後爲中宮○九年癸亥六月德川秀忠

德川家光爲征夷大將軍

辭職七月以德川家光任征夷大將軍○寬永元年甲子十二月朝鮮來聘○三年丙寅八月前將軍秀忠將軍家光共朝京師詔以秀忠任太政大臣十月秀忠家光皆東歸○六年己巳十一月天皇禪位于內親王

在位十八年

二千二百九十年

明正天皇寬永六年立爲內親王十一月受禪中宮德川氏之出也○七年庚午六月琉球貢于幕府○九年壬申正月前將軍德川秀忠薨將軍家光下令盡召諸侯伯謂曰前將軍薨矣諸君或冀望天下唯諸君所

將軍家光定威權

欲然家光既帶軍職當以弓箭接受之諸侯愕然未答伊達政宗進曰孰不蒙德川氏之澤今日有挾異

島原之亂

賊夷

心者政宗請先往伐之衆同聲答曰皆如政宗之言乃退於此德川氏威權益定○十一年甲戌六月將軍朝京師八月歸江戶○十三年丙子十一月朝鮮來聘○十四年丁丑八月小西行長等遺臣伏匿西陲者以天主教煽動庶民移檄四方聚衆據肥前島原總勢四萬餘人天草肥前人益田四郞者爲其巨魁十一月幕府下令西海諸藩討賊遣板倉重昌督軍事島津細川黑田鍋島有馬立花諸家發兵圍島原城攻之賊不敢出戰諸軍乃爲長圍之策重昌會諸將曰吾曠日持久恐至近國愚民相率應賊宜挑賊以決戰乃乘夜發喊聲以試賊動靜賊不敢出重昌乃令使鍋島氏立花氏東西竝攻鍋島氏自西面進賊銃丸雨下鍋島氏不利而退立花氏攻東面賊又發矢石力拒立花氏兵奮勇苦戰僵屍相枕重昌命斂兵乃令曰此城不易急拔急之多損兵使諸軍待後令將軍聞賊勢猖獗欲親征之執政諫止之乃命松平信綱使赴重昌聞之曰吾等不急戰疲賊之策也今信綱等來討吾不急取城何面目見信綱等乎○十五年戊寅正月元日天未曉有馬氏及松倉重次時領島原進攻皆敗走諸軍繼進賊弓銃亂發諸軍不能進重昌

逐英吉利人

在位十四年

二千三百四年

明鄭芝龍上書

乃下馬提槍而進以勵諸軍諸軍不應重昌獨帥手兵踰塹而登矢丸益急重昌冑碎槍折遂中丸而死後三日信綱達島原亦爲長圍之策二月城中粮乏賊頻苦焉一夜賊三千出斫鍋島寺澤黑田之營三氏兵拒戰賊遂敗走數日賊益困諸軍齊進攻城終陷細川立花兵先登細川氏兵斬四郞賊男女三萬餘人屠戮無遺類諸軍死者一千一百餘云○十六年己卯五月和蘭陀來聘十一月逐英吉利人在長崎者先是英人乞互市幕府許而居長崎至此聞其唱邪蘇教逐之○二十年癸未十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弟

後光明天皇

寬永二十年癸未十月受禪是歲六月朝鮮來聘○正保元年甲申六月島津光久以琉球使者朝幕府琉球王尚寧嘗從光久父家久貢獻駿府及江戶其後尚豐尚賢相繼而立至是尚賢遣使朝幕府是爲琉球國使聘江戶之始○三年丙戌十月明歸化人鄭芝龍爲明國上書幕府乞援兵幕府不應先是芝龍歸明以功爲都督南安伯是歲明主爲淸兵所執芝龍與弟鴻逵等議立太祖裔孫聿釗爲主以圖恢復初芝龍在長崎也娶長崎人生一男至是請長崎召還之時年二十三聿釗賜之姓名朱成功以其

德川家綱任征夷大將軍

由比正雪謀叛

魚戶某止火葬

二千三百十五年

本姓鄭又稱鄭成功即國姓爺是也○六年己丑九月琉球遣使貢獻幕府○七年庚寅四月征夷大將軍德川家光薨子家綱繼尋任征夷大將軍七月江戶有劍客由比正雪者謀叛逆使其黨丸橋忠彌等居深川或云本鄉又使其黨至大阪自赴駿河府中將東西竝起而事覺幕府遣吏囚忠彌及大阪黨別遣吏駿府與城代大久保氏俱圍正雪所在正雪知事不成與弟某及黨與十餘人俱自殺十一月磔忠彌等三十餘人于品川賊悉亡○承應二年癸巳九月琉球王子來獻幕府○三年甲午九月天皇崩天皇自幼英敏好學屢延儒士講書世號聖天子初持統之喪始行火葬累世相受無能改之帝常歎之欲復埋葬舊典抱志而崩在位十一年有魚戶某者聞帝崩大哭曰噫聖天子盍延壽以行其所欲乎朝議欲依故例用火葬某奔走詣攝關家請廢火葬以從帝之意號泣曰若不被聽賤臣唯有死而已朝議感其忠而聽納於是遂至永復故典

後西院天皇

承應三年九月先帝崩十一月群臣相議立天皇是歲京師所司代板倉重宗罷重宗在職四十年荐顯治績世或以爲賢乃父○明曆元年乙未十

林道春卒

朱舜水歸化

二千三百三十年

月朝鮮遣使獻于幕府○三年丁酉正月江戶大火延燒牙城三晝夜始滅都下蕩然爲曠野死者十萬八千餘人是歲林信勝卒信勝京師四條之人幼而穎悟人稱爲神童及長受業藤原肅後爲幕府儒臣始號羅山後薙髮稱道春子孫相承以儒仕幕府○萬治元年戊戌六月明大將鄭成功遣使獻方物幕府乞援兵幕府不答○二年己亥二月明儒朱之瑜歸化之瑜字魯璵號舜水先是之瑜來本邦前後三次欲得我援兵以興復明室遂不得志及明亡恥食清之粟終投本邦不復歸此時德川光國多招致文學之士後之瑜亦應其聘至水戶光國待以賓師之禮然之瑜以國讐未復爲憾言及之無不切齒流涕後卒于江戶水戶邸○寛文三年癸卯正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弟在位八年

靈元天皇

寛文三年正月立爲皇太弟遂受禪○十年庚戌十月初蝦夷有釋仙者勇力絕倫抄掠諸島衆夷畏服遂謀征松前松前知之至此請發兵討之幕府遣六吏援之賊敗走釋仙大懼出降○十一年辛亥四月幕府奪伊達宗勝之封一關流之土佐宗勝政宗季子也爲人貪慾常覬覦宗藩仙臺及兄忠宗卒子

仙臺之亂

綱宗嗣綱宗在江戶邸中宗勝與原田宗輔等謀誘綱宗耽于酒色遂舉其過失幽之立綱宗子綱村自輔佐之於是專權擅勢遂謀除綱村宗輔爲之謀主先是國老伊達宗重在仙臺知宗勝有異圖因以其妹淺岡爲女傅以松前重光爲近侍以備不虞宗勝置毒餐中勸綱村淺岡心動使庖人嘗之庖人即斃宗勝不自安使其黨夜入綱村寢室刺之爲重光所捕獲邸內恟恟焉宗重聞之託後事於國老片岡小十郎馳赴江戶訴宗勝及原田等姦謀老中板倉重知召宗重詰問宗重辭理明晰應答如流因復會大老酒井忠清之邸召宗重及宗輔令對辨議論數次宗輔理屈辭塞俄而宗輔拔刀斫殺宗重左右驚起擊宗輔殺之於此宗勝罪當斬減死一等處流刑餘黨數十人于仙臺七月琉球王尚貞遣使獻于幕府

○延寶元年癸丑三月英人來長崎請互市時蘭人亦來聘幕府問以英人之意如何蘭人答以其意不可信幕府乃卻之○八年庚申五月征夷大將軍德川家綱薨弟綱吉嗣七月任征夷大將軍八月後水尾法皇崩○天和二年壬戌四月琉球王尚貞遣使獻于幕府五月備前少將池田光政卒光政性英明好儒學

德川綱吉任征夷大將軍

池田光政卒

聖人政治

任用熊澤了介國內多設學校教育士民毀淫祠修正祠使祠官監歸邪蘇教者是以國中皆尊儒鄰國稱爲聖人政治光政嘗謂列宰曰苟見寡人之過失勿憚直諫汝等亦勿拒諫者於是大臣悅服教化大行八月朝鮮遣使獻于幕府○貞享二年乙丑二月後西院上皇崩六月阿媽港人來長崎送還我漂民十二人長崎奉行留阿媽港人報之幕府七月幕府使長崎奉行諭阿媽港人曰日本邦自古嚴禁通信今以送我漂民特放還汝他日令有漂民勿復送之○三年丙寅八月定朝鮮通商之金額以一歲金一萬八千

兩爲限十二月琉球亦以一歲金八千兩爲限是歲割下總之地刀根川以西屬武藏○四年丁卯三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子在位二十四年

二千三百四十八年

東山天皇

東山天皇天和三年立爲皇太子至是受禪○元祿元年戊辰四月先是支那船入長崎未曾定其額至此幕府始以七十艘爲限後增爲八十艘○四年辛未正月湯島學校成稱聖堂大將軍書孔廟之額云大成殿命儒臣林信篤蓄髮請任大學頭室町氏之時文教衰替外國往復書及陪經筵等事每使僧徒掌之故儒者皆傚之剃髮披僧衣至是改其弊云是歲熊澤

聖堂成

熊澤了介歿

了介歿。了介京師之人。號蕃山。從中江藤樹而學。後仕池田光政。執政十四年。治績大顯。○九年丙子十一月。明正上皇崩。○十一年戊寅。將軍綱吉以柳澤保明爲老中。奏請任左近衛少將。保明初爲側衆。受綱吉之寵。賜重封。至此握政權。勢傾内外。尋綱吉賜偏名改吉保。冒松平氏。○十三年庚辰十二月。水戸中納言

水戸義公薨

源光國薨。私謚義公。光國自幼英明。嗜學好義。嘗慨舊史殘闕。延諸儒。共著大日本史。其他著書頗多。○

淺野長矩與吉良義英私鬪

十四年辛巳三月。敕使下幕府。幕府饗之城中。淺野長矩與吉良義英私鬪。傷義英。即日賜長矩死。沒赤穗

五萬石。初敕使至江戸也。將軍使長矩及伊達宗春掌接待之事。義英亦預焉。義英以耆宿習事。每敕使至。必接待。由此意頗驕傲。共事者欲詢舊儀。必皆行賄賂。長矩亦欲贈義英以受其指揮。家臣曰。此高家之職也。何必贈遺。長矩從之。義英指授甚疎。長矩銜之。至是日。長矩等會城中議事。長矩再詢義英以舊儀。義英罵辱之。謂同列曰。鄙野之人。何以接大賓乎。

長矩賜死

長矩忿怒。拔刀擊義英之頭。流血淋漓。義英以手擁面而俯伏。長矩再擊其肩。梶川某抱長矩。衆扶義英避去。將軍聞之大怒。遂及此。數日急報至赤穗。老臣

大石良雄等會議

大石良雄大野九郎兵衛。會群臣于城中。會者三百人。良雄曰。主辱臣死。此誠吾輩死節之秋也。然而死非難。處死實難。諸君以爲如何。衆咸曰。枕城而死耳。良雄曰。諸君之言固然矣。但人臣之義。有可自効國家。當盡力焉。今雖社稷亡。有大學君。可以奉先祀。吾等宜以死請幕府。爲先君立後。若幕府不聽。則有一死而已。九郎兵衛有異議。良雄乃與原元辰等定計。發使者赴江戸。會衆議守城。會者僅五十餘人。良雄曰。衆離叛如此。何以守城。宜待公使至。相與自殺于城中也。既而使者達江戸。請立後于幕府。長矩外親

大石良雄定復讎之議

戸田氏定止之。使者還報。良雄與同志議曰。事既至此。徒死無益。乃定復讎之議。輸城而去。初良雄疎斥於長矩。鮮預國事。人皆以爲痴漢。至此一藩騷擾。人人不知所措。良雄處之秩然不紊。衆人始歎服。○十

義士復讎

五年壬午十二月。大石良雄良金父子以下同志四十七人。夜襲吉良氏邸。獲義英。衆無識其義英。驗其屍肩見刀痕。皆喜曰。是非先君所手擊乎。良雄命刎之。以祭長矩之墓。使同志吉田兼亮等訴官告實。老中阿部正武謂衆曰。今世得如此節義之士。誠可謂盛事矣。是日分拘良雄以下四十六人于細川氏等四

大石良雄等賜死

家。○十六年癸未二月。放吉良義英子義固於信濃。收其邑。毀其邸。罰不死父之難也。是月。賜死於大石良雄等四十六人。先是幕府議良雄等罪。林信篤議曰。良雄等復讎。天下之大義也。且其舉動詳愼。得敬上之道。宜宥之以奬勵人臣。執政然之。荻生茂卿聞之謂柳澤吉保曰。林氏之議非無理矣。然似未達時宜。今宥良雄等。恐至上杉淺野兩家搆難。則是宥四十餘人。以招天下之禍也。不如殺之。吉保然之。議乃決焉。上杉氏者。吉良氏親姻也。○寶永六年己丑正月。大將軍德川綱吉薨。世子家宣嗣。柳澤吉保請曰。臣受

故將軍之殊遇。宜以身殉焉。然國有大禁。願剃髮以報之。家宣曰。卿之言是也。然祖宗以來。未聞執政而剃髮。當待葬事畢而致仕剃髮。聞者服其善駕馭權臣。除殺生。毀狗廬。放之府下。感悅。五月。家宣任征夷大將軍。柳澤吉保致仕削髮。○六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子。在位二十三年。

德川家宣任征夷大將軍

二千三百七十一年

中御門天皇寶永五年。立爲皇太子。至是受禪。○七年庚寅十一月。琉球遣使獻於幕府。○正德元年辛卯十一月。朝鮮來聘。幕府令新井君美應接之。初家宣在藩邸。寵君美。日備顧問。至此眷遇益渥。君美才氣超邁。博識雄辨。每家宣諮詢。援引古今。以對。其應接朝鮮使也。玄冠緋袍。撫劍爭禮文。使者趙大億大歎賞。君美爲人作詩贈之云。○二年壬辰十月。大將軍德川家

德川家繼任征夷大將軍

宣薨。世子家繼立。尋任征夷大將軍。時甫四歲。○四年甲午十二月。琉球使獻于幕府。○享保元年丙申四月。

德川吉宗任征夷大將軍

大將軍德川家繼薨。紀伊中納言德川吉宗入繼。尋任征夷大將軍。○三年戊戌十一月。琉球使獻于幕府。○四年己亥十月。朝鮮遣使賀幕府繼世。○十六年辛亥八月。靈元法皇崩。○十七年壬子。西南諸道大飢。死者

在位二十五年

十七萬人。○十九年甲寅三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子。

日本略史　卷之下上　二十二　文玉圖藏版

櫻町天皇享保十三年六月。立爲皇太子。至是受禪。○元文二年丁巳四月。中御門上皇崩。○延享二年乙丑九

二千三百九十六年

德川家重任征夷大將軍

月。將軍德川吉宗辭職。世子家重嗣。尋任征夷大將軍。○四年丁卯五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子。在位十三年。

二千四百八年

桃園天皇延享四年三月。立爲皇太子。至此受禪。○寬延元年戊辰五月。朝鮮遣使賀幕府繼世。十二月。琉球使獻于幕府。○三年庚午四月。櫻町上皇崩。○寶曆元

德川吉宗薨

年辛未六月。前將軍德川吉宗薨。吉宗性仁明。以儉勤率天下。大勤政治。稱德川氏中興之主。○二年壬申十二月。琉球使獻于幕府。○十年庚辰四月。將軍德川家

德川家治任征夷大將軍

二千四百二十五年

二千四百四十年

二千四百四十六年

重辭職。七月。世子家治襲職。○十一年辛巳六月。前將軍德川家重薨。○十二年壬午七月。帝崩。在位十六年。

後櫻町天皇。寶曆十二年七月。卽位。○明和元年甲申二月。朝鮮遣使賀幕府繼世。十一月。琉球使獻于幕府。○七年庚寅十一月。禪位於皇太子。在位八年。

後桃園天皇。明和五年。立爲皇太子。至此受禪。○安永八年己亥十月。天皇崩。在位十年。

光格天皇。安永八年卽位。○天明五年乙巳九月。幕府以琉球大飢。貸金穀於島津以賑之。○六年丙午九月。大將軍德川家治薨。世子家齊嗣。家治晚年任用田沼

德川家齊任征夷大將軍

意次。極驕奢。專聚斂。天下多事。百姓苦之。臨終。意稍悔悟。遺命罷意次之職。奪其封。○七年丁未三月。以德川家齊任征夷大將軍。六月。幕府以松平定信爲老中。定信好學重儒。身執儉約以帥人。時天下尚奢侈。及定信爲老中。同列皆肅然改舊風。時人相語曰。京師聖帝在。關東賢宰出。天下復淳古不遠矣。○寬政元年己酉五月。蝦夷國後千島一部酋月柄殺松前渡島國監吏及南部商九十餘人。初南部商請松前。開市國後。後賂監吏。專市利。夷民恨之。月柄因帥部下五百人。夜急襲市場殺之。幕府命松前討之。松前發兵船數

魯西亞請互市

十艘討之。未至。夷民逃亡。○二年庚戌三月。和蘭陀商人詣幕府。獻方物。家齊見之。賜以時服。九月。幕府減外舶歲額。先是。以支那十二艘。阿蘭陀二艘。爲限。至是減支那二艘。阿蘭陀一艘。自慶長年間。蘭人每歲詣幕府貢獻。至此改爲五歲一貢。十二月。琉球遣使獻于幕府。○五年癸丑九月。魯西亞遣使請通好互市。幕府遣石川忠房等于松前。諭魯使曰。此地不預外國之事。西方有長崎港。宜至于彼。然至互市。不得許之。魯使乃歸。○八年壬辰十二月。琉球遣使獻于幕府。○享和元年辛酉六月。出羽民大起。侵山形上山等地。

紀德民卒

魯西亞寇于蝦夷

踰月。亂民稍退散。初上杉治憲英明。專志政治。一洗從來弊政。境內大治。聲譽聞於四方。上山山形等民常望徼米澤之治。而不能如意。故及之。是歲。紀德民卒。德民尾張之人。幼而好學。及長。教授于江戶。後應上杉治憲之招。說治憲以政治之得失。輔佐以大改正藩政。百姓仰其澤。號爲生如來。○文化元年甲子六月。幕府停朝鮮使入內地。使宗義功傳令曰。今後受聘獻于對馬。九月。魯西亞使至長崎。復乞互市通好。幕府不許。○三年丙寅九月。魯西亞兵艦寇于蝦夷。執戍卒四人而去。十一月。島津齊宣率琉球使詣江戶。

英人抄掠

○四年丁卯四月。魯西亞兵艦寇于擇捉。千島名闌穗屬擇捉部。之柵。進犯舍那寨。同上時戍兵僅數十人。力戰殺賊頗多。寨後有奈良山。賊兵自山上發銃。我兵苦戰而退。賊兵焚寨。掠器械而去。幕府飛檄。令東陲諸藩嚴兵備。命仙臺秋田兩藩守松前。五月。賊復至理井尻島。同上歸嚮所執戍卒。齎書至箱館。書意曰。不敢聽互市。明年大擧來攻。十二月。幕府命仙臺會津發兵屯于蝦夷諸要地。○五年戊辰八月。英吉利船一艘來泊長崎海。遂上陸抄掠人家。且上書奉行平康英。乞糧牛及薪水。康英飛檄近州。將燒夷之。翌夜英船遁去。康英悔失機。自殺以謝幕府。十一月。仙臺會津兵守蝦夷者。以魯寇不來犯。盡罷歸。○七年辛未三月。朝鮮使來對馬。以賀幕府繼世。五月。魯西亞船復至理井尻。戍兵擊卻之。○八年壬申四月。松平定信辭老中。

松平定信

定信多才。好學能文。其在職。改正政道。公平賞罰。力行教化。嚴禁奢侈。又多擢用有名之儒。令天下知向學。至此退隱。自號樂翁。○九年癸酉閏十一月。後櫻町上皇崩。○十三年丁丑三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子。

在位三十七年

二千四百七十八年

仁孝天皇

文化六年。立爲皇太子。至是受禪。○文政元年戊寅五月。英吉利船一艘來泊浦賀。○天保三年壬辰

十一月。琉球使獻于幕府。○七年丙申九月。大將軍德川家齊辭職。世子家慶嗣。是歲天下大飢。○八年丁酉二月。大阪町奉行屬吏大鹽平八郎父子。與同僚七八人。

大鹽平八郎暴擧

俱率河內攝津民而擧兵。意在救窮民。書旗幟以救民二字。總勢凡五百人。放火大阪市中。進迫市廳。城代土井利位及町奉行跡部良弼等。發兵拒之。大破暴徒。暴徒遁走。市舍罹兵火者。凡一萬八千餘戶云。三月。平八郎父子伏誅。初暴徒之敗。諸巨魁或自殺。或就捕縛。未知平八郎父子所在。既而有訴匿深戶某之家者。良弼等遣士卒圍之。平八郎父子放火自殺。於是梟平八郎父子屍及黨與數人。事竟平矣。平八郎天資英邁。學主姚江。當時一齋山陽拙堂諸先生皆推服焉。其擧兵蓋出憂國憤激之餘。而世或有與由井正雪同視者。蓋大謬矣。八月。以德川家慶任征夷大將軍。

德川家慶任征夷大將軍

○十年庚子十一月。光格上皇崩。初宇多天皇停謚號。至此復之。○十一年辛丑閏正月。前將軍德川家齊薨。○十二年壬寅十一月。琉球使獻于幕府。○弘化元年甲辰七月。和蘭陀軍艦來長崎。呈國書。告不與各國通信交易。至開兵端。幕府議不許。○三年丙午正月。天皇崩。在位二十九年。

日本略史卷之下上終

日本略史卷之下 下

長門　石村貞一編次

孝明天皇天保十一年立爲皇太子弘化三年正月卽位閏五月亞米利加合衆國兵艦二艘來浦賀上書乞互市幕府議不許六月二艘去浦賀是歲魯西亞英吉利二國亦各遣使乞互市不許○嘉永二年己酉閏四月英船一艘復來泊浦賀幕府使奉行戶田氏榮諭歸五月幕府令諸藩益修海防○三年庚戌十一月琉球遣使獻于幕府○五年壬子八月在長崎蘭人

二千五百九年

蘭人上言

上言曰合衆國人將帥軍艦來請交易接之不寬至開兵端焉○六年癸丑六月合衆國水師提督白瑠璃帥兵艦四艘五百餘人來泊浦賀奉行戶田氏榮遣屬吏問來泊之意對曰奉國書及方物求通信互市願面貴國大臣獻之幕府命諸藩屯戍武藏相摸安房上總等海岸又命起假館于浦賀西北久里濱相摸以爲外使應接之所召水戶前中納言源齊昭參與幕議使浦賀奉行戶田氏榮及林韑等詣久里濱館接白瑠璃白瑠璃獻國書及產物數品其書略曰亞米利加合衆國大統領斐謨讙使水師提督白瑠璃

米國白瑠璃獻書

呈書日本國大君殿下敢所謹請者在通好互市二事抑我合衆國東西以大洋而疆向西走火輪船十七八晝夜而達貴國自今相往來以國產互貿易必各得大利焉因敢請開互市塲於貴國海口限五年或十年若貴國不利宜速罷之且我商船赴支那者或當經貴國之近海有遭颶風船破壞願貴國救之我火輪船多費石炭但以不便多載或至途而欠乏願貴國與之其價以銀錢及雜貨充之云云當是時太平二百餘年上下恬熙武備弛廢以事出倉卒衆情騷擾幕議以爲宜大修兵備問衆議而後有答乃

德川家定任征夷大將軍

魯西亞使節進國書

諭白瑠璃延答書之期白瑠璃約明年再航而發浦賀幕府奏合衆國來意於京師示其書諸藩問意見七月大將軍德川家慶薨子家定嗣尋任征夷大將軍八月魯西亞使節帥兵艦至長崎西國諸藩發兵備之使節進國書長崎奉行水野忠篤受之略曰所請有三大事一曰修鄰好二曰定樺太之境界三曰開互市塲於貴國海口十月幕府贈答書于魯使略曰貴國欲正邊疆之交錯當細加檢查據確實以議定之修好開市塲之事我邦自昔有厲禁歷世遵奉不失然而方今宇內貿易之事追日而盛固不可以

白瑠璃再來

古律今焉頃合衆國亦請互市後來至列國盡來請
互市則我以一國應於萬國力之給不給未可知矣
事誠不可輕忽將上奏京師下告列藩熟議而從事
顧不得已不費三四年之時月幸諒察此意魯使乃還
是歲築砲臺于品川海且使熊本萩會津柳川等諸
藩屯戍武相總房之海岸○安政元年甲寅正月白瑠
璃再帥兵艦七艘六百餘人來泊浦賀求去年答書
二月幕府遣林韑井戶學弘等至橫濱武藏接白瑠璃
示和親之意白瑠璃進書略曰謹承日本政府與我
合衆國相親之命大慶大幸然不定條約兩國人民

下佐久間象山吉田松陰於獄

猶懷疑心因書數條示之幕議特許撫育漂民給薪
水石炭之欠乏及泊下田伊豆箱館渡島及長崎白瑠璃
退泊下田三月白瑠璃退帆下田當是時諸藩或唱
和議或主拒絕物論囂囂全國騷然白瑠璃泊下田
也長州人吉田松陰潛就白瑠璃之艦請俱航白瑠
璃不肯送還之以其犯國禁幕府下松陰於獄事連
佐久間象山亦囚之獄松陰曾學于象山象山曰方
今之勢宜航海外審各國形勢松陰聞之大有所感
奮竊抱航海之志至此赴江戶謀於象山象山密授
計既而事遂及此云象山者松代藩人博學多識傍

英艦呈書

通洋書閏七月英吉利兵艦來長崎出書曰當今我
英國與魯西亞搆兵是以於貴國近海或有交兵求
新水等未可知貴國幸給與之幕府會議答之曰我
邦於魯西亞雖未約通信而去歲彼遣使求通信議
定將許之故以伐魯西亞有乞義不能給之但由窮
乏有乞則可給之且除長崎箱館兩港之外不許入
泊英艦乃還十月魯西亞兵艦來泊下田幕府遣使
會魯使許泊下田長崎箱館三港及給薪水石炭之
欠乏嚮與所許合衆國同先是許和蘭陀亦以此○
二年乙卯四月幕府命仙臺秋田兩藩戍東西蝦夷十

齊昭辭職

月關東地大震江戶尤甚諸藩邸士民屋舍壞倒無
算壓死者十萬餘人○三年丙辰七月合衆國人巴兒
理斯來下田曰於本國受委任全權滯在日本之命
因請呈所帶國書時英吉利艦復來長崎託和蘭陀
人請通信互市是歲大坂海口築砲臺○四年丁巳正
月水戶中納言齊昭辭參幕議初齊昭以鑄藩內之
鐘造火器所幽江戶別邸嚮老中阿部正弘以幕旨
令解其罪參幕議齊昭之意蓋欲拒絕外人而幕府
待外人不滿其意故遂辭職也當是時巴兒理斯在
下田屢請謁將軍幕議許之齊昭及二三諸侯以書

［巴兒理斯謁將軍］

議其不可九月巴兒理斯來江戶謁將軍呈本國任巳書退面閣老揭條件曰除金穀之外一般交易兩國商人得互謀之鎖下田港開神奈川大阪兩港居全權公使一人于江戶令裁交際事務大小之事悉定條約以得日本政府之印證幕府憚物議欲乞朝裁十二月遣林䪼等于京師請之朝議不許○五年戊午正月幕府遣老中堀田正篤于京師復請之朝議紛然四月正篤以事不行歸江戶而巴兒理斯以條約之命久而不至屢逼幕府幕府以井伊直弼任大老職六月合衆國及魯西亞軍艦來橫濱報曰英吉

［井伊大老結條約］

利佛蘭西軍艦將來請條約於是巴兒理斯促條約益急井伊大老以爲各國輻湊如此朝議未定事若遲緩恐蹈支那覆轍終於神奈川結條約奏其事京師七月與魯英蘭三國依合衆國之例亦結條約時鎖港攘夷之說大起全國騷然八月大將軍德川家定薨德川家茂自紀州入嗣之尋任征夷大將軍年

［德川家茂任征夷大將軍］

甫十二井伊大老擁幼主威振內外九月與佛蘭西結條約如前例尾張大納言水戶前中納言越前中將等怒井伊大老專橫共責之大老論壓三家禁其登城是月朝廷下內旨於水戶中納言令輔幕府攘

［捕橋本左內賴三樹等］

外夷當是時朝紳家士及儒者等以幕府不待敕許而結條約事議井伊大老者太衆大老遣間部老中于京師幽朝紳數家捕其家士小林民部等及橋本左內賴三樹等檻致江戶○六年己未八月永禁錮水戶中納言于水戶先是中納言書意見奏問京師執政聞之譖曰聞公直奏意見於京師主公之任在輔幕府今乃不然殆割公武之間故及之遂以一橋刑部卿及尾張大納言越前中將土佐前少將等爲與其事令讓家嗣子而退隱是月以小林民部等處流或禁錮斬橋本左內賴三樹等十月吉田松陰亦處

［吉田松陰處死］

死先是松陰禁錮在藩後免還家時井伊大老執政親藩離叛幕府孤立松陰知幕府不可輔自唱尊王攘夷之說以鼓動藩論以欲有所爲無幾何幕府疑松陰檻送江戶終斬之時年三十松陰爲人忠實寡慾言論勁正所著有孫子評註講孟劄記等長人唱勤王者皆其所薰陶云是歲開神奈川長崎箱館三港許內外人民之貿易○萬延元年庚申三月浪士十七人刺大老井伊直弼于途殺之大老之罰尾水越

［殺井伊大老］

上下屛息道路以目自是大老威權益熾水戶浪士大關和七郎佐野竹之助在江戶窺大老登城於櫻

襲英館

水戶前中納言齊昭薨

刺安藤侯

田門外刺之衛士拒戰互有死傷然事起不虞終不能救焉浪士數人詣老中脇坂安宅邸呈大老罪狀書因請速就死後皆處刑是歲與葡萄牙獨逸二國結條約始遣使節于合衆國○文久元年辛酉正月先是唱攘夷之徒起常陸下總遂蔓延及上野下野之間五月浪士數人襲英之旅館高輪東禪寺傷英人二名英公使怒將用兵幕府百方謝之事得平焉八月水戶前中納言齊昭薨是歲始遣使節于英佛魯蘭等○二年壬戌正月浪士數輩刺安藤老中于坂下門外衛士力拒老中傷肩僅脫身免四月幕府召長

長井雅樂

將軍朝于京師

州人長井雅樂雅樂素主和議者幕府由使雅樂至京師改請條約敕許時攘夷之說大起惡雅樂者多雅樂不得要領而歸後長藩以事賜死六月敕幕府曰將軍率大小名朝京師會議定國論曰以一橋刑部卿為將軍後見職越前中將任大老七月幕府奉朝命以一橋刑部卿任中納言為將軍後見越前中將為政事總裁職閏八月幕府以松平容保任京師守護職○三年癸亥二月將軍家茂朝于京師卽日詣闕退舍二條城自將軍家光此典廢絕二百餘年四月將軍及一橋中納言板倉老中以下詣闕敕定攘

生麥殺英人

夷之期限是月幕府告在橫濱各國公使曰邦內人心不好外交動欲殺外國人者衆我政府殆苦謀慮朝廷命諭各國鎖諸港絕外交其領此意公使等答曰已結條約今輒欲渝之恐貴國有意外之變焉且吾儕不能專斷大事貴國欲舉行之則宜謀之本國幕府因欲遣使節于海外五月英船來品川海將有所請先是敕使大原左衛門督下江戶島津氏從之事終歸京師途過生麥武藏時英人數輩馳馬衝島津氏前驅衛士擊殺之至是英人進書幕府曰捕去年殺我英國士官者刑之不然得贖金五十萬元幕議

長州砲擊外船

長藩罷宿衛

累月遂與贖金七月英人率軍艦來薩州鹿兒島曰生麥之事日本政府與我英國之間事已成矣得贖金三萬元于貴藩以養逢害者子孫薩藩將有所答英人跋扈妄奪我兵船時會大風雨薩兵乘之擊英船砲擊數合遂卻英船英人圖再舉島津氏遂借金三萬元於幕府與之事乃得成先是攘夷之詔下也長藩大修赤間關長門之堡塞毋外船過砲擊之是月幕府遣使長藩責擅擊外船長藩不服由是始生間隙八月先是朝廷幕府疑長藩不欲其與朝議至此罷其京師宿衛長人等察朝議之變相率歸藩三條

天誅黨

實美以下七卿奔長州朝廷乃削七卿官爵禁毛利氏入京當是時松本謙三郎安積五郎等唱攘夷說起兵大和襲延近州其兵凡千人號稱天誅黨遂襲五條縣（大和）殺官吏數名幕府命紀州彥根津郡山藩等討之踰月事平十一月幕府遣池田筑後守等于海外諸國謀鎖港之事朝廷因敕諸藩待幕府之指揮於此唱攘夷者相率走長州是歲與瑞西國結條約○元治元年（甲子）正月將軍家茂再朝京師五月朝廷盡委任政於幕府命七卿及長藩之處置於是將軍歸東當是時水戶藩內分爲兩派藤田小四郎等

藤田小四郎起兵

長藩三老率兵入京

主攘夷起兵常野之間小四郎者虎之助三男也幕府令近傍諸藩伐之藤田徒遂據筑波山（常陸）兵鋒頗銳六月長州國老福原越後率兵四百海路至大阪進來伏見既而國老國司信濃益田右衛門介亦率兵數百至國司陣嵯峨益田陣山崎時諸藩兵充塞京師警護諸門一橋中納言松平容保等爲長人以兵要朝廷請朝旨令諸藩伐之京師騷擾市民負擔奔竄長軍聞之欲先發制之七月十九日冒曉直逼京師嵯峨軍先入分兵向中立賣蛤二門一橋薩州會津之兵拒戰互有勝敗既而薩別隊俄擊長軍之

池田等自歐歸

後長軍顧而驚一橋兵乘勢夾擊長軍大敗走山崎軍畱益田等爲後援久坂義助等率兵五百後嵯峨軍而來據鷹司邸越前彥根桑名之兵擊之不利薩會之兵援之併力擊長軍兩軍銃聲如雷五藩兵燒鷹司邸大破長軍戰自卯至巳久坂等皆死伏見軍夜半發伏見大垣兵設伏于道傍伺長軍至擊之長軍潰走是月池田筑後守等自歐羅巴歸初池田等奉鎖港之命使于各國先至佛國說諭之佛人卻不答池田等親觀彼文物爛然大有所悟遂不行他邦而歸陳其不可說幕府責其不終使事削其食祿令

各國軍艦襲赤間關

退隱之八月幕府請朝廷削毛利氏一族之官爵下長防追討令於諸藩以尾張大納言爲總督分薩州以下廿一藩之兵定所向焉時在橫濱各國公使聞幕府伐長州之令出是月五日以軍艦十餘艘襲赤間關長兵防戰各國兵遂上陸長兵奮戰互有勝敗長藩諭各國罷兵十月筑波山徒兵鋒益銳先是武田伊賀亦與藤田等於此相謀欲至京師訴事十一月以見兵八百出于中仙道幕府令沿道諸藩擊之武田等行破諸藩兵遂進入美濃將直入京師以彥根大垣兵扼守要地轉道向越前時加州兵守江州

武田伊賀等處斬

長防追討

要塞。武田以使者請加州軍曰。吾輩將陳事情於京師。願啓路。加州兵不肯。武田等計窮。終降加州兵。加州兵報之幕府。幕府幽武田等于各藩。明年春處斬。十二月。尾張大納言督諸藩兵次藝州。問毛利氏之罪。毛利氏一意表恭順。竟至父子自幽寺院。進益田福原國司三老之首級。大納言撿謝罪實効。報狀于幕府○慶應元年乙丑正月。大納言班師歸大阪。還在長州五卿于薩州筑前肥後。當是時長州藩內分爲兩派。指主恭順者爲俗論黨。先是高杉晉作等傳檄募兵。以圖強國力。其募兵不論門閥。不問士庶。專擇

再回伐長

強健者充行伍。號曰奇兵隊。至是晉作等怒俗論黨之所爲。將擊除之。俗論黨聞之訴幕府。發兵擊之。奇兵隊拒之。遂破俗軍。刑首謀數人。於此一藩定嚮背。藩論粗定。相謀曰。幕府必再致兵。我與諸君俱拒之。諸君其努力。衆皆踴躍自奮。四月。幕府再布伐長之令。尾張大納言呈書幕府曰。長州已刑三老謝罪。今又欲再用兵何邪。彼罪尚有可問。天下皆曰可討。然後討之。何得妄動干戈焉。請熟計之。幕議不聽。閏五月。將軍遂自海道入京師。尋達大阪。十月。各國公使等至兵庫。進書。請條約勅許及兵庫開港。一橋中納

宍戶備後介至廣島

言等奏朝廷。更請勅許。朝廷許之。特止開兵庫港。十二月。幕府召長州國老於大阪。不至○二年丙寅四月。幕府又召毛利氏父子及支族於安藝。國老宍戶備後介等抵廣島。以疾不出。老中幽之廣島。遂作進討備。先是幕府布伐長之令。至此薩藩唱師無名。辭出兵。初京師之變。薩藩師擊長兵。捕獲頗多。既而藩士等相言曰。方今結兵國內非上策。宜海內一致以保護皇國。遂還長之捕囚。遣密使於長州通好。兩藩始釋怨焉。是月幕府下令長州曰。嚮雖著恭順之實。而爾來藩內騷擾。駕馭失道。咎終難免。故奏請罰三事。

幕府令長州罰三事

曰削封十萬石。曰藩主父子終身禁錮。曰絕三老之家。因限日令致奉命答書。一藩憤怒。益修防禦。欲迎戰。幕兵不肯致答書。六月。幕府遂令諸兵自藝州石州及豐前三道並進。小笠原壹岐至小倉。指揮豐前兵。三道軍皆進逼長防之境。長軍迎戰境外。互有勝敗。既而石州軍敗走。長軍遂略石州。藝州軍亦不利而退。長軍進入藝州境內。豐前軍將襲赤間關。長軍以三艦過田浦（豐前）上陸。與小倉兵戰。小倉兵力拒長軍。遂退。七月。長軍復出略大里（豐前）及田浦。小倉兵不能拒。肥後兵迎擊破之。長軍退屯大里。以小笠原壹

岐指揮失宜肥後柳川兵皆引去壹岐狼狽走長崎
小倉孤立長軍乘勢襲小倉小倉遂燒城遁於香春
豐前八月藝州軍復進擊長軍遂不利是月將軍家茂
薨于大阪城中朝廷因將軍薨敕罷伐長之兵幕
府令諸藩退兵長兵亦尋退九月敕一橋中納言德
川慶喜嗣幕府尋任征夷大將軍十二月天皇崩在
位廿一年是歲與白耳義伊太利丁抹三國結條約

德川慶喜任征夷大將軍

二千五百二十七年

今上天皇慶應二年十二月踐祚〇三年丁卯四月松平
春嶽鍋島閑叟山內容堂及島津久光等上京先是
將軍奏請會有名望諸侯于京共謀事朝廷許之將

軍自作書召之至此皆來朝五月開兵庫港九月山
內容堂自藩呈書將軍曰謹意中古以還雖政刑歸
武門洋舶來航物議紛紛內訌無已時是政令出二
途天下不知所嚮故也宜歸政權於朝廷以立萬國
並立之基礎是今日之急務幕下之賢蓋亦知之因
遣其藩士後藤象次郎直說之薩藩士小松帶刀亦
在京師將軍屢延兩人談時務兩人益執前議將軍
因作書示譜代諸士以欲歸政權于朝廷之意諸士
或陰抱不服之意者多十月將軍上書請返軍職朝
廷許之且詔曰除諸侯進退之外姑依舊掌之諸藩

山內容堂請將軍歸政權

將軍返軍職

入京之後將有決焉於是朝紳及薩土等藩士起復
古之議者以爲事若遲緩恐失機會乃以激論鼓動
朝廷十二月九日詔遽罷會津藩九門宿衛使薩土
等諸藩代之又廢攝關之職及幕府置總裁議定參
與三職綜諸政令曰自今大小政務悉出於朝廷四
方其體之源賴朝以來政權歸武門者六百八十二
年至此朝廷始得復正天下無不舞踏歡喜矣是月
詔召毛利氏毛利氏入京詔復一族官爵尋召六卿
使歸京內大臣德川慶喜率松平容保松平定敬等
下大阪初九日之令下也慶喜執衆議決事之朝命

朝廷恢復

復毛利氏官爵

且怨不與九日之議上表陳依前朝命尚欲執政務
之意時薩長及自餘諸侯守宮闕德川氏將士據二
條城屹然相對物情恟恟慶喜稱鎭臣下暴動遂下
大阪朝廷怪其舉動禁會桑兩藩入京當是時議定
參與議曰雖政歸朝廷而無費用可充不可不課之
德川及諸藩因詔尾張越前兩氏往諭慶喜命其入
京慶喜奉朝旨然意不自安〇明治元年戊辰正月尾
越兩氏歸京師松平容保松平定敬其他德川臣屬
等說慶喜曰兩公之言未可信主公入京宜有兵備
臣等以死從焉慶喜乃以會桑兩藩爲先驅入于京

二千五百二十八年

慶喜率兵入京

伏見之役

師事。聞朝議出薩長兵塞伏見鳥羽兩道之關。慶喜從兩道進。遣使請過關。戍兵不許。時官軍凡三千人。賊軍稱萬餘人。賊直進。官軍發砲拒之。賊亦發銃相戰。數刻賊遂敗走。翌賊軍復進。勢頗猖獗。朝廷以仁和寺宮爲總督。奉錦旗討之。賊敗走淀城。翌黎明官軍攻淀。賊設伏破之。官軍憤激奮擊之。賊兵棄城走橋本(山城)。官軍追擊大破之。賊悉走大阪。

慶喜走江戶

慶喜海路走江戶。總督宮進至大阪。遂出兵近國。問其嚮背。諸藩皆風靡。詔削德川慶喜以下官爵。徵諸藩之兵。大起東征之師。以有栖川宮爲征東總督。賜錦旗節刀。二

各國公使入朝

月。各國公使入朝。皆賀王政隆盛。更約兩國交誼。是月。以二條城爲太政官。天皇臨焉。公卿諸侯誓五事。

誓五事

一曰。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二曰。上下一心。盛行經綸。三曰。官武一途。至庶民各遂其志。要使人心不倦焉。四曰。破舊來陋習。基於天地公道。五曰。求知識於世界。大振起皇基。詔曰。將有爲非常之變革也。朕欲以躬率先。上誓天地神明。下大定國是。以立萬民保全之道。卿等亦體此意焉。公卿侯伯奏曰。敕意宏遠。誠不堪感銘。今日之急務。永世之基礎。皆不外此。臣等謹奉戴叡旨。以死黽勉從事。冀以安宸襟。既而

天皇親征關東

天皇親征關東。幸于大阪。時官軍分道向江戶。報至江戶。德川氏臣屬及譜代藩主等相會議軍事。慶喜悔前事也。斥衆議不用。獨與大臣等謀。以書諭告臣屬。自出城屏居上野寬永寺。臣屬不悅之者。脫走四方。海道官軍既達品川驛。德川氏重臣來見參謀。備陳慶喜恭順之意。參謀啓之總督宮。總督宮時至駿河。乃傳令諸軍止攻擊。官軍盡入江戶。屯營各所。四

敕使入江戶城

月。敕使入江戶城。宣聖旨曰。獻城及軍艦銃砲。曰。將佐贊逆謀者。特減死一等。宜定其罪奏之。曰。特宥慶喜罪一等。使屏居水戶。田安慶賴等奉詔。慶喜徙水

戶。先是。松平容保退于國邑會津。時會藩士及江戶亡命徒屯集下總上野間。勢頗猖獗。彥根藩等官軍在宇都宮(下野)。賊軍將襲之。急報至江戶。江戶官軍赴援。破賊別軍於流山(下總)。乘勢至下野。攻結城拔之。進至宇都宮。賊軍揀精銳來攻結城。賊善戰。結城遂陷。

東北之役

官軍走集宇都宮。賊直進攻宇都宮。官軍拒之城外。賊奮戰。官軍不能支。退據城。賊兵益加。齊進迫城。砲聲震天地。官軍遂棄城而去。宇都宮爲賊所據。報至江戶。朝廷因遣薩長土因諸藩兵援之。官軍合勢攻宇都宮。頗苦戰。終陷之。賊走日光。官軍得復宇都宮。

田安龜之助嗣宗家

彰義隊據上野

是月。詔創贈三位楠正成祠于湊川。閏四月。復豐國社祀典。共列別格官幣社。詔使田安龜之助嗣宗家。龜之助。慶賴子也。然以封額未定。臣屬等未安。既而收城及兵器。臣屬益不懌。往往結黨嘯聚。自稱彰義隊。據上野。誑輪王寺宮公現親王。欲擁而成事。朝議乃下追討之令。五月。諸藩部署兵所向。十五日黎明。官軍齊逼上野。賊銳意出門衝官軍。官軍退廣小路。適大風雨。官軍衆而奮戰。賊退走。官軍以大砲破門而進。賊銃丸雨注。官軍斃者亡算。官軍奮進。放火山內伽藍。賊遂不能保。分路而走。官軍要擊之。大破之。伏屍充街市。殘賊東走。是月。詔定德川氏封。賜駿遠奧羽之地合七十萬石。六月。賊一軍據箱根。小田原藩竊援之。朝廷遣諸軍討之。賊敗。海路走奧羽。朝廷責小田原藩以大義。小田原藩畏縮不知所措。乃削其封。

官軍攻會津

先是官軍分道攻會津。薩長加尾越等兵自越後進。薩長別軍及大垣等兵自白川(陸奧)進。德川亡命徒及會津仙臺等兵據白川城。官軍攻取之。既而賊軍大擧逼白川城。官軍拒戰不克。賊復據白川城。時越後賊軍勢甚盛。官軍陣信濃川及榎嶺等。漸逼長岡城(越後)。賊進圍榎嶺。官軍擊破之。進取賊諸砦。長岡

賊遂燒城。間道走東。官軍取長岡。先是白川敗報至江戶。朝廷遣因州備前柳川大村佐土原等兵援之。諸軍大擧復攻白川城。拔而據之。遂進向會津。聞賊守棚倉岩城平二城。卽分兵爲二。攻棚倉拔之。賊悉銳集岩城平。

官軍取平城

七月。官軍攻岩城平。自湯本小名濱二道進。冒曉逼平城。賊拒之城外一里。薩州備前因州柳川佐土原等兵擊走之。遂圍之。賊據嶮力拒。戰聲如雷。山岳爲動。官軍進奪外郭。會天暮。退于城外。及夜賊兵終知不可支。燒城而遁。官軍見城中火起。直進上城。不見一人。平城奧羽之咽喉。便守而不利攻。是以賊極力拒戰。官軍死傷最多云。越後軍據長岡。與賊軍對壘。砲聲不絕。而勝敗未決。是以不能直向會津。一夜賊窺官軍不備。襲擊大破之。長岡復爲賊有。越一日昧爽。官軍乘大霧。潛窺賊營。賊狃勝不爲備。乃急以短兵斫營。賊狼狽而走。官兵遂北。銃擊賊大亂。

官軍取長岡

官軍復取長岡。先是會津征討之督將九條澤醍醐三氏。率兵數十人入奧羽。指揮近傍諸藩。諸藩往往持兩端。號令不輒行。獨秋田津輕等兵從其令。容保退其國邑修兵備也。庄內亦爲應援。先是仙臺米澤兩藩奉朝命出兵。將討會。會賊以書乞哀。兩藩

改江戶為東京
天皇即位
官軍直逼若松城

乃退兵與南部以下十藩會議連署請宥會藩之罪參謀等會議不許於是仙臺以下諸藩相與謀援會藩時九條醍醐兩督在仙臺聞之去至秋田與澤氏相會馳使報急於江戶朝廷大驚削仙臺以下諸藩主官爵下令追討仙臺等賊軍逼秋田秋田孤立敗亡在旦夕既而薩州土州肥州等兵至秋田官軍復大振日略定近地白川軍既取岩城平乘勢略二本松及三春俱在陸奥進入仙臺越後軍亦敗賊將逼仙臺等國邑是月改江戶為東京八月二十七日天皇即位紫宸殿聖算十七參謀相議曰會津根本也仙臺以下枝葉也根本已拔枝葉從枯今專事枝葉而不顧根本非策也乃置兵備仙臺等賊率薩長土大垣大村等兵發二本松向方成嶺陸奥行破賊兵直逼若松城下出其不意賊大驚退入城賊軍出守四方者聞之皆弃守入城官軍日發砲挫賊勢以竢諸軍之至一日賊大舉出城侵官軍官軍退賊不敢追退入城無幾諸道軍漸集時越後軍至會津川為賊軍所障不能進若松軍聞之擊會津川賊兵背賊顧驚越後軍夾擊大破賊兵賊自間道遁入若松城於是越後軍亦進達若松城下官軍大振城傍有天寧寺山

會津降伏
天下略定
榎本等作亂

官軍據之俯砲擊城城兵頗苦賊兵相謀乘夜襲官軍官軍不熟地理苦戰卻之又築塞于城東南連砲射城榴彈破裂賊死者甚衆參謀相議曰懸軍入嶮移時日變或生焉宜急擊決勝敗乃定諸軍所向當是時米澤藩已降以仙臺藩等兵屢不振城中始議降數日賊將遣使者陳降伏之情參謀命曰藩主父子降于軍門納城及兵器乃期日還使者至期日賊即履約時九月二十三日也後五日仙臺南部庄內等亦皆降十月天皇臨幸東京有栖川宮以東北鎮定奉還錦旗節刀詔賞其功勞十一月議松平容保以下二十三人之罪減死一等幽之各藩削仙臺米澤等封三分一命同族嗣之後特以陸奥之地三萬石賜容保之族存其祀於是天下略定天皇還西京先是朝廷收德川氏軍艦也以舊臣榎本鎌次郎等哀願特賜開陽艦等數艘既而榎本等叛率軍艦走東至仙臺德川氏以飛船追之不及朝廷大怒至此東北諸藩盡降伏榎本等無所容身時會津敗兵走仙臺遂與榎本等相謀欲取箱館據之乃東向箱館箱館知事清水谷侍從在五稜郭渡島聞賊艦逼退箱館遂退青森報急東京賊陸軍分兵攻略箱館近傍

作楮幣

廢諸道之關

天皇永在東京

佐竹津輕松前等官軍所在拒戰互有勝敗焉賊勢益銳官軍遂敗賊取五稜郭等賊海軍亦取箱館據之遂逼松前城官軍不利松前城亦爲賊有賊乘勝水陸並進海軍取江刺港渡島此時開陽艦逢風濤摧破賊軍頓沮其陸軍踰小沙子渡島之險行破官軍乘勢至江刺遂取稻倉石之關館砦俱在渡島既而歸五稜郭是歲以費用不給作楮幣秋與西班牙瑞典二國結條約冬分陸奥爲五國曰磐城岩代陸前陸中陸奥分出羽爲二國曰羽前羽後○二年己巳二月廢箱根以下諸道之關以便于行旅三月天皇再幸東京自是天皇永在東京時朝廷欲討箱館賊艦海陸進兵甲鐵春日丁卯陽春飛龍豐安戊辰等諸艦先發入宮古港賊等聞之議戰守乃發回天蟠龍高尾三艦來擊戰數合賊艦退去官軍達青森四月官軍進過江刺近海上陸軍于乙部邑渡島陸軍直上保崖山賊兵仰攻不克而走諸艦進取江刺賊兵走松前城時仙臺流賊五百人投賊軍賊軍大振乃大舉逼江刺官軍戰走之海陸並進逼松前城賊兵出拒陸軍不得進時海軍亦逼城砲擊賊銃丸既竭勢大衰焉乃海陸攻擊大破之賊棄城走福島渡島官軍取松前

賊艦皆摧破

函館降伏

還納藩土

改定官制位階

城而賊軍保福島及尻打木古內並渡島由是官賊互有勝敗而海軍遂進攻箱館亦互有勝敗五月海軍又逼箱館摧賊艦蟠龍蒸氣機關既而千代田艦亦破壞機關賊乘別船上陸於此賊艦惟有回天一艦諸艦圍擊回天亦摧破蒸氣機關不能運轉賊上之淺洲爲浮臺砲擊激烈官軍以不諳水理不窮擊而退既而海陸併力大舉逼箱館蟠龍修理已成賊因與回天艦等併力拒戰賊擂彈中長陽艦硝庫聲震數十里艦忽沈沒官艦逼蟠龍大砲擊之殆碎賊遁入辨天埼渡島官軍縱火焚蟠龍回天二艦賊不復有海軍焉此日陸軍上箱館山後俯擊賊急拒之則陽春已過外賊腹背受敵遂大敗殘兵走五稜郭官軍復箱館進衝辨天埼及五稜郭賊兵大懼官軍遣使勸其歸順賊往往有議降者十八日賊將等降于軍門曰請代衆就刑後皆押送東京於此東國悉平矣六月賞丁卯戊辰以來戰功是月置左右大臣大納言參議之三職其他官名皆改之後又置太政大臣廢大納言是歲春薩長土肥四藩上表論封土不可私有請還納藩土諸藩亦從請之朝廷詢衆議至此許之以諸藩主權爲知藩事七月改定官制位階以

置北海道

改兵式

頒新律

封建一變

遣全權公使

行政官爲太政官置神祇官民部大藏兵部刑部宮內外務六省待詔集議二院大學彈正臺皇太后宮職皇后宮職東宮坊海軍陸軍留守官宣敎使按察使開拓使八月分割蝦夷地爲十一國號北海道是歲與墺斯太里射國結條約○三年庚午正月原慶喜容保等罪解會津降人禁錮從之青森二月山口藩兵卒爲亂藩知事奏討平之七月詔謚大友帝曰弘文淡路廢帝曰淳仁九條廢帝曰仲恭十月改兵式海軍用英式陸軍從佛式閏十月置工部省十一月詔賜贈從一位平信長建勳社號列別格官幣社十二月頒新律綱領○四年辛未四月置鎭臺于東山西海二道後增爲五鎭後又增爲六鎭七月廢藩置縣罷知藩事置令參事後合併或分割爲七十二縣後又減爲三十六縣於此封建之制一變矣是月與清國結條約八月改神祇官爲神祇省十一月遣全權公使於歐米諸國○五年壬申二月廢兵部省置陸軍省海軍省三月廢神祇省置教部省四月皇太后行啓東京居赤坂離宮五月天皇巡幸山陽南海西海諸道七月還幸九月琉球國王尚泰遣正使尚健副使尚有恆等入貢特敕爲藩王列華族賜邸東京是

橫濱鐵道成

行大陽曆

改地租

佐賀之亂

臺灣之役

月東京至橫濱鐵道竣工天皇臨停車場落之滊車是爲始十一月九日詔廢大陰曆用大陽曆以明治五年十二月三日爲六年一月一日尋頒大陽曆改晝夜十二時爲廿四時以神武卽位年爲紀元元年爾後因之紀年蓋皆用西法也○六年癸酉五月五日皇城災天皇遷赤坂離宮七月改正田租新布地券以地價百分三爲租八月與祕魯結約十一月置內務省○七年甲戌一月置皇太后宮於青山稱青山御所二月江藤新平島義勇等據佐賀爲亂討平之初新平朝遇優渥官至參議位昇從四位然以去冬征韓議不容辭職時佐賀有二黨曰征韓曰憂國征韓黨迎新平爲首領義勇亦長憂國黨共相煽動刼掠豪戶強取軍須時岩村高俊爲權令未赴任聞急自造熊本鎭臺請出兵事聞朝廷以嘉彰親王爲征西都督發東京大坂廣島鎭臺兵討之新平等知不可抗而遁官軍追擊生擒義勇等十三人于鹿兒島新平等九人于高知梟首新平義勇于佐賀斬首謀十餘人其餘懲罰有差四月以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爲事務都督發兵征臺灣臺灣古無嘗所屬自鄭氏入清其東部始爲覺羅氏有如其西部則今尚不有所

柳原公使抵北京

清輸賠金

置元老院大審院

隷清人呼曰内山生蕃其俗蠻野其人兇暴部落凡十八而牡丹最殘忍喜殺人啖其肉辛未歳我琉球藩民漂流牡丹輙劫殺之尋小田縣人亦遭害於是朝議遂征之而生蕃熟蕃有嫌經界不得不先問之清遣外務卿副島種臣等事竟不決都督將兵赴臺灣置蕃地事務局以參議大隈重信綜理之五月擊生蕃降之清人謂我略有臺灣據以圖己也猜懼不止從道聞之寄書福建官吏具述其事情官吏復書論議不已我公使柳原前光抵北京彼此抵牾各有所執累日弗決八月詔以參議兼内務卿大久保利

通爲特命全權辨理大臣差遣清國十一月大久保利通至自清國先是利通在清議竟不合和親既破將歸英國公使威德居間調停和議復成交致憑單略曰清國先輸撫卹銀十萬兩給日本民被難者別輸銀四十萬兩以償我兵在蕃地修道建家之費又曰清國自設法約束生蕃永保航客無兇害於是歸朝詔深嘉其功勞都下樹旗張燈以賀無事尋從道亦振旅〇八年乙亥四月詔曰朕今擴充誓文之意設元老院以廣立法之源置大審院以鞏審判之權又召集府縣官員以通民情圖公益欲漸次立立憲政

朝鮮暴擧

以樺太換千島

天皇巡幸奥羽

草創國憲

熊本山口之亂

又減田租

鹿兒島之亂

體與汝衆庶俱賴其慶汝衆庶莫泥舊慣故又或莫輕進急爲其能體朕旨翼贊焉於是廢左右院置元老院大審院九月朝鮮人暴擧雲揚艦擊拔其永宗城十一月從魯斯亞之請以樺太換其千島〇九年丙子三月與朝鮮國修好結約六月天皇巡幸奥羽召所在縣令親推問民情九月敕議長有栖川熾仁親王曰朕欲根據我建國之體例斟酌海外各國之成法以制定國憲汝其起創草案以聞朕將擇之親王乃會議官從其事十月熊本縣賊神風黨爲亂襲鎭臺及縣令參事之第殺陸軍少將種田政明中佐高

島茂德大島邦秀大尉豐田良作及軍吏等六十四人傷縣令安岡良亮殺參事小關敬直良亮亦終死山口縣士前原一誠等亦作亂發兵共鎭之〇十年丁丑一月詔曰朕惟新政日淺中外多事國用實不貲而兆民未被實澤朕悼焉曩改稅法以地價百分三爲租今特減爲百分二半有司宜痛節減費用以副朕意是月廢教部省警視廳二月十五日鹿兒島賊擧兵向肥後初西鄕隆盛爲陸軍大將位昇正三位桐野利秋篠原國幹亦爲陸軍少將共極人臣榮然隆盛以征韓議不容辭歸其縣尚辱祿位四年于此

賊圍熊本城　熊本城圍解　木戶孝允薨

會有警吏歸省者飛語曰政府遣密使暗殺吾曹乃逮捕警吏強伏其罪以其爰書告各府縣鎮臺發兇徒一萬五千至肥後十九日敕有栖川熾仁親王爲征討大總督陸軍卿山縣有朋海軍大輔河村純義爲參軍討鹿兒島賊二十一日賊圍熊本城分兵扼植木山鹿兩道進入高瀨二十四日詔褫西鄉隆盛等官位二十七日官軍合擊取高瀨尋拔羽間川吉次殪篠原國幹等數十人三月二十日拔田原坂初我軍拔木葉也賊退據田原險築堅壘以保之要害異形攻守殊勢而熊本城圍益密援路四絕官軍死

戰夜以繼日十有七日遂拔之死傷四千餘人福岡中津賊起討平之天皇幸大阪鎮臺慰撫戰士負傷者皇太后皇后親製綿撒絲送戰地病院聞者感泣四月十四日熊本城圍始解先是命開拓長官黑田清隆發北海道屯兵以清隆爲參軍是稱別働隊至是內外夾擊破賊入城城中歡叫聲動天地五月賊入豐後取竹田官軍擊復之內閣顧問從三位木戶孝允薨天皇痛悼贈正二位併賜金幣其病革也車駕親臨慰問之皇后亦遣使存問實大織冠鎌足以來所無之特典也六月二日復入吉城肥後賊兵降者

設內國勸業博覽會　薩賊伏誅　賊殺大久保利通　巡幸北陸東海　置沖繩縣

無慮數百人擊臼杵豐後賊敗之又取佐伯豐後賊走日向豐後悉平七月二十一日車駕還幸東京皇后大臣從焉先是一月天皇幸山城泉涌寺修孝明天皇十年祭二月遂幸大和拜畝傍山東北陵尋賊徒蜂起爲駐駕西京數月至此賊粗平始得還幸都人抃舞八月十八日賊潰可愛嶽日向圍突出官軍不能支是月設內國勸業博覽會勸業博覽會是爲始九月賊入鹿兒島二十四日官軍大舉攻城山鹿兒島拔之賊魁伏誅餘衆悉平十月十日征討總督熾仁親王凱旋東京天皇敕慰勞之尋拜爲陸軍大將十一月

二日天皇御太政官大論賞征討將士戰功合祭戰沒者於東京招魂社定鹿兒島賊黨千九百四十許人刑辟斬及徒役輕重有差〇十一年戊寅五月十四日兇徒島田一郎等刺殺參議大久保利通於紀尾井町卽捕一郎等處斬八月二十三日近衛砲兵爲亂擊平之銃殺其首魁五十二人其餘皆處刑三十日車駕巡幸北陸東海二道十一月還幸東京十二月置陸軍參謀本部及監軍本部〇十二年己卯四月廢琉球藩置沖繩縣六月東京招魂社爲別格官幣社改稱靖國神社七月頒亞米利加合衆國改定結

巡幸山梨三重縣

二千五百四十一年

約書。八月皇子嘉仁親王生稱明宮○十三年庚辰二月五日開地方官會議天皇臨焉六月十六日車駕巡幸山梨三重并京都府十二月布人民上書制是歲四方請開設國會者輻湊輦下及上書制令出皆退就本貫云○十四年辛巳一月一日百官朝賀諸親王及大臣參議等與其妃夫人俱參內拜賀妃夫人參賀者是為始三月設第二回內國勸業博覽會於上野天皇親臨行開業式焉四月置農商務省并內務外務大藏陸軍海軍司法宮內文部工部為十省六月十日行內國勸業博覽會褒賞式天皇臨焉較之前度諸業大進蓋不可同日而語也七月三十日車駕巡幸北陸北海二道十月十一日還幸東京十二日詔曰朕嗣祖宗之鴻緒振張中古解紐之乾綱以總攬一統之政又期夙制立憲政體以創後世子孫可繼之業明治八年設元老院十一年開府縣會是皆由漸次創基循序進步之道爾有衆亦諒朕心顧立國之體各殊宜非常事業不可輕舉我祖我宗照臨在上揚遺烈弘洪模通變古今斷而行之其責在朕躬將期明治二十三年召議員開國會以成朕之初志今命在廷臣僚假以時日任經畫之責至其

組織權限朕將親裁其衷及時公布朕惟人心偏乎進時會競于速浮言相動竟遺大計是宜及今明徵謨訓以公示朝野臣民若有故爭躁急煽事變害國安者當處以國典茲特明言諭爾有衆當是時天皇明聖宵旰勤政廟堂得人天下駸駸向治外人亦欽羨云

日本略史卷之下下大尾

日本略史跋

予與石邨君遊舊矣。其為人。博學多識。忍耐自許。夙奉于吏務。筆慌墨促之閒。常自事著述。其所著若干卷。概在公私教科書。後學得益不少焉。

項攜所著日本略史一部來。咽曰。此夜閒駒隙之所成。子幸閲之。予受而繙讀。上溯太初。下至今代。古今治亂之變態。人物臧否之情狀。敘來明瞭。而繁簡得宜。特憾卷之易竟而已。夫人之在世。所謂寄蜉蝣於天地。而游優涉日。與鳥獸澌滅者。天下皆是也。嗚呼其志其業。若君者蓋難多得矣。讀竟而不能無一言。乃書諸卷末而還。

明治十四年十二月

阪上成美識

河邨靖書

明治十四年六月一日　出版御願
同　年六月廿二日版權免許
同　十五年二月　刻成出版

定價金八十五錢

編輯人　山口縣平民　石村貞一
東京麹町區上六番町四番地
（印：桐陰書屋）

出版人　東京府平民　吉川半七
京橋區南傳馬町壹丁目十貳番地

奥附　一　文玉圃藏版

專賣書肆

京都府平民　佐々木惣四郎　西京寺町通本能寺前
大阪府平民　松村九兵衛　大阪心齋橋筋南一丁目
大阪府平民　柳原喜兵衛　大阪心齋橋筋北久太郎町
愛知縣平民　片野東四郎　尾州名古屋本町八丁目
埼玉縣平民　長島爲一郎　武州鴻ノ巣宿
東京府平民　東生龜治郎　東京通旅籠町

諸國販賣書肆

駿州静岡　阪本屋儀助
同　本屋市藏
同　沼津　小松浦吉
同　吉成壽三郎
同　西山留治郎
甲州山梨　内藤傳右衛門
同　徽古堂
陸前若柳　佐々木德右衛門
羽前山形　八文字屋太右衛門
會津若松　龍田屋萬助
越後長岡　鳥屋十郎
同　中村屋作平
同　上田屋治八
同　水原　島屋六平
同　葛原　三條屋七十郎
同　高田　本田勝太郎
同　三條　樋口屋小左衛門

甲州山梨　五明堂正八
野州栃木　菅谷甚平
同　小林八郎
陸前仙臺　伊勢屋安右衛門
同　菅原安兵衛
同　古川　伏見重五郎
同　佐々木君五郎
越後新潟　林富吉
同　水原屋巖太郎
同　地藏堂　伊丹屋藤吉
越中高岡　國本吉右衛門
信州上田　鼠屋甲造
同　善光寺　小桝屋喜太郎
同　松本　藤松屋禎十郎
同　高美屋甚左衛門
同　上諏訪　藤屋機右衛門
同　袴屋茂吉

奥附　二　文玉圃藏版

奥附　三

信州小諸　小山佐傳治
同　小山九郎兵衛
上州高崎　煥乎堂
同　博文堂鋼吉
同　長岡屋鷄三郎
同　梅澤覺一郎
常州土浦　伊沼彌助
同　太田　宮田雲城
同　水戸　吉原義質
武州鴻巣　長島爲一郎

武州川越　岸田屋文吉
同　熊谷　松枝悅三郎
同　杉浦平左衛門
同賀須町　原田平六
同越ヶ谷　龜屋利助
同　横濱　丸屋善八
同　師岡屋伊兵衛
上總東金　多田屋嘉右衛門
同　茂原　松田屋清兵衛
同　丸屋茂兵衛

上總本納　和國屋茂一郎
同　木屋太吉
下總水海道　増田爲吉
同　佐原　正文堂利兵衛
同千葉町　藤屋錠治郎
同古河町　長谷川安治郎
同八日市　江戸屋小吉
相州小田原　米屋忠兵衛
同　伊勢屋治兵衛
同　戸塚　増田屋善六

相州戸塚　阪本商三
豆州肥田　柿島宇吉
同　三島　小西又三郎
尾州名古屋　片野東四郎
同　川瀬代助
同　萬屋東平
同　鬼頭平兵衛
同　梶田勘助
濃州岐阜　三浦源助
同　岡安慶助

文玉圖藏版

奥附　四

加州金澤　近田太平
紀州和歌山　野田大治郎
淡州須本　福浦文藏
雲州松江　園山喜三右衛門
肥前佐賀　熊本吉造
同　長崎　小野左右助
肥後熊本　近藤富八
薩州鹿兒島　吉田源太郎
同　吉田孝兵衛
攝州神戸　熊谷久榮堂

西京　佐々木惣四郎
同　田中治兵衛
同　出雲寺文治郎
大阪　松村九兵衛
同　柳原喜兵衛
同　前川善兵衛
同　大野木市兵衛
同　岡田茂兵衛
同　前川源七郎
同　岡島眞七

大阪　久榮堂支店
同　辻本信太郎
同　吉岡平助
同　森本太助
同　金尾爲七
同　赤志忠七
同　鹽谷芳兵衛
同　森本專助
同　北村宋助
同　前川宋七

東京　北畠茂兵衛
同　稻田佐兵衛
同　山中市兵衛
同　小林新兵衛
同　丸屋善七
同　石川治兵衛
同　水野慶治郎
同　東生龜治郎
同　出雲寺萬治郎
同　內藤泰治郎

文玉圖藏版

東京　荒川藤兵衛
同　北澤伊八
同　内田彌兵衛
同　山中孝之助
同　山中北郎
同　牧野吉兵衛
同　牧野善兵衛
同　福田仙藏
同　江島喜兵衛
同　阪上半七

東京　柳川梅治郎
同　小林喜右衛門
同　原亮三郎
同　原田庄左衛門
同　稻田源吉
同　小林新造
同　石塚德治郎
同　別所平七
同　若林喜兵衛
同　吉川半七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二輯

編年體